叢書集成三編

三三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三編　第三三冊目錄

文學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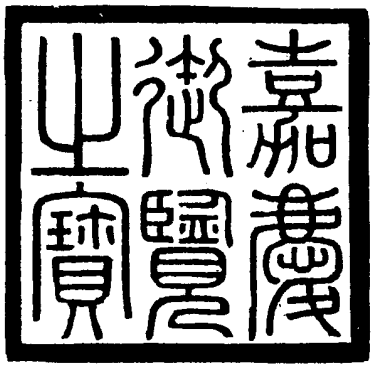
詩總集——詩經

新編詩義集說四卷……明　孫　鼎撰　徐　觀校……宋金元明　〇卅三　〇〇一

詩經傳註八卷……清　李　塨撰……顏　李　〇卅三　一六一

詩經詮義十三卷卷首一卷末二卷(上)自卷首至卷十一……清　汪　紱撰……汪雙池中研院　〇卅三　二九九

新編詩義集說



書中首葉印章集印於此

新編詩義集說卷之一

廬陵後學孫鼎編
門人華亭徐觀校

周南總論　周天子之國南南方諸侯之國也謂之周南者脩齊治平之道本之天子達之諸侯表立於此而天下無不知所取正焉法立於此而天下無不知所取則焉此化之所以行而俗之所以美也由關雎而螽斯其詩作於宮中此身脩家齊之效也桃夭兔罝芣苢其詩作於宮中此家齊國治之效也漢廣汝墳其詩作於南國此國治天下平之漸也若麟趾則又王者之瑞也故以是終焉是時王道明盛國不異政家不殊俗故以南之一字該之則南方諸侯之風皆可得而見矣　解頤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淑者善也是女德之至者也凡溫恭慈惠端莊靜一皆在其中矣文王聖人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敬而已大姒聖女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淑而已蓋能敬則能自強不息純亦不已所以爲乾之健也能淑則足以配至尊奉宗廟所以爲坤之順也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體坤道之順以承乾也　解頤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取物以爲用固足見其已貴而能勤愛物於久用尤足見其已富而能儉然能儉實由於能勤大概重在兩箇爲字三代聖人后妃身任其事而不以爲勞所以上行下效而民之質實日用飲食之外無復有過望奢僭之弊是誠后妃之本化天下以婦道而王化之基也　旨要

刈而後濩濩而後績績而後成布成布而後爲衣其爲之也有序其服之也不厭此所以爲勤且儉也　解順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師氏導我者也則必每事而詢訪見其不敢專也父母生我者也則必及時而問安見其不敢忘也君子宗主我者也則必因師以致告見其不敢褻也　解順

總論　此詩三章首章是未爲絺綌以前事二章是正爲絺

綌時事三章是既爲絺綌以後事即爲絺爲綌而知其能勤即澣濯無斁而知其能儉因其告師氏而知其能敬因其歸寧父母而知其能孝關雎之所謂淑指其德之全體言也此所謂勤儉孝敬又各就其一事言之也所謂后妃之本者勤儉孝敬正脩身之事身固家國天下之本也　解順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宜者和順之意和則不乖順則無逆此非勉强所能致也必孝不衰於舅姑敬不違於夫子慈不遺於卑幼義不咈於夫之兄弟而後可以謂之宜是豈易而能哉之子之所謂宜猶后妃之所謂淑然淑以其德之蘊于中者言宜以其效之著於外者言惟其有是德故可必其有是效也然由后妃教化行而倡於上之子則做而應於下故于歸之際見者知其必有以宜室宜家焉此亦可以觀感應之機矣　解順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罝兔即武夫之事武夫即罝兔之人肅肅以言其敬赳赳以言其勇曰干城以其才之著于外者言也曰好仇曰腹心則以其德之蘊于中者言也以武夫之賤而才可以爲干城德可以爲好仇爲腹心是何人才之盛若此哉蓋幸而生聖人之世又幸而生聖人之國則其涵濡聖人之化固宜其成就之若此也樛樸之詠文王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旱麓之詠文王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是人才之作興固本之文王之德尤本之文王之壽也有文王之德故其造就之也速有文王之壽故其涵養之也深雖以罝兔之野人而其才德之美

若此則其在官使者從可知矣　解順

文王化行俗美雖罝兔之野人皆有才德之可用故詩人因其所爲之事以起興而美之然三章則當順題分章截上下股若混截上下作兩股則非詩意矣況此詩三章前一章言其才後二章言其德詩人既因所事以興斯人有可用之才必兩因所事以興斯人有可美之德破只如此論治化之盛者必觀諸人才論人才之盛者必本於才德三章皆由淺入深之意分豁得分曉方好　三章只是歎美之無已然要見得好仇親於干城腹心重於好仇　發揮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觀其人之能謹於微則知其才之可用於大矣人才不可以易得也以其人之至微而足以任夫事之至重豈非聖世德

化之所致哉當有商之季四方人才之興而南方諸侯之國雖捕亮之野人亦能自異于流俗置罝則肅肅整飭也椓杙則丁丁有聲也有如詩人豈可以常才視之哉故其實則皆武夫之赳赳量其任則皆公侯之干城噫人才作興之機必見于聖化感孚之日南國詩人其知此矣　主意

此題大意只是歸宿在文王德化足以使賢才之衆多旨要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然非特其趾之仁厚而已有額焉可抵而不以抵則其額亦仁厚也有角焉可觸而不以觸則其角亦仁厚也此見物性之仁者則體雖不一而固無一體之不仁也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姓仁厚然非獨其子之仁

厚而已有公姓焉其被化而仁厚無以異於公子也有公族焉其被化而仁厚無以異於公姓也此見聖德之仁者其人雖不一而固無一人之不仁也詩人言之不足而重嗟嘆之首章之于嗟所以歎公子之即麟也二章之于嗟所以歎公姓之即麟也三章之于嗟又以歎公族之即麟也始焉即物以與乎人終焉因人而擬諸物其所感者深矣　解頤

物性充滿于一身者表裏相符聖德流行于一家者親疎有序詩人之託興固隨感而不同歎美之詞雖累發而不異也瑞物以仁厚爲性而一身皆仁厚之著聖人以仁厚爲德而一家皆仁厚之化則德性之相類者即所以爲瑞也又何知其形之異哉詩人所以深致歎詠而不易也趾之於于定之於姓角之於族取其音韻之諧協耳不必强求其意義先公

于次公姓公族則親疎之序也上之麟乃麟之真者麐身牛尾而馬蹄者也下之麟乃以人即麟故不具麟之形而後爲瑞也　矜式

觀瑞物之仁形於一身者爲無間則知王者之仁及于一家者尤無間此詩人所以三歎其實也夫王者之化曾何親疎之有間哉宜乎詩人既即瑞物以興其仁厚之所形又因瑞物以歎其仁厚之無異也　發揮

一章興公之子二章興公之孫三章興公之族皆自親而疎子孫親也宗族比之子孫則疎矣益兩即嘉瑞以興聖人子孫之皆仁而歎其德之美尤必即嘉瑞以興聖人宗族之皆仁而歎其德之美文王之化無間于親疎宜詩人言之不足而嗟歎之者也　主意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蘋蘩溫藻之薦者夫人之職夙夜將事之敬者夫人之心國君之夫人固曰將以共承宗廟之重也苟不能以誠敬之心奉祭祀之事則何以配君子而爲宗廟主哉采之于沼用之于宗廟舉一事之始終而見其無不敬也蘋敬于當祭之時蘩遲于既祭之後舉全體之始終而見其無不敬也知關雎葛覃爲天下風化之首則知鵲巢采蘩亦一國風化之首其謂之坤承乾以此　解頤

敬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敬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敬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敬其師者視其書册而不敢越愛其親者視其杯棬而不能

舉召伯之於南國有師保之尊有父母之親民之恩之固未嘗一日忘也其人雖不可得而見其德猶可倚而想則其迹之所寓有若甘棠者焉後人豈忍輕棄之哉始而曰勿翦謂不可翦其枝葉也曰勿伐謂不可伐其條幹也繼而曰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雖敗折之且有所不可也終而曰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雖拜屈之且有所不可也所以然者以召伯嘗於此乎菱於此乎憩且說也其愛之愈久而愈深如此可以見文王之風化遠矣召伯之政教深矣南國之風俗厚矣

噫是豈後世所能及哉　解頤

愛其物之盛而不忍傷蓋思其人之德而不忍忘也召伯嘗舍于甘棠之下後人思其德而不忍傷其樹也然思之愈久而愛之愈深然始言勿伐繼言勿敗又終之以勿拜愛之愈

深而不忍傷也　此亦須分章截上下股然只於勿伐勿敗勿拜上有愛之愈久而愈深之意則混截亦可蓋愛物之心爲有加則感德之心爲益至蓋思其人而愛其樹時雖久而愛愈深則因物而感其德者愈久而不能忘矣只如此作亦可講中分三章排定講去庶不失詩意蓋物以人而存人因物而感感其德者愈深則愛其物者益切此人情臧慕之至深矣　主意

三章混破與首章意同但要見言之不已之意一節深一節則形容得勿伐勿拜上有情　音要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此題重在召伯所茇思其德故愛其樹物以人重故也音要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觀人臣之節儉正直則聖人之化可見矣人臣恃國家之恩寵固易以侈靡尤易以縱肆今觀其衣服有常制則節儉而非侈靡也進止有常所則正直而非縱肆也當商之季而南國之臣若此豈不足以見文王德化之盛哉　矜式

詩人申言委蛇者蓋不足以形容其從容自得之妙故疊辭叙詠有無限稱美意思作此題者要於委蛇上形容　音要

彼茁者葭一發五犯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于嗟騶虞之詞與于嗟麟兮無以異而彼以爲興此以爲賦者于嗟麟兮此與中之比也于嗟騶虞此賦中之比也公子之仁無以異於麟趾所以見家道之成諸侯之仁無以異於騶虞所以見王道之成由是而法度彰由是而禮樂著由是

而雅頌之聲作豈徒曰風而已哉　解頤

觀動植之物各極其盛可以見人心之仁足以見王者之真瑞也文王之化被于南國之諸侯皆有仁民愛物之心故春田之除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詩人兩述其事而重歎之意謂騶虞之仁乃有自然之性故世以爲瑞今諸侯之仁亦出于自然不由勉強豈非王者之真瑞乎要見文王之仁及于諸侯而諸侯之仁及于物物之仁者未足以爲文王瑞而諸侯之仁乃足以爲文王之瑞也　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脩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物故春田而見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蓋舉草木則植物之長盛可知舉禽獸則動植之生遂可知舉此二端則天下之物豈有一之不得其所哉是即協和萬邦黎明烏變時雍鳥獸

草木魚鱉咸若之時也此兩章無輕重亦可混載因田事而見生物之繁盛擬諸物而見仁心之自然此詩人兩即物而重歎之也騶虞仁獸也君之仁心自然如騶虞則其及物之效何如哉　此題要有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之意　主意

彼茁者葭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觀王道之成必有以究王道之本王道之成驗于庶物之盛王道之本擬諸一物之仁聖人之成王道亦惟本諸仁而已故彼茁者葭則草木極蕃盛一發五豝則禽獸極蕃多和氣薰蒸充盈天地誠足爲王道之成矣而其本則曰仁而已自然之仁詩人嗟歎之不足而以騶虞詠焉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矣　旨要

召南總論　南方諸侯固非一國也而國君之夫人無不有鵲巢之德大夫之妻無不有采蘋之敬立乎朝廷者無不勤儉而正直處乎閨門者無不專靜而純一爲嫡妻者無不有逮下之仁爲媵妾者無不有安分之義雖里巷僻遠之處民庶微賤之家而其女子之賢猶以貞信而自守無强暴之相陵則推而上之從可知也積而至於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矣先儒所謂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之不仁舉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仁者惟此時爲然是雖文王意誠心正之功而召伯循行宣布之力亦不可誣也然則後之人君欲復三代之治者其可不取法於此哉　解頤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遷國之初城郭不可以不完宮室不可以不脩器用不可以不備文公之遷楚邱也以言其城郭則既賴諸侯之師以成之矣以言其宮室則自戴公野處而至于今其成之固不可以不亟也而文公不然爲民力之不可以或傷則寧待其時而不速爲國法之不可以或廢則寧從其制而不苟此非其心之塞實淵深者固不足以知此若乃器用之所資則或用之于宗廟或用之于朝廷或用之于閨門其所給者非一處其所需者非一事我乃于是而種木焉原文公之意豈不以創造之初固當先其急而後其緩求其畧而不責其詳則夫潤色之功正有待夫十年之後今日自我而種之安知他日不自我而用之邪榛實爲其可供籩實也若夫椅桐梓漆則四者材之至美者也其用至廣又豈特可以爲琴瑟而已哉

凡若此者非其心之塞實淵深尤不足以致此噫若文公者其可謂賢矣　解頤

因天時以定居室之謀因地利以脩禮樂之用上是見其謀之善下是見其謀之遠賢君于遷國立都之始審天時而盡地利不爲苟且之計而又不求近功此所以成中興之業也　主意

一句二句得其時也三句四句得其制也末三句備其用也古人作事甚不苟也宮室之作亦有國者之常事然而惟恐傷農則必待定中民隙而後作之惟恐非地則必揆度日景而後作之其得夫時制之宜如此尤慮夫籩豆琴瑟所以爲禮樂之用者不可闕也於立國之初即樹榛栗以爲籩實椅桐梓漆以爲琴瑟之用於十年之後其宏遠之規可見矣

獨言琴瑟舉其重者　旨要

賢君驗天以營室居者其制詳植物以求材用者其事預蓋營宮室國之重事也況當經營復業之初君人者可不知所謹哉夫既詳驗其制於天則必預求其材於物者矣昔衛文公徙居楚邱詩人美之謂夫定星當昏而正中可以營作宮室之時也文公乃揆度日景以正四方然後興作其驗諸天以營宮室者其亦可謂詳矣文公於是又樹榛栗以供邊實樹椅桐梓漆以作琴瑟其植物以求材用者其事可謂預矣夫既觀其驗天之制又觀其求材之預國人悅而美之也宜矣　發揮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望者登高以望形勢也景者測景以正方面也觀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卜者問焉以決其吉凶也始之以望景觀卜所以求得乎善也繼而終然允臧則是果獲乎善也　解頤

古人作事未嘗廢卜亦未嘗專諉于卜故洪範稽疑必先謀及乃心而後謀及卜筮蓋先心有所主假卜決之而已矧建都非專為君計乃為民計是必可以為民利而後可故衛文楚邱之徙必降觀下隰宜於種桑可以衣帛然後卜之既吉而後遷焉如此則要終而信善必矣不然知所以立國而不知所以利民而曰吾卜斯吉吾未見民不罹于凍餒而可以久安者也　旨要

升虛望楚景山觀桑所以審之於已者也卜云其吉所以決之於神者也既審于已而極其謀慮之精又決於神以驗其吉凶之兆所以終獲其善也夫遷國大事也豈可苟哉文公之遷詳審如此所以見美于詩也既審於已以定遷國之事必決于神以定遷國之謀此所以終獲其善也　發揮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星言夙駕所以見其勤也騋牝三千所以見其富也然所以有是勤者固此心之誠實淵深者為之也所以有是富者又此心之誠實淵深者致之也夫人之秉心苟能誠實淵深則欲霸而霸欲王而王果何所為而不成豈止於牧養之蕃而已哉　解頤

此章言文公勤勞于民事者如此故原其秉心塞淵之善而要其騋牝三千之效　旨要

此題從塞淵上發勤農桑者塞淵之發見也騋牝三千塞淵之效驗也夫塞淵者誠也誠則心不懈而有誠物之效理自然也賢君感天時而勞於民事固足以見其操心之誠而又足以致夫物產之盛也蓋賢君之心一于誠而已始焉勤民事者誠心之施終焉及物者誠心之效蓋誠於愛民故能感天時而致愛民之勤誠於愛物故能推誠心而致物產之盛如魯公務農重穀者思無疆之地思馬斯臧者思無疆之效亦可引結　發揮

賢君感天時而勤農桑之功蓋能以誠心而致富強之業人君之一心萬事之本其能勤于農桑者此心也其所以致富國之效者亦此心也一心之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為而不成矣　主意

孑孑干旌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待賢之禮既厚則賢者之所以答其禮者固不容於不厚也此題要識是衛人喜見其大夫好賢之詩故既曰彼又曰何以衛人喜其大夫之好賢既美其往見之儀而復要其既見之益益好賢樂善人心所同彼其快所覩于目擊之餘而冀所聞於相與之際是皆善端之形而真情之發也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旨要

此題要作三節入看方說得口乘車馬而求賢者大夫也彼姝者子賢者也而從傍觀之曰大夫求賢如此之切彼姝者子何以答其意如此着方明白益大夫之見賢者既有以盛其儀詩人之願賢者必有以答其意破意如此却要說或者求之既有其誠賢者於一見之間或緘然而不言或言而不切皆不足以副其意也此等立論自可 求賢所以副已者也苟不能盡見賢之禮又安敢望其有以報之之厚哉衛之大夫蓋有知乎此者也是故乘此車馬建此旌旄以見賢者可謂能盡其禮矣詩人傍觀以爲彼姝者子何以畀之蓋爲賢者當有以答其禮意之勤也吁大夫見賢既有以盛其儀則賢者之報大夫當有以副其意此詩人所以兩詠之也發揮既言其所見之儀所寓之迹復言其所飾之色所乘之數皆喜其能好善故詠者不厭其爲詳也 凡人之于大賓必具威儀以見之故衣褐躡蹕履率畏于動作威儀之間非惟不能致人之敬而亦非所以敬人也衛之臣子浚郊干旌素絲良馬豈欲逞其尊前擁後之觀美哉不如是則非所以見賢者也舊說衛之臣子多好善此可見矣 旨要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諠兮

首章之旨大學章句與或問盡之蓋切磋琢磨者知與行之並進也瑟僴赫喧者表與裏之相符也知行之並進則善其始者固所以成厥終也表裏之相符則充乎內者固所以形諸外也兩言有匪君子美其德之實有以著于已也終言不可諠兮美其成德之效有以驗於人也 解頤

興托於植物始生之盛者亦言賢侯學脩交進而致其力者勤故德容盛美而入乎人者深矣人之爲學自脩能使表裏相符而思慕遠則盛矣要必自其工夫交進已精而益求其精者致之詩人特於淇奧植物始生之盛者有感其托興之旨甚深中間發明綠竹始生之時其盛猶如此則他日之生意榮達當何如觀此則知人之學問自脩常使進進不已不至於德容極表裏之美而人心懷思慕之情不已也大學引此詩以釋明德之止於至善蓋取此意 矜式

此詩三章皆興一篇言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此章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其學問自脩之進益也詩人之托物也既以興夫學問自脩之功因以美夫成德著見之效如此破亦可講則逐一鋪叙結則引賓筵懿戒說見其進德之功之而不倦之意 切磋琢磨是進德之功瑟僴赫喧至於終不可諠是成德之效 發揮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武公之學即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蓋有學問自脩之功然後成君子之名切磋言學問之事講習討論而格物致知琢磨

言自脩之事省察克治而誠意正心脩身所以文章著見而
成有匪君子也上一句是成功下一句是用功　旨要
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嚴於中而著於外則其實有不能忘者矣盛德至善之君子
所以使民不能忘者豈易而致哉瑟然而嚴密僩然而武毅
赫然喧然而宣著盛大然後足以成君子文章而有以得斯
民之思慕苟非君子有不可及之德何以使斯民有不可忘
之心哉君子之德既有以著於身則君子之德常有以係乎
人　旨要
瑟兮僩兮赫兮喧兮
此言武公德容表裏之盛古人威儀著於外者有宣著盛大
之容則其蘊于中者必有戰兢自㠯之實益瑟乃嚴密則無

虧疎之失僩乃武毅則無怠弛之非其用功於內者如此則
發於外者赫然有光輝發越之盛喧然有英華發外之美矣
旨要
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實德之脩於已者不可得而掩則存於人者自不能忘矣益
古人之愛德未嘗一日而忘之然亦由賢君有是德則可不
然則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此武公學問深到自
脩成功形容德字宜于切磋琢磨之功言之　旨要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
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地之宜於物者極其美服之稱于德者不可忘此詩人托興
而深歎美之也昔之美衛武公者益曰瞻彼淇奧則有綠竹
青青然矣此有匪之君子豈無服飾之尊嚴足以稱其瑟僩
赫喧德之不能忘於人者乎吁詩人取興于綠竹雖兩言之
則有餘而致美乎君子雖累言之而不足武公之德之盛於
是乎見矣　發揮
瞻彼淇奧綠竹如箦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
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興托於植物之至盛亦言賢侯得於已者致其成故動於身
者盡其善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使其德未底於充
積之盛而欲行之不致於過差難矣此詩人之美賢侯特有
感於植物之至盛者焉益文武之道弛張必得其宜張而不
至於勉強弛而不流於縱肆武公之所以成其德者鍛鍊而
能如金錫之精純生質不能如圭璧之温潤則安能寬綽而

自如戲謔而不爲虐哉重在德上又就至盛上關合與矜式
觀植物之所生無一而不極其盛則知君德之所就無往而
不中乎禮夫物貴於得土地之宜而德貴於脩體用之全也
詩人既托興於物以見發生之盛又安得不美夫君子以見
其德禮之宜者乎昔之美衛武公者益曰瞻彼淇水之奧則
有綠竹如箦之生無一而不極其盛者矣此有匪之君子則
有如金錫圭璧之德寬廣和易無適而不中乎禮者焉吁詩
人遠取諸物雖兩言之而有餘近取諸身則累言之而不足
武公之德此其所以爲可美也　發揮
詩人托物以美君子既言其德之成就又言其周旋中禮益
金錫圭璧言其德之成就下言其寬廣自如和易中節則可
見其周旋中禮也惟其成德之至然後能中於禮也　觀地

産之盛者極生質之美則知君德之盛者脩體用之全此詩人託興而深歎其美也　主意

總論　首章以竹之美盛興其德之進脩卒章以竹之至盛興其德之成就合二章而觀之所以能有是鍛鍊之精純者由其知行之並進也所以能全其生質之温潤者由表裏之相符也寬廣者矜莊之反矜莊而又寬廣則是寬而有制也和易者威嚴之反威嚴而又和易則是嚴而能泰也此所以為德之成也如是則其謂之睿聖也亦可以無愧矣　解頤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賢者隱處於澗谷其蓬蒿之居非若廣厦之安也其藜藿之茹非若肉食之腴也其草衣葛屨非若安車駟馬之寵也而曷為其可樂也蓋其所養之充所守之正有以自尊而不慕乎人爵之貴有以自重而不狥乎外物之誘榮辱不關于心毀譽不加於意則天下之樂亦孰有加于此哉獨寐而寤獨寐而言言已而歌歌寐而復宿見其無往而不獨亦無往而不樂也是故始而曰弗諼謂其心之不忘乎此也繼而曰弗過謂所願之弗踰乎此也終而曰弗告謂不以此樂告人非不以告人也得於心而難於言雖言人亦未必信也斯人也其東漢徐穉之流也與　解頤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此題難分輕重當以朱傳好之無已立說謂服食日用之常皆人之不可闕者既欲備其服于未敝之先又且奉其食於安居之日則其好之真情何如其厚也此蓋鄭桓公武公相繼相周善於其職故周人所以奉之者皆本于愛慕之真誠而非出于矯揉之私意味兩予字則其好之無已者可見要見好賢之意忠厚懇切諷詠四兮字足見當時殷勤之意以愛其人為未足而欲繼其衣以親其人為未足而欲繼其食此好賢之誠心不能自已者矣向使賢者之德有不稱而職有未宜則不惟有不稱其服之譏而且過門不入者有矣尚能至於衣食如此其至哉願改其衣于未敝之先而又欲授餐于既還之後好賢之情何時而已耶　此題三章大槩惟好賢無已故言亦不已　旨要

君子之德既稱其服而無所愧則人之好德亦盡其情而不能已夫衣者身之章也有德足以稱其服焉則自有以得人心之愛矣上股從宜字上發明如左氏所謂佩衷之旗也衷

即德旗者著於外者也如此形容自有說下則言武公為王朝卿士既已食君之禄而享民之奉矣亦何必更衣授餐哉周人亦非不知雖更衣授餐亦無益于公然舍此無以寫其情故其言如此　發揮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

舍命不渝則必不徼倖而苟得而於守身之道得矣邦之司直則必不諛悅以求容而於事君之道盡矣既能順命以持身又能忠直以事上此所以為邦之彦也歟　解頤

此三章只是服與德相稱之意羔裘而加以美飾然必國人皆贊其德之美而後可以稱此服之美首章美其居于理而不變次章美其守于正而不阿末章深歎其為邦之美士也

旨要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一章疑於耳二章疑於目古之賢妃進御於君當其風與之時心常恐晚故于耳目聞見之際疑其似者而以為真玩繹其辭則其戰兢警惕真有臨深履薄之意至誠所感則其君焉有留於燕昵之私者乎　童子問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勤者生財之道儉者用財之節聖人教人不越乎勤儉而已夫勞苦者人情之所畏然不可以不勉也逸樂者人情之所喜然不可以太過也必也致其勤于三時之久而享其樂于一時之暫則其生財也不匱而用財也有節矣猶恐其有過也又戒之以思其職之所居夫斯民之職男之所當務者稼穡狩獵而已女之所當務者桑麻紡績而已誠使男女各盡其職之所當為則廩有餘粟機有餘布老者衣帛食肉少者不饑不寒而於仰事俯育可以沛然有餘矣使其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却顧焉豈不為美俗哉　解頤

詩人感物變而勉人為樂之及時復恐樂極而欲人知善之可法夫作樂固在於及時也時至而不為樂樂極而不為善者皆非也自非憂深思遠之君子孰能及是哉昔唐之詩人當歲晚務閑之時言今蟋蟀在堂而歲云莫矣於是而不為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此其感物變而勉人為樂之及時者既如此然不敢過於樂也則又相戒曰無已至於太康乎盍亦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瞿瞿然斯可矣當時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可見矣發揮揆於物而勉其樂固知時之不可留揆於已而思其職尤知樂之不可過唐俗勤儉其民憂深思遠故觀時物之變恐時之不留方將勉以為樂又相戒以無過於樂益其憂勤之意多而逸樂之情少民俗之厚前聖遺風之遠可知　既感夫時物而樂其樂尤念其職分而憂其憂此可見民俗之厚矣主意

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駟鐵孔阜馬之良也六轡在手御之良也公之媚子從公于狩便嬖使令之衆也至於舍拔則獲則又言其射之善也一章言其往而狩二章言其狩而獲三章言其獲而息此皆創見而深喜之辭也　解頤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物類之有常固出於天性君子之有常亦出於天性蓋君子之用心也未嘗於所厚者薄亦未嘗於所薄者厚故於接人之際實德之著於外而為容儀者即實理之固於中而存心者然也惟其表裏如一故即其外而知其內於動作威儀之間而和順積中者自見也　旨要

總論　首章即其儀之一而知其心之誠二章即其服之盛而知其德之稱三章言由其身之脩故化有以行於國四章言由其國之治故福有以裕其身前三章皆頌美之辭末章胡不萬年則祝願之辭也　解頤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七月之詩以衣食爲急而衣食所資以預脩爲貴必以七月爲首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於是而預爲禦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於是而預爲治田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爲首也大寒之月在於丑月而圖之於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于酉月而慮之於建寅之月其爲預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饑至而後索食其爲計亦晚矣　解頤

因時預於禦寒而猶致憂慮之意因時協於務農而能慰勸勞之情此豳風之所以爲美也時未至而先爲禦寒之謀則有備無患矣而致其憂慮者方深時至而爲務農之事則戒早力齊矣而爲之勸勞者甚慰此其勤勞不自已之風要必

有其由而撫成業者之所當知也　矜式

此題平作上股言衣下股言食衣食者民生日用之所繫上股是先時而有備則在己者可以無憂下股是因時而用力則在上者兄之而喜大槩歸重於先公風化上股就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止發意下股就田畯至喜上發意則於周公戒成王有情寓出當時豳民勤勞之意以爲戒此是一詩總括處　旨要

古人先時而爲禦寒之備者其事預乘時而爲養生之務者其情同盛時教本之俗豈有出於衣食之外哉故備之於時之未至者禦寒之事預而務之於時之既至者上下之情同矣昔周公述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以戒成王言七月暑退將寒故九月授衣以禦之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無以卒歲也古人先時而爲禦寒之備者其事可謂預矣然不特此也正月則修脩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既皆出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畯至而喜之也古人乘時而爲養生之務者其情豈不同乎甚矣隨時之義大矣哉不先時而忘乎其爲備不後時而忘乎其爲職於是見豳人風俗之厚者矣　發揮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田畯以勸農爲職者也農人之勤惰田畯憂樂之所關也今其治曰既早用力又齊則田畯之至自有可喜此詩是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以教之要見農人之所以勤農官之所以喜皆先公之風化如此

吉要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上之備歲寒者爲能先乎時故下之治女工者爲能感乎時上下交相忠愛之情無一不本乎預也預之時義大矣哉昔周公述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以戒成王言七月大火西流暑退將寒之時也故九月授衣以禦之可謂上之備歲寒者爲能先乎時矣又言春日有鳴倉庚之時則此治蠶之女執深筐以求柔桑而采蘩者衆故女心傷悲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者矣豈非下之治女工者爲能感乎時者乎夫觀上之愛乎下既而預而下之忠乎上無不預豳民風俗之厚於此乎可見矣　發揮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斯以伐遠揚猗彼女桑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元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上章於春日而求桑以養蠶爲今年授衣計也此章於八月
萑葦既成而預蓄之以爲曲薄爲明年養蠶計也上章求桵
桑以養其始生者采白蒿以啖其未齊者也此蠶事之始也
此章於桑之大者條取之桑之小者猗取之蠶盛而大小畢
取此蠶事之成也蠶事既成又於鳴鵙之候而績其麻以爲
布蠶績皆成然後染之或以爲元或以爲黃而其朱者尤爲
鮮明皆以供上而爲公子之裳其風俗之厚如此豈一日之
積哉　解頤
出麻絲以供上者斯民之職也然其備來歲之事於是歲杪
冬之時先奉上於一歲蠶績甫成之日勞於事而不自愛風
俗之所以爲厚也周公所陳皆豳民勤勞忠愛之情故於蠶

績之務自今年七八月說到來歲三月又說到七月八月天
運已一周矣而蠶績既成則又擇其制飾之尤美者以供上
見得豳民勤勞與歲相周始遇物無留難風俗之厚有自來
矣通篇須發周公陳述之意　矜式
因天時而圖蠶績之事其備之預而爲之詳者皆所以奉乎
上也夫古人所爲者孰有一而非敦本之務哉有一而非敦
本之務則非所以愛上之心矣凡其感天時而爲蠶績之事
者非以自奉也非私於一家也皆爲公子之裳則其忠愛之
心可知矣其中萑葦積於八月而爲明年之用預也取斧所
伐遠揚至於元黃朱孔陽者詳也以此等字該之郤逐節數
衍說透　發揮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

貍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感時變而資以禦寒者不自私因田事而用以奉君者有所
擇陰陽消長之幾乃趨事赴功之候然豜獵本爲禦寒之資
而獲禽也復取其小以奉其大者是則斯民愛上之情無已
耳此章朱傳謂專言豜獵以終首章無褐之意則二之日其
同之下乃因豜獵而併及之之詞然可見豳民忠愛之心念
念不忘所以愈加而愈厚自四月說到十月見陰陽迭運時
物屢更乃憂勤惕厲者之所警宴安縱肆者之所忽周公歷
陳豳民忠愛每出於憂勤之餘欲使成王知人勤則良心生
之意　矜式
感時物而爲禦寒之備因豜獵而爲武備之脩然皆有愛上
之心焉此感時風俗之所以爲厚也夫天時物理之變日接

乎前而皆足以動其敦本之念愛上之心焉故四月秀葽五
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時物之變也一之日于貉而取
豜貍爲公子裘愛上之心已可見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
私其豵而獻豜于公愛上之心愈可見矣蓋不徒狩獵而必
纘習于武事且不忘乎愛上之心焉此豳公之風化爲何如
哉　發揮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
入此室處
由動股而至於入我牀下所以感時物之屢變由穹窒而至
於墐戶入室所以盡人事之當爲豳民於衣食之奉必先老
而後幼先貴而後賤獨於改歲入室則老幼貴賤同之所以

廣其愛也　解頤

斯民感時物之變其儲寒之備無不周而親愛之意無不至蓋天時物理之變舉集于其前既能詳其儲寒之備復能竭其親愛之意此豳民風俗之所以爲厚也　發揮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此章當看介眉壽食農夫六字鬱薁之食葵菽之亨棗之剥而春酒之爲皆介眉壽之事介有助之之意則非以爲常食也瓜之食壺之斷苴之叔荼之采樗之薪皆食農夫之事食有養之之意固以是爲常矣然則果酒嘉蔬非不可以及少也而供老疾奉賓祭之意多瓜壺苴荼老者未必不食也而不可以爲常於以見食稻食肉乃老者之常而果酒嘉蔬則

又於常食之外專以此而致其助也有常食以養之而又有美味以助之此豳人之老所以無凍餒也歟　解頤

傳意自明但須發明豳民之所以明夫少長之義適其豐儉之節必有其由見周公陳述告戒之意孟子五十可以食肉卻是人君爲之品節限制所以謂聖人非不欲少者亦食肉顧其養有所不贍此卻是豳民自能如此孝弟之心油然於耕食鑿飲之際此可見風俗之美而王道之端在是矣　矜式

因天時而取物之美者以爲上之供因天時而取物之賤者以爲己之奉盛時之民厚於奉上而薄於自奉其明於少長之義豐儉之節如此非盛時風俗能然乎哉　發揮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稼之既同若可以少休也而即念夫邑居之當脩屋之方乘若可以少緩也而復念夫農功之當始其於築而納之也有以見歡忻鼓舞之意於其亟而乘之也有以見勤勉戒飭之意事有始終而其憂勤艱難則無間於始終此其所以爲厚也歟　解頤

此章專說農事若以居養平作則非傳意務農爲已成者固當知居室爲當葺葺居不敢緩者正以農時不敢違也其憂勤不自已之情所以貫終始而不覺夫歎之深也農事歷三時而甫成治宮室者惟於農隙而一終一始迄夫少息自相警戒發爲嗟歎非以勤勞之不勝爲歎以勤勞之不容已爲可歎也如是庶發明朱傳始終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矜式

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然農功既畢而即思爲

居室之脩乘屋之事未終而農功之務又慮其繼作安養之事未嘗忘于懷可見盛時風俗之厚蓋畢農務而念夫居室之當脩營居室而念夫農功之繼作古人終始農事而極憂勤艱難之意如此周公所以詳陳以爲成王戒也蓋養生之務方終而安身之事不後安身之務未畢而養生之務方興非豳俗能若是哉　發揮

稼穡者民之所以養居室者民之所以安安養之事循環無窮我稼既同是喜夫農事之終其始播百穀是又思夫農事之始其憂勤艱難之意不待督責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主意

上股言收成之後可以治屋下股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歲又以治田而不暇爲此也斯民之不敢休息莫非先公

之風化　旨要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鑿冰藏冰其供上役也爲甚勤肅霜滌場其畢農功也爲甚速故其開冰也獻羔以祭司寒祭韭以薦寢廟君既得以致其誠於神其務閑也殺羊以獻于公舉酒而祝其壽民復有以致其忠愛于君可謂上下相親之甚矣　解順

效力役而趨於上既有以成燮理之宜畢農功而饗乎上復得以祝福壽之永此民情忠愛之甚無時而不存也藏冰發冰之有役人君輔相燮理之一事斯民當其時則相勸以趨之此固所以爲忠愛也至於農事將成又相致戒使收成不

失其時而即爲燕饗之禮以擩祝頌之誠焉非甚忠愛者不能也周公以農桑之務教成王未乃及饗獻之誠而見斯民油然忠愛之心無時不然無所矯拂而極其至此無他幽土之民其務不外乎農桑其心不忘乎君上所謂勤勞之中良心生焉乃周公告戒之深意　矜式

此章只用張子說自可作盖斯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勸趨其藏冰之役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于公舉酒而祝其壽兩段自分曉斯民既因天時而竭力以趨君上之役復因天時而備禮以祝君上之壽破意如此以下只從愛君上立說見斯民一舉一動無非愛君之心此盛時風俗之所以爲厚也全在作得有藹然相愛之意方好　發揮

上股說豳民趨役之勤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皆先時相勸之辭下股說豳民愛上之厚九月十月皆先時相戒之辭也於此見盛時忠厚氣象先公風化其來遠矣若但以二之日等語與九月十月作天時之推遷豳民因以趨事赴功則於忠厚氣象欠發明朱子引張子說證此意要發明盛時氣象　旨要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知器有以致夫物之美則知德有以稱其物之美夫服者身之章也有德斯足以稱其服焉苟非託興於器與物之美則亦何以見其德與服之俱美哉　發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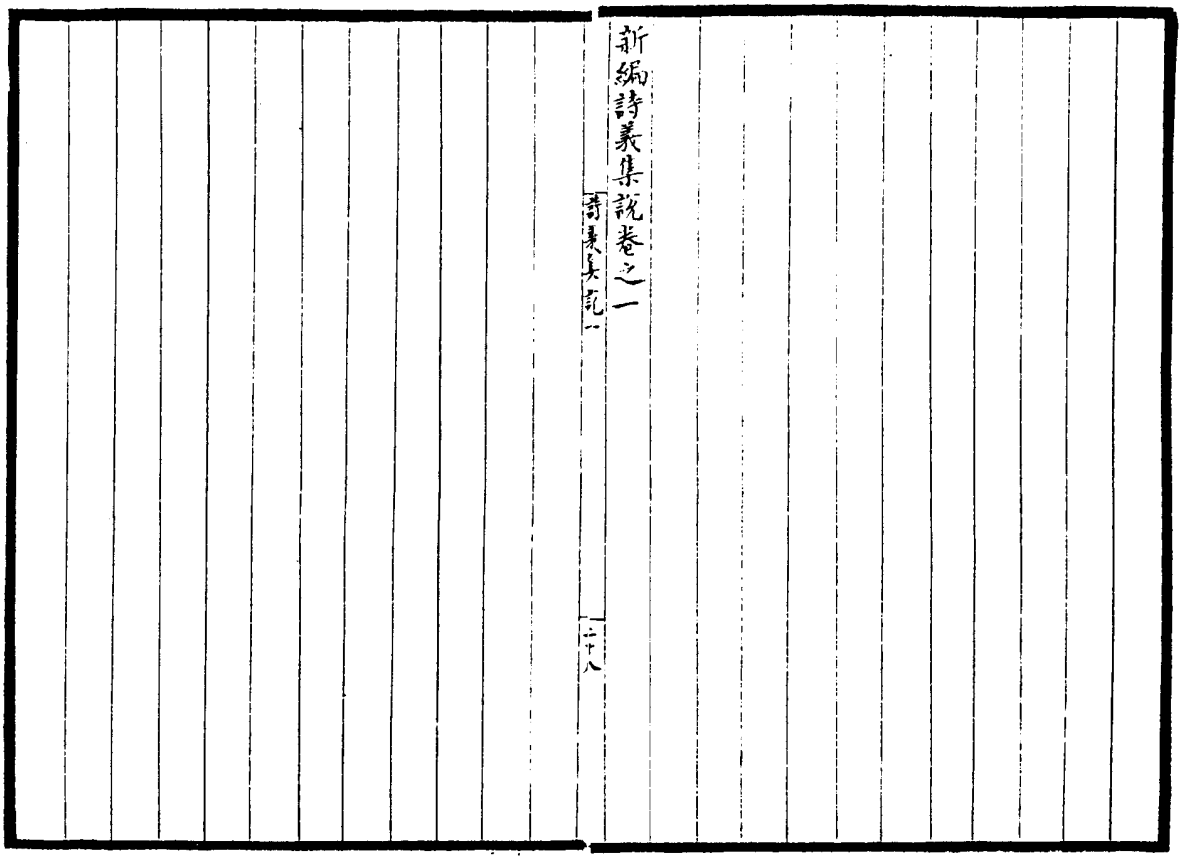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兩即動物而予聖人之暫留必再即所服而憂聖人之竟去

此可見愛聖人之至矣東人喜周公之留而慮朝廷迎公以歸故曰鴻之飛則遵于渚矣公之歸豈無所乎於女不過信處而已又曰鴻之飛則遵于陸矣公之歸將不復來矣於女不過信宿而已此尚幸其暫留也故又承上二章言惟周公之在此是以求方有此服袞衣之人且戒曰無以我公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遠託於物近取諸身反覆言之可見愛公之至矣　發揮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物之累於形者其進退跋疐無所往而不病聖人之周於德者其進退從容無所往而不宜盖臨大難而不懼處大變而不憂斷大事而不疑非道隆德盛者固不足以語此非常人之所能及也　解頤


新編詩義集說卷之一
詩義大旨一
二十八

新編詩義集說卷之二

廬陵後學孫鼎編
門人華亭徐觀校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心和而聲和物亦有然者矣而況於賢乎賢者之在斯世和
平正大之音每發於從容舒肆之日王者知其然也親之以
情文厚之以禮樂庶幾其忠愛之意仁義之言藹然而莫予
棄也蓋嘗即物而觀之鹿鳴呦呦其和至矣夫豈無自而然
哉食芩於曠野之間有養而無害有寬閑而無拘束然後以
其心之和發而爲聲之和曽謂賢者之懷仁抱義顧肯輕於
言乎是故禮必盡於有道之治朝而後言可聞於知道之賢

者爲人上者要不可不察於此 主意

物和於野而其養足賢和於朝而其道明夫和平相得之幾
每見於從容自得之日物亦有然者矣而況於賢乎瞻彼鹿
鳴其和呦呦則以其食於寬大之野而有以適其性也即彼
與此則賢處夫寬大之朝所以攄其素蘊者宜何如哉盛時
王者之燕賓也其樂歌以鹿鳴起興而其禮意之盛又見於
琴瑟幣帛之間庶幾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物以和而
動其機賢以和而明其道泰和氣象於是見之 知物樂乎
寬大之地則知賢樂乎寬大之朝天下惟寬大之意者足以
動斯人和樂之心苟一於嚴而已則彼方竦然於勢分之不
敢踰越而何以得其心哉王者之燕羣臣每以鹿鳴起興謂
以鹿鳴呦呦而極其和者蓋以食芩於野寬大而無所拘也
則嘉賓之爲我有者豈容徒以勢分臨之哉故必燕饗以通
上下之情琴瑟以盡歡欣之意庶幾寬大而不拘亦使賢者
得如鹿鳴之食野耳 旨要

燕賓而託興於物情之適者亦言夫禮意之厚而冀夫大道
之陳也夫禮意之在我者既有以盡殷勤之至則大道之在
人者必有以副期望之誠樂歌之作乃於動物之遂所養而
和其聲者有感焉固所以導其詞也亦所以達其情也夫禮
遇之厚者上之情也告教之忠者下之情也然一於嚴敬之
禮分則殷勤篤厚之意不加於下而開導誨論之旨不聞於
上矣先王制爲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樂歌又託鹿鳴
以起興即彼和暢外發之機以達此和樂相期之意耳矜式
物適於所養之地而後和其聲賢樂於有禮之朝而後陳其

善此詩人善於取興者也興題最難作須上下對說方講得
意義出此詩專在於尊賢者以求善言故燕飲之際以鹿鳴
起興蓋鹿鳴興賢者以呦呦興示我周行方有意夫鹿之呦
呦和鳴非徒然而和鳴也以食芩於寬閑之野無所拘束顧
忌而能和其聲也賢者之陳大道亦非徒然而進言也以王
朝之禮樂足以得其心之悅有歡洽而無拘束而後能陳其
善也若鹿非食芩於寬閑之野則挺然而走險危何擇安得
有呦呦之鳴哉賢者非樂於寬大之朝則不得其志高舉遠
引而已安得有周行之示哉一正一反無限發越 發揮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
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蘊於中而有是德則發於外而有是聲譽其聲譽之孔昭非

勉强而致之也乃其自然之形著也自斯民言之則示之以
重厚而澆薄之俗革示之以忠信而詐僞之習變是德乎於
下而下有所法也自君子言之則觀感之深而有以鎮其躁
儀刑之久而有以消其邪是德乎於上而上有所法也斯人
也其可一日使之而不在朝乎是以我有旨酒則願其於此
乎燕飲於此乎教游也　解願
燕賓而與託於物情之適者亦言感德足以爲取法之資故
美味得以陶相與之情也感德之資於人者每在于視瞻薰
炙之餘則燕飲以相與者自不容已　大凡人教示之益得
於語言口耳之末者淺得於躬行漸染者深是以古人之燕
飲豈徒欲其獻酬之交錯情意之相孚哉爲賓者聲譽足以
敦薄俗而欲成其德者皆當知所矜式焉是其感德之彰著

一相與之頃益於我者亦多矣初不屑屑於告戒之末也矜式
此於上章雖皆興而意畧不同此言鹿之能呦呦和鳴者以
食蒿於野而自適故也賢者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
薄而君子所當則傚者可無旨酒式燕以敖而得其心哉益
無以得其心則遠引而去矣親之且不可得況能從容歡洽
有法傚之益哉猶鹿焉非食蒿於野無所拘束則維足伎伎
矣迹且不能安況能發呦呦之和鳴哉夫嘉賓足以化民俗
而爲君子之法則有得於觀感者豈待發於語言之間此所
以必畧勢分之嚴有式燕之禮所以得其心而安其心也發揮
此鹿鳴之二章承上章示我周行之意言嘉賓之德音甚明
豈惟示民而民不佻實君子之所當則傚也則凡所以示於
人者豈非所謂大道之要乎今也與之燕飲敖游則周旋揖
讓之際皆大道之所由以示我也益敖誨之道得於言語者
淺得於觀感者深一真情之相與而師資之益遂矣中間更
提掇兩我有字　斷法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因物以興王者待賢之敬既樂之以樂尤食之以禮此所以
得其心也益娛其外者未必足以得其心惟燕樂嘉賓之心
則所以待賢之禮至矣要形容湛字若暫時之樂賢終非真
心好賢必欲久而不厭始可　旨要
天下惟賢爲難悅故凡所以悅之者無所不用其極焉鹿鳴
之詩是矣詩爲燕嘉賓作也賓而以嘉言則其所樂必有在
乎區區禮樂之外者是以先王於琴瑟之樂不徒樂之於暫

而必樂之於久焉於旨酒之禮不徒樂乎其外而必樂乎其
中焉凡此者皆知賢者之難悅所以極盡其悅賢之道也不
然則徒從事於斯須之樂口體之奉以是爲足以悅賢者亦
末矣曾謂賢者願之乎　主意
此亦與上章大意畧同但此詩三章者言示我周行二章言
則傚則不待言語之間而示我者深矣此章言燕樂其心則
又不但養其體娛其外而已若不得其心法傚且不可得況
言語告戒之益哉故言鹿之呦呦和鳴也以其食芩於寬閑
之野而無拘束也嘉賓之有德音當極禮樂之相與以悅其
心也鹿非食芩於野則恐然畏人之害己也何以發爲呦呦
之和哉賢非燕樂其心則超然高舉而去矣安能得其告示
之善法傚之益哉　發揮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使臣乘車馬而行遠道固不能無懷歸之私亦不能廢奉公之義所以內顧而傷悲也夫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恩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此君之勞使臣也探其情而代之言如此大抵乘四牡騑騑此道路之倭遲當是時也誠念夫蒼蒼烝民誰無父母遠離日久定省曠疎將欲歸乎則王事又不可廢故王命之重奉以周旋而罔敢失墜欲遂行乎則懷歸之念不可遏此時此心蓋亦有甚難處者此其內顧而傷悲也　發揮

總論　忠孝非二道忠於君者必其能養於親者也然忠孝不兩立致其勞於外則必闕其養于內又不可以不慮也爲人臣者將欲致其力於王事歟則當官而行國事固不可以不恤將欲致其力於王事歟則子職之不共又何以爲孝哉此王者之勞使臣所以必探其情而代之言爲人臣者聞之亦必有以自慰而益不懈於用力矣　解頤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感生意之盛而使臣有不足之心所御之美而使臣盡當爲之職此人君述使臣之所存以爲言而且因以教戒之也就每字周字上串意惟其靡及之懷每每常存所以咨諏於人者不可不周偏心之所存者有其常故職之所資者欲其偏存其歉然之心而無時不然故盡其當然之職而無處不到仍須區處得與與賦明白上股就使臣心上說所以託興而感動之下股就臣職上說所以陳其事而教戒之　發式

上章與下章賦本難配合然下章傳曰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則强合亦可蓋皇華得於所見者也車馬得於所乘者也即所見而興其思之無不周因所乘而欲其職之無不盡此先王之遣使臣所以述其情而風以義也蓋草木之華無間於高原下隰之地則生意之及物無間矣征夫奉王命而出也天下之事皆所當爲深山窮谷皆欲徧及此所以每懷靡及也然非徒思之而已也今既乘車馬而出矣其必盡馳驅之勞咨諏詢訪使下情無不通君恩無不徧然後爲職之盡也吁惟使臣常有不自足之心故能務其所當盡之職詩人既因所見以興之於前又安得不因所乘而勉之於後哉　發揮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物之在野者有以遂其美人之行役者無以盡其心此遣使臣之詩也設言其情以爲在道而覩草木之華念行役之勤心之所懷者惟恐不能以盡使臣之職耳先王之待臣下未嘗嚴其詞以督責之特叙其情而諷導之者如此　主意

每懷者每事而思之謂之靡及則其心歉然常若有所不及也然不曰使臣而曰征夫則不特使臣此心其屬亦此心也推此心也以在外則耆老之所當問遺逸之所當求鰥寡之所當恤廢墜之所當舉上德之厚也而欲其無一之不宣下情之遠也而欲其無一之不達爲使臣者固惟恐無以副君之意而爲其屬者又惟恐無以爲使臣之助廢可以稱斯職矣於遣使之時而歌此固所以勸勉之也　解頤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上章既即物而導使臣之情此章則因行而勉使臣之職人君之遣使臣以大義督責而述其心之所懷以感動之此遣使臣之詩而其詞婉如使臣之自言每懷靡及是其心之所思常若有所不及馳驅咨諏是盡其職分之所當爲所以盡其所懷者也　主意

此遣使臣之詩而因以教之故美其往使之儀又必述其往使之職蓋咨訪使臣之大務其職之當然也今其往使之時我馬維駒而六轡如濡亦嘗覩其儀而思其職乎每懷靡及此使臣之心也則乘此駒執此轡馳驅於道路之間亦惟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盡其職而無愧其儀耳使臣之心如此而人君乃能述以爲言教誨之意婉矣此其爲賜遣之詞也

斷法

儐爾邊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此題下股總上二股上是因同氣之相親而有以致一家協和之久下是一家之相協和而得以驗同氣親愛之重一家之中兄弟妻子皆天倫也然非兄弟同氣協和之情則妻子雖和協而何以能久哉此欲知兄弟之重者必以此而窮其所以然謀其所當然則理之實然者可見矣上說一家至厚之情非和兄弟則無以致其悠久而不替下說兄弟至重之理非通一家則何以驗其真實而無疑此乃周公所作所以說得至精至密　矜式

總論　此詩自三章至五章皆舉朋友以明兄弟之當親自六章至八章復舉妻子以明兄弟之當厚朋友之不如兄弟也朋友以義合而兄弟以天屬也妻子之不如兄弟也妻吾之所配子吾之所出而兄弟則吾之同氣也薄於兄弟而厚於朋友者不知親疎之殺者也薄於兄弟而厚於妻子者不知尊卑之等者也故必厚於兄弟而後朋友之好愈篤尤必厚於兄弟而後妻孥之樂可久苟兄弟鬩閱于內則不惟朋友不得以盡其情而妻孥且不得以久其樂矣噫世之人乃有視兄弟如路人甚則視之如寇讎者亦獨何心哉　解頤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託聲之相應起其興而遂以類之相與喻夫人此以人物相感發也即好之能篤質乎神復以情之能久要於已此以神人相體驗也惟其感於物者甚深故其驗於神者無愧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所由作也以人物之相感發則其詞反覆而至切以神人之相體驗則其情委曲而無疑參之於物而相資之理甚明宜質之於神而相與之義不替矣　矜式

君子之於友道始而證諸事物之淺終而質諸神明之幽則其道固當無所不盡矣莫淺於事物而所資不可以無友莫幽於神明而所重未有過於友君子而明乎此安得不致勉於友道之當盡哉　旨要

總論　伐木以燕朋友而篇中有諸父諸舅兄弟之辭何也曰人之所資於朋友者以明道也以進德也道之所存德之所存吾斯友之矣而何常之有哉是故無貴無賤無尊無卑無親無疎皆可得而友貴之而爲天子賤之而爲庶人尊之

而爲父兄卑之而爲子弟親之而爲同姓疎之而爲異姓其分雖不同而其可友則如一故以賤交貴而不爲諂以貴交賤而不爲屈以卑就尊而不爲僭以尊就卑而不爲貶內取之同姓而不爲昵外取之異姓而不爲泛道之所存德之所存即吾友之所存也而何貴賤親疎之間哉必如此道也而後可與言友矣　解頤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臣子之祝君莫大乎福之盛而福之盛者要非一言之所能盡也大抵報君以已之所能者臣子職分之當然報君以天之所助者臣子忠愛之極至天之福吾君豈淺淺之謂哉保護而安定之亦甚堅固矣又必使爾晝厚而何福不除焉使爾多益而以莫不庶焉所謂安定孔固者在是矣　主意

單厚多益以下章盡善言之則是人君每事盡厚而多爲利益之事也人臣報君謂天安定爾君亦甚堅固此專以天言則安定堅固出於天矣然天不能自保安而堅固爾也使爾每事盡善則何福之不除使爾每事而多益則福亦莫不衆多所以致福之道皆在人君之自求耳前若專歸之于天而下兩揜爾字則此所以致此者皆君之自爲而自致之然兩俾字又若天實使之然則天之能安固人國家非自能安之固之使之盡善多益而獲福則即所以安固之也單厚多益在君所以使之者在天天使人君單厚多益以獲福則保安堅固之道在是矣　斷法

此章言天之保定吾君使之獲福如此然此詩之中曰厚曰益皆以俾爾言之所以祝君之德也曰除曰庶曰宜曰興曰增皆以無不莫不言之所以祝君之福也益必有如是之德然後有如是之福於揜願之中有規警之意此所以爲盛時之詩也　發揮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百維日不足人臣祝君之膺天眷固欲其德之無不善既受福於已然而又致福於將然也此題須發明受字與降字如書所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詩所謂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引嚴氏之說以德與福爲綱領上數章皆隱約其辭不明言之至第五章乃以德與福並言其意益可見矣益盛時君臣相與於歸美之中有責難者寓若盡以爲言福則全篇皆容悅之辭豈古者君臣相與之義耶　主意

此章又言天使我君無不盡善云爲動作左右前後無不適

宜而亦既受天之百祿矣而天之所以申命其悠久之福者方且維日不足也罄無不宜受天百祿者已然之事也降爾遐福維日不足者方來之事也　童子問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臣子祝君膺天眷之盛固欲其福之已至者有定而方來者無窮也益人臣愛君之深者必以福言然福之已至不能如山阜岡陵之安固非福之至盛安固矣而方來有不能如川之方至而莫不增亦非福之至盛必已至者凝定如山阜岡陵方來者無窮如川而後爲福之至盛天之保定吾君而莫不興者孰有過於此哉講中如山阜岡陵亦畧分別水之大而盛者莫如川言川則盛可知矣　發揮

臣子願天之安定吾君非徒祝之以福之至盛尤必祝之以福之益增也天下之至難得者莫如福福莫難於盛而尤莫難於增臣子以是而祝其君焉豈不足以見其情之切且至哉天保臣子蓋謂人臣情之所至皆不足以報吾君所可報者惟祝之以福禄而已故言福之盛者一言而有餘而言福之增者累言而不足使得而益增其高盛焉則吾君萬年享國之日皆萬年享福之時斯其爲臣子之至願也　天之安定我君無不盛如山如阜如岡如陵是言已然之福愈久而愈堅固如川之方至是言方來之福愈遠而愈不可量主意

吉蠲爲饎是用孝饗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即祀禮以著奉先盡其誠述誠意以期奉祭獲乎福此臣子祝君之至情也夫祭而盡其誠則必受無窮之福矣臣子愛

君之至者設爲神明期望之詞以祝焉亦以願望之出於人者雖可必而願望之出於神者猶可期通篇須發明臣子設爲神明期望之詞以致祝慶幾得全詩之旨不然則是祭必受福奏子　舒式

此題只是上本下效然詩人之意上三章皆欲其有德以受福此則欲其致祭而受福也蓋君之祀其先者有以備四時之祭則神之嘏其君者有以錫萬年之福夫祭固有受福之理苟一事之不虔一禮之不備則亦何以感格而致萬壽之無疆哉故吉者諏日擇士之善日欲其吉而士欲其善也蠲者齋戒滌濯之潔齋戒則已之身心無不潔滌濯則器之大小無不精饎則酒食粢盛牲牷皆具也孝享總言其祭之以孝以享也禴祠烝嘗四時之祭無或違于公先王遠近之祖無不徧其中節節分別見其無一之不誠敬也下則言古之祭者必有尸尸者所以象神者也祭祀之禮則尸傳神意以嘏主人曰先公先王所以享祭而報之者惟期爾以萬年之壽而已夫天下萬事皆制于君惟壽考之福制之於天制之於神期爾以萬壽則臣子之願望至矣　主意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祀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上章言祭祀之禮孝敬之至尸傳神意期君以萬壽此固臣子祝願之至情下章則極言神至而錫福所謂福者豈萬壽而已邪推而至於民之質實百姓之爲德莫非君之福也使天下之人舉皆爲德福有大於此乎此尤祝願之至情也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神之所以福吾君者固不出於人生常道之外也蓋人君之福莫大乎天下之相安使斯民各安其生理之常而無事於人爲之僞則天下靡不相安於無事矣人君之福孰大於是哉　主意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王者之有天下惟斯民相安於日用之常故無一民不相從於天理之正天下惟質實者易與爲善苟能安其職分之當爲自能復其性分之所固有先王之民質實無僞日用飲食而已惟其自日用飲食之外無所容其智巧也故紛然雜處乎其中若難以強釋而見吾君之有德莫不則而象之若助其爲德者焉噫德者人之所同得也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茲其爲民俗之厚而王化

之所以戚也　主意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民俗之厚亦惟安其常而已大抵安常者有至樂徇外者多妄求求愈多而欲愈不足天下豈復有厚俗哉先王之民質曾無倫日用飲食而已自日用飲食之外固無所容其功倫也夫質實所以全其有生之初飲食所以遂其養生之樂此民俗之厚而王化之戚也　主意

總論　是詩前三章言天之福吾君後三章言神之福吾君故三章以山阜岡陵喻其福之興戚以川之方至喻其福之戚長所以終首章而下之意六章以日月松柏喻其福之進而不已以南山喻其福之有常而不變所以終四章而下之意當是時君以鹿鳴四牡黃華燕羣臣以常棣燕兄弟以

伐木燕朋友而臣之所以答其君者如此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所以上下交德業成而均享戚大悠久之福也歟解頤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此遣戍役之詩蓋叙其勞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此章言其在途因所見以起興曰彼爾然而戚者草木之華也彼路車之戚者君子之車也今戎馬既駕而四牡戚矣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耳蓋即所見以興其車馬之戚因所乘以勉其功業之成戚時軍士之行役也凡目之所見者皆足以發其敵愾之心不徒快乎已之目而已若其親草木之榮而思爲遊觀之樂撫車馬之戚而思爲馳騁之行事之成敗不入於心若是者豈有周戚時之軍士哉發揮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

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王者之命將帥固欲其守禦于一方將帥之命軍士自有以戚服于遠人夫禦戎狄之道當以守備爲本而不以攻戰爲先故名正言順而守備之道定則聲威奮揚而遠人之心自服矣若夫征伐之權不出於天子則名義不正固無以服軍士之心朔方且未易平尚何以服遠人之心哉以是義興師則人心無不服苟不出於義則兵戚雖戚人心未易以屈服也此南仲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而成功如此此所以爲可美也　發揮

人君命大將以脩守備始則軍容極其戚終則外患無不除矣詩人反覆其詞以美之既述王命大將又言大將之傳命

以令軍衆可以見其戚之奮揚矣及其終也守備脩而外患除若不勞餘力矣此勞還率之詩故述其情以見其不違王命如此　主意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

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觀景物有以遂凱還之樂當知戚武有以成服遠之功夫凱還而歸其得于見聞者雖皆有可樂苟非大將之聲戚服乎遠而成其功則天時雖和物情雖暢人事雖適何足以爲樂哉以是知有赫赫南仲而後有凱旋之樂苟惟不然一時聞見之所遭適足以發心之感愴恨且不足矣尚何有可樂之情哉然則感名之赫赫者實然之所致景物之可樂者適然之所拾只此自足發明矣　因時物之和以見武功之成者

固可樂推將帥之德以見武功之成者尤可美當春日暄妍之際成功奏凱而歸固可樂也而其所以然者則實由將帥之功故詩人推美于赫赫南仲焉此勞還率之詩故美其功如此　主意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當陽和之時而所見皆和樂之氣象此必有動於其情者矣詩人述其歸時春日則見其遲遲卉木則見其萋萋倉庚則聞其喈喈采蘩則見其祁祁盈天地間皆樂意政以吾旋樂而樂之意有以合之也若是方出車起行之時非無春日非無卉木倉庚采蘩自是不覺得如此好　斷法

總論　是詩之言赫赫南仲者凡三三章之赫赫美其城朔方之功也五章之赫赫美其伐西戎之功也六章之赫赫美

其有振旅凱旋之樂也赫赫者威名光顯之謂非有一章之忠敬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則亦安能有如是之赫赫哉三軍以將爲主周王用一南仲而見夷之患平於西獫狁之患平於北遂有以措中國於衽席之安其易所謂師貞丈人吉者歟　解概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燕賓而必使品物之曲全者致其禮意之勤以優賓也品物之用於燕饗者不一也苟不能曲致其全則禮意之衰薄非待賓之優厚者也此題據傳中曲全二字發明則但能章旨而不得全詩之旨故以優賓之意包括則一詩之旨既完且見得能致品物曲全乃是禮意殷勤處此題不分上下股不分輕重只一意渾融作　矜式

古人之燕賓所以寓誠于物者蓋無所不用其極也物之可以供燕饗者固非一端矣然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孚有則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孚有而能時物之曲全其美若此其優賓之情爲何如哉　主意

此題朱子取蘇氏之說其意已備嘉言其味也嘉言其品也至於時言其成熟之時也物多而能嘉其味全矣旨而能偕其品全矣有而能時則不失其成熟之期而曲全之功實在乎此夫子不時不食正欲全其造化生生之理使失其時雖嘉雖偕又何取焉　斷法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地有美味則取者不辭其勞主人有美味則賢者必同其樂此因所爲之蓋以起興而道其樂賓之意言取物必以其道

燕賓必以其誠也　主意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樛木者勢之下曲者也甘瓠者蔓之延施者也木之下曲者必爲物所附蔓之延施者必有附於物宜其纏繞固結而不可解也若君子之於賢者則如之何哉有其物而無其禮賢者不可得而安也有其禮而無其誠賢者愈不可得而安也酒醴以奉之幣帛以將之獻酬以行之誠意以求之庶可以安其心乎　解頤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夫主人之於賓美其德而且祝其壽所以尊敬之者至矣顧於地勢之充積而生物之榮茂者有感焉亦以非和易之嘉賓則不足以美之祝之而尊敬之意無所施矣此詩與嘉魚

魚麗皆燕饗通用之樂然魚麗偏言品物之供所以優賓也嘉魚極惟洽之情所以樂賓也獨此詩則以爲尊賓者既美其德又祝其壽尊敬之意藹然見於言外矣故二詩惟即燕饗所薦以爲興而是詩又即地之生物者爲情愈摩而興愈遠矣後以德壽合說亦可惟有德是以有壽祝頌之非徒爲耳　旨要

此興脉絡指明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則有萊矣樂只君子則邦家之基矣樂只君子則萬壽無期矣味其詞意隱然是以南山北山興樂只君子有臺有萊與邦家之基萬壽無期蓋言南山北山地氣既厚故能生草木樂只君子德望既著則能植立邦國而享壽無期皆燕飲而祝頌之辭也　斷法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地之廣者其物必繁德之美者其效

必遠中間須分南山北山邦基萬壽不可渾說無分別如瞻彼洪奧而綠竹猗猗周原膴膴而堇荼如飴皆地之美而生物亦美可作講意與題須引相對者體貼庶幾不成比又不做賦方是作興之法　發揮

總論　此詩五章而樂只君子一句每章必疊言之其辭繁而不殺者所以深致其頌美祝願之意也細分之則美其德者凡四祝其壽者凡四而言其德與壽之效者各一無疆猶無期也黃耇猶眉壽也此祝其壽之四也邦家之光與邦家之基爲對謂之基者言邦家必賴賢德而安以固也謂之光者言邦家必賴賢德而榮以顯也德音是茂與德音不已爲對不已言其聲譽之無窮是茂言其聲譽之益茂也此美其德之四也保艾爾後與民之父母爲對民之父母言盛德之澤有以及當時之庶民也保艾爾後言壽考之效有以及於後世之子孫也此德與壽之效各一也前兩章先德而後壽故第二章極言盛德之效以終前二章之意第四章先壽而後德故第五章極言壽考之效以終第四章之意言之重辭之複而不厭者由其愛之深敬之至而不能已也盛王之所以待賢者如此賢者孰不樂爲之用乎　解頤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心之輸寫鬱結之散於中也燕且笑語和樂之見於外也譽則善聞之著於人處則樂意之在乎已又兼內外而言之也朝廷之禮以敬爲主今而曰笑語譽處則是和樂而不主於嚴敬忘其君臣之分而藹然兄弟朋友之相親其待之也厚

其接之也誠彼恩刻之君又惡足以語此哉　解頤

知生物足以被天澤之深則知賢侯足以被君恩之厚君猶天也君之於諸侯猶天之於萬物也盛時諸侯見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謂夫蓼彼蕭斯則零露湑然矣既見君子則我心輸寫而無留恨矣是以燕笑語而有譽處也噫蕭草非蓼然之生意則無以受零露之澤諸侯非盛德之君子則無以使君心之悅即彼興此而諸侯之於德也可不知所勉哉　旨要

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以蓼蕭起興須於蓼彼既見上生意益天之生物我者培之傾者覆之天雖以生物爲心而不能施於枯槁之草木故蕭蓼然之盛盛則零露有滋息之功君之於諸侯德澤周偏恩禮隆洽君雖以愛

臣爲心而不能施禮於不朝見之諸侯故諸侯來朝於王室則君恩有寵愛之厚是以生物之茂盛者有以承天澤之滋諸侯之來朝者有以得君恩之厚須見笑語譽處意方可然笑語固燕飲之懽洽譽處則悅豫而安樂亦燕飲之歡洽也破且窺作以包之講中詳悉亦可引天之澤君之待諸侯意思貼之方實就詩中儘有　發揮

蓼彼蕭斯零露湑湑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爲龍爲光美之也其德不爽戒之也壽考不忘又所以祝願之也亦芾金縢會同有繹則爲龍爲光矣彼交匪敖彼交匪紓則其德不爽矣萬壽無疆萬壽無期則壽考不忘矣夫諸侯固賴天子以爲根本天子亦賴諸侯以爲屏蔽苟諸侯之不朝事則王室之卑亦可知矣故觀其車服之盛享其多儀

之誠而天子之心亦得以自慰焉則其爲寵光也豈一時之虛僞云乎哉　解頤

微物有生意披于天者其澤深諸侯有盛德得于君者其福久君猶天也君之於諸侯猶天之於萬物也蕭草有蒙然之生意則上天以濛濛零露而潤之諸侯有君子之賢德則爲龍爲光者吾君固願其形於既見之初而其德不爽者吾君尤願其驗于壽考之日天非私於蕭草也君非私於諸侯也夫固自有以取之也王者歌詩以燕諸侯褒美之中勸戒寓焉諸侯而聞是歌也固當益勉其於德也　主意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言既見君子相與厚爲燕飲以嘉其樂易之德則又推言能以是樂易之德而宜其兄弟焉則其令德將既壽而且樂矣固以勸戒而譬教之也德孚於君臣之間者樂之暫德孚於兄弟之間者樂之久　王者見諸侯之來美其有君子之德而設燕飲之禮以接之其情豈樂而弟易可謂一時際會之盛然使在朝廷則樂在家國則不樂而何足以爲美今諸侯於兄弟之間莫不咸宜而舉無彼此相忌之意令德如此則壽考之年皆豈樂之年也豈止一時燕飲之樂而已哉旨要

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天子之燕諸侯固欲其德之極於一時之安樂尤欲其德之和於一家而壽樂也夫有德則樂然樂於外者未有不自樂於其家始極此樂於君臣之相與久其樂於兄弟之相得斯其爲德之盛耳　主意

蓼彼蕭斯零露湑湑既見君子鞗革冲冲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王者一見諸侯而其德之寓於儀容聲音之間者無非從容和緩之意所以願其享福之多而又同此福也同者福雖多而皆聚於身也諸侯之德隨寓而可見鞗革和鸞皆德之發見於威儀者既有盛德斯有盛福德者福之本也　旨要

此題大意與上篇相似亦須就蓼彼既見上生意但此章所謂鞗革冲冲和鸞雝雝者稱美其車服之盛也所謂萬福攸同者祝頌其受福之多也稱美頌願皆出於王朝是因既見而君心喜之詩人所以述當時之事而美之也故生物茂盛者有以得天澤涵濡滋息之功諸侯來朝者有以得王朝稱美頌願之意益此詩後三章皆褒美而祝頌之詞故須如此作　主意

記生意潤澤以爲興者亦言賢侯儀衛之美而福祉之盛也

儀衛之美者未必足以膺福祉也而福祉之來萃可覘於儀
章振鷺之時此所以觀夫植物之仰承天澤而道其誇美期
望之詞矣若謂儀章美而可以獲福則幷理不若謂露非必
降於蕭也而蕭之蓼然益足以見零露之濃濃福非必萃儀
章可美之人也而振鷺其儀章者乃足以覘福祉之來萃 舒式

既見君子鋒萃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古者諸侯車服器飾之美無非盛德光輝之實德既盛則福
亦盛矣 主意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儀

即天澤之被以言賢臣既飲而其德爲可尚即植物之成以
言賢臣既飲而其儀尤可嘉大抵德足以自持而後不至於

或失此賢臣夜飲者然也詩人所以各取興以道其詞焉按
燕飲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則夜飲亦古人之所
不廢也然諸侯爲宸於天子厭厭於宗室不醉而無歸自非
德足以主之於中何由而儀得以不爽於外詩人始稱其德
則以顯允君子先之見其德之有本也繼稱其儀則以豈弟
君子先之見其非矯充以爲儀也皆所以美於諸侯也 舒式

王者之燕諸侯既興於物而美其德復興於物而美其儀所
謂令德令儀皆於燕飲之中而見之德者儀之本儀者德之
著使無令德則飲多而亂豈復有令儀也哉顯允者令德之
本豈弟者令儀之本也 主意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君恩已洽於夜氣之深臣心惟謹於已德之著於是可以覘
盛德之君臣矣君而不治於恩非所以盡君道也臣而不謹
於德非所以盡臣道也露在杞棘禮猶未徹君之恩可謂至
矣而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則惟見其德將無醉而已豈嘗恃
恩以至於敗德也哉 旨要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材之美者有下垂之實德之美者有謙下之儀夫燕樂每易
以感人之氣而沉酒尤易以敗人之德盛時諸侯燕樂之情
非不洽也飲非不醉也而德之豈弟儀之令善曾不以既醉
而或失焉詩人見桐椅之美材有離離之美實因以起興擩
之樂歌即美實之下垂興令儀之謙下德將無醉斯其爲盛
時之君子也歟大凡燕飲以不失儀爲貴 旨要

總論 此詩前兩章言厭厭夜飲所以道其情之相親也後

兩章言令德令儀又美其德將而無醉也顯則其心之明白
允則其心之誠實德之令者固非酒之所能亂也豈則其心
之和樂弟則其心之平易儀之令者固非酒之所能喪也既
有令德又有令儀則雖醉而不至於顛倒錯亂也審矣然則
是詩也其亦褒美之中而寓其規戒之意也歟 解顧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饗盛禮也鐘鼓大樂也彤弓重器也行之以盛禮用之以大
樂賜之以重器而所予者則有功之諸侯也誠以將之而無
偽速以畀之而不遲則天子之予之也足以爲禮而諸侯之
受之也亦足以爲榮矣 解顧

儲器以待有功而不敢輕故推誠以賜有功而不少緩王者
以重器賜有功之臣一出於其誠而無遲留之意者必待有

功而謹其所僭惟恐人所獻而儲之者不敢有輕慢之心故以功致報而賜之者未嘗有遲留之意使始焉輕視之則終焉必出於私意而燕賜乖矣　矜式

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賜以弓矢之樂歌夫受者受之弓人也藏之者藏之王府也弓人所獻受而藏之不輕也及我有嘉賓有功而來則出於中心而貺之矣及鐘鼓既設則一朝饗之矣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受器而藏之於己者視之未嘗輕舉器而賞夫有功者賜之未嘗吝如無功妄予則千金比於鴻毛非所以爲勸有功不予如印刓而不忍亦非所以爲勸東萊之說大槩盡之　始而藏器以待有功之人則不敢輕及其推誠以錫有功之人則不敢惜王者於賞功之物始而不知重其物則必有輕視之心而人亦褻之矣終而

不出於誠心又吝而不果則人雖得之亦不以爲恩矣故永有功之時則藏之也不敢輕既有功之時則誠心予之而無所惜王者賞功之大權當如是也　主意

彤弓者天子報功之器也方其弨然而弛也受之弓人藏之府庫愛重謹惜不敢輕視蓋以此爲報功之物未有人足以當之非是靳惜將以有所待也惟其視之之重藏之之固一旦而有此人則必是中心誠然貺之而非勉強矣貺賜既出於真誠則鐘鼓既設一朝舉而予之而無所遲留矣蓋其視之也重故其貺之也真貺之也真故其予之也速若不是平時着得重專以待有功之人則雖有功臣之當賞必非中心而反有不能以速予者方受而藏時已有專待功臣特未有此人一旦有此嘉賓烏得不貺而予之也　斷法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地之生物其勢廣君之待賢其禮盛賢者之出處甚不苟也要必有尊德樂義之君相與開心見誠之際而後賢者始可得而致之耳先王之燕賓作樂詩以達誠因物理以起興若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惟在彼中阿則寬大之地始得以充其發育之機惟樂且有儀則寬大之期必有以厚其愛敬之意君之與地當同此一寬大也君子之與菁莪亦同此一暢達也此其爲王者燕賓之詩也歟　矜式

菁莪微物也而生得其地則極其盛矣況我既見君子則豈不喜樂而有禮儀乎樂在心禮儀著見于外由其心見君子而樂之則禮儀其有不盛乎　主意

此燕賓客之詩四章皆喜賓客之至故因見菁莪而起興曰彼莪草之茂盛菁菁然則我既見君子豈不樂而有威儀哉樂且有儀是主人樂且有儀言喜之意形於容貌之間如此　斷法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賢者不易得也得之則足以爲重矣夫賢者之自樂豈肯輕爲世出哉觀菁菁者莪不生於近地而生於彼之中陵焉此固與賢者之有以自樂矣有如斯賢誠未易見今既見之豈不如得重貨之多哉　矜式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即器之無定者以喻思賢之切即心之已定者以明見賢之喜天下不可以一日而無賢故人君未嘗一日而忘乎賢見

之而喜者思之之切也方其未見此心若楊舟汎汎而沉浮及其既見則此心始休休然而自安矣噫彼有視賢之出處邈然不加之意者何足與論盛時王者之好賢哉　旨要

甚哉賢者之未易得也未得則心爲之不安既得則心爲之始定則其好賢之心爲何如哉　主意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先王之法夷狄侵中國臣子背君父皆天下之大變有能討之者許之先發而後聞其急如此所以然者以中國不可一日而不尊天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今儼狁内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不以爲暴者知其過之不在於君上益以爲所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臣之爲言正也夷狄横則

中國危攘夷狄固所以正中國也此述其始受命出征之辭也　解頤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宣王命尹吉甫帥師北伐玁狁有功而歸詩人作詩以叙其事古者冬夏不興師而行師之法日三十里今六月興師是應變之道于三十里是不失常度也備車服以興師者雖違乎天時備戎服而行師者必守夫軍法此所以奉命而成輔君之功也大抵用軍行師有常有變敵患急而守六月不興師法之守常而不知變非所以弭患也既違時而行師遂疾趨而不循常法是因變而失常非所以致勝也何以成輔君之功哉　發揮

戎馬既盛戎服既成雖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故日行止三十里此承君命以事君者然也古之出師貴有常度故雖軍容之盛如此而不改常法未嘗恃力以驟進也　主意

四牡脩廣其大有容薄伐玁狁以奏膚功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兵事不可以不嚴尤不可以不敬不嚴則無以一士心不敬則無以承上命書曰欽承天子威命敬也又曰威克厥愛允濟嚴也嚴敬二字乃用師之要道夫惟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所以能定王國也　解頤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於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玁狁惟不自度量故其大衆整齊既盤桓于焦穫之閒其輕軍掩襲復時出入乎鎬方之地且遠及乎涇水之陽焉其深入爲寇如此可謂熾矣於是建旗旋選鋒銳以攘之元戎者車縵輪馬被甲衝軛之上皆有敭戟所謂選鋒也然謂之十乘則為馬四十匹甲士三十人其爲步卒亦不過七百二十人而止耳數非加多也而咏其辭意則玁狁之難已若不足平矣所以然者惟其詞直故其氣壯惟其用之以律故每事而盡善彼夷狄雖衆且盛又烏足以敵王者之師哉　解頤

戎車既安如軽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

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車馬備美而無過用之盛此大將之德足以法乎天下矣夫服遠之道固在於兵威之盛而尤在於德望之隆恃兵威之

威而有窮黷之心非所以爲服遠之道也今尹吉甫之有文以附衆有武以威敵而萬邦皆以之爲法焉則所謂儼狁者遂出至於太原而已亦何事乎窮追遠討哉使非有德以服乎人心則固無以威敵矣雖窮師黷武豈能有成功哉吉甫惟有文武以爲人之法而後見于用者不至於有過用之威此體無不具而用無不周之意　車馬之盛有以成克敵之功當知將帥之賢可以爲天下之法賢如吉甫以文武兼全之德可以儀刑萬國又豈爲窮兵黷武之事乎故雖車馬軍容之盛如此而克敵有法不爲窮兵追遠此所以爲文武之將而可以爲法者也　主意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烝鼈鱒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此吉甫伐玁狁成功而歸爲勞還之燕而詩人美之之辭也夫吉甫之燕所以喜樂而多受福祉者蓋以成功而歸自鎬而我行永久也且進餙於朋友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張仲之美則知吉甫之賢而善是燕也非徒燕也然所謂受祉者天眷之駢蕃君恩之隆洽皆是此詩頌願之辭耳燕於成功之後則非醉飽謳歌流連光景之爲矣與燕皆賢則無號呶屢舞亂我籩豆之事矣大將之燕爲可喜而受福者以為燕於成功之後而與燕皆有德之人也彼意如此若非成功而與是燕非有德而與是燕則固不足以爲喜尚何福祉之能受哉　發揮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

大臣之所以樂情而安其福者以其有大功而不矜也夫功高者常有輕視同列之心而自矜其功者亦同列之所以深忌今以吉甫負北伐之大功歸自鎬而行永久常情於此孰不矜之以自恃吉甫於此方且飲御諸友藹然致情吉甫不以爲功而驕同列同列不以爲功而忌吉甫則其燕樂而受多福也豈不宜哉　矜式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

詩人於大將南征賦其事以起興者深喜夫車馬之盛而師旅之練也蓋王者之師貴于萬全固不可以不盛尤不可以不練今也盛而且練安得不即所事而形之歌詠哉　旨要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蔥珩

此題要發明方叔而臨之已見車馬之衆威旗幟之鮮明如

此及其率之以行又見其儀衛之備命服之美威儀之暇如此安得不承天子付託之重以有成功哉其與後世以匹夫之勇萬民之司命者異矣　旨要

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遠人無知而妄動大將固有謀以振兵威大將之德以成功遠人自畏威而服中國夫服遠之道固貴乎克壯其猶之精審亦貴乎威武之奮揚而詩之意以爲非徒在乎此也蓋方叔有顯明允信之德既伐玁狁而成功則蠢爾蠻荊聞其威名而自降服爾夫蠻荊無知而與中國爲讎固所當伐矣然豈曰黷武窮兵而以殺戮為事哉故謀猶不可不振然非徒恃此以服之也方叔之德顯而無疚故燭理明允而無口口

行事果以此施於玁狁而玁狁服矣此蠻荆不待肆伐而自
聞風畏服也　發揮
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
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伐叛而命老成長慮之臣故功之立見者足以震四方而名
之素著者足以服遠人　旨要
總論　北伐之詩是言行軍之法南征之詩是紀行軍之實
不言其法則無以見軍制之復不紀其實則無以見民數之
復欲知宣王之復古觀此二詩而可見矣夫豈曰夸云乎哉
解頤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車攻馬同泛言其軍實之盛也四牡龐龐則自君子之所乘
言之也軍政修明于閒暇之時四牡充實於啟行之日則可
以駕言而徂東矣　解頤
以軍容之新而會於王都之舊此中興之大觀也夫車之與
馬亦有國之常事耳今詩人於先王之車馬極其形容之美
以既攻稱之復以既同稱之以既攻既同稱之矣復以龐龐
纚之焉詩人之辭何其夸詡若是哉夫以昔營東都以會諸
侯周室既衰其禮久廢一旦駕此車馬匪從事於馳騁之爲
而往為東都之會中興之功於是而煥然復新焉詩人之極
贊而盛美之宜也　主意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徒之選旐之建旄之設已有司之事也所以然者將欲從王
搏獸于敖也徒手曰搏以見師徒之勇而其教之有素也　解頤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
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有司以田獵為職而所統甚嚴諸侯因會朝之至而其儀甚
飭詩人美之者所以著明王者中興之盛也會朝者事君之
常田獵者講武之寓故方國家隆盛之初王政脩明之日其
紀律則秩秩而不紊儀章則煌煌而不苟亦足以託之以爲
盛迨王業中微賢君出而任中興之責一旦因諸侯之復朝
而爲之有司者遂簡車徒以從禽焉是豈徒夸耀夫馳驅之
習趨向之同而已哉卒伍聚而紀律不改其嚴服飾章而容
儀不改其飭宜詩人喜談極美之而王者中興之氣象從可
觀矣　矜式
發明周室已廢之禮至宣王而復舉上殷說車徒之盛下殷

說諸侯來朝宣王將狩于敖而有司之治事選徒囂囂然其
靜治如此旗旐則建設之其整備如此便有王者之氣象如
是諸侯來朝于東都所駕之馬奕奕然而有連絡布散之意
會同之人繹繹然而有陳列聯屬之儀則王者之禮制燦然
可觀矣蓋必有王者之氣象而後能講王者之禮儀詩人美
宣王之中興其詞亦有其次如此　斷法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諸侯之來朝也其來也非一方其止也非一所先後之不同
遠近之或異此其所以連絡而布散也及其會同于斯也五
等各以其爵兩階各以其班尊卑之有其序貴賤之有其等
此所以陳列而聯屬也讀是詩者可想見當時朝會之盛矣
解頤

此章言諸侯來朝會於東都車馬盛而服飾嚴會同絡繹不絶此可見人心之齊也使其人心之未合則諸侯或不至安能聯屬如此之盛乎東都洛邑本諸侯朝會之地而夷厲以來此禮久廢宣王中興復古再見斯會詩人所以美之也主意

自古王業之盛衰每驗于人心之離合宣王之中興也諸侯來朝車馬服飾既煌然於東都而會同之迹愈繹而不絶則人心之合者王業之所由盛也中興氣象豈不於此而可見哉宣王以前來朝之禮久廢今宣王東都之會諸侯乃駕四馬以皆來奕奕然連絡布散而不絶可謂盛矣然其來也爲朝王而來也觀其服則赤芾焉視其履則金舄焉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連絡而無間斷則望其容儀者宜喜談樂道之矣使其非爲會同而來則赤舄之美亦何足誇之以爲盛哉結要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決以開體拾以遂弦二者相比則既佽矣弓之強弱矢之輕重二者相得則既調矣　解頤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器備而力協固期獲禽之多焉習而御良尤貴爲射之善夫田獵之事固在乎器用之美而人力之齊也然使詭遇而獲雖多何取焉古人之於田獵乃禮之所不容廢者故器不備則無以效用於張弓決矢之時力不協則何以得人於驅逐馳騁之際固亦不足以致所獲之多而積也至於器已備矣力已協矣君子尤於此而觀藝焉御之與射藝之重者車馬調習而馳驅之法無所違引弓發鏃以中之於彼既巧且力

此射御之俱善也由是而多其所獲亦宜然耳國田之獵王者中興之責也徒觀其器械之脩車徒之衆而不于其藝而觀之使一朝獲十爲足尚哉　矜式

上章言既會而田獵下章言田獵而見其射御之善夫田獵貴於射善必資於御如孟子嬖奚王良可見矣故決拾弓矢射之器也射夫則射之人也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御之善也舍矢如破射之巧而力也器與人俱備而所獲之多口以御與射之俱善而不失其道也蓋射御相資而後可以獲禽不然不能也論中興復古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其中仍見爲選車徒非只馳騁田獵而已也　發揮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四馬皆黃色之齊也兩驂不猗御不失其正也不失其馳範我馳驅也此所以爲御之良也　解頤

上二句是御之善下二句是射之善四黃者其色之齊并驂服而言也兩驂在外舉無偏倚可謂御之善矣使射者待於詭遇而後獲禽則非射之善也今御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必中如用力而破之焉則其射之善爲何如哉　言要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因終事嚴而禽之所頒得其宜推始事嚴而終之可美有其實此詩人叙賢君會同而田獵者然也詩人因田事既終而稱其整暇簡約之度固所以美之至於即師律之整肅而贊其德之全功之盛得非合始終而美之深乎蓋師徒之衆會

朝田獵未易以致其肅也方其田獵之終而儀衛之優閑辛伍之齊一公庖之所取儉約而均平要其始也師出而凜然于行遵之時統御既嚴而肅然於行伍之列非王者之師不能爾也於此而驗其德考其功則自始及終信有可美之實矣　矜式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田獵既畢軍旅旋歸觀者惟聞馬鳴之蕭蕭無雜聲也惟見旆旌之悠悠無亂次也徒御之不驚則其政之肅可知也解順

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聽其馬鳴則蕭蕭然而緩觀其旆旌則悠悠然而徐正以其徒御皆體宣王之心而無驚擾之意充大庖者初不求其盈心無極欲而取之有度故也使其以極欲爲心而徒御皆相驚擾驅逐之不暇則忽遽急迫之象

不能掩於儀物之間矣其能閑暇若此乎　旨要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前章　之子于苗而繼之以選徒搏獸即其始而言之也此章　之子于征而繼之以有聞無聲即其終而言之也夫有體有用斯謂之君子有始有終斯謂之大成存於中而有與衰撥亂之志所以立其體施於外而有內脩外攘之事所以達其用如此得不謂之君子乎靜治於徃狩之初所以成其始嚴肅於旋歸之際所以成其終如此得不謂之大成乎體用之兼備始終之無間此王道之所以爲大而詩人所以贊美之也　解順

觀有司御衆之肅可以信王者成功之大天下之事未有不成於敬而敗於忽使一時皆肅敬之心而無一毫慢忽之意則亦何事之不立而何功之不成哉周室之中否也正以上不敬而下慢也宣王奮起因田選兵而之子之于征者有行師之聞無行師之聲則其肅也至矣此一時也紀綱脩明軍政嚴整而宣王中興之大功於是可信其實然矣　旨要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一章言祭禱馬祖以爲田獵之備二章言擇取其地以爲田獵之所　旨要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即其地而見其生物之盛故先乎人以啟愛君之忠益蒐狩之禮非徒貴乎取物之多正以覘乎人心之協也　旨要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諸侯及左右之人相與悉力以共田獵之事以爲天子之樂及既田獵而以所得之獸供俎實天子又與賓客燕飲以爲樂此可見上下之情焉　旨要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鏘鏘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夜之未央此初問之時也而其心已不安於寢矣夜之未央此再問之時也可以起矣而未可以出也夜之鄉晨此三問之時也臣辨色而入則君亦可以出矣未可以出而出則失之大早可以出而不出則失之大晚君子之視朝不早不晚惟其時而已雖然辨色而入者君子視朝之時不安於寢者

君子勤政之心是心也即周公坐以待旦之心也其致中興之盛也宜哉厥後晏起至勤賢后戒簪之諫則宣王之心少懈而中興之政亦衰矣　解順

君心勤於政而審乎時故驗其時而視朝之儀爲已備即其人而趨朝之儀爲可親夫人君圖治而無燕安之私則所以謹夫寢興之節者既自視朝之儀制而觀之復自趨朝之儀容而察之其勤爲何如哉人情大抵憂勤惕厲之心勝則凡得於耳目之所見聞者皆足以爲起居動息之警一或眩於燕逸溺於怠荒則目之所覩耳之所聆邈乎不相關矣曾謂其措心於早暮之易遷而寢興之有節哉今其司烜氏之所設有素矣一接乎目而汲汲然不少安諸侯車馬之來有度矣一接乎耳而皇皇然不少懈非存乎憂勤之心不能也　矜式

賢君欲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既得於見聞而知朝者之至益其心不留於燕安故問於人而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又無非戒謹不安之意也　主意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知誠之不可揜則知念慮方萌而鬼神已知形迹欲掩而肺肝已見所以不可無誠身之功也知理之無定在則知事有精粗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所以不可無明善之功也知愛當知其惡憎當知其善則知親愛賤惡之不可以或偏衰矜教惰之不可以自恣所以於應接之間尤不可不去其私欲之蔽也能是數者則知行並進而明誠兩立好惡不偏而人已兼盡其於治天下不難矣此所以爲陳善納誨之辭也歟　解順

斯道有發見流動之妙而當以類求人情有親愛賤惡之偏而貴於互察此詩人之陳善納誨皆取物以致其比政有以明斯道而戒人情非可以空言喻耳　矜式

詩人既喻夫誠與理之各有其妙復喻夫好與惡之各適其宜斯爲陳善納誨之辭矣夫陳善納誨之辭者固不貴乎徑情而直道之者也詩人於誠之與理好之與惡又安得不擬諸物之不一而委曲詳盡以喻之哉吁誠與理之在天下不擬諸物固不足以見其所以然好與惡之在人心不擬諸物尤不足以見其所當然詩人可謂善於取譬者歟　發揮

詩人即物以誨其君既欲其知誠不可掩理無定在尤欲其於美者知其惡惡者知其美也誠不可掩所以風王之誠身

理無定在所以風王之明善愛當知其惡憎當知其善所以風王力去私欲之蔽夫能去私欲之蔽然後可以明善而誠身此其序則由大以至小也　旨要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斯人好賢之心固無所不用其極也賢者天下生民之所依賴當時既不能用之庶幾縶之足以留之久留之不可而暫留之是則斯人拳拳於好賢爲何如哉　主意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此章則又原賢者欲去之意而反其說以留之謂賢者之所以欲去者不過欲優游自適而已若但肯賁然而來則當以爾爲公以爾爲侯而逸豫無有其限也何必過於優游決其

去意而不肯留哉集傳謂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縻留之苦而不能恤其志之不得遂也　旨要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愛賢之至既有以及其物思賢之至尤欲以聞其言詩人好賢之心何其至也固已嘆其身之不可見而猶幸其言之或可聞於邈然難親之餘而有藹然相望之意好賢之情爲何如哉吁世道於是乎可感　此詩惜賢者之去謂皎然白駒在彼空谷則不可留矣於是置一束之生芻以爲之秣非愛其駒也賢者之德如玉不可得也束芻者聊致吾情焉耳夫見賢而好之固人之情也至於賢者已去而眷戀之情猶不已且祝其毋貴重其音聲以有遠我之心焉夫然後見其好

賢之誠也　旨要

御所御以嗟賢者德雖美而不可親猶冀所聞改幸賢者必相與而不能絶夫賢者有至美之德豈容不相與之相親密哉然不可親者其迹也不終絶者其心也聲聞之不相絶是即此心之不相絶也通篇發明好賢之意却以其人如玉貫上下賢者感德之美豈於其既去而後知之哉眷戀之既深則景慕之益至此其所以冀望之篤庶幾迹雖相遠而心不相絶也非慕德之有素何以能之　矜式

總論　白駒好賢而賢者卒不可留何也曰古之人君之好賢也必與之共天位與之治天職與之食天禄待之誠養之厚處之尊崇諫必從言必聽膏澤必下於民雖欲不留安得而不留今白駒之好賢不出於君上之誠心而顧出於臣下之私情故縶之維之以致其愛逍遥嘉客以致其慕貴然來思以見其欣幸之至毋金玉爾音以見其期望之深而所謂爾公爾侯者特詩人假設之詞而非出於君上之真情也使其果出於君上之真情則華野之耕夫方且以爲阿衡傅巖之胥靡方且以置左右渭濱之釣叟方且以爲尚父孰有已立於其朝而復有高蹈遠舉之意耶惟其留之而不可得此所以致其愛惜思慕之情雖足以見斯人秉彝好德之良心而時世之不如古亦可想矣　解顧

扶扶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尤矣

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樂之上殷極言築室之美下殷申頌其居室之和言此室臨水而面山下固而土密其潤澤豐峙之利如此而其基圖構結之功又如此則既贊美之復頌禱之言人之同居共處兄弟以恩相與者理之常而謀相聞者理之變惟安其常而不蹈其變者然後足以永處此室也　湛上是因地勢以詠其居室之美下是因天倫以勉其相好之情夫居之美者貴乎一家之和使兄弟之不能翕合則雖有居室之美亦何益哉此詩人頌禱之辭所以首及于斯也　註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於此而續妣祖居室既皆宜矣於此居處笑語則能永處此室矣以上章式相好而無相猶發意　旨要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有攸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一腦兩脚近於本效意惟有造作于前則君子之居所由以尊大下兩股皆尊大之意其堂如此君子所升以聽事其室如此君子所由以安寧　吉要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上章言堂之美如此而君所升以聽事下章言室之美如此而君所息以安身　吉要

總論　古人築室既成而落之必有頌美禱祝之辭如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則所謂頌美之辭也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則所謂禱祝之辭也此詩言其基址之廣厚結構之周密垣墻之堅固堂室之高深則美輪美奐之類也上有以續祖妣之業下有以開子孫之祥兄弟之相好室家之相安則歌哭聚族之類也堂之高也以聽事室之深也以安身至於

寢而夢興而占男子之爲君爲王女子之無非無儀則皆自夫君子攸寧而推言之也其必首及夫兄弟者人之居室兄弟之好未易完也兄弟之相好而無相猶則非篤天倫之親者不能也果能篤於兄弟之好則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和氣之益充大福之益集而子孫之繁衍基業之昌盛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所以爲善頌善禱歟　解頤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犉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三百以爲犉其犉者九十所以見其多也濈濈以言其和濕濕以言其潤又以見其多而能善也降阿飲池寢處訛動物之適其性也蓑笠以禦暑雨餱糧以備飲食人之勤於事也色之無不備用之無不有則又以其效而言也　解頤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爾羊來思其瀼瀼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麀之以脇畢來既升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薪蒸以供爨燎雌雄以備飲食見牧人不特勤於事又有餘力以及乎他也有堅强之力無虧崩之患見牛羊不特順其性又無疾病以致其損也麀之以脇畢來既升見人識物情物解人意而無事乎奔走追逐之勞也衆之爲魚則自寡而變多也旐之爲旟則自小而變大也此因牧事有成而及乎年穀之豐登人民之蕃庶皆頌禱之辭也　解頤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

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豐年富庶之兆見於牧人而其理明於大卜此人之所以有夢夢之所以有占夫牧人之夢初爲衆而後乃是魚初爲旐而後乃是旟變化顛倒彼知其爲衆爲魚而已知其爲旐爲旟而已其兆如此孰吉孰凶不可得而知也大卜之官以理推之則人不如魚之多旐所統不如旟所統之衆故夢人乃是魚則爲豐年旐乃是旟則爲人衆此可推而知者也用上篇占夢之說言人精神與天地相爲流通晝之所爲夜之所夢吉凶善惡各以類至此人之所以有夢是以先王建官設屬使之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此夢之所以有占也講中須推明所占之理要說道理明白不迂不怪方可　主意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執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此章言由古人有經闢之勞是以今日有收成之富由倉廩有收成之富是以宗廟有饗祀之豐是以吾君獲福祿之大蓋力於農事所以致其勤也以奉宗廟所以致其孝也惟勤故致力於民者盡惟孝故致力於神者詳此古之賢公卿所以爲不可及也　解頤

地闢於古而有以肇力農之功故利成於已而得以獲奉祭之福既推經闢之難而知祿食有其自復因收成之厚而使祀事獲乎福此其爲公卿治農事以祭宗廟而詩人述之也夫周禮以農事爲重故其公卿之有田祿者皆力於農而或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或以奉宗廟之祭詩人莫不述之以紀

其盛焉蓋宗廟者已之所自出而福我後人者亦宗廟之靈所不能忘情也然非古人有以任夫開闢之勞則樹藝之力無所施在已無以脩其奉先思孝之誠則感通之休何以致詩人播之歌詠而紀述之詳者非徒以食祿之人祭則受福爲可美正以食田祿而力於農且不忘夫報本反始之念茲其爲可美而紀述之也　矜式

此詩人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故言此蕨薪之地有抽除其棘者古人何乃爲此事乎蓋將使我於此藝黍稷也故我之黍稷既盛倉庾既實則爲饗祀妥侑而介大福也須重作自昔何爲一句見前乎此而抽除其棘而得以耕者古人之賜今日得以備禮祭祀而受福者亦古人之賜可得而忘者耶此皆忠厚不忘本之意藹然見於言辭之表此盛時之風俗故先儒以爲豳雅者此也蓋治地本於古而得以力乎農故備物奉其先而得以受其福見得治地而耕耕而備物備物而祭祭而受福皆古人之賜從隆古盛時風俗淳厚上說見得風俗之美與九月之詩所詠相似發歸功於古人之治地然後得以種黍稷黍稷收成之多然後得以供祭祀祭祀備然後得以受大福蓋祭祀之禮以黍稷爲重謂之我者所以見其拳拳以農爲已責也謂之以者所以見拳拳於祭饗之用也　旨要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濟濟蹌蹌謂凡與祭之人皆有容儀也絜爾牛羊未祭則在滌而芻之方祭則毛以告純血以告殺之類皆是也自黍稷

成而爲酒醴至其爲祭乃烝嘗之時矣先烝而後嘗先其盛者且趁韻也或有解剝其皮者或有亨而熟之者或有肆而陳之者或有將而進之者各有其人即此濟濟蹌蹌之衆也祊廟門內也凡祭祼鬯則求諸陰燔燋則求諸陽索祭祝于祊則求諸陰陽之間蓋魂無不之神無不在求之之備如此此祀事之所以明也先祖是皇若有以見其大且有以見其尊神保是饗既饗其誠意又饗其飲食即神具醉止之意也

此孝孫之所以有慶也　解頤

濟濟蹌蹌有容儀也絜爾牛羊以備物備物而祝祭于祊祭祀禮行祀事孔明言甚備也先祖則皇大之神保則歆饗之神明格也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總言福壽之遠也蓋儀物備而祭祀之禮爲甚明則神明格而福壽之祉爲甚

遠言辭雖多不越于祭則受福而已只上本下放做但其中要節節發明結用呂氏之說亦佳長題但挑剔則明白不受纏繞便是佳作　發揮

上股是純誠獻饗之勤下股是感德感通之應濟濟蹌蹌絜爾牛羊此誠之著也於是以往烝嘗或剥之或亨之或肆之或將之又不知神之所在而使祝祭于祊以求之蓋無適而不用其誠也惟其祀事孔明禮之備也是乃先祖之所皇神保之所饗而神明感通之餘自有和氣流通之理此孝孫之所以有慶報之以大福而萬壽之所以無疆也　斷法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執爨踖踖對君婦莫莫言之踖踖敬也賤者能敬則貴者可

知矣莫莫亦敬也在內者能敬在外者又可知矣爲俎孔碩對爲豆孔庶言之俎所以載牲體主於肥腯故曰碩豆所以盛內羞主於多品故曰庶或燔或炙對爲賓爲客言之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則燔炙即此從獻之物而賓客即此從獻之人也其曰爲賓爲客謂筵而戒之使助祭者而非泛然賓客之謂也獻尸既畢而後有獻有酢有酬有旅則少長和勸交錯以徧而禮將終矣而禮儀則無一之不合於度笑語則無一之不得其宜言自始至終皆盡善也於是神保來格而報之以介福言其福之盛大也酢之以萬壽言其福之悠久也　解頤

詩人述奉祭而飲者無不盡其敬復述神明之至而獲福壽之應也夫即俎豆之盛而觀奉祭者盡其敬於始又即獻酬之厭而觀與飲者盡其敬於終合始終而一於敬則神明來格而福壽自來應矣　神保之義祖考之神降而安於尸之身則當說神明之來若說公尸之來而報以福恐未當　發式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禮行既久而式禮莫愆此不以筋力之竭而怠其誠也故神之報之者各從其類矣　主意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既成禮而神之饗其祭者若有見既徹祭而人之與於燕者先所親此詩人述公卿之敬宗廟與推恩骨肉者然也當祀事告成之際而若見夫神明降饗之真非誠敬之至者不

能也當俎豆告徹之餘而獨厚夫親親燕飲之禮又恩愛之所以爲至也詩人叙述之詳者所以見盛時公卿之交於神人各盡其道而已　兩股平作　幹式

此題以禮樂神人四字爲之綱則目雖多而不紊矣蓋祭畢而致詳於禮樂之用者無或遺而致敬於神人之間者無不盡却要見是祭畢時事祭畢之時如此則臨祭之初可知擬

聽命於禮畢之時尤盡送神之誠致謹於徹禮之際尤備親親之燕此交神明之終速羣下之始也事神之禮既畢親親之禮方行其中形容莫不有序如此　主意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惟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祭畢而燕者將以安乎繼至之休故與其燕者既美其祭祀

之獲福復願其祭祀之無窮神人和悅而福祉迎長固與燕者之所樂言也祭盡其誠而傳之不替尤與燕者之所深願也此祭畢之燕所以爲安後福而非徒然也神明感通而使主祭者獲乎壽此特今日之可美而燕禮之所由以講也祭祀盡誠而繼承之者愈傳愈久則無窮之感有是祭則有是燕矣此其祭於廟而燕於寢所以爲將受後福而安之與燕者之誇美祝願即安後福之實也　矜式

此亦祭畢之事宗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故祭畢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且祭時已受福矣故以燕爲將受後福而綏之也以下皆與燕者之慶辭蓋祝頌之言也樂作於既祭之後而神明降福於方來者爲甚安禮行於將燕之初而人心願頌於方來者爲甚

遠使君壽考維其盡之頌願於今日者也子子孫孫勿替引之頌願於後日者也若牽強作實說則非詩意矣須形容一時禮節相愛相與氣象見得風俗之美如此　發揮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此詩首章言地利之盡也此南山之下有神禹以甸治之於前若彼其可信也有曾孫以耕治之於後又若此其墾闢也於是而疆之理之使之爲畛爲塗爲邱爲甸則所以順地勢之所宜也使之爲溝爲洫爲澮爲川則所以順水勢之所宜也　解頤

地勢開於前聖而得以享其利故地勢成於一已而有以順其宜墾闢者前聖之功經畫者後人之責此公卿食天祿者推本之確而自任之詳也當初非賴禹功則懷襄之患未平墾闢之利誰致雖欲田於此不可得也及至平成有賴疆場漸開則地勢不同水勢亦異非在我有以順其宜而區畫之則有負於大禹墾闢之功矣詩人叙述之意與楚茨同彼雖泛言自昔而其辭婉此則直指大禹而其辭確然其不忘禹之功而不怠己之責則一而已　矜式

地治於古而成於今則順其宜而定其制者已之責也古人開我已成之利而我乃不能以順成之其可乎哉曾孫主祭者之稱中間須發明此詩爲述公卿有田祿者奉宗廟之祭首章總叙其所以奉此祭者由其有此田也　斷法

此詩大指與楚茨略同此章即其篇首四句之意言信彼南山者乃昔大禹之甸治者也惟大禹有以施平治之功故其原隰有畇畇墾闢之美而我曾孫得以田之而施疆理隴畝

之事蓋不忘乎禹功也須重作維禹甸之一句見得南山由禹甸治而其下有原隰之畇畇耕治之事皆蒙甸治之功而有也地勢廣而前聖有以施平治之功故地利美而後人有以施耕治之事作可引楚茨首章見得不忘本之意作楚茨亦可引此章更是切實　發揮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二章言天時之和也雪爲豐年之兆冬將雪則雲一色雪乃雰雰而下至春又益之以霢霂之小雨既優而多既渥而洽既霑而潤既足而豐故能生我百穀也　解頤

疆場翼翼黍稷或或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三章言人事之善也田以井制其疆場翼翼然整齊其黍稷或

或或然茂盛皆曾孫之積也於以爲酒則三酒五齊之無不備於以爲食則潔粢豐盛之無不宜於以奉尸則可以妥侑於以畀賓則可以獻酬於是而神降之福使之壽考萬年也

解頤

地利既盛而禮足以奉神則宜其獲壽考之福矣傳言陰陽和萬物遂是通上章言之也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祐

四章言民心之悅豫也農民於田中作廬以便田事於畔上種瓜瓜熟獻之於君俾剝而削治之菹而淹漬之以祭祀而獻皇祖令君得壽考之福也

中田有廬所以便民事疆場有瓜所以盡地利是雖無與祭祀之事然瓜成而薦于宗廟亦以得壽考之福此宗廟有薦

新之禮所以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豈不足以獲乎福哉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苾苾芬芬即清酒騂牡之馨香上達也上股是品物陳而盡求神之義下股是禮物備而獲奉祀之休奉祭而禮物之無遺則有以尊乎前人而獲感通之休矣惟達求諸陰陽之義者能之古人交於神明者有其道鬱鬯灌地所以求神於陰迎牲告殺而升臭所以求神於陽合陰陽而求之神其不感格者乎是宜馨香既薦之餘即有福壽來應之兆禮之備而後人之所尊乎前人者無愧矣詩人叙述之詳者因所以交神明之道又所以著神明之應　矜式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歲取十千言其賦斂之常也食我農人言其周給之仁也今適南畝言其巡省之勤也烝我髦士言其勸相之備也　解頤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

地雖大而取之有制粟雖多而散之合宜其豐年之所從來者久矣夫天時之豐歉生民之休戚係焉古人定田里之制酌斂散之宜無非盡心於人事以助天時之不及以補生民之不足此盛時事也公卿之有田祿者於此大田歲取十千之入以爲祿食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散其陳粟食我農夫蓋以自古有年故其陳陳相因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有序而合宜是以粟雖多而無紅腐之患噫取不過於取也與

不輕於與也人事常盡民生常足天時常豐盛時之氣象何如哉　旨要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上五句言報成之祭下五句言祈年之祭齊明犧羊禮之盛也禮以備物故於報成之祭言之琴瑟擊鼓樂之盛也樂以達和故於祈年之祭言之上言方社而不及田祖因方社以見田祖也下言田祖而不及方社舉田祖以見方社也上言農夫之慶歸其功於民也下言穀我士女溥其惠於下也解頤

上見奉物以致報於神故以田之善爲農人福慶所以歸功於農即所以歸功於神也下是作樂以致祈於神故欲甘雨大稔黍以養其民人施己之惠即所以溥神之惠也惟其致

報故必歸其功惟其致祈故必溥其惠詩人叙述之辭固各有旨也其於方社獨言奉物者報成之時所尚者品物之豐蠡盛牛羊之備莫非稼穡善成之致也於田祖獨言作樂者禱祈之際所尚者音樂之和感通之餘自有和氣流通之應也於方社未必不用樂於田祖未必不用物詩人叙述之辭從其所尚言之要亦互文也　矜式

此詩乃述公卿有田禄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樂非公卿奉祭之詩上股是述其致禮以事神之敬而即效以報農之勤下股是述其作樂以感神之和而致利以養民之厚亦猶上篇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致力於神者詳之意蓋先儒謂此爲豳雅故與豳風相似如取彼狐狸爲公子裘言私其豵獻豜于公下之厚乎上也此章農夫之慶敦我士女

上之厚乎下也可以發明　發揮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言其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曾孫之來以省耕爲職者也田畯之至以勸農爲職者也以其婦子饁彼南畝言其力之齊也攘其左右嘗其旨否言其情之親也禾易長畝終善且有言其效之著也於田畯曰喜於曾孫曰不怒互文以見意也田畯見之而喜曾孫見之而不怒則農夫益以敏于其事矣謂不待督趣而自勤也　解順

古人之省耕也既覩人力協而上下極相親之情復因地利盛而上下極相悦之美詩人叙述之詳者亦以人心協和之宜乃地利遂收成之兆而省耕所以重農也此題要發明上下和協意夫以公卿之尊親隴畝之上所以省夫人之勤惰察夫利之成否何如耳斯時偕至者有來饁之婦子一家之情和協也至喜者有督勸之田畯司稼之官相協也乃取其所饁而嘗之殆不自知其扞格乖戾之患不萌而上下之相親爲甚至矣及驗於物未治而竟畝如一人力之盡也即今日生植之榮知他日收成之厚天賜與人力相符也於是省耕者不怒而農夫益敏於事又不自知其煩苛急逼之患不作而上下相悦若是矣却要見詩人叙述之辭　矜式

農力齊而致上下之相親地利美而致上下之相勸蓋曾孫之來適見農夫之婦子來饁耘者可見人力之齊矣於是與之偕至其所而田畯亦至而喜之遂至於嘗其旨否見其相親相愛之甚又見禾之易治竟畝如一知其終善且有可見地利之美矣此曾孫不怒而農夫益敏於其事是曾孫不怒以勸之而農夫益自勸矣夫勸勞之道不徒在於督責之嚴憧然有情以相接溫然有言以相告則任火耕水耨之勞者不待督責而自勤矣此等風俗信非豳俗不能也　發揮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知美利之歸于上既覩乎至厚之儲當知美利之賴於農宜報以無窮之福夫以收成之厚而必圖所以儲之者固知農力之爲重矣是宜歸美於農而所以報之者極其厚也人情視其所施以爲重則致其所報者亦不嫌或過於重農之利本非輕也而收成既多之際凡所以運輸而儲峙之者必兼爲之圖而不致狼戾之失則其視之尤重矣此所以歸美於農而欲萬壽之福報之萬壽本祝君者也惟農夫能致萬年

無窮之利故惟農夫得享萬年之休視所施以爲報而貴賤故不嫌於同辭也亦須見詩人叙述之意盛時之氣象蓋非後世食其利而忘其報者比也　矜式

天下之大利既出於吾農則天下之大福當歸於吾農矣夫有天下之大利者當享天下之大福是故農者天下之大壽者天下之大福也養民之大利自吾農而興則久生之大福當以報之吾農矣此盛時渾厚之風俗也後世視農之賤不啻如草芥而萬壽惟以祝之於一人視古昔盛時爲何如哉上篇介福萬壽則祝之於其上此篇萬壽無疆則祝之於其下見上下之相愛如此非幽俗能若是哉　發揮

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養生之利既賴於農則久生之福宜祝於農矣夫愛其人未有不願其壽者也民之所以生者皆吾農之功則安得不以久生之福爲吾農報哉福之大者莫大於壽萬壽無疆本臣庶之祝於君者今田祿之公卿舉以爲農夫之祝何哉蓋施之厚者則其爲報者必不薄惟黍稷稻粱之皆具而後民食國本之有餘則是民之所以爲民國之所以爲國皆賴農夫之慶而得之農夫之所施若此其爲報當何如也知資於農者有大功則知祝於農也非溢美矣　主意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大田多稼總言其事以發端也既種既戒善其備於往歲也既備乃事致其力於今歲也以我覃耜利其器也俶載南畝耕之勤也播厥百穀種之時也既庭且碩生之盛也凡此皆以順曾孫之所欲也此言其處已之勤而事上之忠也　解頤

周之農汲汲然於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而遂致耕之勤種之時者固以田畝之廣而欲致生意之茂盛也實以生意茂盛而后足以順有田祿者之所欲也發明公卿以地利之盛歸功於農而農夫欲地利之盛以順其上上下之間交相忠愛盛時之氣象如此詩人所以叙述之也　矜式

地之廣者其利博惟事之預備而盡乎已之力故物之盛美而順乎上之心提出大田多稼一句見得用力當如此此預備於先時而後從事於此地則地利無不盛而遂曾孫之心矣　田大而種多則其事重故必有預備之功然後禾稼遂其生而有以順君上之欲此見其預備之素耕種之勤而上之人其有不悅者乎茍其鹵莽滅裂則豈能致耕稼之美而亦不能以悅於上矣　旨要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既庭且碩言其初長時也既方既皁言其初實時也既堅既好言其初熟時也不稂不莠去其害苗之草也去螟螣蟊賊去其害苗之蟲也禾之穉者尤當有以愛護之無害我田穉盡其力於己也秉畀炎火求其助於神也　解頤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上章言苗已盛矣害已除矣人力至而神惠昭矣所少者雨露之澤耳有渰萋萋雲之盛也興雨祁祁雨之徐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後私也穉也穧也秉也穗也本無異義詩

人特致意於彼此二字以深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若曰彼處之田若是其遺棄此處之田亦若是其遺棄田雖不同而其禾之富有則一也彼人之心若是其忠厚此人之心亦若是其忠厚人雖不同而其心之惻怛則一也先公後私尊君之義也以美補不足及衆之仁也蓋仁義之道上之人既以是而爲教下之人復習是以成俗此周之盛時所以爲不可及也　解頤

靚天澤之可期則先乎君而後乎己致地利之有餘則足乎己而及乎人古之良農期天澤之降而惟欲蒙其君格天之餘惠致地利之成而又推其餘惠以及於窮民尊君之義著而及人之仁廣矣天之澤物本無彼此先後之間也心乎尊君者必推其爲君德之感而冀怙其餘惠焉收成之利在我

而不在人也豐成有餘而不盡取者方與繇寡共之而足以爲不費之惠焉此惟盛時之良農能如此詩人設爲其詞而誘道之此是雙關說畧重上股則云上天之澤既均則地利之成必厚在我既蒙君之澤而致收成之利矣則有餘足以周窮民者即人君之德亦上天之惠也　矜式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雲興而有渰萋萋然而愈盛矣誠願其興雨祁祁然以緩而及物乃物之利也然是雨也尤願先雨我公田然後及我之私田雖雨無先公後私之理而愛君之深其情之真願其如此也　旨要

有渰萋萋布滿之意則是不分公田與私田矣人言其如此此見古人尊君戴上不忘本之意　斷法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因省斂之至而能恊於用力以慰農官之情復因省斂之至而遂美其盡誠以獲乎祀事之福公卿之省斂固將以勉勞乎人也又將以賽禱乎神也爲農夫者既自言其恊力務農之勤遂致願其奉祭受福之盛愛上之厚固如此甫田乃詩人述公卿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故言其省耕至於田畝之上而上下之情相與和恊而地利之收成可期也此詩則設爲農人之詞故言其因省斂之至既自勉於用力而無待於督責之煩復致美其奉祭而遂獲感通之福合二詩並觀而盛時上下之交相倚賴者可見矣　矜式

此是民心之愛其上既喜其來而敏於農事尤因祭祀而願

其獲福相率以趨事者所以致其事上之勤而願其祭祀之獲福者又見其愛上之無已也　主意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此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而論侯美天子之辭洛邑居天下之中今天子至洛邑而會諸侯所謂中天下而朝諸侯之事此其福之如茨也服此韎韐之服以作六師則武備脩於閒暇之時皆所以爲福也王者中天下以朝諸侯御戎服以脩武事此福之所以爲盛也此必宣王中興之詩其中要形容一時氣象之盛蓋洛水泱泱之盛地勢之美也諸侯來會人心之合也以作六師武備之脩也　即所會之地致美夫王者福祿之大因所御之服致美夫王者武備之脩詩人之意若曰洛邑居天下之中今瞻洛水之泱泱吾君至此

朝會之時也是宜其福祿之如汝者矣吾君會諸侯于此豈徒然哉御彘豁之服有奭然而光華由是以作六師則武備之脩要皆所以爲福也然則會諸侯于天下之中脩戎服以爲脩武之事王者之福孰有大於此哉　發揮

地以人而盛者久矣諸侯來朝于東都夫泱泱之洛水吾君至止福祿如汝庶幾君之福與洛之水同一源深流長之盛然而福祿之既盛則怠荒之易萌苟恃其爲天之所厚而無振作講武之規則優游逸樂日流於怠惰豈所以爲御天下之道哉　旨要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洛之爲水泱泱其流地利之豐潤爲何如君子之至於此也因朝覲而一人心秉大權而御皇極福祿之所以既同也地

利人和相爲輝映一時之氣象盛矣然人心之合於一時者易而國祚之安於無窮者難撫今日之利澤思異日之基圖蓋不忘規戒之美也君身有萬年之壽而後能保國家萬年之基此福祿之權有隆而無替有聚而無散而地利之盛可常輝耀乎赤芾金舄之儀也不然邦國之不保則地利之深廣適足以滋多感而已曾福祿之可聚哉　斷法

即會朝之地而知人君有以合人心之和因祝頌之誠而欲人君有以永王業之盛此諸侯美不忘規之意也人心之合於一時者易王業之永於無窮者難會朝得其地而福祿萃於侯邦內向之時信可美也君身獲乎壽而家邦固於統御無窮之日得不尤可美乎福祿既同只是就朝覲而人心歸向上說來保之一字有凜然不可不持守之意蓋頌美中之

規警者也　矜式

洛爲天下之中天子爲天下之主水之深廣洛之盛也福祿之厚戎事之肅天子之盛也西周之盛王自鎬京而會諸侯於此何其盛歟諸侯見洛水而頌美之其心已係屬矣覲天子而頌美之其心之係屬爲何如哉重在君子至止　水有無窮之勢國有無窮之休此祝君者之至願也臣子之祝君願之以久安長治之福每寓之於寬譬博喻之中今建都於洛其水泱泱於是即之以詠願吾君享既同之福祿保萬年之家邦與泱泱者相與無窮焉臣子之情於是爲至　天下之爲水何限而詩人獨歌於洛水之深廣正以天子之來諸侯畢會而福祿無一之不聚洛水氣象於是增重矣　旨要

諸侯之美天子因地利之盛而美其福祿之聚尤祝其壽而

願其保國於永久此可見其愛君之心無已也　主意

總論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言其形勢之壯盛也君子至止福祿如汝言其福祥之厚集也彘豁有奭以作六師言其人心之翕聚也形勢之壯盛得乎地也福祥之厚集得乎天也人心之翕聚得乎人也此周之王業所以有泰山之安磐石之固也周人尚文其奭也必趨於弱故周公戒成王曰詰爾戎兵畢公戒康王曰張皇六師皆欲其振厲奮發以聳萬民之觀瞻一四方之趨向也此詩言天子至洛水之上親御戎服以起六師則必於此乎朝會於此乎田獵脩戎備於閒暇之時講武事於燕安之日據地利以合人心遵國典以承天意使斯民睹車馬之盛而知國勢之尊安見旂常之美而知王靈之赫奕是固福祿之所由聚邦國之所由安也夷厲而

下王室偷安人心渙散朝事之不脩武事之不講姬轍既東而天下無復中興之望矣顧洛水之洪洪寧不重爲之有感乎　解頤

棠棠者華其葉湑矣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名實相應此諸侯之可嘉而天子之所悅也彼棠棠之華其葉亦盛也而可名浮其實乎名浮其實則非人之所悅矣彼棠棠之華葉何俱盛耶宜詩人託興於此而歌詠之也蓋諸侯之來朝天子之心固已嘉美之矣及其一見於來朝之頃因其德容之盛天子之心爲之傾寫而知其名譽可長保也此天子美諸侯蓋以答瞻彼洛矣之詩雖興題只得提出華葉說但要輕鬆爲佳　旨要

觀棠棠草木之華華既美盛而其葉湑然而茂美何其盛也我今見朝會之諸侯則我心寫兮我既悅於見之則彼亦有譽處矣亦一時會遇之盛也　莫盛於草木之生意亦莫盛於君臣之會遇凡與有無比者有不無比者不可一句比一句不必貫串各自爲說却要隱然相關　斷法

棠棠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芸黃盛也章文章也凡威儀文辭見於外者皆是所謂英華發外也慶福慶也歸國而封疆寧謐人物阜安者皆是非止乎一身之福慶也天子得諸侯於一見之間知英華發外之不虛則知其福慶之足有安得不以棠棠之盛起興以美之貴在章慶上發越又貴關合有情　旨要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觀賢侯才全德備而用無不周當觀賢侯積中發外而體無不具內外相符才德交濟此其用之所以不拘於一偏而體之所存固充積之無所虧也天子美諸侯而稱其才德者如此蓋知其非飾於外而虛其內者比也才全德備即所以爲積中發外惟德之存於中者備故才之應於外者全德其體而才其用也　上股主言用下股主言體兩股交著其意正相足　矜式

君子於用無不周由其體無不具也王者于見諸侯之頃而知其體用之無不備者左之無所不宜右之無所不有非用之周歟惟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中之所有非體之具歟上四句主才言下二句主德言諸侯才全德

備施之於左且無所不宜施之於右自無所不有矣左之宜者惟君子而後宜右之有者惟君子而後有亦惟宜於左而後能有於右也然有者才德之蘊於內者也似者才德之形於外者也惟其中無不有所以施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若胷中之蘊或有所短長則設施措置亦與其中相似矣觀古人之才全德備惟觀其左右之俱順而內外之相符也

才全者無偏長德備者無外飾此君子所以不可及也夫優於左者或不足於右務于外者或不本於中今君子左之左之而無不宜右之右之而無不有固可見其才之全矣惟其有諸中也是以見於外無不似其中之所有又豈不見其德之備乎使其左右之或偏而中外之少異則亦不足爲才全德備之君子矣　旨要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物之適其意者有以著其文臣之適其意者有以膺乎福此天子之燕諸侯宜其即物起興以爲樂歌也桑扈而交交者物之適也則有鶯然之文章焉君子而樂胥者臣之適也則有以受天之福祜焉美暢于中必形於外況文章之著見福祜之盛美焉往而非中心之暢適者爲之哉　矜式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此物情順適之美也君子樂胥萬邦之屏此因賢侯燕飲之歡洽而願其足以爲列國之倚賴也之屏之翰百辟爲憲此人心歸仰之同也不戢不難受福不那此又賢侯儀容之嚴飭而頌其足以膺福祉於咸大也歡洽

與嚴飭正相反故當燕飲歡洽之餘而致侯邦依賴之願然當人心歸仰之日而無嚴厲自飭之誠則何以爲享有多福之基而人心之歸仰者孤矣是則頌禱之中規儆寓焉此古者君臣相與之際所以爲盛賢侯得君而有和悅之美固列國之所依賴矣然其足以衛侯國而且爲之儀刑要必自致其欽飭而獲乎福者也此天子於燕飲之際既託物情之自適者以導其願望之詞復即侯邦之取法者以申其規戒之意　矜式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功愈大而心愈小此諸侯之所以受福也夫功之大者每易以自矜今咸時諸侯萬邦以爲之屏翰百辟以爲之憲法然其心未嘗不欽戢未嘗不重慎則其受福之多者豈不宜乎

矜式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兕觥其求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賢臣於侯邦倚賴儀刑之時而不忘欽柬謹飭之意此固足以膺至厚之福若其於君臣燕饗之際而尤存嚴敬之心則盛大之福自來相求矣謂之受福則我足以膺受此福謂之來求則福自我求語意自有抑揚夫侯邦依之以爲安又取之以爲法而方且不敢肆不怠忽此其膺受乎多福者宜矣至於燕飲則此心易至縱弛時於此而能謹其交際之儀舉無傲慢之失殆見我無求福之情而福有求我之應矣乃人君頌禱其臣之深意蓋頌禱之中規戒寓焉　矜式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臣之於君當燕飲之際雖君恩之至矣釋君臣之嚴敬樂賓主之獻酬而爲臣者又能盡其敬君之意當兕觥旨酒之時而交際之間能不怠慢則我雖不求福而福反來求於我矣蓋君臣以敬爲主能盡其敬乃得福之道也　古人行燕饗之懽而不失交際之敬則福有集于其身矣　主意

有頒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酒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言所載弁而與燕者非他人也乃兄弟也故即蔦蘿之施松柏以比縕綿依附之意則未見而憂既見而喜自有不能已者蓋作得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意出句雖多而自不走漏矣

旨要

賦物之飾身者以爲興而知天倫親厚之分即物之相依者

以爲喻而知天倫親厚之情此燕兄弟親戚之詩然也人惟知親疎之分而不使常人或混於天倫之義則其親密之情自不容已而此心之欣戚固非有所矯拂也詩人作爲燕饗之詩賦其儀以起興而猶以爲未足復託生物之纏綿依附以爲比焉所以明天倫之分而著其情者婉矣詩三百獨此詩每章具賦比興三體蓋兄弟親戚在人爲至重不知親疎之分而使相遠背遂至睽違者人之通患也詩人於燕饗之際而聲詩作焉宜其委曲反覆賦以陳其事興以動其機比以喻其理使人揄揚歌詠之餘既不混於親疎之分復能篤其親厚之情則其興於詩也豈淺乎哉　弁式

有頒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推親親之恩由兄弟以及甥舅亦其親疎之殺也前二章言蔦蘿施于木上以比纏綿依附之意此一章以雪之先集維霰以比老至而將死之驗方其纏綿固欲相依以永久也既而自知老之將至則亦豈能以久哉惟當樂飲以盡今夕之歡耳蓋君子之於兄弟親戚其相與之情無窮而相見之日有限以無窮之情乘有限之日則其飲食聚會亦真情之所不能已也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此與唐風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辭指畧同而意則異彼欲及時以自娛樂此欲及時以相親愛也　解頤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首章言思孌季女則男往女家而親迎也曰德音來括則女至男家而成室也曰式燕且喜則既至而燕飲以相喜樂也正小雅以鹿鳴以燕羣臣有常棣以燕兄弟有伐木以燕朋友而獨於夫婦缺焉則此詩雖燕樂新昏之詩其亦昏禮上下通用之樂也歟　解頤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於六義屬興而斷章取義則於行道進德之喻尤爲切至蓋知高山之可仰則知聖德之可慕矣知景行之可行則知大道之可由矣由聖人之道以求至聖人之所止則所謂至善不外是矣然則仁之不如堯也孝之不如舜也學之不如孔子也猶陟高山而不至其巔行大道而不達乎國都也是即所謂半塗而廢也豈不惜哉　解頤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遵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

鐘鼓既設舉酲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因射而飲者始焉以飲而習夫恭敬之容終焉以射而寓夫賞罰之制故其禮儀嚴飭於方燕之際而禮節雍容於將射之時以此而飲必不至有過矣此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故於未射而飲則著其禮儀之嚴飭於既飲而射則著其禮節之雍容使飲者知措其身於禮儀禮節之中雖飲而無過矣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此武公所謂初筵而禮儀嚴飭飲者齊一時也既安賓然後改賦以避射既旅然後張侯及弓既偶然後拾發求勝以爵不勝此武公所謂設鐘鼓舉酬爵而禮節雍容各心競以免罰時也武公習於禮而形於言其悔過之意深矣　弁式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禮樂俱備人神交歡此因祭而飲者之初然也樂和而禮備則神心和悅而福加於人矣此人心所以歡悅而獻酬盡其美也古人未有無故而飲者故或因射而飲因祭而飲此言因祭而飲者飲在祭後蓋祭所以交神也故必神心歡悅而福澤流通於祭祀之餘然後人心歡悅而獻酬交錯於燕飲之際要其交於神者亦在禮樂之盛而已神心以禮樂而致其和人心以禮樂而同其和神人協和而禮樂之盛可觀焉此皆其始時然也故言因祭而飲者必於此而觀之　矜式古人因祭而飲者必禮樂之備有以感乎神而上下之間有

以遂其樂古人非祭不飲而其飲也又必有許多禮文而後飲則無失德可知　主意

此章因祭而飲上言祭祀禮樂之盛而神錫爾福爾指主祭者而言次言飲時子孫各奏爾能爾指子孫而言賓與室人酌康爵而奏爾時爾又指主人也　盛樂所以備舉者正以成禮爲祭祀而舉也樂之作也有持籥而舞者有吹笙者有奏鼓者樂之器不一樂之奏無不和可謂盛矣然是樂非無故而奏也爲行祭祀之禮而奏也禮亟進者所以衎烈祖於百禮之衆無所不洽禮備而樂亦備若非嚴奉先之禮而徒奏衆樂以爲誇豈知禮樂之本者乎　旨要

總論　因射而飲者飲在射先因祭而飲者飲在祭後飲在射先者方有事於射其容體欲比於禮其節奏欲比於樂固不暇於醉也飲在祭後者禮行既久其筋力已竭其志氣少舒若可以醉矣而獻酬交酢之際禮儀欲無一之不合於度笑語欲無一之不得其宜則亦豈暇於醉哉噫禮莫大於射因射而飲者其禮儀之備如此尤莫重於祭因祭而飲者其禮樂之盛又如此則不惟不暇醉而亦不敢醉矣此古人之飲所以無過舉歟　解顧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天子之分甚尊而其接諸侯之情甚親鎬京之勢至重而以一王之尊臨之王之所在惟在於鎬至尊至嚴之分孰敢不知所敬而其所以待諸侯者乃相與飲酒而不憚於自屈樂豈而必極於相歡上下之分定而上下之情通茲所以爲盛

時也　旨要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袞及黼

予之以車馬所以爲之乘予之以袞黼所以爲之衣其禮亦已厚矣而猶以爲薄者蓋以車馬衣服之錫自先王以來所以懷諸侯者如此吾遵而行之非能有加於常禮之外也則其歉然不自足之意可見矣　解顧

興題雖不可一句對一句說然此則其有意義者人之采菽既盛之以筐又盛之以筥此取物之勤如此蓋惟恐取之不盡其術也君之賜臣既將之以物又重之以誠此待下之厚如此蓋惟恐待之不盡其情也如此作則庶幾不失朱傳好之無已意猶以爲薄之意　斷法

人之於采菽也采而又采既筐之又筥之展轉用力之意詩人觀此以興諸侯來朝吾將何以予之雖無所予已有路車乘馬矣然未足以盡吾情也又將何以予之元袞及黼必錫之命服而後已因采菽再三之意興吾錫予諸侯不盡之情旨要

取物必備其器知寵賚必厚其恩又申言其所賜者禮雖厚而意猶以爲薄也賚予之制有常度而寵賜之意無終窮此賢君愛其臣之至也　羚式

此詩以采菽起興蓋菽者五穀之一物之有用者也惟其有用也故筐以貯之筐未盡也而又筥以貯之筐之筥之未見其有餘也君子來朝諸侯之有禮者也惟其有禮也其予之者有路車乘馬矣車馬不足也又有元袞及黼之賜若有所

不足也蓋物之可用者多積不見其有餘臣之有禮者厚與猶以爲不足觀諸取物而知待下之道此詩人託興之意也
主意

戚沛樞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驟駪駪君子所屆

諸侯之來朝有旂焉所以昭其明也有和鸞焉所以昭其聲也有車焉馬所以昭其物也故觀其旂之淠淠而有以知其德之著聽其鸞聲之嘒嘒而有以知其德之和觀其載驟駪駪而有以知其德之稱然則雖不言德而其德之令亦可想矣此所以爲天子之所予也歟　解頤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禄申之

禮以齋遬爲敬彼交匪敖則萬福之所求彼交匪紓則天子之所予天子之所予即福禄之所申也　解頤

賢侯朝覲之儀爲甚嚴故賢王寵賚之恩爲甚盛稱道之至者眷愛之深也天子所予是總說天子命之與福禄申之即所以爲予也惟事君之嚴飭者乃可以得君惟得君之寵眷者乃足以獲福樂只君子與南山有臺樂只君子皆稱頌之詞　羚式

此章言諸侯之見天子極其嚴敬之容而又極其和易之德故爲天子之所予而申之以福禄嚴敬者所以得君和易者所以獲福重言之者所以樂美之　主意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柞則有枝枝則有葉葉以託枝枝以衛幹上下相承而根本堅固宜也天子必有諸侯諸侯必有左右諸侯以衛天子左右以衛諸侯上下相承而福禄厚集亦宜也　解頤

物盛則枝葉亦盛德盛則其功與福亦盛矣人心歸附之者亦爲得而不盛哉和易之德自足以安邦而獲福又足以致人心之樂從故詩人兩以君子稱之　主意

託植物之盛以爲興既言賢侯足以鎮王國而膺乎福又言賢侯有以合羣臣而尊乎君　羚式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禄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楊舟本汎汎也得紼纚以維之則有所止矣諸侯本難齊也天子揆度其心而厚之以福禄則于于然而來無所勉强矣

紼纚所以維舟度其心而厚之以福禄所以懷來諸侯天子葵之輔氏以爲度其心而能知其底蘊則所謂底蘊者即忠君愛上而無所勉強之心也既葵揆之又嘆美之此上下之情所以相與而相厚也　矜式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物之威者惟天有以厚其澤人之勞者惟大臣有以悦其志人之遠行而爲徒役者孰無嗟怨之情哉苟非大臣有以慰悦其心則亦不能使之忘其勞矣故詩人以天之澤物者與之　主意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大臣治封國之事而徒役賴以成其功故水土平治而皆足以爲封國之利功成而能致君心之安矣　矜式

上章言治封國之事而臣職爲甚重下章言成封國之功而君心得以安宣王之封申伯如崧高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之類其事甚重而託之召伯召伯之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此可見召伯受封國之託而王之所賴者如此　主意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興託於物而見賢美其名之久故誠根於中而好賢蘊乎情之深詩人喜見賢者而託興以攄其情之詞則形於言矣顧陳其愛慕之情有言之所難既者亦以情苟出於誠則發於有言者淺而蘊於不言者深也凡人之情苟好慕不出於誠則矯拂於外而已一言之發而此情渙然不復存矣惟此心誠於好賢則交際之頃雖欲攄倾仰之素而遲留之久愈足以驗其悦慕之真此詩人喜見君子者上章之託興特以攄其仰慕之意下章復直陳其事以繼之所以著其悦慕之誠也　矜式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知好賢之心寓於無言之中當知好賢之心常存於既久之後好賢之心一也愛之而不以言者固足以見此心之真藏之而不能忘者尤足以見此心之篤彼有不知好賢者其能然邪其間固有心腹之相孚非徒言語以相悦然往往出於一時之企慕而無久遠之交情於是篤寖之未幾而闊踈之已甚又豈足以見其果能好賢者乎古之愛賢愛以心者既非謂告之虚交藏於心者又無忽忘之過行則此心之好賢也不獨好之之深而又且好之之久豈後世之爲賢者有始無終之比哉　矜式

新編詩義集說卷之二

新編詩義集說卷之三

廬陵後學孫昌編
門人華亭徐觀校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此章之意約言之而四句已足惟周公告戒其君言有盡而意無窮故反覆申言之其德之顯即於昭之謂也其命之時即維新之謂也其陟降在帝左右即文王在上之謂也然於昭以言其神而不顯又言其德何也蓋周家天命之新固本於文王之德尤本於文王之神其德之顯自其在人者言之也其神之昭自其在天者言之也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此其德之在人者然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此其神之在天者

然也文王生而其德昭著既足以膺天命之眷顧沒而其神之昭明尤足以基天命於悠久方其以德而受命文王固與天爲一也及昭明而在天尤可見其與天爲一矣惟其神之昭于天也故周之爲國雖舊而周之受命則新斯命也豈文王一人之命乃周家一代之命也其神之在天相與爲無窮則其命之在後嗣亦相與爲無窮文王之神即天之神也上帝之命即文王之命也上帝之陟降無一時而不監于人文王之陟降無一時而不同于帝則爲後王者豈可謂天之高高在上而不吾察文王之神杳冥恍惚而不吾知哉此章雖不言敬畏而不可不敬畏之意隱然已見於言外矣　解順

朱傳本旨以爲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斷章又言文王有顯德而上帝有成命以是推之則此題合以德字作一篇骨子上六句反覆以言顯德受命之符下兩句又推原以見盛德契天之妙有其德而有其神有此神而有此命始焉反覆嘆詠之者謂其神之所以昭著而致成命者此德也終焉推本而遡求之者見其神之所以親容而與天爲一者亦此德也　弊式

在上以神言不顯以德言而陟降又以神言　主意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國家之興皆聖人有以致之也聖人往矣而精神之在天者方昭昭然而得於對越此其德之盛爲何如哉周雖舊邦而天命維新要皆聖德之所致耳聖人之德下足以得乎民上足以合乎天則國家之受命宜矣　弊式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亹亹猶勉勉自聖人言之則純亦不已之謂也惟其德之不已故其令聞亦不已也惟其令聞之不已故天命之亦不已由其身以及其子由其子以及其孫而又及於無窮使其本宗百世而爲天子支庶百世而爲諸侯則可謂盛矣而又以爲有是君其可無是臣乎故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其傳世亦無不顯者焉此詩言不顯者三有周不顯自聖人言之也不顯亦世世之不顯自臣子言之也上章以德言此章以世言惟其德之顯是以其傳世亦顯也上章言文王之德之神此章以下專言德者周公告戒成王固欲其法先王之顯德保上天之顯命非但欲其求之窈冥恍惚而已也　解順

聖人德之不已而美譽無窮故天眷其後世之君臣亦無窮焉德不已而名譽不已於是天心之眷亦從而不已德之著

於外者不以存沒而有間故天之眷其後者亦不以人已而有殊也　主意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有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臣國家之興非偶然也以聖人而興一代豈惟子孫享其福羣臣後嗣亦從與享之故子孫皆賢固足以見聖人之澤而羣臣後嗣之皆賢至與國咸休者猶足以見聖人之澤詩人論文王孫子凡周之士真可謂君臣同福者歟　矜式

有文王之聖人作於前凡爲其孫爲其子者本支皆百世之遠蓋聖人之後宜垂裕於無窮矣下股又承文王字說來文王之興固能使文王孫子百世矣而凡周之士亦皆文王之臣也故亦與周匹休光顯盛大而百世其久焉　斷法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王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下章曰此承上章而言蓋以不顯亦世即繼之曰世之不顯則二章可合爲一題上章言文王德顯當時所以上帝數錫于周維文王孫子則爲天子諸侯周士亦得以傳世而匹休焉蓋由文王德澤之延而有傳世之美也下章言羣臣傳世顯而厥猶翼翼者當知在文王時已有功業之隆也聖德洽天而福澤遠被於君臣之世世臣謀國而功業已著於先王之時夫羣臣之傳世而顯其忠謀於累世者孰不本於聖人之德哉故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者亹亹令聞之源深而流長者也世之不顯厥猶翼翼以至于文王以寧者皆亹亹令聞之膏沃而光輝者也文王之德流傳蓋遠造就益深詩人既由古而驗於今復自今而證諸古蓋欲成王知所以君有天下而賢才之助皆本於文王焉　發揮

上股以君臣並言而必同本於文王盛德得天之悠久下股言臣不言君而必推世臣與國俱興蓋有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臣良相碩輔際時而興甚非偶然之故如楩楠杞梓必不產於培塿之上珪璋琬琰必不產於榛莽之中上天培植多士使林然並出於聖明之時由是其子孫繼之承之光明盛大固宜矣天之眷佑翼輔聖人之子孫若此則爲聖人之子孫繼聖人之統緒其君臣之間同休匹美益信其感而上天之眷聖德終無窮也聖德著於悠久則上天申其眷而後世之君臣同美矣故觀其世臣統業之

盛而必原夫先世功業之隆則賢才長育於興王之初尤足以見天眷之在聖人而君臣信同休於無窮矣　矜式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翼翼者勉敬之謂勉即文王之亹亹也敬即文王之緝熙敬止也文王之德莫盛於此故文王之臣子亦無不取法於此而有是勉敬焉勉則能自強而不息敬則能主一而無二以之爲己而身以脩以之事君而國以治其謀猷如此宜其傳世之無不顯矣故又歎美之曰美哉此衆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以多士而生王國謂非天命之保佑不可以王國而克生此多士謂非聖化之造就不可由天命之保佑而多士以生由聖化之造就而王國克生則信乎足以爲周

之楨榦矣墻非榦無以立國非人無以立此濟濟然之多士乃文王之所賴以安也　解順

此只用集傳之意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顯此乃倒說蓋由文王之時得人之盛其功業有維楨以寧之故則宜乎今日傳世之顯而有厥猶翼翼之美也羣臣能顯其謀作興於今王之時者以其能著其功於先王之日也苟非文王有豈弟君子之化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並生於文王之國而一時人才維周之楨而文王亦賴以安寧則安能傳世之顯而有厥猶翼翼之美哉人知其傳世顯而謀猷翼翼則以爲人才之盛矣亦孰知文王作養造就人才衆多已能成功於文王之時然則今日之傳世顯而謀猷翼翼者皆維楨以寧之源深流長膏沃光輝者矣　發揮

上殷是言成王以下所任之臣下殷是言文王當日所用之臣周世世臣所以光顯盛大而謀國必盡其誠者皆其先世藉聖君培養之功而建勳立業之致也夫何地不生才今却言多士生於王國復言惟王國能生此多士實皆出於文王養育成就之者是蓋天生一代興王之君則必有一代興王之臣良相碩輔之生皆聖人興王之福所致凡建勳立業之士皆藉文王之福而生則其子孫之能效忠以光世者亦文王福澤之流衍也此正周公追述之意就生此王國王國克生上發明維周之楨之意如召虎召虎南仲皇父之類到宣王世臣之家尚賴其福矣　羽式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則表裏之如一終始之無間此文王之敬所以與天合德也文王之受天命以其敬也商紂之失天命以其不敬也文王惟不已其敬是以大命集焉商紂惟不已其惡是以大命去焉天命之去就既殊則天位之隆替亦異而商之孫子遂臣服于周矣雖有子孫千億之衆其若天命何哉　解順

聖德之深美者其敬爲不已故天人之交歸者其應爲極盛夫聖德所以合天人而一者也既謹於已則天人之應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發揮

以文王有如是之德是以天命集而人心歸要發明商之孫子且歸他人可知矣於此見天命之大也穆穆以容言敬以心言　旨要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

聖人有以盡吾心之敬自有以得上天之心　主意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聖人之所以不可及者亦惟不已其敬而已人徒見聖德深遠若不可及也而原其所以爲深遠者亦豈外乎敬哉緝續熙明不已乎敬則其穆穆而深遠者固可得而至矣　主意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冔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膚敏以言其才之美裸將以言其職之共黼冔以言其服之常以商之士而服商之服若不改昔日之猶也然以其膚敏之才而奔走於周王之廟則今日之命非復昔日之命矣於是呼王之蓋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使爾而

不念厥祖則將墜厥緒而周之臣子又將服周之服而助祭於他人矣蓋者忠愛之篤惟其忠愛之篤是以欲其監戒之深也　解順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此章言法先王而脩德配命則福自我求若此其易也不法先王而脩德配命則失衆失國又若彼其難也爲後王者可不以文王爲法而以商爲鑒哉　解順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此題上是德下是福蓋德者福之本而祖父者又德之本也人惟能以宗祖之德爲德則必不以外至之福爲福矣周公不遠舉堯舜而必近言祖者欲詳其耳之所及使知文王之

爲德純亦不已則德之合乎天也視民如傷則德之及乎民也蓋欲念其祖者當念脩其德也思所以緝熙于光明則幾乎文王之明德也思所以爲民之父母則幾乎視之如傷也使己所行皆合乎天理則凡旱麓之福禄降于文王者爲介爾景福而歸于我矣皇矣之帝祉受于文王者爲保右命之而歸于我矣凡我之責爲天子富有四海爲無疆之福皆自我致之豈由他而得之乎否則顛覆其典刑德非其德福非其福矣　念祖乃所以脩德常脩德乃所以常配命所謂多福即在配命之中周公告成王惟一念常在於法祖以自脩其德然所謂脩德者必常與天理合然後多福之求反於一身而有餘若使脩德之念一有間斷則有愧於祖即有愧於天而福不可求矣　旨要

賢君之所思者祖德所行者天理則大福固不必外求矣夫天理不外於祖德之中而大福不在於天理之外一念之思惟欲脩祖德而於一動之頃必求合乎天理則所謂大福者又豈在於他求哉　周公成成王言欲念爾祖在於脩德而每念合乎天理則福不待外求蓋事事求合天理即所以脩德而德之與福以類相應亦不外天理者也　主意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事之出於上天者爲難知德之本於聖人者爲易信故求於天者不若求之於聖人也天以載言則天之道既顯而爲事矣猶且聲臭俱無不可測識則天之爲天誠有未易求者乃若文王之所以爲文則實德昭著人心素孚一已盡儀刑之心即萬邦有作孚之志噫載者天道之顯猶不免幽深元遠

之疑文者聖人之實宜足爲憑藉據依之本後王苟欲取信於人亦惟取法於聖人斯可矣尚何必求於不可知之天哉　於式

天與聖人一也特有隱顯之殊耳隱而在天者未易以致吾之知顯而在聖人者易以取人之信取必於天孰若取法於聖人哉周公之告成王也不曰上天之道而曰上天之載載之爲言事也道顯於世宜若有可知者矣猶且聲臭俱無未易測知惟文王一身天道之所由寓人心之所素孚後人能儀而刑之則萬邦皆作而信之矣噫天道見於事猶且有幽深元遠之疑聖道著於法自足收觀感興起之效文王即天也文王在是則天在是矣　旨要

上天之事無聲臭之可聞孰得而測之哉惟取法於文王法

其緝熙之敬而上有以得天心法其亹亹之誠而下有以得人心萬邦且作而信之矣我將之頌曰畏天之威畏天即所以畏文王也又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法文王即所以法天也天與文王一也　解順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天果不可信乎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未嘗不可信也天果可信乎夏有昏德而商受之商有昏德而周受之其去就無常又未嘗必可信也惟天之不可信此爲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爲殷之正適而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者蓋天命未絶則爲天子天命既絶則爲獨夫故也　解順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

人君當知天人感通之易尤當知天人感通之難夫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在上者有赫赫之命則有大德者必受命此天人感通之易也上天之命爲難忱人君之德爲難盡則非有大德者不能以受命此天人感通之難也　主意

言天人相與之可見固所以勉其君言天人相與之難保所以戒其君　旨要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天與聖人亦各盡其道之常而已德之昭明脩於一己者聖人之常也命之顯赫運於一元者天之常也聖人非有求於天而天亦非有私於聖人及其至也在下之明明即在上之赫赫迹雖有上下之殊而理則無彼此之間於此可以觀天人之相與而理氣之相爲感通者矣噫有大德者必受命天與聖人何心哉　主意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由父母家言之則曰來嫁由夫家言之則曰嬪于京維德之行者王季以明德而治乎外大任以淑德而治乎內乾健而坤順陽唱而陰和其志意無不同也有王季以爲之父有太任以爲之母此文王之所以聖也有文王以爲之父有太姒以爲之母此武王之所以聖也　解順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聖人之德敬爲大泛言之而爲德切言之而爲敬敬者德之輿也無敬則德不行聖人之敬上與天心合下與人心合故以之事天非有心於求福也而自足以來多福以之治人非有心於求媚也而自足以受方國其德之不回即其心之敬者爲之也使此心之敬有一毫之空閒一息之間斷則不可謂之不回矣　解順

敬天德也惟聖人以天德而格天心故其所以奉天者光明洞達而有以致百順之來歸德者人心之所同得也惟聖人以心之同得者感乎人而其爲德且直而不曲正而不偏則四方之國雖衆而聖人足以膺受之也　聖人之所以得乎天人者敬而已矣小心翼翼以來上帝之多福者此敬也厥德不回以受方國之歸附者亦此敬也上有以得乎天下有以得乎人其所謂聖人之敬矣乎　舒弐

聖人一念之敬足以得上天之福一德之正足以得下國之

心聖人之所以得天人之交歸者惟在於誠心感德而已心誠於內而天實監焉德孚於外而民咸歸焉詩人之形容文王至矣　聖人之敬既足以得天眷之歸則聖德之正宜足以得人心之歸聖心之敬能事天而獲福則其德足以感人心而得乎天下之歸矣　天之主宰曰帝而文王之心則常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則凡既受帝祉福祿攸降皆此福祿感非謂之聿懷多福者乎然純亦不已文王之德也詩人之言德者不一而獨於此謂之不回蓋回者邪也豈不以其當商之際凜乎事君之心故虞芮感而歸之者四十餘國三分天下有其二非以受方國者乎　旨要

小心翼翼集傳以爲恭慎之貌即前篇之所謂敬也文王之德於此爲盛敬即德也上言敬以事天而多福自至下言德

脩於己而方國自歸夫聖人出而君臨天下惟在於上得天心下得人心而已然天心未易以感乎人心未易以强服也吾心能敬則主一無適吾之心即上天之心吾德不回則吾之德即天下所同得之德心即天之心則多福不求而自至矣德即人之所同得則方國不期而自歸矣此聖人得天得人之盛也此所謂文王之德於此爲盛也然敬者德之聚能敬必有德敬之爲德非二物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者即人心之歸也分之以見其異合之以見其同則善矣　發揮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天命必有所歸也而後有所集以六百年之商將欲革其命而新之非監視之久而眷顧之深固不輕集也天命既集於文王則文王之配豈人力之所能爲哉洽水之陽渭水之涘有聖女焉天實擬之以爲聖人之配也而天命之集于周益可信矣　解頤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俔天之妹言其猶天之女也納幣爲婚禮之始親迎爲婚禮之成文定厥祥敬其始也親迎于渭敬其終也造舟爲梁重其事也不顯其光贊美之辭也　解頤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有大任以爲之母復有大姒以爲之婦故謂之纘言女德之有繼也既生文王於前又生武王於後故謂之篤言天命之

匪懈也其伐商也上以應乎天下以應乎人故謂之燮言其無懈德也　解頤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天眷屬於聖人之身而地勢大於聖人之國可以觀一代興王之初矣聖人者天地之宗主天眷必待聖人而後附地勢亦必待聖人而後定此豈偶然之故哉文王初豈有心於興王自其天觀之有命非所敢知而畀之自天其歸於此者爲已確自其地觀之作周非所素願而建以爲京其開于此者爲愈大是蓋文王以身任兩間之託正命在是則正統在是文王果何容心之有　主意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言處天下之大變當天下之大任當一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言處

以天命行之不可置毫髮私意於其間彼以人之衆寡事之成敗存於念慮者皆所謂私意也武王無是也而必云爾者以見牧野之事天命之所不容釋人心之所不容拒而非武王之得已云耳　解頤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此章述牧野之事然言其檀車之煌煌而已不及乎矛戟之利則是無待於擊刺也言其駟騵之彭彭而已不及乎弓矢之良則是無待于貫革也言尚父之鷹揚而已不及乎徒御之衆則是無待於選鋒陷陣之勇也所以然者殷周之不敵久矣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孟子曰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皆此意也會朝清明所謂一戎衣而天下定也

解頤

此言武王伐商之事兵法擇地利備器械選將帥皆不可不審者今以地利言之則牧野之地洋洋而廣大以器械言之檀車則煌煌駟騵則彭彭矣以將帥言之則師尚父如鷹之飛揚而將擊矣此其相武王伐大商而會朝清明也會朝清明矣即戚地而陳兵車以賢才而輔聖主此一戰而天下平矣夫征伐之道有聖賢爲之君臣而地利車馬皆備美焉故有不戰戰必勝矣此王者之兵所以爲不可及也　發揮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此詩乃周公追述大王遷岐之事以戒武王周原膴膴而堇荼如飴其地美矣爰始爰謀謀於人也爰契我龜謀於神也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謀之定也此審於神人以定遷國之謀也慰止安其居也左右東西列之也疆理畫其大界別其條理也宣布散而居也畝治其田疇也自西水滸以徂東而周爰執事言靡事不爲也此詳於經制以定遷國之事謀之於始也既精審而不敢忽則爲之終者自詳密而無所遺遷國重事也大王之遷岐而謹其事如此所以能受天命而開王基創業之艱難而保守之不易也　發揮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周原之地膴膴然肥美所生堇荼皆甘如飴則苦者亦甘矣於是太王始以爲可遷謂謀及乃心也又謀之於衆謂謀及卿士庶人也又契龜而卜之謂謀及卜筮也龜兆告吉乃告

其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室矣則太王之遷豈苟焉而已哉

解頤

地利極其美人神協其謀則遷國之計定矣古之賢君於遷國之事先審其地利之宜又謀於人而決於卜無所不用其當審之意然後可定其計而築室也　主意

遷都定宅之時正民心危疑之日周原之利驗於物者如此協於卜吉又如此吾民孰能舍此而他有所圖乎大王之順民如此此後世有天下之基也　斷法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古人擇興王之地固有默契夫天人之心者矣王者之興豈偶然之故哉觀其建國之地潤澤丰美雖物之生其地者亦有異焉則地之盛者可知矣於是謀之人而人謀協謀之天

而天意從則王者之興誠有非偶然者矣　主意

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建國而有以契乎天人之心則可以播告於衆而居之矣人情每安土而重遷苟遷而不得其地則有民咨胥怨者矣今謀之於人而人言協謀之於天而天意從於是命衆人於此而居之庶幾遷得其所而遂居養然則古人豈輕於遷者哉　主意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遷國以定民居而安養之事無不備命官以營宮室而宗廟之制所當先是以慰止左右使民得其安也疆理宣畝使民得其養也周爰執事則靡事不爲欲其無不備也司空掌營

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俾立室家繩直縮版以載命官以營宮室之事也室家曰俾立則方立之也繩直縮版則方築之時也而作廟則已翼翼然嚴正是宗廟先成矣此見宗廟之制知所當先也於民也安養之事詳以周於已也宗廟之奉知所尊此大王之遷國所以爲可美也　發揮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古人之治事必有其序如此始焉爲居之謀中焉爲養之謀至於居養之既遂則巡視其地雖事之細者亦皆爲之蓋人之治事一循其序則由大及小由本及末無不遂其成者若夫倒行逆施則急遽無統徒勞而已　遷徙之初居爲先養次之居養之事既治則其餘皆可漸致雖曰靡事不爲其實則不勞餘力矣　斷法

賢君既有以遂斯民居養之宜然凡遷國之務尤必徧致其力當國家經始之初正庶務並興之日務之大者固莫踰於授田以資其養授宅以定其居居養既遂則凡纖悉之務所當爲者尤不容廢也此可見先王遷都立國之勤如此作者要見得周公戒成王之意　矜式

當遷都之際求以安民養民當備極其至此二事爲大徧其事而進其餘闕於民生日用者當無不爲矣蓋慰而止之則民心安而無離散之憂左右列之則築室於茲而有一定之地疆理正則大界既畫而條理分明宣畝平則布散其居而田畝亦治凡自邠西而遷岐東所當爲者無不盡也孟子論王道則以得民心爲本論仁政則以經界爲始此見大王之得民心正經界而民之歸於大王者爲何如哉　旨要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畝

古人之立國所以定民之居而制民之產者又不可以一言而盡也將定其居也其心固無所不盡及制其產也其心愈無所不盡廼者繼事之辭也慰止之後繼之以左右疆理之後繼之以宣畝古人之重遷若此非重於遷也重其民也　意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

古之遷國者固當有以慰安其民而尤不可以不位置其民徒能慰安其所居而不能位置其所處則紛然雜處而新遷之民或有不如其舊之歎也　主意

廼疆廼理廼宣廼畝

制地以利民要必均民以治地制地非難均民爲難民之不均則聚焉者或苦其地之不足而散焉者或棄其地於有餘

若是則經界雖正果何益哉昔者大王之遷岐也迺畫其大界迺別其條理則於此制地可謂盡心矣抑使制地之已詳而均民之未善則民之多寡地之廣狹有不相稱者焉大王迺宣布其民居迺易治其田畝自其宣布斯民而居也則田不病於民之有餘民不病於田之不足而疆理之制始不爲徒勞矣故觀大王之制地要當於其均民者觀之　主意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營宮室之制者既知所當先則治宮室之役者不勞而自勸矣夫作事當乎天理則有以當乎人心是故營宮室而以宗廟爲先者事之當乎天理者也捄之度之築之以至百堵皆興而鼛鼓弗勝焉理之當乎人心而人自勸不待勸勉程督

也夫人心所在可以理義感不可以威武屈苟營宮室而失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無以當乎人心矣縱有勸勉程督之嚴豈能有樂事勸功之心哉是知君子營宮室而以宗廟爲先則斯民執役者自勸而鼓弗勝矣　主意

凡營建之初固有賴於董治之專尤有藉於功力之協蓋營建宮室以宗廟爲重故首言兼命董治之人以莊其事居室則次於宗廟矣故惟叙其功作而見人心之樂爲此先王遷都創業之勤如此大臣追述之固有其序也宗廟者奉先之地居室者自安之基作宗廟者非不藉夫功力也國有常職職有常任所以審夫位處而役夫徒衆者非專其人則何以致宗廟之嚴正哉治宮室者又非不賴乎董治也圖安者每處其強民使民心樂趨於宮室之役則宗廟之成也不難矣

然宮室之事亦營國邑役徒衆者之所當莊也　群式

王者經營立國之初宗廟爲先居室爲後者理也苟失先後之序則事無以當乎天理亦無以當乎人心矣昔者大王之遷岐也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使之立室家其繩直而縮版以載於是宗廟之制已翼翼然而嚴正矣此定營宮室之制者既知所當先而事有以當乎天理者矣既而治其居室捄之而盛土於器者陾陾然而衆也度之而投土於版者薨薨然而有聲也築之則登登然削治重複則馮馮然於是百堵皆興而鼛鼓有弗能止也此執營宮室之役者不勞而自勸而事有以當乎人心者矣既觀大王宗廟之所當先又觀大王居室之所當後周家王業之興有自來矣　登揮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邦禁將使立宮室而並召之所以重其事也惟基圖之既正則版築之當修亦功之所以成也然君子之營宮室宗廟爲先專言作廟翼翼者明其序也此大王尊祖敬宗之義而司空司徒之職莫先於此也周公爲成王追述之一以示王業之本一以示宗廟之嚴固成王之所宜知也　斷法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衆樂於趨事蓋有止之而不能者矣陾陾薨薨登登馮馮皆形容其樂事勸功用心協力之意爭趨爲之百堵俶然而皆興凡事出於衆人之所奔趨者有非上命之所能遏故雖擊鼓以止而不能止也此與勿亟子來不日成之意同蓋可見從之者如歸市也　斷法

上章言作宗廟此章言治宮室也築墻之時取土而實之於器者其衆則陙陙然墻上之人受而投之於版者其聲則薨薨然既投之則從而築之其聲登登而相應也墻成而重複削治之其聲則馮馮然堅也五版爲堵百堵同時而並興言民皆樂事勸功競欲致力其間雖鼛鼓不能勝而止之見大王之得人心也　解頤

既詳言版築成功之盛必表斯民致力之勤大臣追述先王之開創者至矣人君爲宮室之奉每患於厲民而民之不我役也況土功之興版築之事在所先爲最勞苦强民效其力而不出其樂爲之本心則怠惰鹵莽所不能免欲其功之成也難矣先王作宮室而出於民心之樂爲要必有以致之者此大臣所以追述之也　孫式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皐門社之制既言作之之序必言成之之功此所以戒當世之君而昭先王之明德於天下三言迺立此作之之序如此皐門則言其有伉應門則言其將將至大社則以戎醜攸行言之似與有伉將將之意不相類者然有伉將將言其勢也戎醜攸行言其事也皆要其功之成而揄美之也故觀其作之之序則知先王所以作之者勤矣觀其成之之功則知先王所以成之者慎矣其戒飭之意婉在言外詩之義微矣斷法

皐門曰有伉自外觀之而見其高也應門曰將將自內觀之而見其嚴正也冢土曰戎醜攸行固將於此乎起大事動大衆非苟安於卑近而已也　解頤

大王遷岐作門社之規模雖未爲天子之制而天子之制實始於此故三言迺立所以見其創始作新之意然又言有伉將將則見煥然維新之氣象不爲苟且之謀至於冢土之立又所以俟夫大衆之動而祭告焉其重民而不苟也如此盡國門建而贊其勢之美國社建而表其勢之大大臣追述先王開創之勤者深矣門社乃國家規模法制之所係大臣於國門之既建則必即其勢而揄贊之於國社之既建則又即其用而表著之使前王經營措置之功可以想見於言外所以昭先王之明德而致戒於君也謂之迺立者繼上文宗廟宮室而言不惟足以見營建之始亦足以見經營之勤結却發明大王之時作此二門及社天子諸侯之制未別固不期後之爲天子制也後世有天下諸侯遂不得立焉大王之德百世不可泯矣　孫式

肆不珍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大王之去邠避獯狁之難也及其至岐則又有混夷之慍焉混夷之慍患之自外至者也內治之脩政之由中出者也自外至者聖賢之所不能必由中出者聖賢必加勉焉蓋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者而已若夫成功則固有天命存焉然其積累之既久培植之既厚至於木拔道通則屈不終屈而必於伸晦不終晦而必於顯混夷之竄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解頤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孚曰有疏附孚曰有先後孚曰有奔奏孚曰有禦侮

虞芮之質成是獄訟者不之商而之文王也歸者四十餘國

是朝覲者不之商而之文王也文王之德其孚於人也久矣至是而始動其興起之勢者譬之弩機之既張是惟無發發則沛然而不可禦矣詩人推本言之以爲是雖文王之德之盛而亦由此四臣之助而然蓋辟之德雖非五臣之所能及而非五臣則亦無以佐其治也文王之德雖非四臣之所能及而非四臣則亦無以宣其化也書亦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知此則知文王得人之盛而人才之爲聖化之助亦大矣或者乃謂文王之化非四臣之所能爲豈不異哉　解順

遠國服而興王之勢日漸隆蓋由人才盛而宣力於內外者無不至人才者聖人之所以服天下之本也人但見其興王之勢如此其速而不知文王得人之盛宣力於內外者有以

致之故詩人各以予曰起之歎人才之衆所謂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也　主意

因列國求平其爭而知聖人有興起之勢故詩人歷致其詞而謂羣賢有贊助之功下股是詩人擬議之詞上股亦不可執定說文王是因虞芮來而動其興起之勢聖人德盛神化其興起之機不可窺測方虞芮未來之先人不知其勢之興起與否也及虞芮既來之候而慕化者日衆人始知文王動其興起之勢在此時然矣猶未知其所以然也故作詩者推其得人之盛乃擬議其詞而不敢決聖人受命之事豈人之所能爲哉如此方說得文王氣象出　矜式

虞芮有訟質成於文王於是歸周者衆而文王興起之勢蹶然動矣此其盛德所致有不容已者然其盛德之用雖可自

虞芮之來而驗之不可自虞芮之來而測也亦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耶故各以予曰起之所以深嘆其得人之盛而文王之德之盛則非予之所能言也夫文王之興因人而動其勢又必資人以贊其成豈一倚諸人以爲之者詩人之言蓋反覆以見文王受命之事形之於人質之於己使文王之德庶可求於言意之外也　斷法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

天下有尊慕之心則聖人有興起之勢　主意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即物以起興所以美聖人之得人心因祭而觀其容尤見歸聖人者皆賢士物之盛者必爲人所用德之盛者必爲人所

歸此自然之理也然欲觀人心之趣向又莫若觀於祭祀之時左右奉璋亦有趣向之意則其趣向之心可知況其奉璋者又皆峩峩之髦士則又非特凡民而已左右趣之見人心之無不歸髦士攸宜又見其歸者皆賢才也　主意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芃芃棫樸則薪之槱之矣薪以燎之所以致其用於今日槱以積之所以儲其用於後日也濟濟辟王則左右趣之矣左右使令之人固無不於此乎趣向左右輔弼之人又無不於此乎趣向也　解順

徵物之盛也猶且爲人之所取況夫大聖人之德既極其盛安得不爲人之所歸哉文王德容濟濟其盛於是左右皆趣附之而人心之翕歸詠歌其德者謂夫棫樸而芃芃也則有

薪之樵之者矣辟王而濟濟也則左右無不趨之矣槩樸非可以興聖德也即至小而形至大因至粗而悟至精詩人之託興蓋如此　主意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洋彼涇舟烝徒楫之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此二章無非形容聖德既盛人心自歸不惟才俊之士歸附趨向雖威勇之士亦皆不令而來從也　矜式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上章言人心之趨向見於征伐之日也　解頤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文王之盛德見於容儀者如此乃人心之所趨向也在人有此趨向之心在物亦有趨向之意此盛德相感之機也然人

心之歸者衆矣猶貴其德之相稱而不相戾乃可見其盛德也故此奉璋之峩峩者惟髦士之所宜此盛德相須之理也夫以左右皆盛德之士則文王之盛德不言可知矣皆直賦其事以詠歌文王之德　斷法

君之威儀見於主祭者既極其美則臣之威儀見於助祭者尤得其宜夫有是君則有是臣君之威儀著於上臣之威儀著於下聖人之德得人心於祭祀之間而趨向者如此詩人安得不詠歌其事以美之也　發揮

夫禮莫大於祭惟主祭者有尊嚴之容則助祭者皆英傑之士文王之祭也人才之在左右者奉璋璪以亞祼莫不峩峩壯盛有肅敬之心無倦怠之意執不以爲此俊士之所宜也而豈知文王容儀之盛濟濟然臨於其上則上以敬倡之下以敬助之而聖人之德得人心之趨向尤可見於助祭時矣　矜式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即天象以興德之久者有自然之化必即物理以興德之純者有理治之實夫德之久於聖人者由其純亦不已者也久於德而人才有自然之化純於德而天下有理治之實詩人安得不兩取興以美之哉　發揮

兩股平作不必分輕重串合雲漢長而竟天故足以爲天之文章文王身享壽考故足以化成天下作人必本於壽考而爲章必雲漢之倬然也或追之或琢之美物之文至矣或金之或玉之美物之質至矣文王序誠於心勉而又勉綜理乎

天下至矣綱紀必本於勉勉之不已而章相必追琢金玉之兼美也二章之興皆有意義反覆以詠歌文王之德而已發其集傳言此詩後二章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則二章可合爲一題上章言聖人作興之功下章言聖人統理天下之實蓋雲漢之爲章而有自然之文周王壽考而有自然之化易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者是也追之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則所以美其質者至矣勉勉我王則綱紀四方者至矣所謂純亦不已之化有以造乎至極之妙也以勉勉之誠爲之主所以綱紀統御所以振作興起者皆勉勉之爲也　主意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倬彼雲漢則爲章于天矣言天道之大而有以成其文也周

王壽考而豈不作人乎言聖壽之久而有以成其化也 解頤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追者所以美其金之文也琢者所以美其玉之文也既追之而又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者所以全其可追之質也玉者所以全其可琢之質也既金之而又玉之則所以美其質者至矣勉勉者誠之存乎中也綱紀者治之著乎外也既勉矣而又勉焉則所以綱紀乎四方者至矣 解頤

綱紀四方只知維持天下模樣不必屑屑說大綱小紀 劉法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不觀於地利生物之盛則無以知聖人致福之有道不觀於器物相須之美則無以知聖人致福之無心雖是二章然意

實相足蓋自其豈弟之積而有福祿之來觀之似若聖人干之有其道也然自其豈弟積於此而福祿萃於此者觀之則聖人未嘗有心於干一自然之應耳上章之興乃謂榛楛之濟濟惟旱麓能生之福祿之休祥惟豈弟能干之下章之興則謂有玉瓚之貴則必有黃流注之有豈弟之德則必有福祿降之詩人詠歎文王之德其感觸於物理者愈深則形容聖德者愈實矣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此題只在干祿豈弟上說言其干祿也以豈弟之道不以回邪與求福不回同意 旱山之麓深厚之地也豈弟之德純厚之天也瞻彼旱山之麓則榛楛濟濟矣君子有豈弟之德則其干祿也豈弟矣旱麓不興榛楛期而榛楛生之豈弟不與福祿期而福祿萃之蓋本固而末益茂善積而慶有餘要皆自然而然耳 主意

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聖人一身理氣之所統會所以爲德者有至順之實則所以求福者要不出於至順之中聖人豈有心於求福哉理全於己氣應於天固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君子如文王惟知以豈弟爲德也未嘗以豈弟求福也而福祿之至自有所不外於豈弟者矣文王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主意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觀在物相須之美而知聖德有以致天休觀在物自適之機而知聖德足以化天下玉瓚不期於黃流而黃流非玉瓚之

美不足以成其味之珍黃流不期於玉瓚而玉瓚非黃流之美不足以成其器之貴此其相須以爲美也豈弟積於君子之身福祿降於自天之眷此感彼應不期而然感德之所致同一理也鳶飛不用其力而莫知所以戾天魚躍本自怡然而莫知所以躍淵一機之適固無所矯拂也豈弟積於君子之身振作及于天下之廣鼓舞動盪自然而然感德之所敷亦同一理耳以興統興而歌詠文王之德愈深矣 孫式

此詩詠歌文王之德上章言瑟然之玉瓚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祿下其躬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不注於瓦缶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深人器物之相資天人之相感各以其類而至也下章言鳶之飛則戾于天怡然自得不知其所以然也魚之躍出于淵攸然泮

然亦不知其所以然也文王以豈弟之德作興鼓舞乎一世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其變化造就亦不知其所以然也物情之自適於兩間聖化之鼓舞乎一世皆不知其所以然也有豈弟之德則福禄不求而自至有豈弟之德則人才不期而自興詩人各以物理之相似者起興其義精矣　觀器物相資而知有德者必得天之惠當觀物性兩遂而知有德者有作人之功夫天之所以眷聖人聖人之所以化天下亦自然之機耳詩人安得不兩取興以詠聖人之德也哉　發揮

瑟彼玉瓚黄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禄攸降

知器之美者咏亦美則知德之順者福亦順天下之理未嘗不以類應也故詩人詠文王之受福而以玉瓚黄流興焉蓋有玉瓚則黄流注其中有豈弟則福禄萃其身玉瓚不與黄

流期而黄流至豈弟不與福禄期而福禄至豈非理之以類應固有自然而然哉　主意

玉瓚之瑟然則必有黄流以注之器之美者咏亦美也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禄以下之德之盛者福亦盛也　解顧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觀物理而知有德者有作人之功觀祭祀而知有德者必得天之惠夫有盛德者必下有以作乎人而上有以得乎天也詩人安得不即物起興於前而申言其祭祀受福於後也哉始也興其鼓舞人才之盛終也言其祭祀受福之詳文王豈弟之德至矣宜詩人歌詠之詞不一而足焉　發揮

鳶飛魚躍出於自然豈弟作人亦自然而然皆非有勉強之意故詩人既即物以興聖人之化民復因祭以美聖人之獲福蓋有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豈弟盛德化民之本受福之基也　主意

既託物情之適以興聖德足以化天下復陳物品之盛而推祀禮有以致神休夫聖人之盛德有以及乎人則必能以格乎神此詩人之詠歎者深矣上章既託物以爲興下章復直陳其事以賦之傅謂承上章言有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已有串合意但於遐不作人及託興之旨須相發明有情以人對神以興對賦如此作則兩章相著亦不至只作一箇福德套子　弁式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鳶飛而戾天魚躍而于淵物之囿於氣者有自然之機也豈

弟君子而何不作人乎人之囿于德者有自然之化也　解顧

詩人觀自然之機在物各有以暢其趣聖人有自然之化在人皆得以成其才天機之與聖化無非一自然而然耳物遂其高下之性固非出於勉強之爲人蒙其作成之功要不外乎樂易之實詩人其殆深于窮理格物之學而有以見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者乎彼鳶魚之飛躍也非鳶魚之自爲也人才之作興也非人才之自爲也鳶魚有得於天機之自然而天淵之趣以適人才有感於聖化之自然而豈弟之效以達因物起興而文王之德爲不可及也　主意

物理著於上下者有自然之機聖德作乎人才者有自然之化蓋物理不期於上下之著而自著聖德不期於人才之興而自興詩人即彼興此豈不同一自然之應也哉　發揮

以物之飛動興聖人之鼓舞天下言鳶之飛則戾于天魚之躍則出於淵豈弟君子豈不作興天下乎物之飛躍與聖人之作興同一機也觀鳶之飛魚之躍見物性自然之機則聖人之化其所以使人感動興起豈不同此機乎　劉法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聖人盡事神之誠故足以獲神之福清明騂牡誠之寓於物也有其誠則有其神而豈不足以得神之福者哉　主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莫莫葛藟施於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詩人即物以起興見文王有豈弟之德則不惟足以得神之眷而得福之道又皆出於不回上章言豈弟得神之眷下章言豈弟有得福之道謂之豈弟則皆正直而不回邪可知矣

主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瑟彼柞棫不期於民之燎也而民自不能以不燎言物之盛者必爲人所用也豈弟君子不期於神之勞也而神自不能以不勞言德之盛者必爲神所福也　解頤

棫樸旱麓總論　棫樸旱麓詠文王之德必曰豈弟者何也蓋豈焉而樂弟焉而易此以見文王之德同一太和元氣之流行焉而於其燕居之時有春生而無秋殺有陽舒而無陰慘此所以能作興天下之材綱紀天下之治不惟有以斂是福於一身尤必有以敷是福於庶民也論語所記夫子燕居之容曰申申夭夭申申者其容舒夭夭者其色愉也是即豈樂弟易之謂也知文王則知夫子矣知夫子則知文王矣噫此文王之子所以爲安行之聖而非賢者之所可企及者歟

解頤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謂文王生於大任而大任有莊敬之德則文王之聖敬其氣稟有自來矣大任上能致孝於姑媚周姜以盡婦道下能示法於婦而大姒又繼其美德之音是大姒之德亦大任之德也大任以敬德而生文王大姒以美德而百斯男則文王於此夫何憂哉　解頤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先神而後人尊卑之序也先家而後國親疎之殺也誠以事

神而神無不格誠以治人而神罔不孚此所謂接神人各以其道也　解頤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

聖人之德神亦鑒之矣天下之至難感者神也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感之也文王惠于宗廟之先公而神亦無有怨恫之者其感於神也如此則天下豈復有難感者哉　主意

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珍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上一章是本下二章是故謂聖人隨寓而皆誠故存於己者自有以全其所性之美施於人者各得以著其成善之名聖人之德自其所性者觀之雖外患不損外助不加自其成人

之善者觀之則自幼至長有實有名皆純亦不已者爲耳矜式
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珍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下章集傳曰承上章而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大難雖不珍絕而光大亦無玷缺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于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于善傳所謂性與天合是也聖人之誠不以地之隱顯而有間則不以事之逆順而有異也夫純亦不已之妙無所間則見諸事者性與天合矣蓋至誠之道如天焉天之運行不以晝夜昏明而有間則日月之薄蝕不能損其光而化育流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固無待於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助也　發揮

聖人之誠惟其無處不有無時不然故聖人之德不以外患

而損不以外助而益夫聖人徹內外通隱顯而一於誠則其爲德之盛豈人之所能損益哉此二章朱傳於上章以爲文王純亦不已蓋如此下章以爲傳所謂與性天合者是也惟其純亦不已所以性與天合使常人操存之功有欠缺有間斷則患難之來倉卒窘迫非所謂樂天知命故不憂者也於事爲之除顛倒錯亂非所謂如天之自然不待勉強者也茲

其性與天合惟純亦不已聖人能之　矜式

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雖雖者和之至也所以爲治人之本也肅肅者敬之至也所以爲事神之本也不顯自其在己者言之亦臨則指其在神者而言也無射自其在人者言之亦保則指其在己者而言也已之所處雖在於幽隱而心之戒懼則常若有臨之者人之於我雖無所厭射而心之操存則常若有所守焉所以爲純亦不已之實也　解頤

聖人隨所寓而盡其誠則其純亦不已也可知矣常人之情勉強於此者或不能不縱肆於彼矯揉於一時者或不能不怠惰於後今文王在宮而和者此誠也在廟而敬者亦此誠也雖無厭射而亦若有守者亦此誠也合內外而如一貫隱微而無間非文王純亦不已其曷能至是哉　主意

肆戎疾不珍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上章言文王之德下章言文王之化外患不能爲之損外助不能爲之益者聖人之德也大而有以成其德小而有以成其才者聖人之化也繼之以無斁無斁者即其德之純亦不

已也化人之本也　主意

下章集傳亦曰承上章而言文王之德見於事者如此故一時人材皆得有所成就蓋聖德與天合也故不以事之逆順而有所異純亦不已故不以人之大小而皆有成上章是性與天合之妙下章是純亦不已之化惟性與天合也故大難雖不珍而烈假亦不瑕雖不聞亦自合於法度雖不諫亦自入於善焉其見於事者如此故一時人才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斯士皆譽髦者皆無斁之化也惟見事者如此故成人者如此此文王之德所以爲盛也　發揮

肆戎疾不珍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戎疾不珍難之自外至者聖賢有所不能必也烈假不瑕德之由中出者聖賢未嘗不自盡也不聞亦式其知生知不思

而得故稽之往古而不謀也不諫亦入其行安行不勉而中故質之當今而無疑也此所以爲性與天合也　解順

上是聖人之德不以外患而損下是聖人之德不以外助而益常人之德有所撓於外者必非從容中道之聖矣　聖人猶日月也人雖欲自絶其何傷于日月乎日月無以損其明聖人無以損其德斷法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數譬髦斯士

成人之所以有德小子之所以有造以古人之無數也古之人謂誰指文王而言也夫惟文王有不已之誠是以斯士皆有俊乂之美也　解順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言其威命之顯也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言其主宰之公也彼夏商之政既失其道天之絶之也久矣故求之四方之國其未得之也則於是而尋究之於是而謀度之其既得之也復於是而審定之於是而增大之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爲居宅焉然則天豈私我有周哉其眷周也即所以求民之安定也　解順

此詩序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此言天之監臨下民甚明但以求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政既不獲故求之四方之國苟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爲居宅也天監下民而求其安故審度于天下之國者極其詳而眷顧與王之地極其至夫天生斯民而立君師司牧之惟欲斯民之得其安定而已故舍夏商二國而求之四方之國而眷顧乎岐周之地上天之心若是其詳者豈有他哉惟在於求民之安定而已　發揮

上帝之心在于安民其監觀四方者亦惟求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二國其政不獲不能安民者也故究度於四方之國能安民者惟我周而已所以眷顧於周而增大其規模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爲居宅焉蓋民心之所安即天心之所在國之廢興非天之有私也在乎能安民與否耳　主意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作屏脩平啟辟皆所以刊除其木而攘之剔之又所以成長其木也大王之遷於岐非人力所能爲也乃上帝遷此明德

之君使之內治既脩則遠夷自遁遠夷既遁則國勢益張而又以爲有明德以治其外不可無賢妃以助其內也故又立之配焉凡此皆天之所以厚我有周也　解順

此章言大王遷岐之事蓋岐周之地險阻而近於昆夷大王居之人物漸盛故開闢林木以容所居之民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遂遁天又爲之立賢妃是以受天命而成王業也賢君遷國而人心歸故闢地以容居民受命而遠人懼故得天以基王業夫一代之興孰非天之所命天命既固人心自歸故凡闢地以容民者皆奉天而有爲者也王者之基王業豈有一而非天哉故遷國者帝遷明德之君也立配者天立厥配也基王業者受命之固也若是則盡其夷壑闢之功以定民居者亦孰非天命之不容已哉只此發

之上下貫串而發越有餘矣　發揮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王業之成雖在於武王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大伯讓王季之日大伯讓焉而無跡王季受之而無愧此王業之所由基也文王創造於前武王繼續於後此王業之所由成也大伯當立而不立文王可爲而不爲故皆謂之至德非王季之友無以成大伯之志非武王之孝無以成文王之功武王之孝易知也王季之友難知也此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詩人所以再三嘆詠於王季也　解頤

上天默有以察人心而預定夫嗣業之君賢君受足以彰讓

德而大集夫興王之業邦基建於人心歸附之餘賢君生於邦基建立之始皆天也若夫善處人倫而情非矯情益培國祚而使讓不徒讓又賢君得乎天而大其業也上天知人心之歸周而遂生大王王季以爲作邦之對此尚是大王之時王季友兄篤慶而使天祿不墜忽然而遂有四方此則爲文武之時上天開啟周之基業使由國以有天下非一時一世之所能致也王季上繼大王而下開文王克盡夫天倫之變克廣夫大業之基皆天使之然耳　矜式

輔氏童子問謂此章上四句復疊上章之意第五句下方言王季之德能受上天之祿也意爲近之然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蓋自大伯王季而已定矣則第五句當屬上殷維此王季下方說王季事也蓋上天察人心之歸王業已基於聖賢並生之時賢君全友愛之福王業尤大於聖人繼興之後夫賢君以至行而基王業前乎此則天命之來非一日後乎此而天命之延非一世夫豈人力之所能爲哉皆天之所爲也此章蓋主王季說故省山作邦作對者自大伯王季生時而已定及王季友其兄篤其慶錫之光以至受祿無喪至文武而奄有四方者亦自王季始而流傳之於後王季在中間上則承天命於前下則基王業於後見周之興皆自此而始也　發揮

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國家福祐之厚要不出於友愛之中夫友愛者天心之所眷念以其篤於天倫之重故自足以得天眷之隆也然則欲得天眷者要必自篤天倫始　主意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帝度其心使之能攄也夫惟能攄故能受泰伯之讓而篤周家之慶也其德之清靜者體之所以立克明以下六者又其用之所由著克明者其德足以知人克類則明之察也克長者其德足以長人克君則長之大也克順者其德足以和民克比則順之至也此章專美王季之德故言之特詳至於文王則但言其德之靡悔而已然謂之靡悔則其德之純一無間亦可見矣惟其德之無間是以其福之無窮也　解頤

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正說上章讓國事因心則友是王季制義之精處則友其兄則篤其慶所以無非聞之言周之世德實自此始豈人力之所能爲哉是以王季之德能此六者殆

亦天之所命也至于文王生有聖德其德尤無遺恨周之天命遂傳之無窮矣上殷是王季之德在於天而用之無間下殷是文王之德格于天而傳之無窮周之世德上有王季其得於天者全下有文王其衍乎天者遠通篇宜以王季立說

斷法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

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承上章讓國之事言之王季之心有尺寸而能度義王季之譽能清靜而無聞言皆天使之然也是以王季之德凡此六者各著其能始亦天之所使邪蓋人惟身之所處能無累故德之所用能無遺其所以能者皆天也非人力之所能爲也

斷法

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

述王季之德而各稱其能于以見王季之所蘊者全而所御者廣亦以備舉其能而王季之德庶可言盡耳烝民二章備舉仲山甫之德亦猶此意皆是反覆備舉以見盛德但彼則舉其德之目此則各稱其德之能

斷法

王季有君人之德宜足以得天下之心人君之德要非一言之所能盡也必其能察於是非善惡之間施於教誨賞罰之際而後可以爲人君之大德德足於已安有不得乎人哉故其王是大邦也而於斯民之慈和徧服上下相親者宜也

國君之德有以統臨乎斯民者要不若斯民之悅服也大抵以德服人者非難而人之自服其德者爲難王季之明德能明能類而能爲人之君長則其德固足以統臨乎其民矣然使其王此大邦不能使斯民之順比爲則非其心悅而誠服亦何足以驗其德之至哉

主意

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聖人一德之純自足以綿一代之命命之出於天者豈可以僥倖而致哉聖人受之于己施之於後若固有之聖人非有求於天而天亦非有私于聖人也大德必受命盛德百世祀則亦理之當然者矣世德之脩至文王而靡悔帝祉之受施孫子而無窮天人之相爲感通前後之相爲脉絡孰有外於是德者哉

玲式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共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人心必有所畔而後有所援必有所歆而後有所羨畔者疎而離之援者親而附之也歆者欲之動乎中羨者心之慕乎外也斯二者皆溺於人欲之流者也文王無是二者蓋天實使之而非人力勉强之所能也故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焉密之敢距大邦不知有事大之禮也侵阮徂共不知有恤小之義也此天理之所當怒而王法之所當誅也故赫怒整兵以遏其衆則其伐密也初非有所畔也其救阮也初非有所援也兵之所在陵曰我陵池曰我池初非利其土地人民而有所歆羨也此所以能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也

顧此文王征伐之始詩人設爲天命文王之詞所以見天之眷文王者如此其至而文王之所奉乎天者心之所蘊固無一念之非天事之所施亦無一念之非天也夫天之眷聖人以

其無私而造至道之極聖人之服遠人者所以厚福祉而答天下之心也文王之德無畔援歆羨而先登于岸有得於天者如此是謂天德其伐密以篤周祜答人心是謂天討由是觀之文王之心即天之心文王之爲即天之所爲且天無聲臭也而曰帝謂見天與文王無間也伐密伐崇皆以帝謂言之見伐密伐崇皆天意云爾 發揮

此言文王之德無畔援歆羨之私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惟其無私而造道故其整兵以討罪亦皆合於道而非私也豈有畔援歆羨之意哉此章言文王之伐密出於天而非我下章言文王之伐崇出於天而非我故各以帝謂言之 主意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詩義集說 主 三十九

上天之所以眷命聖人者以其不溺於欲而獨詣乎道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未嘗不欲人人由斯道也而往往溺於物欲不能以自濟於是視道爲高且遠而不足以詣之矣惟文王畔援歆羨之欲不能爲之溺而獨先知先覺有以詣道之至極詩人乃以先登于岸喻之然則衆人皆以欲而忘道文王則獨超于欲而詣于道道者天之所自出也天出是道而聖人獨有以詣是道則是惟聖人爲能保全其所得於天者天安得不深知而有以告語之乎 主意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依其在京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猶所謂居其所不動也夫聖人豈有利天下之心哉其侵自阮疆也亦因其可怒者而怒之耳然文王以聖人之德當方伯之任則諸侯之人民即吾之人民也諸侯之土地即吾之土地也兵之所至罪人斯得而孰敢陳兵於陵以拒我飲水於泉以抗我哉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以山言之則在岐之陽以水言之則在渭之將此萬邦之所方鄉下民之所歸往也而其勢之盛已勃然不可禦矣 解顧

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師而所整之兵既過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所陟之岡即爲我岡所矢之陵即爲我陵無敢陳兵於陵飲水於泉以拒我也此言聖人安居而兵威自振也所謂鮮原即程邑也文王遷國於程邑在岐陽渭將此萬邦之所方鄉下民之所歸王者也此言聖人遷國而人心自歸也此詩上章下章皆言帝謂文王見文王凡有所爲皆天

詩義集說 三 四十

命之不容已者此所以用兵而所過之地無敢違遷國而天下之民咸尊戴而歸之蓋所爲有合於天心則自有以得乎人心矣 發揮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

文王之伐密也初無窮追遠略之意不過安然處于周京而已周京之外非其所用心也然兵下所至地皆屬我岡曰我岡陵曰我陵阿曰我阿泉池曰我泉池也蓋文王無心於闢土地而土地不能外文王而他屬非徒兵威足以制人也蓋文王弔民伐罪之師故耳 斷法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

崇墉

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草言其德不形而功無迹不識不知言其不作聰明一循乎天理之自然而與天同體也仇方其所讎者也兄弟其所友者也詢仇方而知崇之不可以不伐同兄弟而知兵之不可以不戒於是以伐崇墉焉蓋亦怒其所可怒而莫非順帝之則也

夏草之義集傳以爲未詳當以東萊之說補之蓋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夏以草謂侈大與變草不大聲以色不事乎外飾也不長夏以草不縱私意也皆明德之實也天之有言於文王而懷其明德者以其聲色夏草之俱無識知之不作而一順乎帝則也故天之有言於文王使之詢仇方同兄弟而伐崇墉也亦惟順乎天理而已蓋上天眷念聖人者以其無

爲而全乎天德上天之申命聖人者欲其有爲而致乎天討

破意如此　發揮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草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天之所以深眷聖人者以其泯人欲而循天理也天豈私於聖人者哉天以是理均與人衆人徇人欲而失之聖人泯人欲而循之則是衆人忽天之所與而聖人獨有以敬天之所與天安得不命之哉吁文王泯夫人欲之私一順乎帝之則正不拂夫天者宜其見知於天也而天豈私於聖人哉主意

不大聲以色以下即是文王之明德惟文王之德深微無迹舉不雜乎人爲而一循乎天理此上帝之所眷念而且若有言以示之也天之眷聖人者親密而有言正以聖人之契天者深微而不雜天本無言然於親密之至眷念之深無言而若有言也聖人之德形迹不露則深微矣聰明俱泯則不雜矣渾然由於天理之中是宜獲乎天心之眷天與聖人相與之際微矣　矜式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閑閑然徐緩言設而不用也言言然高大言縱而未攻也連連則相續而不絕也安安則詳審而不暴也是類是禡昭其罪於神也是致是附敷其德於人也此四方之所以莫敢傷也茀茀然强盛則非徐緩之比矣仡仡然堅壯則猶負固不服也於是伐以聲其罪肆以奮其力絕以殄其祀忽以滅其

國則天誅不留而罪人斯得矣此四方之所以莫敢拂也解顧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其來而四方無不畏服及其終不服也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夫聖人用兵以懷遠而天下服用兵以致討而天下順仁之至義之盡也此聖人仁義之師也蓋兵非聖人之得已也必不得已而用惟欲其畏威而來服耳豈嘗有窮黷之意哉及其懷惡不悛怙終不服則天誅不可以留而肆伐有不容已者矣後世潛師掩襲遏其遷善之心窮兵黷武竭其誅戮之暴視文王之師爲何如哉　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此則懷之以仁而天下無不畏服及其終不服也則縱兵以滅之是則斷之以義而天下無不順從也緩於前而急於後文王豈有私於其間哉無非順帝之則而已　主意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聖人建遊觀之地而民樂效其力聖人寓遊觀之地而物各
遂其情聖人有所興創而出於民心之樂爲雖欲不速成而
成功自速矣此所以民亦樂其樂而鳥獸蟲魚皆自得於遊
觀之際也此二章傳總斷謂斯民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
似不可分輕重然畢竟民心樂於方作臺沼之時所以能樂
其樂於遊觀之頃若作臺沼之初强民使效其力他日見其
君寓於臺沼之上雖有可樂不能樂其樂矣此乃詩人述民
樂之詞所以朱子斷章只平說　矜式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望氣校察災祥憂民之憂也時觀游節勞佚樂民之樂也臺

而謂之靈神之也曷爲其神之以其不終日而成也不終日
而成果文王之心乎非然也文王之心固戒以勿亟而斯民
之心則自如子來也然則勿亟者聖人愛民之仁而子來者
斯民事上之忠也　解頤

上是美文王建臺而得民之力下是推文王建臺而得民之
心皆詩人述民樂之詞如此　聖人方有所興創而民之成
其功者速此聖人心乎愛民雖無欲速之心而斯民自有樂
爲之志蓋能念其煩勞而民之愛夫上者深矣　速成之意
出於民則爲愛君君雖不欲其速民自樂爲之矣　矜式

此題祖孟子集註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此說自
正大文王之臺方其經營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
日而成此庶民以文王之心爲心也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
亟而民心樂之此文王以庶民之心爲心也文王之心愛民
之心也庶民之心愛上之心也上下交相愛也詩人述民樂
之詞如此朱子既加以美名正是述民樂之詞之意　斷法
上言文王用民力而民樂於趨事赴功下則推言文王之心
惟恐煩民而民自無不至蓋文王視民如傷豈欲煩民之力
然惟其有是心故民樂之而成功速也　旨要
聖人有所建而民之成功者爲甚速聖人推所愛而民之趨
事者爲甚親夫聖人之所爲非自爲遊觀之計皆所以爲民
也聖人以愛民之心爲心則斯民亦以愛聖人之心爲心矣
發揮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聖人之感乎人心者固於斯民競趨於事者觀之聖人豈欲

舉事以病吾民哉而有所興作不日而成乃若神靈之所爲
者自非聖德之深入於人心其何以得民如此哉　主意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臺下有囿則從而謂之靈囿囿中有沼則從而謂之靈沼王
而時在靈囿也則見其鹿之攸伏言其性之適也見其鹿之
濯濯言其體之充也見其鳥之鶴鶴言其色之潔也此飛走
者樂其爲飛走也王而時在靈沼也則既見其魚之牣而其
多可知也復見其魚之躍而其適可知也此鱗介者樂其爲
鱗介也　解頤

斯民以樂意觀聖人所以鳥獸蟲魚莫非樂意之所寓而隨
處皆樂境也　不分上下股只渾融說去　矜式

此詩皆述民樂之詞文王之在靈囿麀鹿鳥皆安馴而不驚

在靈沼魚滿而躍此其仁恩所被驗於物亦同其樂矣世豈無苑囿池沼之奉與鳥獸魚之育獨文王之在囿在沼隨其所寓而物各遂其所焉則文王之仁徵於外而根於中漸於民而流於物民之樂之舉苑囿池沼鳥獸魚皆樂意之所形也不然雖有此樂其孰與其樂鄒濯濯鴈鴈見於物皆民樂而誇美之詞樂意之所形也　旨要

虡業維樅貴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有樂之器有樂之理樂之器森然於制度文爲之間樂之理必悠然於禮遜雍容之地觀其器者要不可不究其理也彼其虡而業焉業而樅焉以貴鼓大鏞而陳之焉樂之器可謂備矣抑樂之爲樂所患者莫患於八音之奪倫而所貴者莫貴於衆心之和樂辟廱之地鼓鐘作焉奏之者得其倫聞之

者以爲樂聲噎氣嘆不能自已信乎觀樂之器者不容不究夫樂之理　聖人之化天下也非徒以樂也而有教存焉樂以和人心教以淑人心苟無其教而徒恃乎整飭之器鏗鏘之音爲足以化天下抑末矣　主意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聖人之樂設於施教之地而作於審音之人則樂之盡善盡美可知矣益施教之地必不以奏哇淫之音而審音之人必不失其疾徐之節今鼓鐘陳於辟廱而鼉鼓奏於矇瞍聞文王之樂聲噎氣嘆其有倫豈不美哉　旨要

總論　前二章言靈臺之遊觀後二章言辟廱之教育遊觀而必言其物之盛者以見涵育長養之有其素也教育而必言其樂之和者以見鼓舞作興之有其術也然則臺池鳥獸之樂固與百姓共之而鐘鼓之樂又將與賢者共之也　解頤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

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此詩三章一意相貫謂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者在乎德而脩德以法天下之民者又在乎孝德者繼先王之本也而孝者又德之本也非德不足以繼先王非孝不足以爲天下法永言配命見武王之一念不忘乎天理永言孝思見武王之一念不忘乎先王　主意

此三章歸宿王配于京一句上永言配命成王之孚言其所以能配于京也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言其所以能成王之孚也是則武王對三后于周之京者豈徒能繼其位而足以爲對哉德合於天理而天下共信之孝乎于人心而天下共法

之蓋其一代之王業得以成歷代之統緒得所託克對乎三后之尊而無愧也　矜式

此題三章當以首章爲一股下二章爲一股上股是無愧於前王下股是有合於人心合於人心即有合於前王之心矣聖人與王業以繼乎先者足以對乎前王聖人對前王以其行于己者有以合乎人心大抵孝者百行之原也永言孝思即求世德而長合於天理者也孝思維則即天下之所由信者也盡孝而天下法之求德配命而天下信之是即配三后於京即而無愧者也配三后而無愧則其造周室而興一代之王業者豈偶然之故哉中間鋪叙講透却從而貫合之則善矣　發揮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

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首章言武王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二章言武王繼先王之德而長言合於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也若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則不足以成其信矣蓋聖人與王業以能繼世統而正位以對乎前王聖人對前王以能求世德而順理以信乎天下聖人出而君有天下非徒正位而無愧於前王正以所爲而有合乎人心耳有以合乎天下人心即有以合乎前王之心矣蓋武王非徒興王業以能繼世統正天位而無愧於三后也非徒無愧於三后以能求世德合天理而成其信於天下也　發揮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聖人與王之業非先后固無以基之於前而先后在天之神非聖人無以配之於下蓋一代興王之業必世德之相承有以基之於其始而後聖德之受命有以成之於其終也周之王業自文王而始著自武王而始成是文王武王實造周矣然推原其始則文王之前固有王季也王季之前又有大王也謂王業之所基不在於是而可乎夫惟大王王季文王既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是以武王繼之實能配彼在天之靈於鎬京焉則武王之繼三后謂非王業之所成而可乎詩人於此原其始而歸美於三后要其終而歸功於武王則夫任繼述之責者其必知所法矣　解順

一代之興固有以爲之前必有以爲之後莫爲之前雖美不彰莫爲之後雖盛不傳周之興也既世世有明哲之王矣而哲王之中又莫過於三后之盛今武王成三后未成之業配三后在天之靈視先世而有光居鎬京而無愧周之王業豈偶然哉　一代王業之興要非一聖人之所致人徒見周之興文王武王爲之也而不知周之未興世世已有哲王矣文王與大王王季見之於在天之靈而武王配三后於在京之日則周之所以興不獨在於文武而已在大王王季之世積累之既厚則基址之益宏培植之既深則根本之益固觀文武之興周當觀武王于京而配三后則知王業益本於世德而非可以旦暮致也　世哲三后即世德者在上世配德者在武王前此哲德周之業所以開武王[illegible]此哲德周之業所以成　旨要

聖人相繼而興一代之業必其相傳而有以契前王之心夫周之世有哲王而三后之在天也武王繼文王而興周乃能於鎬京之地配三后在天之靈則無愧於前王即所以興王業也　發式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此章二配字不同王配于京是以下而對乎上之辭永言配命是以人而合乎天之辭有以配對于下而已之德既與先王而爲一有以配合乎天而已之心復與天理而爲一此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爲天下之法也然則王者之信豈可以他求哉亦在乎求世德配天命而已蓋世德皆實心之形著而天命即實理之流行既有以配對於先王復有以配合乎天命則王者之德著於下而天下之心應乎上上下交孚而其爲信也成矣　解順

理也者人心之所同有而世德之所由寓也武王配三后於

鎬京求三后之世德武王之求之也異乎人之求之也惟求於日用之間一循乎天理之正不使是理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而所以爲世德之求者不外是矣噫世德此理也人心亦此理也故配命者武王之所盡心而豈徒以配于京者爲足以慰三后與天下之心哉

王者之有天下惟能繼前王之德以常合於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以默契於人心世德此理也王者之信此理也此理著在吾心不暫合而遽離不暫得而遽失則所以繼前王而孚天下豈不有餘裕哉故觀武王配三后於鎬京惟於其天理渾融於一心久而不息者觀之也　旨要

王者惟能常合於天理則上足以繼前人之德而下足以成王者之信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息而不合於天理則無

以成吾信以契於人何以繼祖德而稱其位哉武王配三后於鎬京惟深求乎世德求世德亦惟求合於天理而已何也德即理也是理所在通古今而爲一達上下而無間惟長言合於天理則求世德者在是成王孚者亦在是若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則不足以成王者之信亦將何以嗣前王之位與德乎　主意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王者之所以信服於天下者莫大於孝孝愈久而愈不忘故天下之所同法也孝者人心之所不能自已上之人既有以倡之則下之人必從而法之　王者之信要不出於孝之外而天下之所法者又豈出於孝之外哉此孝有時而或忘之則所謂孝者亦僞焉耳何足法哉　主意

求世德配天命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其信之可法正以其孝之可法也長言孝思而不忘者一飲食之頃而如見於羹一坐作之頃而如見於牆一陟降之頃而如見於庭無一處之不然亦無一時之不然也若有時而忘之則是勉強矯僞之所爲也而豈足爲天下之法哉　解頤

人心信聖人而取以爲法者正以聖心無窮之孝可以爲法耳武王成王者之信而下土之衆皆以武王爲式所謂式者何也武王一念之孝思愈永而愈無窮此孝思足以爲則故人信而式之耳則與式皆法也聖人之孝與常人之孝不同常人之孝出於暫焉之思聖人之孝本於無窮之思惟其孝思之永真有可法故天下亦信其可以爲法舉從而法之也　旨要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永思昭哉嗣服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繩祖武者欲後人繼武王之迹也武王之道惟信與孝而已然武王之信乃王者之大信固非暫焉作輟之所能武王之孝乃天下之達孝尤非暫焉勉強之所能也然則如之何亦曰法武王之信在乎天命之永配法武王之孝在乎世德之是求如是而不受天之祜者未之有也　解頤

此詩六章上三章相承下三章相承此題上言天下媚愛武王而所以應之者維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嗣事矣下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蓋人心歸而聖人盡孝之道爲甚明聖道明而後人善繼之福爲甚久聖人以孝治天下行之於今則有以得

人心而盡繼世之道傳之於後則有以格天心而衍來世之福大哉孝乎觀之今世而人心之愛戴不能遽推之於後世則天心之眷顧者不能已如中庸稱武王達孝可引用 於栩

人心與於善而聖人之孝爲甚著聖道繼於後而上天之眷爲無窮大哉聖人之孝其興起斯民而繼承之無愧者此孝也其詒示後世而福祿之永膺者亦此孝也聖人至孝之道實徹乎前後協乎於天人故上而纘前人之事下而垂後人之規通而感人心之相孚遠而膺天祿之不替孝道之著於斯爲盛矣此無他前後同一理天人同一機豈有出於孝之外哉 矜式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昭茲者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承上昭哉而言也來世能繼其述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下章言受天之祜而四方來朝賀萬年之久豈不佐助也聖道明而繼之者得無窮之天眷天眷至而受之者得無窮之人心夫聖人之道天眷人心之所係屬者也一世能繼其述則一世天眷人心之所歸萬世能繼其述則萬世天眷人心之所歸特在乎能繼與不能繼耳 主意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前王之道明以垂無窮之世後人繼此道以享無窮之福夫福不在道之外聖道之昭然者百世以俟而不惑則來世有能繼其祖之述者豈不足以受天祜於萬年哉以是知明白正大之道即所以爲悠久深長之福道在是而福亦在是矣

主意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國家膺天命之重不惟得一統相尊之人心尤有以得萬年相助之人心夫人心未易以強合也尤未易以固結也地愈遠而相尊之無間時愈久而相助之不渝自非有得於皇天之眷命其何以得人心若是哉以是知天命者人心之本天與之則人與之矣 主意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文王惟有安天下之心故能成安天下之功惟有安天下之功故能有高天下之譽即其聲之大而知其功之盛即其功之盛而知其心之勤此文王之所以爲克君也 解頤

詳味朱傳謂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則是上四句

皆是說文王之德有安天下之德乃能爲天下之君人君孰不欲致天下之治安哉而率不覩其功之成乎成者德不足以爲致治之本耳治功一成名譽遠著即是德之宣播也聖人之德如此則其能君臨天下詎不信哉詩人所以推本之而後贊詠之也 聖人名譽之盛由其治功之成此詩人所以贊其君也

此詩集傳謂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然則前四章言文王後四章言武王此章言文王之有聲也甚大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聖人非徒有至大之令名而有安民之成功此克君之道不容以言盡也烝哉二字有不可名言之妙至好發明此句如堯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

成功故曰大哉堯之爲君舜之元德升聞以至五典克從百揆時叙故曰君哉舜也蓋所可得而名者其功業耳若夫盡克君之道則不容以言盡者矣此哉之一字所以寓不可名言之妙於言詞者也如此發之庶幾得詩意　主意

文王有聲通駿有聲通求厥寧通觀厥成

聖人有天下之大名者正以其有安天下之大功耳夫有其功而後有其名而聖人之所謂功者要不出於安民之外民安而功成焉則天下之大名舍聖人其誰歸哉　主意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大命自文王而始集故武功自文王而始成伐崇所以除天下之暴作豐所以立天下之本有以除天下之暴則人心服有以立天下之本則人心歸此文王之所以克君也　解順

聖人順天命以有爲斯足以君天下矣聖人之有爲無往而非天也伐崇以誅殘吾民者固天意也至於作豐以容吾民者亦天意也聖人之奉將天命若此豈不足以君臨天下哉　矜式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通追來孝王烝哉

通追來孝文王之孝也永言孝思武王之孝也文王之孝有以追先人之志武王之孝有以成文王之功此周之王業所以盛也　解順

首章文王烝哉有明釋以下皆不復出則其旨亦同皆是推本其德而復稱贊之是章言聖人始建都而擧適其宜不徇已而遠致其孝此詩人所以贊其克君也　矜式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豐水東注

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上章言文王遷豐之事下章言武王遷鎬之事上言文王之功所以著明者以其能築豐之垣故爾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爲楨幹信乎文王之克君也下言豐水之東注由大禹之功故四方得以來同於此而以武王爲君信乎武王之克君也夫維翰者有所依賴之謂維辟者以之爲君也王后言有君天下之德皇王則有天下之號而實爲之君矣此等皆須分別要發明透徹蓋前王功著於一國而天下有所依其克君之道爲已盡後王功因於往聖而天下有所尊其克君之道爲尤盡破意如此其中引文王武王事實發明之烝哉二字仍須發其不可名言之妙如文王居豐武王居鎬以人歸者衆地不能容故不得不遷耳皆可說　主意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文王之功著於築豐之日四方於是來歸而以爲楨幹功之所著德之所由著也　當時民被殷之虐而無所歸文王伐崇作豐邑功已略著再伐崇而築豐功業濯濯然大著見矣天下無所依歸之人始翕然信其出而爲民父母也　斷法

聖人功著作邑而斯民有所依此詩人所以贊其克君也國都者天下之所仰望而依歸也都邑既建而聖人之功業著矣民生之倚賴固矣其能君臨乎民於是乎信矣詩人所以推其本而深致乎贊美之詞聖人之功業既以都邑之建而益著民心之倚賴又以都邑之建而同歸非聖德何以能致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所以說得作豐甚重　矜式

文王伐崇之後即崇國之地以作豐邑故文王之功濯濯然

明著者以其能作豐邑之垣也伐崇以爲文王征伐之終事崇既伐而豐邑作文王之功著矣故天下皆有所依歸而贊文王之克君也此雖詩人之詞即天下之人心也猶牆之植榦四方皆以文王爲楨榦此是得所依四方攸同是人得所歸不作豐邑不見文王伐崇之功既見其功業之著則知文王之出而有爲矣皆歸之依之而仰之爲君矣　旨要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四方攸同皇王維辟見武王之盡君道也鎬京辟廱無思不服見武王之盡師道也君以治之而四方無不於此矛攸同師以教之而四方無不於此孚心服則其尚德而不尚力於此亦可見矣　解頤

上章言武王未作鎬京時而人心以之爲君下章言武王既遷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此聖人克君之道爲兩盡也夫武王未遷鎬京時詩人以爲豐水東注維禹之績特舉禹功言之者見武王之所爲無愧於禹也此人心感尊戴之以爲君追其遷鎬京首建辟廱之學講學行禮化服人心所以東西南北無有不服也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劉居豳大王邑岐文王遷豐武王遷鎬所以然者當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故不得不遷耳此章及後章皆可引用　發揮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豐水東注言其水勢之順也四方攸同言其人心之合也即水勢之順而有以見神禹之功即人心之合而有以見武王之德武王因人心之合而益有以盡其君道之隆則不惟近無愧於文王而且遠無愧於神禹矣　解頤

豐水東注水之流也四方攸同民之歸也水之流者因前聖有治水之功民之歸者由後聖有爲君之德是時武王未遷鎬故以豐水之禹功爲言蓋即其地以美武王可以繼前聖之功若美韓侯之受命而推本於禹功也　主意

水勢之順者前聖平天下之功人心之合者後聖君天下之道與王之地豈偶然哉因前聖所治之地建國君民於其間而天下翕然頌其君道之盡是必非偶然者矣豐水東入於渭而注於河者禹之績也故四方得以來同於此而以武王爲君焉此一豐也禹治之文王遷之武王遂有天下而居之武王功不在禹下此君道之所以可頌因美武王而推美禹功　此題本易作但惠以皇王維辟連下皇王烝哉說了皇

王維辟乃推本武王君天下之德皇王烝哉乃稱贊武王能君天下　旨要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學校建於遷國之始而人心盡其尊君之誠此詩人所以贊聖人之克君也得天下之心服者乃足王天下而致人心盡其歸往之誠者則自學校始　武王當遷國之初首惟學校之是建益講學行禮有其地則教化明而天下之尊君親上自有出於此心之所同然者初不必強也以此爲天下君孰不信其能君天下哉詩人所以深致其嘆咏之詞也　古今

天下惟教化足以結人心故當建國作邑之初而即新講學行禮之地則教化既明人心正應四方雖大而同一思之心此其君道之盡正以其師道之盡耳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

師能盡君道則盡君道矣　程式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王化首明於邦畿之重則人心無間於邦國之殊矣王畿者天下之所嚮依而王化者人心之所慕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方鎬京之初定而辟廱之已成則王化昭宣自近而遠四方雖殊安得不翕然而思服哉然則武王之興固將設至教以化民非徒據重地以臨民也　主意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上章言武王考其古卜而宅是鎬京蓋維正之於龜以成遷國之事如周召之卜洛大王之爰契我龜而遷岐衛文公之卜云其吉而遷國皆古人重其國事而不敢輕不以一已之

見而決之此見武王之審決於神而遷鎬信乎其克君也故下章又以豐芑起興曰豐水猶有芑武王豈無所事乎貽謀燕翼乃武王之事也此則託興於物以明遷國之事蓋取決於神以定遷國之謀復托興於物以明遷國之事此君道之兩盡也　主意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武王之遷鎬非以徇一已之私也必考之於卜以定其宅焉惟龜爲能致其決惟武王爲能成其事則武王之遷國固將上以承天意下以順民心前以成先王之志後以開無窮之基信乎其克君也哉　解胸

聖人建國之功稽之於神而成之於已此其所以能盡君道也王者之舉事未有不順天意者而況於邦國大事豈可以自用哉故必得龜卜之順從而後功業之成就正之者天成之者已武王之不徇已私若此豈不見其君道之盡哉　旨要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豐水則有芑矣而武王豈無所事乎水之流不窮則其生物亦無窮也聖人之德無窮則其善後亦無窮也於孫謀曰詒則所以遺之者至矣於翼子曰燕則所以安之者至矣苟一時之安而不爲悠久之計者又惡足以語此　解胸

聖人非無所事也其深謀遠慮必及子孫非但爲一朝一夕之計而已故不惟及其子而又必及其孫則子可以安矣必如是而後君人之道盡矣故詩人以豐水有芑興之言豐水尚有生物之功武王豈無創業垂統之功乎　主意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氷

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牛羊之腓護之以足肚也鳥之覆護之以其翼也人之會伐平林則又收而置之懷抱也人同類者也物異類者也而無不有愛護之意以見天之所生固非人之所能棄也實覃實訏言其形之大也厥聲載路言其聲之大也此稷之所以異於人也於是始收而養之則亦知其受命於天而不可以常兒待之矣　解胸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后稷之生蓋上天托之教稼穡之事以養天下之民故其能稼穡皆出天性能然非學而后能者也夫匍匐岐嶷以至其就口食則纔六七歲耳而能蓺荏菽則旆旆禾役則穟穟麻

參則幪幪小似則嗥嗥此非出於天性能然乎哉蓋聖人當
幼小之時而能興至大之利則其出於天性也可知矣如孔
子少以知禮聞所以能正樂興禮刪詩定書繫周易脩春秋
萬古綱常由是而正孟子為兒時而陳俎豆禮樂所以能闢
楊墨為聖道也　發揮
后稷能食時已有種植之志矣及其種植之間而嘉種各遂
其性則所稟之異可知矣前乎聖人之生固未被嘉種之利
也聖人既生隨其所藝而無不成於是其利遂及於無窮焉
豈非聖人之天性固自有異者乎　旨要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弗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
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后稷之穡其種雖降於天其相之實在於已苟不能致其人

力之助則豐草之不弗嘉穀必不能與之而並生矣實方實
苞自其清種時言之也實種實褎自其始苗時言之也實發
實秀自其始秀時言之也實堅實好自其始實時言之也實
穎實栗自其實熟而收成時言之也自種而苗自苗而秀自
秀而實無所往而不致其人力之助此稷之播種所以大有
功於斯民而有邰之封所以享無窮之報也　解胸
后稷之穡所以有相助之道者言盡人力之助所謂人力之
助者亦豈揠苗助長之道哉即下文弗除豐草種之黃茂使
嘉穀自方苞以至穎栗是也稷之穡如此故堯以其有功於
民而封於邰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奉姜嫄之祀使我周一
代之基業自此而始先儒所謂周家以農事開國蓋謂是也
聖人惟能盡人力以興養民之利故能受封爵以肇興王之
業洪荒之世聖人出而任繼天立極之事則天下何事不始
於聖人哉革茹毛飲血之俗而享粒食之美固自聖人始使
千百世之下皆得以蒙一王之化者亦自聖人而始也　發揮
詩人述古人稼穡之功以推原一代受封之始后稷為農師
教民稼穡因此有國所以開周家八百年之基業實始於此
故詩人備述其稼穡之功自始播種至於收成其有序而成
功如此以見其有國之由也　主意
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
聖人之於穡事自生以至於成蓋無一而不遂其天也生物
固難自生以至於成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乃今由始及終隨
其大而遂之使卒得以極其盛且美焉何莫非聖人有大造
於嘉穀者乎　主意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糜芑
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稷之降種其名不一而此獨以秬秠糜芑言者自其種之嘉
而可以供祭祀者言之也秬秠可以供鬱鬯糜芑可以供粢
盛故降之於民使得以徧種之種焉而成成焉而穫穫焉而
任負以歸於是為卣酒以降神為粢盛以享神此自其始封
時言之也　解胸
言降嘉種者是稷降是種於民也所謂稷降播種是也謂之
降者言教之辨嘉穀之種知稼穡之道使知如是而為秬如
是而為秠赤粱粟為糜白粱粟為芑恒之而為稼稼之而為
穡稷始教之是即所為降也稷始受國而為祭主故曰以歸
肇祀也聖人惟能興萬世養民之大利故能興一代祀先王

之大禮下文亦以上篇之意以發之從降字及肇字上發明發揮

農事備而美利興故農事成而祀事舉聖人以農事教民種藝之品類甚繁也其美利收成之餘正祀事創始之日以務農之事教其民者既自后稷而興則以務農之利祀其先者亦自后稷而始矣　矜式

聖人降播種於民其類固無不善也指其類而言之則善之中又有善者焉則秬秠糜芑是已此四類者不特可以供民食而且可以爲神明豈非穀之尤善者乎偏其利而不忘乎民收其利而不忘乎祖嘉穀之初登而祀事之肇舉則不特養民之利始於后稷而周之祭禮亦始於后稷矣　旨要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下章曰我祀盖承上章而言后稷之祀也如是則兩章可合爲一題耳大槩謂稷降嘉種於農者將欲備物以歸肇祀也又問稷之事如此者非徒如是而已也盖欲備物以興嗣歲也夫興來歲以祈年興新年之祀也繼往歲以報功繼舊年之祀也舉聖人之穡惟欲備物以肇祭祀之事尤欲備物以申祈報之禮却從降字肇字如何字興嗣字上詳悉發之　發揮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所舂揄簸蹂者即秬秠糜芑也淘而淅之其聲叟叟然盛而烝之其氣浮浮然將以釀鬯爵之酒供籩豆之實備三酒五齊之獻也物既備矣於是而載謀則卜日擇士之無不善也於是而載惟則齊戒其脩之無不至也取蕭祭脂宗廟之祭也取羝以軷行道之祭也詩侯之祭莫大於宗廟有朝聘之事則軷祭焉上自宗廟下至軷祭悉舉之矣或取肉膋火而燔之或取肉貫之加火而烈之四者皆祭祀之事凡此者皆所以興來歲而繼往歲也　解頤

詳祀事之當爲必推祀禮之由舉古人因農事而致祭凡事之當爲者無不盡其誠惟以迓綏予豐年之慶耳朱子謂四者皆祭祀之事雖只是指取蕭以下四者而言然舂簸以及謀惟亦莫非祭祀時事特舂簸以及謀惟乃將祭時事取蕭以及燔烈則臨祭時事祭祀以農事而始興則亦以農事而迭舉今歲豐年而祭所以報也亦所以祈也於是豐年之祥無或間斷往歲之豐登可繼而來歲之豐登又興矣可以見后稷之謹祭祀而重農事也如此　矜式

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上章言后稷之祀此章遂言今日尊祖配天之祭夫莫高於天莫尊於帝若不可得而感格也而香之始升上帝已安而饗之豈爲其芳臭之薦得其時而已哉盖自后稷之肇祀也載謀載惟之致其誠取蕭祭　之致其謹載燔載烈之致其戒固未嘗有一毫之罪悔由后稷而公劉公劉之心無以異於后稷也由公劉而大王大王之心無以異於公劉也由大

王而文武文王武王之心又無以異於大王也今至於後王之時矣而此心之敬畏猶前日也則上帝之饗之也豈徒以其物哉正以周人之用心同一敬畏之相傳也　解頤

上二章言后稷之祀此章言後世尊稷配天之祀也然曰印盛于豆登則親執其勞而非委之他人也香始升而帝已歆言應之速也胡臭亶時又作一句言帝之降格如此之速也何但香臭之得其時哉蓋由后稷以來世世脩德無有罪悔以至于今所以能感格之速也王者尊祖配天之祭其感格之速者非惟備物之得其時以其誠心之無間也夫感通之道在於物況乎誠心相承歷數世而無間則帝之降格其有不疾也哉若心有悔慝則不足以感格矣　夫祭祀在誠而非徒以物者也徒知物之爲備而不知前後相承者在心爲

夫豈知感通之道哉　發揮

胡臭亶時一句乃承上接下之辭然屬之下文其意尤相發明祀事之感乎天者有其應正以誠心之寓於物者有其傳祭祀之道固以物而致感格乎上天也然豈徒物之足尚哉誠心所傳遠矣上天降鑒之速若在於奉物之無遺實在於傳誠之有自此詩前數章皆是說后稷之奉祭如此至此章始言後人尊祖配天之祭而其誠之所傳自后稷始是蓋祭自后稷而興則誠亦自后稷而啓此誠寓於物而上天感格之速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孚武

德者祭祀之本也豆登之薦方陳而帝之感格甚疾此豈但芳臭之足以感歟蓋自后稷以來世世脩德無有罪悔此則格天之本也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況周人世世用心如此則明德之馨祖傳久矣豈不足以格天乎周公尊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我將則言惟天其右之而不敢必此則言上帝居歆而甚疾言雖不同其誠敬之心一也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即庶無罪悔之心也　主意

總論　首章述姜嫄禋祀之祥二章述后稷降生之易三章述其生而有見棄之事四章述其幼而有種植之志五章述其教稼穡而受封六章述其降嘉種而肇祀七章備言后稷祭祀之誠八章備言周人尊祖配天之義以終前章之意　解順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物不害物則生意感親必相親則禮意隆人非不欲篤天倫之恩也一或相踈則親親之禮無所施矣詩人於物理之相

害者因致其戒焉禁止之切感發之深也要就人情上推發明得慇懃篤厚之意透徹爲佳作於比興之中而致禁止之意且既言莫遠又言具爾既言肆筵又言授几此即見其開燕設席之初有慇懃篤厚之意於勿字莫字上發得有情尤佳　孚武

物未嘗無生意也惟無以害其生斯有以遂其生矣人未嘗無親親之情也惟不踈其情則有以盡其情矣國君之有父兄者老皆其所當親者親之以情則必厚之以禮苟不知當親而踈之又豈知盡其情於肆筵授几哉　旨要

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故以上四句興下四句蓋曰敦彼行葦苟無牛羊踐履之害則方苞方體而葉泥泥矣戚戚兄弟苟不相遠而其爾則或肆筵授几以成歡洽之樂矣方

開燕設席之初而慇懃篤厚之意藹然見於言語之外非盛德能有是哉益植物無以害其生則有以致於繁茂至親無以疎其情則有以至於歡洽矣夫至親相與之樂人情之所難得也觀詩物理而知不可使之疎遠而盡夫燕樂之情此興之有意義者耳　物之無或害者有以遂其生親之無或遺者有以成其禮蓋物之不害物而後生意之可全親於其所親而後禮意之燕盡使於吾親而不能盡吾情則禮爲虛文物性之不若矣　發揮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酬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侍御之盛言其人之不乏也獻酬之盛言其禮之無闕也飲食之盛言其物之豐也歌樂之盛言其聲之和也　解頤

王者之親親尊賢其情無所不至也奉之以禮安之以器事之以人而又申之以美味之備樂之以歌樂之盛此豈有一毫之不盡其情者哉蓋其尊奉敬愛之誠藹然出於飲食燕樂之外此盛時王者之事也　此是四件事不分輕重侍御獻酬飲食歌咢莫不極其盛以見慇懃篤厚之意親親之恩其不容已者如此　旨要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古人之燕射始以必勝爲期終以能敬爲美蓋射所以觀德也始焉之利弓矢審法度由中否之相形而期於鵠者人之情也至於弓矢張法度審則中否之相異而勝負決矣於斯時也惰慢之意乘之而勝者易以驕負者易以抗君子每於此而觀德焉此既燕而射以爲樂故尤以不侮爲賢緣既燕則飲酒縱情不侮而能敬賓人之所難藹然有雍容謹飭之風無偕暴驕戾之失　斷法

射所以觀德故所以尚者不在力而在德也弓堅矢鈞而舍矢又均者力也而所以序賓則以其賢也弓句矢挾而四鍭如樹者力也而所以序賓者則以其有不侮之德也使徒以力而不以德則極其力之所至亦以藝之能爾豈足尚哉　旨要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

古者射以觀德觀其從容中禮而德可知也以其持必中之器而發於既燕之餘中者無矜心不中者無愠色以賢序賓秩然有序其爭也君子豈不足以觀德乎　主意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

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此祭畢燕飲之後爲頌禱之詞也曾孫主祭者之稱周之王者也何則既醉所以答行葦也曰公尸嘉告集傳謂周稱王而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可見也此言與燕者飲此酒而得老壽又相與引導輔翼以享壽祺介景福也此詩人頌禱之詞非主祭者之自言也　發揮

總論　前二章未射而飲燕之始也故備言其禮樂之盛後二章既射而飲燕之終也故維致其頌禱之誠言之固有序也　解頤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上章言介爾景福此章言介爾昭明則昭明者亦指福之高

明光大而言耳　解順

昭明朱傳謂光大也是指福而言有福者自然光明盛大二章同是一意維其所感之德既厚故其致願之辭益加謂之景福指其享嘉和順者言之謂之昭明則極其光明盛大者言之如天保臣子之報答其君燕飲之際所感既深則祝頌之間累言不足　矜式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感吾君之厚恩者固無以效其報也所謂效報之厚者庶幾久遠之福何也已之所能者有限而天之所與無窮故以已而爲報要不若願諸天以爲報也吾君之厚我不特醉之以酒而且飽之以德有君如此何以報之維幸其享國之日長而厚福之益大不報之以已而報之以天斯其爲效報之至

情畅　主意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

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禮意厚而期壽福之隆以致其報壽福隆而美保身之善以託乎神大凡有感於禮遇之厚者未有不以福壽爲之祝也然福以極其盛壽以極其久非能保其身而使之善始善終則所願亦孤矣此其不特以願望之出於已者爲已足而尤以願望之嘏於神者爲可徵也　矜式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昭明高朗言其福之光大令終言其福之悠久若以德言而實以福言也　解順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問尸所告之辭若何則曰祭祀籩豆之薦既靜嘉矣而助祭相攝佐者又皆有威儀者焉然不維助祭之人威儀甚得其宜而君子又有嗣子於祭終而舉奠其孝誠源源而不竭則固宜永錫爾君以善也　籩豆靜嘉德之寓於物攝以威儀德之寓於人維其有不竭之孝是以有不竭之善　旨要

此皆述尸告之辭也夫尸所以象神尸之言如此即神之言如此述尸告而問之者固欲其助祭之皆賢舉德容而美之者尤欲其繼世之有德夫助祭之賢一時之善繼世之德百世之善此詩人既述尸告而問之又舉其事以實之所以見朋友之賢見於今日助祭之間而子孫之賢期於後世奉祭之遠其在今日如此其在後世者又如彼孰非臣子祝君之

至願哉　發揮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王者之祀事其足以當神之意者非維物足以寓其誠亦維人有以同其誠耳　主意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孝莫難於有繼王者之孝得人以爲之繼則有道之長可知矣敬之著乎外神之所以美者既盡善敬之垂乎後神之所以予者尤盡善　旨要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允

王者之所謂善者固肯予家之齊尤貴予福之遠　主意

其允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天欲福其國家子孫必先自福其身始　主意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天命之附屬於人君亦維在於一家之皆賢也夫以一家之間内而有賢助焉下而有賢子孫焉自非天命之附屬其何以至是哉　主意
總論　遹亦靜嘉孝誠之著於物也朋友攸攝孝誠之寓於人也孝子不匱孝誠之傳於後嗣也室家之壺孝誠之形於内助也錫爾以祚所以厚其身也錫爾以允所以昌厥後也釐爾女士則室家之深遠而嚴肅者非止於一世從以孫子則嗣子之孝誠不竭者非止於一人也此皆述尸告之辭也　解題
尸鬻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上是託物以咏其所寓之安下是述主人將意之勤而冀尸致報之美來成言福祿日來成就也　大要興題只要守朱傳口氣發明得委曲不直截便好　斷法
凡來成來崇之類皆指今日言至卒章則願其後日永無艱難也夫人之享福懼不保其後至於無有後艱則福積而高大者可以常保矣此乃繹祭而以實禮燕尸之樂故不及其他但重疊言之以極其尊敬頌禱之誠耳　旨要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王者干祿得福而子孫皆賢此即上天反覆眷顧不厭之實美君德之應而知天眷為無已復推天眷之致而知後嗣為皆賢　美盛德而驗於天人交相與之際則德之盛可見矣必驗於後嗣眾多而皆無愧於前人則君之求於天者既遠而天之眷乎君者信無窮也　非盛德不足以致上天之厚眷非天眷不能致後嗣之俱賢　發式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假樂言其德之可嘉可樂顯明也令善也明則光輝而不昧令則純粹而無瑕此其德之所以為美也宜民宜庶民也宜人宜官人也受祿受天百祿也此自其已然者言之也保如天保之保謂有以安之也右如左右之右謂有以助之也命如命令之命謂有以付畀之也申重也既保之而又保之既右之而又右之既命之而又命之所謂申之也此自其無窮者言之也　解題
此詩集傳謂疑即公尸所以答鬼賢者也假當依中庸作嘉

美也嘉樂君子見詩人美而樂之也言王者之德可嘉美而可悅樂既宜於民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佑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詩人美王者之明德既得人心天眷之歸又得天心眷顧之久夫王者而為天人之主而德者眾所以為之主者也何也德者人心所同得之理而天心之所眷佑者也吾德既明則吾之德即人心同得之德人心豈有不順哉吾德既明吾之心即上天之心天心豈有不順哉此其非特眷佑於一時而反覆申重之不厭也　發揮
賢君之盛德既足以得人而得天宜上天所以眷佑之者反覆而不厭矣人君之德有以慊乎人心而足以當乎天眷則其德盛矣此上天眷顧之休自有不能已者中庸引此以證

天之生物裁者培之傾者覆之之意蓋天之眷佑人君亦示其足以膺受與否使其德下不足以愜人心之歸而上不足以當天心之眷則其容受之基甚淺上天未必反寵眷顧之不厭群黃爲天子則宜乎人民矣富有四海則受祿于天矣由其德爲聖人也而天之於群方且使之得其名得其壽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眷佑之休有加而無已也　矜式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穆穆皇皇總言其德之美也抑抑秩秩詳言其德之善也不愆不忘言其心之敬有以修諸己也無怨無惡言其心之廣有以容乎人也率由舊章言其能循用先王之法率由舊章言其能盡用天下之賢皆自王者之子孫言之也然上章干

祿百福子孫千億則言王者之福本乎天而有以及後世有以爲祝頌之辭也下章受福無疆四方之綱則言子孫之福本乎德而有以及天下又所以爲稱願之辭也　解頤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國家之所謂福祿莫大乎子孫之衆尤莫大乎子孫之賢天將福人之國必先福其國之子孫子孫之衆難能也衆而皆賢愈難能也子孫極千億之衆而其德皆足以稱君王之位其心皆能遵祖宗之法國家福祿之盛孰有過於此哉噫觀國家之福祿亦維觀諸國家子孫之衆且賢斯可矣　主意

王者之所干者祿也而可以得百福焉祿指其一端言之福指其全體言之也子孫千億言其多也穆穆皇皇以下言其賢也多而能賢所以能保天命於無窮也穆穆皇皇以德言也宜君宜王以位言也不愆不忘以其心言也率由舊章以其法言也必有穆穆皇皇之德而後可以宜君王之位必有不愆不忘之心而後可以遵先王之法　解頤

自其享於一身者言之謂之祿自其流行於無窮謂之福王者干祿于天而天以百福畀之不維使其子孫之衆多而且使其子孫之皆賢則天休滋至流行無窮其得於天者百世猶一日也子孫之衆固所以爲福然衆而不能皆賢亦非所以爲福矣　矜式

詩人祝王者之福既願其子孫之多尤願其子孫之賢王者之福祿孰有大於此哉　發揮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堅

此二章朱子定爲稱願子孫之辭則是以當然之事爲將然之期故上章既極其稱願之意矣下章乃又於稱願之中而寓規警焉威儀抑抑德音秩秩以其德之著於外者言無怨無惡率由羣匹以其公於任賢者言由是受無疆之福爲四方之綱則又以其獲福居尊者言也然稱願其在己者固公尸之至情而稱願其及人者尤公尸之深意人君居天下之尊而使治效及於臣下信可稱也如或爲之臣者但知己之得其安而所以愛君者不知致勉而使民生之舉安是豈公尸之所願哉此其規警之意有默寓焉耳　矜式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威儀德音皆德之著於外也此可見其有諸己矣又能無怨無惡以任賢則取諸人者可見矣既有諸己又取諸人宜其

膺大福統天下矣此與下章皆稱願其子孫之辭　主意

王者維能脩身而尊賢則福有餘而治畢舉矣凡爲天下國家者必以脩身尊賢爲之本王者威儀則抑抑乎其容德音則秩秩乎其有常威儀聲譽之美如此可謂能脩其身矣而又悉泯其怨惡之私盡獲乎羣賢之用既脩身而又尊賢由是一人優游於其上而萬事振舉於其下其受無疆之福而爲四方之綱也豈不宜哉　主意

王者盡其道以脩於己公其心以任夫人則福有餘而治有統矣夫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身不脩則私意起而賢者未必樂爲之用又安能統天下哉詩人稱願夫王者之子孫以言其脩己則抑抑其威儀也秩秩其德音也以言其用人則無私怨惡而率由羣匹也若是則一人端拱於上衆賢分理於

下其受福無疆而統理天下宜矣　旨要

人君感德著而任使公自足以膺多福而總大權矣人君之在天下其所享御者維福祿與權綱而已使其威儀聲譽之未盡其善任賢使能或狥於私則何以爲膺受福祉之基總攬權綱之本哉此與下章皆稱願其子孫之辭以事理當然者稱願之而已篇中須發明此意　發式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之綱之紀以事言也不解于位以心言也燕及朋友自羣臣言之也民之攸塈自庶民言之也人君能綱紀四方則有以安其臣矣而臣子愛君之心又欲其不解而有以安乎民焉厚之至也不解于位即周公所其無逸之意此稱願其子孫之辭也　解願

君爲臣綱人君能綱紀四方而安及於羣臣則君道盡矣如是則爲臣下者安得不愛之而勉以安民之政乎蓋安民在於不解不解于位則綱常張而不弛人臣既賴君之綱紀以自安則其愛君之心無所不至尤欲其不弛乎綱紀以安乎民也　主意

君統治而臣賴以安臣同愛以勉夫君者而欲斯民之同其安蓋君臣之相安不若天下之舉安也此周之詩人稱願王者子孫之辭以當然之事爲將然之期極君臣相愛之情君民相依之理也　發揮

人臣之不安皆原於綱紀之不立綱紀既振人臣自然賴之以享燕安之福所以外之百辟內之卿士職雖不同而愛君之心則同無不致其媚愛以忠於天子非阿諛便辟以爲媚

也實欲吾君不解于位以致斯民之攸塈焉爾噫君以有爲而致羣臣之安臣欲其君以無逸而致萬民之舉安若是者豈復有怠荒之失哉　君經世以成政則其臣安臣愛君以勤政則其民安夫上下交而爲泰者君臣之盛也君燕其臣而以有爲倡之臣媚其君而以無逸勉之慶會之方深而規警之已至誠以交泰之時乃怠荒之所易起而疎遠之民尤休戚之所難及民苟不安則臣得以獨安者乎　治有大小幸吾君能兼總以安其臣職有內外勉吾君常無怠以安其民古昔盛時所可喜者交泰之治所可憂者怠荒之心君能總治固足以安其臣矣臣不勉君以勤於其位則民容有安者焉則臣亦豈能以獨安哉故臣之安固在君之總理而民之安尤在君之勤勞君有以安其臣臣有以勉其君有交泰

之盛而無怠荒之失此其所以爲盛時也歟　旨要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匪居匪康言其心之勤也迺場迺疆言其事之理也田疇既治然後居者可以有積倉行者可以有餱糧所以匪居匪康者爲思輯和其民人不欲安於西戎之陋爲思光顯其國家維欲復乎后稷之業於是以其弓矢斧鉞之備啓行而遷都于豳遷都必用武備者一以壯國容一以防外患也　解顯公劉以厚存心亦未嘗有自安之心即所以推其忠厚之心也所以於足食足兵用心無不極其至　旨要

古人之厚於民既足食而爲利民爲國之圖尤必足兵而爲遷國立都之事夫遷國重事也其遷必在於足食足兵之後

而所以爲遷者乃爲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家而非有他也此其所以爲厚於民也蓋公劉之在西戎民歸者衆而地僻不能容若苟焉自安而不思爲遷國之計則非思戢用光之道也然既定遷國之計矣苟兵食不足而輕于遷焉則亦豈思輯用光以厚於民哉成王聞此言得不思祖宗創業垂裕之艱難而保守之不易也此召公告戒之深意焉　作者當以篤公劉作一股以下皆篤厚之事　發揮

先公之厚於民者既足食以爲遷國之謀又足兵以爲遷國之舉蓋國以民爲本若民食之不足則民無所資武備之不脩則民無所賴況遷國之始尤必以是爲急故公劉始謀之際而勤勞於國必以二事爲重蓋必如是然後民無阻飢之患亦無外侮之虞此所以爲厚於民也

賢君之厚於民者勤勵富強之實已見於在國之時故其拓充備禦之圖遂見於遷國之際國都之遷皆所以爲民也使行者之食足而國家有爾大之基兵威之戒嚴而行者有衛禦之備維汲汲以致富强者能之下股兩節一節是未遷時事一節是將遷時事先自脩於內而後求擴大於外　孫式

此題難分上下股只是說兵食足而後可以謀遷匪居匪康爲足食之計貫在場疆積倉上輯民人光國家爲遷都而言民之生聚日衆不遷不足以安輯之邦國日見昌大不遷不足以光顯國家所以難分上下股輕重只是以前一句貫了中間發明要照顧題目　斷法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

古人以忠厚之心而盡力於民事無非欲以和其民而顯其國耳夫欲國家之光顯者莫先於斯民之和輯然民亦豈易和輯哉田疇之不治非所以和其民也日用之不給非所以和其民也維公劉之在西戎本之以篤厚行之以勤勞迺治其疆場迺治其倉廩迺裹其餱糧以實其囊囊則斯民相安於日用飲食之間自得於仰事俯育之際民之和輯者國之所以光大也自非公劉篤厚之心其安能思及此哉　主意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賢君之厚於民者既相土以居而生聚遂其情由任勞於已而俾服忘其美賢君以俾服之美而親相土之勞是宜居者衆而且安矣非用心之厚者何以能此懷土之心人皆有之

維人君於遷國之初有以遂其從遷之情則生意日盛而斯民不至於有愁嘆思舊之情也然遷國之初亦勞矣涉巘降原以相其土地之宜者殆非貴者之所能堪也則以佩服之美而親乎相土之勞非愛民一念至深至厚烏何不至於憚煩耶斯民得遂其安居之樂由賢君能親夫相土之勞 矜式

此言公劉至豳相土以居而帶此劍佩以上下乎小原也方其至豳于胥斯原而居者已庶且繁安而居之且徧且無永嘆則無懷舊之思矣而公劉方且涉降山原親任其勞而所佩者雖玉瑤鞞琫容刀之貴而不愛惜也以如是之佩服而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於民也蓋古人之厚於民者以民方新遷而已絶乎懷舊之思也已親勞苦而無愛於佩服之貴也夫新遷而使不思舊非厚於民者不能以佩服之

美而親勞苦之事尤非厚於民者不能即是章所言觀之其厚民之賢可知矣 於揮

古人之厚民也既相地而喜夫民居之安故勤勞而忘其佩服之美蓋公劉之心心乎愛民而已故於遷國之際拳拳斯民維恐其或不安也今民之安居者無嘆息愁恨之聲則公劉之心愈不自知其勞苦矣又何愛佩服之美乎 主意

重遷者人之情也苟非爲人上者存篤厚之心則遷於下者無以慰其愁嘆之意篤厚如公劉其度地而居民也居之者雖衆而所以撫慰之莫不安順而周徧焉斯民之得其所若此豈彼有愁嘆哉然以國君之尊非不可以安逸也而於遷國之際涉而在巘降而在原國人固有以見其勞矣觀之於其所佩則有玉焉有瑤焉有鞞琫容刀焉觀其涉降之勞苦而忘其華美之服飾其厚於民者何如哉 旨要

既順迺宣而無永歎涉則在巘復降在原

國君能使新遷之民得其所而不念舊者正以其能勤於民事耳 主意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此章言營度邑居之事夫當經營審度之初逝百泉而瞻溥原陟南岡而覯于京其審度也詳矣乃立國于京師之野於是而處其所處於是廬其宮旅於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蓋古人之厚於民者於度地之事爲甚詳而居民之制爲甚周也皆篤厚之心有所不能自已者也旨要

未定居之先則瞻望以相原野無不盡其詳既定居之後則

居處而見於人事者無不得其所逝彼百泉則自下而望上乃陟南岡則自上而望下古人相地之詳如此既審其可居則定居於此而一言一動之微亦無不得其所而安也四言于時見無不於斯而安乎此之意猶所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者也 主意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

國君之營建都邑而周視於上下之詳則其厚於民者可知矣 主意

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遷國者必據其要會之地苟地大而足以容衆則云爲無不於斯焉 主意

篤公劉于京斯依跄跄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

豕于牢酌之用兕觥之飲之君之宗之

于京斯依言其即京師以爲安也跄跄濟濟言其會羣臣而有儀也俾筵則或肆之筵也俾几則或授之几也登則登斯筵羣臣之所同也依則依斯几者老之所獨也執豕於牢非必牛羊之厚也酌之用兕非必金玉之華也遷國之初崇儉也　解頌

於臣下有禮以燕樂之於民庶又有法以整厲之於禮則儉質爲先於法則經制之有定先公之厚於民者如此上下之間情意既藹然而相孚法制又秩然而不紊矣　主意

賢君之厚於民者方落成而極其禮制之盛既燕飲而盡其經制之宜大臣追述先公厚民之事以戒君言其落成而有慇懃儉質之意者燕飲其臣而盡一時慰勞之誠也言其燕

飲而定綱維統繫之規者整厲其民而爲後世悠久之計也其厚於爲民也爲何如使君臣雖懽洽於居室既安之餘而民生未親附於上下相承之日殆非所以爲愛民之厚者矣

於式

古人之厚於民者方新遷國之後既爲燕饗而使臣盡其歡必立法制而使民有所統夫國之新遷非燕樂無以盡歡洽而慰其心非法制無以統攝而定其志方新遷之初而爲經久之制如此非公劉厚民之深者不能也　旨要

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言君於新遷之後所以收合人心者蓋無不至也有臣焉則爲之飲食燕饗以樂之有民焉則立之君道宗法以統之若是者則何患民心之不一而國勢之不固也哉　主意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國之始遷莫先於奠民居其次莫如定軍賦正稅法既溥既長言其芟夷蘙辟之廣而長也既景迺岡以下言其望景觀視之詳而備也其軍三單言軍制雖不可以不定而非寘民以爲兵也徹田爲糧言田制雖不可以不定而非竭民以奉上也大王之自西徂東則自水之西而往乎東言其治之遍也公劉之度其夕陽則自山之東而至乎西言其居之大也皆以見民之歸者日以衆而田之闢者日以廣也　解頌

賢君之厚於民者既治地以授民而定賦稅之宜復廣土以益民而致盛大之效夫辨土授民而致其勤因地取民而定其制以土地墾辟之餘也至于經界日盛土地日宏則疆宇

恢拓之田而芟夷蘙辟之功愈大矣非愛民之厚何以能此始因土地之墾辟而辨其宜以授於民定其制以取於民遷國之基於此而立矣迨夫山西之田日增民生之居處日辟則向之廣者益以廣長者益以長而國之基信乎其昌大矣

旨要

此章言辨地理以授民與夫制軍賦定稅法之事既溥既長至觀其流泉辨地理以授民之事也其軍三單定軍賦也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定稅法也度其夕陽而豳居允荒則言民居益衆也夫古人之厚於民者安民之事爲甚詳而取民之制爲甚約此地益廣而民益衆也夫安民有其法取民有定制此其厚於民之道爲何如哉蓋擇地居民一時之制立制而不厚取於民尤久遠之制也　發揮

此詩皆詠公劉厚民之事故每章各以萬公劉啓之此詩全章命題皆當上一句分截成王將涖政而康公告之曰昔者公劉之厚於民既治草萊以開其地復測日景以正其方相其向背之宜觀其灌溉之利其愛於民者如此由是酌其地而定軍賦均其地而定稅法其取於民者如此厚民若是而民之歸者將不足以容乃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幽民之居益大其得於民者又如此甚矣其厚民之勤也言之諄切而有序公劉之心可想見而康公之意拳拳矣　斷法

篤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于幽斯館爲客舍以居也涉渭爲亂爲舟以濟也取厲爲斤斧之用取鍛爲宮室之脩本其始而言也止基言其居室之

治也迺理言其田疇之治也衆者人之多有者財之足即止基迺理之效也夾澗而居則或處其東或處其西也遡澗而居則前依乎水後依乎山也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芮鞫而居之要其終之盛而言也非公劉之厚於民其何以致是哉　解頤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徵物取於遠猶足以養夫民盛德成於君宜有以子其民此詩雖是興體然只是一意宛轉說下來感發之機在於語意之相形挹行潦於彼而注於此至遠也而猶足以爲民之餴餴乎此以遠近相形而感發乎成王也行潦之水至微淺也而其餴餴之用猶若是其大豈弟之德至貴重也豈不足以爲民父母而使民尊之親之乎此以貴賤相形而感發乎成

王也召公規戒之意不迫而切如此　於式

此與之姺而切者物之微猶可以爲民之用豈有德之厚而乃不足以爲民之歸此物之微而遠取諸彼者如此況德之厚而近取諸身者何如即其辭既其理康公之所以爲戒者婉在言外餴餴者民養之所急父母者民生之所資酌之於彼而注之於此民猶不憚其煩取之於已而推之於民君其容以自已行潦之水朝滿而夕除豈弟之德常存而不竭其可不知所以爲父母之道乎　斷法

物之遠者尚可以致其用德之盛者豈不爲民之所歸豈弟君子有父母斯民之德宜民尊之親之無不致也　主意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義莫尊於君也恩莫切於親也以君之貴而有親之慈則君

德之和易可知矣人倫之大有主於恩者有主於義者故以君而臨民以至貴而臨至賤尊卑之遠絶而勢分之隔疎安能使情意若一家而慈愛若一體也哉成王之爲君子也豈以强教之弟以說安之不以民視民而以子視民民之親之同於父母何莫非豈弟之所致邪噫不恃其崇高之勢而益充其豈弟之仁斯其爲康公戒成王之意也歟　主意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有卷者阿則可以游歌之地也飄風自南則可以游歌之時也來游來歌君以和平之音唱也以矢其音臣以和平之音和也此所謂總序以發端也天下之可樂者莫如泰和盛治之時而所可慮者亦莫如泰和盛治之時曷爲其可樂而又可慮也蓋泰和盛治之時以三光則得其明以四時則得其

序以庶類則得其所萬國有咸寧之效而黎民有丕變之風是誠可樂也然治極而不戒則亂亦於此乎兆天地盈虧與時消息而謂治可保其常不亂乎此其所可慮也夫惟慮之於極治之時此有虞所以有皐陶之賡歌有周所以有召公之卷阿也　解頤

地勢美而天氣和正君心自適之際而臣言易入之機也大臣之愛君固無往而不效其忠而君心舒適之餘則其效忠也尤易康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而適遇夫飄然南來之風以斯地也際斯時也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同一自得之意平日有懷而不盡者於此而矢其音焉則君心之感悟深矣康公其善於告君也哉□以卷阿而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乃游歌於其上康公矢音以進戒何也豈弟成德之名

成王幼冲而全豈弟之德一旦游歌於順適之地若不進戒恐王心或溺於宴安而虧豈弟之德不知求賢用士也□人君適意之時正人臣納諫之日登卷阿而遇飄風地勢既美天氣又和以豈弟之德遂游歌之樂宜有欣然聽納而何拂戾之有哉　旨要

或有以矢其音爲成王者非是緣此章朱傳以爲總序以發端總序者總一詩而序之也發端者發賡歌之端下三句見成王咏歌之終乃召公賡歌之始一詩之旨皆係於此所以謂之總序發端也中間發明成王當此之時其胸次直與天地同流所以召公總其詠歌而以規戒之言進之也　矜式

成王歌之召公矢其音以和之自此以下皆公所矢之音也

疏義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賢君既得以享治安而自適於一已大臣尤欲其全壽命而無異於前人寬閒豫暇之樂此賢君已致者也全其壽命而克繼乎前人始終之美又大臣所期於賢君者也既即治安之已致者咏美之復即壽命之能致者期望之大臣之所以廣王心而歆動之者亦惟欲其慨慕之餘而深察乎致此之本耳末後却深一步說人情於安樂逸豫之時每不能保全其壽命有愧於前人善始善終者多矣召公於致其歆動之中而深寓乎規警之意使成王能全其天之所賦而無異於前人則能享安樂逸豫之休而無危亡短折之患矣豈弟君子乃呼而告之之詞所以啓其聽也　矜式

伴奐以游優游以休則是當閒暇之時享和平之福此其已

然者也又當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則所以保之於無窮也成王以持盈守成之主而欲似先公之善始善終則所以致此者必有其道矣此所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也　解頤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此召康公所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之詞人多把豈弟君子做德看并下文彌性差說了更不詳玩上下傳釋蓋卷阿一詩自二章至四章皆廣王心而歆動之之詞下章乃告之以致此之由豈弟君子呼而告之之詞此章既言其極享有之盛故呼而告之又使之極宰制之盛也彌性者終身之謂極言者是也如此作方是朱傳本旨　斷法

賢君既有以統疆域之盛大臣尤欲其常爲神明之依御天

下之盛大者固可美宰神明於悠久者尤可期此大臣之所以呼其君告之者拳拳也　發明經旨與上章同末後深一步說幽不能爲百神之主則明不能爲萬民之主疆域之廣大非所有矣此大臣每欲其保全天之所賦而常能主乎百神則主萬民而統御乎天下所以歆動之者非徒然也　旨要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天之眷吾君者甚厚則吾君脩德以全其天者固不容於不厚矣天於人君常欲扶持而全安之特患吾君脩德之未至耳康公之告成王謂爾之昭受天命未嘗不長也天之茀祿未嘗不於爾而安康也惟使吾君以豈弟之德保全性命之正則純嘏之常在爾者宜也蓋在天爲命在君爲性在天爲茀祿在君爲純嘏彌性則有以全其受命之長常爾純嘏

則有以全其福祿之康要在吾君自脩其豈弟之德而已　矜式人君福祿之盛既足以安其身又使之當常久而不變不惟言其已然之福而又期其將然之福此周公所以歆動成王之意也蓋享福祿之盛必思致福祿之由歌咏之間意在言外成王得無所思乎三章之意皆同　主意

大臣之告君固願其以一身爲諸福之會尤願其以一德爲諸福之本何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受命於爾乎長茀祿於爾乎康亦可以爲福之備矣而大臣愛君之心則未已也必欲其以豈弟之德成君子之名庶幾一德格天而性命之彌純嘏之常爾皆有之而無愧矣始願其得福之降終願其有以爲得福之實大臣之愛君何其至哉　旨要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容容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此詩下章言承上章言得馮翼孝德之助則能如此而四方以爲綱矣上章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德日脩而四方以爲則矣此可合一題蓋用賢進德而天下以爲法則德無不備而天下有所統矣夫君爲臣綱而爲天下之所觀法者也而德者又所以爲之綱而足法者也苟非賢才並用則無以進其德將何以爲天下之法而繫天下之心哉此康公因成王伴奐優游而進戒者如此所謂引君當道豈後世阿徇爲容逢迎爲悅者哉其中馮翼孝德容印圭璋聞望須詳細分而爲則爲綱亦須分別淺深　發揮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以引以翼引如引君以當道之引翼如予欲有爲汝翼之翼

呂氏所謂慈祥者能孝之人也所謂篤實者有德之人也得如是之人以引翼之則王德無愆王德無愆則四方以爲法則四方以爲法則則可以居大位而無忝受天祿而無窮矣　童子問

人君有馮翼孝德之助而用之以引翼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於內者也非有矯矯亢亢之行爲天下之標的者然德盎於內而人自仰之自可以表率天下故豈樂弟易之君子雍容順適不表不暴而四方自然以之爲則焉　斷法

容容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王者惟能備天下之德而後足以繫天下之心天下之心非可以力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故君爲臣綱者分之常而天下以爲綱者德之備欲天下以之而爲綱惟豈

弟君子能之夫謂之豈弟君子雖一言而有餘而所以爲是豈弟君子則累言之不足外貌之容卬也內行之純潔也遠之而有令聞也近之而有令望也表裏相符名實俱美必如是而後可以爲豈弟之君子必如是而後四方以爲網噫四方以爲網者以德不以力也康公承上章言得賢之助則其德脩而其效益大矣王而聞斯言也其可不盡禮賢之道乎

旨要

勝天下之大任者有天下之大德者也成天下之大德者備天下之衆美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而備天下之衆美則天下之大德可以成而天下之大任可以勝矣是故德莫貴於表裏之相符而尤難於名實之相副今外貌尊嚴內行純潔則表裏無異致令譽可稱令儀可望則名實無異觀矣夫如是

則德威仁熟足以爲豈弟之君子焉四方雖遠豈不以之爲綱哉苟或輕乎外而內有不純有其名而實或不稱則身不勝大任者亦未之有也 主意

其夫衆美而能有天下之大德者未之有也不有大德而能容容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

王者外有尊嚴之容而內有純潔之行則聞望之孚於遠近者善矣大抵感人之道在於脩身脩於身者莫難於內外之一致而感於人者莫難於遠近之一心苟徒矯飾於容貌之間而不能磨礱於德行之實則近之且無所法而何以聞於遠哉成王一德渾全衆善兼備外貌極於容卬內行粹於圭璋由是播而爲令聞則遠之者可以聞而知也著而爲令望則近之者可以望而法也內外無異致而遠近無異心其脩身也至則其感人也深成王之盛德至善蓋如此 主意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此二章本難合爲一題然强合之亦可作夫鳳凰之飛而集於所止以興賢才見用則能媚于天子鳳之飛而傅于天以興賢才見用而能媚于庶人夫賢者在朝而媚愛其君爰止之義也賢者之在四方天下觀仰而被其澤傅天之義也觀嘉瑞得所止則知賢才見用而有愛君之功觀嘉瑞其迹高則知賢才見用而有愛民之效夫賢才豈無致君澤民之心哉維在人君用之耳康公即鳳凰起興見得鳳凰必翽翽其羽而後能集於所止亦傅于天賢才必君之任用而後能媚

于天子媚于庶人興之取義蓋如此鳳凰非翽翽則不能集止而傅天賢才非任使則不能媚于君民 發揮

即瑞物之自適以興賢才效用而愛其君復即瑞物之自適以興賢才效用而愛其民致君澤民賢才之能事惟在乎人君用之而已大臣覩瑞物飛翔自適而託以起興者兩見焉亦惟感發乎賢君使有以遂賢才愛君愛民之心也言媚于天子則以鳳凰集所止先之言媚于庶人則以鳳皇之傅于天言之莫非歌詠其性情之自得取其音韻之諧叶爾 矜式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靈物之衆者以明時而安其所賢人之衆者爲明主而效其忠人之賢者猶物之靈也靈物不輕於出而賢人亦豈輕於

用哉有太平之世而後靈物顯其瑞世之資有太平之君而後賢人得以致其愛君之意鳳凰之羽翩翩也適際夫成王之時則集於其所止矣王士之吉詡詡也見使於成王之君則皆媚于天子矣鳳凰非其時則不見吉士非其君則不事即物起興而康公告戒之意深矣　主意

觀靈物之得其所可以知賢士之效其忠也鳳不輕出也遭遇太平之世則集於其所止矣吉士不輕爲世用也見用於君子之君則媚于天子矣即靈物之隱見以驗賢者之出處則賢者豈苟焉以事君爲容悅者哉　鳳凰治世則見而今有見其飛者且聞其有翩翩之羽聲焉是固可喜也然人情於罕見之瑞豈但以其適然之飛爲幸哉亦欲其於是而集且於是而止庶幾可以深慰其望耳不然飛而不集止則人

情缺然矣大賢之瑞世者國家常患其少今王之得士詡詡其多又皆吉德之士可謂盛矣然必遇君子之君以使之則君臣合德皆盡其所以忠愛天子之心若使雖有此吉士而君非有此君子之德則不足盡其用矣又安能使之同心以效忠愛之用哉　旨要

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傳于天詡詡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靈物有瑞世之資善類有濟世之澤使翩翩之鳳而不傳于天孰得而見其瑞彼詡詡之士而不命于君亦孰得而蒙其澤哉康公以是爲成王告成王於此可不汲汲於求賢乎　主意

此與題似比而非比凡託興之詩皆只是兩股必守朱傳口氣　斷法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上章通下章言之則爲興就上章言之則爲比如以爲比則鳳凰者賢才之喻高岡者朝廷之喻梧桐者賢君之喻朝陽者明時之喻也鳳凰之鳴高岡猶賢者之在朝廷也梧桐之生朝陽猶賢君之馭明時也鳳凰非梧桐不棲猶賢者非遇明君則不仕也非朝陽不鳴猶賢者非遇明時則不出也維其有菶菶萋萋之盛是以有雝雝喈喈之和則其一時感會之機蓋可想矣　高岡非潛伏之地朝陽乃明盛之處賢者出而逢明君致治之時也其相遇之盛既如此必君盡其禮猶梧桐之菶菶萋萋臣得展其所蘊猶鳳鳴之雝雝喈喈其相與之盛當如此今而賢者集於王朝矣禮意之隆則有望

於成王也　解頤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鳳凰非梧桐不棲猶賢者非明君不仕也今鳳凰鳴于高岡值梧桐之生于朝陽以鳳凰而得梧桐以梧桐而棲鳳凰一時遭遇之盛如此故梧桐之生者菶菶萋萋賢君之禮意似之鳳凰之鳴者雝雝喈喈賢臣之得展所蘊似之有高岡朝陽之相值遇則有菶萋雝喈之契合矣康公以是告戒成王者蓋欲成王益知所以盡求賢之道也　上是君臣之相遇下是君臣之相與皆是歌詠形容一時之盛如此　斷法

物有以動相感之機又有以極相得之意明乎此者可以論盛時君臣之遇合矣何也鳳凰非梧桐不棲賢者非禮聘不至以朝陽之梧而來高岡之鳳亦猶以明君之禮而致高世

之賢相感則亦有然者矣使梧生不能以極莘莘薋薋之盛則鳳鳴亦安得以極其雝雝喈喈之和吾君苟欲衆賢之極其和亦必使禮意之極其盛庶幾向之相感者至是而愈相得焉斯其爲泰和之氣象也歟　主意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人君之富足以待天下之賢詩人之辭無以盡贊歌之意蓋必有待賢之禮而後能致賢才之用今君車馬之富如此固足以爲待賢之禮矣爲臣者復何言哉故矢詩之辭不多維以繼王之聲而遂歌之耳　主意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言民之勞苦甚矣庶幾其少安乎京師者諸夏之本維當惠

此中國以綏安乎四方也也小人爲惡內則詭隨以悅其君外則寇虐以害乎民皆所謂無良也非詭隨無以媚上而爲寇虐之本非寇虐無以威下而遂詭隨之志詭隨者柔惡之所爲寇虐者剛惡之所發苟不禁而絕之則是不畏天之明命也而可乎柔遠即綏四方之謂能邇即惠中國之謂遠者懷而安之邇者順而習之即有以定王室矣　解順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敬慎威儀欲其脩身也以近有德欲其尊賢也脩身以爲之本親賢以爲之輔則必不至於縱詭隨而爲寇虐矣　解順

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輯者和也言於天理無所逆也此民之所以洽也懌者悅也言於人情無所咈也此民之所以定也　解順

先民有言詢於芻蕘

古人所以詢及芻蕘者誠以淺近之言至理存焉不可以其人之賤而忽之也況於僚友之言其可忽而不聽乎　解順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

天之開民如壎篪之相和壎唱而篪和言必應也如璋圭之相合合二璋以成圭言必同也如往取物之必得如乎攜物之必從也攜而必從非別立一道以增益之也因其所固有耳牖民之道其易如此上之化下其道獨不然乎　解順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大德之人所以爲君之藩籬也萬民之聚所以爲君之垣牆也國之強大者所以爲君之屏蔽也族之強盛者所以爲君

之榦幹也同姓之宗子又所以爲君之城也五者皆君之所恃以爲安也而德其本焉人君能維德之懷則得是五者之助而安矣不能維德之懷則失是五者之助而不安矣不安則同姓先有離心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蔽皆壞而獨居獨居而禍亂之作斯無日矣豈不可畏之甚哉　解順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

王者多助之至要在有德而已君能有德則助之者何患其不多哉德不足以服人則親戚叛之而何以得助於人哉故藩也垣也屏翰之與城也皆王者之所宜有然吾君之所恃以爲安者有德以爲之本彼五者特君之助耳噫王者其可以不務德乎　主意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驅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

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天之怒不可不敬也汝其敢戲豫乎天之變不可不敬也汝其敢馳驅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言一出入之際而天必與之俱也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一動息之頃而天必與之同也此所謂陟降厥士日監在茲也此君子之學所以必戒懼慎獨之爲貴也　解順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天者理而已矣逞人欲者即所以存天理理在則所以敬天者亦在是矣天怒不可以不敬也吾則無敢戲豫焉天變不可以不敬也吾則無敢馳驅焉其欲而理自存天下安有外理而求所謂敬天者哉　主意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愚人之所以益愚者以其有稟賦之偏而又無學問之力也哲人之所以不愚者以其所稟既異於人而又有省察克治之功也今而曰靡哲不愚曰亦維斯戾則是既不能省察於幾微之際復不能克治於著見之後其爲反常也大矣　解順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

古之君子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觀其外者可以知其中也德之在心者固隱微而難知威儀之在身者常顯著而易見故威儀者德之隅也密審於威儀者其德必嚴正也譬之宮室之制外之有廉隅者豈不足見其內之有繩直也哉欲知君子之德維於君子之威儀觀之　主意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訂謨定命遠猶辰

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人知維知乎道德有自然之應則所以致警於施設容貌之間而使之可以爲天下法者不容已矣人心之所同者理而已故能盡至貴之人道則四方皆以爲訓有直大之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此理之感應初不必強也知人之師慕道德者一出於自然則夫居於斯民之上而欲可以爲斯民之法又安得不大其謀謨定其命令而爲久遠之規以時播告且敬慎其威儀以爲視效之實哉蓋謀謨命令與夫容貌威儀是乃人道之當然而德行之至著者也使在人有取法之情而在己無可法之實其何以爲民上哉此武公所以奉奉自警也　移式

盡人道脩德行則四方皆訓從之四國皆歸順之此是泛言大凡人能如此則其效如此謀謨命令容貌威儀乃是詳言爲君之道當如此故必如此而後無愧於天下之法也　斷法

君子脩於已者爲兩盡而天下之應大當知施於事者非一端而斯民之法同於是見古人自警之意深矣是故天地之性人爲貴人能盡人道則四方以爲則有覺德行則四方順從之脩於內者兩盡而天下之應大矣知乎此必當大其謀謨定其命令遠圖時告敬慎威儀然後可以爲法於天下也豈非施於外者非一端而斯民之法同乎　發揮

君子脩身理國之道何其詳且盡如是也始而及道德之敦中而詳理治之方而復以盡夫臨位之道者終之君道治已既參錯並言而各要其極非嚴於自脩者能如是乎　旨要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天地之性人爲貴故莫強於人道人道者何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有盡人道者則四方以爲訓蓋人道天下之所共由也此且是泛言見得人道爲天下所同法却說吾君若能行道有得充積至於直大直大只如盛大之意則四方之國烏得而不順從哉無他以此理爲天下所同故耳　斷法

訂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愼威儀維民之則

以謀謨號令播告於下此以言教者也敬愼威儀而可以爲法於民此以身教者也爲國君者固當以播告於民尤不可不以吾身爲下民之準則然以言教者其事實繁謀謨當大而不可小當遠而不可近命令當審定而不可易播告必以其時有一不謹皆非所以示民以身教者其道甚簡只存一

敬心而威儀不至僭差民自仰望而則效此武公自警之辭

既欲其求之於政令之間而復維反之於身心之爲切且要也求之政令者不可廢反之身心者乃政令之本也　斷法

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

夙興夜寐脩身之事也洒埽廷內齊家之事也身者民之主家者國之則身脩而家齊是豈不足以爲民之章乎車馬所以安身也固不可以不脩弓矢戎兵所以防患也尤不可以不戒在我者既不至於妄動則在彼者亦不敢以輕侮此又治國之要也詳於內而不遺乎外謹乎大而不忽乎細地有遠近之不同而慮之無不周事有常變之不同而備之無不飭此所以爲訂謨定命遠猶辰告之實也歟　解頤

古人先內而後外其所以謹飭內治而表率百姓者不敢不勤至於禦外患則維車馬器械以致其警戒預備之意求以遏遠之使不可相犯而已　夙興夜寐猶言念茲在茲無一日不務乎此無一時不在乎此蓋治內之道不可有所怠弛當常以爲務也治外兵戎之具則維不敢不備恐不慮之患至蠻方之當遏遠而已上股是無不勤下股是無不謹要祖朱傳慮無不周備無不飭然有先後輕重焉　斷法

政勤以率民脩武以服遠內外之政兼脩巨細之事舉舉慮無不周備無不飭所謂訂謨定命遠猶辰告者於此見矣　主意

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

國君所以係斯民之觀瞻者要不可忽其小者也事之小者人情之所易忽而不知莫顯乎微乃斯民觀瞻之所深係武

公於寢興洒埽能致其謹焉則爲民之章也宜哉　主意

詹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賢君於治國脩身之事既知所以自警而警言之戒尤嚴也夫治民守法而爲外患之防此治國之事也謹言飭行以求盡善之美此脩身之事也然人之一身言與行固皆爲盛德之持而言語尤易過差欲脩身者尤不可不加謹焉此武公自警之作所以詞丁寧而意深切始言治國之事欲施於外者無不謹也繼言脩身之事欲施於己者無不謹也末復深喻言語之失難救則所以自治愈審矣此題不必串合只就武公自警上逐節發明　矜式

治民守法而預防意外之患慎言正行而尤戒失言之愆夫

爲治之道有本有末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亦未有守身無法而能用法度者也故言行能謹己之身正矣則推之治民而民治謹侯度而法度自有不違既謹於人民法度之間又謹於動靜語默之際庶可以少過矣其中如言行君子之樞機南容三復白圭皆可引用　治民守法防意外之患比治國之事謹言語敬威儀此治身之事然治國本於脩身脩身之道尤莫切於謹言故特申言謹言之事而拳拳於白圭之戒也脩身切於治國謹言切於威儀故立言之間一節深

一節　主意

賈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

君子於治國脩身之際蓋無所不用其誠也諸侯之有國莫大於治民守法尤莫大於行脩言謹凡是數者豈可有一之

不誠哉武公之自警也人民則欲其賢侯度則欲其謹而且有以防意外之患矣又謹其出話敬其威儀使之無不柔嘉焉賢不足以盡之而曰敬曰慎其於治國脩身之際所以盡其誠者若此斯其爲睿聖武公歟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言行皆君子之所當謹而言尤所當謹也何則言之發也常易故其失也常多能謹其言則必能謹其行矣故武公之自警也始則謂爾之出話當慎爾之威儀當敬一言一行要當使之無不柔嘉可也又曰玉之玷缺尚可磨之言語一失莫能救之是則言之當謹又有甚於行之當謹者也口無擇言則身無擇行矣君子可不知所自謹哉　主意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天下之不可不慎者言而已至貴者莫如玉易發者莫如言然玉而有缺猶可以使之全言而有缺則無以救其失豈可以不慎乎況玉之爲白圭者其爲寶也大矣然其玷缺而不磨則亦何係於天下之利害哉言而有缺則身之安危民之休戚無不係焉豈不甚於白圭之爲寶也哉況玉之玷者可磨而言之玷者不可救君子而有悟乎此其謹於言者當何如哉　旨要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雠無德不報惠於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言之不可輕也以舌之不可捫也言之不可苟也以其易致差失也不可放也且天下之理孰有言而不雠者乎孰有德

而不報者乎朋友輔我者也庶民則傚我者也小子師法我者也而皆有以順之則子孫繩繩謂後有以繼乎前也萬民靡不承謂下有以承乎上也此皆謹言之效也　解頤

此承上章慎言之意而戒其言不可輕出而章末又言謹言之效以歆動之無易由言者戒其不可輕易也無曰苟矣者戒其不可苟發也至於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其言愈切而其戒愈至且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雠無有德而不報者惠順也承奉也一至順之理此感則彼應朋友者同德之人固當惠順之庶民小子亦當惠順之則人之承於我不惟承於我之身雖至於子孫繩繩之久而萬民靡有一之不奉承者矣皆謹言之效也　旨要

舉事之當然以明謹言之要必舉理之必然以明謹言之效

夫言語之發吉凶禍福之所繫也苟言語一失禍患隨之故不可以不謹也如易中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如南容三復白圭能謹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程子之箴皆可發明　大抵言語之間易於發而不可苟其言已出矣至於莫捫朕舌言不可逝則其意愈切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理之必然者也苟能謹其言而惠於朋友卿大夫及庶民小子之衆遠而言之則子孫繩繩大而言之則萬民靡不承皆極言其效之大也　發揮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輯柔爾顏以下言脩飭於顯明之處也相在爾室以下言戒懼於幽隱之時也神之格思以下又言神之體物而不遺也

夫維神之體物而不遺此所以雖人所不睹不聞之處尤當戒謹恐懼而不可忽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此自君子之戒懼言之也徵之顯誠之不可揜此自鬼神之體物言之也至此則不特無愧於人亦且無愧於天矣　解頤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

君子之自脩者尤戒懼於幽隱之時也人之常情脩飭於顯明之地者易而戒懼於幽隱之間者難方其與君子爲友亦能使顏色之和不至有過失之慮而暗室屋漏則有不然者矣故君子必加存養之功也　主意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言爾爲人君之德當使無一事之不善無一事之不嘉容止之不可以不慎威儀之不可以不謹不僭則於事無所差不賊則於理無所害夫如是鮮不爲民之則矣投桃報李言理之必有者以勉之也彼童而角言理之必無者以戒之也夫昧之以理之所無者將以濟亂汝也而豈可以莫之察乎　解頤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

辟君也自他人而呼之也言君之爲德必當使之臧善而嘉美然其用力之處必於一身之動而防閑之君於容止之間淑善而謹慎使威儀無所愆過可也若動止不慎儀容有愆則其德之不善可知矣制其外所以養其中也夫子告顏子爲仁亦曰非禮勿動　斷法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彼荏染柔木則可以緡之絲矣此溫溫恭人則亦可以爲德之基矣基者堂宇之所由以立溫恭者亦德之所以成也彼明哲之人告之以善言則順而行之此愚昧之人告之以善言則反謂我爲不信人心之不同如此吁可嘆哉　解頤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武公老矣而使人謂其小子未知臧否可謂不自盈滿矣只此便見其溫柔之意言示之事諭之明也言提其耳告之切也告之者既明且切則宜其有警矣而猶不之覺何哉借曰未有知識則亦既抱子矣況耄期之年乎則是宜有警也未而曉之曰凡民苟不自盈滿而能受教戒則豈有早知而反莫成者乎其所以自勵者深矣　童子問

既嘆以啓其聽既備言其教不倦之詳即遞奠以警其心
復欲其知謙受益之效　旨要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
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四嶽之佐唐虞不惟總方嶽之諸侯抑且奉嶽神之祭祀則
其有功於神人大矣故嶽神享之愈久而不替其在於周則
其神靈和氣之所鍾既生甫侯於前復生申伯於後甫侯之
生有以佐穆王於耄期之時申伯之生有以佐宣王於中興
之日甫侯之訓刑申伯之番番要皆足以爲周之楨幹四國
其有不賴之而屏蔽者乎四方之人其有不賴之而宣布天
子之德澤者乎　解頤
地勢足爲天下鎮而靈之鍾於人者遠賢臣同爲國之重而

才之見於用者周賢才繼出而皆足以固王國而宣德澤由
地極崇高之勢而生賢無間於古今也詩人推本親臣之生
而必於其同孕神靈之美同任事業之隆者致意焉所以見
言之者有徵耳中間亦只是其生也有自來其出也有所爲
之意但於甫與申上須提掇明白　矜式
宣王之舅申伯出封於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故推本申
伯之生以爲嶽降神而生之且併昔穆王時作呂刑之甫侯
言之此申明申伯之生也與甫侯同生於嶽之降神其出也
皆有功於周室所以深著其美也夫山之尊者生賢無間於
古今人之賢者成功無問於內外推之於古而驗之於今生
於古者既以非常之人而建非常之功則生於後者其賢可
知矣申伯之爲周翰内而四國于蕃外而四方于宣如此分

說然後有條理而不紊　主意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國之所以爲國者人也觀地之靈者可以知人之傑矣天將
昌其國之氣運必先昌其國之人才人才之傑然者相繼而
出夫豈偶然之故哉是必有以參天地之化鍾山嶽之秀其
生也有自來則其出也有所爲理固然也　主意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
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王者命賢臣繼先世之緒而示法於一方故大臣任封建之
制而肇基於後世夫賢臣勉其德則足以繼前人之事而爲
侯國之儀刑矣此封建之命必專任於大臣而成功欲以持
守於悠久者不可以苟完也申伯之先蓋嘗爲諸侯而諸侯

之所取法也則欲纘其先世之事者亦惟使之爲法於諸侯
耳然諸侯之取法者何法其德之勉勉者也申伯之德其足
以立國者如此則宣王命召伯以成其封邑自不容不以垂
於遠大者責之召伯封建之功無窮宣王封建之恩不泯矣
其待親臣之厚如此　旨要
申伯以元舅之親世德之懿而即封于謝宜也召伯王朝之
大臣乃任版築之責而不以爲勞也益大封之禮召公實世
掌之則其上承天子之命下慰羣黎之心亦其責之不得辭
也申伯之宅既定則不惟一世之安而申伯之子孫亦得以
世執其功矣　解頤
賢君命大臣以繼先世之業欲其爲法於一方優命其同列
以成封國之功欲其可傳於後世申伯有佐成中興之功宣

王命以出封于謝固欲其爲法於諸侯然後繼其先世者亦以廣召伯任封國之寄當往營城邑之際宣王命之也尤欲其可傳於後世而不可爲苟且之謀此可見其待申伯之厚也　主意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王者之待其臣何其期之者遠也所謂故國者以其有世臣之謂也而所謂世臣者豈一朝一夕之功哉宣王之封申伯也命召伯以定其宅此亦一時之事耳乃因召伯之登是南邦也而期之以世執其功焉則其望之之遠可知矣　旨要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徹土田王者之大法故以命之大臣遷私人王者之私恩故以命之傅御土田徹而國制定私恩遷而家道成則王之所以待申伯者厚矣　解順

君命專有所記而閒大臣封國之基必各致其命以任大臣就國之務王者之封建親臣蓋以儀刑諸臣託之耳則其就國也又安得不各命夫臣以制其田而遷其私人乎此章凡三言王命見得宣王之待申伯恩意備至所以吉甫歷述以爲贈行之詞　矜式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大臣藉同列以致其城邑宗廟之成賢君命大臣而賜以車馬眼御之美蓋車馬之賜所以美大臣就國之儀也故必同列成其城邑宗廟之制而後賜焉詩人歷紀以爲贈行之辭所以表賢君禮遇之厚而立言固有序也　旨要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

王者之待大臣何其厚也凡其所居之國必命重臣以營之作邑之未幾而作廟之已成則不徒褒之以功而且教之以孝其所以待大臣之厚於此可見矣　旨要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即儀衛以爲賜而必表夫封國之美即瑞玉以爲賜而假期夫保國之長此賢君寵異乎大臣者然也　兩股平作中間却謂宣王封申伯于謝其擇之審矣所以愿其保障於無窮庶幾不失分封之初意車馬之賜一時之榮耳介圭之賜則歷世之寶也　矜式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此言申伯啓行之時方行則有餞送之誠在道則有供億之備送行之禮盡矣謝于誠歸者誠歸于謝也語倒如此　上言徹土田是井其田以授民人此言徹土疆則取井田十一之賦以爲饋糧而供一時之用耳　疏義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番番者言其才德之武勇嘽嘽者言其儀衛之衆盛才德之武勇固足以爲國之幹儀衛之衆盛亦所以爲國之光豈不顯哉此申伯子以親則天子之元舅以賢則百辟之是法則其位望之隆重而名譽之彰著亦可想矣　解順

大臣有武勇之才而人心樂於得所依大臣備德望之美而賢才皆知有所法人心之倚賴乎大臣者初無彼此之間故申伯以番番之武勇徒御入于謝而周人皆以爲慶其才力之足恃也如此然才力未足以爲申伯美也以不顯之德而又爲元舅之尊不特武士法之而文士亦法之才全德備申伯其賢乎哉人心樂得所依者大臣才力之勇賢才皆有所法者大臣德望之隆　矜式

番番武勇貌申伯之才力如此嘽嘽衆盛貌申伯之儀衛如此翰之爲言榦也依之以爲安也不顯者申伯之德甚顯也周人見申伯之入于謝其才力儀衛之壯盛如此乃喜而相謂曰汝今有此良翰矣然申伯之才力豈徒爲是番番然者其盛德之顯也是我周王之元舅而文武之士皆以之爲法也

蓋觀其才力儀衛之盛而致其賀者謝人之所喜而周人同之也必原其位望儀刑之盛而著其美者正周人之所以爲謝人喜也申伯出封于謝吉甫作詩送之而言及乎此所以見才德之全而謝邑之封内外之所以悦也　斷法

申德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古人之所謂贈送者非誇多鬬靡爲諛佞之說也既稱其德又稱其才又稱其名惟如此而後作詩贈送且自稱其文之美焉夫所以自稱其文之美者豈非以其所言之稱情而非溢美過實之謂哉蓋大臣既有美德以治天下而成其名詩人當有嘉言以贈大臣而申其美夫仁者贈人以言然自稱其言之美者以其所頌詠皆稱情之言也非申伯之德盛而才美無以得吉甫之詩非吉甫之詩碩而風好無以發申伯之令德此所以非獨稱申伯之德而且自稱著其名而稱其詩也　發揮

大臣備和正之德而治效足以彰於天下此同列自信其歌詠之美而贈乎大臣者無愧也夫德以和正爲貴而治效之遠聞者是德之致也同列贈行而歌詠作焉亦是德之發揚耳此所以自信歌詠之美而贈遺之得其人也　大凡無實之言雖鋪張宏麗未敢自以爲美惟大臣之德蘊於己者無偏勝之患敷於治者有遠及之功則既有可美之實而美之者非溢美矣詩章之作不求其美而自美舉以爲贈非虛言也　矜式

他人之柔順者或流於邪媚申伯不然所以功名著於天下

故吉甫贈之以詩皆因四國之聞紀其實而非過譽自稱爲吉甫是蓋自負爲作者非申伯不足以當之也柔惠柔德之善也直剛德之善也其德剛柔相濟故能揉治萬邦而名聞著於四方之國此吉甫之詩所以不容不作也其詩之事則甚碩大其風之聲則甚美好蓋同列之相知已深申伯足以當此誦故以此贈之也須發明以贈申伯之意　旨要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

古者大臣脩諸己者有全德故治乎人者有廣譽至難全者己德也至難叶者公論也今申伯之德既柔惠矣而且直焉以其脩己之功施諸治人之政萬邦悉歸於揉治而四國皆歸以令名噫全德之所在者公論之所歸也吾於中興之申伯見之　旨要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有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天監有周謂上天之明命有以視於下也昭假于下謂宣王之明德有以格于天也惟天子有昭明之德故上天有保祐之命惟上天有保祐之命故賢佐鍾粹美之德則其天性之本善者雖賢愚之所同而其氣稟之獨厚者乃賢哲之所以異於人也　解順

上天均此法而斯民性情之善無不同上天祐予德而賢佐氣稟之鍾爲特異以凡民之生而上天所以賦予之者猶若是其均且厚也況其君德之所感而上天特爲國家以生賢其稟賦又豈與凡民之生例論哉斯民性情之皆善者上天賦予之常賢佐氣稟之特異者上天眷祐之至人君能以昭

明之德感格于上天則鍾其秀氣於賢佐始生之初全其美德於賢佐已生之後莫非上天眷祐之隆而貴賤賢愚之稟於是乎有間矣　矜式

天之生衆人也物則均賦故性既善而情亦善衆人之生如此而況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德感格于下特爲保茲天子而生仲山甫爲則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蓋天生衆民其性情之善無不同其生大賢也其眷命之厚爲獨異孟子性善之說以至孔子之贊皆可引結　發揮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形色天性也天生此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形具是性故也民秉是彝常之性故其情無不好懿德者性發爲情故也情有善有不善然就其發於性者言之則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故但好懿德而他無所好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先儒政以此解　劉法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令儀令色者輝光之著於外小心翼翼者嚴敬之存乎中古訓是式者學問以致其知威儀是力者進脩以力於行四者體之所以立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用之所以行也蓋備舉仲山甫之德也　解順

大臣能盡學問進脩之道故能展致君澤民之效仲山甫之德柔嘉不過於其則表裏克盡於柔嘉於古訓則式之於威儀則力之所以脩其身者無不用其極以之致君則祇若王

休而不違以之澤民則布宣王命而不匿本諸操脩者既如彼措之事業者又如此非山甫其孰能之　旨要

所貴乎大臣之全德者始於脩身極於平天下而誠意致知之功容矣大臣佐天子以理天下非全德備美何可勝其任哉令觀仲山甫之德雖極柔嘉而不過於其則可謂德之全美者矣夫其成德之全必其用功之至也儀色之俱善其脩身爲何如也小心而翼翼其誠意爲何如也式古訓而力威儀則所以致其知者又恐無以爲脩身之本也山甫之德若是則順君布令以平治乎天下者要皆是德之發而措之事業者也若山甫者其殆明德新民而止於至善也歟　主意

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有表裏柔嘉之德有學問進脩之功則致君澤民之事業特

舉而措之耳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古之大臣惟能盡脩己之功而後盡事君之道　主意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

有學問之益而又深致其進脩之功則大臣之德盛矣世之欲力行者固不可不先之以致知然致知而不知所以力行則學問之博者亦徒博矣曾何益於進脩哉　主意

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大臣之致君正將以澤民也人君號令之得失生民休戚之所關爲大臣者固不可不竭其奉命之誠尤不可不謹於布命之際命非明命則天下有不被其澤者矣而顧可輕於賦哉仲山甫固能天子之是若然使賦之命必明命而後賦焉

於將順之中未嘗無匡救之意斯其爲致君澤民之大臣也歟　主意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式百辟而侯國有所法保王躬而君德賴以成司政本而王命有所寄此皆自其已然者言之也至於賦政於外則正指築城於齊之事而言故曰四方爰發兼以其效言之則所以期望之者至矣　解頤

此章備舉仲山甫之職夫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而式是百辟內則輔養君德而王躬是保入則典司政本而爲之喉舌出則經營四方而賦政於外是以一人之身而內外出入無所不兼也時之人長於此者或不足於彼專其一者或遺乎二鮮有能兼內外出入之任者然山甫之所以能如此者亦豈徒然哉首章言天監有周而生山甫次章備舉其德此章備舉其職職之無不盡者以德之無不全也只此意發去自可成文矣　發揮

詩人欲表人君責任之專是以備舉大臣職任之重人君任使之際付託得其人則以一人兼數事而有餘苟失其人則一事任一人而不克此宣王之於仲山甫不以職任之繁而專命之也詩人揭王命仲山甫一言於先而備仲山甫之職於後所以見宣王之命非仲山甫莫能勝也　孫式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

大臣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總領諸侯者所以致君命輔養君德者所以繼先事也　總領諸侯而輔養君

德者大臣之職也能稱其職則所以奉王命而繼祖功者在是矣　主意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此肅肅然城齊之命惟仲山甫爲能將而行之邦國之有臧否亦惟仲山甫能明之明哲保身者保身之智夙夜匪解者事君之忠惟其有保身之智所以能明邦國惟其有事君之忠所以能將王命未有不能保身而可以事君者也未有不能事君而可以治民者也此明哲保身所以爲事君治人之本也　解頤

奉王命而察民情者大臣之能事要必知足以守身而後勤有以忠君也忠君之事莫大於奉行其號令審察其民情之

藏否耳然非知之盡而不失其身則何以爲忠君之本哉

就中提出明哲保身作則有精采而上下意脉亦貫通 矜式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奉君命者固大臣之職審國計者尤大臣之心大臣一身天下之所倚賴上而君命之從違下而國計之得失皆於大臣觀焉苟能奉承君命而於國計曾不加審則亦何取其爲大臣哉仲山甫於肅肅之王命固奉將而不違矣然非徒奉命而已必念夫君之所以命我正欲爲邦家計耳凡邦國之若否有以瞭然明之庶幾無負於君命焉耳不然君命我以定國我乃不能體君命而有益於國則所謂奉承君命者不過事是君爲容悅耳豈大臣以道事君之謂哉 主意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

以王者制命之嚴重之以大臣奉命之謹則功之成也易矣王者當中微之後將以立一代宏偉之功此豈志氣頹惰者所能哉要必有激昂振起之規形之於發號施令之際肅肅其嚴不可玩視則固自有足以竦動人心興起世道者矣而況大臣又有以奉宣於其下者乎噫上有制命之英主則下有承命之重臣其易於成功者宜矣 主意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知以守身忠以事上大臣之道備矣苟知不足以守身而忠不足以事君豈大臣之道哉 主意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明於理而察於事則大臣之所以守身至矣守孰爲大守身爲大而大臣之所謂守其身者要必非偷以全軀之謂也理無不明而是非不至於非謬事無不察而設施不至於過差若然者豈不足以保其身哉以是知吾身乃理事之統會而理之興事又吾身之所發揮心有所見則身無所失矣 主意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常人之情因物有遷而惟君子之守則不以物情之異而或變上章言仲山甫明哲保身明者明於理體之所以立也哲者察於事用之所以行也既能明於理又能察於事則其賦政于外也亦惟視事理之可否何如耳柔者豈得而茹剛者豈得而吐哉惟不茹柔故不侮矜寡剛可以惠鮮之固所以行吾仁也惟不吐剛故不畏彊禦則可以過絕之亦所以示吾勇也然則山甫之保身豈枉道徇人之謂哉 解頤

即衆論以美大臣不徇於強弱之勢故指其實以見大臣不徇於強弱之人徇於強弱者衆人之通論不徇於強弱者大臣之獨能也詩人即彼形此之餘而尤必指其可驗之實所以稱贊大臣者深矣 此題只從剛則吐之分截則必遺了不侮矜寡兩句故今自剛亦不吐分截乃發明朱傳不茹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畏彊禦之意明白 人惟守於中者一以正而無所偏故知交於外者一以正而無所徇參諸人言之常固足表大臣之異驗於行事之實尤足以見大臣之獨能者非虛也 矜式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常人有所役於物而大臣無所徇於物則其全德可知矣 主意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仁義之用大矣而君子必於其實觀之也斯人之在天下有强有弱有人情之所侮强者人情之所畏今觀大臣弱者則有以施吾之仁而强者則有以施吾之義焉人固謂大臣之不可及者若此而豈知其固有以驗其實乎物之柔者不茹物之剛者不吐不侮矜寡即其所以不茹柔也不畏彊禦即其所以不吐剛也即其實以觀之而大臣仁義之用爲可知矣　主意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儀度圖謀而後言者所以爲知德之至愛而恨其不能助者所以爲好德之深斯德也固人所同得也然得之於天者衆人之所同而舉之於己者仲山甫之所獨何以見其獨也人

莫不有是儀色也而仲山甫獨能令焉人莫不有是心也而仲山甫獨能翼翼其敬焉人孰無威儀也而仲山甫則是力焉此即其舉德之實也觀鮮克舉之之詞衆人惟致其不足於人觀愛莫助之之詞詩人惟致其不足於已則山甫之舉德固可謂賢而詩人之知德好德亦可謂賢矣舉己之德者所以立本補君之闕者所以致用即上章所謂能保身而後能事君者也　解頤

因論德而推其獨能者同列之至情故事君而致全德者大臣之能事觀大臣能舉其德而知衆人常徇於言論之易同列徒致仰慕之深則其全君之德亦豈他人之所能與者哉舉此德者大臣之獨能全君德者亦大臣之獨能也非同列相知之至安能及此　以常情而論德凡民固不能舉以尹吉甫而觀德則知惟山甫能舉而已不能助之所以王職有闕亦惟山甫能補而他人有不能此山甫之所以異於凡民也　旨要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

人孰不以爲德之輕也如毛而能舉者惟仲山甫一人而已雖有愛之之心而莫致其助之之力嗟德者秉彝好德之良心而莫能助之者山甫無待於助而亦豈人所能助哉噫言之非艱行之惟艱人能言之山甫獨能舉之此山甫所以異於人而人之所以不能有助於山甫也歟　德者人之所同得是豈果難舉哉言之以爲易者每見其難於舉而舉之不以爲難者正無待於人之助故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也　旨要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

論德固衆人之所同舉德實大臣之所獨此知德之君子所以深致抑揚於其間也天下之理言之非艱而行之惟艱彼惟輕於此德故能言而不能舉者在衆人而皆然此惟深於知德故能舉而不待助者在大臣惟獨然然則大臣之所爲豈衆人所可能哉　旨要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觀儀衛之盛而不欲大臣行役之跡久於外表詠歌之美而惟欲大臣愛君之思得所安大臣以愛君爲心行役而久於外豈其心之所安哉此同列詠歌之作所以釋其心之所存而安之雖自詑其詩之美可也　矜式

因車馬之盛見大臣之行而不欲其久於外故必極詠歌之美以慰大臣之遠思大臣受命以出雖其所職然保王躬補闕宣能忘於懷邪故吉甫不欲其久於外者此也山甫之永懷者此也於是以此慰其心焉大臣非特同功一體又同心同德故其相知之深相勉之至其篤棐之心見於詩者如此　主意

四牡騤騤其盛八鸞喈喈而和此山甫徂齊之時也其速於歸而無深長耶吉甫於其行而作詩以送之穆如清風鼓舞動盪亦使披拂於清風之微而少致其懷思之意故以此而慰其心耳蓋遠於君而憂思之深者大臣愛君之心也探其心而告語之切者又君子愛人之心也大臣愛君之心不忘於車服出使之時君子愛人之心每發於歌詠相歡之際

斷法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大臣之心專在王室同列固不容無以慰其心也　主意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受命者臣事君之忠親命者君待臣之厚纘戎祖考欲其無愧於親也無廢朕命欲其無愧於君也夙夜匪解勉之以勤也虔共爾位戒之以敬也朕命不易示之以信也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又欲其有以敵王之愾也　解頤

梁山韓之鎮也美韓侯而言維禹甸之因地域而推前聖之功也其下則述王命而致丁寧之戒也詩人反覆於王命之重不一其辭者所以美韓侯之職業爲甚重也韓侯苟能無愧於王命則亦可以無愧於禹功矣　主意

上股封之使繼其世官下股戒之使脩其職業首稱梁山爲禹之所治則所封之地蓋非尋常之所而榦不庭方以佐戎辟亦爾職之所當爲　要提出三箇命字分曉重在王親命之夫韓侯者武王之後也方其即位之初而受命於天子雖委他人以命之亦可也宣王特從而親命之何其不憚煩也哉蓋韓侯爲同姓之親庶幾其能纘祖考之業而移孝於忠不至於廢棄王命焉爾使其受命之初而不崇親命之寵則必將以疎外爲嫌且將忘其祖父之業而今日之命他日亦怠而廢之矣故宣王申戒之辭若曰汝當無廢朕命夙夜之間匪解怠以敬恭爾之職位若夫朕之所以命爾者則確然一定而不可改矣爾可不榦正不庭之方以佐爾之君乎此

汝職業之當脩者也　旨要

舉前聖所治之地以美諸侯既欲奉王命以盡繼世之孝尤欲敬王命以盡事君之忠也夫爲諸侯之道豈有出於忠孝之外哉苟有慊於忠孝即有慊於禹矣　主意

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

諸侯之欲盡其忠孝者亦惟自勉於職分而已忠孝者臣子之大節而勤勞者臣子之至情盡其忠孝於君親而惟致其勤勉於職分焉耳　主意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元袞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韓侯盛其車馬而入覲其以封圭合瑞於王可謂能守其世寶則王賜以儀衛之盛以見其恩寵之厚也　旨要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
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提出上四句表餞者爲顯父則知非凡人稱酒爲百壺則知
非薄禮其殽者既盛其贈者又盛當籩豆具陳之際韓侯可
謂榮矣其有以得此亦必韓侯有以取之矣　旨要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
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
羆
彼韓城之廣而大者乃召伯康公之所營也昔先祖之受命
既因百蠻以爲之長今韓侯之受命復因追貊以爲之伯則
其城池之不可以不脩田畝之不可以不治稅法之不可以
不正土物之不可以不貢皆脩其職業之謂所以終首章之

意也　解順
言韓城之大乃召康公奉王命而以燕國之衆築而城之而
又命韓侯之先因時百蠻而長之則王室之視韓侯亦重矣
今又錫韓侯以夷狄追貊之國使爲之伯焉然則韓侯固當
上體此意而實脩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以其國之
所有時貢於王也　旨要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鋪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槭
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即其地以見水勢之順因其衆以見人心之齊夫順流征伐
而人心皆莫敢安徐則其成功也必矣此總序其事而言之
者也　主意
首章但言師衆之行皆莫敢安徐而曰我之來也惟淮夷是
求是伐耳其志專其氣銳有不戰戰必勝矣　旨要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
地勢得其險者固可以是用兵之威兵勢戒其玩者乃可以
施制敵之威淮南之夷在江漢之北召虎伐淮之師因浮浮
之江漢用滔滔之武夫兵力甚盛而彼之淮水亦不足恃矣
然有玩敵之心則敵不可得而制召虎用心匪敢以自安匪
敢以自遊其來也惟求淮夷之罪而討之所以不負於此來
也若有此重地以用兵而爲翱翔逍遙之役則淮夷之患終
不可平矣　旨要
既出我車既設我槭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兵之銳於出者其備當有以整於已兵之戒於安者其患乃
可以制其敵伐淮夷之師方行我之車既出我之槭既設兵

正戒而備亦整矣然制敵者當先則不徒來矣不然車出而
槭設翱翔之師豈足以制淮夷哉　旨要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
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經營者召虎之職告成者召虎之功四方之既平則時靡有
爭矣王國之庶定則王心載寧矣天下之所以未平者以爭
心之未息而爭心之所以未息者以王化之未孚也彼見利
則奪見便則乘者固夷狄之常情而轉逆以爲順轉危而爲
安者乃王者之盛心故必使天下無爭心而後大臣之功成
而王者之心亦安矣　解順
江漢湯湯即其地也即其地美武功之成可見上下相安之
至也蓋外患息而後中國安人心協而後君心悅宣王伐淮

夷而成功穆公以師衆之盛經營四方告厥成功爲宣王賴之以安其氣象可見矣　主意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

江漢有湯湯之勢武夫有洸洸之勇地與兵俱重矣然穆公平淮南而曰經營四方者必使大勢皆入於經營然後大功之成告於王而無愧矣　旨要

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四方者王國之衛也王國者四方之本也四方之患既平自今以往王國庶幾可以底於定矣然未也平者固可喜而爭未盡者猶可慮惟能使一時之俗皆協於一無復有爭競之萌則王心始可以安寧不然未可以爲安王國之安危係於四方四方平則王國安矣王心之寧否係於當時靡爭時靡

爭則王心寧矣然必四方平王國定而後時靡爭王心則寧矣　天下之勢合於一固可爲王國之安天下之俗協於一乃可致王心之安四方既平而後王國定亦必時靡有爭而後王心寧也　旨要

若衮上三句似無分曉今折開作兩句斷王國以天下爲安危故四方既平則王國庶幾其安定矣王心以天下爲休戚故一時皆無有爭競則王心亦始得少寧矣　京師統天下之廣故安危與天下相關王心運天下之大故安危與人心相通天下之治王國之所以治也人心之和王心之所以安寧也　王國視天下爲安危王心視天下爲休戚　方四方之未平也王國亦安得而定及四方既平然後王國庶幾其僅定方一時之人皆有爭競王心安得而寧及天下之人心和同一時靡有爭然後王心爲之載寧蓋京師爲天下之本安危實相關係故王國倚天下以爲安王者以一心運天下休戚同之故王心因天下之無事以爲寧　斷法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封建井田二者皆先王之良法中興之所當復也故江漢既平宣王即命召虎闢四方之侵地將以復封建之舊也徹四方之疆土將以復井田之舊也復封建之舊所以息四方之爭而固小國之利也復井田之舊所以戢四國之暴而固小民之利也凡若此者非以病之也非以急之也惟欲其取正於王國而已於是而疆之所以畫其大界也於是而理之所以別其條理也疆之理之盡南海而止則雖海濱之國無不

復乎舊封也濱海之民無不安於什一也此所以爲中興之盛也　解順

因四方之既平而命大臣以闢地既欲徹法之行於中國尤欲徹法之行於遠方也然宣王之所以爲此者豈徒好大喜功闢土地以自富哉惟欲仁政之周於天下也夫一徹而百度舉兵厚民之道孰有先於此者然王政之行固欲法立於王國而四方皆於此取法尤欲推而極之於南海而後止也此宣王之心也　遠人服而命大臣以正域四方之事故闢四方之侵地而井其田野治其經界豈以病之急之哉不過欲其來取正於王國則王極立於內矣於是又疆理之盡南海而止則治極於外矣王者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況淮夷始平王制初復其經界先務不得不詳者如此　主意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則召公者實文武之幹幹也我之命虎以來旬來宣也宣惟一人之爲亦惟先人之功業是繼果能以繼先人之業爲心則淮夷之未服豈惟虎之責抑亦虎之恥也汝能開敏汝功則我固當錫汝以祉福矣勉之以先人之業期之以後日之報宣王真得待世臣之體也哉　解頤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矣其文德洽此四國

兩章合題上章是王賜召穆公策命之詞下章是召穆公勒

王策命之詞冣要如此分別上章言君賜賞於臣臣祝君以壽下章言臣既祝君以壽又勉君以德蓋祝君之壽者雖臣子之至情勉君以德者乃臣子之深意召穆公之報謝至此方爲極至更要發明君臣各盡報施之意平淮夷者召虎之大功故稱此大恩　旨要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所以厚其禮也告于文人錫山土田所以廣其封也于周受命自召祖命君臣期望於無窮也宣王之意若曰我之祖有若文王焉則創業之聖君也爾之祖有若康公焉則佐命之元臣也此其同心同德爲可知也今我之伐淮夷非以黷武也將以復先王之境土也爾之受命而往非以邀功也將以嗣先人之功業也然則爾之告成非特無愧於爾祖固亦無愧於先王也我之報功非特無愧於先王也固亦無愧於爾祖也昔也爾祖既於此乎受命則功非爾之功即爾祖之功也賞非吾之賞即先王之賞也且佐命之臣固有於此乎受命者矣而其子孫未必能繼之於今日也中興之臣固有於我乎受賞者矣而其先祖未必能開之於昔日也則是自先王創造以來祖孫相繼而受命於茲者惟爾而已此所以爲寵異之至也若虎之受賜則如之何亦惟曰虎拜稽首以致其敬天子萬年以致其祝而已　解頤

君之賚臣既有以祀其先祖又有以廣其封邑而寵異之無不至非特足以尊榮其一身又尊榮其先世爲人臣者受君賜之厚何以報之乎惟以祝其壽考而已蓋崇高富貴之已極無以加之矣服勞盡忠又人臣之分所當然皆非所以爲報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　主意

君錫臣以非常之恩臣祝君以非常之福君臣非所以論報施也君厚禮以待臣而以無忝其祖者念之臣致恭以祝君豈不以久享其國者厚之哉　此雖是詩人述叙之辭然可見一時君臣之間慇懃篤厚氣象　旨要

詩人美宣王命召穆公之詩而中叙其策命之詞君之錫賚予臣既示其無自尊之心又表其有特異之寵則臣之所以報稱乎君者非徒厚矣蓋策命之辭乃君之所以褒乎臣而臣之所以感乎君者故必叙之詳焉一以彰人君待臣之厚一以著人臣愛君之隆　斷法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

宣王賞召虎之功既賜之圭瓚秬鬯又錫之以山川土田然圭瓚秬鬯只以君錫之山川土田必告於前人而後錫之蓋瓚鬯之器物不過增其禮秩寵之以禮而已至於山川土田受之先人雖人君有不得私者故告之先王而後錫之 斷法

恩之有常者自天子而與恩之非常者必告於先王而後可以與而不敢以自專也宣王之命召虎既賜之以圭瓚又錫之以秬鬯一卣使之爲祭祀之用謂之釐爾者恩自君出也然常賜可以專非常之賜則不敢以專故告于文王之廟而後賜之以山賜之以土田以廣其所封之邑蓋地者先王之地非可以輕畀人也非稟命於祖廟則不敢輕畀也圭瓚秬鬯則自以釐之若山土田則告于文王而後錫之宣王之用恩其審如此 旨要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矣其文德洽此四國

上四句爲祝頌之辭下四句乃勸勉之語祝頌者所以答君之賜勸勉者所以進君於道夫淮夷之服王則有令聞矣然猶願其令聞之不已焉四方之平王則有武功矣然猶願其文德之洽焉武功可以撥禍亂於一時文德可以致太平於悠久則武功者誠非聖人之得已而文德者誠今日之急務也若召穆公可謂愛君之至矣 解頤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

此題本不可截斷但詳傳意虎拜稽首是拜受君之賜遂答稱天子之休命勒其辭於召公之廟器且祝天子以萬壽也天子萬壽如古器銘例便是刻此於廟器虎拜稽首一時之敬以休命勒之廟器而曰天子萬壽是感恩愛戴之意無窮又曰此四句皆廟器所勒者提出廟器爲主謂人臣作廟器以考成功非惟盡敬以答揚休命且盡忠愛以祝君萬壽也 斷法

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矣其文德洽此四國

臣子之祝君固美其以英明致無窮之譽尤願其以文德廣無間之澤何也振中興之運者固當有英睿之姿而撫久困之民者要必有渾厚之德故明明者宣王資稟之英明而文德者我周一代之素尚以明明之天子致不已之令聞固臣子之願也又能矣其文德之素以浹洽於四國之遠豈非臣子之至願乎噫振蕩奮發之餘而有優柔浸潤之澤是則中興賢王之所當務者耳 旨要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天子親命大師以三公出將又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皆所以重其事也大將則總其綱副將則總其目兵以速爲上久則毒民而傷財矣 旨要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赫赫言其聲勢之盛明明言其威靈之顯此中興之氣象也王之所命者以正官則卿士以兼官則大師言其世則南仲以爲祖言其人則皇父以爲字是當時之大將也是時天子親征故親命皇父以整六師謂統其士衆也以脩我戎謂備

其器械也軍事以敬戒爲主敬則無一念之或怠戒則無一事之敢忽即南仲所謂憂心悄悄也爾祖南仲既以敬戒而服玁狁平昆夷於前矣爾其可不以敬戒而惠此南國於後乎　解頤

詩人美王者兵威之盛其命世臣以治六軍之事蓋欲致敬戒以惠一方之民也夫兵事以敬爲主而所尚則威非威重無以服人心非敬戒無以加遠戎此詩人所以稱美中興之盛也　發揮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言王詔尹士策命程伯休父爲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列循淮浦而省徐州之土然宣王之兵不得已而後用故戒之以不留戒之以不處欲其速於成功則三農之功可以就緒矣　旨要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宣王當命吉甫北伐矣又當命方叔南征矣獨於淮夷之叛則赫然自將何也蓋淮夷徐戎近居中國中國之土地則先王之土地也而夷狄侵之中國之人民則先王之人民也而夷狄暴之果安得不以吾之仁伐彼之不仁以吾之義討彼之不義也赫赫業業言其威靈之顯盛也匪紹匪遊言其師行之節制也如雷如霆言其聲勢之磅礴也用兵之法攻心爲上徐方驛騷徐方震驚雖未即順從而已先服其心矣　解頤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

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震天之怒也怒人之怒也虓虎之怒也王之怒則如震而如怒士之武則闞焉而如虎於以進師於淮浦鋪則其衆之徧也敦則其陣之厚也仍執則其力之勇也此淮浦之地所以截然而不可犯者以其爲王師之所也　解頤

君臣各奮其怒厚集其陳於淮濆就其不服之虜而執之然王師在淮浦之上自有截然不可犯之勢不怒無以作士氣也　旨要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言王旅之盛如此而兵法厲焉如飛如翰疾也言其果如江如漢衆也言其盛如山不可動也言其靜如川不可禦也言

其強緜緜不可絕也言其屬翼翼不可亂也言其整不測不可知也言其深不克不可勝也言其無敗之形如此大征徐夷焉得而不服乎　旨要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首章言敬戒卒章言允塞蓋不言敬戒無以見軍律之嚴不言允塞無以見王道之大惟其軍律之嚴所以戰而必勝惟其王道之大所以不戰而自服也始而來來而同人以爲天子之功也而不知宣王初未嘗以兵力服之也終而曰不回則王道之大信有以服其心矣宣王於此夫何爲哉可以班師振旅而歸矣斯時也其即武王戢干戈而橐弓矢求懿德而肆時夏之時予故曰因以爲戒者戒其武功之不可黷而

勉其文德之不可以不脩也　解頤

宣王之功皆自王道中來耳不然安能使遠人之來無異心乎今徐方之叛其來庭者不復有回邪之意則宣王於此將何事乎還歸之言舉不敢有窮兵之念此可見宣王仁義之師而因以爲戒者亦在是矣　旨要

新編詩義集說卷之三

新編詩義集說卷之四

廬陵後學孫昌編
門人華亭徐觀校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於穆哉此清靜之廟所以祀文王也文王遠矣不可得而見矣今助我而祭文王者尊而爲公侯則肅雝顯相而肅雝即文德之謂也卑而爲多士則秉文之德而文德即肅雝之謂也文王之神雖在天而文王之主則在廟對越其在天之神即所以事其在廟之主也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即所以事其在天之神也主之在廟者一於廟而已而神之在天者則固無不之也無不在也其於昭于天則豈不顯乎其使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則豈不承乎惟其不顯不承此所以不可得而厭射也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自其平居之時言之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自其祭祀之時言之也神之無在無不在雖平居之時且不可得而厭也況文王之神與天同體而謂祭祀之時可得而厭射乎

解頤

惟聖有不可名之德斯人有不能忘之心德之可名者其入人也常淺文王之德民無得而名焉其在於清靜之廟也穆然深遠惟付之聲嗟氣嘆而無所措其形容是宜奉祭者上下同一心始終同一敬而未嘗厭射於人也　觀聖德於奉祭之地言之則清靜之廟穆然深遠聲嗟氣嘆若無以稱聖人之德者自助祭之人言之則執行其德尊奉其神合上下而一心始終而一敬乃足以見聖德之至是以周公作頌言其奉祭之地助祭之人既有以行先王之德由聖人之盛德常有以在人耳　旨要

始言於穆者以文王盛德之在人而嗟嘆之以發其端也終言不顯不承者以文王之德之盛非直詞徑語之可形容必委曲以致其詠也方祭祀之初而升歌之辭如此周之君臣其思慕乎文王者深矣　斷法

觀宗廟之祭祀上下各盡其職則知先王盛德之入人者深矣蓋惟盛德之至足以致人心之向慕故文王雖沒而人心向慕者如一日上而助祭之諸侯下而與祭之多士各盡其誠若此則文王德之顯而爲人之所尊奉者可得而見矣　主意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甚哉聖人之德其入人者深也夫以助祭之諸侯而肅雝和則猶以其平日嘗親乎聖人也至若多士則踈遠甚矣而與祭之頃亦莫不秉執文王之德焉自非聖人之德入人者深其何能感通上下而翕然尊之也哉　主意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惟其德之不已故其福澤之及於後人者亦不已凡神之所以恤我我之所以受之者皆其德之不已者爲之也我既有以受之則必有以順之曰駿惠曰篤皆自其德之不已者而推言之也　解頤

聖德與天爲一不可以幾及也自非藉前人眷佑之休則何以能體其道於吾身永其傳於後嗣哉此其祀事之際所以

冀望之深切也文王之子孫始則贊聖德之胎合於上天終則期聖道流行於後世所以冀望於文王者惟欲其眷佑而有以爲體道之基是則道在我而無終窮我後人之所以祀文王者亦無終窮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亦是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意　矜式

上是嘆天道之妙而贊先王之德與天爲一下是仰先王之眷顧而欲後嗣之心與先王爲一蓋先王有配天之德故能福我後人徼福於先王則尤當世以繼世不忘先王而已不已者天道之誠純者聖人之誠順而篤者又後王之誠也可以一誠字貫之　主意

上股只言天與聖人爲一下股却要挑剔聖德既如此若能佑我後人則我當大順文王之道而後王又當篤厚而不忘

承乎前而戒乎後以明文王之道子子孫孫當遵而守之天與文王之道皆難於言所以詩人嘆美之而不容言也然賢君仰而求於已固思所以順聖人之道俯而求於後人尤幸其常有以厚聖人之道　天命穆然深遠而運行不已詩人無以形容其深遠也復即於之一辭以嘆之文德顯明者見其純亦不已詩人無以形容其著見也復即於乎之辭以嘆之文王之道即天之道也故言天與文王者皆莫得其所以言而嗟嘆咏歌之不足也然得其所謂明顯則深穆者固不外是矣　旨要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此詩本有閎文不可融貫今以此五句言之意蓋重文王之典一句言後人所當緝熙者文王之典也蓋自始祀至今有成此典章也乃所以開吾一代之禎祥者也其可忽之而不清明緝熙者乎　前人之家法一代之國祚繫焉遡而求之於前則不容不繼於後尋思周自始祀至有天下之時積累至今而後典章法度具備可以遵守周家之禎祥實在是焉　斷法

王者盡心以遵先王之法故能舉以開一代之祥法之所在即禮之所在清明緝熙於文王之典者所以求其法也禋祀肇舉而有成者所以行其禮也法不違於文王則禎祥孰能外於我周也哉　矜式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諸侯助祭致福而有無窮之功固宜王者崇德報功而有無窮之恩要知道德之效通乎古今其入乎人者尤無窮也助祭致福而使上下相維於悠久者固爾諸侯之能事盡道備德而使人心相慕於悠久者尤爾諸侯之當爲此王者既示以崇德報功之盛意而又致戒飭勤勉之詞也　矜式

上是歸德於諸侯之詞下是戒勉諸侯之詞然錫福之功既及乎我之子孫則報功之意安得不及乎汝之子孫乎彼此皆及於子孫則君臣上下相與保守於無窮豈不美歟　主意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諸侯助祭致福於無窮故王者崇德報功亦無窮君臣上下每欲後世相傳繼於悠久也故諸侯以助祭而致福則其所

以惠我者無窮之澤矣然報功者雖人君之本心而恃功敗德者亦人情之通患使諸侯能以公勤爲德則人君所以尊崇其身者固不怠又念其錫福之功則人君所以昌大其後者尤無窮所施者及乎悠久而不忘是宜報之者及乎悠久而不替矣　旨要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祭則受福者此諸侯助祭之功也諸侯助祭以得福不止於一身且遠及乎後世則諸侯之賢其可忘哉諸侯以烈文稱則諸侯之賢可知矣分治則散見於諸侯之遠助祭則聚處於宗廟之中錫我以祭祀之福由一身而至於後世非有光烈文章之德其何以致此宜其於樂歌而以是美諸侯也賢君因助祭之誠而獲無窮之福所以歸德於諸侯也祭而

得福既推功于其臣尤欲其有以及乎後也　旨要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無私欲者諸侯所以得天子之心有大功者諸侯所以廣後人之業古之爲諸侯者莫難于獲上之有道尤莫難于傳後之有人王者告助祭之諸侯謂爾能無封靡于爾邦則王其尊崇之念爾有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爾子孫繼序而皇大之噫私情悉泯於利國而公道悉著於佐王諸侯所以獲乎上而傳乎後者其在是乎　旨要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言道德儀刑之盛而又嘆盛德懷思之深所以戒飭而勸勉之也蓋道德足以儀刑于人而後盛德足以懷思於人此先王之所以行爾諸侯之所當勉其嗟嘆以言乎先王者正所以啓諸侯之聽而戒飭勸勉之意形於言辭之表也夫以燕助祭諸侯而歌及乎此其致望乎諸侯也深矣　道之與德人心所同非惟使人效慕於一時且使人不忘於悠久周天子告戒諸侯勉之以盡人道而明君德不惟以人心之同然者勸之且以前王之已然者感動之蓋君道之盡而四方訓式君德之明而百辟刑法古今上下皆然也此心同此理同也但以四方百辟之訓法爲言諸侯未必信從今又於乎致嘆以感動之而以前王已然之效證之彼烏得不有所感發興起而爲人道君德之盡也此周天子所以爲善勸戒諸侯

總論　烈文美其德也錫福美其功也無封靡所以致其戒也崇之皇之所以厚其報也諸侯助祭而有以及王者之子

孫王者報功而有以及諸侯之後嗣此所以爲忠厚之至也莫強於人能盡人道則四方其訓之矣莫顯於德能顯明其德則百辟其刑之矣道者天下所共由德者人心所同得千萬人同此心此理也故施諸當世而人心無不服千萬世亦同此心此理也故傳諸後世而人心不能忘先王既以此道德而感人心則後人當以此道德而事先王使助祭之諸侯而皆惟先王之是法則人道無不盡德行無不顯而國內之民莫不是訓而是從矣其子孫豈不能與王者之子孫相保守於無窮乎上言于孫保之繼序皇之故此言道德乃告所以致此之由也　解順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彼高者山天實作之也然天能作之而不能有以治之所以荒而治之者實有待於大王焉大王能作之而不能安之所以安而定之者尤有待於文王焉夫惟大王創造於前文王安定於後是以昔焉之險阻今焉之平易則以哲王之相繼而人之歸附者衆也我子孫是以得奉其祭祀於此則繼今以往世世相承其可不思所以保守而勿失乎　解順

此祭大王之詩首言天作高山而下文大王荒之之下言彼作矣亦以作言者見大王之功與天同也天之作此岐山豈徒然哉蓋將以開我周一代興王之業而非偶然也故瞻此岐山作之者天荒之者大王大王既作則其功與天同故同謂之作焉大王之功如此其後文王康之而人歸之者益衆於是險僻之岐山一旦有平夷之道路王業之興歷大王文

王而後成夫豈易哉此爲子孫者當世世保守而不失也夫興王之地天命人心之所在也一代保此岐山則一代得人心天命天作高山所以俟大王之興文王康之所以繼大王之緒皆歸重大王作方好　創業垂統之君未有不本於天者也詩人既言天作高山於荒之之前又言康之保之於彼作之後則周之王業其所由來也遠矣　發揮

大王於岐山上以承上天之肇造下以開文王之康安於是易險阻而爲平夷皆大王之功所致後世蒙已成之業者固當盡所以持守之責也天作之大王治之而後文王得以安之人徒見人心之歸由文王康安之功而不知實大王荒治之力大王之功上與天配此其繼世以膺大業者追慕之既深則持守之心謹矣　玠式

岐山者周家興王業之地也周人祀大王而反覆歌詠之乎不忘本也岐山之豐峙豈非天作之乎大王作之功與天一文王安之功與大王一則後人保之之功又豈容不與前人一哉　旨要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

國家之興有以肇於前者要必有以繼于後莫爲之前雖美不彰莫爲之後雖盛不傳周之興也始於岐山是山也作之者天也然則前有大王以荒之後有文王以康之則王業之成有由來矣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不敢康以心言宥密以德言宥者宏深密者靜密宏則不可

量深則不可測靜則不可撓密則不可間其德之宏深而靜密固非一日之積也惟其積累於下而君德益以隆是以承藉於上而天命益以固以不敢康寧之心成宏深靜密之德以宏深靜密之德成繼續光明之業則所以基上天之命者在是所以繼先王之業者在是而皆不外乎此心故又以單厥心終焉我今日所以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者是又成王之賜也噫昊天有成命而文武受之於前成王能基命而子孫保之於後則周之王業其有窮乎　解順

朱子以爲祭成王之詩合歸重成王作　成王上承天命與前人付託之重下開後世安靖天下之休其積德以承命盡心以光業者亦在乎勤而已成王不敢康是總說成王基業光明之功蓋王業乃天命之所在而積德非盡心者不能宥

密緝熙即不敢康之實此其所以成命之在文武者惟成王能承籍而繼明之而後世之致太平以保成命維成王有以啓之成王之盛德成功如此頌者所以形容之也　矜式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將曰我將則所以將而奉之者必躬必親也享曰我享則所以享而獻之者必敬必戒也羊曰維羊謂於羊之外不敢有加禮也牛曰維牛謂於牛之外不敢有加物也此貴誠之義也而不知天之果降而在此之右乎不敢必也承上文而言雖不敢必於天而實可必於文王文王之典安靖天下之典也我維當於文王之典是以爲儀是以爲式且是以爲刑焉以是典也而日安靖乎四方則所以感格之者有其素矣今

而將是羊也獻是牛也此能錫福之文王豈不降而右享我乎其者辭之疑既者辭之決所以疑者尊之而不敢必也所以決者親之而或可必也畏者戒懼之誠保者奉持之意畏天之威即所以畏文王之威也保天之命即所以保文王之命也　解晦

王者之奉祭期天與前人之降鑒者若不同保天與前人降鑒之意者實無異夫天至尊也豈徒物之所能格哉前人至親也能遵乎法以安乎民則有以格乎神矣此所以期天與前人之降鑒者若不同也然前人之降鑒即天之降鑒矣天固可畏也而文王容可褻乎此所以保天與前人降鑒之意者實無異也始焉不敢必天之降鑒而於文王之降鑒若見其必然者矣天至尊而文王至親尊尊親親之分不侔也終焉畏天而知天與文王降鑒之意皆所當保文王與天爲一知降鑒之後能推其所以敬乎天而敬文王則知降鑒之先必能推所以感乎前王者而感乎天矣天與文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矜式

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以程子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之義推之則此詩當作於武王之世蓋致敬盡禮以格於上天取法安民以格乎前聖尤必常盡敬以保天與前王之眷也夫感格之道必各盡其誠而保守之心必常盡其敬此其奉牛羊以祭而將之必曰我享之亦曰我而曰維天其右之蓋不敢必也至于文王則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則此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以

享我祭若有以見其必然矣此各盡其誠也又言天與文王既右享矣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降鑒之意此常盡其敬也短章程子及陳氏呂氏之說皆可融會講論　發揮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

此武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謂之我將享必獻牛羊備其所以祀天也天其降而在此之右乎蓋不敢必也吾維儀式刑文王之典章以安靖四方則此能錫福之文王既右而享之矣天不敢必而文王有可必其者疑辭既者決辭蓋不敢取必於無聲無臭之間而維致力於前人家法之懿後却說文王所以配天文王在是而天亦在是矣文王

可必則在天者亦未始不可必也所以末言保天與文王降鑒之意　旨要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王者之奉祭所以自盡者我也所不敢必者天也奉祭祀之物則所以自盡者固至矣而天之降與否則非所敢必也盡其在物而不敢必其在天王者奉祭之誠其至矣乎　旨要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

王者惟能法祖以安乎民斯能尊祖而獲乎福蓋前人之典乃前人之所以爲福也使不遵法於前人而致其治於天下則治之替即所以爲福之虧而非前人之所望於後人矣何以知其眷佑之已至而無愧於報本反始之祀哉　主意

後人遵先王之法以安其民則先王錫後人以福而享其祭

安民者文王之心也法之以安民者文王之典也後人苟能盡儀式刑之功而使四方蒙日靖之休是足以慰文王之心矣則此錫福之文王安得不降於右以享其祭乎噫守前聖之法以安天下則足以祀前聖而獲福矣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王者夙夜畏天則天在是文王亦在是而所以監我之心庶幾可保矣　旨要

王者無一息而不敬乎天則天與前王所以降鑒之意可得而保矣王者之祭得前王之降鑒者固難得上天之降鑒者尤難常存敬畏之心則敬天者即所以敬前王也是豈不足以保天與前王降鑒之意哉　主意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以首一節作一股以下二節作二股允王維后是信其爲天下君允王保之是信其能保天命於悠久是皆得昊天子之之意自薄言震之至及河喬嶽即巡守而祭告之事乃上天尊序有周之驗式序在位至肆于時夏乃因巡守而示天下以治體之所尚即有周之所以明昭也昊天其子之不敢必之辭也所以形容武王不敢有必天下之心也允王維后允王保之深可信之辭也所以形容武王君天下而永天命之有其道也　旨要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巡守周於侯國而不敢必上天眷愛之隆天意驗於人神而深可信一代君臨之盛上是聖人不敢有天下之心下是聖人所以君天下之道時邁其邦泛言巡守而已薄言震之至及河喬嶽則朝會祭告指巡守之事而言方是奉天以行巡守之禮天之眷愛有不敢必也及巡守之禮行而人神交應則天意誠孚乎一代而王者誠爲天下君矣始爲疑詞終爲決詞見武王雖無得天下之心實有君天下之道　孫式

此武王既有天下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夫巡守省方此天意也今雖有以奉天意而行其禮而天之所以予我者則不敢必也然居尊御極實天命也巡守之禮行而神人協應則周之爲天下君也信矣武王之有天下惟其不自必於前是以深可信於後　斷法

王者盡其禮而不敢必於天眷及人心歸而神意格然後天之眷我而我之君天下者果可必矣故上言其者不敢必之意疑詞也下言實允者可必之意決辭也君者人神之主也人君巡守之禮不過盡吾當爲之責而已至於天之予我則固敢必也然欲觀天意則驗於人神而可見矣人無不服神無不格則天人之眷我者蓋可必矣　主意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實右序有周所以見天眷之隆也維天眷之隆故使之治人而人無不治使之事神而神無不懷益有以見其盡君道之可信明昭有周所以見王道之大也維王道之大故慶讓黜

陟而刑賞行偃武脩文而好尚定益有以見其保天命之可信　解順

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聖人之有天下既有以得乎人心之畏又有以得乎人心之安斯可見聖德之至矣有天下者要必得神人之交歸武王之興不特諸侯畏其震動之威又能使河嶽監其懷柔之念此其德之至爲何如哉　旨要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詩人美一代維新之治維能行王政之當然斯能保天眷之必然也夫王政豈有出於信賞必罰偃武脩文之外哉王者既盡其當然則天眷之保有必然者矣詩人安得不頌美一代之盛治哉是故詩人頌武王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言明昭乎有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而又偃武脩文焉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然則詩人頌武王之行王政則明昭之實可見及信其能保天命則明昭之實愈可見一代維新之治此其所以爲可美也　發揮

以禮御諸侯以仁治天下信乎聖人之能保天命矣賞功而罰過者一代顯然之禮也偃武而用德者一念諟然之仁也　旨要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

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

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此昭王以後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首四句言武王持自強

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能競豈不顯哉成康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此四句主武王而言下三句主成康而言末言樂和而致福之多威儀謹重而致福之久所以致此者皆由武王自强不息成康之斤斤其明故也斤斤即不顯之明著者也前王至誠無息而功愈隆後王明德格天而德愈著此樂和禮恭而福愈久也　發揮

聖功有以啓賢德而涖其業者爲俱盛音樂足以感神休而佑乎敬者尤無窮後王奉祭而神休來莘於音樂協和之餘益厚於禮容莊敬之際皆前王豐功盛德之相繼者久之也下股要提掇得音樂與禮容意思出不可以禮樂字總合緣威儀是人身自己之容貌而已禮樂二字相粘則禮之所包者大　發式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
斤斤其明

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功烈之盛天下莫與之敵繼以成王康王德之光明顯著亦上帝之所命以爲君以賢德繼聖功宜其辭之不容不並致其美也然自成康之繼有天下觀之其德寧而又明則庶乎聖功之可繼而實上帝之所君矣始言豈不顯哉對執競而並言之姑婉其辭以尊武王也終言斤斤其明自成康而申言之乃專其辭以尊成康也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故歌詠所以各致其尊美者如此旨要朱傳分截已定不可以便於作文改易其說緣此詩乃祭三王之詩所以頌者各致其頌美如此始以武王成康對說見武王之功業無競於天下則成康以德王者亦足以繼天命

之傳武王無競之功所以致武王之所以爲盛也其下復專言成康則二君之繼膺大業盛德光輝前後同一盛也　孫式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大功建於前明德嗣於後則天命之在一代可知矣天下未有功德之不足而可以得乎天者今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而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成康繼之又有顯明之德前後並隆功德兼備則成康爲上帝之所君也宜哉大功無敵於天下明德見佑於上天斯可以觀一代之盛矣　孫式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

天下惟能自強不息者而後可以有大功功之大者必非異懦之所能立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而功烈之盛天下莫與之競焉信乎剛德之足以有爲也　主意

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王者之所以得天人之交歸者要不外一德之明而已上天以之而爲君者此德之明也天下同歸於奄有者亦此德之明也詩人言成康之得乎天人始之以不顯終之以斤斤其明則成康之明德可謂能和同天人者已　孫式

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祭祀之時衆樂畢奏鍾鼓喤喤而和磬筦將將而集可謂盛矣然奏樂非以爲求福計也今祖宗眷我後人非徒福之多而且福之大福而爲之降者皆不求而自至然福雖多矣而所關繫者未大未足以爲福之盛也今福之所降者既穰穰其多且簡簡其大是舉天下無一民一物而不在此福之中

矣今既受此穰穰簡簡之福而不失其反反之威儀則福之集於身也寧有已哉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有動作威儀之則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敢以取禍以見福不在於吾身之外吾能致謹於威儀則所以自求多福者在是矣　旨要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昔者周公制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我將之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也生民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詩此詩集傳中不言所用疑即郊祀尊稷配天之詩生民斷章曰疑郊祀之後亦有受釐頒胙之禮也歟則二詩所用可知矣此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然所謂文德之所以配天豈徒然哉蓋使烝民之得以粒食莫非其德

之至文德配天之實可見者也以至貽來牟以率育而無遠近之殊得以陳常道於中國者孰非文德配天之實哉上言參天之德下言贊天之功　發揮

此美后稷有配天之德而推原其有繼天之功夫以后稷之德而言其足以配天何哉蓋天能生民而不能使之得所養天能賦人以仁義之性而不能使之全其天維后稷奉天命而率育於是有恒產者有恒心而常行之道賴以不墜此其所以配天也　主意

上是養民之事下是教民之事實皆后稷之文德重在文字上生養遂則倫理明衣食足而後禮義興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旨要

粒我者雖稷之功而貽我者實帝之命維其命之出於帝是

以其功真可配乎天也然稷之功養民而已乃以爲陳常時夏則是果嘗教民而侵契之職也邪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爲燕享之禮以通上下之情制爲祭祀之禮以盡孝誠之感制冠昏之禮以明陰陽配合之義長幼嗣續之節至於日用常食之間尤必老者豐美而少者儉約則是人倫之所以厚固本於飲食之豐而飲食之所以豐實本於后稷之教夫如是則陳常時夏之功稷亦豈得而辭哉　解顧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貽我者雖稷之功而貽我來牟帝命率育

觀聖人養民之德尤當觀聖人體天之心天之於民維恐其一日而失其所養也夫使斯民得以粒食固莫非聖德之至矣然使無以續食則民亦何以生哉故來牟之種所以續食也天命之所徧養乎斯民稷貽之以爲斯民之養故粒食固足以見聖人養民之德而貽來牟以續食者尤聖人體天之心憖此后稷所以配天也歟　旨要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聖人之所以配天者以其有文德也聖人以農事教天下而詩人以文德頌聖人何哉蓋斯民有以養其生而後有以淑其心稼穡之事既興而後綱常之道有立則聖人雖以農事興國而萬世之文實肇於此矣德莫大於養民尤莫大於教民生民者天而教民養民者在聖人不謂其有文德以配天可乎　主意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聖人有以遂民之生則其德之至極可知矣天能使民之生而不能使民之遂其生聖人者作教以農事使烝民粒食而

後有以遂其生斯民皆賴聖人以遂其生何莫非盛德之至極哉　主意

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天下維人道之常者可以無間於地勢之異何也常道者人心之所同有者也苟其爲人之所同有則同生於諸夏者莫不有是心也而何分於疆界彼此之殊哉　主意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此詩兩言嗟嗟嗟嗟臣工謂凡百官之事皆不可以不敬也嗟嗟保介謂爾農官之事尤不可以不敬也先王之於百官皆有成法以賜之有官守者固當來咨來度也況我周家以

農事開國其法尤爲詳備爾農官其可不來咨而來度乎孟春躬耕帝籍此正咨度之時也於是戒之曰時至於莫春則當治其新畬矣爾毋謂其田之難治其效之難見也況來年將熟既可以受明賜於已然即來年以爲嘉穀之占又可以俟豐年於後日爾農官固不可不致其勤相之勤而爲向徒者亦不可不致其耕治之力也當知錢鎛之用雖在於春暮之時而銍艾之收已在於孟秋之際特奄忽之間耳豈可以爲久而難待哉言豐穰之必然以勸勉之也　解頤

命羣臣而勉其敬者以成法爲當求命農官而勉其力者以美利爲可必王者以力之當求而利之可期者戒農官願先致戒於羣臣焉亦以國家之法度而臣職之共守者莫大於務農也周家以農事開國此所以將戒飭乎農官必先戒飭

乎羣臣百官所謂成法即勸農之法也　上股先陳所戒之意下股乃言所戒之事　矜式

此戒農官之詩前一節通戒羣臣百官益兼衆職而言也後一節戒農官之副蓋專農事巡行農畝之間如所謂保介者也所以各嗟嗟以戒之蓋其所職有尊卑故其所告有詳畧蓋嗟嗟以戒羣臣固欲知王法之不可專重嘆以戒農官尤欲知農事之不可緩也　發揮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事之在於王者不可忽法之出於王者不可專臣子之事君所貴者在乎敬所戒者在乎專苟欲任國之事而無恭敬之心受王之法而有專擅之意此豈人主所望於羣臣哉　主意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上是勉之以人事之當爲下是誘之以天意之可必人君之戒農官即天意以曉人事謂人事之當爲則婉其詞於所戒謂天意之可必則致其美於所占保介農官之副人事勤惰之所關也來牟五穀之先熟者天意著見之所在也婉其詞則聽必專致其美則其意益至蓋戒之固所以勉之也　主意

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王者之戒農官致其謹於人力之勤必指其效於天意之顯何也人情有所利賴始有所激勸苟辭之所發固欲治其地而利之所在不能以必諸天吾恐務農之致既茫昧而難知則勸農之言雖懇切而何益此成王之於保介不徒勉之以言而必動之以利不徒貴之以人事之當然而必示之以天意之顯然成王可謂善於勸農者矣　旨意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此詩舉成王之謚則成王以後之詩也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後王復遵其法而重戒之率時農夫農官之職也播厥百穀農夫之事也終三十里欲其地之無遺利也十千維耦

欲其人之無遺力也地無遺利人無遺力此豐穰之所以可必也　解頤

王者之戒農官戒之以農事之不可不盡力必告之以已事之不可不并力也夫倡民力者莫如私所爲出於天下之公彼視之爲不急惟能使視爲一已之私事則其齊心并力有不期然而然矣成王嗟嘆以明勑田官謂爾當率比農夫穀之有百者皆不可以不播則於農事固盡力矣然此豈爲人也哉萬夫之田爲三十里者皆爾之私也大發爾之私田盡力爾之耕事萬夫畢出如一耦焉其齊心并力若此者所以成其私也　旨要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即物情之自適以美賢侯容貌之美即人心之相安以期賢侯名譽之全夫名譽之全者固不出於人心相安之外而容儀無可觀之美者又未必非相與之有間所致也　矜式

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却不是正祭之歌乃是獻助祭之臣前一節即鷺之飛於西雝鷺潔白而水清上下相暎其美可知矣而我客之來助祭其容貌整肅亦如鷺之飛潔白焉觀物之美而知君子容貌之潔脩因人之德則知君子聲譽之永久蓋容貌聲名皆德之符也觀外貌之潔聲譽之著而知其有德之士擬之於物觀之於人審之於容貌之間要之於名譽之久其人之賢可知矣　主意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君子無怨惡於內外然後可保聲譽於悠久甚哉令名之難保也凡其彼此之相愛而有令名之可保者要非苟焉求媚之謂是必有其故矣彼之無惡者何無惡於我也是必吾無取惡之道也此之無斁者何無斁於我也是必吾無取斁之道也而猶豈敢自以爲足哉庶幾夙焉以興夜焉以寐以保其終譽也然後知天下之最難得而最難保者莫如名譽必彼此之相愛夙夜之盡心而後令名爲可保也　矜式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收入之多而祭禮之無不備祭禮之備而福祿之無不偏此方社田祖先農之賜也秋而報焉則方社之謂也冬而報焉則蜡祭百神之謂也以其同謂之報祭故同歌是詩也　解頤

時和之利爲有餘其積之盛而用之周者神之所錫甚厚也

蓋報賽田事之有樂所以答神之惠也凡其利之充足而周於用者何莫非神之錫我以福哉　斷法

天下之福莫大於獲天時之和故凡其蓄積之厚而致用之周者即所以爲福而神明陰相默佑於冥冥之中非細故也緣此詩是報賽田事之樂歌故備言收成之利禮物之供蓋非神所降之福此福字不可與他言福者例看　矜式

豐年之福大矣貯於國家者所以爲生民之福祀於宗廟者所以集吾身之福使當豐盈而不爲積貯之謀卒有水旱凶荒下無以濟衆庶上無以供粢盛雖豐何福之有　旨要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此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言始作樂而合奏於祖廟也首言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者作樂有其人重言之見其非一人也周之庭盛王之廟也第二節言樂之器大小無不具堂上堂下樂無不備也第三節言喤喤厥聲肅雝和鳴聲之和也先祖是聽幽有以感乎神也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明有以感乎人也蓋樂官備於盛王之廟而樂之聲無不和也器備而聲和神格而人感則樂工之職盡而作於周之庭也爲無愧矣其中樂器則大小始終上下皆分別言之　發揮

即司樂之人而紀奏樂之地故知其器合大小而無遺音感神人而無間矣作樂乃一代之重事也頌者叙其始作之盛既以其器陳列之備者美之必以聲音感通之久者期之是則始作極其盛而傳於無窮必矣　此詩乃周人始作樂而

合乎祖之詩末言永觀厥成者由其始而要其終也明而助祭之人既永觀斯樂之成則幽而先祖之靈信其聽是樂於冥冥之中無終窮也　矜式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即樂工以叙一代作樂之始即樂器以美衆音成樂之全夫作樂一代之重事也故因樂之所寓以叙其始作之盛則其器備而音全從可美矣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樂前乎周者爲虞夏商莫不以樂爲重所以頌者於作樂始成之日既叙其事以表一代之制遂詳其器以紀衆音之成　矜式

應小鞉也田大鼓也縣鼓周制也鞉如鼓而小磬石磬也柷以起樂圉以止樂是七物者皆樂器也固必既備而後樂奏

也簫編小竹管爲之管如邃併兩而吹之者也苟七者備而二者不備則尤未可以爲備也此詩人所以必詳言之而兩以備言也　樂器貴乎備樂聲貴乎和　旨要

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樂足以格先祖之神尤足以悦先代之後則樂之盛可知矣夫子孫作樂以格乎先祖者非難也乃若先代之子孫受當代之客禮方其助祭之周旋寧免感慨於今昔而喤喤厥聲肅雝和鳴不時先祖聽之而我客亦永觀其成焉自非樂之甚盛其何以至是哉　旨要　愚按肅雝二字是詩傳註未詳其義樂記引此詩而曰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長樂陳氏釋之曰樂之發肅肅乎其敬雝雝乎其和用之祭祀而先祖不是聽耶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即地利之美而致品物之盛則得以奉祭而獲福矣魚之薦非爲徼福也頌者嘆美乎地利有以致其盛焉其獲福必有在矣　漆沮乃周人興王之地即此地而爲潛以蓄多魚則報本追遠之心無時無處而不在是以魚之爲薦雖微而福之爲賜甚大　吉日之詩謂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則漆沮地利之美不特爲潛蓄魚者必於是雖從禽以爲乾豆之供者亦必於是可見其地利之美後世繼承王業者所當知也頌者所以歎美之　矜式

古者季冬薦魚季春薦鮪於寢廟此其樂歌也然凡水皆有魚取魚皆可祭而必深嗟重嘆取於漆沮之水者其故何哉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周人之生始於漆沮王業之興起於漆

沮二水之在邠大王由是開我周一代興王之業於我周所繫爲甚重者也此所以深嗟重嘆而取魚於此水以祭也蓋詩人深嗟興王之地而取物以奉祭此所以受福之大也蓋歷世奉祭而禮無遺皆漆沮之本大而末盛者也祭而受福漆沮之源深而流長者也此意自有餘味　主意

獻物於其先而以物之美者獻焉則深有感於開國之初矣漆沮者大王興周之地也今取物以獻其先而必於是取焉其反本之意爲何如哉宜其享祀之餘而景福集於身矣　要旨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君臣之德容並著而祀禮感乎前王者其孝深前王之道德兼全而治效格於上天者其慶遠　聖人道隆德盛既有以

統和天人而垂裕後昆矣是宜後王能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其先王而無愧乎爲子之責也諸侯盡其和敬以助祭而天子有穆穆之容則君臣之禮著矣和敬之諸侯奉廣牡以薦而文王享之有以安孝子之心則父子之感深矣一時之盛何如哉要知皆文王昌厥後之致也文王之道德敷於人而通乎天後嗣之昌大文王何容心焉　弥式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

雝雝肅肅者助祭之容穆穆者主祭之容也此言助祭之誠見容貌之間而主祭者與之同敬也下則言助祭之禮格於文王之神而主祭者又賴以安其心也文王之所以感格豈專在於廣牡之薦哉君臣同敬者有以格之耳　主意

諸侯盡誠以助祭而人君著其容儀之美故諸侯奉物以助祭而前王慰乎感慕之情夫君臣之德容並著則父子之孝感潛孚矣是知助祭惟在乎誠而非徒在於物也中間就天子與孝子上點綴意以君臣之分言之則曰天子以父子之分言之則曰孝子武王尊爲天子而有以得諸侯助祭之誠親爲孝子而有以致先王享祭之應奉祀禮者固責乎人心之同格先王者尤責乎孝心之至　弥式

諸侯盡和敬之美而人君有深遠之容故其奉禮以祭也前王有以安乎後嗣矣此言祭祀之時上下一於和敬而後前聖降鑒乎此若上下無和敬之意諸侯雖薦廣牡以助祭而大哉皇考果能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乎大抵前聖之降鑒本未易致後王所以致其享者亦惟君臣同一和敬之意豈

徒在於物邪君臣奉祭而和敬之意同有以達於外故臣之助祭而感通之效庶有以安乎君凡人之於祭祀未有不勉强於始而怠惰於終者周人之祀文王也廢徹不遲之時而肅雝穆穆之意猶且形於歌咏焉則其上下協一者又將始終如一矣自是而祭祀之禮每用以徹所以訓也後世乃用於三家之堂可勝嘆哉　旨要

此武王祭文王之詩首言辟公助祭有雝雝肅肅之美而武王之主祭也有穆穆深遠之容也次言諸侯奉大牲以助我之祭而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蓋感德著於君臣而容儀爲俱美祀禮格於前王而孝子之心得以安夫祭必本於德容著於君臣對越之間德之盛可知矣此奉牲以薦而皇考降格有以安我孝子之心也若德有不足而徒恃

物以感格焉則豈能有所感孚而降格哉禮不足以感格則祭爲徒祭其心慊然如未嘗祭矣將何以安其心哉　發揮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諸侯之助祭要當盡和敬之心也爲人臣固惠孚有矯亢之迹又惠孚有怠忽之萌故來而雝和可知也至而肅敬可知也和而且敬斯其助祭之諸侯孚　旨要

助祭者無問於和敬之美而主祭者得遂其深遠之容蓋祀事有資於諸侯之助祭也然助祭者不能以皆敬且和則主祭者亦豈能以自安而遂其容哉　斷法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上一節美文王之德言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

備君之德道全德備則能安人以及於天而克昌其後嗣也

下一節則承克昌厥後說言文王克昌厥後而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享右祭祀孚烈考文母也蓋道全德備本也安人以及於天以至克昌厥後效也綏我眉壽以下皆昌厥後之事也前王道德安孚天而衍垂裕之休故福壽及於後而得以奉祭祀之禮蓋道德之盛所安者至遠而所及者無窮則後王之所爲孰非前王道德之源深流長膏沃光煜者哉夫國之大事在祀舉其大者故言右于烈考文母也　主意

前王道德全而治效足以啓裕後之休故後王福壽全而祀事足以襯尊親之禮夫後王尊親之嚴由於前王錫福之盛要知前王道德格天之效乃啓佑我後人之本也綏我眉壽

以下即昌厥後之實　於式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聖人維能盡人道而備君德則能安天人而啓後嗣矣聖人者天人之所依孚孫之所賴今文王宣哲盡人之道文武備君之德天且因之以安矣而況天下後世孚噫道德之美在一身而天人之福及百世此武王之祀文王所以推本而言之歟　旨要

聖人道大而德備故能安天人而福後嗣也天之高也後人之遠也豈能外於聖人之道德哉維能宣哲以盡人道文武以備君德故能安人以及皇天而克昌於其後道德之功大矣哉　主意

此一節專美文王之德祭祀之由興正在於此　於式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前王有以備啓後之福後人得以盡奉先之孝夫奉先思孝者人子之常也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親而尊尊亦禮之常也今武王之祭文王也既以眉壽繁祉備言於先復以烈考文母並言於後蓋以降年之永則奉先之日長得福之多則奉先之禮備而我周一代之王業實成於烈考文母所以奉其祭祀者皆二聖之德也可不盡奉先之孝焉　旨要

總論　來而雝雝至而肅肅此諸侯助祭之容也薦其廣牡相其肆祀此諸侯助祭之職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謂諸侯助祭而天子得以遂其深遠之容也假哉皇考綏予孝子謂諸侯助祭而皇考有以安我孝子之心也莫強於人也而文王之宣哲則有以盡人之道莫顯於德也而文王之文武則

有以備君之德其道德之效下有以安乎人上有以及乎天遠有以昌厥後則文王之所被者廣矣故能安我以眉壽介我以繁祉使我得以享右乎烈考文母愈久而不替即綏乎孝子克昌厥後之實也 解頤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鏞革有鶴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首為稱美之詞次為歸德之詞首言諸侯來朝稟受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次言率諸侯以見武王廟而以孝以享介我眉壽而受多福是皆諸侯助祭有以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致於純嘏也蓋諸侯稟王法而車服之盛為可美則諸侯助王祭而福祿之盛為甚大也

夫知尊王之義者而後能助祭而致福苟用心自專而不知王法之當守則車服之盛無足美矣況能助祭致福之大哉此雖為稱美福德之詞而有規警戒之意此所以為盛時之詩 主意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鏞革有鶴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

諸侯之來所以朝王而稟受法度也其車服之備如此豈非盛美之所由以光顯乎於是率之見于昭考以致其孝敬之誠以奉其享獻之禮蓋祀事之行非徒以合人心之和也正所以一人心之敬也是則一代之典章寓焉諸侯朝覲而求遵守之規王者致祭而示忠敬之意亦由其躬行之際而率先耳蓋法度不越於君臣孝享之中而孝享每行於車服振

輯之日商頌約軝錯衡八鸞鶴鳴龍旂十乘大糦是承皆是諸侯助祭而車服之盛如此 劉法

諸侯來朝稟受法度其儀盛矣我率之以祭於武王之廟焉載見者諸侯之來見朝於君也率見者我率之以見於武王也諸侯既盡事君之禮我則率之以盡事先之禮而已 主意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鏞革有鶴休有烈光朝於君者惟法度之求備於已者極車服之美是可以觀諸侯之敬矣夫為人臣止於敬使知朝覲之為重而不知法度之當求固非所以為敬也然使於朝覲之際或惟簡略之是尚而無儀衛之可觀亦豈所以為敬哉然則諸侯之盛其車服以見君者示敬也非直為觀美也諸侯之見於辟王惟曰典章之是求舉無一毫私已之意故交龍為旂得於所見者

陽陽而鮮明和鈴鏞革得於所聞者央央有鶴而聲和詩人贊以休有烈光則一時車服之盛為何如哉 旨要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會諸侯以奉祭者其祭嚴固諸侯而獲福者其福盛諸侯助祭而主祭者無愧於為子之責焉則祭而獲福雖曰前人之休而使之得以永其休者實諸侯之德也 於式

王者率諸侯以祭於先王之廟福固得於先王享祭之餘而實得於諸侯助祭之力故眉壽之介多祜之保必孝享於先王而後得也然多福之綏純嘏之緝熙非烈文辟公何以致之哉此王者歸德於助祭諸侯之辭也 旨要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

知孝享致福之盛當知由諸侯助祭之功孝固足以致福然非有助祭之功亦豈能自致其福哉此歸德於諸侯之辭也 主意

總論 諸侯之來朝將以稟受法度也而我乃率之以祀武王何也蓋先王者法度之所從出而宗廟者又禮法之所由施也諸侯之助祭於此也夫獨無所感乎先王之神洋洋乎在上孝乎之誠穆穆乎在下昭穆之各以其位內外之各以其官長幼之各從其事貴賤之各守其職裸獻之有其禮升歌之有其樂將享之有其物酬酢之有其儀凜乎其不可踰秩乎其不可紊則所謂法度即此而在矣奚必他求哉故章末但美其助祭之功而不及乎戒勅之事者豈非以率見之

際所以教示之者已深而無所事於戒勅也歟 解頤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此徵于來見祖廟之詩美君于之方至而及從行之人留君于於將去而致乎盛大之福商人一代尚敬令微子之來其如此固爲可美而其卿大夫之從行者亦皆追琢選擇而非常人焉尤爲可美者也此其愛之深於其信宿而欲繫其馬追之而又綏之既有淫威而庶其降福孔夷也三節只作兩節也 發揮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追琢其旅

古之君子惟能不改其一代之所尚宜足以爲當代之所尊夫以先代之後而使當代以客禮尊之豈偶然以得此於人哉是必有可尊者矣商家一代之所尚以言其色則尚白也以言其德則尚敬也微子仍其所尚之色則雖所乘之馬亦白其色焉仍其所尚之敬則其所選之徒亦致其敬焉其賢如此安得不爲當代之所尊崇者乎 主意

君子所尚乃一代之舊所選皆一時之賢宜以作賓於王家也商之所尚以言乎色則尚白以言乎俗則尚敬微子以商之後爲周家之客於馬則不改其白也蓌且則不改其敬也而徒衆之相從者又追琢之不泛也雖見禮於當朝愈不忘於先代其盛德爲何如哉 旨要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

君子足以得人之愛觀其留之之久當觀其留之之力也世之愛其人者有欲爲留行者矣往往徒見於一言辭之間而

不發於情意之實則君子有不可虛拘者矣今客之留也由宿而信可謂久矣然至於授之繫以繫其馬則其留之力又豈不見其發於真情實意而有不能自已者哉 主意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國家尊先代之後要不徒以虛文爲尚也留之而惟恐無以安之者是固足以見吾尊敬之心矣然非使之用天子之禮樂而降之以大福焉吾恐實意之不足而虛文之有餘亦豈所以爲尊敬哉 主意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武王之功所以天下莫強者以文王開之於前而武王受之於後也於文王曰允文則其開於前者初非不足於武也於

武王曰無競則其受於後者亦非以力取之也於勝殷以見其伐暴之義於遏劉以見其止殺之仁仁義之師王者之師也此大功之所由定而大業之所由成也　解順

頌後王有莫大之功者實由前王開之而後王繼之以成功耳此詩人推本之詞言武王之武功蓋由於文王之文德也文德開於前武功繼於後故論武王之功無以加當知武王之功有所自也　主意

知後王之武功實本於前王之文德則繼其德者亦惟不黷武以成其功也頌聖人者不以用武頌武功惟以文德視武功則知所以肇功者有其原而成功者有其實蓋用武固後王之績而黷武非前王之心故不黷乎武乃所以爲能用其

武父子一心文武一道其於成功何有哉　旨要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

於者嘆之辭允者信之之辭武王之大功莫強於天下故有形容之不能盡者然豈無所自哉信矣文王之德能有以開之故其後之發而爲功者如此其美也　旨要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未免喪以前居梁闇之時也惟思慕而已既免喪以後臨朝廷之時也則有家國天下之責焉皇考之達孝不可無以繼之也皇王之大業不可無以承之也然所以繼皇考之孝固不外乎敬所以繼皇王之業亦不外乎敬而已孝也敬也一理也自繼述而言謂之孝自存主而言謂之敬敬其身即所以孝於親孝於親未有不敬其身者也此所以能就文武之業而崇大化之本也　解順

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此成王朝廟之樂歌謂前人之孝於先者常若見之則後人之敬乎先者豈不常懷所以善繼之也蓋成王以幼冲嗣位慊焉於繼序之思既嘆夫皇考之終身能孝而常若見皇祖陟降於庭矣復自盡其敬德於夙夜之間而又嘆夫皇王之統莫之能繼也惕然而思不忘於懷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者在是成王其賢矣哉　旨要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皇祖文王也皇王文王武王也武王繼文王而有天下孝思

一念在在不忘若見文王之陟降於庭者予小子之嗣茲大位敢不夙夜以敬乎然敬者思之本也蓋人君嗣位之初正思念前人之日武王之所以思文王者如此則我之所以思文武者何如知一念之思觸於目者皆前王之似則知一念之敬感於心者若前王之真合前王而思之始與前王同一思矣用是而繼其序則一念之相承將何時而已耶　斷法

成王欲存孝道於武王却言武王能盡孝道於文王只此一意便見成王之心乎父心乎祖持其敬而無或間則繼其序而無或遺矣　思前王之孝而自勉以存其誠嘆前王之聖德而深求以繼其統　旨要

武王之孝思念先祖而不忘則我後嗣之主敬者兼思祖父而不敢忘也此成王始朝於先王之廟而作此所以就文武

之業崇大化之本而所謂大化之本者何也亦曰孝而已矣
武王永世克孝念文王而不忘則我之繼其孝可不燕文武
而思之乎　主意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前王之念乎先者常若有見故後王之敬乎先者常不敢忽
前王以聖繼聖猶若有見於家庭者也況後王以眇躬而繼
二聖其可忽之而不敬乎　旨要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
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
其身
居梁闇之時未可以言也既免喪以後可以言矣可以言而
不言則無以見求助之意無以見繼述之志訪予落止求助

之誠也率時昭考繼述之孝也於乎悠哉嘆其遠也繼猶判
渙嘆其難也然豈可畏其遠而不進畏其難而不勉哉惟當
繼其上下於庭者欲其無一時之不敬也繼其陟降於家者
欲其無一事之不敬也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保其身焉則
無危亡之患也有以明其身焉則無昏昧之患也　解頤
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吾心不忘乎先王則吾身有賴於先王矣吾之孝思無所不
存常若先王之在家庭焉夫心不忘乎先王則事必法乎先
王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豈不賴先王之保明吾身
也哉　矜式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
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
肩示我顯德行
敬者戒懼慎獨之事所以誠身也明者學問講習之事所以
明善也羣臣以敬而進戒欲成王之誠之也成王以明而自
勉謂必先有以明之而後可以誠之也既有以致其明之之
功復有以致其誠之之力則聖賢之事業可以馴致矣而又
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則欲羣臣教示之無已也　解頤
臣戒君以盡乎敬欲其嚴於天而不敢忽於已君答臣以未
能敬惟欲進于學而有以資於人夫學而盡乎進脩之功則
能敬於天而無怠忽之意矣大抵人君莫大於敬天而持敬
之功莫大於進學進于學則進乎敬此聖學之本源而成王
知之賢矣哉　發揮
羣臣進不可不敬之戒故言天而著其可畏之幾賢君推未

能持敬之由故論學而致交脩之力夫人君惟能知天之去
留無常而鑒臨甚邇則自不容於不敬矣然必務學之篤而
內勉於己外資於人而後有以變化氣質而至於能敬也惟
知天乃能有所畏而持敬惟務學乃能知其敬而知天賢君
所以既述羣臣之戒而又必自言其務學之方也　賢君爲
學苟自知積累之勤而有以復其本明之天則天在於我而
初無彼此之間矣人之顯德行又皆躬行心得而已明之天
也羣臣輔助之餘而又能以此開導之則無一時一事而不
知所以嚴其天矣學而至此則主一無適之功無少間斷尚
何氣質昏蔽之足慮哉　矜式
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
在茲

敬者歷代帝王之心法人君所以不能敬者非有所恃則有所忽自恃者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自忽者謂天人相遠絶我之所爲天豈能知之故欲勉人君以敬者先去其自恃自忽之心二者既去病根盡除然後不患其不敬故詩人曰敬之敬之反覆言之非不諄切也然未能除其病根空言無益故推原人君所以不敬之由而以二者繼言之　不可欺者天之天不可忽者已之天在天之天保之爲甚難在已之天求之爲甚易蓋在天者勢也在已者理也勢超於溟漠之外而理運於方寸之中知其不可忽則知其不可欺矣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如此蓋知天道之微而知所以用力之地也　斷法

賢君述羣臣主敬之戒尤必述羣臣言天之詞善言天者必

言其道甚明而眷命不可恃也其勢雖遠而監臨不可忽也人君苟知天之不可恃又知天之不可忽則所以持其敬者自不容已矣　敬之一字惟畏爲近之人君果何所畏哉亦天而已矣是宜羣臣以敬爲貴戒者言天必致其詳焉　矜式

告君以敬天之當然必詳告君以敬天之所以然人君豈不知天之當敬哉特不深明其所以當敬之理則未必不以汎汎視之今羣臣進戒於王既以敬之敬之申言於其先復以天之所以當敬詳言於其後蓋謂天甚顯也而眷命不易天雖高也而降監之不遠人君知此則敬天之誠自有所不能已者矣　旨要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

人臣欲啓君心之敬要必示之以天命之難何也勢莫尊於君而理莫尊於天人臣之所以忠愛者君也君心之所尊畏者天也苟欲啓吾君之敬而不告以天道之顯天命之重此豈善於吾君也哉　主意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賢君知未能敬者由於氣稟之偏故自勉於積累之功復有資於輔導之益夫學所以變化氣質也然非內勉於已而有以復其本明之善外資於人而有以陳其已明之實則何以去其昏而能敬哉以光明與顯貫不聰意此成王自爲答羣臣之言如此　矜式

賢君之持敬固爲難能也爲及時以復明德之初必資人以求明德之助明德者性之所固有持敬之功未至則必交盡

於人已之間庶幾性之本明者有以復其明耳復性之功莫先於持敬成王自言予小子不聰而未能敬則明德之具於天性者或有時而昏惟日月就將緝熙以至於光明則所以自脩者矣然自脩於已者尤不可不交脩於人爾羣臣輔我重任而示我以德之顯明則是德也既日就月將以明之復資輔弼之賢以助之向之昏者其有不明乎　旨要

上是閔其質之庸而功必勉於已下是憂其任之重而德必資於人人君承前人之付託一身之負荷非輕若非人臣示以顯明之德行而輔助之則一心憂懼之不釋何暇於爲學佛時仔肩正是分減他擔杖之意如此方得盡力於學庶幾其有成效　上是羣臣進戒專以敬爲言成王之答却知未能敬之病原在於不聰故專爲聰明之工夫又賴羣臣之輔

弼陳善納誨必人已交盡庶幾其能敬也　斷法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拆飛維鳥

賢君因事而謹未然之幾尤必即物以慮將然之理蓋天下

之事物其幾微之前惟切於懲創者知之懲創之既深則戒

謹之益至防微杜漸不待其極而後覺焉有忽其事之小而

聽其爲患之大也哉　旨要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

侯疆侯以有噈其饁思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

除其害而興其利盡孚已而資孚人凡其饁婦耕夫相與慰

勞者無非欲協力利器以務農事　旨要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古之農夫用力以除害者所以美其地齊力以除害者尤必

盡其地天下之理害不除則利不興而況農之爲利草木易

以瘠吾之沃壤根莠易以傷吾之良苗故必用力以芟柞其

草木而所耕之地澤澤解散則地之美固至矣又必千耦齊

力耘去惡草而曰隰曰畛無不徂焉豈非所以盡其地而不

使其荒而不治者乎夫如是則害除利興而農之爲利得矣

旨要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

天下之理欲興其利者必先有以除其害而況農事乎　主意

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農事之在天下在已有以盡其力在物始有以遂其生　主意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綿綿其應

載獲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農事之始種藝非一類農功之成積累非一日農事固當用

力於其始而成功則非可以遽至也自活而至於達自達而

傑而苗而應然後至於穫而積成功可謂艱難矣　旨要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

農事之在天下人力既盡則物之生意自有所不可遏者矣

主意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物之遂其生者固人力之當然亦天機之自然也　主意

載獲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

振古如茲

農功之利收入之多所以供祭祀行百禮享賓養老無不備

然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而其利博矣非獨今時有此豐

年之慶而其來遠矣　旨要

載獲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農功之成收入之多不特有以爲養生之儲而實有以備奉

先之禮矣　旨要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

振古如茲

豐年之象其驗非一端豐年之祥其應非一世蓋有稼穡之

事即有豐年之祥有豐年之祥必有和氣之象一時之氣象

驗之邦家而燕享爲之光顯驗之耆老而供養爲之安寧凡

飶之香椒之馨非可以一端盡舉邦家胡考可概見矣緣此

稼穡之事非特此處有之豐登之慶非獨今時有之極自古

以來稼穡之事脩而豐登之祥應矣則凡其氣象之顯著皆
此和氣之徵也　旨要
品物美而尊賢養老其用大正以農事廣而由今遡古其慶
同務農之事通天下豐年之慶亘古今凡用之尊賢養老而
獲其利者皆和氣之應也　天下之用何莫非資於農苟地
利之或遺而豐登之或間即無以效其用而弗親夫和氣之
薰蒸融液矣中間須要發得豐年氣象出　玲式
此章豐年之效可以奉賓可以養老無所不宜矣然匪且有
且又可見其豐年之遠匪今斯今振古如茲又可見其豐年
之久也此見有周之感其力於農事之效而爲奉賓養老之
禮者正非止於一時一處也　主意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詩義集記四　四十一

燕禮之盛固當以享賓爲榮尤當以養老爲貴尊賢養老之
禮備斯可見豐年之樂矣　旨要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古之所謂盛時者固以其無一地之不豐尤以其無一時之
不豐也　主意
總論　墾闢之時芟以除其草柞以除其木然後耕之則其
土氣蒸達澤澤然解散矣專言新墾之田者以其用力尤難
故也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言耕夫遍野無曠土也侯主侯伯
侯亞侯旅侯疆侯以言衆力競勸無游民也思媚其婦有依
其士言其家道和平無乖戾也有略其耜言其器之利也俶
載南畝播厥百穀言其事之時也實函斯活言其苗之初生
也驛驛其達有厭其傑言其苗之既長也緜緜其應言耘者
之詳而容也載獲濟濟言獲者之衆而整也有實其積萬億
及秭言其積之富也烝畀祖妣以洽百禮言其用之廣也有
飶其香有椒其聲皆酒醴芬芳之氣也燕享賓客所以致敬
也而邦家以之光顯供養耆老所以致愛也而胡考以之安
寧匪且有且則豐穰之慶非止於一處也匪今斯今則豐穰
之慶非止於一日也蓋自極古而已然則自后稷耕稼而至
於今其所從來者遠矣　解頤
或來瞻女載筐及笞其饟伊黍
古人之盡力於農事何其至也外而農夫勤於耕內而婦子
勤於饟力之協而情之和不特見其勤力於農而盛時氣象
於此亦可見矣　主意
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

詩義集記四　四十二

古人之敏於農事蓋於一笠一服之間亦可見矣農之有其
器服亦其常也而於其用之之際皆有以見其敏於事之意
焉則古人之務農事可知矣笠之與鎛農之所皆有也而笠
則見其糾然而輕舉鎛則見其趙然而入地其器服常與人
異者以此而耕耘何慮夫害之不去而利之不興哉　主意
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
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古之人
致收成之利者人心協而其時同享收成之效者祀事舉而
其慶遠　同時入穀之多者由人力之相濟而祀事遠繼乎
前人者胥皐人安之所致也　周家以農事開國故生民之
詩言后稷以農事而肇祀任負穫畝是即收成之事特彼時
乃農務始興故不必言其所穫之利此詩則以言後世以農

事而續古之祀後世務農者日勤日衆所以家家富庶家家
康安　矜式
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
婦子寧止
古人之於樂歲固足以見地利之盛尤足以見民俗之和自
地利之盛而言之則崇墉比櫛者皆豐登之象也自民俗之
和而言之則百室盈止者皆親睦之風也平日輩作相助之
人皆相與優游於一族之間者夫孰非有年之賜也哉　主意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當樂生之餘而行報本之禮要皆人心之所不能自已者矣
主意
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古人之奉祭祀無往而不盡其誠也祭之所重者牲牲之所
重者角犉牡之殺其角捄然則吾之誠既寓於牲矣一誠所
格豈不足以續先祖而奉祭祀哉　主意
總論　自有人民而有稼穡自有稼穡而有祭祀春而祈焉
秋而報焉皆人情之所不能已也載芟良耜皆言春而致其
耕種之勤夏而極其耘耨之勞秋而穫夫收成之富男盡力
於外女盡力於內使我得燕享以致其敬祭祀以致其孝者
是果誰之賜哉以爲田祖先農之功而固有方社也以爲方
社之功而固有田祖先農也此所以不得不並致其祭報也
解順
綠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鴛鴦在梁鴛兕在
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綠衣其紑言其潔齊也載弁俅俅言其恭順也自堂徂基自
內而之外也自羊徂牛自小而之大也鴛鴦在梁鴛兕自大而之
小也告濯告潔見其器之整飭也告充見其牲之肥碩也此
未祭以前事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則既祭以後事夫祭畢以
燕而兕觥罰爵觩然上曲徒設而不用既不吳而失之謹譁
則其敬靜爲何如也復不敖而失之倨慢則其謹飭爲何如
也宜其得壽考之福也　解順
此祭而飲酒之詩言爲士者服其服而既審視乎禮之備矣
尤必謹其威儀而後足以享乎福之長也使徒謂祭則受福
而不知靜重是雖服士之服以盡審視之責而動之不以禮
亦未可以爲善壽考之休何自而至乎　斷法
士服其服而祭能循禮之序飲能謹禮之容斯有以獲永年

之福矣夫爲士者與祭於王而且飲焉則其所以致福者固
在乎循禮而不失其序允在乎謹禮而不愆其容也中間以
敬字串人情於祭祀之時敬心存焉所以執事之際循循然
而不少紊至於燕飲之時敬心少肆安能保其不至於側弁
屢舞哉故觀人之以敬受福者每於此而求焉　矜式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
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時之未可聖人不先時而有爲時之既可聖人不後時而不
爲夫聖人亦何心哉惟視夫時之可與未可耳方其遵養時
晦聖人非忘天下也及其是用大介聖人非利天下也聖人
無忘天下之心亦無利天下之心此所以爲聖人之武也後
人受武王之功嗣武王之業則當法武王之事果能法武王

之所以治天下者而治天下則天下又豈不以其事武王者而事我後之人哉　解順

前王有師衆之盛必待時以成用武之功後王受先王之功必即事以致法先王之道前王固不能違天意以成功後王亦不可違先王之事以取法前王之待時後王之當取法者也　主意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

時之未至聖人雖有武而不用時之既至聖人始用武以有爲聖人固不能以先乎時亦不能以違乎時矣　發式

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方時晦也非無於鑠之師而惟退乎循養之志及時既大明則一戎衣而定天下聖人始有不得以辭其責者聖人何心哉亦隨時而已爾　旨要

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有天下之大勇而後足以成天下之大功勇不足者不能以有爲也武王蹻蹻武勇大有所爲我後人既寵受其功矣則亦惟爾武王之事用而嗣之信而師之庶幾繼志述事之善者爾不然前王成之以武勇而後王嗣之以柔懦其何以光於前哉　旨要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武王之綏萬邦所謂一戎衣而天下定也其屢獲豐年之祥則以人心和於下天時應於上也所以然者由上天有匪懈之命故武王有桓桓之德由武王有桓桓之德故多士有濟濟之盛而武王之於多士不惟保而有之尤必任而用之不惟用之於朝廷尤必用之於四方蓋天子以天下爲家者也必有以安定乎四方而後有以克定乎厥家此其德所以上昭於天而遂君天下以代商也詩言於昭于天者二大雅所謂於昭以文王之神言也此所謂於昭以武王之德言也維文王之神昭於天也故周有維新之命維武王之德昭於天也故周有代商之命其實武王之德即文王之德而武王之命即文王之命也　解順

此詩亦頌武王之功當分作三節看武王綏萬邦而天降以豐年之祥天之應乎武王也天命之於周久而不解而武王保有厥士用之於四方以定其家武王之應乎上天也然曰安天下曰以定其家則豈嘗有伐商之意哉追其德上昭于天而君天下以代商焉此豈武王之得已哉童子問每說詩

多晦昧獨此詩解近之蓋要見得武王非有伐商之心其所以除害以安天下保厥士以定其家皆不得已而爲所當爲未嘗有君天下之念及其德著於天而皇以間之則天眷之來雖欲辭之而不可得想武王於此蓋亦有甚不得已者如此立說庶幾見武王之心而詩人之意所以反覆以天與武王交相與者言之以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之意未嘗有一毫之私皆憫天命而悲人窮不得已而爲之耳及代商爲君實以德著於天而不可掩天命之歸而不可辭故不得已而伐商焉只此意說得武王之事脫洒而詩人之意正如此此詩必周公所作如文王開厥後定爾功之類皆是如此　聖人安天下而時和之應爲有常由聖人得天人而君臨之德爲甚著蓋德者天命人心之所繫屬者也徒知豐

年之祥應乎聖人而不知聖人用賢以君天下皆不得已而應乎上天者也昔周之詩人言武王克商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此天之應乎武王者也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此桓桓之武王保有其士用之四方以定其家及其德著于天而君天下以代商也又豈非武王之應乎上天也哉吁詩人頌武王既言夫時和之應由於天復言夫天命之歸本於德要皆非人之所能爲也　發揮

上言武王功安天下而獲豐年之祥天命于周又久而匪懈此其功之格於天也故此桓桓武王保有厥士而用之四方以定其家此武王之定天下也又嘆其德上昭于天故能君天下以代商此則武王之昭于天也定天下以功君天下以德功格於天足以定天下德昭于天足以君天下　主意

聖人固以安民而得天眷之厚尤以用賢而居天位之尊天心之愛民甚矣禁暴除害所以安民也用賢定國亦所以安民也聖人安民之德有以合上天愛民之心則得天眷而居天位何往而非天心所屬望哉武王之興也天時屢獲豐登之祥天命靡有懈怠之意其德上昭于天相與無間正以其能綏萬邦而民舉安保厥士而民常安則其君天下以代商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旨要

夫聖人安天下而獲天休其祥已非一矣然上天之眷則久而無替也聖人任賢以致治其德動天而爲君焉至是而益盛耳　斷法

綏萬邦屢豐年

民心舉世而皆和則天道無時而不和矣夫以和召和惟聖者能之人孰不以爲世道之平治固聖人之所能爲而天道之豐盈豈聖人之所可必乃今武王有作伐暴除害萬邦既戡底於綏靖而年穀亦屢見於豐穰豈非聖人以和召和之明效也歟　主意

此詩乃頌武王之功夫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今也武王之克商蓋除害以安天下也故屢獲夫豐年之詳謂之屢者豈止於一年所謂自古有年也惟有以措天下於至安故有以獲天時之至和蓋以聖人一身之和氣斯民既和則天地之和自至此感應自然之理也豐年而至於屢是武王能遍續天休祈天永命故能屢焉通篇要見得屢字之意商之季世斯民之氣久鬱而武王一旦有以發舒之則固有以挽回天地之和氣而使之不皆矣此武王之功也頌者美盛德而告成

功首以爲言蓋以其功之至大也　要發明所以綏萬邦屢豐年者皆武王之和氣有以致之也所謂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　斷法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數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文王之勤勞於前固以遺我後之人也則子孫受之於後者亦豈敢以自專哉且後人之所當尋繹而思念者文王之德也而文王之德所以能使人尋繹而思念者以有諸臣之功也知文德之不可忘則知功臣之不可忘矣於是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資有功使各建都邑於禹所治之地新與舊之相間親與疎之相錯小與大之相承遠與邇之相聯使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順從而無

不安其分之意則其大封功臣固所以求天下之安定也凡若此者蓋皆有周之命非復商之舊矣於是復嘆美之使功臣之受封賞者無不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焉上言數時繹思將以布其可繹思者於人也下言於繹思欲其存此可繹思者於已也數時繹思固所以求天下之安定而於繹思則又欲其保安定於悠久也　解順

聖人勤勞天下之功千萬世所不可忘者而況其子孫諸臣乎聖人之所以可思者惟在於勤天下諸臣之所當思者亦惟在於安天下布此可思者子孫之責也知此皆周之命而致其思者諸臣之責也我周一代之天下聖人勤之於其前子孫諸臣受之於其後即聖人之可思者而深思之則一念經營運量之中無非聖人憂勤天下之意子孫之受天下諸

臣之受封賞豈復有一毫慢怍於心哉　旨要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數時繹思我徂維求定

安天下者前聖之心也後人受前人之天下亦當求如前聖之安天下然所以安天下者豈有他哉陳前聖功德之在人而可以繹思者以其有功焉則得人以共天下斯可以安天下無愧於前人矣　主意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陟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美王者之巡守備言其所歷而神人之情以孚復明言其所自而天下之情以警夫王者肇有天下則神人皆主於我故會合神人而不敢遽者正以一其志慮而使不敢異者也

巡邦國者一代之盛美禮神人者一代之新命國家興豈徒以天下奉一人而已哉幽而為神無往而不致其敬明而為人無往而不答其心此其為一代之新命而一代之盛美在焉武王之巡守蓋如此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命而王者之祭神如在未有不躬致其誠者也王者之巡守豈直為觀美哉明以觀省於民風幽以昭答於神貺山嶽既躬陟之大河亦躬道之敷天之下莫不裒聚而對答之王意蓋謂不躬致其如在之誠則此心缺然如未嘗祭非所以答神貺而慰民心也噫武王之巡守若此此所以為於皇時周也歟此所以為時周之命也歟　旨要

美一代之興而巡守所以慰天下必表一代之興而命令足以警天下當國家肇造之初正人心仰望之日故因巡守而慰答之是即命令之一新也頌者安得不始歎其盛而終復

表其所以盛哉　此詩凡兩言時周始焉歎美之末提起一箇命字是知頌者之意即是就巡守上說來蓋巡守祭告之時正發號施令之際如舜之脩五禮同律度如五器所以詔示天下者莫不於巡守見之　發式

周王巡守之禮既有以格山川之神又有以慰人心之望詩人始之以於皇時周終之以時周之命反復而歸之於君蓋君者人神之主幽而有以格山川之神明而有以慰人心之望非有周之盛孰能若是哉　主意

魯頌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騂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

問國之富數馬以對泛而言其同者固足以見其力之強指而言其異者尤足以見其用之大馬之為用莫大於駕車稱

其强有力者正以其可以駕車也駉駉在野此特泛而言之耳孰爲驕孰爲皇孰爲驪孰爲黃則指而言之矣始稱其力終究其用觀僖公之牧馬則魯國之富爲何如也　主意

有驕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賢侯正心之功固可於物産之盛見之矣物産之興君心宜若無與焉者然充一不忍之心則思足以及物而況問國之富數馬以對馬之類既多馬之用皆善謂非出於人君一心之妙用可乎　主意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知蕃産盛而其材爲有用當知立心正而其盛爲可嘉賢君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正此詩既推其由而復繼以贊美之

詞也　此題傳意自明但恐於斯馬斯徂一句遺了合於思無邪之下斡出爲佳　矜式

思無邪思馬斯徂

反之於我既有以正其心驗之於物斯得以安其力天下之事事物物無不關於人主之一心故詩人於一物動息之微亦反而係諸心焉　主意

總論　言駉則每章同詞見其充實之如一也言有則每章異詞見其名色之不一也言坰亦每章同詞見其地有常所官有常職初不病民居而妨民田也於車曰彭彭言其盛也伾伾則盛而有力繹繹則盛而不絕祛祛則盛而彊健皆自夫彭彭而推言之也於馬曰斯臧言其善也斯才則材之良而非駑斯作則氣之盛而方壯斯徂則力之健而致遠皆自夫斯臧而推言之也於思曰無疆言其立心之遠也無期則遠之無窮無斁則遠之不已無邪則遠而能正皆自夫無疆而推言之也然則夫子何以獨有取於無邪之一語曰自詩人之意言之則魯侯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以無疆爲先自聖人之意言之則君子脩身以道由其立心之正故以無邪爲切果能無一事而不思無一思而不正則爲子而思孝爲臣而思忠爲學而思所以爲賢爲聖將無所施而不可矣獨牧馬一事而已哉噫聖人教人之意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學者誠不可以不勉也　解頤

有駜有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詩人於燕飲之際而即物以起興焉謂強力而任重夫物則

亦有然者矣魯之賢臣自夙而夜無非在公之時可謂自強而能勤矣勤而不明則何益之有今其在公所以勤事者其明明然辨治無一事不得其理然其非徒常在公而已實有益於在公者也故魯侯備燕飲之禮以通其情舞者所持之鷺羽如振振而羣飛其或坐或伏又如鷺之羣下擊鼓之咽咽而深長於是醉而起舞君臣之間以相樂也　旨要

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

事君以忠者臣之道使臣以禮者君之道魯之君子無一息之不勤勞無一事之不辨治臣事君者然矣燕飲以洽其意樂舞以致其惟豈非君使臣以禮然哉君盡君道臣盡臣道此其爲君臣之道也歟　主意

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詩人觀於樂舞之間而必極其形容之美則當時君臣之相樂者其必有道矣夫尊卑之分既嚴而上下之情易隔古人制爲燕禮所以通其情也然非有道以爲之本則樂舞之盛或不免荒湛之失而何足以稱美也哉今詩人於僖公之燕所以詠其樂舞者其辭繁而不殺正以僖公之於是燕所以見于樂舞者其情樂而不荒此其所謂君臣相悅之樂也而豈過爲是頌美哉　主意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

頌者因魯之臣子夙夜在公盡力以勤君事乃以馬之强力足以任重者興焉此臣盡臣道者然矣而臣子之在公也又與之飲酒焉暑勢分而篤歡愛又豈非君盡君道者哉　主意

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

情洽而身退是可謂以禮事君矣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使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是以置爲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然或和而至於流樂而不知止又豈臣子之所以事君者哉今也臣侍君燕起舞以相樂既醉而言歸則是嚴而泰和而節豈非君臣之有道乎　主意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夫燕飲之禮所以通上下和樂之情然樂非其樂未必以爲美也故既願其有年則獲乎時和者爲可樂又願其有穀則於以善後者爲可樂以此爲樂非沉湎之比而燕飲得其宜矣觀自今以始之詞則可以知其祝頌而且有深意也　託興於所御者燕飲之時其儀衛之盛如此　矜式

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燕飲之禮方行祝望之意已遠此可見臣子之愛君矣國家之所可樂者莫大於有年而屢見於自今有後而克傳於善道則又可樂之尤者也魯之臣子方當燕禮之行而即以二者爲祝其愛君之意爲何如哉　矜式

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

感君恩於既洽之餘祝天道有屢豐之象斯可見臣子愛君之至矣人事之可爲者皆制於君而歲事之可必者君又制於天焉臣子之於君彼其恩禮無以爲報祝之以其所可能之事而祝之以其所不可必之事使吾君而得其所不可必則天之所以厚吾君者至矣豈不足以見臣子報上之

情哉　主意

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天時之和始於今君德之美傳於後斯其所以爲可樂也蓋國家之樂莫大於有年尤莫大於有後民物之既富而子孫之皆賢其爲樂之未易得也有年既始於斯今有善後詒於孫子是君民同豐登之慶而國家享悠久之休安得不胥樂於此哉有駜之頌僖公而以此歌之於卒章其旨深矣　主意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國之有學固所以爲淑人心之地而賢君之視學又所以爲

感人心之機此詩美魯侯在泮而篇首三章皆深寓其意於樂之一詞一章樂其來而至二章樂其至而教三章樂其教畢而又燕來而至則其儀足以感人而國人之見之者無不樂至而教則其言足以感人而學士之聞之者無不樂教畢而燕則其禮足以優賢而羣賢之與燕者無不樂國人樂而民俗之丕變學士樂而學業之益進賢者樂則又將樂告以善道而內治之益修遠人之自服斯所以爲頌禱之意歟解順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即其地而賦其事以起興者既有以見其君之至而儀之盛尤有以見人心悅而從之者衆也民心之樂於泮水者樂其君之至而喜見其鸞旂之美又樂於相從而不厭其與見羽

旄之美而疾首蹙頞者有問矣故詩人首以思樂而其下皆樂之之意此所謂善教得民心者歟　主意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詩人賦其事以起興既言賢君服御之盛必言賢君誘誨之善夫游泳於學校之間孰無興起悅懌之心所惠者君師之道未盡不得覩其誘掖訓迪之方於親炙之際耳方賢侯未戾學之先人之所樂者在於采藻而已及賢侯既戾學之後則其所樂者在於賢侯之善教此其歡忻之情不能不形於觀瞻之頃而詠歌所由作也　於式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以國君之尊而戾于學校則其教固不肅而成也夫國君之於人也惟和易則能以達其教何也勢之嚴者每足以使人心之憚也僖公之涖學也載色載笑藹然氣象之可親温乎和氣之可掬宜其教之易孚也　主意

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國君之燕於學也斯人不徒祝之以福而必祝之以道則所以愛君者至矣夫燕禮之行固足樂也而賢侯之所謂樂則有出於燕禮之外也何也樂莫樂於壽之長尤莫樂於道之大賢侯壽有以孚於已而道足以服乎人此其爲樂又豈徒在乎旨酒之飲哉　旨要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格烈祖

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敬明其德德之存於中者無不敬也敬慎威儀儀之著於外

者無不敬也合內外而無不敬此所以爲民之法也允文允武欲其君德之備也靡有不孝欲其子道之盡也惟其文武之備故有以昭格乎烈祖惟其靡有不孝故有以自求乎多福孝也敬也文武也其實一理也　解順

賢君敬德交脩於內外則民有法君德無愧於繼述則福自歸此詩人頌禱之意也斯民之取法必其主敬之功積於中而形於外者也多福之來歸必其君德之備而克承乎前人之緒者也國人之願望豈淺淺哉　二股雙關各有本效旨非魯侯實能如此乃頌禱之詞也　於式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泮水之詩魯侯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詞也所言非實事詩人願其有是功耳上章言魯侯能明其德作泮宮而淮夷服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而在泮獻囚主魯侯而言也下章言濟濟多士能廣善意征狄東南而遜讓不爭功則主羣臣而言也賢君以德教服遠人而獻功於學者無所愧羣臣以德讓服遠人而獻功於學者亦無愧夫學校者禮義之所自出者也執人不當罪不敢於此而獻其俘成功不以禮不敢於此而獻其結魯之君臣皆能以德禮信讓服淮夷而昏於學校而獻俘馘論功綴定勲庸焉此所以為可美也此所以頌願其有是功也　主意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

克明其德所以淑其身也既作泮宮所以淑諸人也既有以淑其身又有以淑諸人則不期於遠人之服而遠人自無不服矣如是而猶有不服者則命虎臣以伐之而又願其於此孚獻馘於此孚獻囚且欲其訊問之審無愧於古人焉則遠人之不服者鮮矣　解頤

賢君能明其德則文教脩而遠人自服又有賢臣各盡其職能於文教之地以獻其外治之功此詩人因魯侯在泮而願其有是功也　旨要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天下惟脩身者可以服人身既脩矣則其施之於教未有不順而服之者苟不先脩其身而徒脩文以使斯民之化則遠人豈遽服哉何則身不行道不能施於一家而況責諸遠人乎故必先自治而後治人也　主意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羣臣能擴充其善以盡夫服遠之方故能致其和敬以成獻功之效●文烝烝皇皇之盛即上文濟濟之衆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即廣德心之事在泮所獻功即于征之功詩人言之不足尤詳言之於以見人臣立功以善意為本也　主意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既願其器械脩整而卒乘競勸尤願其力有以致遠人之服謀有以得遠人之歸也好謀而成乃行兵之要故知懷遠之道有不徒在於力而在於謀僖公其知之　旨要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葚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路南金

此上四句與下四句如行葦之類言翩彼飛鴞惡聲之鳥也令集于泮林而食桑葚乃能變化其性而懷我以好音焉物性無不可變者然也淮夷素傲狠而不服者也今服魯侯之教化憬然覺悟而來獻其琛以至元龜象齒大賂南金焉人心之無不可變者然也異類化於所養而能和其聲遠夷化於所教而能貢其寶世豈有不可變化之物哉觀物有化惡為善之機則知人有改過歸善之理詩人託興以頌禱之其意深矣　發揮

觀物類之惡者得所止而變其聲則知人類之異者學所書而歸於義夫有所感而化其惡者物亦有然者矣而況於遠

人乎　旨要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植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宮廟所以安神其侐然而清淨則深嚴而不褻也實實而輦固則安重而不傾也枚枚而囏密則綢直而有序也此述其脩閟宮之詞也其德不回言已德之無疵也上帝是依言天命之攸眷也此后稷之所由以生也降之百福天降之也天以是福而降之稷穋以是福而敷之民則民之福即稷之福也此所以奄有乎一國也俾民稼穡稷使之也稷降是種以教乎民民誦是種以養其生則民之有皆稷之有也是即奄有此下土也禹以平水土爲功稷以播百穀爲功由水土之既平而後百穀之可播則稷之教稼穡固所以繼禹之緒也

解胸

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植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天生聖人而厚其福者固使之以農事肇封國而興利於斯民尤使之以美利及天下而繼功於同列　后稷爲農官而開一國之封此固足以見上天賜之以福而其生非偶然也及夫民共享其力農之利而天下同歸於養育之中則同列平成之功有所繼而上天所以生后稷而百福降之尤可驗矣　上二句總下二股封之以國所以使之教民也若纘禹之功則非利及天下者不能至此方見得后稷之福非特國家之福實天下之福　魯人頌其君而推其源流如此見魯國之爲魯亦后稷之餘福也　矜式

此詩因僖公脩閟宮而爲頌禱之詞推本后稷之生以及於僖公故言天生后稷而降之百福者豈無其故哉蓋於教民稼穡使民辨黍稷重穋植穉菽麥之利以至奄有下國而封於邰俾民得以享稼穡之利也且非特此也使民種稷而實有其稷種黍而實有其黍種稻秬而實有稻有秬以至奄有下土而纘繼神禹之緒業者分作三節後二節奄有下國俾民稼穡對奄有下土纘禹之緒下國與下土當分別俾民稼穡開養民之利也纘禹之緒繼前聖之功也如此作庶幾見天降百福於后稷之意俾民稼穡以一人之福爲天下之福也纘禹之緒以今日之福爲百世之福也　天生聖人而降之福者既欲其播種以開養民之大利復欲其興利以繼前聖之大功　發揮

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植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天之生聖人政以其能興養民之利君之封聖人亦以其能興養民之功　主意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金履祥曰按詩稱大王實始翦商不過謂周家翦商之業自大王始基之爾而後世稱大王有翦商之志不惟誤認詩意其失大王本意甚矣且大王遷岐在小乙之世至丁巳而高宗立殷道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甲祖甲二十八祀而生文王其時商未衰也大王亦安得有翦商之志哉況大王前

日猶能奏國於狄人侵幽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大王之心決不如此其悖也愚按金氏之說足以補朱子之所不及故著之　解頤

此推本后稷之生及於文武克商之事而周公同有其功下言成王封伯禽於魯之意所以見僖公之於魯其來遠也如此夫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而民心歸之蓋有翦商之漸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命之極至陳兵牧野無貳而無虞真若上帝臨之在上者豈得有所退避哉所以敦商之旅而輔佐之臣同其功而周公亦與焉周之有天下也其事蓋如此於是成王言叔父周公有大勳勞故封伯禽於魯也魯之有國也其事蓋如此聖賢相繼以順天人故有同功之臣以建大業聖賢相傳以受封爵尤欲有輔君之忠以開大國

大槩如此但須融化使簡徑不煩爾　前王繼世以定天下既能有同功之臣後王分封以建諸侯尤必勉輔君之績夫繼世以定大業者在前王而分封以開大國者在後王前王既得大臣以同其功則後王可不勉大臣以進其忠哉　發揮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

聖人得民心以開王業而繼志者非一世聖人膺天命以行王師而同德者非一臣　旨要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上股是推原先公受封立國而疆域之盛如此下股乃稱願僖公奉祭盡誠而福祉之盛如此　魯之邦非他國之所比也惟僖公能致其誠敬而皇天后稷既降之福周公羣公亦皆以福與之則可無愧先公封域之盛亦無愧於爲子孫之責矣　旨要

上四句言伯禽受封於王室者其土地之廣也下言僖公匪解而享祀不忒者致謹於宗廟之祭也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者致謹於郊祀之祭也郊祀而降福既多廟祭而周公皇祖亦其福女上各言其所以行之之祭下各言其所致之福詩人之意有條而不紊如此此則言其致敬於郊廟者其福祉之盛也以言其前日之受封而土地之廣以言其今日之祭祀而福祉之盛此所以爲可美也爲諸

侯而上得乎君主祭祀而得乎天爲子孫而得乎祖宗僖公之賢可知詩人以是而稱願之也至矣　發揮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國家報功之典何其厚也夫功之大者則其報也必不薄聖人有大功於王室而當時所以報其後人者既胙之土復益以封焉則國家報功之厚爲何如哉　主意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僖公爲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詩人累言之者以其遠無愧於周公近無愧於莊公也蓋爲人之孫爲人之子不過奉承祭祀而已僖公盛龍旂六轡之儀以承祭祀且非惟一時爲然春秋享祀無有解怠無有差忒蓋常常如此也此其所以盡子孫之道而無愧於聖人之後也與　斷法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
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
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惟能夙戒以備牲而禮樂爲俱盛故能致孝以奉先而福壽
爲並隆詩人以祭必受福者願其君既極言其誠存於未祀
之先而著於臨祀之際故復極言其統御之久而福壽之徵
至大也孝孫有慶一語正足以見詩人稱頌之意惟其能孝
所以有慶上文所言即孝下文所言即慶自其致敬於廟而
稱頌之也　於式

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
臣子祝君願其福之盛者正欲其國之長爾人君之有國者
與之者天傳之者祖宗而守之者吾身也使非吾身有盛大
久遠之福則無以致吾國綿延鞏固之基以此見臣子之祝
君非徒爲一身計也非徒爲一時計也蓋將爲千萬世之計
也　主意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胄朱綅烝徒增增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黄
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
有害
以車之數則千乘而車之所載必有弓與矛焉以人之數則
三萬而人之所戴必有冑焉以是衆也而西伐戎北伐狄南
伐荆舒孰得而禦之哉故又願其如此而且祝其昌大壽考
焉　解頌

此詩雖皆頌禱然此章則因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
美之上股言其車徒盛美而有以成服遠人之功也下股則
祝其昌大而壽考也此皆頌願之詞非必真有此類也上是
美詞下是祝詞　發揮

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黄髮台背壽胥與試
祝君以備天下之福正望其君以用天下之才　主意

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臣子之愛君不徒祝以福之極其盛尤必祝其壽之安其常
蓋福之盛於一時者每難以安其常於悠久令人君之福盛
而且安焉豈非臣子之至願哉　主意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
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泰山魯之望也龜蒙魯之有也以如是之土地如是之人民

苟善用之則可以荒大東可以服海邦可以來淮夷皆祝願
之辭也　解頌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
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黄髮兒齒
純嘏言其福之盛大眉壽言其福之悠久曰眉壽保魯則願
其壽考而常享茲富貴也曰復周公之宇則又以土地人民
受之先王傳之先君凡諸侯之所侵者皆欲其自今日而復
之也而魯人願望之心猶未已也閟門之内有令妻焉則願
其常有以爲之綱也有壽母焉則願其常有以爲之子也朝
廷之上有大夫庶士焉則願其常有以爲之君也邦國之大
有土地人民焉則願其常有以爲之主也據天位之尊而樂
之在外者無不備處天倫之常而樂之在内者無不有此所

謂多受祉也多祉即純嘏之謂黃髮　齒即眉壽之謂章末二句正所以終章首二句之義也　解頤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

所貴乎福之純者不特能常守其固有之地而必有以復其始封之地也　主意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楅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材有以效於用而廟祀隆由得人以成其美而民情愜賢君脩宗廟而嚴奉先之地斯民之所屬望也苟非得賢臣以董治之則材用何以適其宜廟祀何以致其盛斯民何以愜其望哉　旨要

凡功役之興無不賴於教護臨涖之得其人而後裁度結構

靡不相稱況宗廟之制又斯民觀瞻之所在乎大王作廟而召司空司徒所以既成奕奕雖百世之下猶仰望之也　孫式

商頌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

樂之始陳而音之達乎前人者其感深樂有所主而心之契乎前人者其音美作樂所以慰前人之靈也而致樂音之美則有奉先思孝之後人在焉　就烈祖與湯孫上生意方其陳樂之初固期於樂作而前人慰悅於冥冥之中矣然非主祭者孝思之至則徒音樂而以致其美殆未知其足以慰悅乎前人否也前人之心慰悅於樂音始作之初正由後人之孝發於樂音盡美之時商人尚聲者也故於作樂一事而幸

烈祖之有孫矣　孫式

商人尚聲故祀成湯之樂歌專以樂爲主上一節言作樂而欲以衍我烈祖之心下一節言奏樂以格乎祖而遂其思成之心者以樂聲有和平之妙而有穆穆之美也夫思成之義集傳盡之王者作樂而嘆其多者欲其聲之有以格乎幽奏樂而遂其思者以其聲之有以極其美作樂固欲其幽無不格也然非聲音有以極和平之美焉則亦安能感格而綏我以思成哉蓋樂以和爲主非有極其聲音之和則亦何以感格而安我所思而成此人之在此也哉　主意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

商人尚聲祭祀之際直以爲作樂足以感動乎鬼神故於置鞉鼓一事而盛言之猗與歎之也那與多之也皆極其稱美

之義夫以鞉鼓之置而嘆美如此誠以爲吾之奏樂將可以衍樂烈祖也烈祖在廟之靈非樂聲無以感之故作樂在先而作詩亦首美之也　斷法

嘆聲樂之始盛而有以感通乎前人者無非一誠達而已宗廟作樂器備而和宜其有以樂乎神也　主意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

既述其樂之格乎祖考尤美其樂之本乎後王上但言其奏樂以格乎祖考下則極美其樂聲之和而又歸美於後王一則曰湯孫二則曰湯孫皆言樂之本於人也商人尚聲祭祀以樂爲主而作樂又以人爲主非湯孫之誠敬則不能以人心之和爲樂聲之和此歸重湯孫之誠意恊於樂而主祭之

透其心樂和其聲而主祭之有其美　主意

一代之祀孚其先者惟前人之鑒在孚誠而樂之所由協故重嘆孚聖人之有後而樂之所由美也大抵祀必有主感必以誠而樂協其美皆在孚此也商頌之作所以祀烈祖也今也湯孫時當主祀樂奏而神降一誠流通安我以所思而成於見聞之際鞉鼓管簫作於堂下淵淵嗈嗈和平如一且相依於堂上之玉磬得以協諧其聲矣然豈徒尚孚聲哉蓋有赫赫然之湯孫盛德明著所以著夫聲之美而神之來享者也是頌也一則曰湯孫二則曰湯孫於以致其嘆嘆又申之以穆穆而莫盡其盛美焉正以主祀之代不乏人耳　至哉聲樂感通之妙孚始焉人以樂而達其誠終焉樂以人而致其美聲音協合於中自有神明感通之理而樂音之所以美

是有湯孫奉先思孝之誠在焉　斷法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

甚哉祖考之格非徒以樂而以誠也蓋誠者內也樂者外也心有不誠則雖有其樂亦將如祖考之格何哉　主意

鞉鼓淵淵嗈嗈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上股是鞉鼓管簫之聲以玉磬爲主下股是衆樂之聲以湯孫爲主湯孫者主祀之時王也詩中不曰商王殷王之類而曰湯孫者蓋以其無愧於爲湯之子孫赫赫然盛矣而樂聲之美也所謂穆穆者不出於和平之外有於赫之湯孫主此樂則所謂和平而相依者自覺其穆穆矣　斷法

商人尚聲每祭祀以樂爲重商人之祀成湯也其堂下之樂鞉鼓則淵淵然深遠管聲則嗈嗈然清亮其所以既和且平者依堂上玉磬之聲也於赫赫然之湯孫實主此祭以其無愧於湯足以爲湯之孫故奉先思孝之誠發而播於樂聲者穆穆其美如此　主意

鞉鼓者擊而成聲管者吹而成聲聽其鞉則淵淵然深遠聽其管則嗈嗈然清亮而其聲初不相奪倫焉蓋其所以和而且平者皆依於堂上玉磬之聲以爲節而非汎然之擊汎然之吹也磬以爲和平之主而鞉管以爲和平之應此樂之所以有條理也　旨要

鞉鼓淵淵嗈嗈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以堂下之樂而與堂上之樂合則樂之盛也可知矣革與竹堂下之樂也玉磬堂上之樂也衆音之作求其與玉合也甚難何也玉也者條理之終所以收衆音而詘然者也今以淵淵之鼓嗈嗈之管莫不依於玉磬焉則其和平爲何如哉　主意

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樂作於祀先王之終而樂足以悅先代之後則樂之盛可知矣夫祭祀之將終則誠意之浸怠今以九獻之後樂舞交作而先代之爲嘉賓者無不悅懌焉則誠之存而樂之美爲何如哉商人尚敬而尚聲於斯見之矣　旨要

以當代之樂而足以悅先代之後則樂之盛也可知矣大抵習熟於見聞者不可以僞欺閱歷於代謝者易至於多感以先代之後習於先代之樂有一毫之未盡不足以得其懽心也況於世代之異寧無感傷之思者乎今湯孫之陳其樂舞也致使嘉客之助祭亦有夷懌之歡心則其樂可爲盛矣　詩式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敬者古人之所行以敬奉祭祭足以格乎前人矣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苟敬心之不至即禮文之徒設而又何以格乎前人哉商人尚敬故謂敬恪者古昔先民之所作也吾欲前人之享吾祭亦惟效古人之行吾敬斯可矣　矜式

人之持敬苟惟專用一已之力而不深求往哲之規則其敬亦淺淺耳蓋恭敬之道古人所行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況我今日之所行豈容自專而忽忘之哉又言我之所以奉祭祀者亦惟盡其子孫之責焉耳湯其尚顧我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將者致其丁寧之意庶幾其顧之蓋不敢必也　爲人子孫不過奉祭祀而已祭則莫先於敬也持敬而不自專則敬之深致敬而不自必則敬之至此湯孫所以遠不違乎

古人之傳近不愧於前人之責也持其敬而不自專是以致其敬而不自必　斷法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

甚哉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人之常情有所檢束必有所不堪而欲其身之不放肆也必其惕然有敬於中者也故言恭敬者必以古昔先民言焉誠思夫温恭朝夕執事有恪者古昔先民皆然也吾何爲獨不然乎惕然古人之長思則恭敬之心自有所不能已者商人尚敬夫豈無所自哉稽古者既驗於前人之已行主敬者必施於今日之常行夫敬者君心之主宰也古先之行事且以恭恪爲本則今日之執事又可舍而他求哉宜商王反覆推本而言之也人之常情喜放肆而憚檢束惟思夫恭恪者古昔先民之所行則惕然朝夕之温恭凜然執事之有恪其心自有所不能已者矣

商人尚敬豈一日之故哉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其流傳固甚遠也後王安得而忽諸　矜式

總論　猗與嘆其美也那與嘆其多也置我鞉鼓謂有人以設之也奏鼓簡簡謂有人以奏之也奏之而聞其聲之簡簡則可以衍我之烈祖矣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始焉人固固樂以致其感格之效也於赫湯孫穆穆厥聲終焉樂復固人而成其和聲之美也至於鏞鼓之斁斁然而盛也萬舞之奕奕然有次序也則不特幽有以感乎神而嘉賓在位亦無不夷懌者矣獨言嘉賓者尊之也古昔以世言先民以人言温恭朝夕敬之存於中者無一時之或息也執事有恪敬之見於外者無一事之或慢也聲樂之感通既如彼恭敬之奉持復如此則湯其尚顧我烝嘗哉此乃湯孫之所奉也則其奉奉思慕之意藹然見於言外亦可想矣　解頤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有流行深長之慶是以有祭祀感通之休後王之奉祀物備而誠孚則感於前人而獲福矣要知前人之眷佑無時不流行於後人之身其感通於臨祀之時乃其綿延於未祀之先者致之也　下股兩疊意合作一股要見賚我綏我不同載清酤與進和羹而肅敬有分別　矜式

先王有無窮之福可以及於後人故後人之祭祀苟能循序而加以誠敬之心則必有獲福之理矣蓋有已然之福有未然之福已然之福及於後人故得以脩其祭祀後人能加之

以敬則未然之福豈不至也哉上言及爾爾者自前王言之也下言賚我綏我我者自後王言之也　主意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天下有非常之功而後有非常之福功之肇於祖者深可美則福之垂於後者非可窮也商人之祀成湯謂夫嗟嗟我祖其功烈可謂盛矣有是功者則宜有是福也故申錫無疆而及於爾今王之所焉然則後王之受福者其亦盍思爾祖之功歟　主意

尚論一代之洪休衍之既有其源則受之必有其地成湯開一代之王業以有常之福衍無疆之休傳至於今脩其祭祀顧爾今王之所當福之所及也此正源深流長之意將言祭祀之盛而首發明之見商祀之所以綿延無窮者皆成湯深

長之慶也故言之不足而嗟嘆以先之　斷法

成湯以盛德而受天命凡商一代之福所以盛大而悠久者已基於烈祖受命之日矣故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爾者指今王而言所者指其處而言爾後人所以能入烈祖之廟以奉烈祖之祭者是即其福之所及也言此以起下文之意　解頤

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

此亦祭成湯之樂上一節言王者既載清酤以祭而有賚我所思而成此人之降格矣及進和羹而肅敬之至則又綏我眉壽黃耇之福也下一節言諸侯乘車馬以助祭而有以得乎天而致豐年之祥及我祖來格來享而降福無疆也蓋王者備物奉祭以格乎先而誠敬有以致一已之福諸侯盛儀助祭以得乎天而感格有以致天下之福夫王者之祭非徒備乎物而必有以盡其敬非徒資於一身而必資於助祭之人故其感格也非徒格乎祖而必有以得乎天非徒有以致福壽於一已而必有以致福於天下蓋如此分豁則庶乎有條而不紊矣　發揮

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

載酒於羹乃未祭時羹定則行禮矣賚我以所思而成之此精神之胥契安我以悠長之福則眷佑之無窮矣如此分明歸重無言無爭串合上下物備於未祀之先此固足以致

前人眷顧之靈誠達於行禮之際此尤足以致前人眷佑之福然誠豈待於行禮而復存哉奉祀之先誠固存矣行禮之際誠尤著也　於式

既載酒酤是誠存於未祀之始亦有和羹既戒既平時靡有爭是誠達於臨祀之時惟其誠存於未祀之始故神既有以遂其心惟其誠達於臨祀之時故神必有以安其福始也猶籍物以將其誠終也誠之至而加於物故始也神既有以遂之終也神必有以安之商猶之誠愈加於未祀之先則商王之祐必加於已祀之後　斷法

王者備物以奉祀亦惟人已兼致其誠而已方其誠盡於已若有以見所祭之人及其誠同於人遂有以獲既祭之福誠在是則神在是而豈徒在於物哉　旨要

既載清酤行禮之始也酒酤既載而在尊是禮始行之時而既賚我以思成則已格乎神矣及進和羹則禮之既行矣而尤能盡其誠敬無言無爭則宜安我以眉壽黃耇之福蓋祭祀以誠敬爲主商人之祭祀不敢以神之既格而益致其肅敬齊一焉此獲福之本也　主意

酒之清者方載而在尊則未獻之時也而烈祖之神已與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言應之疾也至於羹定則薦熟之時也既戒既平誠意之寓於物也無言無爭誠意之存乎人也無言則肅敬之至無爭則齊一之至故烈祖之神復安我以眉壽黃耇之福焉　解顧

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諸侯供其助祭之職而上天錫以奉祭之儀則感通而獲福矣然猶致其丁寧之意者亦幸乎前人之感格而無愧於繼承之責也祭而受福者固在於天人協和之餘若夫子孫得以自致於前人者則有丁寧冀幸之情在焉　祭祀感通之道固有在乎子孫感慕之情爲無窮既有以得萬國之歡心又有以膺上天之厚眷所以脩其祭祀者盛矣神明胙饗之際福澤流通之應遠矣而爲子孫正不敢偃然自謂亦足以感夫前人也追念之心方丁寧而不少替則感通之機蓋有在此而不在彼者　孫式

車馬盛者諸侯之至也諸侯而助祭之儀盛矣豐年黍稷者天眷之厚也而祭祀之福多矣人心天眷如此庶乎先王之享我祭祀矣　主意

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

溥將之命舉其福之全體言之也豐穰之慶舉其福之一事言之也由有溥將之命是以有豐穰之慶由有豐穰之慶是以有祭禮之備由有祭禮之脩是以有福祿之報諸侯之助祭既有以致其假饗之誠天命之眷顧復有以致夫假饗之效則福祿之報其有窮乎　解顧

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

天下惟得於天者自可以得乎祖天尊也祖親也尊者既福於我則親者之福於我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主意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

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

惟上天眷乎一代者相繼而盛故當時人心歸服之無違已足以驗得天之澤及後嗣繼承之無愧宜有以合助祭之誠方命厥后是湯初有天下時諸侯歸服也龍旂十乘大糦是承乃武丁孫子時諸侯歸服也商之諸侯其歸服之誠無今昔之異者由上天申其眷而聖人發揮創業之繼盛故也元鳥降祥而興王有其兆表正萬邦之託有所屬而王業成上天所以肇開一代之基者非一日之積也徵驗於當時侯邦之聽順則其得天之休固子孫之所羣藉者及其子孫克紹名位之尊而無愧君臨之實則昔之聽命於先王者今皆相祀於先王非慶源之深者能之乎　孫式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

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上殷商言天命見一代之興以聖繼聖而由國以有天下者皆天也下殷方命厥后之命是商王之命受命不殆是總上兩箇天命既言王命而又言天命者由諸侯之奉承王命是以念商王得天之深固故其福澤且及乎後嗣也惟上天與一代之王業而其眷相繼而盛故驗於人心之歸服而知前王得天之澤無窮矣　中間只是源深流長之意却就方命厥后上串合來　羚式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上是言立國之初下是言有天下之始宅殷土茫茫可見立國規模之大正域彼四方可見其有天下疆理之遠然一則曰天命二則曰帝命則見契之與湯皆出於天之所命非偶

然之故也　主意

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

惟上天命聖人以正天下故聖人命諸侯以有天下天不能自正其天下而託之於聖人聖人不能獨有其天下而分之於諸侯惟其正之是以有之也　主意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

侯邦歸於統御而前人得天之澤為無窮故後王繼其威武而侯邦助祭之儀又甚盛後王武德類其祖則諸侯之奉承畏敬者無所違戾要知前王之有天下人心服而天命固乃後王之所深賴者也大糦是承之諸侯即前日無不受命之侯國也商之先王福澤及乎後嗣所以後嗣能繼襲其武德而諸侯之歸服於今日者無異於歸服先王之時矣在之一字見得先王之澤所及者遠　旨要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

知先王有大命以永後世之傳當知後世有大勇以任天下之重夫一代之天命必非無力量者所能任方先后之興商愛天命而不殆謂之不殆則其力量固足以有所受矣宜其傳之久遠而在武丁之孫子猶未艾也然武丁孫子亦豈委靡不振以殆厥先之命哉襲湯而稱武王則其勇可知也以天下之大勇勝天下之大任其於負荷天命豈不綽綽有餘裕哉　旨要

一代之天命愈傳而愈遠皆仁義之勇為之也　惟前王之得天眷者有餘休故後王之任天下者有餘力　一代之天

命前王固有傳於後而後王必當無愧於前王可也　主意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

王者惟能襲前王之武則天下莫不惟前王之思　申興之君惟能襲前王之武而後足以服天下之心夫武者所以威天下亦所以安天下苟委靡而流於弱則人必有玩視者矣而何以一之哉商室中微人心之玩甚矣而武丁孫子之襲湯號者其武無所不勝焉則諸侯安得不聳然於此擁龍旂十乘為大糦之是承要非威武足以屈之也發強剛毅之餘自有以起玩常習故之俗而況武者湯之所以服天下以服天下者服之則人心無不服矣　主意

在上者既自嚴於武德則在下者必自謹於禮文夫承王之甚業而強於自治則有尊君之儀者孰無助祭之心乎元鳥

之詩祭祀宗廟之樂歌謂商自武丁以來其子子孫孫綿綿不絶至於武王又且以武威自奮無所不勝是以諸侯之來交龍之旂至於十乘大轂黍稷承而奉之惟知祭之是助職之是共也吁相與周旋揖遜之間而不忘其恭敬則前日之武可弛而不張矣　斷法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

王都有定制而統御極夫天下之廣則居重馭輕之道得矣是以人心内向而一代得天之休可驗也京師乃天下之標準不過欲有以居其民耳王都之制定於内則天下之勢一於外此王者所以大一統也由是侯邦環拱歸向無違豈惟其形勢之美爲可尚哉天眷之所歸是乃天休之所萃於此

此可以驗其膺受之者無愧矣　矜式

王者之有天下人心天命而已矣今商王之有天下也以言乎人心則王畿不過千里而封域極乎四海之廣也近民安而遠人無不化也以言乎天眷則非特四海來假之祁祁而殷之受命咸得其宜而百福是荷人心歸於下而天眷歸於上也蓋近民安而遠人無不化人心歸而天眷無所違此一代之盛治也人心之歸極於至遠天眷之至極於至盛此所以告於神明而無慊也　王都之民安而外之封域極其廣天下之心歸而内之地勢極其美宜乎得於天者無不至也民之安者由内而達於外人之歸者由外而至於内　主意

受與何皆能任之意命之受者無愧則禄之何者亦無愧殷自成湯至於武丁孫子賢聖之君多矣天命在殷而受命者天下皆以爲宜故禄雖有百其多而何此禄者若不見其多使其受命或有未宜則無以何此禄矣　旨要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祈祈

王者以民爲本王國有定制則下國無異心矣夫王國者下國之所瞻依近民者遠民之所尊慕故王國之地既定其制則四海必無寸地之能間矣王國之民既極其安則四海必無一民之自外矣是以王者之治必先内而後外也　主意

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

天下之相率而朝者覩國都之不改其舊可以知天命之有在也夫王畿者天下之所瞻依而天命者國家之所倚賴自非天命常歸於吾國則山河之固有不能以長存者矣而何以係屬人心哉景山之地四周皆河昔我成湯肇邦於此武

丁孫子之去汤甚遠也中更多故遷徙者甚數也乃今合四方以來朝撫山河之如昔謂非殷家受眷命之大福禄之多而能至是乎噫天命之來有加而無已則地勢之盛愈久而長存有人心若安得不慨然於殷家有遁之長　觀一統人心之會可以知一代天眷之隆　主意

殷王之所以能來假諸侯使四海皆至祈祈其衆者固以其得地利抑以其有天命也蓋商之爲邦四周皆河水地利之險固如此故居重馭輕之勢所以控御諸侯也然使天命不在殷百禄已去則雖有地勢不足恃也故論商之所以得人心服侯國者固當以地利論尤當以天命論　斷法

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

國家之興有天命焉有天禄焉命所以開有國之祥而禄所

以享有國之福世固有得天命而有天下然而福或不足於其身猶未可以爲盛也惟殷之一代天命則受之而咸宜百祿則何之而無不足一代之盛爲何如哉　一代之興受天命者非難何天祿者爲難蓋受者本出於無容心何者要在於有定力天命之大有私心以覬覦之者非也天祿之厚無定力以負何者亦非也惟殷王既能以受天命又能以何天祿此所以形於詠歌也　主意

總論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推契之所以生固本於天命也古帝命武湯原湯之所以興亦本於天命也宅殷土茫茫言契之受天命而奄有乎一國也正域彼四方言湯之受天命而奄有乎天下也非有契以開之於前無以爲有商受命之基非有湯以繼之於後無以成有商興王之業此詩人於契

與湯所以必並致其尊美而無異辭也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則諸侯之受命於商王者固非止於一國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則商王之受命於天者亦非止於一世也惟其歷世受命而不危殆故至於武丁孫子之世猶得以賴其福焉是何也以其武德之相繼也昔者湯有武德而武丁繼之其武德無以異於湯也武丁有武德而武丁孫子繼之其武德無以異於武丁也夫惟武丁孫子襲湯號而有天下者其武無所不勝故諸侯莫不乘其車馬奉是黍稷以來助祭於商焉以見人心之同也人心之同本乎天命之隆天命之隆本乎君德之盛此詩人所以反覆歎詠而歸之商王之武德也王者之都雖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以見王化之行必自內而達之外也王者之地雖遠極於海隅而其來假

則皆萃於輦轂之下以見人心之合必自外而向乎內也噫此殷之受命所以咸宜而皆有以負何乎百祿也　解頌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有商受命之祥雖在於濬哲相繼之時而有商受命之基實定於有娀生商之日夫有娀之生商此何時也乃禹治洪水之時也是故其曰禹敷下土方則有以見其濬哲之勞也其曰幅隕既長則有以見其疆理之大也以氣化則方盛以人事則方理於斯時也而有娀氏始大是固上帝之所眷也故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焉必言有娀者以契固商人之所由生而有娀又商人之所自出猶云稷固周人之所由生而有邰又周人之所自出也故詩人將言商之受命則不惟本之

契又必推契之所以生而歸之有娀將言周之受命則不惟本之稷又必推稷之所以生而歸之姜嫄以其受命之基實在此也　解頌

序以爲大禘之詩集傳以爲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爲祫祭之詩故首章推言有商世有濬哲之君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然孰從而明之哉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爲中國之境而幅隕廣大之時有娀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受命之祥實基於此蓋推世德以原一代受命之祥必即聖功以證一代受命之始夫國家受命遠而難知即一事以證之則事雖遠可得而見上二句作一截下六句作一截下六句只是證上二句只此意推之自得詩人之意矣　論世德之盛以明其受命之久必引禹之事以明其受命之時推

其世德者所以見其致受命之祥者非一人言其時之遠者所以見其致受命之祥者非一日蓋契之興與禹同時故特引禹之事爲說然重不在於禹不過見其同時耳　主意

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契爲司徒敷五教言文德則有之未見其武德也而詩人以桓撥言之何也蓋舜之命契也百姓不親者欲其治之而使親五品不遜者欲其治之而使遜是即撥亂以爲治撥不正而反之正也此非有武德而何能若是哉達者德乎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受小國大國亦非謂受小大諸侯之國也蓋契始封於商後乃徙封於殷始封之國小故先言受小國是達是德孚於商土之民而政教之行於商土者無所窒礙也

徙封之國大故後言受大國是達則文德孚於殷土之民而政教之行於殷土者亦無所窒礙矣率履不越自已之躬行者言之所以爲敷教之本也遂視既發自民之正應者言之所以爲敷教之效也是即受小國大國是達之實也元王以桓撥而肇造於前相土以烈烈繼承於後則必其當方伯之任掌征伐之權故諸侯畏之截然整齊是亦天命之所不違也　解順

始生之君其全德既足以得國而化民繼世之君其盛德又有以廣土而服衆聖人出而肇興大業非武德不足以致統馭之甚威非文德不足以致感化之甚遠也若夫賢君出而繼膺大業則其德之光明盛大者亦有以廣封域而封諸侯矣此章正是承上章長發其祥啓下章帝命不違意叙元王與相土之德如此所以見高世世有濬哲之君其有天下之由來遠矣而殷平說　於武

前王以武爲治又能以禮化民故後嗣之承其業者亦廣矣契未嘗稱王謂之王者追尊之也其以桓武撥治而受小國大國無所不宜是善治民矣而又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既皆發以應之則又善化民也其治化如此則其德入人之深宜其傳於後嗣也遠故至相土而其業愈盛　主意

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

桓撥者威武足以爲治也率履者動必由禮而不過越也契以桓桓之武而治小大之國以率循之禮而係屬人心蓋契始受小國而終受大國以其武勇足以撥治故受之而無不達受小國亦宜受大國亦宜也然武可以統治邦國而不可

以化服人心契以禮自持無所過越由是在下之人皆歸於禮而感發以應之蓋治國在乎武而服民在乎禮也　契以武爲治故受小國大國無不通達言其致治無分於國之大小然契豈專尚武爲治哉尤率禮而行無所過越於是起視其民皆已感發而丕應矣蓋武所以治國而禮所以感民也　斷法

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

沉潛之有餘者或剛克之不足此德之所以難乎其適中也契也以幽深之德而濟之武勇之治剛柔適中可謂至德也已矣德足乎已則又豈有所待於外哉故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達者德乎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是則契之所重者德而已國之小大固不足以累其心也　主意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

聖敬日躋脩己之敬也上帝是祇事天之敬也惟其有脩己之敬故能昭假于天久而不息惟其有事天之敬故帝又命之使式于九圍焉大明稱文王之德曰小心翼翼即脩己之敬也曰昭事上帝即事天之敬也孔子曰脩己以安百姓中庸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皆此意也　解順

上箇天命是生商之命下箇天命是湯有天下之命成湯不以主商之命辱於己而必以天德之方新者任諸己此爲法之命視前日爲有加焉　斷法

上是天命會於聖人中是聖人篤敬以事天下是天心人極歸於聖人湯豈敢以天命在我而不敬哉雖天命在我而愈

篤於敬此所謂帝命之爲法於九州　主意

上天久於眷德而興王之道有所待聖德純乎敬天而示法之任有所歸聖人生而適際興王之會者世德之所鍾大命集而遂使示法於民者敬德之所致一天而已　上箇

帝命是自先祖鍾來所以湯之生適際其興王之會其帝固有所待也下箇帝命是湯之敬德純至與天無間所以使之爲法於九州其視昔爲有光矣　矜式

原上天眷顧之專而聖人適當其時極聖人感格之誠而上天遂啓其會蓋天命之大而不違者至此益大也　旨要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一代之天命必至於大聖人而後一焉則天命之不輕可知矣　主意

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

聖人事上天以一念之敬而上天以聖人爲一世之法於是可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矣心莫責於敬敬莫大於敬天成湯存吾敬於日躋之餘保吾敬於遲遲之久其作聖者此敬其敬天者亦此敬成湯之始終一敬者亦惟自盡其心耳而豈嘗有徼福於天之心哉然而理氣貫通天人胥契天知天下不可以無聖人於是命聖人而法乎天下成湯畏天命而憫人窮殆有不得不順乎天而應乎人者噫聖人之敬上天也至上天之愛下民也深　旨要

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

聖人之敬固常足以格天而聖人之心惟常存乎敬天甚哉聖人存心之敬也亦甚哉聖人敬天之心也自其存心而言

之則其敬固與天爲一矣自其敬天而言之則其心惟上帝之是敬焉此成湯所以爲日躋之敬也歟　旨要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綏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受大共小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竦不竦百祿是總

此承前章湯惟聖敬日躋而天命之使之爲法於九州故能受小球大球小共大共言四方小大之國莫不恪共厥職以來朝於商也爲下國綏旒者譬之於旗旗之旒必附於綸天下之諸侯必附于有德也既爲諸侯之所附則有以何天之休矣爲下國駿厖者譬之於馬馬之任重必以力聖人任天下之重亦必以武德也既能任天下之重則有以何天之寵矣不競不絿者強與緩迭施初不偏於強而亦不偏於緩也

不剛不柔者剛與柔相濟初不偏於剛而亦不偏於柔也此
所謂中道也故能敷政優優而百祿是遒焉不震不動者有離
之文明故處大變而不疑不戁不竦者有乾之剛健故臨大事
而不懼此所謂武德也故能敷奏其勇而百祿是總焉敷政優
優本上章聖敬而言敷奏其勇則又以爲下章征伐張本也 顯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
以一人而集天下之奉必其能以一人而係天下之心 主意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
不竦百祿是總
聖人既能合人心而膺天眷之榮故必進武功而致天休之
盛人心之歸仰是即天眷之寵榮也然非威武進用而力量
之宏毅者何以致天休之來集哉百祿亦不必求之於人心

天眷之外既能受之又能何之即所以爲總也 成湯以武
得天下所以頌武功者如此不震動不戁竦是湯能把持得
定擔當得起只連在武功上說 矜式
聖人負人與天之重寄也故其師直而壯足以集天下之大
順也昔長發頌成湯之所由興謂王在諸侯雖有大小受而
執之與之會同爲下國負重致遠之君豈人力之至此哉是
皆負何乎上天之寵天命之不可辭者人與天之託重矣是
以大進其勇而震動戁竦之不作一征無敵百祿之盛總歸
之無他成湯之師本以應天順人而已初何足爲此心之累
哉固足以爲從順之集也 斷法
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有天下之大勇斯足以獲天下之大福凡其俯不怍於人即
其仰不愧於天者也且以天祿之重夫豈巽懦者所能勝其
任哉天下之事而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福必不能集其身
矣湯也大進其勇浩然無足以動其心則其上當乎天心總
聚乎百福要皆力量之所能勝非念慮之所能得也夫豈以
任大責重有所疑懼於心哉 旨要
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
勇足以定天下惟浩然無愧者能之有非常之功要必有至
大至剛之氣行有不慊於心則氣且爲之餒矣又安能大進
其勇以悅服天下哉 主意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之畏心聖人豈欲
□□□□□□□□□□□□□□□□也故必恭行天
□□□□□□□□□□□□□□□武若非聖人之得

□□□□□□□□□□□□□ 旨要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
王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此詩前章言
湯降不遲是湯之生不先不後而適當乎五百年之期乃天
實立之以爲興王之君也此章言降于卿士是尹之生亦不
先不後而適當夏商革命之際乃天實賜之以爲興王之佐
也使生湯而不生尹則是有君無臣而何以成興王之業惟
有湯以爲之君而又有尹以爲之佐此天命之所以集而王
業之所以成也孟子又言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則湯
之不競絿剛柔固自伊尹聖學中來其不震動戁竦亦維有

尹之任故湯得以大進其武功然則韋顧昆吾與夫夏桀之
伐豈湯一人之獨任哉實維阿衡有以左右之耳已上四章
皆頌成湯功烈至此乃以左右商王一語歸之阿衡則湯固
爲百世不遷之烈祖而商之子孫凡有大享於先王則伊尹
以佐命元臣得與於享無疑矣　解頤
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有非常之君天必錫之以非常之臣皆非偶然之故也湯之
興也誠足以爲天之子天之降卿士也誠足以爲湯之佐故
詩人於湯則以允言之於伊尹則以實言之則成湯之臣主
□□□□□□□□□□□□□□□□□□□□□□□
□□□□□□□□□□□□□□□□□□□□□□□
□□□□□□□□□□□□□□□□□□爲天之子天

□□□□□□□□□□□□□□□□□□有以得天之
□□□□□□□□□□□□□□□□人之所能爲也天
□□□□□□□□□□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緖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
來王曰商是常
王者之於叛國始則征伐之以致其用武之功終則告戒之
而示以朝覲之常典蓋於其未克也不可不臨之以威其既
克也不可不示之以禮　王者用武於遠人者爲能繼前聖
之大功故其告諭於遠人者必欲明先世之常禮　主意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緖
自古中興之君未有不以武德勝者蓋繼衰亂之後內之則

法度之既弛紀綱之既壞外之則諸侯之既叛四夷之既起
自非以武德勝之則安能舉王綱於已墜合人心於已離撥
亂而復反於正哉若殷之高宗是已方其撻然用武以伐荊
楚也罙入其阻則彼雖有山川之險而不足恃也裒荊之旅
則彼雖有人民之衆而不足賴也是何也以王者之無敵也
於是荊楚之地截然齊一則信乎其無愧於湯之孫矣　解頤
自古王者之中興惟欲以仁義服天下故雖有不可勝用之
威而未嘗盡用其威也其所以用兵者亦惟仁之至義之盡
以俟其歸服而已是故觀其威之不可勝用者固足以見王
□□□□□□□□□□□□□□□□見王者之仁心且
□□□□□□□□□□□□□□□□高宗撻然用武以
□□□□□□□□□□□□□□□□□□可畏也及觀

□□□□□□□□□□□□□□□□□平其地使截其
□□□□□□□□□□□□□□□□□□於振勵奮發
之中有慈愛公正之□□□□□□□□□信可謂仁義之
師昏高宗之功也　旨要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
來王曰商是常
商自盤庚遷殷在河之南去荊楚爲近去氐羌爲遠故告之
曰爾荊楚之雖遠亦吾國之南鄉耳昔成湯之世雖遠而氐
羌且莫敢不來享謂獻其方物也莫敢不來王謂共其臣職
也夫以臣事君以子事父以外夷事中國此天地之常經自
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故雖遠而氐羌猶不敢以不來則近
而荊楚又曷敢以不至哉　解頤

王者伐叛而告戒之辭言遠人之歸聖人者無異心蓋以遠人之尊中國者有常禮耳夫聖人在位天下雖遠者無不來庭皆以爲常典非以爲異也況女荆楚視氐羌猶爲近於中國曷敢不至哉王者之告戒必示之以常典使其知爲禮之常而不以爲異則其尊事之心自不能已矣 主意

高宗之於荆楚待之甚恕責之甚嚴方其始告之也則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其辭有涵容不暴氣象至引有商先世之事告之則曰雖氐羌之遠猶莫敢不來且曰此商之常禮也直有以彼較此以遠比近意謂氐羌猶知此禮爲事商之常豈有爾荆楚而□□□□□□□□□□□之不若也待之□□□□□□□□□□□□□□□□□而仁義兼備高□□□□□□□□□□□□□□□□□□□□□□

□□□□□□□□□□□□□□□□□□□商之常□□□□□□□□□□□□□□□□□□□□者始以遠人□□□□□□□□□□□□□□□□□□□以時來庭蓋常理耳而豈足以爲異哉 主意

湯之時氐羌之遠〃莫敢不來朝享者蓋其心以爲此商家之常禮不可廢也夫人於天下之事視之以爲常行則無敢違越視之以爲異事則從違去就不能皆齊蓋以下奉上以遠人尊中國此常事也非異事也知其爲常不可廢之事則不期而集不約而同又豈敢有不至者若以爲可駭可怪則人有不能强同者先儒謂惟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 斷法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嵗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諸侯之立國共始雖本於天命而嵗事之共亢不可不奉乎

下闕

新編詩義集說卷之四

詩經傳註

詩經傳註題辭

予自弱冠庭訓外從顏習齋先生遊爲明德親民之學其明德功課則日記年譜所載是也其親民條件則瘠忘編閱史鑑視今大半匯之平書訂者也而無暇治經義經義大率閱宋儒所註今世通行者即閱及十三經註疏以及漢儒諸書忽忽未深考也迨年幾四十始遇毛河右先生以學樂餘力受其經學後復益之王草堂閻百詩萬季野皆學窮二酉助我不逮然取其經義猶以證吾道德經濟如大學辨業聖經學規則用以明道宗廟田賦諸考用以論治尙無逸爲傳註訂也至於五十始衰自知德之將老功之不建突於是始爲周易傳註續之四書傳註成甲午年禪子泉閒遠來辱友語以身心經歷皆洒然有合力后學道而學問又淹博經史如以肉貫串著說詩質予予感之佾俾沉吟似有所得乃爲毛詩說質以復之皇閱曰善哉盍即爲傳註嗟乎立德無能立功

何日而乃辭章立言猶如之何

丙申三之日藏吾恕谷李塨識

新刻詩經傳註序

吾邑李恕谷先生以經濟之學身通六藝與博陵顏習齋先生師友相資倡明聖道不儕以訓詁名家也其所著大學辨業小學稽業論語傳註傳註問周易傳註學樂錄及恕谷後集太平策瘠忘編諸書悉身體力行以歸實用

國初毛西河萬季野方望溪諸公皆以爲必傳後其板已燬藏書家間有存者惟周易傳註學樂錄得列入 四庫全書可廣其傳於不朽而諸書外復遺有詩經傳註藏稿於家初未付梓也癸卯春先生裔孫桓恐其久而就湮與閻邑紳士謀醵金鋟雕予適以需次就館外郡未及校讀爲憾茲桓以剞劂告竣持原本問序於予快一披讀知全詩皆宗古序並探訓傳箋疏而加註焉以毛公所傳師承有自較諸說猶爲近古也予學殖謭陋何敢序先生之書先生本古序以註古經并援爾雅左傳與二毛鄭孔之說互爲証據予又何敢妄贅一辭

然三代兩漢以來彝鼎古器鐫留人間雖經風雨剝蝕終有不可磨滅者況二千餘年之古序古傳幾幾將廢得先生之註而復古如新又何可磨滅耶是書一出不獨藍之人賣之尤願與天下共寶之庶後之讀詩者知古序不可廢而先生之學問經濟亦於此窺其端末也夫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六月既望同邑後學段金鼎謹序

新刊詩經傳註序

予自癸卯校刊恕谷先生詩經傳註至甲辰之五月成不禁作而嘆曰解經其難矣哉秦火而後五經幾無善本而詩尤甚毛公故訓義頗正而簡略鄭箋多泥而鑿孔疏頗詳然繁衍博洽終無歸宿蓋漢唐儒者崇信師說雖有不合於經不肯少背於師固矣而有宋諸儒又欲盡廢古註託以意逆志之義強經就我武斷詩辭妄矣居今而欲由詩註以求大王迹之所存並收夫達孜專對之益且欲免固與妄之失不甚難哉吾邑恕谷李先生負孔孟之傳力躬行勤實學博極羣書廣交名士當是時大河南北如毛河右萬季野惲皋聞王崑繩王草堂皆一時之傑也莫不與之就正而折衷焉故所著大學辨業小學稽業周易論語諸傳註每讀一編皆令人心折拜服而於詩則未之見也既而讀先生後集見有詩經傳註題辭一篇與論詩數則乃知先生原有詩註特藏本未之

刊耳癸卯春諸先生裔孫國治公乃出是編以相示予捧讀再四不覺洒然其序詩也則宗序文其訓字義也則取毛鄭爾雅其考時世也則取左傳孔疏其於韻也則取西河蓋較之諸註乃能刪其繁而補其簡去其泥與鑿而使其各有所歸宿嗚呼可謂成矣是書不傳可乎因持歸逼示同人謀付梨棗而李巨岳李嗣聖梁輝光劉彬月張恭蒼諸公即皆爭先助資以成斯舉予亦不自揣因與善養張先生西園胡先生秉鈞王先生密文魏表兄詳加校閱共成此書嗟信古者多鄭於固而自信者又鄭於妄讀是註也可釋然矣

道光二十四年歲在甲辰端陽前三日同邑後學劉化南謹序

一先生原稿塗改模糊甚有不可辨識者謹依先生所引之書定之

一先生原稿文王有聲之二章與江漢之三章俱脫漏註而西河通韻苦難搜覓謹按先生所謂五音者揣摩而補之不知是否姑志之以俟知者

一先生原稿未分卷目恐考卷者古以竹簡爲書多寡均勻以布帛捲之故謂之卷並無意義存乎其間也故是書均其篇章列爲八卷如左

劉化南謹識

盩吾李塨撰

毛詩

毛詩者魯人大毛公亨作故訓傳授之趙人小毛公萇河間獻王得以獻之以萇爲博士

孔疏曰鄭以賦之言鋪也鋪陳善惡則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也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如如淵如如坻如）司農又云興者托事於物則與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衆鳥獸草木以見意者皆興辭也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爲上至比之與興雖同是附托外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也毛氏特言興也爲其理隱故也釜斯羽疏曰此實興也傳不言興者文義自解故不言凡說不解者耳衆篇皆然朱子乃以

釜斯柏舟綠衣終風凱風等篇毛公反謂興者而易之以比與前人所解異矣

又按劉勰文心雕龍論賦比興亦同前說則漢魏六朝詩賦正盛之時皆如此立解不容今人作詩動遵古體而賦比興反有異義也

仰采陸璣疏賦比興不宜各章鑿定如集註所列其言莊是朱註曰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辭也則必以章首之言爲興矣然漢廣首章言喻喬木木喻江漢傳箋皆以爲興蓼莪首尾感興而中間遊女二句賦其事也是不獨章首爲興矣乃朱註以喬木爲興江漢爲比則引物同句法同何以一爲興一爲比乎關雎首章曰後凡言興者其文義皆仿此蓼莪興必上下句法相呼應也則野有死麕篇首章包之誘之相應二章興言三句賦言一句何以呼應乎又曰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如釜斯羽是也則註疏以此爲興不爲比矣以爾指后妃固爲興卽如朱註以爾指釜而觸物感興正興體也何比之云兎罝以朱註借物以興正意例之谷風之篇風雨之相合起夫婦之無怒不以下體而遺葑菲起無以色衰而棄德音則正興也而又曰比何耶且詩以言志觸物陳情或興或比纏綿無端此詩道也如汝墳末章魴魚赬尾興也王室如燬比也父母孔邇賦也麟之趾興也振振公子賦也于嗟麟兮且興且賦也行露之首章皆興也不必以正意呼應也而二章三章雀角鼠牙又興也則下有正意也野有死麕首章上二句興也下二句賦也二章首三句興也末一句比也苕葉二章有漸有漸二句以兩物起興也濟盈雉鳴二句引伸再興也鶴鳴四物並陳皆興也

詩韻一則字分五音也毛河右古今通韻曰第一宵音今世韻本東冬江陽庚青蒸是也七韻中字每讀訖必返喉而翕於鼻又陽庚青蒸稍侵鹽咸爲

侵宮第二韻音今韻本眞文元寒刪先是也六韻中字每讀訖必以舌抵上齶第三角音今韻魚虞歌麻蕭肴豪尤八韻中字每讀字唱字訖必懸舌居中第四徵音今韻支微齊佳灰五韻中字每讀唱訖必以舌擠齒至於魚虞歌麻尤以舌音而稍出向齒又爲變徵第五羽音則爲今韻侵覃鹽咸四韻中字每讀唱訖必兩脣相合其字不用改韻歌之通諧蓋每韻中字起聲或不同而收韻同也

一則三聲不分也通韻則四聲之分始於齊周顒梁沈約若三古以至漢魏則皆平上去三聲合用如詩之受言藏之中心貽之一朝饗之蓋之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皆然以三聲原一聲也

一則入聲通用也入聲與上三聲原不同如蒙彝夢木蒙彝夢同聲而木與上三聲安可倫乎則祇作閉聲耳不能同用也故詩入獨用且通用以叵音

同也

以上詩韻幾括矣其有錯綜者則閒取通韻兩界閒有入十七部自相通用陰入十三部自相通用陰合閒無入十三部之去聲與有入十七部之入聲相爲通轉與叶音消息之然此亦千百之十一也

字原有轉注假借二種如類音頻韵音也又音鈴則爲宮音音音徵音也又音弊則爲韵音又入多借平上去三音作閒音今韵不字平入俱祥數字上入俱登樂字去入俱登不可勝數韵之錯綜再於此消息之自是但不可無故强叶妄改耳

朱子不知古韵偶拾吳棫邪說遂將毛詩改叶居其多半夫今人作詩偶涉出韵雖佳句亦不惜更之而古人乃專改音取叶何今古人情乖反乃爾且詩者閒有韵之文可被絃歌也若字皆不入韵惟取改韵閒諧墳典皆可易

其本音叶韵以歌矣何必於詩吾鄉有一道學讀詩易皆從叶韵人聽之聲牙遂耳而諧去故自朱子註詩以後學者執其書以射榮利無從而疑其非者然而讀必正音不從其叶亦可見聲音自然之道不可違矣況叶音一出使詩皆無正字而繁其弊者反謂古無叶音叶即是正遂上呼天爲汀入呼母爲米床第呼婦爲缶此又怪矣總因妄叶以致此

石林葉氏曰毛詩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頁穿先秦古書其釋鵧鴂也與令鰥合釋北山悉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閟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閒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造至皆宋齊外與韓詩皆廢而毛詩盛行幕知其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詩先與之合則詩序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

鄱陽吳氏曰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序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叙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外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朱文公深疵之謂但當據詩辭不必從序說則采首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不過形容採拽之情狀而已采蘩之序以爲閔周室宗廟之廢禮也而其語不過謂行見采蘩祭而慨歎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其所以採拽者爲何事而慨歎者爲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楊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辭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是豈可以測而夫子不刪之乎鴟羽

陟岵見於豳風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見於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道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狀行役之勞苦敍飢渴之情狀憂思饗之不遑悼賦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總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詩辭如此者多矣序如之何可廢

柴虎臣曰漢鄭國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稱大小毛公然大小毛公所由授受則得之趙人荀卿（論云孫卿毛氏之師）而逆溯於根牟子孟仲子李克曾申以及卜氏子夏子夏則親見聖人者總其翻述之旨爲之序論以授門弟子今世所習詩序雖繫毛氏實則本諸子夏氏以立說者也故世雖污隆六義美刺學者猶足考見漢唐諸儒率而守之即間有異同大抵不背於孔子所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意吾以爲詩家之指歸在於是矣白朱子疵

斥之斷以己臆而有明一代因國姓所自用其書以取士勒爲令甲而於是鄭箋孔疏皆莫敢置喙焉他且無論即鄭衛兩風朱註皆以爲淫詩閔考之序傳其閔諷刺感寄各有所指大抵忠臣志士憂時憫俗之爲一旦燕以淫斥之果何據耶嘗觀季札論國風於鄭曰其細已甚於衛曰憂而不困未嘗曰淫也若謂指之爲淫度其詞理當如是耳則又不然天下可遁斷者理難懸斷者事夫詩言志而附事以興者也時有先後事有本末作者之指於是乎寓今徒以其詞而曰理當爲淫猶之盲者聽風聲而曰理當爲水皆妄言也且夫時代未可泯也今有人於此其子弟曰吾而暫其異邦人則曰煖而燄至後世所傳不知何人且曰倜儻而厲於三者奚信必將曰煖暫者是煖燄者非倜儻而厲者大謬何則傳聞不如親見而揣摹者愈遠也今宋人之揣摹演唐之傳聞而並欲掩卜氏之親見孰得孰失何去從亦可決矣

國風

毛河右曰程大昌言古無稱國風者此否也表記引孔子之言國風曰我躬不閱皇恤我後國風曰心之憂矣于我歸說此非稱國風而何

南周第一

鄭康成譜云周召馮翼雍州岐山之陽地名（正義曰岐陽共方百里皆有名曰周召是周內之別名）大王始遷岐周兩王帝乙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汾之諸侯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武王定天下巡狩述職陳誦諸侯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正義曰雍梁荊豫徐冀也）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爲周南召南言自岐而行於南國也○正義曰周召至武王時爲二伯樂記論武樂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可見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鳩洲逑adj求adj得服側adj采友adj芼樂adj○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詩正四是有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主文主興）

（繫之宮商和adj聲也）而諷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憤其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言一人作詩之本義爲一國也）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爲四始詩之至也（風小雅大雅頌是王道興衰之所由故曰四始至云）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哀憐也○按關雎爲三百篇之首故序首釋

關雎以爲風始因論風論詩論音因及詩之六義四始統論全詩而末反之二南結之關雎與首句相應蓋序首篇之體如此也皆分爲大序小序以首句言用之邦國焉爲小序曰風風也乞末爲大序朱子辨說以詩者志之所之也至詩之至也爲大序以首關雎后妃之德也至教以化之合末然則關雎麟趾之化至關雎之義也爲小序皆覺剖裂不如先儒言詩序無大小之異者得之○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毛傳雍州東據河馮貢註水中可居曰洲關雎摯而有別善心爲窈善容爲寤寐善也疏云序謂不淫其色謂后妃不淫恣己身之色又求衆妾皆不淫恣其色也無傷善之心謂后妃無嫉妒傷善之心又求衆妾皆不嫉妒是善也逑匹也淑女謂衆妾鄭箋君子謂文王也此后妃得淑女而自寫其懷也言關關之雎鳩則在河之洲矣興之窈窕深

女豈非君子之善配乎興也荇接余也荇之白菜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案酒祭統所謂水草之芼是也輾轉迴動也反側反覆也言其未得也供宗廟之荇菜無人採取任其分流是以我寤寐思得淑女永夜不安而輾轉反側也今既得淑女荇菜則左右采拾鼓琴鼓瑟以供宗廟而相愛如友矣左右揀擇考鐘考鼓以供宗廟而共相歡樂矣后妃以貴下賢以禮下賢舍己從人樂取人善如此文王宮中庶雖如此誠正始之道王化之源也左右猶助不止供祭舉重者以見其餘也芼擇也傳

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五章鄭所分故言以下毛公本章也以下詩序廣言后妃不嫉妒皆本此篇朱子集註乃改云文王始娶大姒宮人作此詩其未得也宮人思之至於寤寐反側其既得也宮人樂之則以琴瑟鐘鼓夫后妃正位宮中矣而可以淑女稱乎且宮人何人也以爲文王之宮人耶則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是娶大姒時祇十三四歲不得先有宮人以爲王季之宮人耶則西伯爲子擇配其年正芳而遽爲之輾轉反側無此人情無禮有房中之樂鄭康成註曰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而今曰鐘鼓樂之豈禮也哉何一無考據如輒改古註如此況關雎哀樂哲婦宮人不淫不傷得性情之正亦豈在宮人與王業何與而詩首列之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耶或言腰妾不可言君子好逑獨不思禮曰夫人曰嬪曰婦曰妻皆非匹配之稱乎至詩傳詩說駁義曰供祭祀后妃事也禮記所謂請君之王女共有敝邑以供祭祀是也安得后妃又思一供祭祀者亦誤也周禮九嬪職云凡祭祀賓后贊徹豆籩世婦職云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賓之物女御職云凡祭祀贊世婦是明有供祭祀之禮突且傳箋皆言贊助祭祀非言專致祭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葛飛喈喈莫濩綌敦韻氏歸私衣否毗韻以微言同而三聲皆通用也○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本字與前後章通看不嫉妒德也理內政本也助夫求賢以成王業志也在父母家二句推原其勤儉之早成也○覃延施移中谷谷中也莫莫茂盛貌黃鳥黃鸝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傳此寫葛生時之景而已之興葛覃黃鳥宛在其中突莫莫成就之貌濩煮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敦厭也言治葛之勤也言我也傳師女師也告歸使女師告君子以歸寧也朱傳汚煩惱之以去其汚也私燕服也澣則濯

之耳衣謂褘衣以下至椽衣其中有可濯者也濯語辭害同易又審何者當濟何者不濟也傳箋

葛覃三章章六句○此亦后妃自作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筐行祖鬼隤罍懷祖岡黃觥傷祖瘏矣痡吁祖○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勞苦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又者謂后妃既進內治之賢矣又欲輔文王以進朝廷之賢也疏曰險詖譬惡爲善也私謁私薦親戚也○卷耳若耳可煮爲茹虽筐欲筐也韓詩左傳襄十五年曰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覬心詩

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毛傳曰周周朝也行列也即論語陳力就列之列也言采卷耳而不盈頃筐不可言采以興欲用賢才而不安置位列不可言用也故嗟我所懷之君子司用人之柄必當彼賢才於我周之行列而後大勛有顯也且獨不見跋涉道塗之臣乎其自言曰我登山而馬病矣惟酌酒以自解矣然而馬病僕病無如何矣惟長嘆矣其情不更可悶哉崔嵬土山之戴石者隤隤病也金罍酒器也山有曰岡支馬病則黃兕觥角得也石山戴土曰砠瘏痛痞病也傳箋

卷耳四章章四句○詩首言寘彼周行而因念奔奏僕伕者當王室如毬三分有二之秋實爲勞辛故全提單承情何其華文何其妙朱註乃以爲文王不在而后妃懷之欲大道采英欲高山登望又飲酒自解何其荒唐也乃殿

序曰嗟我懷人其言親暱非后妃所得施於使臣夫傳箋皆以人爲文王何當施於使臣哉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樛糾祖荒將願縈成祖○序曰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南南土也荊揚之域木下曲曰樛葛類緜緜也樛木興后妃也葛藟興眾妾也只語助辭可樂之君子指文王也履祿也言宮中效泰文王之福祿常安也荒奄將大縈施成就也傳箋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詵所巾反

詵振振薨繩揖蟄蟄○序曰后妃子孫衆多也○螽蝗屬斯語辭詵詵衆多也揖揖會聚也爾指后妃也振振仁厚也繩繩戒慎也蟄蟄和集也傳以螽之子衆與后妃之子孫衆也后妃不妒忌則子孫多而且賢固其宜也埤雅曰螽一生百子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蓁側巾反

華家祖實蕡扶云反葉人祖○序曰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夭夭少好貌灼灼明艷之貌宜者和順之意朱註實實說蕡盛貌以桃花與女色實與女德葉與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傳

桃夭三章章四句○朱註以桃夭爲仲春之時則仲春桃蕾猶嫩無華何

實何葉且附會周禮曰仲春令會男女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則古禮家語孔子曰霜降昏婁淑伸殺止故鮑葉篇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至仲春則時過而晚突媒氏令會男女奔者不禁則正男女不正婚姻不時也何嘗置乃爾簡簡兎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簡簡兎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簡簡兎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丁城禦寇仇禦林心禦○序曰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況以后妃內助而亦求賢若渴天下化之自捷於桴鼓哉○簡簡敬也兎罝兎罟也丁丁椓木聲赳赳武貌干城皆以禦難言兎罟者可任爲將帥也逵九達之道怨耦曰仇訓敵圖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也腹心言可用爲策謀之臣使之處事也夫兎罝之人而才有用猶如此則野才衆多可知矣傳箋

兎罝三章章四句○朱子駁序曰桃夭兎罝皆爲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於婦人之手而文王徒擁虛器爲寄生之君也噫朱子之言何深文也而實未深察序文也序於關雎曰配君子於寤耳曰輔佐君子於江漢汝墳則專言文王之化至召南並不及后妃而但言文王遵周南內治多召南外治多故有分也何嘗言禮樂征伐不自文王出而文王徒擁虛位爲寄生之君哉且文王出禮樂征伐何嘗言惟是宮中有一聖配佐之此爲難得耳故詩人三復感歎首后妃之化則文王之化可知也如論語記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有亂臣十人則舜武之能致治可知也豈論語盛稱其臣而即謂其君爲寄生也乎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編戶良

采有削掇捋袺襭襭○序曰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采采非一辭也芣苢車前也宜懷妊焉采往取也掇拾也捋取也袺執衽也扱衽曰襭傳

芣苢三章章四句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 或本作休思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永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休求漢廣泳永方興興盛駒駒○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南南方也喬上竦也漢行爲泳方筏也漢水出興元府西縣嶓冢山東流至漢陽軍大別山南也翹翹行爲泳方筏也漢水出興元府西縣嶓冢山東流至漢陽軍大別山南

入於江江水出茂州岷山東流至蘇州許浦入海 詩地理考 思語辭 喬木之不可休陰興游女之不可求也漢廣江永之不可泳方興王化之廣遠無所不至不可非禮妄干也故序曰德廣所及又曰無思犯禮翹翹高貌言楚蔞於雜薪也遊從嘗也興之子之出於衆而顧仰止之也

漢廣三章章八句○詩大約以篇首爲名此獨取篇中二字正以興文王之德廣故爾也朱子乃謂德廣句譌誤何也其註曰喬木江漢皆喻游女不可求則重複何味況以漢廣江永比女子之守貞豈其倫哉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枚肌幹肆枝榦條遐棄○序曰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間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遵循也汝水名出汝州魯山東南至蔡州褒信

縣入淮（地理考）墳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傅）夫者婦之貳幹伐其條而及其幹以興思君子也憮憂思也調同輖重也（朱註）肆餘也斬而復生曰肆以興君子出而復歸也韎赤也魚勞則尾赤以興君子勞苦而容悴也燬火也言紂之酷暴也（傅）父母謂文王言雖勞於暴主而文王仁德其近無所怨也蓋爲文王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殷之時云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趾子韶定姓韶角族韶于嗟麟兮作尾聲三章相應不入上韶歌詩之一體也後仿此甚多（序曰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疏曰關雎化行二句總承以上諸篇衰世者文王興紂之時也（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振振信厚也（傅）于嗟歎詞言古者黃帝堯舜之時麟趾來郊今則衰亂之世突而我周之公子振振然信厚吁嗟乎此即祥仁之麟乎定額也公姓公孫也姓之爲言生也（朱註）麟一角角端有肉（疏）公族五服之內也（朱註）言周室子孫族人之皆仁賢即帝王興起之瑞應故累歎而深美之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召南第二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居御韶方將韶盛成韶（序曰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鵲鳩乃可以配焉（鵲鳩鳩布穀也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與夫人來歸居君子之室也御同迓迎也諸侯之女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方有之也將送也成之威其禮也按鵲鳩飼子旦從上下暮從下上均平如一故序曰德如鵲鳩

鵲巢三章章四句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沚事韶中宮韶僮公韶祁歸韶（序曰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蘩皤蒿也沼池沚渚謂於其芻采之也公侯夫人以豆薦蘩菹事祭事也山夾水曰澗澗中謂於曲內非水中也宮廟也被首飾也鄭少牢之禮髲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按特牲夕陳鼎於門外宗人升自西階視壺

濯及還立即此所云夜也又云夙興主婦親饋籩於西堂下即此所云夙也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傅）

采蘩三章章四句（按夫人孔疏仍作后妃但玩序文周南言后妃召南稱夫人明分爲二故關雎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朱註以爲美南國夫人得之

噦噦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我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說音悅夷音以反

喓忡降韶蕨惙說韶薇悲夷韶（序曰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喓喓鳴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蝗也蝗蟲躍而從之異種同類與男女嘉時以禮相求也忡忡猶衝衝也未見謂于歸在塗時也忡忡恐不當君子

也親迎也心降下者見君子遇己以禮庶可以寧父母也南山周南山也陟山而采蕨薇之菜與歸夫家而欲見禮也傷悲恐貽父母羞也傳

草蟲三章章七句○此詩何其敏以畏也蓋古禮娶婦三月廟見或祭于禰後成婦故嫁女者必留其車馬於夫家若不得當則乘以歸至三月則夫婦之情既固而後夫家反焉焉所以重男輕女扶陽抑陰禮主嚴也故序曰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蘋濱韻藻潦韻筥釜韻下女韻○序曰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蘋大萍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毛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

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祭祭女所出祖也蘋之言賓也藻之言藻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爲戒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奠置也宗室太宗之室也祭事主婦設奠教成之祭使季女者教成其婦禮也牖下戶牖閒之前祭不於室中者凡爲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取外成之義也傳箋

采蘋三章章四句○教成之祭祭之地爲大宗之廟主奠之人爲將嫁之女蓋先王閨家正內端之始基著之風咏有如此其慎者朱子乃不考誤認大夫妻爲己嫁之妻能奉祭祀則婦也而尚稱季女也與哉

薄言采葉勿罔勿伐召伯所茇○薄言采芑勿剪勿敗召伯所憩○薄言采芑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伐菱韻敗憩韻拜說韻○序曰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薄言小貌

甘棠杜也翦去伐擊茇草舍也憩息也說同稅舍也傳拜屈也朱註召伯行政南土聽男女之訟於甘棠之下故人思其德而愛其樹也說苑

甘棠三章章三句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露夜露韻屋獄足韻墉訟從韻○序曰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厭浥濕意行道也夙夜早夜而行也速召也首章興也多露之不可沾與彊暴之不可染也二三章興而賦也雀鼠穿屋墉而實無角牙興彊暴搆訟而實無求爲室家之禮也揮梁闔曰室家不足具兩造之辭也亦不女從美召伯之明也言召伯不之從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紽或作他

皮紽蛇韻革緎食韻縫總公韻○序曰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箋曰鵲巢之君積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正義曰宗伯注云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士相見註云羔取其羣而不黨公羊傳何休云羔取其贅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死義生禮者此羔羊之德也○羔裘大夫朝服也退食自公自公朝退出而食也羆委蛇自得貌正直故無愧而自得也羔裘之合爲縫其界爲緎其別爲紽皆設圖縫之名也傳曰古者素絲以英裘即雜記註謂施諸縫若今之鑲謂以素絲爲組而施於縫中但有五縫飾之言不襍飾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仲遠聞曰左傳襄七年穆叔論衛孫林父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從者也衛而委蛇必折可見委蛇氣象不可妄爲蓋驕泰之分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陽遑相側息相下處相歸哉歸哉三章作尾聲相應爲相與麟趾篇同　序曰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以義也○殷雷聲山南曰陽斯此也遑暇也何斯違斯言何爲適此又轉去此行役無休暇也以雷尚有所在反興君子無定在也歸哉歸哉勸以爲臣之義未得歸也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七吉相三今相塈謂相○序曰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此詩人言婦女之宜急而亦曰被文王之化者蓋女大不嫁只生口正王化所禁也○摽落也梅似杏實酢古者以梅實羹飲食之遑所謂乾糗是也庶士未定誰何之辭也迨及也吉善時也謂冰泮以前也塈同暨及也頃筐及之是落盡也呂氏說謂之約爲昏也以梅之落興女色之衰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所以蕃育人民也傳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此詩人言男女當及時也或曰父母惜壻之辭亦通若朱註謂女子自言惮枲聞曰以正家之女而求衆多之男不可訓矣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同呼報反

東公同昴裯猶相○序曰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箋曰以色曰妬以行曰忌內則註云諸侯娶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尊夕五日而遍○嘒微貌小星見三五或參昂獨見皆初昏與將旦時也蔥姿御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所見若此朱註肅肅疾貌宵夜征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乃禮命之數不同於夫人所謂禮在則然也裯帳也正義曰夫人尊夕不須在帳者小星二人共侍有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嗟也歌

汜以悔渚與處沱過歌相，序曰美媵也勤而無怨嫉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過勞而無怨嫉亦自悔也○傳皇聞曰以江喻嫡以汜自喻其悲順不怨可見矣故詩人述其辭以美之○決復入爲汜以江大汜小而並流與嫡媵宜並行也之子指嫡也婦人謂嫁曰歸以猶與也渚小洲也水岐成渚處處媵以媵也沱江之別者傳不我過不使我過而相見也嗟嘆口出聲悔時也及有以處媵則心樂而歌矣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音亦作尨莫邦反

包誘相樕鹿束玉帨帍吠相○序曰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

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潔無穢也○郊外曰野言樸
白茅豐求婚姻之好而乃以無禮也反興也純謹如束縛如玉德如
韞匵潔白也物悅春者感春光之明媚偶出戶以觀玩遂思吉士之匪正
與漢有游女致人欣慕相似而不知女德如玉豈可干設吉士謂儀容溫潤
也夫吉士誘而不可犯則貞潔舒威以安重也脫脫去也庶以容遠去也
此如玉者被拒之而退入於居內也故曰無感帨悖犬傳曰感動也帨佩巾
也箋曰奔走失節動其佩飾言勿前來使我忿避而搖動佩巾也以驚犬驚
而吠亦當時有此事而詩人寫之情景如畫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朱註懷春謂當春有悅是處女思
夫奔舒而脫脫謂汝始徐徐而來是淫奔何以入於二南而爲正風歟○
愚案朋曰左傳襄八年范宣子來聘告將用師於鄫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
季武子曰誰敢戢譬之草木寡君在君之吳味也敢以承命何時之有蓋
宣子賦以及時相應而季孫敬答之也昭元年子皮賦野有死麕之末章趙
孟賦棠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庶也可使無吠蓋子皮自陳不爲楚誘而趙
文子答之謂兄弟共濟楚不能吠也學詩之能言專對如此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
侯之子○其鈞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華車侈李子曰緡孫阮○序曰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
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穠盛也朱唐棣移也曷
何通肅敬雝和周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以移之華與王姬顏色之美而始
乘車即見其敬和也平正也德能平天下謂文王也傳箋猶言之稱文王爲寧
王也蓋文王孫武王女也以桃李並華與男女顏色之俱盛也箋一代振興

顯盛王女顏色如花既和且敬非文王大公之正德孰能綸也傳綸之合而
爲倫與男女之合而爲婚也朱註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者騶虞發五矢于嗟乎騶虞
騶虞騶虞二章末自爲韻與鵲巢同○序曰鵲巢之應也鵲巢之
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騶虞類焉蒐田以時仁如
騶虞則王道成也○蒐出也家牝曰毛傳豕生三曰豵傳逆後五肥倒文也
言五肥而一發也當蒐出時而南國諸侯田獵朱註騶人驅五肥五豵以待射
欲不盡殺也而侯止一發則不盡殺矣皆仁也傳箋騶虞仁獸之司獸之官傳箋
即騶人也于嗟乎美之也美騶虞即美諸侯也騶虞之皆蒐肥豵之皆五騶
類推殆亦可見矣
騶虞二章章三句○費此處曰騶虞篇名也朱註於騶字兩章兩叶將此篇
何名耶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鄘第三

鄭譜曰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在冀州大行之東自紂城而北謂之鄘南謂之鄘東謂之衛

邶皋陶曰國風之始二南以王化所基也宜繫王風而次邶鄘衛何也曰風以察土俗驗民情也周承殷之弊而更化之邶鄘衛者殷之故墟也故特先之風有十五國而二南之外王爲殷內國本周公之詩而邶鄘即衛檜即鄭魏唐皆晉實七國耳竝中原禮樂之邦歷名所著故有風可采而隸於樂官季札請觀周樂而工歌十五國之風蓋樂部班列本如是也衛之兼邶鄘也不知何時乃季子合而論之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則習而傳之者久矣蓋邶鄘國亡而樂部之班仍在衛既幷其地而詩又獨多

故分列焉也

樂記曰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夫遺聲者歌聲也識之者記而歌之也而傳以記而歌之之人之地爲名矣則同一衛詩而邶地人歌之採風者遇之遂係之邶鄘地人歌之採風者遇之遂係之鄘正此義也魏唐鄘檜亦然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流憂遊諷如據怒慍悄卷選慍小少標隕微衣飛慍○序曰言仁而不遇也

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首章統言其憂也鑒云以柏舟不用而泛泛水中與仁人不遇也耿耿猶儆儆也隱痛也言如有疾痛之憂也微非也二章言以不遇之故而同朝之臣素親厚如兄弟者亦變其心而怒我也匪鑒二句言鑒能照人而我心匪鑒不能度人以起下之不可據喻衰世之人情雖度也傳曰茹度也三章言身有正操也不可轉不變也不可卷不曲也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棣棣富而閑習也選數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各有威儀不可具數也左傳新序四章言羣小之來侮也閔病也辟拊心也標拊心貌傳末章喚小人擯棣君弼臣強迭爲屈伸此周室將變而爲春秋之漸也故曰此憂非酒與遊之可解也居諸語助辭

柏舟五章章六句○朱子曰序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爲某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爲某人鑿空妄語以誤後學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斷然以爲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爲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又曰其爲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性情之自然而或書傳所載時無賢君則避辭之美者亦例以爲陳古而刺今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也愚按朱子亦謂序或言孔子或言子夏皆不可考而鄘康成以爲諸序本合一編毛公始分以置諸篇之首則毛公之前其傳已久矣曰傳之已久則學禮學詩必孔門弟子所流傳矣而乃痛詆力斥何也且朱子不生于秦漢之前何由見其不知人而強曰某人不知時而強曰某時也而遂詈之以欺妄誣人也乎如柏舟之詩朱子所據者列女傳也夫序傳之已久者不可信而列女傳出於後人者乃足信乎況其辭曰微我無酒以敖以遊又曰不能奮飛夫欲奮飛

欲飲酒而故遊宕婦人之事之言乎乃强坐曰其辭卑順柔弱疑莊姜所作則猶再請之心堅適石心直勝席威儀匪應無一不善是爲卑順柔弱之辭乎且曰故爲此圖以誤後人則請問朱子木瓜之易報德以姦私詭巢之易迎婦以嫁女風雨子衿之易君子學校以淫奔證如此者不可更僕悖有所本乎何所據乎不更蹈於欺妄誕人也哉孔子曰詩可以觀可以怨太史公曰小雅怨誹而不亂則刺時君明國政揆古正今正孟子所謂王者之迹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詩之道也乃詆之曰非性情之自然輕躁險薄則必如岳柯之言曰今儲者證君父之大義於不問而徒講正心誠意吾不知其所爲正心誠意者安在也是爲得性情之自然矣是爲膜置坐忘而不煙躁險薄矣○朱子於柏舟既以爲婦人之詩矣而註孟子又宗序文謂衛之仁人見憫亞小於書衿既以爲淫奔矣而白鹿洞賦又宗序文曰廣書衿之疑問是

見且未確一口兩舌而乃勝氣狠辭痛罵古人是何意哉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訧或作尤）

裏已卽裳亡卽治訧卽風心卽兩界之通也○序曰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或曰序作詩之由不必卽其人自作也）○首二章以閒色爲衣正色爲裏爲裳（俗與廁反尊而嫡反卑也亡忘也）第三章言綠衣之絲爲女工所治以與庶之賤能也末章言爲衣而經寒風以興嫡之失時也思古人而使無獲過我心者蓋求其善處拂逆之道也（朱註）綠王后六服皆以素紗爲裏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燕燕于飛頡

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愼其身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差楚佳反又楚宜反）

羽野雨頡頏將頡及泣頡音南心頡淵身人頡○序曰衛莊姜送歸妾也○箋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嬖人之子州吁弒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於野作詩見己志○傳箋曰燕燕鳥也差池其羽興戴嬀將歸顧視其衣服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興出入前郊也下上其音興言語感激也送于南者陳在衛南也只語辭塞實淵深惠順寡人莊姜自謂也悁悁狹隘曰仲氏任只任者能勝其任也載嬀之歸陳莊姜之深謀也故曰實勞我心戴嬀在陳而石碏之事得以行矣按春秋州吁行弒在隱公四年春二月而此詩姜送戴嬀當燕飛之時則周正四月之

後也至九月陳人卽執州吁不動聲色而弒逆伏辜內有純臣外有貞婦宜其謀之易就也此莊姜所以嘆其能任大事也塞淵溫惠淑愼戴嬀殆智深勇沉之人故姜之勞心爲不虛矣又曰或曰是年春秋陳侯再同衛人伐鄭矣是戴嬀既歸之後也何陳衛之甚睦也曰此正嬀之善謀也不示之睦則石碏之言何以入而州吁肯遂至陳乎非嬀之預謀則石碏一言陳侯何以方睦而忽聽之乎任莫大乎是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土處願詔冒好報詔方良忘詔出卒述詔○序曰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日月與國君與夫人同曜齊明而照臨下土也箋疏逝及也傳疏所以接及者不以古道相處也胡能有定言其凡事無定主也出東方者日始月盛皆出東方也傳俾也可忘言何爲使我爲可忘也憂我不終痛極而呼父母也朱註不述不循禮也箋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曀曀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暴笑敖悼謔浪笑敖○序曰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終風終日風也且暴與州吁之狂妄且好勇喜兵也浪放

浪也敖不敬也言其無子道也寤雨土也忽來不來亦謔浪笑敖之狀也傳

思思何以處之也曀陰也不見日光突而又加以陰雲喻州吁之關甚也箋

願思及也嚏毛傳曰跲也言願以母道往加之則嚏跲而不行也虺虺震雷聲懷傷也傳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兵行頌宋仲頌馬下頌闊說頌手老頌闊活頌洵信頌○序曰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按春秋隱四年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

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箋曰平成也先告陳與宋以成其伐事○鏜擊鼓聲也傳踴躍學坐作擊刺之法也用兵治兵也土國役土功於國漕衛邑名傳南行伐鄭也孫子仲即公孫文仲也文謚仲字也傳爰於也箋曰居曰處曰喪其馬見其失伍離次無闘志也朱註契闊勤苦也子者同行相謂之辭也傳成說者約約結約也偕老者約其免離而共老也箋闊即契闊也不我活不我仲言不得生還偕老以仲其志也洵信也言果不我以歸也夫州吁又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伐鄭取邾徒兵取其禾而還未必不我以歸也然篡位纔七八月而即兩次伐鄭傳所謂阻兵安忍序所謂用兵暴亂可見矣宜國人怨之而甚其辭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南心頌天勞頌薪人頌下苦頌音心頌○序曰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疏曰安母之心母遂不嫁是成孝子自責之志也○通篇皆體孝子自責之意也凱樂也凱風南風也天天少好貌棘心稚棘也朱註以長養之風吹棘心與寬仁之母養七子也傳棘薪成就可薪也成薪則非棘棄可知以興子之無令人也浚泉寒冽以興母之勞苦也睍睆黃鳥之目容也鳥猶能好其容音反興七子之不能慰母也母心搖矣而尊之曰聖善原之曰劬勞勞

苦自責曰無令人莫慰母心母亦辭不得伸而心可强止矣七子者誠孝矣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羽阻詒音心詒思來詒行臧詒○序曰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箋疏曰首二章男曠之辭也雄雉見雌飛而鼓其翼泄泄然興宣公縱其衣服而志在婦人也我乃懷安其朝而不去則令軍旅久役是自遺煩阻也伊維也語助也下上其音興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也君子指宣公也君誠如是矣予心能無憂勞乎再傳而爲狄滅宣淫之禍也末二章女怨之辭也悠悠長也言日月迭更而遠

道不能歸也百爾君子指朝臣也言豈其不知德行乎我夫不忮害不貪求其德行何爲而不善而使之遠苦於外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韓詩雝雝反鴈以小反

匏葉涉厲揭瀰盈鳴鷕軌牡雝旦泮招友須○序曰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按史記稱宣姜爲正夫人蓋卽宣姜本非夫人而正其位爲夫人也此夫人當卽指宣姜耳○首章言禮義不可犯也傳疏曰匏有苦葉不可食濟有深涉不可渡與禮有禁法不可越也水深則濡褌涉水水淺則褰衣而過與事當酌其宜也此卽上深涉而轉一義與而又與也陸璣曰匏葉少時可爲羹至八月葉卽苦二章刺其淫亂也傳曰瀰深水也盈滿也鷕雉聲也衛夫人有淫佚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使宣公有淫佚之行也軌車軸也 字林作兕飛曰雌雄走曰牝牡蓋有濟濟盈盈狂念之發也有鷕雉鳴興淫佚之狀也濟盈不濡軌興邪宴而自以爲無妨也雉鳴求其牡興淫奔之非其匹也此以兩物興而引伸再興又一體也三章則以正體告之末章則以正義示之也雝雝鴈鳴擊昏聲納采問名納吉請期皆昏用鴈而時用昕沐朱泮娶妻時也此正體也昏不逮之而苟且爲招招手招也卬我也 韓詩須我友者待正配也以興男女卽先有淫佚而招者而不可從之也此正義也小雅曰匪飾而厲是厲者帶垂之貌也濡褌繫於帶上故亦曰厲水深及帶亦稱厲衛詩在彼其厲是也 韓詩作帶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涇以渭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顧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墍

雨怒渭體死卽遠棄卽齊弟卽沚以和窮後卽舟游求救卽讎售卽讐毒卽多窮卽匱卽慉卽○序曰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故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習習重至也爾雅曰東風謂之谷風以陰陽和而雨至與夫婦和而室家成也黽蝇屬其行勉强自力故借曰黽勉蓱毛傳曰

須也葑苶之類也菲匪雅曰殆也菲類也上下皆可食而其根有時而美惡采之者不可以根棄時並棄其葉與夫婦以德合不可以顏色衰時並棄其德也（毛）但德音不逸則可以同老突行道二句婦見棄而不忍去也不遠二句言夫之薄惡也（傳）誰謂二句言心誠憐白髮玄也故甘之如兄如弟也（箋）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笄頭山東南至今京兆府高陵縣入渭渭水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鳥鼠山西北南谷山東至今華州華陰縣入河（詩地理考）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然涇既入渭反以渭爲濁而渭流之泚不有渴涅者可證乎小渚曰泚（毛）湜湜水清見底也（說文）與新婦入反謂舊室不潔蕢室豐不潔哉宴爾新昏故不以我爲潔而用之耳厭潔也（傳）梁魚梁笱所以捕魚也閱容也（傳）我躬二句言身已不容尚何暇爰我以後之事而禁之也就其四句興於夫之家事隨其深淺而皆盡力以圖之也御冬如小兒

之手足並行也言不惟治家勤勞而且周恤親隣也慍惎也賈用句興修婦道之不見察也鞠窮也（傳）爾指夫也比予毒者視我如毒蠆不可觸遲也旨蓄之菜冬月與儲室之菜窮乏至有時則棄之也洸武也潰怒也（傳）即前有怒也詒肆遺我以勞苦也咥笑也（傳）言始來歸之時甘安息我而今獨不念耶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微歸韻故露韻躬中韻　序曰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式發聲）（毛）式微式微乎微者也（箋）言被逐既微矣又見卑賤是至微也（疏）中露泥中衛二邑名黎侯所寓也（傳）詩地理考壯狄甘山黎亭通典曰古黎侯國西伯戡黎即此水經註曰黎陽縣（今浚縣）有黎侯城昔黎侯寓於此詩曰泥中疑此城也土地汙下城居小阜故鄭箋曰黎侯在衛西其寓在衛東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褒如充耳

葛節日續處與久以獨戎東同續尾子耳貌○序曰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箋曰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按狄人即赤狄潞氏之屬也後魯宣公十五年晉敗赤狄滅潞立黎侯舊其地相密邇故迫逐之○前高後下曰旄邱（傳今滑州古葛邱）葛節誕而疎闊與衛之不救鄙也叔伯呼衛臣也二章

承上何多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救蓋必有與國相俟耳何其久而無信蓋或有他故耳（朱註）三章則直責之矣玉藻曰大夫狐青裘豹裘玄綃裏（傳）匪車三句言我寓久裘敝非求救之車不自東來也但衛臣不與我患難相同耳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朱註）言我漂散若此之苦而衛臣如以袖塞耳而無聞奈之何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爵右手秉翟籥如調箎公言錫爵（山有樞隰有谷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舞處韻俁舞虎組韻翟籥調樞谷人韻（序曰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簡伶氏世掌樂官而善形故後世多號樂

官爲伶官疏曰蓋爲樂正之屬舞人也（簡大也）（詩）即下文碩人也萬舞干羽之總名在前列上頭方將舞而待之也傞傞大貌（傳）執轡如組言其舞之有力即御馬亦如組也轡今之韁也組織組也言柔也御馳使馬則轡柔如組也（朱注）執爵秉翟文舞也赫赤貌渥厚漬也赭丹也（傳）錫爵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三章歷叙賢人之卑賤失所也榛木名下濕曰濕谷讀連古蓮字（守溫）山隰有榛谷與西方有美人也美人指文武也又言西方之人嘆其遠而不得見也（朱注）慨當以慷突

簡分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泉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與之謀○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牽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變力轉反泲子禮反）

洪思謀韻沛禰弟姊韻千言韻遄害韻害即音曷而曷之偏傍等字皆與遄去聲同韻蓋借去聲字以爲入聲也泉歎韻悠憂韻○序曰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箋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泉泉始出之貌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呂氏）以泉之注於淇與女之懷於衛也戀好貌諸姬在衛未嫁之女也聊且略之辭言欲至衛與諸姬謀歸人之禮也（泲禰皆地名（傳）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也言宿泲以適衛而先飲餞于禰也按泲地以水爲名即濟也（詩地考）餞者傳曰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即聘禮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也祖始也軷山行之名也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軷祭酒脯祈告道路之神以爲行始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聘）畢乘車轢之而行象無險難也有行二句言嫁則遠親故思之也諸姑伯姊即諸姬也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傳）伯人縣有干山言山（詩地理考）脂膏車牽設牲軷過也害曷也言疾至於衛亦不過差有曷不可乎（馬溥）水出朝歌城北又東流與美溥合又東南注淇水爲肥泉須漕皆衛邑（傳）思之而爲禮所制終不得歸故欲出遊以寫憂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箋）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偏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偏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埤遺支反）

門殷貧艱韻益讀韻敦遺摧韻詩敦琢即追琢與摧同韻已焉哉三句爲何韻然在詩例爲尾聲不必入韻也○序曰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北門背明向陰以興仕於闇朝也甚無以爲禮也（傳）貧日用不足也王事王命使爲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事也（朱注）埤厚誦賓也賓我使去位也敦猶投擲也（傳箋）不去而歸之天忠臣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雱普彪反）

涼雱行韻徐且韻喈霏歸韻狐烏車韻○序曰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雱盛也與君政酷暴也（傳）惠順也同行同去也邪爾雅作徐只且語助也言政暴甚矣願與同好避亂而去尚可覓耶徐耶

碻亂亦既亟矣盧寬也朱註狐性妖媚鳥聲衆惡刷堂皆此類矣可畏也夫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姝隅踟躕孌管貽煒美貽荑異貽貽○序曰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箋曰以君及夫人無道德故陳靜女遺我以彤管之法德如是可以爲人君配矣○靜女貞靜之女也姝孌皆美色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也傳踟躕猶躕躇也朱註彤管赤管筆也煒赤貽取其記事以赤心正人也傳女即汝指彤管猶宋韋女指簀也寫言爾雅郊外謂之牧歸亦貽也荑茅之始生者潔白之物也一章愛其貞高也二章悅其有法度也三章美其潔白也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泚瀰與鮮叶韻卽古今通韻所謂以無入十三部之去聲與有入十七部之入聲同互通轉而二聲偶及三聲曰叶也洒浼殄韻離施韻○序曰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泚鮮明貌瀰瀰盛貌燕安婉順也謂伋也籧篨不能俯之疾謂宣公也鮮善也傳口柔者仰視人顏色而爲辭似籧篨也洒高峻也浼浼平也殄絕也魚網二句承上文作興總言所得非所求也戚施不能仰之疾傳面柔下人以色似戚施也朱註按詩辭則宣公蓋善柔便佞外爲和順內好淫亂者也此所以姑能欺國人而立之卒壞國俗至於大敗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二養養憂不知所定也傳願念也箋言二子適齊必汎汎乘舟而渡而無何皆遭害大可哀也不瑕有害言卽不死亦無過矣有何不可者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第四

邶國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亦泛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髮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兒徒反

河儀他韻天人韻側特慝韻○序曰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按序父母並言而詩專言母者淫愛奪節意多出於母也○中河河中也舟常在於河與婦宜永貞於夫也髮兩髦之貌兩髦指共伯也禮兒生三月剪髮爲髻長大爲之飾謂之髦內則拂髦是也父母卒三日去之玉藻云親沒不髦是也儀匹也矢誓也諒信也傳母也二句言母之德如天而乃不諒我志也特獨也言夫一而已

可證其非突武之立在宣王十六年武之卒在平王十三年而武已薨則武立時已四十餘矣共伯爲其兄壇幾五十之人尙云早死乎共姜尙可嫁乎愚謂詩明曰壇彼兩髦則僖侯在時共伯已死突而曰壇攻共伯于僖侯之墓上誤說

緇有茨不可墻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緇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緇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瀆也所可瀆也言之辱也

墻道醜穢襄詳長續束瀆辱續○序曰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按左傳亦云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及婆生壽齊女生壽及朔夷姜縊及宣公死惠公朔立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然其事有可疑者作新臺而要子

媾詩序左傳史記皆載之詩詠之通矣百年無可解說突惟烝夷姜烝宣姜二事絶相影響何者序謂雄雉刺宣公淫亂苦葉刺宣公與夫人並爲淫亂而夫人未指爲誰及鄘威作箋左傳已行乃註曰夫人謂夷姜則夷姜之烝詩與序無明文也墻有茨序謂疾公子頑而偕老鶉奔二篇惟言刺宣姜不及頑至覽史記衛世家乃曰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娶妻亦云伋宣公之世子夫私奸庶母隱秘之事也而遽可立爲夫人乎而遽以奸生之子爲世子乎史又曰伋同母弟二人一曰黔牟一曰昭伯國人哀伋死思立其後伋無子乃逐惠公立黔牟爲君八年惠公復以齊師入卒子壽公立國人自壽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壽公常欲殺之及翟伋壽公兵與大臣皆不戰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昭伯頑之子申爲戴公戴一年卒又立戴公弟燬爲文公衛以中興並無上烝二事夫衛之惡宣姜與

朔必滅其後而後已若伋爲上烝突姜所生則亦當惡之突何爲一壓之而一悼之必欲立其後無後轉而立其弟乎蓋史記所爲愛夫人者或夷姜始來不以正如魯莊公從孟任許以夫人之類或來在莊公宮中如女史之類故諛傳曰烝而非必莊公之媵御宣公之庶母也毛河右曰莊公卒後以莊姜歸之賢俱在宮中不得容一媵妾有此乃歸行也且宣有乃歸行而石碏與國人尙肯迎而立之乎若曰宣公爲君以後事則宣公在位纔十九年不能烝姜生伋長而娶婦又納伋婦生壽與伋俱死突若昭伯上烝之傳則齊人何人也宣姜之父母乎諸昆從大夫乎而强昭伯烝之天理滅滅一至此乎檜泉聞曰宣姜何人與昭伯通何事而生戴公文公許宋二夫人乃皆賢如此耶且國人惡朔必惡宣姜宣姜生之子而國人尙肯立之耶史記世家多因前史獨於衛宣公至文公事前後迴環甚爲詳備動人觀感必非

妄言者二賢之論如此然左傳已如彼吾姑闕疑而已矣○灰炭黑也不可墁去與宮中之淫亂不能滅除也中冓宮中結搆深密之處也蓋宣公與宣姜淫亂如悖煬唐明流播人聞共爲詬笑也褻除也

墻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瑳兮瑳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顔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瑳音此瑳與瑕反瑳吐賀反注七我反紲息列反袢音盤反

珊河宜何祖翟髢掃皆帝祖去人回反也展袢顏媛祖○序曰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箋曰人君小君也君子謂夫也偕老從一至老也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

爲之笄衡笄也以玉爲之惟后夫人祭服有衡笄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統懸瑱也珈者以玉加於笄爲飾也委委行委曲有縱跡也佗佗德平易也傳如山安重也如河寬廣也象服如褕翟闕翟象鳥羽而畫之也疏宜者言有是德乃宜是服也子指宜姜也瑳鮮盛貌翟傳褕翟闕翟祭服也髮美爲髮髻髮也人髮少則以髮益之髮美則不屑用也瑱充耳也揥所以摘髮以象骨爲之因以爲飾也揚眉上廣也卽額也晢白也言眉上揚廣且其面之色又晢白也傳疏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宣公尊之如天帝也瑳玉鮮明之貌展衣以丹縠爲衣蒙裨也絺之靡者爲揚展衣夏則裘衣總絺袢延熱氣也絺袢去熱之名也此見君及賓客之服也日下爲清謂清明也顏顏角豐滿也展誠也美女爲媛傳疏二章但言宣公之尊敬三章但誇其美而其不淑不待再言矣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庸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唐鄭姜韶中宮上韶麥北弋韶葑東庸韶○序曰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箋云世族在位取姜氏弋氏庸氏者也○唐蒙也兎絲也沫紂都邦也桑中上宮地名宣公肆淫而國俗大壞如此楊氏曰載之以見衛爲翟所滅之由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鶉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傳箋書

張兄韶奔君韶○序曰刺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奔奔彊彊各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傳以鶉鵲有常匹與宣公與宣姜非配耦也以爲兄以爲君者蓋詩人託於同姓兄弟之辭如右公子晉左公子洩之類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中宮韶日室東漆韶虛楚堂堂京桑臧韶人田淵千韶○序曰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定營室也定星昏

中夏正十月也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故作楚丘之宮以此時焉春秋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卽接此月也揆之以日者周禮匠人建國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也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視之以其影將以正四方也日出日入之影其端則東西正也自日出而畫其影端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影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其審也度兩交之閒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傳疏榛栗可供籩實椅桐梓漆可爲琴瑟爲禮樂之備也廬漕墟也堂邑名京高邱也傳景山山名觀桑者視桑茂與否以爲蠶也靈善也善者星雨止見星也風星也說桑者教蠶練稼植也匪直也人言非但人民殷富而已文公居心寔實淵深所當之焉如騋而牝者已三千矣馬七尺以上曰騋左傳元年革車三乘季年乃三百乘正指此也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指弟韻雨母韻人姻韻五經通音信韻性與命爲韻蓋眞韻諄音與庚青蒸多通如民道作氓頍仰豪史項羽傳棘矜即棘柄漢大文志淩雜作鱗雜可見也○序曰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蝃蝀虹也俗名爲美人邪不敢指者今俗猶謂指虹則生瘡指也虹之不敢指與女色之不可狎也遠父母兄弟者女子于歸從一而終雖父母在尚歸寧有時若父母沒則兄弟永別而況與人淫奔也隮升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崇終也傳其雨者諺云東虹日西虹雨也與夫婦感應有正也無信無貞信也不知命不知待父母之命也傳箋

蝃蝀三章章四句○宣公一淫倫而國俗化淫文公一正身而邪風不變詩序載孟述章章如是朱子漫不察而但曰鄭衛聲淫何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皮儀爲韻齒止俟韻體禮死韻○序曰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止容也箋此詩何其直而厲也蓋乘亂國之後不如此乘道統邪不能變正風俗也故孔子以惡不仁與好仁並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子子干旗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箋音義

旄郊韻紕四畀韻旗都韻組五予韻旌城韻祝六告韻○序曰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子子特出之貌干旄以旄牛尾注于首也干同竿如幢鳥隼曰旟于首亦注旄于旗忻羽而注於旄首也箋浚衛邑名下邑曰都城都城也紕織組也祝屬也素絲以先馬猶春秋以乘韋先牛十二也傳乘良馬賢物也箋五六展進而益加也姝美也子指賢人也箋畀予也言賢臣乘車旌備禮物以見賢者而賢者宜何如披澤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騋侯悠憂韻反遠韻濟閟韻蝱行狂韻麥極韻尤之韻○序曰許穆夫人作也衛爲狄所滅國人分散亡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載語辭傳首章意中事也言我往衛許大夫必迫止以不可也弔失國曰唁草行曰跋水行曰涉二章承上言爾大夫不以我爲善而我思不能已遠忘也旋濟旋衛而濟水也三章怨許人之無知也偏高曰阿邱蝱貝母也陟邱而采蝱與歸衛而唁兄也四章言已欲歸衛商大邦之助也芃芃盛長貌控持而告之也因依極至尤過言許大夫百方寬解然不如我一之衛其心可釋也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衛第五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諠兮○瞻彼其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諠兮○瞻彼淇奧綠竹如箦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猗於宜反

猗磋磨鑢僴喧諠忘也青青盛貌琇瑩美石也弁皮弁 傳會弁之縫中飾以玉縝縝而處狀似星也 箋積也金錫練而精圭璧性有質 傳一比其威

德之純一比其生德之美也綽緩也猗依也重較卿士之車 傳疏

淇奧三章章九句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諠○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邁音不反

澗寬言諠阿邁歌過軸陸軸宿告過○序曰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 武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考成也盤樂也山夾水曰澗 傳碩大也寤覺也 箋寬從容貌○考成也盤樂也山夾水曰澗 傳碩大也寤覺也 箋寬從容貌○猶字猶云碩人之廣居也邁說文曰草也猶云碩人之草茅也軸猶車軸猶云碩人之所盤旋也 寫官記 諠忘也長自誓不忘此樂也 王肅說 弗過不離於此若將終身也弗告不以告人也 朱註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領字云反 發蒲葵反 罛音孤 濊

頎衣妻姨私謂莫脂螓犀眉謂倩盼謂敖郊騶鑣朝勞謂活濊發揭孽揭朅武也○序曰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碩長貌褧禪也衣錦加禪衣者在塗之所服也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 箋首章言其族類之貴也茅之始生曰荑柔而白也蝤蠐在糞土中 鄭說蟲之白而肥潤者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螓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蛾螓蛾也其眉細而長曲 朱註倩好口輔盼黑白分 傳二章言其容貌之美也敖敖猶頎頎說同稅舍止也舍止更檃覆等

衣而後入也農郊近郊僖鑣飾也鑣者馬銜外鐵一名扇汗乂曰排沫人君以朱飾之鑣鑣盛貌翟車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無使君勞言其新爲妃耦宜相親也 傳三章言其來之有儀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活活流貌罛魚罟濊濊罟入水聲鱣鮪二魚名發發盛貌葭蘆葦蔨揭揭長貌庶姜謂姪娣孽孽盛飾也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揭武壯貌未章言齊地廣饒而相將之士女俊好也而君何爲不答也 箋傳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於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

識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於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宴宴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隰依字反音又作褶音習泮依字音畔反又音判

蚩蚩謀郎媒期甚囂遷言遂爾遽落若說前後相應爲組中間葅耽組陽貧組湯裳行組悔德組勞朝暴笑悼組怨言旦反組思已組慚泉關曰思哉組○序曰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背棄或乃因而自悔聖人配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躬自悼矣無與士耽是困悔反正之辭也○氓民也蚩蚩無知之貌白粲後視之以爲無知也布幣也即錢也即一成爲敎即爾將願也請也　施毀

也復關氓所居近之因以爲號也戒則也體卦兆之體爾卜二句氓之辭也以爾二句女之辭也　桑葉沃若興女色也于嗟嘆辭鳩鴿食桑甚過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桑葉黃隕興色衰也三歲而即衰者食貧作苦李商隱詩所云紅顏無定所得失在當年也　悼桑浙浙漬也帷裳以幃障車如裳也二句迫言往不辭險一心從之也士即氓也爽差極中也　上章言士耽猶可說而此重責其二三者蓋恨其薄則見女專一而男無良思其醜則見男猶可醜顏而女無地自容也靜室勞言不以室家之務爲勞也靜有朝言無朝旦之暇也　遂遂其謀言也暴見棄也咥笑貌　爾嘗有偕老之言矣老徒使我怨而已責其言之無質也　泉關洪有岸隰有泮反與氓之反覆也總角者女子未許嫁則未笄但結髮也宴安也宴宴和柔也　且且明也　當日言笑信誓如此和柔明了而何思其反覆至此也

氓六章章十句○悼泉關曰此詩在國風中最爲長篇三復之身世之感泳淵之悔交集焉蓋有識者偶見失身之婦男口琐語借辭發揮曲折詳盡用以警世而固者乃以爲棄婦自作也

簡簡竹竿以釣于洪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洪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洪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洪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瑳七何反儺乃可反

洪思致組右弟組左儺組滺舟遊憂組○序曰衛女思歸也遠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簡簡長而殺也　爾即指洪也不見答故思母家也泉源即百泉也思二水之在衛而自喻其不如也　璀巧笑貌儺行有節度　傳言二水在衛而恨不得笑語游戲於其間也　源流貌檜所以檥舟也　傳寫憂者寫不見答之憂也思衛而安於遠父母兄弟則以禮自守矣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支本作枝觿許規反韘于悅反悸其季反

支觿知組遂悖組葉韘甲組○序曰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芄蘭草也言芄蘭枝葉性柔弱阿儺以興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也　今惠公以童子而佩觿佩韘如說苑所謂能治煩決亂則佩觿能射御則佩韘者然雖則佩之而其材能實不知於我不長於我徒搖擺爲容任性自遂垂帶悸然矜尚服飾所謂驕而無禮也觿以象骨爲之如錐所以解結韘即大射朱極也以朱革爲之右巨指著玦其下三指滿套以韘小指短無之　甲十幹之長也悸韓詩作萃垂貌

芄蘭二章章六句

誰謂河廣一章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杭渡也刀朝也○序曰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箋疏曰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思之而以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爲一體母出與子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一葦一束卑也若桴桅然箋杭渡也小船曰刀傳

河廣二章章四句○愼皇聞曰按春秋莊公二年城楚邱楚邱杜註曰衛地在濟陰成武縣西南十二年傳曰諸侯城衛楚邱之郛懼狄難也三十一年狄圍衛衛遷於帝邱然則衛之處於河南暫耳既遷楚邱則仍在河北也孔疏云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誤也

伯兮揭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

適爲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痗本作每又作脢

揭桀貌殳矛屬韜東遂容飾日疾飾背痗飾○序曰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箋曰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按事在桓五年○伯伯仲之伯婦人目其夫也正義武貌桀特立也殳長丈二而無刃傳建於車上用則車右勇力之士執之適主也傳杲杲日出貌興夫之將歸而不歸也願念也無辭於首疾如甘之也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

房中以北爲北堂傳痗病也傳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梁衣飾厲帶飾側服飾○序曰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體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民人也○綏綏匹行貌石絕水曰梁傳以狐之匹行反興男之無妃耦也故憂之而欲爲作衣裳帶焉

有狐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瓜瑰飾報好飾桃瑤飾李玖飾○序曰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木瓜楙木也實如小瓜酢可食傳瓊玉之美者瑤佩玉名瑤美玉玖亦玉名言假有進我以微物我則當報之以厚實然尚不敢以爲報但欲永以爲

合好耳況今敖敗建國其投厚矣而我室新復何物以報故序曰欲厚報

木瓜三章章四句○孔穎子云孔子讀詩自二南至於小雅喟然嘆曰吾於二南見周道之所威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於洪奧見學之可以爲君子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無悶於世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於褧衣見好賢之至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王第六

鄭譜云周東都王城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西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共方百里者百爲千里王畿東都在四百豫州太華外方之閒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宅洛邑謂之王城是爲東都又營成周遷殷頑民至於幽王被襄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

宜臼奔申申侯與大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按王城洛都也爲王宅在西洛譜所謂瀍水西是也成周下都也遷殷頑民在東洛譜所謂瀍水東是陳云尹兹東郊是也鄭云大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

愚案閟曰郊康成謂是詩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風朱晦庵解孟子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其說皆非也武王定鼎於鄗鄙周公營洛邑爲王城而遷殷頑於近郊周公君臣畢公歷尹之故省風尤要特列王風王者以王名亦以王城名也非有人降之而然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蓋謂雅頌之音不作耳雅頌朝廟所關故爲王迹子曰雅頌各得其所王政不行雅頌無因而作是爲迹熄而詩亡非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況詩亡者又并風而亡之按風自二南豳風而外在周初盛

時者已亡無存其上者在衰夷之世而下及於匡定之時當春秋文宣之年而止其后晉楚爭王室益微採風之使不下於列國而風人之美刺亦無由上達矣夫子慨之所以取其義於春秋則詩亡者雅頌固亡列國之風亦亡故孟子統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卒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之說也且此黍離者誰貶而降之耶謂平王降之耶平王何以忽告天下曰自今以後吾國之詩不爲雅而爲風也謂天下之人降之耶天下肆業及詩者多矣誰一人肯敢翕然出而以王爲升降也謂夫子降之耶則是夫子將作春秋而先降王風可曰春秋作而詩亡不可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也按襄二十九年夫子方八歲季札觀樂而工爲之歌王則風有王名舊矣非夫子降之也且夫子斷無此妄誕之爲也可知王固宜有風王者之迹熄無與於幣王風也言降之者謬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苗搖祖憂求祖天人祖穗酔韻實噎韻○序曰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此平王東遷以後之詩故序曰閔宗周顛覆然平王居洛邑亦謂洛邑爲宗周祭統曰卽宮於宗周是也毛河右曰春秋以前稱西周者對編也稱東周者郟鄏也戰國以後稱西周者王城也稱東周者成周也○離離散垂之貌稷卽今之小米也黍秀卽散垂穗則苗穗挺直實乃垂而不散故黍但見其

離離而稷則見其苗其穗其實也邁邁也靡靡猶遲遲也傳搖搖不定也謂我何求怪其徘徊不去也悠悠遠而無可告訴也此何人哉不忍斥指也噎者憂深如噎塞不能喘息也傳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鷄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鷄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期至塒來思韻月佸桀括渴韻○序曰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疏曰在家之大夫思僚友在外之危難也○不知其期不知舉事之期也曷至言何日乃至也鑿墻而棲曰塒日夕雙栖上下言畜產物有還息之時而于役者乃不如也不日不月不可計以日月也佸會也鷄

後於君子爲槩括至也苟無飢渴言來已無望但求在外不傷飢渴耳

君子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且子徐反又七也反）○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君子陶陶左執翻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陽簧房韻陶翿敖韻其樂只且作尾聲自爲韻與周南于嗟麟兮全○序曰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陽陽無所用心之貌簧笙也由從也（傳）房者天子小寢五如諸侯之路寢有左右房此地房中之樂可用男子也（疏）陶陶和樂也翿舞者所持纛也敖燕舞之位也蓋爲貧而仕辭尊居卑故相招爲伶官之屬也只且語助辭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序以爲世亂賢隱相招居卑之詩關乎政治係乎出處何可移易朱子必改爲婦人所作何也夫朱子駁序動云玩之無此意

今此詩有婦人意乎嬉從夫於堂房吹笙起舞而曰其樂只且有此婦人乎非正詩所謂巫風乎而乃稱之曰賢乎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悁哉悁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悁哉悁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悁哉悁哉曷月予還歸哉

薪申韻楚甫韻蒲許韻悁歸爲韻作每章尾聲○序曰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揚激揚也激揚之水有力矣而不流移束薪興王爲共主至篇矣而不均平其政（疏）其昔寄語辭彼其之子指處者申姜姓之國平王之外家也悁安也（疏）言處者安或安戍何日予還歸而知其安哉甫許則諸姜也（傳）蒲蒲柳可作箱幹春秋傳所謂董澤之蒲也詩但刺王使役不均而其報私恩而忘君父大仇之失在言外矣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慨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蓷暵其修矣有女仳離條其獻矣條其獻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蓷吐雷反獻又作嘯）

乾暵難韻修獻韻獻又與淑韻剛去入回互也濕泣及韻○序曰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蓷萑苻也（沈說）暵同熯乾乾地言以旱而乾地之蓷先枯也（朱註）仳別也（傳）艱難窮阨也修長也言旱久而蓷之修長者亦枯也條條然嘯也古以死喪饑饉皆爲不淑暵濕旱甚則濕地之蓷亦乾枯也及與也（輔廣註）言復何與爲室家乎（蓮）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有兎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罹爲罹吪韻學造憂覺庸凶聰韻○序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鬬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按春秋傳隱三年前此周鄭交質王將弭號公救周鄭交罷鄭人侵禾桓王失信諸侯背叛也桓五年王以諸侯伐鄭伯敗王射王中肩是構怨連鬬王師傷敗也○爰爰緩意爲網爲罹（傳）離麗也罦兎罟行而耿雉入網與小人倖免而君子厲鬬也福爰吪動庶幾寤而不動言死也學校事也（傳）置罦網於車上也（輔廣註）庸勞也（蓮）

兎爰三章章七句

繩繩萬福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繩繩萬福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繩繩萬福在河之滸終遠

兄弟朝他人是謂他人是亦莫我聞

沂父順祖溪母有祁滑昆閩綱○序曰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傳曰九族者據己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疏曰言之親者欲見同出高祖者猶當親之棄其九族正謂棄此同出高祖者非棄高祖之身也○緜緜長不絕之貌高似葛而粗大（郭璞云）水涯曰沂兄弟猶言族親也（傳箋同）緜緜然之葛喻生於祠側喻其漫漫夫我同姓之親王猶父也母也昆也乃今不能近王終遠族親流離他國謂他人曰父曰母曰昆夫即轉親他人而他人亦不我恤是葛藟之不如矣不斥王而自咎風人之旨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葛月組蕭秋組艾歲組○序曰懼讒也○葛所以爲縕綌言彼充爲君治衣之役也蕭所以供祭祀言爲君供祭之役也艾所以療疾言爲君急疾之事出使也三秋九月也仰泉闕曰讒人之言未有不乘於閒隙之際者懷光休沐上官與酒京房出守石顯畔讒故一日不見甚可畏也朱子必不肯遵序然或作朋友相念之詩亦可奈何穢涉惑人而即以爲淫奔也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奔○毳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檻胡覽反毳尺銳反皦古了反暭音門檻又作閬）

檻菼敢湍暭暭啍啍奔組室穴日組○序曰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菼飢也暭暭重遲之貌啍啍也子爵稱也公也子男入爲大夫者毳衣

之屬衣繡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菼赤者如瑞玉當時有男女私訂姻者大夫陳而離之故詩人述其意非不思奔但畏大夫之法故不敢所謂免而無恥也此刺今大夫也末章則陳古也言如周初召伯聽男女之訟能教化行使凡爲夫婦者生則男不入內女不出外以異室死則皆曉一穴以同穴夫婦有別且如此況非夫婦而思奔也然豈但治之不敢淫奔哉乃夫婦亦有鰥寡今子大夫不能然而謂予皆迂闊不值不知予之言周詩昭著有如白日而可倩也歟（倩生也傳箋）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麻嗟施施麥國食留李子玖留○序曰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留大夫氏子子嗟字邱中磽埆之處最有麻麥草木乃子嗟退隱而治理者則其人不獨在朝有功即放而在野亦有能也故思之施施舒行貌將殆將也望之之辭來食來食於我也貽我佩玖喻貽我以道德也子嗟子國或兄弟之屬或一人而二稱傳以爲子國子嗟父正義曰其時或有所據今不能知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愚案閩曰施施來食佩玖相貽好賢之情宜如此矣乃朱註以爲望所私者夫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犯姦之婦刑拶迫亂堅不願承誠羞之誠諱之也今無故自言所私有其一人又有一人末又言二人明好且所私之人又有所私亦漫不以爲嫌古來有廉恥澌滅靦面不疑如此者乎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詩經刊誤表

頁	行	字	誤	正
卷一				
八	五	七	如	而
	八	二十二	王	玉
	十	十一	曰	日
九	六	五	矣下脫我字	
		八	我字衍	
十一	九	五	揉	楺
十二	二十一	二	肌	飢
十六	二	九	廿	廿
十八	一	二十九	昂	昴
	三	五	昂	昴
	六	十二	昂	昴
卷二				
三	十三	二十五	棠	裳
	二十	二十一	獲過	過獲
七	十七	八	黠	[illegible]
十	六	六	褰	爽
十一	八	二	分	兮
十二	九八	十八六	偏	徧
十三	十八	二十六	綢	綢
	二十一	七	壞	壞
十四	二十二	一	陌	柏
十五	三	六	髦	髧
十六	十四	六五	悄煬	階煬
十八	九	十二	堂	韔
	十七	十六	梁	臬
	二十一	二十九	三下脫十字	
十九	五	十	竿	華
	九	二十九	堂	罪
二十	三	十二	旆	旆

頁	行	字	誤	正
	十	六	蟲	蟊
二十一	二	十一	其	淇
	五	二十三	日	日
	十九	二十九	論	論
二十二	七	十九二	禰	禰
	十二	十	憤	幩
二十三	二	八	岡	罔
二十七	十七	二十	肄	肄
二十九	一	二十六	揭	渴
	二十	十九	或	哉
三十	十三	九	尙下脫無字	
三十二	十二	十二	子字衍	
	二十	一	明	朋

鄭第七

鄭譜云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爲幽王大司徒其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予懼及焉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閒乎是其子男之國虢東虢也鄶爲大彘叔帶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佚忘儉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者以周雖之叔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鄶蔽補丹依嘴歷華君之土也脩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鄭語時作華作羋

毛河右說時丙曰子言鄭聲淫朱子據之以淫鄭詩如何乙曰鄭聲非鄭詩也子夏對文侯曰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樂與音本一類而微不同若詩與聲則不同之極者矣書詩言志聲依永聲與詩明分爲二舟銘曰論語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曰淫雨過於節曰淫聲溢於詩曰淫聲能溢詩詩豈能溢聲乎乃朱子語類且謂鄭衛間淫而夫子獨放鄭聲者衛時三十九淫殺四之一鄭時二十一淫不翅七之五褒鞫以二國詩篇較淫深淺則夫子當云放鄭詩不當云放鄭聲矣況放者說文逐也廣雅去也左傳正義放棄之也豈有明言逐其詩去其詩而反收之者是明言佞人當遠而反親之也若曰收之以垂戒收即爲放則殺顏子當時樂則韶舞既已作韶樂以示法復作鄭樂以垂戒韶鄭並作親者將謂何

甲曰詩原有垂戒者序所謂刺淫非乎乙曰垂戒詩必用成語如小雅刺讒刺讒皆傷人指數之未聞讒纂者自道其讒態與纂狀也刺淫亦然故漢衛蟊螣實有刺語他皆非是且戒淫者欲使人讀之而不淫也乃讀之而淫生焉此謂之宣淫反曰戒淫何也

曰不然夫讀之而淫生者以淫繪自道其所淫故也鄭詩多此衛即不然矣故朱氏謂衛詩男求女鄭詩女求男豈無見耶曰往以此二語質之張南士南士作色曰此非君子之言也孟子曰無差等之心非人也人各有恥自三古至於今自南極至於北極必無女求男與淫婦自道其所淫之事明著書詠者豈獨此方人非戶閾關乃皆以獻門娼自居也凡鄭詩所謂叔兮伯兮君子子都皆君臣朋友託辭比事離騷所謂蹇脩姚炘古詩所謂美人君子皆托興之辭而宋人以淫志逆之遂誣爲淫繪賦淫夫而不之察也

戊曰宋則彼妓童兮亦朋友相憶之辭耶何以言之乙曰此在東林講會有

戚憑突當時高忠憲講學東林有客問木瓜之時並無男女字而謂之淫奔何也忠憲未能答茹山來風季曰即有男女字亦非淫奔忠憲曰何以言之風季曰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張衡淫奔耶忠一人不平逃曰然則彼妓童兮稱爲妓童非淫奔乎曰亦非淫奔忠憲曰何以言之曰箕子麥秀歌云彼妓童兮不與我好兮其所稱者受辛也君也與君淫奔耶忠憲起揖曰如先生言必如先生者而可與言詩

又曰宋襄立武作經論中有云少時讀箕子禾黍歌想見流涕稱長讀鄭風狡童詩而淫心生焉出而視隣人之婦皆若目挑心招怪而白者夫猶是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二語而一讀之而生忠心一讀之而生淫心者豈其時有二乎解之者之故也然則解詩當慎矣遑暇解說鍛成淫矢恐古經無耶之旨必不若是

又曰且詩有關乎史事不止辭句者衛孫林父甯衛君而齊鄭之君皆會於晉晉侯並享之齊國景子與鄭子展私於叔向問晉爲盟主如何反爲孫林父而執衛侯是爲臣執君似乎非嚴趙文子以告晉侯晉侯宣晉衛侯之歸使叔向報告二君是時國子賦野之蔓兮此逸詩也不知何義子展賦將仲子兮其意蓋取多言可畏衛侯歸有罪而衆人之言皆謂晉爲臣執君不可爲法晉侯乃許歸衛侯則此一賦時挽回大義調停人國事立君臣之分通賓主之情何其正大若淫奔之詩突以矢口

又曰詩通乎君臣又通乎夫婦故國語齊姜勸重耳歸國亦引此詩曰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夫夫婦可據淫詩耶

又曰況春秋賦詩之例若果淫詩未有不回斥者當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其時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等七人相從趙孟因曰七子從

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終君之貺使武亦得以觀七子之志伯有賦鶉之奔奔趙孟即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臣之所得聞也以爲此詩刺淫亂不宜賦及故面斥之且復退而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誦其上而公惡之以爲資笑其能久乎則刺淫且不可賦其戲如此及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即拜曰吾子之惠也夫野有蔓草朱子所謂淫詩也淫則何以稱既何以明志何以拜惠且同一淫詩而向以一則面斥一則而誦其不倫又若是然則以當時鄭大夫本國之詩之解見諸實事明白可據而區區數千年後之一儒謂足以非所是而黑所白雖突且不特此也

又曰後此昭十六年宣子至鄭六卿餞之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當時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孫兮此五詩者皆朱氏之所稱爲淫詩者也然而鄭國諸

卿燕賦之宣子又並受之且並頌之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又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既超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向使五詩皆淫詩則在諸子必揮已國之淫詞以爲既畀宣子耶自辱耶不出鄭志者志淫耶抑志醜耶而宣子又甘屈受其淫既而不之怪即使宋朝遇蠭蠆亦不必蕆發其淫語而蠭語之有若此矣張南士曾曰疑書從實展邪從虛君子之志也未有數千年並無眞形而世遠年淹之後可無端而强坐曰如是如是若以爲春秋諸事不足盡信則六經可廢矣

又曰南史裴佗傳梁帝保之迫之使走裴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蓋以詩言君子有常雖處亂世而不改其度也如此事實載之可感言之可思而淫說一行俱使歌絕田汝成曰既無以助名教而祇以導淫佚此何意也

庚曰如青衿子衿序謂刺學校而朱氏確然以爲淫奔以爲詞意俱薄施之學校不相似也此豈無說乎乙曰此正全不識詩而漫然以妄臆斷之者也詩人有故爲俚語鄙實重故爲薄語而實厚者衰衣留周公詞亦似俚然情則重突麥秀傷故都語雖甚薄然思則厚突且風人之旨意在言外故言不足以盡意必考時論事而後知之閻潛邱嘗曰唐人朱慶餘作閨情一篇獻水部郎中張籍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壻畫眉深淺入時無向使無獻水部一題則俚俗數言但閨閫語耳有能解其以生平就匹賈逵之童子風人寓言其不可猝辨類如此請即以此質朱氏凡以意逆志須約知其詩出於何世傳於何時與所作者何如人乃可逆之若止就詞句勞攘想像即鑿然定爲何詩其冤抑者不既多乎

又曰況青衿一詩原屬風刺未嘗俚薄且亦漢唐以來行文之甚有據者北

魏獻文論高允曰道昭淺迹學業達廢子衿之歎復見於今北史大寧中徵處士為博士詔曰喪亂以來儒軌淺喪每覽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如此引用不一而足仰朱氏白鹿洞賦亦云廣青衿之疑問寧他時假薄此時不假薄耶

又曰胡安國作春秋傳最為無禮惟鄭風諸詩則一遵吉序其於鄭忽出奔傳曰詩有女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也孫分君弱臣強不但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然則宋人說詩自朱傳外亦無不遵序者予作春秋傳則不從胡氏之說以鄭忽不取齊女為無罪而在詩則風人刺譏但較成敗失勢時便無倚賴所謂辭昏本無過亡援頗可惜此當以春秋解詩不當以詩解春秋者而朱氏極取之歷將其所云刺忽之詩改為淫奔且別作調笑語曰春秋最善是鄭忽將欲以此杜學者之

口則偏強甚矣甲曰褰裳詩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雉朝女相謔其辭甚安者云鄭突篡君求救大國可曰豈無他人乎乙曰此非毛鄭之解乃春秋之詩而春秋大夫自解之者當昭十六年晉韓宣子聘於鄭是時鄭方倚晉以拒楚而宣子為晉上卿且其賢乃復以鄭商玉環之故與宣子抗則其鄭儐時賦詩言志重申其倚大國之意尚何敢以豈無他人自露其二心於晉別求荊楚開鄭罪戾而子太叔賦褰裳而不為嫌宣子聞之而不為怪且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一假其言固然彼此相安而不之罪正以作詩之本事原為求救大國之辭也夫風人之旨言有甚倣而實殷甚慢而實迫者不必男女始安非男女俾不安也不然子太叔何以假賦此詩宣子何以受之而更為之辭賦經至此而猶懵然不一省真狂夫矣故曰詩義有在必不可以陋儒之腹揣度辭句此其証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之席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宜為館粲館好造館席作館　序曰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國人周國之人也（朱）鄭人不得為緇衣之服適卿士之館也然人於鄭風者猶許夫人作賦騙而入於鄶也（）緇黑色王之卿士居私朝之服也子指武公也適其館舍問候之也還而又與之以粲言好之無已也（朱）粲大也（竹）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毋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

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言亦可畏也

里杞毋相懷畏畏相牆桑兄相園檀言相　序曰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此詩人代莊公辭仲之言也也仲數諫莊公請除叔段故云然（）言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也里居也二十五家為里（朱）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害我兄弟也（竹）豈敢愛之謂非私愛其弟也仲諫固可思而父母偏愛之言亦可畏也諸兄公族也（竹）人之多言謂兄弟不相容之言也

將仲子兮二章章八句（）莊公置母於隧加君以矢罪何可逭但其待弟一節恐恨其不義有之而不忍逃罰亦有之觀春秋傳能除而不除既克不殺而任其奔共及後又思之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棄其口於四方則序所

謂小不忍者亦天性之未盡泯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田人仁韻狩酒好韻野馬武韻○序曰刺莊公也叔處於京繕甲治兵以出於田國人說而歸之○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塾也謂居人皆不如叔故叔出如無人耳多獲曰狩蓋段多材勇有小獻謀遂成鄢窺莊公當擇賢輔以寤教之或取其黨與而誅滅之可也乃縱之狂肯詩人所以刺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禋祖祖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縱送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忌音保掤音冰）

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馬組舞舉虎所攻韻黃裳行揚韻射御韻控送韻忌首手阜韻慢罕韻掤弓韻○序曰刺莊公也叔多材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前篇于田自田也此于田從公田也藪澤禽之府也烈列也列人以舉火也具俱也祖袒裼肉袒也暴虎空手搏虎也狃習也二句愛之之辭乘黃四馬皆黃也兩服中央夾轅者襄駕也言上駕之馬也鴈行少次服後也忌語辭將馬曰控止馬曰控（傳舍拔曰縱覆施曰送（朱注）鬯白雜毛曰鬯如手如左右手之相佐助也阜盛也慢馬行遲也罕矢發希掤即左傳之冰箭箭也釋掤解箭以覆矢也鬯盛弓之器鬯弓發之於鬯也言其田舉而閑暇有餘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駟介麃鑣二矛重喬

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初補彭反）

彭旁英翔韻消麃喬遙韻軸陶抽好韻軸當爲尤韻平聲○序曰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公子素鄭臣時狄伐衛（衛破）○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高克將清邑之兵故曰清人介甲也旁旁馳驅不息之貌二矛酉矛夷矛也英朱英矛飾也消亦河上地麃麃武貌喬高也二矛刃以次高重翠羽相負揭也軸亦河上地陶陶亦馳驅貌（傳左御者也右車右也言高克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刀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而已（飾之潰在即矣故春秋曰鄭棄其師）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

濡侯渝韻飾力直韻晏粲彦韻○序曰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羔裘大夫朝服也如濡潤澤也（傳）洵信也直毛順也侯美也（朱注）舍處也不渝不變也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也（傳）豹飾以豹皮緣袖也其武有力即豹皮而見之也羣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司主也宴衆盛貌（傳古者緣以英裘三英即五紽之類也粲光明貌彦士之美稱出服以觀其人立命也主直也彦美也國之楨幹也而何今之不然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摻所襪反寁市私反）

我魂兮不寁好也

扶渥故曰手澤好曰　序曰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循沿溼子指君子也扶扶遲遲遠故曰醜同醜好亦舊好也言君子去之大路矣我其循之挽持其袂其手而留之曰子我惡乎子我醜乎子無然也故舊之好不可以遽去也蓋列國大夫多係世臣故曰故好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旦爛鴈曰加宜曰酒老好曰來贈叶曰則諒職回互作叶也順問曰好報曰○序曰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昧旦而始旦也弋繳射也婦警夫起曰雞鳴矣夫應曰豈但雞鳴想昧旦矣婦曰如是則子起視夜小星必沒爛然者惟明星耳子其翱翔而往以弋鳧鴈可也此見夫婦之不留於色而警覺以有事也射者男子之事中饋婦人之職故婦又語其夫曰果戈而加諸鳧鴈則我與子調五味以宜之飲酒相勞則以偕老焉此斯時也琴瑟在御亦見靜好則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相敬如賓樂而不淫可想矣來之順之好之皆謂賢友也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婦又語其夫曰不但此也苟知子有賢友我順解佩相將以取切嗟之益焉則其不溺房帷之愛而欲親賢士大夫相成令德又可見矣而今有是人哉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車舉聚都顏行英將忘祖○序曰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將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春秋傳桓十一年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及莊公卒昭公立宋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按桓六年傳齊侯欲以文姜妻太子忽忽辭及敗戎齊侯又請妻之又固辭正義曰序所謂賢而不取者按有功於齊言是後請之女非文姜也○舜木槿也都閑習婦禮也　英猶華也假言忽取齊女同車同行其女佩玉和鳴美而且賢則得大國之好焉何如哉將佩玉聲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蘇華都且阻松龍充童阻○序曰刺忽也所美非美矣○扶蘇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都美而閑也且語辭山有扶蘇與隰小人於上也隰有荷華興證美德於下也故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也橋松上竦無枝山有之興待大臣無恩陵也游放縱也龍莊草也隰有之興聽恣小臣也故不見子充乃見狡童也充姓行充實也狡童狡好之童也　何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狂今陳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狂今陳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吹和倡漂要祖○序曰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落葉謂之揟葉待風吹乃落與臣待君命乃行也故以君意責臣曰叔兮伯兮倡者非乎乎和者非汝乎今何不倡而和行止自專也叔伯言忽臣長幼也漂飄同要成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言餐飯食息飯○序曰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疏曰權臣祭仲也○此托賢人之言也狡童指忽左右使令之小臣也不與我食不與賢人共食疎也息安也後人詩云思君不能餐思君不能寐正本此而朱註以爲淫女戲人之辭何薄惡乃爾

狡童二章章四句○按古人進君以言猶不敢直斥曰敢告僕夫用告警御況刺其君而反直斥君爲狡童乎序言刺忽謂詩之本意也傳遂直以狡童指忽誤矣此與箕子麥秀歌正同皆不斥君而斥其左右之辭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溱人洧水士狂童句作尾辭二章相應爲祖○序曰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此爲告大國之辭也子指大國執政之卿也言子若惠愛而思我則我則褰裳涉以告雖恐不者將轉告於他人矣何者狂童所爲益狂不可以不正也也且語辭大國之卿當天子之士士故曰他士狂童指祭仲

褰褰二章章五句○惲皋聞曰每讀朱註至則將褰褰涉溱以從子爲之失笑以女子褰裳涉水成何形狀通儒何乃有此註也○按狂童傳無明文箋疏指突竊謂當指祭仲不當指突何者突已得國則皆先君之子也國人不必求大國去之也突未得國或出奔則又無庸求大國正之突況自厲公以後之君皆厲公之子孫也子太叔賦褰裳以償缺宣子則是斥其先君先祖之惡突而可說祭仲初立忽又立突逐忽已又逐突立忽已又與聞高渠彌弒忽貶狂妄而又狂妄者也國人必切齒之突宜其與大國之見正後或聞仲老突不可稱童則辭斥忤寤何所不可況正以此爲譎諫也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巷送將昌堂將褧裳行將衣歸褧○序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此蓋當時有女子許嫁壻家來迎而刁難不肯即行及後失其配偶乃悔而思更來迎之是亂道也故詩人序其事以刺之○丰豐滿也衖門外也昌盛壯貌傳堂屋堂也送將行也傳裳禪也重以禪縠爲

之衣褧用錦而上加禪縠麻人之婆嫁服也傳曰丰曰昌是注意前迎者突而乃泛言叔伯者既拒而不從故懟之而不敢指定也前二章悔前日之親迎而不從也後二章欲其更來迎己也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傳墠除地反

墠阪遠邇栗室即祖○序曰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相奔欲奔也奔即周禮奔者不禁之奔謂六禮不備也○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即町者茹藘茜草也阪高旱也栗樹名踐履也言東門之外有墠阪上有茹藘其室外所履之道有栗即我許嫁之人之家室也咫尺甚近而彼不來迎我何也蓋世亂多故易致配偶故女子思其夫速來迎己不必待六禮之全也

世亂窮人可默也

東門之一二章章四句

風雨淒淒鷄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鷄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淒喈夷晦瀟膠瘳晦已詳註　序曰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鷄遇風雨而不變其鳴與君子遭亂世而不改其度也淒淒寒涼之意夷說也瀟瀟暴疾也膠膠相連聲瘳病愈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衿心音同佩思來詳達闕月詳○序曰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嗣習也古者教以音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佩佩玉也士佩瑞珉而青組綬佩來入學也挑達跳躍遊行之貌城闕城上樓觀也此篇言學者廢去者之辭言子之去我甚思之縱我學習不能往耳而子寧不當入學習乎一來曾乎乃惟既行於城闕之上矣日荒棄如之何可忘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一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楚女詔薪人信詔　序曰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激揚之水而不流束是興居君之位而不能有臣也蓋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故設珍同姓臣之言曰汝終少兄弟矣維予與汝而汝又聽人之誑何哉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門雲存巾員詔闉荼且藘娛詔○序曰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桓十一年祭仲立厲公而昭公出齊一爭也十五年厲公謀殺祭足洩厲公出奔昭公復入二爭也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祭仲與之立公子亹三爭也十八年齊人殺子亹而納厲公五爭也○如雲衆多也　縞白薄紵也　綦蒼艾色聊且也員云同助語辭闉曲城也闍城臺也荼英茶茅之秀色白吳語所謂望之如荼是也茹藘茜草染巾也詩人言亂後流離東

門之外女多如雲非我所能存恤也且保己妻不至喪失以自幸快而已如荼則謂兵革之後死亡者多女皆喪服也　蓋因亂之年男子尚可逃之四方婦女則惟守出已外剛根採蔬故詩人伸所見以傷之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零露湲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湲婉願詳○揚臧詳○序曰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湲然盛多也零落也清目下也揚眉上也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也湲湲盛貌以蔓草之零露興民之當被澤也今乃男思與女不期而會所謂凶年饑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愚皇聞曰朱註謂男女相遇於野用草露之間各

得其所欲何殺禦之甚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溱與洧瀏其清兮士與女殷其盈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芍藥

溱洧詩乎且詩樂謔藥詩清盈詩○序曰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溱洧盛也秉持也閒闊也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蕑祓除不祥後漢既且之且同徂已往也且往二句女又要之也訏大也維士三句即其事以醜之也伊因也贈贈女也瀏深貌殷衆也將大也大謔又不止於相謔突甚醜其無恥也然乃以兵革亂離習染成風所謂不富不變也詩之可以觀政如此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風二十一篇三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齊第八

鄭譜曰齊者古少昊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大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邱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遂王使烹爲齊人變風始作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鷄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蒼蠅聲青蠅聲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鳴盈聲韻明昌光韻聲夢憎韻○序曰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言賢貞之妃早夜警君謂雞鳴朝盈可以起而視朝然實非雞鳴乃蒼蠅有物感之而起有聲嗡嗡之心誤以爲雞鳴耳上二句代賢妃之言下二句則詩人之言也二章意同盈來朝之臣滿也昌盛也大戴禮曰羽蟲三百六十鳳凰爲之長則鳥皆稱蟲不必專小蟲也正義飛者天旦明而羽蟲飛也同夢同寢而夢也會於朝者以君不出且歸矣庶近也無乃近於以我之故而並憎子乎又代述賢妃之言也此古夫婦相成之道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子之還分還我乎猗之間兮並騙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子之茂兮遭我乎猗之道兮並騙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猗之陽兮並騙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還音旋韓詩作儇況袁反乃刀反

還閒肩儇韻茂還牡好韻昌陽狼臧韻○序曰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還便捷之貌猗山名傳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還獸三歲曰肩儇利也傳從兩肩故曰並驅此在田相逢互相稱譽詩人述之言子之便捷遭我猗閒並驅兩肩反揖我而稱我輕利也舉一人之辭而兩人俱見突茂美也傳

還三章章四句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瑱璧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瑱英乎而

著素華韻庭青瑱韻堂黃英韻○序曰刺時也時不親迎也○屏之翳曰著傳我詩人代嫁者之辭也充耳瑱也素青黃纊瑱之統也繅綵爲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統乎而語辭呂東萊曰婚禮壻往女家奠鴈降出婦從降自西

陌增乘其車先後於門外壻至則揖而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壻至增門始見其候也二章婚禮增導壻至寢門揖入之時也三章婚禮升自西階之時也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日室即闥月闥發即　序曰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以日出東方興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月承日下而在東方以興臣之明察也故其時之女子見姝然美好之婚以禮親迎而在我之室我以禮即而從之親迎禮行而在我闥我以禮發而行歸而何今之淫奔者不然也舉盛以刺衰也履禮也即就也闥門內也發行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

明裳顛倒召顛晞衣顛顛令顛所謂兩界之通也然令本可顛倖西免先爭

笄總會可結圃樊其樹　序曰刺無節也朝廷典刑無節號令不時雞鳴不已顛倒其衣裳不能辛其職焉○按周時擊柝氏掌禁夜之官二顛倒者急遽而若早而猶恐遲也然已自以所而召之是之謂興居不節奚淅也圃菜園也瞿瞿驚顧之貌折柳以淅園而狂夫猶瞿瞿而不敢越興其夜之節甚明擊柝當恪守而不可失也今乃不能時節此夜之刻漏不失之早則失之晚何哉晨時也興同非實擊柝氏即以刺君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葛屨五兩冠

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蔽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崔綏歸懷雄雙庸從雄畝母親告鞠極克得極雄○序曰刺襄公也曷歇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南山齊南山也崔嵬高大貌興飛曰雄雄走曰牝牡散則可以相通故牧誓曰牝雞此曰雄狐也綏綏尾下垂之貌高山有妖淫之狐興君位乃有禽獸之襄公也葛平易也齊子齊女也由歸由魯道以于歸也懷襄公淫思之也止語辭履賤服葛屨又薄陋者屨曰兩雙兩雙也猶車曰輛謂兩輪也五兩則奇數冠總結之其餘而下垂者曰緌乃以冠纓算服往配而使之成雙則貴賤失其類與亡姜與姬婦傳娣五人同處而襄公往奸而雙之則陰陽壞其倫也庸用也用此道以歸也

第二章責襄公也戟樹也衡從其畝者衡獵之從獵之謂既耕而東西從橫既耦槃摩之也鞠窮也極至也窮極其淫邪而不禁也二章責魯桓公也親如齊而與之但則平宋之禍其欲可知矣

南山四章章六句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驕忉桀怛韜變丱見弁總○序曰大夫刺襄公也無緝治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賢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上田同佃治田也甫大也思遠人求賢侯之服也忉忉怛怛憂勞也婉孌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丱兩角之貌甘少好總角而忽冠與人君修德而即在大功也乃不修而求功何哉前二章有賦之興也末章無賦之興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瞻今令其人美且仁○瞻重瞳其人美且儁

今言必其仁前瞻儁前瞻但瞻○序曰刺荒也衰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諫○毛傳曰大也

大也今令美好也其人田獵之人有也重瞳子瞳重瞳謂四瞳兩目各有兩瞳子儁才也儁至于前舜民間興民見其田獵畢弋欣欣有喜色則相稱者此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魴魚鰥鰥相隨唯唯魚行隨順之狀然而敝笱之笱不能制之興文姜初時縱恣而魯桓微弱不能防之也不能齊子于歸之時平其從者皆如雲之從盛雨水之就下何能制者而今文姜還從者亦爾也譏桓之終焉

敝笱三章章四句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魴魚鱮鰥相隨唯唯魚行隨順之狀然而敝笱之笱不能制之興文姜初時縱恣而魯桓微弱不能防之也不能齊子于歸之時平其從者皆如雲之從盛雨水之就下何能制者而今文姜還從者亦爾也譏桓之終焉

載驅四章章四句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四驪濟濟垂轡瀰瀰鞹鞃有蕩齊子豈弟○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薄薄夕明濟濟弟前湯彭翼翼滔儦敖顧○序曰齊人刺襄公也無禮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簟竹席茀所以蔽車也方文席也車之飾曰朱鞹者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也此

裹公乘之而來會文姜也故外道揚平文姜即以夕發夜行就之即春秋莊公時齊氏享齊侯於祝邱會齊侯於防之類也翼翼儦儦也濟濟美也瀰瀰盛也彭彭儦儦眾多貌豈弟樂易也言其對此道路眾人之無變形也

猗嗟四章章四句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趙舞兮射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昌長揚眉貌名清威正甥謂舅魯桓貫反亂賊○序曰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桓公薨人夫死從子故子可以謂母矣子之道者不閑其母即不父其父也故人疑而之以爲齊侯之子如陳靈公義儀行父淫於夏南公曰徵

舒似汝對曰齊侯甥也又按哀姜實有云裹公案與文姜淫通及聞公薨之訃則左傳桓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謂之彼乃明案其淫通者蓋姜淫之事生於家居不宜既嫁始終此章度之妄也考春秋桓公三年公子翬如齊逆文姜齊侯送之於讙何以爲君不逆女使卿逆之禮公愛女故越禮而行歸語曰齊非侮於是乎小伯夫侮公謂爲卿主而親愛此女則侮公在時其兄妹不憚幼小無所當忌不敢爲惡也迨桓公六年子莊公生莊十四年齊侯公孫來裹公諸兒始立十八年公薨如齊與姜氏俱申細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防易此必敗公不聽竟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謂之以告齊侯饗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其後莊公時姜氏遂屢會齊侯書於經前此經傳俱無淫通之事明矣襄公羊傳載哀氏謂公於齊實曰公曰同行名非吾子齊侯之子也乃桓公慍惡謂賈之

之醜而又有貧據哉叔姜氏以想齊侯以怒也且詩曰既曰歸止曷又從止言姜也有夫矣何得與通也曰既曰告止曷又鞠止言桓既娶婦易不教以正也曰齊子歸止其從唯唯言初歸時尚未有惡也曰為道有荼齊子翱翔言桓恒之後乃恣放也詩辭明白如此而箋譌之何也予恐後人果疑莊公非為桓子故辨（）倚嗟昌兮倚嗟昌兮頎長兮（倚字之偏而著揚所以狀其頎長也揚眉上處也蹌巧趨貌臧善也目上為名（目下為清（目正侯中之的也展我齊之甥所以拒時人言齊侯之子也（選齊於樂節也貫中正鵠也反復四矢之中皆得其故處也（言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此而但不能防閑其毋可嗟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二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魏第九

鄘譜曰總者國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地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晉鄂侯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正義曰禹貢地理志云）禹貢飲食衣服卑宮室一番一主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與秦晉隣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時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葛屨女手可以縫裳之物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序曰刺褊也陳地陋隘其民機巧趍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糾糾葛屨相交之貌以喻屨之履冬宜與新婦之良婦功巧相須（）言織纖細之婦女各求工巧未成為婦之補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要褊也（傳云好人猶良人指夫也使新婦製要領而還服之褊急之狀也提提安諦也（傳宛然左辟者作禮增從西階導婦以入至寢門堵揖以婦入則稍西辟之使婦進也且厭恥也（傳云佩搴者女子箸於首男子則佩之言好人儀容敬慎但褊心可刺耳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沮洳莫度路沮方桑莫行沮曲藚玉族沮（序曰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此詩當為刺卿大夫之辭而序言君者風俗之所自也汾水出太原都汾陽縣北山西南至汾陰入河（地理志云）沮洳濕澗之處莫菜名美無度言美不可尺寸量也（公路掌君之路車晉以卿大夫之庶子為之（見左傳晉二卿其人信美但以公路而躬自采菜則不似耳莫菜也（朱子云）公行即公路也以其又主兵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賈水鳥也公族掌君之宗族晉以卿大夫之適子為之（左傳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伴哉言驕恣是何知思謂棘食園極倦（序曰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貝當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凡非愛而食

皆謂之役字曲合琴瑟曰歌徒歌曰謠以園有棘可取之爲役與國有民可思之爲用也而今無德無教民離國倒故憂而托之歌謠乃無知之人反謂我爲駭矜且彼所行未嘗不是子必欲其如何嗚呼其不知也其不思也亂亡在即而夢夢耶彼人謂君也（其音基語詞棘棗也園極無所極至言其大甚也傳

園有桃三章章十二句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岵父已止詔屺母寐棄詔岡兄詔偕死詔（序曰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役憎役乎大國（一曰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山多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屺（爾雅）旃猶之也上尙猶也偕同儕偕作也父母與兄之言乃行役者遙想之若聞其聲曰庶幾戒愼以全歸勿粗忽而棄止於外也此孝子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閑閑遲緩外泄逝詔（序曰刺時也言其國倒小民無所居焉（十畝之閒者周制一井八家各受田百畝又各佃公田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各分二畝半爲廬舍合之在邑二畝半爲五畝之宅墻下樹桑然一易之地則二百畝再易之地則三百畝是宅有十畝者突魏國倒小民居陋隘故思盛王之世宅有十畝何其寬廣也采桑之婦女閑閑泄泄何其無所爭也且桑者相與

謂曰行與子采桑而還乎行與子采桑而往乎何其行止自如也而今不可得已閑閑卽閑閑泄泄爾雅作洩洩舒洩也行猶將也

十畝之閒二章章三句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滸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檀干連屬和餐飽輻側直億特食飽輪滸淪困鶉飧飽（序曰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坎坎伐檀聲寘置也干厓也風行水成文曰漣猗同兮語詞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傳周禮遂人一夫田百畝廛居也即五畝之宅謂受一廛者即受田百畝三百廛三百夫之田禾也多獵曰狩宵田曰獵絡子曰貆（毛素空也詩人言君子不得仕進自勞其力坎坎伐檀爲輪爲輻置於河上而因喫河水之濁幾時清而見其波紋漣猗或直或淪乎易稗曰王者太平嘉瑞之將出則河水先清然則明君其不作乎仕進其無日乎若彼在位者不理農事何以坐取民禾也不狩田獵何以其庭竟懸者累累也嗟乎彼不肯無功受祿之君子洵可漢兮十萬曰億（毛家生一曰特（爾雅）淪小風水成文輪如輪也方者爲倉圓者爲囷熟食曰飧（傳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

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黍離土所阻憂德國重祖苗芳郊號謂○序曰刺亟徹也國人刺其君重斂置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貫習也集註莫我肯德不感德也莫我肯勞不勞來也遑暇宜也集註誰之永號言無復憂苦而長號也夫君至民以鼠目之而思去亡無日矣宜其見滅於晉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慱吳圃日儉莫往也過儉則當當者必貪伐椓刺貪碩鼠刺重斂盡身居高位當縮綯糾來鞫搜訓聚斂成風民心已解而不知也此歌謠行國之君子所以戒也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唐第十

鄭譜曰唐者帝堯始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

叔虞於此曰唐侯南有晉水至於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晉姜之末洪水九年而國不粒於時穀稷以教雒厎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好聲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莫除居相相逝邁外蹶相休慆憂休相○序曰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蟋蟀趨織也語云趨織鳴蟋蟀在堂九月時也農功畢人君可以爲樂矣仰邠風所謂十月滌場朋酒斯饗也聿語詞我詩人謂我僖公也蓄及今不爲樂則日月徐爾除去至季冬十二月當復命農出五種計耦耕事日不暇爲樂矣但不已甚而過於康安主思其所居之政事則雖好樂而不荒淫如良士之瞿瞿然顧禮義矣傳若太侵促何爲者外敵國之交也傳蹶蹶動而敏於事也周禮云庶人乘役車休者稽事完故休也慆過也憂鄰國使伐之類也傳休休自得也詩人之言儉而不苦樂而不荒可爲法矣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樞檢婁隅檢相栲杻考保相漆栗瑟日室相○序曰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樞荎也今之刺榆也傳以山之有材興君之有政也乃不修政而將歸他人猶弗覺能藏蓄衣也宛死取愉樂也傳栲山樗杻檍也傳考擊也保安也傳不言修政而言衣裳等物者衆常情以惕之也言不自強則衣裳車馬庭除鼓樂皆恐歸之他人矣他人隱指杻叔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揚之水白石皓

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揚之水白石鑿鑿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楊揚水

繩沃樂組皓鶴憂組褐居號切漢地理志鶴澤縣告是也鑿人組○序曰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強盛昭公微弱四人將叛而歸沃焉○鑿鑿石鑿水中之貌以石爲水所激而分明興民爲桓叔所惠而歸往也褐組也諸侯朝服祭服之裏衣以素布爲衣純緣爲飾升朱爲純子與君子皆指桓叔沃曲沃也從此服於沃者欲其爲諸侯也皓皓潔白也朱繡即朱褐繡刺繡文以褐組也褐曲沃中邑也鑿鑿清澈也有命有傾晉之命也朱注云有命不以告人乃桓叔歌所爲作詩者形國人謀桓之狀欲昭公聞之而誅省也而愚柔不振奈之何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實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子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序曰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疆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椒樹其實蕃聊且也少之之意昔椒抶香椒生成蔕也無多而蕃衍盈升與桓叔支別而子孫眾多也之子桓叔也碩壯佼也遠大也朋比也兩手曰掬傳實堅實也篤厚也且語詞言椒聊乎遠條乎未可量也每章前後興而中賦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薪天人綢芻隅逅綢楚戶者綢子兮二句三章相屬爲韻○序曰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綢繆猶纏綿也以薪芻之必用束興婚姻之當及時也三星心也昏見於天則三月之末傳失治冰未泮之時而晚矣今女既嗟其晚將喜其成言曰今夕何夕而見此良人子自謂也當如此良人何事之甚而反若無以處之也心在隅則夜久矣邂逅者忽遇不得成昏而忽成若不期而遇也此夫婦二人意中之語也心在戶則夜半矣粲美也此夫意中之語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知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傳佽助也

湑睘父顧比伙顧菁貴姓顧○序曰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焉○杕特貌杜赤棠也傳湑湑盛貌以特杜而葉盛反興大宗而親孤也睘睘無所親也他人異姓之臣也行之人異姓行政之人也傳嗟嘆行政之人何不親比君乎君既無兄弟矣何不伙助君乎傳父同姓且疎何況異姓故言以親之也菁菁亦盛也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羔裘豹裏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袪居故顧褎究好顧○序曰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袪御裘也羔裘豹袪卿大夫之服自用也傳居居究究惡也顧董安居而曠亢奇究而刻薄也豈無他人可歸往者以子之世世臨我爲故好矣不忍去耳此其

采邑之民之言也亦唐風之厚也

蕭裘二章章四句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何其有所○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朱刪反）

羽栩裘怙所詔翼棘穫食極詔行桑粱嘗常詔○序曰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按左傳魯惠二十四年晉昭侯封叔父成師於曲沃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四十五年曲沃莊伯（桓叔）伐翼弒孝侯晉人立其弟鄂侯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翼侯（鄂侯）奔隨王立哀侯（鄂侯子）於翼六年翼人逆晉侯於隨納

諸鄂晉人諱之鄂侯桓二年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三年曲沃武公（莊伯子）伐翼逐翼侯（哀侯子）於汾隰夜獲之七年曲沃武公誘晉小子侯（哀侯子）殺之八年尽滅翼是大亂五世也○疏鴇鳥羽聲也種也（與物叢生也）栩杼樹也（即柞樹也）鳥連蹄性不樹止故以為集樹之危與君子從役之苦也盬同粱不攻緻也膴盬謂藉力於事無不攻緻也（疏諸侯為天子守土故凡事皆可曰王事怙恃也（內行傳則不能耕田養親故父母無所依恃也有所得所也行列也常復其常也（朱）

羽三章章七句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翼○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七言詔六燠詔○序曰刺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詞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七者周禮侯伯七命袞服七章子指天子之使也言晉國猶為諸侯豈無七章之服但不如子所詔錫之衣既安且吉是以歸也天子之卿六命言不得七命則六命比於天子之卿亦可也燠煖也此詩人代晉大夫之辭辭雖假遜而篡弒亢逆之罪昭然言外矣

無衣二章章三句○按今毛詩註疏本序作刺晉武公即鄂篆云武公初并晉國心不自安故以得命服為安則亦謂其篡竊不安非美也不知疏何以言美豈有二本耶抑馮宇耶疏云事不當美美之者其臣之意如此則以為武公之大夫所自作故曰美其君然同惡相濟之意見於言外作者以為美詩載之即以為刺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左我詔好食詔無入十三部之通也周遊詔○序曰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以杜之特生興君之孤立可不求賢以自輔乎故言賢者肯來我國則當中心好之而曰飲之食之而何君之不然也噬發語詞（朱）曷何通言當如何飲食之惟恐飲食之不當也周曲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鴛生蒙楚蔹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鴛生蒙棘蔹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楚野處詔棘域息詔粲爛旦詔夜居詔日室詔　序曰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焉　如滅耿滅霍滅魏滅虞之類也　蔹亦蔓草也以為延而蒙楚蔹蔓而被野興婦人外成於夫家也乃予美征軍不在於此則誰與居

乎獨處而已予美大也域營域也只明也獨只言恍惚參彌獨自潔清也夏日冰冬夜冰則思爲尤切且夫遠征無信存亡未卜要於百歲之後同歸其穴室耳唐風厚矣傳箋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采苓首陽之顛人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以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苓顛信詔旃然焉詔詩助語辭卒不入韻而亦有偶協爲韻者此是也苦下與韻音東從韻○序曰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讒讒焉○如墻姬二五構之僞也○此托采物以起興也苓大苦也首陽山名在河東蒲坂縣南苟且也苦菜也言采苦菜者曰在首陽之顛夫首陽之顛信有苓矣然而采之者未必即在此也其事似是而非也且無信之也則過讒言者亦當如此矣其舍之且無然之則人之讒言何自而興乎傳箋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秦第十一

鄭譜云秦嬀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閒封爲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始命爲諸侯至玄孫德公徙於雍○

史記平王賜襄公岐以西之地子文公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文公孫寧公徙居平陽正義以今扶風郿縣平陽亭是也曾孫德公初居雍城正義曰今扶風雍縣也德公子穆公時秦地東至河蓋其後漸益岐以東之地并得之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矣○秦譜有伯翳實皋陶之子一語今胤之或問毛河右曰史記秦本紀云秦之先始於大業大費而註者謂大業即皋陶大費即伯益亦即伯翳何孔安國註尚書趙岐註孟子皆不之及也河右曰此非史記說也其說起於列女傳云陶子生五歲而佐禹而曹大家註云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司馬貞作索隱援引之以註史記實則史記所謂大費者是伯翳亦作伯翳並非伯益索隱但據史記有伯翳佐舜調馴鳥獸與尚書齊益有略若予草木鳥獸語相合因強誣史記而不知史記於陳杞世家明云伯翳之後周平王封爲秦乖益孌龍其後不知所封是伯翳伯益

明分國人秦紀之伯翳非伯益史記不受誣也況伯益非皋陶子史亦有之夏本紀云禹舉皋陶將授政而皋陶卒封其後英六或在許而後舉益任之政是也即伯翳非皋陶子史亦有之左傳楚人滅六滅文仲謂皋陶庭堅不祀忽諸而史記云伯翳之後封於秦項羽滅之皋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滅之是也今忽認兩人爲一且欲強兩人而共認一父與王充謂仲弓爲冉伯牛之子皆經書笑柄矣至於史記伯翳佐舜調馴鳥獸與伯益之掌鳥獸相類則當是朱虎熊羆之儔耳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鄰顛令同苓音憐白漆栗悉吉韻桑楊簧亡韻○序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

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鄭鄭梁車攻曰顯臧馬中見有的顙者也是求見君子者田中之所見也寺人奄人也令傳使令也見君子必使寺人通之秦初有此官初行此禮也君子指秦仲也陵者曰阪下濕曰隰傳如隰阪是也以阪隰之有木與君臣之有樂也言入而既見君子仰命並坐鼓瑟鼓簧且曰今日不樂逝將老矣其簡易可親如此此與光武悟燕笑以見馬援相似齊漢唐裕達倜儻之風雖用禮樂而於三代規模一變矣八十曰耋又言亡者秦仲伐戎戰死必盛氣好勇視死如歸之人故又曰今者不樂則往而臨戎身命何有不得樂矣憯慘之辭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憚枲聞曰始立國家見於雅者二轡鼓弗勝戎醜攸行與王之規模也節節濟濟俾緝俾熙王道之成僕也見於風者一樹之檉棗驌牝三千再遵之結揔也並坐鼓瑟合拔則獲豵之氣習

也可以親矣

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並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鑾鑣載猃歇驕

手狩祖獲祖閑閑祖鑣驕祖○序曰美襄公也鄙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鐵曰始命命爲諸侯也○阜大也而服兩驂八轡而曰六轡省驂馬內轡納之於觖在手者惟六轡也傳媚子君所親愛之人也朱時是辰時也周禮多獻獸夏獻麋春秋獻鹿家豢獸良人臧以待公射故曰牲也牡獸之雄者碩肥大也公曰左之者命所乘田車之御者從禽之左逐之公將從禽之左而射之五御所謂逐禽左也拔矢括也方舍拔則獲禽言公射之善也末章追言未獵之前調習之事竜北園所以調習也四馬者天子六馬加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猶馬諸侯四馬齊馬道馬田馬猶馬閑習也調習馬與車也輨輕也輕車者田使驅逆之車置輨於鑣與乘車異在衡和在軾異也此習驅禽使前逆禽使不出園之法也戴始也長喙曰獫短喙曰歇又始習田犬以達其搏噬也閑言既者言既已閑習故能如前文舉是辰牡舍拔則獲也傳言

駟鐵三章章四句○憚枲謂曰所謂者狗馬射獵之能所倚者寺人孌子之用一望而有決閑棄輿薪萬軼備良之象不待前秩季斯而先王之法已有必不行者矣

小戎俴收五梁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騏龍尨之合繆以膠輈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俴駟孔羣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

秩德音（秩作忒朱駁作伾補古本反）

收軜駵騵邪驂雁行（雁古本反）鉤膺鏤鑣（鑣古本反）

收軜駵騵邪驂雁行鉤膺鏤鑣註疏解頗反朱註以爲叶非也玉曲祖牟手部中騏駵兩界之迎也合銜邑駵期之駵羣錞駵厚脣與駵人晉祖○序曰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按史記周宣王命秦仲誅西戎西戎殺秦仲後四戎又與大戎申侯伐周殺幽王則西戎者秦人不共戴天之仇也此篇皆爲從役家人之辭首敘兵車之盛而末及思念之情蓋亦知義卹之意則於赴敵而不可弛矣朱子小戎兵車也收軜也車前後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也俴淺也平地任載之車前軜至後軜深八尺兵車惟深四尺四寸是淺收也軜轅也五以皮革五處束轅也梁者其束屋鎌然文章之貌也梁衡也輈從軜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揭下句之衡橫居軜下如屋之梁故謂梁輈也游

環脅環也以皮爲環當兩驂之背游移前卻無定引兩驂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使不得外出也脅驅亦以皮爲之前繫於衡之兩端後繫於軫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也陰揜軌（軌阮作軓車軾前曰軓）也軌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軌故謂之陰也靷以皮爲之車衡長六尺六寸僅容二服則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版之上以引車也鋈沃也治白金以沃灌陰版上靷環之環也續續靷端也文茵虎皮褥也暢轂長轂也大車轂長尺半兵車轂長三尺二寸是長轂也騏綦文也左足白曰馵板屋西戎以板爲屋也赤身黑鬣曰駵中兩服馬也黃馬黑喙曰騧驂兩騑也舟干也龍盾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禦車也觼觖也納驂內轡繫於軾前其繫有觼環亦消沃白金飾之也在邑在敵之邑也胡然我念之言何爲使我念之不忘也俴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爲甲取其輕而易於旋習也孔甚也甚羣者言和調也厹矛三隅矛矛平底曰錞蒙雜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畫雜羽之文於干上也虎韔以虎皮爲弓室也膺馬當胸帶也鏤刻金飾也交二弓於韔中備折壞也閉同柲弓檠也緄繩縢約也（傳註）載寢載興思之不寧也（朱註）厭厭安靜也秩秩有序也（朱註）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〇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〇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坻直尸反）

蒼霜方長央韻淒晞湄躋坻韻采已涘右沚韻〇序曰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〇此正暴闕所謂一望而有決閉棄禮爲秩而爽之象先王之法將襲者也故以襄公之實爲秦開基之國而君子知而遠避詩人知而爲喻也顧鎮之美美秦秦自此强矣蒹葭之刺周禮自此熄矣至於始皇二世而亡所謂無以固其國者也〇蒹小而中實曰萑曰蒹曰萑曰日葭曰蘆曰荻曰烏蓲一物而九名也葭大而中空曰葦曰蘆曰華曰蒭曰馬尾一物而六名也（朱註）蒼蒼堅老之貌二句形容秦世武健嚴酷之象也伊同緊是也是人指賢者也在水一方遠去也逆流而上求之則道阻且長順流而下求之則宛在水中可望而不可即其將奈之何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水草交爲湄躋升也言如上升之難也采同彩采采鮮明蒹葭之美茂盛也未晞未已寒涼轉加也涘厓也右不相值而出其右也（傳註）小渚曰沚小沚曰坻（爾雅）

蒹葭三章章八句〇序明言秦不用周禮而註者獨不解若無序則此等詩果如長夜矣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〇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梅裘哉紀堂裳忘韻〇序曰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〇終南周之名山中南（左傳）也條山楸也以中南高大故有條梅興君子盛德乃有顯服也故曰戒勸也君子至止謂襄公始受命於天子而來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渥厚漬也渥丹言赤而澤也其君也哉言稱其君也（傳註）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朱註）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考工記）黻衣謂黑青色即玄衣也繡裳刺繡五采之章於裳也不忘不忘似玉之德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何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棘息特韻穴慄韻天人身韻桑行防韻楚虎禦韻○序曰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交交飛往來之貌以黃鳥止得其所興人命當審其終也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穆公使之殉而三子許之遂自殺以從（音縱）故國人臨其穴而哀之也特傑出也其穴三良穴也惴惴其慄人爲之懼也殲盡也防禦捍當也一人當百夫也人百其身謂一身百死亦願也（願音愿）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檖說文作梅尸利反）

林欽韻何多韻駁樂韻檖醉韻○序曰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晨疾飛也晨風鷙也鬱茂盛貌以林鬱茂而鳥疾入興君求賢而賢歸往也君子指康公也未見者謂康公棄絕其父皆曰所用之賢而不得見也欽欽敬戒不忘之意如之何而忘我實多乎四句皆爲賢臣之言也櫟柞櫟也駁梓榎也其樹皮青白駁犖遠視似駁馬也以山隰之有木興國家宜有賢也棣唐棣也檖亦雜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酢音昨）

晨風三章章六句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何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棘息特韻穴慄韻天人身韻桑行防韻楚虎禦韻○序曰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交交飛往來之貌以黃鳥止得其所興人命當審其終也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穆公使之殉而三子許之遂自殺以從（音縱）故國人臨其穴而哀之也特傑出也其穴三良穴也惴惴其慄人爲之懼也殲盡也防禦捍當也一人當百夫也人百其身謂一身百死亦願也（願音愿）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檖說文作梅尸利反）

林欽韻何多韻駁樂韻檖醉韻○序曰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晨疾飛也晨風鷙也鬱茂盛貌以林鬱茂而鳥疾入興君求賢而賢歸往也君子指康公也未見者謂康公棄絕其父皆曰所用之賢而不得見也欽欽敬戒不忘之意如之何而忘我實多乎四句皆爲賢臣之言也櫟柞櫟也駁梓榎也其樹皮青白駁犖遠視似駁馬也以山隰之有木興國家宜有賢也棣唐棣也檖亦雜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酢音昨）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三章章五句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袍矛仇韻澤戟作韻裳兵行韻○序曰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頻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丈二尚王于興師承天子之命以興師也怨耦曰仇澤褻衣以其親肌有垢澤故謂之澤戟長丈六此述秦君與其將裨士卒之言也豈曰子無衣之故乎乃與子同袍者以王命興師則修我戈矛與子同尋怨耦之仇而行也自述其言而不與民同欲可見矣秦襄公爲申包胥賦之則以與子同仇借行適合其事耳

無衣三章章五句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玫瑰玉佩（瑰音回玫音枚）

陽黃韻思佩韻○序曰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遣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母之昆弟曰舅舅氏指晉文公也水北曰陽秦時都雍至渭陽者東行餞之於咸陽之地也路車諸侯之車也悠悠我思思其母之不及見也玫瑰石之次玉者古佩玉之制天子用純諸侯以下則玉石雜用（雜音匝）

渭陽二章章四句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輿音餘）○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渠餘韻簋飽韻末句爲尾聲○序曰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自始

面無終也○夏大也傳屋同握具也箋東東猗勁勁也言君始設大具以食我其意勁勁然傳承繼也檜與始也箋四簋以成黍稷稻粱

檜與二章章五句

泰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陳第十二

鄭譜云陳者太皞虙戲氏之墟帝舜之胄有嬀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郟鄏高山東不及明豬郟鄏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祠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後言子子孫孫曰陳我周之自出是也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翻音導又音陶

湯上聲望韻鼓下羽韻缶道翿韻○序曰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湯同蕩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子斥幽公也由有椓子有衣裳亦指昭公爲子是也洵信也言信有游樂之情而威儀無可觀望也坎擊樂器聲值持也鷺白鷺也翿有次序頭上有絲毳毳然長尺餘其羽可用以翳身而舞缶盆也可以節樂翿翳也無冬無夏是荒淫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栩下韻原娑韻古今通韻曰此歌與元之回互也與馬融廣成頌左挹彗龍

女色如之靚粧如荍男悅女也貽我握椒女贈男也握手握也此統上文而言男女同遊交會無忘也詩苑似今吳下遊虎邱者何古人即有此耶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浩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運飢韻鮦姜韻鯉子韻○序曰誘僖公也愍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被其君也○愍怒則可誘被無立志則當誘被○衡門橫木爲門也傳棲遲依之久也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樂而忘飢也衡門棲遲與小國亦可依據以爲政也傳泌水樂飢與賢臣德盛可以任用而忘倦也箋此誘之冏治求賢也食魚不必鮦鯉與財之不必貪也娶妻不必姜子與色之不可侈也此誘之賤貨遠色也姜齊姓子宋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麻歌紵約語相菅言相○序曰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池城池也漚漸潤也以池之可柔麻與賢姬之能輔君也美以色淑以德貴帶姓姬姜帶姓姜子孫昌盛女多美者故以姬姜爲婦人美稱逸詩曰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是也晤對也歌者諷咏房中之詩以規正君也紵麻可爲布菅茅屬漚之可爲索 通語言者逢以善言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 音子桑反

牂煌相肺晢相○序曰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荀子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家語亦云是九月至正月婚姻正時也今親迎而見東門之楊葉牂牂而盛 傳則三月中矣堲邪以昏女歸即以昏所謂昏禮也乃昏以爲期而堲明之耶 通煌煌然女猶不至何說男之後時女之有他皆衰亂之事也楊木名有黃白青赤四種 傳肺肺楊起也煌煌啓明初出光芒之貌晢晢白也則明矣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斯知顧已矣相萃訊相通相謂萃在宾部訊在諄部爲旁轉互之叶然中原讀萃訊原爲聚類實誼韋加原賦詐曰史記作訊曰是也顧予相 序曰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春秋傳桓五年陳侯鮑卒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六年蔡人殺陳佗立厲公○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以棘刺富用斧剖之與惡傳須以義去之也夫指其傳相也不已不去也誰昔昔也 傳昔用其惡已久矣鴞惡聲之鳥即貢諺所謂鳥也萃集也梅非可惡而鴞集則可惡與佗未必惡而傳導之則行惡也訊告也 傳歌以告之而猶不我顧至于顛沛始思予昔曼有及哉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甓音歷反鷊五歷反

巢苕忉惕甓鷊惕相○序曰憂讒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防堤也築以捍水者 朱註邛丘也 傳苕草依如勞豆而細葉似葵蔓而青其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 傳防多樹故有鵲巢邛土高故有芙苕與宣公信讒故有讒人也 傳侜欺陳之也予美指宣公也誰侜言誰欺誤我君乎而使我心憂也中中庭也甓甎即甎也鷊草五色作綬文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慢受兮勞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天紹兮勞心慘兮 皎又作皦古了反佼又作姣古卯反僚音了劉音鳥了反窈音杳劉音烏了反糾其小反又居黝反悄七小反劉力久反慢於久反慅七老反燎力召反天紹劉音了反慘七感反

皎僚糾悄懰慅悄照燎紹慘 朱註曰僚作嬥悄憂貌懰好貌慅悄貌照燎光貌紹繚也慘猶悄也○序曰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春秋傳魯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此即孔儀之類也○佼人美人也僚好貌窈幽遠也糾憭結也 朱註懰埤蒼作嬥妖美也慢受憂思也燎明也天紹糾繚之意悄慘皆憂也 朱註言月明之下遥思美人更爲

皎好安得暫之而舒窈窕之情乎是以勞心而不寧也 朱註

月出三章章四句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 株林從夏南○夏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林南郊馬野飼駒株飼○序曰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姬之子徵舒也公胡爲乎株林乎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從夏南耳反覆言之深嫉之也不言夏姬而曰夏南者辭之體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彼澤之陂有蒲與蓫有美 朱註

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輾其展反胡爲本又作奚又作何本或作戶臧反有本又作胡大臧反

荷何沱葭蒲卷悁悁蓫儼枕頾○序曰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陂澤畔障水之岸也以蒲與男子荷與美女言蒲與荷得相依而男與女乃不得見也傷如之何哉故寤寐無所爲惟涕泗滂沱而已荷芙蕖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仰開當爲蓮荷實也 卷鬢髮之美也 朱註悁悁猶悒悒蓫荷華也未開曰蓫蓫已發曰芙蕖 儼矜莊貌淫蕩而且哀傷陳之亡無日矣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一十四句

檜第十三

鄭譜云檜者古鄶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

溱洧之閒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 妘姓十又有鄶路偃鄢歧桐偃以別之 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隣于虢 檜東虢在平王時鄭桓公封之

羔裘逍遙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逍翱切翱翔當傷讒言曜悼翟○序曰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游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今以之遊燕賢友狐裘大蜡息民之服今以之視路門外之朝是好潔其衣服也皆不二句言我之去非不思君也以君飾如偶人政治日荒無如何耳在堂在路寢之堂也如膏滑澤也日照有光輝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樂子之無家○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儺於可反實乃可反）

枝知韶華家而實室韶○序曰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萇楚草名銚弋也（儺猗儺柔順也）以萇楚之順其性興童子之不適其天也天少也（少韶童子也今京師謂童子爲小天是也）沃沃光澤貌樂其無知者無知則無情慾之淫恣也左傳曰男有室女有家無室無家謂無夫婦室家之道也（一有知識男女婚配便爾淫邪恣肆無所不至焉如童子之天豈能以童子爲可樂則以成人爲可哀矣其疾之之辭此孟子所以重赤子之心而佛氏滅倫之說由此倡故也）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烹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偈其謁反怛都達反飄匹遙反嘌匹遙反鬵音尋好呼報反）

發偈怛韶飄嘌弔韶鬵音韓○序曰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鰥雛而思周道焉○發飄揚貌偈疾驅貌言非古之風也發發者非古之車也偈偈者（傳下音揭）舉此二者則天道人事之變可傷矣是以顧瞻周道之陵夷而怛然以懷也周道周之政令存也（遒風爲飄嘌無節度也弔傷也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傳）故以爲興溉滌也鬵釜屬西歸西仕於周也懷之好音謂（傳下音）悾念之而寄以好音也好音即語之良周道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第十四

鄫譜云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荷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

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衣食以致富積夾於鄭衛之間又寡於患雖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後爲宋所滅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羽楚歟韶翼服息韶閱雪說韶○序曰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蜉蝣渠略也朝生暮死以蜉蝣之羽翼鮮明興昭公君臣之衣服盛美也然蜉蝣朝生而暮死曹國亦危亡無日有相類者尚修衣服何爲乎故心之憂矣其於我歸而有所處乎言無所處也楚楚鮮明貌采采衆多也掘閱掘地而處皆鮮閱也麻衣以麻布爲深衣也玉藻曰諸侯夕深衣如雪白也說舍止也（傳寄）

蜉蝣三章章四句

彼侯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祋都外反又都代反咮陟救反）

祋芾韶翼服韶咮媾韶隮飢韶○序曰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何同荷祋殳也芾韠也一命緇芾黼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之子指小人以候人之官荷戈祋與小人之不宜赤芾面且多至三百也春秋傳晉文公入曹數共公以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周詩所詠實事矣以曹之小國而乘軒有三百民其車命乎鵜俗謂之淘河喙長尺餘入水食魚常水中之梁喙喙也以鵜之在梁而不濡翼喙喻非當與小人之在朝而居高位爲

非常也○嫡親厚如婚媾二不遂者不能遂事言必喪亡也然而此時之升沉則大不平矣曾蔚雲興貌南山曹南山隰升雲也言小人之氣燄盛也婉孌少好貌季女少女也美女而斯飢與君子之行止困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鳲音尸

七一結韻梅絲騏韻棘忒國韻榛人年韻○序曰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鳲鳩布穀也侯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均平如一故以興淑人君子也儀一有常度也如結至誠不變也○毛曰飛則均常不移正義亦性之

專一也帶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弁皮弁也騏當爲璂以玉爲之所謂會弁如星也言稱其服也忒差也正四國言任爲侯伯也萬年欲其壽考也而今反之何也

鳲鳩四章章六句

泂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泂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嘆念彼京周○泂彼下泉浸彼苞薪愾我寤嘆念彼京師○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而郇伯勞之郇音荀

稂京韻蓍周韻薪師韻苗膏勞韻○序曰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泂寒也下泉下出之泉也即爾雅所謂沃泉懸出者也苞叢生也稂童粱也以稂爲寒水所浸而病與民爲共公虐政所侵而困也愾歎息之意周京周京之明王也蓍蒿也薪柴草也京大也師衆也天子之都名也芃芃美貌膏澤也有王謂朝聘於王也郇伯文王之子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勞勞來也故以陰雨之膏黍苗興之今明王不作牧伯不賚諸侯殘民以遏嗟如之何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豳第十五

按豳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鄭后稷堯時教民稼穡封於邰及夏之衰棄稷弗務子不窋失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國語猶然尚往來邰國至孫公劉蓋以邰民遷豳正義復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鄭至商之末時大王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戴之後避戎狄之攻乃徙岐周○王肅金縢註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崩時受命九年武王

八十三矣十三年伐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

成王時年二十大戴禮武王之年少文王十四家語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

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奧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火衣祖猋烈祖褐歲祖相蹵子祁昏祖陽庚陰行桑祖迎祁悲歸祖火葦祖桑斯揚祖期績祖黃陽裘祖要蠋祖穫薅祖狸茸祖同功貍公祖股羽野宇戶下鼠戶子歲處祖奧薁祖壺稻酒壽祖瓜壺眞樗夫祖圃稼祖穆麥祖同功祖茅綯祖屋穀祖沖陰祖兩界之通也盖非祖宿場整羊堂觥祖○序

曰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先公居豳之公劉大王也冠以后稷者皆遭后稷之教也農桑之風化由先公教之王業之興起以農桑艱難致之也周公遭流言而東征念成王不知小民之依稼穡之艱難故陳公劉大王居豳之理民事者使人歌以警王如己之攝政左右也大師題之曰國正左傳季札見歌豳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是也○七月斗柄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火心星也流下也六月昏中七月則西下暑退也九月霜降始寒即授人以衣何者以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授衣則無以終歲也一之日一陽生之日又十一月也二之日二陽生之日又十二月也朱註月陰也四月陽極而陰氣已萌至十月皆言月以陰也日陽也自又十一月至二月皆言日以陽也正義發風寒栗烈氣寒褐毛布也傳此引言衣之當急也三之日三陽生之日又正月也四之日四陽生之日又二月也于耜修耒耜也舉趾舉足而耕也饁饋用也同俱也我者豳公我之也言耕者之婦子俱以饋來也饁田畯田官也喜其勤也此引言食之當急也後凡言授衣養蠶田獵處室養老力農乘屋蜡飲諸事皆豳公之教也載則也介庶即爲野之黃鳥也正義深窓深室也徹行墻下徑也柔桑桋桑也蠶始生宜桋桑遲遲舒緩也懷白蕾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諸侯之子男女皆稱公子此公子指女也傳遠左傳莊公之女稱女公子公羊傳稱君公子論語亦以女爲子是也女心傷悲者豳公使女公子親飾民桑桑傳猶止一出如君耕籍田推耒後庶人終畝也故於遲日采蘩之時夕陽西下女公子語蘩女曰汝其勤哉吾今同歸明日不復出矣於是豳之蘩女感其仁慈倡率之德憐其作遊聯袂之歡以爲同歸一別公宮深遠再見何日親上之情不禁傷悲也在澤爲溥以備來歲蚕蠶也條桑取桑於條也

陌塗曰斧方銎曰斨伐遠揚者並其條而落之也女桑柔桑也猗同椅牽引取之而存其條也遒伯勞也績績麻爲布也朱深緅也陽明也緅服玄衣纁裳傳纁草名秀要喝蜴其穫阻抽皆物成而將寒之候也于絡將獵而表絡之祭也周禮大司馬遂以蒐田有司表絡傳表猶識也狐狸皆似名其同羽臣及民因習民俱出田也澤獵也年常習之不忘戰也傳獵一歲爲狩三歲爲田朱註皮之美者爲公子裘狐之大者獻于公卉忠愛且禮也貉似狐善睡以殷時也狸似狐絡絲也箋貉似狐絡絲也記貉子振羽而飛索索有聲正義在野在宇在戶皆謂蟋蟀也箋穹窒隙也朱註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夏戶冬則塞之傳室邑中之室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舍夏居之二畝半在邑秋冬居之嗟我婦子以下豳公命民之言也以上皆言蠶桑也鬱棣蘼薁皆可食也葵菜名菽豆也亨烹之以食也春酒冬釀春成之酒介助也眉壽

傳果蓏而佐以酒以養老也瓞瓠也叔拾也瓠子傳以瓠爲斟而煮瓜薤苴茶以食農夫也築場圃築菜圃以爲場也納者納禾稼之所收於倉困也後熟曰重先熟曰穉禾通名也同聚也上入上入都邑也綯絞也乘升也傳亂嗟我農夫以下豳公命之之辭也言急以索綯結其屋至於春始則播百穀而不暇爲此矣是治屋亦以爲農也鑿冰命民鑿也沖沖鑿冰之聲故凌陰冰室也左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所以備寒暑理陰陽也蠲氣除也朋酒兩尊也古酒皆兩兩對設之禮即酺祭也公堂學校也帥所以督率也傳是時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以報歲功鄭箋祭畢行鄉飲酒禮爲正以齒民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周禮鄉民三時務農將閑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

見孝弟之道故舉觥以晉欲也正義及至無算爵而國人皆飲雜記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也民飲酒醉飽皆祝若以萬彩無疆孟子所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也是風也力農勤桑養老撫幼行禮綏兵尊上親下王道行而後王業成也周公所以留告王者至矣諸葛亮伐魏上出師表意頗類此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曉曉土音杜

子室祖蓋室本可誼始而借爲人之回音也勤閔韻兩土戶予韻據荼租瘏家韻譙脩翹搖曉韻○丿曰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按孔傳毳毛傳詩皆以爲管蔡流言即叛周公東征二年獲之三年乃歸其作鴟鴞以貽王者以成王有疑心東征事畢不以公歸此時殷頑孔多四國未靖艱巢征伐尚無定制設使公久不召衆心攜貳可憂者不在三叔而在邦家矣故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也乃鄭康成忽出一說謂周公開流言避居於東成王得其屬黨誅教之公乃爲鴟鴞以救其屬黨曰既取我子誅其屬黨也無毀我室無絕其官位也則有大不然者居東者謂三監在周之東也又在太行山東故曰東山書曰居東詩曰來自東正一地也若避居於東則是何東以爲東都耶則

此時洛邑未營也即曰洛地屬周而守土有官公不奉王命無由往居之也以爲東魯耶則魯公未之國周公則留國於周在豐鎬之西終身未嘗東至魯也且周公以冢宰去位亦鉅事矣乃避至二年而傳經傳皆無傳及何也夫居攝而七年致政經有明文今鄭云居東三年而有流言避居二年歸而始東征又三年則已八年所謂營洛遷頑制禮作樂皆無其日矣胡氏渭據孔疏況鴟鴞之詩愚家國鄙意甚明而乃謂救其屬黨之家室不幾兒戲之語乎且屬黨何人也其爲鳥有也明矣○通篇爲鳥言以喻也鴟鴞惡鳥梟鳥子而食者喻武庚之倫也鄙罪武庚者爲親者諱也子喻管蔡也室鳥巢也喻王室也恩愛也傳鞫同育養也言我情愛慇懃養育此子誠可悼閔今既取之其毒甚矣可更致我室乎此鳥呼鴟鴞而告之也朱註徹取也桑土桑根皮也喻己欲及時固王室也拮据以手爪揭持草也說文捋取也荼雀舌也即

捃摭者也薪租積也以喻租而病也凡鳥巢以爪取草而口綴音也是何爲哉曰予未有室家不得不營此苦也公自喻其勤勞也蠋蠋殺也脩脩敝也甹甹危也曉曉恐懼告訴也傳言予羽已殺尾已敝而室且未安風雨且漂搖則我之哀鳴長號安得不急哉此鴟鴞所以作也

鴟鴞四章章五句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贏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於今三年○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於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

結其縭九十其儀其心孔嘉其舊如之何舊他知反

山歸叶韻未詳四方之平聲也東濛韻歸悲衣枚韻蜎蜎下韻宇戶韻場行韻畏懷韻垤室窒至韻指年韻羽馬韻縭儀韻嘉何韻○序曰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金縢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及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於是迎公反歸○我者代軍士之言也慆慆久也蜎蜎蠋貌制取束之也士事行枚在行陳銜枚以戰也今無事此矣其歸也獨宿其車下故又仰蜎以起興蜎桑虫也蜎蜎蠋貌烝發語辭朱註敦獨處之貌無室家故曰獨宿啓行而動思家之情也果蓏栝樓也施延也伊威鼠婦也室不埽則有之蠨蛸長脚蜘蛛也傳町畽舍外陳地也無人爲故鹿以爲場也熠燿明貌宵行螢火虫也逝想室廬荒涼不可畏而懷此在塗想像家中之況也垤蟻冢也天將陰雨水泉上涌故穴處者先知避濕而上冢鸛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召婦歟者見有雨兆念歸人重將遲雨故歎也聿至言我征人行且至矣故歸整以待也而又念敦然之苦瓜蒸於栗薪其苦四布與君子之行役往還其苦備嘗也故數不見之期今已三年豈一日哉我歸自謂也此在塗而思其婦之思我也首四句每章總咏者著其苦也倉庚羽之鮮明以興嫁女儀之美盛黃白曰皇騂白曰駁德婦人之稱也士昏禮曰母戒女施衿結帨是親

結其縭也九其儀十其儀言多也傳此歸士歸而新昏者也固其嘉矣其稽有室家者久別相親其嘉更有不可名狀者言其歸之喜以思之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遵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斨皇將祖錡吪嘉猶錄遵休猶○序曰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斧斨用兵之器破缺出兵之久也四國管蔡商奄也皇匡也將大也錡鑿屬吪化也遵循也傳錄亦鑿屬言周公哀四國而匡正之其德甚大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與

以有踐

克得韶遠踐韶○序曰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伐柯非斧不克興國非禮不治也取妻非媒不得與禮治非其人不行也伐柯之則不遠言有其人也我遵之子遵厥森然燦列則即其人也而何朝廷之不知哉之子周公也踐行列貌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之魚鱒鮞我覯之子衮衣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子遵反）

鮞衮韶渚所處韶陸復宿韶衣歸悲韶○序曰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九罭九罻之網也以密網而得嘉魚興東人而得見周公也衮衣

衮九章一章二句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彝虎蜼也皆繢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衮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衮也遵循也再宿曰信言鴻飛則循渚矣公歸豈無所乎今特於汝信處而已不復言留相王家而不反也（朱註）皆忠公去之辭也末章留之之辭也東人之愛公如此而朝廷乃疑之何哉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德音不瑕（建本又作遐丁四反）

胡尾所尸韶尾胡所瑕韶○序曰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不失其聖也○跋躐疐跲孫同遲碩大膚美赤舄冕服之舄也几几安重貌（朱註）老狼頷下有胡而尾又長進而躐其胡則退而跲其尾

退則躐其尾周公之遠而四國流言近而王不知也乃公遵此變而遜其大美不名其功但見其赤舄几几然安重不搖而已德音德之聞也瑕過也不瑕無此過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幽風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按七月以咏豳風本周公居東所作故太史遂以居東東歸諸詩類次於後

小雅

鄭譜云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作也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正義曰肆夏頌之類也諸侯於鄰國之君亦歌文王是上取也天子以大雅取燕羣臣及聘問之賓而歌小雅合鄉樂是下就也鄉樂風也

柳泉陳曰朱註云正小雅燕饗之樂正大雅會朝之樂無據之言也國語叔孫穆子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是大雅正饗所用也特用於聘問之大夫不宜故穆子不拜工且穆子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工歌文王大明綿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

則大雅爲饗所用明矣

梁陳又曰雅正也又曰正雅是正正而雅雅也愚謂變風變雅見於序蓋風之初起未有不正者也不必言正也迨政衰民離而變風作矣雅即正也何言正雅迨王綱不振而變其正矣然詩人歌以刺之則以正風之也仍正也故可言變雅是變風變雅名自子夏之序可遵也正風正雅鄉康成因變以加之不名之可也

箋疏曰衰分嘉賓治內治外爲小雅推原天命追述祖德爲大雅以其事較之有大小也

鹿鳴之什第十六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鳴皋音羔將行限蒿昭恍傚敖限芩琴湛心限○序曰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疏曰燕禮大夫爲賓則賓惟一人而云羣臣嘉賓者燕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爲賓使宰夫爲主與之行禮其實君設酒設羣臣皆在君爲之主羣臣總爲賓也又燕禮曰若與四方之賓燕則迎之於大門內是燕與臣同惟迎之異也故鄉飲酒燕禮註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是也○章頌嘉也○以鹿得草共鳴聲呦呦然呼類共食與君行燕禮以樂羣臣也賓筐中幣也承奉也筐所以盛幣帛而將之飲以酬賓遂酒食以侑資勸侚也侚周行大道也○朱註言誠意以燕嘉賓庶其好我而示我以治安之大道也蓋樂嘉賓之心而盡其官其力矣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騑騑嘽嘽駱馬彧不遑啟處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雛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四牡騑騑周道鞗革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騑騑行貌倭遲長遠貌鞗革轡貌諗告也

騑遲歸養悲但騑馬歸盬處但雛下栩盬父但雛止杞盬母但駪駪征夫但騑馬行

曰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此通篇皆代使臣之言也騑騑行

不止之貌周道周京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靡同無豎同蘇不堅固也傳曾其不思歸乎王邪欲其無不堅固故內顧而傷悲耳朱註嘽嘽喘息之貌白馬黑嵬曰駱遠暇將踟躕處也雖夫不也傳今鮮少也以雖之得棄木反與使臣之不得養親也杞枸纖也檖驟貌傳訴告也作爲此歌以養母之情來告君也皆君體之之言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駰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我馬維駵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照及詢駒諏詢騏絲謀詢駱若度顧駵均詢顧○序曰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疏曰謀盧訪善詢也而樂亦在其中矣○皇皇猶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以華之被光明於原野興使臣之有光華於四國也駪駪衆多之貌謂使與上介衆介也傳每懷靡及者國語裴氏曰夙夜征行不遑啟處猶懼無及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日月不處人誰獲安如諏鮮淨也叔孫穆子曰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咨難爲謀咨禮爲度咨親爲詢蓋布王朝之德被四國之情兼聽並觀與善引難此使臣之職也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韡音煒反儐音賓飫音預反

韡韡盛威懷思裒聚求財原雖歎息務叶訛莫過回互之叶也朋戎禦平寧生貺豆飫具孺順琴湛樂翕合帑子圖謀亶誠家帑圖乎禦詩禦皆不用語助然亦間有用者此類是也○序曰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按國語富辰以爲周文公作而左傳富辰則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常棣召穆公名虎召公後也周公之作作詩也召穆公之作以此詩作樂也○鄂同萼承華者曰鄂不同柎鄂足也齊有華不注山即華柎註言如華足之注於地也韡韡光明也言華以覆鄂鄂以承華韡韡然光明與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也則人之愛親孰如兄弟者第二章言死喪之威兄弟也威畏懼思哀衆也傳言死尸即哀聚於原野之間他人所畏惡亦惟兄弟爲相求也朱註三章言患難之須兄弟也脊令雝渠也水鳥而

在原則失其常故飛則鳴行則搖以求其類與人遭患難亦失其常惟兄弟相救數之也每有良朋況之永歎而已其分不能助也況甚也第四章言兄弟雖有小忿然外侮稍臨則翕然聚之良朋安能爲兵以助我鬩牆狠也務同侮悉戮靜語朱註五章言人之失其乖情也兄弟性或各尚朋友必以類合兄弟近多猜朋友遠則追逐故安寧之時說親兄弟不如友生矣而不知安寧亦不可無兄弟也六七章皆言安寧之須兄弟也儐陳飫饗具俱孺親慕也言燕飲必兄弟俱而後和樂且孺也翕合也言妻子即調合必兄弟相合而後和樂且久也是兄弟宜爾之室家也是兄弟樂爾之妻帑也人苟思之則知其信然矣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

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奚欽此湑奚欽此酤皆叶古音反○丁嚶嚶鳥鳴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牡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奚欽此湑奚欽此酤皆叶古音反○丁嚶嚶鳥鳴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牡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奚欽此湑奚欽此酤皆叶古音反○丁嚶嚶鳥鳴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牡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奚欽此湑奚欽此酤皆叶古音反○丁嚶嚶鳥鳴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

矧未成羊也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則曰別於同姓○伐木天子八簋以爲食禮○寧無寧也適偶也言無寧適有故而不來乎而非我之聲淮南子曰衆大木者呼邪許朱註以音曰隧以數曰湑皆縮酒也蕢美貌○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奚欽此湑奚欽此酤皆叶古音反○丁嚶嚶鳥鳴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奚欽此湑奚欽此酤皆叶古音反○丁嚶嚶鳥鳴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奚欽此湑奚欽此酤皆叶古音反○丁嚶嚶鳥鳴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穀俾爾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

姓徧爲爾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固除庶祖穀祿足祖興陵增祖享王疆祖福介德祖恒升崩承祖○序曰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箋曰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保安也爾指君也固堅也罰藩也所爲之事藩以忠厚也除開也謂天嘗積之福皆開出與之○多益廣受爵臣之益也應福祿也戩福穀祿無不宜謂零非皆得其宜也高平曰陵大陸曰阜大皇曰陵皆比王業之興之高大也川至方增比王業之興之盛長也此天福之也吉善饎潔饌酒食也享獻也烝曰祠夏冬曰烝先公后稷以下至組紺也先王太王以下也君統先公先王言也卜予也厂謂主人傳神辭也弔至也民之質一句言民也羣黎二句言臣也黎黎也

百姓百官族姓也爲爾德言則而象之皆爲君之德也恒弦也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登崇也承言言相承也此神福之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恒杲間曰皇華周咨諏謀度詢國語左傳以爲六德五善各有其事而朱註皆解爲問天保單厚疑宜爲規於頌而朱註概指曰福不惟重複少味而亦非古人啓沃之意矣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

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詩小雅北文 日日

作莫韻家故居故韻柔桑韻烈渴韻定塍韻剛陽韻匪處韻疚來韻何華車韻業捷韻駪駪韻征夫服韻棘韻依靠韻遲飢悲哀韻○序曰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帝王世紀尚書傳皆曰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薇菜名作生也時先輩行也傳下篇出車于牧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謂春分也則此遣行夏之二月下旬也歲莫言其歸期之遠也柔始生而柔也三月上旬也中輩行矣定止息也聘問也二句代將役之言也言我戍且無止息則有何人可使歸以問室者乎剛少而剛也三月中旬也後輩盡出矣十月爲陽疾病也箋我行不來言致死敵敵也此代遣將役之心也駕華盛貌以喻將率車馬服飾之盛也君子指將率車車傳降者周制諸侯之卿亦得賜大路也革路以即戎故曰戎車業業壯貌一月三捷此代還將役之志也駪駪强也傳駪即咸卦咸其腓之腓腳膊也隨股而動如兵役之隨將車而動也騤騤閑習也象弭以象骨飾弓弰也魚服以魚爲矢服也戒警勅軍事也傳箋楊柳依依即采薇時也雨雪霏霏即歲莫也代將士預道其歸期之事也出戍之久軍役之苦次戰之勇戒備之嚴往來之勢皆先爲言之所以鼓其氣堪其心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妥心悄悄僕夫況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詩小雅北文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車牧所來韻以牧中原韻音如暮也載棘韻隊職同互也郊旐旄韻旆韻方央方裳韻華塗居胥韻盬音仲降戎韻遲萋喈祁歸夷韻○序曰勞還率也○箋曰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首章首四句爲將率之言我之出車就馬於牧地也乃自天子之所使我來爲帥也於是召僕夫語以裝載王事多難不可不急速也天子指尅二章首二句蒙上章而言出軍於郊也龜蛇曰旐旐于旄也鳥隼曰旟旟旟旟鷻羽於是將帥臨事而懼而其僕夫爰其馬之不正亦遊盬憚悴也南仲文王之臣時爲大將方朔方也北方

近玁狁之地彭彭業盛貌交龍爲旂央央鮮明也我即南仲也赫赫有威光也襲除也傳箋既代其官即敘其事詩體也薄玁狁地大勢盛若戰則損兵故於要地築城以禦之而其侵畧自炤如唐張仁愿之於河套築三受降城也往北入伐玁狁也黍稷方華六月時也來來伐西戎也自北而西南漸近岐周故曰來也秋晚之後也西北高寒雪下最早終時未深冬故雨雪而即爲塗泥行人艱辛也循告天子策命之辭即上謂我來天子命我也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興南仲來近西戎之諸侯喜見而隨之以伐戎也君子指南仲四句正寫其喜見也必伐西戎者漢武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趙充國曰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羌北狄騎聚必連西戎伐西戎則北敵自即故下章既靜西戎執訊獲醜而即繼之曰玁狁于夷也箋言草木蓁盛庶鳴采蘩祁祁則季春矣於是西北告平而歸於岐周傳箋故爲功南仲以勞之也訊問其

罪也醜衆也爽不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采薇遣戍而乃有曰歸曰歸今我來思之文者預道其歸期之久謂其服苦當出師時即知之以慰其心也出車勞還而乃有我出我車設旆建旐之文者追念其出師之憂作謂今日不忘此勞以褒其功也有伏之杜有睍其實王事靡盬詞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王事靡盬豈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實日翩陽伍遲翼翼翩杞母翩幝幝遠翩來疚翩至眷同怪偕遲翩○序曰勞還役也○此通篇皆設爲戍役之言也睍實貌以杕杜之得有實興役卒之未得歸息也遣戍原言陽月歸止故於十月而即知其歸之傷切曰征夫可以暇也二章卉木萋止則陰戒莫而爲來歲之春矣是以女心不止於傷而且悲也三章以杞可登山采之反興父母未能至家安之也幝幝敝貌痯痯罷貌此遣念其父母必念及車敝馬罷而謂征夫之歸不遠也四章遣念其父母妻子謂此時不裂裳不來歸憂心固其病矣況期已過而猶不至豈有他故哉是以多爲憂恤問之卜問之筮而皆言近在旦夕則征夫之至遲矣言其室家之望而即在征夫意中先王之善體人情如此

杕杜四章章七句○采薇三章序以爲文王事朱子無所考而駁之以爲未必按常武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宣王時皇父爲太師而其始祖曰南仲則南仲必周初之臣建大功而有封爵者矣太王王季初起未能伐征皆膺武王末受命伐紂即終未聞遠畧邊荒則玁狁西戎之征非文王而何矣況孟子曰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湯初事葛而後征之文王初事昆夷而後征之事相類故並言太雅曰昆夷駾矣維其喙矣亦言文王事是確有據矣而必改序之以世次詩者爲無附著之言爲閒閒屬咏使後學無以知人論世豈詩教乎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怵棗聞曰序以爲美萬物盛多而備設便覺時和物豐朝野悠裕氣象萬千朱註改爲燕享酒設索然相淺矣

南陔

序曰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

序曰孝子之潔白也

集傳

序曰時和政重宣王興復也○傳曰有其義而亡其辭○鄭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朝用之白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采蘋之義合編故存亡毛公爲時師傳乃分乘舊之編各置於其篇端云又則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朱註謂南陔六篇非亡其辭也此笙詩也本有聲無辭毛河右辨之甚明總書以其說語人曰笙詩非無辭也序有其義矣東氏夏侯氏皆補其辭矣古人未皆皆無辭也書曰詩言志若無辭則或曰笙詩世有無言而幫詩者

乎至宋人鄭樵疑六詩何以遭逸遂武斷以爲無辭夫逸詩之故安得盡考或以笙詩月在一時故逸篇而逸耳若曰無辭則孔子刪詩而計之曰三百篇乃取無辭者以計數何乎朱子又謂因樵說見儀禮燕與鄉飲酒文有歌有奏遂斷謂有辭者爲歌無辭者爲樂爲奏則舉其一竟忘其二與三矣周禮歌謚奏大呂歌與奏皆樂也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奏即樂皆有詩辭也且大射則歌射節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皆以歌爲奏即儀禮鄉射亦云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豈謂虞采蘋采蘩亦有聲無辭耶周禮樂師氏掌舞歌祭祀則吹而歌之註疏謂歌者在上而吹者以管播其故笙師掌教竽笙簫管諸器故鄉特性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是吹笙管無不比於歌辭明矣鄉飲酒燕合樂三終註疏曰笙吹魯采蘩采蘋是笙詩不止南陔等六篇且有辭至今見存者矣孔子既辭十日而成笙歌是笙有歌辭聖人之行事確可據矣至又謂笙詩無辭同於投壺之鼓既辭鼓但有音節而并無詩歌更爲可異夫魯鼓辭鼓正應歌詩之節以爲投壺之節者也故前文命弦者曰奏雅首而乃謂其皆而未之見也何耶

南有嘉魚之什第十七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罩樂曲汕衎樂綏樂來又勸○序曰樂與賢也太平君子平駿樂與賢者共之也○疏曰當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君子在位有喜歡之心樂與在野賢者俱得祿位共相燕樂○江漢之間嘉魚產深罩者也編細竹以罩魚者也陳烝進也陳式用也汕樵也以薄汕魚也陳二章以魚之取不厭積興在位求賢之勤其終也紫蓼也綏安也思語辭又既燕飲而又燕飲也末二章以瓠之紫蓼之來興賢者行義之積其願也罩汕樵木皆喻君子嘉魚甘瓠蓼皆喻嘉賓官私於燕位士洪於上固欲除此時得乎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只樂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臺萊苞期桑楊光暢杞李母已杻栲杻壽茂藇枸楰考後藇○序曰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臺夫須也今之莎草也萊苔草

名山有草木以自殺蓄成其高大與人君有賢臣以自脩顯也基本也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賢者置之於位又以禮樂樂之則能爲國家立太平之基而又使朝廷得尋考之福無有竟期也民之父母言賢者能爲民之父母也德音不已使朝廷令聞無窮也傳箋追何通朱註何不用箋言必用箋也桐根桐也棫鼠梓楸屬也黃黃葉也耇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保安艾養傳爾後指王者之子孫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

序曰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

序曰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

序曰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傳曰有其義而亡其辭○箋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鬱彼蕙斯岑露溥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箋彼蕙斯岑露溥溥既見君子爲能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鬱彼蕙斯岑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見宜弟令德壽豈○鬱彼蕙斯岑露濃濃既見君子條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溥宜語處韻溥光爽忘韻泥弟豈韻濃沖雝同韻○序曰澤及四海也○雝雝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皇皇大貌蕙蕙也溥溥然蕙上露貌君子指天子○車攻傳言王充實君子是也寫輸寫也聲音聲也具露之被於蕙者汪濊與王澤之被於四海者滂沛也故朝覲之諸侯惟恐不當於王既見之親其德澤則心舒寫笑而王又與之燕飲笑語可親是以譽聲流於四海而安處九五之尊也感之之辭也濃濃露溥貌龍龍也言爲王所寵過爲王所榮光是王之德一無爽差而壽考長年無有忘其澤者也泥泥露濡也孔甚燕安豈樂弟易也傳兄弟即伐木所謂兄弟無遠指諸侯也言既見君子則甚安而樂易是宜於兄之國弟之國而其令德也壽而且樂矣濃厚貌條鞗也革轡首也沖沖革垂貌在軾曰和在鑣曰鸞傳新穀傳經曰登車則鳳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故詩曰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蓋王者朝見諸侯之後又燕見之秋冬不出迎春夏則車迎之於大門內故見其車飾聽和聲接車賤而感激之以親其福也箋

蓼蕭四章章六句○三代封建之世天子不兼治天下之民惟懷來諸侯使其感動慕義思仁各理其國則天下平此詩是也故序曰澤及四海

湑湑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湑湑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湑湑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晞歸韻草考韻棘德韻離儀韻○序曰天子燕諸侯也○湑湑露盛貌陽日晞乾也厭厭安也夜飲即燕禮宵則庭燎於庭階上侍人執大燭於庭門人爲燭於門外之類也以盛露之匪陽不乾興君恩之動欲不醉不歸也○匪同說考成也厚露之在豐草興君恩之在宗燕也禮諸侯來朝廟中將幣三享又助祭於宗廟而燕之故云在宗以成其禮也杞梓二木而皆沾湑露興顯明允信之衆諸侯皆有令德也桐椅二木而實皆離離興豈樂弟易

之諸侯皆有令儀也言之醇君恩也將以德儀而不醉臣禮也與有喻意即在所與之物而不與下文呼應者亦有與下文呼應如此章者皆詩體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酬之

藏貺饗載韜喜右韜櫜好酬韜○序曰天子錫有功諸侯也○箋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饗燕之於是賜彤弓一彤矢百垐弓矢千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弨弛貌言謂王之策命也王錫弓矢必策其功以命之受而藏之乃反入也貺賜也大飲賓曰饗周語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其禮盛也一朝猶早朝也載出載之車

也右動也勸有功也酬報也惰武子曰以覺報燕是也傳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我阿儀韜沚喜韜陵朋韜舟浮休韜○序曰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菁菁者盛也我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傳以儀敬禮也言君子相見甚樂而且接我以敬禮也兩貝爲朋百言其多也言君子既學校以長養之又爵命之厚祿以寵貴之如與百朋也載載也浮沉者物也言君子於人材文亦用武亦用於人才無所棄傳猶舟之於物浮沉皆載之云爾傳休美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自天保治內來薇治外以後詠魚麗而嘆周之太平物盛能備禮也想南陔白華而知其時之篤於孝友也想華黍而知其三時不害也詠嘉魚而嘆其在位之爲國求人也詠南山有臺而嘆朝廷之能樂賢也想由庚崇丘由儀而知其時之萬物各盡其性也詠蓼蕭而嘆其澤及四海中外一家也詠湛露而嘆其士下交泰也詠彤弓而嘆其征伐之權士操也詠菁莪而嘆其敬養有道人才鏡詹也文武成康之王迹宛可見矣是爲後法矣乃朱註溯以燕享指以無辭而雅音幾無所關矣謂之何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

旂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軽如軒四牡既信既信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飭服急國韜鎛論玁狁孔熾我是用戒以急爲戒可知古人去入通轉也則服韜里子韜顒公韜服國韜茹穫韜方陽央行韜安軒閑原溥韜喜祉久鯉友飲○序曰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眾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

理突蓼蕭廣則恩澤乘突湛露廣則萬國離突彤弓廣則諸夏喪突菁菁者
我廣則無禮儀突小雅廣廣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突○序言厲王時小雅盡
廢故四夷交侵以美宣王之中興也○周之六月夏之四月也司馬法冬夏
不興師而此六月者急也棲棲簡閱貌伤正也常服者戎車載將帥之常服
以韋韋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鳥也犧盛也我序言出之意也王于出征
王命之出征也匪正也周禮校人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齊其
色軍事物馬而頒之齊其力比物即物馬也而四驪則又毛馬突言馬多也
閑習以法則者教戰也我服我軍士之服也與常服同蓋戎事上下同服左
傳言均服是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修長廣大陽大貌庶大公
功有殷有威殷之將也有嚴有敬愼之將也共此兵事言文武之人備也服
事也猶度也焦穫鎬方皆北方地名涇陽涇水之北言其大老也織同幟旗

幟也鳥章謂以絳帛爲鳥（正圖）（正圖）畫鳥隼之文章織旐曰旟（圖）（圖）又以絳白（白圖）（圖）爲旒屬於經斿名其上以爲徽識大傳謂之徽號也央央鮮明貌元大也元戎衝突敵陳之車夏曰鈞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先啓行先行也孫叔敖曰九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從後輕之如俯而輊從前視之如仰而軒言車適均也信壯健之貌大原地名伐至大原而止而下章曰來歸自鎬則鎬與大原當近在一處劉向曰千里之鎬則大原亦去周京千餘里也故下曰我行永久遠法也御迎也王飲吉甫酒又送其車相友如張仲諸人者共之所以揚其功職其歉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傳）（箋）

六月六章章八句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

鄉乃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蔥珩○顧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鱒聲闐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所甘衡嘽吐丹反焞吐困反）

芑載試豐茀翼翼同異去聲炎服革鞗鄉央瑲瑲珩鞗止試旅鞗淵闐鞗聲猶鞗焞雷威鞗此詩多三句一韻者亦詩體也（序曰宣王南征也）芑菜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以聚田之芑必肥美可食興教養之民必武勇可用也（仲言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車三千則兵當二十二萬五千六鄉之外或六或二與公邑出之也然輜重隨從之車在內不必盡戰車也師眾干盾也試肄習也路車金路也以下文無錫有鉤知

爲周制也車之金路也炎赤貌簟弼以方文竹簟爲車蔽也鉤婁箱有鉤也以金爲之膺胸也當馬胸有大帶曰樊有鞅曰約皆以五采韜飾之而九成也（仲言）采薇之路言革路者以上章言我戍未定王事靡盬而下即接曰戎車既駕一月三捷則是臨戰之車故曰革路也此路言金路者以受命初出未至臨戰先乘金路以爲儀也中鄉鄉中之地其田尤治也（朱註）（朱註）軼長轂也（說文）約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錯文也文其衡也鉛在鋋曰鉛四馬口兩旁各一故八鸞瑲瑲聲也命服王所命之服也韋弁服朱衣裳與六月常服素裳異者彼戰於車以爲儀戎之用此受命之時王命之服衣之以示君命之寵也故服赤朱之韋煌煌然鮮美佩蒼玉之珩瑲瑲然有聲爲德若也車急疾之鳥飛至於天然亦集於其所止興強健之卒勇能深入然必聽將之命也鉦以止鼓以進各有人司之言鉦人伐鼓互文也鞫告也二千五百人爲

師五百人爲旅將戰陳其師旅而誓告之言陳師鞠旅亦互文也春秋傳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治兵也則伐鼓淵淵其振旅也則伐鼓闐闐上不曰治兵下不曰伐鼓亦互文也吳語夫諸語皆有鞠卒昭曰楚也與諸邦大者爲雄則侯小不待言矣元大也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猶謀也哼哼喤喤煌煌盛也如雷霆有威也言雖久在外無懈勞也薄方叔自佐吉甫北伐以來服名久著是以薄伐來服而長其威也箋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決拾既依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

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箋子初反又才箋反毅文作樂

攻同龐東韎好草韎早狩韎毛河右所謂隔合也苗獵旄敖韎羔縫韎依調柴韎兩界之合也悠猶馳破韎鳴旆旗旐韎征整成韎○序曰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箋上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攻堅同齊也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龐龐充實也東洛邑也早大也甫草甫田之草也職方曰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是也狩田獵之總名也田者大毛草以爲防或舍其中揭旗以爲門表轅貫以爲轉則容掘鼠而入整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箋抗舉諸侯發抗小綏獸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之子有司也叉獲曰苗選徒敬擇車徒也豈豈整也惟

數有聲節治也箋敖山近榮陽秦築敖倉即此地箋此言至東都田選徒以獲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羅陳列騶虞之貌箋此言諸侯來朝會於東都也決以象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弓拾以皮爲之著於右臂以遂弦放体名遂也伏兔手指相比大也開弓弦調矢疾言相得也射夫謂諸侯及卿大夫也同同在澤宮之位也箋謂田獸禽取備答用酒以其餘陳於澤宮獻射而分取之謂之酒飲張之射中者鵠侯中不中也取不中者鵠侯中中也不取箋中者不取大射禮同者賓黨賓也或中者也不中者復助中者舉禽而分焉皆貴揖讓也此會同車而合諸侯以田獵之歸也猗同倚不失不尖騶虞之法也如破如雉破物也此正田獵也蕭蕭馬止而嘶也悠悠旆止而垂也獵事之車也徒步行挽車者御車上御車者不警不惕張也古者田獵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以爲乾豆奉宗廟達右

耳本次之以爲賓客射左髀達於右髀爲下殺以充君庖而儉不獻腥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佩禽擇取三十箋順續者十夫餘以與射夫使習射於澤宮故大包不盈也箋包之子即前之子也謂共師行而不謂其人群言至廟也箋君子以徵詩大成以薄言美宣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諸侯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箋醴甜酒反

戊阜醜祖禱好韎亦隔合也午馬麌所韎有俟友右子韎矢兕醴祖○序曰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戊庚皆剛日也曲禮曰

外事以剛日偏馬順天陰之神也房是爲天閑（明）將用馬力故繫之序所謂慎徵也從翟醜從禽獸之翟衆也差擇也同聚也鹿牝曰麀麀衆多也漆水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合沮水沮水自坊州宜平縣北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堠谷慈馬等川遂爲沮水之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於此從禽是爲天子之所也祈大也謂禽獸大而甚多也趣則儛儛行則俟俟三爲翟二爲友於是虞人驅禽循其左右之宜以待王之由左而射使安然而獲也燕安也豕牝曰豝豝小而發能中微也兕野牛也咝莫發而死也兕大而咝能制大也此正田獵也御者給與充用之辭御賓客給諸侯來朝聘者也酌醴酌而醴翟臣以爲祖宜也序所謂接下也（傳）

吉日四章章六句○怀桑郎曰射御自天子以至於士所同學也田獵所以教軍實習戰陣國之大政天子所有事也若司馬相如之諫武帝王吉之諫昌邑王爲道於乘危耳自宋明禘翟迂儒泥尚書禽荒淫田之戒竟視射獵之事爲天子不可親爲者而柔惰之氣不可振突獨未讀車攻吉日之詩乎此王述也宣王所以中興也

南有嘉魚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七十二句

鴻鴈之什第十八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羽野宜和澤作宅和陰勞驕和○序曰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焉（曰於同下同之一節）

爲流民之詩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以鴻鴈之避寒暑而飛興民之避危亂（王肅之說）而去也（傳）之子流民自相謂也（朱傳）劬勞于野流離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言民之流亡及於貧苦可憐之人而鰥寡播遷則更可哀也鴻鴈集於澤中興流民反於故土也（箋）於是類垣再築雖今勞苦而其終得安宅矣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廣二尺長六尺（箋）末章總承上章勞於野今勞於宅故哀鳴嗷嗷然惟哲王知之若彼愚人反謂我久亡得所而宣驕矣甚愚王恩之辭也

鴻鴈三章章六句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夜如何其夜乡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夬光將明艾晰噦噦明晨煇旂明以賈未明五作叶也然旂從斤原可同聲猶

尚書竟戎衣衣讀如殷今有衣姓者即殷姓後通用謂轉註之學必先諳聲是也○序曰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箋曰美其能勤於政事也因以箴者王有鶏人之官凡國事爲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其語辭夜如何其王問夜早晚也夜未央中也夜未央對者之言也王警曰此時尚未央哉吾意庭燎光矣來朝之君子必鸞聲將將然遠聞矣周禮司烜凡邦之大事以物百枚共而柬之爲庭燎設於門內艾讀也晰晰明也噦噦近而聞其徐行聲有節也此又問也鄉晨近曉也煇天將明而見其烟光相雜也（集傳）視旂田辨色突可視朝突此又問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一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

之心于何其臻易予靖之居以囚矜（孔疏）

息暱極詔悌深過詔大臻矜詔矜同種○序曰刺幽王也暴虐無親面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欵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嘉茂本也尚庶幾也士帝者呼而訴之也詔動也言上帝乎王之行甚變動無恒也暱近靖謀極謀也（朱傳）以茂盛之柳人莫有不庶幾欲息之者與天下共主人誰不欲朝事之者但王行無常人不敢近使予謀臧政事後反肆暴謀放我也（孔）悌亦息也瘵病也自瘵自求病也（傳）薄行也（朱傳）行即放也（孔疏見春秋傳）鳥之高飛不過至於天王之心乃於何底乎甚言其貪暴也矜危也（傳）言易以予靖謀王室而乃居予以囚危乎

菀柳三章章六句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彼都人士盍

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菀結○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蜂我不見兮言從之邁○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旗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黃章黃裳緇撮髮說詔實吉結詔厲帶邁詔餘旗盱詔○序曰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式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今不復見古人也○城郭之城曰都（孔）人士統士民而言也不改有常也周忠信也（傳）萬民所望人莫言望之一道同風也衣服儀容言行今皆變而奢淫故思之盍笠蓋草爲笠也緇撮緇布爲冠小節撮髮持節儉也（毛）君子女有禮法家之女也綢絲也言絲之直如此髮也倒文也（馬）琇美石也以石爲充耳謂之尹吉者謂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禮法如世家也厲帶之垂者盛盛

也尾末捷然婦人卷髮爲容假之一日之髮直本然之美也此之髮曲狂善也言從之邁言安得見而從之行乎旗揚也伊辭也言士非故垂此帶帶於禮自應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髮於禮自當有旗也（傳）旟望也（朱註）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毛）

綠菉沐詔藍襜詹詔弓繩詔何維者詔○序曰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白旦及食時爲終朝綠王芻易得之菜也兩手曰匊終朝采之而不盈匊憂思不專於事也故自念其夫不在不容飾髮曲局其亂其薄言歸沐以待君子之歸乎藍染青草也衣敝前謂之襜五日六日五月六月之日也

緯至也言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不至何也韔弢也綸文繩也（傳）言設之子歸而往狩耶我雖不能從獵還必爲弢弓往釣耶我雖不可共漁出先爲之綸繩且其所釣者何也若得魴鱮亦必薄一觀之蓋欲無往而不共其事也

采綠四章章四句

苕苕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烝烝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苕苕黍苗牛詔旅處詔功營成詔平清成寧詔○序曰刺幽王也不能脩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成曰召伯召康公之後爲宣王卿士使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苕苕長大貌以陰雨膏苗與宣王之澤民也悠悠行貌南行營謝也勞者承宣王之德以勞勤徒衆也負任者挽輦者將重車

永夕而逍遙於此稱嘉客也賁黃白色貌皎皎白駒其賁然而來乎爾可爲公爾可爲侯何爲逸豫而無意乎故戒之曰必優游乎愼之哉毋恨也必逍思乎勉之哉毋遽也優游者山林肥遯優從容也駒在空谷而以生芻食之則去而不可留矣然思其人德美如玉焉能忘哉故又遥賦之曰迹即去矣音倘可通毋遽貴重賢音而有遠我之心也朱詩人之於賢綿綿懇摯如此何乃王棄之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黃鳥黃鳥無集于桋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穀粟穀族桑粟明兄桋栩柔處父桋○序曰刺宣王也○傳曰宣王之末

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故詩人刺宣王不能以陰德教親也○黃鳥宜集木啄粟而禁之與婦人宜居夫室啄夫食而禁之是不我肯善矣則安得不歸於母家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判居家親遠宿復阻葍特親富異親○序曰刺宣王也○詳味詩意蓋宣王末年民俗漸漓兩姓訂婚以後增家產落增父乃就所約之女家借居女家慕其貧背之而不畜而轉以女配他氏故詩人爲增父之辭以刺之○昏惡木蔓生類葛幽州人謂之燕葛昏惡棄行野而得此與訂昏而得棄人也增

之父曰姻猶姻言日媒約所達之姻也特即伯舟我特之特求新特求其新夫也爲此者不過惡我之貧貧彼之富耳然成昏豈必得富哉徒自異於人道耳言甚惡之之辭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棄舊求新明是爲富乃朱註謬爲忠厚之說曰實不以彼富而厭我貧祇以其新而異於舊則試問棄舊姻求新特其詞不早似不忠厚乎何以解爲夫諫解亦已矣乃又執此解而割論語子張問崇德辨惑章引此二語以証惑者遷而貶於齊景公有馬千駟章改經妄作何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哙哙其正噲噲其冥君子攸寧○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罹力反

干山相苞茂好猶相連堵睹相圍築相除去芋相翼如鳥相飛革相翬如雉翬相矢直也棘急也正直貌冥幽深貌寧安也南山終南山也苞叢生也兄弟謂同姓諸侯也猶同尤異貴也秩秩二句興國勢之雄壯也如竹二句比民生之殷眾也兄弟三句賦諸侯之歸睦也夫如是可以理前庭而修宮室矣似嗣也詒此先妣裳衣也祖后稷也遹循前緒以修室也天子之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不言東北該之也約束

板也閑閑狡歷歷也樂業用力也芋宇也覆之義傳箋同說君子之所覆蓋也二章三章拭目修室也四章言宗廟也大夢殷正如人跂立而兩臂恐張也譙譙壯盛貌如矢之急而直也踧踧平易也翼翼如鳥之舒而革也革變也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阿澤采而軒翔如烜之飛而文章四布也箋云烜升以祭爾也傳從升觀之故見其上之英也四章言路寢無寢也殖殖平正也朅高大而直也噦噦翔快快也傳正向明之處也翰翰翼也室深廣則動有應聲箋同其奧窔之閒也箋君子所以大居正而聽政燕息以事處者也安處觀之故見其中之英也菀萋茂盛貌也竹草曰藚箋詩經臥荏席也占我夢自儲其夢也熊有力之獸陟蛇屬大人占之謂占夢以知人之法占之也熊熊在山陽之祥也故爲生男陟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爲生女下皆放實之詞也臥以牀芽之也裳衣曰衣也衣以表明貴賤外事也乔以牛羊之群比德也喁大聲七皇同烜皆

將服朱芾成室家爲諸侯而君爲天子而王也阪之地卑之也榻牀也榻兒牀也瓦紡傳也晉其所事也儀善也罹憂也無非不爲非徒捐也無儀不見善使傳也以無所事也惟酒食是議而不貽父母憂也傳箋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性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雄以雌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箋傳訓濈濕訓阿池訛傞其訓蓁雄兢崩麾升訓魚旟訓旗年溱相○序曰宣王考牧也○羊以三百爲羣其事非一也牛之犉者九十非犉者尚多也黃牛黑脣曰犉羊悉黑而鼻其角濈濈然牛病則耳燥啊而動其耳濕濕然皆言其生育無災也訛動也何蓑蓑所以備雨笠所以備暑傳三十維物皆青赤黃白黑之色各有三十則於祭祀之牲無不具也蹻曰蓁矜矜兢兢堅強也憎憎崩壞疾也麾指也升入牢也言牧人牧畜且有餘力而取薪蒸捕禽獸其羊皆肥腯無疾而擾馴從人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皆來使升則已升也衆維魚夢人衆捕魚也則是歲熟豐倉之兆也周制田獵郊野之公邑大夫帥羣庶本鄉旗百官卿大夫以其屬衛王鄉旗旐維旟夢見旐之從旗也旗旐皆所以標衆則是生育衆多之祥也濕濕衆也箋

無羊四章章八句

鴻鴈之什十篇三十二章二百三十句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琐琐亞旅無膴仕○昊天不傭降此鞫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不弔是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爲政不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嚴嚴憤憤新臺鄘詩何嗟多嘉嗟韶師氐維叱迷師顧親信昭仕子已殆亞

仕祖傅祖胡底祖履祖岡祖履祖背同戚介爾雅釋詁戚作念介協韻玠念介
音人聲也夾逸祖定生寧醒成政姓祖領騁祖矛酋祖平聲正祖誦傅祖邦祖
○序曰家父刺幽王也○箋曰家父字周大夫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
以南山之巖巖興尹氏之顯盛也赫赫顯盛貌師尹尹氏爲大師也憯嬋也
不敢戲談長其威也國既卒斬四方之侯國日相侵滅也不監不監察也蓋
尹氏爲三公而又爲王官之伯以監諸侯也疏騎草木長也實滿也傳以南
山之陂而有不滿之草木興師尹之尊當有均平之政令也爾重瘥病無嘉
謂行政論之言也憯曾懲止也言師尹不平而天怒降禍酷至弘多以致民
眾怨訪無一善言其實不可嗟也傳氏本均平維繫此輔弼憯也言大
師所剛之重如此不恤民之吳天不宜使此人居之以空我大師之職也箋
無所咎怨而歸之天也四章正言尹氏之不平而空我師也仕事君子箋

在位也夷平已止無毋通瑣瑣小貌婚之父曰姻兩婿相謂曰亞傳壻乃也
言尹氏於政事弗以身親民已不信從矣而其委任之人又弗稱以言弗考
以事而置於百僚中則是欺國蒸在位者矣不可也具平其心乎其已止小
人乎無用之以殆國家也瑣瑣姻亞無使之居厚仕也傅功也師衆語也糊
盈也箋傳局至國息逸去也五章呼天而告之曰昊天乎今爲政者不傅事
矣而但降此訛謬之言盈街溢巷所謂民言無嘉也不惠順矣而但降此乖
戾之舉稱于比戈所謂國既卒斬也然所以靖之者仍在君子君子如平而
至善則小民心息而無夠謂矣君子如平而夷易則侯國皆順而怨惡去矣
而何尹氏之不以此輔王也定止月斯生言與月俱增也痗病也箋成平也
不自爲政即弗躬弗親而任小姻亞也勞瘽也六章言今亂乃日盛尹師求
國成將以誰諉七章則傷亂之無可避也八大也蹙蹙無所騁之貌言我欲

避亂而四牡項領非不可急但王靈鞠訩侯邦卒斬蹙蹙坐困欲騁爲往唐
詩所謂萬方駢一概吾道更何之也相視憤悅也八章寫尹氏小人等之可
醜也方其失而眼見稱戈忽而平悅如欲相醜訩亂無常如此是何人哉九
章復呼天而告之曰昊天乎使尹氏不平以致我王不寧乎不止其惡心而
反憎怨正人謂之何是以家父世受國恩鞫怨不避作爲此詩以究王訩訪
之由執政者尚用化爾心以蠶爲邦可也訛化也傳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瘋憂
以痒○父母生我胡俾我獨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惸
惸是以有侮○憂心慇慇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
謂爲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

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
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
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
杌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結
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終其永懷
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
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
之炤憂心慇慇念國之爲虐○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
獨兮憂心慇慇○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
哀此惸獨傳作佌佌小貌蔌蔌富貌穀善也椓擊也哿可也惸單也

雨無正八章章八句四章章十句

蜴韻特克得力韻結厲滅威韻厲夫入四五也愾雨載補予韻輔輻載意韻輻敷救切否去聲沼樂翔虐韻酒殺韻鄰云愍韻屋穀祿逐獨韻○序曰刺幽王也○正月正陽之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也純陽用事而多雷洪範所謂急恒寒若小人以訛言陷王使行厲虐之應也將大也謂其害大也獨孤立也即惸獨也憂即憂訛言之侮也憂已也十兆爲京數之積也京京憂積而不去也宋開禧癙憂隱憂也朱註癙病也傳小心以癙即後文憂政厲而宗周滅也憂國也癙病也荐醜也好醜但自口不由心是訛言也僉僉益甚也與訛言者殊塗是以侮也惸惸憂意也祿穀祿也即後文有屋有穀也無辜陷罪且連臣僕所謂厲也曰我無祿曰人于何從祿謂己與衆俱困也故以烏之集於旺地今京師朝朝之興民之歸于明德今瞻烏所止於誰之屋乎傷民無所歸也箋中林宜有大木而但見薪蒸與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也

箋然此夢夢然者乃未定之天耳苟其既定天其不能勝人乎豈大哉之上帝於斯人而有所憎嫉乎舉定理以自安也然而今則實難問突彼訛言者謂此山部婁也而其實乃山谷之阜大皐之陵王曾不禁禁之何也乃徒召文獻故老問以占夢徵祥已訊非所訊突且在朝小人供自以爲翅猶鳥之不分雌雄也即故老亦誰敢出言以分別之乎鳥聲惡故又以與小人不幸遭此不敢不曲身而行何者恐天壓而壓也不敢不采足而行何者恐地陷而仆也我號斯言豈無倫理而今之人皆疑而爲馳蜴何也脊理也馳蜴水蜴也如蜥蜴背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陸佃埤雅要坂田崎幅黃堉之處也以坂山倘有蒐然特出之苗興朝廷亦當有傑然特出之賢也而無如王之不能用也不親之我乎天之動搖我也如不勝我者然言極力動搖也當其求我以爲法則如恐不我得及既得而執縛我則仇仇然倣之亦不使我得盡其力

突仇仇倣也陸佃埤雅以上六章承言我獨之憂心也正政也厲酷暴也火田爲燬言燎田尚不能滅而赫赫然之宗周乃一女子蓬滅之可怪也滅之者料其將然以竦懼之也終其二章又以行商爲興而戒之輔如今人拽杖於輻以輔車也輸墮也將請也員益也言終其長思已知載之不易而又益追於陰雨其車既已載重乃遂遠而棄其輔則必墮輸爾之所載突雖呼伯以助我豈有及哉汝其無棄爾輔以益爾輻且數數顧視其僕則不輸所載而終越險塗突乃竹不以是爲意也乎輔僕皆與賢臣也以上三章承言小心之癙憂也然國之盾則我之獨故下三章合而結之以沼魚之無所避害與虐政之下無所避禍也云言也彼小人者旨酒嘉殽親戚道故而我獨處困窮能無憂乎仳仳而小者有屋穀穀而陋者有殽而民至於今乃無殽祿是天禍椓擊之耳就民之中富者猶可惸獨奈何所以憂也傳天禍也朱椓如椓杙

之椓擊之也箋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剝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爆爆震雷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整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抑抑報反暴蒲報反曝徂鳥反趨七走反徒吐短蜂蜜反室都且反嗜匠掇反）

亥卯酉祖徵哀祖凶行政良常滅祖令膠朋陵懲祖士徒宰夫史馬氏處祖父時諜棄突祖舉向蹙王向祖勞慈祖天人祖異瘥憂休祖徹逸祖○箋曰刺厲王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辛卯朔日干支也日食爲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故曰孔甚君臣失道則下民其災故曰孔哀凶即融也行陰陽相安之常道也良善政也四國無政以王國亂則皆亂也日月食俱災而曰月食維常者陰常微陽常盛也予何不臧當考驗其以何不善而致此也爗爗電光貌震雷也令猶也山頂曰冢華猶見也曾猶見者崩將也四章則言致變之由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棸豳楊皆氏卿士者執政之卿故專稱卿士也司徒亦卿也率天下土地之濱人民之數率率夫也（鄭司農說）下大夫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七人皆譏要之族烝也豔同剝厲王后也煽熾也五章以下則皆刺皇父之惡也蔥皇父封於東都畿內之向必營請近一邑里共往而王許之如演田鮒之請考工地益宅者而其邑人逆者然之也時同是皆皇父不自以爲不是動我以徙而不與我謀徹去我舊廬使我田卑者汙萊若棄且曰非我取汝汝從上之命當然矣別此皇父自開基爵其作都也擇立三卿城郿窈厚多藏者用之不肯退一番任之者使護衛我王但有專厲者時擇之蘊以其居財往向其貪利忘上如此視畿內諸侯二卿擇三卿僭也悠者心不欲而自強之辭黽勉汲汲皆作密勿辜愆也酲災禍也咎罪也多言以相悅而背則相憎即譏口之人也聰王也蹙逐也言皇父已惡而其羣小作醜又如此瘥病也悠悠遠也不知病於何日止也潰餘也（鄭司農說）徹取也言天命不取我突我敢

敗我友之逸而不從勞乎我友即四方有彼民莫不說之中人也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安之於已君子也

十月八章章八句○按序爲刺幽王而鄭箋以爲刺厲王者一以箇刺師尹不平亂階有定此譏皇父擅權日食告凶不得任重專權同時有二人也一以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疾豔妻煽處褒與豔亦二人也一以幽王時國語云鄭桓公爲司徒此曰番爲司徒則非一時也中候運衡瓜曰昌受符厲倡變朋十之世權在相父曰刻者配謚以放賢山朋水潤納小人家伯冢主皇戟震按文王昌以下至厲王爲十世權在相臣家伯冢主山朋水潤皆與此詩合疏間豔刻古字通刻爲其姓況幽王時三川震竭此日百川沸騰災亦不同則是詩果屬厲王矣惲皋陶曰漢書谷永傳曰背褒姒用國宗周以褒國褒姒滅日以不滅又曰抑褒姒之亂是褒與周爲二人顏師古注周褒曰此

魯時十月之交篇首厲王無道內龍熾盛蓋剝豔周字祖相通刻國之女爲厲王后也康成所考近是但以爲毛公移其篇第因改之則未必然或偶館館及傳寫之訛耳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亂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曰棣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箴曰予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訊順遂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以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鄭氏讀及又音）

徒圖祖國事鉢祖尸助夜祖夕惡祖天倌臻身天禎退溼痒祖退祖遁祖云祖痒之叶宜賈之回互也出痒祖出吹去痒流休祖住殆子友禎都家祖血疾室祖○箋曰刺厲王也王之所下教令甚多而無正也○互爲奚天昏廣大也欽爲旻天昏閔下也閒嗾大也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胥相師徧也昏旻天不大其師降饑饉之災以斬傷四國之民是旻天疾暴北威如此突而爲民主者乃弗虛弗圖又靡居政於有邦而伏其事者介之而陷此無罪之人來逋逃及徹民之不殘得乎首章原王流彘之由也周宗周鎬京也既滅即周人酋相與聚王王流於彘也尸定也正長也我即御御之臣也勤勞也三事大夫三公也昏昏王流彘之後羣臣懈離諸侯不朝底致王少悔乎而反出爲惡可奈何如何奚天呼天而訴之也靜法不信王不信也行遍而無所至比王之無戾底止也然王因終突凡百臣工各宜敬身畏天豈以

所止戾明係屬王流彘之事若序曰幽王既爲犬戎所殺則無所刺若王尚存不得謂之既滅突其言甚明且謂遷王都而幸避憂泣諸臣離散而覆出爲恐不惟非幽王亦不似平王東遷也鄭康成謂刺厲王不誤突○正義曰經無兩無正之文以王政煩多如雨而皆荒亂不正作者爲之立名耳

旻天疾威蒙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覆謀猶亦孔之卬○箋曰臧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遹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覆謀猶伊于胡底○我謂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通言是聽維通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臨音臨文作臨

威土沮祖從用卬祖詛哀遹依底祖猶多咎遹祖程經疆爭成祖止否厭謀艾流敗祖虎河他祖兢冰祖○序曰大夫刺幽王也○回邪遹辟沮止臧善覆反卬祖也一章言王謀猶之邪辟不善也呼天即呼王也二章言謀猶之不善由小人也沿沿相和也詛詛相詆也朱註伊于何底言必至于亂之不塞也三章言謀之茲相推諉也卜筮告厭人口徒紛無一敢任咎者是不行道而坐謀遠近亦何得於前章載左傳襄八年鄭大夫謀從楚子駟願受其咎是執符也四章言謀之卑陋而且不決也言哀哉今之爲謀不以先民爲法不以大道爲遵維言是聽是爭且互諉事斷無能專決如築室而謀之道側行人各述一說焉能成哉遹卑近也鄭箋論以爲權利大抵僅私見小之說也潰遂也五章言國非無善謀之人而王不用善猶淪胥而俱敗也止定也厥大也多也洪範曰思容作睿目明作哲耳聰作謀說恭作肅言從作乂

謂之五事否不聖也六章言壅蔽及於小人之危殆也徒涉曰馮徒搏曰暴他者不敬小人之危殆也傳箋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蘇氏曰小雅小旻小明對召旻大明之在大雅者言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敎爾儀天命不又○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敎誨爾子式穀似之○題彼昏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鳲鳩鳲鳩翰羽戾天明發天將旦而光明開發也二人父母也以鳲小之飛不能至天興亂時之政不能治國傳故恐隕墜先人之業而憂傷也齊聖通明也克勝也以溫勝其酒也壹醉日富一于醉而日甚也不又言一去不復來也有菽而眾民采興善道人皆可行也螟蜮負蜾蠃之子與不似者可教而似也則教誨爾子用善以似之不可已矣朱非蜾蠃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凡蜾蠃俗謂細腰蜂也俗謂之蠮螉取桑蟲負之于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式用穀善也勿隨同時視也以君命之飛鳴無息興人之征邁不可懈也陳適我征言各務努力不可暇逸取譬也所生父母也交交飛往來之貌朱桑扈竊脂也肉食不食粟今乃率場啄粟興病寡之人所宜矜愴今乃宜岸宜獄是以人人自危握粟求卜而占其何由得善也岸韓詩作犴犴亭之誤曰犴訊獄曰獄未聞言當效法恭人也其恐隕也如集于木其惴惴小心惟恐陷也如臨于谷其戰戰兢兢惟恐陷也如履薄冰世道昏人如此此何世道哉所以爲刺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按小旻小宛篇亦同爲刺厲王然未有確據也故仍從序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瞿瞿周道鞠爲茂草我心憂傷惄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菀彼如疾首○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灡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彼投兎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伎伎木椅菶柞棫菶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音昏閱伎本亦作跂其究反椅於綺反柞才各反棫于逼反舍始夜反佗徒何反

鸒提提何相道草檮老首相梓也母裏在相柳啡淵屆寐相伎跂枝知相先壞忍隕相礙究他阻山泉言垣相筍後相○序曰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幽王要申女爲后生太子宜臼又說褒姒生子伯服乃廢申后放宜臼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傅箋○通篇皆代宜臼之言也弁同般樂也鸒雅烏也小而多眾提提群飛興民之父子兄弟出入家庭亦忽然相樂而我獨何罪遭此罹憂也瞿瞿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鞠窮繭也繭爲茂草言王之德政塞遏也惄思也如擣如舂其心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疾猶病也屯有泰時先

離匪也辰時也言及他凶時而生乎菀蔑盛貌畔畔寬也窕深貌湝湝棄也言物大則容者多而何王之不能容子也屆至也伎伎然舒也卼雉鳴也言鹿猶安舒雉猶求偶而我獨見逐何也壞木憔悴木也兄人之掩兎而先驅走之過死人而播之皆心之不忍也投掩也摽投也醹旅酬也旅酬得爵即受而行之故以比朋讒即受而行也惠愛舒究徐以察之也伐木者倚其顛恐仆而傷也析薪者隨其理恐妄剖裂也今乃置彼有罪而以予無涉之他人任其顛越是伐木析薪之不如也又言莫高者非山乎莫深者非泉乎然人尚或登之探之況言出遝聞遠王於深宮之中偏愛之言愼勿易發墻外有耳已閑然而四布矣然我身已放棄此後之事無暇憂慮謂之何哉傳箋

小弁八章章八句　正義曰鳴鳩與鶯皆小鳥也故曰小宛小弁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愼無罪昊天泰憮予愼

無辜○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卬○奕奕寢�certain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躑躅威儀見遇大獲之○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徙幾何傳火吳反餤音談又音譚蛇以支反

且辜慭威罪慭辜韻涵讒韻怒沮祉已韻盟長韻盜暴韻甘餤韻共卬韻作莫度獲韻樹數口厚韻屢階何多何韻○序曰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亂讒言之亂也慭大也言昊天爲人之父母胡爲使無罪辜者而遭亂如此之大乎於是又呼天而告之曰昊天亂甚可畏矣而予自愼誠無罪也昊天亂其大矣而予自愼誠無辜也威畏也二章言讒言之亂以王之

容信之也僭始不信之始也涵容其言則亂生矣既而深信則亂成矣荀君子怒小人騙君子亂有不遄止者乎君子王也遄疾祉福也三章言讒人之病國也屢數也周禮有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非此時而盟謂之數傳王不自信故人亦不信之而亂長矣苦言藥也盜人者也甘言盜也賊人者也故讒言必甘信之即爲信盜止共不供職也卬病也言非但不供職且以病王所謂盜也四章言讒好之不能逃其實也奕奕大貌秩秩有序也莫同謨謀也覯見狡兎也以君子之作寢病聖人之謀大猷與予能度讒人之心而又感與於狡兎犬獲反裂以斥讒人之不能逃其奸也五章言讒言之無恥也荏染柔貌柔木柔忍之木也往來行言往來可行之言也箋數之謂擬之後言如數一二也以柔木之幹於君子與行言之出於心思蛇蛇淺意也傳碩言大話也若彼讒言散爲虛大徒出自口不裏

於心巧好其辭如鼓笙簧毫爭恍顏匈厚貌末章則深斥其鄙陋也水草交謂之巘拳力也言鬼爲微屑足爲跡猶謀將大也言爾讒人無力無勇主爲亂階形容可愴即勇何在乃謀謀大多豈恃徒黨之衆乎爾居徙亦幾何傳小人作惡不自覺如此

巧言六章章八句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唁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爲鬼爲蜮

則不可得有覯面目親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人覯門云胡碣我可胡人陳身天胡風南心胡兩界之通也合車旰胡易知祇胡護知斯胡鍼得極側胡○序曰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將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蘇暴皆畿內國名傳蓋暴譖蘇於王王謂蘇公暴公不明居而亦離以來唁故蘇公卽其不唁而反覆推極之○狠險也朱註梁門外梁也言過門不入此何人哉問其所從則曰從暴公也夫暴公嘗好而何以不入我門耶二人卽蘇與暴也言我二人從行王朝俱爲卿士誰爲此讒以禍我胡乃逝我梁而不入唁我也當相從之始何嘗如今不以我爲可者而今乃至此也陳門閭至堂之徑也既云維暴之云而又曰誰爲此禍彼何人斯蓋不直言以使其聞之而自愧也飄風暴起之風也言其人而爲飄風也則當或北或南今胡不然而來逝我梁以慢亂我心也必曰行急不

得入也且見爾安行過門亦不暇息況今日亟行何以又有餘閒淸車耶乃不一進唁慰我之意乎盱張目也朱註且此行云亟則回程可入乃還又不入則我不知其心矣豈來唁我使我意安如之何祇安也伯仲兄弟也土曰壎竹曰篪俱有孔可吹伶樂之器與二人同朝之相應和也如貫如貫於一索也如貫則豈有不知讒我之爲誰者今諉曰誠不我知則請出三物以質爾於神使讒否之事著明可也三物豕犬雞也斯指讒害之事也然而反側者終不能掩也使爲鬼無形爲蜮蹤迹則不可得矣今覯面見人未有極時何可掩覆故作歌以究極反側之情也蜮短狐也一名射工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含沙射之其人輒病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覯面見人之貌傳蹤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婁兮婁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哆昌者反

錦甚貝箕謀貝翩人信貝幡言遷貝好草貝夫人貝謀虎貝食北貝受昊貝道邱貝子詩之貝○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婁婁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如貝也集衆采以成錦文與譖過失以成罪狀也哆侈張大貌南箕二星平張二舌更張與引罪狀而大之也適往也誰往與謀乎怪其工巧之甚也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傳捷捷便利貌幡幡反覆貌朱註謂爾不信謂王恐有時而謂汝僞也既其女遷謂讒終恐遷施於汝也

慍之也驕人謂行而驕也好好驕貌勞人被譖而憂勞也草草勞心也投棄也畀舉也有北寒涼不毛之地也投畀有昊制其罪也楊園下地畝邱高地猗加也楊園之道而加上於畝邱與小臣被譖將及於大臣也傳孟子寺人字疏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按巷伯卽寺人也周禮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是主宮巷之事故稱巷伯而以名篇焉

節南山之什十篇七十九章五百五十二句

頁	行	誤	正
卷三 三	十三	字	寧
四	七	第	寧
六	十三	簿	瀌
七	九	之下脫多字	
八	十一	禮	禮
	十五	卽	卽
	十三	宴	晏
	十四	宴	晏
九	十七	宴	晏
十	二	宴	晏
	十二	侯	侯
	十三	宇衍	字衍
	十七	侯	侯
十二	五	侯	侯
	十九	東	東

頁	行	誤	正
十五	二十一	蟲	蟲
十六	四	鳥	鳥
	九	分	兮
十七	二	侯	侯
十九	二	盧	盧
二十	十	子下脫歸字	
二十一	八	揚	揚
二十二	十七	倚	猗
二十三	十二	閑	閑
二十四	二	山下脫朱非	
	九	白	白
二十五	十三	徒	徒

頁	行	誤	正
二十七	十六	二	一
	十一	從	從
二十八	二十一	聽	聽
二十九	九	知	知
三十二	十九	初上脫補字	
	十一	盡	盡
三十三	十八	匪	匪
三十五	三	知	知
	二十四	顛	顛
三十六	七	顛	顛
三十七	三	可	可
三十九	二	盛	盛
四十	十五	溯洄	溯洄

頁	行	誤	正
四十一	三	頂格	頂格
四十五	十二	韓	韓
四十六	十三	侯	侯
四十七	四	侯	侯
四十八	十八	而字衍	
五十四	二	予	予
五十六	八	而下脫可字	
卷四 三	五	槩	槩
五	十九	風	國
二十二	八	諄諄	詢詢
二十九	二	黍	黍

七	二十	二十一	斾	旆
九	十九	一	杖	杕
十四	三	十九	潘	[illegible]
十五	七	五四	載韻	韻載
二十	十三	二十一	共	其
	十七	十四	壯	牡
二十四	十九	二	毋	毌
二十五	八	四	鳥	烏
二十八	十七	十九	是	旻
二十九	二十一	十二	小下脫人字	
三十	二十	三十	人	人
三十一	一	一	鳴	鴞
	十一	二十三	人	人
	十八	十五	人	人
三十二	十一	二十三	福	禍
三十三	十七	二十	維	綏
	五	二十四	融	蝕
三十七	八	七	桒	忝
三十八	十八	二十九	犆	雅
	十九	一	鳥	烏

詩經傳註卷五

小雅

谷風之什第二十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兩女予韻頹懷遺韻嵬萎韻德怨叶韻德在職部爲蒸之入聲怨在願部爲元之去聲通韻謂蒸元兩界相通故叶也○序曰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風雨相及則潤澤行朋友同志則親愛成奈何恐懼之時則我恤安樂之時則我棄哉頹風之焚輪者也謂暴風從上來降也又以谷風與頹相扶而上與朋友二人相須而成也三章皆東風生長至於山巔朱注可謂所被者廣矣然至秋冬之閒尙無不死之草不萎之木況朋友久處豈無一言一事致起嫌怨者乎當念其大德共爲存恤而何今之不然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生我勞瘁○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蒿勞韻蔚瘁韻恥久恃至韻我韻而鞠畜育復腹亦韻重韻也德極韻烈發害韻律弗卒韻○序曰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莪莪蒿也可食蔚蔚長大也長大則成蒿不可食矣以興子之不能終養亦徒長大而無用也蔚亦蒿類一名馬新蒿陸疏罍主於注缾缾罄是罍無以注之也故維罍之恥興子主於養父母父母不得終養是子之恥也鮮寡也鮮民無父母之人也無父則無所依怙無母則無所倚恃出門銜憂入無所至蓋是時行役而歸悲痛之辭也鞠養也拊拊循也畜起也育覆育也顧視也復又視也腹懷抱也父母之德當報如昊天之無窮極也烈烈高峻貌發發疾貌律律峭拔貌弗弗摧逆之貌以山風之摧暴與遭際之酷烈也何害言何遭此害也不卒不終養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尙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潸所姦反又山晏反氿音軌鞙胡犬反

七矢履視韻東空箱行韻來疚韻泉薪人韻載息韻去入回互也來晉賓與服韻亦去入回互也裘試韻長光襄韻章箱庚行韻揚漿韻舌揭韻○序曰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箋曰譚國在東魯莊公十年齊滅之○饛滿簋貌飧熟食謂黍稷也捄長貌棘匕以棘爲匕所以載鼎肉而升之於俎也以實主待賓客之禮厚與盛王使諸侯之恩渥也周道周室治平之道也如砥貢賦均平也如矢賞罰不偏也履履而行也

覯覯而供也傳睠顧出涕盲盛王之政忽已往矣箋以起下文也小東大東東方大小之國也杼持緯者軸受經者葛屨履霜貨也佻佻輕蹺不耐勞苦之貌公子譚公子也周行大路也既往既來佩佽飲也朱註疚病也冽寒慮也佩出曰汎泉檉落木也契契憂苦也傳箴車載也憚勞也以穫薪不可沒腐與勞人不宜困憊也職勞主於勞也不來不撫慰也舟人操舟之人也私人私愛之人也哲指西人也試用也言苦樂不均羣小得志也糾糾長貌瑣瑣也漢天河也監視也跂隅貌織女三星鼎星如隅也睘視也天有十二辰次經星一日一周而有餘則自旦至暮更七辰也傳言東人或飽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爲漿與之以糾然之佩瑣而西人曾不以爲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有以監我而織女之七襄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無所赴愬而求天之佩也睆明星貌箱車箱也本日先日東出爲啟明後日西出爲長庚畢星

名狀如掩兔之畢掎上章言緯女襄牛皆無實用啟明長庚天畢亦但布施行列天且奈我何設爲引也又言南箕不可以簸揚糠秕北斗不可以挹酌酒漿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乎東是天不徙不恤我且若助西人而困我矣朱註箕斗在南方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傳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爰傳腓病也朱註其適歸○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鮪匪鰋潛逃于淵○山有蕨薇隰有杞楊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夏暑予祖淒腓歸祖烈發害祖卉梅尤祖濁穀祖紀有祖莫天淵祖薇楊哀祖○序曰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四月周正建卯之月也六月建巳之月也徂至也言四月交夏六月則到暑矣以興時政之炎酷也匪人謂人蜚而爲神明也神明則猶何忍使我遭此亂禍乎卉草腓病以興時政之拙殘也離憂瘼病爰於適之言亂必有所歸也左傳宣十二年曰無沽亂詩云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沽亂者也烈烈猶栗烈也日栗風發以興時政之酷慘也侯維也山有美草而在栗梅之下取實者必踐蹈之與國有小民而居暴君之下掊克者必暴虐之故言有位者皆慶爲殘賊而曾不知其過也五章以泉水之猶有清濁反興侯國之並無一善而日尊禍亂也六章以江漢之能綱紀南國興吳楚之將竊據鄰封也江漢在吳楚封內故以爲喻而王於畿內之封乃蠆瘁以兵役之事使不自保何哉箋

尊秋而後王室卑吳楚寇詩人已早見其勢矣七章歎已不如魚鳥可以逃難也檉赤棘也以木猶得所興人不得所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湑我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傍布彭反

杞奉母祖下土祖濱臣均賓祖彭傍將剛方祖息國祖牀行祖號勞祖仰掌祖酒祖畏咎祖○序曰大夫刺幽王也役事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偕偕彊壯貌言登山采杞以食者此偕偕之人朝夕無暇爲父母

憂也中國曰四海之內言偏土而至於海濱皆土臣也大夫執政者也獨賢獨以我爲賢而役之也彭彭然不得息惕惕然不得已酬善也將壯也旅同侶此章正言獨賢也秩祿也享烝也賓薦也秩祿烝享以羈縻之言促遽也傳出入風議謂無事而妄議人長短也末三章章六句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類○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傳雝反

塵雝猶冥冥也互之叶也冥冥猶漠漠雝雝○序曰大夫悔將小人也○通篇皆與也大車不可將百憂不可思與小人不可與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也疧病也傳知同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箋雝猶翳也重累也傳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五章章十句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傳艽音求

土野暑苦雨雪霰除寒暖順怒順與嗟叛戚宿覆禍處與女穀息直福禄○序曰大夫悔仕於亂世也○明明二句呼天而訴之也艽野荒遠之地傳周二月建丑月也初吉朔日也傳離歷也其人在軍之友也罟網也除者丑月與寅月接人事更始今以丑月晦日爲除夕是也傳平聲傳與同瘽勞也傳與同瘽即疵病也

即尪與厥民嘆也周正二月正堯時季冬日月方會陳歲之候也傳自詒伊戚悔其留亂世而仕也與言出宿夜夙不能安寢也君子即共人也末二章皆念彼友因以戒之言雖安處於家無故暇逸猶靖恭敬以居位好善助正以接人庶可以紹神求福不終亂世豈能免禍哉似吉辭而實危辭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例皇國曰時言月者惟歲用夏正餘皆周正也六月徂暑即周之六月也於詩中求其爲夏正六月無所據也十月之交周十月也於詩中求其爲夏正十月亦無所據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卯之月春秋所書夏四月是也此詩二月初吉周二月即建丑月也視後文云歲聿云莫采蓘薇薇大采蓘薇周之十月十一月事即夏之八九月也而已爲歲暮其爲周正無疑矣不然周詩而用夏正是不遵王也生今反古也豈可也哉

鼓鍾六章章八句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鼓鍾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鍾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傳僭音潛戶懺反

將湯傷忘懷喈湝悲回妯猶猷欽琴音南僭懺○序曰刺幽王也○按幽王即不能求有無事而遠至淮上以作樂者譬如昭王之南征巡狩至淮因爲流連之樂歟○奏樂言鼓鍾者左傳師之金奏先擊金以奏鼜樂也鼛將將擊也喈喈猶將將也聲同皋大鼓也傳淮水出桐柏山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傳湯湯水盛也淸淸水流也三洲水絡回洲見也言久於催上也傳故爲之憂傷而思古之淑人君子也妯動也傳懷允不忘言中懷誠信無有忘以至荒淫也回邪也猶若也傳謂不若今之荒亂也欽欽鼓使人聞之而樂進於善也琴瑟堂上之樂也笙磬堂下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

也(傳)雅二雅也南二南也(朱註)以籥者周禮籥章凡國祈年於田祖龡豳雅是
吹籥以歌二雅也左傳見舞象箾南籥者是執籥以舞二南也(毛說)(參同)蓋籥者
吹以合樂執以爲舞雅南皆用之也箾奏得宜故曰不僭此承上淑人君子而
言其用樂不亂以刺今之不然也(傳)

鼓鍾四章章五句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
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
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
以介福萬壽無疆(○)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
爲客獻醻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我孔熯
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

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
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
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
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棘稷翼億食祀侑福韻蹌羊嘗亨將祊明皇饗慶疆韻踖碩炙莫庶客錯度獲格福
酢韻熯愆孫韻食式稷敕極億韻備戒告止起歸遲私韻告者兩界之通也奏
祿韻去入同用也將慶韻首考韻盡引韻(○)序曰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
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正義曰言民除草以
種黍稷收之而爲倉庾王者得爲酒食獻之宗廟總言祭祀之事其享宴賓
皆主人身之所行也二三章言助祭者各供其職爨及執爨有俯仰之容君
婦有清淨之德俎豆肥美獻酬得法以事鬼神報以多福四章言孝子恭敬

無愆勤勞以福五章祭事既畢告尸利成卒章言祭之末私燕同族六章之
文皆次唯三章獻酬笑語當處報辭工祝致告之下文在先者以獻酬是賓
客事因說孝臣助祭而遂及耳(○)楚楚茨棘貌茨蒺藜也茨言楚楚棘言抽
互辭也凡言我者皆詩人設辭或托於君或托於臣或詩人自解隨文解之
不必拘也與與翼翼蕃廡貌露積曰庾周語云野有庾積是也十萬曰億
享獻以祀先祖謂殷祼朝踐也妥安也即特牲饋食尸升入即席坐主人拜
妥尸也侑勸侑也即少牢饋食尸告飽主人不言拜侑也蓋大祭禮事神初
祼酒於地以降神繼牽牲以薦腥繼熟烹以薦熟謂之朝踐繼迎尸祝羹黍
稷以饋食終加籩豆以酳約有五節介助也濟濟蹌蹌有容也曲禮曰大夫
濟濟士蹌蹌絜清淨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不言禴祠者舉盛言也剝解其
皮也亨煮熟也肆陳其骨體實賤於俎也將奉持而進也如少牢佐食上利

執羊俎下利執豕俎是也祊廟門內也平生待賓客之處孝子不知神之於
彼於此故使祝博求之也明日繹祭則祝於門外禮器曰爲祊於外是也皇
大保安也其生存謂之祖言其精氣謂之神一也郊特牲云祭稱孝孫孝子
以其義稱也謂祭主於孝也爨有二饔爨以煮肉廩爨以炊米踖踖爨竈有
容也燔燔肉炙炙肝即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亞獻兄弟以
燔從者也君婦后也莫莫清淨而敬至也庶衆也爲豆孔庶者如周禮醢人
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其實葵
菹蠃醢脾析蜃醢蜱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雁
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皆后所主也賓客助祭者也東西爲交邪
行爲錯卒盡也獲得時也主人酌賓爲獻既酌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醻
至旅而爵交錯以徧又古者於旅也語酢報也熯敬也(傳)善其事曰工賚予

也致告者尸旣後嘏主人也志告以下皆嘏辭也下予也如幾其來早晚如有則節也如式其福多少如有法度也齊整稷疾匪亟救戒極中也是萬是億言萬事億事皆協於中也既備既戒旅酬之後祭畢也祖位者孝孫往阼階下西面之位也致告者祝告尸利成也祝致尸意告主人也尸節神者也於是神醉而尸起尸送而神歸矣鼓鐘送尸者尸出入奏肆夏也尸出乃暮乃陽厭然後徹爲諸宰者宰夫之屬也宰屬徹籩后徹籩豆燕私燕而盡私恩也祭畢歸賓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入奏者燕於寢也惠順也神皆以下同姓諸臣祝釐之辭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愚案閔曰幽雅幽頌之名見於周禮簭章夫子删定之時或亡之矣鄭氏欲三分七月以當之又有謂以七月全篇變其音節即可爲雅爲頌皆臆想無據而尤無理者宋人以此楚茨四詩爲豳雅以臣工良耜諸詩爲豳頌也七月本言豳俗之事故爲豳風此楚茨諸詩何所據而爲豳作者指姓張之殺似者而曰此必姓王明理之儒宜如是乎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疆場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稼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福曾孫左傳莒二年云曾孫荆敢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是也郊特牲云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蓋古天子諸侯有國大夫有家皆世爵祿故承重主祭者稱曾孫以其承祖之重於無窮也對殤爲不分言子者孫可該子也此知曾孫爲成王者文武有天下祖有德而宗有功祭法文王爲祖武王爲宗成王承重之始也儀禮經界也經界地畔之名也理分地理若孝經註曰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也傳云南東其畝者勞工匠人爲溝洫相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食貨志曰畎長終畝一畝三畎一夫三百畝而播種於畝中苗葉以上稍耨壟草因壞其土以附苗根比成壟壟而根深能風與旱劉氏曰其遂東入於溝則其畝南其遂南入於溝則其畝東壟畝壟東西行者田首之遂必南北遂南北者溝必東西左傳成二年晉令齊魯東其畝杜註云使隰畝東西行以便晉戰車東行則晉東其畝該西突南其畝該北突小雨曰霢霂霢霂飾貌咸咸茂盛貌未享祀先齊戒十日當與尸賓以食故以種所成之酒食畀之尊尸賓所以敬神故豫言神賜壽考也盧田中之二畝半也苗將瓜剝削淹漬以爲菹也清支酒也酒醴也五齊三酒也騂赤色周所尚也鸞刀刀有鈴也言割中節也毛告純也血告殺也膋脅間脂也傳云郊特牲曰取膟膋燔燎羶腥既薦爇然後蒸蕭染脂合以黍稷求神於陽也烝進也楚茨專言敬祀獲福此則本之禮理治田皆以刺今之不然也信南山六章章六句○愚案閔曰楚茨四詩傳箋俱主天子說朱註愈作公卿力農奉祭不知何據左傳成二年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則經理屬先王經有明文而屬撰以公卿妄矣

谷風之什十篇五十四章三百五十六句

甫田之什第二十一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薿魚起反又魚力反耘音云耔音資薿音蓺易以豉反）

田千陳人年饁畝耔疑止士饁明羊方臧慶船鼓祖雨黍女饁止子畝喜右否有饁怒敏饁遷貿回互之叶也梁京倉箱梁慶饁饁○序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倬明貌甫田大田也（倬竹角反）歲取十千者指一成以該其餘也九夫爲井井税一夫其田百畝非十爲通通税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税百夫其田萬畝（周禮遂人）言君之賦税無缺也陳夙積也我者時人之辭取陳以食農者三年耕有一年之積九年耕有三年之積農食陳存新言民之富足也皆自古有年以致此耘除草也耔壅本也（詩疑茂盛貌介舍止息烝進髦俊也今往南畝田治苗盛必又有年矣故耘耔閉暇則於廬舍止息之處以道農相謂皆農人而進爲俊士之行（言古之既富方穀如此也齊同粢穀爲器實者也明潔也社土神也以句龍配方四方也周禮大司馬秋獮羅弊致禽以祀祊大宗伯禋享祭四方百物皆秋成報功之祭也（禋音因享許兩反）慶幸也田善則農夫安飽故云慶也御迎也田祖先嘗神農也介助穀養周禮郊後始耕新年於田祖吹豳雅擊土鼓此言古之事神佑民秋報登新如此也以婦子者言成王省農同農之婦子饁田者俱來也田畯典農之官也擴取左右之饌而嘗其旨否勞以報之也（來易治長竟有收也言古之親勸農如此也稼有深耕者也災庵蓋也言密比也梁車梁也言穹窿也坻水中高地京高丘也箱車箱也農夫慶而報介福言農幸有年思報君以祝壽也言古之君民相處如此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祁祁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原以作反徐以豉反皁才老反穉才反斂力驗反穧才細反）

稼成事相畝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祁祁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原以作反徐以豉反皁才老反穉才反斂力驗反穧才細反）

者異矣

大田四章十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以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傳采蘋曰首二句是興詞三章自相和爲韻又一例也采蘋韻瑤蘋韻同邦韻○序曰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賞命諸侯賞善罰惡焉○洛東都洛水成王以殷頑民近洛邑故因洛水以名之居洛邑以鎮撫之所也決決深廣貌以水淨之廣大興君恩之廣大也君子指諸侯世子來受爵命者爲賜賞賜爲錫馬錫命之服士祭服之靺合章爲之玄服冕弁服材友縿采見上篇侯世子除三年之喪士服而來待受爵命乃服諸侯之赤韍也興赤韍鮮給之色也作六師天子以其賢使代卿士爲軍

將以征不庭也師容刀鞞也琫上飾瑤下飾加賜以此顯其能斷也傳曰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瑉珌大夫鞞琫而蜃珌士瑤琫而瑵珌保家室守宗廟也同寮也保家邦固社稷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湑寫處猶黃帝處猶白駱若猶左宜右有似猶○序曰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裳裳猶猶堂堂也湑盛貌以華衆之並美興君臣之交泰也之子謂古之明王也寫去憂

譽處帝處其樂悉也謂諸昔之不行也芸黃盛色傳見以華之黃色盛興明王處中之福也有章相待以顯文也慶榮華也或黃或白以華之分色各艷興王之加恩非一故守先人之職仕乘四馬而六轡光澤也左驂道驂配之事右陰道衰或之事君子指其先人也似嗣也言其先人文武皆善以子孫嗣位宗社而奈何今之一旦斬絕也傳箋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受天之祜○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傳見

羽祜領屏翰憲猶難同離興那傩柔求猶○序曰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交交猶佼佼飛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鶯然有文章也傳箋

此章君子指卿士諸侯故以桑扈之羽翼爲興也祜相也祜大福也傳箋言與民同樂則上交有護而受天之福也領頸也傳此章君子指天子故以桑扈之首領爲興也屏蔽也天子與民同樂則下交有護能蔽捍四表也翰幹也戢斂也難去聲也那安貌屏以捍萬邦之外心翰以立萬邦之內其天子如此則百福之至皆以爲法然則豈不難以去惡乎其受福豈不安乎戢難正言其以護自檢也此章承二章言也兕觥罰爵也觩角上曲貌柔飲酒和調也彼承首章指臣也古王者與羣臣燕飲皆無失儀故罰爵陳而不用徒見其觩然在列而飲旨酒思和柔是彼上交不敖而萬福自來求彼矣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

其遲福○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羅宜韶黑福韶秣艾馬隊之回五也摧綏韶○序曰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鴛鴦匹鳥於其飛乃畢掩之羅取之以興君子交於萬物有道如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皆飛乃畢羅之類也故萬年爲福祿所宜也君絕水爲梁在梁而言戢左翼者凡鳥飛而起則仰左翼飛而下則仰右翼左戢者不驚起也以交之有道故得安也乘馬王者所乘之馬也摧秣粟也無事則委之以粟有事而乘乃予之穀愛民用也以興於其身亦然齊而後三粟設盛饌恒日則減蓐是奉養有節也艾養也綏安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慤菜開曰此章興義傳箋確然若如朱註凡遇興者概

用則突句調打油混過所謂詩有六義獨興全無義乎嗟按此篇朱註曰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突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突凡興十九皆如此註假有義又假無義前胡混也且朱註又直有說云小星篇其義無所取但取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耳又於揚之水篇曰興取之不二字相應然則鴛鴦首章亦可曰畢之羅之二之字相應爲興次章亦可曰戢其翼二其字相應爲興突此等興也而七百年來學者尚之不察何也且凱風首章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二章曰凱風自南吹彼棘薪句義一例而首章以爲比次章以爲興是何說者見曰首章有三句則興興之二句相應者不倫矛而林有樸樕亦引喻二句正義一句亦爲興又何也朱子於詩註洵筆塗鴉如此

有頒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蒸也女孌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有頒者弁實維伊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爲爾女孌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有頒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勞矣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初線反

何嘉侁韶柏奕懌韶期時來韶上怲臧韶首阜矧韶霰見宴韶○序曰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頒弁貌弁皮弁也絻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爲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爲也爾酒則旨殽則嘉言其有是具而弗爲也豈異人疎遠者乎乃兄弟而非他也言何薄於至親也爲寄生也女蘿兔絲也以爲蘿延於松喻存亡以之興同姓託於朝廷興衰以之故不見而憂既見而悅也奕奕無所薄也應幾不敢必之辭也期辭也怲怲憂盛滿也勞別王之外親因兄弟而及之也霰雪之始凝者也比宗周滅

亡之喻已見其端故接言死喪無日相見幾何君子其及今夕一歡宴乎不然喪亡流離欲宴何從哀音促節可流涕矣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慤菜開曰詩兩言憂心憂何事也終以死喪無日無幾相見純是哀音朱註必改以爲燕樂之詩大不可解也

車舝舝其舝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喜好爾無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條舝其舝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喜好爾無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笑○陟彼高岡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車舝言迎友喜韶起教韶聲相韶貝中原射場同音皆可作去聲也載質相同薪韶陽韶相通通用所謂兩界之通也湑寫韶仰行韶皆心韶○序曰大

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閟宮設廟貌寢車軸頭轄也無事則脫行乃設之變美貌括會也言閟閟然設廟者思得變然美好之少女而往迎之也故不亂似飢不渴似湯實得其道德之言來相會晤雖無朋友共樂而得此賢女亦用宴飲而飲喜也式用也傳箋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衆雉也辰時碩大也以其有德故大之也射厭也關女皆指碩女也言平林則有衆集興王宮當有賢后也故得此以時來嫁之碩女以善德來教則燕飲之且稱譽之而好之無斁也雖無旨酒六句喜極之辭也無德與女言無德以將之也所剋伐也桎梏脅桎盛雖善豈罔伐爲薪者以其葉盛蔽罔之高也以興賢女入宮必屏除讒妒如褒姒者以其能巧破君之明也傳箋故善哉我得見爾則心之憂寫矣景大行道高山則可仰大道則當行以興賢女之可敬也故願駕焉

執轡迎見季女以成新昏以慰我願仰願行之心也

車舝五章章六句○仰泉閟曰左傳昭二十五年叔孫婼如宋宋公享之賦新宮昭子賦車舝杜註曰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爲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是古人相傳正解也朱註改爲泛泛然樂其新昏之作則何關係而登之雅乎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樊言圃林園藩樊人爲○序曰大夫刺幽王也○營營往來貪樊藩也所以樊物者以蠅之污白使黑污黑使白當屏之使止于藩與讒佞小人變亂善惡亦當屏諸遠方也箋豈弟樂易也幽王未能豈弟而言豈弟者望之也蠅喜近人而言止於木者亦屏逐之也構合也讒口交亂也二人謂君與被讒之人也傳箋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酬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

之言俾出童羖三歲不識矧敢多又傳毛音求鄭音俱

秩旅偕逸禰中原藏秩如賀逸如遣查今禰質亦在寘部則秩可讀去遣失也逸失也義並同則逸可讀平皆徵音字也行張同功禰的爵禰藏奏祖禮禰林湛諶禰侵覃南界之通也仇鄉讀曰斟音俱與又時禰恭反幡僊禰冬元先兩界之通也抑郁秩禰號呶禰句中自爲韻亦一詩例也傳鄭僊禰出禰德禰嘉儀禰酒否史恥怠語羖又禰○序曰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慆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箋曰入爲王卿士○籥席也左右謂折旋揖讓也傳秩秩有序也朱註楚列貌敬豆實也菹醢也核籩實也如棗梅之屬也旅陳也偕威儀齊一也既設者燕禮後將行大射故將宿懸之樂改設於下以避射位也舉觴舉相酬之爵以行旅也逸逸往來有次序也大侯君侯也抗張也既旅之後止飲而行

射事也鄉大夫州長鄉射之禮天子諸侯無之其射有三一大射將祭擇士於射宮一賓射謂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一燕射因燕賓客御與射於寢下章皆祭事則此大射也射夫既同者比耦也祀天子選六耦諸侯四耦或三耦其餘各自取匹偶之耦獻奏也功中的之功也的正鵠也射儀曰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是的即正鵠也祈求也求中以爵其耦也射儀曰酒所以養老養病也求中以辭爵也籥舞笙鼓者乘籥而舞笙鼓相應也燕通衍樂烈祖有功烈之祖也洽合也傳百禮言其備也壬大林盛朱註滿樂也各奏爾能謂子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佐食復酌爲加爵以獻尸也康安也酌彼者加爵之後賓與兄弟交錯相酬以奏爾祭祀之得時也傳二章言古射祭飲酒之得禮也反反順禮也幡幡輕數也朱註秩秩燕飲也秩常也

噦噦噦也徹徹罷不能自正也鄭過也俄傾貌儀儀不止也傳儀監者燕體恐有解倦失禮者力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史記過者也反恥恥其酒舉之可恥也式法也勿謂謂也言獨無以禮法從而謂之者乎謂之曰無使大解怠也非常言者勿言非常行者勿語任醉亂言則罰汝出童羖灾次且幾何三爵已昏然無所記憶況敢又多飲乎朱註羖牡羊也無角曰童羊牝牡抨丁角牡羊曰羖羊有角好觸羖而無角必無之物也中二章狀今飲酒之亂末章深戒之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慤宗聞曰小宛有斯酒可以寫憂之言抑有荒湛于酒之戒皆在幽厲之世則此詩爲刺時可知若衛武公睿戲謔而不爲虐朱註必宗臣詩坐之以酒過何與

甫田之什十篇三十九章二百九十六句

魚藻之什第二十二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首酒頒尾豐頒蒲居頒○序曰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藻水草也頒大首貌武王都鎬故知王武王也豈樂也樂作樂也莘長貌言魚何在乎在於藻也處得其性故首頒然故尾莘然舉一物而萬物各得其性可知矣是以王在鎬京作樂飲酒與民物同樂也那安貌在藻而依蒲則魚安矣萬物安則王安矣今也反是是以爲刺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烝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驟載驕君子所屆○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小紼纚以繫舟楊舟便捷順流而下反○

筥子馬翩翩其旂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驟載驕君子所屆○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筥子馬翩翩其旂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驟載驕君子所屆○序曰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

徵兵長其至楚殺幽王驪山下鹽取周賂而去（四本紀）蓋詩人於侮慢諸侯時即其被而知其必敗亡也○菽大豆也采其葉以爲羹菜大牢而待君子謂所聞然猶老也牢則豬羊具備此即待賓之物以與王之恩意厚也君子指諸侯也（箋）玄衮玄衣而畫龍也龍若卉形繡之於衮也周殺九章一日龍二日山三日華蟲四日火五日宗彝皆繡於衣六日藻七日粉米八日黼九日黻皆繡於裳裳衣五章華蟲四章裳冕衣三章裳二章繡冕衣一章裳二章支冕衣無文裳則黻而已及者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也桥沸泉出貌檻泉正出者也芹菜可爲葅亦所以待君子觀其所者賂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故觀其威儀而見其戰慄觀而至也檻檻中飾也厄至也赤芾蔽膝也邪幅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紓緩也（箋）三章言先王之敬賂諸侯也蓬蓬盛

貌柞有枝而晴以興興諸侯有功德而繼其子孫也殿鄂也同棣也（箋）平平辨治貌左右道中之國也皆率從之以尊天子也綿大棣也綿綿皆繫也以綿之繫棣舟與諸侯之業繫百民也葵揆也膴厚也民止也僊湝安止思不出其位也（箋）三章言王敬諸侯故諸侯歸維天子也

采葭五章章八句○邶谷雲華孟子所謂世臣世祿論語所謂與慶繼絕也桑瓜論語所謂爲國以禮也芍藥孟子所謂愛物論語所謂簡用也頍弁中庸所謂親親也魚藻中庸所謂庶人物之性孟子所謂與民同樂也采菽中庸所謂柔遠人懷諸侯也皆王迹之可考者也朱註概以爲飲酒答毫無關係矣肆殷妄改何爲者

角弓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

讀不讀至于已斯亡○老馬反爲駑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毋教猱升木如塗如塗昵君子有徹猷小人與屬○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遂式居屢驕○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蠲如煝我是用憂（箋）予我也

戾遠相遠然相教敏相弟裕綽相良方懲亡相助徯取職罔屆相詭相勝相競浮流爰相○序曰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辭辭訓和也言角弓本調和人不善檢束則翩然而反戾以興宗族本和順王禾以疏遠則紛然而乖離故下經言不可遠也二章言遠則上行下效是教民遠矣三章四章五章正言民之背遠也綽綽寬也裕病也相怨一方各居一隅各持一端而忮恨讒賊也受譖不寐見利則斟而爭奪也已已甚也傳所謂比周而寡恩少節爭而名急辱求安而身危是也此正申交相爲瘉也以老馬取興者衰世之少壯固狂妄而衰世之老夫尤貪狠也

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息暱極韻愒瘵邁韻天臻矜韻矜同穰○序曰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菀茂木也尚庶幾也上帝者呼而訴之也蹈動也言上帝乎王之行甚變動無恒也暱近靖謀極誅也以茂盛之柳人豈有不庶幾欲息之者與天下共主人誰不欲朝事之者但王行無常人不敢近使予謀厥政事後反肆暴誅放我也愒亦息也瘵病也自瘵自求病也邁行也行即放也鳥之高飛不過至於天王之心乃於何底乎甚言其貪暴也矜危也言曷以予靖謀王事而乃居予以凶危乎

菀柳三章章六句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黃章望韻撮髮說韻實吉結韻厲蠆邁韻餘旟盱韻○序曰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今不復見古人也○城郭之域曰都人士統士民而言也不改有常也周忠信也萬民所望人衆言望之一道同風也衣服儀容言行今皆變而爲淫故思之臺笠臺草爲笠也緇撮緇布爲冠小僅撮髮皆儉也君子女有禮法家之女也綢密也言髮之直如此髮也倒文也琇美石也以石爲充耳謂之尹吉者謂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禮法如世家也苑屈也積也厲帶之垂者蠆螫蟲也尾末捷然婦人卷髮爲容似之上之髮直本然之美也此之髮曲耗飾也言從之邁言安得見而從之行乎旟揚也伊辭也言士非故垂此帶帶於禮自應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髮於禮自當有旟也盱望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綠匊沐韻藍襜詹韻弓繩韻何鱮者韻○序曰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自旦及食時爲終朝綠王芻易得之菜也兩手曰匊終朝采之而不盈匊憂思不專於事也故自念其夫不在不容飾髮曲局其突其薄言歸沐以待君子之歸乎藍染青草也衣蔽前謂之襜五日六日五月六月之日也約至也言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不至何也韔弢也綸交繩也言設之子歸而往狩耶我雖不能從韔返必爲弢弓往釣耶我雖不可共觀川先爲之綸繩且共所釣者何也若得魴鱮亦必薄一觀之矣欲無往而不共其事也

采綠四章章四句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苗勞韻牛哉韻旅處韻營成韻平清成寧韻○序曰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疏曰召伯召穆公之後爲宣王卿士使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芃芃長大貌以陰雨膏苗興宣王之澤民也悠悠行貌南行營謝也勞者承宣王之德以勞勸徒衆也任任者輓輦者將車

者牽傍牛者徒行者御兵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皆營謝之衆也召伯勞之曰我營謝事集即歸處突不久勞汝衆也繩繩嚴正貌烈烈威武貌士治曰平水治曰清皆召伯所成之功也今卿士不然而王心亦安之何耶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難乃多反與何韻沃樂韻幽膠韻愛謂韻藏忘韻○序曰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阿然美貌難然盛貌以下隰之桑葉盛興伏處之賢德足也荀幸而既見之樂當如何沃柔也幽黑色也膠固也心誠愛之何不即以告之然君子伏處而不得見安從告之是以中心藏之

無日而能忘之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管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有鶯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餞鳩在桑其子七兮其德○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填本林反燻處支七倒反本作愔愔七感反）

東獨祖茅猶韻田人韻堪心韻外邁祖林心韻翼德韻卑疧韻○序曰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娶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華代宗而王室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幽后謂褒姒也○通篇皆爲申后之言也白華野菅也已沼爲菅之子指幽王也（傳言白華已沼爲菅又取白茅編束之二者以潔白相成興王既取后當以禮固結以相成也疏）乃之子獨遠我而使我獨處何也英英輕明之貌白雲水土輕濟之氣當夜而上騰者也露即其散而下降者也（朱以菅茅被露興王后當蒙恩也乃天行予我以艱難而之子曾不圖乎天步艱難者謂龍漦之妖是生褒姒以禍國家也猶圖也（箋）滮池北流（傳）以池水之浸稻田反興王之無恩也碩人亦指幽王也卬我烘燎煁竈炤物者也（傳）桑薪其美宜炊饗饋而徒烘以照物興禮取之后宜主陰教而雖而失所也鳴鐘于宮而聲聞于外興王之宮寢雖而下國化之也子亦射王也懆懆愁不能申也（疏）邁邁視若行路人也悉鶯食粟而在梁得魚鳴鶴潔白而在林失食興王寵褒姒而廢后也凡鳥雄翼右掩左雌翼左掩右今鶯雀之雄者掩其左翼是陽下陰之義也興王亦當以禮下申后也（箋）而無如子之無良何也扁卑貶履卑

石則身卑興寵賤者則身賤也（朱疏）疧病也（傳）周禮隸僕王行則洗棄石

白華八章章四句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阿何韻食誨載韻隅趨韻側極韻○序曰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箋曰臣謂士也○緜蠻黃鳥聲（朱註）阿曲阿也以黃鳥止於邱之阿興小臣依於卿大夫之仁賢也道之云遠爲末介也仁賢汲則飲之飢則食之事未至則教之臨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倅車載之而何今之不然也隅角也趨疾行也極至也（箋）

葛藟三章章八句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兎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有兎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有兎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酬之

亨嘗韻婚獻韻炙酢炮酬韻○序曰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箋曰牛羊豕爲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不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幡幡瓠葉苦瓠也熟瓠葉者以爲飲酒之菹也傳箋有兎斯首一兎也猶數魚以尾也朱註毛曰炮加火曰燔炕火曰炙（新機者今毛炮之殺多日而求乾者倒轉頁而炙之乾者加之火上燔之）將以爲飲酒之菜也禮既奠酒乃薦羞獻奠也主人酌以獻賓也酢報也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酬導飲也主人卒酢將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也

傳箋趙孟所聞一獻之禮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高勞朝韻卒沒出韻波沱他韻○序曰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捐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傳曰荊謂楚也舒舒鳧舒鼈舒雁之屬役謂士卒也○漸漸山石之狀正義山川悠遠指荊楚也箋不遑朝言無朝旦之暇也朱註卒同率言率領也沒盡也傳不遑出深入而不暇出也朱傳蹢烝也烝豕涉波踏無泥而白水忠多矣而月離畢宿又將大雨將率東征之勞苦爲何如者尚暇他事耶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黃傷韻青生韻首罶飽韻○序曰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苕陵苕也將落則黃傳芸極黃貌也箋以苕華將落興諸夏將衰也青青盛貌苕華黃狹而葉獨盛興王室衰而諸侯强大也牂羊牝羊也墳大也傳羊肥則首大三星心也罶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言饑亟之際百物彫耗也朱註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黃行將方韻玄民韻虎野暇韻草道韻○序曰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何草不黃言無一物生潤也何日不行言無一日寧也何人不將言無一人得息也將將之從役也四方紛亂日事經營可厭也玄黑色也既黃而黑也朱註矜出行而無妻室之率也匪兕虎而似兕虎是視民如禽獸也芃尾長貌朱註有棧車狀也車輦車也以狐行草上與挽輦者行道上也正義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愚案閒曰合觀大東菀柳及漸漸之石以下三篇朝政之紊前下國之勞竭民生之窮蹙如歷其事如聞其聲此亡國之音小雅之所以終也雖然使令猶行於諸國猶倉於東遷以後衰微無聞者矣是

故詩亡然後春秋作

魯頌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百二句

盩厔李塨撰

大雅

文王之什第二十三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翌翌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冔王之蓋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峻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

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天新祖時右祖已子世祖翼國祖生楨齋祖止子祖億服祖常京祖哼祖祖德福祖師帝易祖躬天祖有入之通也臭學祖○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疏曰五章以上皆受命作周之事六章以下因戒成王以殷世爲鑒以文王爲法○在上在民之上也於同嗚嘆辭昭著見也其德著見於天也周自大王建國故曰商邦命新者天見其德故與以新王之命也不顯顯也承德昭於天言也不時時也承天命維新言也陟降上下也在察也言文王承事天下臨治人皆觀察上帝之意宣左而左宣右而右惟天是從也鄭孫所謂日代天言予代天持是代天履身代天事也翌翌勉也令聞善聲也陳敷也錫施也哉始也言文王布施仁政於民而始造周命也侯維也本嫡爲天子支庶爲諸侯皆百世正言哉周也周士者內而卿士外而諸侯也亦世

者世爵世祿也猶謀翼翼恭敬也思語辭皇美也楨幹也濟濟多威儀也穆穆敬貌緝緝熙明止語辭假大也厥數也數不止於億而維周是服者以命集敬德不可爲衆也膺常去留無常也膺美放疾祿福也將行也秉士正祿后君祿臣下酒貨行其事也京大也謂周京也黼冔也殷冠也互曰收周曰冔助周祭而服殷服者明文王以德不以强也蓋王成王也蓋進也謂進忠之臣也呼蓋臣即呼王也無念念也聿述也述述以修祖德也常言配合天命則多福自來思殷未喪衆心之時亦皆配天作主个常以殷爲鑒而知大命之不易承四句承言配命也遏止也躬不修德使命自爾躬而止也宣昭布明也義問令聞也度度殷之自天厥與也但上天之事無聲可聽無臭可聞文王則在帝左右者也法文王即法天萬國起而信之突中言不顯亦世殷士祿將已及武王旣伐以後之事而臨之文王者以德受命始於文王也

文王七章章八句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作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林與心相與有人之通也洋煌彭揚王商明韶○序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明明察也（朱註）赫赫盛疾之貌（朱註）忱信也挾達也言明明者在下之德赫赫者在上之命天人之際不可欺也故天心不易信天位不易居紂居天位而殷王之適嗣也特以無德而天遂使之政教不達於四方突紂毋生微子啓及衛後立爲后生紂故曰殷適（正義）舉國任姓仲中女也自湯已下號商至盤庚遷於殷改號曰殷殷商統言之也舉國在殷商畿內故曰自彼殷商嬪婦也京大也謂大國也（王肅說）身懷孕也事發語辭懷來也（朱註）回違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毛傳）載年（朱註）合配也洽潤皆水名涘厓也馮翊郃陽縣即古莘國（詩地譜考）莘侯國也（朱註）大邦美女國之辭也俔譬也言如天之女弟也（箋）文德也定厥祥謂納徵也造舟比船於水加版於上即今之浮橋也（正義）不顯顯也于周于京猶二章于周于京也纘繼也繼大任之女事也長子孝之

長女（箋）行嫁也（朱註）言今于周于京者乃繼女事之孝女來歸也右助發和聞指武王也（傳）旅衆也如林狀其衆也矢陳興起（傳）牧野在朝歌南（詩地譜考）貳疑也羣衆人恐武王不戰而動之之辭也洋洋廣也煌煌明也駾馬白腹曰騵彭彭强盛貌師大師官也尚父號也可尚可父也父同甫男子美稱嚴翼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肆疾也（傳）會合也言一朝也清明天下無復濁亂也（疏）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箋曰二國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陳音俱陾耳升反薨呼弘反鼛古勞反勝音升駾他對反喙許穢反）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陳音俱陾耳升反薨呼弘反鼛古勞反勝音升駾他對反喙許穢反）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陳音俱陾耳升反薨呼弘反鼛古勞反勝音升駾他對反喙許穢反）

上築土曰復墾地曰穴皆如審然故曰陶（箋）宮謂之室其內謂之家（朱註）公劉曰于豳斯館則豳亦有室家言未有室制未備而穴居者多也來朝來日之朝也自未走馬時計之也漆水厓也自西來而行漆沮之側也姜女古公之配大姜也爰於聿語辭皆相宇居也廣平曰原周原在岐山南膴膴肥美也（箋）菫烏頭也（陸疏）荼苦菜也皆甘如飴言地美也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也儀禮所謂楚焞是也言謀之人卜之辭皆吉乃曰止告從己者以此地可築也曰時告從己者以時之可築也乃慰安之也乃止定之也左右開地證邑也言理其經界也宜畝宜耕而成畎畝也箋曰時耕日宜自西徂東自西往東之業也（傳）周徧也（朱註）言競業出力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繩者營其成輪方制之正也載承載也索繩其版以築而上下相承也（箋）作廟者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脩廩爲次居室爲後翼翼張起之貌捄盛土於

慕也陾陾衆也度投土於版也薨薨急疾役土之聲登登用力聲傳傳削屢墉成而削治重複也朱傳馮馮墉整整五版爲堵周禮鼓人以鼓鼓役軍事弗勝謂人力之疾更甚於鼓鼓不能勝也皋門郭門也伉高貌庶門朝門也冢將大貌家土社也戎醜大衆也聞雅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肆故今也言至今文王雖未殄絕昆夷之憾怨亦不阻隆已之聲閜柞樸也叢生有刺棫白披也小木亦叢生有刺拔者修治之挺拔而上不如先之拳曲樸樕也兌如兌卦之上開也言成路也駾馬疾行貌文喙口也言昆夷見文王木拔道通役衆四出遠近歸附驟提而奔突但見其喘息之喙而已虞芮二國名俱在陝州地詩地理考質成者毛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頒白不提挈入其國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之者四十餘國蹶動生趙簡然而興起也予詩人自我也言文王之興固由己德亦以四臣之力也率下視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猷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

蘇九章章六句○詩序近古其爲何時之詩何人之作必多傳述而朱子痛詆之曰强附時事傳會書史鑿空妄語以欺後人罪不可掩今文王以下三篇序義並無周公作詩以戒成王之語而朱子定爲周公作夫文王一篇尚有無念爾祖一言假戒成王者大明則專言文德以及武王縣則言文業本於大王並無戒成王之意而況鑿定曰周公作也戟手目序而躬蹈之何人己兩作乃爾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峩峩髦

士攸宜○滮彼滮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旱麓遐自旱瑞峴宜福祿及福天人福章相王方福○序曰文王能官人也○芃芃棫樸棫木相樸樕而生也興積也濟濟多儀容也辟王文王也左右諸臣也趣趣也疾趣於事相助積勤以奏燎祭天也皇矣是類祭天也璋璋瑑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侯助之亞祼以璋瓚峩峩壯盛也髦俊也遐士師左右也宜謂宜於奉璋也此內祭宗廟也滮滮舟行貌烝衆棹櫂于邁行師於滮上也六師六軍之衆也倬武云雲我六師是天子六軍文王地大人衆已先備其制突及與也與之共進也此言興師而左右樂趣也雲天漢在尾與戎故並及之倬大也雲漢天河也以興文王養其文章於天下也文王九十七而終故曰壽考遐與何通朱作人謂薦舞人材也

追通雕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傳追之琢之以成其文也金之玉之以成其質也箋明曰此作人之實也敦勉勉文王得賢才之用以綱紀四方也綱者張網之大繩紀其綱緻也正義

棫樸五章章四句

賁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傳回違

滮弟祖中降祖淵人間儲福祖寘屋之回互也燎勞祖枚回明○序曰受祖也周之先祖世雋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正義曰文王受其祖之功業也言周之先祖世有功德大王王季申以福祿而文王受

之也○旱山名在漢中郡南鄭縣（詩地理考）麓山足也槱槱二木名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孔疏）爲雍州牧（正義）漢中在其南境故陰陽和山殽殖是君子有樂易之德施於民故其求賢亦得樂易也君子謂大王王季也瑟者玉英華相帶如瑟絃也（毛傳）玉瓚圭璋也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而朱其中黃流秬鬯也以黑黍米搗鬱金草取汁和煮之和釀爲酒其氣芬香調暢故用之秬鬯王季爲西伯錫以秬鬯圭瓚（孔疏）故詩叙之也三章承首章言不惟槱楛茂盛上而濡下而魚無不得所而作興臣民不待言矣四章承二章言既有秬鬯圭瓚之賜故用以祭先祖而獲福也（箋）祓禊於京也周人尚辭而大王王季已言辭牡者公羊傳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剛魯公不毛謂不定用何色故亦有辭牡也介助景大也五章承上言不惟祭祀獲福大王王季有豈弟之德乃神之來所勞來也故以民之烝茂木爲興瑟茂

密如瑟絃也奏奏盛貌葛藟延蔓於木之條枚興大王王季依緣於先祖之功德也故其所以求福者皆不違於先祖之道回違也（箋）

旱麓六章章四句○柳泉閻曰國語單穆公曰詩有之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藪澤能既民力彫衆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按詩必有義如此詩單子言之最精故傳疏有陰陽和山藪殖之解而朱註何遽此等概以則矣句法糊塗遇之總覺詩之無關實政耳昔之詩亡亡於王迹之陵夷今之詩亡亡於儒說之蒙蔽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

德小人有造古之人無歌譽斁斯士

恕谷曰首章兩音母婦過隊角音三聲之通也毋常入魔上聲詩聲轉崇明其一耐與遒兄弟父母押祓縛婦富入遇去聲白樂天琵琶行老大嫁作商人婦與妻本叚韻陵下住押祓附今中原祓聲皆然而詩韻此一字專入有類非也音男筏聖羽音通次章公恫邦東陽宮音通三章刷去聲保上聲瑕平聲嘏號麻角音三聲通四章入入聲福類逼去聲號類士當作去聲讀今中原正聲皆然實類去入四互通轉者考之古今通韻云然惟朋入今中原皆讀同如春秋公如棠如齊論語鼓方叔入於河播發武入於漢史記扁鵲傳乘入咸陽俱同讀古人如入原通用也則入通魚號角音通歌今中原讀聲同異士讀聲同事則歌士皆實類徽音也此章亦當協音方協歌昧（大約宗通讀不讀協有通協第一則以協其餘）○序曰文王所以興也○思齊常思莊敬也媚愛也（傳）周姜大姜也京大也京室猶今言大家也言常思謹愛於其姑而翊其爲大室之婦也嗣徽音繼大任之美音也百男者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男也（傳）言文王之母妻皆賢也惠順宗公宗廟先公也神謂刑法寡寡有之妻言賢也寡符曰乃寡兄弟也御治也（傳）言文德之宜於神人也處家室以和事宗廟以敬（傳）雝雝非顯處亦若有帝天之臨一無敖放常見其翕熙之保故今大雝雝不殄絕如是夾之作黍稷之囚而光大一無玷缺射同斁斁光假大瑕過也言文德之純粹而光輝遠也（箋）無前聞而動應規矩無諫言而性與天合（箋）是文王純而不已故能作興成人小子而爲群黎也古之人即指文王（朱註）

思齊四章章六句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惟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

发度上帝考之恰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例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無明斯友予仇方同爾兄弟以鄰鈎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赫莫獲度廓其旅則祈祈路固祖拔浦具反與兌對季友祖兄慶光喪方祖心音祖明君祖有入之通也比悔子祖援溪岸祖裴邦共祖怒旅祜下祖京禰冏祖阿池祖陽將方王祖德色革則祖王方衛壩祖閑言連安祖福附侮祖菑仡忽拂祖○序曰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箋曰世世修德文王更盛也○皇大莫定二國指夏殷猶召誥所謂我亦惟此二國命也究謀也言夏殷之政不得人心故四方諸侯皆偪而謀度之也○考老也式用廓大也宅居也言上帝視紂改惡老以待之使多方天惟五年須假之也而紂終不悛帝皆憑其用惡益大○乃眷然西顧惟文王克當天心宜以受命居之也作屏蔽夫也本立先除舊者將興則倒地翳蔽者也修平去其蒙密枝莖也灌叢生者也例行生者也啓辟開治也檉河柳椐樻也攘剔翳殺也檿山桑柘黃桑也與柘皆可爲弓幹言四方歸附者衆林木皆開修也遷就也明德謂文王也串夷即昆夷載路謂文之德滿路而去也配謂大姒也天又立其配是受命既堅固矣省察也柞棫拔起松柏開道承上章言也臺帝作之大邦以處之作之明君以配之百大伯王季之時而已獻有所屬矣即史記大伯見王季生文王有聖瑞遂讓位而逃也下因接言王季之德因心因大伯讓之之心也則友者順其心則友也篤其慶因大伯所貽之福而加厚之也載語辭字錫之光于大伯以讓德之光也奄覆蓋也帝度其心使其心有尺寸也消淨其德音使無非閑之言也左傳成鱄曰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遍服曰順揆言而從曰比王此大邦以後追王言也比于至於也原悔受祉謂文王也故下接言伐密伐崇之事畔援即拔厲之博也依漆動而有疾也誤貌也然是也誕大也岸高岸也帝謂文王曰爾爲方伯無是諸國之拔厲者無是諸國之貪殺者兵法先據高地者勝其大先登于岸以制敵人乎言上帝命之伐崇也大邦謂周也密國名在今涇州鹽寧縣阮國名共阮國之地皆在今涇州高平縣其旅周師也按止也徂往也旅密師之往共者也篤厚祜福對答答天下仰望之心也絕高謂之京無鐘鼓曰侵有兵曰伐大阜曰陵大陵曰阿矢陳也謂按止徂共之周師依屯於京不動以承密旅而極旗息鼓自阮疆以侵密國出其不意至其國即陟高岡而陣之此與依京皆謂先登于岸也於是密須之國陵阿泉池皆爲我有而密人無敢陳兵無敢飲水者蓋密已滅矣於是兵民歸從者益堅皆都雖容乃度其善原在岐陽渭側而建邑焉周書文王在程是也鮮善脂

側方謂也按大王居周原頌謂在岐之陽此鮮原亦在岐陽者蓋去豳都不遠也（正義）不大興師（集傳）以變色不長侈大以變革（呂氏家塾）不作聽名惟順天則舉德之至也仇方讐國也兄弟與國也鉤援臨梯上城者也臨臨車衝衝車攻城之具也墉城也（傅）崇國在京兆鄠縣（詩地理考）閑閑徐緩也（朱傳）言高大也連連執其人而徐徐問訊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安安不暴疾也類出兵類祭上帝也禡祭始造軍法如黃帝者也（正義）致致其至也臨招之來附也始攻之緩而四方知其用兵有法不敢侮也茹茹強盛也仡仡猶言言也伐擊刺也（傅）肆縱兵也絕絕其後也忽忽焉滅也櫂攻之厲而四方知其伐暴安民無所拂也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於論鼓鐘於樂辟廱喈喈鼓逢逢矇瞍奏公（虡音巨）

傳皇陽曰詩有隔合之例則靈與來續中閒營攻成自爲韻也伏濯鶴躍韻樅鏞廱韻廱逢公韻○序曰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靈所以禁氣祓祭災祥也左傳所謂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是也囿所以時遊觀習田獵也辟廱即大學國如璧壅之以水所以教士而大射養老獻馘皆在其中也靈囿謂之靈者以美文王神明之化也（集傳）然亦猶有是而題名之漢地理志濟陰成陽有堯靈臺左傳衛侯爲靈臺藉圃可見也經始者文王徙豐乃始經理作臺也四方而高曰臺（爾雅）經界畫其處所也魯謀爲其工程也攻築作也不日成之不限定時日以成之也（集傳）勿亟文王戒以勿亟也（朱子）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集傳）言民心之歡附也麀牝也伏安臥也濯濯肥澤如水之濯也鶴鶴白而肥淨也於牣魚躍切滿也言萬物之得所也虡植木以懸鐘磬其橫者曰栒業栒上大版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樅業上懸鐘磬處以綵色爲崇牙其狀樅樅然者也賁大鼓蒙大鐘也皆攻之虡也（傅）論即樂記論倫論文也謂鐘鼓之倫理文章可論也（爾雅）樂言樂也辟魚鼈皮可冒鼓逢逢和也有瞽子而無見曰矇無瞳子曰瞍瞽稱爲瞽言辟廱作樂以與民同樂也人物皆樂其所而民始無厭突故曰始附

文王之什十篇 章四句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哀斯服（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王京謂求孚韻式則韻德服韻武祜韻賀佐韻○序曰繼文也武王有孝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下猶後也武繼也迹也（爾雅）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京鎬京也（集傳）言後人能繼述者維周家三盛唐虞夏殷皆不之及其前如大王王季文王世有哲王今三后登遐已在天矣而武王配之於鎬京一無愧色所謂下武者如此自此以下皆言王配于京也作求者起而求索其世德也故常言配合天命而成王者之信於天下焉夫成王之信則下土之法突蓋以武王能常言孝思而孝思一維三后是法則也今天下皆媚愛武王所以應之者維以順德亦以武王能常言孝思而明識其嗣三后之事也服事也五章承上昭哉而言其勤勤勉進戒慎其先祖所行之

迹於呼美哉其爲斯年受天之祐突來勤爾雅作進傳繩戒武迹也爾雅四方來賀言四方諸侯皆貢獻以慶之也則爲斯年豈不遠有佐助乎不遑退也佐輔佐天子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築城伊減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聲章成組烝哉烝字與騋貽騋牟皆每章尾聲相應爲組功豐組匹孝

組垣翰組續辟組醜東組北服組王京成組芑仕子組○序曰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箋曰繼伐者文王伐崇而武王伐紂○聲聲聞也遹同車發語辭言文王之有聲也甚大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得君道也哉朱註駿大烝君爾雅減同遹即匠人井地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溝也匹配棘急爾雅言文王築十里之城爲八尺之溝則作豐邑者適與一成相配其制小於天子十二里之城而大於公侯之九里七里適是非急成其王業之欲也乃以追先人容民畜衆之志而勤其孝思耳王后亦指文王也公功溉大垣垣墻也于豐城內立宮室也攸同者同歸心於此也翰幹也爾雅築墻所立之木幹也正政教立法度以植幹四方也豐水東注者入渭而注於河可俯視而東行以伐紂也四方攸同皇王維辟指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皆尊武王爲天子

以作君也辟君也爾雅鎬京有辟廱造士行禮天下自服言其以禮樂治天下也考稽宅居正之定之也成之除暴安民以成其業也合言武王自豐遷鎬之始終也芑草名仕事詒遺燕安翼敬爾雅以豐水之有芑興武王之有事遺孫以謀則子自安言武王垂統之善也豐水出京兆鄠縣東南終南山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相去二十五里詩地理考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傅皇聞曰前篇言繼文著武王繼志述事之達孝也故專重孝思中庸所謂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也此章言繼伐著武王弔民伐罪之深心也故全言君道武成所謂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也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十四句○歷歸十時周家一代功德並興王事迹如在目中卽文王之聲武王之反文王王業已成武特讚繼其事時勢皆可想見誠詩史也○朱註云鄭譜以此上爲文武時詩此下爲成王周公時時詩矣文王首句卽云文王在上則非文王之時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之時矣大明有聲並言文武者非一安得爲文王之時所作乎蓋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追述文王之德而作故譜因此而誤按鄭譜云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於文王有聲遹盛烈而推言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正義曰自文王至篤慶八篇文王大雅也下武以下二篇武王大雅也文王經云無念爾祖以戒成王也大明云篤生武王言武王之誕則二篇成王時作也綿云文王蹶厥生思齊云文王之母皇矣云帝謂文王三篇皆言文王之德則皆文王崩後作之棫樸云濟濟辟王鎬京云王在鎬沼皆言王則稱王之後作也按此譜疏所言甚明並未曾言美文者爲文王時所作美武者爲武王時所作而朱氏強之疏明言成王時作而朱氏曾爲已說以抵簒疏豈謂後人盛耳食昧目而不一觀往古之傳書者乎

亦異說爲貴真謂非指揣前人不出公不則在宋時已有知其非者矣

生民之什第二十四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凌厥生載育時維后稷○箋嫄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箋嫄之陰牝牛羊牡字之產育之平林會伐平林釋詁文之寒冰烏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朱註以此節連下句讀之）○箋實覃覃訏大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箋后稷之種有相之道薅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箋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種是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箋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

烈以興嗣歲○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胡字疏反臭魚柯反亶由旦反）

民獻祼祭于廟朱註曹氏四句始一祼又一例也嘏爾寿祼將祼祼鬯祼將祼鬯芑恒之租赹是種是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箋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胡字疏反臭魚柯反亶由旦反）

民獻祼祭于廟朱註曹氏四句始一祼又一例也嘏爾寿祼將祼祼鬯祼將祼鬯芑恒之租赹是種是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箋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胡字疏反臭魚柯反亶由旦反）

民獻祼祭于廟朱註曹氏四句始一祼又一例也嘏爾寿祼將祼祼鬯祼將祼鬯芑恒之租赹是種是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箋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

敏疾將事而上帝饗之爲天神所美大爲履跡所依止傳震動而有身也坐傳傳居然處也傳載語辭字疏月終十月之期也先生首生也達羊子也如羊子之易生也坼裂也副判也菑災也害患也悠然無病而生子也如此之顯厥神靈豈非上帝欲安寧之乎豈非上帝安寧其祀乎然不覺而生子以爲怪異故棄之如武姜寤而鄭莊公已生以爲怪而惡之也辟避字愛也傳傳會伐平林朝通俗有伐木者遂轉寘也覆翼一氣覆於上一氣藉於下也鳥見人來乃飛去呱啼聲也取長育大傳載滿也滿路言其聲之大也於是以爲祥乃收養之而名棄焉誕語辭匍匐手足并行也岐嶷茂之狀就向也朱口食口自食也藝樹也戎菽豌之荏菽傳大豆也旆旆長也役列也穟穟垂茂也幪幪多實也言天性能種殖也傳傳相助也言有相助天地之道也蕃治也黃茂零穟也

箋方房也苞甲而未拆也此演其種也朱註種種之於地也發長也發發也秀始穗也堅實堅也好形味好也顆實繁碩而垂末也栗栗然不秕也傳邰京兆武功縣有斄城是也傳地名家室宅封之成有國之家室也降降之於民也朱註秬黑黍也秠一桴二米者也糜赤粢粟也芑白粱粟也即上章黃茂之種也穜刈也歆祥之於歆也任抱也負擔也亦互文也肇始也始爲郊祀也傳蓋帝嚳無多宅郊天之祭而新穀詩兩報歲之郊則有之也成周新郊則不翻郊則孟獻子見有歲事翻郊以新穀事之文不可改也存存於雁也揄抒米出白也簸揚去糠也蹂拌米以水也釋淅米也叟叟淅米聲浮浮烝米氣皆治黍稷以爲酒及簠簋之實也謀卜日擇士也惟思念膟膋也羝脂取祭牲之脂以附於萧將蕭之求神也軷祭行道神也將出郊祭先用羝羊祭行伏羊於路王車轢之而行也傳火曰嬉貫之加於火曰炙興嗣歲者寅月新穀於上帝以興繼嗣之新歲而

求豐年也傳箋○我也木曰瓦曰登豆薦常酌也登大羹也傳言今尊祖配天之祭齊始升而上帝已安而歆之朱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蓋自后稷始郊幸無罪悔以至于今則格天有素矣是以推后稷以配天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按履帝武敏歆毛傳以爲姜嫄從帝禋祭郊禖而履其迹敏疾行耶以獲福祥其論甚正鄭箋從緯書之說較之史記更加穢飾曰姜嫄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然如有人道感己者於是遂有身則荒唐怪誕矣且神明依之何所不可而必曰如有人道乎但或有疑者謂如傳說稷契與堯皆爲帝嚳之子則堯爲聖君稷契爲賢弟在位七十載不能用而必待舜舉且堯在位七十載年已八十有餘稷契爲其弟亦必七八十矣乃始用之教稼明倫似難解說不知此爲不足爲難也堯在位時稷契皆必不在官但使之教稼明倫則舜舉而用之耳若曰年長則古之神聖伊百有餘歲不是爲異正義曰未可以凡人促齡怪彼永年又曰左傳言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濟其美舜舉之使布五教於四方子繼父業即稱爲世不必當爲則前儒已有辨之者矣況堯與稷契同出高辛見大戴禮帝系篇家語世本其說亦然司馬遷史記遵之其後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皆以爲然康成一人之臆度固不足以勝衆人之傳聞也即使有疑亦姑從爲而安可信鬼怪之妄說耶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哭○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

耆○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傳箋○箋胡耇壽考又女受百

葦牙泥泥初生之貌御侍也敦聚貌堅勁也鈞均調也序次也賢謂可賓客者○序曰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箋曰九族自己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也正義曰內親九族外尊事黃耆黃髮也者陳黎也乞言從求善言可以爲政者教史受之○教聚貌行道也傳苞甲而未拆也體成形也泥泥柔澤貌朱是仁及草木也而人可知矣故下云言睦九族養黃耆之事肆陳也年稚者肆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凡三者言不但肆筵而已又設重席不惟受几而已又有緝綴侍御之人焉爾也洗爵奠斝謂獻酢後之酬也主人洗爵酬賓賓受而奠之不舉也醓肉醬也醢醢之多汁者也婦川肉炙用肝脾肚也膾口上肉也比于琴瑟曰歌徒聚歌曰謠以上言親九族也敦同雕琱也天子雕弓雕矰繳也

豳風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豳公劉之舊國周公遭變而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興以戒王者也

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賜祚胤○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儀刑文王儀刑時子匪類胥壺胤祚胤士子胥○序曰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醉酒謂祭宗廟旅酬下徧羣臣至於無算爵也飽德謂祭有十倫見事鬼神之道君臣之義父子之倫貴賤之德親疎之殺爵賞之施夫婦之別政事之均長幼之序上下之際志意充滿也君子指成王也當有萬年之長而天助以大福也萬年壽也下言天被爾祿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昭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景命有僕考終命也五福備故謂之景也僕牲體也將行也謂俎實以尊卑差次行之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也昭明者政教常善永作明君也鄭箋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明而未融是明未盛也朱註朗亦明也似始也爾雅令終二句言善終

者今已有始觀公尸之嘏辭可見也天子以卿爲尸稱公者比於諸侯也嘉告嘏辭也朋友謂羣臣也言嘏辭之告維何乎以成王所陳籩豆潔清而嘉美羣臣交相攝持以嚴威儀是舉朝君臣皆有士君子之行也爲神所福宜矣下乃反覆申明之有孝子釐女士從孫子是世世男婦子姓皆有士君子之行而天命萬年坐享太平矣孔時得時中也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朱註匜竭不假言其孝無窮極也類善也此章言不惟羣臣有儀亦且嗣子克繼故天永與之善也壺宮中巷也爾雅即長子孫之處也胤子孫也錫祚胤者此章謂福及後世也被覆被也景命九五之大命也僕附屬也此章言錫之胤而即屬以天命也爲予女士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以爲之妃也從隨也孫子孫而又子也此章言景命之屬在於得賢妃而孫子相衍於無窮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鳧鷖在深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鄭在公反

涇寧清馨成韻沙宜多嘉爲韻渚處湑脯下韻深宗降崇韻亹熏欣芬艱韻○序曰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正義曰天神也七祀亦神之別也地祇也四方百物社稷山川於周禮皆地祇也宗廟祖考也○鳧水鳥如鴨者鷖鷗也涇水名以水鳥之在水中興尸之在宗廟也來燕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也餘天地諸祭皆同日事者不以己臣不安也

來成成其福祿也沙水殺也水鳥而出在水殺興祭四方百物之尸也故曰酒多殽美爲猶助也小洲曰渚爾雅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邱也祭天於圜丘祭地於方丘故以興祭天地之尸也天地之尸尊不敢必以褻味故但言沛酒與腩膋酒之沛者也腩乾肉也天地尊故福祿曰來下漸小水入大水也傳漸出山而注川行於地面可漸漸五嶽故以興社稷山川之尸也來宗來尊也在賓位故尊也于宗社宗也惟社臣民皆可祭而燕飲故曰既燕于宗福祿攸降今王祭社乃以尸燕則福祿來崇矣崇上也福臣民故曰下降福王故曰上崇爾雅社稷而山川可見也箋音門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燕門竈等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故以爲與也燕燕和悅也小神之尸卑故來而和悅飲酒欣然嗜炙芬然而報王以永無艱危也箋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塈許既反）

首二句不入韻蓋詩有末文不入韻者如子嗟麟兮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之類也有首文不入韻者如篤公劉及此篇首二句之類也人天申韻福億韻皇王章韻抑秩韻惡匹韻疆綱紀友世子位塈韻○序曰嘉成王也○假嘉也（傳箋）言此嘉美可樂之君子有光顯之善德（此一節之綱也）宜於兆民宜官人以受祿于天保其身佑其行命之爲天子而且申重於無已焉二章申言保佑命之自天申之也求祿而得百福保佑命也子孫千億之多皆穆穆而宜於天王皇皇而宜於邦君且不愆過不遺忘循用六官之舊法是自天

申之也三章四章申言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也抑抑密也秩秩清也（傳箋）匹羣臣也言其不作惡以任羣賢也燕安也（朱註）燕安羣臣是宜人也百辟卿士（傳）諸侯也卿士卿之有事也解惰賢息也（傳箋）羣臣愛天子而守位善職以休息小民是宜民也而受福無疆矣

假樂四章章六句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觀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跄跄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

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劉首句自公劉康禮介糧爰光張揚行師原繁宜歎嘆原師舟瑤刀師泉原師岡京師野處旅語師依濟几師曹牢豜師四之字韻長岡陽糧陽荒師中泉羣原自爲師館亂鍛測師中理有自爲師密即師○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敝邪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時也○篤厚也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言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公劉居部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和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傳）匪居不以居爲居匪康不以安爲安也豳場田畔也積委積也倉困倉也小曰糧大曰囊言公劉爲民不敢寧居有疆場積倉不之懈係而治積倉爲餱糧裹於橐囊而去思以輯和其民人而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啓行開路而去也（傳）行相也承

上章而言在道之況也言相與行於原野也庶民從之者衆也既順順從也迺宣乃宜布慰勞之也無永歎不念劬而歎也嶫小山別於大山也（傳）陟嶫降原（朱註）長途崎嶇時升時降陟登也詩云振策陟崇邱安靜遲平坦也舟帶也瑤玉之別名鞞刀鞘也琫者鞘之上飾容刀容飾之刀也玉瑤比德容刀備武言公劉敦涉之際而劍佩有度也（傳箋）百泉多水泉也溥原宜廣高平之處也乃陟山脊之南岡而見絕高之京則此京地乃師衆宅居之野也蓋都高京而岡平原水泉通之則原可田水可漑而居高制下避水患亂千古建都之法蓋於是矣於是處以處民於是廬以旅賓客於是施教令而言其所當言語此言相陳之地而止也依止也承上言言也大夫濟濟士跄跄（朱註）有儀也蓋公劉定居而以羣臣遠遷燕以勞之於是羣臣競趨相使設筵相使設几公劉既安筵乃依几羣臣乃往牧牲之羣執豕于牢中以匏

酌酒而食於君飲於君君其君尊其君焉晉事也宗尊也此既定局也溥東西廣也長南北長也景以日景定其經界也乃陟又登岡又登岡以望觀也相陰陽察涉煖所宜也觀流泉測浸潤所及也三單者大國三軍而初遷之民適符其數無羨卒也徹取也十而取一爲下國高原之稅稅也 山西曰夕陽 董兩地在梁山之西也度其廣輪亦信大矣此晉定軍制田賦也館舍也新館築宮室也亂絶流而涉也厲砥石也鍛鐵也涉而取之所以爲刀斧取材木以給築事也止基乃理晉宮室之基址乃經理也衆人數衆也有器物足也皇過二澗名夾澗兩旁居也遡澗之居也 芮水名鞫水外也 言漸招徠開闢止衆愈加密比又即就於芮水之外焉此成周之民居也皆所以厚民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此可謂之爾雅但兩頌無考耳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illegible]

茲饋母續茲罍歸續茲溉塈續○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泂遠也行潦道上雨水也彼指行潦也茲指沃米之器也蒸米謂之餴餾酒食也饎沃米蒸之而爲酒食也言道德備則尋常之物可爲祭用故左傳曰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豈樂以強教之謂鼓舞振作也弟易以悅安之謂撫慰惠順也故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是道德也濯滌也罍祭器溉清也

泂酌三章章五句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illegible]

阿歌續南晉續隔合也游休晉續厚主續長康常續翼德翼則續卬璋望綱續止士子續天人續鳴岡生陽續萋喈續車多馬馳多歌續○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蓋周召時已將老故戒王更求休休之大臣

以用藹藹之吉士使久安長治也○大陵曰阿卷曲也飄風回風也南長養之方也以卷阿曲體有容故風宛轉於長養之方而來與王卑體下賢則賢願獻其忠告之音而至也來游觀光也來歌國語謂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是也矢陳也伴奐散適也休息也是樂易之賢人使王滿其性命似先公之善終故能逸於得人以游以休也先公如后稷諸祠是也酋終也 昄同版朱註又言賢者能使王主享百神故土宇版章一統無外也茀福皆福也又言天命福祿之常皆賢人使之也純大也 五章六章並接言君子之賢有道可爲馮依有才可爲輔翼有孝信於家有德具於身以引於前以翼於旁而補衮進忠是豈弟君子可爲四方之則矣貌溫順而顒顒氣高朗而卬卬 如圭璋而純粹有聞望之令善是豈弟君子可爲四方之綱矣七章八章因以鳳凰起興雄曰鳳雌曰凰靈鳥也翽翽羽聲藹藹臣盡力也 以 鳳飛

而築止飛而傳天以興君子出而立朝佐王將見藹藹靜士君子使之各盡其材以爰朝廷竭其股肱以愛底入弘其教養君子之所關如此可不求乎

九章因興聖王賢臣之盛鳳凰之鳴興賢臣也梧桐之生興聖王也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漢）山東曰朝陽（閩）章樂梧桐生之盛也鸑鷟鳳凰鳴之和也十章則言王已能用賢以引進之也大夫有乘馬貳車（漢）今在位之君子車既眾多馬既閑習能馳是王賜之顧奚待之厚奚稱此以往豈不能來繼起之君子乎故今陳時不用多言惟以遂來敬之心以爲后君子之倡可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

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汔許一反愒起例反）

康方良明王頌休述攸爰休頌息國極歷德頌惕泄厲敗大頌安殘殄反諫頌○序曰召穆公刺厲王也（服虔曰穆公康公十六世孫）汔幾也（箋言民亦疲勞矣庶可小安之乎不曰甚可而曰汔可不敢必之辭也不曰大安而曰小康不敢過望之辭也中國京師也四方天下也詭隨謂譎而隨人頤指之小人也小人無良始於詭隨終於寇虐不畏明法寇虐則民勞矣時厲王大臣寔用惡小故戒以無縱也惛怓也（閩）能順習也（建）合眾也惛怓讙譁也也呢小人則大臣之功勞竭矣罔極言其惡無所底也近有德親近有德之人也愒息也泄去也厲惡也正敗正道敗也戎汝也時之大臣有所指也小子新進年少也式用也當路故用之所關弘大不可不愼也國無有殘言讒佞之國無有殘害也繾綣結慝固能也玉欲使之爲寶玉也言王欲使汝成寶器故我陳此大諫也刺厲王而專刺大臣者執政之惡即王之惡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灩灩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

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惩我師○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日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敒天之怒無敢戲豫敒天之淫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國棣音逮反沈音代下同反沈音大旦反）

板蕩然遠管管遠諫猶猶謀猶咨咨猶詢度度謀猶薄薄猶迫猶悖悖亂也（漢）猶猶圖議貌（漢）度度謀猶（漢）薄薄迫也（漢）悖悖亂也（漢）蹶動也（漢）泄泄猶沓沓貪也（漢）憲憲欲速貌（漢）灩灩憂貌（漢）蹻蹻驕貌（漢）耄亂也（漢）夸毗以柔說人也（漢）卒迷惑也（漢）載尸不言也（漢）戲豫遊敖也（漢）馳驅恣情也（漢）出王政也（漢）旦明也（漢）游衍放恣也（漢）

板板然遠管管遠諫猶猶謀猶咨咨猶詢度度謀猶薄薄猶迫猶悖悖亂也（閩）猶猶圖議貌（閩）度度謀猶（閩）薄薄迫也（閩）悖悖亂也（閩）蹶動也（閩）泄泄猶沓沓貪也（閩）憲憲欲速貌（閩）灩灩憂貌（閩）蹻蹻驕貌（閩）耄亂也（閩）夸毗以柔說人也（閩）卒迷惑也（閩）載尸不言也（閩）戲豫遊敖也（閩）馳驅恣情也（閩）出王政也（閩）旦明也（閩）游衍放恣也（閩）

周公之盾也（左）○上帝天之神也板板如板之潰而淨不下流也言天變於上也瘥病也言民病於下也不然不行其言也猶謀也悖誠也以心誠聖法中容知言故言不實以誠謀不及於遠此敗君臣而言也經思難

也蹶跌也言欲顛覆周室也蹙蹙猶欣欣也泄泄猶咨咨也競進之意也辟政教也輯和洽合懌悅莫定也同官爲僚罷罷拒諫而暗理也服事也勩勞薪采者也方唐謂天變而降禍於人如唐之也讁讁戲謔也滔滔猶欻欻也嗟嗟騇騇狡言其偽妄不知禍之將及也憂謔以憂爲謔也熇熇熾盛也言多行不義如火之燎於原將不可救也憯怒也夸毗體柔也謂足恭謂媚也尸不得行道如尸居也殿屎愁苦而呻吟也莫授也言視民愁歎豈若固謀莫敢出而爲我揆度其所以致此之故也資財也是以喪亂資財度無甘無加惠我衆民者可歎也此無養也腦所以通明也言天道之明導下民如壎如篪相和也如璋如圭相合也如往取物如手揣物必從也然則揣物惟順其自然非曰有增益於物也腦民之甚易如此乃今謂民已多邪辟突上又自立邪辟以先之腦民者可如是乎此無教也牢圭爲瑋合二瑋則成圭以上皆責其臣而君在內突仆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大師三公也大邦公侯也大宗先王之適弟如魯爲宗國是也懷保念也宗子王之適子也言王能懷德以安仆人大師之職則適子有金城之固如其不德而藩垣屏翰皆撤則使城壞突孤獨而可畏突其無然也及彼之亂宜王在召公之宮圖人圄之召公以其子代宜王是禍及宗子也屬王居於彘是獨居而畏也是人之言驗突此章專規王也末章以敎天勉其君臣而結通篇也淪變也馳騁自恣也且亦明也王謂往游衍優游寬衍也言人所行天無不監及之無可一刻而不敬也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三十三句

頁	行	宇	誤
卷五 二	十七	一	七
二十	二十一	十三	七
五	二十一	十七	其
七	二十	二十七	亨
九	十四	十八	張
十五	二十六	二十二	張
十	二十	二十九	信字另行在南山上
十二	九	十八	樂
十三	二十	二十七	者下股得命二字
十四	二十一	一	猗字折

頁	行	宇	誤
十五	四	十一	鳥
十六	十五	十一	揚
十七	十	十五	簿
十八	十七	十六	岡
十九	十八	二	敬
二十	二	八	忱
二十一	十二	十二	協
二十二	一	十六	殺
二十三	十九	十	侯
二十四	七、	四	人業百
		三	百家人
		四	聚
		三	幽
		四	幽
		三	幽
		四	幽

頁	行	宇	誤
二十六			
卷六 九	八	十四	二十三
	十九	十七	日下股倣字
	二十七	五	集
	十二	二十五	汔
	十九	十六	丞
	二十二	二十一	鶉鶉
	十	五	傅
	十六	二十三	芭
	十八	二十四	鵲
	十九	四	牌
	二十	二十三	鵲
	十七	十	敬

頁	行	宇	誤
十六	二十一	十七	射
十八	二十九	十九	悔
二	十九	二十三	日下股倣字
二十二	二十六	十七	集
十	十四	二十五	汔
十五	十四	二十	丞
二十七	二十五	二十一	鶉鶉
		十	傅
		二十三	芭
		十四	鵲
		二十五	鵲
		十三	敬
		二十	祖
		二十一	歎水
		二十二	水歎
		二十四	以下折又複四三字
		二十五	以下股風二字
		二十七	綏
		二十八	撫
		二十九	未
		三十	來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敛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顚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炰白交反烋火交反奰皮逼反）

辟辟德謀終顚有入之通也文王二句每章作首聲不入韻克服力愆愆內究愆國德側明卿酒式止晦呼夜愆斃喪行方愆時舊愆刑傾愆損掊愆害世愆隔合也○序曰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蕩蕩法度廢壞之貌（蕩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重賦斂以疾病人殘刑法以威罪人命改教也（傳蕩辟邪也烝衆也命天命也諶誠也）（蕩蕩然之上帝爲下民之君也疾威之上帝其政教率多邪僻以致百姓皆化於惡豈天命之道不可信乎蓋生人之初無有不善而君臣道之以惡少克終耳此通篇之綱也下皆爲文王嘆紂之辭以明之咨嗟也殷商指紂也彊禦彊梁而禦止善人使不行也掊克聚斂也服服政事也

炰如沼天之沼淫辟也興起用之也言曾是小人而用之高位是天降淫德以害民而女又興起之以助其氣力也女指王也而亦汝也敛猶狠戾也（正對道也）（作同詛祝告神也屆極究窮也）（言爾當秉義理之善類乃今曾彊禦多戾流言是遂寇攘奪之人用之於內使之互相詛祝譸告明神無所窮極是何故敛然狠彭亨也言盛氣於國中敛人之怨而反自以爲德也陪貳也指三公也言爾德不明則雖有背逆反側者有堪爲公卿者皆不知而若無也（說民）飲酒齊色曰湎（言天未嘗使爾酒形於面而爾乃惟不義是從是用既愆過於容止而又不論明晦酣酒號呼俾晝而困倦乃斬晝作夜政事皆廢謂之何哉蜩螗皆蟬也羹熱也言殷商之氣如蜩螗之鳴如湯之正沸如羹之方熟無小無大皆近於喪亡而人猶以此爲尚由行不息以致中外怨怒也不時謂帝命不以時降也老成舊人也典刑猶法也雖言

典刑也顚仆沛拔揭見根貌（傳揭枝葉本謂侯未有害而厲當先厲瘵也殷鑒在夏明周鑒在殷也）

蕩八章章八句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顚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掃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

捫持逝往不可逝留不可輕出也繇答也正義惠順也朋友共學之人也應民小子小民也繩戒也正義言能順於朋友以及小民則子孫世守敬戒而萬民承流於下矣君子在位者也友友愛之也安柔閨顏豈不遠於有過乎言諂於外也相亦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視在閨室應不愧于屋漏言慎於內也無曰莫視鬼神式臨申明爾視之當慎也格至矧況射厭也正義辟君也君爾猶言君也其爲德也必宜使之誠必宜使之嘉果淑慎其容止不愆於威儀而且不僭差不賊害則民之不以爲則者鮮矣投桃報李事有必然可爲喻也若爾不必修德而可以服人是謂重羊而有角也則實酒亂汝小子而已虹淫也傳荏染柔忍之貌猶繪也以柔木可被弓弦興恭人能立德基也於乎嗚歎以儆之也言汝小子尚不知齊否乎我非但手攜且示之事矣非但面命且提其耳矣若曰未有知識則已抱子長大矣人苟不自強能受

善言誰早有所知而反晚成者乎朱傳吳天孔昭言天不可欺也我生靡樂言生逢艱難無有樂事也惛惛憂貌視視不入貌匪用爲教不以我言爲教也覆用爲虐反覆我言之聽耳而肆虐是好幼而無知乎亦既八十九十而老矣窮窘章也取譬不遠言我譬喻之言皆切近也吳天不忒言天道福善禍淫不差忒也回遹邪僻也棘急也若邪僻其德則使民大急而天必以艱難加之喪厥國矣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荒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分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燔於乎有哀國步斯頻○國步覆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厞今爲梗憂心殷殷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

昭樂胡慘慘莠言椓椓靡共毋逸毋教用戾反內無良式遏寇虐老耄荐至聿云徂矣泯泯昏昏侯作侯祝靡屆靡究匪上帝不時匪降自天疾威上帝其罔臻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溪溪多口時維人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有威儀則有德有德則有人修此威儀以近有德○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訓人訓順告則順政從則順尚亡予方知度度儀嘉膺爲則荀逝耀報則友子則繩承則頗愆則漏覯則格度射則嘉儀則賊則李子則棘基則言行則有入之通也脩行則否耳子則盈成則

昭樂則慘音燥戾虐老則子止謀悔則悔式德棘則○序曰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仲梁子曰武公以宣王十六己酉即位至平王十三年癸未卒凡在位五十五年中身正當幽王之時序爲刺厲王者蓋以前後俱厲王詩而謀耳嗟按國語謂武公作懿戒以自警即此詩也○抑抑密也隅廉隅也鄭康成曰人密審於威儀者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室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無智不愚愼然之辭也哲而不見德隅非愚而何戾反戾也朱傳無競維人言莫強於得人也朱傳得賢才則可以教訓四方突是直也傳言大謀謀猶道辰時也正義興猶也紹繼其執刑法也傳言汝雖滅樂之從獨不念繼前人之緒乎不布求先王之道以執守明法乎論皆以亡如泉流之漂沒也章炳麟曰成作用長也迨同刷刮治也風與三句不泄溜也修脩四句不忘遠也質成規慮柔安嘉善庶缺也由

所定處多我覩痡孔棘我圉○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熟逝不以溼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膺蒼○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匪舌不能胡斯匪予既作爾歌 韓都四反瘡武巾反一音香 俾音鼻荓音頻反甡所巾反

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旬民填矜顧矜肴芹柔劉憂韻隔合也劉泯燼頻韻陖夷棄哀韻隔合也將往韻競梗韻資疑維階韻隔合也字怨處圉韻禁倒恁爵熱溼淑溺韻儇遠韻稼食韻寶好韻王痒荒倉韻瞉相滅狂韻瞉相有入之通也鹿穀谷韻里喜忌韻遑復毒韻谷穀垢韻穀垢屋宥之回互也垢去聲類醉忯韻作瘽赫韻背克力韻背克隊職之回互也寇詈歌韻○序曰芮伯刺厲王也○箋曰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正義曰周同姓國左傳文元年亦曰芮良夫作○菀茂貌桑柔柔桑葉柔濡也旬言陰之均也劉葉爆燥而稀也瘵病也人息其下日暴之故病以興王無德以陰民則民病也殄絕也傳遠倉兄猶恫悄悲慟之意也朱註填塞也寒於胸也倬明大貌矜哀憐也此以憂民之病起通篇也灾平泯滅蒸粟燼灰燼也步行頻急也言王用兵不息禍亂日生

平寧無日四方侯國無不殘滅民無復有粟盛者但作禍而爲灰燼嗚呼可哀哉國行至此亦危急矣此言顧兵也度賚無賚財也不我將不我養也疑同凝厥所止凝無窮則不能寧處也云阻何往又無所之也君子有德者也賚維自思也梗如荼梗之寒路也言君子自返未有爭心是誰生禍階乃至今爲梗乎此言民之無窮而因嘆道禍之人也憚厚自西徂東自周都至東國也癘病困邊陲也傳言邊陲有兵亂而甚急也故上曰念我土宇是憤況滋也箋言爲謀爲慎則亂之生者可以悄去故告爾以當憂恤之事誨爾以序次爾位世有執熱不濯手而往者乎世有救亂不求治而定者乎然又轉念其君臣必不總也何能善哉但相與歸於陷禍而已嘆其不用善言也遹薾唸然不能息也并使也言今虐政逼人如遡風而行唸而不能息氣是以人皆有戚心使之任事皆曰我不能及惟好是稼穡作用力之民以代厥

食曰是爲實是爲好耳言世亂而避禍退隱者亦也立王王所恃以立者即稼穡也桑食苗根曰孟食節曰賊痒病也箋具贅卒荒言民如線餘田盡荒歎也旅同膂朱註膂股肱之臣也穹蒼天形穹隆而色蒼蒼也言朝臣無有出其膂力以念天災者也宣徧猶謀也箋言惠順之君兼持其心周徧謀度而又考慎其輔相務在得賢若不順之君則自以爲善獨具肺腸徒使民皆狂悖而已此歸咎于王也甡甡衆多也傳以鹿之羣處反興朋友之相讒潛而不相善會鹿之不如也朋友同官者也上無明君下無良臣故進退皆爲谷陷此言朝臣之敗壞也譖通知之人也瞉言百里所見者遠也愚人即上朋友已譖者也覆狂以喜但喜其譖行而不知其禍之將作亡也夫譖人豈不能言以辨之而如王方弭謗畏忌不敢何哉言無良臣之由無明君也弗求弗進不用善也忍心殘賊之人也顧復眷念之也是以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民逢貪亂而安爲苦毒之行也此言王之退君子進小人而亂民俗也西風謂之大風隧道也傳蹇多出于窄谷之中以興君子小人所行各有道也征行也中垢中心污垢也貪人敗類則承上章專言小人之道也踧道路之言則應對津津聞飾泚詩書之言則如醉不醒臲卼者困阻利口不暢善言者其狀如此匪川其良不川善良之言也覆俾我悖反欲導我以狂悖也是所謂敗類也貪人即國語芮良夫所指殀夷公之類也而猶爾也蠢鳥之大名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是也嗟乎爾非同僚朋友乎爾之所作不善予豈不知乎如鳥飛行自恣而時爲弋者所獲以比貪之終有禍災也予既進以善言欲啓覆汝而汝反赫然怒以赫我異說民之罔極承上章民之貪亂言也罔極無中也職涼專主涼薄也善背工于反覆也而汝貪人爲不利民之事又如不勝民者然故民之邪僻遂專主於爭競而用力以爲之也

戾止也職且民不止職競而已專主爲盜賊以寇害人是何乾坤哉乃不敢其自恣曰不可而貪人反於背面譖爲偽言以詆毀予且汝雖詆曰禍非我作而我爲世臣爲宗室敢避汝赫哉既作厲歌矣爾即指貪人也憂之深辭之迫千載而下有餘痛矣

桑柔十六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曰惠其寧國都反

天人臻祖牲繭繭盛宮宗臨躬顧臨躬有入之義也推雷遣擂顧沮所順助予親川焚熏聞遯去故莫虞怒顧紀寧右止里親屋贏威正寧顧○序曰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正義曰春秋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距宣王之初百餘年蓋春秋之世晉之智氏祁世伯

趙氏世稱孟仍氏或亦世稱字也爾雅曰烈餘也○回轉也虧臻連年饑饉也傳卒用盡也言仰瞻天河光明無雲是無雨也不知今人何罪遘禍於神牲璧既竭而不我聽也周餘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故曰靡神不舉薦諸盛盛熱氣也自郊徂宮自郊天而宗廟也上祭天故奠陳於地下祭地故墮墮其牲宗尊也后稷親故言不克上帝遠故曰不臨承上章靡神不舉事莫我聽而言耗斁之災何以適當我身也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賦如霆雷即兢業也子然孤獨之貌言周所餘之黎民靡有子然之遺者正義豈上帝並我亦不遺留乎無民則無君矣因嘆先祖之祀將斬而擂胡不畏懼以助我也二句倒文也沮止也無所無所逃此炎蒸也大命近止死亡不遠也靡瞻靡顧無所仰望也羣公先正即月令仲夏命百官毋閉百腎卿士有益於民者如句龍后稷之類也父母先祖父母以及四親也滌滌山無木

川無水也鑑旱神也憯燎也熏灼也寧俾我遯言天神不我願毋寧使我遯位而去乎罹勉畏去承上章言己去則恐無回天怒者是以罹勉酬酢而又不敢去（輯說）但天病我以旱曾不知何故平日之祈年亦甚旱災方社之祭亦不晚災乃天則不我度自返恭敬神明宜無慢怨自首章至此反覆垂泣而道以冀神之見憐也悟曾也敬無友紀言百官皆奔走禱敬無復僚友之常紀也瞻窮疚病也庶正衆官之長也冢宰天官也歲凶年殺不登則趨馬木秣師氏瞻其兵職道不除祭祀不供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修大夫不食樂士飲酒不樂（輯說）故窮且病也廢人二句言無一人不開救百姓者無有自言不能而止者以上正明散無友紀也瞀邛二句言人事已盡而天意難回云如之何哉里語詞瞀俗言悶也（輯說）聰明也星明則無雨災假同格贏餘也（朱註）言羣臣之助王昭格於天者已無餘力矣無棄爾成則勉之以登昭格

也此何但求爲我身乎乃欲以安定衆正使復職事又懇其情以勉之也於是仰天而祝曰焉時雨以寧我臣民乎求雨之情極而不懈此天心之所以終回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臺駘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

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以好賜申伯（輯說）

天申維嶽生甫（輯說）事式宅禩事式寘職之回互也邦功禩邦庸禩田人禩功營城禩藏伯曜濯禩馬土禩寘保禩郿禩禩揉番謝禩嘽翰宣禩德直圖碩伯禩○序曰伊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慕圖親諸侯褒賞申伯焉○崧高山中嶽也（輯說）故曰維嶽駿極于天言其高也降其神靈而生申甫以中嶽在東都畿內天子所祀故爲朝廷生人才也甫仲山甫申申伯申國甫氏並稱猶吳楊稷契契名也侯官也漢稱絳灌滕薛姓也絳邑也（輯說）翰幹也幹蔽也揉柔順也宣布王澤也詩誦申伯而並及仲山甫者見賢以舉王也臺駘也營緣也于邑于謝往邑于謝也式也法董申伯本申國伯爵入爲王卿士宣王改大其邑封於附近之謝使爲州牧故爲法於南國也（輯說）按

楚經營北方多會諸侯於申後漢與楚相持常出武關敗兵宛葉閒光武起南陽以宛首南宛即申也最爲南國要害之地故命召穆公往成其宅居使申伯子孫世守其功以鎮南服登成也庸城也徹治也正其井牧定其賦稅也傳御傳相王治事者也私人申伯之家臣遷命之裝載以待遷也此俱命之而尚未行也假始作也藐藐美貌御廚樊綽也寵以上公之賜將遣也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介圭則爾雅所謂大八寸之玠也非諸侯之圭故曰以作珍寶近旨記語辭厲王之后曰姜而宣王之舅爲申伯者蓋齊姜無子姜氏生宣王也（傳說）此遣之行也遄行也歸即還南也申伯營謝王室而不行此乃復遣也誠謝也郿地名蓋王省岐周故東餞于郿也徹土疆定其土界之所至也峙糧者爲委積也有委積則申伯之行速矣番番勇武貌嘽嘽盛貌（輯說）周邦天子之邦也（朱註）戎汝也汝有良翰言而相謂之言也文武

是憲言其有文有武可爲人之表式也揉如揉木之揉矯大也賦之以保南土揉萬邦所關其大故曰時碩風好肆長也賄增也傅賦之財使富增於本賄之言使行增於義正義

烝高八章章八句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是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發發○賦賦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

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祖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則德祖下甫祖德則色翼式力若賦祖若獻藥遇之回互也辟舌發隔合爲纘中間考保爲纘繼明祖身人祖茹吐靡祖舉助補祖業及祖彭鏘方祖騤嘒齊隨祖誦風心祖有入之通也○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宣中興焉○蒸衆則法舜常德美也仲山甫樊侯也傅言天生衆民有一物則有一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良有心則有仁義之性也故民秉常道皆自好其美德今天監視有周能昭明感格於下遂保佑之生仲山甫之賢以爲之佐其德必更厚於衆民也下遂接言仲山甫之德朱註柔嘉柔而善也若順賦布傅明命王之明命也式是百辟案宰之職也纘祖考以保王躬大保之任也納者王命有不行則繼納之如後世封還詞頭是也胡氏是王之咽喉口舌也外指四方諸侯也發發而應之也將行也若否順不順也明目之明也哲察於事也謀云明作哲是也茹柔侮矜寡也吐剛畏彊禦也德輕如毛言其微細也儀度也朱註以上數章皆舉德之事也愛莫助之舉德非人力可助也袞職王職也不敢斥言王闕故指袞冕言也祖行祭也業業高大也捷捷言樂事也傅東方齊也城之者傅曰徙薄姑商奄之民於齊故爲齊獻公事徵夷王時豈有城郭未完故今王使仲山甫城之以鎮東方諸侯與胡氏式遄其歸以周人責之也

蒸民八章章八句

悾彔閟曰朱註謂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急而城彼東方則有所不安此宋儒之見也宋儒重內輕外耶以空言高論爲能事而經略外藩戮力中原非

其所能則反以爲不足爲今合觀諸詩吉甫尅逐玁狁而受北國以制追貊者有韓侯方叔威徵荊蠻而保南土以憲文武者有申伯召虎蕩平淮徐而城東方以明邦國者有仲山甫則宣王特擇奕侯以當斯寄序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是也其所爲永懷者正如漢杜欽之說不忍遠去君臣之義然耳非不用於內疎而外之快快于中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

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且子餘反又七余反噳愚甫反本亦作貉貔音毗

道考韻解位韻易辟韻張王章衡韻舄錫幭厄韻屠壺魚蒲車且胥韻妻子里韻彭鏘光韻雲門韻武到攸樂土訏甫噳虎居譽韻完蠻韻貊國伯壑籍韻皮羆韻○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奕奕大也梁山在同州韓城縣東南韓城卽古韓國也甸者山夠治爲田也倬明貌傳箋道朝周之路也言韓侯由此道以朝周遂受王命爲州牧也虔敬朱註共同恭不易言不改命也幹正也不庭方不來庭見之國也朱註戎辟汝君也此以上命辭也修

長張大傳諸侯秋見天子曰覲入覲行覲禮也以其介圭入覲于王介圭長尺二寸又以其國所出之寶行享禮也淑善也交龍爲旂綏登車之索以采絲爲之故有章簟第車蔽也錯衡衡有錯畫之文采也錫在馬額鏤金爲之中車玉路有錫非賜臣之物此特賜也鞹革也鞃軾中也以去毛之皮施於所憑橫木之中央令車固也淺虎皮淺毛也幭覆軾也金厄以金爲環束轡之末也以上皆王之錫也覲當在受命前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屠地名顯父周之卿士炰鼈以火熟之也蔌菜也侯氏覲禮諸侯來朝者之稱且多貌胥皆也蓋王使顯父餞之而又贈之諸侯之車馬且籩豆且然衆多在京師未去之諸侯皆來送而燕飲也傳箋汾王厲王也厲王流於彘彘在汾水之上故以爲號蹶父亦卿士姞姓迎親迎也里邑也諸娣衆妾也祁祁徐靚也如雲衆多也爛粲爛也盈門滿於蹶父之門也韓姞韓夫人姞氏也相攸視可嫁之所也訏訏大也甫甫大也噳噳衆也貓虦貓也淺毛虎之名也慶善也蹶父既其女有令居也燕安譽盡婦道有顯譽也傳箋韓侯娶妻不必在受命後及之以見韓土之饒富可以控制中外也溥大也韓初封時周王命召康公以燕衆築其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邱之類也朱註先祖韓始封之君左傳所謂武王之穆也蠻夷之通名也韓地外接蠻服故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也後漸微弱失其舊職箋今王復錫韓侯使追貊之夷皆受其時節也北國王畿北面之國也伯侯伯卽州牧也墉城壑池畝井牧也籍賦稅也皆稅正北國之事也安內以制外也貔猛獸也追貊所貢獻也韓奕六章章十二句○惲皋聞曰韓當獫狁之交故要地也故以申伯之親山甫之賢未言親命而此特言王親命之以幹不庭方因時百蠻所任持重也有韓侯爲伯以制追貊而北國無患可以告終吉甫六月之功矣夫子

刪詩並列諸篇見宣王綱維中外布置方國各有經緯非苟然者而朱註概以爲送行之作將詩與王者之迹盡抹煞矣此詩學之所以亡而聖人所定之經類爲無用之閒文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浮滔遊求車旟舒鋪韻洸方王平定爭寧韻滸虎土韻棘極理海韻宣翰

召公作祖廟增田年祖隔四句一合也首休考壽祖子已德國祖○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召公名虎○兵之出也從淮之南平江漢睠俟之兵林氏說而東下故見水之浮浮而流武夫之滔滔而盛不敢安逸不敢閑遊而惟來求淮夷之出沒無常者及將戰也出車於郊設其旌旗正義不敢安逸不敢舒緩而惟來病淮夷之作亂爭競者鋪同病傳洗洗武貌經營四方并平諸國之揚厲者也告成于王使傳遂以成功告王也傳滔滔水流也王命召虎又命以定南國之疆土也式法辟開徹治疚病棘急極中膺大界也理條理也言以王法征伐開闢四方治我疆土匪以病之匪以急之使來王國取中而已迫于彊于理至南海而王命又告成突故虎歸而王褒錫之來句以下皆命之之辭句徧也徧理疆土也宣布也布王德威也召公虎之祖康公也傳予小子王自謂也朱注謀戎大公事也輯胥睠虎功

成句宣突告者文王武王受天之命時則汝祖召公作周植幹今汝無曰爲我小子惟汝祖是嗣既謀敬而成大功敢不錫汝以福釐爾四句福之實也亦策命之辭釐賜也古烜也文人謂召虎之祖有文德者蓋即指康公也山與土田於召來之外益封之也且使虎入岐周以受命用其祖康公受封之禮以寵異之於是虎拜稽首而祝天子以萬年之壽不但已也虎受命退至於祖廟拜而稽首對揚王美作召康公宗廟之器如鼎彝之類而考其成天子五句則銘器之辭也對報答也考成矢孔子謂居作弛施也傳

江漢六章章八句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敕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

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綏綏徐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陰呼威反又火規反闞呼旱反虓火交反嘽吐丹反

士交脩戎國叶脩通脩云國爲蒸之入聲東蒸本相通故取爲叶也交旅浦土處緒脩業作脩遊騷脩方震驚脩武怒虎屏浦所脩嘽翰漢脩苞流脩翼克國脩塞來脩塞中原續者同臆其作入聲者借爲佾之回音也同功平庭脩回脩脩○序曰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赫赫盛也明明察也謂文王也傳南仲文王時臣謂命卿士以南仲爲大祖而兼大師之皇父以爲六軍元帥也周以江漢爲南國故淮亦曰南國尹氏掌策命之官命程伯休父爲大司馬以掌軍之戒令也左右陳行戒兵以

有制也不久留不停處使三農之事皆就其業釐民以不擾也業業大也有嚴天子自將威嚴可畏也舒徐保安而行謂日三十里紹緩也傳兵行遲整徐方聞之已到處騷動突貙虎之自怒也闞怒貌鋪敦陳兵也洊大防也醜衆也虜獲取也仍執相因而執不一之辭也於是徐淮浦爲王師頓兵之所而無敢犯我顏行者突蓋已擒其前鋒之醜類也故下鼓行而前直造其國嘽嘽衆盛貌翰鳥之鋭羽也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盛也如山之有苞不可動也如川之迅流不可禦也傳綏綏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朱注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濯大也是王謀之信而實也而徐方東手無策突於是告服於是同盟於是來貢王庭於是再無回違皆天子之功也可以旋歸矣

常武六章章八句○經無常武字召穆公特以名篇也序所謂美之因以爲

戒者也曰敬戒曰惠曰不留不處三事就緒曰尤塞皆美而戒也○惲案閒曰江漢常武二篇乃一時並出之師也淮北徐戎與淮南之夷互相猗角每動必俱當稱淮夷徐戎並興魯頌淮夷來同而總云淫荒徐宅至形勢然矣宣王以六師全力征淮北而先命召虎循江漢而下以明其常與以斷其出沒之路而後徐方坐困束手聽命矣潛按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征之及成王即政祗國淮夷徐戎又叛成王親征之魯公伯禽亦征之作費誓又後漢東夷傳周穆王時徐夷僭號稱王率九夷以攻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之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使楚伐之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至春秋時淮夷病杞鄫齊桓公會以謀之是淮徐世爲周患也又按北地胤曹氏云後漢東夷傳殷武乙衰微東夷分遷

淮岱浙居中土其種類散處而小徐國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地廣人衆故宣王以外兵剿其小而易者而以王師之重綴其大而難者亦兵勢也

賜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瘥孟昶疾靡有夷尼罪罔不收靡有夷瘳○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非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婦人伎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泉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惠厲寮罔瘥續有收讀零說續隔合也城城續亦一例也賜階續天人續海寺續式背極惡讒續式背職孫之回互也富忌類瘁續優柔續幾慝續深今續後後續四句一合者也○序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邱氏仰墳同廟久也傳厲謂敗亂之職也類病孟賊指小人也孟疾謂害民也夷平虐極言無有平靜無有極止也施刑罰以綱習民而不收斂亦無有平靜無有窮止也有人土田奪人民人收無罪而脫有罪申明孟賊之施罪罰也然而繩由繩寺爲之階矣也梟鴟皆惡鳥也寺者人也夫而哲則成人家國婦而哲則傾人家國汝以哲婦爲美哉而不知真梟也真鴟也婦之長舌工讒亂政厲之階也夫大厲豈果降自昊天哉乃生自婦人耳天下之不可教不可誨者是惟婦寺耳曾其陰邪之黨羣也婦專權則必用奄寺必並及之嗟乎此窮凶極惡之人也內則伎害外則忒差始則溺人終復誣罔豈曰惡之不極乎而伊胡以竟得肆其慝乎乃王之不明也惟其不明故婦人並無公事之任而乃休其蠶織以干政事如商賈獲利三倍非在位君子所知而乃君子知之是反常也比也鞫窮也古者后夫人皆事蠶織以爲黼黻文章刺貢也富爾也介狄被甲之夷狄也傳弔愆朱註類善殄瘁病也傳承上而言神人怨離也天何以責爾而示變乎何神不罔爾而布災乎乃汝舍外夷之禍而不畏而惟忌予之婦直不憂不祥不善威儀且今善人皆亡去矣邦國安得不病病乎曰介狄蠻已料有犬戎之禍矣故今日者天降網羅以取有罪亦多矣亦近矣善人云亡大可憂矣悲矣優多也朱註因以檻泉源深興憂之久而嘆己適當其時也然而尤望王之能改也有美之昊天無不能察周大君之位者王稟無忝於先祖文武則能敕爾之子孫矣嚴沸湧出貌檻泉泉之正出者我我美也傳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天降罪罟蝥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泉泉泏泏亦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旧

褒亡荒甿訌共邦頊玷貶頊茂貣潰頊時蓁粺替引頊替引之叶則以釋質回互而叶及質之上聲也頊中弘躬頻中有入之通也里薺甿○序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篤厚痡病居國中囷邊陲卒荒饑窘虛也訌潰也甿言小人潰亂於內怲冒椓喪不知恭敬潰潰

然邪辟而乃使之治不我邦天安得不降罪罟也蜀郡眾曰罟蝥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泉泉泏泏亦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旧

褒亡荒甿訌共邦頊玷貶頊茂貣潰頊時蓁粺替引頊替引之叶則以釋質回互而叶及質之上聲也頊中弘躬頻中有入之通也里薺甿○序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篤厚痡病居國中囷邊陲卒荒饑窘虛也訌潰也甿言小人潰亂於內怲冒椓喪不知恭敬潰潰

然邪辟而乃使之治不我邦天安得不降罪罟也蜀郡眾曰罟蝥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泉泉泏泏亦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旧

褒亡荒甿訌共邦頊玷貶頊茂貣潰頊時蓁粺替引頊替引之叶則以釋質回互而叶及質之上聲也頊中弘躬頻中有入之通也里薺甿○序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篤厚痡病居國中囷邊陲卒荒饑窘虛也訌潰也甿言小人潰亂於內怲冒椓喪不知恭敬潰潰

然邪辟而乃使之治不我邦天安得不降罪罟也蜀郡眾曰罟蝥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泉泉泏泏亦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旧

褒亡荒甿訌共邦頊玷貶頊茂貣潰頊時蓁粺替引頊替引之叶則以釋質回互而叶及質之上聲也頊中弘躬頻中有入之通也里薺甿○序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篤厚痡病居國中囷邊陲卒荒饑窘虛也訌潰也甿言小人潰亂於內怲冒椓喪不知恭敬潰潰

周頌

鄭譜云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也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無不寫濬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

慤皇陳曰朱註專以頌爲宗廟之樂歌非也文王世子云天子養老亦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孔子燕居云兩君相見下管象武升歌清廟客出以雅徹以振羽則頌亦何嘗不用之經實而專曰宗廟之樂乎況其中或郊祀天地或巡守告祭柴望或春夏祈穀上帝或秋冬報或春耕田而祈社稷或秋報社稷即祭祀樂歌亦不得以宗廟言之矣

清廟之什第二十六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

射于人斯

慤皇陳曰頌詩多不合組樂記云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蓋一句自爲唱嘆則一句自成一章漢時近古故樂府亦閒有不可句叶者毛河右曰清廟詩每句一唱三嘆則一句自爲一章如武詩於皇武王本七句左傳云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可見矣○序曰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於嘆辭穆美也清廟文王之廟有清明之德者之廟也肅敬雝和顯明相助也謂和敬而光顯者助祭之諸侯也濟濟有容也多士在朝之衆臣也秉執行也對配越於駿大射厥也文王在天之神諸侯多士配對之在廟之主與尸諸侯多士大奔走之則文王之德豈不顯著乎豈不順承於人乎信乎其永世無射也傳箋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慤皇純純二之字純以詔助爲讀者也○序曰太平告文王也言周公將制禮作樂以定太平告於文王也箋命猶道也假嘉也箋溢盈溢也箋曾孫自成王以後主祭之稱也言天道貞一不息文王之德之顯亦純粹不雜與天同體是嘉美之道與我者其饒裕矣我其收之以制禮作樂大順我文王之意而自此以後子孫皆當篤行之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成禎祖○序曰奏象武也○箋曰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正義曰維清詩者奏象武之樂歌也謂文王時有黎刺之法武王作樂歌詩爲舞

號其樂曰象武○按箋謂文王受命七年五伐殷書傳曰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戎五年伐耆六年崇又按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下而管象左傳季札觀周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所執皆象以管奏列在堂下故曰下管象然堂下合樂則必舞故又曰舞象箾也○清清明也緝繼朱註熙光典法肇始禋祀者祭天之名如皇矣伐崇之類是也有成謂伐紂成功也迄至禎祥也言永清大定相繼而光明者乃文王受命征伐之法也自文王伐暴始禋祀天以至今日伐紂有成皆賴其典則文典乃周之禎祥也傳箋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公强邦崇功皇祖人訓順刑忘順○序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箋曰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朝享即告朔禮○烈文辟公呼諸侯而告之也言光明文章之諸侯既助祭於廟前王錫益祉福還及臣旅矣自此以後其順我無強而使子孫保之乎封封殖也朱注作廓移廟也戎大皇美也訓左傳作順又戒之曰無封汝好利汝大賚廟於爾之邦則王必崇尚爾矣且念此不封廟之大功繼其次序而益美之使無間斷可也獨不觀文王武王乎莫強於得賢人則四方順之莫顯於德則百辟法之嗚乎前王之道如是不可忘也皆既祭而戒之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荒廉行順來句居整日順○序曰祀先王先公也○時祭以后稷爲祖故有

先公而詩惟言大王文王者咏王業之所由盛以安祖考也○高山岐山也荒大也彼指岐山也言天作岐山而大王居而大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也彼岐山既與作文王又慰歸懷保以康安之故被險阻之岐今爲夷平之道而子孫世世保守之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一知一順○作曰郊祀天地也○昊天舉天以該地也有成命者謂自天生后稷而已有王命也二后文武也成王成王者之功也指今成王周公言也基積累於下以承緒乎上者也宥寬也密寧也言寬仁寧靜也單厚也肆故靖和也言文王受天命而王今日成其王事不敢康寧以塞天命是相繼光明而厚其誠心故今四海和平而崇報天地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按序以爲郊祀天地成王二字毛傳云成是王事鄭箋云成此王功章昭註國語且辨之云謂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至朱註則據國語是道成王之德一語以爲康王以後祀成王時今亦有遵序郊祀而謂成王爲益稱者所用其說不知朱子據國語而實未細讀國語也國語叔向曰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獨其上也二后受之讀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基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夙上德讀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師尚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和之始於德讀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夫曰成王之德能明文昭能定武烈猶之傳箋言成王之事之功也合始中與終以明成德之實而結之以故曰成則成王非益號矣若成王爲益號有衰去王字而單言故曰成者乎是必解其益之義矣此時亦何庸解成王之益乎則據故曰成一語確是成王功成王事非成王沒後之稱矣況以爲郊祀天地則周公成王制禮作樂有不郊祀者乎郊祀有無時者乎何以不載而載康王以後時也至賈子新書引叔向語有云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此則指成王益號矣然而無碍也以成王不敢康以下原詠成王事猶時思武王見在而曰允王保之嘻嘻成王見在而曰成王昭假以求神察也謂詩咏成王是成王沒後廟號而稱之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牛右福方王享祖來三句一句一順○序曰祀文王於明堂也○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也○將奉也享獻右助也冀天察而佑助也儀

則式象刑法錫福曰報後王遵行文王之典以日安靖四方則此錫福之文王可必其佑助而歆享也然則我之主祭也敢不夙夜畏天威以保四方乎時是也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懷柔諸曰此亦各自嗚嘆以爲頌者○序曰巡守告祭柴望也○正義曰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諸侯至於方岳之下行告至之祭柴祭天望祭山川謂語祭公謀父引之以爲周文公作○時邁以時行也周訓十有二年一巡狩右助序大壞懷柔來柔安喬高敬懿美肆陳夏諸夏也箋註言天

其子愛武王予既右助之而次序於曆數突今者巡守六軍是從所以震動諸侯而諸侯莫不震懼乃祭祀百神河嶽人神得所信乎武王之克君也且明昭乎有周也以慶讓賢勝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箋註知天下威服乃收斂兵革求德美之德以布中國信乎武王之能保天命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王康皇康方明喤將福祿簡簡反反穰○序曰祀武王也○競強也執競執其強毅也無競維烈天下莫得強於其烈也不顯顯也成康成其康安天下之治也皇君也奄蓋也斤斤明察也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傳反反以自檢也謂祭至醉飽之後猶顧威儀也來反重加也首言武王之功德末言承祭之獲福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詩內有成康二字朱註遽改以爲祀武王成王康王之詩則奄有四方不始成康且周人無禘三王而專祀之之事也文武爲受命之君有不祧廟故可專祀若成王康王帝嗇耶不專成康與武王矣時祭有分祀耶何以三王一詩也此皆不可通者況見有成康字遽謂是成王康王則昊天篇曰成王不敢康又何解耶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我烝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后稷極育夏諸育夏屋幅之回互也○序曰后稷配天也○孝經所謂郊祀后稷以配天也圖訴以爲周文公作○立同粒箋極中也傳來小麥牟大麥率循育養也箋言思我文德之后稷大有功德能配上天其撫殖以粒我烝民者莫非其德之中始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命之以堪循育養天下之民故養成而教興無此疆彼界之分而皆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

烝時皆同是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臣工之什第二十七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謀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工公或曰嗟嗟求爾牟麰帶艾麰○序曰諸侯助祭遣於廟也○正義曰諸侯以禮春朝行朝享之禮終天子享食燕賜之事又舉惟待祭訖而去故於祭之末因在廟中遣之○嗟嗟勑之也臣謂諸侯也諸侯來朝天子資之比歸

於廟中正對臣之設故呼曰之臣工其卿大夫也勑其卿大夫即勑諸侯也傳箋公公家也朱註整理咨謀猶度嗣續言當敎汝公家之事王其平理汝之成功有大事尙來謀來度於王朝也保介車右也即月令孟春耕籍田載耒耜措之參保介之御閒者也周之蔡春夏之孟春也箋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傳如何言當如何治之欲其勸民耕也箋皇美明明深也迄至康樂序具錢銚也銚鎒也鉏穊禾鎒也傳箋俾同淹久也靚多也箋艾刈言於乎美哉此宿種之麥將夏熟而受其明潔來牟曰明絡後之稱明來也而明昭上帝至秋又用以樂歲相卿其命我來農具乃耕耘之器久治成熟以多鉏刈之種乃爲不負天得耳農爲國之本故又勑之

臣工一章十五句○宋儒不識經濟凡遇經書言經濟者塗乙之惟恐不盡如風詩之關於政事者率改之爲男女之辭雅詩之關於政事者概改之爲

燕饗送爲至於頌之烈文時侯助祭而戒之以國政也臣工祭後遣於廟也皆封建時大典而朱子必改之以烈文爲獻者臣工爲戒農官使有爰諏存羊之意盡亦思戒嗣遣廟祖考式臨亦大典攸關且徘徊瞻顧而姑存之乎顏習齋先生每喚宋儒生心害政發政害事良有以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駿里耦耦耕也○序曰春秋新穀於上帝也○月令孟春新穀於上帝左傳夏則龍見而雩○農夫田畯也傳箋駿疾發伐也周禮萬夫有川方三十三里少半里言三十里者舉成數也箋亦同炎大也服事也箋二耜爲耦言私而不及公者明愛民之言也三十里一吏主之言今王成王之事已明格於天矣而又率是田畯以布布百穀於是田畯於其所部之田使徹耕治我周重農如此上帝能不默佑之乎指天爲辭者猶思文之稱天爲后也

噫嘻一章八句○朱註謂成王是康王後所稱則不思成王二字原係周公習用之語酒誥所用成王是周公以成王命命康叔若也豈亦康王後作耶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敎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振鷺客謂夏敎夜晝續○序曰二王之後來助祭也○振鷺飛貌鷺白鳥也傳雝辟雝在周之西郊也箋辟雝有水故鷺集之王氏客二王之後天子偏所尊敬故左傳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爲客也戾至也有斯容言威儀之善如鷺也箋彼彼國此來朝庶幾美而戒之之辭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稌稻醴甜酒皆釀○序曰秋冬報也○周殷大司馬仲秋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及郊序曰秋報社稷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蜡也者索也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穀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嘽貪歜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繩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皆報也○秭稻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傳言廩積之數也醴即周殷醴齊酒酒也烝進俾予皆徧也傳箋獻酬酢先人皆蒙其福也治百禮言五禮之屬無不舉也則神降之福亦其徧矣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祝柷既備乃奏簫管

猶鼗鼓也鞉音桃鼓柄貫兩耳持而搖之旁耳還自擊桑崗反
合止柷敔柷木匣狀如漆桶中有椎合之者投椎於其中而擊之圉即敔裏也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籈編竹爲之管如篴並而吹之我客二王之後也成樂周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鱒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沮魚鮪鰷祀神宋何以爲福○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於寢廟此其樂歌也朱註○猗與嘆美之辭潛魚置於水也鱒大鯉也鮪鮥也鰷白鰷也鰋鮎也
潛一章六句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雝下與庶羽鼓同皇祖庭下與聲鳴雝成詩又一例也○序曰始作樂而合乎祖也○正義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合諸樂器於文王之廟以知和古○樂官也庭廟庭也樹羽者於廟庭之上角置五采之羽也應小鞉用大鼓若以鞉應之於義也雖如或面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桑崗反合止柷敔柷木匣狀如漆桶中有椎合之者投椎於其中而擊之圉即敔裏也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籈編竹爲之管如篴並而吹之我客二王之後也成樂周也朱註
有瞽一章十三句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鱒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沮魚鮪鰷祀神宋何以爲福○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於寢廟此其樂歌也朱註○猗與嘆美之辭潛魚置於水也鱒大鯉也鮪鮥也鰷白鰷也鰋鮎也
潛一章六句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雝下與庶羽鼓同皇祖庭下與聲鳴雝成詩又一例也○序曰始作樂而合乎祖也○正義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合諸樂器於文王之廟以知和古○樂官也庭廟庭也樹羽者於廟庭之上角置五采之羽也應小鞉用大鼓若以鞉應之於義也雖如或面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桑崗反合止柷敔柷木匣狀如漆桶中有椎合之者投椎於其中而擊之圉即敔裏也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籈編竹爲之管如篴並而吹之我客二王之後也成樂周也朱註

謂諸侯來助祭者也天子指成王穆穆敬也廣壯牲也肆陳也諸侯助陳祭饌也言得爲國之敬心也假嘉綏安傳宣通朱註燕安介大右助烈考見洛誥曰烈考武王即皇考也以其君天下謂之皇以其有功業謂之烈文母有文德之母謂邑姜也蓋此時并祔於廟故及之言大哉皇考安我孝子以言其宣哲則盛人之道以言其文武則繼君之道上安皇天下昌厥後安我以長尊大我以多福是既見助於烈考亦見助於文母也
雝一章十六句○呂東萊以皇考指武王烈考指文王朱註俱指文王皆非也夫文王何以稱烈考乎不與下篇辭怍乎後圉予小子篇文王稱皇考武王稱皇考何其分明而此乃以皇考稱文王乎愚竊曰朱註謂爲武王祀文王亦非世無子祭父廟而直祝父諱者也惟禘大祖則不必諱耳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

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傳本亦作
王章陽央鶬光亨禴壽保祜福○序曰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載始也辟王謂成王也傳成王始免喪群朝故曰始見也求章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軾前曰和旂上曰鈴傳陽陽明也央央鮮也朱註鶬金飾貌休美也皆指諸侯也昭考武王也率見成王率之見廟也思語辭皇美也言率諸侯以祭武廟而獲福也是此烈文之諸侯安我以多福使我之受福於神者繼續光明於無窮也蓋歸德於諸侯之辭朱註
載見一章十四句○按明堂位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分周公天子爲二言甚分明周公朝諸侯在旁出政理事也故左傳謂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殷民六族封伯禽分殷民七族封康叔天子南

面而立扶成王居君位也故詩曰載見辟王曰求厥章漢人乃有以天子爲周公者大失之矣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及七西反且七序反）

馬旅縶馬追綏威夷韶○序曰微子來見祖廟也○箋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也○客微子也白馬殷尚白也萋且敦琢其旅也（郷本國曰詰敦琢治玉之名言選擇其從行之臣如琢玉也再宿爲信縶其馬留之也追追而餞之也左右朝中衆臣也綏安也淫威大威也言使用天子禮樂也夷易也（他言王降之福甚樂易而不拘束也）愛之留之不束縛之周道之厚微子之賢兩見矣

有客一章十二句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王王功韶中開後受劉韶○序曰奏大武也○正義曰周公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皇美也無競言無疆乎其克商之功業也信有文德之文王既能開其後矣而嗣子武王受之遂勝殷止殺致定其功焉劉殺也耆致也（傳）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八句

閔予小子之什第二十八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遭考孝順庭敬王忘韶○序曰嗣王朝於廟也○王肅以爲周公致政成王嗣位是朝於廟之樂歌也按以下四篇序皆稱成王爲嗣王則是一時事正義曰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即已攝政成王無政可謀且詩言夙夜敬愼繼先緒必非居攝之年則鄭箋以爲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誤也○閔悼傷也小子成王自謂也造爲也嬛嬛孤特也疚病也皇考武王也永世終身也皇祖文王也陟上降下庭直也皇王兼指文武也序緒也言傷我小子遭皇考大行家道未成嬛嬛疚病於乎我皇考終身克孝念茲皇祖如陟於庭如降於庭常常見之今予小子繼之敢不早夜以敬於乎祖考之道至矣小子繼其緒業亦當如我皇考之念皇祖而可忘諸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按左傳家語文王世子明堂位史記詩序書序尚書大傳以及漢唐註疏武王卒年在十一月成王時年十三明年周公攝政爲元年是年即管蔡流言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歸而立制度作禮樂以成文

武之德至七年營洛時王年二十矣而公自請明農致政故史臣於洛誥總記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維七年此確可憑者而宋人如蔡沈輩忽改爲周公留後於洛凡七年而卒則遍稽周公並無留洛七年一事況曰七年而卒出於何書而妄言之凡即曰留洛但可曰承成王命耳保成王之政耳何以云誕保文武受命也豈前此家宰攝政並非誕保文武受命乎原其意乃謂周公攝政不過成王喪中如百官總己以聽於家宰而已喪畢即成王親政何有居攝之名以起王莽之借口者不知有伊尹之志放君猶可孟子言之矣而況居攝乎三年內可居攝爲其君弱小引而七年猶三年也而遂僞於臣道乎夫王莽借口居攝遂辨周公無居攝事則王莽借口受禪以篡漢之天下將又謂舜禹無受禪事耶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

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荐考箋以荐可箋去聲如樂也悠艾箋渙難身箋○序曰嗣王謀於廟也○正義曰既朝廟而與羣臣謀事也○訪謀荐始昭考武王也悠遠矣我艾歷也箋訓判渙分散也多難指管蔡商奄也紹繼也言謀我始政以率是昭考於乎昭考之道遠矣哉我未有閱歷即將往而就之恐其群分散而不能率也況今以羣臣而當多難庶幾繼我昭考上下於庭之朝政陟降於家之家範而見美哉皇考保明其身終覺悠遠而難率也羣臣謂我何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之思易士茲箋敬明行箋○序曰羣臣進戒嗣王也○士事也陟降厥士謂

天運轉日月照臨四方也將行也佛同弼仔肩任也傳羣臣進戒曰敬之敬之天道甚顯大命不易保哉無曰天高而聽甚卑日監在茲不可以不敬也成王則答之曰維予小子不達於敬之道也其或積漸荐日有所就月有所將使學問繼而明之以至於光明乎然不能自爲也其尚輔是大任示我顯明之德行以交儆我

敬之一章十二句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箋荓音騁反拚芳頑反蓼音了

懲蜂蠆鳥蓼○序曰嗣王求助也○箋曰懲愼也天下之事當愼其小小而不愼後爲禍大○荓使也蜂小物而有毒朱註使蜂得螫喻使三監也肇使充信桃蟲拚鳥非雛化而爲鷹故語云鴟鴞生鷹喻殷小醜而致大

艱也傳鴟鴞鷹辛苦之物也家多難指上文也又箋于蓼謂周公致政而已萬幾辛苦也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載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噴其饁思婦其饟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驿驿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綿綿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箋所衡反振救反

柞泽箋耘除旅以婦士耜訓發活達傑額苗熙徧濟積秭醴妣禮福疏曰積子賜反香光器寧福且茲福○序曰春籍田而祈社稷也○籍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庶人箴以終畝仲春擇元日命民人社周禮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載始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柞泽澤陽氣烝達土釋釋然而散也二人相對曰耦隰新發田也畛舊田有徑路者箋主家長伯長子亞仲叔旅子弟也强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遂人所謂以强予任氓者也以傭賃也大宰所謂閒民轉移執事者也傳噴衆飲食聲也朱註噴來饁者也士丈夫也略利也載始事也振明耕也函活含氣而生也驿驿苗皆生之貌達出土厭受氣足也先長者爲傑己而衆苗齊茂也穮穮詳密也耘耨也傳穮耘也耨鉏也酒三酒也醴五齊也箋鬱芬香也謂燕享也椒馨如椒之馨也胡壽考成謂養老也朱註秋穫有成也且此也振自也傳言自古以來皆有豐年之慶神於今茲當不乏突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戛戛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戛楚側反鎛時灼反挃音質

耜音似殺色界反捄音求

耜啟耜殺活頒女載黍頒耜趙薅朽茂頒挃栗櫛至頒盈寧人頒有入之通也○序曰秋報社稷也○戛戛嚴利也註犉牛或來即婦子來饋者饟同餉趙刺蔣去即賜者之所見也挃挃穫聲也栗栗衆多也傳百室一族也周禮四閭爲族百家出共適閭而耕入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歡故同開戶納粟也傳黃牛黑脣曰犉社稷之牛角尺圍前歲續往事傳以報神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綠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柅旨酒思柔不吳

不敖胡考之休紑音抽俅音求鼐音乃鼒音茲柅音旎

紑俅牛像柔休頒○序曰綠賓尸也○箋曰天子諸侯曰綠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綠殷謂之肜正義曰綠亦言賓尸者其事爲賓事此尸也○紑潔鮮貌俅俅也俅俅恭順貌綠衣爵弁士祭服也但使士者綠輕於正祭也基門塾之基以綠在廟門外西夾之堂也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士升門堂視壺濯及邊豆反降於庶告濯具又親牲從羊至牛反告充又梁鼎鼒告潔清之次也兕觥旅酬時用罰柔安也吳譁也皆飲酒而安不譁不傲故無可訓而但見兕觥之狀然也神降以壽考之福必矣

綠衣一章九句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鑠舒灼反晦居衣反

師晦熙介祖受遵祖嗣師祖○序曰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正義曰告告廟也經無酌字序解名篇之意在酌先祖后稷以來資民之道也○徐美遵循傳介甲也朱註龍同寵音蹻蹻強貌造爲也傳載語辭爾指武王也公事也傳言於乎美哉武王伐紂之師也其初循養少民按兵稍晦史記九年觀兵於盟津而還是也至德業大光於天下矣是用大兵一舉而定之史記十一年伐紂紂師倒戈以開武王是也其不煩兵以毒民有如此者我後王承其所爲而受之誠蹻蹻然無競之烈也則子子孫孫用繼其成實維武王之事信可師耳

酌一章八句○朱註曰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爲節而舞也

絞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解士家閒天閒閒○序曰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正義曰講武治兵也類禡師祭也此其樂歌也桓者威武之志也○天於周有天下之後絞安萬邦屢降豐年是天命周爲共主一無懈倦也乃我桓桓之武王保其安天下之事於以布之四方而大定其國家於乎功德上昭於天其受天命爲君以伐商也宜哉士邪皇君閒伐也傳言天之特祥如此而武王之大烈如此武當謹而神必察也

桓一章九句○語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乃傳稱周師克殷而年豐是上當天心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止思思閒○序曰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禮記曰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祝陸下車而封帝堯之後於

傳昭二十八年曰昔吳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武成曰武王克殷而反祀於宗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我武王也應當敷陳時是繹尋繹也朱註言文王既勤勞天下矣我當受而有之布此文德之在人而繹思者以承有功我何意哉惟往求天下之安定耳是周之命非商之舊也於乎嘆又作嗚

汝功臣其繹思文德俾無忘

費一章六句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嶞北宋本又作嶞

句自爲韻○序曰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般樂也　正義曰不言中岳者天子朝會於方岳之下於中岳無事也般樂也爲天下所美樂也解般名篇之意也○陳雅曰嶞山隨郭註曰狹而長也允信猶同由謂水信由地中行

行也翕河兼水之所合也翕宋本紀作敷徧復慫也陳雅對答也朱註言於乎美哉此周也其巡守也陟其高山凡山之體者與岳而爲嶽者以及允由之翕河無不秩而祀之凡以徧天之下莫不望治安於我故聚而朝之方岳之下以答其意是我周臨御大下之大命令也

般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六句

魯頌

鄭譜曰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此乎周公攝成王封其元子伯禽域於魯其封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謂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僖十六年冬會諸侯於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二十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志於復禹伯之制末偏而霓國人美其功李氏行父請命於周而作頌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頌同於王者之後若魯無風者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也若有大罪則侯伯監之行人書之如此馬牛之出入車之長狄僑如時之類

駉駉牧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駉駉牧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駉駉牧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駱有雒有魚以車袪袪思無邪思馬斯徂駉者光而反駉者良而反騅音錐駓音丕騂音星騏音其伾音丕雒音洛徂音存

馬野頌皇黃彭疆臧疆健伾期才雒絡雒繹敎作疆野魚祛邪徂疆○序曰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

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駉駉馬肥壯貌坰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坰必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騋馬白鬣曰駱黃白曰皇純黑曰騅黃騂曰黃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彭彭容之盛也朝祀用良馬齊色故言彭彭也僖公遵伯禽之法反復思之無有竟已乃思至於馬斯亦使之善焉善白雜毛曰雖黃白雜毛曰騅赤黃曰騂蒼黑曰駓伾伾有力也戎馬齊力尚強故言伾伾也青黑雜曰騅白馬黑鬣曰駱亦身黑鬣曰騵黑身白鬣曰雖繹繹善走也田馬齊足尚疾故言繹繹也傳作亦善馳驟也陰白雜毛曰騅形白雜毛曰駱豪骭曰騵二目白曰魚祛祛強健也傳盜馬主雜役貴肥壯故言祛祛也祛徂走行也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有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有駜有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有駜有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戰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駽音宣反

黃明謂下舞謂末句每章作尾聲相應爲韻牡酒謂飛謂謂燕謂有子謂○序曰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駜馬肥强貌以馬之肥强興臣之忠誠也明明大學言明明德辨治其政事也振振鷺飛貌鷺鷺羽舞者所執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也朱註咽咽鼓節也胥相也臣盡忠力君涯恩澤故君臣相樂也青驪曰駽穀善詒遺言君臣有道則陰陽和而豐年至子孫興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

公于遷○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路南金

芹旂叶韻回互之平聲也茷噦遷韻藻蹻昭教韻茆酒老醜韻德則韻祖祜韻馘服馘韻陶囚韻心南淵皇揚訩功韻皐搜韻博斁逆獲韻林音琛金韻○序曰頌僖公修泮宮也○思語辭朱註樂可樂也泮水泮宮之水也諸侯之學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朱註芹水菜戾至也止息也旂有法度也噦噦聲也傳大小皆從公人樂見之也藻水草也蹻蹻强盛也音德音也敎敎化也茆鳧葵也江南人謂之蓴菜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事也難老猶今言耐老也永錫長賜也如王制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也於是順彼所謀之長道以屈服此羣丑羣醜長道仁義也傳穆穆美也烈祖伯禽也孝謂道行禮法也祜福也誠所格者之左耳也囚虜獲者也王制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誠告是也濟濟章本其往征言也狄作剔治也東南淮夷在魯之東南也烝烝作也皇皇美也傳吳譁也箋不吳不揚猶也不告于訩師克而和不爭功也惟在泮宮之內獻其馘功而已五十矢爲束傳角弓四言言克淮夷而器不損傷士不頓倦也不逆士卒順命於絡也猶謀也揚惡聲之鳥黮桑實也以惡鳥之來

善音興頌夷之獻珍貢也懷覺悟也朱註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謂荊揚也傳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稺菽麥奄有下土纘禹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

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
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
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
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
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鳧繹遂荒徐
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
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
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舃
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斁側吏反 殺慶息反
枚回依遲閟稷福稷麥國稿稽黍稙土緒續王陽商續武緒屆野虞女旅父
子魯字輔續公東庸祖子祀耳解帝犧宜多續祗女續嘗衡剛將羹房洋慶

方常崩騰明陵朋乘縢弓增膺懲承熾富背試大艾歲害巖詹蒙東
邦同從功繹宅新諾若嘏魯許宇喜母土有祉齒柏度尺舃碩奕作
碩若韻○序曰頌僖公能復周之宇也○正義曰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有
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伯禽之後君德漸
衰鄰國侵削僖公有德復之故作頌○閟閉也 傳 古禮無事不啓廟門姜嫄
先妣廟又特立在五廟外故稱閟宮侐淸淨也枚枚礱密也 傳 實實廣固也
朱註 先種曰稙後種曰穉 傳 奄有下國覆蓋天下也 箋 此章即姜嫄廟而言后
稷教民稼穡之功也實同是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成往歸
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 箋 無貳不必計度也敦治旅衆也 箋 咸同
也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以起下文周公以至親而爲功首故大封其元子
伯禽也叔父考成王封魯之辭也此章序大王王季文武以及周公之封魯

也魯爲侯國土田當百里而附以山川附庸有七百里正中上文大啓也孫
後世之孫謂僖公也耳耳然至盛也 傳 春秋猶言四時也皇皇后帝天也郊
天配以后稷成王賜魯以重祭也騂之宜之而多降福承上騂犧郊享言也
周公稱汝承上春秋享祀祀言也此章言僖公之諸祀也戴則也獨言秋嘗
者秋物新成祭之盛者也楅衡設橫木於牛角以楅迫此牛恐其觸而傷角
也於夏者祭牛豫養之也白牡周公之牲也以用王禮嫄與文武同也騂剛
魯公之牲也用諸侯禮故從周制也犧尊畫牛於尊腹也將將盛美也毛炰
之豚 周禮 爓去其毛而炰之也胾切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房半體之俎也足
下有跗如堂之房也周語禘郊全烝全裁牲體也王公立飫房烝半體之俎
也挩戕燕饗殽烝體解節折也震騰驚動也三壽壽考之三卿也如岡陵福
之固也此章重咏宗廟之祭也朱英矛飾也綠縢繩束弓也兵車三人中御

右持不左持弓矢大國之賦千乘而兵不過三軍當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
萬舉成數也貝胄貝飾冑也朱綅以朱綫綴之也增增衆也膺當也懲刑也
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荊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也黃髮台背
皆壽徵也胥相也相與試氣力不衰倦也 傳疏 箋 此章頌其用兵之強也詹至
也 爾雅 泰山齊魯之界故言至也龜蒙二山名荒奄也鳧繹二山名海邦近
海之國也諾應辭也若順也此二章頌其能服淮夷大開境土也常或作嘗
在薛之旁許許田魯朝宿之邑也皆魯之故地而僖公復之 正義 令妻齊姜也
壽母成風也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也此章總結上文之恢宇受福也徂來新
甫二山名八尺曰尋桷榱也舃大貌 傳 路寢正寢也修舊曰新即閟宮也 箋
奕奕佼大也奚斯魯大夫公子魚也曼長也末章言其新先妣廟以見其不
忘祖德也

閟宮九章四章章十七句一章章十六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從朱註但五章一連續十七句應調第四章脫一句亦宋安今正之）

駉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商頌

鄭譜曰商者（商州商洛縣）契所封之地有娀氏之女名簡狄者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伐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諒陰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墮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商丘也）封紂兄微子啓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自從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常宣王大夫正考

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閟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也（正義曰武王封微子於宋代武庚爲商後則在成王時開國承武王終言之耳）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聲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鼓祖詔成聲平聲聲韻數奏客懌昔作夕恪詔管將詔（序曰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正義曰孔子得自衛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猗與歎與詩人那多也（那音樂聲容之多也鞉小鼓鼓大鼓置同植以楹貫而樹之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明堂位）簡簡

和大也衍樂也烈祖有功烈之祖謂湯也（湯孫主祭之後王也奏假進而感格祖考也綏安也安我以思而成者謂神明來格也祭義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淵淵深遠也嘒嘒清亮也朱註聲玉聲也堂下諸樂皆依於堂上之玉聲也赫盛也穆穆美也大鐘曰鏞鞉鼓然盛也奕奕然閎也（傳周尚矣殷尚聲故詳言樂也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亦不夷懌言皆悅懌也（例溫恭儉也恪執事敬也言此祭祀之敬本於先人閔馬父曰先嚭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是烝嘗統四時也言此乃湯孫之所將奉祖孫一體其必順之而饗之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毛河右先生曰那詩毛傳作一章朱註判作五章然仍曰

一章二十二句按魯語閔馬父引自古在昔四句爲輯之亂說者謂不宜合作一章但從來詩章判箇與樂章判箇不同詩本一章而作樂者必分解之故詩可合一而樂則斷無不解之例如樂府東門行本一章而晉樂一章所奏判作四解魏文燕歌何嘗行本七章而管樂所奏判前一章爲艷後一章爲趨此明著也那詩雖一章然閔馬父以樂章例之則有輯之亂朱註既爲判之復爲合之或以是耳但樂章分解自爲節次不以韻義爲起絕如清廟詩比一句一唱三歎而成四韻則一句自爲一章而武詩於皇武王本七句左傳云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則亦以一句爲一章者故清廟維清般武諸詩但無韻然則分解節次原不必拘限韻旨如朱註所分者且其曰輯成也以樂之既成則輯之以爲亂此猶繹如以成之成然亦可解作趨如樂府前爲點後爲趨趨促也言樂當急促也輯趨促字音之轉耳故那詩顧予烝嘗二

語向以閔馬父引言不及疑以爲羨辭錯簡今按此兩句兩辭並列或如信南山甫田本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樂胥虎臣郎云陛下壽萬年王子喬云聖主享萬年盤歌何嘗行云萬歲期延年臨高堂云令我主壽萬年相爲和聲有辭無義是樂例耳若此則此又在閔之外別是一體特楚辭湘君湘夫人兩歌其本章皆有指予與兮江中諸語可驗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東反

祖妣所祖成王平定天下將康穰豐疆嘗將祖○序曰祀中宗也○箋云中宗殷王大戊湯之玄孫也殷本紀云大戊立亦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

暮大拱大戊懼問伊陟陟曰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大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立不毀之廟故中宗可尊祭也○烈祖有功烈之祖即指中宗也秩常申酤酒賚賜也 傳戒戒也平猶和也猶儀禮言奠定也鬷中庸作奏證奏聲之轉也溥廣將大穰穰多也 朱傳我皆指主祭之後王也蓋自歌者指之爲辭 朱傳而歌者即後王之臣又可引之爲我也如那既稱湯孫即稱我是也言嗟乎我中宗有常施之福湯既創業以錫子孫矣中宗又重錫之而無疆意及於今王之所得載清酒以致祭而中宗即賜我以思而成者而後王又有和羹戒而具平奏進庶和故神安我以壽考也且諸侯來助格享是我受命廣大矣而天又降豐年皆中宗之申錫也則今日之祭來格來饗降福無疆可坐期矣故末又祝神曰尚其頤我之烝嘗乎是湯孫之將也亦言湯孫者湯爲受命之君

中宗爲湯孫主祭亦湯孫一氣相感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商芒湯方韶后有殆子韶勝乘承韶里止海祈河宜何韶○序曰祀高宗也○箋曰祀當爲祫高宗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前而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則此亦吉禘之祭也合毀廟主禘視昭穆故曰吉禘亦曰祫○玄鳥鳦也春分日玄鳥降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以春分之日祭於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爲芒芒大貌 傳生商者

契爲堯司徒教民有功封於商也宅殷土者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 箋殷亳地之小別名也殷有三亳殼熟爲南亳即湯都也蒙爲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盤庚所徙者也 正義古帝上帝也武湯有威武之湯也域封域也正封域於四方言伐桀而有天下也方命厥后命四方之諸侯也奄有九有覆蓋九州也商之先后自湯而下累世也受命二句言累世受命不至危殆以武丁中興能振其後也武丁爲湯之孫子故曰武丁孫子湯曰武王高宗亦曰武王其武無不勝其任也故諸侯皆建龍旂以承祀封域自邦畿而極於四海爲 箋十爲成數十乘言車乘之多也福黍稷也黍稷曰糦 朱傳四海來格承上龍旂二句言也祈祈衆多也景員維河承上邦畿千里三句言也景山也春秋傳湯有景亳之命是也員即幅隕之隕河大河也 朱傳言景亳帶河也或者言殷之湯與武丁受命皆得其宜

而荷天之百祿則今者武丁祗敬不亦宜哉

玄鳥一章二十二章

湯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遂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竦不竦百祿是總○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墨如字反）

商祥芒方疆長將商頌撥達越發烈禘頌遹齊遲躋遲祗圍韶球虡休絿柔

優遒韶共厖龍勇動竦總韶鉞烈曷棄達截伐桀韶葉業濩子士韶勿王韶○序曰大禘也○大傳及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祭法曰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湯深哲智言其德也一句通篇之綱也外大國遠諸侯也幅隕也（傳）員周也（箋）有娀有娀氏女簡狄也將長大也（傳）帝指帝嚳猶生民履帝之帝也商國名在今商州契所封也言禹敷布下土而幅隕長者見商國亦敷也故追言有娀氏女方當長大之時帝嚳配之立子曰契后稷以有功而遷商國爲玄王即契也（見國語）桓大履治履禮也言契大治其民受小國大國而開通之率以倫理使無違越遂視其民既行發起而其係有相土者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又威武烈烈海外皆爲截齊爲（傳）（箋）帝命之帝上帝也猶生民言帝嚳亦言上帝也齊一也言上帝命商世世不違至於湯而天命齊一幷無疑二降不遲者應期而生也聖敬日躋有

詩經刊誤表

頁	行	字	漢	正
卷七 一	九	二十二	○夜	夜○
四	一	二十二	擠上脫於字	
五	二	一	熱	熱
八	十一	十五	早	旻
	四	二十七	稱世	世稱
	二十	二十八	例離	離例
九	九	二十八	倒離	離倒
	二	二十二	以好	好以
十	十	八	伊尹	尹伊
	九	二十三	也法	法也
十二	十五	二十七	讀	瀆
	十六	二十一	快	快
十三	一	二十一	廢	廢

詩經刊誤表　一　四石甲舍校刊

頁	行	字	申	申
卷八 一	十四	十五	城下脫燕字	
		一	申	申
	十六	十五	夫	失
		九	也下韓奕另行	
	十七	一	特	特
		十九	尤	允
	十八	二十一	綱	綱
	十九	二十九	競	競
二	一	二十	侯	侯
	三	十三	年下脫伐字	
		二十一	韓	韓
	三	十三	韓	韓
		二十一	移	移
	四	二十五	韓	韓

詩經刊誤表

頁	行	字	傳	傳
四 六	七	二十	我	非
		二十二	或	成
七	八	十三	以下多一布字	
		二十二	獨	獨
	十	二	勛	勛
十二	十五	二十二	幸	幸
	十六	二十二	利	利
十三	十八	二十二	幸	幸
十五	十七	二十二	充	允
	十八	四	逸	逯
十六	十二	二十四	兕	兕
		二十六	少	小

詩經刊誤表　二　四石甲舍校刊

頁	行	字	行	行
十七	十二	二十	舒	舒
	十三	二十	域字在其封下	
	二十五	二十二	謂	野
	十八	四	配	酺
	二十二	二十四	蘇	蘇
	二十七	二十五	蒸	蒸
	十	二十六	秋	秋
	十六	七	末	末
	二十五	二十八	衰	衰
十八	一	一	聚	庶
	五			

詩經註義

上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詩經詮義

長安趙展如大司寇鑒定

同邑後學余家鼐謹署

光緒己亥春重刊

敘

詩以理性情也學詩者不求之性情切近之地而求之訓詁章句之文異矣訓詁章句所以釋經循而求之不無自得而竊怪今日之學者則徒曰求工舉業其於聖人以詩垂教之旨復何與焉學詩而果有得舉業何患不工乃今之竊取科名者復不求於經而徒事摭拾前人唾餘强記幾篇舊文彼此鈔襲於經且罔識句讀者有之不亦異之甚乎此其下焉者若乃儒生有志經學則前聖微言之所託卽後人效法之所承矣而今日之稍思矯矯自命者又不肯循習朱傳以釋經而橫據序說搜擷箋疏以矜博洽以求勝於朱子其衧異又有甚焉朱子詩傳字字皆以意逆志而得之是以能拔乎舊說之外而獨抉作者之心雖使死者復生當無不首肯而心服彼一味粗浮不就經文細加涵泳而徒强經文以附會時事穿穴鑿孔自謂服古有得於詩旨胥何當哉夫三傳皆釋春秋而紀論互多彼此談禮皆自后氏而考據復自差池僞書作於漢儒歷兩京而莫辨經經秦火本自難言別幟分門愈加紛亂惟是心理皆同聖聖一揆學經者惟本之於心信之以理是非眞僞或不難辨然他經可斷之以理而詩學則尤宜曲探其情情辭事世苟不相符安在齊魯韓毛之果近古而西

河授受之獨得其眞乎廣綜博考則世遠事湮情見乎辭則古人不遠故朱子之言曰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閒審之言行樞機之始蓋讀詩之法數言其盡之矣噫今之讀詩者果其能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而毋或以私見成說先橫據於胷中焉則當日詩人之志當必有隱隱與之迎合者其亦可恍然信朱傳之至精至純而一字不可移易也夫紱頊者輯四書詮義而因復從事於詩故略敘其說以列簡端使一世不好吾無問焉而或者經學有人則藏之名山其亦或光怪陸離之發見不可揜歟愚可於朱子之詩傳信之則亦可於古人之作詩及孔子之刪詩信之焉

雍正壬子冬月吉旦婺源汪紱自敘

詩經詮義目次

卷之首

朱子集傳序

詩學源流

詩序得失

六義四始

論韻

圖說

卷之一

國風

詩經詮義 卷之首 目次 一

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召南 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何彼襛矣 騶虞

卷之二

邶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鄘 柏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蝃蝀 相鼠 干旄

衛 淇奧 碩人
氓 考槃
河廣 竹竿
伯兮 有狐
王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蓷 兔爰
葛藟 采葛 大車 丘中有麻
卷之三
鄭 緇衣 將仲子
大叔于田 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揟兮 狡童
東門之墠 褰裳 丰
風雨 子衿
出其東門 揚之水
野有蔓草
齊 還 著
雞鳴 東方未明 南山
東方之日
盧令 敝笱 載驅
甫田 猗嗟
卷之首 目次 二
詩經詮義
魏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閒 伐檀
碩鼠
唐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鴇羽 綢繆 無衣 杕杜 有杕之杜
羔裘 葛生 采苓
卷之四
秦 車鄰 駟驖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權輿
晨風 無衣 渭陽
陳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檜 羔裘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曹 蜉蝣 候人 鳲鳩
下泉 七月 鴟鴞 東山
豳 狼跋 破斧 伐柯 九罭
卷之五
小雅
鹿鳴之什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出車 杕杜 南陔
白華之什 白華 華黍 由庚 崇丘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由儀 蓼蕭 湛露
卷之六
卷之首 目次 三
詩經詮義
彤弓之什 彤弓 菁菁者莪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之什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小旻之什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卷之七
北山之什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鐘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之什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卷之八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　大明　緜
棫樸　旱麓　思齊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卷之九
生民之什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泂酌　卷阿　民勞　板
卷之十
蕩之什　蕩　抑　桑柔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常武　瞻卬
召旻
卷之十一
頌
周頌清廟之什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周頌臣工之什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　載見　有客　武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訪落
小毖　敬之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卷之十二
魯頌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商頌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卷末上
大序
小序上　風
卷末下
小序下　雅　頌
目次終

朱子詩集傳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此段原詩之所由作也詩本於思則詩自不能無貞淫美惡之異矣詩發於咨嗟詠歎之餘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則可見詩之正者其聲亦正詩之邪者其聲亦淫矣而欲分聲與詩而二之者不亦惑乎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此以正風正雅言之

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此以變風變雅言之詩雖不能皆正而因之以自反而勸懲之則亦使人歸於正而已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此言聖人用風雅頌之正者被之以爲樂而用之以教也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此專以國風言黜陟卽勸懲之教也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變風多東遷以後詩是太史固猶有宋詩之事但天子不巡守而黜陟之典廢不行耳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問善之不足以爲法者固有之矣若惡則何爲而不足以爲戒也曰天下固自有無關法戒之詩如後世遊觀詠物之作縱極脩辭琢句刻畫工巧於法戒何與蓋孔子所刪大抵此類漢魏樂府中便多有此等詩了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自孔子以下至此一段言孔子刪詩之所以爲教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唯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

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此言風之所以爲風及風之所以有正變也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正雅及頌亦不皆作於成周之世此舉其概言之耳朝廷郊廟樂歌之辭雅用於朝廷頌用於郊廟然此亦大概爲言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言雅頌之所以爲雅頌及二雅之所以有正變也變雅中亦不盡閔時病俗之所爲此亦大概言之耳

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總言風雅頌之所該其無不備如此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國天下之本在家而家之本在身爲人之性情不敢不正正心脩身者取法於文王而國天下之本立矣參之列國以盡其變列國之風之所以變則可考見其政治之所以失而廢興存亡之故無不可徵反身而求之而惕然者愈不容已矣正之於雅以大其規觀之於小雅大雅之所詠歌則邦國上下之交朝廷政治之大無不可推而舉而措之天下無所難矣和之於頌以要其止頌者盛德之形容也遷之意所謂止於至善也此學詩之大旨也要須如此方是學詩如徒求故事以實之及矜其所得於一字一句之新奇於是乎章句以綱之不別其章句則不知所起止而無以得詩之大旨其脈絡亦無由通貫如漢儒解大雅行葦之失是也又詩有相聯相載及換韻之處皆不可不究心訓詁以紀之不通其訓詁則昧於文義而無以得詩之委曲或且以文害辭以辭害志者也諷詠以昌之讀詩直須是諷詠以昌之蓋詩本是古人之歌謠其言語本甚平易若一目看去只覺雪淡惟是諷詠久之而得其詠歌咨歎手舞足蹈之神則神致自出意味無窮要其神致所存每反在起興無甚取義處及數虛字及語助詞等字之中若不諷詠以昌之則何從而得其神理故此一句尤爲讀詩最要緊事涵泳以體之諷詠猶似口頭工夫涵濡則直是以吾心沈浸其中使與詩人之性情交融浹洽合爲一體覺此詩便是我做的一般方是然涵濡亦不出諷詠之外須是口中逐句諷詠心中便逐句涵濡此如嚼佳果一般口中細咀嚼出汁漿出來心下便深得其滋味也察之情性隱微之間人情性便一面察自家情性爲正爲邪隱微獨知之地已覺有發見於語言之間不容自揜矣審之言行樞機之始此則反而審已之言行於方動之機審其有合於詩之所爲善者則鼓舞行之審其有類於詩之所爲不善者則懲而戒之也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

得之於此矣此一段詳學詩之法而因著其效也六經皆所以脩身及家平均天下而詩之感人尤爲易入故孔子之教門人每以學詩爲汲汲云○朱子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自胷中流出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著意思自足又曰學者觀詩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旨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己作出來的一般方能翫味反復向上有透處又曰詩本是恁地說話一章說了次章又從而歎詠之雖別無義理而意味深長不可於名物上尋義理後人往往見其言如此平淡只管添上義理卻窒塞了他緻按此三條皆與此序章句以綱之四句互相發明蓋深恐人不求之本文而胷中蚤橫窒著有一個成見故也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玩朱子此序其於詩之表裏精粗本末體用無不備見而學詩之法亦至詳且盡朱子傳經之苦心亦於此無不傾吐矣讀詩者宜詳味而深體之可無事摭拾舊說以求勝於朱子爲也

詩學源流

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詩之有作也由來遠矣顧其詩後世無傳焉而南薰之操復旦之歌又非可以據信惟是勅命時幾賡歌颺拜之三章其雅頌之祖乎降此而五子之歌則變雅亦於是興蓋詩者志之所不容已而世之治亂盛衰亦於是乎覘矣伊訓中聖謨洋洋一記曰天子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此蓋三代所同而孔子獨取周詩詩亦是陳戒之詞且變風而下周王已不巡守乃其詩獨存而巡守所陳於三百篇固罕見焉聖人能近搜於所見所聞而不能遠得於所不見不聞也太史公曰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於幽厲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異哉所言夫審一定和太師之事而律因夫聲聲因夫歌歌因夫詩詩因夫志志之殊趨聲律異和雖孔子亦安能强之使盡合於韶武況宗廟朝廷以下及鄉人邦國其所用之樂經傳猶略可考焉郊廟而下板蕩之篇於禮樂將何施乎蓋絃歌則無不可以絃歌而禮義則必精之乎禮義正變異量豈可混乎史遷此語凡附序說者莫不尊之故此特先辨之朱子辨東萊詩記之說亦曰孔子之刪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其要歸無不出於正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爲吾警懼懲創之資邪若夫雅頌若干篇自衞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桑中小序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爲桑閒不爲無據今必曰三百篇皆雅則邪正雜揉非復孔子之舊矣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見於序義傳記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謠其頌在樂官者以爲可以識時變觀土風耳今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之何等之神接何等之賓客邪古者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問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王雅頌之正施用亦異則固不嫌於厠雜矣今於雅頌之實察之既不詳於厠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文以風刺之美說强而置諸雅頌之列是乃反爲厠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其以二詩爲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然古樂既亡無所考正吾獨以其理與辭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欲故謂史遷此言實後儒牽强回護依附穿鑿之說所由始而本詩之文義情理皆不復顧矣學者可不知所擇歟

至於孔子之刪詩則亦不過即故府之所存睹聞之所及周流四方之所得者以參觀而互證之其爲正樂所用固不可得而刪而餘或有無與於勸懲之用及煩複雜亂之甚與夫殘缺而不復成章文意謬亂而不可通者則可去而去之若夫淫亂愁怨之作太師所存正所以垂戒後世則如之何其可刪也至若正樂所用而故府已亡之者則雖孔子亦無從復得是以商頌十二篇僅存其五而新宮貍首今不復有其說焉謂古詩三千孔子刪之僅存三百亦未必然孔氏亦曰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録不容十分去九遷言未可信也而或謂有篇刪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字者則尤爲必不然也盧陵歐陽氏曰

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常棣之詩夫子謂其以室爲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此鄘風君子偕老之詩夫子謂其尊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此小雅節南山之詩夫子以能字爲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愚按爾雅云常棣棣唐棣棣唐棣棣移則常棣唐棣本非一物而安得以唐棣偏反之四語强爲常棣之詩況常棣周公作也而安得爲室是遠而之語又其辭意輕佻亦大不類於常棣矣夫唐棣之詩未知其何爲而作若卽魯論以觀則孔子正惡其未思而託言思恐其足以惑人而其言又不足爲勸懲故刪之非於常棣而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於中庸所引而去卻惡其二字文義已自不通況君子偕老之詩盡飾已至於胡天胡帝而安得獨於衣錦尚絅二言爲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乎至於誰能秉國成一能字立義之細尤爲不足刪者歐陽公之爲是言實猶循習於漢儒之舊而擇之未精耳故愚則以爲此必不然者也　邵子曰仲尼刪詩蓋取其善惡明著者存焉耳斯言其得之歟○唐陸

氏曰孔子刪錄周詩上兼商頌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詩序所由作爲說不一而以爲子夏所作則有必不然者詳辨見後篇　口以相傳未有章句既曰口以相傳未有章句則亦未必有序可知矣　戰國之世專任武力雅頌之聲爲鄭衞所亂此語亦不親切鄭衞之聲自是亂雅樂豈待戰國之世而後雅頌之聲爲鄭衞所亂其廢絕亦可知矣遭秦焚書而得全者以其爲人所諷誦不專在竹帛故也竊謂先後次序之間亦已有失孔子之舊者　漢興傳者有四家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爲訓詁以教無傳疑則闕不傳號曰魯詩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郎中令王臧御史大夫趙綰臨淮太守孔安國膠西內史周霸城陽內史夏寬東海太守魯賜長沙內史繆生膠中尉徐偃膠東內史闕門慶忌皆申公弟子也申公本以詩春秋授瑕邱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丞相韋賢受詩於江公及許生傳子少翁又王式受詩於免中徐公及許生以授張生長安及唐長賓褚少孫張生兄子游卿以詩授元帝傳王扶扶授許晏又薛廣德受詩於王式授龔舍以上魯詩學齊人轅固生作詩傳號齊詩傳夏侯始昌始昌授后蒼蒼授翼奉及蕭望之匡衡衡授師丹及伏理滿昌昌授張邯及皮容皆至大官徒衆尤盛後漢陳元方亦傳齊詩以上齊詩學燕人韓嬰推詩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號曰韓詩淮南賁生受之嬰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韓生其

後也河內趙子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授同郡食子公及琅邪王吉子公授太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並至大官以上韓詩學○韓詩外傳今猶傳於世　毛詩者出自毛公河閒獻王好之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名萇小毛公爲河閒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此謂小毛公　治詩爲河閒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

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號徐敖敖授九江陳俠或云陳俠傳謝曼卿元始五年公車徵說詩後漢鄭衆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毛詩注鄭康成作毛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矣以上毛詩學始末○鄭雖主於毛而多自立異魏太常王肅更述毛非鄭荆州刺史王基駁王肅申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徐州從事陳統難孫申鄭宋徵士鴈門周續之豫章雷次宗齊沛國劉瓛並爲詩集義前漢魯齊韓三家詩列於學宮平帝世毛詩始立齊詩久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人無傳者唯毛詩鄭箋獨立國學自孫毓以下南朝詩學也李延壽曰通毛詩者多出於

魏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二劉謂敬和軌思也○此北朝詩學唐孔氏曰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閒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閒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胥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明特達文而又儒於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今據以爲本此穎達自述作疏所本大概孔疏所宗不外毛鄭王三家及劉氏兄弟之說○莆田鄭氏曰武帝時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夏今觀其書所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此不盡合說見末卷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秦黃鳥與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之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按左傳孟子諸書漢初固未盡行然其在民閒者固未嘗盡息也是以儒生得傳其說而毛氏之徒亦與有聞焉則用以釋經未可據以爲眞源流於子夏也漢興三家盛行毛最後出世人未知毛氏之密其說多從齊魯韓氏迨至魏晉有左氏國語孟子諸書證之然後學者舍三家而從毛氏從韓氏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音從毛氏之說則禮記左氏無往不合此所以毛詩獨存於世也愚按毛氏後三家而出乃能廢三家而獨存是固有長於三家

者矣顧孔子之徒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游夏同在文學之科曾子子思孟子實紹斯道之傳以觀學庸孟子之書則其言詩者無如三子矣彼齊魯之儒夫豈無被其河潤者是何必以子夏設教西河而遂推毛氏之學爲得其眞也哉且夫微言難繼而大義易乖則雖或親炙於聖人之門而爲說且不無流遁失中者如游楊呂謝皆親受業程門而有不能無偏雜於釋氏者況五世之澤將斬如陸氏所云則自子夏至毛公約六世七世閒授受爲說不同如高行薛倉是一說魯申李克又是一說而又安可盡據以爲無失也故愚惜三家之不傳也如其皆傳則好學深思之士益可以自虛其心而參觀互訂以折衷於一是焉又何至株守殘

編專以師門樹幟而陷於阿私比附之障歐朱傳所採亦正不棄夫三家之遺說云雖然無庸惜也詩人固已嘗示我以詩矣示我以詩卽示我以志示我以志卽示我以情性之微以意逆志古人之寤寐可通矣事不可考不妨闕之而所得不已多乎若謂漢猶近古而毛鄭獨爲可宗也則愚不曰然○兩京經學學擅專門馬鄭而還學爭淹博專門則孤淹博則雜是以徵求雖廣而擇不暇精要其所宗終不能越於毛鄭之範圍而已唐世說經諸儒孔穎達賈彥其表然者餘若陸德明顏師古孫愐杜佑雖不專於說經而立說亦時一得其若張士衡受詩於劉軌思以授賈公彥許叔牙太宗時撰毛詩纂義李元植齊威

皆受詩於賈公彥施士匄元和間以詩爲太學博士弟子甚盛成伯璵段成式則皆以長於詩聞而其說之傳於後者鮮可見焉要以學有特見則惟是韓昌黎爲最云宋儒霑與經學淵藪周程張邵諸大儒其心得固迥軼於漢唐諸儒之上矣他如歐陽脩永叔三蘇蘇洵明允子軾子瞻子轍子由亦病序說之反覆煩重而欲惟存首之義蘇黃門一句盡去其餘○朱子曰蘇氏例取首句而去其下文但首句未必非耳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程張亦循守序說然說理有明通處始用己意有所發明夫說經豈期立異於前人而逆志

要與性情相浹洽是以朱子譏唐疏而若有取於歐蘇誠深病毛鄭之拘牽穿鑿煩碎支離爲鮮能有合於經而又惜魯齊韓學之無傳致後世無所取資以參觀而互訂也朱子作詩集傳凡三易稿而成朱子曰某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處亦曲爲之說後來覺得不安第二次解者雖存小序間爲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活時呂東萊方著讀詩記中多引用朱子語然要皆朱子未定之說逮朱子之詩集傳成而東萊已先下世矣呂成公讀詩記議論多新意有精采而或失之巧且亦間互序說但所宗惟序之首一句而其下講師所衍則每所不從及東萊既卒而朱子爲之序其讀詩記深以集傳之成未卒相示爲惜云朱子說詩自謂獨無遺憾蓋訓詁則多從毛鄭而詩人意指所在則

自得於吟哦諷詠之餘如關雎傳云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此等處只加數虛字襯墊吟哦數遍自覺神味無窮今人於此等處每看得雪淡所以亟思扳去其宏義奧指則本之性情心術之微而加之以問學研求之益如解雅頌諸詩則每與學庸相表裏是惟其胷無一物故能集羣儒之一得而破舊說之拘攣中州王伯厚曰諸儒說詩三家者獨朱子集傳閎意渺旨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伯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傳柳戒自警言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迓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姐者岐皆從韓詩再數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守殘專門而或者猶欲執曲說以求勝於朱子不亦惑乎○朱子而後黃勉齋幹直卿陳北溪淳安卿蔡九峯沈仲默輔慶源

廣漢潘子善時舉陳潛室埴器之諸子實親炙於朱子之門而傳詩學如慶源宜若孔門之子夏焉胡允夫曰輔傳貽先生親炙朱子之門深造自得於問答之際尊其師說所著有詩童子問羽翼集傳行於世云然大義斤斤師說能發明者固多而微言所在亦或已失之黃勉齋之學盛於金華何基北山王柏魯齋金履祥仁山許謙白迭相師承顧源遠流歧心長手短浸有失朱子之志而不自知者其若陳壽翁櫟定宇劉公瑾瑾安成朱克升公遷豐城其庶幾重厚君子歟此三子皆元時人東里楊氏曰安成劉瑾輯詩傳通釋采錄各經傳要義世謂瑾能闡朱子之蘊愚按後儒說詩能不背於朱子者惟安成其最矣張南軒栻敬夫王雙溪炎晦叔時與朱子後先義蘊亦多能相發而錢文季文子自處朱呂之間王雪山質景文文擬

樹一家之幟甯不聰明特達究之選義未精況若戴岷隱漢肖巖華谷梁坦叔○二以及於吳草廬澄幼清馬樂平端臨望貴陳雲莊澔可則陽是陰非蓋泛濫失歸粗疎妄信幾陷焉門庭之寇盜矣吳馬陳皆元儒眞西山德秀魏了翁華父鶴山理境幾醇而說經多滯二子皆宋儒胡雙湖一桂炳文庭芳胡雲峯仲虎吳正傳師道胡允夫一中○皆元儒又斤斤自守而不足者也明儒薛子敬軒河津粹然學朱子之學而說經則無多言然躬行君子其片語實有勝千百言者其所得經學之本也崔子鐘銳後渠陳清瀾建東莞其知所擇言者矣此以亦嘗言詩者言餘不悉數王陽明守仁湛甘泉若水郝仲輿敬京伯安張賓王榜張七澤所望山元明叔翹

媛異學以言詩而詩已晦寂且欲與朱子爲難故其言雖或一當皆愚所不欲取王守溪鏊濟之呂涇野柟仲木唐荊川順之薛方山應旂仲常瞿昆湖景淳師道黃葵陽洪憲馮元敏時鄒嶧山泉陸平岡南陽徐儆弦常吉士彰顧鄰初起元沈無回守正魏浣初仲雪諸人因末學而言詩而詩愈支離雖循循不叛朱而失旨者多或閒取其言而非滿志也就諸子中惟嶧山說多可取楊升菴慎用鍾伯敬惺譚元春友夏以雜學言詩未知義理然於言情處亦每或得之升菴徒博耳姚承菴舜牧虞佐唐士雅汝諤錢公永天錫何元子楷徐聖期鳳彩顧麟士夢麐著立言時有可採然求其默契朱子而眞知集傳之不可移易以上而眞得夫

詩人之性情者則未一二覯也愚高祖清簡公諱應蛟字潛夫號登源爲學一遵朱子其於說詩也尋常指點務使人反諸身心求諸日用而不爲艱澀之求不尙夫新奇可喜之說故紱於詩學得自家傳者爲多凡所紹聞多不復識別因而旁搜遠紹欲以自附於朱子云夫天下之一者不能不分分則必斷而歸之一此亦逆數之無可如何周公制作至備至明至春秋而詩樂亂焉孔子其一之者也孔子遺經災於秦火漢儒始出詩分四家焉唐孔疏亦其一之者孔疏不足稱然當時無異說也毛疎鄭妄序說煩蕪宋儒始知病之然而說者又紛然四出焉則朱子其一之者也朱

子自千有餘歲之後奪三百篇於毛鄭諸儒之口而還之作詩之詩人奪詩之爲教於秦漢講師及衞宏之徒而還之刪詩之孔子然而疑之者又於是乎起矣況制藝之途開而纖巧之思又日出焉斷而歸之一者其將誰屬而還之朱子歟

詩序得失

魯詩無傳而有訓故則亦無序齊詩有傳則宜亦有序而二家既皆不傳矣韓詩之有序則於宋猶及見之謂毛詩爲傳自子夏則韓詩之序應亦必有所本原哉毛詩之有序以爲作於子夏者鄭康成梁昭明太子也唐陸氏曰沈重云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子夏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唐成氏曰關雎之序首尾相結冠束二南梁昭明太子亦云大序是子夏全制其餘衆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耳其下皆是毛公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辭子也以爲作於衞宏者范蔚宗鄭漁仲程泰之也書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今傳於世唐陸氏曰或云小序是東海衞敬仲所作宋鄭氏曰謂小序作於衞宏是也謂大序作於聖人非也命篇大序出於當時採詩太史之所題而題下之序則衞宏受師說范曄後漢

而爲之也以大序爲作於聖人而小序爲題於國史者程子也程子曰詩大序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小序即大序中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小序之下則說詩者之辭也按大小序之名所指各有不同鄭夾漈所云命篇大序指各序之首句言也程子所謂大序指關雎總序至詩之至也言也謂序爲漢儒所附託者韓子也韓昌黎謂子夏非章句之學必不序詩謂小序題於國史而大序亦國史所述閒有聖人遺言且推而擬之春秋之褒貶者范逸齋也此又以各首一句爲小序而首句之下所衍說者爲大序欲存序說之首一句而盡去其餘者蘇子由也蘇氏亦以首一句爲孔氏之舊尊信序之首句而謂下文爲講師所衍說者呂東萊也東萊亦略本程子之意謂序自毛公分寘諸篇之首則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然首句未必是而下文未必非故屏寘序說而涵泳詩辭而序之得失亦因之可見以虛公爲去取者我朱子也詳見朱子詩序辨說中夫詩大序因關雎而統論全詩其論固多可取然於詩則多滲漏之義而文氣又有補湊之迹如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此可以言變風未可以言正風也至如曰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此可見變風變雅作於下非必國史矣卻又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云云則又似謂變風變雅皆作於國史是補湊之說也至通篇語氣則尤覺有不貫串處以爲作於孔子子夏竊以爲未必然也以各篇之序爲國史所題則尤有不然者夫國史採詩而命之題因必載其事而指言其所美所刺之人是必隨得而隨識之固不待所美所刺之人之卒後

矣而序則每舉其諡爲言是豈國史能預加之諡乎關雎后妃之德也方其得是詩時甯遂以后妃稱太姒乎桃夭后妃之所致也兎罝后妃之化也芣苢后妃之美也風化之美皆出后妃文王安在乎君子于役刺平王也王風王國之風國史王國之史而安得直書之以爲刺平王之作乎至如偶據一二字爲言而與全篇之意實大相刺謬者猶未一二數焉序安見其爲出於國史也若乃首句以下則附經成義牽合爲文反覆煩重爲衞宏所附益顛濱夾漈固已譏之無容辨矣蘇氏曰經師所附益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莆田鄭氏曰觀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至數句者有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有委曲婉轉附經以成其義者牽合爲文取議於

世此不可不辨者也朱子曰小序大無義理是後人湊合而成多就詩中採摭言語不能發明大旨見有漢之廣矣之句以爲德廣所及見有命彼後車之言以爲不能飲食教載行葦之序見牛羊勿踐謂仁及草木見戚戚兄弟謂親睦九族見黃耇台背謂養老見以祈黃耇謂乞言見介爾景福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卷耳之序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爲后妃之志固不倫矣況嗟我懷人其言親暱太甚甯后妃所得施於使臣者哉桃夭之詩謂昏姻以時國無鰥民爲后妃所致不知文王刑家及國其化固如此豈專后妃所能致耶其他變風未必是刺者皆以爲刺

未必是專言此人必傅會以爲此人桑中之詩止是淫者相戲之辭豈有刺人之惡反自陷於流蕩之中子衿詞意輕儇豈刺學校之辭有女同車等皆以爲刺忽而作鄭忽不娶齊女亦是好底意思見後來失國便將許多詩盡爲刺忽而作考之於忽所謂淫暴之類皆無其實至目爲狡童豈詩人愛君之意況其失國正坐柔懦何狡之有幽厲之刺亦有不然甫田諸篇凡詩中無詆譏之意者皆以爲傷今思古而作其他謬誤不可勝紀後世但見詩序冠於篇首不敢議其非至解說不通多爲飾詞以曲護之其誤後學多矣紱按古人之作序者本亦期以釋經而識見有所未通原亦不足深罪況有據而得者亦時多有之其可據可通者朱子已採入集傳矣但所見既淺則不當以不知爲知而陷於自欺欺人之罪矣乃作序者既攀時事以附經而後儒不知尋繹經文則反强經文以附序又或者假序說及毛鄭之言以特爲立異於朱子則其敢於離經背理以自欺欺人者罪又浮於作序之人之上矣如嚴粲馬貴與王守仁郝敬之作是也○嚴氏詩輯名爲尊朱而實爲漢儒護法閱者顧弗深考則以爲將毋同其說之當辨者已散見於經文之下陸象山慨以淫詩爲好賢之詩王守仁謂夫子所訂本皆雅樂秦火之後漢儒摭拾逸詩以補三百之數此二子之不用序說

同而無當於詩同夫好賢爲用情之正而淫者則用情之流情辭之際焉可誣也秦火之餘經雖殘缺然三百之目則四家異出而無殊以徵之傳記所引之詩又大抵不外所存其逸者鮮矣而安得別求孔子所訂於今日所存之外乎陽明資性聰明故亦覺三百篇中不可皆作雅樂但其學欲自異於朱子故又別自創爲一說馬端臨曰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作於何人先儒多疑之至朱子解經於詩國風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國風之序不可廢也雅頌之作其意易明則序者之辭可略至於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序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有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序作之之意者而序

乃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有源孰能億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乎予應之曰古人不云乎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夫詩人之不作久矣里巷歌謠卽當日太史採之亦安能盡知其所指爲何人所歌爲何事哉故因辭以逆志則性情不相遠可以自反之身心而必欲求其人其事以實之則見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國史猶有失其眞者而謂可信於經師之口吾恐博望家人復生當或且笑其不然矣且學詩者將徒求知古事乎將反之身心而自得歟貴與其奚適焉馬端臨曰芣苢之序以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憫周室之

顚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莊公也而其詩語則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賴序以明者也予應之曰貴與所引正詩之因序而晦者也芣苢有皤皤之象焉不觀其所以自得之趣而驗夫王政之行而徒曰后妃之美可乎叔于田二詩皆愛段之辭耳然而段之爲人可知段之雖厚易崩亦可見矣安得曲以爲刺莊公乎欲刺莊公而自爲愛段之辭是自陷於黨段之罪也揚之水椒聊亦然（假如後世有人圖叛如叔段桓叔者又有人作詩如兩叔于田及揚之水椒聊者人君得之其將以爲愛君乎其將以爲畔黨與此亦理之至明白

淺易者矣）黍離之憫周其載在王風之首其辭意之觸目感愴則不待序說而詩人之志可知不然其何必見禾黍而興慨也馬端臨曰鴇羽陟岵之詩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四詩之旨辭同意異若舍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卽是觀之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淫而必以爲淫奔者所自作使聖經爲錄淫辭之具乎予應之曰貴與實未嘗卽詩辭而深玩之則宜乎其不能以意逆志也鴇羽之詩曰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其爲不堪命明矣陟岵曰猶來無止有生死不可必

之歎而無作忠盡瘁之思其爲衰世之作復奚疑也若乃四牡采薇則雖述道路之勞而實有和平之致且因其孝思之念不能忘而動以作忠之不容自已曰豈不懷歸是正其不歸也其所以不歸供厥職也是其與鴇羽之傷自有不相似者其爲曲體臣下之情亦可於諷詠之餘得之矣采薇之四章五章忠義奮發則其非怨上之辭猶顯然而易見者而豈其必需於序說也且以君上而代爲臣民勞苦之辭是以臣民之心爲己心君上之仁也以正人而代爲淫人蕩泆之辭得非以淫人之情爲我之情而得爲正人君子乎而安得以桑中溱洧推附之四牡采薇之例

邪馬端臨曰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詩傳考之其指爲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序其事者凡二十有四淫詩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篇也且朱子以爲序者之意必以爲詩無一篇不爲刺時而作有害於温柔敦厚之教然則身爲淫亂而復自作以贊之反得爲温柔敦厚乎予應之曰謂古詩三千孔子刪之而存三百此史遷之說也以愚觀之則所刪不若是多且欲存而亡不復存者不少也如必在所刪則必其美之不足爲法惡之不足以懲者重複冗濫可不復存者而後刪之若淫詩存於太史舊矣則夫子仍而存之非所刪例也如謂

淫詩爲夫子所不當存則淫事已非詩人所當述如謂詩人述淫者之事爲所以刺淫則夫子存淫者之詩又豈非所以戒淫乃淫者之事詩人得而述之而淫者之詩夫子獨不得而存之貴與其何說焉至若温柔敦厚則詩之爲教大概爲然然豈所語於淫人之陷溺歟（情流於淫亦止是温柔之失若秦風剛勁不温柔則亦不淫矣且淫者每言枕席温柔所可見矣）馬端臨曰孔子曰思無邪孔子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正以辭之不能不鄰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閑乎木瓜采葛遵大路風雨褰裳子衿揚之水諸篇雖疑其詞欠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可乎予應之曰辭之或鄰於邪而實非邪者有之離騷之求女而及於虙妃二姚是矣而辭意之所指可考而知也野有死麕誘懷春之女子山榛隰苓思西方之美人其志可逆其誰得而目之爲邪者若木瓜采葛諸詩則其言雖未及於婦人而其志之淫僻邪散一流而不能復止已確乎情見其詞而不可掩矣彼元稹之會眞諸詩李商隱之無題諸詠又何嘗非自言又豈必言及於婦人而後知其爲淫曲哉馬端臨曰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衞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又安能歌異國之淫詩乎至於古人歌詩合樂之意

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后妃夫人之德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蘩采蘋夫人大夫妻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樊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意蓋有判然不相合不可强通也予應之曰何莫非樂魏文侯曰寡人聽古樂則惟恐臥聽今樂則樂而忘倦衞鄭之詩何莫非樂但以謂之雅樂則不可耳且太師既採之則故府安得而不存之周室存之魯人何必不爲歌之概而言之曰周樂耳又何必皆雅且季子之於陳也亦識之曰國無主矣豈國無主之樂而猶可曰雅樂而

或用之於飲射乎而或用之於祭祀兩君相見歟夫關雎鵲巢之用之鄉飲酒也示人人以正身而正家之道也以夫婦爲人倫之始也采蘋采蘩之用之節射也則亦如斷章焉循法不失職義自無不可通也肆夏樊遏渠之爲時邁執競思文本非可據則其義亦不可知文王之三兩君相見一以示天下諸侯以周室之所由興一以戒天下諸侯以脩德之不可忘而天命之不可常保則其義尤爲至大而至公矣貴與於此而且謂不可强通則於詩又何所能通而詹詹求勝朱子邪不然則姑爲是說亦其辭之以遁而窮也馬端臨曰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

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譏誚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蟜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此六詩皆朱子所斥爲淫奔者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氏韓起不聞被譏是知鄭衞之詩未嘗不施之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也予應之曰此數詩者如畏人多言與子偕臧其斷章取義意旨固有甚明自不得而譏其不類也以爲淫詩不當答客則刺莊公刺忽狂童恣行澤不下流之詩又豈所以對客乎爲富不仁陽虎之言孟子不妨引以證爲國活潑潑地

佛氏之說程子不妨引以證鳶魚夫豈可謂陽貨亦仁人而佛氏非邪說哉且賦詩之與燕享之樂則不同矣謂之爲歌爲奏曰使工爲之此則所用之樂也雖當時有誤用然皆正樂之章也若賦則不被管絃而直陳是詩耳安得謂鄭衞之詩其皆用之於燕享哉凡人之爲學也徑約則患其孤而鮮據徒博則患其濫而不精貴與之學濫而不精而欲自多其見聞也通考一書其駁雜而不得所安者多矣甯僅以經說之不同爲小失歟河津薛子曰詩困於小序之牽强晦於諸家之穿鑿至朱子集傳一洗相沿之陋習洞開千古之光明直所謂豁雲霧而睹青天知言哉

六義四始

大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又曰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由今考之四始者篇章之次耳非全詩之大體也太史公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蓋風化之本莫先於關雎求益之切莫廣於鹿鳴儀刑之則莫大於文王盛德之隆莫至於清廟正樂所用示人以知所止故四詩爲之始焉是殆周公制禮所定其後或有失次而孔子復正之使各得其所者也按四始止主此四詩言耳孔氏謂此四者行之則興廢之則衰是興廢之始成氏謂始者正始也王介甫謂風小大雅頌雖相因而成而序各不相襲故謂之四始皆舉全詩而言非是六義之目則周禮太師所教國子其目與序語大同蓋統貫全詩爲詩之經緯而凡詩所莫能外者也詩以感人爲用則凡詩皆風故一曰風矣詩以言志直陳已德故二曰賦賦不足以盡意則託物而喻形之故三曰比比猶不足以見意而意餘於辭則隨所感而寄興焉故四曰興始於質者終於文也乃同是風詩而立言之正且大者則謂之雅故五曰雅焉形容之深且遠者則謂之頌故六曰頌焉此六義之序也六義既分經緯備矣風雅頌經也賦比興緯也朱子曰風雅頌者聲樂之部分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太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不待講說而直可諷詠以得之矣程子曰學詩而不知六義豈知詩之體也顧賦之爲體易見而比興之別難知朱子曰且如關關雎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方是入題說那實事比則卻不入題如螽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了下面宜爾子孫依舊就螽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大約說出那個物事是興不說破那物事是比也比興大概是以此分然興之爲例多有兼比者如關關雎鳩以比情摯有別鵲巢鳩居以比性拙而享成巢此意下文都不必應出此則有似於比而究只是興以其調交相應其意則互相足也惟古人之興多有兼比者故先儒說經每多就興意穿鑿求義而又往往失之如菁莪之在中阿中阿若爲生色君子而與斯燕則我樂之而且有儀此亦兩意相足而深求者遂生出作育人才等說是失之也要之古人意自明顯只在淺近處不必深求也朱子曰比興之中各有兩例興有取所興爲義者則以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如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樛木以形后妃之樂只逮下下二句則應上二句也有全不取義者則但取一二字相應而已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則只取句調相應不必深相比擬矣要之上句常虛下句常實則同也所以雖有取義者亦只是興也比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如縣縣瓜瓞一句是比下遂明言民之初生自土沮漆然卻是比不是興以所比之意不復明指而亦不必相應也又如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是比下卻接言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已接說自己情事究竟柏舟之比

御不說破故有全不言其事者如甫田鶴鳴則只是比也學者隨文會意可也此須人自得之按興之全不取義者語雖無著而興致愈覺遙深此皆以諷詠得之乃見其意味長永如山有榛隰有苓及南山有臺北山有萊之義說詩者每於無取義處求有取義所以又往往失之如芄蘭檖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亦只取句調相應原無深義說者必生出議論乃有文王能官人之說愚是以敢議其不識比興也若比則雖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然與興自不相似矣至若賦體則亦有似於比興者采采卷耳不盈頃筐托物以言然自寓其情而非興也葛覃亦觸目興思然因治葛而言則只是賦如彼歲旱草不潰茂亦是喻言然有如彼二字則非比也匪鶉匪鳶章亦似是比然著四匪字則只是賦凡此之類因文得

意存乎其人所見偶偏全旨皆失鄭氏曰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也此語已自偏枯賦之言鋪鋪陳政教善惡不都是鋪陳政教比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不只是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不只是見失不敢斥言興見美嫌於媚諛雅者正也言正者以爲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德廣以美之此其爲說得者半焉失者半焉且比類喻勸曾何以分是比興兩失之興亦比類比亦勸喻孔氏曰比顯而興隱則尤非所以分比興也比固有顯者然正意不說出則隱而已興雖或寓比然必呼應明顯自予言之則比隱而興顯耳且比興之異全不在隱顯上分別故予謂先儒不識比興也程子謂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或有兼備者或有偏得一二者風有風動之意興有興喻之意比則直比而已蛾眉瓠犀是也亦說得不親切且蛾眉亦有眉字瓠犀有齒如二字便只是賦則敷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雅則正言其事此句亦未盡頌則稱美之言如于嗟乎騶虞之類是也愚竊謂賦比興乃篇章大旨而風雅頌則體裁所分六義有判然不相混者若篇篇逐句求之則分非所分且適以相混而已程子之說其未然也若夫雅之有與風近者則惟小雅之末爲然是殆雅降而風之漸頌之有近於雅者則惟魯頌爲然此本諸侯之詩風之略近於雅者豳風七月之篇是亦陳戒之辭然七月究只是民風葉水心以豳惟兼有風雅之制故列於風雅之閒是亦不其然也莆田鄭

氏曰風者出於風土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淺近重複故謂之風雅出於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能道者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誦惟以鋪張勳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風雅頌之別此爲得之矣但風之所以爲風者正以其淺而人人深正以其複而感人速又不可以淺近重複少之也雅有大小則以所歌之事不同王魯齋曰小雅之正詩其爲體有二一曰燕享之樂一曰勞來行役之樂也大雅之正詩其體一曰會朝之樂而已愚按大雅體亦有二蓋有因祭而受釐之樂焉而情辭亦異朱子曰小雅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大雅恭敬齋莊以養先王之德故大雅純乎雅而小雅則近乎風也

風雅頌之體制既殊則所用不同二南用之房中用之鄉燕小雅用之燕享通之鄉人大雅用之朝會頌用之郊廟祭祀審一定和音節亦異是以有變瑟焉有頌瑟焉有雅埙焉有頌埙焉朱子曰風雅乃是樂中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絃按腔調非風雅頌之所以異也而風雅頌之腔調則要自不同是以雅頌各得其所即樂之所以正正不必疑腔調爲朱子未定之說也因體製之殊故風雅頌與賦比興相爲經緯而並列於六義因所用及腔調之異故風分十五國如邶鄘衞同是衞風而分繫三國故朱子曰邶有邶音鄘有鄘音衞有衞音又如幽風獨用土鼓葦籥是可見音節腔調之各有不同矣而雅分大小孔氏曰詩體既異樂音亦殊朱子曰大雅小雅亦如今之宮調商調其有正變亦詩序之說然大要周公制作所既定爲樂章者則相傳以爲正國風之二南小雅自鹿鳴至菁菁者莪大雅自文王至卷阿○按此亦大概是

周公所定耳至於周頌則自有作於成康之後者而作之爲廟樂則自不得謂之變也其所採之國風存以備觀肆而朝士大夫之作其體格合於大雅者則爲大雅合於小雅者則爲小雅此意亦本朱子今觀變大雅與變小雅格調氣象皆自有不同則皆不爲正樂因相傳以謂之變如謂變風變雅皆由於傷變哀苛風刺其上則不其然莆田鄭氏曰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焉獨出於詩序皆以美者爲正刺者爲變則邶鄘衞之風謂之變風可也棫樸之美武公騶虞小戎之美襄公亦謂之變風可乎必從先儒正變之說則當如穀梁春秋書築王姬之館於外書秋盟於首戴皆曰變之正也蓋言事雖變常而終合於正也而概謂變風皆發乎情止乎禮義則又其不盡然也正爲此二語故說詩者便生多少勉强迴護見有淫奔之作則必曲其說以爲刺淫矣孔氏云變風有先公之澤變雅有先王之澤夫果其猶有先王先公之澤則安得政散民流有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之俗乎獨是變風之中七月存焉周禮籥章所用以逆暑迎寒也變雅之中楚茨魚藻諸詩存焉强以爲刺詩不可得也則是六月而後自未嘗無正樂之章而今失其次耳正變之說或者其終不足憑也朱子於大序之說亦曰今姑從之耳至於十五國風之次序及夫作詩時世之先後則先儒雖各爲之說焉然而皆未可依據也朱子曰十五國風次序恐未必有意而先儒及近世諸先生皆言之故集傳中不敢題起蓋詭隨非所安而辨論非所敢也○鄭氏詩譜歐陽公爲祖述之蓋考釋於經時世要多不合學者循朱傳以求之可矣茲不復辨

論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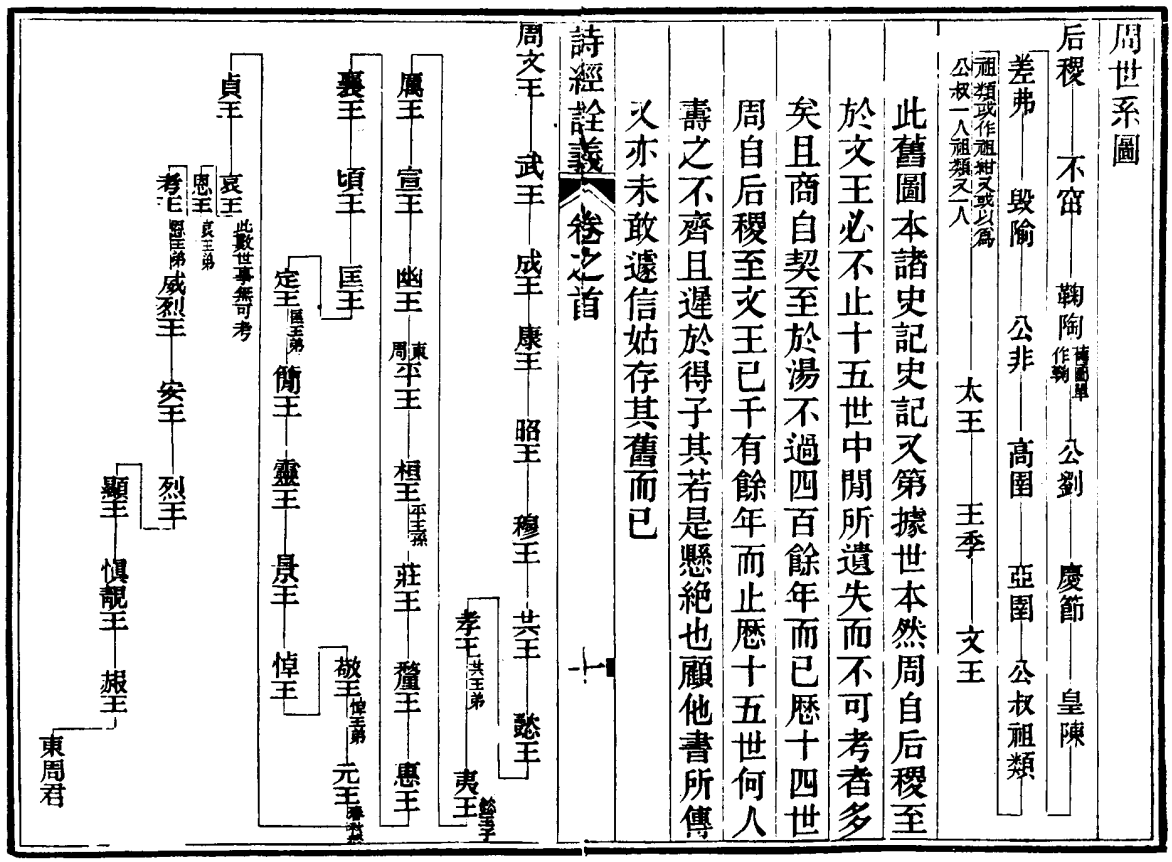
古人文字往往有韻如大禹謨中益稷陶及帝命禹之言皆有韻伊訓中亦有韻孔子贊易彖傳象傳文言傳雜卦傳無不以韻相叶曲禮亦多有之況詩之爲詩尤以音韻爲主讀詩而不韻則無以吟哦諷詠而得其神志之所存矣況詩之用韻換韻或叶或否則語氣之轉折血脈之斷續恆必從之是安可以不審也詩之用韻首二句叶三句不叶四句復叶如關關雎鳩章或首句三句不用韻而以二句四句相叶如采采卷耳章此皆其常此如今人五言七言絕句皆然其或八句十句而前後分截換韻者如參差荇菜章及大雅文王篇皆然後世作古詩有兩截換韻者如王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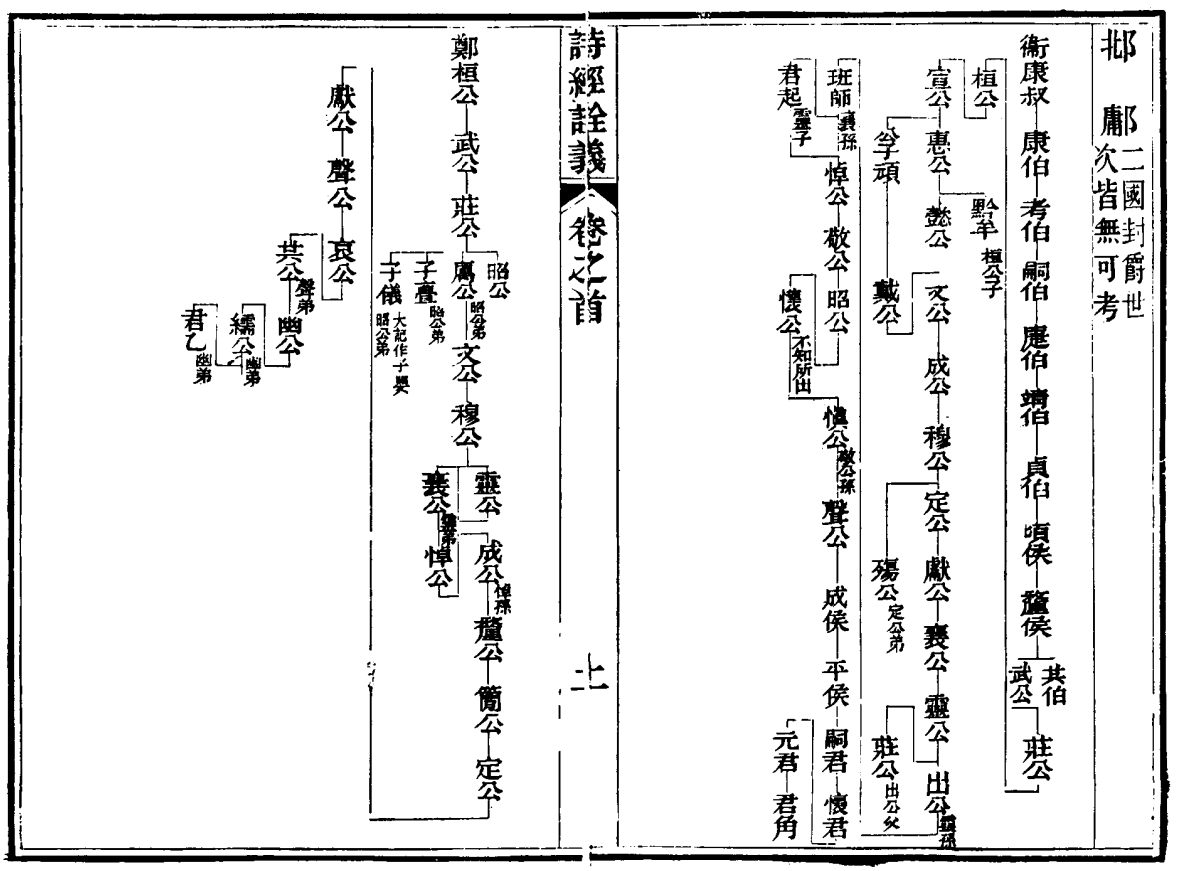
滕王閣詩之類有通章皆隔句一叶而只用一韻者如邶風相舟小雅采薇皆然略似后世律詩法此亦皆常法也其有三句而一叶者則語意亦三句而一截如葛之覃兮章及小雅采芑篇皆然秦李斯作嶧山紀功德碑亦三句一叶有逐句皆用韻者則語意亦一氣直下如豳風狼跋首章及商頌殷武章皆然漢武帝柏梁七言亦皆逐句用韻又有逐句有叶而兩句一換者如齊風東方未明唐白居易琵琶行亦然有首句三句相叶者二句四句相叶者如大雅桑柔首數章皆然今人謂之進退韻法有三句而末句不用韻者如麟趾篇于嗟麟兮句有三句而中句不用韻者如唐風無衣篇不如子之衣句有用單句起次句不用韻至三句乃叶首句者如召南江有汜之子歸句有章中皆兩句叶至末而三句叶者如召南草蟲末三句有前半章三句叶後半章兩句叶者如大雅韓奕首章此則非常法可拘然要之可以意求也

至於助句之字則多不取爲韻唐孔氏曰之兮也矣之類本取以爲辭雖在句中不以爲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爲韻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是也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者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之類是也顧之兮也矣之類雖處韻外卻正其餘韻所留神致即此而傳不可謂不以爲義而置之不論也大抵之字即指上句之物而言兮字有歎想之神也字多指點之辭矣字言已然之事哉字則歎息之深也其亦有不用韻者朱子曰周頌多不用叶韻疑自有和底篇相叶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即和聲也紱竊按升歌清廟止欲使人人得聞必不反以他詩雜之然所謂歎即和聲者蓋當時另有個樂譜於本句之下別作閒聲合數人爲詠歌而引長之則聽之自覺其成韻後世辭曲中亦多有此法也但古人韻寬不似後世沈休文韻法之密如江韻則與東冬通佳灰則與支微通寒刪則與先元通歌麻多與魚虞通歌又與支通庚青與陽通烝與東冬通尤與蕭肴通覃鹽與侵通此其大略也唐陸氏曰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此亦大略固然然古人亦本有一字數音而彼此互叶者如車家虞宜等字是也朱子曰叶韻恐當以頭一韻爲準且如華字叶音敷如有女同車

是第一句則第二句顏如舜華當讀作數字然後與下文佩玉瓊琚洵美且都皆叶至如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是第一韻則當依本音讀而下文王姬之車卻當作尺奢反如此方是然楚辭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能音耐然後下文紛秋蘭以爲佩叶若能字只從本音則佩字遂無音如此則又未可以頭一韻爲定也大概詩之叶韻雖曰古今音韻有殊然要亦出於性之自然蓋上下諷誦久之音韻亦自出朱子詩傳叶韻多本之新安吳氏棫老才而參之陸氏釋文朱子云泉州有詩譜紹興有韻譜皆吳才老作陸德明釋文中亦有此類甚多其有助於吟咏之功不少張爾公乃謂古人經書概不當

作音叶韻則祇見其陋也但初學讀詩且當只教依本字待訓故既通義理明白然後可教之叶韻蓋初讀時不教依本字則恐併訓故不明而於義理有誤若義理既通而不知叶韻則又終無以吟詠性情以會遇古人之神而臻乎手舞足蹈不復自禁之妙也今人讀詩全不知韻失之者多矣


周世系圖
后稷 不窋 鞠陶 作鞠 公劉 慶節 皇陳
差弗 毀隃 公非 高圉 亞圉 公叔祖類
祖類或作祖矧又或以爲公叔一人祖類又一人
太王 王季 文王
此舊圖本諸史記史記又第據世本然周自后稷至於文王必不止十五世中間所遺失而不可考者多矣且商自契至於湯不過四百餘年而已歷十四世周自后稷至文王已千有餘年而止歷十五世何人壽之不齊且遲於得子其若是懸絕也顧他書所傳又亦未敢遽信姑存其舊而已
詩經詮義 卷之首 十
周文王 武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共王弟 夷王 懿子
厲王 宣王 幽王 東周平王 桓王 平王孫 莊王 釐王 惠王
敬王 悼王弟 元王 悼王孫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 匡王弟 簡王 靈王 景王 悼王
貞王 哀王 此數世事無可考
思王 哀王弟
考王 思王弟 威烈王 安王 烈王
顯王 愼靚王 赧王
東周君


邶 鄘 二國封爵世次皆無可考
衛康叔 康伯 考伯 嗣伯 慶伯 靖伯 貞伯 頃侯 釐侯 共伯
桓公 武公 莊公
點羊 桓公子
宣公 惠公 懿公 文公 成公 穆公 定公 獻公 襄公 靈公 出公 孫
公孫碩 戴公
殤公 定公弟
莊公 出公父
班師 襄孫 悼公 敬公 昭公
君起 靈子
懷公 不知所出
愼公 敬公孫 聲公 成侯 平侯 嗣君 懷君
元君 君角
詩經詮義 卷之首 十一
鄭桓公 武公 莊公
昭公
厲公 昭公弟 文公 穆公
靈公
成公 悼孫
釐公 簡公 定公
子臺 聲公弟
子儀 大記作子昊 昭公弟
獻公 聲公 哀公
共公 聲弟 幽公
繻公 幽弟
君乙 幽弟

魏舊說以爲畢公之後世次無可考

齊太公—丁公—乙公—癸公—胡公（哀公弟）
- 獻公（哀公弟）—武公—厲公—文公—成公—莊公—釐公
- 襄公
- 桓公（襄公弟）—昭公（孝公弟）舍
- 孝公
- 懿公（孝公弟）
- 惠公（孝公弟）—頃公—靈公—莊公
- 哀公（莊公弟）悼公（茶 舊本作桑穆子）—簡公
- 平公（簡公弟）—宣公—康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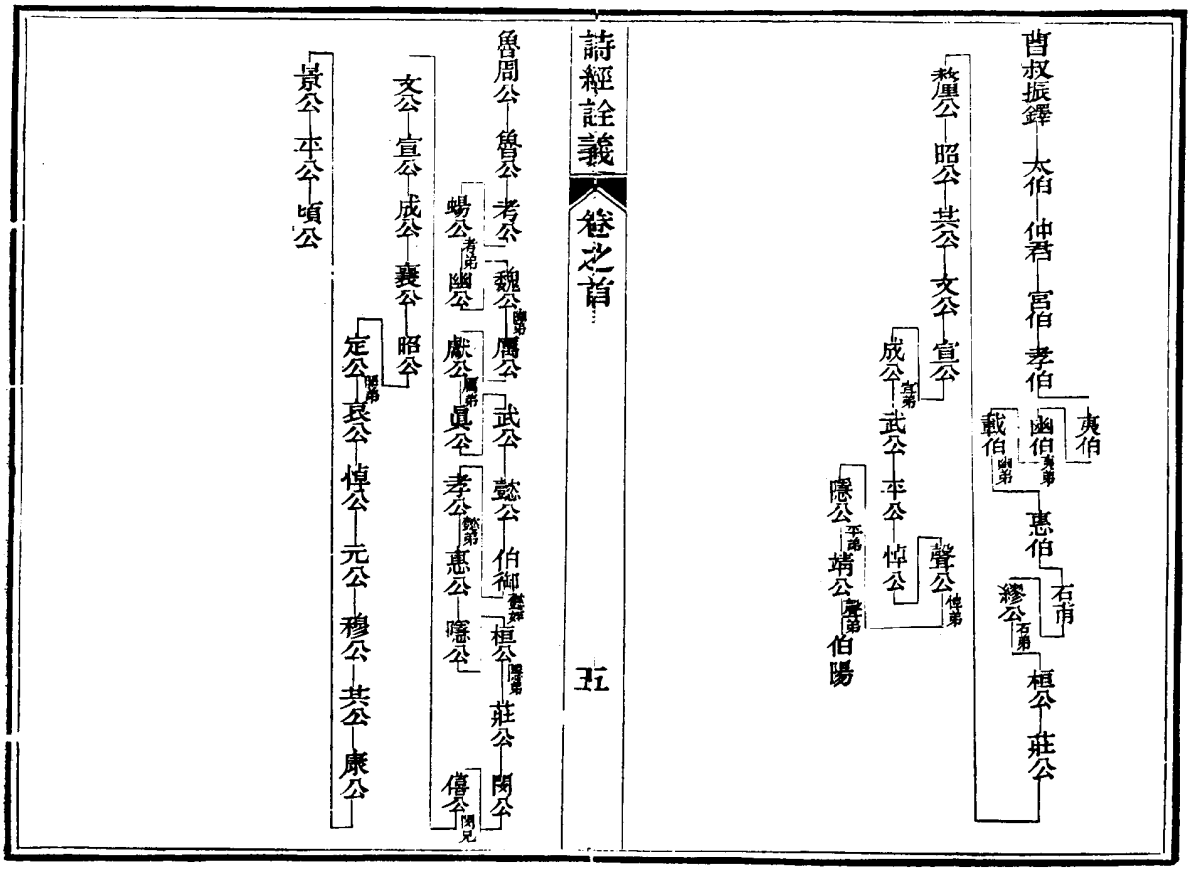
唐唐叔—王孫燮—武侯—成侯—厲侯—靖侯—釐侯—獻侯
- 穆侯—文侯—昭侯—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侯緡（哀侯弟）—武公
- 殤叔（穆侯弟）
- 曲沃桓叔（文侯弟）—莊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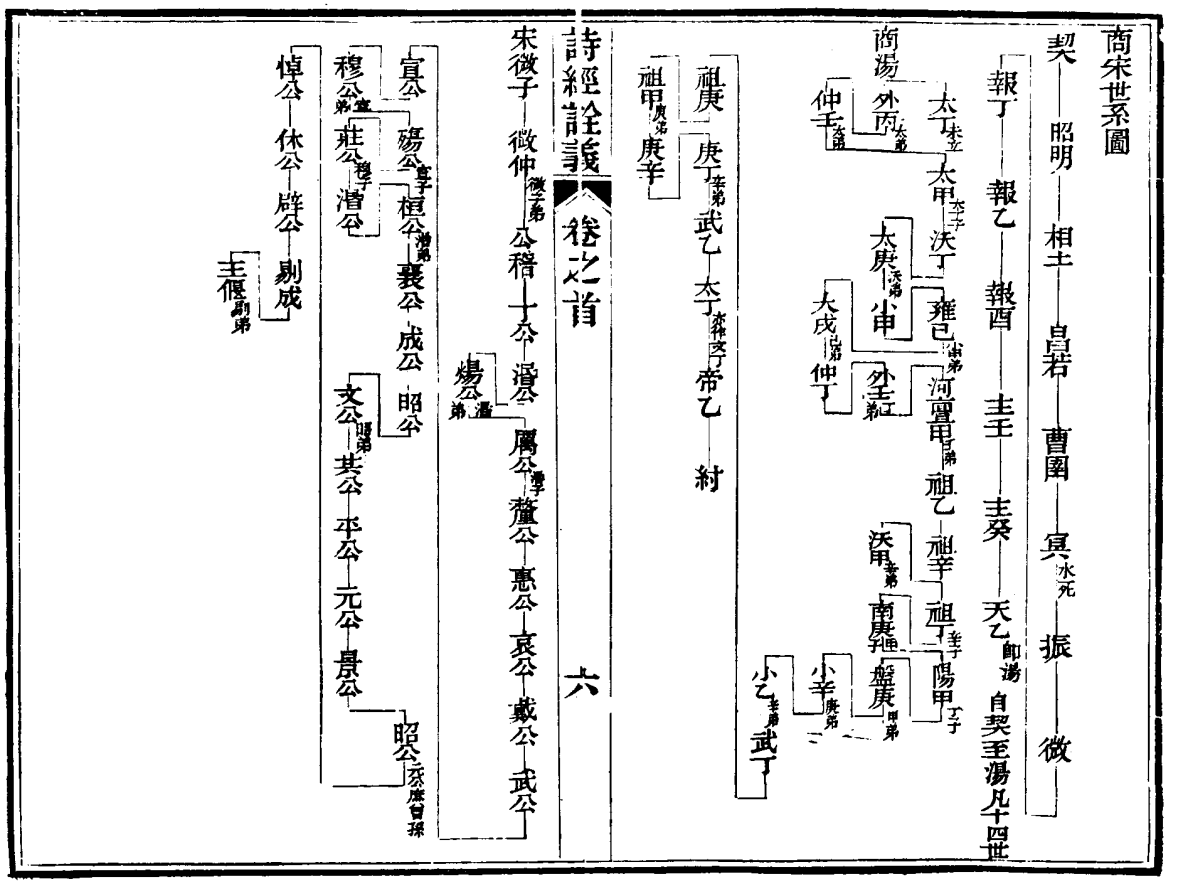
獻公—奚齊
- 卓子（奚齊弟）
- 惠公（獻子）懷公
- 文公（獻子）襄公—靈公
- 成公（襄公弟）
- 景公—厲公
  - 悼公—平公—昭公—頃公—定公
  - 出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
  - 哀公

秦非子—秦君（舊本作侯）—公伯—秦仲—莊公—襄公—文公—甯公（文弟）
- 武公（世父）
- 出子
- 德公（武弟）宣公
- 成公
- 穆公（成弟）康公—共公—桓公—景公—哀公—惠公（哀孫）悼公
- 躁公
- 懷公（躁弟）
- 簡公（懷孫）
- 惠公（懷子）出子
- 獻公（簡孫）—孝公—惠文王—武王
- 昭襄王（武弟）—孝文王—莊襄王
- 始皇帝—二世
- 子嬰（秦亡）

陳胡公—申公
- 相公（申弟）—孝公（厚）—愼公—幽公—釐公—武公—夷公
- 平公（夷弟）—文王—桓公
- 厲公
- 利公（哲子）
- 莊公（利弟）—穆公—共公—靈公—成公—哀公（滅）—惠公（哀公孫復封）—懷公—湣公
- 宣公（莊弟）

檜祝融之後封爵世數無考


詩經詮義 卷之首 五
曹叔振鐸—太伯—仲君—宮伯—孝伯
夷伯
幽伯 幽弟
惠伯
石甫
穆公 石弟
桓公—莊公
載伯 幽弟
釐公—昭公—共公—文公—宣公
成公 宣弟
武公—本公—悼公
聲公 悼弟
隱公 平弟
靖公 宣弟
伯陽
魯周公—魯公—考公
魏公 考弟
厲公
武公—懿公—伯御 懿弟
桓公 隱弟
莊公—閔公
惠公 閔兄
僖公
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
定公 昭弟
襄公—悼公—元公—穆公—共公—康公
景公—平公—頃公
煬公 考弟
幽公
獻公 厲弟
貞公
孝公 懿弟
惠公—隱公


商宋世系圖
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 水死—振—微—
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天乙 卽湯 自契至湯凡十四世
太丁 未立
太甲 太子
沃丁
雍己 太甲弟
河亶甲 雍己弟
祖乙
祖辛
祖丁 祖辛子
陽甲 祖丁子
商湯
外丙 次弟
仲壬 次弟
大庚 次弟
小甲
外壬 庚弟
南庚 陽甲弟
盤庚 南庚弟
大戊 庚弟
仲丁
小辛 庚弟
小乙 辛弟
武丁
祖庚
庚丁 辛弟
武乙
太丁 未祭 文丁
帝乙
紂
祖甲 庚弟
庚辛
詩經詮義 卷之首 六
宋微子—微仲 微子弟
公稽
十六公
滑公
煬公 滑弟
厲公 釐子
釐公—惠公—哀公—戴公—武公—昭公 孫魯自採
宣公
殤公 宣子
桓公 殤弟
襄公—成公—昭公
穆公 宣弟
莊公 穆子
湣公
文公 昭弟
共公—平公—元公—景公
悼公—休公—辟公—剔成
主偃 剔弟

圖說 天文類

周南小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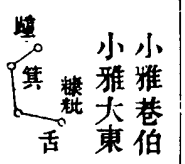
周南小星

唐風綢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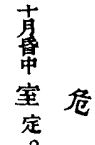
辰月始見東方

小雅巷伯

小雅大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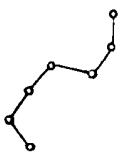
小雅大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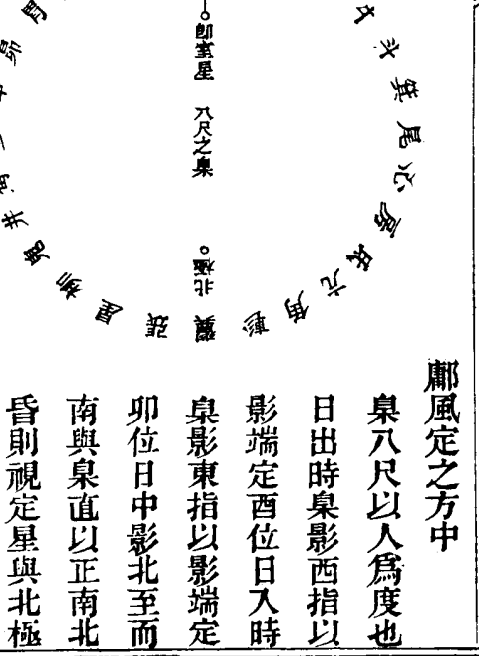


小雅大東

小雅大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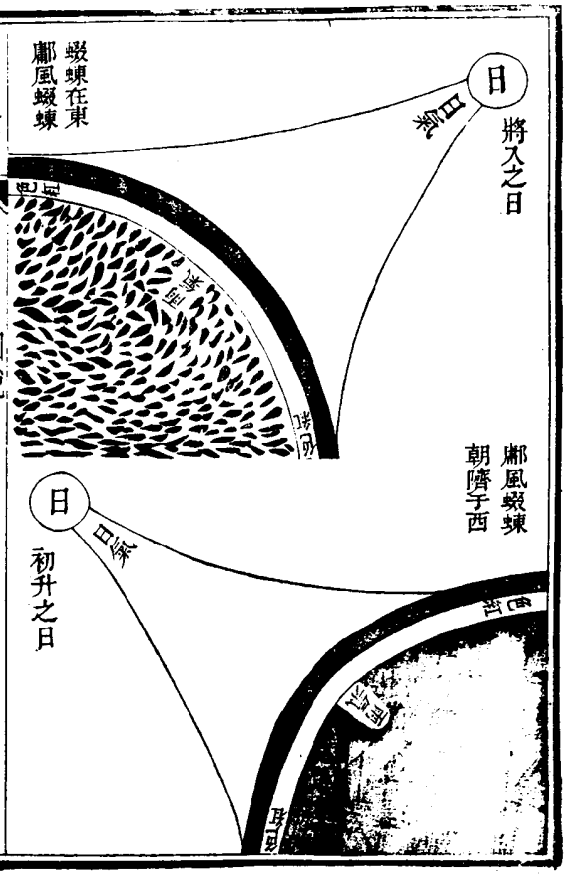
小雅大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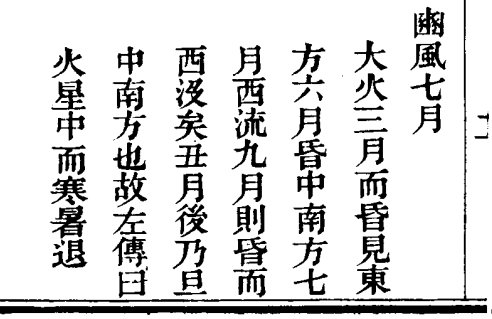




豳風定之方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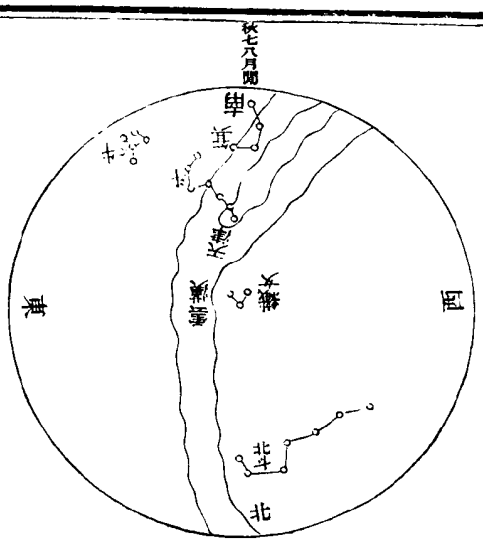
臬八尺以人爲度也
日出時臬影西指以
影端定酉位日入時
臬影東指以影端定
卯位日中影北至而
南與臬直以正南北
昏則視定星與北極
直與子午線合





豳風七月

大火三月而昏見東
方六月昏中南方七
月西流九月則昏而
西沒矣丑月後乃旦
中南方也故左傳曰
火星中而寒暑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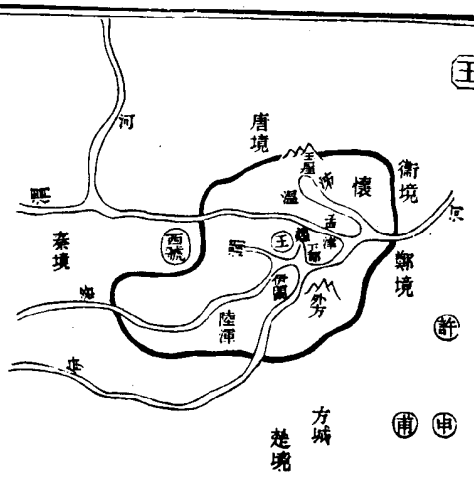


小雅大東
維天有漢監亦有光
大雅棫樸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
大雅雲漢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
○天河自井參之南而北繞紫垣又南而至於箕斗之南入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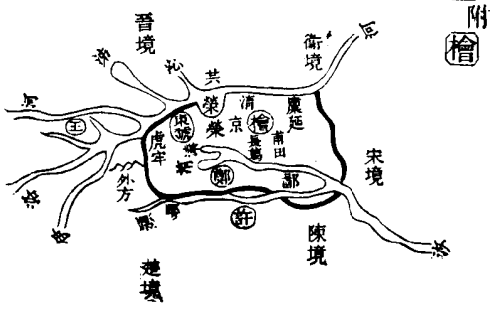
周南召南豳后稷封邰
今武功縣不窋竄戎狄之閒
公劉遷豳州今邠太王遷
岐今岐山縣文王遷豐武王
遷鎬俱在今鄠縣

周南召南之國大率
今襄鄧安陸均隨及
陳汝光裕等諸州
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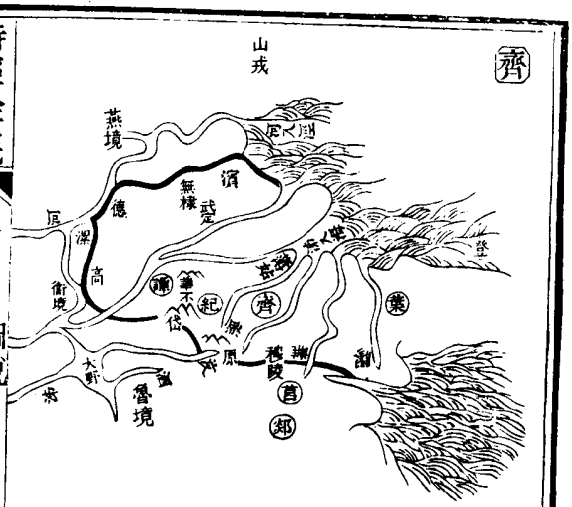
康叔封衛沫土朝歌以東今衛輝府衛縣
戴公廬漕今滑州之南文公城
楚邱亦在滑州南其後又當曹州之北其後又
遷帝邱今濮州地○朝歌其後不知何時入
於晉朝歌以北爲北邶今彰德府地
朝歌以南爲鄘今開封北境延津儀
封諸縣或謂武後并入於衛庚之叛
周公滅之成王并以賜衛未知是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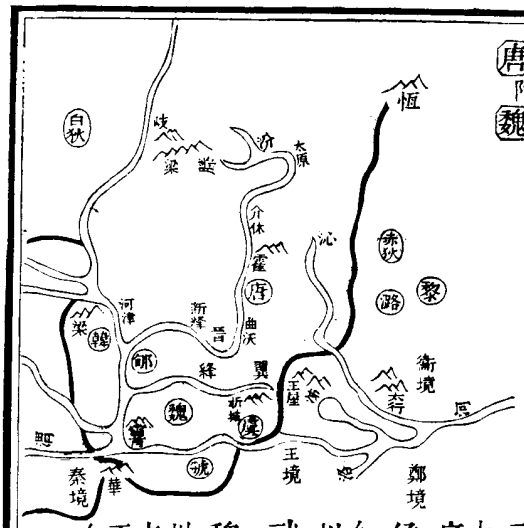
周公營洛邑爲東都又居殷民於成周曰下都俱今洛陽縣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東相去二十里平王棄西周而居洛後敬王又徙成周王國之地北踰河有懷孟今懷慶東府地東外方卽嵩岳在今登封縣西崤函今虢氏南踰伊闕今宜陽縣之地然虢鄭本皆畿內國也



宣王邑其母弟友於咸林是謂之鄭本在今華州臨潼縣之南後平王棄西都則舊鄭蓋亦沒於戎而其後轉入於秦矣桓公卽友知周之必亂而寄帑虢檜之間後遂因亂而取其地是爲新鄭檜地今鄭州東虢卽制也在今河陰汜水之間本東都畿內國也自鄭莊而後遂自列於外諸侯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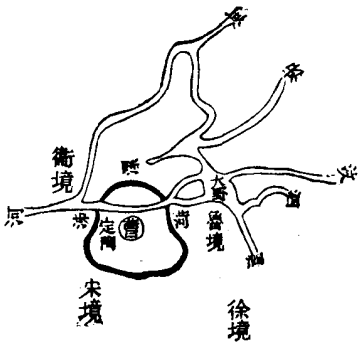
武王封太公於營邱今未詳其何地其後徙薄姑蓋周公滅地而并以與齊蒲姑卽薄姑也其地今青州博興縣獻公徙臨淄今青州臨淄縣齊地東至於海西至於河約在今德州臨清之境南至於穆陵地在今沂水縣之北臨朐北至於無棣卽今武定州之無棣城也今人欲求穆陵於楚境求無棣者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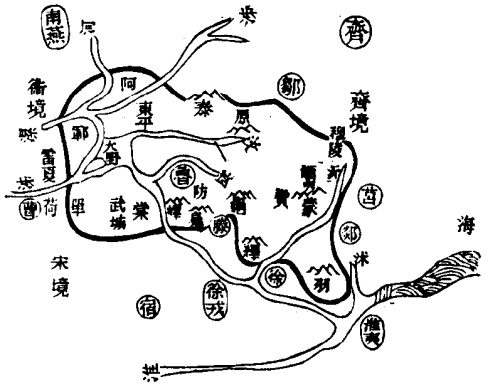
武王之子叔虞封唐今山西太原府其子燮改晉今平陽府成侯徙曲沃今曲沃縣穆侯徙絳今絳州昭侯徙翼今翼城縣曲沃武公兼翼及獻公又并韓魏郇虞虢之地韓在今陝西同州韓城縣地魏在今解州之地郇在蒲解之間虞今平陸縣地西虢今河南府陝州

孝王邑非子於秦爲附庸在今鞏昌府秦州及襄公有功於平王始列伯爵命以能逐犬戎卽有其地文公德公之世遂盡逐犬戎而悉有西周之地焉德公遷於雍今興平縣後又徙都咸陽今咸陽縣俱屬今西安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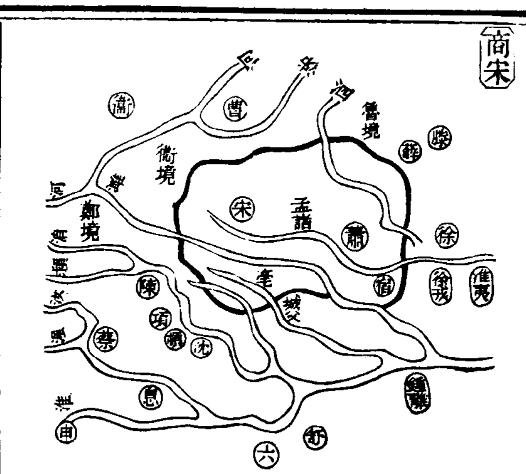
武王封舜之後胡公於陳都宛邱今河南陝州地其地西望外方望見而已地東不及孟諸焉孟諸澤在宋今永城縣之東南陳地近之然不及其地也



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山東曹州之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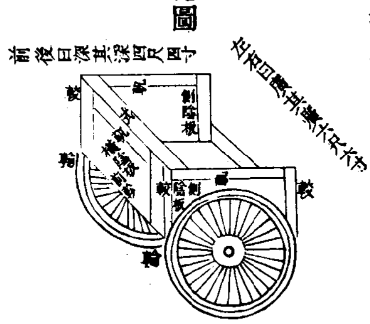
魯都曲阜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望淮海今江南海州西踰沛今阿鄆城嘉祥鉅野諸縣地北距岱宗今泰安州地南控淮徐大抵今兗州濟甯東平泰安沂州以及海州之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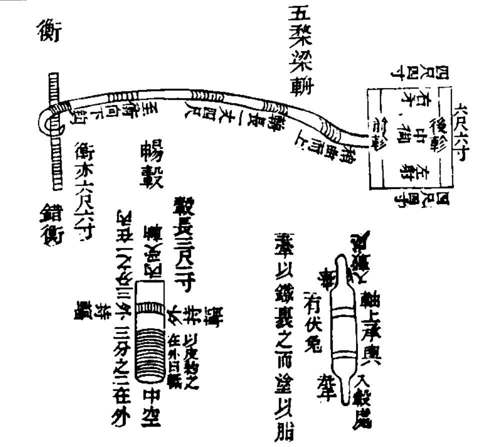
契始封商未詳其地後至湯而亳今江南之亳州其後五遷至盤庚居殷謂之西亳今河南偃師縣紂又遷朝歌今河南衛輝衛縣其後周武王以封康叔武王滅商封紂子武庚於殷成王時武庚以叛誅乃訪微子而封於宋都商邱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也大約今歸德徐州睢州亳州宿州皆宋地

秦風小戎俴收

輿輪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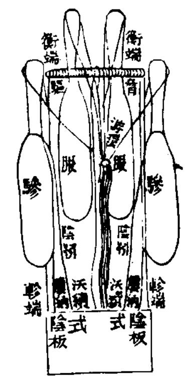
車之方者曰輿輿之前後橫木曰軫旁材曰較輿旁植立小柱也前橫兩較之間者曰軾軾前三面之材曰軓音范○輿前及左右之横木所以聯其較之上者也於軓外加版三面揜之曰陰版○圜者曰輪輪中之持輻受軸曰轂輪轑曰輻外周者曰輞輞外曰箄輪徑六尺六寸其周二丈其輻每輪各三十



引輿者輈輈貫軸達於後軫輈端上曲者輈輈又謂之軏輈之所鈎者衡衡之長如輿之廣焉○貫兩輪者軸軸之入轂處曰犨犨以鐵葉裹之軸上伏兔以承輿者曰輹輹上承軫○轂末曰軝軝出輪外者二尺在輪內者一尺輻居其中之二寸焉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轂之用言其中空處也

秦風小戎

游環脅驅　陰靷沃續



六轡在手　鋈以觼軜

四馬凡八轡服馬四轡及驂馬兩外轡皆約以游環而執於手其兩驂之內轡則繫於軾前之觼上所謂觼軜也衡當兩服之頸故於衡之兩頭屬靷而繫於前軫之兩頭正當服外驂內故曰脅驅又以靷二條前繫驂馬之頸後繫於陰板之環上以使驂馬亦得引車所謂陰靷也凡輿前繫繩者六處軾前二環以繫驂內轡陰板上二環以繫驂頸之靷軫端衡端以繫脅驅此高下之節也○車制則今人多不識而大全所圖則謬誤殊甚故零拆作圖如此以正之蓋不如此作圖則制度尺寸皆不能悉閱者合此三圖而參之則古人之車制庶可識矣

詩經名物圖之有不勝圖者而大全所圖又多謬誤不足爲據至有其圖與說兩不相蒙者蓋其說本陳祥道而其圖則又出賤工之手故也（即陳氏圖說亦已有不足盡據者矣）究其圖於詩學亦不甚關緊要故茲併汰之惟小戎一圖其說本不差而圖乃謬甚（且至畫作雙轅如今之牛車）茲特另爲考正至于各國世系則詩中有時世當考者此不可少（詩無燕風故燕世系亦不錄）若鄭氏詩譜及歐陽公所考則亦置不錄詩本無其文則時勢豈可以意定其前後洪衡朱子已屢駁之而大全或存之只足以引人牽鑿附會耳其何以求心得也

婺源汪紱識

詩經詮義卷之首終

詩經詮義卷之一

婺源汪　紱雙池輯　後學 同邑程夢元陝園 祁門倪望重愚山 懷甯楊葆銘伯新同校字 同邑潘紀恩筱園 同邑余家鼎彝伯

國風一

凡詩皆風也以感物而有詩而又能感物雅頌皆然故風居六義之首然國風獨得風名者雅詩典偉發皇頌體端凝靜穆既成其爲雅頌則不謂之風獨民俗歌謠之詩體既不入雅頌而其詩又獨嫗娜輕盈其意致多在語言之外視雅頌更覺婉巽宜人則

風名爲尤切矣風之以國異也南靡東張西剛北樸此風土囿人有各得其近者而政教盛衰其間則貞淫哀樂自上轉移又風會風化之殊列國各君其君有不能齊之勢也夫詩本性情人所自具乃說詩者每以成心讀之故往往深求而入於鑿愚則不然不以經讀詩而止以做詩讀詩藻雪精神滌盥塵累牖前月下隨取國風微吟數過好風洽然腸胃皆爽乃殊覺貞淫備見治亂具呈千古詩人無有能遯其志者夫風之爲詩淺莫淺矣然詩之爲教則微乎其微蓋惟其淺近之至所以引人於無盡而爲微之至朱子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又曰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蓋未得國風之妙未可以遽讀雅頌故四始以風居首也若以爲淺近而忽之則惑矣十五國風二南爲正然二南之風亦略有不同者周南作於畿內其被文王之化也久其觀感文王之德也親故其爲風也貞淑因乎自然和平神於舞蹈殆所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神味超然至無極也召南諸侯之詩商末之披靡已久西伯之政教方新甫脫泥塵而新澡濯遙承光澤以革前非故其爲風也兢兢乎有矜持之意勉勉乎存恭修之心蓋

利之焉而風規亦少峻矣二南以下皆爲變風衛風淡以長意不盡辭情流而知反者也王風衰颯音調亦弱鄭風豔而薄意盡乎詞細語喁喁其被之管絃爲逖成滌濫淫辟邪散不待言也齊風喬以自詡口輕舌薄其大國之風歟其亦先亡之國耳魏風不自在苦澀雕鎪唐風少姿致然眞摯純樸不可及也秦風粗厲猛起奮末廣賁其粗豪年少耶陳有騷音宜南折而入楚矣七月一篇風也而近雅焉鴟鴞一詩雅意愷惻東人諸作情旨纏綿不傷以激不靡爲隨以爲變風之殿留雅奏於曲終予每望峯青而人不

見也列國之風此其大概然變風內亦不無好詩各隨本章而玩之則詩無遯情矣

周南一之一

周南十一篇首三篇德化之本樛木以下漸及於人雖以南國二詩以徵德化之遠而麟趾見化道之成中間家國近遠至爲有序總傳備矣顧十一篇中無數語及文王者太姒雖賢而妻道無成德化何以至是則試思莊姜正靜初何益於絺綌之悲姜后脫簪終無裨於爪牙之怨然後知苟無君子宮人亦可忘情於淑女之逑匪有刑于后妃亦可無用其金罍之

酌是則福履之成半由文王而祝徽音之嗣全賴君子而彰試取周南諷詠久之宜只覺字裏行間時有一雖雖肅肅亦臨亦保之文王隱躍其中呼之欲出此非可以詞說求并未能以意象得者惟在讀者之精神能有以與之默遇也詩不一手要無不風流蘊藉齒頰餘香則微獨治化之隆尤想見一代文章之盛蓋文章治化胥與同符有不期然而然者神乎神矣余非敢以聖經而目爲藝文之末然以爲文而博其趣焉則聖人遺教之旨正有可默然會者可無徒穿鑿艱澀求矣是以說經者一切迂膚庸腐之說愚

皆無所取焉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詩序后妃之德一語本不分明毛傳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則大意不錯鄭箋入后妃能和好衆妾之恩不嫉妒等語固已失之而孔疏乃因有后妃樂得賢淑之女以配己之君子則其依附序說而失之益遠矣夫諸侯一娶九女姪娣皆有定次何勞后妃之思以爲求而得之且作君子之逑者惟夫人一人宜爲君子敵體其餘媵妾豈可稱逑即謂后妃之不妒爲賢而不妒亦不足以盡后妃之德也

惟朱子認定是宮中之人所作而文王后妃之神聖與作者情性之中和皆可以無不畢見讀詩之精眞無如朱子也此詩稱美后妃未嘗多著筆墨其形容后妃處只有窈窕二字其贊歎后妃處只君子好逑一語蓋多著形容則形容也淺多爲贊歎則贊歎也諛想宮人之傾倒后妃心焉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欲多一語則恐唐突故窈窕二句而外無容更贅一辭也大抵女爲陰德所貴含章見以爲聰慧則嬌倨所由生見以爲才能則司晨所由兆巧爲矜持者情欲之微態故自斂飭者放蕩之深情始於厚貌其後必流初爲袂良其終多敝

必具牝馬之純而后可卜安貞之吉故惟窈窕二字於女德爲最宜后妃始至盛德未形宮人於無可形容處形容出窈窕二字固自見愛敬喜樂之深然只此二字已將后妃性度中正純美處都活畫出來矣蓋窈窕是山谷深邃徑路紆迴之意以之形狀女德則幽深而不淺露安閒而不躁迫之情致其所以幽閒者則貞靜之德之所形也窈窕卽所謂淑后妃未廟見則仍謂之淑女也旣極意形容之而曰窈窕淑女則奉承宜無不至矣而又祇謂之君子好逑是則何歟蓋好逑二字的是最難述而曰好已難好逑而屬之君子尤難文王神聖

當始生時乃祖方一見而已作傳國興周之想則文王之令人傾服又誠不知何似爲文王好逑豈易事乎想宮人於文王嘉止之時實不知何等申祝何等祈求謂不知何處天上人間得何如神聖無雙淑女方好與我之君子作一好對兒也若其不然孤負殺我君子也故下章未得之思確是實情實理乃一見此窈窕之淑女則不覺滿志淋漓爲文王且驚且喜因是盡情盡意滑口忍不住的喝采道此眞君子之好逑也已君子好逑一語又豈非心服之誠而贊美之至歟是微獨贊美后妃之至并平日文王聖德傾服得人有一無二處亦已向此四字盡情托出文情之妙語不在濃讀詩者其致思焉○雎鳩似鳧而色黃翼有一二黑翅常兩相隨不相失亦不相近立處須隔丈來地江淮間人謂之黃雎卽王雎也（雎亦雀音之轉似鳧而實非鳧類故有鳩名）少皞以鳥名官雎鳩氏爲司馬亦取其行列有常而不亂耳毛傳摯而有別鄭氏曰摯之爲言至也誤者解作猛摯故陸璣以爲鷙（黑鷹也）揚雄許愼以爲白鷺（亦鷹屬尾上白）郭璞以爲鶚（今謂之魚鷹）是皆凶穢之鳥以之起興大非類矣關關相應有和樂意情摯有別恭敬可知在河之洲句正見其並遊而不相狎不相亂故朱傳云言其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

情摯而有別所以完足興意或疑后妃始至何由便相與恭敬和樂相出來似此四字說得太蚤抑知和樂恭敬正可於窈窕二字決之矣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二語亦旣滿情滿意贊歎無少留餘矣然言有盡而意無窮也故又將向來未得之思鋪敘一回又將今日旣得之喜抒寫一段以致其津津齒頰之意謂如此窈窕之淑女乃眞慰得人寤寐憂思眞當得人喜樂尊奉也首章旣云君子好逑則次章似可

直接琴瑟友鐘鼓樂意而又必追敘未得之思者人情於可意之人得之固可喜樂然未經向日憂思則得之之時喜樂亦不甚且無未得之思則其事當爲可有可不有之事其人亦或爲可得可不得之人又安在其見爲當得喜樂尊奉也今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則是心之所期者乃天下有一無二人物萬難必得而久結虛願之想今得一見恍如天上蒂下眞乃天從人願雖久期之意中實則喜出望外其喜樂尊奉不且尋常萬倍哉至於已得之後而迴想昔日憂思之深則人情尤不勝慰藉也此

未得之思之所以必先鋪敘也獨是淑女配君子似無與宮人事而憂思若此蓋古者宮中之政掌自夫人內治苟非其人則宮闈之人先受其暴故魯有伯姬則四國來媵願得賢小君此宮人所同志也（問此宮人是媵妾否曰此是王季時宮人蓋文王取太姒時仍是世子太姒卻是媳婦未便是夫人也）況好德人有同情凡爲宮人者孰不願闔德發祥爲國家萬福之原而神聖無雙如文王又久爲宮人所傾服則當日宮人蓋實百千仲祝百千祈求以爲不知何處天上人間有何許神聖無雙淑女方好配我之君子成其內治如其不得則孤負殺此君子也卻不信天下果有此人而意願之殷卻又不能自已則亦徒深其寤寐之思而已此宮人之實情實理也蓋人苟戚施何求燕婉文王而非君子宮人亦可無致思乎淑女以隨便配得過便罷也惟文王爲神聖無雙文王故淑女亦思得神聖無雙淑女所思者無非上等則竊慮得之也萬萬艱難惟慮其得之也萬萬艱難則所以思之者殷殷倍切自有此思乃越顯得得之之樂自有此日之思而又有得之之樂乃越顯得此淑女之神聖無雙自有此淑女眞慰得寤寐之思眞當得喜樂尊奉乃越顯得我文王爲天下神聖無雙極難得好對之君子也只畫雲氣空濛而闔苑瑤

臺宛然在目文情之妙有如是夫又此詩未得而憂既得而樂大都爲著君子盛稱后妃之德都先有文王在意中故朱傳每章重提君子且曰成其內治云云此最宜著眼也○興體多取聲韻相叶荇菜二句只興到求之句止以深情未了故興意外又加兩層梳櫛顧麟士四句一聯兩句一截之法亦詩中大概朱子以不忘二字括下四句此解經省筆法也下章友樂亦是兩層但加入一段興語耳○此章淑女是虛擬一個人物求之亦是虛結意象試思宮人寤寐何處去求須玩傳中二當字其情事則恰當如是耳若既實知是大邦有子實

有事於六禮之求則又何憂不得苟說必如何去求則是癡人說夢也○荇菜似蓴而葉稍長葉圓略如馬蹄而下有水沫其莖上青下白餘如朱傳所云味甘醎微酸性寒滑可茹可茹田澤多有之三莖而一長二短曰參兩莖而一長一短曰差也興意只以美潔之菜興淑善之女程子謂以興后妃之柔順已稍著迹毛傳謂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以事宗廟鄭云左右助也言后妃將共荇菜之茹必有助而求之者后妃覺寐則常求此賢女欲與之共己職也則皆不識興體是以愈鑿愈失執滯艱澀殺人才思或問采蘩亦聲韻相叶何

以非興曰彼言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便是用那蘩去共祭甚明白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有此神聖君子恰有此窈窕淑女作對原不信果有此事天下果有此人前者寤寐憂思亦祇妄作祈求結爲虛願耳乃不謂天從人願從空落下竟有此人配君子以成內治眞令人喜出望外也憂思塵積一旦和平欲發洩出一段慶幸之情則此情不知作何發洩得出欲似尋常撇過則此情又萬萬禁納不住不能自已則除是親之愛之以將其誠乎顧親之愛之而此情猶未暢也索性發洩出來娛之樂之庶以結其歡心而吾儕喜樂之情亦可借以輸寫其萬一乎獨是此親愛娛樂之情又教人如何發出則除是託之於琴瑟鐘鼓乎要之此滿腔喜樂之情總不知作何擺布則姑爲是尊奉爲是託之琴瑟鐘鼓云爾然尊奉有窮而喜樂之情終無盡也文情至此亦鼓舞淋漓之至矣○上章流之是方去水邊尋求此云采之則見有荇菜而擇采之也傳言取而擇之者於雜草中取擇此荇菜來也古人用字有至精細處如友以琴瑟樂以鐘鼓是也琴瑟比歌故言友鐘鼓發皇故言樂有不求甚解處左右采之左右芼之只蒙上章字面成句不必深求解也若專向逐字逐句中尋求意義則必失之於穿鑿支離而反無當於大義矣此經說之所以多蕪亦詩格之所以日下也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孔子此言當是得之音節者居多今音節既不可得聞則欲得詩人之性情亦只在文字語氣間探討之而已然不從諷詠中探討神情而徒欲字句間講求訓詁則孤負古人又不少也序說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此其爲說則在題外生枝

而破碎支離艱澀甚矣不淫不傷有二意一是哀止於寤寐反側樂止於琴瑟鐘鼓是爲不淫不傷一是好德而非好色則哀樂所當哀樂故不淫不傷此意似同序說然序說自破碎且淫字傷字皆失本意也看來二意兼有且正惟其以德而哀樂則哀樂自有節而不過二意亦一串也然玩傳中數當字自重哀樂以德之意蓋性情之德只以合理爲正理上合當哀樂則孔子樂以忘憂哭同有慟正不得謂爲情之過也傳中兩章俱言不能自已則不可謂非用情之至無復留餘要祇是宮人合當如是用情故情至而非過耳若乃伊其相謔溱洧等則情欲淫傷反算不得哀樂之至也朱子詩傳及論語註俱認定指宮人哀樂言獨語類有一條云此詩看來是宮人所做故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此此語似以哀樂屬文王而詩人形容之蓋非朱子定說也愚因此所云哀樂而思閨門關繫之重自天子至於庶人無或異者蓋君子一身治人匪難而家庭夫婦之閒最爲難治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君臣上下上承祖宗下開嗣續事綦重矣而牀第之閒爲地甚親爲情易褻爲分又相等恩勝則流威勝則離燕昵既歸卹慢嚴厲又恐睽孤且狎慢之過則反目之出而矜矯之容又非可久之道視聽言動之閒偶違其則則以生妻孥慢易之心親愛賤惡之用偶有所偏則以啟家人乖爭之漸檢身有失外人猶或未見而妻妾已窺其微也幸而得一淑女安分助夫或猶可致家庭之福如或不然而得一柔姦悍潑之婦則罅隙百生無可救藥頃見懼內之人每藉口於顧惜體面免致傷和而暴戾之夫又藐然不知有家庭之宜好疇復知反求於身而得其正家之本者哉故凡有妻子者必其當克己自脩以至於雝雝肅肅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至誠無息焉庶足爲妻子觀型然而難言之矣閨門之身其難如是而得配猶有匪易者富貴之女不如貧賤聰明之女不如庸愚以富貴多驕奢聰明多自用也然鄙野蠢愚之婦懵不知禮義爲何物其難治又有甚者天性之淑懿既不可必而世類之美好亦難盡拘是淑女之難求也惟正身脩德君子閨門飭治有方檢身不少留瑕恩義有以兼盡則雖庸才之婦亦可約之典型而無患其厲階然婦人多陰險之質實亦有教無所施者不得已而進退由我或出或逐固無玷於君子之脩顧曾子烝黎出妻子上不喪其

母君子又不能不黯然神傷其不遇也周室自太姜天立之配太任惟德之行以有文王神聖而太姒又嗣徽音鬼神以無怨恫家邦於焉就御此眞千古難得之奇而上帝所以開周之盛也及今諷誦詩篇想見文王之聖敬太姒之貞淑猶令人肅然起敬而況乎桃天之女宜兎之夫在當日親炙其休有不涣然於變乎思君子之型家得賢如之內助千載而下猶令人穆然神往而況乎當日之宮人親睹其盛能不欣然滿志乎詩首闕雎誠哉其盛之至矣後世男子不思正身而祇謂婦人之梗化昏娶不求貞淑而惟

冀資裝之豐盈夫婦之道苦而雎薄不修可勝悼哉至世俗有所傳爲詩話者則動稱才子佳人抑知豔冶淫癡狐精野鬽汙人口吻之益所以敗倫而傷化也悲夫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此詩因治葛而作然君母宮中親蠶桑視麻枲何事不可有詩而顧獨歌治葛知后妃此作原非自敘勤勞亦非故示儉約只因閒情偶觸發爲詠歌亦和平樂易得自性成而復以君子刑家閨門清肅故得以優游景物自暢幽情也故首而追敘景物次而敘及女工又忽而敘及歸甯都只順筆所如自適其志后妃自解吟詩自有性情而說者乃必謂后妃在母家時志在女工以是爲后妃之本何拘且陋歟然后妃作於無心而言爲心聲情性自不可掩故於治葛見其勤於無斁見其儉於告師氏見其敬於甯父母見其孝舉自己一副賢淑儀容已畢形於語言之外而不但已也吾於賦物韶秀見其情致之幽閒於敘事從容見其作爲之有序於害澣害否見其處事之詳密於句調閒適見其豈弟之宜人百美並臻宜無愧宮人傾服也詩以淡神如此詩乃爲

眞淡葛之覃而施施而萋萋鳥之飛而集集而喈喈靜裏物情閒中景色日在目前而非有眞淡性情自寫不出一字多著一雕鏤語自脂粉嫌人陶彭澤結廬人境自昔所推爲眞爲淡然加數虛字轉折其閒但覺猶屬語中之淡非自然淡也后妃追賦此章想其意中只有當時景物覺其至足撩人直與葛閒黃鳥共適天倪殊不覺身在宮闈貴爲君母此孔子稱歎山梁雌雉景況更不必謂其見葛而思女工也顧首章不粘女工詠物何沒要緊曰后妃因治葛而追賦景物耳非因景物而始念女工也若以女工言之則葛覃鶯鳴之時止分蔃

抽絲之候后妃何不念織紝組紃而反念爲絺爲綌也聖女心情原無拘滯非荒以嬉無意無必因物賦物當爲而爲是則后妃而已女爲聖女詩亦上乘而說詩者每以齷齪之見求之可悲也已○黃鳥後世謂之黃鶯兼以其聲名其聲嚶然也又名摶黍專取其色名黍米爲飯而摶之其色黃也又名倉庚因所雜色名翅閒有黑羽其色蒼然又名黃鸝鸝偶也又名鶩黃又名黃栗留又名商庚聲之轉也○此及下章三句一截亦三句一叶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維葉莫莫而葛可刈矣刈之濩之則可爲絺綌矣散材也而可爲布人奈何而淫心舍力也由刈而濩由濩而爲寸梭尺扣盡費人工一縷半絲皆爲物力此中艱難惟親執其事者乃克知之是故物無不儉儉無不棄而后妃惻然念之曰厭棄則何忍也此惜物而非徒爲惜物惜衣而非僅爲惜衣以爲勤乎性焉安焉不自覺其勞也以爲儉乎心誠愛之而非故爲嗇也是故能勤能儉能之爲言耐也非勉而爲之者也順事之至因物之宜當爲而爲可服而服要以性情敦篤無往不幽無往不閒耳惟其無往不幽無往不閒夫是以能勤能儉也世俗婦女從事紡績非不欲儉非不知勤然而霍閃性情心忙意亂時候未至已不能穀上手上手未幾已不能穀成功究竟叫天怨地拘束得不自由祇爲要做家汶奈何拮据苟一旦富貴安身則服美食鮮閣女工於九霄雲外矣厭故喜新略無恆性縱嘗親執其勞一轉頭不復記憶非有幽閒貞靜性情安望其貴而能勤富而能儉哉按古者王后親織元紘公侯夫人加之以紘絰周禮掌婦功及絲人枲人俱列官屬而商周之際豳岐風尤古樸故公子之婦亦且爰求柔桑則刈濩之事后妃固不必親而治縷杼柚之勤后妃未必不親執今

人多祇見末俗奢逸驕倨之風因不肯將后妃說成邨婦當家蓋惟恐失卻夫人體面而謂朱傳中親執其勞及垢敝不忍厭棄等語俱不可忒看死煞嗟乎公父文伯之母孔子稱其不淫明焉后常取垢敝衣服親爲澣濯補綴以賜近侍之單寒者此皆賢婦聖后之盛節甯謂寒酸遂失氣象乎後世習於奢淫家有千貫錢便自差奴使婢厭棄綺羅女人安居無所事事則只搽脂抹粉驕慢冶容稍親勤勞便以爲失卻體面於是乎拜佛燒香嬉遊無度生淫生亂惹是招非無所不至閨門之化何由以行世道何由而治也可勝歎與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
父母

賦治葛也而及歸甯其葛事有成而歸甯乎抑爲歸甯
而先治葛歟是皆不然古詩每有此超忽之筆如斯千
忽言夢兆且應其夢之所占采綠忽思釣狩且觀其釣
之所獲此皆所爲平衍天倪含毫飄渺也然則如何曰
聖女之孝無日而忘但歸甯有常期須不能如男子之
長侍今茲治葛之後或適值可以歸甯之期心既念及
歸甯即偶以形諸歌詠與治葛相蒙與治葛不相蒙也
夫謂幸葛事有成而歸甯則后妃豈專治葛恐葛後而

麻可績績畢而蠶事又將興無暇歸甯之日也必欲貫
串必求囘環亦埋沒古人機趣不少矣顧女子不忘父
母情猶有焉而貴倨婦人恃寵恃驕自行自舞多是世
閒常事則雖君子且不在其意中目中而況於姆師又
何所用其敬禮而后妃乃必言告師氏以言告言歸是
何其和順溫柔舉步不違禮則也古人貴族之女必有女師孔子謂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嫁能以禮教人以爲女師此亦不盡拘或寡婦老而無依者亦可爲也或問夫婦枕席相親歸甯何妨自告而必使師氏告之不太拘乎曰夫婦之閒非是有事全不自言也此是將歸之期偕師氏使告君子也古者婦人方少則雖宮闈之近亦不獨行是故宋災宋伯姬以傅姆不在不下堂而遂焚死又此時太姒未必遂是夫人則舅姑尚存必當使師氏告之而後始行又不獨告於君子也蓋后妃幽閒天

賦在他人見以爲君夫人在后妃自視并不覺己爲夫
人也只知女工之當事則事之物力之當惜則惜之師
氏之當敬則敬之君子之當稟命則事必稟之而已安
所謂已富已貴已長在其意中也孔子稱舜禹有天下
而不與后妃其亦不與者乎我私我衣其服不必絺綌
不必不絺綌只念及歸甯遂計歸甯之所服亦人情也
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將燕服禮服分別兩樣收拾害澣
害否又合燕服禮服各分別兩樣收拾耐心耐意自商
自量總之無往而不幽閒無事而不安適此等性度眞
愛殺人且歸甯而衣澣濯之衣又可見其衣服有常與

躬親治葛之事亦適相稱人可無失卻夫人體面之疑
矣

此詩后妃所自作故無歎美之辭然盛德光輝自發
見而不可揜朱傳言之悉矣顧后妃又會詠詩后妃
其才德兼全矣乎蓋詩本性情有是性情乃有是詩
后妃之才莫非后妃之德也後世婦女無此幽閒德
性也漫學識字做詩情之所流貽爲醜柄固是有才
之害而持論之過者又謂筆墨概非女子所宜婦人
不可使之識字抑思古今賢女誰非經史精通者后
妃太姒何嘗不識字做詩愚婦人曷能有此盛德也

故做詩不如后妃者不許學做詩做詩得如后妃自無害於做詩總看德性何如才不才非所論耳○問若如序說則似不必后妃自作曰非后妃自作不能如此宛肖若以太史而述宮闈中事託作夫人語氣則益非所宜矣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此后妃思君子也通篇俱非實事卻通篇俱是實情意想所結愷切纏綿實情所之較實事爲尤切在后妃應亦不自知其所至故言方采卷耳未滿頃筐而嗟我懷人遂寘彼周行要而言之總是觸事沒情沒緒耳蓋夫

婦合之自人而實本乎天理委身所事合體同心恩莫篤焉情莫親焉君子不在其思念之誠至於沒情沒緒此天理人情之至也世俗大可異者見婦人思其夫則竟若羞若笑傳爲醜談在婦人亦自視思念其夫爲可羞可笑而漠然不復關情推世俗之意必使天下婦人皆不愛其夫而後可抑思私情之可醜詆者祇爲情欲之感或思其所不當思耳若思念其夫則孰云可羞笑愚謂婦人而不思其夫必其薄愛於夫者也婦人而薄愛於夫必其情之刖有所厚者也薄愛於夫而刖有所厚可醜詆孰甚焉而反以羞笑思念其夫者不亦詩乎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於葛覃卷耳亦云（鄉樂則關雎葛覃卷耳三詩原自聯用）於葛覃見后妃之樂而不淫於卷耳見后妃之哀而不傷非不哀樂之至也得乎性情之正合於義理之常則雖至樂至哀正所以不淫不傷矣二南風化之原豈必有朝廷大政大治要皆以得性情之正云爾人人得性情之正而天下平矣序說謂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陂私謁之心朝夕憂念至於憂勤也今按其說本自離遁支吾（以首章采卷耳寘周行爲求賢審官又以下三章爲知臣下之勤勞都是勉強依附而其誤則或因左氏嗟我懷人寘彼

周行能官人也之語抑知古人引詩原不必盡如詩之本意如衣錦尚絅而子思以爲惡文之著潛雖伏矣而子思以爲內省不疚素以爲絢而子夏悟其禮後既飽以德而孟子言飽乎仁義是安得因引詩者之一言而遂附會爲作詩者之本志歟（或疑毛氏作傳時左氏未出序詩者何由附之曰左傳周之遺書也安知序詩者不竊見之）求賢審官夫豈婦人所與之事審如其言是后妃思預政也臣下勤勞夫豈宮闈所勤恤之憂是豈文王不能體羣臣而后妃憂而諷之則是視文王何如主也序說之謬如此而今人猶有曲爲阿護者其亦或以言后妃而思文王則未免爲可羞可笑歟

○頃筐之傾側者毛傳以爲畚屬是也人字指君子懷人言懷思君子也寘彼周行言卷耳在周行者我寘之不復采也○卷耳初生葉如鼠耳及長則如小木而葉圓花紫赤實如鼠矢芒刺而堅卽今蒼耳草也郭璞曰亦名胡枲江東呼常枲蒼耳草亦似麻枲之類故有枲名陸璣云葉青白色似胡葵音綏今名莞葵白花細莖蔓生可煮爲茹淡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璫按此當別是一物非蒼耳矣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

我馬瘏矣我僕痛矣云何吁矣

件事沒情沒緒情緒專於懷人也情既專於懷人則欲登山而望望而往從亦情之所必至顧其情自至其事非眞得行也託言馬病僕痛亦甚言其情之不得遂耳情既不得遂則轉欲酌酒自寬亦非眞欲自寬也至情中輾轉無聊意況也從之不得寬之未能則何如其憂歎耶三章變文叶韻非登此不遂而欲登彼凡詩一意而反覆數章者俱是情不盡辭言之不足故反覆詠歎之致足感人勿謂重複無謂也馬病僕痛是言不能往從非謂不能登山古者馬以駕車非登崔嵬之物且登山以望后妃或可行無礙而勢所不可者則在往從今或誤以爲駕馬登山則反疑朱傳而往從之句爲太著象抑知往從勢固不可然后妃豈但不往從并何嘗眞去登山并何嘗眞采卷耳后妃原只自敘其情耳以至情言則眞欲往從爲恔矣何著象哉唐人詩云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意亦與此詩略似更有異其說者謂此乃后妃遙度君子思家之情如此抑知婦人思夫則爲貞一之婦婦無他念惟當篤愛於夫也男子四方君國重任而思家不休便是庸碌男子矣曾后妃而作此駭想乎謝疊山有是說又后妃懷人性情眞摯非有所爲也或者欲張其說

謂外憂臣民無所統內憂家人無所法夫然則后妃之懷人爲臣民家人懷也懷及外憂無乃非分且爲外內而懷則自己畢竟不懷得非重爲臣民家人計而反輕君子乎此皆笑婦人思丈夫俗見惟恐唐突后妃故耳亦與序說同其陋矣此黃維章有是說錢公永曰通章都非實事思之變境也一室之中無端采物忽焉登高忽焉飲酒忽焉馬病僕痛繚繞紛紜卒之念息而歎曰云何吁矣可見懷人之思自眞而念之所設皆假安得以不思哉所謂詩之正也此言得之○爾雅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砠說與毛傳反朱子從毛蓋此等訓釋無

闊大義則姑從一說可耳無足深考也

易曰家人利女貞以上三詩皆女貞之大節也故定爲樂章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又以爲房中之樂（婦人詠歌之以事其君子也）是先王所以教也家人正而邦國治矣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樂只君子稱之也福履綏之願之也前者后妃始至盛德未形而一段貞靜幽閒德性已發見於動靜語默之閒故宮人稱之曰窈窕淑女此則衆妾之習於盛德已

久恩意之感孚已深乃覺其處已待人渾是一團和氣大公無私形迹俱泯是以稱之曰樂只君子君子云者兼有德位而美其稱之辭也（朱子曰夫人稱小君大夫妻稱內子妾謂嫡曰女君則后妃以有君子之德固可以君子稱之○孔氏曰所以樂得君子者以內和而家治則天下化之四方感德樂事文王而此爲福祿所安也廬陵歐陽氏曰后妃不疾妒下其意以和衆妾衆妾得附之而並進君子云樂只君子者衆妾愛樂其君子之辭也按此二說稍不同而皆以君子指文王也然以此君子爲指文王則費多少曲折而義愈支離以君子爲指后妃則不費曲折而辭意何等直爽）樂只云者慈祥愷悌和氣迎人可親而不可狎可樂而不可玩乍親之而無奇久與偕而不厭也或疑樂之爲言似偏於溫柔和厚而少御下之威而抑知不然樂記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樂生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然則樂之爲言與婦子嘻嘻大不相似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亦不過是樂只氣象何所更假爲威福哉舊說不解樂字之蘊則只爲人樂事其君子其亦淺且陋矣（鄭箋之詩以樂木起興隱見說如此）逮下之義然后妃盛德未易形容曰逮下曰不妒俱不足以盡之而樂字所包已廣正不必更多數著也願亦只是稱願以福履正稱之之意思無盡處稱之不足故願其福履以盡意非祈禱詛辭也而願之之意又深長無盡則反覆詠歎以申之故曰綏之未已而又曰將之

曰將之未已而又曰成之其願愈長其稱之之情愈難置口也尋常以德獲福之說固是至理然衆妾意中不是論天道報施竟欲借造化大權以作宮闈酬報亦并非言酬報只是中心誠好自願申致小君亦不自知其情之所至矣抑又思之后妃誠樂只君子矣然天下貞淑婦人或亦頗有而閨門和氣所蒸或有未能致福者乃絺綌無訛反致綠衣之怨鴛鴦戢翼翻成白菅之悲雖有淑女苟遇不良之夫性情偏枯好惡多僻則羣下賤人恃驕恃寵忘分忘情又安知女君之德而幾何不以和樂淑姿反來羣小之慍乎是則和樂逮下后妃之

德也而所以使嫡妾之際定分秩然恩義相維無少乖戾者則文王正已以齊家之化也文王之德賴后妃以爲助后妃之德亦賴文王而後彰朱子曰專美后妃而不推本於文王則亦誤也其謂此歟○纍維繫之也荒則掩之周縈則繞之固綏安其身也將則無往而不扶持成則享之終命也○藟藤屬堅韌而勁老者可爲杖故名千歲藟亦作蘽蘽生如草堅勁如木故其字在草木之間又名萬歲藤謝詩云風動萬年枝蓋指此也然則藟雖附木實不似葛舊本草謂葉如葡萄而小實青黑而微赤則今之鎖鎖葡萄又名野葡萄陸璣云一名巨瓜似燕薁者是也燕薁即櫻

薁也實如小葡萄但鎖鎖葡萄蔓粗而有芒刺燕薁則蔓柔而細如瓜葛之蔓也朱傳云葛屬仍舊說也草木難言而非文義要緊所繫則亦不必深求爾

葛覃卷耳后妃本身之德也此詩則見其德澤被於宮闈矣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前篇願之猶屬虛擬此篇曰宜已見實應蓋天地以和氣生萬物人合天地之和以薰蒸於庭幃之閒則理氣所凝生人亦衆多而不絕此自然之理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此其見端也謂之宜者世有無德而獲福者倖也非宜也有有德而未必獲福者其不幸也亦非宜也維螽斯之和如此而子孫衆多如此乃覺於理胳合於事可憑於人心亦允愜而無憾於此人此福亦自堪承受而不慙不亦宜乎不亦宜乎此詩未嘗言和然詵詵薨薨揖揖皆和意也和即上篇所云樂只也后妃之和本諸天性矣乃衆妾之中甯無妒寵而負恃者而三詩同聲和誦匪有異詞如此則衆妾亦無不和可見矣最難合者衆妾之情惟小君無乖戾之萌而衆妾亦羣忘爾我此后妃之和氣所蒸而衆妾皆偏爲爾

德也顧和者平情之謂也喜怒哀樂之發無不中節親愛賤惡之施各當其則已之情無不和而後能於人無不和一人用情稍偏一家乖爭以起以一人之和而致衆妾之無不和者以處之各當其分而通之各遂其情故也然則非后妃之和何以致衆妾之和而不有文王之和又何以使后妃得遂其和后妃之和固天性然而又誠賴有雎雎在宮之文王以爲之倡則螽斯之福尤不得不推本於文王也夫託言螽斯歎爲爾福其慶幸之情可謂至矣然以后妃之賢而只見其爲樂以百男之慶而只謂之爲宜則此又王民嶷嶷氣象也螽斯而

曰羽者螽斯有羽則言其羽然實只言螽斯耳非咏其羽也夫人僮僮而言其被王姬肅雝而言其車古人詠物多是如此詵詵羣處之和也薨薨羣飛之和也揖揖會聚之和也由集而飛飛而復聚則衆無不和者矣南軒張氏曰螽斯之形僅寸餘耳而其滋數之多凡物莫及其子之類聚大小不一與他類不相亂亦不相軋且有大字小小依大之狀焉　振振或訓衆或訓仁厚或訓信厚隨文會意此言振振衆動之貌也蟄蟄者如蟄蟲之蟄涵育之藏於用也繩繩不絶於羣飛見之蟄蟄煩多於會聚見之子孫皆就螽斯言所以爲比問螽斯即指后妃否曰固是然螽斯不一螽斯而羣處則衆妾亦在其中此但言衆無不和故宜其蕃衍然衆之所以能無不和而致此蕃衍者則實由后妃之不妒忌○太姒之子十人長伯邑

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冉季載而庶妾之子尤多如畢原酆郇毛之類史不盡載概言其多則曰百男○螽斯即斯螽古人語倒猶今人呼蜻蜓或曰蜓蜻呼黃鶹又曰鶯黃也斯螽又作蚣螽以其飛聲析析然也又名蚣蝑又名舂箕皆以音近而轉也形似蚱蜢而稍大以其股其角長於蚱蜢爲異

此詩次樛木之後樛木之應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此化及國中也其稱之子何之子之賢文王之化也其化及之子何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有自然之應矣而古者設教之詳則內外世婦立官府於宮闈觀周禮備矣公族之親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已毀教於宗室是宮闈之化得以外行有自來也況當日在宮闈者則親炙於后妃之德而四境之內又皆得以聞風興起是以日遷善而不知爲之也不亦宜乎其化被女子者何如授之以女工則不至佚以思淫矣防之以禮則規矩有所循而驕奢犯分之事不興矣和之以情則情性

得其平而悍妒乖戾之心不作矣躬行以率之則言物行恆而風自火出使卿大夫士皆有以脩行而教家則家無不齊而婦女皆從風而化矣此豈必家至而人喻之也哉之子之賢奈何曰亦不過情性和平而正靜專一已耳他豈有非儀也此詩於之子之賢於何見之於詩人之詠宜室家見之也室家之地至近而室家之宜至難宜之云者處已罔不臧事人無失則處之各當其分而通之各遂其情此則其宜之之實也而非賢何以能此之子方于歸耳而宜室家何以決之詩人於其賢決之也見之子之德容端淑則知其能以禮持身矣見

之子之情意和平則知其能以和處衆矣因其賢而決其宜室家者詩人之志於其宜室家而知女子之賢者讀詩之法也小序曰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焉故毛鄭諸家箋釋是詩皆不離以正以時之義愚以爲其義狹矣毛氏曰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鄭氏曰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此皆以以時言也黃實夫曰宜字亦見男女以正之意嚴山陸氏曰女子失身由於失時失其身則終身不自宜矣況能宜室家乎此廣毛鄭之義而兼以正言也至於言其色言其有子則逐字求解而愈失之毛氏釋首章夭夭以少壯言其華以色盛言釋次章有蕡其實謂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釋末章蓁蓁謂有色有德形體至盛朱簡修又云有蕡其實彼于歸有蓋以時者於桃華見之云爾以時則禮成

而非奔是以正也然此不足以盡文王之化亦并不足以見之子之賢周自太王以來代皆聖主賢妃桃夭作於國中非江漢之邦向被紂風而今始向化者比太王王季之舊安得男女皆不以正以時哉且後世宜室家之女不概見矣雖後世時不必桃夭然未嘗盡不以正而私奔也何其賢不宜家也而安得以以正以時遂盡文王太姒之化決女子之賢哉蓋之子之賢要自有在而詩人之情猶必有見朱子亦用小序二語以明詩人之見桃華起興耳非徒以時以正爲室家之宜也興意惟取聲韻相叶不於其華其實比色德朱克聲曰木少則花盛女賢則家和亦有相因之義徐子先曰詩人所見者嫁以時耳何以遽知其賢蓋被化之深風俗素美閨門素訪可望而知其爲宜家之婦矣曰文王之化浹於國中則當日女子宜無不賢宜室家亦常事而詩人津津美之何歟曰宜室家原是常事於之子之歸而稱其宜室家在詩人亦平常話也但好德人有同情則見之以爲實愜我心而歌詠及之詩豈常溢美也抑此詩偶感於女子之賢非贊文王之化也而文王之化則可於詩見之詩人亦不識不知而已○華是當時所見其實其葉則因華而類及之家室家人變文叶韻耳○蕡麻實也麻實最多故以言實之盛者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此詩贊賢才之多非贊一兔罝武夫偶觸一兔罝舉之以見盛耳傳中雖字猶字宜玩謂武夫且如此況詩書禮樂之選者乎大雅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又曰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蓋文王作人之盛三代莫隆焉然文王之作人豈必家至而人喻之哉井田樹畜興以爲善之資學校明倫導以爲善之路躬行以率動以觀感之誠樂淑禮陶

神其鼓舞之化使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而生當其時者涵濡天日之光沐浴君相之化實見夫人皆率性比戶可封則又不能不深愜於心而踊躍興歌以爲人才之多吾不知其何以若是也則免冒所由作也武夫本抑之之辭謂之赳赳者言其樸略之質鄙野之容也然武夫之性猶夫人也有是性則有是德有是德則有是才況親沐聖王之化而有不成其才德者乎雖其人或山虞林衡之屬羅獵爲生或耕田鑿井之餘偶尋野味其人則不過草莽之人而遵道遵路無黨無偏殆未嘗不會歸有極也但不改鄙啬之容未與秀民之選日用

飲食不識不知則亦終聖王之世一武夫耳赳赳二字正見椎魯少文不必爲武夫諱公侯干城則揚之也謂之干城者非謂其爲武夫而可以禦侮之謂也鄭氏謂有武力可任爲將帥涵濡於王化者深性眞不知其何以流露則雖禮樂所未嫻詩書所未考而天性直遂不爲不善見利思義不爲苟得見危致命不爲苟免託之以事必盡心而無所苟且約之以禮必求踐而終身不忘此則武夫之才苟在晚近之朝亦安在得此八以與公侯守國乎此干城所以稱歟肅肅兔罝恭敬之事中逵中林變文叶韻無容鑿也濱濱蘇氏猶能恭敬爲賢中逵人所聞也中林閒見所不及也而猶肅肅焉則敬其事也至矣又近講有出其不意寄託不凡等語則似武夫乃奸黠之夫又似有託而逃之士此皆以逐字求解而附會之非詩人意也好仇

猶書所謂偶王言可爲輔也腹心亦言其悃誠不貳耳嚴氏謂好仇勇而良也腹心謂機密之事可與之謀慮勇而智也凡此皆鑿說干城好仇腹心其歎美之益深耳非武夫之才日進亦非期爲後日之用也顧武夫之才可用如此而文王多士四友十亂終未聞數及一武夫豈德固盛而野未免遺賢歟抑知舉國多才所稱盛世詩人歎人才之多野無不化而非欲以此眞與國家之選也文王作人亦只明德新民本分內事原非有此干城腹心而藉之以移殷祚也自史氏有陰行善之說兵家有文伐之篇遂使解此詩者都訛似文王有陰養死士之謀其侮經而壞人心術甚矣又詩言武夫亦是偶因免罝而言耳墨子書有云文王舉閎天泰顛於罝網之中而授之政此未必非因此詩而附會爲說也說詩者乃欲援之以爲此詩之證則亦惑矣詩必求實事以證則桃天之子宜家以誰證乎此因金仁山之說也小序之失正多以此所宜戒也又此詩歎人才之多亦非以贊文王之化而文王之化於此可見若小序以爲后妃之化則無理而可笑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聚斂疏材何與德化然此眞化行俗美之風也於何見之於其詩見之於其辭之和平見家室之和平也於所采之有事見婦人之無事也無事非舍業以嬉也后妃賦葛覃矣而九職任民嬪婦化治絲枲周之婦人慮無不事所事者采芣苢亦其偶也然事所事焉乃所爲無事也家室和平則無事矣家室和平文王與之也分田制產民無飢寒之憂薄斂平刑罰無追呼之擾教化被

於武夫而冤抑者盡解刑家女子化於桃夭而于歸者莫非內助則是庭無交謫野有醜風窮民有告於先施老者無憂於鼎肉夫非和平之至歟夫仳離棄婦有萑葦中谷之悲彼美孟姜采麥託桑中之會此固世衰之甚也即近今婦女甯無野采成羣踏青挑菜者然類皆財盡民貧作苟且延生策耳否則冶容賣俏爲放蕩野狐貍也縱或不盡然而閒暇所偶事然爲之聆其所共語則終是各家訴苦言窮數柴問米不然則嗔兒罵媳謗舅毀姑又不然則論他人是非或嗤笑閨牀鄙瑣再不然則放歌野曲再不然則說佛談神終不得一相忘天日淡正和平之音吹來耳畔也由是以思而芣苢之詩非盛世乎始而求既而有又繼而掇之捋之又繼而袺之襭之敘事始終不加一語吾知其飢寒之無憂也吾知其追呼之不擾也吾知其室家之宜而性情無所乖戾也吾知其遇人之淑而心志無或不平也終事有序見德性之幽閒焉此歌彼和見與人之樂只爲辭淡以和不導欲而生悲意直而專見端莊而靜一婦女何知日用飲食耳然至於婦女徧爲爾德而文王之化爲何如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芣苢似之矣序說婦人樂有子意者因芣苢

可治難產而云然乎雖無大害於義然無得於詩旨之和平而其見亦已陋矣黃東發曰芣苢諸家皆以爲治產惟戴氏謂此詩見同輩相與之樂此語蓋得其氣象吳正傳曰此詩終篇言樂不出一樂字讀之自見意思按此二說可謂善讀詩者○芣苢一名馬舄見陸璣草木疏言其好生牛馬跡中故有馬舄之名當道性味甘寒滑子可治難產通小便初生亦可爲茹

桃夭化及女子也冤罝化及野人也芣苢室家之甯也此三詩皆文王之化自家而國也王肅曰自關雎至芣苢房中之樂未知其果然否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女子終日閨門職則有所宜勤分則有所當事德則勤儉孝敬尤非一端甯曰一不可求遂足爲女子之善且男女之別至嚴矣其未嫁也有所待其已嫁也有所專方且美以宜家方且稱爲窈窕誰得動曰求思誰輒萌此求之之念說個求字不已貽女子之辱乎然女子莫大於守身則不可求其大節也江漢之間僻處南服當商末之失政不待求者不知凡幾可求者又不知凡幾而一旦曰不可求亦可見德化之遠敷民風之豹變知羞識恥守禮循常煥然一新出淤泥而親沐浴矣沾沾曰不可求者以前此之可求而今乃不然也此南國之

詩所以與桃夭芣苢又稍異也凡女子貞淫之辨豈待嘗試而後知情欲多者不必不整飭儀容矜莊斂束而瞻視音聲眉睫動靜點頭移步盡漏春風實動人以可求之端縱復遮遮掩掩矯作正經亦一毫遮掩不過要而言之曰不自然樣耳貞女則不然幽靜閒雅正大光明縱復和易近人自有端莊之度予人以不容稍玩者眞有如喬木之無枝江漢之廣永也舉動發乎性情威儀本於心術是固有可以一望而知者矣曰不可求非嘗求之而不可犯也見其端莊靜一大異曩日婦女風規而深歎美之云爾既曰舉動發乎性情威儀本於心術則一切禮節嫌疑其皆可不必拘乎是又不然制外所以養中禮節樂和皆性情心術之教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而欲之動也由於耳目之交聖王制禮以嚴男女之別而辨內外之防誠使人有所持循視聽言動不至妄有所交則可以安其中而使無妄動也人非柳下難言坐懷不亂苟男女雜淆聲色盈於耳目而欲强制其情以不流於濫也不可得矣然則文王之化被江漢也能舍禮樂而別有他道哉持循於禮教者久而淫慾無所滋其萌芽則性情日歸於正而舉動自莊心術不入於邪而威儀自淑此江漢婦女所以能革其淫亂之

俗而令人望之而改觀也以禮化民而有游女何也曰游亦非美俗也然聖王不易俗而治則卽其游者而亦有以節之其轉移之術又有權焉而甚神者亦非與其終於遊也○不可休息息字新安吳氏曰韓詩作思今按休與求叶而息字非韻則息字作思爲語詞是也宜從韓詩○凡詩興體味長比體味短然此詩章末四句用比語詘然而止則覺意味愈長有贊不容口流連無盡之神讀者宜諷詠得之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

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此以錯薪興之子以刈楚興秣馬取聲韻相應耳楚蓼即錯薪非謂他女猶薪而此女獨翹楚也鄭說如此今人多沿之言秣其馬致羨慕之意廬陵歐陽氏曰猶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是也非必謂得之以歸則爲之秣馬也程子蘇氏說皆如此太拘泥矣江永漢廣只以言終不可求非清流比潔意也此近日講章纖巧俗說女子好游終非美俗此亦以在江漢間而遠被文王之化者耳李迂仲曰作此詩者是在江漢合流之處然則今安陸漢陽等府謂游女如此況閨門之內者乎此亦忒費周旋也此慶源輔氏之說如此此詩只重不可求一語此二章則泳歎深長以足其意耳○楚牡荊

也即今黃荊蓼蒿一名蔣蓼江上蘆洲閒多有之以羹魚甚美生食亦香脆與蘩同類而肥大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怒如調飢

此喜見君子而作也首章追敘末章又憫其勞而慰之總之夫婦至情專靜純篤耳至於知君臣之義只末章旁論看出詩意不並重也喜其既見而必追憶其未見者有未見之思而後有既見之喜若未見而漠然者則亦既見而淡然矣章內未見之思著語不多只怒如調飢四字於難以形容處形容出來此情固百語難盡也兩推怒訓思又訓飢蓋飢之思食其意怒然也怒如調飢者思人非思食而此思之意怒然則有如飢之已甚而思食不能猝得者急迫之至也汝旁之國已在紂都之南去周益遠而德化及之其所被者廣矣於江漢見貞女於汝墳見思婦江漢樂而不淫汝墳哀而不傷均之性情之正也爲女能貞則爲婦必壹偶錄二詩而俗之厚可互見矣二詩皆女子之詩朱子云亦是偶然然男子之悅德忘勞亦可見也○伐條枚因下章伐條肆而借以紀年以謂婦人躬爲樵薪程子說也故李迂仲及謂見伐薪勞苦而思君子行役之苦此歐陽之說以爲此庶人之婦以爲此大夫妻也皆滯泥也凡讀詩貴觀其大意所在

遵彼汝墳伐其條肆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通篇深情在不我遐棄一語不我遐棄者深幸其不至於死亡也伐枚而又伐肆則已踰年矣自伐枚之時而已思之怒然又踰年而始歸是三年之久也當暴君肆虐之時而從役至三年之久其死亡正未可知耳死亡則遐棄矣於萬分遐棄之中而猶幸不我遐棄此悲喜交集時而喜極成悲語也無限哀情數說不出則止得此四字蓋喉嚨咽哽矣后妃卷耳之詩嗟我懷人有得許多寄託而此詩卻說不出何也曰憂思之辭多慶幸之辭簡此詩作於既見則喜極成悲耳上章怒如調飢亦是喜時之語非思時語怒如調飢不我遐棄皆無語

中一語也○此詩作於既見辭意甚明以爲庶幾其不我遐棄者非也黃實夫之說如此漢劉向說又作遙勉之之詞皆非此實大夫妻以爲庶人之妻者亦非也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不我遐棄亦既深以爲喜而君子風塵之苦勞瘁之狀則見之又不能不悲喜之者喜慰己心悲之者爲君子悲一體之情也悲憫之而曰魴魚赬尾亦是極意形容而形容不出語謂勞瘁枯槁竟已至如是乎赬尾之狀已然而王室如燬則又憂其未然恐此勞未容息爾玩朱傳既字方字未已字可見沈無回謂所以致赬尾者以王室如燬銷鑠之也此只作已然看未是蓋此句憂其將來正以起下二句而思所以慰之雖日勉之以正亦所以寬君子之心也雖則如燬父母孔邇父母確指文王言蓋文王之德不惟南人可恃之以保護而且膏澤之被尤可使相忘於不覺則雖勞而有可安者在也若以指行役者之父母而勉以勿貽其憂則孔邇二字不安父母所怙恃不只甚邇也況父母又豈能無恐於遐棄之戚乎魏風陟岵篇且曰猶來無棄化及汝墳可見是文王三分有二之日王室猶存而謂文王爲父母則民心叛商可知民既叛商則雖不供紂役紂豈能以離心離德之衆征之而猶供紂役者則以文王於其閒爲諸

侯之長頌天王之明聖明君臣之大分以維繫商室之民心於萬一是以叛商之國徒以文王之故未忍顯叛而猶供紂役然非奉紂命也以爲奉西伯命不可不往耳率叛事紂文王之事君敬矣然民之勞苦獨可忍乎曰敬君仁民文王固並行而不背也分無可辭則役自不可不供文王誠不得已耳至於征役之臣民則文王所以周旋而撫恤之者又不知何如其至也夫如燬之王室鹿臺鉅橋瑤臺瓊室征役不休淫刑相逼民之以役事死亡者不知凡幾而汝墳南國猶得以從容歸息不我遐棄則謂非文王之仁少闌紂焰以安全此從役之衆而能若是哉說以先民民忘其勞此汝墳所以有父母孔邇之慰也孔邇以澤言不以地言蓋親被其澤即所謂邇也至於有尊君親上之意無情欲狎昵之私則又從言外看出而文王教化之入人者深又於此可見也○魴鰥也色青白其形匾而近方故有魴鰥之名又一名鮆言其薄也味美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人家得羣子弟寬仁敦厚最爲莫大祥瑞若其家子弟刻薄囂陵則雖目前興隆終是妖孽之萌興隆愈甚種

禍愈深此不易之理也人亦誰不愛子孫之賢而動曰聖賢難保然則其眞有天乎抑身未脩家無可法有以致之然也其父逸其子淫其父吝其子貪其父忍其子害人其父俠其子行劫表斜毫釐影偏尋丈矣其或父子異趣則父蠱子幹時亦有焉然父賢而子不肖者此雖氣質之偏而究其涵育薰陶之失道也夫家庭之合以恩宥必日聚子孫而督責之且以未正之身而欲責子孫之盡善雖日撻之所不應也及夫責望之過則棄絕之念所由生而不才子弟或盡寘之於不養不教之地以爲無可奈何姑聽之以苟延宗祀而不知宗祀非

可苟延而喪敗已交於眉睫矣君子之教家也惟期於檢身無失足爲妻子觀型而恩意所周禮法卽因之以備一言一動皆爲至教飲食日用盡有楷模其有不類預爲防閑漸漬優游使之自化不以聲色生其佚志不以貨利役其私心杜漸防微非幾不貢此則氣質之所由變化而子弟所以溫良也以文王之肅雝有后妃之樂只宮闈之中已如化日和氣所釀何福不臻而紹聞衣德非遙胎教徽音克嗣則公子之振振固所爲不期而得者矣以麟之趾興公之子意重美公子之仁厚則首句亦是稱趾之仁厚公猶麟而公子其趾也父於子本屬一體故麟與趾不妨分言耳混以麟言者非也鄭氏云喻公子有似於麟昆湖瞿氏云詩只以麟趾興公子朱傳文王后妃仁厚是高一層意此皆混言者意以麟與趾不容兩分又下句卽以公子爲麟故耳然玩朱傳云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則以麟喻公以趾喻子與意甚明矣何容執泥乎 于嗟麟兮句則麟字卽照公子言朱子曰此指公子言蓋趾之仁如麟之仁則卽趾亦麟又自不妨卽謂之麟矣況上麟字是比喻作興下麟字則作認眞看意又自稍不同也于嗟一歎意味深長以爲此眞國家之瑞何必眞麟而後爲麟哉上麟字以德言末句麟字以瑞言亦不當混看蓋睹公子之振振而深有感于文王之德也熊可謂以麟興文王亦非 又詩稱公子是此詩作於文王之世周未

王也傳言王者之瑞只就麟言耳然周自太王肇基已有代商之勢況文王三分有二之日乎雖文率叛事殷不忍自居天命在我而詩人有見於微則預以王瑞相期未可知也公子公族以親疎之序言曰趾曰定曰角則變文以叶下韻耳公同高祖亞圉廟也文王之高祖上高祖下元孫上四下四旁四是稱九族緦服之盡也祖廟未毀其主未祧也毀廟者公羊傳所謂改塗易檐是也抑或疑之五叔無官三監失道振振之譽容有未盡然者然以武王周公康叔之仁聖萃於一家而畢召毛之德業亦光史冊皇甫謐云召公文王庶子則其盛亦已至矣至

於三監失道則徒以見識不明而武庚陷之焉然其質殆未始不振振也文王之子不必皆賢而要之不失爲仁厚耳論古者可無泥也

漢廣汝墳南國之詩終以麟趾見德化遠敷皆本於文王之德也序以爲關雎之應非謂麟瑞應之也蓋亦以德盛而人無不化是德之所感而效應之有如是耳

周南十一篇由身而家而國而遠方其序明矣然篇篇有序如葛覃言歸寧殆后妃至未久時事卷耳則文王以王事出時也樛木之願是虛祝螽斯則百男之後矣桃夭兔罝化之行也芣苢則化行而忘其迹矣漢廣聞風而化者也汝墳則被化深矣終以麟趾見家之有本化之遠被非無自也樂章歌二南皆關雎葛覃卷耳則詩首關雎殆周之舊也而說者謂孔子刪詩以關雎爲始亦不可考矣又周南是詩之開首第一冊故儒者授受篇次未至於亂自召南而後則篇次多有錯亂失其序矣故未可遽以詩篇之前後爲時之先後也

召南一之二

召南非一國之詩大要皆召公布政之所及以鵲巢爲始見國君爲臣民之倡而閨門又政教之始故文王之化先及人君而諸侯之孚又先於宮掖也甘棠以下詩不復彙敘要以見召公布政之功詩多改過自新聞風興起之致或亦以國有遠近之故亦不必盡文王時詩而大抵盛時之化耳○二南分屬周召穎濱蘇氏曰文王治周所以爲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以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大雅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是則先儒主分陝爲說者其非明矣然周南中維以漢廣汝墳二詩者則以見風化之自近而遠南國所以向風又不徒以召公之布政也其本皆由於治內耳召南中有召公詩

周南中無周公詩蘇氏曰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是非錄之而不得矣（錄之不得此孔氏說）而召南雜以何彼穠矣一詩者意凡自武王後採詩有得則不附周南而附召南（如甘棠篇亦恐是武王之世所作矣）又節射之樂皆用召南（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而貍首篇亡是召南固不止此十四篇而今已缺失矣其皆謂之南者以周在商南而化皆南行耳非謂周公所主之國之南召公所主之國之南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于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

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此文王化被諸侯也文王爲西伯則有化諸侯之權而好德之良人所同具聖德之隆具過化存神之妙而良臣布政猶必有綱紀法度之詳諸侯之被化其固然矣顧女子不出宮闥而太姒之休風何以遠被於南國之女哉曰文王脩身齊家固足以成教於國矣而勤儉孝敬之德貞靜專一之守使宮闥有和集之休公子致振振之瑞則后妃不無助焉德化無閫於近而後可及於遠此言二南之化者所以又必推后妃矣而正家以正

國人由國中以及南國沛乎莫禦則后妃之風又賴文王實爲之遠播也諸侯化於文王亦既能正心脩身以齊家而妻妾有所儀型矣而窈窕之稱樛木之頌南國宵不聞焉況古之諸侯交爲甥舅則彼此連姻互相漸染內外相與以底於成女子被家庭父母之化卽文王后妃之化也其專靜純一不有由哉此詩非有贊美之言而以爲美夫人之德於何見之曰有蘊於中而後有言而詩人之言言不盡意欣喜之辭平忍悱之辭激頌美之辭適譏刺之辭微故緇衣以爲宜重較以爲綽而象服無如不淑如膏或以憂傷惟諷詠以昌之斯得其微意之所在今此于歸百兩有慶幸之神無不滿之意敘送迎之盛若固有之儀則是謂之子之歸可當此盛禮而無慙也則是謂國有小君而吾君之內政有所託也夫人之德不已隱然於言外哉至於夫人之專靜純一則於鳩寓見之鳩性自是專靜純一不只是拙猶情摯有別於雎鳩寓見之也然不有鵲之善巢鳩何以居是鵲能完固其巢以居鳩而君子之能刑家又可見矣是則言后妃之德意未嘗不在文王言夫人之德意亦未嘗不在國君也讀者其致思焉此詩興體亦以聲韻相叶而興意則一氣相承君求玉女以共社稷宗廟妻道無成而代有

終是以之子于歸而百兩御之傳中是以二字極有意思不可忽過也方之見其專靜純一而能守此成巢也盈之見其和易樂羣故能聚處此巢也正意皆寓興意中盈是鳩盈成謂成禮成禮中有衆媵姪娣在與興意互相足○鳩居鵲巢或當時偶見有此而詩人詠之也鵲過冬至然後營巢巢背太歲向太乙預知天風歲風少則巢高風多則巢下取材不取落地之枝至春而巢成生子子出能飛則棄之故他鳥得託處焉鵲巢之成亦婚姻候也鳩不一類惟鵲鳩獨得鳩名（鵲鳩似鴿至春而多聲）若鳲鳩則稍大於鵲鳩而首有毛勝季春方鳴（此卽布穀一名）

鵲鞠一名鵴勝一名鵴任毛以此爲鳲鳩未知是否凡鳩皆不善爲巢多宿屋瓦閒或於樹上架攢數枝亦不能成窩穴此以性拙不能爲巢喻婦人之事無專成也朱子曰鳩性靜專無比然則亦不止取其拙矣

召南之首鵲巢猶周南之首關雎然婦德之有微著氣象之有大小則不同矣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宗廟之禮於齊戒觀盡心焉於具脩觀盡職焉於入廟觀威儀焉於獻饋觀孝養焉於比禮觀其敬焉於比樂

觀其和焉於交動觀夫婦之隆焉於終事觀從容之度焉要而言之曰誠曰敬敬則靜以純誠則專以一也先王制禮明命鬼神以隆祭祀報本反始所以迪人於誠敬之道也敬以直內則性有所養而不偏誠以救幾則情動以天而不戾性情中和然後仁足以長人義足以制事齊家以治國而德崇業廣焉而於宗廟之中可見其大略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能誠意正心以脩身而齊其家則其敬其誠浹於性情固足以感人事神而爲治國之本矣而夫人遣挹后妃之化近接型家之範則性情有所涵濡而誠敬亦根於心焉以故其奉祭祀也則誠敬著於將事之先而見於威儀之表其家人蓋有動於觀感而於祭祀窺其微也故采蘩作焉曰于采著其勤也曰沼沚昭其潔也曰公事明婦順也曰公宮致孝思也曰被嘉象服也曰僮僮祈祈嘉令儀也曰在公著小心也曰還歸善終事也自始至終一於誠敬所以佐君子以奉神靈之統而開萬福之原也此贊美之所以不能已也而非文王之德化則商之季世何以能此于采直是言其躬親蓋諸侯耕耤夫人親蠶敬事皆然也

蘩非水草采近水者耳古人祭祀不取園蔬而尚野蔌蓋取潔敬而不用褻味也凡鼎俎尊彝登鉶簠簋犧牲

之事皆自外而君主之籩豆葅醢之事則皆自內而夫人薦之灌獻則君與夫人迭行也○蘩一名游湖一名旁勃見夏小正似艾葉細於艾而繁盛自少至老白於衆蒿故曰白蒿又曰皤蒿春始生香辛可生食亦可烝茹周禮醢人有蘩葅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立無跛倚行不軒翔曰僮僮親事之誠敬也舒而有儀遲而非怠曰祁祁終事之誠敬也僮僮祁祁而屬之被蓋其人之誠敬若見於被而即被之所見以見其人有象服是宜之意此詩人之妙於形容可以意會而未可

以言傳者也內則女子自十年以上遂視籩豆葅醢禮相助奠既嫁則冢婦主內羞以佐君子衆妾介婦亦皆佐冢婦以明婦職有事宗廟所以教之慈孝教之追遠教之婦順之宜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此人心之所不能自已者不導之以正則必媚於邪矣不用其誠敬於祖宗則必營其心於禱媚矣後世禮樂崩壞婦女無宗廟之事而仁孝誠敬之思蕩然佛老異端乃得藉鬼福神祈之言以誘愚人之心志家揚梵貝戶誦金經婦女曡謨獶雜僧道神姦恣慝充塞蓁蕪浹腑淪肌牢不可破惟知果報之談不復知有先王之教矣嗟乎不愛其

親而愛他人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謂之悖禮婦人延及外賓且曰非分況羅拜於胡神乎且異道妖僧姦宄不測菴堂寺觀野僻藏姦婦女不終日閨門尤聖王之所必禁而今者士夫之家乃恬然不以爲怪婦女何由而專靜純一以知勤儉孝敬之道哉不除異端而欲見二南之化復先王之治亦惡乎其可得也○被鄭氏以爲髮髢是則周禮所謂次也（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云副以覆首若今步搖服之以從王祭祀編列髮爲之若今假紒服之以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髻也服之以見王）夫人祭於廟當得副褘禮記夫人副褘立於房奠詩曰副笄六珈不當服次故鄭以在公爲視濯以還歸爲祭畢釋祭服而去特牲禮夕陳鼎於門外宗人外自西階視壺濯及籩豆又云夙興主婦親視饎爨於西堂下但禮未見有主婦視濯之文然籩豆薦自主婦則主婦固自當宜視也孔氏尊毛鄭考周禮而詳其說言夫人首服被髮之服僮僮然先祭之時早夜在公事甚竦敬矣至於祭畢釋祭服又首服被髮祈祈然還歸燕寢之時有威儀矣故夙謂祭日之晨視饎也夜謂祭之先夕視濯也謝疊山以在公爲在齋廬是皆以祭之前後言而未言及正祭之事也然祭之前後且無不誠敬則正祭饋獻之誠敬可知是亦詩人烘託之法也於禮有據是所宜從其不曰夜夙而曰夙夜者則便文耳近說則多以在公爲正祭薦蘩還歸爲祭畢正祭

不當服被嚴華谷亦疑之而又引曹氏說以爲或在商時故與周禮異又祭畢亦不當至夜（徐儆弦謂非自早至夜乃夜之夙也昧晦未分曰夜天光向晨曰夙恐未然也但朱傳未有明文耳蓋古禮今難備考而二說皆於經之大義不爲有背則亦兩存之可也○親蠶一說朱子存之以按經文則亦皆可通也但奉祭本序說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蟲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君子行役而婦人感物興思此至情也思非感物而始動也思無已時物有變遷時序迭更懷人終遠則於是

感物而有言而情見乎辭矣忡忡忐忑之意心不降也既見既覯懸擬之辭覯相接遇也心以覯而後降此貞一之守不然則人盡夫也便看作沒要緊事矣此詩情辭最爲明白而箋疏以爲未嫁之女恐爲淫風所染者蓋以草蟲鳴則阜螽躍而從之以爲異類相感擬於淫風然亦因序說以禮自防而附會之也夫此詩爲見異類相感而不勝憂思然則出車之詩亦以草蟲阜螽爲言豈勞還率言亦恐大夫之妻不能以禮自防而憂之乎且下二章言采蕨采薇其又何所感而憂之切歟但此說後儒皆知辨之而序文以禮自防之說則猶欲從

而曲附之抑思以禮自防則是有所畏而不敢而婦之思夫則率性有自然者故爲眞摯何待於知所畏而自防也○草蟲一名負蠜爾雅一名常羊郭璞說亦螽之類大而善鳴聲如紡車今人謂之紡績娘也好在草中與草同色故名草蟲阜螽大螽也一名蠜一名蜱蜴陸農師云亦跳亦飛不能及遠亦不能鳴二蟲皆在秋時始出故有草蟲鳴則阜螽躍而從之之說而草蟲又有負蠜之名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思之而未得覯則登山以望之矣昔者草蟲鳴而今采蕨薇則踰歲而春暮矣惙惙憂不能輟傷悲悲則益切矣此詩一時所作故近解謂不可作屢變說然草蟲蕨薇實不同時蓋首章乃追述耳○蕨初生時其葉未舒紫茸拳拳如鷙腳然故又名鷙肥滑可食及長而舒葉則如貫衆之屬不可食矣其根可掘而澄治之以取粉可以禦荒曰蕨其粉薇陸璣疏云莖葉皆似小豆蔓生項氏曰今之野豌豆苗蜀人謂之巢菜也據胡明仲所云迷陽則叢生脩條四時發穎春夏繁花條之大而肥

者可剝食甘美荊楚閒多有之李時珍本草又謂薇即所謂薇蕨即麋卮草夷齊採食之三年顏色不變此則莖葉略似車前而葉下色赤有光毛二種補腎之藥也又藥有白薇可治嗽此皆不可茹據傳所云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則是山中一種毛蕨耳其草亦似蕨蓋但爾今狼衣草也雅言薇垂水又不知謂何也或又曰即今苦蕺一名魚腥草大抵草木難言之矣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大夫籩豆宜減於諸侯而大夫妻兼采蘋藻采蘩詩不及盛湘而此則詳敘之蓋貴賤勞逸之殺也采而盛盛而湘采非一物盛湘亦非一器此亦只似常事而見以爲循序有常嚴敬謹飭者以內子而一一躬親如此則凡循序有常嚴敬謹飭可想也大夫祭有室中之事饋食正祭無堂上之禮無朝踐之獻也故言奠於牖下諸侯冢嫡世爲大夫而有功者則爲大夫之祖禰祖之子爲大宗世其祿焉乃有三廟其支庶又或有爲大夫者則不得更立廟而祭於大宗之廟以宗子主之故曰宗室也廟制內室外堂室之戶在東南牖在西南故室西南隅曰奧所謂牖下也廟皆南向而室中尚西主皆東向尸之主其神道尚右東向則南爲右故奧爲尊位也善然亦必此主婦果年少故稱之也大夫妻能誠敬如此則大夫之齊家可知化被於大夫之妻則德化益深遠矣○序說及箋疏皆主大夫廟祭言毛傳謂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按祭之籩豆未見用蘋藻而蘋藻與魚牲義適相稱則毛說或亦有本故鄭考其說謂牖下戶牖閒之前祭不於室中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也祭事主婦設羹此教成之祭更使季女成其婦禮也孔疏亦據其說然與既嫁爲大夫妻之說又似相背矣要之當日大夫簿正今無可考而獨言牖下則室中之奧爲是謂教成之祭設

凡筵於牖外亦鄭臆說無他據也只作大夫家祭觀之正自明白何必多爲曲說乎○蘋大萍也根生水底葉浮水面一莖而四葉相聚中拆四歧外圓如田字之形故今人又名田字草非浮萍也朱傳用郭璞說此爲小誤藻有二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而長四五尺者馬藻也莖如釵股細葉蓬蓬然如刺柏者聚藻即蘊蓄也二者皆可菹

○薇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薇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薇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閭風興起易得之異國之君而難得之異國之閭閻百姓而召南之化則合南國之婦人女子無不化焉此固諸侯之能齊家以治其國抑尤賴有召公布政之詳矣此詩稱召伯則未必作於文王之世孔氏以爲此召公分陝有二伯之稱是其詩蓋作於武王世也然錄甘棠於采蘋之後蓋以見南國之化由召公故也諸侯受方伯教令觀春秋時可知文王爲西伯意必脩商先王舊政損益時勢之宜而即其所施於國中者著爲紀綱以布於所服從之國又使召公循行而經理之焉而召公又能宣上德達下情如已溺已飢不遑甯處遂能使文王之化四達不背是召公以文王之心爲心故南人以召公之德爲德至於久而感德

不忘因卽其所偶舍之甘棠以表其好德之志遂不覺其愛護之至而詠歎之長非徒曰睹其樹如見其人已也曰勿伐曰勿敗曰勿拜非必歷一時而又深其愛也蓋勿伐未盡愛之之情故言之屢深而猶覺不足耳舍甘棠亦偶然事方伯使臣道路乘傳就館夫亦何害不必爲不忍勞民之說也韓詩有不忍以一身勞百姓之說召公布政何事不預聽訟小矣不必爲聽訟之說也鄭箋因下篇小序有召伯聽訟語遂以此爲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甘棠之下云云此詩或作於武王之世而舍甘棠之事則必在文王之世循行南國之時不必如分陝爲西伯而決訟之說孔氏謂武王之時召公爲西伯決訟於甘棠之

下天子二伯其體最尊縱決大訟亦於九棘之下不當就民閒野宿也曰召伯者後人追稱之則然耳○棠有赤白二種分棠杜二名故朱傳總言杜棠而赤白二種各有甘有酢不得分白甘赤酢也白者今所謂雪梨而赤者今謂沈香棠若齊趙閒所生則尤爲甘美陸農師分白甘赤酢蓋未詳也茇草名草率止舍也周禮大司馬中夏教茇舍於野外張帷而宿如今帳房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此章語意頗難體貼而其實通篇旨意只在謂行多露一句之中蓋以畏而生思以思而生象誠恐早夜獨行其沾濡之患有不可知者遂謂强暴之陵勢必至於訟獄而訟獄之速其辭必謂有室有家又言縱彼謂於我有家而我之自守要無敢變意象離奇遂形歌詠此亦女子癡處然癡最宜詩不癡不至筆墨所到恍惚空濛正非執泥之思所可解而讀也夫女子守貞男偏强暴豈召伯之教文王之化只及女子而不被於男卽女子守貞本分之常胡爲而汲汲自鳴若是耶曰此所謂以畏而生思以思而生象也强暴不必眞有而女子自守自當常存此警畏之心南國當商政之衰其淫亂而不知畏也非一日矣一旦被文王之化而改前日之非其在男子固必禮義自繩而不爲强暴之行而女子親見

前日之淫則懍懍於懷惟恐更效前轍以爲男子之强暴實甚防避不可不嚴惟是早夜閨門庶乎可免而意外之虞猶恐有未可必者此亦舊俗初更故人心之惴惴若是也此章通是託言意有不欲說明處然卻只是敘事非以露比强暴也故其體爲賦獨言夙夜者因露而言自守無時可不嚴而早夜尤所當愼也有所不欲出而託之於多露意致最爲微婉箋疏諸家多以露喻强暴則迫狹而少味矣此詩辭氣懍懍比之江漢游女似尤貞烈然江漢之女固已坦然一游而此女顧多畏忌江漢之女雖游而人已一望而歎其廣永而此女乃

汲汲於自白則德化淺深之異如江漢之被化有素故收於周南而此南國之被化又後焉者也然必江漢之女而後可游必江漢之間而後可游而君子終病其游好游固風土使然而今世無文王俗方不古則凡女子知守身者自當取法於此女而無爲江漢可耳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眞萬世女子之良規下二章尤足以深人警惕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見訟速獄俱是意象所造非必眞有此情非必訴之召伯然在女子當日卻自認眞意者口語微傷仍有此訴認眞處正守身之嚴處也不謂雀無角竟說他有角蓋以穿屋作據則非有角而何然室家不足亦不女從則雀畢竟無角問心無瑕有無不欲深辨也小序於此詩云召伯聽訟也此因詩有速我獄訟之言故耳然必據訟獄爲言首章語豈不落空且民閭男女皆姻此小訟耳而何至勞煩天子之二伯乎列女傳謂申女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不肯行夫家訟之於理理刑官也女終以一禮不備持義不往而作此詩此又因室家不足之語而爲是說也夫鼠牙雀角事屬本無則謂之有家亦成影響語可知耳何必眞既行六禮而或有不備乎夫使既行六禮而或有未備而遽欲迎之則夫家必有事故而欲從殺禮之權耳此在女子則必當行乃女子必執而不行是則女子之迂也是欲背前此之信也決以亦不女從而女子竟行改適不則終身不嫁矣何足以謂之貞女哉漢儒造說往往如此惟求詩有實據而不達於事理人情後儒又以爲傳之有自來而遂從而信之不已惑乎○牙牡齒也牡齒如今所謂大牙當旁兩頰者也鼠有前齒而無旁牙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上二句衣服有常下二句從容自得於衣服有常見其節儉於從容自得見其正直惟節儉故能正直既正直而又能節儉此未易望之世家有位之人也商末失政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怙侈滅義服美於人節儉正直之風其鳥可睹乃文王卑服於朝后妃汪濊於內而文王爲伯召公布政君臣一德以率我友邦家君及其臣鄰士庶則南國于是知節儉之可慕而邪曲之念亦由是

潛消黙奪於其中羔羊之作有由來矣節儉則寡欲而無侈奪之私正直則慈良而有昌明之度衣服威儀其一端耳然衣服身之章也威儀德之符也非節儉者其衣服必不衷非正直者其威儀必多忒則勿視衣服威儀爲細行矣詩人蓋有以窺其中而中難名言姑即其所見以稱美之舉外以見內非由外以知內而以此盡大夫之美也大夫朝服緇衣羔裘君臣同服但君則純羔而大夫豹裘爲異然大夫元端以居則燕服亦羔裘矣毛傳曰大夫羔裘以居故朱傳亦曰燕居之服顧非特宗毛說也朝服自當從定制而燕服則或由人所喜好及從俗所趨惟燕服皆有常則始見爲有常矣孔氏乃强解之以爲居朝廷不太費力乎曰退食自公以著其公忠勤職非必謂其服此朝服而退朝也凡退朝即易服食於家則燕服朝服袤袖燕服不袤袖爲異耳○革服久而毛落也縫毛希而縫見也此亦見儉意素絲蓋織紃餘裘之領緣閒者雙湖胡氏曰縫之突起謂純有界限曰緎合二爲一謂之總言五者麗南曰領袷兩裘前後裾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以靁之紆徐有在興君子之違此不遑此反興也呂涇陽顧麐士皆如此說故以何字承轉何者怪歎之辭蓋供紂役也振振君子蓋謂其有盡瘁事國鞠躬不辭之意然美德意不重重冀其歸耳重言歸哉望之殷而不敢必也意此時亦宜可遑息而歸也此詩蓋以聞靁而興感因一靁字便作號令於外講漢儒每字求解所以陋也鄭氏之說曰陽曰側曰下變文以叶下韻耳初曰或遑繼曰遑息終曰遑處則有迭甚之意末二句三章疊詠見冀望無盡之神小序云勸以義諸家遂皆勉强作勸之以義之解與本詩語意殊不叶矣徐子先云古者戍役仲春而歸故聞靁而以至家之期望之此說爲近但此行未知其果戍役否也

○𠕋　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急於嫁而望人之求此今人之所非笑以爲厚臉亦女子之所赧然而羞形諸口者也而此女顧自言不以爲羞二南且采之以爲貞信何哉男昏女嫁士女之常原

無足羞笑者處女及時有家則此身有主而人之妄念不生老大在母家行動之閒許多不便而閨女尤易動人之心況淫風初革時女子之心能無兢兢哉頃見女子愆期每生出閨門醜禍縱使帷薄素修亦未免鼠牙雀角嫁之欲及時也明矣雖文王之化未必果有強暴之男而處女自守之嚴則不得不深其警畏也且古人所不羞不笑而今人顧以爲羞笑者蓋看得男女昏嫁事只爲燕婉之私情欲之感而不知其爲男女之別天地之經也至古人所大羞笑者則莫大於情欲之感禮義之踰而今人或且處女失身則亦靦然人面只一口

不自言便似可不羞不笑一何悖歟蓋古人以情欲之感爲羞笑則昏嫁之常言之自不羞笑矣今人以昏嫁之常爲羞笑則其意念所之只在情欲情欲不可制則反做出大可羞笑而又不自羞也噫今人有女子長大而存摽梅之戒心曰庶幾及時早嫁乎子必不羞之笑之而以爲是誠貞女也然而不多覯矣曰七曰三曰塈詩本一時所作而警畏之念益深故言之愈急如此摽梅後於桃夭耳然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須在舊年冬行之今梅落而未見有求者是太晚也然尚可迪吉以求也至塈之則夏矣謂之定約而已待約既定則此身已有所許強暴或亦可弭也夫感時待求其情可謂急矣然曰迨吉曰迨今曰謂之則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六禮之備而不敢少踰禮義是可見其貞信而非情欲之私矣曰求我者待人之我求止而說男下女之所以爲咸亨利貞取女吉者也序說曰男女及時亦不體詩人之語氣矣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實命不猶

此詩於進御見夫人之不妒於安命見衆妾之感恩是后妃樛木之化也然嫡庶之分秩然衆妾之心和適則

諸侯齊家之善於此亦可見矣婦人之妒何以化之曰此非可强制也動之以禮義而和平其性情則庶幾耳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夫人之姪娣二人二國媵之二媵之姪娣又各二人進御之六從媵者當三夕夫人之二媵當一夕夫人專當一夕也）禮自卑而尊又自尊而卑五日而周（以象月也月三五而盈三五而缺也）內則曰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舊說謂不敢當妻御之夜愚按既曰御又曰不敢當夕則非不敢進御之說也蓋朝見曰朝夕見曰夕朝當日出夕當日入日入時則未夜也夫人進御於君至於房中釋朝服（夫人朝服當是褖衣）襲燕服（蓋深衣也）然後入御其告去也太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玉佩於房中而後告

去有從容適體之意是方夕而已見所謂當夕也衆妾則不然矣內則之意亦謂妻雖不在妾御亦不敢當夕耳非不敢當妻御之夕之說也不敢當夕則見星而往見星而還矣故因小星起興而曰宵征曰夙夜也夙以告去言夜以進御言抱衾與裯治棲之役也自敘其勤勞只歸到實命不同實命不同則可見雖不免於勤而已蒙嘉惠之深自可以無過望矣傳中以分字代命字最好古人言命只是分所當然理所宜然非後世八字之生定云也○小星只是因所見而起興耳非以夫人喻月已喻小星也鄭氏之說大抵如是三五只隨所見之星或三或五而言耳

非必心噣也毛鄭皆以三爲心五爲噣心大火心星也噣鶉火柳星也此詩因一時所見而作而二星之在東則不同時也參昴則一時所見其星之可指名者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各章歸重末句以見慶幸之情必述其始之不我以者非咎其既往也無往日之離不見今日之幸無已往之過不見悔悟之新故不我以之云正深感其能悔而與處之善也江與之子有汜與不我以以聲韻相應此反與也然汜決而復入之子其後也悔則通章又已寓與意中矣古者媵妾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而承事君子待年者備數之媵待十五而後行也不我以則年已至而不迎也夫迎媵以歸國君可使人迎之何必夫人曰獨不見懼內之男子乎內政掌自夫人夫人專房專夜自有一種柔情脅制得男子不使之迎國君且有無如何者夫人能悔固是后妃之化然亦可見其君之能有以刑家矣悔言其來迎也處言其既至也嘯言其悔悟之深歌言其相處之樂也此詩小序以爲美媵故爲其說者皆以引分自安而冀其後之能悔言之然詩之語氣乃已然之事非冀望之辭也○汜江之別濆而窮者江水漲溢則決入汜江水消落則汜復入江江有渚則水亦別而復合汜則江之歧流而復合者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此二章皆設詞以起末章以見貞女之自守夫女子而貞則美其貞可耳何必設爲誘之之說毋乃褻乎曰此抑揚之妙也不遇歲寒不顯松柏不設有誘之之事不見女子之貞是不必果有其人而淫風初革之時不妨作有其人之想蓋親睹昔日之淫而忽見一時女子莊靜端嚴知其必不可犯以非禮故以爲設或有如是以

誘之者女子必正言以拒蓋深有以窺其微也誘字亦因懷春二字而生當懷春時要自有美人情態也有懷春之態故動吉士之誘有如玉之色則尤動吉士之誘吉士則非强暴之比而誘之則已非禮義之求顧當春不能不懷者兒女之常情如標梅之詩亦是而非禮必不可干者守身之大節此則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此詩曰野曰林曰樸樕曰尨蓋自是邨莊景況以邨莊女子容色都雅而能嚴以自持可益見德化之深仰以淫風初革故也此詩確是興體興亦無大取義若作賦體朱傳後或說及反興看此嚴氏及將誘字作導字看毛孔及蘇氏皆附於序惡

無禮之說則皆機趣索然矣輔氏曰作興體則意味長此宜諷詠得之也

次章三句興一句當云林中則有樸樕矣野有死鹿白茅純束之矣此懷春之女則有如玉之色而足以動人之誘矣意蓋更含蓄也○麕無角似鹿而小無文性善驚樸樕樕也樕有數種大者可材小者高不盈三尺皆生子有阜其子如櫟而長可以澄粉濟飢小而叢生爾雅云樸樕心按心言小也凱風詩云吹彼棘心亦是以木之小言鹿牡有角而歧牝者無角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本非眞有誘之事安得眞有拒之辭然平日之舉動莊而辭氣肅則拒人之辭若可想也男女人之大欲但當相接以禮耳以禮則舒而脫脫矣男下女者咸之所以亨以止而說也歸以漸者女之所爲吉以止而巽也故不謂其不當求而只言其不可誘意嚴而辭婉也無猶言無敢如此也吉士未必遂敢於感帨驚尨而女子之心則惟恐其近也抑誠誘之矣則何止於感帨驚尨而女子之拒則且懍於近也其斯爲貞女歟慶源輔氏曰舒而脫脫句作女子之容儀舒緩下兩句方爲女子之言今先生定此章爲述女子拒之之詞故并此句亦解爲女子之言此詩之意都在此章死字白字懷春字誘字上巧生意見才如此便害了此詩本旨愚按輔氏此論最爲得之又朱克升云此詩若無末章則淫奔之詩而已愚謂正不然蓋其曰懷春曰誘之皆是從旁人說出則非淫奔之詩也已○犬多毛曰尨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美王姬也王姬之可美肅雝盡之王姬肅雝若於車見之此必武王以後之詩而收之召南者思齊思媚之家風不違肅雝窈窕之德教相承王姬之敬和蓋有素著於閨門者以是傳聞列國而詩人深信之詩列於二南見文王后妃之化如此其深遠猶公姓公族之無非麟趾也何不收之周南此侯國之詩非作於畿內何不入於雅其體固風也不必如鄭莆田采得於召南之國之說其以車言何曰其人而敬和矣則殊覺所見之無非敬和者詩人深信六王姬之敬和而指其車以表之遂若此敬和乃在此

車云爾若謂王姬不可見而見其驅馳有節和鸞中律恍然如見其人則淺之乎敬和而語意亦滯矣（不必如嚴華谷之說）於唐棣言穠則車服當言盛然不言盛而言肅雝肅雝即具盛中盛而肅雝所謂不挾貴也○唐棣栘（爾雅）夫栘樹如白楊花黃成小穗至爲繁盛花老則飛絮如柳絮（李時珍）非郁李也郁李名常棣（爾雅云一名雀梅）其花有紅有白有千葉單瓣不同五月中實成大如櫻桃陸璣以之釋唐棣誤也楊非一種有白楊尤爲大高其葉圓大而尖有青梅楊有赤楊有黃楊黃楊即栘也（非尼閩之黃楊）其飛花作絮則與柳同南方有柳而少楊則因以楊爲柳亦誤也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此言男女之稱有婦能內助夫能刑家意本上章肅雝而言也平王齊侯非表門族之盛也以明王姬下嫁耳盍亦謂賢名夙著君子好逑也○穠華如桃李即謂桃李華穠耳如者指所見如此言也桃李華正昏姻侯也（不必如孔疏唐棣華如桃李之說）○此詩之作不知何時皇甫謐曰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陳胡公此蓋其幼幼女宜爲媵或以尊故命同族媵但齊侯呂伋則王姬舅也齊侯之子其伋之子乙公歟春秋時齊襄公桓公皆娶王姬然皆在爲君之日則不當云齊侯之子前說主毛傳者爲是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此言男女之合有如鼓瑟琴宜其室家意亦本肅雝而言也（不必如孔疏齊以禮來之說）○此二章正意全寓興意中至下二句反含蓄不盡與體中多有此格

○彼茁者蓬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王道之大裕之一心而化成天下者不過曰仁而已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合天地萬物而一體者也顧人同有是心而或不能操持此心則親如父母兄弟妻子且有時而不愛又何有於民物之繁且遠乎夫有之而不能存之者何私欲累之而所發不誠私意蔽之而所存失正則自私其身而仁義之良盡泯仁義之良泯則惟知有己不知有人暴戾何所不至又以不肖之身率人則人胥化於惡一國所以作亂也仁君則不然務窮理而貴養心學問以析乎是非之判思辨以研乎天理之精誠以審機而不使私欲奪吾用情之正敬以直內而不使私意得以淆吾天性之眞於是意誠心正而身無不脩仁義之良復全於我仁復則至誠惻怛而人民萬物無不裕於其容保之中身脩則可爲

民表而家國天下無不圄於其教思之內由是發政施仁因心作則則王道出焉井田樹畜盡經理之詳所以厚民生也商賈工虞悉裁成之密所以利民用也省刑薄斂時行補助勞民勸相所以益孚其惠德於無疆而盡濟斯民於仁壽也由其心之無私而全乎天理故能於民無不愛而盡其心也如是是養民之政也養遂而教化大行三綱五常極規模之大庠序學校周教育之方禮樂政刑盡輔翼之心而益致其提撕之惠斯則率一世而盡出於仁亦由其身之無不脩故教之而無不迪矣是教民之政也養民教民而餘恩且及物矣裁成

而輔相之不必其不用物而六府已孔脩也撙節而愛養之不必其不傷生而萬彙已咸若也春不火田夏不罔罟不敗卵不覆巢不殺胎不殀天不以數罟入汙池虞衡有官苑沈有禁率一世而既盡出於仁則不惟大君之愛物而當日之民亦無不知有以愛物矣則雖其蒐苗獮狩農隙講武因取物以奉祭而以養以教之意亦無不與爲相深除物之害正以遂物之生未嘗非愛物之至也是王道之成也文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其正心脩身者至矣躬具肅雝之宜內資太姒之助而家已無不齊矣惠鮮懷保國無失養之民豈弟作人國無

不教之民故周南之國風其見於國者然也王道備於文王而興爲西伯有召公爲之布政南國翕然聽從故南國之諸侯其所以正心脩身以齊家治國者無不取法於文王養民者無不詳教民者無不至故召南之詩其夫人則能修職以逮下其大夫則皆節儉而正直以至於閭閻之賤亦處女自守以貞恕婦思而能一是何其化行之速而入人之深乎及觀乎騶虞一詩夫乃知人君之愛養乎民爲有以開教化之先者其汪濊已如是也不養則教無以行而非有自然之仁心則養教皆無其本錄騶虞於召南之末是猶錄麟趾於周南之末

以見養民之政有先而教民之非無本也故小序以此爲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也噫至矣此詩言草木之茂禽獸之多未嘗一語及養民之政者而曰仁民之恩何歟仁民而愛物此王政自然之序也物且被其生遂之恩而民之有養可知矣衰亂之世烈山而獵竭澤而漁牂羊墳首三星在罶此皆民之失養而民窮財盡使然雖欲愛物其可得乎且即此草木禽獸亦斯民所養生喪死之資故撙節愛養凡以爲民而盡民性者亦即所以盡物之性即除其害以遂其生要不可謂非惻怛之餘意是以朱傳曰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也

騶虞之作詩人蓋深有見於其君之仁心自然故發之政事之間者莫非此仁心之所通貫而偶於春田之際見夫草木之茂禽獸之多遂即此以發端舉一以見其全語雖言其及物實則歎其仁民夫豈佛家之戒殺謂草木禽獸俱不可傷以全此葭蓬野豕遂大稱曰大慈大悲無量佛法也歟哉而春田又何爲者也讀此者亦可以悟詩人之旨矣○此詩何以見爲春田曰葭蓬皆言茁則是春田也○一發四矢也四矢而五豝一矢疊傷也然此非言射之善言獸之多耳亦非有五豝而惟射其一也總計四矢之發乃獲五豝耳毛氏曰虞人翼五豝以侍公之

發孔氏曰獸五豝而惟一發者不忍盡殺仁心如是故歎美之按此則以一發爲一矢言五豝殺一則止以見其仁諸儒多宗之夫以五豝惟射其一爲仁則其仁亦已狹矣況此詩以葭蓬之茁見草木之茂葭水物蓬陸物水陸之產無不茂則草木皆茂可知以豝豵之衆見凡獸之多非豝豵者尚多可知乃不可勝食不可勝用之意以此見其君平日愛養之仁而豈徒以惟殺其一爲愛物之仁已哉首二句平舉于嗟乎吁轉如孔疏則末句獨承一發五豝言而首句落空亦失詩人之語氣矣然則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一發五豝不其掩羣歟曰不掩羣固也顧圍人所翼豈獨五豝而五豝之獲豈必同羣哉五豝亦總計一發所獲耳必謂翼此五豝必謂五豝同羣此所謂以文而害詞以辭而害志也○豝牡豕毛氏曰豕牝曰豝本爾雅周禮注云二歲爲豝廣雅宗此一歲曰豵鄭氏曰豕生三日豵亦本爾雅此等名義不同不能盡合非經義所繫得一爲據可耳○騶虞白質黑章尾長於身蓋西方之仁獸也故西方之宿嘴觜參伐合體取象謂之白虎嘴爲虎頭參爲虎身及肩足伐爲虎尾白虎蓋騶虞也騶虞之名淮南子書及司馬相如封禪書皆嘗言之山海經所謂天吳意亦即此但怪誕其形耳諸書雖不足盡信然亦可以見騶虞之爲獸名有自來矣禮記射義曰騶虞樂官備也由是說詩者多據之爲說則以騶爲文王之囿名以虞爲囿之司獸此說

本賈誼新書歐陽氏宗之又或以騶爲趣馬虞爲虞人此因月令有言也嚴華谷之說如此皆附官備之說亦春田所有事說皆可通但以麟趾居周南之終以騶虞居召南之終而詩辭又皆以于嗟發之是錄此二詩者要非無意且必以騶虞之官爲田獵之事則此詩只專言田獵而詩之義狹獨舉騶虞二官爲官備之義則備官獨見於田獵而備官之義狹執若以騶虞爲仁獸之意味深長也故朱子斷從舊說云又考節射諸詩俱與詩義不必深合大夫以采蘋爲節或取終事敬謹有循法之意士以采蘩爲節或取夙夜在公之語爲不失職貍首亡則所謂會時

事者義亦無考天子以騶虞爲節或只取一發五豝之語又騶虞武而不用之意樂官備之意或不必拘也抑騶虞王道之成則亦自有官無不備之意初不必以騶虞爲二官矣○節射詩皆用召南則貍首一詩亦當在召南此蓋逸於孔子之前矣記所引有曾孫侯氏四正具舉之詩又原壤所歌有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二語說者皆疑卽貍首吳草廬則謂曾孫侯氏之詩似雅不似南當以原壤所歌爲是愚按原壤所歌音調流散語意輕褻亦非召南詩也吳氏讀女爲汝然執汝手之卷然語意亦不莊重貍首之逸久矣不必强求也附說於此

召南十四篇大抵皆召公布政所及之國之詩也始以鵲巢采蘩見諸侯之能脩身齊家次以草蟲采蘋則化及於大夫矣又次以甘棠見南國之從風由召公之布政也厭露以下化徧於閭閻矣終以騶虞見王道之大成也二南大概是周公所定故鄉燕節射房中之樂則皆用之見於儀禮但今儀禮散亡其所用之樂不能盡考蓋二南皆用之作樂也維何彼穠矣一詩則似自後而附入意方周盛時道一風同不各自爲風氣則太史所採之詩皆入召南迨後王迹日衰則列國各爲風氣以有邶鄘以下之變風而王風亦同列國矣所謂詩亡也○鄉飲酒合樂堂下奏召南之三皆用鵲巢采蘩采蘋而毛詩篇次則閒草蟲於采蘩采蘋之閒意者已失刪詩之舊次矣或後人故爲移掇於前以配周南之卷耳歟或云韓詩篇次采蘋在草蟲前○孔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則甚矣二南之不可不爲也顧今之讀二南者衆矣而不牆面者其誰徵考博洽訓釋詳煩立新說以見長據臆見爲附會是何當於爲哉愚謂讀二南者當如見文王焉見文王者其當以身爲文王焉驗之於妻子之閒徵之以鄉閭之化反而自考其於爲

二南或庶幾乎家庭不違聖人我師以是意讀詩其得益於身心宜不少也孔子豈欺我哉學者宜愼思之

詩經詮義卷之一終

同邑程夢元陝園
祁門倪望重愚山
婺源汪　紱雙池集　後學懷甯楊葆銘伯新同校字
同邑潘紀恩筱圃
同邑余家鼎彝伯

邶一之三

邶鄘衞其三十九篇其間棄婦之詩五柏舟綠衣日月終風谷風

而夫婦之倫苦憫公子之詩一二子乘舟而父子之恩賊賢士隱處之詩二衡門北門而君臣之義睽遠人望救之詩二式微旄丘而鄰國之交絕刺淫之詩六匏有苦葉新臺牆有茨君子偕老鶉之奔奔蝃蝀淫奔之詩四靜女

桑中氓木瓜而民之廉恥有蕩然者矣遭亂怨思貧離失所之詩三燕燕擊鼓有狐而民之困苦至矣蓋至此而三綱淪九法斁人道或幾乎熄而天理以亡也乃淇澳之君柏舟之婦鄘風柏舟其流風又惡能盡泯故凱風自責干旄好賢猶處末流而特立焉而思婦之詩四泉水載馳竹竿卒能止乎禮義思君子之詩二雄雉伯兮又留專靜遺風而無儀有刺相鼠容遂與譏凡蘭倩盼夫人流連動慨碩人則是非固在人心定之方中所以不至於遂滅歟且怨婦卒存忠厚之意伶官猶與彼美之思刺淫者尚知大閑怨貧者祗安天命雖男子濫以行淫而奔女猶前悔愧則衞風差強人意以康叔武公之澤未終斬也始於柏舟終於木瓜見男子不能齊家其流必終於淫泆與二南正相反矣其仍邶鄘舊號則或以其音之異此亦朱子說其他先儒辨論多似於鑿然闕疑可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遨以遊

此詩情意慘淡悲涼而溫柔懇摯婦人之志無疑以居變風之首聖人蓋有取焉又以見風之正變皆始閨門所謂風自火出家人也周南始關雎似齊家必須淑女人將自怨曰非不欲齊家奈淑女之難得耳抑知二南

之化端本文王淑女特其助也邶之柏舟女亦未嘗不淑惟丈夫性情不順則雖有淑女終無如家何讀詩者可以觀矣柏舟之比隱隱含自反無闕意亦汎其流眼見一身無主正不得於夫之喻而舊說喻仁人之不見用鄭箋又或以喻國無賢人底於敗壞皆委曲以附序說此嚴華谷說抑思婦人不得於夫則不容不怨賢者不用於君則有無容遽怨者不寐隱憂毋乃已迫矣而惡在爲仁人乎朱子謂屈原不忍其憤懷沙赴水爲賢者之過亦此意也華谷之說尤爲穿鑿都不體會詩語氣柏舟明是自比何嘗以比國家乎或問譬彼舟流不知所屆何說曰小弁亦謂已見逐於父如舟之流無所依泊與此正同首二句直

冒通篇比體多有如此者　如有隱憂者寤寐不能忘似有所憂痛而不知爲著何故只覺一點小明此憂中眞境非向人說不出之說也范稼軒說不曰非酒所能解而曰微我無酒含意更深蓋不得於夫終身無倚憂深所宜然也不明言不得於夫而託之柏舟凡比體多有不欲正言不忍明言及不敢明言之意宜體味之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此以下皆耿耿隱憂中所左思右索者既不得於夫自然欲求其所以見棄之故庶改途易轍萬一可回夫心

然欲求所以見棄之故而不得則不知彼誠何心而我心匪鑒不可茹也不得於夫或可歸依兄弟顧兄弟則又無可據之理苟薄言往愬則背夫越禮適以逢彼之怒而已左難右難正亦汎其流景況也此章婦人語氣何等明白而篇法又極貫串若如舊說則支離破碎不成文理矣鄭氏云鑒只能察形不能度眞僞我心匪如是鑒而於人之善惡心度知之兄弟亦不可據以爲是者希耳兄弟謂同姓之臣也　時解謂欲使兄弟度之而憫其又不見恤於兄弟亦爲不識語氣○人家姦婦靠兄弟勢與夫角口便自告愬兄弟而無知兄弟亦便替姦婦出頭往往然矣幾見有往愬而怒之者柏舟婦人自是不

肯告愬兄弟耳知兄弟之不可據乃其賢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此承不可以茹言也心存於中者威儀見於外者自反無闕非自是而非人也終求見棄之故而不可得耳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憂心悄悄句承上慍于羣小句起下亦汎其流既憂心悄悄矣他無所依而勉處於此而羣小之慍又使我不能一日安也乘夫有棄心而日媒其短見嫡既失勢而

遂肆欺凌此羣小之常覯閔既多棄於夫也受侮不少慍于羣小也餙無可去處又不甯則惟有拊心而已夫羣小亦何敢肆戾以男子用情之偏而遂肆耳用情有偏遂至嫡妾倒置亦復成何家庭有家者可不監歟○孟子引此首二句以譬孔子且憎多口朱註云本言衛之仁人此偶仍序說未改耳序以此爲仁人不遇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意亦因此二句而爲之說朱子定以爲婦人之詩從語氣中探討而得之所稱以意逆志也豈徒以列女傳爲據哉列女傳謂衛宣夫人嫁衛至城門而衛君死遂入喪畢弟立請與同庖夫人不肯衛人愬於齊兄弟皆欲與君女終不聽而作此詩蓋劉向傳魯詩也韓

詩說同 夫此詩以施於夫則可以施於君則有不可婦之怨慕於夫猶小弁之怨慕於父辭有不妨迫切者若君一不用而遂熱中如是則已絞而近於慝君矣夫子何取而冠於變風哉況兄弟不可據不能奮飛等語猶確乎婦人聲口也兄弟不可據卽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之意不能奮飛卽從一而終之義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日月迭微承愠於羣小而言亦以結通篇之意也不能奮飛非眞欲去之也言無可去之義耳其情傷其守一矣○鄭箋以日喻君迭微一迭字竟無可解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嫡妾倒置過由莊公不斥莊公之惑而只傷己之失所厚也婦人以夫爲天而夫不見答嫡妾定分而尊卑倒置此亦人倫之大變也憂心如何可已而或謂莊姜爲君憂爲君之子憂爲國家後日憂非爲一身憂謝疊山說此好扯淡語耳莊姜憂理之是非非憂利害也且國家後日可憂而目前不得於夫反可恝然不憂毋亦重國家而輕倫理乎失之矣次章曰黃裳非必失所漸甚但憂愈切而言愈深耳託於綠衣亦不忍斥言也○正色五東青南朱中黃西白北黑閒色亦五木勝土綠土勝水騮水勝火紫火勝金紅金勝木碧土黃坤德與天配而下承故以自喻綠以青勝黃正猶妾之陵嫡也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上二章深失所之憂此及下章審自處之道此章就衆妾之得志言女字微及莊公亦憂之切而不得不云爾也絲喻少艾治喻嬖之非謂絲自女治故今以爲衣也毛云綠末絲本孔伸其說云由絲爲綠本末不可易今公何爲而使妾上僭此支離而艱澀之解矣嚴云女既染絲以爲綠豈可復以爲衣而加之黃上此與孔異而亦尊毛說也白雲許氏云上綠字已包衣字在內此皆欲串上章爲說也大抵說詩多不識比興又强欲貫串通篇故

耳衆妾之寵由於君我既無如何則自處只有思古人以使無過一著耳無過二字本難言然寵棄操之自人無過脩之在我我能無過則寵辱皆可無愧而安之舍此則怨天尤人畢竟無益只益自家擔錯耳若莊姜者可以爲處患難之法矣或謂失意之人不求其好只求免難姜我英說此說向外去非也無過只求自盡若求免罪則舍己徇人何事不可爲且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罪正求免不得也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此章就己之見棄言思古人而獲我心益信自盡無訧

之外無他著也夫莊公狂蕩其棄夫人也亦正以其太古道耳未必因過時也而莊姜云然賢者以情恕人而惟覺在己有缺則謂君之棄我或以色衰故耳忠厚之至也然則衆妾豈眞少艾狂惑人性情自有不可解者顧莊姜雖棄而終不替夫人之號豈莊公猶顧名分耶抑夫人自盡無訣故無辭得以出斥歟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

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以燕之悲鳴上下興送行之先後悲啼顧塵士曰春秋隱公四年書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杜預云戊申三月十七日戴嬀以是時大歸故見燕託興婦人送迎不出門而此于野者以婦人送婦人且國家大變情有所不能已也泣涕如雨繼而佇立以泣勞心甚矣夫人見侮於妾而於戴嬀獨纏綿眞摯若是戴嬀之能敬小君可知顧夫人以不見答而又娶厲嬀戴嬀者厲嬀娣也夫人情好如此是夫人原棄只逮下綠衣之悼獨無奈莊公何耳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愼其身先君之思以訓寡人

以恩相信本於心之塞淵而性又温惠也深誠和順則於身又無不淑愼矣夫夫人以先君不答之故而釀禍嗣君乃猶以先君之思訓之戴嬀得毋不情然戴嬀固有以見夫人之專一而忠厚也情雖甚苦義無可忘惕以先君而夫人首肯矣此益見其任只歟獨是以二女之賢而始終失所令人不能不痛恨於莊公也去順效逆禍延子孫爲君子者齊家之責不可道而用情亦無容少僻矣此章卽所以纏綿泣涕而不忍分離之故也

○戴嬀者厲嬀之娣故字以仲氏此篇於序說於左氏於詩之辭意皆脗合而有徵者列女傳以此篇爲定姜

送其媳之詩設魯詩之學至今有傳後儒亦不知作如何阿附耳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此篇皆訴辭而屬望之情顯於言外語氣一句一折若續若斷至情中欲絕語也望斯人以古處正綠衣之我思古人我以古道自處亦望人之以古道處我守己待

人一於正也然惟其正也而不見答有由來矣夫以莊姜之美使易其古處之心亦何寵不遂而莊姜不忍作是想也胡能有定正所謂不古處也好合克諸猶後一層事耳不我顧卽不定也三句只一意而雜遝言之哀訴聲口也曰逝不曰胡能又曰甯不猶望之也以不古處故不相好故無良亦一意而雜遝言之也曰德音以其或有惠顧時也德音非美聲只猶言好意好話時耳又曰無良惠顧亦非古處也不顧卽不報不報卽忘忘之者忘其名分之正忘其古處之良故其心只有雙倖而忘夫人之當報當顧也父母畜我不卒猶言生世不到頭耳報我不述

亦正所謂不古處者然則前云不顧不報非竟無顧之報之之時也不述則猶之乎不報耳望以古處之心切矣○序以此爲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于先君以至困窮於下篇則云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此因篇次錯亂在燕燕之後故耳而說者必阿序說則以胡能有定爲不能定國家之禍亂凡種種鑿解總非語氣

蔣仁叔郝京山輩且謂德音無良謔浪笑敖等語不宜施之於夫抑思夫婦之際情到不堪處安能無一二相傷語況無良謔浪亦只言其實何嘗罵詈丈夫乎且夫已死而追告之則尤非先君之思以勗寡人之志而州吁弒君之賊且向爲莊姜所惡君且弒矣莊姜安得以子道望之而州吁亦安得來莊姜之前謔浪笑敖乎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此章言其性情之暴也暴非暴虐只是動止不常戲慢無節卽上章所謂胡能有定也謔言詞浪其舉止其謔其浪皆發於笑而只成爲敖耳蓋亳非古處如此豈有愛敬好心乎蓋戲慢是莊公本色偶到夫人面前好意好情而所發亦復爾爾傳所謂無愛敬之誠者以夫婦相處自當有愛敬眞心今戲慢如此則全然不是這個道理非謂莊公又解假意兒向夫人討好也此駁麐中心是之說

悼有口不敢言意一則敬其爲君一則恐負好情也然卻又不好顧意故悼之悼之亦望之也○顧之則笑笑其忒端重也謔浪笑敖此正是顚狂丈夫意態而說者欲移指州吁與好兵亦不肖矣又此曰顧我曰肯來則猶是初年事日月之作又其後綠衣之作又其後也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此章言其心志之惑也惑者迷亂於情欲暴惑相因外浮者中蔽也上章見其暴故悼之此章望其來故思之蓋終風且暴方悼之矣然顧我則笑又覺聊可慰也究竟謔浪笑敖則又不能不悼矣然此猶惠然肯來之時

似惑之暫開一候也既而并莫往莫來則思之又何能已乎（莫往莫來只是不來之意）語雖怨而屬望殷矣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此及下章俱承惑言惑而能開則亦不暴矣笑而肯來即暫開莫往莫來則又曀所謂暫開而復閉蔽也寤而思之則不能寐鬱思而不能發蒙比意言謂風霾陰曀所襲故也此二句亦即悠悠我思二句而甚之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此章言其惑愈深而未已也凡雷聲發而大震則陰雨易霽發而不震則陰雨必久○凡比體多是不忍言不

便言不欲明言若今人代詩人口中補出正意則無用比矣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通篇一氣相承皆怨語也此章敘其始行土國句襯出獨字而怨毒甚矣春秋弒逆始於州吁擊鼓之怨不肯爲悖逆之人所用故也民之怨上上每以爲民罪然民惠而甚智民私而至公公論所憑賴有此怨也左傳所謂州吁未能和其民者此詩殆可見歟○此詩怨而怒然可怒者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言南行之故也此蓋實伐鄭而不言伐鄭者州吁特求寵於陳宋以固位耳曰平陳與宋挾其志而言也不我以歸不必憂兵禍連結只此番南行雖一日亦不心願況歲月未可期乎故下章遂及室家之私也（何元子曰平陳與宋即往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未幾魯翬帥師來會復往伐鄭自夏而秋僅隔一時必帥師在途又聞後命未得班師故曰不我以歸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此不我以歸時事也居野次也處身所止也此必當日身有喪馬之事而因自賦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于嗟闊兮不

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述此正所謂憂心有忡也死生契闊四字串說言雖死生離別亦不相棄猶同生同死意也（非死生之期甚隔違之說）偕老即所成之說不至相棄所謂偕老也（非以常變分說）然末章卻分應以一意分兩層耳正惟其不我活所以不我信意仍一串也南行未必皆死要以民不心願而驅之故垂首喪氣如此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人惟天性澆漓則只覺人非我是若天性純摯則人雖有不是終覺己先不是有以致之況母子乎淫風流行

不安其室母則過矣顧爲之子者何人而致母不安子原不得不耽不是也獨是自引不是而無怨母之心則凱風之所以爲孝也此章本其鞠育之恩言言母氏劬勞則其子當孝養承順矣母氏劬勞此天性眞摯語一念及此則欲不引慝而不能也母氏卽凱風未忍言母故託之凱風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承上章言母氏生兒原望著如何孝養如何承順乃不意養成此等不肖之子則棘薪耳棘薪所謂無令人也聖善卽從劬勞上見得非假意奉承亦非過分語也我

無令人微見母有不安意此章與法以意相應又不拘於應韻之叶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寒泉有滋於浚七子使母勞苦此反興法乃自責之實也寒泉在浚有所滋益可知有子七人母不當勞苦可知點出七人見無一令人也母氏勞苦已見不安室意故傳云微指其事不安其室母過安可揜而七子則爲母原其情以爲不安由於勞苦意中只有負罪引慝耳安知母之爲過哉傳云婉詞幾諫非假辭冷諷也一含諷意便非幾諫惟痛自刻責乃幾諫之實我不知罪宜

母不安我知罪矣母或可安則所謂感動其母心此意人看不徹將一段苦心看成假意機鋒壞卻人子多少性情矣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母氏勞苦母心不慰矣而母心之不慰不只爲勞苦也我輩容色辭氣皆有非所以事親者以七子而不能慰母則無一令人母之不安宜矣而子罪滋大矣不惟期於得親而必期於順親人子固宜然不然不可以爲子也○序云美孝子能成其志故鄭終之云母遂不嫁紱謂母之嫁不嫁詩無明文何以知之只是子能自責便

是子道當然母之終嫁與否亦非所論也○睍睆是黃鳥之狀非黃鳥之音人多誤看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此思其君子而期之以正風皆如此二南不遠而舊說强以爲刺君之詩宜所解之多滯澀而不可通也此章以雄雉之舒緩反興君子之詒阻只就君子說下三章乃自致其情也謂之自詒者范稼軒曰雖其急於公義盡瘁國事然亦必是負氣矜智攘臂功名之士故末章以不忮不求望之此善讀詩者也蓋衛俗多激昂伯兮亦然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興意與上章同然展矣君子句興意卻未應出蒙上章自詒伊阻也實勞我心正憂其不能自得如雉耳意重勞我心句然卻找在興意外也此又另一興格詩中亦多有之謂以雉之自得興已之勞思則意盡語中不如前說之有味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上二句言時之久下二句言地之遠下二句無思字而實思中之語此章所謂勞我心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冀君子之不忮不求或其君子之未免於忮求也不直指其君子而曰百爾君子辭之婉也忮求不必小人貪利只悻悻自好皆是忮求犯患敗名者多矣夫道之云遠則此非一紙家書乃憂思中所爲切切期望者耳未能望其來則望其能用臧思之深故憂之者切而望之者周所謂勞心也人稱其雉德之賢我謂性情之摯耳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禮者天下之範圍性情之節度也以禮節天下而淫泆之風不作矣禮失於上俗敗於下則犯義必自男女始此詩刺淫而惕之以禮先王遺民也然有淫者而後有刺淫者則風俗之頹禮教之失可知風之變也此章提度禮義意以發譏刺之端以淫人汙口不欲明言故託喻言之首二句只引起下二句以佩匏則所恃在匏淺深可不度涉不深則一望可渡淺深亦可不度惟匏未可用而渡處方深故須量度淺深以制厲揭之宜下淺深二字又深涉之有淺深也多作曲折者失之（如許白雲等之說）深涉不可踰男女之別也淺深之量度以禮義求通也

有瀰濟盈有鷮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此正指其事而刺之也亦上二句引下二句不濡軌言

犯禮求其牡言非耦也○濟盈未有不濡軌者今曰不濡軌謂已成夫婦卻未見行昏禮亦反起下章之意舊說紛紛皆未合也○軌只是車轍迹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此章示之以禮也以述正禮故質言之首章所謂當量度者此也昏禮成於仲春而前此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及冬行之此五者皆以旦也納徵有幣餘皆執鴈也其歸以漸其接以禮則無非耦之譏矣今未聞六禮之行而忽然夫婦所謂濟盈不濡軌也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此又指其事故又託喻言之招招者治容誨淫之狀卬度禮義者也果其我友何事於招招招者說以動所歸妹也所謂嗟鳴求其牡也上章言度禮此章言待耦待耦則以禮矣以禮卽其耦矣序以爲刺宣公夫人而說者以夷姜之事實之然詩無明文故朱傳只泛以爲刺淫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首言夫婦之當和以常理發端也所謂陰雨黽勉蓋存第四章之意而言矣不言怒而有怒豈我之不德抑色

衰故歟此卽第三章所云意也色雖衰而德無違則可以及爾同死矣又以反起下章而述其事也以未忍言夫婦之變故皆託物以言之○葑蔓菁似菘而根大如蘿蔔江北謂之大頭芥江南少此菜則誤以蘿蔔當之菲一名土瓜蔕之類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此乃言其棄時也中心有違故行道遲遲婦人之不忍絕夫也薄送我畿所謂不遠伊邇夫之忍於棄婦也（古者國君出其夫人猶以夫人之禮送於境而使人致諸其國此薄送我畿所以爲薄之至也）夫之薄如此而婦心益苦矣宴爾新昏如兄如弟但見新人笑那問舊人哭邪夫柏舟綠衣薄矣而猶未至於斥逐也此則棄之如遺薄又甚焉然此風非自上啟表倚分毫影斜尋丈君子可不愼乎○荼苦蕨一名苤（那昺所謂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其花似馬蘭者是也）或曰苦蕺一名魚腥之類而葉長大）薺辟草布葉根下類蒲公英其根直如線其心抽莖直上三月開碎白花結小莢如鬒三角今上巳人採戴之云辟蚤蝨味甘有香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無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承上章葑菲之意蓋色衰故也亦人情也然獨無可取乎不我屑以亦以宴爾新昏故耳顧色難長恃見多成厭而德亦不足以結人之心則新昏獨無慮乎獨是當境者迷我亦安能卹之杜少陵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用涇以渭濁意也李太白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卽此無逝我梁意也（此詩出之自見忠厚李杜出之自覺忿恨則風人自非後世所及）解者多謂欲戒新昏毋壞我所黽勉勤勞之家則意雖厚而已迂非語氣也（歐陽氏許氏蘇氏之說皆然）○涇渭合流南岸渭水清北岸涇水濁數百里不相混故曰涇以渭濁言相形而愈見濁也以涇喻新昏者其說滯矣（此程子呂氏之說）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因上章湜湜其沚而言卽首章所謂德音莫違也反已而計之非敢謂賢亦宜可告無罪矣深淺與有無方舟泳游與黽勉旣勤於家又睦於鄰此又以起下章不當見棄之意也

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旣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顚覆旣生旣育比予于毒

前第二章第三章言夫之棄我以新昏故耳然微言之而未敢深怨之至是乃切言之以致其哀怨之情過出

其夫蓋無與新昏故也首二句言其棄我也次二句推其棄我之心也德卽上章之勤家睦鄰是也人情向背無常有不可以常理論者一意見偏百美皆棄矣遑計湜湜其沚斁昔育恐育鞫卽黽勉之求心之同也生育而棄之不宜怒者而怒矣此又生下禦窮意怨毒之深也曰讎曰毒皆甚言其距絕之至不必作毒藥已病解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旣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棄婦猶可言也至如患難同之安樂棄之則愈恨矣乃又自擬於旨蓄御冬則似猶有可解更可恨者極其侮怒詒以勤勞實迫之以刻不相容之意不念昔者伊余來塈情更不堪回首也洸潰詒肄在生育後棄逐前事翻轉心腸絕無面目卽上章爲讎比毒之實蓋其夫棄意已決故不留一綫相容薄送我畿又不足爲薄矣伊余來塈語意未了亦若動之以情然聲咽不敢復續也

此人之情眞爲慘切而婦人猶留忠厚及至篇終乃索性盡情數說亦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此必怨婦自述若旁人代之敘述則必不能如此委曲眞切矣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此詩序以爲黎侯爲狄所迫而寓於衞其臣勸之以歸此於語氣似之而無明文可考但國旣滅矣歸於何所此又其可疑者也說者以此詩之作在宣公時陳氏謂宣公之後百餘年至穆公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其奪黎地則此詩疑穆公時詩然亦無可據也劉公瑾曰此黎臣有勸歸之辭則此時黎之宗社疑未滅也豈其黎侯復國至穆公時方爲赤狄所滅故晉人數赤狄之罪立黎侯而還以此意求之式微旄丘二詩雖未有以見其必作於衞宣之時恐亦未必作於衞穆時也愚按時事旣無的考則在今不必强求而此詩有勸歸之文

則是黎侯奔而宗社未滅或有然乎狄滅黎而不能有其地其後狄滅衞亦然蓋狄掠而已也玩此詩所言中露泥中則衞人既無救災卹患之心又無接遇寄公之禮則不數傳而滅於狄良有由矣故姑存序說可也○毛以中露泥中爲二邑則意味索然以霑濡陷溺爲解乃見情況之惡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此篇見望救之意以漸而急末二章乃徵諷之然情詞要於忠厚此章感時物以發端也葛而誕節已見多日意而節之誕又與日之多相應所以爲興何字有怪歎之神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承何多日句而情度之未忍以薄疑人而料其必有與必有以其望切其情厚矣毛鄭以責衞不仁義爲說是已絞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首句仍承久字而言久而不見救以其無同患難之心故耳至是乃有責之之意矣靡同者指衞不與黎同非謂諸大夫謀國不同也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此章乃直刺之然動之以情亦猶望之也瑣尾流離以流離故瑣尾或以梟名流離生則漂散爲說不必然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玩世不恭者其心簡易不恭者其事簡兮者事不煩而心無拘束也有樂之之意矣前三章本一意而語有次第方將將舞之始也此句未有自譽意日之方中二句則自譽也公庭人所禁足而我乃獲萬舞其處猶俗云曾向皇帝殿前走過以爲希罕也舉世已無可意者則天下事何不可爲生身末世本類優俳仕於伶官正堪適志此所謂玩世不恭也夫

碩人俣俣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上章敘事發端此乃自誇其舞又言其勇力才藝之良卻亦人僕故意擇卑者以自誇且方舞而言及有力善御放浪不羈之致也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誇其舞而以傲爵自榮也錫爵則舞畢矣舞畢而獻工錫爵出於公命所以榮也公使人獻按儀禮獻工于堂上西階獻笙于堂下此獻舞者當亦在堂下其推一人拜受爵則同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以山隰之各有所有興己之亦有所思此不必鑿爲立義鄭謂榛苓生得其所碩人處非其位此則怨懟語矣張竹屋謂榛惟山有之苓惟隰有之以興人君之美者惟西周有之亦非語氣也前方自譽而此忽有所思惝恍離奇興會所至其亦謂伶官不足辱奈所思不見何意自閒然也末二句意不盡辭只彼字西方字兩兮字長言嗟歎悠然神往意味無窮讀者宜得之於語言之外矣顧賢者爲貧何仕不可而仕於伶以玩世故仕於伶也寄託高遠與人和厚賢矣乎然而君子不由矣朱子曰古之伶官亦非甚賤其所執者猶是先王之正樂故獻工之禮亦與之酬酢但賢者爲此則非得志耳○苓大苦沈存中以爲黃藥生下隰而味最苦今醫馬藥中多用之而茯苓豬苓皆有

苓名意凡結塊土中者皆可謂之苓耳傳以苓爲甘草沿舊說也

○悠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與之謀

女子歸甯致孝思也父母沒則不歸使人問於兄弟內夫家且厚別也夫家無倚則有大歸哀困窮也男室女家不容相瀆念故國者雖有同情禮義之閑必無可越詩錄泉水以禮節情所以教天下之婦也懷衛而靡日不思思則竟歸矣而待於謀以有不可歸者在也不可歸何事於謀情不自禁聊復云云以抒情愫耳下二章皆謀之也衛女之詩只是思歸情切非敢自附知禮然而卒於不歸則於禮自見矣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飲餞而後出宿此先言出宿以出宿故飲餞也于泲于禰來嫁時所經歷歷如在目中亦思境也顧何以有昔之行而不可有今之歸乎然既有昔之遠而奈何爲今之歸乎此所以聊及諸姑伯姊謀之以一抒情愫也○上云諸姬與謀此曰諸姑伯姊姑姊明卽諸姬古者諸侯之嫡女嫁諸侯爲夫人其庶女以備媵則姊妹不必

盡拘無庶女則取之公族公族已疎則姑姪亦從媵矣且二國同姓來媵同姓則行輩可序而一時來媵安得必姊妹排行故諸姬之中有姑有姊古者重嫡耳劉安成說是也經生蓋疑姑姊行尊不當從媵因指此姑姊爲在母家之姑姊欲歸而問之夫上句方言遠父母兄弟則兄弟且遠之何有於姑姊而欲親之與上文不貫矣況此女已嫁而思歸不得則姑姊亦必已嫁矣安得羣在母家乎此駁鄭孔之說又或謂此姑姊蓋謂嫁於他國者其思衛之心必同故欲就問之此鄘嬛之說則歸衛且不得又安可就他國而與姑姊謀乎必舍康莊而思闢小徑

予不知其何心矣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歸衛所經又歷歷在目其神歸也不瑕有害正謀之之辭二子乘舟言不瑕有害下武言不遐有佐皆實言有害有佐也不瑕猶言得毋但此心在歸衛故若疑其辭耳或云不至於有害或謂雖非瑕疵未免有害范邃齋說皆非語氣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不瑕有害則思衛亦止付之長歎而悠悠於心耳然又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者知其必不可而神往也此篇人向重謀字又或以思謀平重愚謂謀以思生思又因謀而甚衛女只是一思然其善處則在知謀也冒昧以行則犯禮多矣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國家設卿佐所以治國治民人臣在廟朝所以行義達道又安得而計及於貧窶者然人臣事國無暇謀私亦安能凍餓其父母妻孥而用心國事故大君恤臣之私而必厚之以祿誠以祿薄不給其家則不肖者必攘君剝民以自利是薄祿者教之貪也事煩而家累之則不忠者必私以忘公而廢事是薄祿者教之怠也故王者官盛任使重祿邮私以禮其臣此國事所以有成而臣亦勵於廉節世衰道微君臣之義絕於是乎論仕宦者賢乎貴而能貧夫願爲能貧甯人情也哉第謂君臣之義無所逃而喑君又不之邮則又守其分而安之然而黯然傷矣北門之詩所以作也俗士之情每自見爲貧而見人皆富若自處於富則又不知天下有凍餒矣貧窶人莫知常也顧人則莫知而斯爲誰氏臣者若之何

可莫知也詩人不忍斥暗君而託之北門曰莫知我艱亦不敢以莫知責之君耳然而其君則竟莫知矣盡瘁事國者臣之分也安貧守約者亦臣之分也分之所定天實嚴之而何可不安此非所以爲賢也凡古人言天言命多以定理定分言今人言天命則委之氣數而已氣數不可謂非天命而未盡其定理定分不可謂之安命知天也觀北門之勤勞於國而不暇家謀則其於理分盡矣夫然後曰天實爲之豈若後人之勢窮力盡無可奈何而曰此吾命也哉○窶者財不足以爲禮也貧則自給且不贍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勤勞困於外也摧讁困於內也世亂則事煩君暗則不均勤勞君國而暗君不恤其私故貧窶而室人不免於摧讁矣適我歸我也敦則盡歸我矣益加我也遺則獨加我而他人不問矣讁責也摧則且折辱之矣噫若人而稍容悅營私應不困頓至此然而違天矣再三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審之明而安之有素矣讀此詩者亦可以作忠矣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此賢者有見幾而作之心也風雪烏狐皆託言喈霏甚於涼雱然其者將然之詞耳至所見皆不祥而禍亂迫矣始欲與賤者去而終及其貴者亦去之漸也要之貴賤不盡拘并亦未嘗便去詩人之心所擬則如是耳讀詩者字義貴分明而意思又貴活潑也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俟我城隅女子約言也愛而不見則至城隅而女子又未至也分明曰俟我及至而不見此活見野狐精矣謂之靜女者掩情飾貌矯作閒緩以鉤引男子神魂在明眼已知其濃欲深淫而被其鉤引者則見以爲閒雅也歐陽氏謂靜女且然其他可知亦忒看滯泥矣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此著迷情況也使眞先俟城隅則淫情反淺不見男子此番心癢矣○淫者不諱淫人以爲汙彼以爲韻人以爲賤彼以爲香元稹會眞記德裕周秦行蛄蜣轉丸自擬蘇合矣此詩序說以爲刺時說者皆强作懷古刺今之解牽强穿鑿殊甚孔氏謂靜女侍禮而後動自防如城隅張

子謂後宮處西北城隅說雖不同而皆强作女子貞靜之詩 詩辭原自明白只愛而不見搔首踟躕二語豈是正人形狀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曰姝未至而想其容色也曰孌已見而狎其婉順也貽我彤管始來何遲今贈何厚因彤管之美而又說懌女美見彤管即常見美人也○左傳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彤管不知何物意或者筆也此女淫而或諳文墨贈物亦復有雅致所以取之而稱爲靜女歟然曰取彤管焉則無取乎此詩亦可見矣只因彤管二字便附會作古法作女史毛孔說皆然吾不知何處攀扯湊來甚可笑也

自牧歸蕢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前曰俟于城隅蓋約會以遊於牧也此又於自牧而歸之以蕢蓋偶以相戲也然而視此蕢如視美人矣蕢非足美美人之貽則美蕢美人之蕢也美人之蕢卽美人也○因牧字蕢字便附會許多正經以爲潔白可供祭祀殊不玩其情辭之狎暱何也然淫奔中如此詩尙是淫詩中之有情致者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宣公瀆倫醜惡甚矣築臺河上以要畏忌國人亦以奉

承新婦也人盡夫也宣姜固已安之而國人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廉恥每在旁觀耳宣姜始至其惡未形故國人不得而逆料之也求燕婉而得醜惡只言其所得非所求然醜正醜其瀆倫覺新臺峻美河水盛流皆只自形其醜也不鮮言其醜之多也不殄猶言醜不了也
上烝夷姜下妻子婦故曰不鮮不殄○此詩全欠溫厚亦風之變而又變也然在宣公自當得如此尖薄耳○籧篨竹簞以盛米穀者束之僵直故爲不能俯之狀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廬陵歐陽氏曰言其俯仰皆有愧也○戚促也施行也

僂者促身施步故不能仰者曰戚施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父子天性也伋壽之孝友國人且傷之而宣公反忍於殺之何哉惑於人欲者深而天性滅絕所謂不推恩無以保妻子也禍莫大於人倫之變而人倫之禍尤莫大於男女故曰夫婦人倫之始閨門萬福之原釁起於宮幃毒流於四國怨生於衽席禍延於子孫不其危哉宣公烝夷姜而生伋伋雖能賢而亦已醜矣宣公又納伋妻醜又甚焉從來瀆倫獸行子孫未有能保存者晉獻

烝齊姜生申生又娶狐姬二驪則皆同姓驪姬難作而申生死里克報怨齊卓亦剄不有秦穆晉嗣幾絕楚平爲其子建娶於秦已而又自娶之無極興讒子建亡死及昭王而吳難作鞭平王屍國亦幾滅至惠王而白公難作二卿死焉唐太宗納巢剌讀作樵幹王妃一朝而殺二子及高宗烝武氏而宗室幾盡唐改爲周明皇納壽王妃而祿山難作國亦幾滅終唐之世不復甯此皆瀆倫獸行之爲禍也太宗元宗猶有德政者而一瀆倫禍且不免況下於二君者乎顧晉獻唐高之烝父妾楚平唐元之納子婦各有其一端而兼之者衛宣也有一於此

未或不亡況兼之乎是以姜朔慫而二子殺宣公卒而子頑烝不再傳而衞幾爲狄苟非康叔武公之澤在民其何以能再國然而淫惑之人不知爲禍也禍莫切於殺子矣而宣公惟恐伋之不死且延於壽而不悔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也然淫惑之人亦非遂不知也殺子則殺已耳而必假手於賊是亦惡殺子之名而欲掩國人耳目也不知爲惡而爲之惡由於不知其惡猶淺知爲惡而爲之其惡益甚欲掩之則惟莫爲既爲矣而欲掩之胡可得歟故宣公假手於賊而國人已識賊由於公曰二子乘舟指其事也曰汎汎其景見其行也曰汎

汎其逝行之遠也曰中心養養憂其不返也曰不瑕有害傷其必死也景曰汎汎已具可危之慮汎汎曰逝已切不返之憂使亦國常而養養則知其有故害已可必而不瑕則猶爲疑慮之辭君有成謀二子爭赴君也不良國人知之二子已死矣而詩人若猶爲未然者其傷之而不忍言歟舉二孝友公子而一旦殺之千百世後猶爲傷之況國人哉其諱言之而不忍彰君惡歟去時之景慘然在目去後之念悽然於心欲諱而勿彰彰已過舉也瀆倫之慘有如是哉欲泯斯禍奈何曰男女人之大欲也先王有禮所以遏欲也君子以禮制心而禍亂息矣然則二子之死可謂孝乎曰朱子曰聖人錄國人之情著宣公之惡亦以見二子事親之道有未盡也舜之事瞽瞍烝烝乂不格姦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此舜之所以爲法於天下也○此詩甚温厚

鄘 一之四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髮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髮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婦從一而終非繩婦之獨刻也陽動而施陰靜而承是

故夫服人者也婦服於人者也服人者仁有所偏服於人者義無所移故父統衆子子必無二父君統衆臣臣必無二君夫統妻妾婦必無二夫此謂三綱天地之大義也其姜守從一之義而以誠感其母共姜非勉之也率性有焉而於義也精矣汎無主之貌柏舟堅貞之物中河有定在之義此似比而實興以二彼字相應在彼維我又相應也從一之義婦莫不聞顧婦之於夫其始死也未嘗不痛絕心崩期於不易乃迄久而意衰或情欲之念萌而難遏或窮餓之境逼而難守而遂改圖於末路或且遺醜於閨門先貞後黷比比而然矣故父母

之慮子也亦謂守節不移何嘗不美但青年少婦日月天長目下情眞終身難度與敗名於晚節孰攸適於今茲此亦父母愛子之情然姑息而不能裁之以義矣誓以之死靡他之死靡慝明父母之不必爲我慮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不敢謂母之不明於義也亦曰生之膝下恩莫厚焉情莫親焉豈兒之立心制行猶或有不貞而爲是不情之慮乎辭雖婉而意愈嚴矣○王魯齋云父母欲奪而嫁之則其姜仍在本國當與共伯未成配此說近是觀其以髮彼兩髦目共伯不欲明言其人仍是閨女半羞口吻也陸稼書嘗論女子在家則從父未

嫁而守節所不必然又引曾子問女未嫁而壻死齊衰而往哭之三月而除之以爲不當守節之證愚意不然蓋昏禮未納徵以前名分未定自不必守死若納徵以後則名分定矣盟信昭矣守一日之信以終身宜也但其身未歸故服三月而除或從親命以適他人亦未爲失節聖人不大違於人情以爲是亦可耳若能守從一之信則聖人又豈以爲非乎其姜之事雖無可考然使共姜已嫁則此時有舅姑存父母自不得有奪志之言共姜亦無庸自誓矣又按史記衞僖公卒共伯立其弟和殺其伯於墓而自立是爲武公夫武公睿聖必無弒兄之事即以此詩證之兩髦者子事父母之首飾也父死脫左母死脫右今共伯兩髦髣然是父母俱存而共伯死也又安有父卒而立立而殺於墓之事哉此無關詩義然附辨於此見史之失實有如此者況小序又安可盡信乎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揭中冓之隱而深羞之非好談閨闥揚國惡也君母儀

型一國人君職重齊家今父子聚麀何以教下故疾首而深惡之亦毋謂閨門之隱不彰人宜有懲知戒也曰不可道不可詳而道之詳之已過畢矣○此詩終欠溫厚○薄材木交積宮舍之內道狹室小故曰中冓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此篇意盡首章下二章反覆稱道其衣飾容色要以與此章委佗三句作反照見其不稱象服而其無偕老之德意在言表也不淑不偕老而無德容也副笄夫人法服以副君子者能偕老則俛仰無愧而有以宜其象服

今宣姜頑妻也夫人安在而猶有此服不宜甚矣云如之何若問之使之自羞也不淑二字含容温厚有不欲明言之意新臺刺宣公則於姜曰求燕婉此詩刺宣姜則不妨目公以君子刺意各有主也○副爲后夫人首服（周禮注云若今步搖步搖者漢時女冠之名蓋其上飾以珠玉步則動搖如今之鳳冠也）以副三翟者（翬衣搖翟闕翟也）笄以固髮者固副於髻而垂紞繫瑱謂之衡笄（周禮追師追衡笄鄭云惟祭服有衡笄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垂紞懸瑱笄卷髮者）或疑衡笄二物傳混爲一物者非此馮翊抑知笄者簪之宗之說

笄則是衡笄矣非二物也（鄭氏分釋之以見笄不皆衡耳）又或疑笄上無處可加六玉（陸粲岡之說）夫六玉何必笄上垂於衡笄兩旁下懸當耳者非珈乎珈以六者亦猶冕服之有九玉七玉五玉三玉其旒之數也鷩冕七旒旒七玉則夫人衡笄六珈矣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此二章反復以衣服容色雜寫語似贊揚實見其天冶輕浮與法服全不相稱耳翟非不玼展非不瑳而竟爲其之翟展則亦其之翟與展而已不屑髢云者猶唐人所謂應嫌脂粉淡埽蛾眉也胡然而天胡然而帝有輕飄倏忽半露半藏光豔撩人之意自得寬廣者大不如此須玩二胡然字媛誠媛也淑安在哉○此詩婉而多風勝牆有茨○婦人之服六曰翬（元質畫雉王后服之上公夫人同）曰揄翟（揄亦作搖青質畫雉侯伯夫人服之）曰闕翟（亦質刻雉不畫侯伏夫人服之）皆祭服也曰鞠衣（黃色后夫人親蠶服之又世婦命服）曰展衣（禮作襢白色夫人從君以見賓客服之大夫妻之命服）曰褖衣（黑色夫人進御於君服之士妻之命服）奉祭祀見賓客皆象服也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采唐其所託也沫鄉其所之也孟姜其所思也桑中美庸弋之所聚也上宮成歡之所也淇上分手之地也衛土宜桑而采唐采麥皆在蠶時故淫女託於采桑以羣聚於桑中又約男子以采唐而來會焉於是成好於上宮而又送之淇上其男子則風流逶興津津有味而自

言之不復知其廉恥也淫詩多矣而樂記獨舉是詩以爲亡國之音誣上行私而不可止者合貴姓之女以聚於桑閒其他不知凡幾矣男女羣相歡洽無復分辨則是舉國皆然全無顧忌良由烝母納媳之事行於上而誣上行私之風盛於下（凡行私皆是誣上蓋國法所不當爲而爲之卽是誣上不必如輔氏曲說）雖貴家大族無不淪胥以至此也是以樂記特甚之也看詩忌認眞而看此等詩正須認眞既曰云誰之思而後指出其人則實有是人可知或以爲只是託言（劉公瑾說）或謂只是稱美之辭（吳文仲說）此亦不會讀詩者也詩本淫者所自敘篇內數我字可見而東萊以爲刺淫夫

刺淫則存廉恥矣樂記惡得謂其誣上行私乎又或謂桑閒非桑中鄭氏云濮水之上地有桑閒師涓得靡靡之樂於此今按沫鄉朝歌也濮今濮州也二地相去已遠朝歌克土皆宜桑安見桑閒爲濮水之上地名也又或謂音與詩不同愚謂惟以詩言乃可見其誣上行私若聽音則只有淡和與妖淫愁怨之不同何從而見爲誣上行私乎樂記音字實指詩言非離詩而別有所謂誣上行私之音也刺淫之說朱子辨之詳載小序辨說矣○詩之貞淫不必費解只細細諷詠本詩音調自別此詩音調流散然難爲不知音者道耳○唐蒙菜春季

肥腯而香可烝茹○孟庸王伯厚曰補傳云鄘本庸姓之國漢有庸光及膠東庸生是其後也傳同叔曰鄘爲衛所滅後有仕於衛者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首章刺頑次章刺宣姜託爲惠公之言亦羞惠公也○此詩薄矣然仍有含蓄○鶉似小雞大僅如拳有赤鶉（微赤黃色）素鶉（亦淡黃駁）初生曰羅鶉至初秋謂之早秋仲秋後謂之白唐（此寇宗奭說中原人養之以鬬故有諸名）常匹居草中行不越草性最純一而健鬬恐亂其耦也今人謂之鶉鶉誤合鶉

名耳鶉鴟也一名田雞似鶉而身圓黑色故傳云鶉鶉屬非謂鶉卽鶉也鵲性不淫不交然有常匹傳枝而孕此詩反興也

○定之方中作於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天下國家之故未有不以憂患生而安樂死者迹衛之先宣公淫亂國俗波靡靜女桑中誣上行私而不可止國已非其國矣惠弒二兄上抗天子懿又不恤勞民養鶴狄人入衛沫土成墟宋桓迎衛遺民立戴廬漕戴又不永以及文公衛之存者不絕如線文公親覩衛國之

所以亡用是操心慮患勤儉惠民衞之不滅洵賴有文不可謂非能賢矣顧文之復衞非能遠紹乎康叔武公也文於齊則廢長而助幼於邢則詭以滅同姓天王居鄭置若罔聞楚猾中華與聯姻婭又忘賓旅不禮晉公子至啟嗣君奔亡之禍文亦安能賢哉惟是當喪滅之餘處憂患之境故能操心慮患反先君所爲而一時以萃其渙而當日遺民未忘康叔武公舊德經此大難之後稍得勤儉之主爲之安定先勞則如飢渴之甘飲食遂至稱道其賢樂爲之用而轉亂爲治終復富强是則衞文之生憂患生之耳而定之方中所由作矣首章作

宮室也次章營國邑也末章課農桑也此詩於富强之後追美其圖始之善每章末句截看首六句敘其始末一句著其效也定中而作不先時以勞民也夏令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左傳曰揆日而作不苟且以從事也人君居必南面向明水昏正而栽而治之義植之以木不爲近功而知遠慮也樹植似不急之圖而今則爰伐琴瑟矣計慮於數十年之後而後果卒收其用大率類是云也○營室二星亥月而昏中此時農功已畢可營宮室故謂之營室又謂之定南北正直以定方位也樹八尺之臬以正日影觀日出之影端以定西正觀日入之影端以定東正又自東西影端規之而折其中於日中視影之北指者適當其中而南北定夜望極星與定二星正直南北與日中之影表符也樹只營建中一事榛栗等略舉數之見其宜於土而可備用耳今人因榛栗可實籩遂以籩豆琴瑟作對爲預禮樂之用亦太解事語也○椅梓也亦桐類生莢子著莢如椒甘香可擘食桐有白桐白花不實椅桐皆可斲琴瑟有岡桐體重皮可爲索有荏桐樹小實大如柿仁可榨油二者皆不材梓亦似桐其花紫赤宜斲琴瑟底亦宜器用漆皮白葉似椿花似槐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此營國邑理田桑也望楚與堂者於此於彼致審度之詳如召公營洛初以河朔黎水繼以澗水東瀍水西又參以瀍水東而並正之卜也孔謂楚丘今成武傅寅云堂今博州堂邑博濮二州連境今皆屬東昌府景山與京者山丘各有方面測日影以定之相陰陽以物土宜經田畝視生處陽乃宜樹藝地勢形便東南其畝也楚丘克地宜桑桑生下土而惡溼下土無影可測故降而觀之桑土宜則凡物可植桑可蠶則可以宅民也三者備而後卜之終焉允臧總上三項言形勢便經理正土物宜則臧矣言其擇之善而度之詳

非專謂卜之應也（顧麐士專以卜吉二句承觀桑言亦非）古人營建經理凡以爲民不似後世陰陽形家單選日期看風水俗解於此章竟似拏龍踏穴一般亦可笑矣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此言文公之勤民又營建既成後事也靈雨既零農桑務作夙駕而往蓋循行郊野省耕勞農而亦以審端徑遂施補助也塞者有懼災愛民之誠淵者無躁妄急遽之弊上二章經營盡善愼始慮終及此章之勤民事皆塞淵之心之所著見也匪直也人秉心塞淵言徵獨我

公之所以操其心者塞實而淵深也有是心則有是政有是政則有是效其所以實徵之事業者亦已騋牝三千矣（麐士曰匪直也人二句作一心字對功效言不可以人字對馬看問國君之富以車馬對故舉言馬耳黃質夫以人字對心字看嚴華谷以有民對富強看皆非夫本此塞淵之心則以紹康叔武公之舊可也而富強不已小乎文公之賢此詩及左史皆盛稱之然衛終止於衛則又以死於安樂蓋稍復富強而此心又已怠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鮑有苦葉刺淫微言之也此詩刺淫切言之也然引古禮以相繩舉信命以切責其致一也要以先王之教自在人心有不容以滅絕者耳託於蝃蝀惡其汔賤而不欲明言之也莫之敢指句賤其事未言其人言此是何等穢事指之且莫敢況爲之乎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言當待嫁而行也蓋貞女待嫁而行淫女則未行先自嫁父母兄弟人情所不忍遠者六禮成而就行如不得已也急於情欲惟恐不行亦獨何哉故東萊呂氏曰泉水竹竿之女欲常居家而不得淫女欲急去家而不顧也又或者當時淫女有即父母之家而苟合不顧廉恥

者故詩人言此亦厭賤之也（時解謂婚姻宜明辭親屬以行不宜爲私奔隱昧之事又或謂淫人多棄其親而伏竄故責之以此皆非語氣）崇朝其雨言傷和也天下之傷和者莫如淫亂夫有外合必棄其婦有私情必背其夫女有淫心必忘父母且以私始者多以棄終則有氓蚩之怨以色親者必以色妒則有狡童之傷況前此衛國之亡何莫非淫之召詩人之言然可深鑒也

○蝃蝀以雨氣爲日氣所阻而相映成形赤者日氣交於雨中綠者雨氣交於日外也（凡虹皆內赤外綠）俗云虹能吸酒蓋二氣相逼糾緊故能吸物又謂虹所起處其下有赤蟲可爲媚藥（李時珍說）語近荒唐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此乃指其人而切責之也乃字承上二章言淫本厭賤傷和之事而不可爲是稍有人心者必知正理而不爲厭賤之行以自違其親矣乃如之人則惟知念情欲之好而厭賤所不羞違親所不顧是大失其貞信而憒然於正理也蓋絕之之辭然理暢辭明懍然法戒其用心則良厚矣古人以正理爲命其義至精蓋天命之謂性原不指氣數之偏理所當爲而爲則富貴不足辭貧賤不容避理不當爲而爲則死亡所自取生全亦幸邀此命爲一定之命而不可游移者也若只以氣數言命則

悠悠不定之天人祇在暗中摸索善惡吉凶反無一定而妄爲不可禁矣卽如昏姻一事俗每云姻緣前定夫曰姻緣前定則淫人幽會一夜夫妻其亦得非前定乎既前定矣則淫奔亦命也又何爲而不可又何憚而不爲者甚矣言之不可不擇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人止知誠中形外存於心者必著於身而不知制外養中嚴其外正所以安其內故中心斯須不和不順而鄙暴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是故中爲外本誠敬之學雖曰內返之心而蔽由外交則儀止之閒實檢身之要先王制禮三百三千皆所以養人心而成其德而三百三千之詳亦安能舍儀止之閒而虛空別有所著歟是故古人之視儀止也甚重以爲定命之符今人之視儀止甚輕以爲偶然之適夫偶然則小過也而詩人何遂以鼠賤之以死誅之彼夫求工於外務以悅人此亦鼠耳死耳非儀止也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安肆則縱欲縱欲則泆淫泆淫則天理亡而人道絕矣胡不遄死歟詩人蓋有以見夫桑閒

之淫蕩中菁之瀆倫三綱淪九法斁皆自無禮以防之而儀止之閒先失其道始也故疾首而切言之庶使人之知懲也人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日用之閒莫非天理儀止端而人欲之私絕矣○相視也李時珍曰黃鼠一名禮鼠好居穴口閒左右相視見人至則交其前足如拱揖而後入穴故詩人以之刺無禮者所謂相鼠也此容或有之然亦不必爲據也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子子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

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從來所以維持上下而固結民心者不恃有以尊臨卑之分而恃有輔世長民之賢貴貴尊賢天下通義然一於貴貴而面諛之風起上下不交世之所以亂也苟能尊賢則上下之交合而輔世有資國之所由治也至叔世而其風渺矣干旄之作美下賢也夫衞當春秋之世未聞有擢拔草莽而升之廊廟者幾何人也豈盡逸之歟而干旄何以稱焉然大夫之見賢亦不必盡升之廊廟也苟能忘分好人周爰咨訪則草野芻蕘之語無不可上襄國事下裨民生而況於賢者也衞大夫雖未必能薦賢於君而能屈干旄之尊以勤禮於下邑之賢士是不可謂非好賢之盛心下交之美節矣旌旗車馬大夫之常而以此見賢則旌旄倍覺生色何以畀之非謂不知其何所畀也亦非疑慮其無以畀也但以大夫折節之殷彼姝者子甯無感激當不知如何盡心如何教益以不虛大夫此見云爾欣喜之辭也見賢亦大夫之常願衞自積衰以來此風已不可睹而今一見之則快乎睹所未睹而踴躍稱美之焉亦衰世之意也○旌旗旌只是大夫建旗其干首或用旌或用旌非一車建此三物也旗必有干干首垂旌旄其旒或毛或羽以七爲節稍下則設弧以張縿旗之正幅縿之下繫斿亦七斿也縿與斿皆畫鳥隼也素絲紕之者旗植車後恐其傾蹶故以素絲織組而維之以屬於旁材也○此三詩小序皆以爲文公時詩朱子謂其有所本紱按蝃蝀相鼠語意直切與溫柔敦厚之致殊矣雖曰破滅之餘人心危懼有所懲創而言之激厲有如是乎然卽此可以觀世變矣凡詩文之直切無隱慷慨激昂者皆衰世之志治亂之交而必非盛世之所有也然并此直切慷慨而忘之而世不可問矣○載馳載驅歸唁衞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此詩之意始終只在歸唁蓋宗國滅亡辱居草莽悲傷奔赴自是至情但恨身爲女子不獲爲之雪讐耳然女子性情無他妙策只一得歸親睹兄弟數長道短痛哭一場悲哀之情亦覺可以少泄餘或非所及也至屈於義而不得歸然後左思右想說箇控於大邦顧女子適人之身歸唁且不能又何況於適他邦而控告也是亦無可如何而作此癡夢耳說者不察謂歸唁不止憫恤一番有控大邦以圖興復之計陳行之說又謂夫人意在控大邦而託歸唁爲辭嚴華谷之說又謂尤許人之不爲控大邦而託歸以諷亦華谷說俱以控大邦爲主視夫人爲儘

能儘幹主意然不知夫人能幹當不得要緊卻已將歸唁一片至情一腔血性都看輕矣且夫人原自說破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爾等百般計算圖救圖復固是爾等好意而我之情究未得伸終不如親自至漕得見兄弟一面痛哭一場之尤爲親切也夫人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而說者反看得夫人百思何不料女子性情身分乎愚以爲經生論古好作張皇其不切事情亦天性爲已薄矣此章自敘其事言馳驅何爲欲歸唁也衛侯在漕故將至漕以唁之也父母既沒義不可歸義重於亡夫人甯不知之而至情自不容已故望見大夫

跋涉而心遂憂之知其來無他說也慶源輔氏曰壞詩所言是夫人既已馳驅而大夫追之於路也蓋夫人情切請於君而遂行既而諸大夫以爲不可遂請於君而追止之夫人望見而知之故憂其不得歸也此言大夫跋涉次章言既不我嘉三章曰許人尤之末章曰大夫君子無我有尤此章大夫爲許之大夫來追止夫人者亦甚明矣而孔疏以爲衛之大夫往告難者則下文尤之者又誰乎方爲告難則夫人只當言傷悲言涕泣不當但言憂之而已也又或云此章只是設辭則末章言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明是途中所見矣蓋夫人已行而大夫追止之義不勝大夫是以終止因作此詩皆實事非設言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上章望見其追而憂之此章追者既至而夫人遂不得歸因言其思之終不能忘也遠之訓忘易繫辭傳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反覆似二章實只是一章詩亦多有之閟睢末章行葦第三章皆然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所思不遠不閟則鬱結於懷而已故欲采蝱以解之實以見憂思之不能且解也痛宗國之亡爲奔赴之舉正

不得謂其非道而許人不我臧則不諒人情矣多憂思卽不忘不止之思謂下章誰極爲多思非也衆穉且狂憂鬱中很性語自不覺太過不必爲夫人周旋也呂東萊有周旋之語○蝱貝母苗葉略似半夏又似瓜婁而細小根下結椎如蒜小如指頂色白分瓣環抱其瓣形似牛蝱牛似蝘而大色黃白非蚊蟲也故又名蝱性味甘苦淡滑微寒主心肺經降火消痰療鬱氣解蛇蟲螫毒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此歸途在野時無可奈何而轉生

此想也然曰誰因誰極則自分身是女身說得行不得爲無益想頭矣前曰稱狂此又曰大夫君子哀憤中語氣固如此也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蓋許大夫止夫人時雖據義以爭亦必爲夫人設謀謂如何匡救如何控告以少慰夫人之心故夫人云然朱傳所謂處此百方也或謂百思只就不我嘉不我臧上多方開論惟恐悖禮非代爲處置衞事此說非也解者總欲坐夫人能幹故耳只止夫人之歸而無以慰夫人之意許人不若是直不情也但夫人之志終在歸唁王介甫之說亦然故隨爾百思只算得爾等好意總替不得我伸情終不如我親自至漕得見一

面痛哭一場之爲消得口氣百思何當也夫親自至漕得見一面痛哭一場原濟不得甚事然女兒百事說得總行不得所可自盡者只有此情乃并此情又阻於義而不得盡此所以鬱結深思而不可遏不能閟也悲乎獨是以宗國之親滅亡之大必曰義不可歸先王之禮得毋已刻歟曰禮所以節人情而制中也如曰情而已則三年之喪女子獨非父母何乃降而期也恩無兩屬義有專從此重則彼輕彼從則此殺苟婦人而等父母於夫家則恩得以奪義婦人終私父母而從夫之道衰矣如之何其可行也至若哀思之情則夫人自不能已

義之與恩自並行而不背耳以禮爲過嚴而欲弁髦之則惡乎可也

衞一之五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諠兮

此詩美武公俱在外見處稱美蓋存於中者不可見而威儀文章則德光日見乎外也然見於外者必本於中故首章推本其學脩之實言之爲此詩者其知道矣綠竹有美質而猗猗則其文方猗猗時則有日長月盛之意故以興學脩之進益此以意興也此章重學脩言以

見外見之有本博學審問以求理欲之分如切也愼思明辨以研精義之神如磋也切磋有乘閒而入順理而深之意也此理字以骨角之文理而言愼之於獨守之於爲如琢也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如磨也不待睹聞而後愼是功益加密處琢磨有盡力以攻潛心以守之道也此詩爲美武公於詩本無可據然以觀賓筵悔過抑戒自警則武公於義精矣而愼威儀謹出話小及灑埽大至戎兵徵之不愧屋漏是其克己之功誠哉爲已至也則此詩宜惟衞武可以當之序說或有所本也瑟立身之莊嚴也僴檢身之不怠也赫喧則盛大而光明也瑟僴以其細言赫喧著其大

言要之動容周旋無不軌於三百三千而盛德光輝自儼然其不可揜矣再言有匪者以本具生質之美而學脩又無所歉言也不可諼好其德也瑟僴赫咺德容著於外而內本之學脩之功學脩日進於純而德容亦以日化內外一也此章之訓大學甚明但瑟僴句大學重言明德故說向裏此詩以下章例之瑟僴自說向外然矜莊威嚴謹小愼微皆此心之不放要卽所謂恂慄其義一也又此詩在武公成德後稱美雖末章始言德之成就而瑟僴赫咺通是已成之德惟學脩以漸益精乃詩人推本言之非德至寬綽方謂之成也或謂前二章

猶有主敬工夫至末章則矜持盡泯其說非也主敬工夫貫徹終始豈德未成時須主敬德旣成後便不須主敬乎天下古今無放心之聖人雖孔子從心不踰心中亦自主敬在也而駁是說者又謂當敬而敬則瑟僴當和而和則寬綽詩人之意本自互見此說似矣然又將敬和看作兩樣亦未是也樂記曰禮有報樂有反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蓋敬和只是一串敬之至則和不敬則乖矣末章寬綽四句卽文王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傳中猶可觀而必有節二語最宜玩此卽禮之報樂之反瑟僴赫咺之無往不在非一主於和也和而無敬則流矣學者審之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青青有脅嚴意故與服飾脅嚴然此章重言其德之稱不重服飾蓋同此充耳會弁而加之瑟僴赫咺之首則倍顯脅嚴若不淑之子其翟其展則益形佻達耳充耳冕服祭服也惟冕服有充耳會弁皮弁服天子朝服諸侯視朔服也此章對下章看充耳會弁對寬綽戲謔瑟僴赫咺對重較不爲虐蓋朝祭之時固瑟僴赫咺有以稱其服矣卽寬綽戲謔之時亦猶可觀而必有節是瑟僴赫咺

者固不以寬綽戲謔而遂弛也○弁用鹿皮有襞積縫以玉飾縫中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然則諸侯之皮弁蓋三采也注云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天子十二玉侯伯瑧飾七子男五皆三采大夫蓋三玉也五采青赤黃白黑三采青朱白也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如簀有成就意如簀以密之至言猶言無閒也然此歎美其成非謂至此而後德成也學脩之純精如金如錫矣然非生質之美何以臻此乃學脩之功旣至而生質之美益以克全無缺則又見其如圭如璧焉或閒詩故云如金如

言其知剛知柔如圭如璧言其能圓能方此與下文似有關會曰此說已巧且不必如此看稱其鍛鍊精純生質溫潤則知剛知柔能方能圓意亦已可無不包矣　凡人德之未成者能敬於所敬不能敬於所不敬或勉然於敬而非自然於敬則莊嚴之過又少和易之容均非所以語於我公也蓋燕處之暇游衍之閒可以寬綽戲謔公未嘗張而不弛也然寬綽而怠傲戲謔而縱肆則所稱瑟僩赫喧者安在乎公則猗重較兮何寬廣而自如也自如言不自失不爲虐兮何和易而中節也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者如此此所謂德成而無閒者歟○重較卽武公所乘之車而借以形容其寬綽之自如非言其在車時寬綽也凡車之廣六尺六寸自左至右爲廣深四尺四寸自後至前爲深前一後二橫木出軌上軌車旁材也音范去下三尺三寸爲軾前一前一尺四寸有奇後二後二尺八寸有奇其去輿底則三尺三寸也更於軾上二尺二寸加橫木爲較去輿底五尺五寸也立乘無事則可憑較如有所敬則俯而憑軾猗重較言無事於敬之時所謂寬綽自如之時也然君子在車尤非敢忽故立視五巂音規式視馬尾顧不過轂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是寬綽中自有規矩防閑在矣戲謔猶言笑語善戲謔卽不爲虐不爲虐戲謔之善也○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天下惟無求最樂而非中有所得者不能無求中有得則不愧不怍心廣體胖所謂碩也寬也適也常人之飾貌也能矜飭於人羣不能自銘於幽獨能消遣於旦晝不能忘情於寤思獨寐寤言永矢弗諼則其自得也眞矣弗諼所謂不變塞也弗過不願外也弗告只堪自喻也考槃只是成室於槃字見隱處意陳氏扣盆之說似便於解然篇內無和歌意寤寐非扣盆時故只從前說軸者亦樂在其中無慕乎外之意○如此詩脫卻小序羈絆解去何等爽利必强入刺君意費力何用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序云憫莊姜也華谷嚴氏曰若不用詩序首句則人將以爲美莊姜矣愚謂憫莊姜一語正自未合在詩中亦并非憫之之意此詩直是美莊姜也美其族類之貴美其容色之妍美其車馬之盛美其從嫁之衆極道莊姜之美以不能爲不見答於莊公解耳詩意固不在莊姜在莊公也如其憫莊姜則以莊姜之賢而見棄正所當憫何無一語道及其賢而反瑣瑣於族類容色閒稱之不置豈可憐一貴介美人哉詩人之所以不及其賢者

夫亦謂公之棄姜正爲其忒賢德耳然則此詩以爲刺莊公則近之以爲憫莊姜則未當也此章述其族類之貴衣錦褧衣句只輕帶過非以容服族類對舉也衛侯之妻句卻有名分顯然意○夫人嫁時常服翟衣以國君冕而親迎推之可見錦衣宜卽翟衣以翟衣備五采也或別有錦衣則在途所服也鄭說如此褧禪衣蓋襲錦以禦車塵者朱子引沈存中說謂褧與麻同是用絲麻織布爲之嚴氏云以穀爲之按途以禦塵則從絲爲是○邢今順德府邢臺縣地譚今濟南府歷城縣地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此備言容色之美也然同一稱道顏色而偕老刺宣姜字字見妖豔語句亦佻薄稱之此雖道其容色而不敢一字褻狎卽末二句寫得情態生動然生動中似猶有溫厚端淑氣象可見詩人之不苟矣○白茅生春中函白秀未舒其秀最爲柔白而纖長所謂柔荑蓋謂此也小兒採剝食之謂之茅蒐味甘淡蝤蠐木中蠹蟲之總名毛傳謂之蝎然非螬人之蝎也蔡卞以爲桑蟲然不獨桑蟲也犀瓠中瓣然以其子言之方見比於齒爲肖子犀爾雅作棲蓋以棲中言之也螓秋蟬小而色青有文一名蜻爾雅蜻蜻鄭云螓蜻也後人謂之蜻蛚蛾蠶蛹所化者爾雅云蛾羅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首五句言來時車馬之盛所以引動末二句見禮大而儀盛國人無不爲君重之幸之故大夫欲無使君勞而使之得以親厚夫人也無使君勞一語於閒冷中見意微著莊公言之○頎敖皆長貌然頎字覺與衣服相稱敖字見在車上之容也朱幩所以飾鑣四馬八鑣故鑣鑣相映則見其盛翟茀厭翟也夫人之車飾也厭音葉以翟羽相迫壓也朱幩翟茀見以夫人之禮來亦有正名定分意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此亦歸重末二句齊國廣饒何與於衛以言國大故禮備耳士女佼好正禮儀之盛備也○友人云今人娶妻所論者門戶所喜者美貌所爭者禮數及資裝耳豈當日諸侯亦如此邪何詩人言之津津也但既得全備如此今人喜歡煞矣而莊公不然公誠出人情之外矣抑或者齊侯勒捐財禮忒重莊公費用太多而遂生嫌棄歟此言雖戲可以諷世○鱣似鱘而短鼻體有邪行甲在背衣鬚而無鱗肉色正黃其骨脆可食今江南呼爲黃魚浙江人呼石首魚爲鮸似鱣而長鼻頭尖似鐵兜鍪口黃魚又非此黃魚

亦在頷下色青黑鮪魚岫居至季春始出於水一名鱣鱣今謂之鱘魚亦作鱘葭蘆也茨蒺藜也爾雅之說同類而異種蓋蘆大而似竹蒺小而類菅今蘆葦自有此二種○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此始之定約曰氓曰蚩蚩滿腔怨毒所發本章未及怨意而詩自怨生故以此四字發端而目其人也末章云總角之宴則氓及此女私情已久但未遂室家耳此番直託貿絲以至其家其意蓋欲卽此同走也女於此時尙不肯去者妖精刁蹬勒人神思以觀其實心相愛否

耳不去而遠送之且要之以媒又定以後約者又恐男子性歪一時決裂故遠送以示留戀之情也又謂討個媒人明婚正娶事體卻更穩便今子無良媒如此便去終覺不雅然一時定要討媒人又以太要難了倘一時無媒爾我豈便不做夫妻但寬得一時我亦好收拾衣資遮瞞兄弟故秋以爲期可耳此計之狡也氓他國民徙居者也○貿絲初夏時也此詩若非淫者自敘安得如此件件指實如此曲折分明而必以爲刺詩失之甚矣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此及秋而來同往也賄衣貲之屬及私積也○淫奔亦問卜筮蓍龜亦爲淫奔謀歟然今人曰一夜夫妻百世姻緣則私奔或亦神所許矣無怪乎淫女之偏會拜佛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前後俱敘事此章忽闌入一段莊論亦行文波瀾也蓋前此笑言遷賄多少風流多少遂意而不知樂極生悲遂意之舉便是敗意之端色不可以長恃做出沒正經

後來悔不盡此女雖淫此詩則令人發深省矣顧此女詩才頗有可觀道理亦儘明白做事又有周折奈何成此拙行曰天下拙事原自聰明婦人做出也曰然則婦人果不可聰明識字乎曰聰明何害只在節之以禮讀書文人奸惡甚於鹵夫豈男子亦不可讀書也只要把住心向正路耳然此女猶有悔心終是他資質頗好不似鄭之狡童褰裳廉恥盡昧也而序遂謂之美反正則又可笑甚矣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上章發正論以起自悔之端此章乃敘其見棄之由以詳其悔恨之意也桑黃而隕與士耽時正未思及耳然桑何遽黃殆三歲食貧實憔悴之故也淇水湯湯漸車帷裳昔何以來今何以去女耽不可說矣然據其在氓家而言則食貧憔悴恩愛不渝女誠不爽也色衰而棄之士貳其行矣末二句重言深恨之也然究竟恨所託之失人意多悔自己之私奔意少則終是妖精面孔耳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此申上章之見棄而終以自悼也首四句即三歲食貧

女之不爽也既遂二句即桑落黃隕士貳其行也兄弟二句漸車而歸而自憂其無面目也自悼者悼所從之失人而悔女耽之不可說也兩言三歲劉公瑾以爲在夫家勤勞之歲耳未必止三歲而遂棄也○此女在家有緌有昧則是會勤儉做家者靡室不勞夙興夜寐而此氓棄之氓之薄可恨甚矣然以私始以棄終永終知敝自無足異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然哉

要其始終而言之見不謹於初悔無及也此女爲婦雖不止三年然見棄時亦未必老使至於老當不復棄縱棄之亦不如是怨矣曰老使我怨者不偕老則是老使我怨也至是乃深致其悔恨之意○從來失身難悔皆以貪欲致之商鞅因景監李斯阿趙高蔡邕哭董卓荀彧事曹瞞宗元黨叔文東陽附劉瑾貪念富貴攘臂功名正與淫女私奔一類勿謂士之耽兮猶可說也顧慶士作孟嘉龍山詩云落帽風流久益新縱懷常得酒中眞千秋附卻桓溫傳身又何容輕許人名士可爲龜鑑然則漫笑此詩也且自看立身何似矣

○籩籩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竹竿淇產也淇水衛地也突曰籩籩竹竿以釣于淇蓋其神在衛耳謂釣以得魚喻婦人待禮以成家毛傳之說此欲附序文適異國不見答之說而鑿其義也莫致之者以義所限而託言遠耳此詩言遠河廣言近二詩吞吐俱妙此詩辭簡於泉水而神瀰永○竹竿本大末殺而長則宜釣訓義最精

泉源在左淇水左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在左在右面東而定其位此女蓋嫁於衛西之國也女子有行二句與泉水意異泉水以不可歸言此以不得

歸言有人不如水意也既曰遠父母兄弟矣而又言巧笑佩玉於淇泉閒者以神往也身正不得往耳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出遊寫憂亦神往也此比泉水更隱去歎思悠悠等字面不得往意俱在言外最佳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能不我知言其才能非能智過於我也容遂言其容貌自遂正非智而自智旁若無人態也悸帶下垂而動也

又容遂之狀也如心動謂之悸小序以此爲刺惠公則詩人與君角能而且語氣帶傲必非刺君之詩矣然此詩必有指而託言童子耳遂以爲刺童子躐等亦不然也朱子闕之審矣○韘當從決訓今人猶有用皮爲決者射必須決故佩之鄭以爲玦玦則可有可無且不便於佩○芄蘭一名白環本草一名雀瓢陸璣蔓生其枝閒有須如觿其葉圓而缺後如半環如決枝長葉大而本弱故以興童子之不稱其佩李時珍說然則興意第二句止非直興至末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言宋非遠見己之不得歸宋不在遠也夫人意中有說不出處但此婦頗守禮而宋桓公出之未知何故然思宋而不敢懟夫則宋桓必有辭於懟矣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爲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此先王人道大防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人情親母而尊父然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此身爲承祖父之身故承重之子於出母嫁母無服非無恩也明族類也若親母而不尊父父出之而子可復之浸假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則禽獸之道矣此義今殊憯然亦可歎也○不容刀

竟說容小舟不下不必以容字訓用蓋此原非認眞話也○春秋閔公二年衛已徙河東適宋不必渡河此詩宋桓公猶在然則夫人作此詩時衛猶在河北宋襄未卽位也故嚴氏以爲此在宋桓公時詩孔疏則謂此假有渡者之辭自衛適宋不渡河也然如箋疏說則此詩當作興體而非賦矣愚謂作此詩時世不可考而夫人思宋總屬至情以爲望其夫可也以爲念其子可也思而不怨則其賢也不可考者闕之而已

○伯兮揭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此章敘事發端其夫之才美只是帶言然只此四語寫

得英俠之氣浡浡生動其尤可憂者或正在此矣前驅蓋先鋒之謂非周禮夾王車說也若夾王車則未見從役之久矣此朱傳說爲王前驅似此時猶以衛人供王命者然周在衛西而下章云自伯之東則未知王命諸侯往東方何所征也鄭以春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之事當之則伐鄭亦在衛西孔氏謂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此强合東字愚謂此婦思其夫當就自本國所見言可耳不當遥指其自京師東發而云之東也凡此等俱不可强求所據矣○殳攢竹爲之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則以容承事君子亦敬也非取憐也夫不在不事脩容亦非不欲脩容究無心緒及此耳夫不在而冶容是誨淫也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於久望其歸而不來則首疾矣首可疾伯不可忘欲强置之而不能則甘心之謂也人情苦中有甘當哭時哭亦哭得快意當思時思亦思得快意當病時病亦病得快意得自盡其意即甘心也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言欲忘其憂正憂之不能忘也末二句亦甘心之意以憂所當憂雖心痗不能置也此婦性情眞摯專一二南不遠然汝墳草蟲以紓故耳此時而有思婦是上之不恤也故總傳載范氏之論在此詩則無刺時之意○諼草黃花一名鹿蔥即今金鍼也鹿蔥金鍼亦同類而有二種葉似蒜而叢茂抽莖作花長瓣色黃其作花放頂者甘滑可食佩之宜男爲萱花遂節作花者爲鹿蔥云食之忘憂亦以甘補正滑消結寒合歡木名即夜合花勝火耳非眞能忘憂也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以二物性味功效相似故朱傳連類及之非謂合歡即諼草也

○北堂東房北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狐目鰥夫憂狐無裳即憂其無配不言己欲嫁即言爲彼憂同病相憐之志也既託之狐則文義不求甚解不必云欲爲之縫裳也婦人從一之義人道之大防然閭閻小民有不能盡守此義者則無所依而再嫁先王亦未嘗不聽之以爲情有可矜非淫行比也有狐之詩非淫也情不得已也顧爲之上者何人而使民失所如此先施無告之謂何於寡婦何責焉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輕報重而猶以爲未足何情之厚乎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意惟恐失此耳然則非情之厚也情溢於物好欲之流也淫詩必矣序以此爲美齊桓至今阿之牢不可破夫齊桓之於衛始而歸財繼而戍守終率諸侯以城楚丘而定封焉衛國忘亡是豈木瓜之投而報以瓊琚衛將何以報齊可萬千百倍於忘亡之德也且此言投報皆述已然之辭非未報而期於重報之辭也其曰匪

報也永以爲好也蓋其意原非感恩報德但淫情縷縷如醉如癡以木瓜爲美人之貽則非重而已重是以重報之以永結其情於報施之宜初何當哉今人終以序說爲疑獨奈何不玩其辭以逆其志也詳辨更見小序朱子辨說之下

○木瓜樹似柰春末開花殷紅色似海棠結實大如拳亦如瓜味酸可療腳氣木桃樝也實似梨而酸亦似桃木李榲桲也似木瓜而香又名香瓜此出木草又來菜呂氏曰瓜有瓜賊桃有羊桃李有雀李皆蔓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引之此又一說瓊者玉之美名孔疏又說文琚雜佩中之方者也瑤美石似玉玖黑玉赤玉曰瓊陸德明說

衛詩多佳然輕意多所不免張子所謂土薄氣浮地下質柔田饒人怠此風土所囿亦猶江漢好遊不得疑斯言之過也但有先王之教在則風土自不足以囿人王者因其所近矯其所偏以引歸於正則不易俗而治矣張子豈限鄭衛以淫風哉亦欲人之知所變云爾

王一之六

王者無風非無風也二南王者風也召南中自有先王風凡十篇黍離之憫思冤爰之憂世懷先王儒謂黍離降爲國風何哉黍離以下非王者風也何言之

而不見痛王室之陵夷此忠臣義士乎猶小雅之遺也然音響亦柔而不振矣君子于役君子陽陽二詩婦人之思君子之樂亦先王遺民也然王民而勞役遺棄如此王不以此時撫恤其民而揚水復遣戍申之役至婦女仳離於中谷人民漂散於葛藟國其何以能王自是而政散民流則采葛丘中日趨淫濫并黍離于役之風亦杳然其絕響矣雖有大車之大夫亦何能有裨於末俗王者之風固如是乎是故王風非王者之風也繫之以王徒存其號耳曰詩亡何也曰雅亡也朝廷無制作公卿無獻替則不惟正雅不

再而且譏刺無聞所存者民俗歌謠耳而民俗歌謠又不復留先王之舊欲不謂之詩亡不可得也范甯曰孔子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國然乎曰不然也左傳季札觀樂已曰爲之歌王則王之爲風自周太史之舊矣風雅異裁黍離十篇實爲風體孔子惡得而降之哉春秋尊王而於詩降之豈尊王意哉詩爲風而不爲雅孔子則無如何也因其舊耳雅亡而曰詩亡何也曰王者以雅爲詩不以風爲詩風民詩也況風又非王者之風哉徒繫之王也悲夫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宇指故宗廟宮室之墟言彼何地而黍稷也彼則黍離離與稷之苗我則行靡靡而心搖搖矣行靡靡心搖搖有所憂也亦似有所求也知我者謂我心憂矣而我心果何所憂乎至不知我者且謂我何求甚矣人之莫識己意也（知不知均未足爲知蓋知其憂而未必知其所憂也故朱傳以莫識己意總之不得以鴻

（鴻哲人愚人例看）此字指宗廟宮室之爲禾黍言而不忍明言則呼天而已怨之深也心與行相因心不定故行不進欲去而不忍忘欲留而不忍見故低徊也當日者王業偏安諸侯跋扈東遷諸臣亦宴安無事晉奉視師之命鄭爲兼虢之謀而誰與其憂王室者詩人渺渺孤忠舉目誰告有懷欲吐徒亂人心則只有呼天而已而飲泣何限也（悠悠蒼天只是痛恨呼天非謂天其知我之心亦非謂天或知所以致此之故也）三章一意而有淺深如醉則昏憒而不止搖搖如噎則憤懣而不止如醉也苗有搖搖之意穗下垂有醉意實中滿有噎意此以類興也曰穗曰實只因苗而迭及之如桃

天言實言葉耳（張子曰言苗言穗言實作文者須是如此）孔疏未得還歸故三章歷道所更見及元城劉氏之說蓋未必然（劉氏說實本於孔疏然劉說於君子忠厚之情則有合矣夫周室之所以東者自穆而荒服不至至孝而非子封奉夷王下堂厲王流彘宣之中興不終及幽而宗周墮矣然使平王發憤自強下令諸侯以其誅犬戎而收西京之地王室當不至陵替若此乃苟位偷安忘君父之讎棄祖宗之業宗廟荒夷而不顧故宮禾黍而無愁則所以致此者當不特幽王褒姒之尤而平王尤不能無責也詩曰此何人哉詩人蓋不惟不忍明言抑亦不敢言不盡言而言

之不出矣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此番行役畢竟甚久故婦人思之甚切篇中俱有久而不歸之意其感物處非因感物而思實因思之深而物物關心愈覺消遣不下不知其期曷至哉非以時地對言只因不知其歸期故欲懸擬其所至之地一哉字有神魂飛越意也歸期不可知而家中畜產應時而至則雞與羊牛莫非是引人愁緒物矣人情當歡樂中物物助其歡樂當憂思境物物動其憂思心著在一邊便觸

目俱成此境也雞棲三句筆意參差神思歷落因雞棲而驚日夕又因日夕而感羊牛眼見畜產之歸有時心碎君子之歸無日也再言君子于役包有不知其期句在內如之何勿思緣上雞棲三句而生也此君子亦微者故其家有塒桀以棲雞雞其家所畜故先見其棲而見羊牛之至則其家近野也羊牛未必其家畜但見之耳數雞數羊牛明是婦人家居景況舊說以爲僚友之思亦未玩其辭而逆其志矣序說大夫思其危難孔氏謂在家之大夫思在外之僚友○陸農師曰羊性畏露晚出早歸歸常先於牛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不日不月言其已往之久也曷其有佸言其將來之尙無期也苟無飢渴退一步想正思之愈切處無可奈何庶幾少慰耳鍾伯敬曰雄雉不知德行深得妙此詩苟無飢渴淺得妙愈淺愈深愚謂二詩深淺不同或亦各以其人不同也沈無回謂草蟲殷靄平淡之思此詩哀傷之思則愚意未然草蟲未嘗不哀此詩亦非不淡召南行役君子亦以紓存故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君子陶陶左執翻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簧所以吹蓋吹笙於房也翻所以舞凡舞有行綴之位敖其舞之進退之位也二章分看或吹或習舞以音樂耳非既執簧又執翻左手不能兼執二物可知先由房而後至敖也招我二字有室家親暱之意是以穿房入室若云房中之樂則后夫人絃歌以事君子非伶官事且不聞有舞亦不聞房中有舞位也此駁毛孔之說序謂君子相招爲祿仕是則簡兮之意固亦可通然細玩究不似朱子以爲前篇婦人所作雖未敢決而篇意浹洽且貧賤自樂其氣度自可人矣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

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爲上者又安能不使民然或使之而樂或使之而怨則以道不以道故也衞之擊鼓及此詩是矣然擊鼓之怨激以直州吁弒逆衞人不欲以爲君也此詩之怨曲而婉則猶王民故也天下安有揭室家以同戍者而曰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故爲無理之怨而其情苦矣胸中有許多不敢言之隱而姑以云云也此興體之無取義者而之字不字呼應甚明或謂揚水喻周之微弱不能

號召諸侯則比而非興且與下不相應矣（歐蘇程子之說皆然）彼其之子指室家懷哉卽懷彼其之子以不得同戍故不能不懷承接甚緊或以彼其之子指諸侯（卽鄭陽蘇氏之說）王實未召而怨彼之不至乎或謂彼其者外之之辭然詩多言彼其矣未見其爲外之之辭也（如鄭之羔裘以彼其目賢大夫也）末句緊接懷哉語意又正與邶之擊鼓末二章同一意也戍甫戍許孔氏云甫許近申其實不戍甫許恰似戍申而甫許可以無恐故兼言之愚謂此亦變文叶韻之類耳申國今信揚州（信卽申字古人讀信爲申）甫國今南陽（括地志故呂城在南陽縣西四十里）許國今許州平王之罪總傳悉矣抑愚推其

隱而諭之平王申后出也幽王黜申后而廢宜臼母子其同患難矣故宜臼曰我苟得王至不忘母矣及宜臼之得王也申實召犬戎以攻宗周而申侯又翼戴之也幽王不殺宜臼不王不王何害而宜臼夢寐此王也則不惟不以殺父爲讎且以殺父爲德矣宜臼曰我至不忘母今又至不忘母家也何也非母不王非殺父不王非母家殺吾父不王非母家翼戴不王我至不忘母亦至不忘母家也遑暇知身之爲誰身國之爲誰國殺父之爲讐翼戴之非德哉知樂乎爲君已爾是故勢分輕則性分重勢分深則天性滅此兩不並立之勢故天下

最汙衊人心腸膽力者無如勢分胷中一著富貴則決無出人頭地打掙有爲之時平王夢寐此王苟且得王志足意滿是故東都可遷岐豐可棄故宮可禾黍宗廟可荒夷於文侯之命只曰歸視爾師於鄭伯之專則且周鄭交質我固仰賴他人以王我安得多求於人而徵召自我其不能以令諸侯自然之道也既不能令諸侯而至不忘母至不忘母家則欲庇其母家舍畿內之民其安使也諸侯不能令民猶可令也供貢賦衞王室豈不可以供王命而衞母家民惟上使又遑計戍申之非其職哉是故戍申一事見平王大罪四焉忘父一也失

刑二也不君三也虐民四也而要皆夢寐爲王之一念致之然也孟子曰君臣父子兄弟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平王之不亡幸也先王之遺澤尚在人心故耳曾豎牛殺壬丙死穆叔而立婼婼立而誅豎牛何宜曰小弁之怨親親而勢利一汙其心乃出魯陪臣下也雖然世猶有親弒其父而王者楚商臣隋煬廣也於平王又何誅焉

○中谷有蓷嘆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歎矣嘅其歎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蓷嘆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嘯矣條其嘯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嘆其濕矣有女仳離

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王者制田里薄稅斂民無不給之家脩五事致休徵天無不豐之歲綏萬邦屢豐年非周先王哉耕三餘一耕九餘三有以藏富於民則雖有嘆乾水溢亦可使民無菜色也又下焉而凶荒洊至大司徒有荒政十二以保息撫養萬民有振窮卹貧之典秋官行人國凶荒則令賙委之反命於王民安得仳離若此既無格天之誠又昧救荒之政取之惟恐不多用之惟恐不竭置民隱於不聞以肆然於上位而民之困於是乎甚矣中谷之蓷已無不嘆凶旱頻仍草木無色此據所見而言然即以有蓷興有女以嘆乾興嘅歎聲韻相應也仳離相棄恕有所歸然厚者以情恕人則謂非恩愛之薄也迫於艱難我不幸而遇人之艱難耳脩謂蓷之長茂耐旱者今且不免於嘆也嘆溼則又甚矣歗甚於歎有氣無聲也泣則淚下而已艱難如言做不去不淑則凶禍也何嗟及計無復之矣篇中許多矣字俱口急語氣所謂其聲嘵以殺也此詩不爲怨懟固見其厚然哭聲悽惻眼見是滿目蕭條人烟索漠流離遍野餓莩盈溝十室九空野無青草氣象爲人上者聞此而不怛然動念也其心亦死之久矣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有兎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有兎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天下之亂未有不自小人致之者方未亂之先小人得志固寵嫉賢而賢者斥逐幾盡朝廷不得一置其喙及菑害既至禍亂蠭起然後上有用才之心而小人亦樂得援一二君子以爲助然天命已去人心已離雖君子至誠惻怛盡瘁不遑而國事終不可爲則亦與受其敗而已小人則狡猾百端不顧廉恥以謀國則誤人以自

謀則得計故富夫禍患之至小人又以巧計得脫緩則諛悅以要君急則棄君而苟活而君子懷奮不顧身之義爲盡心徇難之圖則禍亂君子自甘獨受之而小人反若無預其事此所謂有冤爰爰雉離于羅也周自榮夷好利衛巫監謗以來君子已有日消之勢及夫豔妻方煽而皇父番棸之輩膴滿朝廷婦人一笑諸侯不來賊臣長呼犬戎猝至自是而緇衣之鄭伯徇難驪山行役之大夫傷心禾黍凡伯見伐於戎諸侯坐視子狐爲質於鄭溫麥無存申侯反免鈇鉞之誅畿民乃遭戍申之役此東萊所謂諸侯恣睢自如而周人日受其禍也

然此詩大概看來自見君子傷心王室之志若以桓王時敗績於鄭之事實之此序說則在詩既無可據爲桓王時詩且緇葛之戰在魯桓公五年上距東遷之始已七十年周既東遷何日非百罹之日而君子安得曰我生之初尚無爲乎其曰百罹則所憂大且多矣又豈獨桓王失信王師敗績一事遂因之爲不忍見聞也哉生初無爲蓋詩人猶及見西周禍亂未興之日然曰尚無爲則較今猶可耳亦非全無爲世也百罹則謂王室陵夷諸侯背叛此自東遷而已然不待緇葛一敗亦不徙以君子受禍爲百憂也又時解主刑罰失平爲言此緣小人得志君子受禍二語又本於政有緩有急之說而云然政有緩急之說卻不知此詩憂時全無刺刑政不平之意兔毛氏之說爰雉舉亦非謂刑政不平尚寬無呲如叔孫祈死信陵酒色自傷之意非欲以死免刑禍也詩之本意只爲厭亂首二句乃推本致亂之由小人而歎其反倖免耳尋據時世多作推求必强詩意以就我皆無當也○此詩若作興體則味反短不必從興也之說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

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人無以自給而後依人不得已也甯不樂故鄉哉然棄兄弟而依人人視兄弟親疎何如雖父之母之昆之祈爲繫援者至而他人果我恤乎亦莫我顧自然之理顧詩人非怨人也祗自傷耳以葛藟之常有所託興已之終無所依興意直應至末依人不丈夫吾爲詩人恥也然託足無門可爲詩人泣矣先王有柔遠之政胡爲而莫顧莫聞也先王有安集之仁胡爲而使之終遠兄弟也○莫顧不之恤也莫有并不有其人莫聞則并不聞其聲亦有日甚之意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一日三歲何思切也所思者采葛之人也淫者之行每託於采物近今亦多如此情欲之流者恆欲其日聚而不違而采葛之行則又不能以常住其家者勢也故言其不見之思以見其情好之切序說以爲懼讒人亦奚爲而讒此采葛之人且一日不見如三月此思境非懼境也懼則當言其憂不當言其久○蕭蒿類色白而粗大藝之有香一名荻非蘆荻也葛蕭艾只如采唐之類不必屑屑取意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首二句卽車服以目其大夫卽末句子字亦若指以示其所私者非美大夫之車服也下二句自言其情見非情愛之薄於爾也特畏此大車毳衣之人而不得遂耳豈不爾思句便有末章約誓自明意此詩在淫者之意只以自白其思恐所私者之疑其有他志耳畏大夫意自不重也但就論者言之則見其能使淫者畏而不奔是大夫能有刑政之治也然制其外而不能革其心則其治亦不過刑政耳此讀詩之法也序說以爲陳古刺今夫不能使國無淫者而第使淫者畏之此其古亦不足陳矣況以能聽男女之訟爲賢則淫訟何多而煩大夫之聽是已敢於淫而不畏也而又何足法焉○大車大夫之車蓋墨車也若車服視子男則革輅也天子大夫四命視子男則五命毳衣亦子男同服蓋五冕皆以衣之一章爲名九章龍首卷然故曰衮冕七章自華蟲而下則曰鷩冕華蟲則鷩雉今之錦雞也五章自宗彝而下則曰毳冕宗彝畫虎雉其毛毳然也絺冕黼粉米於衣元冕衣無章故以色名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終身制於大夫則終身此情不白矣庶幾死則同穴乎若疑我不爾思而無同死之實心則皦日臨之此可見私情流溢雖有刑政無如之何者畏之矣而實不知畏也此章與豈不爾思句呼應甚明情辭尤顯然明白而箋疏及蘇氏嚴氏輩必欲依附序說抑思以夫婦之正則同穴宜然耳然非有別離則何必發此大誓亦誰說不信來而曰謂予不信也且穀則異室豈小民夫婦都不同室喫飯尤可笑矣

○丷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丷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丷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婦人心性善疑而淫情尤甚淫情到至切處已不得此人在我家時刻不離衣帶偶爾睽違稍有動作便自生疑此今人所謂喫醋也正中有麻彼留子嗟疑慮生情恍如確見矣疑其不來而望其來蓋惟恐其不來淫情流溢之至也凡淫詩亦有好醜衞詩雖淫多有可觀獨桑中一味放蕩卽王風中大車采葛亦尚可人獨至此詩意調俱庸矣望子嗟又望子國所望非一人不得於此而又冀及彼也小序以爲思賢故說者皆以子嗟子國爲莊王所放逐之賢毛以爲留氏子嗟字子國子嗟之父此不知何所傳聞然彼留子嗟句成何句法麻麥

亦正中所常有而毛鄭以爲是賢者之治功爲解亦甚費力矣後儒覺其難通乃以留字爲願留賢者於國又或以爲賢者滯留隱處而不出爲說不一其解貽我佩玖則云貽我以善道抑思詩言貽贈多以佩玉爲言何此篇獨爲善道之喻也要之思賢之作必不爲此卑猥挑達之辭卽以唐風有杕之杜與此對觀而一莊一褻一婉而巽一直而輕其辭氣亦大可別矣讀詩者何不玩之辭氣而必向外間搜索乎近人又或疑子嗟不似人字又或謂淫婦一時不當約二男子總之抵死欲背朱傳吾不知其誠何心也曰必如朱傳則聖人刪詩存此田野之淫詩乎曰古詩三千孔子刪之存三百焉此其說蓋不然也周衰禮廢詩樂殘缺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蒐輯成編凡用之正樂而失其序者則爲之序之（如周南召南之三鹿鳴之三文王之三之類皆還舊序也）簡編雜亂者則考其音節而歸還之（如大雅不混入小雅頌不混入大雅之類）其久已遺亡而不可考者則亦姑闕之（如豳首新宮九夏之類其詩章音譜蓋有已失於孔子之前者）其或斷簡而不全不復可通者則亦徑刪之（此可刪而刪之不得比於魯史夏五郭公例也）其或事有可考而其詩反背謬失實恐爲惑於後人者則直抹去之（如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類及或他有誣妄而背理失實不可存者）其或又有見於他國而魯所亡者則亦補入之（如株林之類或不皆周太史所採也）要之以正樂爲主餘以類附者則亦如後人之選詩文好惡畢存以使人閱之而知世變爲法戒耳何必將聖人刪詩遂看得忒著意也筆削春秋亦然君子讀書只當大概看來先得其大體則褒貶予奪具存而使人思無邪之旨自見將聖人太看著意謂是篇篇正經字字有義則必至勉强附會漸離其宗而詩意及聖人之意反不可見此先儒說詩說春秋者之所以多鑿也

王風十篇前後自覺有次第其初遷之日猶有先王遺民至久而漸微政教益弛人民益窮至淫詩三首

則其淫有甚於衞而比於鄭者音調亦並似之鄭本王畿內諸侯鄭風之淫王爲之漸也次鄭於王後其或非無意乎而孔子獨曰鄭聲淫蓋猶爲王諱也

詩經詮義卷之二終

詩經詮義卷之三

同邑程夢元啟圖
祁門倪望重愚山
婺源汪　紱雙池輯　後學 懷甯楊葆銘伯新 同校字
同邑潘紀恩筱圃
同邑余家鼎彝伯

鄭一之七

鄭自桓公肇土寄帑而奪人之國其建邦已失正矣雖殉難獲終於義令子猶嗣箕裘然再傳而射王中肩君臣義舛逐弟幽母母子恩乖又再傳而五子互爭兄弟相戮則是不百年而人倫澌滅矣天下之大倫五而本在仁義之心仁義之心存則人倫攸敘仁

義亡則五者同歸敗壞君既無以教家欲國俗之不誣上行私不可得也粤考列國之始封也魯衛皆本世德遺風唐秦又得先王舊地惟鄭之始封非有大德而建國又處浮薄之鄉況爲君者先乖大倫而出身又何以加民是以鄭人之婦則曰人盡夫也鄭人之女或且雜皮三少鄭風之淫有自來矣鄭詩凡二十一篇美賢之詩三緇衣羔裘附叔于田女曰雞鳴附叔于田刺君之詩一清人刺淫之詩一出其東門淫奔之詩十四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野有蔓草東門之墠溱洧夫段之不義文之棄師其不君不臣可無論矣乃緇衣羔裘之君臣女曰雞鳴之夫婦不可謂非先王之遺教也而孔子概曰鄭聲淫者以二十一篇而淫詩居三之二焉而其詩之淫則又有甚於齊衛者即閒有正詩其淫不可嚮邇矣或曰聲與詩異矣孔子曰鄭聲淫未嘗言鄭詩淫也而朱子悉改舊序目爲淫奔亦得無執一之過歟曰詩以言志而歌永言然後聲依之以永乃用律以和聲是故古者審一定和審其志其詩之所主而定其所以和之聲律也未有詩淫而聲不淫者亦未有詩不淫而聲淫者談閨牀鄙瑣而有莊容論道德文章而爲戲色吾未之見也樂記曰鄭聲好濫淫志言志

之所至詩亦至焉惟其志之淫故其音好濫也夫安得離詩與音而二之小序及漢儒之說詩也或一篇而首尾歧辭或一詩而兩義齟齬要多遷就詩言以附會一時之事其不可通者多矣毛韓齊魯各私爲說往往差池亦見其不足以折衷而獨以毛爲據矣朱子之於詩傳也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蓋虛其心以逆詩人之志而後乃得之於語言意象之微且其稿凡三易矣夫豈偶見一隅而遂自矜創獲者而後人乃以浮淺之腸胃橫序說欲與朱子爲難何憒憒不自量之甚歟夫然則鄭皆淫詩矣然孔子於鄭

聲則欲放之而鄭詩則又存之何歟曰詩主其文文以徵事則貞淫並錄法戒備焉乃足論而不息矣及其用之於樂則樂主其聲聲以召和則用正而放邪無使其導欲而增悲也夫君子博學以窮其理夫豈獨求理之爲理亦將有以辨欲之爲欲焉及夫約禮以踐其實則必決去其欲而惟理是循是放鄭聲說也是故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雅鄭固備存也其被之管弦以用之宗廟朝廷用之鄉人邦國則惟擇其正者以定爲樂章變風變雅固存而不用也彼夫桀紂之淫虐亂臣賊子之弒父與君史不可不存也桀紂

亂賊之行則君子所爲深絕也而於孔子之存鄭詩放鄭聲又何疑焉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鄭桓徇難西周此詩入於新鄭則此詩之作蓋美武公也然武公之賢則以能繼父而益顯抑此詩雖冠鄭風實周人作也故音調雖與鄭同而氣味亦稍有別此未易辨耳通篇一意流轉總是愛好無已之情而所以深

人愛好者則由鄭伯之賢賢未易見見於善職善職難悉數則第言其稱服蓋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有以宜服而德可知故第曰緇衣之宜有見於其服之宜則欲於服而致其好故曰改爲然豈好其宜是服哉好其德也而改爲何足以見志則將適子之館以致其親則將授子之粲以致其愛究之致意有盡而愛好無窮辭不足以盡情也曰此詩之情愛好無已而音調亦與木瓜相似一正一淫於何辨之曰不難辨也辭淫者曰豪服云如之何言不宜也曰宜曰好曰蓆豈淫者而宜此緇衣乎哉淫者之情濫其用物也奢故報以瓊琚而未足好

賢之情悃其致物也約故改衣授粲而情深曰永以爲好則要結之私曰適館授粲則中心之願非以是要結司徒也自欲致意司徒而不能自已云爾反之性情以察之貞淫不難辨矣好者宜之著於外也蓆者積中而發外也○衛風首淇奧鄭風首緇衣蓋以著二公之德所以能長撫衛鄭而保其子孫爲子孫者所宜深念而儀型之者也淇奧語見實際緇衣一片虛神然緇衣一篇只抵得淇奧終不可諼兮一語而鄭武之德之實蓋亦不能與衛武同年矣○天子之卿朝王聽政則皮弁服（綦弁素衣素裳素韠）白舄（元冠緇衣素裳素韠）反居私朝而治其政則朝服

白緇衣卽諸侯朝服也王朝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謂治事之朝非朝於天子也蓋如今京官各衙門治事之所卽所謂館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無踰無折皆託言姑止其來以免譴議耳蓋此女此人情私有素爲人所覺故以此詩遣之而其好終不欲絕

也曰豈敢愛之言非敢愛此身也託之云杞桑耳曰仲可懷也則懷仲之情終不以畏而止矣畏父母之言亦制於外而不敢遂其私耳此不重所畏重自白其私與王風大車意同然踰以漸而近畏以漸而遠是語之近矣此淫女之情也序以此爲刺莊公因仲子二字而指爲祭仲孔氏詳其說謂畏父母爲小不忍而致大亂夫謂莊公畏母可耳安得云畏父母莊公處心之忍至矣安所云小不忍彼其封之實將以殺之穀梁所謂處心積慮成乎殺也何嘗小不忍何嘗畏母哉夫詩本淺顯無事艱深踰里踰牆淫者之事有懷有畏淫女之情此固讀其辭而可得其志矣但此女猶知所畏則國俗猶有大閑若謂其庶幾止乎禮義則亦已失之矣此胡雙湖說

至於引詩斷章則因言示意而已不足爲本詩証也謂鄭子展於晉賦此詩以釋衞侯之事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按叔段封京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其能貳之收之殆所謂得衆乎陳氏之於齊也厚施以市民竟移齊祚段一紈袴驕癡無陳氏之深謀

狡計然其所稱美仁好武者殆亦矯作慷慨好施而羣飲爲歡馳馬角技猖狂任俠以招至無賴歟凡天下之無君無上者固大都慷慨輕財聚徒縱飲賣弄手段招納亡命自矜自大將以自遂其私故其美也似有儀其仁也似有德其好也似有義其武也似有能然以公叔之尊京邑之富有社稷民人之寄有兵農刑政之務而段之所謂美仁好武者則不踰田狩之娛飲酒服馬之事是其佻達輕儇而無人上之度仍然一紈袴癡人形狀其無能爲也審矣逮夫子封伐京而京遂叛之所謂得衆者果安在哉從來施捨任俠縱欲矜才其納交之

不終類如是者蓋我以是交人人亦以是來交是非得衆也所好者皆好利湛酒輕償無賴之衆耳其相得也拍肩握手盡口稱諛然利盡則散害交則避而已故於是詩可鑒也○或疑亦男女相悅之詩觀其辭意輕褻而曰巷無居人則其說似是但此情恰類驕癡公子而叔段亦自當得輕褻故舊說爲可據云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上篇有親暱意所稱不止一事此篇蓋其黨目見之因即田獵而稱諛之也首二句其始往也執轡二句往在

道時按轡徐行也在藪二句至田所也舉始焚也襢裼二句叔之賈勇也末二句愛之之意然愛而慮之實諛之也夫襢裼暴虎而段之伎倆止此矣幾見此人而能移人國者愛之稱之喜之皆僚父無心無目者也或謂叔段之材勇日著適以自敗而速亡噫叔之亡誠以此叔之亡不以此也鄭莊老奸此人何足以入目而忌此等材勇以必殺之不已淺之乎其奸也哉說者謂叔段恃才得衆如此而公不知禁故爲此以刺莊公孔疏之說則亦違於事情而且失此詩之意矣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首句蒙上章成文此正田時事也兩服二句只稱其所乘之馬排列整齊非言善御而善御之意自見揚火烈之盛也騑馬曰磬磬與罄同盡也放也如今云放轡也控即勒而止之也磬控縱送皆二字相連乃見其巨耐雄偉便捷輕利意車法左射中御右矛段只當射何乃又見其良御豈公叔之車顧無僕乎或者段欲賣弄材勇故意自肩射御則又其黨之所甚驚而戒其傷女者也然即此善射良御而段之伎倆又止此矣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

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鴇本鳥名馬黑白雜毛似之故即以名馬阜火未衰也馬慢射罕將畢事也釋掤鬯弓已畢事也終事整暇喜其無傷也蓋其黨於暴虎已驚矣於磬控縱送則又驚焉至終事而此心始平則又於事後而見其爲才勇因敘其事而稱之如此顧段之伎倆止此而猶賣弄驕癡段誠淺夫豈有國有家之器故曰段之亡以此也然莊公奸黠善謀目無天子何有於此淺夫吾知雖百叔段莊公不慮也是故京則封之貳則聽之收則待之從容閒暇待其惡成然後一踣而遂斃而俗子乃云材勇益

著禍敗益迫何淺識之又有如段哉故曰段之亡不以此也莊公處心積慮欲殺其弟怨始於母之欲立段耳克段而幽其母莊公之志可識矣段之不義其亡宜也公穀胡傳皆不責段而獨責莊不若左氏段不弟故不言弟之平反然段一癡公子耳其罪固可誅而殘忍如莊其情又安可恕也左氏只譏失教寬之矣又不若穀梁甚鄭伯處心積慮成乎殺之論之嚴也國風錄是詩是則猶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之意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駟介陶陶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前二章言其無事而不得歸末章乃言其姑爲遊戲之狀也提出清人見原非河上之人而無家之士也彼清人也胡爲而在彭哉駟介旁旁二矛重英似有事也然果何事也翱翔而已逍遙而已矛已重喬爲時久矣曷爲而不歸也蓋欲留則無事欲歸則不能非無內顧之悲而獲罪之人身且不保亦欲建功自見而逍遙河上所建何功人心已散號令亦無所施則亦姑乘此陶陶之駟介以左旋右抽中軍作好而已蓋無聊之致也此詩不責高克棄師之罪在文公詩亦未嘗一語及文公情深辭危而其意未嘗不忠厚鄭詩中此推作手序以爲公子素所作或有考歟文公之罪胡傳盡矣乃或謂文公不善將將則大非也高克即有罪誅罰宜止高克之身清人何與焉惡高克而委之以師又不召而聽其自潰清人何罪而使之靡有室家流離河上其不恤民之罪又有加焉豈惟不君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言棄民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詩意與緇衣同緇衣多虛神而此詩有實際其曰舍命不渝則亦知道者之言也命者理而已矣理所當爲富

貴不必辭貧賤不足憂刀鋸不容避舍於命焉則所守確乎不拔非知命之君子不能及矣首二句賦其服之美亦即以目其人末二句稱其人而見其服之稱凡物濡於水則潤澤故羔裘之潤澤曰如濡洵直且侯即如濡之實也毛順之至則潤澤而美矣順理之至則守固而不渝矣所謂稱也○此詩賦而似興者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司直言主持此直道也生理本直舍命不渝則邦之司直矣綱常賴以負荷名教賴以維持天理賴以長存人心賴以不死何武力如之豹飾則有武力之意故以司

直言之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彥文章貌德裕於中則文見於外而德輝不可揜矣○三英蓋以素絲飾領及兩袪之縫閒英英然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寔故也○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寔好也

首二句賦其事末二句深其留摻執所以留之而復婉言以要之也此婦殊不硬氣然較之狡童褰裳則頗熟情較之將仲子則更無恥淫詩中固亦有差等也小序以爲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故詩人託爲挽留

之辭而動以先君之義夫鄭莊時事左傳詳矣未見鄭多君子有惡莊公失道而去之者也卽曰有之而今不可考然情辭抑何褻也留賢之詩小雅白駒可誦矣獨無盛禮以留賢而摻執於遵路亦無大義以責賢而曰故舊情好且何不明提出先君之思以勗賢者而第曰無我惡無我魗留賢之辭固當如是乎安城劉氏曰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鄭衛溱洧之閒羣女出桑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袪贈以芳華辭甚妙集傳援此爲證者宋玉去此詩之時未遠其所引用當得詩人之本旨彼爲男語女之辭猶此詩爲女語男之辭也○或疑大路非小徑則愚親睹淫婦有留人於路中而不顧者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

此賢夫婦不知何人殆有惕於當時之淫佚而以勤自勵者詩人述之其有諷於當世乎然而序所云刺不悅德則無當於詩意矣雞鳴昧旦交警之辭以下則女語男以勤職之意夫人情莫樂於枕席之娛而實爲淫佚陷溺之漸弋鴈亦非不得已之務而未始非士庶職業之常蓋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佚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鄭俗之無良亦宴安一念之爲惡也然則雞鳴弋鴈甯第貪口腹之欲亦藉此爲宴安鴆毒之防也況日夕之閒職業所當勤有甚於此者又安敢淫心舍

力以卽於荒亡也哉詩人謂此婦其可以風矣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以下皆述其婦之辭然亦想像其意中所期而云然不必實有是語也夙興勤職此士之常而弋鴈必於昧旦故上章言弋而此遂承上爲言男子出而有爲婦人服勤中饋亦其職也婦職不盡於此然卽此亦見其外無所踰內無所廢矣宜言飲酒與子偕老貞一之守也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和樂之致也蓋惟其勞以思善故能篤夫婦之好而從一之義明不佚以思淫故樂亦有則

焉而不至流於增悲導慾交相警惕而有以相成偕老所由矣也飲酒偕老而不爲宴昵靜好所由生也警惕之志所以防淫賢夫婦之相期者如此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承偕老靜好之義而推廣之蓋夫婦之好若嫌於私而朋友之交則進德益廣婦人無外事惟是篤愛於夫男子有百行焉不惟閨門之相處有道已也君子能親賢友善則其交警以勤好修當必有不止於雞鳴之戒者而既篤愛於夫則以夫之心爲心不妨推愛夫之情以

使夫結愛於友故雜佩又何愛焉來之人之信從我者也順之同方同術者也好之我所欲就正者也凡人以欲相與者情有所鍾則恩必有所薄故夫有外淫則必棄其婦婦有私合則必背其夫或溺情閨闥則兄弟以愆或比昵頑童則家庭相暴此皆以佚而生淫之惡也以道相好者則不然其樂生於勤而和比於節故飲酒偕老篤閨門之愛而不爲私脫佩贈賢助君子之歡而不爲濫何者惟理之從而人欲之私不爲累也先清簡公曰家之興始於憂勤道之行始於閨闥雞鳴夫婦早夜警戒又以親賢友善爲君子願內有賢助外有良朋士之所以成德業顯當世也朱子曰此詩意思甚好讀之使人有不知手舞足蹈者 級謂此詩誠足以使人手舞足蹈然必先虛其心而只就詩之本文玩味方見得有可成德業許多好意思恐先礙著有小序刺不悅德之意滯於胷中則此詩之好意思恐全不見得矣或謂此詩只於末章見其賢上二章則不過人家常事此亦不會讀詩者之言也閨門萬化之原夫婦之倫篤而後友誼亦以克敦其精神已具於雞鳴一呼而最佳在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四語家庭間一團和氣賓客來豈有不恭敬若不其然怕不嫌賓罵客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此詩既同奔而深幸之辭也舜華美其色也翺翔自得而容與之態也佩玉瓊琚飾之盛也美以色言即舜華之容都以度言即翺翔之態也同車冷觀越顯嬌嬈得意忘形無復旁觀之忌矣同行下車而行至其家也行故玉鏘然有聲故因其聲而美以德音不忘嘗見淫人每稱其所私爲賢淑蓋妖孽情態勾引得人則彼所稱賢淑矣序曰刺忽不昏齊女也齊女賢而不娶卒無大

國之助至於見逐國人恨而追刺之夫忽之不立不徒以無助故也忽之辭昏其義甚正朱子言之矣卽就本詩玩之昏已辭矣何云同車翼爲繫援曷稱其色而二章所云又絶無追咎其不昏之意然則亦何所據而云刺忽乎爲之說者曰同車同行假言親迎也孔氏范氏之說夫親迎之禮旣御輪三周則乘已車而歸曷嘗同車以行乎文姜不德何所云賢爲之說者曰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又以他女妻忽再請之此言齊女賢謂復請妻者今按齊僖之女宣姜其孟也文姜已其仲矣若更有他女則叔季矣安得復有孟姜乎夫桑中言美孟姜

陳風言美淑姬姬豈必魯女姜亦豈必齊女也此亦辨孔疏說或又爲之說曰詩言忽所取他國之女與同車者取其色耳如舜華朝生暮落不足恃也佩玉可觀無益於事也孰若彼齊國之長女忽若娶之則有大國之援何至於見逐乎此嚴華谷之說此說之附會於小序更工於孔疏矣然試玩詩辭其言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者明是羨美之辭非有不足恃無益之意也其言洵美且都者明卽舜華之顏翱翔之態安見前後之指兩人也且言其洵美且都言其德音不忘則終之羨愛此孟姜耳安見其有可爲繫援而不至於見逐之說乎欲阿序說總無一通又何如撇去序說細玩詩辭之爲得也朱傳曰此疑亦淫奔之詩疑之云者不敢質言朱子之謙耳其爲淫詩固顯然也○舜華其木名椵一名木槿花有紅白二色有單瓣千瓣二種一名日及其千瓣者又名扶桑顏色鮮好其花皆朝開暮萎其味甘滑可煮爲茹其木似李其葉有歧亦滑而可茹人多植之以爲籬落○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非眞惡其狂狡也私情得意戲謔忘形語耳狂狡是淫人本色也白雲許氏云此詩恐是淫女見絶於男子而復私於人乃思絶者之美好而厭今所私者之狂狡也此說似是然恐太著迹矣詩之輕褻甚矣序曰刺忽不與賢人圖事也毛以狡童爲斥昭公朱子辨之矣鄭云以喻昭公所用之非人說者多宗之夫子都本鄭之美男子公孫閼也詩明以美男子爲言則非淫而何子都莊公之嬖臣故殺穎考叔而不誅今乃以子都喻賢人不亦幾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乎且辭意之輕褻尤必非所以刺君也又或曰國人思忽而惡突也愚亦未見鄭人之知惡突者○龍爾雅云紅蘢古其大者蘞本草名鴻薷腫節大葉秋乃作花成穗花中含黑子光黑而匾卽水紅花也今人亦謂之馬蓼

○薆兮薆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薆兮薆兮風其飄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此欲奔之辭叔伯非必二人但目其人而隱之云爾和隨之也要成其好也意與求我庶士迨其吉兮之云相似是亦男女之情也然曰和之要之則動不以禮矣故曰淫也序曰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意謂君不能令臣而臣擅命耳然既不倡何所云和語已不通矣呂東萊謂國勢如槁葉衝風難將及矣羣臣盡各自謀嚴華谷謂此小臣之辭欲大臣亟圖之不患無和之者也此其解似有可通然此詩本是興體呼應甚明若呂

嚴之說則首二句乃比體下二句又非應上之語而昭公之羣臣亦未見有欲效忠於昭公者也昭之失國實以其不足繫屬人心如使人心有思戴昭公者則何至鄭終屬厲乎又詩序云國人思逐突而納忽也夫突實始終有鄭四子不能爭焉突實能君安見鄭人之不義突也大要鄭之切切瑣言未有不出於淫情者所謂狹則思欲以意志音調閒求之大可見耳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因已絕而戲之亦即戲語以絕之也輕薄殊甚覺爲郎

憔悴卻羞郎者猶有人道蓋以淫始者多以棄終始或猶羞之悔之後而比比皆然則且不復知恥人君不德國家無政其流必至斯極存之於經所以示後世爲民上者之知警也序皆以爲刺忽忽誠不能君非大無道安得而羣刺之若是且調笑揄揶之調甯所以加於君者强爲之說者則謂狡童非斥忽乃指忽所用之人嚴氏之說揶思即爲君所信用之人亦豈當以狡童斥之不非其大夫之義安在乎不與言不與食皆民閒褻狎語又何庸曲爲之說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此即人盡夫之說也序以爲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狂童不知誰指孔謂斥突也突誠恣行然鄭嘗君之矣而安得以狂童斥之若以爲指祭仲羣則祭仲之柄鄭甚久當昭厲再爭時仲已老矣而安得謂之童且曰子曰我曰豈無他人則辭甚倨侮豈所以望救於大國者曰惠思我曰不我思則辭甚狎暱豈所以望人之我正者不曰撫我恤我而曰思我其爲情欲之私明矣此與上篇似出一手詳見末卷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子之昌兮俟我乎
[illegal]不將兮○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
與行○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有丰昌之男子而不送不將者想亦一時攀架耳不意
其竟就不來也悔非悔其負約自舍不得他丰昌爾叔
伯未定誰何之辭也亦人盡夫也之意情欲之急亦自
解之辭也鍾伯敬曰叔伯即前人望其復來尋舊約也然以上二篇之俗推之自不拘拘望前人矣
序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男行而女不隨也夫昏禮附
遠厚別故親迎壻俟於館則女醮於室壻升於堂則女
出而從之往矣若不隨以往則何自見其丰昌且出門

而先男帥女女從男亦非所云送也昏姻道缺則竟缺
矣安得有成禮至親迎而女忽不行者序及箋疏之不
通類如此矣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東門之栗有
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此男子已無意於婦人而婦人不能忘情於男子怨薄
倖之辭也不我即則其人甚遠矣此爲淫詩雖序說亦
不能爲諱然此淫女自述幽情耳而序曰刺亂亦已失
之矣乃序曰奔則說者皆以爲奔設序不曰奔而別有
他說說者又不知作何附會也或又曰室邇人遠說得
其人甚高不當坐以淫奔愚謂既是高人則不當怨其
不我即矣淫詞有云隔花陰人遠天近亦室邇人遠之謂○茹藘蒨草葉如
杏葉四葉對節而生莖方而弱中空有觔西人作團種
之可染可藥貨殖傳曰卮茜千石是也一名茅蒐俗名
過山龍又名地蘇木○茹藘及栗皆指其人之所居有
此以起室邇意耳孔氏乃以栗有美味喻己有美色抑
何鑿也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
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
君子云胡不喜

此久待不來故既見而深幸也既見而夷而瘳則未見
之以思而病可知矣風雨雞鳴所期自未可必而此時
此境最擔寂寞乃佳期不以風雨晦暝而阻此眞有情
郎也心夷病瘳其固然也序以爲思君子也亂世則思
君子不改其度焉毛氏曰興也風且雨雞猶守時而鳴
愚按如毛說則下文君子即指雞而言乃是比體非興
也若以爲興則下二句乃直承而非相應安得謂之興
故予謂其於比興且未識也見風雨字遂以爲亂世見
雞鳴字遂以爲不改其度然則采唐采麥何不可託言
求美德孟姜孟弋何不可託言思賢人鑿固無不可鑿

耳詩固一意直下而情辭輕脫妄得有許多託辭也或謂淫詩未有稱所私爲君子者夫謂所私爲君子亦猶稱淫女爲靜女淑姬耳私其所好美名何靳焉以風雨晦暝而期約不爽此尾生也喜而君子之固其宜矣喜之故曰君子豈之則曰狡童矣若君子而出於亂世則君子正可憂耳病豈易瘳乎詳見末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此亦怨薄倖也悠悠心思我不能忘情於子也不嗣音不來子竟忘情於我邪望其嗣音猶緩望其來則情益切矣挑達是淫人本色此蓋因其不來而詈之也在城闕識其所居也顧麐士曰一日不見且如三月況不止一日則思何能已也夫曰子曰我是爾我二人之辭非有衆學子之辭也曰縱我不往是女子不自就男子之辭非儆集朋友來學之辭也曰不嗣音曰不來是望其就我之辭非望人求學之辭也曰一日不見如三月是情欲急迫之辭非期望學道之辭也此等原不必細解只因人不肯細玩而泥於序說故爲詳說之情辭之儇薄如是而猶曰是刺學校廢序說而猶曰學子之留者責去者鄭箋之說此大失詩人之情矣

朱子白鹿洞賦有廣青衿之疑問一語此偶爾隸事何必爲解經正說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迂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此因淫者有所疑而自白以堅其情也序曰惓無臣也夫昭公誠無臣然爭國者正此衆兄弟耳何云終鮮兄弟也卽曰此同姓之臣鄭說而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以君臣而兄弟之而曰子曰女可乎哉又曰維予二人昭公固眞只一君一臣也且語意明是憂閒自白之辭終鮮兄弟者或言其多兄弟故也此卽迂女之言也此卽所謂無信人之言也語氣本自相照應其曰迂女者指一時所妄言曰不信者謂其人平日之無實以見其不足信也若以爲閔昭之無忠臣則不當惟自憂讒閒矣彼甯俞子家夫豈作是言也哉其以揚水起興則以水所不流興己之無外交其言兄弟者非正爲夫婦則託以兄弟言耳唐風以杕杜興無兄弟又以有杕之杜況己勢之寡弱小雅則以杕杜感時物之變詩人託物原非一例又何必以王風唐風言揚之水例此篇而謂言忽之不能制權臣哉此駁嚴氏之說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蘆聊可與娛

情流而不返越思爲之惡也思存於所當存而非禮之思不足以動其思矣室家可樂樂亦不在室家矣曰聊可與娛則又可見其閨門之和心有所主身有所閑自得乎正室之道也如雲如荼皆言其多而雲成五色言鮮飾也荼華潔白言皎好也有厭賤之之意且與縞衣綦巾相對照非羨之也序曰憫亂也爲之說者如荼如雲言棄女也如荼喪服者衆也時事如彼付之無可如

何故曰聊樂我員箋疏之說此不惟辭意不協且於鄭事亦不然鄭雖五子爭國何嘗罹大兵革邪○荼依毛孔說卽白菅之花也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野草蔓而得露多遇美人而我願適私情得意語也適願以己之情言偕臧推而合彼之情言也有美者意外之人邂逅者不期之遇曰我曰與子則等夷之辭故曰此淫詩也序曰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蓋此序非一人之言故二三其說矣爲思遇時之說者則云困於亂政而思得君子以被其膏澤則是以美人目君子也此蘇潁濱之說夫以美人目君子可也然婉如清揚之謂何曾目君子而稱其色歟黃才伯曰以眉目之間言者猶楚辭目成之意此說最爲得之爲男女失時之說者則云澤不下流男女不得早昏故思相逢遇此孔疏之說夫相逢遇邂逅之謂也然此述已遇之辭非思相遇之辭也左傳鄭享趙孟子太叔賦此趙孟以爲愛其惠又鄭箋韓起子羙賦此韓子以爲有望此則皆斷章寓言而彼此會意是猶衣錦尚絅可云惡著潛雖伏矣可言內

省姤女壯勿用取女而孔子則言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遇中正天下大行歸妹征凶无攸利而孔子則言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各得己意不規規於本經讀易且然而況詩乎若以解經則經文自有本意不必以引經者之意爲經意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芍藥

此鄭人誇勝會也上巳修禊本順時自潔之意而暮春景物鮮妍故伏遊者託羣趨焉然男子之爲非婦女所宜與也先王禮廢蕩無男女之閑於是妖娃豔婦亦託修禊之名而雜於男子之羣以至眼去眉來偷情賣俏則風俗於焉大敗矣此詩首敘景物方渙渙春流初漲也溱洧其清春潦畢也方秉蕑所有事也殷其盈人畢集也於是士女復相邀以往而彼此相謔投贈芳華敘而賦之者方自謂人閒樂事焉凡後世之賽會張燈踏青拜墓念佛燒香游春演劇多是情欲之流婦女雜遝人羣最易動人淫思由此而醜摘閨門亂生帷薄盛王有

作皆必所嚴閑而禁絶之者也及乃相謔相贈於稠人廣衆之閒漫無羞澀則蓋舉國皆然不復知人閒有可恥事人道絶矣錄溱洧於鄭風之末見俗之淫之所由由無別也序以爲刺亂而朱子曰此淫奔者自敘之辭作此詩者其果即此相邀之士女乎曰未可知也然而敘淫事者必淫人也不然何津津乎言之豔也○三月上巳本戊己之己每月三旬此上旬之己日故曰上巳猶上丁仲丁之類是也後人譌爲辰巳之巳（戊己之己中畫長而上缺辰巳之巳則上滿俗以無鉤踢者爲辰巳之巳其譌大矣）自唐以後又專以三月三日爲上巳是皆誤也○蕑蘭也其類又有澤蘭馬蘭莖葉皆香蕑即今之都梁香莖葉似澤蘭而莖圓色青惟節閒色赤秋杪作花曰孩兒菊花色紫今人誤以幽蘭花當之（黃山谷云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曰蘭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曰蕙此言蘭蕙皆誤朱子於離騷集註中特詳辨之）澤蘭莖方而色紫馬蘭莖葉皆小秋花如菊而色青紫其春苗可茹芍藥一名將離其花有紅紫白數色皆甚香豔但上巳芍藥未開本草注云芍藥有二種有草芍藥有木芍藥按木芍藥即牡丹也三月上旬有開者此殆木芍藥歟

季札觀樂聞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爲先亡乎杜氏謂鄭政煩碎民不堪命愚意不然蓋鄭詩

絶無政煩之意其細已甚者正謂其音之細耳凡言爲心聲歌以永言人喜則其聲揚以安怒則聲厲以舉正言則聲肅而節直淫慾宴昵之言則聲細而婉節緩以柔此自然之應也其細已甚即樂記之所謂淫僻邪散逖成滌濫也民不堪者言俗之不美已甚即謂其淫也自古未有民俗之淫而國可長保者樂記謂誣上行私而不可止爲亡國之音則以鄭爲先亡之國宜矣但季札觀樂時詩未經刪則不知其所歌何篇但其大概然耳假令爲歌緇衣固必無細甚之誚也若離聲與詩而二之則全不知音樂者也

齊一之八

齊詩十一篇大抵傲僻之志多而忠厚之良泯蓋其急功利喜夸詐有非一朝一夕之故者若還之自譽盧令之譽人其鬬雞走狗之雄蓋不待田齊之日矣然雞鳴有警惕之配甫田聞納誨之言使君人者務實德以勤好修重禮教而崇信義安在習俗終不可移乃不夙則莫復興刺於東方瓊瑩素絲共恬然於俟著自是而佚志生於浮薄淫行始於泱坊俗益淪胥君遂爲南山之狐民盡效東方之日矣夫齊居海岱之間俗非鄭衛比也然其傲僻喬夸則其弊有必至於無與守國者若南山敝笱載驅猗嗟諸作非不正言以刺若留人羞惡之心然舌薄口輕視溫良敦厚之風爲大遠矣外喬夸者其中必餒中無實者其情易離好利則人盡忘親騖功則民多犯上卒至爲甫田詩人所笑田氏一育於姜而齊終不復姜姓矣人獨觀其外則泱泱大風也而安知其中不有暴崩之勢哉後世有裘馬得意偃利自雄而置禮教於不聞者則其弊之流又將何以異是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小雅夜如何其人君之自惕也此詩則賢妃自惕以惕君也待惕於妃君其未免卽安乎然有此敬畏之賢妃亦足爲人君內助矣此二章首兩句皆述賢妃之辭下二句則詩人補明以顯賢妃警惕之志末章則通述妃言不必强作一例蓋只云雞既鳴矣朝既盈矣未嘗不是警惕語然眞待雞鳴而以告則不見其爲警惕之至故必補敘其實曰非雞之鳴也蒼蠅之聲也（蒼蠅飛鳴不早於雞其或偶觸而鳴則可耳然此原不必認眞也）此二句算不得美賢妃亦未嘗表明賢妃心事而聞似爲眞其心之敬畏自可想矣（劉玉謂下二句仍是妃自爲辨詰云若非雞鳴豈蒼蠅之聲乎此說似巧然語終味淺）末章則通述妃言而會且歸矣二句警惕之心已顯故不必言外另補也但所稱賢妃未知誰氏序有哀公荒淫之語故曹氏嚴氏戴氏以爲蒼蠅之聲月出之光云者乃哀公託言以自安寢然序以此爲哀公時詩已無可據而以蒼蠅之聲爲哀公託言又并與序文所云思賢妃者亦不相協列女傳以爲此桓公之衛長姬按長姬嫁妾挾寵尤恐非其人也故朱子只言古之賢妃齊自僖襄至桓皆安內色桓後而政益衰詩人殆有感而述古以諷序說此爲得之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此作發急口吻而意益婉切君或甘同夢耳而曰甘與子同夢臣或憎君以及妃乎而曰無庶子子憎眞負罪得妙也君未視朝臣安敢歸而曰會且歸矣此發急之妙也不曰君而曰子不曰妾而曰子是枕邊微語無庶子子憎句法亦古拗可喜

○子之還兮遭我乎猃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子之茂兮遭我乎猃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猃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俠情空世豪氣凌雲眼掙眉張精神飛越若非朱子以

俗之不美抹之今人且拜奉爲射獵先師矣大凡俗尙奢華其人必日流於僞俗工靡麗其人必日卽於淫俗趨吝嗇其政必漸底於苛俗隆氣矜其衆必日習於爭俗好鬼神其人必日卽於媚俗崇武力輕儇而其人乃日歸於亂矣齊自僖公以後代不絕爭篡弒相續民風日僻國俗愈喬雖桓公克霸諸侯然元氣益以內虛外彊中乾精神已枯落矣齊人漫不知戒相煽成風方且以調鷹縱犬爲豪舉以便捷輕利爲才能以從禽獲獸爲快心以交相稱譽結契同行爲自鳴得意是蓋直以是恣睢山東雄視泗上而不知爲縱欲荒淫猖狂浮薄固不足以當旁觀之一笑而顧相習以相忘也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貴雍容何須便捷禮敦厚重何事儇輕禮昭明德豈貴從禽禮自卑而尊人何可交相稱譽故先王未嘗廢蒐苗獮狩而必以禮教行乎其中亦未嘗不射御戈矛而道德經乎其內在朝廷有久安長治之策在草野成興仁興讓之風人第見雄風客氣足以儌功利於一時則且鄙文教迂疏以爲無濟於用而不知訏謨遠略端在文教之敷彼客氣盛於一時久且必趨暴亂爲人上者可不愼歟齊風之儌僻不知始自何時序說謂哀公荒淫好獵而國人化之是固未可考也此

詩首句譽人中二句叙事末句述人譽己然述人之譽己以爲美談其自喜已鬚眉欲動矣曰茂曰好曰昌曰臧無大分別俱言其狀貌魁梧才技出衆而已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尙之以瓊華乎而○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尙之以瓊瑩乎而○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尙之以瓊英乎而

夫婦人倫之始而大昏夫婦之原故先王制以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之禮而後夫婦成焉所以敬愼重正昏禮也親迎之禮父醮子而命之重宗事也壻至婦家奠鴈再拜成父命也晏而親迎如臨鬼神敬之至

也承宗廟之統而奉神靈之主敢不敬乎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倡隨之義昭矣堵授綏御輪三周親賢之道也先歸俟於門外婦至則揖以入相敬如賓之道顯矣是故有君臣之嚴有父子之親有兄弟之好有朋友賓客之敬而後有夫婦之交焉是以纚笄而朝沃盥饋食報反而行有期必信以成居室之道是故禮重大昏而昏禮尤重親迎厚人倫之始敦萬化之原也娶不親迎是輕宗廟之主也是褻神靈之統也是委先人之命也是蔑先王之禮也是乖夫婦之和也夫婦之倫苦而男女之欲流不職是故歟齊俗傲僻自雄喜夸詐

而急功利故急切簡略苟且以圖近功而無誠敬之實弁髦先王之禮大昏之禮所由以漸廢矣齊不親迎至著而始見其俟己因舉其紞瑱之飾以目其人惟冕服有紞瑱是諸侯之貴而非士庶之家也女故疑之而作此詩亦微辭也或謂此女誇其服飾之盛亦不知其不親迎之非而相忘之非也如其相忘則不作此詩矣諸侯不娶於國中此女原非齊女也

著門屏之閒即宁也俟著門外揖婦入也俟庭既入門當碑揖行碑在庭中以繫牲者俟堂堵先登俟婦登成禮也素青黃雜三采為紞以懸瑱加瑱於紞冕服之飾也列此詩於還及東方之日之閒以明乎輕儇者滅禮之端也棄禮者淫奔之漸也先王之禮

可不慎乎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此因所見以起興蓋此女日就而夜歸者也亦私情得意語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人君日出而視朝嚮晦而宴息所以敬天勤民順時宣化也興居無節號令不時則敬畏之念忘怠惰之私勝臣下罔攸稟令而國事眩矣東方未明顛倒衣裳以其

君號令不時故預為之待也乃方其顛之倒之而又已有自公召之者其失時不益甚乎凡人興居合節乃能有恒此日過於早他日必過於晏然過早非人情畢竟過晏日多而此之過早無定期也使惟過於早則有定矣不至顛倒衣裳矣詩人只以過早言意猶婉厚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

瞿瞿不敢越也柳樊非難越狂夫非能敬而且瞿瞿然不夙則莫不敬然也然第曰不能晨夜則若失之於不知者亦温厚之辭也左傳云襄公之立無常意此詩無常之謂歟序謂挈壺氏不能舉其職則挈壺氏罪矣然

此詩語氣自分明又何必拖入挈壺氏○此詩意婉而辭句欠温柔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先王制禮附遠厚別所以別人類於禽獸也四世而緦服窮而昏姻百世不通彼非類相從人尚羞之況同母兄弟乎比之於狐宜也曰齊子見本齊出則決無可懷之理也既曰歸止曷又懷止甯曰未歸則可懷哉謂齊侯之子魯侯之妻非禽獸也首章南山雄狐言其驕淫

敢於懷也次章葛屨冠緌言其亂耦果於從也此二章皆刺齊襄也或謂次章從字刺文姜不必然也相亂即相從之謂文姜不待言耳懷始求之也從既得之也○先儒皆以文姜爲襄公女弟據萬授一考之則襄公姊云○屨周禮注云有繶屨黃屨白屨黑屨散屨五等各相爲兩夏葛冬皮

蘇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鞫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既告而娶則將以上承宗廟有媒而得則有以下示臣民顧不能制而使之得窮其欲何哉夫人雖至愚當亦不至於不能制其婦況干乘之君乎然而魯桓竟不克制也天下惟無瑕者可以摘人魯桓弒君賊也婦不當淫君獨可弒乎姊不可通兄獨可殺乎以詰魯桓何辭以對況魯桓得免諸侯之討桓有危心以故成宋之亂易鄭之祊昏齊之女皆繫援以自固而尤可恃者齊也桓方有賴於齊子則奈何能制齊子是故濼之會而挈夫人以往此亦事之罕見者蓋夫人欲之也申繻瀆家之諫桓公不從桓將以媚夫人而重齊好也然則文姜之淫非桓實縱之以使之得窮其欲哉先王制禮父母既沒女子不得歸甯故泉水竹竿雖思之而終止今文

姜非有父母而歸齊其縱欲踰閑可知欲之窮也鳥獸行而不忌矣乃彭生拉桓無知弒襄則瀆倫之爲禍烈矣苟從申繻之諫嚴先王之禮桓安得而薨於齊而桓弒君賊也其不終宜矣於齊子何尤此二章皆刺魯桓或云刺桓亦以刺襄此亦終曲說也○齊民要術種麻耕不厭熟縱橫七遍以上則麻生無葉橫從其畝固蔪麻之法也○桓娶文姜時父母已沒孔氏曰楚公子圍娶於鄭其辭云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是娶妻自有告廟之禮也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此詩之意爲齊作也齊俗急功利喜夸詐自僖公小霸已然喜夸詐則務大而無實事急功利則苟且而無實功詩人蓋有見焉而喻言以曉之謂其徒勞無功而且未免於害也霸政之習憑時藉勢假名措大其意本欲欺人而自收其利耳而實之不存功名焉附是故桓勤遠略南盟强楚北伐山戎西會葵邱田田可謂甫矣乃本之不足無以治心以內嬖則如夫人者六人以外嬖則雍巫豎刁開方卒至身不淑終繼嗣互爭齊遂以弱非維莠驕驕乎志在服楚遠會江黃受胙葵邱遂思封禪是其思遠人也乃勢之不足無以遂終故楚人滅黃

齊不能救晉侯如會阻於半途未幾亂生家庭諸侯且環而內伐非勞心忉忉乎更以還盧推之齊之民俗無不皆然究之齊人之所務圖爲遠大者非遠大也及乃民義所當急務則其人反以爲近小而忽之矣（此詩非必爲譏霸功而作然大概則如此）噫妄作妄想者何止齊人此詩微獨戒齊人也○此詩通首寓言詩中另是一格惟小雅鶴鳴篇亦然毛氏以爲興者以思遠人爲求諸侯如序文刺襄公之說也謂刺襄公既無可據而詩義所包甚廣思遠人託言思遠之類耳何止求諸侯也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遠大之不當馳騖也豈近小可安乎抑知天下無所謂近小忽之焉則以爲近小耳天下無近小之終於近小妄作妄想於遠大焉而局量之所成規模之所就乃終域於近小矣然世有自安近小者則其所安要又非近小也以安之則近小而已至於圖遠大者則更非眞遠大也姑如其意而目之則曰爾之所務所圖者在遠大而已若君子則所務治者此心小矣所務修者此身近矣然推之而化成天下久安長治可矣何遠大如之乎濫觴之水積漸乃成江河時雨集不過溝壑盈耳而涸可立待也跬步之常安行可至千里奮一躍不過尋丈

閒耳而傷跌可虞也故曰妄作妄想夫遠大焉而局量之所成規模之所就乃終域於近小也齊俗之好大喜功豈眞知遠大之謨哉直是所見者小而鹵莽滅裂耳而詩人則曰是不可躐等也齊人亦何嘗是躐等詩言之厚也○遠大不是兩樣故突而弁句可包遠大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鬈○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盧其人之盧也其人嗾盧之人也美言其才也仁倜儻慷慨之意鬈偲美其貌也序以爲刺襄公之好田獵故陳古以風焉故孔疏以詩皆言與百姓共樂之事此因

詩中一仁字耳詩稱叔段洵美且仁叔段亦仁人哉百姓樂之而稱其仁誠可風也然而稱其鬈其偲甯不鄙褻已哉○黑犬曰盧

○傲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傲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傲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桓公薨於齊夫人之故魯人讓之夫人孫於齊夫人之不得入桓廟也審矣魯莊此時從而絕之不爲過也乃夫人旋歸而儼然又君母矣人君神人之主婦人無外事雖君母何爲制之使不得行固不待賢能而後足也

莊公無以制之莊公畏齊耳畏齊者忘父也莊公溺色孟任莊亦淫者也何以禁母以淫而忘父之人安望其有哀敬之感而威令之行哉抑莊公不惟不能制母且制於母者也文姜如齊不已繼且如莒莊公皆若罔聞乃屈於母命久虛內政以待娶哀姜復至閨門之醜以釀子般之禍魯國幾亡莊不能制母而母反足以制莊甚矣笱之傲也齊人刺之宜矣曰魴鰥言情欲之流而又倚母家之勢也曰唯唯肆意無嫌不復知有笱也曰其從如雲言民非笱有也惟笱有民有衆則安得而從齊子齊子安得所從之衆以肆其唯唯哉然刺誠當矣顧吾爲齊人思之其母爲誰非齊子乎淫之者誰非齊狐乎是魯之醜一而齊之醜二也文姜則魯婦矣襄之兄弟三人文姜歸魯宣姜歸衛彼使昭伯烝於宣姜者又獨何爲是魯之醜一而齊之醜二也齊人滿口以刺魯莊盍亦還而自諱乎凡爲文姜之詩四篇其刺齊襄者止南山之半而刺魯者至再至三辭氣倨放尤甚甚矣齊音之傲僻也此詩序說以爲刺桓箋疏皆因之朱子曰桓當作莊蓋文姜在桓時惟會濼一行而實與桓偕及與襄通桓謫之而彭生之禍遂作矣其會禚享祝丘如齊師會防會穀皆莊公年事也○鰥鰥也其目炯

然大而多力健啖小魚常獨行鰥與鰱相似而非鰱也陸璣曰似魴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俚語曰網魚得鰥不如啖茹是也一名鰩常容反性旅行故曰鰥今謂之大頭鰱又謂之鰩鰱鰱則頭小於鰩而腹下有白脥今謂之白腳鰱也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四驪濟濟垂轡瀰瀰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前二章言其車馬之美後二章言其從行之衆曰魯是羞魯也魯道有蕩言衆人屬目也發夕急所欲也豈弟

遂所欲也曰齊子替其夫人之號亦羞齊也翱翔遊敖衆屬目而不顧無恥之甚也孔以載驅二句屬襄公則文意不貫矣通章皆刺文姜也○簟茀車上之前後蔽爾雅云竹前謂之籠後謂之蔽朱鞹車輿之前後輓於軾及後戶皆以革前謂之鞹後謂之輓也爾雅云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御亂兮

此詩與衞之君子偕老辭意略同君子偕老以子之不

淑一句熟著宣姜而篇中許多也字兮字稱其衣飾容色之美俱是不淑反襯此詩以展我甥兮一語冷著魯莊而篇中猗嗟字則字兮字贊其威儀技藝之美盡成言外機鋒顧子之不淑一語辭婉而理直在宣姜之淫正當得起且只云不淑其辭已厚矣展我甥一語辭謔而意驕魯莊雖失未至比於宣姜而齊人冷口傷觸如此何言之薄也且篇中雖若於贊揚中微顯其失然曰孌曰婉豈所以稱譽人君在齊人亦謂可惜一標致能幹好孩子耳何嘗以干乘之主視莊公哉辭氣之尖利輕薄如此而嚴華谷猶稱其言不迫切吾恐此輕薄詩人又將冷笑地下矣顧詩人輕薄如此而魯莊聞之獨不羞且怒乎曰莊公無恥人也毋爲齊所淫父爲齊所殺與國爲齊所滅而莊且與齊圍郕而莊且如齊觀社而莊且娶齊之女使莊而有恥而安得不能制其母哉然後知人君欲有所爲其本在不失其心而其功在於禮樂威儀技藝之美雖有足觀皆無濟於用也然則存是詩者一以見齊風之傲僻大違乎敦厚之遺一以見是非在人心國惡不能終諱麗南曰今人有欲掩祖宗之惡而强辭爲飾者此重祖宗文過之惡耳國史聽之公論子孫不敢言可耳孔子魯人也而於詩於春秋皆不能爲文姜諱大道之公也一以人君爲社稷神人之主承祖宗之重必當正心

修身以齊其家而後足以君一國而無忝祖宗不則閨門之內且令不可行而貽羞於天下所以爲萬世戒也

齊詩惟雞鳴甫田二篇可歌可誦餘皆儇薄輕浮不得以溫柔敦厚例全詩也然而淫詩差少顧樂記則以淫於色而薄於德概之以與鄭衞並數何哉傲僻而志喬則未有不淫者但夸張氣勝則視淫又爲故常不規規爲兒女情懷耳且東方之日唐秦所無也其薄於德則皆不待言也

魏一之九

至矣其中庸之道乎惟皇降衷若有恆性而風土所

固則不能無偏綏猷維后以禮制中斯有以化其風氣之偏而復其降衷之本苟其不然鮮無失者弊之所流皆至於滅亡而不可救觀齊魏之風可識焉齊風傲僻虛夸魏風儉嗇褊急此其嚮背逕庭反矣儉爲美德似無可譏然一失其中則過猶不及故虛夸之俗流而氣矜氣矜之隆流而潰決決坊棄禮而中無實則山有朽壤將暴崩焉齊之所以歸田也儉嗇之俗流而自私自私之甚流而瑣屑煩苛盡利而政貪殘則國無紀綱將瓦解焉魏之所以入晉也故魏風七篇耳惟其女手縫裳公行采莫遂至桃園憂於

行國十畝羨乎桑閒陟岵與行役之悲碩鼠動樂郊之慕彼伐檀君子節惟矢於食力是亦硜硜之守終未拔乎陋隘之風者也不能以禮化俗國家亦何賴焉君既盡利以殘民民亦自私而逃上而國隨以亡矣儉嗇之流不與傲僻同其敗歟夫與奢甯儉而魏之亡則愈速於齊何也曰勢不同也齊本方伯之國魏則蕞爾微區勢不可同年語矣不然齊之亡能遲之二百年之後哉且所謂與奢甯儉者不得已而救時之傲也由末而反本也難由本而制中也易誠儉而制之以中焉則無復儉矣豈謂儉以自私而流於貪殘之爲甚者哉季札以魏風爲泯泯吾未知所歌者何詩也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禮於婦之始至也舅姑禮之昏之明日婦見於舅姑舅姑禮之饗之又明日婦盥饋於舅姑饗婦客之而未敢遽婦也申以著代而有婦道矣然未見於廟未助於行則猶未成婦也未成婦謂之女未執婦功不急於利也三月廟見而後成婦踰一時也無舅姑則三月而見於禰有舅姑則質明而見於舅姑然亦三月而後廟見未奉神明之統則不敢私婦之也閱時而成婦禮之漸也成婦而後責功用之不迫

也親之無漸用之已迫則閭巷之禮而非先王之道矣女手而縫裳爲已褊矣又使要襋而遂服之則褊急之甚也未成婦而執功如是既成婦而責功將何如故觀其褊急之態而不禁微哂念其後責功之難而又不勝心駭也仲春之月蓋猶有霜故以葛屨履霜起興可以者本不可者也通詩只刺其褊急而所以褊急之故則由於儉嗇儉嗇則計利計利故急功儉嗇不止此一事而此一端其大較矣輔氏以葛屨履霜爲儉嗇以女手縫裳爲褊急此不必然且失興體矣

此詩蓋縫裳之女所作故特舉縫裳爲言而形容其迫不及待之態下章維是褊心是字明卽指縫裳要襋

而言良由此女第見其一耳謂非必此女所作者泥小序之意也（黃陽說）若沮洳則大概言之矣齊不親迎魏女縫裳俱是急於功利而廢先王之禮然齊不親迎其事倨傲其務矜夸故蔑先王之禮而越之魏女縫裳其情鄙吝其局狹小故不及時而使之不親迎之失大女縫裳之失小而究其流弊則先王之禮尺寸皆不可踰務夸大而蔑禮將使人縱欲之流務近小而廢禮亦與人以難堪之事也惟禮制中則百世無弊可矣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上章敘事中已見刺意此承上好人二字言之見其似

本無可刺乃舉其所可刺者而明言之見好人正不當若是褊心也（朱鬱儀曰女執婦功在貧賤可耳貴者之家則固陋矣）維是二字緊指上章之事而言氣脈甚貫推開說者非也○此詩亦少含蓄不如齊風之著意在言外然著之句調輕漂又不如此詩之簡質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先王制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無本不立無文不行也奢則難乎其爲上儉則難乎其爲下魏以廟堂如玉之君子而或存野人鄙陋之心失貴人之度則無以長民矣謂固陋不足觀此其失猶小焉者也禮一可忘計較將何所不至彼數米量柴於家計而能不貪殘劫奪於民庶者吾未之見矣甯曰儉非惡德歟是故沮洳之刺與而園桃之憂繼起碩鼠之怨有自來矣然非惡儉也惡儉而嗇也此詩刺儉儉不中禮則嗇儉嗇則必褊急矣刺意只在末句沮洳有莫可采大夫有美可稱此興意也（徐聖期說得之）若謂大夫而涉汾采莫以爲儉不中禮則未必有是事情矣箋疏之說然沮洳下地而莫可采亦節取之意稱其美正譏其不似貴人也公路公行舉其官言見貴人皆如是非止刺三官也刺意含蓄較前篇覺温厚然句調亦促○莫酸母也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葉略似柳味酸滑可茹一名酸迷河汾之閒謂之莫（孔氏說同母迷莫皆一名而音轉也）藚水舄車前陸舄此水舄也寸寸有節拔之復生其苗可茹可菹其根可爲藥即今澤瀉也莫藚皆晉產今建甯亦出之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

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國非小之憂而無政之憂非有可憂之憂可憂而舉國不以爲憂之憂知以爲可憂而憂之則政舉而國可安矣政有大體大體者生財有道取財有節理財有法用財有常出入有經資予有制接人有禮逮下有恩賞罰有章號令有信役使有時百官有守人君有道也反是者謂之無政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此四惡者儉嗇而褊急之所爲也儉嗇而大體失褊急而惡政

行民心以離而國非其國矣國危若是而舉朝習以爲常錢穀簿書徒存故事營私蠹國利算錙銖忘厝火之憂耽處堂之樂及今猶可憂也可憂而不憂後欲憂之憂何及歟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亦將以聞之人而使之共知所憂也人聞之而謂其驕且曰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則是安危利菑而慮遠思深者反爲妖妄也危亡之禍日在目前尚不欲人之得盡一言何不思之甚乎聊以行國無聊之至也罔極謂責人無已也如是而尚冀其一思邪此小雅之遺於魏風見之然格調則風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子之行役也苟非無情未有不念其親者顧子之念親也猶淺而親之念子也倍深能以親之念己爲己之念親而念親愈切矣亦未有不保其身者願己之保身或不能無弛而親之願己之慎也則念念不忘能以親之祝己爲己之保身而保身益至矣然非天性之眞與親爲體者殆不能若是也陟岵陟屺以望其親而父母盼望之情忽宛然其在目父母祝己之辭忽泠然其入耳

父母念己之意忽惕然其在心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尚愼旃哉猶來無止此眞能以親心爲心而守身又何所不至也魏國之詩於園桃見有忠臣於陟岵見有孝子此皆列國中所罕睹者殆古聖之遺風乎顧爲上者而使忠臣孝子嘲邮至此則殆乎其不國矣次章曰予季而末章望兄則此行役者蓋實季也天下惟不孝於父母而後不念其兄未有孝於父母而猶不友其兄者不必曰養父母者賴有吾兄而因以念及其兄也

○此番役事蓋從軍也曾子曰戰陣無勇非孝也然處無道之世征役不息民何以堪則此又當別論矣○爾

稚云山多草木岵無草木岵此言山無草木曰岵山有草木曰岵因毛傳也然此名物之細不必深考耳陟岵豈眞能望見其親以繫念不忘故耳輔氏曰狄仁傑登太行山望白雲而思其親之在下者是也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士君子而止爲身謀則農夫沒世可矣胡爲而有事於廊廟哉既致身廊廟則是以國家之憂爲憂而不以一身之樂爲樂者也乃時事終不可挽而徒以一身爲焦勞況悴之身則憂世之心忽轉而爲遺世之慕是豈夙

昔之志乎亦有迫而不得已之故也彼夫趨騖榮祿之徒是何嘗有謀國之志不過爲一己之私故耳是以時政之亂國勢之危皆於己無與焉此既爲君子所不忍爲顧鞅掌朝廷曾何所濟彼人是哉子曰何其身既爲斯世所不用之身而猶側身廟堂以干莫測之禍也亦獨何歟斯不禁念及於十畝之閒而悠然神往也十畝亦大概舉言不必泥於定數序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不獨無此理且於詩意無與張子謂魏地侵削外無并受之田徒有近郭園廛而已此亦爲序說所誤也呂氏駁之閑閑泄泄有不勝羨慕之神曰行與子還則未嘗果去而去志已決也此與衞之北風意同然言還言逝而不言還逝之何由則情辭較北風爲尤忠厚抑所以欲還之故殆有不忍明言者歟獨是憂世之憂固不如忘世之樂而政亂國危之世恐十畝正難復安彼伐檀空寘河干而食麥悲乎碩鼠則又寘身無地矣其若之何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

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士君子持身涉世固必有確乎不拔之操然必曰非力不食亦得無所守之隘乎顧斯世貪殘已甚倒若狂瀾而斯人獨砥礪廉隅期於食力此其人不可謂非君子其人足以爲中流砥柱也首三句敘其事也中四句表其志也末二句贊其人也此詩蓋爲魏作亦以諷貪殘也然必如舊說則章意三斷四續失詩意矣序云刺貪鄙無功受祿君子不得仕進鄭氏因云伐檀之人仕有功乃肯受祿呂東萊以中四句爲責在位貪鄙無功受祿之語是語脈斷續不相貫矣通篇皆借事影射爲說而又不得謂之比詩中別是一格其音調亦別末二句深慨歎之神漢魏

時此詩音節猶存其後乃復亡失今琴譜猶有此曲但未必眞合於古也又嘗論之靈龜自不可舍而苦節亦不可貞使君子必力而後食則彭更公孫丑之論矣而誰與思用世乎欲無負於斯世之人而不慚所食固自有其大焉者而徒以硜硜自矢此丈人荷蕢於陵仲子之徒之所以聞風興起也雖然智小才微心長手短美人不作徒慨榛苓天下事旣無可爲則欲不矢以非力不食窮餓終身不可得也舍己徇人無功而食則得食不如餓死之爲甘矣坎坎伐檀衰世之志然也○或問朱子於孟子注云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則是仍用序說曰素餐二字自是解作無功食祿

何嘗是用刺貪之說○貆貛也此音之轉也狼亦名獾名同實異有似豬似狗二種其似豬者一名獊味美俗又名地豬似狗者味劣俗名狗貆有黃色而淡毛者名金線貆卽貉也貆與貉皆穴居同類而異物以爲貉子者非鄭說鶉已見前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此惡貪也儉則吝嗇吝嗇則計利計利則貪儉嗇則褊急褊急則不恕不恕則殘殘以濟貪也碩鼠貪而殘者也食黍食麥食苗而利盡錙銖矣莫我肯勞知自利不知有人以爲當然而已免於貪殘之政則樂土矣誰之永號言免於號咷也人君不必大惡如桀紂一有心營利則民必無以安生如周之榮夷漢之桑孔宋之介甫明之礦璫託曰利不必取之於民而民力竭矣輸將誠小民之分與其取盈而妄費孰若藏富以厚民爲上者可不戒歟要之居位之道莫要於治心治心惟範之以禮其心公平明恕而又以禮節之則取民而民不怨矣

魏詩非晉詩也雖其儉樸略同而器局迥異魏風雖不淫然亦亡國之音耳唐風則厚矣公行公族之官蓋魏亦嘗有之不必因此而疑爲晉作也

唐一之十

唐風十二篇若蟋蟀之卻顧於思憂山樞之轉計於宛死誠哉憂深而思遠矣而唐之勤儉亦有迥異於魏之儉嗇者盡其分之所當然而不悖乎先王之禮思其力之所可及而非爲計利之私有爲而不貪有守而不狹猗歟古聖之遺風也率斯俗也加之善政唐萬世焉不亦可乎況叔虞之後其後衰者乎顧乃昭侯揚水曲沃椒聊旣無親而兼翼復納賄以要君

而無衣作焉仁義亡人倫澌滅矣已既習於無親亦
寘人之親於不顧遂使男女失時於綢繆孝子傷心
於鴇羽無兄弟者悲乎杕杜念君子者歎夫葛生人
民之困苦幾與魏同其危亂矣然男女失時而不至
於淫獨行嬥嬥而不生其怨行役之子卒勞王事獨
旦之婦終無異心此則前聖遺風而國之所恃爲命
脈者也或曰齊移於田傲僻之故若唐則儉而不嗇
大而不夸矣乃田既移齊而三卿亦遂分晉何歟何
美俗之不足以延其國祚乎曰此非其民俗之漓而
無親之敗則揚水椒聊之基禍也晉自無親兼翼而

桓莊之族惟偪爲戮驪姬之禍又詛無畜羣公子焉
欒祁一訴欒氏云亡食我豺聲羊舌亦翦晉之公族
無一存者其餘若趙氏郤氏之卿族皆無故而忽一
朝滅之彼杕杜方切望於來賢而采苓猶甘心於讒
慝是惟寡恩之故而後讒得以入之也木有枝以自
衛也晉無枝矣其能久哉殘刻寡恩天道之所深惡
三晉效尤又武公實先教之矣曹氏篡漢司馬移魏
宋齊梁陳交相傾奪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天道好
還於晉事不可深鑒歟

○蟋蟀在堂歲事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

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
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太康職思
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一張一
弛文武之道也終歲之勤一日之樂亦先王所深許矣
歲晚務閒相與燕飲甯得謂其樂之過哉然甫就一樂
而遂懼其太康誡以樂極則生悲而宴安爲鴆毒故深
思遠慮之民則不敢不以太康爲戒也身有時而可樂
思無時而可忘職思其居庶好樂無荒如彼良士之瞿

瞿焉惕以思居則欲不瞿瞿而不敢矣思居者思其分
內之所當爲而得爲者也士各有居農桑其大者然當
務不止農桑也瞿瞿卻顧貌卻顧由於長慮卻顧在事
長慮在心謂長慮於後而卻顧其已往者非是思居而曰瞿瞿如歲務之
未盡成者急於成之勿以今日而待明日時事之未至
者預爲備之毋至臨事而後經營飲食之需無盡勿以
一日而費數日之財老者帛肉有常毋以少年而享老
人之奉且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是皆長慮卻顧之
所周也思居以處常言思外則恐有一時智力之所未
及者當留餘以待之也思外而曰蹶蹶敏其事於居中

正所以留其餘於意外耕必餘粟以防水旱之災財必餘儲以備吉凶之用務急於私以待公旬之役苟不過計預防則所居未盡而外變猝乘欲擇一而不能將兼承而不給而思之已無及矣此良士之所以貴敏也思外而又曰思憂者思患預防之切不徒泛泛一思居則惟恐不盡其居外則惟恐不勝其外所以益惕其思而作其瞿瞿蹶蹶於不容已也思深如此則好樂無荒矣此所以能休休也此民閒作也則所圖謀生計耳然王政之大亦爲民謀生計耳甯於相生相養之外復有他求哉究之則不惟謀生計也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

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思居思外而唐國之民不淫矣是以綢繆雖失時而不奔杕杜雖孤特而不怨鴇羽之勞不忘怙恃葛生之戚終念同居晉政日以衰而晉民無或渝焉皆職思之念爲之本也又微獨民也天德王道胥視此焉學者自爲子弟則倫理事物之當擇當執者既不可以一息之弗敦而出而治人之法則何以上致其君何以下澤其民亦誦讀時之所當預講人主幸際太平則井田學校之當念當修者既不可以一時之怠忽而用戒不虞之備則蒐苗獮狩因四時之暇以詰戎兵耕九餘三計三十年之通以制國用亦與

廷內之治並勅其幾此皆所謂思居思外也君子或景行遵道而中廢於半途人君或勵志太平而敗功於末路是何其先後易轍則以康樂之荒而職思易怠故也君子必愼其獨以至於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夫乃能心廣體胖而有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之樂聖王視民如傷望道如未之見夫乃至萬國咸甯而有久安長治親賢樂利之休安成劉氏曰詩人之克勤克儉所憂所思雖無唐虞君臣之德業而其發於詩者實與伯益儆戒無虞之意同條共貫信乎前聖遺風之遠也夫讀詩者如此詩只就本文玩索則其味亦無窮矣而序說必求一

人一事以附會之則以此爲刺僖公儉不中禮僖公之事既無可考而合之此詩之語亦不相蒙此詩只合對奢而踰禮者言耳若以告儉不中禮者則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則是益教之儉也而豈然哉○邶鄘始柏舟見二南之變也王始黍離見周室之東也衞始淇奧鄭始緇衣見鄭衞之能久國由二武之德也齊始雞鳴亦謂治本閨門也唐始蟋蟀見晉之能亂而不替以民俗之醇也秦始車鄰見秦襄之所以國也衞鄭土薄氣浮而二武之澤亦足以長子孫則人君宜知自治矣唐以前聖遺風抑亦冀土之厚重而民本樸故千載而下猶不

衰焉晉之久霸也其以此歟○蟋蟀一名蛬亦作蛩一名蜻蛚一名趨織今人或謂之促織或謂之秋蛬穴居雌者善鬬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庭內弗洒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此篇之言似與前篇相反此篇之意實與前篇大同前篇言今雖不可不及時爲樂而不可忘所居所外之思此篇則接口言思居思外固不可不思而究當及時爲樂且方生而計及於死意謂勤儉亦不可過中將前篇翻轉一看議論又翻進一層是思愈深也究之急急於樂正其切切於憂是其意愈蹙也衣裳車馬本自勤儉中來顧有之而不獲享用且使人將反以爲戒謂此老勤儉一生落得他人受用耳夫勤儉而使人反以勤儉爲戒亦何貴乎爲此勤儉故爲樂又須及時也他人是愉不必有是事而不妨設是想事變之來原不可測亦所謂思居思外也何不二字詰問之辭且以二字對職思言此皆憂深思遠之至未可以逍遙遊達生論視之

蓋其勤其儉閱歷一生乃作此轉語非只顧目前說話若只顧目前則思居思外且不必思況思及死後事哉人苟只顧目前是以遊手好閒不務生理既乃逸而思淫而事變之來不克承當又必至於窮而生濫生且無以自愉死亦何復可保人不可以不惕也慶源輔氏曰以此詩爲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則句句有著落有意味此義蓋自先生發之然亦因天保爲報上之詩故并既醉嘉樂諸篇皆得其正也愚按倡和酬答自古而然若皋陶賡歌已可見矣此詩爲答前篇玩之辭句而可見是原不必他求也序以爲刺昭公亦以他人是保之語似預窺沃事爲言者詩皆等夷相謂之辭豈所以告之君父者且昭公弱耳不告之以自強而告之以能樂是益之速亡之語也夫豈然哉○樞刺榆葉如榆而樹小多刺南方有之葉滑可茹榆白榆大樹蒼莢小薄如錢味酸可爲醬葉滑亦可瀹食樹皮內有白粉可剝食濟飢故又名枌北方多有之江南爲少栲似櫧亦似漆而葉狹小嫩苗亦可食如椿也杻檍枝葉皆似杏二月中花如楝花其藥白樹理紐結故名杻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

何其憂

按昭侯封成師於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此與祭仲不度之諫同則曲沃蓋晉之大都也叔段驕癡非有才略而遽命貳收邑完繕甲兵卒以自敗叔段之亡京亡之也成師蓋有遠略觀其三世能守曲沃卒成殺晉之謀則其才其力蓋非段比而昭侯微弱又非鄭莊之比後卒見弒於潘父殆亦不能君者矣姦人之愛民行惠有時與君子同而其分則只於誠僞小民何知無我則后然僞之所

爲其行自不可揜若陳氏之厚施王莽之謙恭皆假以市輿情者而君則可詒何有於民親則可忘何有於衆惠以費施則可知其爲矯情之事貌載爾僞則可知其有侮奪之心是以太姦之發終於滅親犯義以得罪天下而僞善愛民之事亦從茲止矣揚之水之詩國人同受其欺而不覺也按潘父弒昭侯而迎桓叔桓叔將入晉晉人攻之敗歸晉人立昭侯子平曰孝侯曲沃莊伯弒孝侯晉人又攻莊伯而立孝侯子郤曰鄂侯莊伯復伐晉鄂侯亡晉人立鄂侯子光曰哀侯曲沃武公誘小子侯殺之（卽哀侯）晉人立哀侯弟緡武公又伐侯緡滅之然則曲沃三世惡逆而晉人卒立舊君之子是晉民固未遽有揚水之歌此詩之作其潘父之徒曲沃之黨歟不則非桓叔之時而在侯緡之日以舊君卒不可恃而終無如沃何也抑武公見翼之數自立君知輿情之未洽則益以廣其私惠以成兼翼之功也首二句言晉之必不能制沃也次二句言願爲沃臣也末二句言得君之可樂也沃未君也欲從而君之兼翼者蓋非沃矣從來大姦之得以公行不軌也非獨其臣之罪而民之愚也亦其君有以致之昭侯不聽師服之言而封沃既失之於始矣繼又不能自強無以正朝廷百官而潘父之

賊得行於內焉是國非其國民非其民固不待翼緡之世也惟是晉俗之厚君臣之義素明是以不遽歸沃而昭族得以苟延數世不然則桓叔固久已挾潘父而君晉矣晉昭式微而後沃得以肆惡齊景厚斂而後恒得以市恩使爲君者能自強於政以撫其民則雖有不軌之賊其何能爲聖人存此詩於經爲君者可不知戒歟次章曰既見君子云何其憂則是以沃之不得君晉爲可憂也憂樂皆主於沃民品亦大可畏哉若師服所言則固猶是權謀之說而非根本之論也○表衣諸侯晃服之中衣也制如深衣而用素絲（凡晃服皆以素絲爲中衣此服於晃服之

內裳服之外者諸侯異於大夫者朱襮耳以繡黼爲領領繡以斧文也而緣以朱以
其領暴顯於外故曰朱襮
揚之水白石鑿鑿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欲秘其事以成其謀卽上二章欲從而樂之志也命蓋
其命徒舉事之命將以襲晉而兵事貴密故不敢以告
人欲使晉無備也曲沃之謀甚彰不得云密謀此詩亦未必在桓叔之世桓叔之
據沃也歷三世而篡乃成其强蓋亦有漸矣君國之勢
原非易傾而大姦之舉不失之遽桓叔入晉敗歸而沃
終保全無失其必先有以自固矣序說以爲刺晉昭公
故嚴氏謂詩人設言其人有相與爲叛以應曲沃者此

微辭以泄其謀欲昭公聞之而早爲之備且稱詩人爲
忠之至鄒京山說亦略同愚謂此詩所言皆叛晉之言固甚明
矣欲泄人叛逆之詩而反自爲叛逆之語則何以自別
於叛者詩人應不若是愚也且詩人而果忠昭公者則
何不竟發其謀以告昭公而顧爲曖昧飛語上書告變
固不待有位之臣也又謂若助沃而暱其情則亦旣聲
之於詩使采詩者颺之矣安在其爲匿之則愚謂在晉
昭時固必未聞是詩耳使昭侯果聞是詩則昭雖微弱
固未有不爲之備者又安得至潘父之事乎況晉國甚
廣作此詩者豈必在國中此必近沃之邑將貳於沃者
乃爲是言雖作是詩亦不患其遂有采之者以聞於晉
昭之耳也然則從叛之志聖人何取焉曰取之以示人
君而使知所戒亦猶衞鄭之錄淫風也要其作此詩者
非潘父之徒則必不在晉昭之世矣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實大且篤椒聊且遠條
且
此詩以爲爲沃言本無可以確據然卽以爲爲沃亦與
上篇同意而非刺晉昭公且作此詩時尤必不在昭公
之世也首四句言其聲之盛末二句則卽其盛而歎美

之玩詩皆指其已然之辭非卜其有將然之勢欲以末
二句作將然看者亦泥以爲桓叔時詩耳夫桓叔以潘
父之迎而入晉猶未免於敗回則其勢猶未甚盛也及
莊伯而遂公然伐晉而弒其君又逐其子至武公而遂
兼晉王師且無如之何信乎沃之盛以遠條而益蕃矣
椒惟遠條是以蕃衍盈升豈旣蕃衍盈升而又卜其遠
條也無朋且篤卽上篇之鑿鑿鑿鑿也二且字咏歎有
慨然神往之意亦卽上篇之欲從于沃也讀詩貴諷詠
而得其神此詩之神在沃矣而必勉强爲諷昭公之說
且贊之以爲忠臣之心是多見其惑謬也又按曲沃之

盛雖其一時氣勢而賊仁殘義實爲天道所不容後之必大夫安可期自桓莊無親而桓莊之後且從而自滅其親晉無同姓卿焉遠條之蕃安在天道好還蓋不待三卿分晉之日矣首章無朋言其外見之盛也次章且篤言其內積之厚也盈匊者言其多不復以升計也○椒今之花椒古惟此椒後世別有胡椒出西南夷形味皆相似故別此名華椒云實色赤中含黑子謂之椒目結實最蕃附枝成毬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

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昏姻人之大願然非有失時之歎亦不見慶幸之深此詩摹寫慶幸深情由昏姻失時故也然詩中未明言失時而失時之意即於慶幸之深處見之今夕何夕四字本非疑辭而有似於疑者其期望者不知幾何夕其夢想中不知幾何夕而虛度以至疇昔之夕乃不圖今夕之得見而轉訝得見之何以在今夕意何夕而爲今夕而遂若不識今夕之爲何夕若驚若喜如夢如癡景也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自問之辭以慶幸之深轉若無可布排覺親愛奉承百般都發不盡此時慶幸也不圖見而得見之故曰邂逅此過時夫婦心閒事耳豈真此夕有許多話然詩人曲爲傳之蓋性情之地盡人有同然也失時當是過其年如男過三十女過二十之類然睹三星而起興故朱傳特以建辰之月釋之則即此亦是後時蓋既不能乘昏配之年而又不能期仲春之月也新昏非束薪之夕蘇潁濱以束薪喻男女之合此似有理然詩人原不盡拘意義但以方束薪而仰見三星爲無心之見與今夕而得見良人爲意外之喜耳昏姻失時由於民貧民貧由於國亂國亂民貧疑於不得昏姻者而止於失時幸矣故詩人亦爲幸之而狀其情而

述其意亦以見上之失政也一草一木之失所先王猶閔之況男女之大欲昏姻之大禮乎乃貧亂而無怨心失時而無慝志則唐風之厚也○三星毛以爲參毛主霜降而後以至仲春皆可昏言也十月則參宿夕見東方至孟春而參昏中鄭以爲心鄭主仲春始合男女言也雙湖胡氏曰朱子從鄭說以其失嫁娶之時劉公瑾曰辰月日在畢昏時心星始見東方男女既過仲春之月而得成昏故適見心宿也按參體七星其中橫者三星耳不當獨舉三星言也心則三星耳三星宜主心言且辰月始昏見正見失時意也○唐風中此詩最有風味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

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有杕之杜其葉
菁菁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
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杜孤特而葉猶湑然人則不能如木也其獨行則踽踽
然矣夫兄弟孔懷天性也豈可以比佽望之行人然孤
特者原亦知其非所望也而不得已之情又有不能無
望者則亦謂雖非同父然孤特之人當亦人所同閔也
胡不比焉佽焉使邂此孤身得無兄弟而有兄弟甯非
所厚幸乎在昔先王之世大司徒有保息育民之政有
賑窮卹貧之典邦國都鄙教以相保相愛相救相賙則

雖非兄弟自無不可以相比相佽焉有孤特之人而使
之踽踽焭焭若是者乃曾自桓莊以及獻文其兄弟方
刑戮之不暇其人君自能孤特而不懼又安知士庶之
情其相需於兄弟者如此其自傷無兄弟者如此其無
兄弟而望助於人者又如此也民化於偷則孤特而不
比不佽無怪焉也顧民之相需於兄弟者如此自傷無
兄弟者如此無兄弟而望助於人之難又如此誠哉人
之不如同父矣乃爲人上者獨無天性歟而惟倡爲戮
何竟爲杕杜之無情且自翦其枝葉也縱不能哀此煢
獨亦能無聞是詩而自危也哉或曰如子之言則序說
以爲刺時可也曰非刺詩也自傷求助其情辭蓋惻然
矣因此詩而論當時之事則讀詩之法所謂可以觀也
以讀詩論事之法而遂視爲當日作詩之意則失之遠
矣況沃翼方以兄弟相傾而序說謂君無兄弟將爲沃
并其於當日情事不適相背歟比以情言佽以事言比
之則必佽之而既曰胡不比又申之曰人無兄弟胡不
佽焉嘵嘵哀響望助之深也胡不非怨辭亦望辭同姓
同生也卽以同姓言亦可夫孤特失所而無恤之者固上之失
政使然然詩人只求助於人而無怨上之意且以比佽
望之行人亦正其不以刻薄料人處此唐風之厚也

○羔裘豹袪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羔裘豹褎
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此詩近解多作喜其大夫之辭則居居爲相親究究爲
講究然自我人三字語氣似非和平據序說則刺其大
夫之辭居居爲很惡究究爲煩瑣講者亦多欲從序說
然豈無一轉殊覺輕薄不似晉人風氣朱子舊註亦從
序說而集傳復闕之正以序說爲不安故也朱子之愼
如此今人不肯闕疑而必執一說以通之其不合古人
之志者不已多乎爾雅云居居究究惡也蓋爾雅亦摭
輯諸儒訓詁以成書中亦多未可以確據者也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鹽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鹽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鹽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鴇之集非所集以王事靡鹽故也然王事所當勞父母獨能無怙乎集栩非所蓺稷黍以養親乃其所也稱王事者春秋之初諸侯猶以王命征伐然文侯之勤王此詩必不作而入春秋以後則未見晉人勤於王事惟翼沃交爭之時王師每助翼以討沃而此時晉難方殷兵

革不息則所謂王事靡鹽者或以此乎晉國之難皆王室不堅固之故也顧役民而使民之父母至於無食則民困甚矣然不便於勞苦而不忍明言黽勉以從王而不興怨讟念切於父母而呼天號泣可以作孝可以作忠其厚加人一等矣○凡鴻鴈鵝鵠鳧鷖鴨鴛之屬皆掌足而不木栖而鵠無後趾尤不能栖木故詩爲不便勞苦之比（以下卽粘鴇爲說若補明自己則非此體）栩櫟也樹如栗而叢生子如指頂似蓮而下有皁斗承之其實味苦澀可澱治作粉以濟饑其小樹者曰柞或謂之杼（音序亦作茅）黍稷略相似而黍喬生稷豐叢黍性粘稷性散苗皆似蘆米大於粱旁有小莠如麥黍有黑黃赤白數色黑黍苗尤高大米亦圓大卽秬黍又名秫黍也稷一名糜（秦人今呼爲糜子）有黃白色二穀皆不產於荆揚故南人多不識而或以穄爲稷非也穄卽秫黍也南方有之（秫黍南人謂之蘆粟又謂之高粱）稻稌也南方所常食（黃一正曰水田夏種冬收高四五尺葉細而長有赤白紫芒數種米粒霜白按稻類最多有秔有糯有秈其色有赤有白又有旱稻可以陸種）粱今謂之粟（穀之總名而今人專以名粱）苗似黍而小穗如狗尾有赤粱（一名蜜）白粱（一名黃粱王野谷曰黃粱穗大毛長穀毛皆麤於白粱）青粱（王野谷曰青粱穀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其米今謂之小米晉冀穀宜五種故竝蓺之○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

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曰豈無衣曰無王矣然又必藉子衣以爲安吉則心之自危也請命而無難辭有以輕量天子也言之而無愧色而惻隱之心亡失盡矣夫武之滅晉也方且自以爲才能其賂王而侯也方且自以爲得計究乃反之於心而惟恐有不安不吉者則小人之驕而不泰也而序乃以爲美武公其謬甚矣武公世濟凶逆弑滅君親天性已滅何有於王其辭之倨慢而肆然無忌無足怪者獨怪周之助晉而伐曲沃者屢矣而賄賂在前頓忘前此之助晉者何心是豈不知王章之不可易而惡逆之不

可不詠利爲之昏其志也釐王之世典型猶在前此之能助翼則力亦非不足也且討賊大義使號令諸侯以討之當日諸侯猶未必不聽從也乃鉄鉞不加而錫之命受人之輕量而不以爲羞墮晉之術中而不以爲恥葭王章滅天理而不以爲非無以立國無以令人而不以爲懼嗟乎此豈所謂爲天下王此細民之分贓而助盜者也乃第以懦弱之罪罪王則亦輕之乎獄王也矣天子之卿六命然服從侯伯無所謂六章之衣者變七言六亦叶韻耳然先言七而後言六則若爲謙辭也安猶言著得穩吉謂無災害燠謂著得煖俱就衣上淺說

耳然其意則以安其位爲安免於討爲吉不復失爲燠也此實從內愧而自危中說出寬心話耳此詩必武公所自作縱非武公自作亦必其黨所作觀其辭氣皆驕溢快心自鳴得意語也若謂詩人著其事而陰刺之此朱子另具一說見末卷小序之下則不當不加一微辭以見意也或乃曲阿孔疏之說謂所云美武公者其黨之意子字指天子之使言詩非武公所自作亦見其說之窮矣人抵秦漢間儒多不通大義而好附會經說如所云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衞出公拒蒯聵春秋是之此豈有當經義故但見武公尙請命天子便以爲詩人美之無足怪也今後儒既知武公之不當美而又欲爲之曲護其辭甯非惑歟彼且曰若武公所自作則悖逆之辭孔子何取焉然其辭又何嘗非悖逆也聖人刪詩美惡具存以示勸懲紂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書未嘗不載其語詩錄無衣猶春秋之書弑父弑君衞鄭之存桑閒溱洧也

○有杕之杜生於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有杕之杜生於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好賢而以寡弱爲憂非晉君也故朱子以人字泛指之

然以噬肯適我爲憂則其憂之也切而曰中心好之則其爲好也誠矣無從而飲食之誠以寡弱故也故徐徹弦曰此士之尊賢非王公之尊賢也然而其風可尙矣蓋好德者秉彝之良雖使屬在下僚無任賢行道之責然得數君子以訂交遊其獲益亦應不少好賢自無分貴賤耳杕杜道左君子未必肯顧此其設想則然然君子惟恐人之不好耳甯以寡弱而棄之寡弱謂無勢無位道不足賴以行名不足賴以顯也首章曰適我望其就我也次章曰來遊則不敢望其特來就我而只以足迹之一至爲幸被光寵其言愈緩而其意愈切矣飲食

算不得養賢曷飲食之亦非只欲飲食賢者讀者須探其神志所在若序說以爲刺晉武公則無理甚矣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首二章託物以自傷第三章因物而益感然思之之情非因物而有也思切於中則觸目皆傷心物事矣既曰誰與又曰獨處文義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古拗自佳若云誰與相依獨處而已分兩截看便減意致矣以物之有所託興已之亡與處意致自活潑若從野字域字生

義照到歸于其居則穿鑿板煞矣（錢氏之說）角枕錦衾卽獨旦所御（此蓋大夫之妻）而粲爛二字皆傷心字面獨旦人正不堪此粲爛也必謂其爲始嫁之具亦忒著象矣（嚴氏之說）此詩最爲眞摯而小序必曲以爲刺晉獻公豈不滅卻人性情眞色○蘞有白蘞烏蘞白蘞莖蔓細弱其葉略似瓜蘆而深齾細碎如翦可入藥治肺病黑蘞一名五爪龍莖糙而色黑綠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憂思境界件事可憐日往月來總計之則嫌其促夏日冬夜獨處之則又苦其長無日無夜不思則亦無冬無夏不苦予美終不可見故自要於以死相從數語中無窮血淚矣此番征役想必最久此婦憂思亦最苦憂思之至而無異心惟其性情之摯故有貞一之操惟其有貞一之操故深耐憂思之苦淺人不識也越婦朱氏嘗有詩云今日倚西樓明日倚西樓良人不可見慘淡五雲秋情至語每不在深愚常擊節賞之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采葑

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上四句言讒言之不可信下四句示以止讒之道采苓當於下隰而於山巔此輕聽之不察也人之爲言人造此山巔有苓之言也此只作止其采苓看蓋山巔有苓此必無之理而或有無據之言竟遂欲采苓於山巔又有妄信妄行之事使非有妄爲此言者胡乃采苓於山巔乎而人之爲言又胡可遽信乎重言舍旃正有徐察而詳審意苟亦無然不遽以爲然也讒之入人多承於急遽而不察始舍置之而弗遽信則緩之而事理自明

讒言將無施而自止矣是亦止讒之一道也采苓山巔只是比體蓋所指之事有不便明言者故託以言之人之爲言二句卽指爲此采苓之言者不復補明正意比體然也薛方山以首二句喻讒言之非又補明正意而以下六句皆爲止讒之道則重複矣若作興體則有二說呂東萊謂采苓不於郊野而於首陽興采聽之當遠也此亦已失之巧朱克升謂山巔之苓可采而讒人之言難信此反興也說較直捷然采苓自不於山巔蓋簡兮言隰有苓可見苓生下隰而苦生田澤葑毓園圃皆不於山是采苓山巔卽妄信妄行之比猶言生薑樹上生耳故毛鄭多作曲折深求皆未是也毛以

采苓爲細事首陽爲幽僻孔氏用之謂讒言之起由君數問細事於小人此於事理有然然於詩意則已險僻而語氣不甚接續鄭謂首陽之上信有苓矣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山而人必信之喻事有似是而非按如此則詩意已艱晦要之惟下濕之地有苓毛鄭皆未得詩意也夫讒言本不難察而無如人之輕信則本無其理而往往反有其事此詩人所以興刺也故首二句須自輕信者說此刺方有根據劉玉只就讒言說是亦失之朱傳本甚明白而後人猶或搜尋異說奈何不合經傳而深玩之也晉國之亂多起於讒桓莊之族以讒戮太子申生以讒死夷吾重耳以讒逐趙姬一讒而同括詠欒書一讒而三卻夷欒祁一讒而欒盈走讒之可畏甚矣其實夜半之泣歸胙之毒本不難辨而顧能令人信也甚矣其不察耳顧讒之得行非難察也其不察也亦非故不察也不察有由然也欲有以中之而私爲之囮也欲察讒者其必居敬窮理清心寡欲則理明而讒不能蔽守定而讒不可搖矣此詩人之所未及也又此詩小序以爲刺晉獻公蓋晉獻受驪姬之讒其禍最大則作詩以刺於事理爲近但果爲申生之事而作則當有悲痛激切危懼之言而詩辭平淡說理於事似不著痛癢又無一語及庭幃父子之閒則未可據以爲刺獻公矣大抵讀詩者只當因辭以達志不必求其事以實之也

朱克升曰憂深思遠唐風之厚枕杜好賢蓋亦知所崇尙者聽讒有刺征役有怨亦無責於變風惟武公之元惡大憝則國風中所無也

詩經詮義卷之三終

詩經詮義卷之四

同邑程夢元陛園
祁門倪望重愚山
後學懷甯楊葆銘伯新同校字
同邑潘紀恩筱圃
同邑余家鼎彝伯

秦一之十一

秦之始封也蕞爾微區盤山據谷處中國之裔而際戎狄之交非武功何以立國其民之習於戰鬬而聲之猛起奮發宜也及夫周室既東秦得盡有岐豐舊地夫非先王之舊治而二南之遺民哉然亦盡變而秦何也原夫幽王之亂豐鎬已盡淪於西戎而襄公

奮其武毅閱之數世乃得以廓而清之民其轉習於戎矣襄文德穆靡知禮義然非神智之資未沐先王之德則固不能以禮樂淑身而率民以二南之化者也俗之止是宜矣顧其民尊君親上好義忘私雖怨而志不渝雖夸而中不喬則渾渾乎猶先王之舊澤也以視衛王鄭齊之俗其相去不已遠哉然獨怪季子聞秦風而以能夏爲周舊也秦俗猶存樸實而聲氣實大異周先秦之所以能大其在茲乎然秦之所以爲秦其流遂至於棄禮義而尚首功亦未嘗不由茲起也以禮化民斯曰能夏秦安能與此秦詩凡十

車鄰駟鐵終南勇於戰之詩二小戎俗其篇美其君之詩三厚哉然亦野矣而渭陽之思晨風之怨要不可謂非不失其正也顧三良盡殲於黃鳥而羣賢興歎於權輿秦固非能用夏變夷而重禮尚賢之國也襄文德穆勉强有爲而此意不能長存終至蕩散則惟武功是圖而勇悍之尚云爾厥後蠶食山東竟以併吞六國非秦不爲功亦地勢形便也卒之無以守國二世而亡是則終惟不夏之故自秦以後而三代之禮樂教化泯不復存其以秦爲夏聲也歟哉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此詩序以爲作於秦仲之時愚以爲當是作於襄公之時附庸未成君此詩氣象頗大也顧其民即秦谷舊民非岐豐之衆也襄公時西周之地猶未盡收然始受七命而車馬儀從皆非昔比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首二句誇其車馬也曩非無車馬而今則衆多矣二有字慶幸之辭也末二句誇其備官也寺人之令而體統尊崇矣前此正未見此禮數也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秦谷僻處邊陲蕞爾附庸未睹文物之盛今者君加七命臣民與有榮施氣象煥然一新而國勢日盛又至足以動盪心胸豁開眼界此國人之所以深樂也琴堂上樂簧堂下樂蓋既見而燕飲爲樂故舉此爲言也並坐皆坐也坐而燕飲也（非並肩偪坐而鼓瑟之謂）今者不樂逝者其耋亦得意中語蓋心滿意足於今而有悲壯之氣與蟋蟀山樞又不相似也君燕其臣未嘗不偕坐而說者謂爲簡易與先王不同非矣夫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自是豳岐美俗君臣相親是以能洽然亦豈嘗忘君臣之分哉此詩本無他病但尙有小家相知其人無遠大之談多

慷慨聲知其俗無淡和之化是蓋失之於野若以並坐爲簡易則後世之見耳且此時偕坐其樂秦國方以日興其後始皇自尊如天二世深居不出臣民皆不得望見顏色秦反以暴亡是不可以觀歟人君威而不猛自有尊道必假叔孫通以見天子之尊則亦末矣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此詩於田獵而見其車馬之盛僕從之多官司之備禮數之周蓋亦作於襄公時以創見而誇美之也田獵齊足而曰駟驖則其色又齊矣馬之多也媚子凡近臣也（輔氏指御者）此言其始往也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此正言其獵時也上二句見官備禮詳而物阜獻獸以時儼然諸侯之禮而奉之者則有虞人也下二句見射御之善左之者其車左旋以逐獸雖述公命而御之善可知舍拔則獲射之善也而獸之多亦可見矣射御之善由選徒之日衆（善御不止君僕善射亦不止君親射皆宜推開言不必如許東陽之說）禽獸之多由國境之日廣此時尙未全收岐豐之地然戎蓋亦以日蹙矣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文公嗣立乃盡收周土然文公繼世諸侯其儀衛服物已久國人不必作此誇美故此詩當是作於襄公時也○虞人

翼以待射虞人習知山澤之道識禽獸之跡故率其衆張翼以守獸而待射也國有名山大澤然後有虞人之官秦初爲附庸時未嘗有此也左之者古者面傷不獻踐毛不獻是當面來及橫過者皆不射故先以輜車驅逆（自後驅之使來自前逆之使不得他往）逐獸自右而過前左行而射者亦左旋其車以斜逐射之是以獲獸皆自左腋達於前右以射者便左故也故曰逐禽左（俗解謂車左則難獲禽此未識射御之法者也）

遊於北園四馬既閑輜車鸞鑣載猃歇驕

此終事之暇也遊於北園田事畢而遊觀也四馬既閑

馬力有餘而調習整暇也輜車鸞鑣者置鸞於鑣以聲驚獸茲乃以輜車載犬輕車馬力尤省故以之載犬也此偶然情事只看其安閒氣象可耳不必多求也或以馬與犬對看或以人適其情物休其力對看或以首句另說而下云以閑習之車載犬見其綜理之周俱太著迹也田獵一事以紀軍實以戒不虞以除物害以承祭祀本先王大政故車攻吉日載之小雅見宣王中興之盛焉況襄公此日雜處戎閒未能盡逐武備之飭何日可忘乃不圖國人遂從而誇美之如此亦可見其平日之得民矣然當開國初運亦宜有遠謨之垂後嗣有文德之洽四方而後可以化民成俗雖倥傯戎事之中甯可無

禮樂詩書之治乎而究所未聞則其民之所誇美者只在車馬儀衛之閒田獵觀遊之樂是秦之止於爲秦者又復可知亦視衛鄭之淇奧緇衣而有愧矣乃其辭意之閒則又復隆然氣矜旁無人物則後之棄禮義而尙首功其漸又有自來也顧此詩與齊之還盧又有不同者齊人一味輕儇此則猶有規矩齊人自相稱譽此則親媚其君齊人傲僻虛夸此則猶存質樸此秦土之厚而秦國所以終雄也此時西都未盡收而時解每云跨八百據天府已屬不考又謂北園爲天子所御且有大權在握秦逐周鹿等語似秦人此時遂有預欲代周之志無端措大最爲不通朱子於無衣篇言其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致此亦於氣象閒見得耳人奈何執此意以求之字句中乎

○小戎俴收五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彄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前六句誇車馬之盛後四句言思念之情此番出師上爲天子敵愾前爲祖宗雪仇雖平王不能親率諸侯以收舊地此其罪在平王而襄公上承王命未始不堂堂正正爲忠孝禮義之師也師以義興勇氣百倍況慷慨其俗然哉此詩於先誇後念處見其知義而車馬之盛

武備之脩在婦人蓋亦創見故誇美之如此而聲調雄壯又可見秦雖婦人盡有木蘭氣概也此時戎據西都秦城反在戎西然在其板屋者戎據內地而不改其舊俗也不必如孔疏確指隴西爲言君子卽駕此車馬之君子此蓋大夫妻所作也如玉亦婦人親暱其夫則見有如玉之溫焉然恩愛所當然也不必如嚴華谷謂我君子之溫然恐其不堪勞苦之說蓋嚴氏阿附序文一閔字耳亂我心曲者心中委曲之處煩亂不甯也○車制別見圖說此不能詳悉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温其在邑總上章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二句而言也歸未有期蓋西戎之類未除君父之仇未雪則未有可歸之期也胡然我念之心曲之亂甚矣○戎車載二盾當軾所以蔽身也駾軜當軾前故連及之大抵言車馬處皆見有嚴飭整暇之意然前言四牡六轡而騏駵二句則鋪張四牡駾軜句亦以完足六轡言之又自有序也俴駟孔羣厶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載寢載興寢處不寧之意厭厭二句皆思念中語其性情言貌皆宛然在目不能忘也厭厭安和之意也首六

句詳其甲飾器械車之用在馬馬不可傷故先言俴駟馬有甲則難於和順故言其孔羣孔疏意同矛建於車右右主擊刺凡兵器戈斧之屬則銳底銳底曰鐏其前以斫砍橫用者也故銳其下使亦可刺也矛戟之屬則平底平底曰鐓其前以箝刺直用者也故平其下不使退傷也故厶矛則鋈錞伐設於車前中之衛也虎韔載於車左左主射也二弓實於韔竹閉以正弓緄縢以約閉於弓上左射爲一車之主故言之特詳也獨鏤膺二字先儒皆以馬當胸帶言之牛背有峯可當軛馬背無峯可當衡故有革帶當馬胸以約繫其衡馬之用力在胸也但虎韔三句皆言弓之事而鏤膺二字獨言馬飾似不倫類故范逸齋補傳謂膺爲弓室蓋弓室突而曲處有鏤金以飾之說似可通此篇似於胸故亦可言膺鏤金以飾之說似可通此篇

鋪敘軍實有直而壯律而臧好以整好以暇之意有張皇之志無危懼之情隱然覺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矣此卽所謂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也蓋先公後私者婦人之心而慷當以慨氣象亦不可揜矣然微獨秦也以義興師人誰不奮使平王以戍申之衆合列國之師及秦以討西戎其奮發勇往當有甚焉人必無懷歸於揚水者奈何以討賊復讐之衆而移戍賊舅之家使六月常武之師竟下夷而爲小戎之詠也平王之罪不勝誅矣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

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矧平王之頃刻不當忘戰乎後世有不當好戰而戰者漢武是也有不當忘戰而不能戰者晉元宋高是也或則殘民或則忘親皆此心之不仁而已悲夫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兼葭猶蒼蒼未敗而露之白者方欲爲霜蓋九月閒也

露至八月而白九月則露冷而將凝爲霜之漸也及露凝則霜降而葭蘆葉敗矣八月有霤雨又九月穀已成溝洫皆無事於蓄水是以百川灌河而河水大盛秋水方至百川灌河此一句只以起在水一方一句蓋伊人而同方則易從在水一方則難從在水一方而非秋水方盛之日尙或可涉而從乃秋水方盛之日而伊人在水一方則可望而不可卽矣朱備善以白露爲霜爲時之暮對在水方爲居之遠非是此蓋託言殆有所願慕之人而爲時勢所阻則不得親近故也洄旋轉之意故爲逆流而上游卽流也故爲沿流而下水源必於山遡流而上則踰其源而可至彼一方矣阻長且躋言險遠之至也水

流則達於海溯流而下無可踰矣故見其在水中央而已右者我以右往彼以右來則又不相値也鄭箋言迂回也語意殊不明白此詩意象甚幻然其情甚摯但不識其所鄉慕者伊誰耳胡雙湖曰此詩毛氏謂刺襄公能用周禮則可以固國如兼葭得霜露則可用諸家皆因之至伊人鄭氏以爲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一邊蓋言其遠也欲求而用之陳氏歐陽氏謂伊人斥襄公東萊謂伊人猶曰此理蓋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疑其遠耳故詩人諷之以爲禮甚易且近特人求之非其道耳此皆附序說愈巧而愈鑿如此愚謂只未能用周禮一

句已自不通秦固未能用周禮而此詩之刺其未能用周禮則全無一字可以依據奈何可鑿著道理憑空結撰也大抵就詩辭而諷詠之反之自己性情則隨在得益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卽如此詩所謂伊人雖不知其何指不妨闕之而要其一片想慕之神亦足以動人眞性若必求有所依據尋向外閒則未有不失之鑿者而此心向外搜求其得益於性情亦必已淺矣○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車鄰之誇美其國中之臣民也此詩之誇美都鄙下邑之臣民也衣服容貌稱其爲君蓋旣聞秦君晉位侯伯而未得見其人則心中雖若爲之欣喜而猶以未獲一見爲疑謂此新爲諸侯者不知何許人物也今幸至此終南使吾等得一望見顏色則見其衣服佩飾之盛容貌威儀之美信乎像箇人君而願望之情若可慰而欣喜之意益無窮矣其君也哉一句有贊歎不盡之神然亦只在衣服容貌上歎賞有從來未見此丰姿氣體意非稱其德也程子必有令德之說已太著迹佩玉句雖言其佩實贊其儀容壽考不忘未然而若有當然之辭不忘猶無窮也

此猶今人呼千歲耳非祝辭亦非戒辭也朱子初說亦云戒勸之辭因舊說也其定集傳則不用初說以詩辭皆欣喜贊美之辭全禾見戒勸之意故也興意只以終南之有所有興君子之亦有所有無大取義程子蘇氏就條梅紀堂曲生意義皆不必然詩皆贊美之辭絕無戒勸之意序說以爲戒襄公故說者必於言外曲入戒勸之意而不知其已失本詩之神矣如范氏以不忘爲終身不可忘周賜嚴氏謂其君也哉其者將然之辭哉者疑而未定之辭是皆曲說也愚謂其君也哉句語氣與關雎君子好逑句語氣正相似須溪劉氏曰其君也哉亦似賦其始見是爲得之○終南山正當豐鎬之南然山脈西自秦隴之南東至商武橫亘千里皆在關中之南以界雍梁二境故曰終南山也左傳以荊山終南爲九州之險是也條山楸又名線楸大葉似桐生莢下垂如辭饔亦梓類也錦衣以素錦爲中衣而黼領朱緣所謂繡黼丹朱中衣也凡冕服中衣皆素惟諸侯有黼領朱緣爲異國君狐白裘錦衣以裼之狐裘上加素錦中衣中衣上加冕服侯伯七章毳冕也然此朝於天子之服也此其始受服命而歸而經過終南歟始受服則服之以歸而後釋服抑略地東行而因朝於天子歟諸侯將朝天子則冕服而出黻繡於裳而曰黻衣繡裳者裳可統謂之衣此言其黻衣之繡在裳也傳云黻之狀弗卽可讀作黻字不可認作弗字其文乃兩已字相背戾也俗本多訛弗作弗字失之也弗字上下分弗字上下連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三良之殉左氏獨責穆公李德裕謂三良不當許君以同死蘇潁濱謂三良之死穆公之命而康公不當從其言蘇東坡則謂穆公生不殺孟明豈有死而忍用其良者東坡之見爲是朱子總傳亦歸罪康公也然記載或稱穆公與三良飲酒而樂之因謂之曰死生同之何如三子皆曰諾按此則穆公酒後之失言而三良失之不審亦未免秦人輕生習氣昔楚昭以同死語其嬖妾耳而越姬猶知擇言況良大夫歟朱子曰三人者不食其言以死從君而詩人不以爲美者死不爲義則不足美也是穆與三良亦不能盡無罪也穆無失言三良不許殉三良不許穆未必以三良殉而從亂命以驅之殉則康公不孝不仁之罪爲尤大也此詩深惜三良之死而無刺君之意第以三良之才爲可惜故曰人百其身其視用殉則亦爲固然矣總傳特重用殉

之誅所以存天理於人心而知衆論之辨末遺本也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而況於用人邪而何止於不復東征邪如第曰不當奪之善人豈非善人而遂可肆然以殺之歟謬哉

○駪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首章以鳥之有所歸興己之失所依也後二章以山隰之各有所有興己之懷人而不得見也興意甚淺詩人

感物之常序說以爲刺康公之棄賢先儒說詩皆附其說（毛謂先君招賢賢人往之駮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說孔疏謂穆公未見君子之時欽欽然惟恐不見今康公乃棄其賢臣故以穆公之意責之程子范氏呂氏皆因其說）如其說則詩乃比體而非興而說爲穆公思賢之語又與比意兩不相續且反謂賢者之忘我猶非思賢語氣（雖程子有說作婦人思亦終出牽强）其君子則語意甚明白無勞三斷四續費力周旋矣欽欽者憂不能忘之意我思君子而不能忘何君子之竟忘我也（欽本訓敬敬存心而不失憂在心而不忘故亦曰欽欽）以其忘我故憂之愈加則靡樂而如醉矣此詩有怨辭非若雄雉于役葛生之忠厚然忘我實多亦可見男子之恩薄也其所由來則以好尚慷慨重諾輕生而遂薄於骨肉之恩而不顧蓋宴昵之風無烈士勇悍之俗鮮仁人此皆風氣之偏亦上之失政使然秦之爲秦刻薄寡恩非一日矣大概秦地土厚而高氣寒而肅高厚則質實寒肅則剛强故多天地肅殺之氣而寡仁恩風土然也惟先王不擇地而施教風土自不足以囿人建中於民則氣且聽命於理君無以率民於中則民鮮有不率其風氣之偏者況率之以所偏而流俗又安底也忘我實多在當日必實有忘之之事故朱傳以戛矛之歌爲證（以富貴而忘貧賤之婦是其忘我實多也）但百里奚虞人非秦人傳只以證詩意非以

戛矛爲秦歌也○晨風鴥屬之似鷹者青黃色燕頷鉤喙鄭風揺翅乃因風疾飛擊鳩鴿瓦雀之屬食之（陸璣說也凡鷹類則舒翼旋飛駮梓榆之文理似梓而皮斑駮鴥類則奮翼疾飛）駮梓榆者言六者得其數也（王肅曰據所見而言也）爾雅云常棣棣（朱傳字當作常且唐棣不叢生也）唐棣赤羅花如海棠實似梨而小味酢一名海紅子木身多刺而有文理色赤又別有白羅色白也樹檖者特檖也皆因所見而起興其爲感物懷人之作固顯然耳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豈

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首二句平居之相親末三句意氣之期許然豈曰二字直喚至末以同袍爲同仇之兆也稱王于興師要自見不忘周舊之意然以此爲討戎之師則亦有未必然者謝氏說蓋此詩語氣乃平居期許之辭非必有實事但卽以伐戎期許而以爲是王之命固亦未可知序以爲刺用兵而不言何公之世鄭氏則指爲康公孔氏申其說而以令狐河曲諸事爲康公好用兵之證夫康公固多用兵然令狐之役曲端在晉其後報復亦宜以常情諒之且果其刺用兵則當有愁怨之語而詩辭慷慨雄毅

語氣已不相肖其以首二句爲君不與民同欲而下三句爲刺好戰此鄭箋說則篇中王字已說不去孔氏曲爲之說孔氏謂出師征伐是王者之法故以王爲言終無當也范氏補傳謂其以王于興師言深譏其征伐不自天子出也則自穆公以來亦用兵屢矣何嘗以王命不應至康公之世而始刺之要之阿附序說使文意三斷四續不相貫串又曷若朱傳之坦然明白哉金仁山以此爲莊公時事此於詩之語氣無礙而王字似有實據但莊公時秦屬西周畿內大夫其詩不當入秦風且襄文之伐戎何嘗不可言王于興師而必遠据莊公乎總之此是民俗期許之辭而不必曲爲刺君之辭亦不必確求據於實事也惟其言同袍同澤則見民俗之相親其言王于興師則見從王之素心其言同仇偕作則見相死之勇決是誠志士也許白雲謝疊山皆稱之以爲先王遺化大義自任之民是亦宜矣然意氣過勝而出於期必之私非先王中正之化也死生大矣君子隨事順理因時處宜固必不肯苟免以偷生亦必不預期於相死何必平居作此想哉乎居作此想情好之偏也秦俗本强悍而君上又無禮樂以化之故民之好尚惟知有武勇如是矣先王耀德不觀兵誠謂兵非所以帥民也優悠禮樂而寓武備

於文教之中使不至倉猝無備斯已耳苟非有禍亂之作而好言兵戎是謂不哀而哭禍亂必隨之以興不可不戒也且人情之一發而不可遏抑者莫如悍怒之氣爲甚人君以武怒率人而人皆習於勇悍則仁愛之志以薄而義亦擇之不精悍則氣麤無以觀理也擇義不精則任氣所之勢必更忘理而犯義作其悍怒之氣而置之無所用其勢不能不發不察理而妄發則必亂矣久鬱而發其傷益多決狂流而復障之不可得也爲人上者可不知所尚而以無衣爲美俗哉識者宜觀其微矣○仇匹也偕作有奮發意偕行有直前意皆同仇也

不以仇字作讎字解兵五兵也戈殳戟酋矛夷矛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此詩只閒閒敘其送贈而悠悠我思一語自覺有纏綿愷惻之神詩以淡而永也或謂穆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別舅而懷思耳愚意恐不然人之親舅者親其母而已親母乃親母家且舅氏反國爲君亦無所庸其懷念也其既曰我送舅氏又曰悠悠我思則所思固別有深情矣然不言其何所思而第曰悠悠我思則思在舅而非思舅非思舅而實因舅而思夫豈必因舅而思而舅若

適以觸其思則見舅可思送舅尤可思也舅往矣而所思益杳然矣舅往矣而所思益難冀矣故悠悠也則以爲思舅氏焉可也秦風大概靡厲惟蒹葭及此詩可歌可詠然蒹葭未免刻琢不若此詩之語淺而深意眞而淡尤至足以感人也日誦此等詩以怡性情孝友媕睦之念亦可以油然興矣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首三句言今昔之殊末二句歎息言之所居所食舉一端耳不承權輿所感自有在也于嗟一歎感慨無窮賢者之意自覺難以明言則甯使不知者以爲爲肉焉可耳此君子之厚也賢者之在人國也將以行道濟時幼學壯行挾持本重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以虛拘區區優養之閒何足以闕去留之迹然行道無日而公養有人君子猶或就之以爲其意可與或亦有能用之機也從來家國興亡之故未有不以賢人之去就者秦之收西士而列諸侯也非一日矣而未有顯於山東誠以剛悍之俗固君子所裹足歟迨穆公發憤有爲而於是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枝於晉遂能東服强晉西霸諸戎顯名諸侯寵被金

鼓賢之有益於人國豈淺鮮哉夫秦固强悍之國而霸者亦虛今之習顧何嘗有眞士投之然而功名之士如百里蹇亦不可曰非賢而收效於一時矣夫有取士之名而不得眞士而用之亦已恥矣至如二三臣者稍拔庸流而苟不能用之則徒養何當也顧徒養雖無當而存此斯須美意留數賢者於國中縱謂迂疎寡用實足爲國家延命脈爲草野屬人心爲末俗障狂瀾爲朝廷增氣色此其功在不睹不聞之地而人莫之知也而爲人君者顧曰咄咄吾方有事功利何難違駕長驅若人去留何足重輕而賢者於是去矣賢者去而國虛無人

矣秦自康公而後累世不振於中原夫豈無其故邪蓋觀之三良之殉而棄賢亦可推矣抑秦非尚賢國也勉爲尊賢夫豈能久尊賢之意薄棄禮義之漸也棄禮義而尚功利秦之所以終爲暴秦也聖人列此詩於秦風之終著其漸也○夏屋以所館言不必作大俎之訓古者新朝更制定輕重以權若組琮音叢是也定尺度自輿若同軌是也故權輿爲法度之始非造稱自權始造車自輿始之說

張子曰車鄰駟驖小戎諸詩武事備矣蓋其地與戎錯而秦仲以來武事最勝故能使秦伯西戎者是詩

也而使之不二世而失國者亦是詩也夫其嚴急之風與三代溫柔敦厚抑何遠哉其言秦仲以來者沿序說以車鄰爲秦仲詩也

陳一之十二

陳風凡十篇大抵皆淫蕩之曲始以歌舞而佚遊以佚遊而聚會以聚會而淫亂至淫亂而天理滅矣國無主而難久不信然哉夫歌舞亦先王之教大姬好焉不足譏也然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樂勝則流其弊抑不可勝道也無以節之而使偏勝成俗日流日下此人君之失政使然甯盡大姬過哉潁濱蘇氏曰列國之風皆有所自起方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於善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至於惡其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益甚故詩以堯之遺風爲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爲游蕩無度亦理勢然也鄭衛雖淫而不無中流之砥柱陳自衛門而外則無一可觀甚矣陳之不國也顧衡門一詠雖舉世皆濁而彼獨清而安於自樂無求亦曾寘斯世之浮沈於不問其才力之只足以自善歟抑用我無期而姑爲衡泌之樂也雖然陳非竟不可爲也彼宛丘以刺蕩墓門以刺不良株林以刺淫夫非羞惡是非之心猶有存焉者歟天理自在人心夫曷嘗泯也惟君臣宣淫直臣受戮而國欲不亡不可得矣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宛丘紀其地無望譏其人也蕩謂閑游而無度也謂之有情者婉辭也亦謂樂則樂矣如無望何上而無望民何則焉陳風首宛丘見陳俗之靡自上先之也此詩序以爲刺幽公毛謂子字指大夫鄭謂子者斥其君此俱不可考然所刺者固必其在上之人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此其蕩而無望之實也歌舞以和性情非以資淫蕩無冬無夏焉民義廢矣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

蕩必廢禮廢禮則不莊不敬嚴威何自生焉斯所以無望也晉人尙淸談爲高曠以矜持爲瓦石以禮教爲天囚卒至中原陸沈甚矣蕩之流禍也○舞者植羽於竿舞罷則脫之値與植同不當以値訓執孔疏訓執持也鷺鷥春鉏以其步淺水以自低昂如春鋤然也陸農師說白鳥有二種皆長足長頸無尾長喙脊背但頭有長毛者曰鷺鷥無長毛者別名曰鶴子李時珍說通謂之白鷺也擊缶値鷺皆非先王雅樂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此聚會歌舞而述其事以紀勝遊也此章總敘以發端

東門所經過之地宛丘所聚會之處子仲之子則聚會歌舞之人也其下枌栩之下也聚會不一人而獨言子仲之子者氏族大夫之女也貴族同遊故舉貴者以見其餘亦以聚會者有斯人爲聚會之光而傳爲美談誌一時風流韻事也以男女而聚會歌舞於野靡濫孰甚焉然蕩者先之矣於其子女何禁乎大夫之女且然矣於民又何責乎序以爲疾亂俗誠亂也然此詩正寫得熱鬧高興之甚又何疾焉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此原其始之期會也穀旦猶言良晨南方之原蓋卽宛丘也王伯厚曰郡縣志宛丘在陳州宛丘縣南三里是則卽宛丘之下也毛鄭皆以原爲陳大夫原氏則以原野爲言則明白矣市者人衆之地聚會者多則成市矣而賤賈亦就勝以持物變易也此市非城內前朝後市之市亦非遺人道路之市但衆所聚會則持貨物飲食果品之屬以來求售今末俗皆然也此言其將往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此乃往而聚會歌舞也先王制禮嚴內外辨男女所以防人欲之原也聚會歌舞男女雜遝則欲無情好之流不可得矣視爾如荍悅其色也貽我握椒致其情矣雖然不足異也今日此風不少子仲氏亦習而不察則以聚會歌舞爲常事耳若其女之與人投贈或不及料也

有家者戒之哉勿謂婦女之踏靑遊寺賽會燒香賞燈觀劇亦事之無害者而縱之以敗閨門之化也○荍芣芣今名金錢葵葉如蜀葵蜀葵今名一丈紅也抽莖六七尺節節著花花小如錢形如杯蓋淡紅色而紫紋縷之一名荊葵一名錦葵羅願稗雅所謂似蘆蒲花者得之或指爲紫荊則誤矣李時珍本草以爲卽紫荊誤也紫荊花似扁豆花深紫色且紫荊木也荍草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必曰厭富貴而樂貧賤豈人情哉然慕富貴而不安貧賤則戚戚又何所不至也君子澹泊甯靜是以隨遇而安彼衡門與夏屋廬耨與膏粱其安飽將無與同是豈

必於衡泌而衡泌又曷嘗不樂哉夫形氣之欲無窮而人生之分有限一有求必之心則夏屋之廣翻有不如衡門之安膏粱之供翻有不如泌水之樂者多求徒自苦耳況求之而不可得乎獨是賢者之生世閒甯獨爲自樂計欲自樂則何所不樂而聖賢或有不忍焉自樂亦烏能賢而或者遇合無期席珍有待在賢者非不欲憂人之憂而斯世固迫之使自樂其樂是其過初不在賢者也觀其曰可以曰豈必則亦非矯然避世者矣雖然陳國固樂之過焉者也而賢者又自樂焉吾悲夫憂陳之無人也○門之深者有阿墀堂宇阿脊棟也門有屋屋脊有棟墀左右內外墀也門之左右各有墀墀各分內外自棟而內爲內墀北向自棟而外爲外墀堂門基也兩墀中閒開大門出入處曰堂基宇簷下垂者內外霤也自脊棟而下垂爲簷雨所溜下也衡門無屋則以橫木加闕上爲門而已泌水樂飢樂泌水而忘飢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此自言其無求也惟無求乃能自樂惟其有以自樂是以無求反已而自足故也食魚取妻皆託言也○河洛之閒魚以魴鯉爲美語云洛鯉河魴貴於牛羊○序以爲誘僖公辨詳末卷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美者其色也淑者宛順而多情也姬則非小家女郎也可與晤歌晤語晤言伶俐乖巧識人眉眼參透人心故歌之卽和語之卽答言之卽解也初以聚會歌舞成俗耳而男女之雜浸至若是可戒哉然當時不知戒也亦以爲風流韻事可歌可傳也矣序以爲刺其君之淫昏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慶源輔氏曰序以詩中淑姬二字故生其說正如靜女詩由靜女二字而生說也殊不

知彼美淑姬云者乃男悅女之辭彼自以爲美自以爲淑耳非眞有賢淑之德也愚按興意取可以可與聲韻相應耳鄭孔遂於漚麻漚紵巧生意義謂漚麻使可緝績作衣服興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又張氏鄭氏皆謂詩無戲謔笑傲之態夫男女相與倡和晤言甯有非戲謔笑傲者是豈可看作關雎好逑一例也諸說詩者之護小序殆亦私愛之而忘其醜矣○麻火麻也莖葉略似胡麻高者丈餘其實曰蕡可充穀其皮可績布之布皆麻也後世紵之利大綿布之用又廣而麻布遂鮮雖有爲布者亦不精矣紵葉圓大面青背白宿根自生成叢南方一歲三收五月一收

七月再收九月三收刺皮績之爲布菅俗名白芒其皮可索其苕可爲帚茅類也又有黃芒一名大水芒好生水畔皮亦可索而不如菅之柔韌卽所謂蒯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

此其所期則淫褻事矣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是立以待旦也明星煌煌則竟不至矣然作此詩者不可謂非尾生也序以爲刺昏姻失時夫昏禮之失則不親迎可耳安有禮成至親迎而女不至者說者以楊葉舒爲昏姻時然將謂不以昏而以旦爲失時乎親迎以昏果有異

志不從則竟不至矣又何必待之至旦乎唐人無題詩曰來是空言去絕踪月斜樓上五更鐘正與此同然則其所期自可想矣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而棘生之惡之誠中形外也既形於外則能免於斧以斯之乎此興之有取義者也夫爲人所指視而能自改則豈終於不良然怙惡難悛則雖見知於人而不愧也人豈有不能改之惡乎言其不能改正望其人之自今以改也此詩之意厚矣序說以爲刺陳佗佗殺太子而自立未幾爲蔡人所殺佗誠不良矣然於此詩則全無可據也衍其說者謂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說詩者多宗其說則更追咎桓公蘇氏曰桓公之世國人知佗之不臣而桓公不去以及於亂此解知而不已句謂桓公不知誅佗也程子曰首章言佗之不善次章言有梅深咎輔導之使然梅雖美木生於墓門則惡鳥集矣則又多節外生枝益穿鑿矣詩辭甚明白何庸必阿附序說乎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顚倒思予

梅樹曲而多刺故此以興凶惡之人詩人取類不拘不似後人作梅花詩賦必以梅爲美木也鴞者惡聲之鳥多曲之木生於凶地則惡聲

之鳥萃之不善之人身有惡德則以譏刺之歌告之此興法照應甚明不必爲無良師傅以陷於不義之曲說也訊予不顧只是訊之而不予顧古人用字倒耳詩人多倒用字不必疑予字作而字之說歌其惡以訊之則甚於知之矣然既曰嚚昔已然而又歌以訊之蓋終不忘忠告也訊之而不予顧則惡積必至於顚倒至顚倒而後思予悔何及矣危言之以冀其一悟也顚倒是預料其必至於此非既惡加於國人之後之語也古人誨人之無已如此此詩甚厚而苦被說詩者說成深文曲法爲株連之獄久矣非朱子其孰正之○鴞亦凶鳥之通名莊子見彈而求鴞炙鴞之宜炙者鵂也郎賈誼所

賦之鵬大如斑鳩綠色陸璣一名苦鳥一名姑獲其聲云姑惡姑惡又云苦也苦也今人又以爲山鷄鵡毛色似之其味美可羹可炙又有鴟鴞攫鳥卵而食之者此卽角鴟有毛角頭如貓頭故名貓頭鷹一名捉魂一名鵂鶹色青黃其鳴似笑又云快光鳴則有禍此鳥似鴟又如梟故總名鴟梟而又通作鴟鴞也鴟則鷹之食魚者今名魚鷹梟人面鳥一名隻胡一名訓狐俗訛呼爲杏虎似角鴟而大如鴈頭似猴亦似人足有毛其聲謼謼食母之惡鳥也鴟鴞與梟皆夜則目明晝則目昏此數種今人多混故特詳之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中唐有甓

邛有旨鷮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私情至癡絕處偶有動作疑慮百生正中有麻及此詩是也誰侜予美非必有侜之者行踪偶爾閒闊而遂疑有侜之者耳情之流蕩不可暫耐者如是序以爲憂讒之詩鄭以予美指宣公程子以予美指賢者紱按以美指君指賢固皆可通然謂之予美則親昵之辭故唐風葛生篇予美指其夫也此曰予美而憂人之侜之則是其所私之人也以私之故曰予美則非指君指賢矣與意止以防之與邛各有所有以興己之不得親其所美耳而說者乃巧從巢苕甓鷮生義是皆鑿也鄭氏云防有鵲巢邛有旨苕皆處勢自然喻宣公信多言之人故致此讒人歐陽氏云讒言之惑人累積而成如鵲巢積漸搆成之又如苕蔓蔓引牽連將及我也甓非一甓亦以積累而成鷮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是其爲說皆巧之已甚矣且說來上二句皆似比而非興矣○苕蔓東風菜卽豌豆苗也多生麥地中中唐中庭之堂塗也甓瓴甋今之磚也以鋪地者鷮本鳥名雉屬也大如雉黑質白點頭有毛角今名角雞其喙下有胡下紓如綬備五色鮮明可愛又名吐綬此言旨鷮則草名其葉圓而羅紋數重如鷮鳥之綬然實不雜色也其草俗名豬耳其形如玉簪花之葉生高正可茹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月出皓兮

佼人懰兮舒憂受兮勞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因月出而思佼人恍如見其容色之美且望其得見以舒窈糾之情而至於勞心悄然陳詩多有騷致此則并其句調似之一句一轉若斷若續音哀節嘹情濃之至也僚以姿色言懰本訓憂此以爲好貌則其似愁似怨含睇含顰之情態也俗解作清朗則誤用懰字之意耳燎焚也蓋言其容貌之鮮明也窈糾幽思之結也憂受幽之結而受之深也夭紹則糾之益緊而接續不斷矣悄憂之默默也慅憂而心動不甯也慘心煩不可耐也

皆有加甚之意○人好矜古耳如此詩何不可言思賢但序與箋疏不言思賢則亦不言思賢矣設序以爲思賢則說者又不知何等阿附也要其辭意之淫蕩狎昵則不可揜矣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首句驚問之辭何非所往而往也次句輕答之辭諱言其事也末二句會意之辭言非有他也爲此故耳語意至含蓄也駕馬而往朝食于株株野有淫人朝廷無國君民雖欲爲君諱君初不自諱也則隱有厭賤之意語

亦以漸而切矣按夏姬於靈公從叔母也瀆倫甚矣而公孫甯儀行父同之且衷其袒服以戲於朝夫甯有人道者又使民築臺於夏氏宜乎民之無不怨且怒矣然詩人之言猶爲忠厚則比之新臺南山而若勝焉陳民其猶可與乎抑考陳風之淫皆其遊蕩無節所至而與人猶壹非若鄭衛之薄情放浪爲已甚也是則以陳民而較之鄭衛固猶愈也其式微而至於先亡或者其君實甚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彼澤之陂有蒲與蓮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美其人而曰碩大且卷碩大且儼悅之深也傷於心而至寤寐無爲涕泗滂沱念之至也涕泗滂沱傷之見於外也中心悁悁念之結於中也輾轉伏枕中外交迫而孤枕不甯也白雲許氏曰月出爲男之悅女此詩乃女之悅男（此於儼字見之）其言蒲荷或孔氏男女相悅之意

變風終於陳靈與五霸相終始也（周室東遷而鄭莊始假王命以伐宋其後五霸迭興至楚莊討陳而中原無伯）自陳風後無男女之詩不復足錄也（蘇氏曰以後未嘗無詩仲尼不復取也）繼而檜終匪風原王迹熄

而霸興之始王降而霸已不忍言矣曹終下泉究中原無伯而天下愈亂之終天下無伯愈不忍言也滅國者始於鄭之兼檜而終於宋之滅曹亦與春秋相爲終始蓋夫子之意傷矣

檜一之十三

檜風凡四篇耳羔裘憂其君葟楚傷其政皆危亡之音天子不王而諸侯失德也乃素冠慕先王之禮而匪風懷西歸之望則人心猶無日不在先王蓋周室未東先型不遠故詩人猶冀周之復興而殷殷屬望也檜風直繼小雅而作其音響亦與變雅之末相似

鄭譜以爲當夷厲時雖無確據要當近是若謂檜詩皆爲鄭作則不然也朱子引蘇氏之言謂檜詩皆爲鄭作如邶鄘之於衞今考蘇氏云檜風不爲鄭而邶鄘爲衞魏爲晉何也邶鄘魏之詩作於既滅至於檜風則檜之未亡而作矣是蘇氏固未嘗有檜風皆爲鄭作之說朱傳偶誤引也又檜之滅也寄帑者鄭桓而滅檜則實出鄭武朱傳於鄭一之七之下言武公定平王於東都亦爲司徒又得檜號之地是矣於檜風下又言檜爲鄭桓所滅是亦偶誤今讀桓字直當作武而蘇氏以爲之下數語直以爲羨文可也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各章首二句言其衣服之好潔而不能自强於政治之

意自見下二句則因其徒好潔衣服而爲之憂之逍遙翱翔有宴安酖毒之意如膏有曜所以形容其好潔也豈不爾思卽謂其情思安閒衣服好潔爲可思如宛丘所謂洵有情兮耳非思其國之無政毛氏說亦非謂不能不思君也華陽范氏之說蓋豈不爾思句只以起勞心忉忉句若以爲思國思君則末句直接不上而非語氣矣勞心忉忉不言所憂之何事語意含蓄最耐人思蓋卽其情思安閒衣服好潔處已令人勞心傷悼矣羔裘狐裘皆諸侯正服衣服好潔亦人君所以章身然裨冕狐裘以朝天子朝服羔裘以日視朝公私之辨分寸不當踰越

今檜君以好潔之故而羔裘以燕閒狐裘以受朝聽政受朝於門屏之閒聽政在路寢之堂此已明是過制謂不是過制者亦非但詩意不重過制而好潔卽縱欲之端一動於欲何所不流羔裘以居狐裘以朝朝王又將何服而後快意奢則不遜不可謂此非奢也白雲許氏之說況外之美者其中必窳慶封車澤人瘁獻子美室貽譏營心衣服政治所以不能自强也志趣域於近而無遠慮是詩人所以憂心矣顧此詩但言其憂心初未嘗有去國之語而序言大夫以道去其君說詩者遂皆爲以道去國之語是於言外添設而於詩之語氣及詩人忠愛之誠已并失之矣此朱子所

未及辨故紱爲詳論之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博博兮

先王制禮三年之喪以愼終以教孝也立愛惟親必孝於親而後行仁有本教孝以敦本也齊衰哭泣所以作其哀死之心而永其愛親之良也制之以中而除之有漸示民有終焉皆天理人情之至而賢不肖所當其勉者也親始死雞斯踦扱衽去冠而露其笄纚去屨而跣足服深衣而扱其裾於帶也大斂而後成服三日大斂而有斬君父之喪麻衣不齊父卒爲母則齊衰三年衣有緝邊衣四升冠七升大紕在要在絞絞帶小於紕以束胸閒者厭冠喪前當心右肩負版在背冠皆有之衰方四寸適在左肩負版在背

不在也既葬卒哭易衰以冠之升數爲衣小祥而練功齊期而小祥以練熟之布爲中衣黃裏緣又練亦爲冠又以卒哭之冠之升數爲衰其升數與大功同故曰功衰也葛要絰婦人則繩屨無約大祥之祭朝服縞冠十五升之布也其首絰繩屨無約大祥之祭朝服縞冠十五升之布也其素裳白舄既祥素端而居縞冠素紕舉紕色則仍以素素端者制同元禫遇吉祭而反吉大祥後閒一月而禫統計二十七月也反吉元冠而色則白也緇衣也三年之喪也喪事而棘之急遽之狀以著哀也皇皇然如有追而弗及瞿瞿然而若有忘也爍毀瘠也親始死三日不食杖而後能起既殯食粥既葬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小祥始食菜果大祥食醯醬除服而後飲酒食肉處於內親喪必毀天之性也因其天性而節之以制中也世衰道微禮樂崩壞越制踰閑而天下無上愛衰誠薄而天下無親而三年之喪鹵莽滅裂無復有能盡禮者矣賢者生當西周之末睹民風之日下冀王靈之可振庶禮教其復興而素冠之詩作焉所期在孝子而所慮在民風所望在素冠而所憂在天下憂之也切故其望之也深望之也深故其思之也苦令人不堪三復也

素冠而三年之喪畢矣喪畢而猶見其欒欒三年中可知也送死如是養生可知事親如是其仁人可知喪禮如是其無不盡禮可知苟一人倡之同有是心者必起而和之先王禮俗之隆不望之此人而可復邪孝子之

詩列國有之矣而素冠之思獨見於檜者檜西周國也此詩之作固與匪風同其慨者也素冠何以必三年之喪曰子爲父臣爲君妻爲夫父爲爲後子則皆斬衰三年父既卒子爲母則齊衰三年父在子爲母齊衰期三年乃有大祥縞冠之制期功以下各以其月數而除無縞冠素紕制也杖期之喪父在爲母夫爲妻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父母在爲妻不禫宗子杖期猶三年也父在爲母期者父服亦服父禫亦禫父除亦除統於尊也重父也父爲爲後子三年者重宗也宗子爲其妻雖母在亦禫所以重宗嫡也至今而禮教蕩然盡矣憂之不勝憂矣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韠兮

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但言素衣而不言棘人者蒙上章之文則欒欒卽於素衣中可見也傷悲悲禮之不復也蘊結則鬱積而不能解矣同歸者同方同術之意所謂微斯人吾誰與歸也曰聊與者勞心之所期蓋不止是而是已所急與也如一則不止於同歸矣天理民彝人所同得一原之地本自無殊與之如一夫豈勉然者哉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不言己之苦而談物之樂求如物而不可得則不言苦而憂苦益甚矣蓺楚惟無知故天之沃沃如其有知則丁此時艱或亦不能沃沃矣此詩衰颯悲涼與中谷有蓷茹之華同調而筆致各別蓋亂世之民無生之樂大概如此而國亦隨以亡矣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尚徵苗任是深山最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言之酸鼻矣宋琬詩云寄語武陵仙吏道莫將征稅及桃花則且爲草木危之也嗚呼人上何心而忍使之若是西周之末民困大抵皆同而小國尤甚蓋不堪悉索也詩辭明白之甚而序說云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

情慾者也說者因遂從蓺楚穿鑿以其枝葉引蔓比人之多慾抑思必如蓺楚之未犖蔓而後可一有室家便恣情慾憶斯時未有佛法此詩人竟何故說出和尚家話也○蓺楚羊桃一名細子一名樺桃木細枝弱葉長而狹花紫紅淡紅二色畧似桃花又似櫻桃結實甚小圓長有蔕故似小麥又似桃不堪食其皮細膩而韌性橫可脫之如圈用以箍物類於樺皮也陸氏云堇弱過一尺引蔓於草上誤矣李氏又以今藤梨當之藤梨亦有羊桃之名而蔓生然其葉圓大其實大如梅杏而似梨全不似小麥其中瓤青綠色霜後可食瓤中有細黑子其藤可浸汁粘堵非蓺楚姚弋也山左有羊桃其瓤色紅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檜居洛之東南本東都畿內之國也周室日衰則檜將不國檜不能國而周無王矣故作忠王室之心賢者殷殷倍切周處天下之西侯國多在其東自東朝周則檜當孔道是以有周道之艱也周道者朝宗之所繹絡貢賦之所輸將行旅之所爭趨冠蓋之所相望睹此者可以知王靈之赫濯可以知世運之興隆自下堂失禮而王室自卑菀柳輿歌而諸侯不至白狼歸而荒服絕大

東怨而憚人悲則王朝名號猶存而周道清冷如水蓋天下自此多故而小國將不復存矣緬懷時事觸目生悲初不識憂從何來欲解之而不能自解是以非必風發車偈而只一顧瞻周道則心怛心弔已不啻風爲飄搖車爲輊轢矣此詩先有下二句後用上二句喝起故語氣甚急哀則氣短而聲促也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瞻周道而心弔以西歸之無人也夫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文武之澤豈竟泯於人心則安見周室之不可中興王靈之不可復振念西歸者甯獨予一人天下亦

或有同心也然誰將西歸乎誰將西歸則予將懷之以
好音矣懷之好音應亦不足爲西歸之人輕重而渺渺
予心要有不能自已者則亦聊以志吾之喜而謂此忠
愛之念天下固有同情耳思之深者翻易爲喜此衰世
之志也然微獨匪風詩人也公朝王所春秋猶若與之
齊侯朝周綱目且大書焉是天下古今所同志也此章
興意只以魚我所欲興西歸尤我所願而以誰能誰將
溉之懷之相爲呼應何等淺顯明白毛鄭諸家則以上
兩章風發爲非有道之風車偈爲非有道之車以周道
爲周之政令於此亭魚之興則謂亭魚煩則碎治民煩

則散知亭魚則知治民其爲說皆舍平易而就艱難舍
康莊而尋幽谷且混賦比興之體而不知別要皆由小
序思周道之一語而失之夫此詩就大意以觀則謂之
思周道何嘗不可然以之細按文義則本淺而鑿之使
深於詩人之本情及其語氣而皆深失之此朱子之所
以不容不辨也

檜風四篇大抵是夷厲幽宣閒作鄭桓寄帑武兼檜
號則東遷以後無檜矣然鄭譜以爲皆夷厲之世呂
東萊謂未必然嚴氏則確據鄭譜愚謂詩之時世本
無可考夷王下堂而見諸侯是諸侯猶有朝者厲王

之時榮夷好利及於流彘諸侯釋位以開王室則萇
楚下泉之作或在其時但以苕華何草不黃參觀則
亦未必不在幽王時也惟或以爲東遷後詩則必不
然慶源輔氏曰匪風作於東遷之前其意尚覬覦周
道之復興若下泉則作於齊桓之後而不復有覬覦
之意直慨歎想慕之而已其說得之

曹一之十四

曹蕞爾國耳以文王太姒之胄居力田務儉之鄉故
能保國以至於東周然在春秋之世奔走於晉魯見
陵於齊宋國亦愈式微矣鄭謂寡患難孔謂魯衛不敢侵曹皆非也但魯於曹爲睦耳王霸之興衰小國偏受其害錄曹於變風之末
舉一以例其餘也周室衰而五霸起齊霸衰而曹幾

滅於晉晉霸衰而曹遂滅於宋矣小之能立也存乎
自強而曹則蜉蝣溺於細娛赤芾被於彼候國欲無
危不可得也鳲鳩之君子或保國固賴有斯人歟至
下泉而音調悲涼至矣季札於檜以下無譏其以國
小不足論歟抑知此正可以觀世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
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
之憂矣於我歸說

此與槍之羔裘同刺也細娛不止衣服而衣服亦細娛之一端志不踰衣食燕遊之閒而遠大之慮忘矣故託蜉蝣言之衣裳楚楚在蜉蝣自以爲可娛而我則竊爲憂之矣則盡於我歸處乎蓋心憂者憂其忘遠慮即憂其楚楚於衣裳也若於我歸處則衣裳可以不楚楚而亦不妨於楚楚語意至含蓄而有不必明言者也從來細娛之死人多矣丹朱慢遊是好太康逸豫滅德商辛沈湎冒色幽王舉烽裂帛無非細娛而漢唐以後更不可勝數天子不細娛不亡天下諸侯不細娛不亡其國大夫不細娛不亡其家士庶人不細娛不亡其身細娛

事若甚小而爲害則甚大蓋細娛則必荒政荒政則紀綱紊細娛則必好媚好媚則小人得以導其欲而奪之柄細娛則必務奢務奢則財用匱細娛則必貪利貪利則虐民細娛則必憚正人憚正人則君子遠故人君不必大惡只一玩細娛則可以殺人無窮而喪其家國詩人比之蜉蝣意深切矣掘閱二字難曉孔氏謂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意亦强通愚意言其閱歷只在窟穴之閒見不遠而時甚暫也衣服卽指其羽翼言之○蜉蝣畧渠一名獨角犀牛角長一二寸角端有歧如戈戟身長二三寸甲色黃黑光潤如漆甲下有翅能飛能聲翅色白生溼土中夏月陰雨時人謂其朝生暮死亦不盡然但爲生不久耳蛣蜣蜣螂似蜉蝣而身圓短甲色黑有翅無角好圍糞壤爲丸也麻衣制同深衣古之布皆麻也但緣以采爲深衣緣用布爲麻衣耳

○彼候人兮何戈與祓其之子三百赤芾

首三章皆言小人之不當寵遇末章乃微見君子之困窮然亦不欲明言也篇中不露刺君意而君之失自見蓋小人誰實寵之其罪有歸矣斥以候人厭賤之也爲小人蓋爲赤芾惜也侯伯之國三卿五大夫耳蔇爾曹而赤芾者三百濫矣其必爲小人可知矣老革得志貴

也不榮命服被於此輩此君子之所以甯長苦飢而羞與同列也況其君且棄斥之歟此章毛氏以爲賦謂君子之官不過候人而小人多赤芾以是爲遠君子近小人按周禮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二人史六人徒百二十人此天子之官也侯伯候人當不過下士然此言何戈與祓則以候人之徒言耳非爲候人之官也何戈與祓自是其徒之職詩辭中并未見有君子爲此官意也以君子而至奔走戈祓亦無是理且下二章皆承此三百赤芾而申言其不稱則此章之爲興爲賦亦可得之於語氣之閒矣○按祓字似宜從衣作祓蓋有衣兵也

棨戟之類今門槍是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承首章而申言其不稱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非服之榮榮以德也小人被之益形其醜耳而彼且志得意滿不知自愧也寵之者與受寵者均無人心矣○鵜鶘似鵝咮長尺餘頷下胡嗉如數升囊常羣抒洿澤之水滿胡而吐棄之令水涸而食其魚故又名淘河鵜鶘以形名淘河以能其足略似人足其肉腥穢皆成水沫不堪食以鵜與小人亦狀其臭穢而貪殘也鵜在梁則不濡咮翼鵜宜

在洿澤不宜在梁小人近幸則不稱媾服小人不宜寵遇也薛方山以爲反興非也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小人媾服亦甚不稱耳而攀附黨援氣燄之隆炙手可熱蓋其氛甚惡矣婉孌季女豈此時而猶將求飽歟求飽固勢所不能而飢亦季女所深願然憂時者不能不歎也○薈蔚草木鬱積則下常穢溼晨日方出則溼氣以日所吸而上蒸故言南山朝隮非以薈蔚狀雲之升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天下事物之交無限而應之以一心心之爲用不可稍偏心偶有偏則應物皆謬故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君子必於是兢兢焉而君子之所以愼儀者則不飭於儀而飭於心心不著於虛空子臣弟友而外無所謂仁貌言視聽而外無所爲禮養中所以應外制外卽以養中此之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閒也故君子之治心也澈之於至靜之天密之於方動之頃使以心燭物而不以心隨物因物付物而不以物役心是以事物之交日紛然而不一而一心之應自貞度而有常其儀一兮夫豈致飾

於外而有然亦豈徒飾於外者所能然哉誠以其心之如結故也心何謂如結禮嚴於翼翼仁篤於肫肫也肫肫而物無不體翼翼而動罔不欽是一理之純固結而不可解也曹當日者蚤蝨玩於麻衣候人媾於赤芾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儀失其常君臣鮮可象矣乃有君子其人不染於汙不變於俗制行恆如一日應物咸適其平是足以動人好德之良而宜乎詩人之樂稱以風世也或問如此云云不仍如小序刺不壹之說乎曰此微有不同者謂陳古以刺今是因今之不善而懸擬一善者以相形也如愚所云則是因人之有善而樂稱其善以示人也蓋用心有厚薄之殊矣且詩無刺意也詩人因君子之儀一而想見其心之如結故推本言之

下三章不言心而獨言儀者心不可見正於儀見之儀之所發卽心之所存也詩人亦可謂知德者矣○鴡鳩似鵲鳩而稍大毛色斑駁一名秸鞠一名鶻公一名布穀皆以其聲名又鳴當布穀時也鵲鳩聲三一名桑鳩以在桑爲多且以桑時名也辰月戴勝降於桑鵲鳩初春卽鳴鳴鳩季春始鳴一名斑鳩一名鸖鵴以羽色名也一名戴勝一名鷑以其頭上有毛勝也性純摯而多子其飼子朝從上而下暮自下而上至爲均平故以性之純興君子之德以子之多興事物之賾以飼子之均興應物之平此興之工於取類者也於鳩言子七於君子言儀一彼此相足

互見意也曰一者對事物之賾言曰結者本其儀之一言也

鴡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天下事物至賾至動而道則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上章言子七而儀一言物雖賾而處之各當盡乎無物不有之道也此章言子在梅而帶伊絲言事雖變而待之有常盡乎無時不然之道也蓋至變者事而不變者理守乎理者合久暫而不違則應乎事者歷常變而不眩矣儀一不徒在帶弁之間其帶伊絲者卽其章身之有常而見其所守之不易也帶伊絲則弁伊騏言其稱也以有常者應事故隨時而適中也大抵服好衰奇亦心之逐物而動帶之有常卽心之有常影子大帶用素絲冕弁朝端皆同用之騏弁卽弁服也帶同而服不同正在桑之鳩以待在梅之子也蓋此章興意與上章稍異此章直以鴡鳩當心在桑當如結上章橫說一字對七字此章直說帶絲對在梅心者毋而事物之變動者子心有常以應物則事物雖變而各得其理心逐物以變動則憧憧於往來而已帶絲而弁騏以有常待無常則不失其常此主一無適之道也帶伊絲則弁伊騏本分兩

層說者只作美其服之有常則混作一層與上下章俱不一例矣讀者其細玩之

鴡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在梅而又在棘變動之至也而毋不改其在桑則其變不忒矣朱傳言有常度而其心一則儀不忒有常度跟帶伊絲其心一跟心如結蓋帶伊絲原非說儀在儀之上一層與心如結橫豎對看此云儀不忒則雙收儀一弁騏二句上章傳言不差忒卽此所謂不忒也不忒之儀不止是容儀勿獨以上章帶弁當之蓋貌言視聽則

肅父哲謀子臣弟友則孝弟忠信故傳於首章下則引曾子遠暴慢近信遠鄙倍之言於此章又引大學其爲父子兄弟足法之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而皆不越乎一身之間則皆此心之純理若止以令聞令望視之則淺之乎儀不忒而習儀以亟者亦可託足矣黃才伯謂不須以父子兄弟言是淺看儀字了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以一心合乎事物之當然則得乎民心之本然民是以有所興起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所以正四國者本之於身而裕如矣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此淑人君子已括如結有常之意正是國人句則括上章儀不忒正四國二句上章言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此則以能正國人作現成說也此章意在更推一層歸到願其壽考胡不萬年有羨慕意有嗟歎意謂此能正國人之君子則胡不萬年乎好德之深情也或謂此不是祝壽但正人即以得天縱不得壽亦自不朽又或謂萬年爲垂法之遠其說皆似高而實非詩人語氣此詩從儀一徵其心結又從心之時時如結推到事事之各得其宜又從身脩推到治人又因其能正人而願以壽考通篇一意貫注而要以心如結一語爲本原之地此章即以在榛應國人只一在桑則國人無難正也一心之包運廣且神矣國風中如此詩者亦甚少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洌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小國至春秋之末困敝至矣春秋滅國無數小國不惟困敝且蜉蝣不保朝暮此詩傷之且危之也所以困敝之故由於王室陵夷其念周京與檜之懷西歸不同非惜之也實恨之矣洌泉無養物之功下流有傷物之害小國苞稂耳烏能自保也此憂也寐或忘之寤則興歎

矣周京何爲而衰微若是哉○稂即稂尾又名狗尾似梁而小故名童梁此詩以寓意爲比即以聲韻相應爲興又比興之另一體也蕭勁於稂蓍貴於蕭困敝之漸不惟附庸小侯且如陳蔡魯衛皆日蹙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黍苗非苞稂也芃芃則不浸也而陰雨又膏之大異於洌彼下泉矣此對上三章之首二句看言王室不陵夷小國不困敝無思伯之意又以四國既有王已得陰雨之膏而無浸傷之苦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小國何益幸乎此乃加出有伯一層意而取聲韻爲興鄒嶧山謂此詩顯比

而即以爲興非也詩無所謂顯比比意既顯而又相應則只是興不謂之比矣以此章對上三章看則爲比爲興之體自明

輔氏以此詩爲作於齊桓之後而陳止齋亦云傷天下之無伯皆從末句看出蓋無王而有伯傷矣然無王有伯小國猶苟安也至天下無伯而小國亡矣是以齊伯衰而曹幾滅於晉晉霸衰而曹遂滅於宋小國固不能無思伯之傷也然此詩不思齊桓而遠稱郇伯者無伯不如有伯也有無王之伯又不如有有王之伯也有陰雨之王而又有旬宣之伯乃安靖至矣故詩人慨想其盛而言之見今之無王又無伯傷益甚也但玩此詩主意究只是傷無王而無伯意只帶言觀首三章

反復於念周京可見又作詩時世皆無可考曹風四篇序以蜉蝣爲作於昭公時候人以下三篇皆作於其公時鄭箋既用序說而鄭譜又有云蜉蝣至下泉四篇皆其公時作是鄭氏一人已二三其說矣則此詩亦安敢必其爲作於齊桓之後曹其之時嚴輯以虐曹罪晉文固也然謂其因晉文之虐而有是詩則不必然也此詩原不主於思伯讀詩者其必當涵泳詩辭以逆詩人之志愼無徒耳食而又攀附時世以實之也

曹楊之詩皆佳遠勝齊鄭且以觀王迹始終則尤切於論世毋以小國之風忽之

幽一之十五

幽風只七月一詩耳鴟鴞以下六篇則以周公故附焉者也七月一篇亦非幽民所作實周公述幽民之風以戒王而遂以幽風名與他國風異矣其不列之雅者其音節風也其所言皆民風也鴟鴞亦列之風者其言以曲而中其意以隱而顯其辭氣以婉而直所以爲風也與雅之直爲誥誡者殊矣東山亦列之風小雅采薇諸篇述其情而寓以作忠之意成役有常典也東山事起猝然周公有引過之心而深憫征夫之苦故備述其情以慰勞之亦民風類也破斧伐

柯九罭狼跋則皆民間之言爲周公而作者其列之風所固然矣其繫之幽者蓋太史以附之七月之後也幽周舊也地仍畿內周公王朝三公則以繫之幽可也次檜曹之後志思也孔子觀周道檜曹傷之謂世不可以終亂而慨然於周公也幽風風也而近雅國風終以幽風而雅可繼進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此詩皆代爲豳民語氣恍若民間之自爲綢繆而商榷

者以見其思慮之遠用力之勤預備之周趨事之敏奉養之儉享上之忠家人婦子之和民風之厚其情眞其辭和其意深其言淺其心惕厲其致從容要期於有以感王之心而不敢忽於民事也周亦豳也不近述周風而遠溯乎豳者謂周以農事開基而豳土苦寒之地故后稷公劉之風化其急急爲衣食謀者尤爲竭蹶不遑而酳樸忠厚實周家基業之本而天子之尤不可一日忘者也王者錦衣玉食租稅取之民耳而繼體之君生長富貴是安知有稼穡之艱難者不知稼穡之艱難則逸豫奢靡所由來而竭財虐民所自起顧人情不甚相

遠夫豈有告之而不知感之而不動者則念夫民之勤於衣如是而爲君者敢不爲之恤其寒民之勤於食如是而爲君者敢不爲之恤其飢是必睹一民之失業則引以爲由己寒之由己飢之而溝洫田宅之經省勞補助之典之不容以少懈也身之一絲費匹婦之幾爲辛苦口之一粒費農老之幾爲霑塗而經費之需幣餘之會猶敢以肆情妄費乎民何愛於君而動念曰爲公子裘爲公子裘獻豜于公躋堂稱壽也君能民其民則民亦君其君耳民之忠愛如是而君甯無以答其意乎是君民一體之念其必且油然生也女心之悲曰同歸也

改歲之嗟曰婦子也食農夫者瓜茶介眉壽者春酒也養老慈幼之情家人婦子之愛殆天性歟禮樂學校之脩亦不過品節之使無失其性耳教思無窮夫豈待於强勉也冬寒而夏已預秋斂而春已耕秋風初戒霍葦早備乎來歲之挑桑我稼既同宮功蚤念夫其始之播穀雖有絲麻不忘狩獵已需裘褐復事墐塗圃豈無蔬常食止於苴荼禾則未登築場勤於九月蓋生於憂患庶民且然而在上者之憂勤惕厲夫又當何如哉儉則可寡欲以養心勤則以自强而進德故此詩也淺之則話桑麻敷晴雨農夫婦嫗之所常言耳而深之亦天人

性命之微也精之亦正心誠意之學也擴之即王道教養之全也王朝留此意周室可以不東列國聞是風變風亦可以不作矣首章總括一篇之意以啟衣食之端流火句領起禦寒之意于耜句領起力農之事又此章開端法也首段言衣意虛而詠歎以出之後段言食事實而鼓舞以將之二段亦非板對但從申月順數到卯月總見無日非憂勤之日無人非竭蹶之人也衣之計豫於申月三陰出地大火西流寒之兆也七月之卦爲否安成劉氏曰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及周公時凡一千二百四十餘年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七月則日在鶉首而昏時大火西流矣然此詩上述豳俗乃當夏商之時而言七月流火者蓋據周公

時所見而言耳食之計肇於寅月三陽始泰土膏初動順生氣之和也寅月之卦爲泰七月將寒則圖所以成衣者以待九月則衣成而可授之家衆矣朱克升曰授者家長以與家人也○曩見嘉興蘇湖間子婦分授絲綿日勤機杼布帛之成則皆獻家長日售之以供食用及秋九月則每造衣一襲以分賜諸婦謂酬其終歲之勤婦皆拜而受之此其風俗猶古乃數十年來此風亦漸衰矣然九月後之益助此衣者猶將未已也但謂遽已寒而後圖之則已晚耳自子月至卯月篇中皆以日言蓋陽之方生而長則主言日陰之方生而長則數以月也且天開於子一陽始生自有可以爲首之義三代以子丑寅三正迭建則三正之義自古通之在甘誓已有怠棄三正之語周用子

正此其兆端也公劉國豳在夏之世故二之日曰卒歲卒歲之後繼以于耜見不敢一日嬉也卯月耕尚可緩而已始事於田則趨事之敏後此更可知矣周禮無田畯之官蓋居四民之事皆掌在冬官而今闕之也同婦子以餉田見壯者皆出在田是用力之齊也田畯至喜有歡欣鼓舞之意焉又以見勸農者之能勤其職而重農務本之意亦藹然見於言外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授衣在戌月蠶桑在辰月不有春日之蠶安所得九月之授授衣未必衣帛然絮纊之温亦須所授也故載陽之日則有事於求桑而蠶生未齊則又有事於采蘩此謀衣之始事又預於七月九月之前者也蠶始出故桑貴柔柔桑葉之嫩者出未齊則蘩以温之曰祁祁見力蠶者之衆也有公子同歸之女與焉見無不蠶之家也載陽之日倉庚之鳴懿筐之執微行之遵遲遲然祁祁然一時之景色如在目前亦正所以啟人君之動念也遵微行有女子避人悄悄旁行情致毛氏云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愚按此不必泥在牆下宅有二畝半在田且卿大夫家得用公桑公桑在北郊微行豈必在牆下也而傷悲之女則又爲之度其

情事言外生情筆致幽曲靜細周公眞多才也始蠶之月正昏姻之時故女有同歸之感同歸者親迎則從公子以歸也慶源輔氏曰舊說以女心傷悲爲感春陽之氣而然則失之褻以殆及公子同歸爲欲與公之女同歸則又失之僭且於下爲公子裳爲公子裳有礙故先生不取而以爲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爲悲而遠其父母也不惟見當時風俗之厚而又於下文皆可通矣愚按此舊說不必問其近褻近僭且意味亦嚼蠟矣然寫景寫情要總爲力蠶生色期於感人易入耳非無故多作閒文也若女子之孝思及上下之親愛則又正可於閒筆見之矣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斯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元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衣授於九月而蠶預於春矣然蠶事興於來春而蠶具已預於今秋則其慮愈周而思愈遠也萑葦八月可取故七月思及之而八月取之也已預其具則至春而力其事矣大桑條之小桑則猗之亦見用物之宜而撙節之有道也桑性喜摧伐伐其枝則來歲益盛小桑則未可摧伐也黃東發曰前言柔桑指桑葉之小者此云女桑指上章春日采蘩言蠶事之始也此言蠶月條桑則蠶務之盛時也古布皆麻麻不足以禦寒而綿絮敗綿曰絮繭帛之用視麻爲重故言之特詳五十非帛不煖也鵙鳴始於夏至而盛於立秋止於冬至故鵙鳴以警績也麻七月成而八月績之七月早收牡麻以績其苧麻有子者則仍

未收待九月而收其苴蕡以爲穀食苧麻皮亦供績而色惡也有帛不可無布授衣家衆則布之用廣也授衣家衆無取乎色布帛之染色者蓋皆以奉上公私之辨文質之殊也急於衣而尤急君上之衣故動念曰爲公子裳上下相親君民一體之至也奉上亦布縷正供非豳民越分獻媚然謂之急公稅則只是尋常規矩不見忠愛之忱直曰爲公子裳則見爲豳民情願不徒國法所拘也古者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亦只是易事通功原非厲民自養後世只見爲奉上之常法而忘乎勞心之職任遂使民心不願而逋逃相踵所謂三歲貫女莫我肯德也故下之親上實本於上之親下而一體之至則報施兩忘直如奉侍自家尊長而非曰吾以是酬上恩也此心所自效耳但爲民上者試思夫下之親上如此其在我何以當之則恤民之心宜亦無所不至矣此章重備蠶績以卒歲而載元以下皆似餘波然無衣意自統公私上下原不止豳民之自爲私計也○萑葦蘆也毛氏曰蒹爲萑葭爲葦按萑者蘆之似茅者也葦者蘆之似竹者也皆蘆而有二種也取萑葦以爲曲薄薄如簾薄之薄通作箔猶箄也而織之爲筐又曲之使圓以栖蠶故曰曲又曰薄也月令具曲植籧筐注斧隋銳也銳音芮戕方銳銳云曲薄也植槌也受柄之孔也隋不方也圓而長曰隋鵙伯勞一名博勞一名

伯趙一名鶪鵙亦名題鵙大如鵲青黑黃色似晝眉鳥其味有旁牙善擊小雀食之其鳴鵙鵙然故謂之鵙其鳴無轉聲其飛不迴翔少皞鳥官所謂伯趙氏司至者也月令仲夏鵙始鳴楚辭云恐題鵙之先鳴兮而百草爲之不芳今說者乃多與杜鵑相混誤也元爲朝祭之服祭服皆有次第以絲朝服以麻朝服以緇衣緇亦元也黃爲息民之服又元黃朱皆可爲裳元端服上士元裳中士黃裳祭服則纁裳纁卽朱也獨言裳者取叶韻耳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前三章皆言流火見將寒之兆而起無衣之意此章則

數自純陽之月以至純陰之月歷舉時物之變且陰以漸盛草木且不勝其威則布帛猶不足以當寒而又必需夫裘褐所以起田獵之事也貉狐貍以切於裘者言之周禮凡起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卒惟田與追胥竭作此蓋以六鄉之衆言之田田獵也追近捕寇盜也子月農務甫畢故狩惟正卒往丑月歲功畢成將大狩以奉臘故正羨皆往所謂其同也但周禮仲冬教大閱此其同在季冬者蓋國豳時禮制未定不盡與周禮同也四時農隙之田皆以講武而冬狩獨爲大閱其舉尤盛所以習武備使不忘故曰載纘武功非仲冬已田季冬又田之謂纘此章之意本以裘褐

爲主而先王田狩之禮則實以武功爲主此詩雖主言民之急於衣食然昏姻之時武備之政藏冰之役皆并見之其實皆凡以爲民也裘褐必取於秋冬周禮掌皮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詩獨言冬狩以冬尤良也秋月鳥獸毛毨其溫猶淺冬月鳥獸毳毛其溫尤厚十月已裘矣此之所取又以預周來歲之用也爲公子裘本民親上之心而言之然此實大司馬之狩獲而積於旌下者蓋既取三品之殺上殺供祭祀中殺供賓客下殺充君庖也而可裘者亦以獻公然後分其餘所謂私也其爲公子裘私豵獻公則見此皆民之所獲而不自私以獻上者所以表豳民之厚也然民之裘褐亦出其中矣私豵獻公亦似閒筆餘波然纘武原非專爲裘褐不必泥豬皮亦可裘之說薛方山輩必欲強解但當歸題反減思致耳大概觀之蠶績出於女裘褐出於男男女竭作衣褐乃周爲人上者所當念也○葽小草遠志苗也莖細葉小故曰小草草華謂之榮小草不榮而有實或曰狼尾然狼尾含蘂當以小草爲是蜩類不一總名曰蟬楚謂蟬爲蜩宋衞謂之蜻蜻陳鄭謂之蜓蜩秦晉謂之蟬揚子方言今南方謂之蚱蜩五月鳴者馬蟬也大而色黃黑其聲亦響大以腹鳴也謂以翼鳴者誤貉狐貍本三物于貉取狐貍互文見意故朱傳云于貉謂往取狐貍亦會意解法也

或疑貉狐貍是二物而朱子誤解卻不知貉狐貍本是三物而朱子亦非誤解貉似狗而小色蒼黃與貙同穴善睡之獸也晝日穴處夜出掘地求食蛇蟲之屬其毛雖溫其色則賤故禮服無貉裘狐似犬小前大後茸尾有黃蒼紫紺數色老者則有元狐白狐黃狐爲多白狐最貴南方少狐而有貍貍似貓亦似豹毛有斑文好盜雞鴨貍類不一有青程茅程此大而似豹者亦似豹長尾有九節黑白相間香貍其臊有香如麝牛尾貍玉面貍味美好食瓜果皮皆可裘內則曰食狐去首食貍去正脊貉狐貍之爲三物明矣南人誤呼貍爲狐貍猶其合呼柳爲楊柳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

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上章衣褐備矣然野處堪卒歲乎故又自一陰數至純陰之月而歷舉昆蟲之變以起入室之意既備衣褐復事墐塗禦寒之周也而民事艱難亦可見矣上章隕蘀而于貉有順時肅殺之意此章昆蟲依人而入處有順時閉藏之意又言之各有其類也嗟我婦子句見老者之慈亦以幼幼有同情君子所當念也十月而農功畢去公田之廬而入邑中之宅故言天既寒而事亦已事專指農事也十月而曰改歲是亦子正之兆劉公瑾曰歲字有以

天時一周而言者有以正朔所紀而言者天時始於孟春終於季冬二之日何以卒歲是也正朔則三正迭建此十月而曰改歲是也夏書有怠棄三正之語則自夏以前已有子丑之正是三正通於民俗其來既遠故豳公創國偏方亦有十月改歲之俗及周有天下又因以爲一代之正朔正如公劉徹田爲糧其後亦爲成周之徹法也愚按冬至一陽始復日短之至而復長是亦天時之一周也衣裘皆曰獻公入處獨呼婦子君公無野處也○斯螽蚣蝑也以股相切作聲者莎雞絡緯也一名蠷雞似蟋蟀而色近黃赤以翅鳴而聲含胡不如蟋蟀之清冽好在竈上故名蠷雞又名蠷馬陸氏曰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按此則又螽之一種多在草閒未詳孰是蟋蟀金陵人謂之促織又名蛚蚚然朱傳云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者以上二句方言動股振羽而遂承之云在野在宇在戶則不以爲一物不合語氣說者謂至十月方言蟋蟀是倒裝句法愚謂倒裝句法古常有之然以有上二句則在野四句亦不得倒裝涉蒙混也蓋蟲羽多化生徽俗好鬬蟋蟀善辨蟋蟀之相每云某者某物所變則善鬬某者某物所變則無用是蝑螽莎雞固常變化爲蟋蟀朱子本不誤混也○室無北牖庶人之室庳小則北出牖以取光而冬則塗之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果蔬以輔穀食者也果酒嘉蔬以介眉壽瓜壺苴荼以

食農夫又見豐儉之宜而不敢厚於自奉民之謀食固如是備周而慮遠也介眉壽句中有賓老二項人有疾祭二項事古人飲必祝壽所謂奉觴上壽是也冬釀而春成曰春酒首章言衣處虛而言食處實自二章至五章言衣爲詳自此章至八章言食則略蓋虛實相足又謀食天下所同而豳土苦寒故御寒尤周悉也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已見民汲汲於農務至改歲而後入室則十月以前其皆力田之日可知此章食物俱由此得來此章鋪敘以見取之有時用之有禮則勤於農務意又自可想也食瓜斷壺去圃爲場之漸此又無意中

聯絡筆勢所自然耳○棣郁李也鬱棣屬小李不一類有大如彈丸者有小如櫻桃者有小如豆者有赤有黃故曰棣屬孔疏訛常棣爲唐棣又言大如李皆失實莫蔓莫蔓生碎葉實如葡萄而小生青熟黑或以爲即瑣瑣葡萄亦非瑣瑣葡萄蔓勁而有輮刺與葡萄同蘡薁則蔓如瓜蔓而細也其結實成穗則相似耳孔疏謂蘡薁亦棣屬而小別是亦失之也葵江南人謂之蕲閩廣中謂之馬蹄葉圓大似蜀葵後缺如馬蹄花淡紫白色而小又名楚葵今馬蹄菜也他若蜀葵一丈紅也莖高六七尺節節著花花大如小盤有千葉單葉不同略似木槿有朱紫紅白數色向日葵也一名向東邁葉圓而尖莖高丈餘開花於項色黃形如徑尺盤結實叢聚盤中色黑略似

瓜子可作果食秋葵側金盞也葉似蓖麻莖高五六尺花著節開單瓣黃色形如杯盞荊葵芘芣也已見陳風鳧葵蓴也似荇菜而葉圓生水中甘滑宜爲羹兎葵紫背天葵也小草生石砌開可制丹石解百藥毒惟楚葵可爲蔬此所亨葵也葵見於素問列於葱韭而郭注爾雅乃云大莖小葉花紫色黃是何其謬誤也菽類大小遲早不一七月可亨者早菽也南方白小豆有六月熟者前章言八月其穫黍稷粟秫之屬八月已穫也此言十月穫稻西北無早稻故稻至十月始穫粳糯皆十月初熟此言爲春酒則糯也南方宜稻早稻有六月熟者秫稻八月熟晚稻則亦九月十月間始熟也瓜類亦不一古有白瓜即冬瓜甜瓜黃瓜絲瓜壺類亦不一有圓金瓜長亞要諸形有白青斑駁諸色有甘苦二種苦者不可食其乾之則皆可爲脅爲瓢瓜類黃花壺類白花也壯麻宜績八月已收苧麻有子九月撐熟者收之十月則畢刈之古未有脂麻以脂麻言者誤也荼苦菜也樗似椿有臭氣不材故只以爲薪亦見用物之宜也鬱養肝氣薁能滋陰葵味甘寒滑利腸胃老人火結者宜之菽益腎氣棗甘温補脾和胃益氣酒行氣血壯精神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西北土寒冬月不種菜蔬故築圃爲場而納禾稼焉禾連藁秸而露積於場以穗頭向內藁本向外上又以草覆之北方皆然禾稼畢納今歲農事

之終蓋自于耜舉趾以來夏耘秋穫其勤亦已至矣乃農功甫畢而復執宮功誠以前者勤於農功未暇及此故也然此方十月耳宮功似可徐圖而顧曰亟其乘屋者來歲東作之事又已迫於念慮之中而敢不汲汲也凡事偷安一時後此必有不及圖者惟宵晝不遑以治之庶使事有餘閒來春無妨農務可以早于耜舉趾矣稼方同而預來春播穀之謀亦猶蠶既成而預來春治蠶之具也人方曰力農者至冬而暇耳孰知冬日之暇其皇皇者又有若是歟自邑之野曰下曰出今人往治田曰下田自野之邑曰上曰入執宮功只是自脩其屋不必謂

公室官府之役下于茅索綯乃可直接此章只以執宮功襯託出憂勤農事之意耳○重穋卽黍稷之中有此先種後熟後種先熟二種非黍稷外又別有二種穀名重穋也雍土宜黍稷故先言之禾者長葉叢生穗實諸穀之通稱故稻秫菰粱皆謂之禾秫稭也卽秬黍也雖亦黍類而獨高大宜爲酒也菰彫菰也其苗如茭草（今茭白又名茭笋）其實色黑米色亦黑長四五分而細生湖澤中作飯香滑（杜詩云波漂菰米沈雲黑）粱卽今所謂粟也麻菽皆有枝葉而作莢故不謂之禾而別言之麥亦禾屬而成於初夏故亦別言之麥非十月所納此并一歲之成言之耳

諸穀之成亦不皆在十月但前此隨熟隨穫而積於田野待九月築場既成乃皆自田野而畢納於場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非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藏冰見急趨公事之意稱壽見忠愛其君之心丑月鑿冰卽以納冰事至寅月而始畢耳非至寅月而後納也用冰在初夏盛夏而冬月急趨之預喪祭之供備老疾之賜變理之宜亦大政也獻羔祭韭此於寢廟薦冰非祭司寒左傳所謂黑牡秬黍以祭司寒也（黃一正云羔韭亦以祭司寒未是）黑牡秬黍象寒類也（皆黑色也）春行羔豚春薦韭宗廟之禮也篇中多言禦寒此藏冰則以禦暑亦以見調變之不偏而愆陽伏陰天時不和則足以傷農稼故順時調變之亦爲穀食計也但此固王政之一事而調變不專恃此若申豐之答雨雹又丙吉之問牛喘則未免爲識者所嗤矣滌場在納稼之後滌場者既自野而積之場卽於場去藁取穀而入之倉然後掃其場地故謂之滌所謂速畢場功也饗公祝壽亦猶爲公子裳爲公子裘意也蓋烝而獻功報一歲之成而國之耆老因以致愛君之意焉厚之至也（問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朱子曰周初國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

制未必盡備而民事之艱難君則得以盡知之成王時禮樂備法制立然但知爲君之尊而未必知爲國之初此等意思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因是以知民事也此章俱以閒筆無大關首章後段之意然苟非治田敏而用力齊安得有此日藏冰畢場之暇而急趨藏冰之務以待仲春之啟至寅月納冰甫畢而于耜又有事矣是亦與亟其乘屋同意皆瞿瞿蹶蹶之心也首章饁南畝而田畯喜上之喜其民也此章畢場功而祝君壽民之喜其上也非上下一體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三時不害民和年豐何以得此然則爲民上者睹衣食之維艱則奢靡侈汰之心當亦可以不作矣念斯民之勞苦則非時勞民之役當亦可以不

興矣監作息之勤敏則憂勤惕厲之心當亦不敢少弛矣觀下民之戴上則刻薄殘民之事當亦不敢或施矣觀授衣入處之慈聆春酒介眉之孝睹婦子饁耕之娟思蠶女殆及之悲則當知民性之本厚而禮樂亦可舉矣察天時之屢變知物理之生成視民事之後先考調變之有道則庶政當亦無不知舉而休徵可致天命人心可無不萃矣思深哉後世粟可棄地帛可被牆而斯民何以逋逃也簿書日煩會計益密而國事何以不理也刑罰日嚴誥誡時切而世教何以不興也彼非不知稼穡之艱難也然而竟不知也傷乎○傳中兩尊壺當

作尊兩壺尊猶奠也

此詩周公所以戒王而周禮亦用之以逆暑迎寒及大儺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亦欲使民閒畢聞知之而不忘舊俗則上下交盡其職也此其意與六府惟修三事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者同一致矣然而謂之變風者蓋其音節體格皆與二南之正不同而葦籥土鼓存豳舊俗亦與二南之用絃歌笙奏不同夫是以不爲正而爲變歟不則正變之說亦先儒所意爲之別而未可深據也小序因豳風爲變故其序此詩也亦有周公遭變之言蓋此不附鴟鴞東山諸作皆周公居東時事遂亦謂此詩爲遭變而作夫考之金縢則但言周公居東時貽王以鴟鴞未聞并貽以七月也此詩音調和平氣象從容暇豫必非遭變時之詩與書之無逸同一致乃平時作以告王者耳又何必謂居東所作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此周公患難中語也其用意忠勤而情辭悱惻規慮宏遠而思致深微蓋憂在王室之顛覆而不憂一己之受誣辨家國之安危而非辨一身之清白欲以弭四國之

亂而非特以弭流言之口又以安天下之衆而非第以謀一身之安故婉言示意而不敢明言積誠感君而無所怨懟聖人之情固如是哉非操斧所得而竊其貌也此章徵指武庚之事而傷管蔡之失道以爲入告之端也夫管蔡固振振公子而何至叛親亂國乎管蔡之罪武庚陷之也曰既取我子已然之辭也曰無毀我室未然而將然之慮也當日者太姒十子五叔無官周公冢宰康叔司寇召畢皆庶且列殷肱誠以德不以長以賢不以貴也武王既崩周公以弟而攝政管叔以兄而外監成王方在諒陰周公日居左右常人之情蓋不能無

疑焉而武庚懷不軌之志怙商辛之惡日有以窺伺周室思以一逞其謀非一日矣今者國有大故主少國疑正武庚逞志之秋所以不敢遽發者蓋非忌管蔡諸監忌有周公在也乃管叔方有疑志而與以可閒之端故武庚之謀起焉謂管蔡可惡也欲毀周室先搖周公能搖周公者莫如管蔡周公搖而周室可毀矣故大誥之篇曰殷小腆誕敢紀其緒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曰予復反鄙我周邦叛志之主於武庚所可見矣然惑管蔡奈何曰兄啟監而弟右王於序則不順王在疚而政由公於事則可疑周公殆不利於孺子也而三叔果爲所惑

也遂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也夫三叔流言之故止因心疑周公非遽欲與殷叛也而武庚之惑三叔以使之流言則將以毀周室而先以搖周公也然三叔以惑故而流言則國亂將由是起而三叔之罪已不可逭矣時管蔡雖未誅而罪人斯得則其罪已不容不誅三叔之罪武庚陷之故曰既取我子也借非以周公之忠誠成王之悔悟則王室不且爲武庚所毀哉曰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傷管蔡而甚武庚之惡也夫周公之危疑管蔡爲之也而周公曰閔斯周公念鞠子哀耳初不以是怨其兄弟也至後此而辟管叔蔡蔡叔亦王室之故大不得已焉而其神傷矣此章之意實重無毀我室一語爲下章桑土綢繆發端然兄弟多故心實傷之故涕泣言之不能自禁讀此語者亦可以揆當日之勢而體周公之心矣按金縢周公以流言之故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不避位恐不能自白而生亂則無辭以告先王也又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言周公東避二年王乃知流言之由管蔡也漢孔氏誤以弗辟之辟爲誅辟因遂以居東爲東征朱傳誤因舊說故以此詩爲作於東征之後然此詩實作於避位居東之日此時武庚三叔之叛皆未發而勢

有必然故託爲鳥言而呼鴟鴞以告之意欲王知武庚之陰謀而戒懼預防以固王室如下章所云非徒以自白無他也及夫雷風示變金縢書啟成王悔悟親迎周公以歸則三叔自知有罪無以自安武庚復旁煽之三叔遂從武庚以叛淮夷徐奄五十國因之洪圖天命而後東征之師乃不容不起矣此當日之事勢致亂之始末殆有然也又按金縢篇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作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下文遂云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云云王啟金縢之書於是親迎周公是則公之居東止二年非三年也下東山詩曰自

我不見於今三年是東征之役又三年而非二年也此亦可見孔氏以居東爲東征之爲誤矣朱子與蔡九峯書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注後來思之不然三叔方流言言未叛也周公處骨肉之閒豈應以片言半語遽然興師以征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於王王亦未必從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自是合如此此以我之弗辟自言也周公攝政自是衆所歸心故不利之言有所從起故避之而東不敢當衆之歸正猶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也若居堯之宮逼堯之

子卽爲篡矣周公聞不利孺子之言而不避則亦或眞不利孺子矣故隨卦之九四爻曰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是殆亦周公之自言也觀此則朱子已不從孔傳故九峯書傳亦從鄭說可考而朱子於此詩傳則猶未及改也今人於朱傳他處皆蠕蠕欲叛以爲快而於孔傳則又似斤斤守之愚故曰今之遵朱者非眞知遵朱也其惑於心者多矣○又按監殷之說非預恐武庚之叛而使三叔監之也聖人之心光明坦易惟不疑武庚之叛是以復封武庚若疑其將有叛心則亦不封武庚矣但殷畿千里畿內庶邦小侯猶舊有國土武王恐其散而無所統攝故大封其兄弟以爲之長故凡封在殷畿之內者管蔡霍衛皆曰監殷非監於武庚之國也其後管蔡霍皆從殷叛而康叔不叛故不言四監而言三監耳漢儒不審則以爲監於紂子武庚之國而作王制者因言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是皆訛以傳訛課以加課也謂之監者監庶邦小侯耳康誥呼康叔曰孟侯梓材曰王啟監厥亂爲民又曰監罔攸辟是可知監殷之義矣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武庚之叛未動是天之未陰雨也及是時而思患預防用賢明政武庚雖黠其如王室何若苟且偷安不以爲

慮則武庚之惡不惟旣陷三監流言之開不獨動搖予且而曰予復反鄙我周邦後欲圖之悔何及也蓋王室誠可安則微臣之進退誅夷皆可不患而此心之自反無慙亦不妨於不白矣忠之至也通篇正意在此一章下二章皆只反復作危辭以足此章之意惟此詩作於未東征以前故曰迨天之未陰雨若旣自行東征畔亂已平則迨天之未陰雨句無所指實矣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思患預防或可以固王室矣然國之圖維誠非易易也予嚮者之勤勞至矣凡以王室未安故也予臣避矣不

敢安矣顧王今日之艱難其當思何以宏濟也至是乃
微有自白之辭然所以自白者亦以見綢繆牖戶之難
以動王憂勤之意蓋周公之疑不白則王室之危不安
誠有所不得已焉耳周公之心始終一曰予未有室家
之心也甯暇爲身謀哉於後王執金縢之書以泣曰昔
公勤勞王家惟予幼沖人未及知蓋亦本此章之語而
云然故也○手拮据以捋荼而蓄租至於口瘏只會意
解去鳥實何嘗有手不必將手口苦纏亦不必如說約
分截

予羽譙譙子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予之勞至於病而王室猶未安也今者武庚欲毀之而
流言乘之民之不康乃惟在王宮邦君室風雨漂搖新
造之邦何以堪此予之哀鳴以告王王其能無深念乎
維音嘵嘵結通篇之所言也其忠君愛國之志蹇蹇匪
躬之誠蓋悽然欲絕矣

周公誅管蔡之事弗辟之義先儒多是孔而非鄭且
徵考史記諸書以實孔說而駁鄭氏避居東都之說
爲無所考據愚按鄭說亦有不通者在解罪人斯得
謂成王多得周公官屬而誅之云云則并將鴟鴞詩
亦看作周公私己鄭謂作詩貽王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田此宜乎歐
陽氏之駁之也至於弗辟二字則自當斷從鄭氏必
求有據則可據莫如詩書之本文加本文無可據而
博求他說以爲據則他說之據未必可據爲本文之
據況他說又安可盡據乎史遷疏略而輕信商周之
紀其失實者多矣如就本文考之則書言周公居東
未嘗言周公東征也征則攻伐不遑不可以言居也
周公居東二年未嘗言周公東征三年也貽詩之年
卽居東之二年成王迎公以歸之年又卽貽詩之年
安在其爲東征三年也夫羣叔方流言而周公遽已
興師成王方疑公而周公竟擅征伐是自實其不利

孺子之言矣又何以自明其無不利之心乎更以此
詩玩之以爲作於東征之前避位之日則所以告王
者欲王之思患預防任人圖治以庶幾宏濟艱難其
言爲懇款忠勤忠君愛國之至意若以爲作於東征
之後則大難已靖何所云迨天之未陰雨且其意只
以自白而解成王之疑則已私矣篇中又多似居功
序績之言尤大非聖人歉然引道之心也說者又多
疑既取我子爲管蔡已誅之後夫管蔡已陷於罪則
謂之既取我子可耳若管蔡已誅則武庚亦幷誅矣
又何爲呼鴟鴞而告之且若爲戒之曰無毀我室乎

是則反覆推詳確宜斷從鄭氏避位居東之說而無庸更求他據朱子所以告蔡九峯者是爲定說而此篇之傳但朱子所未及改者不必守此以爲遵朱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成王得鴟鴞之詩感雷風之變既悟而迎周公蓋四國所共聞也周公事既大白則三叔無所逃罪是以內不自安而遂從武庚叛此殷叛之所由也王於是命周公東征以誅武庚而辟管叔蔡蔡叔矣然東方之叛事起

猝然此行雖不勞而成功戰士克全無害然周公實深閔士衆之勞若以爲我實不德致斯民之久役辛苦道路而不獲安其室家也今幸全師而歸深爲爾衆士慶然而其情亦已悲矣故述其意以勞之首二句言東征之久也次二句述歸途之苦也西土之念無日能忘前者大功未集故勞於行枚而未暇西顧耳及夫曰歸甫念則西歸益愴予懷自今其制彼裳衣勿事行枚乎然已幾歷辛勤而乃有此歸日也今者歸而在途矣室家安在獨宿良可悲車下安然獨宿又良足幸也此詩語語是道途辛苦悲喜交集之情其曰我東曰歸我心西悲此悲從喜出也其曰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則又喜自悲生也獨宿對室家言則悲曰敦彼獨宿則其安又可喜矣皆人情之至也○蠋一名蜎見爾雅似蠶而大如指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贏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

春雨路行淒涼之景最易動淒涼之思況離家三年今日將次至家則家中景況無不宛然心目之間恍惚成境如夢如癡人情所必然也此章言室廬荒廢乃歸士思中虛境然說得可畏如此思之且可畏況歸見之乎

然終是歸也又能不思乎亦悲喜交集之情上章所謂我東曰歸我心西悲者正以此耳嚴氏以爲此衆士之未有室家者其說是也○果蠃瓜蓏俗名柿瓜謂似柿之瓜也蔓生葉如瓜葉兩兩相値青黑色七月成實其瓜有圓長二種不堪食可入藥消痰伊威鼠婦一名委黍爾雅亦作鼠負溼地穴中所生長半寸多足如蜈蚣而身廣色灰白鼠出入穴中此蟲多著鼠身故名鼠負也蠨蛸蜘蛛之瘦而長身長足者故又名長踦宵行似蠶而色黑喉下有光舊說以熠燿爲螢謂宵行爲夜飛非也或以爲白頸蚯蚓亦非○亦可畏也亦字或說作不

誤甚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此衆士之有室家者也鸛鳴句承上濛雨以起下婦歎蓋征人將歸其家必先聞音信而鸛鳴陰雨則其婦益憂行路之勞所以歎也乃待歸而適歸期之意中又覺喜出望外相見本如舊而又若生新此時情致歡喜悲泣各各難道只於聿至二字中見之又因見微物而歎其不見之久觸目生情似悲似喜俱令人可思而不可

解○此章本零碎合湊說來各各有情不必强中作征人口氣○鸛似鶴而大其頂無丹赤喙長頸白身黑尾翅以喙相擊而鳴俗言鸛鳥彈牙是也知雨候俯鳴則雨仰鳴則晴瓜苦苦瓜古人語倒也苦瓜細蔓辟葉瓜青白色皮多磈磊味苦而美老則色紅有一種圓短者名錦荔枝又名紅瓤其瓤甘可食但苦瓜生於夏秋之間此其歸在春烝在栗薪者蓋指其苗蔓言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此章閒敘景事以見全歸之處也倉庚熠燿歸及昏時也之子四句未有室家者及時而娶也前第二章無室家者在途之思上章有室家者聿至之喜此言其新孔嘉則無室家者歸娶之幸又言其舊如之何益見有室家者當慶幸之深孔嘉如之何俱形容不盡語也篇法完密而景物閒適雖所以閔歸士之勞然卻有盛世熙皞氣象此筆端有神矣他詩多後半用複語此於前半用複語另是一格○縭婦人之褘孔氏曰綏也綏蓋今所謂流蘇絲絛之類是也孫氏曰帨也帨則如今汗巾士昏禮母送女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而事而汝也

周公東征何以至三年之久此時叛非一國殷及三監及淮夷徐戎奄君五十國凡紂之黨惡在紂國東北者蓋皆聯合而叛故大誥以爲艱大故王師不得不東征而至有三年之久也是必非爲流言小故而周公忿然興師矣三年之中逆者滅之服者舍之負固習惡者遷之然而士衆安全者周公師出以律又王靈昭灼則鮮有能抗王師者也豐城朱氏曰周公之東征也舒徐容與諄諄乎友邦之訓誨懇懇乎仇民之戒飭使人心曉然知順逆邪正之辨自然有以翦其羽翼而批其枝葉不必干戚之用而罪人授首

矣則公之於庶殷非以力勝之也以德懷之也以德服人故東征之士雖有離別之苦而鮮死亡之患周公此舉仁之至義之盡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斯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錄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武庚之亂三監徐淮奄皆起多方之國不無顧望貳心四國不靖則王室不得一日安甯天下生民塗炭之苦有不止於破斧缺斯者故大誥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

此所謂哀我人斯之意也武庚誅淮奄踐而四國始不敢違於正所謂皇也革面革心所謂吡也奉我王章無或異志所謂遒也四國既正則天下人民皆久安矣蓋公之東征非以報流言之憾也所以安王室也非獨私王室所以正天下也非徒欲天下之歸周所以救天下之民而使之免干戈塗炭之苦也以殺止殺故殺之可也東征之舉奉王命以討叛亂當時東國多叛原非止討三叔流言但叛亂之因始於流言而所以流言之故則又由武庚之煽亂說者多纏流言爲說亦未是也其實率甯人有指疆土不敢不于前甯人圖功攸終則討叛之義固顯然也實承王命而主言周公東征者以秉鉞者周公且以答前篇周公之勞己故也嘉者其意之善也休者其事之美也曰是皇曰哀我皆以表周公之心末句因而贊之非以成功言也首二句本上篇來自言其勞以接口作反跌謂周公哀我人之心如是其大則破斧之勞其小焉者耳夫周公方歉然引咎謂四國不安實由我故故深閔軍士之勞三年之久而從軍者則深體周公不得已之心故不以爲勞反以爲惠若此勞有未足以報公者上下之交孚如此非聖人孰能得之○四國我人勿混四國指四方諸侯之國舊說指管蔡商奄朱子已辨之我人指天

下之民并自己在內○五兵無斧斯斧斯所以備斬殺之用錡鑿蓋攻城及安軍幕造器械所用銶木其柄也象日以殺舜爲事其惡甚大管蔡則其初本無害周公危王室之心也其流言也武庚惑之其遂叛也亦事勢迫之管蔡之惡實非象比也然舜得而全象周公不得不誅管蔡者象欲殺舜止舜之身且父母欲之舜且以不順乎親爲己罪耳其忍讎父母所愛之子乎況岳牧咸薦之日已曰烝烝乂不格姦則象固非終於傲者象既不終於傲則不藏怒不宿怨象所以可封也管蔡雖其初亦振振公子然既已流言既

已逆叛則東國之不靖管蔡實倡之王室之不安管蔡實搖之受禍不在周公而在周室不惟在周室而禍及四方之民況周公奉成王之命承祖宗疆土之重則必不得不誅不能以兄弟之私而庇之也故誅惡雖曰原心而定律必因其罪是不可以一概論也然周公止辟管叔而蔡霍則止於囚降是未嘗不曲法以全兄弟之恩也恩斯勤斯鞫子之閔斯周公之引痛深矣夫豈苟道將之哭弟可得而託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籩豆有踐

此詩蓋作於周公甫避居東之日故首章追述其平日願見之難末章慶幸於今日得見之易蓋周公勳名德望日濯於人耳而東方思尺之地曾未獲一睹丰儀則願見之情非一日也藉無流言之故周公何以來東欲見之情亦虛願耳乃忽然風送東來使東人皆得見之其欣慰爲何如故託物寓言以志喜焉夫周公來東公之不幸天下之不幸也然東人思慕之久願見之殷則不暇念此也翻若三監之疑適爲伐柯之斧流言之謗堪爲媒妁之言此天假之緣而使吾儕得見周公耳不有平日之思不見今日之喜思結於意中喜來自望外是難易之說也序云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故毛氏以爲周公東征四國既定仍在東土已作鴟鴞之詩未感雷風之變羣臣皆知周公之志而成王猶未知之故周大夫作詩以美公而刺朝廷之不知夫周公既可不待王命而遽然東征則成功而歸亦可直歸耳何爲逗遛於東如其逗遛於東而先作詩以自白於王則是畏王之疑也畏王之疑而駐衆留東是其迹似挾王也始何其倨後何其蹙中人且不然況周公乎藉使雷風不變成王終不迎周公其將若何且二年三年書詩之文又已不協也鄭氏謂周公避居東都三年之

秋得雷風之後啟金縢之前王意稍悟欲迎周公而朝廷大夫猶不知周公之志故周大夫作此詩以美周公刺彼朝廷大夫之不知也夫周公忠誠在諸史百執事且皆知之而豈朝廷之大夫有不知者但流言雖知所始而東方之叛未興則周公心迹亦未能遽明耳鄭說亦不然也要之皆以惑於序說而試玩詩辭則全無刺朝廷不知之意如謂周公成功而歸則淮徐奄商叛已顯然定罪周公大權在握何所畏而待成王以禮來迎然後敢歸卽謂避居東都之日金縢未啟之先王意稍悟而未遽來迎則亦難乎王之悟耳王迎周公周公豈

得不歸又何待於詩人之教之以禮來迎而後周公可歸昔司馬溫公之復入京也觀者擁道至不得行及已就館人且乘屋而窺之以爲欲識相公一面況東人之於周公未見而思得見而喜又何疑焉○考工記車人以柯起度是法則正卽柯而具故曰其則不遠士昏禮用特豚合卺而升於俎其有邊豆則未可考詩或舉成語耳

此及下三篇俱當在鴟鴞之後東山之前但鴟鴞東山與七月同爲周公所作故處前而破斧又答周公之作故次東山則東人所作三詩因以附於後耳非作詩時次序也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此詩作於成王將迎周公之日故東人追述其初至得見之喜以起下願留之情惟喜之深故留之切也袞衣繡裳本以稱周公之德容丰采然盛德輝光難以形容故只卽其衣裳稱之周公避位居東無故亦未必服袞但謂有此服袞衣之人耳序說亦同上篇故舊說皆云成王當以上公之服迎周公夫周公雖避居東其上公之位未替也又何待王以上公之服迎之乎○鱒鱮同類皆似鯉多力健啖小魚善遁網但鱮鱗大鱒鱗小鱮好羣鱒好獨鱒目有赤理橫貫目珠也袞衣繪微裳繡繪輕清象天繡功多象地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歸非無所則不復東矣周公忠誠貫於日月清白顯於天壤其不終見疑於王東人自可先爲公信也故聞金縢一啟而默知周公之不復東矣信處信宿幸其猶未歸而憂其已必歸知其不可留而悲其終不復也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袞衣跟首章而言然直當聖人二字看信處信宿是以有袞衣以我公歸則東方無聖人之迹矣是使我心悲也夫王室不可無周公天下不可無周公東人何得欲私之以爲己有然親戴之情不能自已廉仁縣令欽取入京理當賀喜餞行而父老反臥轍攀轅涕泣挽留欲得遲延數日況東人於周公乎此詩以朱傳之意讀之何等平易婉摯以舊說之解讀之何等艱澀勉强故朱子自言某嘗謂去後千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看來直是盡得古人之心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烏几几○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人之所得有淺深大小而氣度隨之庸人遇變坐臥不甯或至喪屨遺溺彼其中固餒然無足怪也卽賢者矯事矜持而所養未充終不能不露眞像謝安費褘矯然者耳是助之長恐更害事矣惟德至純粹地位不用半點矜持自能處變如常心無所動是卽所謂浩然之氣者也周公處變不失其常其本原以德盛道隆在人所不可見聞之地而其丰度之所表著自見於動靜威儀之間是以赤烏几几德音不瑕夫豈庸衆所可幾亦非矜持者所能勉也凡人臣之處大變也愚者或跋扈以改圖弱者或逡巡而沮喪縱或卓然自樹慷慨爭持亦

意氣用事者多客氣過盛不能無傷每無益於國家而身先受其禍若周公忠誠貫於日月碩膚人所共信流言之興公何難自爲辨白然悻悻以自白是爭碩膚也周公不爲也從容東避徐察所起在己本無愧怍姑聽衆口之加忠誠不敢少衰由天王之自察故曰公孫碩膚如此看公孫碩膚句方見著實蓋所謂遜碩膚者正膚以避居東都而不必自白其無不利孺子之志而既不居中攝政則不利之說亦自不能以加之公其處事從容不動聲色處則正所謂赤烏几几德音不瑕若聞流言而遠東征則所謂公孫碩膚者亦似阿其所好矣而其志定者其氣和其守堅者其致壹其中足者其外不撓雖大變何足以搖之赤烏几几德音不瑕處變乃益見周公周公何損乎此

詩人所以深美也○今細思周公處流言之時只有退避一著周公德業聞望本爲天下所歸心而又武王介弟公之在朝攝政何異舜之在唐禹之在虞益之在夏是以不利孺子雖三叔且疑之三叔流言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此言極似愛孺子非叛孺子之言也流言之始非有叛端周公何得而征之使周公攬政固位不作退步則三叔惑於武庚彼或且反藉口舉兵以清君側是兵端反自周公攝政召之周公雖聖人百口無以自白矣夫以攝政而有不利孺子之言今不攝政則無所爲不利孺子矣且又幸當時有二公可託公不攝政攝

事自有二公故謂周公不當委王而退者非也但他人處此畢竟畏首畏尾舉措倉皇而周公進退從容自能弭流言之口此其所以爲聖彼必欲從孔氏致辟之說而謂鄭氏避居東都之說爲無據者亦不細審之當日情事矣至於武王年九十三而崩而成王猶有邘晉應韓諸弟成王之卽位年必不止十三卽如啟卜金縢執書以泣雖自謙曰幼沖要非不能踐阼者之言也居喪諒闇冢宰攝政自是國之常禮豈必爲不能蒞阼而攝成王迎周公以歸不過仍位冢宰冢宰自統百官亦必無七年而後復政成王之說但營洛而大會諸侯自服

土中則在成王七年事耳○狼跋其胡載疐其尾言失足於前則必卻倒於後也狼疐其尾載跋其胡言其有害於後則必顛仆向前也載則也每章只一載字勿看作有兩載字如云進則跋胡退則疐只淺淺形容遭變失常光景不必向狼上深求意義程子狼性貪之說朱子譏其太深凡比興多不宜深看興體尤宜淺看方得詩意活潑○狼似犬而尖額長尾高前廣後有蒼黃白數色多材性貪食息狼戾

周禮籥章中春晝擊土鼓歙幽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杜子春曰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所可擊也吹幽詩者以吹籥爲之聲也所

謂幽詩卽七月一詩非并及鴟鴞以下也至於幽雅幽頌則只當從雅頌之中凡爲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幽號之說周禮祈年於田祖則歙幽雅以樂田畯蓋祈年田祖者祭始種田之人也如馬祖祖道之祖其神皆不甚尊鄭氏謂祭神農不必然也樂田畯者謂獻田大夫卽農官也如樂賓之樂田畯卽田畯至喜之田畯鄭氏謂古之先教田者亦不必然也古者祭其神卽以其人爲尸而有其事者皆與焉如祭山澤則以虞人爲尸祭墳墓則墳人墓大夫爲尸也有獻助祭之禮如祭田祖則既卜田畯一人爲尸而衆田官皆與焉既獻尸亦酌酒以獻與祭者也小雅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諸篇雖述卿大夫有田祿之事而自可通於祭享甫田有琴瑟擊鼓以迓田祖之文且皆曰田畯至喜是歙之以祈年樂田畯宜也詩兼言宗廟方社然要皆述田事之功周禮不言祭方社然周禮約舉其職未必不用之於方社也祭蜡則歙幽頌以息老物息老物者索饗萬物此大蜡八且息田夫也此息民之祭也雖分二祭實一時聯舉告一歲之成功周頌豐年載芟良耜諸篇皆述一歲農功之成是用之於大蜡息民宜也序以噫嘻載芟爲春祈以豐年良耜爲秋報朱子不用其說誠以皆告一歲之成也臣工噫嘻二詩作於成王之後則非周禮籥章所及周頌篇次亦不與豐年載芟良耜聯屬而非祭蜡所用詩之所言亦然要可謂之幽或疑琴瑟自非告成功與葦籥土鼓不合然葦籥自吹何必不用琴瑟天子大蜡又安知不用太牢也其可冠於幽

者幽亦周也周以稼穡開基故繫於舊國之名而仍其舊俗之音謂土鼓葦籥志本也然七月別爲幽風而幽雅幽頌不復識別者風以國異而七月又不可附於二南其音節體制皆不同故別爲幽詩雅頌無列國之分則自無容識別其列之變雅則又以音節不同不則正雅之篇錯脫於後也若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鄭分一章二章爲風三章四章五章及六章之半爲雅六章後半及七章八章爲頌則必無此理或疑但以七月全詩隨事而變其音節則七月究是風體古人審一定和亦未必以一詩而三變其音節也

同邑程夢元廷園
祁門倪望重愚山
婺源汪紱雙池輯　後學懷甯楊棄銘伯新同校字
同邑潘紀恩筱圃
同邑余家鼎舜伯

小雅二

國風惟二南爲正其用之鄉國用之房中者則惟關雎鵲巢之三可考貍首騶虞見於節射其餘蓋皆有所用而未可考也雅詩則歌之朝廟以接賓客以樂享燕以和朝聘會同以受福於鬼神以答揚於天子其事正大而不止閨門里閈其詩典偉發皇而非若

風之只抒情思其音節亦整嚴端重而異於國風於樂爲正故謂之雅雅卽鴉也鴉鳴正直端嚴無回曲也之有大小之殊其音節體制亦略異也朱子曰小雅恐是燕禮用之大雅須饗禮方用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小雅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大雅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是其體制殊矣其先小雅而後大雅者小雅多情去風爲近大雅德政近於頌也正雅蓋多周公所定而後有作者樂官各以其音節附焉孔氏曰大雅宏遠而疏郎閑大體以明責小雅躁急而局促多憂傷而恐誹是亦大概得之然皆王朝之詩而鮮民閒作也正小雅二十二篇其鹿鳴之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以燕使臣而又用之學校用之鄉飲南陔之三南陔白華華黍魚麗之三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由庚之三由庚崇則皆見於儀禮與鹿鳴同用矣然經於皇皇者華之後繼以常棣伐木天保蓋兄弟朋友異於使臣故不歌鹿鳴而歌常棣伐木至其臣之答歌則皆以天保也采薇三詩采薇出車杕杜皆以戎事作蓋不但遣戍勞還而凡以戎事燕犒則連用之此以鹿鳴之三用之學校鄉飲而推蓋交事通用鹿鳴之三武功則通用采薇之三也序所謂天保以上以治內采薇以下以治外是也蓼蕭三詩蓼蕭湛露彤弓則皆以燕諸侯諸侯之典又重於臣下也菁菁者莪一詩則又推以通用然玩其語意則

臣下始見於君而君燕之之作也正小雅皆一朝典則其爲用大概可考變小雅五十八篇其閒詩非盡變如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菽諸詩亦皆君臣贈答有盛朝氣象頍弁意同常棣伐木車舝以燕新昏隰桑瓠葉義近魚麗菁莪但先王自有正樂此或存而不用至若楚茨四篇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則農事之詩世祿所用此未必非周公所定然亦雜之變雅中者豈猶七月之列變風歟抑農事終不類於王朝燕飲而音節亦異歟不則此亦皆正雅之篇而簡編失序故也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庭燎斯干無羊

黍苗則皆王朝政治征伐制作之事而詩人美之與
采薇三詩相去不遠鴻鴈鳩流民白駒繫賢者賓之
初筵之悔過鶴鳴之納誨是亦變雅之近正者也餘
則沔水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小
弁巧言何人斯巷伯鼓鐘青蠅角弓白華則皆譏刺
時事憂讒畏禍之詩然猶王朝之臣所作猶關朝政
也大東之怨菀柳之譏則侯國之詩而譏刺朝事者
也下至圻父北山無將大車小明漸漸之石何草不
黃之憂勞於兵役黃鳥我行其野谷風四月都人士
緜蠻苕之華之嗟歎於流離則多出民閒之詩殆於

變風近矣蓼莪之孝子采綠之思婦先王之遺民也
然音響一何悲弱乎此皆徒以音節之同是以附之
小雅蓋一變而黍離繼作矣東遷而雅亡非必東遷
而遂雅亡也東遷後疑亦有變雅之詩大略在平桓
之世然要以王室益衰而雅詩不復作蓋自後并其
音響而亦無復續也東坡蘇氏曰小雅者言王政之
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所謂王政之小以燕飲賓客爲小於闇揚先德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此語本可疑抑不知當日所歌小雅何詩也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此語亦可商蓋小雅本不盡皆周之盛也札之所謂衰者蓋親見周道之衰
而不睹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
文武餘烈歷數百年而未亡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
猶或宗周也太史公曰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
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故通乎二子之
說而小雅之道備矣此亦多主變雅而言

鹿鳴之什二之一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
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先王之制燕饗也所以略君臣之分而通賓主之情也
臣也而賓之臣何敢與君爲賓主然奉命奔走守職任

事則其臣如誨之以道輔之以仁教之以事道之以謀
則其師其友第朝廷之禮以敬爲主而一於嚴敬則情
或不通雖賢君少霽威嚴以盡臣悃而形迹之存則忠
言亦或終難盡矣惟制爲燕饗之禮則不曰君臣而曰
賓主而於是以禮優之以樂和之以酒食養之以幣帛
安之是惟恐其誠之不達而求誨於無已而爲臣者亦
得以從容抒寫以盡其謀猷入告之忱則所謂上下交
而其志同者謙光之至也人臣事君非爲口實忠告之
懷亦人人所欲達而燕饗之際則益得以盡言而第恐
君無下交之誠則人臣亦不敢輕爲上交之諂耳此章

以鹿之聚食而和鳴興君臣之燕饗以禮樂興意當第四句止鼓瑟吹笙句雖止言樂而燕饗已便是禮承筐是將句卻又對吹笙鼓簧句既以樂導其和又以幣將其敬也人之好我句承上禮意之厚而庶幾之之辭蓋賢者雖不以飲食幣帛爲惠而不能不動於其誠則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賓曰嘉賓者有大道之賓也鼓瑟堂上樂吹笙堂下樂也承筐是將禮至獻酬時則將幣以奠酬爵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酌自飲而復酌以飲賓曰酬於奠酬爵時則使人奉幣以藉之君燕其臣雖不自獻而使宰夫爲主然奠酬以幣則同若鄉飲酒禮則主賓相獻酬矣及夫舉旅行酬則於旅也語行旅酬禮於是交相言語也故

因承筐是將而遂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也好我正以人或感此禮意言謂好我以平日言者非周行亦不必看深凡有教益皆大道也或曰燕饗通用賓安得而盡嘉曰先王不以愚不肖待人也主人而好善則與言者無不善矣曰此固好善之誠也然此詩用之鄉人用之大學州長黨正皆用之安得盡人而誠好善乎曰詩以感人也玩其辭審其意而好賢之志亦油然矣故推而通用之所以風人於好善而與人爲善也不然而徒循故事以適觀聽則先王固無如之何矣○傳中燕饗賓客饗字只當燕飲字看大概小雅只用之燕禮不用之饗禮也○苹藾蒿青葉白莖似蕭而小初生時亦可茹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以鹿之食蒿而和鳴興嘉賓式燕之有德音也君子之德音孔昭則足以示民不恌而爲凡君子所當則傚矣此只就嘉賓之身言不以人之傚之言也上章自言其誠以庶幾人之示我此章遂言人已深於示我而自愧我之無以優賓意以爲以言教人其示人淺以德示人其示人深嘉賓德積於躬而作止語默無非至教則我之受益於嘉賓者無窮而我於嘉賓其將何以將忱乎

亦惟是旨酒式燕以永嘉賓使其敖遊於此而收視傚之益云爾蓋其好愈深而辭意愈懇矣俗解於末章又補欲以乞言之意是吝深而求淺也夫賓亦安能盡有孔昭之德而先王切於求善則見善不見惡人有片長寸善則已見爲師資矣此之謂善與人同不待昌言之拜也然賓而聞斯言也有是德者可以益勵而無是德者其亦當內愧而知勉矣此先王所以作人之盛歟○鼓菁蒿莖葉皆緊細而色青綠茸茸如絲初生香可茹亦可作飲除煩清勞熱蒿類甚多而青蒿獨專蒿名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

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鼓瑟吹笙猶倡而和之也鼓瑟鼓琴則和一之至矣惟其和一之至是以樂而能久夫飲食之禮幣帛之將只以養其體娛其外而已而周行之示德音之昭則使我心誠好之有不能自已者而此心好之誠亦即寓之於飲食幣帛之中自悠然穆然於飲食幣帛之表嘉賓其諒此誠哉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嘉賓誠相契以心其必將久此而教示於無窮矣此章承上二章意而更轉一層傳中欲其教示之無已意最宜深玩○芩黃芩也

此詩之始應是爲燕使臣而作先王亦自見得此意甚好故推而用之射鄉用之釋菜欲使諸侯卿大夫士皆體此意以大其公普之量於無窮也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夫士在鄉隅甫親學業非遽有用賓于王勤勞道左之事然不欲以此身爲無用之身則必思有所以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道使他日君誠求我我將何以示君君誠任我我將何以任事而裕德於身與取善於人者其亦皆有不能自已者矣是先王之所以詩教也乎此詩先儒之說多不差而俗解之牽戾殊甚故此亦略爲句梳而字櫛之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上篇師之也此篇臣之也師之則稱其德而承其教臣之則敘其情而閔其勞君之道也夫臣爲君使分也然不恤其私而曰是分固然惟我所使也臣則何堪先王曰彼獨非人情乎我何爲任之勞而使其私之不得遂乎亦誠以天下之故彼我皆不容委而有所不得已焉耳出於不得已而何忍不恤其私故當其奔走之餘作是詩以勞之謂內顧之情非我所不知也不得已而勞之予懷固惕然矣首二句只以喚起懷歸二字懷歸即內顧之悲王事靡盬句只以醒豈不二字之意言倭遲

周道豈不懷歸乎但以王事之故有不容委者所以徒內顧而傷悲耳非公爾忘私說也王事靡盬非必有禍亂之事只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常恐王事之有缺蓋天下原無所謂金甌者上下稍一恬熙禍亂即從茲起此治世君臣之所同兢兢也亦非私王事也王之事天下蒼生之事也爲天下蒼生計安則不得不以數人任勞此一體之懷所謂不容委者也王事靡盬句似作之忠我心傷悲句似作之孝然作忠作孝猶後也先王實設身處地而體其心知其內顧之情必有所不能置故深爲閔之如此能體其心如此而臣之私安敢有不恤者

能有以恤臣之私而其臣又安得有不盡心於其上者此上下之所由以交孚而無閒也然則以此詩用之邦國非徒以風人臣也亦以風天下之人君也後世人君之責其臣必曰爾胡不公爾忘私國爾忘家矣噫人之私家獨可忘也哉私家可忘而於君又胡不忘也乃爲之臣者則又曰好官多得錢耳是其仕本爲私家計耳豈曰吾事君也哉是其皆有已無人不仁之甚也○問此詩若非序說云勞使臣之來則何以知其不同於鵻羽曰勞使臣之說左傳國語皆已言之然亦不待旁證自可以知其不同於鵻羽蓋曰豈不懷歸云云便見其

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大不同於鵻羽之愁怨又再細體味之則確見是使臣心閒不言之隱君採其情而代之言者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上章言其心之悲此章言其身之勞也不遑啟處處則不得歸矣騑騑嘽嘽正其所謂不遑啟處也○駱馬今謂之分駿馬自鬃至尾一條皆黑如絡其馬最耐勞苦程子曰駱馬强而耐遠○啟跽也居踞也嚴氏曰跪者雙膝著地而直身坐者雙膝著地而坐也古者席地而坐故起坐皆雙膝著地

翩翩者雛載飛載下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雛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承上二章而表其傷悲之實也不遑將父不遑將母以不遑啟處故也○雛夫不音浮一名祝鳩一名鳴鳩即鵓鳩也似鴿而略小色青赤而淺毛氏曰壹宿之鳥言其一於所宿之木也少皞鳥官祝鳩司徒以祝鳩能孝養也故此以雛之得所興已之不遑觸目而興感也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首三句總上四章意末二句乃言其欲白於君以總結通篇也公義既不可廢私家亦不能忘則亦欲以此情

告於君欲君之共體此苦衷而已薛方山云將母來諗望君之恤其私使得以兩盡忠孝此意固是然養親非他人所能代縱使君恤其私甘旨無缺而定省之曠與體親念已之志亦自不能忘情方山說固未盡也又使臣不止聘問凡爲王事有行皆是此詩亦推以用之鄉人學校蓋自君聞之可以興恤下之仁自臣聞之足以興忠孝之念皆先王之至教也

此詩序說不誤然謂其有功而見知則悅矣卻已說淺了說反了蓋此詩不是說欲人君知其功正是欲人君知其私耳人君能體其臣之私固能使人悅然

使人不獲自遂其私此其意原出於萬不得已但以王事不可無人以任之故耳是閔臣之私乃君臣一體之至意非徒以温言市臣心之悅已也人臣有功王朝亦只是本分內事不以不見知於君爲慍亦不徒以見知於君爲悅也故朱子以疏而鄙譏之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君也者承天而理萬物者也臣也者承君而助之爲理者也存助君爲理之心則心之所當懷者無窮而事之靡及者何限顧心以爲及則靡及多矣心以爲靡及則靡及者寡矣此君臣之所同爲惕厲而此則以之戒其

臣也然使戒之曰爾當每懷靡及也意亦非不切矣乃先王不曰爾當每懷靡及也亦曰爾之心固每懷靡及也則其辭婉而意愈厚矣此詩作於遣使之日故與勞詩不同勞詩敘其情而閔其勞遣時非不閔之也王事非君之私股肱所宜共任人心不可兩營則當任事之初不容以私情淆其靡及之念也此詩美其勤而述其懷終事亦猶此懷也私恩人有同情人君所宜體恤人臣亦已盡瘁則當終事之後又不忍以王事忘其內顧之悲也要之四牡君所以盡心於臣也此詩人臣所當自盡也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斯上下交而成泰矣

皇皇者華興駪駪征夫于彼原隰興每懷靡及華無不在征夫無不懷也毛以能光君命爲說因序文遣而有光華之說也鑿矣 駪駪征夫言其勤每懷靡及述其懷下四章上三句皆其駪駪之勤末一句則求所以盡職而補其不及也然勤意只帶言其勤處正其每懷靡及處耳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我馬維騏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此欲以補不及而盡其職也心每懷靡及則咨無不周

矣周咨云者件事問件物問逢人問到處問云也周咨不止求賢自助而求賢自助亦周咨中一事耳總傳范注備一說也左傳叔孫穆叔云訪問於善爲咨咨親曰詢謂咨所可親耳毛傳親戚之謀爲詢未是咨禮曰度咨事曰諏咨難曰謀謂咨問所以防患難也毛謂咨事之難易亦未是毛傳解此四字皆做左傳而失其意又訓周爲忠信則句法都接不下矣 范逸齋云諏有聚議之意謀有計畫之意度有體量之意詢有究問之意然朱子皆不取而只用歐陽氏之說歐陽氏曰諏謀度詢但叶韻耳詩家此類甚多誠以當問之道數說不盡一數著便狹也每懷靡及一語雖就使臣言之然農民思居思外學者遜志時敏聖人望道未見王者無怠

無荒皆是此意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也必咨於周
如舜之好問察禹之拜昌言文王於二虢八虞周公之
吐哺握髮孔子之好古敏求亦無不如此合天下之聞
見爲聞見聞見始非一偏合天下之聰明爲聰明聰明
始無所蔽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也善與人同
德乃不孤而業可廣天德王道胥視此矣故此詩以遺
使臣而推用亦廣學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朱子曰
先王教人合下便要他用知此意者可與讀詩矣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人生一本父母而已與同本者則兄弟也兄弟而外若

夫婦君臣朋友皆自後始合故至親莫如兄弟但夫婦
君臣朋友之勢皆自分而合而兄弟之勢則自合而分
故用愛於兄弟者勢多浸薄且天子諸侯國家世及則
多疑忌其兄弟即今民間稍有產業兄弟且起爭端更
成讎敵至若貧者本無可爭然既各妻其妻各子其子
則彼此休戚漠不相關或且更相責望以生嫌隙而篤
兄弟之愛者天下蓋鮮其人矣先王制禮綴之以食（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周禮以食飲之禮親兄弟文王世子篇曰公與族燕則以齒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以天子而講家人之好樂天倫也其燕兄弟
則又歌此詩以樂之告之以兄弟之道常變無不相需
動之以至情欲人之知察也兄弟之好周公於管蔡傷
之以謂同氣而生之少長而習之鞠子之哀無日而去
諸懷也夫何以鴟鴞嚶嚶之既不能相安於無故又無術
可以保全以至生於一本竟賊其三母弟十人僅存其
半則飲飫只覺與悲琴瑟亦何心獨樂傷何如也故作
此詩以燕兄弟若以告其兄弟及凡有兄弟者曰爾其
深圖惟之慎勿謂安甯之時兄弟其無鬩休戚也首章
未有其故而突然起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合天下遠
近親疏和盤打算乃從至性中痛哭流涕而發爲此語
也兄弟至親人所共識又何必和盤打算而後知乎人

情不閱歷不見天性之眞也不究圖不知至情之切也
雖周公不經管蔡之失固非薄於兄弟者然言之亦未
必若是戚而其情亦未必若是悲矣以下七章則皆引
伸此二句之意而歷歷舉以告人也○常棣郁李也有
大小數種紅白數色（已見召南及豳風中）其華繁密而鮮實結實
必竝蒂蓋亦有兄弟之義然語氣只以二之字及不字
莫如字相應原不必深求其義也自毛鄭以來多以常
棣混作唐棣因有此花獨先開後合之說（宋子京李迂仲亦皆駁之然未能詳指二木之實也宋子京云開而反合者唐棣也其實唐棣花亦未嘗開而反合但花後含絮而飛耳）
鑿矣其云不韡韡者正言其離離耳不字應莫如字鄭

氏謂不當作棣棣鄂足也（如今言花托即花蒂也）言弟之承兄也則穿鑿尤甚凡詩之興體說詩者皆委曲攀向比喻處要之是連比興都不識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此及下二章歷舉處變以見凡人之莫如兄弟也喪奔亡也死喪猶常有之原隰裒則益凶矣接口說到死喪積尸說得怕人確乎有創而言而事不至此亦不覺兄弟之親雖然此令兄弟也世固有死喪不懷裒尸不求且親行推刃者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言不待死喪之大而後需兄弟也凡在急難亦必惟兄弟其之而良朋且不足恃況凡今之人乎篇中每以朋友與兄弟相較者分相等而親疏不同故舉以例凡今之人也朋友亦列五倫而良朋則誼尤重然父子君臣重於兄弟夫婦亦不輕於兄弟惟朋友則親於凡人而疏於兄弟者故舉以相較也朋友亦有急難相濟之義然不如兄弟之切則其力或有所不能其情亦自可緩也○脊令雝渠大如燕身青黑色腹下白頭項間有黑白環如連錢故名連錢（陸說同）鳴甚則天欲雪故名雪姑又名石鴃雀以色名也其曰脊令以聲名也常遊水濱兩兩相隨飛則一低一昂而曰脊令行則首尾動搖而若相赴是相呼相救之意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鬩于牆不令兄弟也然天性之親不以小忿失則外侮必同心禦之良朋無戎直其分之所不必及也夫良朋不如小忿之兄弟則信乎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矣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承上三章作轉以起究圖之端也安甯之兄弟不如喪亂此固宴安易溺然何至遂兄弟不如友生蓋同氣未免忽視而新知反增意氣耳抑朋友小施易以見德而

兄弟責望反起怨端亦情勢然也周公蓋激而言之以甚見其背理下二章遂言安甯之需於兄弟有如是不容忽者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籩豆飲飫以居常室家會食言兄弟既具一既字宜玩蓋向來皆具人情亦習以爲常一時不具卻必惕然有不慊由不具而既具自覺此日之會分外親熱如小兒之慕父母父母稍離念念尋覓一得在前便自抱攜嬉笑不自知其所以然也此兄弟天性最眞處非由外得彼視兄弟不如友生之人亦未嘗無此意但有此而忽

之不察耳周公隨在天機透露故爲人曲曲傳寫出來然非止欲人存此意也欲人察識此意而知兄弟之因心且擴充此意而敦兄弟之好也故末章云究圖也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既翕云者昔有不翕而今既翕猶上章之言既具也常人於父母面上必存大格在妻子則不和者少而獨於兄弟不合者多且妻子暱枕席之恩尤最能離間兄弟然一家之內和氣致祥兄弟之間或有不翕則家庭咫尺疑忌百生彼此相疑爭端以起相謀相害則雖欲私其妻子之樂其亦何以能樂哉惟兄弟既翕則一家之

中彼此內外皆無閒言以分相安以情相好妻子之樂誰能間之而和樂不且可久歟此又理勢之必然人多忽忽不察而周公析理撰事之精則一一爲之道破也湛字時解有以爲形神俱化者此亦似是而非湛只是久其樂兄弟翕而樂且久實理實事可憑大抵解此二章時說多不親切亦由此情此理看未透徹耳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總上二章而啟人之究圖以得其本然之天性也蓋患難兄弟相需此無待於究圖而安甯則人所易忽彼安甯之室家妻帑本自足樂非有待於兄弟而後爲宜之樂之然兄弟不具不翕則究不能以宜之樂之此譬之四體觸傷一處則渾身爲之不甯人生至性本未嘗泯只不察識便爾昏蒙能察識而眞知則能擴充而復性彼安甯之時固無須於兄弟之相求禦侮然試思室家飲飫而兄弟不具何以便惕然不嗛妻子和樂而兄弟不翕何以便樂不能久此惕然不嗛之心何心而過此而遂忘之此無以久樂之故何故而忽忽而不察之誠深爲察識之則天顯鞠哀固當時時在念而必無視兄弟不如友生者矣是究圖之爲要也是究是圖則信乎兄弟之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也則信乎凡今之人莫

如兄弟也此篇之言最爲痛切至第六章七章乃更自情理必然而人不之覺處指點示人以啟發其天性末章總結作詰問語以令人自思得之愈覺意味無窮信乎非周公不能作也

先清簡公曰常棣言兄弟曲盡人情見死生憂樂靡不相通豈良朋能論厚薄哉夫天性懿親始何嘗不篤愛而後鮮克終卽有妻子奚樂焉故卒章曰宜室家樂妻帑意至深遠矣紱按先王制禮妻喪杖期而兄弟之喪不杖期妻實較重於兄弟也故妻得敵尊而兄弟不然妻祔同几而兄弟不然子得世及而兄

弟亦不然以夫婦父子又合體而爲人倫之始也顧妻子不合可絕而兄弟則無可絕妻子絕可再得而兄弟則無復得兄弟自天合則情宜獨摯也人不愛兄弟其無復愛之人矣人薄於兄弟其無不薄之人矣雖有朋友意氣相投拍肩執袂不過利欲之爲其有眞朋友哉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五倫之有師友以明道而進德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

和夫婦以敘少長而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非師友無以得之故朋友列於五倫而師道比於君父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二致也顧友非易求而天子之友尤非易求身非其人友不來也儉壬閒之友不來也有挾而求友不來也尊禮不優友不來也誠意不洽友不來也天子而可易言求友哉前者鹿鳴之燕羣臣嘉賓而殷然曰示我周行則既切求友之志矣然鹿鳴之羣臣嘉賓蓋黎獻之始通賓客之遣至者也此詩以燕朋友故舊則其久承教益而款洽之有素者也其在朝則曰君臣分職任事以佐一人明有尊

也其燕飲則曰朋友講道論德以教一人資啟沃也是故矜牡以敦款洽迨暇而飲此渭非敢以酒食結人之心亦以和平致慇懃耳惟恐有乾餱之愆而初無勢位之挾是足以見其親宦官宮妾之時少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而故舊之賢者安得不竭展其忱而遠方之賢者安得不聞風願至此上下之所以交而德業之所以成也此章泛言人當求友以起下二章之意只伐木丁丁一句是興鳥鳴嚶嚶以下則皆作正意看謂鳥之鳴而益遷於高者以求友聲故耳況人可妄自菲薄而安於愚闇以不求友生乎鳥之飛鳴愈高而後友聲之應愈

衆人之取善日進而後益友之至日親此推類以風曉人之意故非興亦非比也傳中喻人之不可無友喻字亦作曉喻看非比喻也神程子謂朋友之信不聽和平非神相獲福之謂渝則可質於神明亦非言天下和平荊川以萬方協和四方既平言蓋人能篤朋友之好則一德一心相勸相規而不爲黨同不爲逆耳彼此相濟以成其德和之至也和之至則勢位兩忘形迹俱泯誠意交孚而坦然平矣和平二字跟上文友聲意來聲氣之應求如丁丁嚶嚶焉和平也而未爲和平之至也心志之孚至於和平則無聲之和平自有通於神明者故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也若以爲神相獲福則是舍朋友之

益不言而求益於冥冥也不幾妄乎此駁蘇氏之說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此正求友之誠也然第以飲燕言之稱之曰父曰舅曰兄弟尊之親之也備物致養以將誠也微我弗顧微我有咎期以自盡其誠而惟恐失禮於人以乖和平之致也首句只蒙上章作興語無大取義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

飲此湑矣

兄弟無遠卽上章所謂不來尊者不敢必其來同儕則欲其無不來也失德以愆卽上章弗顧有咎見偶有失禮於人則恐乖和平之好也有酒以下數語款洽慇懃雖未足以盡和平而和平之致已藹然溢於言表矣湑我酤我古人倒用字法聲急而然也疊山謝氏曰湑我湑之也酤我酤之也鼓我舞我二句亦然迨暇而飲此湑不以暇豫湛宦宮妾而以暇豫親賢士大夫蓋情之所鍾不在彼而在此此朋友之所以肯來也然而酒埽陳饋籩豆有踐則其飲亦必有節而嚶鳴求友期於出谷遷喬其求賢之志之所在亦可見蓋不徒燕飲之爲樂矣

西山眞氏曰鹿鳴之詩以臣爲賓伐木之詩以臣爲友以臣爲賓敬已至矣以臣爲友敬益至焉玩伐木之詩止見爲人之求友而不見爲君之求臣蓋先王樂道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不見有君臣相臨之分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因受賜而答君故多祝福之辭祝福必本之天祈君之有以得天也何福不除所謂單厚也以莫不庶所謂多

益也朱克升曰無時而不受福則積之也極厚故以單厚言無事而不受福則得之也極多故以多益言單厚多益皆天之保定爾者所謂孔固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罄無不宜受天百祿猶其曰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也又曰降爾遐福維日不足猶其曰保佑命之自天申之也上章以無時無事對言此章以已往將來對言輔氏曰罄無不宜受天百祿者已然之事也降爾遐福維日不足者方來之事也百祿遐福皆天之保定爾者所謂戩穀也二章皆一頭兩腳或以罄無不宜卽爲戩穀作三句連看或又分戩穀以事言宜以心言俱不得解也罄無不宜句祝中有規天祿之在君身必其君有以承之君

之所以慎於出身加民者知明處當有以允執其中然後施無不宜而民心所歸則天祿所保若四海困窮則天祿亦永終矣故朱傳以昭受上帝爲言此人之能受於天也人既能有以受天則天乃益降於人降福又維日不足所謂天其申命用休也故曰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此章俗解多混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總上二章而形容之山阜岡陵積而益厚單厚百祿之積如之川之方至增而不已多益遐福之增如之也（岡高）

（於山陵大於阜以莫不增句只以足川之方至方至故日增也以爲總結山川者非）積之益厚增之不已所謂保定之莫不興者也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前方言天而此忽言祭祀者天沖漠無爲一理而已而天之往來屈伸以體物不遺者卽鬼神也受福於天卽受福於鬼神矣顧天之保定似無據而祭則受福有可憑蓋合理養福在平時而祭則人神交際之會是凡孔固戩穀之福皆自祭時降之故詩又舍天而言神也首四句敘祭事只以起末二句意孝享之心凝於平日孝享之具辦於事先而於四時之祭將之卜爾萬壽無疆亦平日有合神明之德之所凝萃而藹君尸嘏之也壽者福之首萬壽無疆則萬福備矣（祝嘏各有溢辭不必求實其說○諏日者君臣諏選吉日厥明則以所諏之日卜之擇士擇與祭之士如選士大射于澤宮是也蠲潔也不曰禴祠嘗烝而曰禴祠烝嘗以便文耳○此詩不重祭事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上章徵福於神此章徵福於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心之所順則天福之所隆較祭之受福而愈

有憑也首二句只承上作過文言神之來格既詒爾以多福矣而民之從欲以治爲福更大而無窮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便是徧爲爾德不以俗滔德新對說也民於日用飲食之外無營此正王民皞皞氣象其質卽其德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良以君子之德過化存神故民之質實有如此者民之德皆爾之德所謂徧爲爾德猶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則所云單厚多益百祿遐福皆實有可徵矣然實由爾德有以化之求福仍自君身頌禱寓箴

規言外可想也或以首二句作冒而以下四句爲神錫多福之實朱克升說如此抑思民之徧爲爾德不以已德致之反儌神惠詒之有是理哉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又總上二章而形容之言神福日新民德日廣皆漸進無闕相繼不已也○唐陸氏曰恆本亦作縆

觀以上六詩似猶見唐虞君臣賡歌颺拜之象序所云天保以上以治內亦似非無見之言然先王豈恃此爲治也其好賢恤下親親厚故之心固足以立爲

治之本也云爾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

此詩作於遣戍之日而預道其往來之勤在戍之事蓋既用其人則爲之懸想其事以曲體其情又因以激發其忠義之心閔之亦所以勸之也首章初行時也次章在道時也第三章至戍所也第四章預邊防也第五章嚴戒備也第六章畢戍而歸也以作於遣之之日故激發之意爲多而其所以激發之者則皆從私情悲愴中發出又代之爲其自言此所以入人者深而能使民忘其勞也所以異於遣使臣者臣以文事出雖有跋涉之勞而非若戍役之苦然戍役止於禦侮而使臣之職任尤煩故於使臣則專欲其每懷靡及而於戍役則兼爲道其情也方遣戍而遽念曰歸蓋自此道行之日以及卒戍之期皆靡室靡家不遑啟居之日故不禁念離別之苦道路之勤而愴然於歸期之遠也然能體國事之故而諒君上之心也則曰此非上之苦我也玁狁之故所不得已云爾義有所不可辭而分亦不容委矣○序以此三詩爲文王時詩然下篇言天子言王皆不可强解作西伯時事說者以南仲城朔方爲商帝乙四年即

文王之六年是蓋亦附會小序以爲說而無可據也詳見下篇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此在途之思也念歸期之遠而心憂之盛正以室家遠而安否不可知也飢渴之勞在途嘗之又不止不遑啟居矣然公義所當先必戍事有定而後或歸聘有人不然則靡使歸聘也按所謂定者既至戍所則主將爲之分部定其所守之處如某城某堡某口某隘之類是也輔氏謂未至戍所說者多非之以與朱傳戍事未已句

礙耳但果待戍事既畢則自可歸而不必又使人歸聘矣此不必守一字之義也慶源輔氏曰戍者勤苦之情大槩最切者四一則有舍其室家之憂二則有不遑啟居之勞三則有載飢載渴之苦四則有不得其家信之慮故此詩於首二章備道此四事以慰之段子武曰天下之艱苦非所期而驟遭焉則情必至於難堪倘前知其然而後當之則安矣此詩作於遣戍之初而預道之如此正所以安其心使不至臨境而驚憂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陽月以此篇程子之說推之則以來歲之十月戍畢之時言也此章邊庭在望則王事已激於心自非敢安居候矣是以雖憂之至於甚病而又以不來自許也此下漸將私情撇開公義提重蓋人情甫離家則念家方殷及至已遠則又稍安而有遠志故孫子論兵自戰其地爲散地去國未遠爲輕地深入敵境爲重地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此既至而預邊防也提君子之車見長子帥師成功可必意睹此軍容壯盛自覺俠氣飛動私情可忘故置室家不念而以敵愾爲心末四句有李牧守北邊士皆踴躍思戰氣象此本是戍守而云三捷者作士氣也守不忘戰而後可守亦兵之道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馬强則駕車逸所謂馬輕車也車以卒徒徒以衛車上下相親進止齊一戰之法也既盛且整進可戰退可守矣上章方期於三捷而此日日戒者先爲不可勝而後有以待敵之可勝吳子曰理備果戒約亦兵之道也○魚獸之皮雖乾燥以爲弓鞬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潮退天晴毛復如故陸璣說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楊柳依依采薇候也雨雪霏霏陽月後也整束歸裝將求就道又心驚於道塗之遠飢渴之苦而室家之念亦陡然在心矣此章單敘其情以戍事畢公義盡而私情正可矜也莫知我哀與將母來諗意同言其莫知我哀而知之者悉矣○通篇皆預擬情事預道其後則以今爲昔以後爲今首末二章相應如環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

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首章敘其勤也次章見其慎也三章紀其略也四章述其思也五章言室家之念汝也末章著其績也遣戍役則預道其後之情事勞還率則追述其始之出師不預擬其後不知其情之悲不追述其始不知其績之勞閔其情所以作之忠而述其勞所以彰其績也此章爽敘爽述是初受命出軍時事而已有忠貞嚴急之致蓋建功之本也提出天子所命見付任之重也急於王事之難見奉命之勤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

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軍行前朱雀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皆曲禮文周禮司常青龍曰旂）

（即此左青龍也鳥隼曰旟即此前朱雀也熊虎曰旗即此右白虎也龜蛇曰旐即此後元武也招搖北斗七星）

（旗也司馬法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故大將入受命天子而車馬則待命郊外前軍在牧則後軍在郊矣千里（王畿）

（國城外百里爲遠郊五十里爲近郊近郊之外牧田在焉故謂之牧）大將未至則旂旄未樹故上章大將述王命命僕夫載車而此乃建旐設旄整飭軍容以就道也建旐者以後軍在郊言也旄即注旐之首者旟旐旆旆則撮舉前後以統全軍也旟旐二

句見軍容之壯盛以起末二句蓋念王命之重則一身繫國之安危睹車馬之多則一身繫衆之生死旟旐旆旆正以惕其憂矣僕夫亦爲之況瘁所謂慷慨動三軍也悲而壯懼而不葸師出以律萬全之道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此鋪揚其軍容之壯盛士氣之奮揚以歸功大將也兩提王命見此行之嚴重而增其氣勢猶眞宗渡河三軍皆呼萬歲而契丹氣奪也詩言王命南仲往城朔方而車馬壯盛旂旐鮮明如此此行也天子實命之況率之

者赫赫南仲夫何難襄玁狁哉呂東萊大將傳天子之命以命軍衆云云此總括大意而言耳說者因分本章兩截而以天子命我二句入大將口氣爲告戒軍士之辭則章法瑣碎而告戒二語亦語氣不完矣（蔣氏姚氏說皆如此）非也我字三軍皆我不必南仲自我也又按序以此爲文王時詩故毛傳以王爲殷王而南仲則文王之屬鄭孔皆守之夫如此則自天子所王命南仲天子命我等句語皆窒礙且詩明云王命南仲若王爲殷王則南仲安得爲文王之屬若說商王命西伯而西伯命南仲則自不得云王命南仲不當云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詩文

本明白自不容多藏曲折蘇氏以天子謂紂王謂文王則有天子又有王既僭稱王又奉承天子其謬不待言矣說者又疑武王成王之世不見有伐玁狁伐西戎事而史載文王有伐犬戎事則此詩以玁狁爲主伐西戎只帶及之不得以彼證此且此築朔方以防玁狁耳非伐玁狁也史闕多矣武王通道八夷九蠻成王四征弗庭安在必其無或有事玁狁且戍守北邊非大征伐則史雖闕之亦不爲異也南仲勳名亦不見於史然常武之詩云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則宣王時皇父爲南仲之子孫而南仲爲周初功臣亦可見矣大抵西周之事史

多闕文而後人賴考於詩以補國史如文王伐密伐崇宣王北伐南征史皆賴有詩而考得之藉非有詩則後人亦鮮知有張仲方叔矣更安得據後人之史以證詩乎○防玁狁之道只城朔方而戍之不生事於四夷也若好大喜功務於逼逐則士卒死傷必衆而兵禍連結勝之不足爲榮彼已含恨思報不勝只以取辱而兵禍愈深內竭國用外敝甲兵肝腦士卒焚爇居民一處動搖四方震動爲害不可勝言矣其或狃於一擊深入鹵庭則鹵人穹廬可以遷徙不常苦寒其所素安而我則不耐水草其所熟悉而我則不知道途險易彼可以出沒往來而我則不識是以我之短攖彼之長惡在其能不敗也即使僥倖成功勒銘異域亦且得不償失而元氣雕瘵愁怨積聚內亂或且因之而起漢武之於匈奴唐人之於南詔隋煬之於朝鮮明末之於日本言之且炎炎乎矣光武閉關絕西域宋祖玉斧畫大渡誠哉其先慮也不得已則充國營屯田仁愿築受降其可法矣若殘民以博快心置後患於不慮則不知其可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黍稷方華初夏時也嚴氏以爲六月亦不然雨雪載塗初春時也

蓋九月防秋事畢十月離戍所將歸十一月十二月在途初春亦宜將至家朔方與周都相去亦不甚遠而師行三十里故甚緩也此或因有事西戎則十月未得離戍所故孟春猶在道而仲春始歸所謂王事多難或亦指此也簡書從策命之說即王命南仲往城于方之策命也朱傳載兩說朱子又曰後說爲長篇中有城朔方平玁狁伐西戎三事然城朔方正所以靖玁狁而伐西戎亦以城朔方之故故詩人以城朔方爲主蓋朔方本北方通名然此曰往城于方又曰城彼朔方六月篇又言玁狁侵鎬及方則朔方確是地名漢武置朔方郡其立名有本也若概言北方而不指一處則

是築萬里長城矣朔方今甯夏河套之地正當周畿之北戍守不容不嚴朔方以北則玁狁以西卽西戎故城朔方正以扼戎狄之要而離其交如漢武取河西四郡（金城武威酒泉燉煌）以斷匈奴右臂其意同也（但朔方本是內地非若四郡之奪自匈奴耳）然以揆之當日情事則周城朔方玁狁必來爭擾故有一月三捷玁狁孔棘之言朔方城則戎與玁狁睽隔故戎亦來爭而因有伐西戎之舉然皆在戍時事非既卒戍而歸在道時王復有伐西戎之命也（曹純老嚴華谷皆謂將歸而復奉王命以伐西戎）若如序說文王以西伯奉殷王命則殷都去朔方西戎甚遠而殷室方衰未必遑略及此若殷

王無此命文王又必不矯天子命以遠事四夷也近說又有謂西北不相及伐西戎只是室家猜度之辭者則又不悉地形不揆時事而交失之矣

嘤嘤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草蟲鳴阜螽出皆初秋之時兩番戍者皆在邊庭防秋戒嚴之日又過此則事畢而將歸故家人一爲慮之一爲思之而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又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則多難方殷君子固未能遽歸也（問君子卽南仲否曰偏裨皆是不止大將）還師以伐西戎者防玁狁則北向伐西戎則轉而西南向故曰還師蓋方築城時西戎曾有助玁狁之事故此於秋防已緩而遂聲罪伐之此伐西戎者非後番代戍之士而用此戍畢將歸之衆而西戎亦遂服因之便南還矣是不勞餘力也篇中皆憂玁狁而薄伐西戎只此一語又於春日則已還歸是知其用力之易此亦以見大將應變機敏處且以弭後患也大將在軍專制閫外伐西戎顧不待天子後命矣○此章情事卻在上章雨雪載塗之前補說於此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此遙接雨雪載塗以至仲春而還率乃歸至復命也首四句點綴歸途景物有太平暇豫氣象此詩以城朔方而戍之爲主而卻玁狁伐西戎則亦曾經戰鬬故執訊獲醜亦是實功非溢辭也末二句乃歸功將帥而通篇皆爲還率生色前言于襄虛擬之也此言于夷紀實功也○此詩歸功敘績慰勞慇懃所以爲後之凡爲率者勸故此詩本爲南仲既城朔方而作其命南仲城朔方亦因玁狁勢大連結西戎侵軼邊境因此特命大將親行且城且戍且戰且守城成則爲永遠戍守重鎮而後番戍往則有城郭可據守易爲力矣及南仲有功而還

作此詩以勞之而其後凡勞還率則亦歌此詩以示勸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還率君子也有作忠之道故美其功而兼恤其情還役小民也戍事豈無功而私情宜閔故專述其情戍役之情其往返辛勤縈繫室家之思采薇已略備矣故此篇專言室家之念汝以相慰勞見體恤之周也繼嗣我日自初遣以至今日皆我不得與征夫相見之日則是費我之日也日月陽止前出門時所預期得歸之日即今

此杜實之日也論思望之情則今春再遣者已至矣又況經秋及冬征夫似可至家矣是以望之而心傷謂可以暇而當歸也抑知留守防秋則陽月未能遽歸是以下章及春而愈切望焉或疑朱傳易爲而不歸句爲誤而不知其本非誤也通篇皆述室家口氣女心亦其妻所自謂正義說是也或以下三句爲詩人衍室家之辭則上四句語氣不足矣○

睆實圓貌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踰冬及春而猶未至故直曰傷悲歸止者意其必歸也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遑

三章皆提王事靡盬見婦人亦知有公義也父母謂舅姑也憂我父母見婦人之能孝也檀車四牡正甸所出甲士所乘也望之者切故若不及待日者車敝馬疲皆意中所遙度之辭也征夫不遑寬一步語雖未見歸亦必不遑矣切望之辭也○獯狁在周北故登北山以寄望杜實在陽月葉萋在初春采杞則春深矣借以紀時也○采杞則以供茹故知是枸櫃枸櫃叢生小葉白花赤實實圓長而小如豆又似棗中有細子味苦甘嫩苗

及其子可食其根名地骨甘草枸櫃有大成樹者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始期以陽月未暇歸以防秋甫畢也待之以及春春猶未歸憂心孔疚矣所以期逝不至者以有伐西戎之役也期逝而猶不至此所以多爲恤而卜筮偕止亦必至之情也合卜筮而皆言近止故遂信之曰征夫邇止矣暮春而歸原非愆期而切望之情則不及待先王眞曲體人情哉

遣戍有常法猶唐人府兵之踐更而周都豐鎬則朔

方之守宜重申書郊圻愼固封守先王之安不忘危也然非有以深體人情則未有用人而人不怨者故此三詩之作始雖由南仲之城朔方而其後遂推之以爲遣戍勞還之常用誠謂其足以爲勞民法也序謂采薇以下以治外其或見及此歟總傳所引鄭王范三說亦宜深玩

南陔

笙奏有聲無辭若今之琴譜猶多無辭者古人合律調音以正鈞調蓋以意爲清濁高下節奏之宜而既有成章遂定之爲譜隸於樂章以爲笙奏之用是其無辭者

是本無辭非有辭而亡之也其篇名蓋取於音節及用律起調之法而音節既不存則其名篇之義亦無可考序以爲孝子備物以養蓋不敢斷爲必不然亦無從見其必然則闕之爲愼也先君子曰南陔蓋有南風詠廣之義又先儒以周禮九夏中之祴夏爲卽南陔然九夏皆金奏則是大樂而此則笙奏列於小雅是祴夏亦未必南陔也

白華之什二之二

白華

序曰言孝子之潔白也綱謂此語益無謂不足信先君子曰白華猶律之名黃曲名白華猶律之名黃鍾也蓋取西方之律也

華黍

序曰時和年豐宜黍稷也姑存其說○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所謂工入升歌三終也工歌而瑟和之笙奏南陔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也笙吹而磬節之然此三篇不繼鹿鳴之三之後者以燕兄弟故舊則不皆歌鹿鳴三詩而或皆可奏南陔三詩故三詩次杕杜之後猶勞遣使臣臣可答賦天保而燕兄弟朋友其臣亦可答以天保故天保次伐木後也然則三詩之義殆皆未必如序所云矣

○魚麗于罶魴鱨鮦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罶魴鱧君

子有酒多且旨○魚麗于罶鱨鯉君子有酒旨且有以魚麗于罶之多興主人設饌之盛而卽其所羞之饌之盛可以徵主人禮意之勤詩非有深義而辭意和適知爲盛世之音序說乃以萬物盛多能備禮爲言非詩意也毛鄭諸家乃因序說衍出許多王政萬物各得其所之說議論雖甚宏而詩人之性情隱矣○旨多有皆以薦羞言非言酒之旨且多也其言君子有酒猶俗言齊整酒席耳玩後三章物字可見○鱨鯊也身長力大善啖小魚一名黃鰭陸氏說一名揚一名黃頰黃以色名揚以性浮而善飛躍言又溪澗有無鱗小魚鯉魴旁有橫刺亦名黃頰又非此黃頰也魴小魚長不過四

五寸身有文腹下平性沈水底口在頦下故吹沙一名沙隔海中有胡鮈鮫鮈其類不一大數十斤其皮如沙然非此鮈也濮氏引之勿混

鱧鰋今七星魚又名蛇皮魚身黑斑駁首有星文善啖小魚其膽獨甘故名鱧又夜常向北如有禮也嚴氏謂爲黑鯉魚因鱧鯉音近而誤名也鱧之與鯉全不相類勿誤或曰鯇者非也鯇形似鯉頰狹而厚今名草魚食草其性人家作池養之亦名池魚其種獨出潯陽而可以遠致養之爾雅注及陸璣皆以爲鱧誤也

鰬似鮎而身長額廣腹平無鱗身多涎沫長鬚一名石鰬一名潭蝤鰬以形名鮎以涎沫故名也鮎又名鯰郭璞以爲二魚是也孫炎以爲一魚亦小誤鰬好淵穴鮎好田澤色皆有黃有黑二種同類而異鱨浮鮪沈鱨大鮪小魴美鱧

賤鰬無鱗鯉有鱗言麗于罶者無不有也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本上章多旨有三字斡補一層以見其曲全之意薦羞如此禮意之勤也

杕杜以上詩皆有專作而推之亦以廣其用此下至南山有臺則但以燕享而作皆可通用者也說者每淺而鑿之使深夫抑知可以不必矣

由庚

序曰萬物得由其道也姑存其說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上篇以所麗之魚不一而足興薦羞之盛亦不一而足也此篇以嘉魚爲罩汕所趨興君子有酒爲嘉賓所樂也勿誤以薦羞有嘉魚爲說傳中因所薦之物指君子有酒句而言耳序曰樂與賢大意亦是而說者因以罩汕喻求賢則又所謂不識比興矣

○豐城朱氏本山陰陸氏說云嘉魚鯉質鱒鱗似鯉而細鱗也肌肉甚美朱傳本此而鱗字或訛作鯽字下又脫肉甚美三字沔南沔水之南今漢中沔縣沔卽漢水也丙穴向南之穴嘉魚他處亦有而沔南爲尚猶鱘以淞江爲貴鯖以鎮江爲貴也罩之自上而下汕之自下而上衎樂之寬適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木下曲故美實纍之君子禮意慇懃故嘉賓安之纍字翩翩者雛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以雛來之衆與燕賓之頻禮於朝聘賓客有三享三食三燕有一享再燕鄉飲酒禮有明日息司正皆旣燕又燕所以致慇懃也或謂獻酬交錯爲又思或謂燕禮一日再燕皆非○兩思字皆語辭朱傳後說以又思爲又思念而不忘此說不必從

崇丘

序曰萬物極其高大也姑存其說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魚麗優以養也南有嘉魚樂以誠也此詩稱其德而祝其壽見賓有可嘉而主人嘉之也樂只者易直子諒之謂君子養德之純也只就燕飲淺看者非邦家之基者德之用非有是德則不足爲邦家之基矣基者邦國所賴以安如基址焉也此以君子所固有言也萬壽無期者德之音有是安邦家之德則宜享無期之壽此以當然言也夫賓亦安能皆有是德而稱之云然亦所以風也然昔者

先王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自比閭族黨皆書其德行道藝而後升之司徒則君子固宜皆樂只矣興意至末然興意平而正意串其聲韻則平應也○臺夫須香附苗也苗葉細而韌可織笠簦以其似鬚故名須或曰夫所須也根下結黑子如鼠矢而多毛有香醫藥用之以行肝氣萊亦作藜灰翟也莖葉如莧其葉本閒有粉如灰有白灰紅灰二色可蒸爲茹雜莧中蒸之經宿能不餿臺萊桑楊皆只以山之所有興君子所有不必鑿爲取義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君子之光即邦家之光矣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易直子諒無爾我之私無形氣之隔是以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而爲民之父母民心愛戴則國本不搖所以爲邦家之基也上下一心而治道益備所以著邦家之光也德音不已則不必問之壽殀之數而壽無窮期矣民愛之如父母即德音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言君子豈不眉壽乎君子之德音固已甚茂矣必其壽於德也非年彌高而德彌劭之說朱氏說遐不二字語氣宜玩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君子豈不黃耇乎君子之德固不惟獲壽於身而且有以安養其子孫也此皆於樂只決之矣○枸杞一名枸一名金鉤一名白石棗一名雞距一名羵羊指頭樹高

大而枝揚起秋後葉落其枝端脹大含汁正如癩漢指頭食之味甘但微有皁角氣能醒酒宅旁有此樹則其家釀酒不成枝端更出小系著子如水紅花子黃黑色而匾記云婦人之贅棋榛脯脩棗栗棋卽枳枸也梗鼠梓似楸而葉小朱簡脩曰魚麗言品物豐美故曰優賓嘉魚言懽忻交通故曰樂賓南山頌德祝壽德壽天下之達尊也故曰尊賓三詩各著一義三者備斯燕賓之道盡矣

由儀

序曰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姑存其說○笙奏三終之後工歌魚麗笙由庚工歌南有嘉魚笙崇丘工歌南山有臺

笙由儀所謂閒歌三終也閒歌畢然後工歌關雎葛覃卷耳笙奏鵲巢采蘩采蘋上下竝作所謂合樂三終也毛氏以魚麗足鹿鳴什數而退南陔於後什又置由庚崇丘由儀於南山有臺之後則其序皆與儀禮不合矣大抵古詩篇次爲後人所亂者多矣又不止此也況欲據之以定時世之後先歟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享主嚴敬禮行於廟牲用體薦以一胖分獻數如其命數如侯伯則七獻酒成而退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飢而不食所以訓恭儉也燕主親愛禮行於寢牲有折俎殽可食也膝爵舉旅脩爵無算所以示慈惠也朱子曰小雅燕禮用之大雅享用禮方此詩以燕諸侯故道其忠愛之情繼又美其德而祝其壽而寓規戒之意於其中焉强教而悅安之此成周之所以盛而侯衛無不賓服歟興意至第四句止蕭長大而零露湑君子來朝而我心寫蓋朝覲之典所以述職而稟政教謹侯度而尊一人也君子來朝則制節謹度不敢縱逸其有以寫王心而勿予禍謫矣苟其不然則貶削之所加征討之所及王心實慍且憎何寫之有而安得有譽處乎然其言之溫厚也則若曰君

子固吾所願親而不常得見者也今既見君子則我心甯不輸寫而無憾哉深喜之之辭也惟我心之寫故燕飲以親之而笑語通焉臣無愧畏君無疑忌交寫於心而發之外也臣得與君燕而笑語則可以有譽處矣以王心所嘉與而寵遇有加則貶削所不及征討所不加何譽處如之此詩前三章皆止興至四句止時解以爲興至末則與詩中是以二字及傳中所以二字語氣皆不合且盛王不以小惠自多篇中竝無零露喻君恩之意露湑只以心寫耳又時解以心寫句爲通篇之主亦不然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者

不忘

爲龍爲光猶所謂鎭撫照臨也以天子而撫羣后羣后藉一人爲譽處以羣后而奉天子天子亦藉羣后爲寵光蓋天下有屛翰之輔何寵如之王朝大一統之規何光如之後世有作王會圖以示誇美者亦龍光意也爲王朝龍光卽其德之不爽不然而侯度有失其德爽矣其德不爽則自可壽考不忘不然則考終亦未易言矣皆褒美而寓規戒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孔燕豈弟通賓主言之謂情意之親洽卽首章所云燕笑語也爲龍爲光就其來朝而言宜兄宜弟則本其在國而褒之也意謂能謹臣節於王朝必不至乖爭於同氣其在國之於兄弟也必將情意親洽疑忌不生亦有如今日斯燕之樂豈者矣有宜兄弟之令德則其獲壽而安樂也不更有可必歟言之密而教之周也時解專以豈弟屬諸侯言則與既見二字語意不接輔氏厚燕享以嘉其豈弟之德云云亦委曲費力俱失詩意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此章與意至第五句止沖沖雝雝皆與濃濃相應也既見君子三句連下末句另轉言見君子之鞗革和鸞其沖沖雝雝有然也柄其鞗革和鸞實則喜見其人之辭猶所云王姬之車云爾萬福攸同句卻照轉既見言言一見而遂知其當爲萬福之所聚也萬福泛言然篇中笑語譽處壽豈皆福也若只以沐君之寵爲言則狹矣

○金口木舌曰和金口金舌曰鸞在軾曰和在衡曰鸞此乘車也此傳云在鑣曰鸞仍毛傳而誤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因夜飲而以露興然亦非以露喻君恩也露濡著物自

有飲酒之意耳燕而於夜者孔氏所謂君留而盡私恩之義歐陽氏曰古雖以禮飲酒而有至夜者所以申燕私之恩盡慇懃之意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此以露之在草興飲之在宗亦非以喻君恩也蓋以君賜爲恩在臣則當然若君則不敢自謂恩唐虞三代之盛王未聞有以爵祿賜子而自謂恩者也上章曰不醉無歸而此曰在宗載考則其醉亦有節矣所以起下二章之意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上二章盡款洽之情君之仁也此及下章又規之以禮焉不然則情流而生狎慢矣然不以戒之而以褒之厚之至也顯明也允信也非明信之君子則難言不爲酒困矣莫不令德者言無往而不令德也明信之積於中者深則心有主而不亂無往不令德於燕飲而亦然也○杞柳也其理疎直其性上喬棘木赤心有顯允之意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顯允之德主於中豈弟之儀著於外豈樂也弟易也樂易和平之致無往而不令儀醉不足以喪之也或謂令德令儀

不必跟顯允豈弟者非

此詩夜燕所歌夜燕蓋非禮之常詩實多戒辭焉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酬之

受言藏之者原其始以見此賜之重使無輕玩也貺之也誠斯與之也速然非以是勸也以是勸則非誠矣有功當重賚無一毫私意於其閒名器必報功不敢有濫

子之失云爾饗亦燕之通名錫弓矢當有冊命如文侯之命不於燕時此蓋於燕而復述其事致丁甯耳賜弓矢以大報功然不述其功而自以道達其誠者敵愾臣之分而錫子君之仁也臣非以功邀賞君非以報私勞第嘉其貞而喜好自不能已則動以天也藏猶槖言之載則以物閣之重之而不敢褻也如今人以鹿角閣弓之類劉公瑾謂載彤弓於弓槖抗弓體使正未是也弓槖以正張弓非以正弛弓也櫜則以衣韜之而後閣之寶之而恐其壞也櫜自有弓衣亦非弓囊徐聖期謂韜於弓囊亦未是弓囊以載張弓不以韜弛也貺以與人言喜則心爲之快好則又嚮慕於無已也饗亦獻也以禮予之也右之者賓席西階上南面在主人之右而奠獻又於席右此云右之則勸之尊之之意也以死字作活字用酬者導飲之名此酬之則謂錫以報功云也

專征伐之言本於王制東萊云所謂專征伐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弒不容待報者東萊之意爲拜表輒行者戒也然陳恆弒君孔子請討則四夷入邊臣子篡弒雖不錫弓矢似亦可專征若文王伐密伐崇則方伯自得專征矣是或時異勢殊經權難執一轍歟

雙湖胡氏曰春秋傳所載皆謂諸侯有功則王賜之彤弓以旌伐功而已未曾謂既賜弓矢得專征也王

制言賜弓矢然後征蓋言天子命諸侯征伐故賜弓矢以將王靈耳此論似爲得之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此大抵尙賢之志也樂且有儀樂於心而見於儀也揖讓酬飮食玉帛儀也亦以將其心之樂耳樂形於外喜誠於中我心則喜見儀非外飾也錫我百朋則喻言其喜之深也序說以爲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此其意以阿沚之育莪爲君子之育賢

而君子爲在上之君子故說者謂既見君子爲官爵之而得見（鄭氏說）樂且有儀爲士心之喜樂其上（孔氏嚴氏諸家之說）大概如此錫我百朋爲得祿之多（鄭說）此其說非不可解然使人士之心而官爵爲喜得祿爲休以至津津言之此風胡可勸也卽謂心不在榮祿而以得成其德爲喜則亦宜以忠藎爲報而不當徒以爵祿爲言且爲善而知爲之亦大非魚躍鳶飛氣象矣況小雅自鹿鳴以下至於形弓皆上燕其下之詩而或推之鄉邦爲通用之樂惟天保一詩所以報上然亦於燕飮歌之且未嘗爲感恩佩德之言也何得獨此詩爲非燕飮而泛言樂育材哉卽或謂此詩爲天子行禮於學校因燕飮而歌之（陳少南說）則燕飮學校亦當表天子樂育之心歌一時人材之盛而不當第言士得有成爲既見之喜也是則爲序說者斷乎全失詩意而不可通矣今玩此詩語氣正與上形弓篇相似上篇報功之典此篇崇德之心故以類而相次蓋仕者始見於天子天子與之燕而歌此詩以道其悅樂之誠因又推之以通用也故其以菁莪起興亦謂彼菁菁者莪而在彼中阿則中阿若爲之生色以興既見此美德之君子則我誠樂之而且有此燕飮之儀（豫氏曰此篇朱子舊以爲比今定爲興而兼存比說但二章三章比字皆失改今悉正之如朱傳則詩

之辭旨何等平易而懽忻鼓舞之情自益然見於言外如舊說則詩意何等艱晦而羨慕榮祿之意亦非曲說所可掩此宜何去何從說者可不之辨而必欲叛朱如嚴坦叔郝仲輿輩哉大抵君之育材以公善爲心而非以美名爲市君之用賢以資人共理而不以爵祿爲恩士子被服先王所以自成其德不必以是爲上之恩君子筮仕登朝亦以幼學壯行爲心不徒以是邀君之惠彼自以爲能作育人材能爵人祿人而使英才皆入吾彀此衰世之人君則然也感激於君之能成就我能爵祿我而以行道效忠爲仰報君上之德此衰世之人士

則然也不然則君臣大倫也道德性分也共治天下非異人任也鳶飛魚躍皆率性之自然而不容已也夫何至以得見於君爲人士之深喜歟○莪蘿蒿葉似邪蒿而細味似蒁蒿而香其文如羅故謂之蘿可生食可蒸茹五貝爲朋古人用貝貿賣與用錢同本海中介蟲其背殼隆厚而形圓橢音朶圓而長也堅好光潤有黃紫白數色爲質而雜錦成文大小不一別爲五等漢書食貨志大貝牡貝么貝小貝不成貝所謂五貝也數貝以雙如今之數錢以五也惟不成貝不爲朋餘四者各以其等相耦以兩貝爲一朋也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追言未見之思以深既見之喜汎汎浮沈心之不定也我心則休不汎汎浮沈也此比體也君非賢無與共治故飢渴之思宜其如是

先儒謂此篇以上皆正小雅以其皆用之爲樂章大概武王成王時詩而周公所定也六月以下爲變小雅宣王中興諸詩夫豈可謂之變但以周公制禮而樂章已有定用則亦第以其音節而附之於後云爾若小序所云某詩廢則某事缺詳見末卷則詩何以言廢愚不知其解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周自王室衰厲王逐諸侯內叛戎狄外侵內外逆而上下顛不正甚矣非天子明作有功周殆乎其不王此宣王之所以爲令主而六月見美於詩也六月蓋宣王武功之首也然使無以治內國本先搖則亦何以攘外宣王生於憂患慮患操心故雲漢上儆天變鴻鴈下閔民窮庭燎宵圖政治是以能有以內附其民而固其國本又得姜后輔之於內而吉甫方叔申伯樊侯召公輔之於外然後能削平四方克光前烈蓋中興之難而戎事

非可輕舉也迨其後敗績千畝料民太原則祈父之怨復興蓋翫武無已不戢自焚中興者且然人君可不監歟此詩蓋美吉甫實則歸功宣王詩作於成功之後而追敘其始言之六月者出師之時也棲棲者不敢苟安之意猶所謂早朝晏罷而圖之也若以爲蒼黃出師人情擾擾則內先搖矣何以能定外乎車整馬彊戎服以載皆棲棲之所圖而備之早者也載是常服將用而載之於車也或謂戎服非暑月所宜故載之非也玁狁二句申明所以棲棲之故急卽所謂棲棲也末二句又正所以不得不棲棲之意也蓋冬夏不興師所以愛其人然常變有權玁狁

孔熾時不可待而猶曰冬夏不興師其如京邑何此所以棲棲於車馬常服之備也六月而興師似乎不愛其人然王命於是而出師者將以嚴夷夏之防正上下之分脫斯民於兵革範四國以王章也以匡王國其愛人亦孔之將矣此詩人之所以有推美而無怨辭也此章除備之始也○韋弁服素衣裳緅韐白舄御戎事之服非戰服也戰自有甲胄謂臨戰乃服者嚴氏說非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馬有餘而教有素可見此非蒼黃出師蓋宣王之勵精

圖治用戒不虞者已非一日矣是以遇變之至能速應而不驚出師之時能敏事而不亂亦整亦暇人心所以貼安而不至於動擾也比物二句即上章戎車二句事閑之維則句中自有車飭意在蓋人駕馬之有餘教之車以閑習其馬而驅驅皆中法則也

有素在平時此則更比之閑之將以用之也維此六月二句即上章載是常服即月中成服亦即所謂棲棲由其素有儲材是以能猝辦也成服而遂就道敏速之至矣必于三十里者非不棲棲也倍道兼行師勞易敗不徐不疾所以全師也車飭馬強機警敏速而復整暇從容則不可勝之師矣以是而奉命出征所以能敵愾而佐天子也此章始就道也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首二句復總上兩章以起本章嚴翼之美也獨言馬者武事以馬爲主故官名司馬重之也薄伐二句亦虛擬言有事於此顒大之馬者將以伐玁狁而奏大功也故將帥皆嚴敬以共薄伐之事爲嚴敬以共事者正期以奏定王國之功也有以脩廣與嚴異對說者非是嚴以著於外言翼以主於心言嚴以翼主翼以嚴行也定王國即膚公然膚公謂戰勝成功而定王國又後一層戰勝成功則外難

靖而王國定矣上二章以匡王國以佐天子王心之所期也此章以定王國臣職之所供也此章言將帥之賢也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首四句即首章所謂孔熾復敘玁狁之熾所以起出師之盛也鳥章前軍也白旆後軍也表其旗旐之美者旐三軍之目紀律所由定凡進退之度左右之局皆於是乎視之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又前軍之選鋒在前軍前者也東萊呂氏曰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綏輪馬被甲衛輒之上盡有劒戟名曰陷陣之車按此亦似

不必泥此以見調遣有方布置有法後有接應前有衝鋒爲律而臧也玁狁之罪不待言此只見玁狁之迫如此則此行不可緩玁狁之勢如此則此行又不可輕又以見出師之整且盛如此則自可無慮乎玁狁之强聲罪致討意蓋不重也然正惟能聲罪致討故田禽利執直壯如此蓋玁狁之犯順本以周室方亂新君未安而六月之交野無青草周必不能出師故敢內逼如此今此六月出師玁狁所不及料而出師之嚴整鋒銳又如此則不待戰而玁狁氣奪矣此詩人之所以盛爲鋪敘也此章言軍勢之盛也○焦穫玁狁所據鎬方又爲玁狁

所侵涇陽則又其內侵所至之地也涇水始東流而後南流涇陽蓋在今慶陽平涼之間涇甯二州之境也焦穫無可考而出車篇南仲往城於方亦爲玁狁之故是可知方即朔方今甯夏靈州之境然則焦穫鎬皆當去此不遠郭璞以穫爲瓠中今之耀州三原亦未是也周有二鎬猶殷之有三亳蓋高土之通名也劉向以爲千里之鎬可知鎬亦在靈夏之閒矣白旆繼旐以白帛續於旐末先儒云用絳色恐不然也北方色黑白金之色黑之母也白旆獨云繼旐可見旂旟皆有旆其色不同矣蓋旂當黑旆旟當青旆旟當用赤旆也

戎車既安如軽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重敘其車馬以起薄伐之功也安佶與既飭駾駾意異安者駕車之適調裝載之不頗此於用以戰時見之也研疊山以制度工巧如軽如軒正所謂安也車不駕馬言則仍是既飭事矣不能平置不卻而前則卻而後今駕之而前見如軽後見如軒則平而安矣佶而且閑養之善而御之調人馬相安亦於用時見之也以此伐玁狁故能逐之而成功昔居焦穫至涇陽者今出之塞外矣此嚴翼律臧之效也逐出不窮追此全師保勝之善然此意自後人見得在先王則正不欲治四夷在詩人則正以盛稱其功也末二句因其功而表其全才凡附衆處即其文凡威嚴處即其武而附衆又威敵之本威敵即附衆之用本有素裕用維其時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言

何有於玁狁不足平也此章言功之有成而歸功於大將也○大原今山西太原府蓋太原北拒管泠鴈門之險中國以此爲限太原之外聽北狄居之不必別於他處求一太原矣詳見圖說○吉甫大雅文章是大有學問人詩人稱其全才非虛譽也晉郤穀敦詩說禮而將中軍大抵武功自文德中出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軍事不當謀之白面書生此非眞書生故耳眞書生何所不能若謂書生不足謀而選將於赳赳武夫幾何其能當大任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烝衎

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此章敘其凱旋之樂卻只是餘波歎羨之辭耳燕喜當如輔氏作私燕看蓋通章一氣飲御諸友正其燕喜之事也若飲至策勳天子之賜固所必有然既多受祉句可以約舉而以一既字撇之矣此歸注張仲孝友句所以益見吉甫之賢也或分前四句爲天子賜燕後四句爲私燕蓋不然矣此姜我英說且以前四句爲天子賜燕則我行永久一我字亦有礙稱張仲只以賢吉甫謂內有張仲之賢故吉甫得以成功於外此南臺葉氏之說亦非詩人本意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

此詩盛陳軍容而歸美方叔之壯猷蓋南征之軍士所作也然貴賤有等而上下相親氣象從容而軍威嚴肅畢見方叔之能而宣王之能用人亦可見矣篇內稱軍容處有三意一言其車馬衆盛一言其師衆肄習一言方叔之車服貴盛衆盛而肄習二意一串第三章專申明此意蓋衆則難齊而將三軍加一人故多多益善也方叔車服貴盛處卻隱然有壯猷在而軍之衆盛肄習又皆壯猷中事也涖臨其衆也率率以行也涖止重涖字難其涖之也率止重方叔故末三句遂言方叔之車馬服飾大將之車服整飭亦足以肅軍威而增氣色也

○鉤膺如今之雙踢胷馬頷下有鉤以垂旄其在膺又有樊音盤馬當胷帶以駕衡屬靷者而因以爲飾也以罰爲之亦垂旄當胷以爲飾也○芑苦薿卽苦菜也已見○此詩前三章皆三句一截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旂旐三軍之目部曲隊伍所由定肄習之所以然也下六句專以車服言儼然見儒將風流然命服未必服以

臨戎芾祭服也臨戎當服蓋王賜之命服而詩人因以表之見其爲天子之元老耳自三命以上皆赤芾葱珩非方叔只三命也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鉦鼓三軍之耳步伐進止所由齊正肄習之節也顯允者御衆之本顯者賞罰無不明允則賞罰無不信且能下悉軍士之疾苦而推誠以待之衆之所以無不畏且服也進其衆而鼓聲平和不暴怒戰如守不貪功也收

其衆而鼓聲震盛不衰竭行如戰不以退而忘備也此皆肄習之實也周禮大司馬教戰之法大將執賁鼓（此即方叔軍將執晉鼓萬二千五百人之長）師帥執提鼓（二千五百人之長）旅帥執鐸鼓（五百人之長）是皆鼓人也卒長執鐃（百人之長鐃形似鐘而多併兩擊）兩司馬執鐸（二十五人之長鐸似鐃而有舌搖之則鳴）公司馬執鐲（五人之長鐲鈴也似鐘而形圓中含金子搖之）是皆鉦人也教戰法百步立一表凡三表建幟於後表中羣吏致衆質明旗弊（仆也）誅後至者乃陳車徒爲陣羣吏聽誓於陣前此陳師鞠旅也中軍以聲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各樹其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以鐲節鼓也）車徒皆行及表乃止（第一表）三鼓

摝鐸（閉鐸口而搖之）羣吏弊旗車徒皆坐（象次舍也）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第二表）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第三表）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戰也）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退至次表）坐作皆如初（又退至初表）皆如之也自鼓行至發刺皆伐鼓淵淵也自鼓退鳴鐃以下即振旅闐闐也進退行止皆有金有鼓而朱傳云鉦以靜之鼓以動之者鼓一主於動鼓行鼓進皆動也鐲以節步摝鐸以止行鳴鐃則退是金主於靜也非後世鼓進金退之說○凡言鴥者皆疾飛之狀隼鶻鷂也一名雀鷹其飛最急疾其擊物最準（凡鷹之擊物每有所失惟隼則無不戮有子之禽不執栖止之禽（俗云鶻鷂不折不中者）雞邊雀是也）其飛戾天亦集爰止言勇於進而有節也此興之有取義者

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此乃敘其績也大邦爲讎聲其逆命之罪也蓋荊人初輕其老故以元老壯猶言之壯猶不止上文肄習而肄習亦其大端言不待躬擐甲冑而運籌自可折衝也率衆以執訊獲醜自是其初亦曾拒戰（辭方山葉南臺俱作實事看）再

敘其戎車之盛士衆之威又述其北伐舊功而曰蠻荊來威者蓋一戰而將猶之略已見北伐之威猶在荊人始不敢輕其老而無不畏服也此番雖是成功甚易然朱子只云不曾大段戰鬬未嘗云不戰鬬也或泥不待戰之說而謂執訊獲醜句只言我之人能如此不作實事看亦失之矣此章首六句皆兩句截後六句皆三句截或以執訊句對戎車句而以嘽焞二句總承者大非○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古者田以講武而因獲禽以供祭祀故其事掌之大司馬如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仲夏教茇舍

遂以苗田獻禽以祭祊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獻禽以
祀祊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祭禽以享烝是皆王事之
大者非禽荒比也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是以克詰張皇
周召之所以告成康者況積衰之後中興之主尤不可
不起而振之此車功所以美也車攻之行本所以會諸
侯於東都而田獵則因會諸侯而舉蓋古者諸侯朝覲
則王與之賓射諸侯殷見則王與之田獵所以示德威
也然此詩多言田事而會同只帶言蓋因田獵而見其
車馬之盛紀律之嚴則可以知其內治之脩王賦之復
是以深歎美之謂諸侯之效官有由來也車既攻馬既

同宣王勵精圖治其致之有素也徂東事在下文然曰
駕言徂東則已見其能明作有功而非苟安之主矣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既攻之車非一此則獨言田車以起下行狩也周禮天子五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此田車行狩即徂東所有事
木路也樸而不飾輪牙於乘車
此亦言將行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天子有東狩之命則有司先往爲戒具以待事也選閱
車徒致其羣吏及鄉遂郊野之衆正羨之卒而核其車
馬徒卒之數比其伍兩卒旅之法命之以期事而使之
備戒以待也建旐設旄如軍吏載旗熊虎師都載旂通帛郊
野載旐龜蛇百官載旗鳥隼○此與軍行不同蓋既選而使之各率
其屬受戒約也搏獸于敖亦言其將爲此行也上章見
車馬之堅盛此章則見其綜理之周車徒之衆軍實之
盛紀律之嚴矣○選徒囂囂句以囂囂二字寫其衆卻
可於對面見車徒之不譁此詩人筆妙也○敖在甫田
之西不遠甫田在今中牟縣西敖山在今河陰縣蓋敖
山下臨滎澤東接甫田連爲大藪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四方之諸侯來會而四牡奕奕然言其盛也會同於天

子之所而其來有繹然途有遠近至有先後則見其相
續不絕也赤芾金舄句點出諸侯時見曰會者非朝覲
之時而特會也殷見曰同者衆諸侯皆會也非時而大
會故可通言會同此章見王室之聲靈薄言震之而諸
侯莫不震疊也
決拾既依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決拾既依一決一拾相比依也以爲著於臂指爲依者
未是蓋此初備之也
調弓矢之法一弓三矢而後適均如今一力之弓則矢重三錢三力之弓則矢重九錢也弓以十斤爲一力此今法也凡弓勁而矢輕則矢去疾而高弓弱而矢重則矢去不能遠故必欲其輕重相得也又謝疊山云弓既上弦恐微有偏斜則不可用必加矯揉審視端正而後用之此調其弓也此

亦一說然則調其矢者亦必三分之一在前二在後而後爲調也　此皆備田獵之用也非用之而見其調也射夫諸侯及其臣也同之者定其部曲使齊一也柴獲禽而積之旌下者樹旌爲表使獲禽者皆積於其下也田畢然後擇而舉之以歸也　此既會同而遂具器械齊士衆以往田將使諸侯之人亦助我舉柴也舉材亦以將然言下章方正言田事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此乃正田獵時也四馬皆黃齊足而亦齊色見馬之有餘也難馭者驂兩驂不猗見閑之有素也不失其馳御之良也舍矢如破射之善也田獵之法虞人先表圍地使輕車驅起三面之獸留一而不合記曰天子不合圍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是也

獸皆自右左行而御者亦左其車以從之射者得自左射之故御之法曰逐禽左不詭遇也三殺皆自左達右下章傳中所云是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此田獵暨終事也首二句點綴田時風景而寓見靜治之意末二句乃畢見其終事之嚴頒禽之均上章所云舉柴正在此時也傳中而傷不獻不欲當面逆射也踐毛不獻不欲從旁射也此卽三驅失前禽意也不成禽不獻惡殀天也自左膘音標脇後脾前關也射之達右腢音隕眉前兩間骨之間也爲上殺供乾豆以其矢貫心而死疾則肉美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奉賓客以矢達心死稍遲也射左髀薄襜反後股骨閒也達於右骹餘繞反腰前虛內處也爲下殺死最遲也充庖而已此皆於左而逐射之射之法也○馬鳴本喧譁加蕭蕭二字則見其蕭靜之至旆旌本飛動加悠悠二字則見其清迥之至覽三軍之衆有閒暇整齊光景在人耳目之前恍乎神遇杜工部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二語蓋從此脫胎人且稱爲警句然加入照字風字便自已落人工非能如小雅之渾成也乃今人讀詩經反只如嚼蠟鮮有得其神味者何哉浦城葴士震問曰蕭蕭馬鳴二語何以見其佳妙曰子試閉目靜心以神會之看蕭蕭悠悠者是何光景有頃乃悟曰先生之言信然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總始終而見其靜治因贊美以結之也士衆之靜治原非易致有刑威所不能制恩惠所不能市朝三暮四之術所不能愚者惟德威並著不僭不濫而後足以畏服人心所以必歸於君子也君子以德言大成以業言德業本甚廣此則卽一端而窺其全耳然頌美之中實寓規諷詩人欲王之保治於久遠也宣王晚節有愧詩人多矣朱備善以內安外攘言其君子以田獵言其大成亦欠妥切矣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

其羣醜

此田於西都之詩也首二句禱祠之事亦復古禮之一端然只以起下文耳車好馬阜是已然事升阜從羣是未然事與車攻首二章意同外事用剛日田狩兵役皆外事也甲丙戊庚壬皆剛日也伯馬祖房爲天駟有服驂之象而卯中爲大火馬火畜也故房爲馬祖周禮校人春祭馬祖此蓋將田而復禱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此既齊足而指言往田之所猶東有甫草二句意也漆

沮今洛川此陝西之洛非河南之洛蓋延鄜閒也張壯采謂漆沮王氣所鍾此謬說也天子行狩自有定所東則甫田西則漆沮擇閒地耳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此正田時事也首四句言漆沮禽獸之多末二句見奉上從事之敬亦由王之德威有以入人心而肅其志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射小見巧故曰發射大見力故曰殪首四句見射之善與四黃既駕章同意末二句見取禽非私有而推以奉賓與大庖不盈同意○周禮五齊曰泛齊醴齊（糟汁相將泛泛然也）盎齊（成而色盎然也）醍齊（成而糟得體也）沈齊（成而色清綠色也）醍齊赤也沈齊下沈也齊重於酒惟大祭饗用之此言酌醴亦取叶韻耳

蔣仁叔曰車攻吉日雖皆田獵之詩車攻會諸侯於東都其禮大吉日專田獵不出西都畿內其事視車攻差小故二詩之辭其氣象大小詳略亦自不同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此詩序以爲美宣王雖無可據然宣王承厲王之烈切雲漢之憂卽以此爲宣王時詩是亦可見其中興之有本也勞之者撫其勞而慰之也來之者招之使復其所也還之者資之使復還也定之者授之產以定其居也安之者不復擾之也集之者聚其室家比其宗族也此詩作於安定之後而追敘其始之劬勞其情哀而其志喜矣于野無所安宅也棄其室家故鰥寡也曰矜又曰哀言于此可矜之人尤可哀者此皆鰥寡也蓋失業可哀失業而鰥寡尤可哀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此據今安定之始言之也前者室家離散做廬無復存

矣今茲之復還也築室謀居雖荷土之膏澤得以復有室家而于垣之勞自所不免然此之劬勞與于野則有殊矣一時之勞終身之安有幹有年非聖明天子何以得之言百堵皆作則安集者非一家蓋聚族而居矣深喜之也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此鴻鴈也肅肅其羽者幾何時矣今甫得集中澤追念前勞哀鳴惡能自已然惟哲人知此意若彼愚人安知此歌出於哀痛歟玩此詩只自言其劬勞而感德之情已溢於言表矣說者因序有勞來還定安集六字遂以詩中之子二字指使臣而言意欲還勞來還定安集六字著落耳顧同此劬勞二字首章屬之使臣次章又屬之勞民是豈果可通乎詩以鴻鴈興之子肅肅興劬勞集澤興作堵則之子爲流民自謂意甚明也大抵朱子以前說詩者不是說詩只是說詩序猶今人作春秋文章者不是春秋文章只是明傳文章耳豈不隔壁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早朝晏罷所以敬天勤民敬天勤民王政之本也王者操心慮患中夜不忘警畏之懷銘諸寤寐故未晚而常覺其晚不敢有苟安之念也此詩非必王所自作大概半夜一問其勤政類有如此故詩人因述其事而美之亦以勸不忘也通篇皆首句截下四句一氣直下（勿誤認首句爲問辭次句爲答辭）蓋王之自問自疑而所謂未央庭燎光君子至聞鸞聲者皆王意中所造之虛境也君子指諸侯畿內卿大夫亦諸侯也凡朝者昧爽而入非必半夜便至但王自期於夙興則常覺人人盡夙興如此耳夙興之志愈惕則意中之境愈覺其晚故又曰夜何如其夜雖未艾而庭燎晰晰矣鸞聲漸近矣夜且鄉晨矣庭燎有煇矣其旂可見矣鄉晨辨色則正君子入朝之候也安成劉氏曰列女傳云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王因感悟自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以此證之則此或果宣王詩也愚按必如是然後足以有爲未有不如是而能撥亂反正以成中興之治者則作宣王之詩觀可矣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此憂亂之詩亂之生必由於小人憂亂者憂小人之浸

用也小人之行則不蹟小人之言則訛言小人用而亂生矣亂之未生猶可憂也亂已生而後憂之憂之則無及矣憂之者思所以懲之也凡小人之得志也每由於君子之不察喜其一時之諛悅而不覺其立心制行之汙見理不明徇情多失是以讒佞在前而莫之察念亂之無人實由於此心之不敬也故首章以念亂告其兄弟諸友欲其操心慮患時存憂惕之心惟恐禍生忽微則言至而能察而小人知所懲矣曰兄弟曰邦人諸友見滿朝皆不知念也曰誰無父母動之以念也兄弟諸友指在朝從政者故以念亂告之詩人之志固非憂讒

畏譏而欲人之兢兢自保實憂在天下國家之大而欲在朝君臣思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玩末章語意可見也然使亂之既生則身家亦豈能獨保諸友縱不念天下國人獨不念父母乎深惕之之辭也然所謂不蹟訛言之人則必有所指矣說者多作自慎以求免禍之言則失詩人之意矣此與小苑語意自不同也○水流必有所歸隼飛亦有所止反興亂之莫肯或念也

泲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此章自言其憂亂之深亦所以感人之知念也不蹟猶小人之行言也憂之不可弭忘言無術可止無時能忘也非時解與日俱積之說又朱傳明言以水盛隼揚興憂之不能忘而或謂以水盛隼揚興亂之方來未息亦非也凡興體必於篇中有相應處若以言亂之方來未息則比而非興矣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甯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此乃徵責其友之辭實教之以止亂之道也小人之入人也以言自其無實言之則曰訛言自其亂義言之則曰讒言民之訛言不可不懲然非盡訛言者之罪也亦

我友不敬使然蓋伺我所欲而獻之諛伺我之怠而移之柄乘我所不察而設顛倒之機因我之不明而肆交構之口皆不敬爲之招也敬則觀理明而浮誕之言安得以亂其是非敬則研機密而利口之言安得以淆其可否敬則情無所偏而面諛何自而入敬則心無所懈而窺伺何閒可乘讒言無所得行當自退聽而止矣若今此讒言之興則我友安得而辭其過歟及今念而敬之讒言其猶或可懲而亂可弭也傳言始憂於人憂不蹟憂訛言也卒反之己謂敬則讒言不得興也詩意與大雅民勞相似序說以爲規王亦未合詩旨○章首自

是關二句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此詩意與前篇相類前篇以戒同列其辭顯此篇蓋納誨於王故其辭微也人不能誠意斯苟然以自欺而不知誠之不可揜也人不能窮理則察理有不精而不知理之無定在也人不能敬以直內則用情有偏故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不能脩身而又何以齊家治

國平天下也誠中形外善惡皆然而詩意則重惡邊在淵在渚以中無定體而不可執一言然其原則存乎乎日之格物窮理理有以悅諸心則能研諸慮而隨時處中矣（說者以淵渚皆有魚喻理之無物不有亦稍未是）愛不知其惡惡不知其美亦以理之悅心者有未純故用情不能無僻也誠不可揜則獨不可不慎矣理無定在則義不可不精矣善者未必無惡惡者未必無善則衡鑑之體不可不激而敬以直內之功不容少閒矣大抵人君之用小人而遠君子也彼有中於小人之小忠小信而不知其爲小人也小人必聞君子其聞君子也必有所從而媒孽其短而人君乃遂從而惑之也總之則由其見理不明審幾不勑故小人得以乘閒而入因欲而啟而是非混淆百事因之顛倒故詩人爲探本窮源之論而託之寓言然亦非有多言也實不外上篇之一敬字而已敬則心清欲寡心清欲寡則能愼獨審幾因事察理而又豈有用情之不當歟次章較上章每深一層聞于天則不止聞于野矣或在淵則得淺者不可遺深矣蘀猶本體之疵穀則雜於惡矣可以攻玉則不止可以爲錯矣石可攻玉愷當知善傳有正解程子邵子之說又別是一義但其論有關繫故備之云爾○此詩與齊用甫田俱別是

詩中一格○鶴頸有黑帶翅尾皆有黑羽其鳴常以夜半九皐傳云澤中水溢出爲坎則科坎之坎而韓嬰則云九折之澤二義不同似以九坎爲長穀一名楮一名楠小木大葉葉有有歧無歧二種又有有實無實之異實似覆盆而大色赤可以鞾堅消梗其皮可擣作爲紙亦可績爲布其葉摘之有白汁可以黏物但其木不材故古人以爲惡木也石可爲錯攻玉亦只石中之一二種如禹貢荆州貢礪砥豫貢磬錯之類石用亦多而獨言爲錯攻玉者取其有裨於我而言若巫臣之自爲則迥矣其以告楚莊者則未始非正言也

詩經詮義卷之六

婺源汪　紱雙池輯　後學懷甯楊葆銘伯新同校字
同邑程夢元陵園　祁門倪望重愚山
同邑潘紀恩筱園
同邑余家鼎彝伯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非可狃也狃於武功殘民以逞欲民之不怨難矣此詩怨祈父實怨王也

曰爪牙見非可虐使也曰轉于恤而靡止居見役之久而不得息勞已甚而莫之卹也曰有母尸饔則又見孤子且行而虐使至矣此詩之怨以久而生不然民爲上使分也夫何敢怨朱傳云予六軍之士也六軍卽天子之六鄉六遂田用貢法居以伍屬家出一兵無事則屬之司徒有事則致之司馬天子之畿兵也天子親征則六軍自無不從甘誓乃召六卿大雅六師及之孟子六師移之是矣以其供王之用而爲王捍禦故曰王之爪牙如或命將出師則有不用鄉遂之衆者如高克將清邑之兵叔孫帥南陽之甲之類此則出於正甸四井爲邑四邑爲正四正爲甸甸出兵車一乘者也朱子云鄉遂之民以衛王畿凡有征討只用正甸或者疑其鮮據紱按天子六軍於理自是不輕調發何必別求證據若天子親行則六軍自是隨行仍然衛王畿之職也　六軍之士不謂司馬不當役使但不當轉予于恤靡所止居耳獸用爪牙未嘗不愛惜爪牙王用六軍自當撫恤六軍今乃久玩不已六軍幾頓六軍頓而王復何賴乎是自禿其爪牙也故詰之曰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也此詩之怨全以久生玩胡轉字底止字可見全無役使非職之意說者不察乃必從司右虎賁立說添入役使非職意反將不當久役之意看輕夫司右虎賁不當轉于恤豈非司右虎賁而遂可使

轉于恤乎謬矣末章則更以役及孤子怨之是不惟不恤其身而且不恤其親也○詩意與祭公祈招之詩略同但祈招作於祭公故婉以諷此詩作於軍士故近怨誹序以爲刺宣王自無的據然宣王晚年醉飽民力則民怨所不免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此詩蓋以王不能留賢而深惜賢者之去故託爲留賢之辭用以諷王且亦以諷賢者也首二章假設爲留之

之術以表其好之之誠不但白駒食苗爲託言幷繫維以永亦無此情事只是無計可留倘得延朝夕閒亦已不勝光寵云爾事雖虛而情則實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此章設爲留之之辭也賁然者有光之意來思者不去即其來非既去而復來也公侯逸豫在王朝爲尊賢之盛典在王者爲好賢之盛心而在賢者則初不以是爲去就顧愛之切而留之苦則殊不暇爲賢者之心計也亦謂公侯逸豫人有同情或可挽斯人之歸轍耳此處

須十分認眞不得然其意自與齊宣之以萬鍾留孟子不同必欲攪入道德功業爲言而謂非徒以祿位歆人則認眞反煞情思矣末二句亦接此一氣說下不以愛之切留之苦作板對蓋公侯逸豫亦未嘗不優游而必思遁去爲優游是過求優游也故曰願無過求優游而決於遠遁也夫君子仕以行道而憂天下之憂挽衰救亂正賴有人今過求優游而決於遠遁是亦賢者之過詩人若微諷之而其欲留賢之心益以苦矣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此又設爲必去之說也既決於去則白駒空谷秣以生芻自可想見而如玉之人渺不可親矣然好之情不能已也故又於其去而語之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蓋其人不可留則只以得其音問爲幸辭似漸寬情則愈迫說者每以吐經國遠猷爲我心啟迪言則賢者何不竟留朝廷乃至處山林以談廊廟既爲不情之去復于出位之謀哉即云望切之情不暇爲賢者計則不能留其人於目前又安望其能承教益於暌隔亦必非詩人意也蓋此亦微諷之之辭特以此毋有遐心之言動其無忘斯世之志顧麟士云此設爲去就兩端以形容其

意耳然則都勿認眞以多下注腳也順文淺看自有深情可味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大抵父兄邦族雖薄終愈於異國漠不相識之人然而人苦不知也習與邦族居祇見其薄意謂他國之人必不若是耳及其往而窮也而於是有還歸之思人情不閱歷不知出門之苦也呼黃鳥而告之告邦族之人蓋

舊田宅猶有存也疏義以黃鳥喙粟爲比他人之害不已非是蓋此本比體非興體也不我肯穀猶遇之不善耳不可與明則不可與之言理矣不可與處則不惟不之恤而且凌暴之矣夫不安於邦族而適異國邦族之薄可知也邦族雖薄何至迫之使適異國上之不恤其民而使之失所可知也在父兄邦族無以相保相愛相救相賙亦教之不與甚矣至異國而又甚焉則天下無邦也此似變風而列小雅蓋未必宣王之世矣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思復

以推解望之姻戚此人得毋不丈夫乎然至於行野而無所居食則就昏姻亦其所不得已也依惡木無所居也采惡菜無所食也此只是言其窮乃賦體也乃王氏范氏嚴氏俱鑿向樗蓫生義謂惡木猶可依以休息惡菜猶可采以禦飢則似比體而且不見爲困窮之況矣本淺而鑿之使深此說詩通病也以窮來就而昏姻不見收恤昏姻薄矣原其來就之心不以刻薄料人是亦詩人之厚也至不我畜而思復則歸復不知作何生計然不得不硬氣耳此詩視王風葛藟苦況正同然葛藟一味衰颯萋萋此詩稍猶有筋骨其時之不同抑民風日下也顧斯人而蔽樗采蓫是田宅蕩然也養民者誰乎依昏姻而不收恤是不姻也司徒之教安在乎民困如此而未敢有怨上之心則詩人之厚殆先王之遺民也○蓫似葛苣亦似蘡薁赤莖大葉味酸滑可烝食一名朱蘞一名羊蹄一名蓫蓄可治禿瘡逐水腫卽蓄薩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不思舊姻求爾新特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上二章已有責之之意然是硬氣語此章則微指而責之末二句正原其所以棄舊求新之故非心實恨其厭貧媚富而口故託之厭故喜新以爲冷刺亦非原其情

以開薄者生路但云爾之厭故喜新亦甚不合耳此詩人責人忠厚處非立言委曲處也若委曲爲冷刺則亦薄矣○蓫蓫小葉根大如指可煨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首章總述其大勢而祝其安居次章總內外言之足以居室家而承先統也三章言其垣牆周繚之固有以遂其尊大也四章言其堂之華而不靡足以臨百官出政治也五章言其室之明暗適宜足以適起居節勞逸也五章以上皆就其宮室之成而美之所以終此章首四

句之意也六章以下則祝其居是室而有男女之祥亦以終此章後三句之意也兄弟相好卽今日之居是室者而已然而世世有男女之祥則子孫之兄弟相好莫不皆然所謂聚國族於斯者也君子營建不務於華而取夫堅固不卽於陋而取夫端嚴期以內宜家室外臨臣民上承祖宗下開嗣續此君子之所予也不然則壯麗一朝盡威靈千載空天子之尊乃徒恃皇居之壯也夫豈足稱歟此章首二句言其形勢之大略也秩秩整齊也室喜臨水便於用而亦覽其動機也幽幽平遠之狀室不欲近山欲其嚮明而有容也亦不欲無山欲其

有屏幹也臨水面山大意只如此俗子謂山環水繞爲旺氣所鍾云云則似周室揀得好屋基乃發八百年皇帝豈不陋甚竹苞二句言其堅固之大略也竹苞基址之固陸機曰竹好叢生松茂棟宇之密松之枝葉下覆而茂密也竹松皆不雕者謂謀於可久不事奢華也終祝以式好無猶者成室以居室家而兄弟不翕則無以宜室家矣故首願之以此且兄弟者祖妣之遺也好兄弟正所以似祖妣而裕子孫之本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築室百堵垣之繚於外者也西南其戶室之基布於內者也或西南惟其形便也天子之居宮室非一然止曰百堵其約於千門萬戶者多矣居於斯處於斯笑語於斯統言之曰居以偃息曰處笑語亦居室之常時講於斯乃入臨臣民論治道洽羣情溪大號等語俱大而無當且似王宮中止有王一人笑語又似王自臨羣臣論治道而外便不許笑語皆可笑之甚宜室家樂妻孥保有天下國家以從先王先公於地下所謂似續妣祖也似續妣祖本只如此說不必如孔氏先立姜嫄后稷之廟然後乃宮內築燕寢之說且似續妣祖只就築室言亦不必如嚴氏能復竟土而後築宮室故言似續之說先妣後祖以叶韻耳不必如周妣姜嫄之說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承築室百堵而言之約之二句言其築之堅也風雨二句言其周且密也使天子所居而不免於風雨鳥鼠則

似亦足以損威重今之堅密如此則稱其爲尊大之居矣故曰君子攸芋也此數章本皆漫衍而講者每入天淸地甯飛潛得所等語彼以爲炎炎大言而不知其爲夢中讖語也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此言其堂也堂取於嚴正君子居正之義也古者堂制中高四下前有東西階後有內階兩旁有側階以其堂言之則四方平正廉隅整飭故如矢上隆爲棟下垂爲宇棟宇嚴峻所以霤水也矢棘平直故以喻堂廉鳥革斜直故以喻棟宇也翬宇末也阿旁簷也簷門下而復矯高而遠揚故曰軒翔天子之廟飾山節藻棁刮楹斲

磬勁堅重簴其堂蓋亦如之是華采也此以辨等威而非徒壯麗然以視後世之飾金碧而被文繡者則已文得其中矣君子攸躋者見其爲臨臣民出政治之所則不如是不足以稱之也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寢

此言其室也宮寢之庭在室後者蓋路寢之後五小寢之前也小寢各有室凡室制戶在東南牖在西南室中西南隅曰奧東南隅曰窔室北受戶牖之光則向明曰正所謂室中之白也其奧窔則深邃之所曰冥明足以治事冥足以養神室之宜也鄒氏曰只就一室言之董氏有陽室有陰室之說非也明暗適宜則君子攸寧矣夫以天子之室而只言平直高大明暗適宜不言華采之飾是可見三代終存儉樸而今之居民寢室猶或且刻桷丹楹也亦獨何歟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此遂承攸寧言之以起頌禱之端也寢而有夢興乃就占占往占也下章占之也帝王之寢止於下莞上簟而今入之錦鋪貂帳胡爲者○莞蒲類也陸氏曰莞叢生水中莖圓孔氏曰江東謂之苻蘺按此即今之龍鬚草席也熊似豬而人足色黑今謂之豬熊羆似熊而大長頭高腳有鬣似馬色黃赤今謂之馬熊又有黃黑而似犬者曰魋今謂之狗熊熊類皆山居冬蟄善攀援高樹虺者蛇之一種今謂之雉雞斑○周禮六夢曰正夢無感而自夢曰噩夢驚愕而自夢也曰思夢積想而夢也曰寤夢本似未寐而已入夢是寤者也曰喜夢因情所喜而夢也曰懼夢因情所懼而夢也人之有夢多由於晝日所思此精神之滯於魂魄者也心藏神腎藏精而脾主思人寐則精神棲息於脾脩煉家謂脾爲黃庭又心主喜而腎主懼思也喜也懼也因神造境此所以有思夢喜夢懼夢也有形室而夢者手當心而夢魘及寢屨夢驚寢帶夢蛇之類有五氣偏勝而夢者素問肝實夢壓大木下肝虛夢細草芒芒心實夢火心虛夢

捕肺實夢戰鬬肺虛夢白物腎實夢大水茫茫腎虛夢溺水又飢則夢取飽則夢與皆所謂噩夢也亦有鬼神姦慝之氣所使夢者方寤而已交不覺其寐及寐之既寤乃知其夢如狐突夢太子申生之類是也則所謂寤夢也惟安靜無故思慮所不營而忽有所夢則是神或啟之禍福之先兆乃所謂正夢也必曰至人無夢亦偏辭矣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占決之也祥吉兆也見生男足有爲生女能和順如下二章所云也祝成室而及夢兆又從而占之又從而一一應之造想甚幻而皆有妙解最奇之筆也然居室者

未必無夢有夢則有占有占則有應是亦人事之常耳非虛辭也○占夢之說信有之乎曰此不可執一論也夫先王建官設屬以掌之而安得盡誣也人之有夢與見乎蓍龜動乎四體固同爲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蓋不徒正夢爲然雖噩夢思夢寤夢喜夢懼夢亦無不然蓋吉不自至自人致之凶不自至自人致之所思所爲之是非可否己或不自知而精神氣燄之與天地鬼神相感召者已於夢寐形之夢寐之所形在己有私意留於其閒則雖形而無以察之故使人掌之使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參之日月星辰以研究其象類與其物

理以占其爲吉爲凶嚴氏云占夢無書以意言之然以觀周禮所云則古固未必無其書也夢自我生先王以之自省其所思所爲之善惡也若夫所謂正夢則固神之所以啟我然吉凶何定視乎其人能者承之以吉不能者戾以致凶故妖孽多以兆凶而鳳麟未必皆瑞先王察而懍之不敢忽焉敬之至也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西山眞氏曰巫掌祝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告王瞽矇之叟以歌詩告王一人之身而前後左右挾而維之故王中心他無所爲惟守至正而已○按此禮運之言先儒多取之惟石梁王氏以爲非聖人之言是殆未之深思也　宄之王守至正而已何嘗爭聽禨祥以索之渺冥之地哉曰人之夢寐其精神信與天地鬼神通乎曰人之氣卽天地之氣也何弗通焉夫陽燧取於日而得火方諸取於月而得水琥珀拾芥磁石引鍼物且有然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曰必於夢寐何也曰觸目皆感通之境也何必夢寐雖然夢寐近之人以明鬼神以幽夢寐人之幽也動作則紛馳夜靜而機合也曰周禮獻吉夢贈惡夢何也曰獻善替惡之義也託之舍萌以告於神而送之告遷善也曰然則此詩所占果有合乎曰詩人博依以致禱頌耳占無容泥也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

斯皇室家君王

言生男適應熊羆之兆此居室者之所至願故預以此祝之也兒啼不揚者後多不成古者太子始生則太師聽其聲而吹律以叶之其泣喤喤斯可卜其後矣曰熊羆祥非一端曰君曰王男非一人不惟以生男爲祥且以多男爲慶也朱芾斯皇室家君王此王者子孫之當然然能守其常卽莫大之慶此中有兄弟相好而無相猶似續妣祖之意俱善頌善禱之言也○言生男便裝點生男時多少尊重此詩人閒情別趣而寓教誡於其中焉重男以重宗以爲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乎

故衣之以裳弄之以璋不以奇技淫巧貢於非幾也下章亦然又此詩於攸甯後直接生男生女夫豈不可而詩人卻多作夢兆一轉此行文波瀾也又以見入是室遂有是夢男女猶後而男女之祉已自始入室時受之所以祝斯室也勿作浮文觀可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維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祝人以多男而此并及生女蓋入是室者止生男不生女必無是理也生女雖不滿人願然生女而能無父母遺罹則未嘗非人所深願也儀善也女子何嘗不欲其

善才智過人明哲助主是亦可願但女子從人不欲以善自見耳有善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如宋高后臨朝人稱女中堯舜高后善矣然非宋之幸亦非高后之幸也不然則謂生女皆欲其愚拙無能是亦豈通論哉○漢蕭何謂宮室非壯麗無以威重築紂瑤臺瓊室威重何似君子不賞民勸不怒民威堯舜茅茨土階未見民生狎玩也孟獻子美室貽譏晉智伯土木致敗此詩稱美皇居形容過畢然褒其實則今日一富戶新居未必不過此矣後世之靡可勝歎哉

序以此爲宣王考室說者因之揆之事勢或亦宜然然在詩未見確據則何敢信爲必然而遂爲之說乎或說以此爲新宮則新宮用於儀禮篇次不應在此顧篇次非可憑則斯干無羊楚茨信南山等詩或未始非先王正樂蓋詩書之失其次序者多矣然詩樂之闕失者亦多必以此詩爲卽新宮固亦未可信也讀者第因詩而得其不華不陋可大可久之致與詩人之所爲致頌致禱期以承先啟後之情則固已可法可師而其詩之作於宣王之世與否殆亦可無問矣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

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首章形容牛羊之多見牧事之有成也次章言牧人能順適物性牛羊之所以多也三章言物之馴擾從人見物有戚若之情所以無騫崩之耗也末章又設爲牧人之夢所以見民力之普存時和年豐家給人足有加無已而非浚民以肥畜亦以見休徵之錫而可知丁此之全也蓋國家之有牧事所以供天地宗廟山川百神之犧牲牲備賓客食饗之餼牽爲賞賚匪頒之百用牧事不成是無以爲禮也牧政不誠重哉然而奉牲以告必曰民力普存是斯民未能有成則牧政未容先舉要必

其三時不害民和年豐而後擇郊野爲牧田不使犯民之稼穡有牧地以供芻豢不至浚民之脂膏置牧徒以供其役以使之適物之情設牧人以董其官不使之與農相擾斯牧政所以有成而狗彘非食人食也至若畜產之生育蕃息則又有道焉遊牝以時而物之生衆矣非時不殺而物之用節矣安其處所適其飢飽時其水草而物之性無不遂矣要以主其事者能得其人則非必事事而親理之而必人主之留心庶政然後得其人而用之庶績無不然而牧其一端故歌騂牝者曰心之塞淵頌駉牡者曰思之無邪此牧事有成詩人之所以

深美也此章首四句舉言其多後四句卽其多而形容之也然不直曰多羊多牛而曰誰謂爾無羊無牛者王者愛物節用之心有兢兢乎無故不殺而疑似於無羊無牛者故曰誰謂爾無之云也獸三曰羣三百維羣百倍其羣之數見羣不可勝數而直以百計也時解羊有三百羣而爾雅黑羣中之數不可數非是黑耳爲羣是皆可推類也濈濈衆集而和之貌衆羊聚以安息而不相觸角濈濈然於其和見多也牛反芻出嚼曰呵呵則耳動牛病則耳燥不能動潤澤乃動呵而動其耳濕濕然於耳動見多也此描寫法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降阿飲池水草之適也或寢或訛動止之適也四或字見衆多不一之象此三句牛羊之適其性天也驅物以從人而物牲不適以人從物而物性適矣爾牧三句見人之能順物性也牧牧人之徒也牛羊不畏暑雨人則以蓑笠從牛羊隨在得食人則以負餱從皆不驅物以從人故物適其天而生數之多至三十維物牲無憂不具也○周人享廟尙辟而祀五帝四方四時五嶽之類則各以方色若小祀及饋牽則用雜牲三十維物亦形

容其多耳且與篇首四語相應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首三句見牧人之閒暇惟物自適其性故人力得以有餘又亦以點綴太平氣象也牧樵獵而牛羊不驚習而相忘也矜矜壯也兢兢健也騫一物偶病崩衆羊皆病羊少病病則羣染也末二句見物之從人以人能適物性故物亦習知人心也行所無事則用力有餘矣出入以時則應麾而至矣此章獨言羊者牛性順而易使羊性躁而難制難制者且馴而順者不待言也上章寫牛

羊之適卻從牧人著筆以出之此章寫牧人之暇卻從牛羊著筆以見之對面用筆法也○此二章前六句皆三句一截○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吾於牧道得牧民焉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此設言夢兆之祥以見王道之成而休徵洊至也此詩人特以閒筆出之唐荆川謂牧人實有是夢兆太泥也牧人掌牧之官也有是夢則當有是占矣謂牧人獻之王而王命太人占之亦太泥也衆已是多魚乃更多旐已統衆旟則更衆衆與魚汎舉而豐年則致衆之由旐與旟有統室家各有統而又見爲溱溱也此皆已豐益豐已盛益盛之象不必謂饑饉之後而得豐年流離之後而人復衆也黃才伯之說如此而說者宗之蓋泥此爲宣王之詩故謂其承百物彫耗之後也假使當年未免饑饉流離則人且不免飢寒物畜何由得盛民且未復其舊牧事何以先成是無理也○衆維魚矣旐維旟矣恍恍惚惚的是夢中景象此詩體物甚細寫景甚閒敘事甚潔而出筆跳脫郤俚事寫出堂皇瑣碎事鋪成闊大比類而推其胷中自具牧民經濟不是尋常手筆

序以爲宣王考牧愚意亦未敢据然序所謂考牧者亦言牧事有成耳說者乃謂牧成而考之之詩王介甫說則并序意而失之矣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南山岩然而巖巖一師尹之據高位而遠其民也民皆具瞻夫師尹一南山之岩然而多石也此與意與正意相足者民方具瞻而爲之憂心如惔憂其巖巖赫赫而置民瘼於不聞也然使人得盡言或猶可以補救而又以赫赫之威使人不敢戲談則國既卒斬矣而何用不監乎監者上觀天意下察民心前懍覆車而內省諸已也誠能知監則卒斬之勢已明而赫赫者猶敢一日安邪此章發端之辭以下皆申言可憂之事以啟其監也按此詩家父所作春秋桓王使家父來求車與尹氏子來求賵事相後先則家父或卽求車之家父此詩及正月皆東遷後詩也平桓之世典章猶存諸侯猶有奉王命者此時用賢脩政周室尚冀可爲至桓後而益衰未必非尹氏益其禍春秋書尹氏卒後又書尹氏詩曰國子來求賵是亦皆深譏之辭既卒斬謂周既東遷國勢之延止於一綫而不善又如此將無復救也曰何用不監欲其監幽王之禍也安成劉氏亦曰刺尹氏爲政不平皆似亂亡以後之辭序以

此爲刺幽王者意以東遷雅亡故耳愚謂東遷雅亡何必今日東遷明日遂亡雅如木隕於秋亦豈今日立秋明日遂無一葉也雅音蓋絕響於桓王之後若平王時則尙書猶載文侯之命未必盡無雅詩序說之時世自不足信耳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宏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平政之本存乎一心此心卽天與下民所大同之心也心平則好惡同民克享天心行政均用人當外維四方內毗天子而國可永甯矣心之不平徇一已之私而君

國安危民生休戚皆膜外置之故行政弗親姻婭撫仕此所以天變於上民亂於下而國以卒斬也不平二字尹氏致亂之本此章提出以下皆盡言以懲其不平之心也天怒人怨卽卒斬之刑而曾不自懲自嗟卽不監之謂也有實其猗句只當闕之不容强解輔氏曰鄭氏或說草木之實似猶可通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以世臣位師保而秉國均則當有以維四方毗天子而俾民不迷是其職也如其不能則奉身以退可矣今旣不平其心以不見恤於天又不奉身以退不至盡空我師不止謂之何哉此承上章不平謂何而詰問之也夫曰氏曰均皆平之謂也平則四方萬民無不就正矣然惟平其心者能之心且不平惡能平政是不宜據高位而空我師也尹氏無所逃罪矣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秉均之大端用人行政而已而用人行政之得失有相因者其本則由於心心爲私意所蔽則無知人處事之明心爲私欲所累則有盤樂偷安之志欲便一已之宴

安則必委耳目於私暱而弗躬弗親以下慢其民矣欲私富貴之龍斷則必惟昵其私親而弗問弗仕以上罔君子矣大政隳而小人得志小人用而庶政盡淆故此章指其不平之實而直戒之曰爾之弗躬弗親也使大政無所統承國是淪於苟且既無以孚於下民而得其心民之迷有由矣然爾縱偷安自逸亦當擇人以分任問其人之賢愚試其事之能否而後用之庶乎事猶可理不致得罪於天下也乃又惟姻亞是私弗問弗仕以罔君子如之何其可也是當平其心以公好惡於民間之而後舉事之而後用其不可者已之無徒私姻亞而

以小人危人國事空我師也問之而後舉如孟子所謂諸大夫國人皆曰賢是也
事之而後用則所謂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也瑣
瑣姻亞卽此弗問弗仕之人卽所謂小人殆者本章本
一氣反正言之呂東萊分式夷式已無小人殆二句爲
尹氏所與圖事者分瑣瑣姻亞則無職仕二句爲尹氏
以親暱而置之高位者則語氣破碎非是大抵人心一有所私則小人盈朝
故此章切舉以責之

昊天不傭降此鞫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鞫訩大戾之降其不弔於天矣天心目民心民心之不
靖鞫訩所由降民心之惡怒戾氣所干和也然此皆執
政之心之不平致之耳反其道焉天怒不難回民怨不

難息也盡其心以親政毋苟且以偷安上盡心於民民
心豈有不靜者乎平其心以用人毋自私其姻亞庶政
得其理惡怒何自而加我乎民安則天亂可弭而無如
其不懲何也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
之此固承天治民之要而實堯舜之所難也而家父曰
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其視知人安
民若亦人所其能而不難者蓋盡夫知人安民之則則
堯舜猶病而知人安民之道要實有宅之心而裕如者
則不待外求也盡其心而無所苟誠也敬也平其心而
無所私直也方也能誠能敬則內直外方明通公溥矣
以斯行政政何不合於民心以斯用人人何不簡於帝
在哉大學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豈知人安民之果難哉尹氏終無如驕泰何也此章君
子二字泛言暗兼王及尹氏而意重尹氏但渾說不露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
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惟其不屆不夷故鞫訩大戾之降月生不已而民無得
寧之日也憂心惡能已邪反覆疾痛言之忠懇之至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不忍見其亂而思他適以避之然王國亂則四方亦無

不亂矣何所往乎此非眞欲避之也不忍見耳亦非眞
以無所往而止也實不往耳言四方蹙蹙亦以甚尹氏
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酬矣

小人之情性無恆而每習於鬬亂故欲留則不忍見欲
去則義無所逃聽之則亂以日生言之則適攖其怒雖
或時復交懽究之好不可恃此所謂無適而可也蓋尹
氏本非有大姦大慝之爲只一世祿癡兒性情乖縱宴
安沈溺之人而王乃委任之王任尹氏尹氏又任姻亞
其亂政勞民皆姻亞張其惡耳此章所云正世祿驕癡

人情態傳云君子無適而可言無一可爲耳時解誤認爲靡騁之由故云其中傷善類口蜜腹刀雖退避禍亦不免非也上章蹙蹙靡騁乃言四方皆亂此之不恆鬬亂只是尹氏之黨耳何得言靡騁之由也且家父原非畏小人之怒而求免禍者家父求免禍此詩不作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此所云昊天不平實謂尹氏不平也尹氏不平既使我王不甯矣猶不懲其心而覆怨其正亂將胡底哉此亦首二章意而反覆疾痛言之辭簡而意愈切矣曰不懲其心究望其能懲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通篇皆責尹氏此乃推本王心蓋任用尹氏王亦弗躬弗親尹氏不可任而任之王亦弗問弗仕也王委政尹氏尹氏委政姻亞姻亞亂政以亂四方蓋自王心之不平始矣刺尹氏皆刺王也但於君宜隱於相宜直故姑責尹氏以諷悟王耳而至此篇終則又不得不推本於王也王心感化則尹氏何能爲亂王心感化則尹氏亦未必猶敢不懲其心矣萬邦之畜不在王心一轉移間哉權臣之不忌而王心是訛逆鱗之可批而萬邦是念忠貞之至也大標之曰家父不肯學今人投匿名文書告人罪恐延及於無辜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瘋憂以痒

此詩憂亂之志與沔水同但沔水以告僚友此詩卽以刺王沔水當亂生之始冀其可弭此詩當盛亂之時懼其難免故辭煩而志悲也首二章深憂訛言之大三章遂念其延禍之深四章援天定以示人冀訛言之知畏也夫訛言小人何能爲而竟無所畏忌者以上無察姦之明廷無辨姦之識故也訛言無所懲則固寵結援中傷善類而君子無所容矣是以求賢而不能用厲政亟

行信讒棄善不知後憂勢必至於喪敗而不可悔故五章言王及羣臣之不能辨別是非六章言君子之局蹐七章言君子之進退不可八章憂政之爲厲九章喻言其不用賢以犯患十章又言用賢早圖之可以免患所以深警王心而庶其改圖易慮也顧王則不能然而禍亂之來已迫夫喪亂之來彼訛言小人亦惡能獨免然彼則安危利鈍而不知患也故十一章言禍敗之無所逃而心憂之十二章言小人方以爲樂而已獨憂之末章言今此之民先獨受害而尤可哀者惸獨之民也此皆憂在國計民生而非徒憂一身之受禍也此章以天

變引起民亂以下則憂訛言爲亂之大人不知憂而已
獨憂之以至於甚病也人不知憂者以其不能辨而且
惑之如第六章所云也○四月而多霜陽失德而陰陵
之君子棄而小人用也霜者肅殺之氣四月而降虐政
行而善類受禍也篇內多是此意○癙憂鼠病於穴中
憂之幽隱而無人見知也篇中獨字皆宜著眼痒羊病
也羊病善羸痒者羸瘦之狀癙憂積於中而痒形見於
外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
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好言莠言不必認眞分別亦不但毀譽之言蓋訛言之
口亦未嘗不假託正經依附義理而後足以惑人故非
必無好言但言不由心虛僞無實倏忽變幻反覆不常
如莠之亂苗似是而非故曰莠言此所以謂之訛言也
訛言之將如是而無能辨之者是以憂心日甚而反見
侮於人若魏風所云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是侮之也或
以讒言之加於已爲有侮此非詩意彭山季氏謂所言不合而爲小人所忌故反加以讒言讒言傷善或所不免而詩人之憂不在一已受禍也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
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上二章方憂訛言此章遂憂無祿者利口覆邦喪亂有
必至訛言之憂正以此也章內我字俱不止自我統斯
人爲言也從祿不必受祿爲臣凡踐土食毛皆從之受
祿也瞻烏二句申上二句意言烏即以言人于誰之屋
即于何從祿有莫知所終之意也首章憂至於病歸重
以痒次章不白於人歸重有侮此章并其臣僕則已之
有侮又不足言矣一章深似一章皆痛心疾首之辭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
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欲爲訛言者懲故援天以示戒也瞻彼中林且侯薪侯
蒸矣何民今方殆而視天夢夢乎然此未定之天也既
克有定則安有生亂小人而克免天詠者禍亂自彼生
彼亦還而自受之自位之孽上帝伊誰云憎乎大抵禍
人家國者必還自受其禍小人恃氣勢之隆橫行無忌
亦謂天道何知耳抑知定理之天報施不爽積惡愈稔
積禍愈深若有懲而知戒則小人之福也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寔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
古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訛言之不畏天道而肆然無忌者由舉朝之不能察其

是非故耳好言莠言訛言之無恆謂山蓋卑訛言之顛倒也山而謂之卑其非明矣而王莫之懲何憒憒也乃不惟莫之懲而舉朝且莫之辨爲訛言者復何所忌哉天下惟虛以觀理則理無不明靜以察機則機無不析今且具曰予聖則自據其成見而無知言之明必矣誰知烏之雌雄哉蓋王信訛言矣然使朝臣有能辨之者王心亦未必不悟而朝臣皆不能然故詩人深歎之也或謂故老占夢非真不能辨但言出禍隨故不言耳唐士雅謂唯諾成風隨聲附和而不敢矯上之非云此時勢固然然玩詩意不如此大抵昏亂之朝君臣莫不自聖用事之臣自無知烏之

雌雄者故直譏之曰誰知也○禽鳥雌雄多以首尾毛色不同別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歐陽氏說然雄烏左翼掩右雌烏右翼掩左雄烏舉先左顧雌烏舉先右顧是知之亦有道也蓋虛心察理則是非易辨如山之高卑自以爲聖則是非不明如烏之雌雄矣蓋不察之爲蔽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小人得志而善類無所容矣轉喉卽爲謗上閉吻且謂腹誹孤介擊以不利交遊坐爲朋黨爲善則椎僞學仗義誣以叛謀清流可投濁流伊周可改伊霍君子處訛言之世直局蹐於高厚中哉虺蜴之毒非人也以人而虺蜴將何往而可逃矣大抵小人自處汙下其惡亦何所不至然訛言之造能惑有欲之君不能惑無私之主伺君心嗜欲所嚮而微辭以啟其機危言以激之發而進言乃不必復有其實矣人君所最惡者叛逆彼則因疑似而深文其逆可也所最忌者朋黨彼則因枝葉而株連其黨可也人君所最嫉者誹謗彼則因君短而訐以誹謗可也所好者逸遊彼則因賢者之方嚴而名之僞學可也人君餌人以富貴彼則因賢者之孤介而罪

其不臣可也不必有是事不妨强嫁以是事不必有是言不妨僞設爲是言不必有是書不妨假託爲是書不必有是意不妨遷就爲是意投以所忌人君遂盛怒而不察導以所欲人君遂深信而不疑而於是山果卑矣雌雄無復辨矣推其初意亦不過慫恿人主以儆一日寵榮或排擊所讎以快一時私憤又或不得已而嫁禍以脫一己之辜而惡念一張善人蘩粉虺蜴之毒甯是過焉其在朝用事大臣或則昏庸無識或則妾婦順從或畏禍而閉門或美珠以箝口莫之或懲而小人洋洋得意迄夫禍已作而難收騎虎不得便下則勢必誅鋤

欲盡至使當世之人竟視誠正脩身爲滅門之禍忠孝廉節爲夷族之端而於是人心滅絕賊民以興國家元氣椓喪無存敗亡於以不遠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能無墮林宗之涕歟至於國家滅亡彼訛言者亦安能獨免於禍況天理昭彰無往不復所謂有定之天爲小人竟復何益獨是禍流至此則君子之受害者已不知凡幾小民之無辜者又不知凡幾而僅得小人之隨以死亡博人心之一快也亦已慘矣嗚呼痛哉○蜥蜴蠑螈守宮蝘蜓同類互名似蛇而四足然守宮色蒼黑褐色居人家屋壁食蠅蟻者也其草居色黃綠而尾青翠者曰

蝘蜓一名蛇師一名線辮也此種有毒其草居色黃赤者蠑螈一名山鰍南蠻中或捕食之蓋無毒也又深山中有如蝘蜓而大身有雜文者名雖又名諦聽謂噬人之後必竊聽之聞人哭聲而後去云俗名豬母蛇是爲最毒云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賢者於衰亂之世得以身居事外貧賤自安幸也乃時勢所逼或有幷使之不得安於貧賤者則天之扤賢亦已甚矣蓋昏惑之主姦慝之臣其始亦未嘗不明於賢否賢者民望所歸姦臣亦往往欲收召名流以樹其黨而其求賢也又常若拘縶而束縛之所謂彼求我則如不我得也及其既爲所得則又往往掣肘而脅持之防閑而禁禦之言則必不從而且摧抑之行則不得自如而且爲拂戾之進既不使有所建明退又不使之得優游以去執我仇仇亦不我力久之不合則亦終誣坐罪而竄殺加之所不惜耳士苟見幾全身好遯不爲所得可也而亦有不能去者貴戚世臣所期靖獻已仕危邦義無可去則亦安敢自私其身故惟是渺渺孤忠自銘幽獨或天地鑒其苦衷而黜斥斧鉞之加聽之君命焉已耳嗟乎人亦有言進退如谷居亂世而可退猶未爲

亂之至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一身之安危進退豈所憂哉棄賢不用厲政日行國之滅亡無日心憂如結以今茲之正胡若是厲也此詩蓋實東遷後詩故舉褒姒以爲監幽王信褒姒伯服之讒以亡宗周至平王文侯之命則曰罔或耆耇俊在厥服此往事之明鑑故曰彼赫赫之宗周一褒姒尚足以威之況今王室式微非有赫赫之盛乃訛言莫懲善人無所用力尤不止一褒姒之比國其

何恃以不滅亡哉警惕之深也若以爲幽王時詩則宗周之滅爲未然事而竟直斥曰褒姒威之立言不無太絞且其語意自是述已往之辭而非慮將來之語又褒姒只此一見通篇則無王惑女寵之說其必非刺幽王詩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天厭周德王室多艱車既窘於陰雨而訛言不懲厲政滋加是又重載以行險能無敗績覆壓乎故君子永念其終憂其窘於陰雨又且棄賢不用其輸載也必矣既

敗而求助悔何及歟棄輔卽前章之亦不我力求之而不能用是棄之也此及下章俱就車言以直指王身故隱約其辭也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此言能用賢以輔治而出之以敬愼之心則必無敗亡之禍而可宏濟艱難也曾是不意言易也君子小人有迭爲消長之勢君子用則訛言有懲矣小人退則厲政不行矣大抵家國之存亡視乎君心之敬肆敬則必能用賢違讒不敬則雖有賢者亦無如之何矣而況又棄

之乎詩人於此有望之之意焉是必非所語於幽王褒姒之日而所憂在訛言所望在用賢則亦非刺其嬖褒姒時世不可考然以爲刺幽王者固必不然也○輻輪轅所以屬輞於轂者朱氏云輻以固轂未是也屢顧爾僕只重屢顧二字所以形容小心愼重惟恐傾覆之意也以僕比庶官亦未是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王不能敬愼用賢喪亂終所不免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而凡處今日者皆同在沼之魚也此章卽憂心惸惸章之意念國之爲虐卽如結於厲政之意惟憂之者深

故反覆之而不能自已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禍亂生於小人而禍亂之來小人未有能自免者顧彼則不知慮也氣勢方隆親朋欵洽在沼之魚竟自以爲樂矣念我獨兮憂心慇慇亦卽首三章意而若幷爲小人憂之公忠之至也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佌佌蔌蔌皆善爲訛言輩也無賴小人得志民必無以

聊生然富者猶或可堪惸獨則坐轉溝壑此章指目前民困言後此不復能慮卽目今已不可爲情皆痛哭之辭也○通篇首章二章及四章民今方殆五章六章七章及八章今正之厲此章民今無祿皆現在之政亂民困可哀者也三章并其臣僕九章陰雨輸載十章亦孔之炤皆喪敗之將來又可憂者也然今日之困亂卽將來喪敗之因憂在後日正憂在目前總之生亂者訛言而王又棄賢信讒以至此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此詩之意主於刺皇父蓋身受皇父之害而怨之也然用皇父者王也幽王內惑嬖妾外比羣小內外相結黨固害深而皇父小人之魁故得以大肆其毒怨皇父則亦刺幽王矣故首三章皆言天變之大以引起第四章章四章言災異之變良由羣小用事嬖妾煽惑致之五章以後遂專道皇父之惡然於己之受害也則有安之之意而於天變國亂則不勝惓惓亦見其厚也此章言月朔純陰而日食爲天變之大以見失政之甚而哀下民之困也○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南北二極爲樞紐自北極至南極凡一百八十二度百分度之七十有五此謂經度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有奇中分天體曰赤道天體左旋日則附天左旋繞地出入一周而不及天一度是爲右行一度此以緯度言也張子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或問朱子曰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朱子曰今諸家是如此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故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漫雖多是左轉只有急有漫便覺日月是右轉了曰然○按天體最高其運最速居其中者以漸而緩至地則不動矣故經星附天而動土稍在內稍遲木又在內又稍遲火又在內又稍遲日又在內又稍遲月最近地則行最遲故內又稍遲金水又在內又稍遲西學分天爲九層曰恆靜天宗動天經星天填星天歲星天熒惑天太陽天金水天太陰天今人矜之以爲祕得而不知皆先儒所已言也草廬吳氏曰古來歷家非不知七政亦左行但順行不可算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相值處算之今當於太虛中作一空盤卻以八者之

行載其遲速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天土木火行速過於日金水月遲不及日此其大率也草廬所言是卽九天之說也故朱子於詩傳仍右行之說而九峯書傳則以皆左旋爲說然其實一也積三百六十五日有三時而復於故處如今歲冬至日在某宿度至來歲冬至日退一周又在某宿度也是爲一歲而日行黃道黃道半交赤道之內半交赤道之外其與赤道相遠處各二十四度此經度冬至日在赤道南二十四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漸行而北正交赤道爲春分漸行赤道北至夏至則在赤道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又漸行而南正交赤道爲秋分漸出赤道南復於冬至此一歲日行之常也月亦附天左旋出入一周則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

度之七是爲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月行有遲速不止此數總計之則如此積二十七日有奇而右旋一周積二十九日有奇又追及日而與日會是爲一月此又皆以緯度言也月體無光受日之光以爲光日高於月月在日內此即九層之說故日月之會月上受日光而下體無光故人見其光盡爲晦盡之日既會則月又離日而右曰朔月一日及八日有奇月側受日光人見其光之半曰上弦月八日九日間月與日四分天度故側受日光也及行與日對下體受光故人見其光滿曰望十五日十六日間及二十二日有奇又側受日光曰下弦漸追及日又會而晦此月行之常也問月無光受日光朱子曰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故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邊三只合有許多光又曰月只是受日光月質常圓不會缺如圓毬只有一面受光望日日在酉月在卯正相對受光爲盛天積氣上面到只中間空爲日月往來地在天中不甚大四邊空有時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下中央則光從四旁上授於月望以後日與月行便差背向一畔相去漸遠其受光面不正至朔行又相遇日月五星皆行黃道黃道樞極不同於經星天之南北二極黃道之極在紫垣外去北極約二十四度故黃道斜交赤道日行惟黃道而月及五星則別有小輪出入於黃道之間月道一上一下一出一入附黃道左右六度間故自內而出黃道外曰入陽歷歷家謂之羅睺自外而入黃道內曰入陰歷歷家謂之計都○此以黃道南爲外黃道北爲內也凡日月之會皆東西同度而月行小輪則或在日南或在日北雖同度而不同道則月不掩日是以雖會而不日食此朱子所云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差遠於日則不食者也又或雖同度同道而月道自外入則北道高南道下人自北望南自不見其相掩是以日亦不食此朱子所云日在內月在外則不食者也內謂北外謂南也惟日月之會正交黃道月適當日下則月掩日而如有食之矣此日食也望而月不正交黃道則月全受日光而不食惟日月相望而月又正交黃道則月食西學云日月之中中隔地毬月爲地毬所障不得受日之光故月食也先儒闡虛之說未的唐志推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食則此詩之作蓋其時云潛室陳氏曰日月交食歷家推算有定本不足有變異但天行遇此際亦爲陰陽厄會於人事上必有乖戾故聖人畏之側身脩行庶幾可弭災戾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時蓋日月迭食故竝言之然日食尤重也不用其行多主月言以日食是月不讓日而掩日月食亦月不讓日而抗日皆陰之過也然亦陽弱使之然矣日月告凶不用其行以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之故而無政又由於不用良此已含羣小用事意矣月抗日而陰自虧故猶以

爲常月掩日而陽式微則不臧甚矣于何不臧言何等樣不善也○日君象也月后象也臣象也第四章臣蔽主聰妾豔方煽皆月掩日月抗日之象也又値純陰之月陰日之朔則羣小用事內外交煽之象君道之微也詩人亦善言災異矣

煌煌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又悉數災異見上天之戒已不一而足也哀今之人蓋概舉君臣而言人不知畏天則昏惑甚矣○震電蓋蒙首章十月而言十月震電陽失藏也威非所威而政不

肅也古謂雷擊爲震夏史孔甲云王震死春秋書震夷伯之廟水溢山崩之變則因日食震電而并數及之水溢山崩高下易位之象土民象也土動者民不安也水女象也水溢者妾犯上也國語謂幽王二年三川竭岐山崩詩蓋指此爲言也天文災異之說莫善於漢儒然多有穿鑿牽强處要之亦足以警戒人君矣今世并不講此理君無災異之問而矯誣上天臣無災異之陳而爭言祥瑞則尤可歎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此章通篇主意所在也冢宰官尊而首言皇父者蓋皇父小人之尤而此詩所刺之主也羣小交嬖妾以爲固嬖妾藉外臣以攬權內外黨援而亂政行災異興矣卿士之官不見於周禮而左傳言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則是總大政者故傳以爲都官但冢宰本統百官而又有都官總之此恐未必然也以爲太宰之屬士周禮太宰卿一人少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位卑權重則皇父作都設卿比外諸侯又恐非屬士所得爲蓋官制以時不同不可盡考此似宜姑闕之司徒主教冢宰統治兼主宮政內史掌爵祿廢置師氏掌朝列得失皆大臣也膳夫趣馬官雖卑而近王或以滋味進如雍

巫或以馳馬諛如造父也王官非止此而此皆小人故枚數之所謂不用其良者也嬖妾而曰豔妻著其奪嫡也豔以色媚王惑其豔則言有必從而外嬖亦因之交固矣煽方處言固寵不移也○宣王常武之詩皇父嘗爲大將有功此皇父未知卽其人否愈者皇父固有才而所爲不善如唐之許敬宗徐世勣邪然常武稱太師皇父而此言卿士則似尊卑有殊豈氏字偶同而實非一人乎如漢高祖時有兩韓信之類亦不可考矣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以下專指皇父作都之事而言此章著其布虐於民也作都當以時又當卽所徙之衆謀之如盤庚遷殷亦必進其民而再三諭之謀及庶人禮也皇父不以其時不謀於衆而遽徵民牆屋棄民農功且不自知其非妄自尊大所以然者蓋以方恃王寵而又有褒姒主持於內羣小羽翼其外故橫行無忌有如此乎○作都若亦在十月則不爲不時玩此曰田卒汙萊則是民農功已興而使復棄之蓋春夏而動民也作此詩時不必十月但舉天變之大者作提頭耳章內我字通我里言不止詩人自我此詩人當是有列職於王朝而奉命供皇父之

役者所徙居向之人詩人亦在內也○大凡上之責下尊之責卑開口則必曰禮然只知以禮責人卻不知以禮自反此卑下之所以不堪命而生怨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此言其不忠於上也擇卿惟富貪利已也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忘君國也或謂不慭二句只是舊在王室之臣今皆斥去非徙其老成於向蓋徙其老成於向則又似用賢矣然如此說則上下文意不串不可通也蓋老成耆德不問在朝在野皆足以衛王室皇父雖不用賢卻未必不迫收民望以鎭撫私都多藏者不止有車馬其有車馬者之中則未必不多老成耆德如詩人亦與其中矣故詩意以爲皇父自甚聖者也惟貨其吉多藏足矣何用老成爲則凡此老成宜皆皇父所可棄者勉遺之以守我王可也乃又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但見有車馬者則悉驅以往居於向是已旣不用又不留以與王不忠不仁之甚也章內貪利不忠似有兩案然惟其貪利所以忘君只一串事也向在今懷慶孟縣去西都已遠詳此詩情事蓋皇父舊食采於西都後以有寵於幽王而王復封之於向皇父因之作都於向立三卿

擬外諸侯又擇其舊所食采中之大宗望族富民豪右則皆迫而徙之於向以實其新都此作詩人亦在徙中故有不慭一老俾守我王之語下章又有黽勉從事不敢告勞及悠悠我里亦孔之痗之語所謂我里蓋皇父舊所食采也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以從而徙於向言也無罪無辜讒口囂囂蓋旣從之徙而又被於讒也皇父本小人故親信小人而從徙者受害益深矣○此讒口又是皇父私

人非前章番楝諸人也嚊沓蓋如孟子所云泄泄猶沓沓者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此乃歎我里受病之獨深而引命以自安也蓋牆屋徹矣田汙萊矣所謂孔痗也讒口囂囂居憂也黽勉從事不敢休也此又痗之甚也夫羣小之世痗者當不獨其里四方之民安見皆有羨且逸但徙向者此里則受害獨深故疾痛言之覺他人猶羨且逸耳末二句乃安命之辭謂勞逸固有定分也

無所歸咎之辭耳此言似是而非詩人本意然謝疊山謂安命順受不做我友自逸其詞婉而其志堅不可變此亦似忒將此看好了也

此詩後四章辭多怨尤然終之以命自安故可以怨其情其志則與節南山正月異矣

此詩序以爲刺幽王而鄭氏謂自此篇以下至小宛皆厲王時詩毛公作傳時移其篇第於此歐陽蘇氏皆辨之愚按此詩豔妻明卽褒姒而鄭桓爲司徒或者繼番之職況十月日食及川溢山崩皆幽王時事又頗有可徵則毛序說是鄭說非也然鄭所云毛公移其篇第者則可見詩之篇次四家移易各有不同鄭時四家猶並存鄭蓋見他家篇次在節南山之前故以爲厲王時詩耳而篇第之不可據爲時世先後亦可見矣此詩幽王時詩也節南山正月則非幽王時詩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此詩主意直注末章前六章雖俱有責人意然不專指離居者蓋憂王室之意深也大抵首章述羣臣離居之由次章言羣臣解體而王心不懲三章言王雖不善而臣究不可忘忠敬之心四章言我獨憂病而廷臣卒無忠敬者五章六章又推言離居者之情事以起末章責

辭末章則正告離居者之言也此詩忠誠懇摯而辭意委曲不細體味不能得之宜說詩者之多說鄉膚殼矣

此章爲呼天之語以發端言天之降喪竟無善惡之分下三章俱承此說去正大夫因此而離居意在言外也元氣廣大曰昊天旣曰昊天又曰不駿其德仁覆閔下曰旻天旣曰昊天又曰疾威辭意謬戾爲不可解之辭也

周宗旣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

此章正言羣臣之離居也惟周宗旣滅而不知所底故

羣臣無不離居亦惟周宗既滅未知所底而羣臣義不當離居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則亦皆離居也曰正大夫曰三事大夫曰邦君諸侯爲悉數言之見朝廷無一人甚之辭耳庶曰式臧覆出爲惡則我所以憂勞而人竟莫知也承上章言天變人窮國已滅亡無所底止而羣臣又皆解體如此王庶幾知所懲乎奈之何而覆出爲惡邪痛心之言也邦君諸侯卽畿內有土者皆是或謂周衰而諸侯皆不朝指外諸侯言然以玩全詩不及外諸侯事○玩周宗既滅句自是述已然之辭若幽王時則立言不當若是過於急切安成劉氏曰首言周宗既滅繼言正大夫離居末章又言

謂爾遷於王都曰予未有室家似是東遷之際羣臣懼禍者因以離居不復隨王遷於東都故見於詩辭如此而文侯之命亦云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參考正月所謂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及節南山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等語疑此三詩皆爲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上而國風作於下於是春秋託始於隱公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愚謂公瑾此言似爲得之或謂此詩首言饑饉而不言犬戎之難則羣臣離居似只因饑饉之後及王不能爲善而又畏讒諮之故非必周宗果已滅亡愚謂篇首四句雖只言饑饉而其言有罪服辜無罪亦同受禍則似指西周之難如褒姒伯服之輩固所當誅而艮善如鄭桓者亦玉石俱焚也西周既滅而平王踉蹌東徙大亂之後繼以凶年則饑饉又降喪矣詩於饑饉則明言之於兵禍則隱其辭蓋諱言之而若不忍出口也平王庸主似非大有惡政然忘君棄國而爲賊舅勞畿內之民則不謂之覆出爲惡亦不可矣況家父尹氏又皆見於春秋在平桓之世則節南山正月雨無正三詩其必皆作於平王之世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承上章覆出爲惡而言法言不信不知其行之將何所底王固不能用善然爲臣者可以王爲不善而遂棄之乎夙夜以盡匡弼之誠固臣子所當自盡今皆離居而莫肯夙夜朝夕自廢其職是不敬身而無所畏也夫君臣之義天之道也而不相畏是不畏天也此乃責羣臣之辭蓋東遷之始苟羣臣盡忠王室尚可冀其復興而王既苟安於上羣臣復解體於下周室遂以終微莫之或救此詩人所以深悼也首句只是窮而呼天之辭非以昊天擬王亦非訴王於天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

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戎成以周宗之滅言所謂疾威也饑成以饑饉降喪言所謂不德也戎既成矣而王不知所悔所謂覆出爲惡也饑既成矣而王不遂於善所謂辟言不信也正惟是顚沛患難之餘正人臣所當盡力匡復果其輔之者衆王或亦不終於不退不遂乃曾我暬御之臣爲之憯憯日瘁而凡百君子則莫肯用訊惟是聽言則答稍有譖言則退而離居亦念其如王何其如王室何也此皆責羣臣之辭然望之者深而言之甚婉上章言敬身以事君之道勉之也此言莫肯用訊以懇然之意譏之畏譖

言而不畏天道不肯盡言正其不能敬身矣但聽言則答亦不可太說壞此畏禍諸臣亦尚是正人君子非巧言輩也若云窺君意以面諛則小人之徒不難竊位苟祿可不至於離居矣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

不能言猶言不會說話以忠言多逆耳也匪舌是出維躬是瘁謂言出禍隨也能言能巧言也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言雖甚肆獲無罪也匪舌是出維躬是瘁二句連看或作忠直激於心而非徒出於口此章原羣臣莫肯用訊之故也哀時事之艱而解非是

原去者之情然究當有不能忘情者忠臣之義豈徒畏瘁躬乎末章所以詰責之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戎成饑成之後時已棘矣譖言巧言之日仕益危也直道不容於朝枉道見絕於友二者無一而可此所以畏而離居也此及上章皆原離居者之情而不爲責之之語蓋苟不深原其情則似責人之過刻而去者反得以有辭惟此日出言之難事君之殆我非不知而君臣之義卒不可忘然後告之以遷於王都離居者自無辭以

對矣此詩人立言之善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此乃正告離居者又揆其不欲返之情而詰以窮之也鼠思泣血誠以于仕棘殆之故而此意不敢明言則託之於未有室家此遁辭耳離居者固自知理有不足也詰以無家之非情而不復他語使之無可託辭蓋終有望其肯返之心也出居卽離居也出而離居要必自作室然則遷於王都何可以未有室家爲辭乎說者謂昔始出仕王都時誰爲爾作室者亦非是○楊伯祥曰讀此詩使人不敢言明哲二字然君子處亂世身在事外乃可用明

哲二字若身在事中止用得一敬字不然皆苟免矣愚謂明哲保身此大人用舍行藏之妙非脩德凝道之君子不足以及之亦不得而效之非全軀保妻子之臣所得而藉口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此進身之始故可見幾而退耳若夫既立人之朝而不能正君又不能早去以延致危急之秋戕成饑成之後乃因禍患已急遂以畏禍之故委其君而去之是則其不忠不敬甚矣尙得以藉言明哲哉況或其貴戚之卿或本世臣之裔而恝然以避禍爲計之得則其罪尤有可誅矣詩人之責之如此宜也伯祥之論亦是而看明哲二字則未的當顧

此詩所刺離居之大夫雖不得自託明哲畢竟尙是正人以視生亂小人其罪自不同科是以詩人雖刺之而實惓惓望之若此作詩之瞽御則耿耿孤忠致心王室蓋鬼神可泣天地爲愁矣宋之南渡未嘗無李綱張浚宗澤岳飛其臣而終無如宋高宗何也悲夫

雨無正之名如小序所云既與詩絶異而穿鑿之巧尤爲可笑（序云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朱子譏其尤無義理）即如韓詩雨無極之說亦自不然蓋浩浩昊天句確是全詩起語若加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則是頭上安頭矣不但長短不齊之非詩例也且此詩亦刺正大夫耳而曰正大夫刺幽王何哉然篇名必有所取竊謂無正二字即在朝無正大夫之義而雨字則字有訛誤不可考者也

小旻之什二之五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此詩以不能斷爲主不能斷則善謀恆少不善恆多而喪敗恆必由之然所以不能斷者則以王心蠱惑於邪故君心爲出治之本也章首二句亦作怨天之辭以發端中四句歎所謀之邪僻末二句深歎悼之蓋謀之所

以回遹而不沮者以善謀則不從而不善則反用之故也所用者不善之謀則其謀亦甚病矣而王不知其病也以我視之不亦孔之邛乎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潝潝訿訿依違不定之狀就一人而言面爲潝潝背復訿訿即一人之見而是非無定也就衆謀而言羣相潝潝或羣相訿訿半爲潝潝或半爲訿訿是衆人之是非又無定也然衆謀之中亦未必無可用者但不臧者恆多而臧者恆少是在能斷之以理耳究不能斷則臧者

必不能勝不臧者於是謀之其臧不惟偶一不從且具違之謀之不臧不惟偶一誤用且具依之矣不臧之謀只以僨事其將何所底哉此章比上章而甚之之辭朱備善謂此章言小人其違善謀而惑君以邪謀上章不從復用就王言此章具違具依自小人言愚按如此說則是朋黨罔上非淪溺詘詘也且此詩主於刺王之不能斷不主於刺小人之朋姦也具違具依亦就王言但著意在二具字耳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人謀不能斷故數以瀆神神瀆則不告矣抑知謀之不集於一正以謀夫孔多故也發言者盈庭而各持私見又莫肯任責而互相依違是以衆謀終無一決雖有臧謀亦空言寘耳如匪行邁而徒坐謀其能有得於道路哉蓋議論多而成功少此叔世之通病久之亦復違其臧而用不臧耳況成功乎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程以先民經以大猶合則臧矣所以斷也憯然於此而爭之淺近爲見小欲速之圖抑知收大利者不問小害圖大事者不徇近功行道之人惡知大計些微不便坐失機宜事事終歸廢閣安得遂其成哉上章言瞻徇於衆故徒謀而不行此章言牽掣近小故欲行亦終無成也說者以匪先民二句爲謀臧不從以維邇言二句爲不臧覆用非也惟其不程於先民不經以大猶故無以斷可否則亦終之違臧而用不臧耳失機宜撓大計即謀之不臧焉故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乂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聖無不通哲辨是非謀決可否肅動以禮乂言以道此

皆知程先民而能經大猶者也王不能敬用五事而在朝又虛無人故無能以斷臧否然衆謀夫之中亦豈無聖哲謀肅乂其人是可資之以斷而王又不能用賢則國雖有賢亦淪胥以敗耳淪胥以敗言賢者無以自見與不賢者同歸無成也此且只就不能斷謀說孔氏謂同於受禍未是謀猶以事言此五事以德言此非謀之臧者乃人之能斷臧否者斷非只是分別須是能剖析臧否而決於用臧乃可謂斷人固有知其善而不能行知其不善而不能去者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正所謂不能斷也或以首二章爲惑於邪謀我龜二章爲不能斷以從善亦不是也斷自王心非聖王不能能資於賢則

來章有慶王又不能用賢則雖有賢者亦只雜於衆謀夫中耳故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蓋只見其日下如上章不得道不潰成同一意也（蘇氏疏而流之則潰腐者從之而行不疏其流而豬畜之雖其流者亦相與陷溺腐敗而已矣其說太深太鑿）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承首章末二句而言蓋所用皆不臧之謀僨事必矣故喪亡之禍隱於無形而爭淺近者不知也我視謀猶亦孔之卬故懼禍之深如此懼禍者憂在國家非只爲身謀也（說者以末三句爲懼小人之害己則只爲身謀矣此篇內並無畏讒之意）○此詩所刺者庸主非刺暴主也序以爲刺幽王箋以爲刺厲王蓋皆不然以板蕩瞻卬召旻諸刺幽厲之詩參之亦可見矣鄭又以十月之交雨無正之所刺爲大而此篇及下篇之所刺爲小故曰小旻小宛則無意義尤甚今人猶多欲近攻朱傳而遠阿毛鄭於此等篇其亦可曲爲毛鄭阿附乎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此相戒以敬身期於無忝先人蓋君子之言也夫君子何所不敬何必遭時之亂而後以相戒乎亂世之法網

密矣天之方怒則失道尤易喪亡非敬身無以自免也獨是衰亂之世是非顛倒縱使敬身亦未必能免禍奈何曰所可自盡者只有此耳外此則皆幸免矣且君子之畏禍非徒畏一身喪亡也當死當亡死亡何畏所兢兢者惟恐身敗名裂辱及先人非天命之所當然而吾身之所自取耳反身以期無闕使在己有免禍之道禍福外至自可安之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且敬身而且或不免豈幸免而果能終免哉故君子惟自盡也首章念先人以起相戒之端也既曰念昔先人又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者懷念無時能忘

一旦明而遂念及之也○興意以鳥之飛有所戾興已之心有所懷無大取義序以此詩爲刺幽王箋疏遂從宛字生義謂幽王之政教狹小宛然斯既穿鑿而不切情事矣即謂幽王不能繼宣王之業以爲憂傷亦按之詩之辭意而已不合詩果爲幽王則當言先王而不當言先人當言文武而不當言二人且篇中言我言爾豈君臣相謂之辭哉幽王昏虐之君不止於不能奮發以繼先緒其他文義之破碎支離則又無庸悉辨矣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儀可象也視聽言動一於禮而不敢少肆敬儀卽嚴身也以飲酒爲言酒能亂儀之大者故首以此戒也人能敬以檢身則內明而外肅酒自不足以困之心肆則昏矣戒以儀無不敬則庶幾不爲酒困非徒以愼於飲酒爲敬儀也天命不又言不能敬儀則喪亂及之悔無可追也天命在人自天下國家以微之一身自天子諸侯卿大夫以下逮士庶皆莫不有命在天敬以承天卽所以集天命非必爲天子有天下而後曰天命也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舊說以爲國家之天命非也近解謂世道日亂將無反治之期亦非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不惟淑身又當教子子也者親之後也念二人者敢不敬乎敬儀者脩身也教子者齊家也身不脩無以教子身既脩又不可不教子然其教子也亦不過式穀似之而已教子不在敬儀之外也設有子而不能使之似則亦不足以言敬身矣此詩人所爲惓惓也中原二句興式穀螟蛉二句興似之詩有兩興一法此類是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言日月往而不返人不可不夙興夜寐以敬其身也邁征二字以日月易逝言不以用功言君子將爲善則思貽父母令名將爲不善則思貽父母羞辱是以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故終身不失口於人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故終身不失禮於人所期無忝所生也明發之懷不忘如此其於敬儀也亦庶幾矣夫此詩期免禍也然不期於免禍而期於無忝所生禍福之來非所能測無忝所生操之自我詩人之斬免禍也其有道哉脊令飛鳴有不敢自安之意我字而字應脊令（脊令恆兩相追逐也）斯邁斯征應飛鳴惟日月邁征則敬身當懍於夙夜不遑矣若氓歲愒日則怠惰所以召禍也（或以此章總收敬儀教子二意然此章安教子意不下且二意原不平重）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此言免禍之難以起下章之意出卜亦是託言非眞不知何以自善而顧求之渺冥也卜筮爲君子謀必無不貞而吉但以心煩慮亂則若不知所從出卜之意或謂出處去就間宜何所擇耳非欲於敬儀之外別求所以免禍也別求免禍則惑矣○桑扈竊脂有青素二色然皆鉤喙食肉其頸間皆有文采但不甚顯少皞鳥官九扈有竊元竊黃之類竊皆訓淺竊脂者羽色似凝脂而淺也（以素質者言也）不必爲好竊脂膏之說（此陸農師說○此鳥俗名文鴝股）

岸韓詩作犴胡犬也青色善守故鄉亭之獄曰犴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溫恭者溫然而恭非足恭也溫恭者不敢失於人所謂與人恭而有禮也小心者不敢忽於事所謂敬而無失也戰兢者不敢弛於心蓋總上二句而言也如集于木溫恭之至也如臨于谷小心之至也如履薄冰戰兢之至也凡此處憂患之道要不外於各敬爾儀一語而已自何能穀此卽所以穀者含此而外更無他術也（慶源輔氏云溫溫恭人惴惴小心皆指他人言戰戰兢兢則自謂也愚按不必如此分看溫溫恭人只如言溫溫其恭云爾）○此詩於懷二人見其孝於戒兄弟見其友於誨爾子見其慈而學有本源情辭忠厚處憂患者可以知所法矣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不得於父母而涕泣呼天此人子之至情哉幽王無道滅義賊恩太子不能恕然於心小弁之怨固其宜也然小弁之可取者僅只此怨以慕親之念有未忘耳今玩其詩則自反之志少而懟親之意多自六章以後辭尤過於悲憤小弁之怨未盡道也然此猶其被放之初良心發見而不可泯故怨慕有然易一念焉貪天子之位利犬戎之難忘殺父之讎棄祖宗之地所不顧焉則親親之仁已梏亡盡矣所以然者亦由其愛親之念本薄責親之意多而自責之意少故也此章言我獨于罹因以反求諸己而不能得其所以見棄之由也何辜于天二句涕泣中重疊語非以何辜於天何辜於父母對說呼天中自有慕父母意也通篇維此二語似同於舜之怨慕若更作自反無罪觀則非人子矣○孟子謂凱風親之過小小弁親之過大毋以泮而欲嫁其過似亦不小若謂失只一身非若幽王之禍流宗社則似從功利上較大小矣竊謂人倫一也凱風小弁孰非人倫之變哉但夫死再嫁猶爲俗所時有而賊恩未至如幽王之甚耳抑凱風之母猶在室七子冀其可挽而小弁已遭放逐則自盡惟此哀誠也○鸒雅烏雅卽鴉字烏鴉雅一烏語有倒順耳烏類有三種純黑而稍小能反哺者曰烏大而不反哺者曰鴉白頸羣飛者曰鸒又謂之鵯烏亦作卑居亦作卑居又詞曲中有悲烏詞然烏也鴉也皆以其聲名之耳鸒雅則字音之轉也非必有大分也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周道靡而茂草生已被廢而心憂怒也如擣者如有物舂其心也假寐永歎憂不能忘也用老甚於如擣疾首又甚於用老惟時時如擣假寐不忘故至於日衰而甚病蓋他憂或可忘而不得於父之憂不可忘也戚之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桑梓且必恭敬況父母而匪瞻依乎然欲瞻依而不可得也豈不屬毛離裏哉抑生辰之安在也小弁不得於父耳而兼言母者父母之愛同也古孝子之不得於親也負罪引慝而已而此曰恭敬瞻依疑自反之無闕者

故小弁之怨宜也而小弁於怨慕之道則未盡也○詩每言生辰豈推命之說三代已有之乎鄭氏云我生所值之辰安在謂六物之吉凶孔氏又引左傳伯瑕之言以實之謂歲時月日星辰也按歲時月日是如今子平之生年八字也星辰是如今之五星盤也推命之說始於唐之方士張果然陰陽日者家言如天德月德貴人三刑六害大沖三合旺相孤虛之屬則自古有之蓋亦以之論人生辰也顧其言出於小數詩人偶舉爲言亦無所歸咎之辭耳非若後世癡人之好算八字也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灌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瞻依者父母不見容於父則舟流不知所屆矣是以憂之愈深至於不遑假寐也首章起憂心之端次章言心憂之至三章言所以憂心之故自此章以下則疊承第三章而反覆哀訴之舟流壞才就已之不容於父言秉心維忍以父之忍於棄已言未二章則原已之被廢由於信讒是隱然終見已之無罪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甯莫之知

父母身之本也見絕於父是無根之木枝葉安得而不憔悴枯槁之形雖任其生意已索然也甯莫之知蓋猶有望之之意焉厚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非屬毛離裏者且或動其不忍何君子於我而若是忍也涕既隕之猶言無淚可揮也前皆自怨之辭此則怨父矣夫失道如幽王安能無怨但生之膝下而不得乎親亦子道之未盡可知王不可謂不忍太子能自責而自盡也則庶乎可矣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心已忍予故維讒是信不復加惠舒究而棄逐加之無

所顧惜也此章推己見廢之由亦自反無罪之意首章猶曰我罪伊何至此則直曰君子忍曰彼有罪爲親負慝之意亡矣夫涕泣咨嗟而不能去親親之仁太子之天性也而事親之道則不子未有聞也甯必己有可廢而後爲己罪哉父子之閒自以爲無罪卽其罪也○伐大木者三方斜拄之恐伐倒之時有所摧擊折斷也伐木椅有雖伐而猶加惠意析薪杝有必循其理以舒究意加惠則必舒究舒究便是加惠不惠卽秉心之忍也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此又推本所以致讒之由也宮闈雖深而左右近侍已得而偵其意嚮君子之意已憐新棄舊而讒慝遂交致舊人之罪以成其奪嫡之謀蓋有以得其端而無患乎王之不聽也君子雖忍心初心豈及此哉又言無居我處無行我事則又以戒伯服意以爲豈不爾受旣其女遷東宮之位恐非女所能久安當卽以我爲監也卑之谷風語意亦然此章又可見其情辭之仁厚然說者謂其身雖被棄而惓惓不忘家國范氏之說則又忒看好而非語氣也○首二句便是言宮闈高深山泉只是借用字面易由言耳屬垣則見其可陟巔入底故只是賦

或問小弁詩古今說者皆以爲此詩之意與舜怨慕之意同竊以爲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至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卻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朱子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一似自以爲無罪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語也紱按人只爲孟子曾引舜與小弁作證因便將小弁看得是如何樣好不敢非議卻不去將小弁之辭句閒逐處理會如此讀詩不但小弁之疵病處不曾覷出并小弁之好處其根於天

性者亦未曾眞領會也故紱謂讀書最忌成見須是自家明理自家不明理只是依別人說話縱說得是亦只是皮膚不著痛癢如說詩是溫柔敦厚此亦大概固然卻不知詩中固亦有甚不溫柔甚不敦厚者我亦勉强作溫柔敦厚看去豈不大失詩人本意若先儒之斤斤守住序說者都未免生此病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愼無罪昊天泰憮予愼無辜

此傷於讒言者刺王之聽讒也首章自傷之辭只一意而反覆訴之然非惟自白無罪亦以咎王聽之不聰也

故下章遂刺聽者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亂卽上章亂字讒人誣善羅織蓋非一人故卽己之遭亂而推言之其實是非顚倒則亂在王朝而刑罰不中則亂在天下矣涵之者心本疑忌而於善惡不能察也僭始以嘗之則肆毒之端所謂浸潤之譖也涵而不察則信之之漸蓋中情有所移矣能怒讒則必不涵能喜善則必不信然則亂之生也亦以王心本不好善而暱於小人故耳治亂之機蓋繫之君心而已矣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卬

屢盟王盟其臣也心無明信而以鬼神相要讒人益得而窺其閒矣指之曰盜厭賤之也不怒而反信之是使盜爲暴也然所以信之者亦由王以盜言爲甚甘故始也涵之繼也信之而亂以日進矣甘之者以爲善順我意能共臣職矣抑知匪其止共而維王之卬乎此與上章一順一逆上章言亂生於信讒此章言信讒之生亂也○詳此章所言亦似東周情事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王之不能怒讒而善善也豈盜之詭祕果難知乎彼大如寢廟序如大猷且有作之莫之者況彼人之心予亦何難付度乎照之以理揆之以情察之於言觀之於色其不忠不信之情固昭然也兔雖毚狡遇犬則獲之矣奈王之蔽而不察何哉○兔狡而善遁如所云兔有三窟是也犬善覺臊因臊氣而覓其踪則獲之矣此君子能察讒之喻也韓詩云有時遇犬得之則似出偶然者矣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北責呵其無恥末章鄙其微賤皆就爲讒者言蓋深恨之而王之不悟意在言外也君子於木且知其可用豈於言而不能辨其是非巧言如簧第以欺王耳然在彼方以爲得計在人徒見其無恥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居河之麋言其下流卑賤也無拳無勇力不足以爲亂而自專足以致亂亦以涵而信之者王耳既微且尰言其庸惡陋劣也兩何字詰問之辭尰微之人則何能爲而讒謀之大且多若是助爾者又幾何人則亦以王爲

之助也此詩多自攄其忿之辭以爲憂亂忠君之誠則亦稱之已過（鄒嶧山之說）然窮亂之所由生刻讒人之肺腑則足以爲人君鑒矣○微骴骴骨也瘍瘡也瘡在骴爲隱疾故曰微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此詩以其初本根好而後更相讒故刺之而婉其辭前六章皆爲疑望之語後二章乃徵指其事而直責之然亦終未明言其譖以故人之厚也此章言其心孔艱實指其心術之不正然承之曰胡逝我梁不入我門則又

似但以其過門不入而謂其艱險者心孔艱者暴公而曰彼何人斯其心孔艱則若不知其爲暴公者既而曰維暴之云則已微言及之然其曰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則又似只謂此從行之人爲心孔艱者六句中無一直筆語氣甚婉而意已明切矣蘇公暴公之事未有明證書稱司寇蘇公則蘇固周室世臣左傳桓王八年王奪蘇忿生之田以與鄭人豈蘇公失田由暴之譖歟朱子云此篇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則此亦東遷後詩也大抵詩之次序皆非其舊而自節南山以下至於巷伯其詩皆有憂讒之意毛公肆爲移掇以類相序因皆以爲刺幽王刺厲王之詩時世愈不復可辨矣但經傳見有蘇公而未見有暴公此詩但言維暴之云亦無從而見作此者之必爲蘇公序說或有所傳終之未敢定據也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爲禍者要必此二人矣但果誰爲此禍乎入而唁我猶見故舊之情而胡逝我梁不入唁我也意誠不我可邪始者固不如今之不我可也此章言其疎薄之甚今昔殊情即末章所謂反側也然亦婉辭以詰之未欲遽斥

言其薄云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暴既譖蘇意必有愧於心而羞見蘇公者是以逝陳不入也逝陳則已近敢聞其聲然不見其身者蓋蘇公出視而暴公違避之也故蘇公謂其踪迹詭祕而惡之因責之曰爾以爲人可欺也爾甯不畏天乎此即末章所謂鬼蜮也意實指其譖己而辭則託之惡其詭祕意謂平素相交光明正大人自不若是耳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

我心

飄風往來之疾也疾往疾來恐蘇公見之故也既爲此禍又不入唁索性隔遠自免觸心卻又逝梁逝陳使人聞其聲而不見其身所以恨之厭之而又望之而此心不甯矣下二章望之之意又從此章生去說者謂惡其與我值而絕之則下二章接不去矣此以上三章俱承首章不入我門而言但此三章言其不入下二章望其一入俱不欲遽絕之意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壺者之來云何其盱

行不遑舍蓋其平日浮粗卞急之態蘇公所素知者也知其脂車者車聲多脂則聲不軋軋也不見愈增懊懠一見心平氣和是望此刻薄故人之眞情非託辭也見面生情可忘其譖矣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往而不入可曰亟行還而不入無可託矣而竟不入唁我其心不孔艱乎末二句亦詰之之辭首章語氣至此方完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吹壎吹篪言其平日論政謀事之相合同也此卽所謂如貫也知心有素而爲譖故以爲孔艱而又曰反側此承第二章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而言不我知而不我可無怪也素我知而不我可其心何心乎若以爲信不我知則詛可也意皆指其譖而語氣甚渾然其爲譖也亦顯然矣○壎塤埴爲之高四寸徑三寸上銳中圓底稍平前三孔後二孔幷上吹口爲六孔篪似篴七孔幷吹口八孔篴細而長篪粗而短篴橫右吹篪橫左吹壎篪自古有之世本云暴辛公作壎蘇成公作篪此因此

詩及序說而附會之也周禮疏云盟將來詛往過毛氏云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此言出三物以三物皆詛所用耳非竝用三物也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鬼蜮皆能欺人之不見而害人者此承前聞聲不見其爲飄風而言視人罔極言不能終不見人也作好歌以極反側則不見爾之面而已剖爾之心矣至是始直責之也按蘇公此詩可謂忠厚矣然以觀暴公詭祕之迹分明一鄙夫耳何蘇公不察而與之事君壎篪如貫以

有此禍也宋寇準賢丁謂丁謂初媚寇準而後更譖之甚矣與人之不可不愼也壎篪如貫便有附和諂諛意此心已不可測不然則以范富二公之賢而同心且或相爭至於變色何蘇暴相比如是惜蘇公此時不悟其及禍亦有由來矣大凡好人奉承者必中小人之禍此詩事無可考然因其詩而想見其始合終離之故則亦可深鑒矣○蜮居水中含沙以射人影而人不見其形中之者每病熱及生瘡癤成片一名短狐今人謂之沙蟲陸璣云似鼈三足則有形可見矣蓋未是也三足鼈謂之能音食之殺人

○蓁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怨莫毒於辱身禍莫慘於宮刑而詩人以身遭之故此詩之辭最爲怨忿然怨毒如此而詩中猶多厚辭且其爲慮甚廣則聖人之所取也此二章皆責其爲譖之已甚而曰蓁斐哆侈則亦不敢自謂無罪蓋其致譖必有因矣蓁斐貝錦有深文意就過中文致而深以著之也哆侈南箕有推拓意於過外推求而擴以大之也朱備善謂首章因細小而節大罪次章因疑似而構實罪以小大虛實言此恐未確罪不以實而禍慘故曰亦已太甚嫁罪開張而不測故曰誰適與謀誰適與謀非疑其必有黨惡相濟者但謂誰實教之亦疾之之辭耳○周禮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掌宮中之巷內傳王后教令者也周禮惟此內小臣有士爵其餘奄則皆無爵巷伯蓋卽小臣也○箕四星在尾斗之南踵狹舌張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

緝緝口舌多聲翩翩往來頻貌此狀其奔走爲佞之形也緝緝翩翩日以譖人爲事亦惡之之辭愼爾言也謂爾不信戒之也爲譖不已人必將悟其不信矣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捷捷言之便利幡幡言之巧變此專形容其利口也上章兼以形狀言故曰譖人此章專以口舌言故曰譖言聽言者受爾之譖人則亦將受人之譖爾縱使女口伶舌利心姦計巧能使人不能悟爾之不信爾能禁他人之不譖爾而王之不爾遷乎危之也然究亦恨之之辭以爲我冷眼旁觀耳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此呼天而訴之恨甚之辭也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承上章而言此譖人者人物所共憨安得投之於天而聽之治其罪也憤絕之心姑作快心語耳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譖人之惡如此則豈獨及我而已哉顧斐斐哆侈我亦實有以開譖之端今作爲此詩蓋不徒攄一己之憤也凡百君子能不畏人之譖乎能保無可譖之端乎敬聽此詩或亦可知畏忌而謹小愼微無或以斐斐藉譖人之口則是寺人之言未必無補於君子也楊園之道與寺人孟子二句猗于畝丘與凡百君子二句楊喜下淫

故楊園爲下地也○此詩之作不知何時劉氏謂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亦後人所擬議耳又此詩全無刺王意序說亦誤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惟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朋友亦天倫也古人一日之交終身之誼故爲之服緦同爨亦緦而況患難之相共者今患難須之而安樂棄之則先王教澤之衰而風俗之薄也可以觀世矣此二章言其薄也維予與女無他助也寘于懷則親之之至若可終身矣棄如遺則薄之至曾不復知有若人也○東風自下而上風自谷出故曰谷風谷風主春動膏澤生發萬物然風發則必雨及交夏後則東風反主晴然於春日人厭雨多夏則望雨而厭東風之主晴故俗諺云四時東風無用處而不知東風生物之功也故詩人每以東風喻人之始合終棄也嚴氏曰焚輪謂之頹從風上下扶搖謂之飄風從下上也按此亦不必太分別大概春夏之交每有旋風自上而下其風回旋故以興寘予于懷若孔疏孫氏之說都未免拘而鑿毛傳云風薄相扶而上此語自好孔疏據爾雅又引孫炎說謂風自上下曰頹因謂頹風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乃相扶而上其說豈不甚費

力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薄於友者每摘其小短以爲辭以見疏薄之非無故而不知大德之不可忘小怨之不當思也抑小人之心薄而責人也周則每憶人之怨而不憶人之德矣上章患難之相守相救其爲德也大矣無草不死無木不萎此其力之不及偶有所遺何當以爲怨也乃於維山崔嵬之德則忘之而反以草死木萎之偶遺者怨之爲刻薄寡恩文過耳詩人能無怨哉○此章作比體大德小怨

俱就谷風言我卽谷風自我也若作興體則上四句與下二句亦可但忘字思字意自以比義爲長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我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此抱痛於父母旣沒之後也夫人子之當致於父母者何窮奉養未矣養且不得爲孝況不得養乎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以勞苦而不得終養則是不能養生而且未能送死也父母之生子也未有不以莪視之者謂終身是賴焉矣乃莪旣蓼蓼則匪莪而伊蒿孤父母期望之心負父母劬勞之瘁其可哀爲何

如哉人子如陟岵鴇羽諸篇雖一時不得奉養然父母猶存則猶可致養於旋歸之日但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養則待其養於旋歸有人性者已寸心如割矣況竟不得終養如蓼莪是親有子而無子子有親而無親泣血何補也嗚呼謂事勢艱難迫於無可如何此亦不孝之子自諉於無罪者之言耳以爲艱難則何時而不艱難而劬勞已畢親望已孤沒後之哀思曾何足以補生前於萬一人子若此覆載難容寘身無地矣讀此詩猶以人子之哀爲人子之孝也蓼莪之子有知其痛哭流涕於地下歟○蒿不一類少時好醜異名如蕭蘩蒿

斜蓑萃菽蔚莪蓬茵蔯之類至秋而高大則皆謂之蒿莪蘿蒿也香美可茹至爲蒿則不可食矣然猶以老小殊名耳蔚牡蒿也似青蒿而粗大故曰牡菽不可食惟可刈之以燒煙辟蚊故又名馬新蒿匪莪伊蔚則更非其質矣可哀之甚也

鮮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承匪莪伊蔚而言也不能養親何以爲人人而無親伊誰之子惸惸子立抱愧人閒誠不如速死以從親猶或可瞻依地下也顧死而得以從親究亦無補於生存之

不能養則雖死而抱愧且無涯矣人子之養親也甯曰親賴子養子能養以報親勞哉子實與親爲怙恃養其自致之常耳子無父母如草木之無根如窮人之無家如大荒之無天地出其何所臻入其何所底哉銜憂而已耳人子不知鑒此而不能致養於生存也將悔何及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承生我勞瘁而言也父生之母鞠之此身所從來已無可爲報矣況有生之後拊循乳哺以長之遂之而且顧

復之不忘懷抱於出入無所不至之情其消磨父母精神罷勞父母筋力者又何如也父母之德如此而奉養何足以酬之服勞何足以答之竭力以事親力亦父母之力捐軀以從親軀亦父母之軀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況此欲報之志曾未能以少伸也此心之痛惡能已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此重自傷也山高則風疾自然之理人得終養父母亦人道之常耳非有加也乃視他人之父母俱存者色笑親承從容洗腆天倫樂事幸也何如而我乃求一日如

之而不可得也我獨何害哉夫人子得以養親固非曰足以報德然瓶罍猶可不恥則菽藋之望猶或不孤以劬勞之餘稍就甘旨在父母未爲幸而人子已深幸矣我獨不得終養是在人之幸適足以與已之悲在人之歡適足以深已之恥我何以對人也哉傷之也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然出涕

先王任土作貢分地均役九服之貢各有常物朝覲聘問各有定期安得有賦役不均而使東方諸侯獨受其困者自大東既作而苑柳興歌王室蓋至是失諸侯矣此詩大約自述其困之甚而人不之恤因不得已而求恤於天文不得已而告天皆甚怨之辭也此章言周道平直本貢賦所輸將而小民所共見非有可悲也周道只是道路作王道解者非今乃使人顧之而潸然出涕何哉所以起下章之意也○此詩之作當在厲王時事而序說所謂譚大夫者未知其何所据凡所謂蘇公譚大夫之類意或他書別有所傳歟二雅而有諸侯之詩以其體自雅而不入於風也如此詩自是雅體不似國風陳氏謂諸侯無私史其說非是譚國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後爲齊桓公所滅此詩縱未必詩大夫亦是東國所作○七形如大匙所以舀肉於俎盛飯

於簋者喪事用桑匕吉事用棘匕也簋飧饛則不平棘匕捄則不直以不平興平以不直興直無大取義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此乃述其困役傷財之實也賦役亦一串事厚賦於民徭役必興民以役勞則財益匱是以小大之國至於杼柚盡空而冬服或不能備公子且勞奔走蓋君國皆無餘財而貴賤盡無餘力矣杼柚之輸自周道而往葛屨履霜公子勞役皆於周道見之是以使我心疚也能不顧之而潸然出涕哉

有冽沈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
歎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承上章言民之勞憚如此而冀王之恤之也穫薪難當
寒泉之浸矣沈泉其無浸穫薪乎我之契契寤歎也曾
無哀我憚人者乎薪已穫則可載矣民已勞亦可息矣
及此而息之東人猶或可安傷王虐之方未已也此曰
憚人似主困役言然傷財困役皆可曰憚人薄賦息役
均所以息民不必專主困役言也輔氏以上章爲傷財此章爲困役未是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
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承上章言東人勞憚如此乃不惟未有以息之且并無
或有慰來之者而西人乃獨享其逸雖舟人私人之子
亦無不衣服麗都致身貴顯何賦役之不均有如是也
夫天子鄉遂之民原只供貢賦衞王室錯賦徭役所不
當及而都稍縣鄙則又皆天子之公卿大夫及王子所
食之采邑諸侯之人安得與京師之人較勞逸乎但賦
役煩重使東國人窮財盡則不均甚矣惟賦役不均故
使京師中小人亦且得志豪噬習爲當然小人得志而
賦役愈加以供其侵漁中飽東人無可息之候矣或分
首二句爲賦役不均下六句爲羣小得志或以首四句
爲賦役不均下四句爲羣小得志皆不必也言舟人者
當是京師主管船隻之人東國入貢由沛入河由河入
渭由渭入灃乃達京師必有水道舟人主檢點入貢之
舟則入貢者必須有所餽貽矣私人私家皁隸之屬如
府史胥徒及貴卿家奴凡與得典入貢之事及通晉謁
者則亦必皆有所需索也百僚是試當是言私人得以
致身尊貴蓋輕薄西人之辭一則惟貨其吉自可得官
一則當道胥徒亦儼然官長也謂只是爲百僚所寵過
者亦是曲說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
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承上章言盡勞而不見慰勞於西於是無所告訴而仰
以求恤於天也從來賦役煩重之時頗重頗輕之勢不
獨正供雜項之額倍於常時而當官要吏皆無不借以
侵欺府史胥徒皆有力施其揩騙若京省官之各衙門
有所謂常規有所獻土儀而使費又倍矣及至臨時輸
納其經管胥吏又復別有需索此費之所以益繁而遠
人之所以益窘也至於羣小得志扼要當門嗜欲無厭
乾沒不已則貢賦於天子者猶覺可輕而飽小人之欲
者已先欲其重不飽其欲則閼之使不得上輸閼之使

與由上遠倨傲陵人驕容滿面若金玉不足以入其目珠璣瓦等之泥塵者他人之力已竭而彼之壑固未盈也此卽所謂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者矣酒漿佩璲說者多以征賦供輸言夫貢賦以供輸天子非以供輸西人此云不以其漿不以其長者亦西人暴殄不以之耳若竟作貢賦之加額則王者豈必拘求至此蓋此承上章小人得志來酒漿佩璲皆以餽與舟人私人者爲土儀爲常規以通關節者耳朱傳亦明言餽之與之則其非供輸正數可知也讀者詳之○天漢繞天一周起於參井而大明於箕斗之閒秋月初昏

而天河直西學以遠鏡審之皆小星所密積耳織女三星歛然在天河西北初秋而昏中主蠶績織作之事七襄姑從傳中鄭箋之說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承上章言望助於天而天亦不之恤也報字本望助之心而言故傳云報我之章或謂織緯一往一來報復而成章太鑿非是言啟明長庚者與望漢同意言不能監我而助我之力作也畢以掩禽獸亦可供餽獻之用○牽牛六星在斗宿之東主犧牲委積之事人或指河鼓爲牽牛非是河鼓八星在天河東與織女相望今人以爲牛郎荒唐之說也啟明長庚皆太白而以東西異名太白行在日前則日已入而太白未入夕見西方曰長庚俗謂之晚曉離日遠則留留則退退與日合則伏退在日後則日未出而太白先出晨見東方曰啟明俗謂之天光曉在日後遠則復留留則復進追及日而與日合伏又進在日前而夕見西方故有啟明則無長庚有長庚則無啟明詩雖並舉言之卻非一時並見也金水皆輔日而行或先或後但辰星體微而色黑人不易見故獨舉太白爲言畢八星六網二柄在背參之西秋月將旦而中天也捄者其網之曲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

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承上章言天不惟不能有助於我而且若有助西人以吞噬於我皆甚苦而無所歸咎之辭也○箕四星主簸揚糠秕糠秕一星在箕星之前上踵下舌踵狹舌張舌之西在尾星下垂尾之南斗之西南也斗六星四魁二柄如挹酒之斗酒杓也其柄在西也南斗及箕皆在天漢東初秋時昏見於南方若北斗則七星明大四魁三柄在紫微垣之南四時皆見運於中央臨制四方者秋時柄亦西指也以初昏斗柄初昏七月建申八月建酉九月建戌皆西指也○詩人全以意勝以情勝無中生有不是癡人望天認眞求之則索無意味矣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此自傷之詩觀其曰胡能忍予曰我獨何害曰我日構禍曰嘗莫我有曰維以告哀其爲自傷之意可見必謂悗悗君國者鑿也首三章皆自傷所遇之窮而寓見禍亂日進之意四章推禍之由本於在位者之殘賊五章言已之遇禍無已正應首三章之意六章言盡瘁而不我有正其構禍之實七章言已之無可逃末章乃自言作歌之意以結之此章以暑之益烈與遇禍之日甚暑有時退禍無時已因歎先祖之忍予也但胡能忍予冒下四章之意而言之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

言我遭亂以至於病而無所往也非傷天下皆亂之謂

鄭氏以萬民困病言之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冬寒而飄風益之寒病愈甚矣此日之民固未必皆穀然自構禍之益甚者言則見爲民莫不穀而我獨害也若以上章亂離瘼矣句爲天下皆亂則與此民莫不穀之言自相戾矣○輔氏曰此章亦興也而先生但連上三章爲說云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如此說則卻似賦體其不解所以爲興者蓋此章之說已見於蓼莪篇矣愚按此三章正意各有所承而合三章與意觀之則見有禍亂日進之意二意本不相妨亦不可相混各章正意本無淺深也若以禍亂日進意作三章過接則混矣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在位皆殘賊賢者之所以構禍也莫知其尤過有所歸而未敢斥言耳變而殘賊非必昔善人而今變不善但高位本善人所居而今之在位者皆不善卽其變也殘賊亦大概言其貪害耳不必說到賊仁賊義○輔氏曰廢爲殘賊先儒皆以爲指民言謂王暴而剝下下無完民焉而先生獨以廢爲變指在位而言何也曰若以爲民則爲字與賊字說不行矣先生之說卻與序說在位貪殘一句相應愚按下無完民亦與民莫不穀句相戾又此章雖有刺王之意而全詩則非爲刺王序以爲刺王亦非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我日構禍以在位貪殘之故日構者日進不已之謂也曷云能穀冀其免禍之辭日構禍則無時能穀矣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莫我有者爲殘賊所障蔽而不恤其盡瘁之忠純也盡

瘁以仕而莫我有正所謂構禍也盡瘁而構禍所謂我獨何害也甯字猶有望之之意與意謂南國知以江漢爲紀而王朝乃不以盡瘁爲恤也輔氏謂江漢爲南國之紀則是江漢之有南國王不我有則是自絕於下未合語意○合此詩與意以觀蓋此人遠行南國江漢之閒歷夏及秋冬盡瘁勞苦而蔽障於讒且譴責日加而不得歸故作此詩以告哀意與北山小明相似然不知其作於何王之世說者多曲其辭以爲刺幽王亦於詩人之意未有當矣詩怨辭也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此申言奚其適歸之意言已之無所往非言天下無邦

也通篇皆告哀之辭亦無盡忠自矢不忍去亂國之意詩各有志毋求深也○此鶉字讀作團鶉鷹也鷹之至大而黑翅如車輪者鵰次大者鷲次大而色赤者鶉其次色蒼者直謂之鷹然亦或通名之鵰鶉皆能食草只包有異字當作鷙若鶻鶉此音純則其飛不高無能戾天矣鳶鷂屬色黃黑首亦有毛勝似鷹而小飛尤急疾○此章正意在喻意中故非與有兩匪字則正意已顯故非比只自言非鳥非魚是則賦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以山隰之所有興作歌之告哀詩人已自言告哀說詩者猶必爲多生枝葉何也○桋爲赤棟音色一名杜棟性至堅韌故宜爲車輞輪之在箄內輞外周以內受輻者曰輞亦宜爲斧柯別有白棟皮理及葉皆似之而材不及

詩經詮義卷之七

同邑程夢元燕圖
祁門倪望重愚山
婺源汪　紱雙池輯　後學懷甯楊藻銘伯新同校字
同邑潘紀恩筱圃
同邑余家鼎彝伯

北山之什二之六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此詩實怨王役使之不均而情辭忠厚怨而不怒强以忠勤匪躬贊之亦深求而失詩人意也但不均獨勞如此而不敢以私廢公又爲忠厚之言則以視徇私忘公

之臣其相去抑已遠矣首章自言從事之勞而以王事貽父母憂所以發不均之歎也偕偕卽第三章未老方將意朝夕從事卽所謂經營四方也憂我父母兼有念子之勞不能賴子之養二意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此章乃作詩本意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矣何大夫之不均而豈我從事獨賢乎不斥言在朝之臣亦當從事故廣而言之曰天下皆王臣也大夫謂執政者言大夫實言王也此語有含蓄較祈父尤爲婉摯君子之言也下章申獨賢意末三章則歷道其不均之實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我之從事不得止息在大夫則以爲嘉我鮮我而惟我可以經營四方也推其獨賢之意抑若厚辱知我而非出於私者亦詩人之厚也但詩人則甚不賴有此厚知耳鮮我猶云難得如我之意四牡二句卽經營四方事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

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歷數其不均至是始有怨之之意而不忍明言然言外可想也夫王臣貴賤有分勞逸有時安必盡舉朝股肱俱勞道左無一逸者而後爲均使人臣一有役使而遂謂他人皆可使何得獨逸則是自私其身非人臣矣乃詩人云然者則以當時多所偏私小人寵幸得志安居而賢者則盡瘁不卹也但此意不欲明言此人不欲明指耳玩許多或字則任勞者亦不止一人但其云獨賢者則詩人自指耳總之逸者多而勞者鮮王臣之中獨勞數人而不止是不均矣此三章不過以勞逸對言所

以甚言其不均故辭意重複煩而不殺不必太求分別
然意亦迭深至於靡事不爲慘慘畏咎則太苦矣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無將大車
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頌○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
思百憂祇自重兮
欲無思者思之苦也行役勞苦百慮攢心王事家事不
足以盡之無可奈何姑欲强置勿念其實則頓放不下
也不出於頌言頌然不能出也嚴氏云不能祇自疧而
不出于頌則是自累而已王介甫曰凡物之行不爲物所累則輕而速爲物所累則重而遲故訓累此況惟旅人親嘗者知之然常人之情也○劉

氏曰疧當作瘨與瘖同眉賓反○以韻叶之作疧音是○本苦於思而
强欲無思詩人實無如何然凡欲無之者皆其不能無
者也貪利之念難上强則矯廉好名之念不忘强則避
世老氏不忘有者也釋氏不忘色者也因其沈溺於此
擺脫不開故强作此解脫矯情之舉大非其眞而眞情
已從矯處透漏矣序以此詩爲悔將小人則不知他從
何處見得矣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
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
歸畏此罪罟

此及上兩篇皆行役勞苦之詩而意各有所主北山怨
役之不均也上篇自言其憂思也此篇之自敘勞苦更
詳而憂亦更大蓋其去國也遠其在外也久其身獨而
事煩而且日出事生有加無已觀其曰罪罟曰反覆則
萬里孤臣方盡瘁於國事而在內之小人已有從而媒
孽其短者故留則事無可已歸則懼於中傷末二章望
僚友以靖共而好是正直蓋隱然求助於僚友而又動
之以神明之福皆不得已之辭也此章呼天以發端而
遂自言其行役之久遠憂思之甚苦復念其僚友而涕
零又自言其畏罪而不敢歸也念僚友已含末二章意

非以已之勞而思人之逸亦非思室家而託之僚友也
罪罟者罪人不以實而羅致之也畏罪罟而不敢歸意
必有罪之之端矣漢馬伏波明熊廷弼皆使忠臣短氣
或謂罪罟從王事靡盬說來非謂君之失當於刑罰此
皆曲說也○西征不知何時艽野不知何地周事之爲
史所不及載者多矣乃必求時世以實之甯無鑿乎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
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
畏此譴怒
歲已莫而歸無期身獨事煩勞憚不暇皆比上章之苦

爲益毒因念共人而動內顧之悲誠恐譴怒之加故欲歸而不敢也睠睠訓勤厚有所深情厚矚於共人也若以睠睠懷顧爲懷歸則豈不懷歸句贅矣又或謂念僚友之處未必能安不知其果能免於禍否此亦多生枝節而文意不串舊說多如此且在己方憂懼已甚而反爲僚友之處者憂亦非情事蓋皆未免橫小序悔仕亂世之意於胷中耳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愈蹙則又甚於孔庶矣見幾而作於未事之先則理亂可寘不聞罪罟譴怒亦不我及既任其事則無可諉故自咎不能見幾而謂自詒伊戚也序所云悔仕亂世亦從此句生義然此亦因懼禍憂讒而反自作埋怨耳究非通篇主意也下二章方望僚友以靖共而在己乃以仕爲悔必不然矣既迫於政事之蹙而又畏反覆之禍故念及僚友而寢處不甯反覆者傾側無常喜之則張以爲功怒之則節以爲罪也或謂從事無成則有反覆之誚以反覆就己身說蓋不欲作怨懟語耳揆思上兩章明言罪罟譴怒則此所云反覆亦是指罪罟譴怒而言矣何必別求異說此詩實有怨懟之意詩人各有本情何必多爲之曲說也亂世之功罪皆無定憑蓋往往然矣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君子卽所念之共人也深有望於僚友之維持調護而不敢必得是以睠顧涕零而此二章遂直爲告僚友之辭蓋調護此萬里勞臣以消弭讒閒之口此原非樹黨之私而爲國爲君主持公道亦靖共之大節也好是正直則不爲反覆矣靖共不惟好正直而惟自矢靖共者乃能好是正直若苟祿懷安則必不能靖共矣故告之

如此果僚友能好是正直則違方勞臣自可賴以稍安章末又動之以神福皆深望之之辭也夫罪罟反覆之世靖共以與正直亦匪易安然果有以自靖則雖不合於世亦或默相於神也而其言悲矣此詩哀怨實甚於北山以其有畏罪之意戒其僚友亦因畏罪而望之說者多贊其和平忠愛皆過情之譽也陳新安許白雲說皆如此但已與僚友遠隔雲山已作此詩亦何得遽達於僚友此不過懸空冀望皆睠顧之所懷而涕零以出之者耳後世羊叔子建功賴有張華之贊蘇子瞻免罪賴有劉安禮周旋外臣孤危誠賴有靖共於內者爲之助也否則高

克棄師出亡道濟長城自壞懷光逼而叛逆岳飛忠就誅夷罪罟反覆之可畏甚矣西征大夫之戚豈非人情事勢所固然哉說者不察其情而强爲之說則衍語多矣○介爾景福介景二字皆訓大然介字作虛活字用兼有助之之意景福二字一連乃實死字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鼓鐘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鐘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作樂本爲樂而聞者或反憂傷民情大可見矣不言憂心何事而只以念古之君子語意含蓄則詩人之厚也

喜樂不野合則淮上非作樂之所但幽王作樂於淮上事無可考而在詩辭中亦無可据爲幽王之詩嚴氏云古事亦有不見於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即史也此說甚是歐陽氏謂淮徐自成王時已不爲周臣幽王無東至淮徐之事此則太泥淮徐有時畔服不常耳非必竟未爲周臣也張子謂淮水爲害而幽王不恤然首章可言淮水爲害矣是不如舊說之當也故朱子亦姑存蘇氏王氏之說云顧同此鼓鐘或樂或悲無射之不和隋伶之投器樂通於政情因乎人亦可以知樂矣讀此詩而知孟子與齊王論樂之言爲不謬也夫○鼛非作樂所用此蓋只取叶韻耳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此言其音容詩曲皆和而不亂隱見夫不和而亂者之不在樂也要之有不和而亂者則樂亦未必眞能和而不亂詩婉辭以示諷耳○瑟琴堂上樂笙堂下樂鐘磬則堂上堂下皆有之堂上頌鐘頌磬堂下則笙鐘笙磬也此言笙磬同音自是言笙與磬同音以磬音難和故也熊氏謂堂上樂皆受笙均堂下樂皆受磬均非是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藝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此以下四篇皆述農事之詩而各有所主楚茨信南山

主廟祭言見非力農無以奉先祀也甫田大田主外神言見非力農無以饗外神也所謂力農者如盡力溝血不違農時勞民勸相春秋補助之類力農非專以奉祭亦非因奉祭而後力農然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此四詩皆以見農事之重蓋以示有邦有土者使知民事之重與七月之詩同意勿誤認此爲公卿祭祀所用之樂也然此言公卿之事而非述民風故不同於豳風其言楚茨抽棘信彼南山中田有廬甫田十千雨我公田則皆公卿世祿分食都鄙而非天子之事故不得以列於周頌序說以爲刺幽王毛鄭皆相沿以爲思古盛

王重農奉祭抑考詩中則竝無一語可作刺王之意而其曰君婦莫莫曰諸宰君婦曰使君壽考則皆非天子與后奉祭而諸侯助祭之稱朱子斷以爲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無可疑矣此篇述祭事詳而言農事略以公卿宗廟之祭宜具見主斯祭者誠孝之心每章末皆言受福見君子祭則受福然非力農無以致之故首章言農事有成而得以奉祭爲獲福之本也首四句追溯今此所以得藝黍稷之由所以示不忘本之意焉我黍二句言東作後在田之盛民之不害於耕耘也我倉二句言西成後收穫之多民之不害

於收斂也獨言黍稷者雍土所尤宜也去糇秸者入於倉連藁秸者積爲庾此皆言農事有成也以爲酒食以下乃言其將以爲奉祭之用也祭以酒食爲主俎豆所以輔之以人事先曰饗饋食之事是也以神事先曰祀朝踐之事是也朝踐於堂薦腥故是以神事先饋食於室獻熟故是以人事先然饗祀亦通互言安在迎尸之始侑在畢獻之後儀禮少牢饋食禮祝設几於筵上祝酌奠之主人西面再拜祝出迎尸於廟門外尸入升筵祝主人皆拜安尸尸答拜遂坐此以安也尸食告飽祝獨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此二句綜舉祭事始終爲實力農之所致且冒下通篇之意也以介景福言將以此黍稷爲酒食以饗祀安侑而大其大福也此皆未然事下逐章章末言受福又皆以應此句也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十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此自朝踐以至饋食之事初獻至六獻之禮也天子三公八命廟祀得用九獻天子之卿六命得用七獻天子大夫四命得用五獻此天子之公卿也故牲用牛羊則太牢也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濟濟整而肅也蹌蹌敏而恭也天子公卿比諸侯則其容皇皇以在天子畿內不敢正當一國之尊故飭大夫之容而曰濟濟也

蹌蹌則其羣臣之助祭者也牛羊曰絜牲必在滌也以祝牲之純牷言則告充事而非言絜矣四時皆祭然春夏物薄秋冬物成故烝嘗爲重舉烝嘗以該祠禴也以者以此牛羊而往祭也此二句亦追敘未祭之前之事言既絜盛豐備而又牲牷肥腯皆以民力之普存故也剝亨內饗之屬主割亨者也毛傳所剝去皮而肆髮之分牲爲五體謂饗爨解之少牢禮解牲十一體前體肩臂臑後體肫胳去近尾者不用又正脊挺脊橫脊短脇正脇代脇共十一體也祭禮只用右以獻腥爛所謂朝踐之事也亨則既獻爛而復煮之於鼎以俟奠定而饋食也腥熟之間皆有或肆或將之人或主肆或主將堂事交乎階室事

交乎尸敏以敬也祊廟門之內爲接賓客之所祀既求神於主而又求神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恍惚之志也求神之禮備而祀事明矣先祖主神言故曰皇來大而君於此神保指尸言故曰饗尸則見其饗之矣故曰饗是皇是饗則孝孫獲介福之慶矣壽者五福之首也慶原輔氏曰此詩先儒皆以爲天子祭祀之事者豈其見詩中慶祝之辭太多如萬壽之類乎然少牢嘏詞固曰眉壽萬年此正大夫之禮也愚按豳風曰萬壽無疆曹風曰胡不萬年古人稱頌之辭非若後世必天子而後呼萬歲也少牢禮諸侯之大夫也此天子以三公九獻言尸入立戶牖之間此堂事也君以圭瓚酌鬱鬯灌尸獻主婦以璋瓚灌尸獻二君與夫人獻尸尸受之以灌於地而不飲也君迎牲則主婦薦朝事之籩豆

周禮朝事之籩籩實白黑形鹽鱐鮑魚鱐朝事之豆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茆菹麋臡公卿大夫之禮不必盡同其數亦有減殺此所謂既莫而後燔燖蕭合羶薌也升首於室薦腥於堂君以玉爵獻醴齊三獻主婦以玉爵獻四獻○此則獻尸皆祭而飲徹腥俎燭之獻燭合半體載於大俎君獻益齊五獻主婦獻六獻此朝踐朝獻之事也既朝獻君親割牲以燔此別有未燭者而牲體皆孰亨及羹定殺脅於俎脤俎羹實於登犆和之羹以犆黍稷在簠簋主婦陳饋食之籩豆於室周禮饋食之籩棗栗桃乾葅榛穈饋食之豆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胚膮牛炙魚臐鮮魚鮮腊而後延尸入室解此詩者知據少牢及特牲以三醢有隆於少牢者故合禮疏及通典參之以備考於此若七獻則薦腥不獻五獻不灌三獻禮則無朝踐之獻也○尸筮所祭之昭穆同如以孫之行爲祖之尸也無父曲禮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而有爵者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此自饋食以至旅酬七獻至終獻禮也執爨執爨之人爨爨廩爨是也孔氏曰爨以煮肉廩爨以炊米少牢禮爨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爨爨之北踖踖敬而不甯也亨而脅於俎牲博碩故爲俎孔碩言民力之普存也鼎俎奇外主之天子九鼎牛羊豕魚腸胃腊膚鮮魚鮮腊凡九也陪鼎三膮膚臐也諸侯七鼎無鮮魚鮮腊諸侯之大夫五鼎無腸胃膚其少牢三鼎羊豕腊也有鼎則

有俎副之燔炙各有司之之人肉難熟近火燔之肝易熟遠火炙之此亦載以俎所以從獻者燔雖從主婦亦薦自外此三句言男子之無不敬也君婦主薦豆籩籩豆耦天子之豆二十有六上公二十有二諸侯十有六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周禮籩盛內羞房中之羞如朝食人臨人所享其數亦皆耦也豆及加籩豆皆是庶羞如羊膮豕膮胎膏之類皆是庶羞雖薦自司士禮羞籩豆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於尸司士羞庶羞於尸然籩豆皆主於主婦治之也朝事饋食皆有籩豆又有加羞見下則孔庶矣莫莫清靜而敬至婦人之容此二句言婦人之無不敬也筮賓在祭以前事此追敘以起下旅酬也旅酬則有揖讓之儀笑語之洽卒度卒獲賓客及子姓之無不敬也神保是

格嘉其敬也祭禮饋食於室尸卒食君以玉爵酌醴[illegible]
尸賓長以爵從七獻○食後而飲酒以演安其氣曰酳　主婦以瑤爵酌盎
齊酳尸兄弟以燔從八獻酳則有酢主人受酢而尸嘏之
也主婦酳尸則有加籩豆加籩菱芡栗脯加豆芹菹兔醢深蒲醢醢筍菹鴈醢筍菹
魚醢賓長以瑤爵酌醍齊獻尸九主婦有羞籩豆羞籩糗餌粉餈
羞豆酏食糝食九獻既終衆子姓衆賓亦行加爵於尸尸皆酢
之不在九獻之數也尸飲三君以玉爵獻卿君五獻尸飲三君遂入行六獻賓而主婦入行六獻尸飲五君以瑤爵獻大夫君七獻尸飲五君遂出獻大夫而主婦入行八獻尸飲九君以散爵獻士主婦入獻君與夫人致爵於房中賓長入獻尸君出而獻士凡獻皆其長一人受獻則有酢有酬君獻賓賓酢君君受酢又酬自飲而復酌以酬賓賓受酬奠而未舉以待旅及九獻畢司士呼昭穆而進之兩階之間少者一人舉觶於長兄弟少者於庭中酌酒自飲洗觶更酌而奠觶於長兄弟於是賓舉酬爵飲之而更酌以飲主黨兄弟長兄弟亦舉少者所奠之觶飲之而更酌以飲賓交錯以徧此旅酬也又二人舉觶一賓一黨子弟兄弟之少者也各奠於其長亦交錯以徧終於沃洗者此無算爵也儀禮各篇旅酬之禮略有不同茲據特牲禮之略言之其尸飲三云云則見公侯之禮與諸侯之大夫士不同不得僅據儀禮之少牢特牲也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
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
時萬時億

此復言受胙之事蓋自尸飲三君已獻賓奠酬爲旅酬之端但賓未舉耳故上章遂順言旅酬然旅酬在畢獻後此受嘏實在旅酬先也自初祭至受胙爲時已久故孔熯熯而式禮莫愆仁孝之誠也工祝致告徂賚孝孫所謂嘏以慈告也幾以時言式以事言報飲食芬潔以百福之如期如法以飲食亦時而且多也齊不參差稷不懈怠匡不跛倚敕不縱肆皆敬之至也報禮容之敬以錫極於時萬時億以禮文亦敬至而周備也錫極必極其善萬億無所不備也記曰福者備也備百順之名也衆善即百福實非兩項但因飲食禮儀而分類言之耳○朱傳引少牢嘏詞以爲此祝嘏之證而云此大夫之禮謂少牢爲諸侯之卿大夫之禮而此天子之公卿其禮亦有然也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
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
備言燕私

此卒祭之事也禮樂皆備主人乃復位於阼階之下西面工祝告利成於主人也上章受嘏之位在室中此所復之位在阼階下也周禮尸出入奏肆夏左傳曰肆夏

天子所以享元侯禮記曰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而樂闋是金奏肆夏尸出入用之天子享元侯用之諸侯相享亦用之古人敬大賓如敬神也天子享公侯再灌而酢是亦事賓如事神也諸侯相享用肆夏則諸侯之祭先尸出入亦奏肆夏矣惟趙文子以諸侯之大夫而奏肆夏故禮記譏之此天子公卿則諸侯之禮也而或者以此疑朱傳亦失之矣又九夏皆金奏則有聲而無辭則以時邁之詩爲肆夏者亦未然也則如以時邁之詩用之尸出入亦無所取金奏者以鐘爲主鐘編鐘也以鐘著篇管笙竽合奏而以鼓節之耳周禮鄭注云先擊鐘後擊鼓以奏時邁非也故曰鼓鐘送尸朱氏云先既戒之至此乃奏之亦非上所云鐘鼓既戒者言作樂既備也既送尸則賓客皆從尸而出有司歸尸賓之俎餘饌亦皆徹矣安成劉氏曰儀禮主人之俎佐食徹之尸俎則佐食徹而有司歸之賓俎則有司徹而歸之祝及兄弟衆賓之俎則皆自徹而出拜賓於門外而不敢留歸賓俎而不敢後所以尊賓也采蘩言祁祁而此言不遲者其度則舒徐而趨事則欲敏不相背也主人以所受之胙燕諸父兄弟於寢君婦燕諸婦於房安成劉氏曰主人以胙俎豆籩及兄弟之庶羞宴族人於寢主婦以其豆籩及姑姊妹之羞宴內兄弟於房所以親親也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祭受尸酢受嘏則受祿矣此又與諸父兄弟燕於寢以餕鬼神之餘祭畢而尸起之時已有燕私亦餕也故爲受後祿而安之時解以慶辭爲後祿大非普其祿於族人也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其族人卽尸祝所嘏以嘏其君也大意與大雅之既醉篇同孔惠孔時以下言子孫當世世如君之惠時庶使神嗜而獲福也祝而有規意欲勿替其惠時非謂今日之惠時遂可貽子孫福亦非以子孫勿替爲後祿○祭祀之惠時非力農無以致之勿替亦卽勿替其力於農事

此詩之作或卽爲公卿祭畢而燕之詩以非天子之事故不同於既醉行葦而詩意則以示凡有田祿者宜知力農之重因廣其用而爲豳雅以燕樂田畯猶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本以燕勞使臣而亦廣其用於鄉黨學校也總傳所引東萊之說此本於序說爲言者本與朱子意異然其所謂致力於民及德盛政脩云云則合於理而可以爲法故朱子取之耳非有游移之見而仍存序說也慶源輔氏曰呂氏德盛政脩之說亦爲天子事耳然公卿亦有家事而國之政事亦無不與聞也愚按天子公卿卽是畿內諸侯其力於農事亦卽德盛政脩之實呂說於詩旨原不相妨但其言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云云則本於小序君子思古之說耳在朱子但因其言之有當不復摘其所本之小疵也其不列於正雅蓋亦如豳風之不列於正風不則篇次失其序或以此爲齊夏亦九夏之

一也又或謂此卽所爲采齊則亦恐皆不然也詳見周頌時邁○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此篇言農事詳言祭事略見農事爲國家之本惟農事有成故我今得以伸其孝思而獲福甸之者賴有禹滋之者賴乎天誠不敢自有其功而以爲福自我致也此章卽楚茨首四句意而加詳之有禹之治而後原隰墾闢使我得以爲田故我今亦必盡心疆理以無廢禹功而成民以爲事神之本也外之大界曰疆內之周悉曰理東南其畝者疆理之宜也蓋天下水土之勢多東南

流西北高而東南下故撮舉爲言也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尺當今尺六寸四分步百爲畝濶一步長百步三百步爲里十里爲成百里爲同千里爲州此皆以方言然亦約略言之地形不必盡方而方十里百里千里開亦未必盡可通也州必有大川如涇渭之類此地勢自然非人力所爲者川上有路此通人行大道同閒有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車可軌成閒有洫廣八尺深八尺洫上有涂通車方里而井井閒有溝廣四尺深四尺溝上有畛通牛一夫百畝夫閒有遂廣二尺深二尺遂上有徑人可行耳百畝之田方百步以濶一步長百步爲一畝畝爲三畎凡耜之廣五寸而深尺二耜所伐則廣尺深尺矣二人並耕所謂耦也每步八尺三畎去三尺則高者爲隴隴廣得尺有七寸蓺穀畎中及禾苗稍長則漸壅隴土以壅禾本何氏以畎爲水道六畝爲一畝未是以形勢詳之則當如此所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惟公田在中四面皆遂外八百畝分授八夫則各有一面近溝凡隴畎皆順溝勢而橫受遂水以通出入故地勢北高南下則溝南流而遂橫處東西隴畎皆南直爲南其畝地勢西高東下則溝東流而遂橫處南北隴畎皆東直爲東其畝不然則溝勢南流而畎東直則田之在北者受溝水之浸而在南者又爲隴所橫隔水力不得至矣溝東流而畎南直亦然故隴畎順溝而承遂則畎水得以出納流通爲經理之宜也或謂隴畎爲田疆塗此大誤也

之理之以正經界以備旱潦此以見力於農事之意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上章盡地之宜此章因天之時章內有汲汲趨事之意不徒慶時和年豐也冬月土脈凝固冬雨不能入土隨流而去惟積雪則浸淫滋潤漸漬入土俗云墐子產於地中至春夏而出地若冬有雪寒氣逼之深入於地春夏不能出矣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則入地九尺故三白爲豐年之兆愚按此雖有理而不盡然且亦非經意春日則土脈和膏澤動然雨大而急則亦不能入土惟霢霂霂霂則徐而土與俱化優被之廣也渥入之厚也霑潤而相得也足膏澤內充也俗以既優

既渥承積雪言以既霑既足承霢霂言此說本於陸農師然未是也冬雖積雪而土膏未動則時不敢先既積雪而又益以春雨則萬物甲坼時不敢後及此時而東作則順時興事百穀以是生而事神有賴矣此章以天時言耳或以首三句爲天澤次二句爲地利末一句爲物阜亦非

疆場翼翼黍稷或耘或耨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田之整飭疆理之宜也穀之茂盛得天之澤也禾之茂盛自有或耘或耨文意劉氏以萬井碁布言非是稼方在田而遂曰曾孫之穡人心之樂於奉上也由是得以爲酒食以畀我尸賓而獲壽考萬年之福矣畀尸賓只當奉祭二字看賓即助祭之賓畀賓即祭

而獻賓之禮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疆場之整飭以正經界杜兼并而均田祿亦所以別君子野人也中田有廬則分君子之有以便野人藉野人之力以養君子也黍稷之或耘或耨既爲曾孫之穡矣而疆場有瓜則盡人之力以盡地利而瓜亦曾孫之瓜上下之交愛而無私也於是又以瓜爲菹亦可獻之皇祖以使曾孫獲壽考於天也瓜菹或附薦於時祭或特奉以薦新俱不必泥要以見奉祭本於力農則雖地之餘利亦足以伸曾孫之孝敬是力農之重也孔疏謂祭必有瓜菹則泥矣天與鬼神一也受福於祖卽受福於天也此以上四章皆言其盡力農事而得以奉宗廟也首章言疆理之宜次章言樹藝之時三章言穀成可以奉祭此章言地之餘利亦足以奉祭下章乃專言祭事末章結言祀事明而獲福章法有序說經者每多紛省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

上章畀尸賓獻皇祖皆預言之耳此二章乃正言以力農所得者奉祭祀也祭以清酒求神於陰灌鬯之事也祭以清酒句在從以騂牡之上故知是灌鬯之事別言之則曰鬯曰齊曰酒有三等合言之則皆酒也鬱鬯不

清然必以湛酒說之以菁茅縮之而後用以灌則清矣諸侯之大夫無灌事天子之公卿比外諸侯則有灌記曰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是公卿雖未賜圭瓚亦得有灌鬯之禮也從以騂牡迎牲也騂時王所尚也既灌然後迎牲毛以告純血以告殺皆朝踐時事以腥氣致於神而不備滋味以神道事其先也以膋合黍稷實於蕭而燔之求神於陽則於是延尸入室而獻熟矣先腥後熟不忘本始之思先陰後陽自微而顯之漸人之生也合陰陽之精氣而爲魂魄魂魄合撰乃有百爲及其死也則魂氣歸於天形魄痤於地故祭求諸陰陽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所以感魄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所以感魂也朱傳所引記文皆於每臭字絕

句陰陽之求備則思成矣然後饋食以人道事其先先王制禮之精義也

是烝是享苾芬孝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此終言祭事也茨芬薦熟之馨香也祀事孔明統祭之始終而言也與楚茨篇祀事孔明稍異能力農而祀禮以備祀禮備而福報以得則介福之報皆力農之報而已○古人言祭必言獲福其實力農不止爲奉祭奉祭亦非以求福但福以類至理有固然耳若認眞說神福則黷於祭祀不務民義者有之是詩之失愚豈先王之教乎要以孝

爲百行之原而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而國之本在民民之本在農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務於小人之依則將有欲守其宗廟之祭祀而不可得者斯一念及於奉先則欲不盡力於農而不敢矣此先王之教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此詩述方社田祖之祭亦以力農爲本蓋祭方社田祖凡以爲民苟非力農而徒徼福於神則是矯舉以祭誠不知其可矣故此章專言其盡心農事也倬彼甫田言甫田之經界整飭也經界大明則井地無不均之失矣歲取十千九一而助言取民之有制也取其陳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上下之通有無也然不以是爲己之惠也亦謂是有藉於神庶而自古有年故使我得以陳陳相因耳適南畝以勞農勸相也古人親行隴畝自不限以春秋而農自禾葉稍長則漸耨隴草壞土以擁其本亦不專待夏月君子心乎農民非徒循行故事也謂其專以省耘言則泥於章句矣葉南臺謂首三章乃一時事因往祭於田而因以省耘愚按此述事之詩何必拘一時事且祭社於春祭祊於秋祈年於孟春均非耘時惟雩祀則在夏耳泥一時不並舉此三祭也又言自古既有年矣而今適南畝則又見農夫用力之勤黍稷之茂則藉農夫之力又當致此有

年是以即於其所大所止之處進農民之秀者而勞之焉蓋撫恤其勤而鼓舞其力盡心農事之至也農民俊秀謂俊秀之在田而即爲之長者如此長閭胥之職其在井田則八家之井四井之邑四邑之邱以至甸成各有其長其尤俊者則升於朝也但於經傳無考意者郊野縣鄙都稍之職在司空而周禮失其籍矣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此專言奉祭也社方皆土神春社祈也春氣合而物生故總祭五土之神於社方如今秋社也但古以秋物成而有刑故分祭土神於四方也祭五土

之神配以句龍凡祭天神地祇皆必先以古帝王及先正之有功其事者配之猶介紹之義也五土者山林邱陵原隰墳衍川澤此周禮所謂五土也獨以原隰之土爲社者非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左傳曰其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蓋其官后土也祭神祇必以人之嘗主其事者配之以神祇爲遠而人鬼爲近故託其類以求之如周人於郊配以后稷欲託后稷以通於天故公羊傳以爲介紹之義王肅謂句龍卽社恐非也祭方亦當有配不可考矣我田既臧農夫之慶主於報而言種田者農夫是有年者農夫之福而我乃與有賴焉故報祭四方爲農夫報也農夫之福神福之也故爲農夫報土功焉以民事御田祖初春祈年也周禮凡國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以樂田畯言凡國則公卿諸侯得行之祖田爲己事也

神農似非公卿所當祭然以始耕田之故而祈年於田祖則得行之不爲土僧也田畯先儒以爲卽田祖之神愚謂田祖神尊不當以田畯名之而古人之祭外神必以其類爲尸如祭豬則以虞人爲尸祭於墓則以墓大夫爲尸又迎貓則爲貓尸迎虎則爲虎尸之類是祈年田祖則田大夫爲尸且爲農事祭則凡農官皆與助祭焉田畯卽農官田大夫此首章所謂髦士下章所言田畯卽其所樂之田畯也樂以樂樂之也如鄉飲酒云然此詩述公卿有方社祈年之事而非祈年田祖之樂也詩言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作樂而迎其神言之故有琴瑟周禮以樂田畯蓋旣祭而賓尸抑或獻畢而獻與祭之農官則爲歌是詩而樂之以其舊俗故謂之豳而以土鼓豳籥之許白雲謂周禮之田畯以神言此詩田畯以人言又或疑篇章言吹豳雅而此有琴瑟不同故悉辨之祈甘雨卽所謂祈年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主於祈而言有甘雨則又有年矣而農夫之稷黍卽我之稷黍農夫之士女卽我之士女祈年田祖爲農夫祈也我藉農夫之力以耕故我爲農夫祈年也此以見上下相親一體之至也先言報後言祈以嗣以續終則有始念念不忘民事之意也此詩雖舉祭事見爲民而葉南臺必謂往祭兼以省耘則牽合矣方社非無樂田祖亦有犧牲粢盛此則互言之耳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此承首章今適南畝以下五句而申之也以公卿之貴而以時躬閱田閒且雜於饁田之婦子以偕至一以字甚妙可見其無儀衛之盛無貴人之容此與七月之民嘗公堂同一簡易眞幽詩也又嘗其所饁以觀民之甘苦一攘字形容得妙見婦子不敢以進而曾孫強取之也蓋上下之孚如家人父子焉一體之至也至農夫之力田也則禾易亙畝望之而知其終善且有故下能竭力而曾孫不怒上能恤下而農夫益敏是則有年之所由致也田畯至喜蓋卽首章所烝之髦士也後世富民田連阡陌其子弟終身逸誕不知稼穡之艱難視隸農如犬馬矣而況

於公卿世祿乎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此承次章方社田祖之降福而言也稼之在田者如茨如梁而稺之露積者如坻如京是田之臧而黍稷之介也於是備倉以貯之備車以運之曾孫之歲取十千者孰非賴農夫之慶以爲慶乎是以又望之方社田祖之神報農夫以介福而使之萬壽無疆也福者百順之名洪範所稱五福曰壽曰富曰康甯曰攸好德曰考終命而已是在上之所斂而敷錫厥庶民者故君公有君公

之福庶民有庶民之福而非壽無以享之其曰萬壽者古人祝願之常辭上下所通用也即今人祝願亦未嘗不曰願汝一千歲也范逸齋解此章謂黍稷稻粱無所不有農夫相慶於下謂此皆君賜也何以報之神能勛君以福至萬年之永所以報也按如此說則農夫之慶一之字早已冤解況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又孝孫與誰相慶而欲以介福誰報乎又胡雙湖謂農夫不當得此重辭只恐是田祖報曾孫介福此皆存流俗之見而不體語氣也故悉辨之此詩雖述祭事然始終歸美農夫蓋賴神祐之意輕而藉民力之意重故首章述其成民之事次章言其事神之志三章言其上下之相親末章言其力農之成效所以能保歲祀而無作神羞皆詩人述其事而推其心云爾非公卿所自作也然公卿之盡心民事於此可見故周禮祓之樂章而用之祈年蓋使邦國閭閻咸得聞之所以教也謂之幽雅可無疑矣人奈何必阿鄭孔之說而不思所以自擇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此詩亦以見公卿力農之心而託爲農夫之語也此章層遞歸到末句惟田大故稼多惟田大而稼多故必預種於冬備事於早惟預備之早故能從事早而播種時惟從事早而播種時故穀之生遂而直大凡此皆曾孫志也我農夫備事趨時盡力南畝敢自謂能勤哉亦以

順曾孫之志云爾蓋曾孫之疆理大田也勤矣我敢不備其種乎曾孫之盡心民事也至矣我敢不戒其事乎曾孫之坐廟堂而言耽畝身黼黻而心茅蒲者何莫非以勤恤我民況什而取一其所得儉矣我民猶敢不自盡其力以負曾孫勤恤之心乎曾孫之春爲祈而秋爲報御田祖而祈甘雨者何莫非求穀我士女況春秋補助其惠施大矣我民猶敢不竭蹶趨時以數儆曾孫貪我之惠乎見耘耔而慰勞觀禾易而不怒曾孫之情固農民所素習也治田早而用力勤庶乎既庭且碩將有以儆曾孫之喜焉蓋力農務本之意上以是帥下以是

從上下誠意交孚而相與有成者如此是以三代盛時民無凍餒上下各足而神人以和也凡民之於上或愁怨以從或歡樂以從其情不同而未有不從上之好者上好本務而民趨農上好貨寶而民趨商上好佚遊而民趨惰上好酒色而民趨淫上好文辭而民趨浮上好兵戎而民趨悍故管子曰金生粟死粟生金死旅獘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酒誥曰惟土物愛厥心臧爲人上者可不慎所嚮哉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承既庭且碩而言方皁堅好不稂不莠人力可致而有蟲以害之則或有失其方皁堅好者以火治蟲古有是法故以是願田祖之神然非必四蟲既生而田祖之神爲去之也農心兢兢惟恐蟲之或生而有是願而蟲害不生則若田祖爲默去之耳嚴氏以田穉爲晚禾意以禾既堅好則不復畏蟲而此言去蟲乃在既堅既好之後故也然蟲何獨不害早禾而害晚禾此拘滯之見也此章言既遂其生又無其害云也遂生方皁堅好也不稂不莠無草害去其螟螣蟊賊無蟲害也○

稂即狼尾似粱而小無實故曰童粱莠稗也水稗亂稻陸稗亂黍螟螣蟊賊只以食心食葉食根食節爲分然蟲類不一如蝗螽蠖蠖皆飛者也蝗南方稻田多有大而蠖細蠖之如蠶而色青吐絲纏葉閒葉結而不蟹亦生稻田中地蠶亦如蠶居土中能穗治此者編竹梳之蟹食禾根者白節禾節中生小蟲亦白色節中有此則禾雖有穗只成枯殼皆是而中原憂蝗爲甚故孔疏以爲四種皆蝗實未然也姚崇捕蝗且焚且瘞此治飛蟲之法凡飛蟲夜見火則自投火中而墮要以國政清而天時順則自鮮蟲患是由曾孫之德非關田祖之神及治之之法也若果待蟲生而秉畀炎火則歲已害矣

有淒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生遂而無害猶必甘雨之膏望雨亦不在方皁堅好之後然必兼此無闕而後有年也雨澤之降原無公私而

自農夫之志則屬望尤先公田且意甘雨非子望所能得而曾孫仁孝之德自足以召天和是雨爲公田而降而餘澤并及私田吾儕小人皆怙君德而蒙餘福也此與上篇我閒既臧農夫之慶語意正相酬答也至於收穫壘而伊寡婦猶收遺利則田事有成而曾孫之欲順矣穉禾之低小而未刈者穧已刈而未把者遺秉已把而未載之車者滯穗穗之折落者此甚形容其有年也末句卻屬閒筆然又足以見其處有餘之道蓋亦哀無告之仁心推恩之公念也○世祿之取於都鄙於倬彼甫田見之周徹之有公田於雨我公田見之公田中之

有八家廬舍於中田有廬見之溝塗經界之法於南東其畝見之蓋此數篇者專爲農事而作且因以見制度焉而辭致與七月大同意者其皆出於周公所作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年豐而利餘方幸有以順曾孫之志而曾孫乃適至田間又適與其婦子之饁者及田畯皆來則深喜有年之慶也曾孫之來何爲蓋又以禋祀四方而報土功於是鬼神享之而大其大福使長爲神民主而農民亦重有賴焉矣曾孫曰報農夫以介福農人曰介曾孫之景福

上下相親之至也以其婦子二句說者謂此婦子之饁亦泥矣但上篇自曾孫與之來言此章自農夫見其來言若自幸其有以慰曾孫之志云爾此以西成言故特言方祀也以此篇合上篇觀之上下皆皇皇農事而情則交親功則交讓知周家醇厚樸茂之風固結而不可解蓋后稷公劉之風化遠矣以爲此即豳雅豈臆說歟

楚茨以下四篇皆以言公卿力農之事而此大田一篇獨爲農夫頌上之辭意者祈年方社之餘吹以上三詩以燕樂田畯而田官之受賜者則以此詩答其上亦猶天保之答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歟楚茨信南山皆言宗廟之祭似於祈年無與焉然皆歸本農功則皆有推美而重賴於農人之意如遣勞使臣固無與於鄉人飲酒而鄉飲酒禮則亦歌此三詩誠欲人之善推其意也顧以此四詩爲豳雅而說者多不能無疑意亦以此四詩爲不皆言祈年耳抑知凡在雅詩則皆爲燕饗之詩而非用之於祭祀之樂周禮所謂樂田畯者亦謂於祈年既祭之餘吹豳雅以燕樂田官耳非謂吹豳雅以祭田祖以是爲祈年之樂也祈年正祭自當作樂然使爲且豳雅豳頌之用周禮祈年之樂則不得謂之曰雅且豳雅豳頌之用周禮亦於篇章而言其略耳其餘樂章所用則不見於周

禮而見於儀禮儀禮三千所存者僅十七篇則安知此四詩之推用不有甚廣而不惟規規以樂田畯歟如楚茨信南山或是公卿祭畢而燕之詩甫田大田或是公卿於祭方社同祖之後則燕其田官所通用之七月之詩本以諷誦於王而使知稼穡之艱難者其土鼓蓱籥而用之於逆暑迎寒是亦其所推用也迎暑迎寒亦非是正祭寒暑之樂但若鄭氏分七月於其迎之之時吹此詩以迎之耳一詩以當風雅頌此則必無之理雖朱子於豳雅豳頌未敢質言而鄭箋之說則其必不可信矣○豳雅豳頌之說學者不妨存疑而達政能言學詩宜濟於用以觀夫周之重農如此此風化之所以爲盛而國

本之所以難搖也後世人主非盡不知重農然而農事日輕貨利日重則以井牧廢而阡陌開富民有田而不耕貧民力耕而無田遂使田主佃戶分行主僕少長之禮而農夫無以自齒於衆矣且也俗輕土物而逐金刀逐末爲商者有錢則有土耕者何能致富農固不商賈若矣乃富商大賈公行賄賂每足致身顯榮則不惟富而且得貴農民終日霑塗衣衫藍縷能保無反乞憐於商賈是不惟舉世輕農農民亦且以自輕也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試鄙商賈之逐末也後世取士以文惟浮華之是尚商賈之子習於變詐且誦讀有資其文辭自易工農民之子勞力不遑安於樸魯假使農家子與商賈之子同執筆爲文其萬不能及商賈之子明矣科名之選農民安得與焉然則商賈富而農貧商賈貴而農賤商賈智而農愚此商賈之所以日重農之所以日輕逐末之所以日多本計之所以日薄也夫天下非農誰爲衣食此國之所與立民之所爲天也金玉珠寶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而逐末日多民生日促農民日苦地利日羸貨財何所用之好尚如此縱使繪耕織之圖勤勸課之令亦徒具文耳何當於重農之實哉是故欲

足民而厚俗則莫要於重農欲重農必先賤商賈賄賂不得干進取士必於農民選舉毋以文辭商賈不與士齒用人以孝弟力田徵辟惟孝廉質行農庶幾其可重乎尤必求漸復井田之制以均天下之地利消豪强之兼并使有錢者不能私得田而不耕者不得私有土然後以言重農斯誠重農矣不然所尚在彼而曰所重在此天下其誰信之君子讀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諸詩其能無慨然興感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棘翰有奭以作六師

周禮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無常期王將有征討之事爲壇於國外徵會諸侯而命事焉殷衆也王十二年不巡狩則六服盡朝王爲壇於國外而命以政此詩諸侯見天子而美其武功則是時見之會專以講武而會諸侯也若朝宗覲遇之常則諸侯當美天子以文德不當獨言棘翰六師矣首二句紀其所會之地洛東都之洛也毛傳以爲宗周之浸蓋指漆沮之洛而言然漆沮地在一偏非會諸侯之所此自是伊洛之洛也鄒嶧山謂蓋爲壇國外故見洛水之泱泱而以爲言也其據天下之上游足以起天下之朝宗及宅中圖大居重馭輕等語皆後世權謀形勢之私非所以謂營洛宅中之志矣

君子至止福祿如茨以已然言也天子赫聲濯靈萬邦

震疊今至止洛水之上於以講武而諸侯莫敢不至不庭之念潛消則是福祿積於君子之躬而如茨矣韎韐韋弁服之韠也毛鄭皆以爲祭服蓋毛鄭皆附小序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之說故以韎韐有奭句爲賞善以以作六師句爲罰惡卻不道當中以字二句本一串說下不可分也且韎韐明是韋弁服左傳中明有韎韋之跗注可證王肅以爲戎服得之又言其親御戎服以張皇六師則正以凝此福祿於萬年者有不庭不虞之備無懈怠憂虞之情也蓋惇大成裕猶期於明作有功武功誠不可一日忘此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之道也此篇所云福祿俱即於講武見之次章申韎韐二句之意末章申福祿如茨之意○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以韋爲

弁舉冠以該衣又以韎韋爲韠合兩片而中縫之故曰韎韐也凡蔽膝祭服曰韍色用朱赤朝服之蔽膝曰韠色用白順裳色也皆用韋一片惟戎服用紅色又以兩片合之故曰韎韐六軍之制王畿千里國外百里爲郊郊內六鄉百里爲郊則郊內開方四百里田用貢法十夫同溝百夫同洫千夫同澮萬夫同川此其大率也其居則五家爲比比有長二比同一溝之田矣五比爲閭閭有胥二十五家四閭爲族族有師百家同一洫之田矣五族爲黨黨有正五百家五黨爲州州有大夫二千五百家蓋元州之田則合同三澮也五州爲鄉鄉有卿一萬二千五百家也鄉同一川蓋一川之田當開方三十六里有奇也無事則掌於司徒教之以德行道藝有事則致於司馬而比其什伍車兩教之步伐止齊六鄉六軍家出一兵伍人爲伍伍有公司馬卽比長五伍爲兩兩有兩司馬卽閭胥四兩爲卒卒有長卽師五卒爲旅旅有旅帥卽黨五旅爲師師有帥帥卽州大夫五師爲軍軍有將卽鄉卿故萬有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六軍之衆合用七萬五千人也六鄉之餘制爲六遂六遂之制略如六鄉蓋迭用以節勞逸也○天子之郊內開方四百里制六鄉之外自有餘以處六遂不待取之郊外郊外都鄙之地則田用井授其出衆則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出車一乘其法與鄉遂不同不在六軍之數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鞗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此舉其服飾之美蓋稱其爲天子之容而言其有以保室家於萬年也蓋惟安不忘危故室家有萬年之固而已足於親御戎服徵之稱天子而曰保家室者天子家室以天下之安危爲安危天下有不安天子之家室未易言保也○鞗珌皆鞞之飾以分上下而異飾異名毛氏曰天子玉鞗而珧珌珧蜃甲也諸侯鑑鞗而璆珌璆黃金也鞞亦鞞鞗有珌者蓋言鞞飾有鞗而又有珌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此言其福祿之聚以諸侯賓服勤而任應言之蓋人心

所順則天祿所予今兹君子至止而萬國協從是卽福祿之同而能保其家邦於萬年之久也萬年二字連下句看嵇祝壽之辭

此以下至車舝皆當是正雅之詩蓋朝覲而燕諸侯則有蓼蕭湛露矣此則會同而燕諸侯故諸侯稱美天子而天子以裳裳者華答之也桑扈又天子所以美諸侯而諸侯又以鴛鴦答之是此四詩皆既會同而燕飲之樂也類弁則兄弟甥舅夜燕之詩也如湛露亦是夜燕則以昏言意婦既廟見而燕之樂也車舝則夫婦燕樂之詩也皆禮不用樂然其詩

世之詩其雜於變雅之中者簡編之失次耳乃序說則皆以爲刺幽王其立義又至淺陋茲可以不盡辨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人臣以得君爲譽處今兹諸侯克謹侯度以奉王章如兹之來會時事不敢有愆天子之所以覯之而心寫也能使天子覯之而心寫則其有譽處也宜矣天子以得諸侯之心爲福祿諸侯亦以得天子之心爲譽處蓋和順則百福所鍾乖戾則百殃斯降上下交孚無所疑忌傾覆之患何自生焉天子而失諸侯之心則無以保家邦諸侯而失天子之心亦無以終譽處矣此二篇各舉爲言皆稱美而有規諷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章順理成章也蓋卽其會同之時威儀辭令之克謹而稱之亦制節謹度之所形也維其有章是以使我覯之而心寫斯福慶集之亦保其譽處之意也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卽其車馬威儀之盛而美其人然乘此車馬而來會是亦其臣節之謹也○會同之馬齊其色故四駱馬白馬黑鬣赤馬黑鬣皆可言駱以自鬣至尾皆黑色者言此當是赤馬時王所尚之色也○裳裳華盛貌以爲常棣者未是常棣花色紅不可云或黃或白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君子之車馬齊一言動有章使人見之而心寫是其形之外者之無往不善也然非其心之和順忠貞乃心王室又何以能制節謹度不敢縱逸如此此章蓋總上三

章而歸到惟其有之一語以深美之而亦以寓規誨也然其言之婉也故泛以才德之美備爲言宜者施而各當也有者應而不窮也形於外者其才也用也有於中者其德也體也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也蓋使諸侯而無才則碌碌庸人既不足以撫國家而事天子然小有才而無德則必縱肆妄行侯度可踰而王章可弁髦矣豈所稱左宜右有哉德備而才全此所以終能有慶而譽處也詩人之意深矣上篇諸侯美天子以講武此篇天子美諸侯不及講武意者征伐自天子出有天子之武功在諸侯不得而與其美也

桑扈之什二之七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此詩頌美諸侯言其以德獲福蓋燕方伯之有功者而云然也樂和樂也天之福人惟人有以承之君子樂胥則有以受天之祜矣所謂樂胥者則末二章所云是也樂胥頌之也受祜禱之也然頌美之中寓規諷之意焉保全有功之至意也。興意無取義不必向羽字領字鑿穿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中心乖戾恃力矜才非所以撫字弱小也寬平樂易則能爲萬邦之屏矣因樂胥而推美其功以起下章戢難意此章無祝辭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承上二章言君子樂胥既有以爲萬邦屏翰而百辟以之爲憲矣然使其少有怙功自滿之意則非所云樂胥而何以受祜也若君子則豈不戢乎豈不難乎有屏翰之功而不改樂胥之德其受天之祜豈不多乎蓋德言盛禮言恭滿招損謙受益齊桓封禪晉文請隧皆以其無樂胥之德而失戢難之道也詩人美之以此實亦所以爲居功者戒矣。諸侯何以言百辟爲憲曰此只稱

美之辭六月美吉甫亦曰萬邦爲憲然方伯自有教令諸侯事又問戢難何以見是樂胥曰心志平和自無居功陵物之氣心纔放肆氣象便自乖戾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君子之樂胥戢難於何見之則可於今日之燕徵之矣有諸內者必形諸外發於外者皆本乎中今茲兕觥旨酒之間正性情見眞之地使君子自有其功未忘矜肆則彼於交際之下當必有趾高心蕩之形微見於橫而委蛇而不能自掩者乃君子之交際也則抑抑然有以自下周旋必於中禮氣象藹乎謙光豈弟慈祥之致溢

於尊俎之間制節謹度之衷敕於醉飽之際是卽此交之匪敖不可以徵其樂胥戢難之德哉然則君子而受天之祜豈必君子之有意於求福哉亦德脩於身而萬福自來求君子耳臣以寵利居成功自古爲戒天子蓋深恐諸侯之怙侈也然不以爲戒而以爲褒寓教誨於頌美之中是以婉而多風足使功臣自戢其立言亦有法矣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通篇皆頌禱之辭意重萬年二字言福祿之久而無替也宜者相得而有合之義蓋君子無心於福祿而福祿

則自宜於君子也。鴛鴦鳧類其雄者五彩爛然夾尾有兩羽上曲如斧鉞之形雌者則褐色少文采其首皆有毛冠有白毛長垂及尾其腹下細文如穀雌雄相依一失耦則不再匹故曰匹鳥有紫紺色而亦備五采但首無長白毛者則又曰鶒鶒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遐福者福與年俱萬也福祿宜之者動而福隨無事而不福也此從于飛畢羅見有此意宜其遐福者靜與福俱無時而不福也此從在梁戢翼見有此意。張子竝棲云云只以見戢其左翼之故如此耳與意只以兩其字相應不必從防患意多生議論朱簡脩云君子收斂小心而久於位以無危此宜福祿根源則其說曲矣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此二章復以盡宜之之義乘馬而在廄則宜摧之秣之也君子于萬斯年則宜福祿爲養之安之也皆其所自然當然而無容强致也。艾字綏字亦不必多生議論

○慶源輔氏曰鴛鴦之詩乃下禱上之辭上之禱下猶且述其德桑扈是也下之禱上則但極其頌禱之情而已鴛鴦是也若不敢有擬議其德者敬之至也愚按輔說固然然一宜字中亦自有深意

○有頒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有頒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此燕兄弟親戚而擬其依附之固以道其親愛之情所以表斯燕之不容已亦以勸親親也故言此頒然而弁者伊何人乎蓋兄弟也則此燕之設豈伊異人乎實兄弟而匪他也宗族兄弟同本而分卽異姓昏姻亦以分形而合其依附之情皆固結以天而不容解者是以未

見而憂既見而喜皆不能自已之情斯燕其安可不設乎未見既見即以來會燕言既見而有臧猶既具而和樂且孺也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此詩所謂兄弟蓋兼九族同姓而言上士而上父子異宮兄弟異處可知故維以飲食聚會致其親親即今士庶兄弟各居者亦以歲時伏臘爲飲食相招致此所云未見既見即以來燕會言耳非謂平時皆不相見也若兄弟之在屏藩者則周禮有脤膰之禮以親兄弟之國其來朝而燕則當以燕諸侯之禮不當用此詩也說者謂兄弟散處藩封故難以得見非矣是詩至情流溢有常棣之遺但末章意亦稍促矣○蔦寄生本草一名寓木圖經云葉似橘而厚輭此葉似與當盧相合當盧者今盧都子也莖似槐皮而肥脆三四月開花黃白色六七月結實黃色如小豆蘇頌圖經之說此與傳所云子如覆盆子赤黑

甜美之說不同覆盆子今謂之蔈實如桑葚而形圓亦有數種按蔦本鳥啣他實墮於木上感木氣而生故桑槲柜柳楓楊樹上皆時有之今用入藥以治風痺以桑上者爲上感氣不同故陸璣與蘇頌爲說不同以木不一類然皆是寄生也女蘿傳以爲菟絲菟絲子如小豆而麻其子落土生苗及三四寸以上則纏附草上而其本枯斷不復著根附於所蔓之草以生有莖無葉蔓衍蕃盛黃赤如金柔脆易斷斷而不死秋開著花白色微紅繁細如粒甚香秋末結實今用入藥能壯陽續絕陸璣云此女蘿而非松蘿今按松蘿蔓生細葉繽紛青翠嬝娜形似水蘊秋月開花紫紅色長寸餘今人多植之園亭其蔓隨架成屏以爲清玩但松蘿能施松柏而菟絲不施松柏則此女蘿宜即松蘿恐傳誤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伊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弁則在首親之也燕兄弟親戚亦猶是矣氣血衰而老將至死喪無日矣人生幾何得此良燕會也故宜盡今夕之歡以盡親親之意自言其意亦以勸賓也此蓋因夜燕而云然序述爲孤危將亡之語不通甚矣時說又述謂生前死後之可憂者悉置度外此則泥君子維宴一維字而作曠達語亦非詩意也○陽搏陰爲霰陰搏陽爲雹冬月水氣騰

於至高之際寒凝成雪自上下隕遇地之溫氣蒸而散之則化爲圓珠溫氣盡則復雪也夏月水氣上騰分布成雨遇空際寒風搏之則包而凝聚爲雹春秋書雹不書霰以陽搏陰爲常陰搏陽爲變猶書日食不書月食也抑霰不爲災雹傷稼也

○閒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首章述其往迎也次章言其至也三章盡其歡好之情也四章言相好之情本於心也末章總始終而結之蓋此女素有賢聞者故得之而悅譽如此亦可謂樂而不

淫矣凡有既得之喜者必追述其未得之思故言其初
設車華思以迎此孌然之季女當此時心如飢渴望其
德音之來會也苟德音來括則雖無好友亦當式燕且
喜矣見悅慕之深也但昏禮不用樂此燕樂歌舞蓋在
既昏之後云凡廟見以前皆可云新昏詳此爲同牢合巹之詩者太泥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
無射
季女以年言碩女以德言求而得之則以令德相己而
教誨其所不及矣蓋古人檢身惟恐不及得一賢配微
獨內治所託而時聞德音資益身心不少如姜后樊妃

其尤著者也喜其令德之教是以式燕且樂而好之無
射蓋一日之好而已有終身之致云也○鷮雉之長尾
而健鬬者其尾信長於他雉走而且鳴他雉飛則鳴此雉走則鳴首尾喬然
故曰鷮即搖翟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
歌且舞
承燕譽而言也悅之者深惟恐不得其情而慊然自下
懇摯之懷溢於言表然非宴昵之私也悅德若此可無
無德之患矣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

寫兮
令德不常有而我得覯爾所以心寫也心寫則好爾無
射矣自言其情所以樂新昏之情若冀其相謀也○柞
木有二詩所云柞皆櫟也柞音昨又柞木理白而韌蒼生
山中宜爲鑿柄柞音鑿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
我心
總括一篇而言求之以禮故得以覯新昏而慰我心也
四牡二句卽首章往迎之事不重馬御之良只重得以
成禮耳覯爾二句卽次章以下之意覯爾則令德來教

慰我心慰其飢渴之思而心寫也高山則可仰景行則
可行馬服御良則可覯新昏而慰我心興意本不以高
山景行喻令德表記孔子之言斷章取義耳不必詩旨
也錢公水何元子皆以景行高山興令德仰止行止興慰心此泥表記之文然如此則此體實而此體又不應明應失之也然朱傳引之者示人讀詩之法觸類可以旁通猶周易設象之有廣古隨夫人之自得也如鶴鳴篇末引邵子說斯干首章引張子說意皆如此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青蠅以汚穢之資爲敗物之行而其飛聲足以亂聽其
營營者皆讒言也今茲乃止于樊君子聽其言則將入

樊以縱其惡善類其不獲保全矣不聽其言或猶可塵之樊外而不復進也此章比體青蠅飛聲即讒言無信讒言即無聽青蠅也凡比體皆如此豈弟君子亦大概美其稱耳然君子誠豈弟則自不惑於讒言矣亦歆動王之辭也陳少南云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此意得之矣左傳姜戎賦青蠅而退宣子使與於會以成豈弟時解謂豈弟非所以待小人失之矣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此以青蠅興讒人也青蠅之性污下變易黑白而止於惡木讒人之心罔極顛倒是非而交亂四國苟聽其言則禍亂成矣故王當勿聽也構者無其實而造作使繆亂相讎也始於構二人將終於亂四國四國雖未亂也而已構我二人矣此於事必有所指而今不可考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前二章言飲酒之善者以發端後三章乃極言飲酒之失而思有以懲之蓋酒爲狂藥以禮而飲者恆少不以禮而飲者恆多則酒之不能無過可知而不可不深以爲戒矣此章言因射而飲者初筵禮儀之善而無過也

凡行燕射禮必先行燕禮凡行鄉射禮必先行鄉飲酒禮諸侯有燕射無鄉射今儀禮有燕禮而闕燕射禮姑以大意考之賓之初筵左右秩秩有司先設賓主之席及與燕者初入定位時也籩豆有楚殽核維旅則宰夫獻賓從以折俎而有籩豆也酒既和旨飲酒孔偕則行賜爵而君舉旅行酬且獻卿大夫也曰秩秩曰有楚曰孔偕曰逸逸皆有禮儀辨治之意鐘鼓既設大射禮有樂人宿縣之文大射於澤宮故先一日使樂人宿縣鄉射禮有樂正命遷樂於下之文故朱傳撮引之以明既設之義燕射行於路寢則人君有常縣不待宿設然諸侯軒縣則將射亦必當遷其一面以避射位也軒縣者東西北三面皆縣而闕其南如軒然也此當遷其北之一面舉醻即舉旅行酬也鄉射禮既作樂樂賓將行旅酬而後請射燕射亦當於此時先是納射器凡弓矢決拾旌乏中楅獲算之屬張侯於庭而不繫左下綱至請射賓許司馬乃命張侯而遂繫左下綱所謂大侯既抗也選大夫士爲三耦所以引射者擇其善射而嫻禮樂者使之所射以示法也其餘爲衆耦所謂射夫既同也由是三耦引射繼而三耦及衆耦皆以次升射又繼而以樂節射三耦及衆耦及賓主皆射皆拾發四矢拾其劫反○每二人爲耦一爲上射一爲下射升堂而射則上射下射更迭發矢曰拾發則各以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爲心終於勝飲不勝

者三射皆勝飲不勝者射禮既畢乃更行旅酬脩無算爵以終燕禮之事此因射而飲者初筵之嚴敬而無失如此飲酒而如射之飲則飲酒孔嘉矣○燕禮君席阼階之上東面擇大夫一人爲賓若諸侯與諸侯燕則主賓敵體若燕異國之來聘者則來聘者爲賓矣賓席西階之上南面餘卿大夫之席則以次列賓席之西也凡大射則張皮侯而射鵠燕射則張布侯而射正侯中方丈者曰中中之三分居一赤之而畫麋此以諸侯言以爲的其外丹之而畫以雲氣中之上下各一幅長於中者曰身身之上下各一幅曰个上个長於下个个之長出於身者曰左右舌舌各有綱上下各四綱以繩綴之

也所以張也未射則張三綱而不繫左之下綱以下綱斜掩束其侯及司馬命張侯然後弟子脫其束而繫之也射禮三耦既卒射則司射命弟子設豐豐形如豆而卑於西楹之西弟子洗觶升酌奠於豐上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亦耦進三揖如升射之儀勝者少退立不勝者進取豐上之觶少退立飲之卒觶復奠於豐下然後相揖以降後及衆耦之飲皆然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此章言因祭而飲者其時禮儀之善而無過也諸侯祭禮今不可詳儀禮有大夫少牢士特牲禮而無諸侯之禮其作樂與舞不知在何時少牢特牲禮皆無樂意其以樂樂尸當在朝獻之後饋食之前堂上事尸時也祭之作樂不只一節其未祭之始先作樂以感神一也及賓入尸入牲入皆作樂以迎之二也其獻尸獻賓亦皆作樂三也又當正作樂合舞以享神四也祭畢而送尸又作樂五也徹俎則作樂以徹六也然感神及薦獻迎送之樂皆不當有舞此言籥舞笙鼓則當在朝獻之後饋食之前於堂上事尸之時蓋舞必於庭若饋食則迎尸入室堂下之舞神不及見之矣言作樂以衎烈祖而行百禮其規模大而儀節詳此詳以飲酒爲主堂上事尸只有獻尸之禮未有衆人飲酒之事故以此六句敘過至於室中饋食主人酳尸尸酢主人主人受酢爵而飲酒則既受純嘏之錫矣已乃嗣子舉奠

先是祝酌酒奠於神前及九獻既終則主人之嫡嗣入而舉所奠之爵飲之乃更洗爵酌酒以獻於尸長兄弟亦加爵於尸凡正獻既終而更有尸皆酢之也者則皆曰加爵尸皆酢之是子孫繼主人之樂而大其樂各奏其追養繼孝之能而飲酒也凡五獻七獻九獻之禮其終獻皆賓長行之武公爲天子三公則得九獻卿本侯爵亦得七獻而說者多只據少牢三獻爲言亦失之也及兄弟加爵之後次賓亦入而加爵所謂賓載手爾也俗解謂尸飲三賓飲一爲康爵不知尸飲三者除初獻亞獻皆灌而不飲及三獻則尸飲一四獻則尸飲二五獻則尸飲三主人乃酌酒以獻長賓而賓飲一非尸之酢爵也室人佐尸食者位在室中立於尸後主相尸禮爲尸設饌進食以其主室中之事故曰室人俗解以爲賓之室人不知何說室人入又者前

此子孫賓客既皆得獻尸以伸敬而室人獨以佐食未及獻尸故於賓載手薢之後室人乃亦出酌酒以入而獻尸也加爵者不在正獻之數則曰加如所云加籩加豆也（周禮有加籩之實加豆之實亦在後加之也乃俗子謂賓方挹酒而室人復酌以加滿之則孤陋可笑矣）賓加爵尸酢室人加爵尸酢室人是賓及室人之飲酒乃酌彼安體之爵以奉時祭之敬而飲酒也此因祭而飲者始終皆嚴敬而無失如此飲酒而如祭之飲酒斯亦飲酒孔嘉矣○武公作詩爲飲酒戒也而此二章盛言飲酒之禮何哉安成劉氏曰酒非有過也飲者常至於過也飲者於初筵亦未有過也其於既醉則

不能無過也公之自悔自戒亦慎終如始而已豈心廢燕射祭祀之禮而後免於酒禍哉愚按武公之戒於酒無彝酒云也武王之作酒誥所以戒酒於沫邦也然酒誥之言曰純嗜黍稷牽車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是教庶民以飲酒之道也又曰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是教羣臣以飲酒也是則非禁人以飲酒而欲人之必以禮而飲酒亦謂必如是而後可以飲酒則酒可無生禍而彝酒之不可明矣武公此詩其武王康叔之家法也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以下三章皆言凡飲酒者之失以爲戒正所謂悔過也武公自治之嚴其飲酒必不至此而聖賢戰兢惕厲之心則誠有恐其如此者蓋燕飲之際稍有失常則自以爲酒過而悔之汲汲矣故究極言之深以自警也上二章皆飲而無過者此章則言其始於治而終於亂者蓋篇中之過文也故言凡賓之初筵則雖非射非祭亦未嘗不溫溫其恭（宗廟朝廷尊嚴之地雖常人亦不敢有失故此宜概言之）迨飲而無

節則鮮克有終矣方其未醉之時威儀尚反反而顧禮及其既醉則幡幡輕數遷徙屢舞不復知顧禮矣方其未醉之時威儀亦抑抑而慎密及其既醉則怭怭媟慢不知其秩而不復能慎密矣此皆無節之過迄此而不自持也此章一頭兩腳首二句提起發端下十二句分兩對也（解者欲以末二句總通章則不成章法矣）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欲飲酒而無失亦惟節之使不過於醉可耳醉則何所

不至哉惟其既醉則讙呼傾側言動皆愆亦惟其既醉則冠履失常不知其過蓋愈醉則愈索飲而不肯止賓不肯出此醉人之情也故又告之曰既醉而出則主賓竝受其福今醉而不出則是害於德矣蓋飲酒孔嘉者維其令儀也今令儀安在哉孔嘉卽所謂福此猶言好事耳令儀卽所謂德此德字如酒誥德將無醉之德此章之失迭甚於上章所以極形容飲酒之害而因致告戒之辭也孔氏謂此以無算爵之後言此泥也夫禮雖曰脩爵無算然相酬有序且行之以禮何至如是況燕禮祭禮皆待禮終而出安有所謂既醉而出醉而不出者故此亦泛言飲酒者耳非承首二章言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太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事莫甚於可恥人莫甚於不知恥己不知恥而人恥之其爲恥也大矣凡此飲酒者豈盡至於醉哉醉者之狀殆不堪爲不醉者見也昔先王立司正以監之又佐之御史以書之凡彼之妄言慾度司正已得而糾之史且從而筆之矣醉者不臧而不知恥不醉者見其爲監所糾爲史所書甯不爲之深愧乎是安得從而告之使不至於過爲怠傲也夫人自有眞性酒安得而亂之酒之能亂人性也亦由其心之怠傲其性已有自亂者是以酒得而亂之耳亂性之端自見於妄語始言語放亂而動作隨之一念自持不爲酒困矣故其戒之若曰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則俾出童羖監史之糾縱不恥女亦安所得童羖哉然妄語由心之怠而亦由多飲昏之心怠則沈湎無節沈湎則神智益昏故又伸之曰飲無過三爵三爵則力已不勝矣況多飲乎此詩言飲酒之失至爲詳悉而戒飲之意尤甚周到篇末反覆丁甯其自惕也嚴矣抑洙土有沈湎之舊習而武公承酒誥之家風故其於飲酒之失尤兢兢焉此微獨愼言語節威儀之一端實憂勤惕厲遏欲存理以誠意正心脩己治人之全體武公自惕若此此所以稱睿聖也後世以酗酒爲高曠以沈湎爲豪舉伐德喪心廢時失事僨謀生禍而不知戒洙土之俗商受之風或偏天下焉又安得盡以武公之言告之乎然而人非不讀是詩也亦讀之而不反求之身耳竊謂今人飲酒當譜是詩以被之樂而使人歌之人庶幾其有警乎

此篇及抑戒皆武公之詩而一入小雅一入大雅此未知何故豈以此之述酒以一事言而抑戒則具言政體之大歟抑玩之辭氣之閒則此詩摹寫多姿而抑戒風裁嚴整其分屬於大小雅也殆有由矣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此諸侯朝王於西京而王與之燕故諸侯歌此詩以美天子也魚在於藻兩相得而兩相忘所以遂其大也王在鎬京端拱無爲而四方諸侯無不親服是以和平樂易而有今日之燕也豈樂有坦然一心不相疑忌之意復依蒲則四方甯謐之至矣黃東發曰此詩與王在靈囿王在靈沼氣象大同因詩序以爲刺諸家遂强以愁歎之辭釋之然本文之和樂氣象終不可改但外添一語云傷今之不然也三味此詩初無此意愚按序因一鎬字遂以武王作鎬而爲思武王之說今人又因一鎬字遂爲百二山河千里沃野之說皆非不聰明何用聰明之小也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賜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此詩大意美諸侯之能敬而若錫予之未足以盡其好故欲申之以福祿亦美而有規之辭也首章言君子來朝當必有以錫予之今雖無他錫予亦維是車馬袞黼聊以將誠蓋賜有常禮而情實歉然未能有加於常禮之外也采菽者盛以筐又盛以筥來朝者錫以車馬又錫以袞黼興意至末○周禮巾車金路鉤馬婁頷以樊纓九就以五采圜爲飾之富金爲鉤樊鞶帶其采凡九匝也建大旂交龍爲旂同姓以封象路朱婁頷無鉤而樊纓七就亦五采圜而七匝也建大赤赤旗無章異姓以封革路以革飾其車而采之龍勒繮勒以條纓五就采五匝也建大白白旗無章以封四衛服疎遠之國木路以木路車而已前樊纓前後也建大麾旌也以封蕃國四夷之國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衮冕九章此自衮冕而下五冕皆得服也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七章衣三章裳四章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五章衣一章裳四章孤之服自絺冕而下三章裳二章也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無章元衣裳而已侯伯或有所褒子則亦有衮記所謂褒衣也

國之孤卿命於王者絺與裨同其服三章裨黼粉米於衣而裳黼黻衣一章裳二章也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諸侯之卿大夫也其衣無章元衣裳而已侯伯或有所褒子則亦有衮記所謂褒衣也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追言其始至也以采芹興觀旂而若有欣幸之意見君臣相與之殷也○側出曰沈泉從旁竅出也正出曰檻泉自下而湧上也芹似蓊芎而柔脆生水中根白而長淹之爲菹味甚香美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

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言其來朝之恭敬齊遬也赤芾冕服之芾（諸侯諫冕以朝於王稱）其幅亦以見其嚴飭之意匪紓言不敢懈怠也天子所予爲天子之心所嘉予也匪紓而能敬卽所謂樂只天子所予故天子命之命謂車服之錫也車服之錫若猶未足以盡好則更欲以福祿申之祝願之辭如言受天之祜萬福來求也（不當只以錫予爲福祿）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諸侯能敬以事天子而其陪臣亦無不敬也殿天子之

邦猶言鎮撫王室也（此就來朝言之或謂諸侯之國亦天子所封能守其國卽爲殿天子之邦非是）能殿天子之邦故宜爲萬國之所同左右之臣從以偕至以諸侯之敬爲敬故禮儀無不辨治其臣之敬亦莫非諸侯之敬也○興意至第六句與南山有臺語意相似（或謂以柞枝興諸侯之殿天子邦而萃萬福以葉蓬蓬興左右之率從意亦可通但與下章似不一例）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諸侯之忠敬爲天子所諒而其來非有勉強也天子葵之謂諸侯盡心王室敬畏一人之衷實天子所深鑒誠意交孚無幾微之芥蒂也蓋又不止於予之矣爲天子所葵則必爲福祿之所厚矣又言其優游是戾則益信其非畏禍要寵有所迫而後至而克謹侯度實發乎忠君親上之誠也上章左右率從亦殿天子之邦內事此章優游是戾亦卽天子所葵內事而抽出另寫所以見稱美不盡之意故錫之以車服而歉然猶薄又願之以萬福而愛好無窮也魚藻采菽二首有君臣泰交氣象宜是成康盛時之作而後世簡編失次故雜之於變雅之中序者因强其說以爲刺幽王之詩亦全不玩本詩文意矣今玩其詩則君臣相與之際其坦易明白之衷

千古如見後世人主之於臣也旣資其力又疑其心欲委之權又忌其勢徒以寵命資予爲釣人之餌虛文厚貌爲外飾之情其心實猜嫌而防閑之且維持而束縛之若將繫虎豹而駕車輦焉權術如此宜乎權不下移姦無上犯矣乃權姦叛逆代不絕書在外或朝授鐵券而夕伏斧鑕之誅在內或大臣無權而閹寺倒持太阿之柄權術駕馭亦何益歟故用人在知人之哲而不在察察之明感人以至誠之心而不在區區之術如君以權術馭臣則臣亦寡廉鮮恥而以權術應其君上下相猜忠敬蕩然君臣之義絕天下之治隳矣夫天下必非

一人所能治天下之人必非權術所能馭三代分封列辟各君其國各子其民而天子清白一心以與諸侯相信此先王大公無我之心亦奕世久安長治之道也後世習於霸術之私循守嬴秦之轍視分封諸侯以爲大不利於王室而論者且視三代封國爲出於勢窮慮殫而萬不得已之爲抑念嬴秦兼并二世而亡而西漢之外戚（西漢亦嘗分封而非分封之道）東漢之中官唐之藩鎮宋之遼金明之流賊其亂皆甚於諸侯以觀魚藻采菽之風其安戢爲何如若以國祚之脩短爲言則自秦而後皆未有如三代之久者以治化之盛衰而言則三代而後皆未

有如成康數百載之安者分封諸侯何所妨於天子不封諸侯又何嘗有所毗於天子哉嗟乎不以三代之心爲心而欲私天下爲已有不可得也不以三代之治爲治而恃其私智以駕馭天下不能治也萬世無徹者道而已矣周室之微失其道也非諸侯也長如魚藻采菽之天子諸侯何自而擅命彼柳宗元之徒固不足以知三代也

○辟辟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首章言兄弟昏姻之不當遠以發刺王之端次章言王之遠之而使民相傚三章四章五章皆言小民之薄六章言小民之薄實王教之使然七章八章言下人本不難治而傷王之不能也通篇一氣轉折見上行下傚爲君者當脩道以立民表不宜躬自菲薄而使小人得以恣其姦貪讒賊也兄弟昏姻無胥遠矣此據理而言也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民無常民從上所好上不親九族民以刻薄成風矣夫人上雖自處於薄宜未有教民以薄者然上既自處於薄則是上以身教矣民安得而不相傚哉此章亦尙是據理而言示以民風讒薄之故下三章乃胥然胥傚之實也胥然謂民皆如是非謂然上人之所爲也人有恒性雖習於薄卻未有以薄爲然者也下二句卽仲

（上二句意言爾之遠卽爾之教也民之胥然亦傚爾之所教耳豈徒民之過哉以意向作爲對說者非）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上以是教下以是傚此日之民不遠者誰哉綽綽有裕者惟令兄弟爲能然耳彼不令兄弟則無不交相爲瘉矣綽綽有裕者蓋其心寬洪惻怛而無計較彼此之私則兄弟雖有可怨之端亦其量足以容之而不以爲怨所以能不變也相瘉微有所指蓋讒佞之不顧宗族而爲譖於王者而此爲讒譖之人又王之遠薄先啟其端此詩人蓋王室宗族而亦卽讒佞之兄弟此令兄弟卽詩人之自寓也下章又交相爲瘉之實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宗族薄遠始於專利利心一動天良泯滅而爭起矣然不以不爭律已卻以無爭責人人與之爭則見得是人之非而憒然不知自反見得是皆在己不是皆在人所謂相怨一方是以交相瘉而不顧也然爭攘不休彼此交瘉縱以不讓而得之亦終必亡而已矣今之小民兄弟爭產搆訟結援納賂兩不相下產盡而休已斯亡言亡斯已也然以倒語見姿愈覺有味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天良既喪惟利是圖不知量力而貪求忮害無有饜足

時矣此兄弟昏姻所以皆不復顧而至於已斯亡也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徹猷小人與屬

民之貪利無厭而薄遠宗族如此實則君子之胥遠教之然也不令兄弟天資刻薄其狡捷猱也其汙下塗也王遠宗族以教之復信其讒佞以從之是教猱升木而以塗附塗矣毋教之附之使交瘉如此也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矣此章乃正應首章次章之意○猱猿屬而似狗仰鼻長尾尾有岐其援木升降比猴尤捷天雨則倒懸樹上而以尾塞其鼻又名狖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承上章而言王不能有徹猷以屬之而且信讒言以長其惡也王果有親親之仁則讒言之是非易辨而讒佞亦不敢進以間其親矣惟其信之而莫肯下遺所以益長其驕要亦王本薄於親之故也○婁荀子作屢語意明白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莫肯下遺以長其驕斯小人之交瘉至於如蠻如髦矣憂之而作此詩告王以徹猷化民而無遠宗族也○髦髮同西南夷也書牧誓篇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有菀者柳不尙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

予極焉○有菀者柳不尙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王朝之與侯國本相維繫天子賴諸侯之賓服以安靖王室諸侯亦賴天子之聲靈以鎭撫國家故無無故而不欲朝王者然此蓋周室之初衰人心未忘王室時也上帝二句言已所以不敢朝之故俾予二句又申明上帝二句之意不敢斥言其暴虐故曰甚神恐其後極故不敢暱恐其後邁故曰自瘵其極其邁卽所謂甚神也○神之爲蹈蓋篆文神字訛寫成蹈字也戰國策引此作上天甚神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于何其臻卽謂其予極予邁也居以凶矜卽謂其暱以自瘵也或尊之曰上帝或外之曰彼人皆畏惡之辭曷予靖之居以凶矜言何能靖之乎但居以凶矜耳蓋不堪其求也然此詩其辭倨侮無君臣之分歸過君父以自文其不朝之罪耳夫諸侯所封之土所撫之民何莫非王朝之所頒賜受其賜而爲其臣縱使天子暴虐居以凶矜亦定分之無可逃何得云以暴虐之加而遂殉其臣節也且予謂王者非甚暴虐也如甚暴虐諸侯何

敢不朝滅其國覆其宗或無事於予極予邁云矣諸侯而敢不朝吾以知王非暴虐之甚而實則萎芬音涅不振之尤也故曰此諸侯歸過君父以自文其不朝之罪也孔子錄此詩殆與唐風之錄無衣同意蓋傷之矣論者惟知責王者以不當暴虐而不知責諸侯以悖逆不臣之罪故備論之如此○此亦未必幽王時詩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傷今思昔之辭行歸于周者此周之舊也今不可見而見之猶既往而復歸也望瞻仰也西周數百年天子所都其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不待言也未經亂離之日習以爲常既經亂離之後則人物譾劣都邑蕭條回首昔時自不能無感慨矣此什之詩與國風體裁不遠蓋雅亡之漸矣○狐裘黃黃君子之服也其容不改君子之容也出言有章君子之言也此語不必太泥只大都人物氣度自文雅風流耳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

我不見兮言從之邁○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士者男子之通稱君子女亦概稱之辭猶言好女子也臺笠以避暑雨野服也緇撮撮髮小冠燕居服也綢直如髮言櫛髮使綢直適如其髮之本然而已不事脩飾也此以見不必狐裘黃黃卽使臺笠緇撮而言動丰采亦自不凡猶稱王謝子弟不衫不履也充耳垂帶則禮服也尹吉大家風範也卷髮如蠆髮旁短髮另斂束之曲於耳後也此如昔人所謂蘭花鬢雙燕尾之類也此又脩飾之而適如其自然者也士女之服飾如此其容貌語言又可想矣

末章則偶拈第四章而申詠歎之見其美出於自然慨想不盡也首章冀其得見也次章言不見而心不說也苑結則結於不解而不止不說矣至欲從之遵則又深於苑結而神與昔俱也云何盱矣則終不欲絕望與首章行歸于周之意首尾相應也此詩寄慨實在言外勿徒以衣飾言貌求之黍離之漸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此詩全似國風然溫柔肫摯而意象飄渺要皆至情所結想亦猶是先王之遺民也采綠采藍不必實事但心

與事違手爲心掣情事如此與卷耳意正相類也常望其歸則常憶其或歸故欲歸沐以待君子衞風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已見情之專一此詩似將歸脩容而乎日之無心爲容已可想見至其所以將爲容之情則又倍急倍切倍恍惚倍眞摯矣方欲歸沐以待君子卻又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者蓋日日期其必歸日日不見其歸日復一日無日得見云也然則歸沐者畢竟不曾沐依然予髮曲局耳心緒紛亂終日在想望中無一刻忘君子也○綠本作菉王芻也一名鴨腳莎葉似竹其莖肥脆可茹藍有數種有芥藍葉大如芥亦可茹有槐藍葉亦如槐又似決明有蓼藍似莧又似梓蓼皆可糝灰罨之作靛以染也襜以蔽膝此蓋如今婦人之圍身裙也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上云六日不詹矣卻又竟爲之韔弓爲之綸繩且釣而有獲且又往觀其所獲之魚豈非夢話然正惟夢話乃見情眞思深望切結想造形乃恰如竟有其事之予雖未詹而意中之之子已狩矣已釣矣且爲之韔弓爲之綸繩無往而不與之俱矣且釣而獲鱮魴且又從而觀

之矣心中橫臥之子寤寐不忘遂將己與之于相親相其之情歷歷想像出來意到筆隨與上章六日不詹之語不必相蒙不必不相蒙而情思已獨切也情思若此何心於采綠采藍然究竟意中有此境目前無此事則只是一場空話又安能忘情於不詹之歎乎此等筆意非性情之深者不足以知其性情之正而序以爲刺恐曠說者因以欲從君子於外爲非禮（鄭箋說）是宜乎三百之後竟無復有詩乎但此詩何以在小雅篇則又未敢知其故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此營謝既成而軍士歸美召伯之辭美召伯亦所以美宣王也諸家多以爲始往營謝之辭愚按詩辭則成功已後之語也起大衆興大役原屬勞民爲民所甚苦乃宣王賢君申伯召公皆賢臣宣王封謝報功以蕃四國則民心所同欲玩大雅崧高篇云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則民心同欲可知而召公又能體王心以體恤其衆所以大役告成只如行所無事所謂悅以先民民忘其勞也通篇主意在召伯勞之一語言南行之遠從役之久非賴召伯之仁恩撫卹則勞苦亦所不免惟召伯待下有恩用衆有道興作有序布置有方則大功成而人力不困矣二章三章言功成而云歸由召伯之勞而衆不勞

也四章五章言功成而王心以慰見召伯能以王心爲心而師衆亦且心王之心矣此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宣王之盛時也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言功成而不勞也我徒役自我也姚承菴謂數我字爲召伯之所以勞之者非是蓋發語辭何元子以爲未定之辭言功既成庶可言歸也亦未是云歸者功既成而言歸也嚴氏謂召公知役夫之勞故呼而諭之云亦以歸期安其心也總非語氣任輦車牛以所用言徒御師旅以其人言行集云歸則任輦車牛徒御師旅皆有從容暇豫之致由召伯能膏勞之故也此二章說者或以爲召伯激勸慰勞之辭呂氏嚴氏姚氏薛氏說多如此或以爲征役感激自奮期於成功而復歸之辭朱簡脩說如此愚謂既從於役未有功不成而可歸者召伯不徒以是空言勞徒衆亦不必以是期也且玩此二既字及末章二既字自是成功後語朱傳亦直云營謝之役既成而歸非作預期說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今日者功成而云歸矣而功之成伊誰之力惟召伯經營有方故功成而肅肅惟召伯御衆有道故師奮而烈烈借非召伯之勞之安能成功而不勞若是哉此所以深感於召伯也謝功統指營謝之事言城郭宗廟宮室及土田溝洫皆是肅肅言其整也烈烈謂趨事赴功成之者成其功也營諸侯之城邑必以王師臨之者蓋正之以王章而無使過制也此章亦不徒歸功召伯且以見召伯勞下之仁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此所謂徹申伯土田者畫井田浚溝洫定經界相水土之宜而疆理之則水土平且清矣平均治也清明顯也立國之功民事爲大故於謝功內另抽出言之有成則又統謝功言也成功以安王心由於能勞衆以成謝功總以見召

伯勞之善而王心之無私委用之得人亦可見矣○

此詩卽南行之徒役所作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此詩語氣與菁莪相似而玩末章之語則又不同蓋菁莪所謂君子槪指賓客而言此詩末章之愛則君子似專有所指蓋夙知其人而悅慕之深情有獨摯而言不能喻者然未知其何許人也故篇內語氣亦有不同其樂如何如何二字已有抒寫不盡意思卽末章遐不謂

也云何不樂言樂之不能自已也德音孔膠謂心契其德音膠固而不可解卽末章之心藏不忘也膠其德音此樂之所以然處而益深矣輔氏朱氏謂德音之字於此爲得之薛方山謂好賢之名昭示於人既見君子則名聞愈彰而愈固是好賢由於好名且自稱自譽其說甚不通矣大抵此情至之詩不獨末章爲善言情也○又按前菁莪篇及此篇及鄭風雨篇語氣似皆不遠然只看興語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便見有燕饗和樂氣象此詩云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便見有深情悅慕意思鄭風云風雨淒淒雞鳴喈喈便見是悄悄幽會情事興意皆無大取義而情見乎辭不能自掩此惟善讀詩者乃能得之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樂之發於既見者不能自已由愛之積於平日者已久而深也夫既心乎愛矣則胡不於既見而遂謂之然愛慕悅樂之深則反有非言語所能喻者非不欲謂直無可謂亦非無可謂而不能如其心以謂則脈脈無言而已是以但中心藏之將使我何日而忘之乎心藏而不能忘乃所謂孔膠也上三章言樂此章言愛樂在既見之時愛則統貫於未見之前既見之後藏而不忘則仍是藏此愛非藏此樂也然愛而不忘則樂亦無盡矣古

詩云嘗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今朝忽相見脈脈動人心意亦似此凡此等詩皆可以意會不可以訓詁求也

○遐字如舊說作遐解則絕無意致依鄭作胡字者便神味不窮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通詩皆用此體怨而不敢明言也見棄而怨人之至情而辭氣猶不失和平亦性情之正也此章反比言白茅雖賤亦可以之束菅同類相需而之子之遠則使我獨處棄同類而不恤也○何以非反興曰菅茅相束比賤人夫婦相依白雲露菅比薄夫恩猶及婦比中各有正

意故非反興○白華即菅之未治者白茅小而柔韌其
花亦白與菅同類而異物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反比也白雲澤物此理之常乃天運艱難而之子不猶
則棄菅茅不加露也○氣雲白水雲黝谷雲黑白雲露
黝雲雨黑雲風然有雲則不露雲氣散薄英英然則露
降也
滤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反比也小水猶能灌浸碩人不庇其婦是以傷歎而念
之也○水經注以滤池爲水名聊備一說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正比也桑薪貴而以烘則使我念之而心勞矣○古人
重桑薪醫書煉藥多用桑柴火煁用燎以烘者今火爐
盆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慅慅視我邁邁
反比也積誠宜足以感人乃念子慅慅視我邁邁何鐘
聲之不聞乎程子曰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正比也桑薪以烘勞我心矣養鶖棄鶴則又甚矣至是
乃微指其嬖褒姒之事而傷之亦愈切也○禿鶖似鶴
而大長頸赤目頭高七八尺善與人鬬其頂無丹其氣
臭穢其性貪惡其羽可辟水毒一名扶老至秋而頂禿
故名禿鶖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反比也鴛鴦不再匹戢左翼以相依二三其德則左翼
之不戢也斥言其無良怨之切而不能自已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
正比也石扁而履之者卑使我至於病此則憂之子之
自卑而不惟傷己之見棄也疷則不止於獨矣至是若
微諷之也○白華之怨與綠衣同然綠衣曰我思古人

俾無訧兮則自處有道矣是白華與綠衣未可同日語
也小弁白華皆未聞反已之道但其親親之念與其專
一之情猶有存焉耳若遽比之於舜比之於莊姜則亦
失之於不察矣○小雅有婦人之詩二篇采綠白華要皆風
類耳
○緜蠻黃鳥至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
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飲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此孤遠微臣不堪勞苦之作或謂此賢者窮居閭巷無由自達於君之辭則大謬也若以干進爲心則非賢矣　通篇以鳥自寓言鳥卽言自己也緜蠻言哀鳴也黃鳥言微賤也止于丘阿言勞苦而不能進也道之云遠我勞如何言前途未知所終也飲之食之以下皆望有所託之辭嶧山鄒氏曰飲之食之欲其周恤乎己也教之誨之欲其指示乎己也後車載之欲其振拔乎己也豈敢憚行畏不能趨意以勞苦非敢辭但恐力不能及耳此所以不能無望於人也然勞而不怨則詩人之忠厚也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此詩言薄物可以將誠見誠之溢於物也瓠葉與兔非足爲禮此蓋賓主之有素者故微物與共非若魚麗之爲燕饗樂歌也物儉情深行之以禮非魚麗盛時氣象而與奢富儉以視世之儀不及物者爲不同矣○瓠葉甘甌可蔬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酬之

獻酢酬飲酒之禮也薄物與共心誠愛也行之以禮心誠敬也此以知其非沈湎之習矣○毛曰炮古人以塗泥塗牲體而燒之泥乾而去之則毛隨以落矣是炮之所以去毛也既炮然後復盛之小鼎置鑊湯中以炊熟之內則之炮豚炮牂是也加火曰燔置火上燒熟之卽今燒肉也炕火曰炙易熟者不加火上但以串貫之炕於火上以炙熟之如內則之肝膋是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此詩述東征之勞蓋怨辭也然自言其勞而無懟上之語則詩人之厚也而上之不恤下可知國勢之不甯亦可見矣道途峻險山川阻長勞勞東征朝夕不暇我武人何以堪此卒則高險之至也曷其沒無所終窮也出則勞可稍息不遑出日且有加矣此不知周何所征亦不知在何王之世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險遠之苦已不堪矣而天又將大雨則勞苦將益甚此憂懼而深怨之辭也按上二章維其勞曷其沒皆總承險遠而言此俾滂沱句蓋亦總豕涉波月離畢言也此只以將雨之候言之張子謂豕白蹢爲水患已多此又是一說嚴氏云停潦已多雨歇未久而月離畢則又將雨卽張子之說也陸農師曰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天將雨則豕進涉水可見以將雨之候言者爲長　不遑他者言日日在勞苦中而已矣○洪範曰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注言好風箕也好雨畢也周禮翩伯雨師注亦云飄伯箕宿雨師畢宿蓋月行入箕度則大風月行入畢度則大雨然穿其中則大風雨出其北亦雨出其南則不雨朱子曰畢是漉魚的又網漉魚則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此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雙湖胡氏曰月水之精也離畢而雨星象相感如此徵按由此而推則箕是簸米之箕簸米則箕動而有風箕四星邊闊邊狹形類簸箕其前有小星爲糠秕故月宿之則風也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此詩形容亡國景色直覺滿目蕭條雖自傷亦傷世也國勢民生皆有朝不保暮之形不忍明言而託憂於苕

華又只言其憂傷而不言其所以憂傷之故辭愈簡而情益哀矣憂憂其不久也傷知其不久而傷之也○陵苕紫葳凌霄花也或附喬木或援古壁皆蔓出其巔而後作花其葉黑綠色其花赭黃色而有赤點望之紫葳葳然故曰紫葳其實不紫也花作杯形如牽牛花狀鄭箋謂苕華紫赤而繁陶隱居以爲瞿麥皆非也苕華所以可憂在附物而生雖榮不久然此意未嘗明言宜會意得之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人已皆苕華青青亦何益徒以憂傷而已則不如無生之愈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言當時之憔悴耗敝也山窮水盡如此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苟且延生人之所以如苕也甯不傷乎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此詩苦於行役有忍上之辭矣何日不行無時而息也何人不將無人得安也末一句總言其事也此章言役事之多以發端下章乃言其行役之苦也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久役而亡室家故重以爲哀而歎上之使民不以道也

我征夫統征夫而我之非只詩人一我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兕虎以曠野爲家民則不然今亦率曠野而朝夕不暇可哀甚矣何上之等斯民於兕虎哉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物猶得率其性而民不免於勞則民生不如物矣疾甚之辭也

小雅終於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著西周之所以亡也然其詩多不似雅詩而附於小雅者豈第以民猶王民征伐猶自天子則雖非朝廷諷刺之言而

所言實繫於王政之得失故非若黍離以下無與於王迹者歟然則雅之亡又不必遲之東遷以後矣

詩經詮義卷之七終

詩經詮義卷之八

婺源汪　紱雙池輯　後學
同邑程夢元陝園
祁門倪望重愚山
欐甯楊葆銘伯新同校字
同邑潘紀恩筱圃
同邑余家鼎華伯

大雅

大雅三十一篇正大雅一十八篇文王之三文王大明綿爲天子諸侯朝會之樂此略見於國語國語云文王樂朱子云此特舉其一端而言其實天子諸侯會朝之樂也自棫樸以下至卷阿則未知所用今以意考之則生民爲郊祀而受釐頒胙之樂歌行葦爲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樂歌既醉爲父兄所以答行葦鳧鷖爲繹而賓尸之樂歌假樂爲公尸所以答鳧鷖此皆朱子之說雖無經傳旁徵而文義實明白可考由是而推則棫樸之三棫樸旱麓思齊皆述文王之德而稱其作人之盛疑天子大昕視學之樂歌也勿軒熊氏疑旱麓亦受釐之樂思齊爲入而燕處之樂說似未當皇矣多言武功疑講武類禡而受賑之樂歌也勿軒熊氏譜與大明綿同意然子謂未必同用也靈臺之三靈臺下武文王有聲再言辟雝而亦及武功疑爲戎事役事受成於學之樂歌也勿軒熊氏疑靈臺爲出而遊觀之樂公劉之三公劉洞酌卷阿皆召康公作蓋凡於天子遊觀則歌之使動息不忘戒也公劉陟巘降原是亦以民事覩遊也但

大雅天子所用而儀禮散亡天子之禮樂無所考證則亦疑而闕之而迄今玩其辭猶可見周德之盛師法不在遠矣變大雅一十三篇雖非正用之樂章而皆承文武之舊德如雲漢有憂民之君崧高烝民有蕃宣之臣封申城齊天子猶敷文德江漢常武天子猶茂武功韓奕受命天下有一統之規抑戒矢言三公有敬身之則是先王之澤未亡而多士之皇猶顯也至若民勞及板之同列相戒蕩及桑柔之刺厲王瞻卬召旻之刺幽王此刺厲幽辭意可考則皆述文武之舊揆周召之訓以譏刺時事是亦陳戒之志維持王室之心而其句調偉皇辭旨嚴飭亦與變小雅有不同者斯其所以爲大雅歟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此詩大意言我周所以有天下者由於文王之德而後王之保天下者亦惟當取法於文王也文王之所以爲文王則一緝熙敬止盡之敬之所造蘊之爲德宣之爲聞上之以合天而得天下之以作人而得人前之以新舊邦後之以保後嗣天人之際爲端甚微而爲機甚速

有天下者當念念不忘也武王受命七年而崩成王初基國家猶屬新造然有天下者武王而受命實始自文王此蓋以天下人心始皆繫屬於文王耳不必如稱王改元之說也顧念我周自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在今則何以受新命而爲天子則以文王之德上與天合故文王雖既沒而其精神在上猶昭明于天也夫德之所合卽命之所降而神之所昭卽福所由錫是以周雖舊邦而其命維新矣以德受命此四句大意已盡然周公之契乎文德者深而丁寧後王之意尤切故言之未足而又詠歎之曰有周之德豈不顯乎上帝之命豈不時乎惟德之顯故命之時誠以文王

陟降在帝左右足以裕後於無窮是以今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文王之在帝左右於何見之帝者天之主宰也程子曰以形體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言之謂之帝以妙用言之謂之神夫天何主宰宰氣者理也理爲氣主則曰帝矣以理主氣而運動不窮氣之流行總不外此理之妙用而鼓萬不同則其用妙矣是以謂之神然則天也帝也神也一而已矣易傳曰帝出乎震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皆此之謂也主宰之理何一元而已理無聲臭而氣有陰陽陰陽之運循環不窮一陰一陽之謂道兩在不測之謂神人資一元以生以有健順五常之性人之理氣卽天之理氣而非有二也惟不能敬以存之則失其理而氣與天絕能敬以守之則吾心之理實與天合而氣亦全乎天矣理之合天曰德氣之英明而昭著者其神人心之神其妙用不殊於天則亦天之神矣以文王而緝熙敬止則文之德純乎天德文之神卽天之神而又豈有二哉其曰在帝左右者則自其子孫見之而曰此我祖文王之神固與天爲神帝之神其全而文王之神則我祖也則以爲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也云爾顧濱蘇氏曰詩以陟降言之於天人之際多神妙於無形則安見其爲昭于天也德之昭卽神之昭也文王之德亘千古而如新則文王之

神亘千古而如在況周之幾世哉何言之理之在心曰德此心虛靈之用曰神敬吾之德以萃吾神則神之體全而用以不爽神之體卽性卽理神之用卽情卽道是德之全卽神之萃而道之廣卽神之行文王之道德卽文王之精神也子臣弟友之倫視聽言動之則禮樂政刑之用本之一身推之家國天下皆敬德之所持存則皆精神之所貫注流行不息與天無閒文王雖沒而文王之道德不與之俱沒也故文王之爲君何如懍一文王之爲君而文之神如監之矣文王之爲臣何如懍一文王之爲臣而文王之神如監之矣文王之爲父爲子

何如懍一文王之爲父爲子而文王之神如監之矣天下不能越於子臣弟友之倫則不能有越於文王之道不能有越於文王之道則無往而不與於文王之神文王之在上何如其昭也周公豈索之渺冥求之虛無而以不可見聞者誇其先世哉（慶源輔氏曰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蓋非貌說實理然也）大德受命斯理固然然氣數之天亦似有所難必而抑知全盡天理則已之所行卽天之所命有不必問之氣數者殷室之衰天而旣厭商德矣是宜幺麼小醜皆得以洪圖天命而何以天下之國卒無有能代商者而天下卒歸於文武誠以文王全盡天理與天合德

故大統不期集而自集德顯而命新天人之相與不已甚彰明較著哉但其命維新句實指成王今有天下言而推原命之所以新則始自文王之德耳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卽已伏篇末儀型文王萬邦作孚之意不顯不時者詠歎之辭讀者不可以文害辭也（倪玉汝以爲設使有周不顯則帝命亦不時矣謂與命之不易相應此其意雖可通而神味則索然矣況末二句尤接不上也）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文王在帝左右而福澤及今日者誠以文王有不已之德也惟其有不已之德故今日旣沒而令聞猶不已其合於人心卽合於天命矣是以上帝數錫於周不惟尊榮其身而又及其子孫使文王之子孫本支百世也今日君有天下非文王之福澤哉上章以德命對言言文德之得天此申言天命之隆言天之命德反覆於天人之際所以深著其必然也又言文王之德非但以庇其子孫也卽凡周之士亦豈不顯乎蓋世世脩德與周匹休焉蓋子孫爲文王之嗣福子孫卽以福文王也臣庶爲子孫之輔福臣庶卽以福文王之子孫也福文王者不一而足斯所以謂之陳錫歟究之天福文王豈眞待天之福之惟文王之德孚者廣故天下無不歸周天下

歸周則周有天下矣文王之人人者深故沒世繹思不忘沒世不忘則戴其子孫矣理勢固然卽天命也然則本支百世非天之福其子孫實文王之德之福其子孫不顯亦世非天之福其臣庶亦文王之德之福其臣庶也言天者豈待索之冥冥哉然子孫蒙文王之德之福則子孫有不可一日忘文王者蓋有文王之德則文王之子孫而蒙文王之福矣無文王之德則子孫自絕於文王以自絕於天文王之神亦豈眞能私庇而默佑其子孫歟此後王之所以宜深長思也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以文王壽考作人故多士秉文之德然亦惟秉文之

德故能奕世流光是凡周士之福亦何莫非文王之德福之然而儀型文王者已先在多士矣周公之意深哉從來福善禍淫天之定理而後世每執氣數之變以難之抑知徵在士庶雖有明德所及幾何而世人每執微善以責報於天則宜乎其觖望矣況德非聖人未能無失又安能斂福以卻禍如果其德全乎天則亦未有不得天者孔孟程朱何嘗不子孫蒙福乎若在天子諸侯則有德尤易以斂福失德尤易以召禍人心之感孚即天命之凝固未有得人心而隕命祚者亦未有失人心而能長保其國家者也天命只在人心人心不外此理

此理則善者羣欲錫之以福不善者羣欲加之以禍福善禍淫確乎不易矣幽厲之亡周也文王在上何不强爲護之非文王之不福幽厲也文王明有聖德足以儀型明有典章足以率循是可以長守國家而無失者即所以福幽厲於無窮者也乃忘其先德而棄其典章是文王貽幽厲以福而幽厲乃固卻之文王其如幽厲何哉○亹亹訓强勉文王之强勉如天之行健故朱子曰文王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人見其若有所勉耳大概聖人生知安行其朝乾夕惕之衷與學利無大異雖不是做工夫卻不是無工夫試看思齊篇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則文王之强勉爲何如者而俗子則必謂生安無工夫不必强勉（白礎之謂亹亹訓强勉未是乃其心之聯貫不息耳抑知心體不息豈不依舊是强勉乎）殊不知不强不勉便是柔靡懈怠何謂生安欲知生安學利之分只生安是不能自已學利是不敢自已生安者自家强勉學利者勉於强勉耳聖人非有所勉而勉勉然如有所勉者俗子何足以窺之但其視聖人爲無工夫則宜乎世之人疑聖人爲必不可學也爲害不已大乎○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亦字跟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來是時成王初服周士猶多文王舊臣亦世尚是未然事而已有必然之兆也（倪玉

汝云凡周之士設使不顯則豈能亦世乎此解并文義都未曾通且下章厥猶翼翼句更接世之不顯句不上）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文王之德之福有以被於多士則凡周之士其傳世豈不顯乎誠以敬者脩德之本而德爲裕後之源多士能以文王之德爲德則必蒙文王之福以爲後嗣福蓋不待徵之奕裔之後而已可必之厥猷之敬也今厥猷翼翼如此是其沐文王作人之化而挹其亹亹之風者蓋已久矣於是又歎美之曰美哉此多士而生此文王之國是蓋天所以福文王而即文王之福之流所以福其

孫子者也王國能生此多士則足以爲周之楨幹而文王亦賴之以甯矣多士賴文王以成德而文王又賴多士以安甯上下之際交相與也夫多士足以奠國而甯君則多士亦世之顯不有可徵者歟亦世之顯甯文王亦以甯文王孫子甯文王孫子則益有以甯文王之神要之皆天之所以福文王而實則文王之德之自福也觀多士之顯而有周不益顯哉○生此王國數句似以氣化景盛治運休隆言然多士之顯實本文王氣化盛衰皆由人事周才之盛由文王之作人觀棫樸三詩可見矣氣化無日不生聖賢亦無地不產豪傑只看上之

作育何如用舍何如不然殷有三仁何救於國氣化誠無如人事何而此詩亦歸重文王之德彼帝命之時子孫之福多士之生何莫非文王之德之所致若講作王氣鍾靈山川毓秀五百昌期等話則氣化自有一定何與於天福文王失詩志矣大抵人才盛衰總由人主無所謂氣化者君能作人則人才生君能用賢則賢士萃人才生賢士萃則國定君安而福祚日隆後嗣可庇人君之德之自爲福何嘗是天生許多賢才以福之也但理勢自然是則天而已矣若紂有三仁而紂不用則天何嘗不生賢才以福紂而紂固卻之天自無如紂何耳

福命誠不在天而在已也○此章陳介眉以爲只就成王時言此自非無見抑知成王初服多士多仍是文王舊臣召畢且逮事康王卻不必將世之不顯看作已然若文王以甯句則自是已然事蓋厥猶翼翼句已勒轉已然說也其傳世之顯則猶言本支百世自不得據已然說矣朱傳講完章義後找轉宜其傳世之顯語脈固甚明也○上章以福文王而福及周士此章言福周士正以福文王蓋就多士言則多士自分文王餘福自文王言又有賴於多士之福總合見周德之盛所以致周福之隆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上帝福周之隆如此非文王之德曷以致之然文王之神之所以昭文王之聞之所以顯豈徒在聲色外飾者所能致歟蓋實有深遠而不可見者肫肫翼翼於神明方寸之中戒愼恐懼於不動不言之頃亦一於敬而已矣夫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其本體至虛至靈光明之至（所謂熙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光明者有時而昏不能以常明常覺以爲循理應事之本矣（此不能緝其熙也）夫人之所以能合天者以有此光明

之體耳失其本體之明則此心此理已與天地不相似此所以自絕於天而百福所以不至也文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則有以存其光明之體之本然而守之不失雖雖在宮肅肅在廟則有以致其光明之用之當然而行之不謬是以其無不敬也純亦不已與天合德此所謂緝熙而能敬也朱子云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蓋緝熙是做那敬的工夫至敬字則以其能敬言之也又緝熙者緝續而光明之以還此心光明之本體使不至有一息之昏二字本串下詩中多言緝熙其解多如此如學有緝熙于光明言爲學之事因所明而繼續以光明之使至於無不光明之地也於緝熙單厥心言成王能因已成之明命而繼續光明之無不盡其心也倬緝熙于純嘏言所緝之福繼續而益光明之以至於純嘏也近仇滄柱以緝字與熙字對說以緝爲誠以熙爲明遂使二字全然連串不下此大謬也又七澤張氏云光明者

敬之本體繼而續之使其常明而不昏即所謂不已其敬也此於緝熙二字串講是爲得之然光明者心之本體非敬之本體也由是措之事行則文王之所行何莫非天之所行文王自致之福何莫非天錫之福聞遠而神昭皆此心體之光明之所達也以一敬全盡天德即以一身膺集天命假哉天命之集於文王不以此歎假哉天命包上三章而言但以敬集命之說似冥漠而無可徵而所稱百世亦世者亦出於懸擬然以觀商之孫子其麗不億苟非上帝眷是敬德既命我周文王則商之孫子今曷爲而惟於周服也蓋紂以不敬亡則文以能敬興矣興亡之故天實命之而敬與不敬則人自爲之至命之既去則子孫臣庶舉不足恃天命人心之際不可畏哉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

補尋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天無成命惟德是命彼商孫子而臣服于周亦以商紂自絕其命於天而文王能敬天命故耳殷命既絕周命維新則商之孫子已失其本支百世之休而商之臣庶又安能不於周是服乎是以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亦非商之不顯亦世矣且其來祼將也其服猶然殷服而已非復殷臣觸目而深長思焉殷何以亡周何以興祖德當不容一念忘矣此章指殷以示監而引起末二句不

重人心歸周而末二句又所以引起下章蓋通篇轉捩之處也然畢言周福之隆殷禍之大而使王思其所以然又即指目前以爲之鑒而後長呼以告之曰無念爾祖其惕之也深矣呼王之蓋臣即是呼王祖字方放得下勿泥其辭以爲戒周多士歐陽氏謂引商之衆士以戒周之羣臣而俗解亦謂以蓋臣與前多士作應皆非是無念爾祖句作未了語最有含蓄祖德之實上數章已悉言之至此乃呼而以念祖告之然念祖不是一個空念便了故下二章又教之以脩德儀型所以凝命而敏福也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

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脩德爲念祖之實功而永言配命又脩德之至密處蓋動之以念祖者啟之使察識於天命人心之際而知德之不可不脩也教之以脩德者迪之使斂福凝命於一人之身而踐乎念祖之實也又繼之曰永言配命則益勵之以省察存養而密其脩德之全功也蓋文王之德誰則不知文德之啟佑後人王亦未必不念然徒曰念之而不能察文德之實以實加其脩德之功則不謂之能念祖也果其惕然於天命人心之際國家興廢之機而深察乎文德之實實有以見夫文德之合天而得天

者則祖德之念當無寤寐之敢忘而脩德之功亦無一息之敢怠矣然曰脩德則尙概言之也文王之德不外一敬敬之實功只一緝熙緝熙敬止則此心常合乎天地之心而動靜內外始終本末無一不合乎天理之自然此所以集大命於厥躬而福流子孫臣庶也念祖而脩德者亦惟是常自存省朝乾夕惕以無失其天命之性而所存所發無不合於天理則文王之緝熙敬止後王實能有以倣之文王之福後王何不足以受之雖其功之安勉有不同而以德合天以敬集福則自無不同也篇中凡八言命多以福命之命言此配命命字則以理言然天命皆理非有二端合理卽福福非錫之冥冥自求而已矣天生人而予之此理此卽天之所以福人者人順理而行卽是受天之福故配命卽受天命天福卽自求福天人一也合乎天理而人心以孚凝命之福也合乎天理而後世可法子孫之福也合乎天理而臣庶伾應多士之福也理勢自然則皆天命究之何嘗干福於天配命在此多福自至是自求多福而已要非眞能念祖者不能得爾祖之福如此也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其言至矣盡矣無以加矣而猶恐無以堅其脩德之心也則又指殷鑒以惕之曰彼殷之未喪師其德亦足

以合乎上帝也蓋無異於我祖文王矣及後王不能念祖脩德是以遂喪師而命歸於我宜鑒之哉命之不易也如是念祖者稍忘脩德者稍怠所行偶不合於天命則無以求福者必至於召禍未必不至於如商後王隕命喪師而子孫臣庶遂臣服於他人矣可不懍歟殷未喪師言未失天命也未失天命而曰未喪師天命無可據據於人心耳福曰自求天命曰師言之愈遲而愈切矣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實由其克配上帝故能不喪師不能配上帝而師喪矣師卽上帝禍亦自求也配上帝卽配命所以克配上帝卽緝熙敬止但緝熙敬止自

然合天性之也永言配命勉以法天復其性也自後王脩德之功言曰永言配命自殷先王已然之迹言曰克配上帝其致一也東萊呂氏云王者代天理物操典禮命討之柄以臨天下故曰配命故曰配上帝此語未嘗不是然只說箇理物上失之疎矣此章前四句言法祖後四句言鑒殷然法祖鑒殷亦非兩意平對言殷當鑒正所以惕其念祖於不忘耳時解以法祖獲福鑒殷保命平對尤非駿命卽多福福命非二也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問聞通有又通

夫既鑒殷而知命之不易矣則無若殷後嗣王之不敬厥德以墜厥命使文王所受之命遂遏於爾躬也當脩

德配命以孚於人心使善聞昭宣亦如文王之令聞不已焉可矣脩德非以市名而曰宣昭義問者令名德之輿也而非可外求惟敬明厥德而人信之則令名附焉義問之昭卽人心之孚人心之孚卽天命之固豈違道以干譽哉夫昭宣義問則足以保命矣而又必虞殷自天何也天之廢殷以其失德人所易知然殷先王之所以興其脩德之實爲何如殷後王之所以亡其失德之實爲何如行何如而後合天行何如而遂違天天理人心之際以前轍揆之當必有得其微者敬德主於一心而擇善必稽古昔不觀失者之所以失不知得者之所爲得也不考之得失之林而得其驗不足以爲得失之憑也考之者未治恐不無任意之失是以又當虞殷自天以精其識以鑒往迹而益吾脩德資庶所行無不合天而義問無聞矣上數章言緝熙敬止言永言配命只是正心誠意事此加出虞殷自天一層則補出格物致知事蓋文王生安之聖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故只一緝熙敬止則所行自無不合後王未必能然故旣主之以敬又不可不先加以考古之功也又虞殷自天一又字有味然所謂虞殷自天者亦非求之冥漠之天也上天之事無聲無臭誰得而度之要知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矣理不在冥漠之天而卽在人之心此心之理卽天命之性而能盡性至命者惟文王文王之心一天之心文王之事一天之

事然則虞殷自天者亦還而虞之文王可耳殷先王之興其與文王合符節歟殷後王之亡其與文王大相背歟後嗣王以此參觀而互證之以究其精微之蘊而引伸觸類以研其幾則天之所以廢興殷邦者不亦可有深信而無惑者哉是則後王而永言配命亦求所以配於文王可矣念爾祖而儀刑之凡所以脩之身者必求如文王之踐形也凡所以接於人者必求如文王之盡倫也凡所以出乎身而加乎民者必求如文王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有虞殷自天窮其所以得失之理儀刑文王則知其所以合天者以實踐而力行之儀刑文王而主之以敬懍於昭之神

嚴陟降之在戒懼銘於屋漏指視惕於獨知使所行無或悖於文王則無不合於天載所謂配命者在此所謂求福者亦在此矣義聞不由此而昭萬邦不由此而信乎萬邦作而信之則人心之所孚卽天命之所集新時之命可保之而不失而子孫臣庶之福亦必將有賴焉矣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而終之以儀刑文王知文王之以德合天文王卽天而不待遠求也首言其命維新帝命不時而終之以萬邦作孚知天命之卽在人心惟德孚於人則受命於天也文王之德曰不顯曰亹亹而文德之實功惟敬敬則不越於一心而此心所得之

理則人之所同得於天者文王不過緝熙而已耳知人之所以合天得大者人人所能自致所謂儀刑文王者亦非分文王之德以加於己也惟適以自全乎此心之理而已天人合一之理至深切而著明矣（慶源輔氏曰此詩七章以一章言之首尾只是言文王與天爲一以一篇言之首尾亦只是言文王與天爲一但首章則專說文王末章則欲成王之取法文王耳）上章言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未言其何以失之而遂承之曰宜鑒于殷駿命不易此章又曰虞殷自天蓋意重鑒其失邊而言不盡意啟之以深長思也既曰虞殷自天而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非又言不必虞殷自天也亦以虞之文王卽虞之於天耳（虞字在儀刑前一層而上天之載二句上承有虞殷自天句下起儀刑文王句可知儀刑文王句中須帶定虞殷意言之）上章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而此章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蓋儀刑文王卽配命下手工夫也儀刑則必有儀刑之事又不只空空一敬字了之然儀刑在事而所以儀刑之者在敬又非徒襲其迹而已也敬者統內外兼安勉之學也○此詩逐章承接逐章中紐章法如連珠如迴文讀之使人鼓舞不倦大雅詩多如此而此詩理實氣空神莊意婉言曲而直語淺而深尤爲詩中絕調凡詩出周公手者無不超然入妙細而家人情事農夫告語大而明堂清廟禮樂輝煌淺

而雞犬桑麻日用飲食深而天人性命潔淨精微一經周公輸寫筆下遂無纖塵周公誠多才多藝哉然讀是詩者當求之周公立言之旨而察其告君之誠考之於天人相與之際愼之於禍福興廢之機反之於身心性命之微達之於應事接物之用則內之足以全天德外之足以行王道聖人可學而三代之治可興固非可以文藝之末視之也但今人每謂理障爲不宜於詩則亦謬矣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愚亦因之爲論其文欲學者因文而玩之以得其理趣也

文王之三爲兩君相見之樂蓋所以昭先德而戒羣

后也而作此詩之志則實以戒成王觀王之蓋臣無易無遠爾躬數語可見本是對成王而言序言文王受命作周也此語固無大失然於作詩之旨意則全未之見矣後因移而用之朝會耳猶四牡皇華本爲勞遣使臣而作而其後亦推廣用之也此詩言文王之德至矣盡矣而大明則又述自王季以及文武緜則又詳於太王蓋謂我周王業固受命自文王矣然不自文王始也在王季而已惟德之行矣不自王季始也自太王遷岐而王業已基之矣顯揚先德以見受命之隆而欲後王之不忘所自也顧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而誕膺天命者究在文王後王惟取法文王則足以保天命矣故文

王爲三詩之首也武成云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此序之所以云文王受命作周者緜之篇又云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漢儒以此爲受命之始事勢或然然要之必無稱王改元之事也詳辨具皇矣篇之下此詩以戒成王然祖爲成王所獨而文王之德爲天下所同則豈徒以戒成王以戒天下萬世之人君可也敬以萃人心而集天命人君所獨而敬以脩己而合天則士庶所同則豈徒以戒人君以戒凡天下後世之人可也天命之性人所同得謂之明德敬以存養此德常明則人與天合人與天合其行自順其心自安無時而不敬則無事而不合無行而不安行順心安福莫大焉此

天命之正天下之所同也愼無曰此詩爲天子之詩而士庶可無問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天命無常維德是與大意盡於首章然首章只泛言其理以起下文武受命之事下言文武受命而又推本自王季太任蓋言積厚流光德之從來者遠故命之集周也隆而又見受命之難喪亡之易以益惕後王念祖脩德之心則又皆所以申明首章之意也前篇單述文王之德篇中言命處亦多自文王受天眷言此篇兼言文

武則所言赫赫之命亦至武王有天下方了受命之案蓋文王受命之始武王受命之成也德曰明明天命明德人之所同敬而無失其明則明之至者與天合德矣命曰赫赫福善禍淫彰明較著無少偏私非人所得而矯誣非人所得而洪圖者也必有明明之德而後可膺此赫赫之命德有不明命遂奪之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王之所以不易也此四句泛以理言范遜齋言周有明德而顯受天命則下二句轉身不得矣非是紂嘗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忱之矣然而卒隕厥命不明厥德而責命於天所以違天棄命而速之亡也將言文武之得而先言商紂之失所以明難忱不易之

說而後王可深惕矣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明類長君克順克比王季之德也端壹誠莊思齊思媚太任之德也及王季維德之行言德合於王季而有以助之也將言文王之德而推本於王季太任者以正家爲正國之本閨門開萬福之原天監所臨正不在遠而卽在庭闈惟世德所基者遠則合乎天心者已非一日而天命愈隆也慶源輔氏曰君有明德則天有明命有王季文王則有太任太姒有王季太任則有文王有文

王太姒則有武王有武王之君則有尚父之臣知天人夫婦父子君臣之際安危治亂廢興存亡之機如影響形聲之相似皆非偶然也愚按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此言明德受命者所以自夫婦始也顧天下無時無賢女亦無時無賢士然地道無成故感召之機要必自君身始君德不明則雖有賢婦賢臣亦無如之何者身不脩則家不齊安得而有令子家不齊則國不治而賢臣亦不爲之用矣周室發祥代有聖母似天所以隆一代之治者而抑知皆自君身致之是故有王季之德而後有太任維德之行有文王之聖而後有太姒徽音之嗣此脩身之推也有王季太任而後有文王之子有文王太姒而後有武王之子此齊家之效也有武王之君而後有太公之臣取人以身之道也甯委之曰氣數哉夫太任太姒之德自處子而已然則似非被王季文王之化而後然者而曰脩身之推何也曰人以類求亦以類至故聖人作而萬物覩棣紂實昏於色而後妹喜妲已至焉妹喜妲已安能昏棣紂哉以王季文王之德雖當時或無任姒亦未必不能使其配爲任姒況賢女必不乏人則王季文王之所求以配身者又必不以色而以德矣此任姒所以至也乃及其旣得

而又能相與有成妻道安能擅其成故曰脩身之推也旣曰脩身之推則非天所爲矣而詩曰天作之合何也曰天能生人以德性而不能必人之無失其德性則或者秀靈所鍾以生上智是亦其無心致之（天地以無心生物）安能眞預設任姒以待王季文王之娶哉果其能生人而必之聖賢則天何不生聖君於殷以延殷嗣而顧生紂以絕之又何私於周而爲之代生聖君賢配以易殷命哉吾推天帝之心殆未嘗不願天下之皆爲聖賢而不當獨私數人以隆其德也顧天者理勢而已理之所當然勢之所必然是則天矣秉彝好德人心固有之良故

天下雖衰亦未嘗無自勵於善者是則人心之天之所存矣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王季文王則必求太任太姒有太任太姒則必欲適王季文王是又人心之天而兩美必合又理勢固然是安得不謂之天合哉明德受命其天亦然本人心之歸而必曰天實命之人心卽天而已然此豈人力私智之所能及乎故朱傳曰非人之所能爲也人力私智之所爲則非天矣○摯國任姓奚仲之後蓋商畿內諸侯也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王季其勤王家太任爲能胎教而文王之生有自以文王之德不外一敬敬以得天而孚人其曰小心翼翼者戰兢惕厲無一時之敢忘無一事之敢忽必不肯稍肆其心以失其本體之明也蓋此心本上帝所以與我而虛靈不昧之心肆之則此心外馳而動爲人欲之私斂之則此心內存而一於性命之正斂之而不放所以曰小心也小心則常明常覺之體憬然不亂而懈怠慢易之志無自而生翼翼然矣小心翼翼如此是天之所以與我者我能守之而不失順之而不違常有以對越上帝矣則昭事上帝之謂也且夫此心也者爲天下人所同得之心也惟已之心有未盡則無以合乎天下之人心而人各有我如在我之心大公無我不偏不倚則其用之也自能因物付物泛應曲當而無不合乎天下之人心卽所謂厥德不回也得天之體無所失而合乎天則天之多福懷矣同得之德無所回而合於人則四方之國附矣是皆一敬之所通也厥德卽事帝之昭昭則不回矣回則不昭矣得乎天者此心之理同於人者亦此心之理也多福卽方國之受民心卽天心民歸卽天福德之孚於人正此理之合乎天也分天人而二之則不是矣（此小心不以事君言勿因表記之言而指事紛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厥德不回明明在下也多福之懷方國之受赫赫在上也文王雖未正天位而受命自文王始故下章亦云天命旣集至武王而有天下則以成文王所受之命也

天監在下有命旣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將言武王受命之事而先敘此三章亦猶追敘王季太任之意然敘王季太任之辭略而敘文王太姒之辭詳者敘王季太任意重文王而不重王季太任敘文王太姒意在武王而亦在文王太姒蓋二南之化廣矣太姒之聖武王之功皆若天所以厚文王爲明明之德所感

召也天監在下泛以天道言嚴氏以監視文王言非是天體物而不遺道貫事而無閒人之心思神氣無往不與天通人之動靜云爲無時可逃天監福善禍淫無或爽也然福善禍淫之天豈高高在上哉一念之自慊一念之自愧皆在我之天也一言之稱美一言之譏評皆在人之天也天監在下此其嚴矣文王承世德而享天心上天監之是以懷多福而受方國天命之既集於周可知矣集者合聚之意一事之合天卽一事之集命事事之合天卽事事之集命累世合天卽命亦集於累世自王季至文王積累不已命集亦日隆已有固結而不可解之象故

曰既集也天命既集是以在文王初載而天已作之合蓋命之集固已於文王爲世子之時而不待既受方國之後也朱克升曰初載猶曰壯盛之年也或謂卽位之初年非是洽陽渭涘之邦當文王受室之年而有子此卽天之所作合者夫以聖致聖以德求德此亦人事之感孚然有此人則有此配則似天之所爲默定其實則理在人心太姒亦自全此心之理而已此心此理本之自天則太姒之聖亦天以聖致聖以德求德此理之相孚皆自然而無所勉强則謂皆天之所爲可耳洽陽渭涘只述作配所在敷文疊句詩體之常必謂生於天意產以地靈所以培其幽閒貞靜之德則尖纖穿鑿無謂甚矣○洽陽今同州郃陽縣地近渭水上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此及上下章皆爲文王武王作過脈而此章又上下二章過脈然補稱太姒之德則益見篤周祜者非一人之德一世之德爲後王之所不可一日忘也俔天之妹猶坤道言德合無疆下四句紘昏姻之禮不顯其光以禮光亦以德光也文禮定祥世子親迎自是常禮惟造舟爲梁或當時制之而後世遂定爲天子之禮耳然此詩詳述之者蓋商末廢禮而周獨行之故以禮爲光鄭氏謂以賢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其禮非

也必賢女配聖人而後宜備禮然則常人相配遂當不備其禮乎又禮重大昏諸侯冕而親迎故紀履綸來逆女春秋譏之黃氏謂諸侯無出境親迎之禮文王爲世子故不嫌於遠迎亦未是也造舟爲梁所以親迎定祥於始而親迎以成之亦見其重人倫之始爲集福之原也○爾雅註云造舟比舟爲橋維舟維連四舟方舟併兩船特舟單船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承上言天既命文王而又有太姒以纘太任之內治則武王之聖有由來矣文王脩德於身太姒助之於內身脩而家齊則宗族且化於善二南且被其風況武王爲

之後而躬被聖化於家庭者武王之聖亦文王太姒之聖聖之也然既有王季文王而文王又生武王竟能世濟其休而纘厥緒則又似天之有以篤厚於周者非偶然矣然武王之聖反之也天下不乏美質而每患無人以成之武王之有成要非天所能爲矣脩身教家端在文王篤生武王亦文王之自篤也保保其身也右翼其行也命之使爲君爲師也燮順理而調和之之意戡三千一心之衆治八百來會之心慰億兆仰望之情收九年未集之統順天理以誅不仁存天心以救天下何和順如之故曰變伐大商齊宣王問曰臣弑其君可乎孟

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蓋繼天出治斯爲天子自絕於天結怨於民惡在其爲天子乎是故武王之伐商非武王伐之八百國伐之天下伐之也天下共伐之武王安得而不伐之武王不伐是武王違天也武王之代殷非武王自尊天下尊之天實尊之也天使代之武王安得而不代之武王不代是武王棄天也故夷齊所守者君臣之經耳然縱一夫而播惡天下非聖人之心則亦非天理人情之至也是故服事之與征誅迹雖不同其敬天順人之志則一也文德之與武功事雖不同其惠鮮懷保之心則一也而後世有敢於議武王爲非聖者何無忌憚之甚乎武王征誅朱子亦有不滿之之意然朱子之意自與蘇軾大不相似雖然必如桀紂而後絕於天必如湯武而後合乎天湯武之事固非後人所可妄議亦非後世悖逆篡弑之徒所可得而藉口也○湯娶有莘莘在河濟之閒文王娶有莘莘在洽渭之閒此或滅或遷而仍舊號者歟○雙峯饒氏曰文王生於祖甲之三十一年武王後文王二十年生是商道始微之際此二人已生矣按此亦未可的據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此及下章終言伐商之事以終首章明德受命之意此章甲子昧爽師已會而未戰時也伐商之舉奉天命而順人心是以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史云紂衆七十萬矢於牧野而惟我師爲有興起之勢蓋伐暴有同心天命可共信是以衆心無復疑慮而威武奮揚勝敗已決於俊命之時而不待既戰之後也上帝臨女二句因其會如林來故其勉武王之意若曰衆寡非所問也殷商不足平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明德受命其可共信於今日也蓋已久矣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然則

上帝之臨武王固已可自決而非眞有所疑者然泰誓又曰嘉哉夫子罔或無畏爾執非敵則愼重之念又容有似於疑者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當日非必眞有是言而衆心惟恐武王之有所疑因以上帝決之其情則有固然矣衆心之決於棄商如是是可見伐商非武王之得已而衆心之所曜就武王奉天理而順人心故曰變伐大商和之至也然上帝之臨於何決之亦決之於明德已耳商紂滅絶天理則是絶天命也武王敬存天理所以凝天命也天命卽天理理卽天之主宰所謂上帝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驖彭彭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淸明

此言伐商之成功也車馬壯盛尙父鷹揚皆所謂維予侯興也以興起之師而統以鷹揚之帥以鷹揚之帥而助此明德之君以明德之君而誅彼殘賊之一夫是以成功之速會朝淸明誠以天命人心集於明德周室之天下定於甲子昧爽而周室之有天下則不在甲子昧爽其受天命非偶然也然曰會朝淸明則除殘禁暴之功實救世安民之德亦明德之所爲設施也蓋不徒以挾四方爲受命之隆而實以淸四海爲敬天之職德與命有感應之機而天與人實無彼此之別一而已耳淸明二字以天下淸明無復濁亂言此毛公及王肅之說也泰誓言永淸四海此詩蓋因其意而言之鄭箋云合兵以淸明而引甲子昧爽爲證孔疏申其義以爲晩則塵昏旦則淸明故謂朝旦爲淸明言會朝淸明正是會淸明之朝耳如其說則詩之語氣未了如何收煞通篇且於辭則費解而於義又淺薄矣至曹純老嚴坦叔則又搜求漢孔氏書傳及六韜之說以雨止畢陣爲淸明夫安國在漢有當時僞泰誓之說而六韜尤爲僞託誣聖之書是豈可據以釋經者舍正大光明之義而曲爲纖尖小巧之言何惑之甚乎　顧紂以甲子日誅然紂之虐政豈一日所能盡除黨惡之臣豈一日所能盡翦而遂曰淸明者元惡旣誅陰翳隨息則卽此誅紂之日固已有日麗中天纖塵不起之致也武成亦云一戎衣天下大定大定亦淸明之意也　夫紂旅若林而四方終不可挾以昏

德也肆伐大商而會朝淸明以明德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感通之速不甚彰明較著哉然會朝淸明成功何其易而周自王季以及武王積功累仁敬天集命且有闕德助其發祥良臣爲之心膂夫然後成功於一旦則是德未易言明而命亦未易言集矣知感通之速天監之明而後王不可不脩德也知積德之難隕命之易而後王愈不可不脩德也亦可以深長思矣○佐武王者獨言尙父蓋伐商之謀太公主之又太公爲大司馬也樂記曰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正卽此所謂鷹揚者歟前曰燮伐而此曰肆伐者燮以和其事言肆則專以其

用言也宋簡脩曰上曰燮伐屬至德調劑此曰肆伐屬將帥奮庸

此及上下篇皆周公戒成王之詩然念祖脩德之言已備於上篇故此及下篇敘述爲多只表揚先德以示法戒之意然上篇止言文王之德而此篇詳及有天下之事命之維新方有著落三篇之意多互相足也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此篇詳於大王之事而終以文王蓋大王王迹所基也瓜瓞一比實冒全詩初生生字當如蕃厥生之生作起

字看初字對今日而言也周自不窋失官竄居戎狄至公劉而始立國於豳是周所由起自沮漆也自太王以前其國微小瓞也自太王遷岐以後國勢日大以漸而瓜至文王而大業成矣瓜之大也以漸周之興也亦以漸蓋非一朝一夕之故中間王季事蓋於八章柞棫二句中已暗敘過又上篇既敘自王季始故此篇不復詳也篇中皆敘述體惟不隕厥問句稱太王之德然敘事處皆見盛德形容如二章之避難不以養人者害人也三章之定宅不强民心以從己也四章授田居民見盡心民事之仁五章作宗廟見急於奉先之孝六章作宮室見德之孚於民七章作門社見規模之宏遠是皆太王盛德之所形後之日大不其宜哉然則太王之基王迹豈以岐山片土爲王業基哉以盛德基之也此亦前篇明德受命意也至遷岐之姜女天立厥配則輔內治者不始自摯莘之任娠文王之四臣脩和有夏則佐外治者不獨恃鷹揚之尚父周室之盛於斯爲至總之命之日新由德之日顯命之赫赫以德之明明而人主脩德之爲亟也文王之三皆一意也瓜瓞之比以全篇言則見爲始陾而終瓜以首章言則見爲瓜實始於陾漆沮陾始生也古公瓜陾之交其在豳時亦猶陾也陶復

陶穴國微俗陋斯民未有甯居則國勢亦衰微不振故曰未有家室非謂太王亦居窰竈也未有家室句中兼有狄難在此太王之所以不得不遷患難衰微正天之所以啟聖也此章推本言之以起下遷岐之事○此沮漆乃在豳之水曰沮曰漆皆小水非延雒之沮漆也延雒鄜坊之沮漆去豳之東偏已遠固不得相及或又指杜陽之漆水言則杜陽在渭南亦非此漆也、青有五汶徐有三沂水名重複者多不得相混陶復陶穴唐賈氏曰平地不鑿但累土爲之謂之爲復言於地上重複爲之也若高地則鑿爲坎謂之爲穴其形皆如窰竈復穴皆開其上取明也按此非必民間盡然但未免有

然者舉此爲言見國之衰微僻陋耳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此詩後半篇以第八章爲轉捩前半篇以此章爲轉捩

此章言文王至岐正太王瓞瓜分頭處也周自后稷封邰而不窋失官蓋以夏衰之故（不窋未必是后稷之子）及公劉遷豳則已云思戢用光止理迺密矣周公述豳俗如七月之詩非甚陋也何以至古公而猶曰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則又以殷室之衰狄人肆橫是以祖紺古公之會又值其微故也太王之遷凡以爲民使國勢可安豳土足

以立國則太王何必輕棄故土而勞民以遷其所以不得不遷者誠以狄人迫於外國勢弱於內使斯民皆陶復陶穴未有家室有所不忍於心又不忍驅未有家室之民而死於戰鬬是以避地而遷亦聖人之權也來朝走馬圖遷之決也岐地在豳西南（豳地在今陝西邠州岐山在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東）率西水滸者蓋踰涇而循涇之西岸以南行至岐也遷國而言爰及姜女此自是常事然敘及之者如大明述任姒之意列女傳以太姜列三母之首而皇矣篇曰天立厥配知太姜之有助乎太王者深也胥宇相視土宜以居民也此句冒下數章之事而上應未有家室之意非只謀與姜女居亦非云資姜女以相視也（俗解有此說）爰及姜女只以立內治之主若相土居民則非女子所與矣自聿來胥宇而豳民之未有室家者乃將得皆有家室矣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古人立國建都必擇水深土厚宜穀之地非謂形勝之區風環水聚若後世青囊之說亦非處高視下雄駕遠控爲兵家形勢之論凡以爲民而已非自爲也岐下者概言岐山之下周原則岐山之陽土地尤美處乃胥宇

之所擇而得者也周原膴膴堇荼如飴則宜穀而可以居民矣太王遷岐非擇而取然土地之肥磽生物之盛否則有不容不擇者土地不美不足居民則不必稽卜惟土地既美於是始與豳民之從己者謀居其地而又契龜以正之見謀居之不苟也曰止曰時築室于茲則下章授田居民之事又自此始矣○堇烏頭苗葉如蒿菊之屬其根下有魁如烏烏之頭又名烏喙即附子類也此毒草不可食又毛堇布地而生花黃五出子赤如覆盆子莖葉皆有毛亦毒草也堇之可食者惟水堇石龍芮其葉光澤味甘香而滑俗名鴨掌菜（以葉似鴨掌也）又木

堇卽舜華此二者皆可食飴今米糖也楚焞以荆爲火炬也周禮堇氏掌供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鬳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蓋以明火燃炬以楚焞燒於炬燃之而執以灼龜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立國凡以爲民故走馬之來未及下車而居民授田爲其始事以民爲邦本也慰安其遠徙之勞也止與以室居之所也或左或右羅列以居而比閭族黨之制亦於是行矣疆正其經界以均井地也理均其井地以平穀

祿也宣布散而居於田廬也畝則恆產定而耕作興矣先居民而後授田遠徙之衆當先定居止以安之亦綜理民事之序也自西徂東周爰執事謂國無失所之民民無無業之家皆得以安居而執其事也蓋至是而非陶復陶穴之舊無狄人侵軼之危矣此太王之盡心於民也○自西徂東者由西水滸相岐而東至周原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匠人之職隸焉上章授田居民亦司空之事而鄉遂役作則司徒掌之此章召司空司徒則專就立室家言營位度處司空之事而司徒則授之民且董其役也俾立室家統宗廟宮室門社言而作廟又其所先事者古人遷國必載其先主以行宗廟未作則先人之主無所安先靈未安則身亦不遑甯處是以先宗廟而後居室奉先之孝也先民事而後宗廟民又神之主也此皆仁孝自然無所勉强民之所以忘遷而祚之所以日盛歟○此篇首章及此章皆三句截用韻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首四句承縮版以載來然曰百堵皆興則治居室也築

室於茲慰止於左右民有甯居久矣而太王始成居室焉甚矣太王之勞於民也君勞於民事而不敢自安故其民亦樂趨君事而鼛鼓弗勝可以見君民之相與矣○捄以手求土入畚也陾陾本丌隴相望意此以言人之往來相望也薨投土入版之聲薨薨則投土衆聲也削屢牆旣成後於兩版相重複處有不平者則削平之也鼛有緩義此古人示不欲勞民之意然鼓以鼓役非以止役革音主奮作也此弗勝只言民樂趨事故鼓亦不能自止不必作鼓不能止其赴功之速解周禮鼓人以鼛鼓鼓役事考工記鼛鼓長尋有四尺（鼓長音緩）則鼓四

尺鼓面之徑倨句磬折中腹作磬折形象鞠躬勞瘁之意也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先居室而後門社又內外之序也先安其身而後有以出治也門社成而國之規制無不備矣○匠人之制營國九里分爲九區中一區爲公宮前一區爲朝後一區爲市左右各三區爲民廛其後市一區四面有門司市主之其公宮之前爲路寢路寢謂之內朝又曰燕朝宗人嘉會之朝也路寢之門曰路門路門之外樹屏天子外屏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屏在路門內屏閒謂之宁其外曰應門應門之內

曰治朝天子臨羣臣之朝也王出路門負屏而立羣臣入應門而見王也故孫炎曰應門朝門也以其爲治朝之正門故取於嚴正而曰將將黃一正謂內門布列象魏非是應門之外曰雉門雉門左右設兩觀焉此乃所以懸象魏之所也雉門之外曰庫門庫門之內庫藏在焉庫門之外曰外朝九棘三槐在焉天子詢萬民之朝也此外朝儘一區宗廟在庫門之左太祖廟最北三昭三穆以次並列而南其廟皆南向廟中之主則在室中東向其外爲都宮周繚之社稷在庫門之右皆爲壇而不屋皆北向社以五色土按方位築之故曰冢土其上樹土之所宜木以爲社主陳祥道云以石爲主此後世之制耳非古也稷之主則無可考壇外爲壝外亦有垣以周繚之社土神也然古者起軍役大事則宜於社而後行宜祭名也以其爲一國土神之主也黃氏謂舉此爲言以爲服昆夷之端亦非是外朝以外則曰皋門以其最在外故曰郭門也此天子五廟之制也諸侯則只三門有路寢而無皋應凡此之營度位處皆司空以繩正之而司徒致衆役之至此章而規制備矣商末之時未有制度此皆太王以意爲之然而儼作喬皇規模宏遠已隱然見有興國氣象是宜其能肇基王迹也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此章又通篇轉捩處上數章已立可大之基而此後乃有日大之勢也問本於德太王秉心仁孝而立國宏遠其德盛矣故當其立國之始逼近昆夷慍怒或所不免

而德光所著無隕厥問德之所孚天眷日隆德之所被人心日附是以子孫世守其緒漸以木拔道通而昆夷終於畏服是雖後人之德有以成之要皆太王之德有以啟之所謂肇基王迹者此其是矣四句矣字皆有歡欣樂道之神所以見始縣而今瓜也按太王居豳北近北狄苦狄難而遷岐岐又近西戎昆夷西戎種也殷室之衰夷狄猾夏但昆夷不如北狄之甚耳木拔道通二句中包有王季時事昆夷之慍無可免但以內治爲自強之實惟其自強故岐有日張之勢昆夷自無如周何孟子言文王事昆夷謂之以大事小然謂之事畢竟是

猶有侵犯此言駾維其喙則畏服之至無敢肆矣故朱子曰此文王之時也文王初年亦嘗事之此則直爲西伯之後也○棫白桜亦作檓叢生多刺其實圓小可食核中仁可入藥治目疾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此直言文王受命之事亦以終太王所肇之基也成者訟獄之成辭王制云史以獄之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是也文王爲西伯故二國來質成伯矣則文王之爲西伯舊也元陁訟衞成公於晉許男訟鄭伯於楚是方伯有決諸侯訟獄之事二國交讓而退由是諸侯聞風歸附蓋由是而三分有二矣然此亦偶然事迹而言耳諸侯之服二南之化不必盡因虞芮質成故也文王以德受命而亦有賴於四臣書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此意也四臣首言疏附因諸侯歸附而言人心之服由於君德故先後次之君德旬宣所以逮下故奔走次之而武功不可廢也故禦侮終焉臣之得人本由文王作人之盛而得人如此則又有以爲文王受命之助所謂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也四子曰亦有懽欣鼓舞之致蓋深慶幸之以見周家受命之隆且亦謂此詩之陳竊附四臣之列其足以助君而凝命也歟

此篇亦述以德受命之事然德字命字都未提明要以人心之歸爲得天之實故太王遷而能國得人心也役而樂事勸功慍而厥問不隕德之孚於人心者深斯命之集於周者益固也至於昆夷喙虞芮成則德之所被者遠天下之心歸之帝命安往矣是惟德顯而命新德明而命赫所以有周先小後大而終有天下也三篇皆一意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文王之德如太和元氣凡在其覆載之內者無不順其則而克肖其形所謂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者也德之感人也無聲無臭人之歸德也不識不知蓋有不得而名言其所以者矣此篇首三章泛言人之歸文王後二章乃推言其所以得人之歸之故然亦多贊歎之辭而其感孚交際之所以然究非言所能盡喻也濟濟者德容之壹德未易見而見於容蓋其敬之主於中者至純至密無一毫鄙倍慢易之私則其發於外者自然莊敬嚴威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之致所謂濟濟非脩飾而然也左右趣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此章直提起下二章乃見其無時無處而不趣皆以形容此二句而申其

意須知奉璋六師俱是借言不當看作實象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承上章言此濟濟之辟王爲左右所歸附趣嚮則有如祭祀之奉璋以助灌而其判在內者而此趣嚮辟王之士則皆峩峩然信乎得髦士之宜也蓋多士秉文之德其於文王自心悅誠服所謂聖人作而萬物覩則各從其類也此章已有文王作人意然就多士言未就文王言耳說者謂此章言人心歸文王於祭祀之時此泥於文而失其意也曹氏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此章言祀事下章言戎事輔氏云俊髦之士至誠一意於奉璋助祭之時是皆泥於助祭言也抑知奉璋二字只取其判在內

爲見趣附之意初不泥助祭言若助祭奉璋亦算不得趣嚮文王而末二句尤繳趣嚮意不止矣按祭統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以璋瓚亞祼亞祼本后夫人之事夫人或有故不與則大宗伯攝之然攝祼者宗伯其奉璋以助祼者是趣嚮宗伯非趣嚮辟王矣且璋瓚只亞祼如曰此奉璋一用安得有左右之士皆奉璋以助也朱傳之士趣嚮文王則趣嚮文王者只此數人抑又狹也中王祼以圭瓚作一句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作一句左右奉之其判在內亦有趣附之意連作一句言左右奉璋有趣嚮之象也人誤句讀而不通其義也大矣

濚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豈惟多士之趣嚮文王哉蓋舉國之衆無不趣嚮乎文王也則見其不令而從惟動伍應後志蓋周王于邁而六師及之矣此章已有綱紀四方意然亦只就人之從文王言耳六師于邁不必實事文王時爲侯國亦何嘗有六師且文王于邁六師亦安得皆盡追從此皆勿以辭害志也謂此章爲人心歸附文王於征伐之時固已泥矣則謂君行師從不必征伐亦未是也又或謂文王爲方伯得用六師抑知即方伯亦無用六師之理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人之歸文王如此實由文王之德爲有以孚於人故也以純亦不已之德享九十七齡之壽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人既觀感而興矣而彝教之迪又有漸摩深入於人心者人安得而不鼓舞以從化歟惟周王有以振作

乎人是以多士之秉文德者亦無不趣嚮於文王奉璋之攸宜有自來矣此以雲漢興文王蓋雲漢之光以譬其德雲漢之長以譬其壽以爲章于天譬文王之作育乎人猶所謂剛柔交錯天文文明以止人文也雲漢非有心於爲章而自爲章于天文王非有心於作人而自有以作人德盛化神皆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或謂天與文王則語意顛倒矣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不但已也章非追琢未爲文之至也相非金玉未爲質之純也文王以緝熙敬止之功加之乎生知安行之質

其章則追之琢之極乎精而不雜矣其相則如金如玉動以天而不息矣是則勉勉乎純亦不已之文王其至誠之德著於四方以育萬物以正萬民皆有以使之遂其生而復其性者亦不啻如追之琢之以裁成其章金之玉之以輔相其相焉蓋無不振作以盡其問學之功而敬誠以全乎繼善之體也所以綱紀乎四方者不已至乎惟我王之綱紀乎四方者至是以四方之衆皆一德同心不令而從其于邁而及之也又何足怪乎誠哉民之所趣其在德矣或問此二章分應先儒無此說曰何必如此只遇不作人自見是以髦士言綱紀四方詩中興體不一有三四句只興一句自見是以凡民言

如林有樸樕章有二項興一項者如小弁之有兩項興一項而卻以雙應者如中原有菽章此章亦兩興一法以追琢金玉興我王綱紀以其章其相興四方之化成金玉本實死字此以作虛活字用故朱傳曰金之玉之也追之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金之玉之則所以美其質者至凡爲人君必有所綱紀四方者而未必爲綱紀四方之至惟勉勉我王然後爲綱紀四方之至興意呼應固甚明也或疑本文無至字朱傳似爲添設抑知追琢金玉勉勉等字俱自有至字之意四方中有質學兩項所當兼成學以成質固非兩端然成其材全其性自是兩事故四方二字中自分應章相兩項此章取類深微俗儒自難夢見或謂以金玉之相追琢之故能成章以勉勉之德綱紀之故能及四方又或謂追琢其章則必金玉其相勉勉我王則必綱紀四方此等俱未通得文義勉勉二字不是有工夫亦不是無工夫有乾惕不息之衷卻是自然而然無學利困勉之艱文王要自勉勉此處最須體認或謂生安全無工夫或謂勉勉自是工夫要皆未是又勉勉二字不應追琢金玉而爲追之琢之金之玉之之本蓋追琢金玉是綱之紀之而勉勉乃綱之紀之之本領所在也勉勉中亦是具質學二意勉勉綱紀卻不分兩橛纔勉勉於身便是四方之綱紀雖本身加民不無設施亦只行所無事內外人己止一道也

序曰文王能官人也慶源輔氏曰詩中初不見有能官人之意序蓋因二章髦士攸宜四章遐不作人之語而遂以爲能官人而歐陽公又因序以足成其說卻反失詩之正意矣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上篇言文王之得人此篇言文王之得神然幽明非二理故此篇第三章亦言作人人之所孚卽神之所福也豈弟二字統性情內外而言豈樂也弟易也心統性情心體純一不雜則性情之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渾然天理和樂之至也性情和樂之至則其中坦然而平易

之至矣樂易之至所以位天地而育萬物也天地位育
卽天之百祿是君子之受祿君子以豈弟干之也此篇
或言得天或言作人或言祭祀故說者逐章分頭多苦
厖雜愚按此首章提干祿豈弟以爲通篇發端正如上
篇之提左右趣之以發端以下皆形容其趣也干祿且
虛說下作人事神乃受祿之實次章言有此豈弟之德
則福祿自降之明所謂干祿者非有心於干也三章四
章言豈弟之受祿可明徵於作人人心所孚則爲神所
福可知是則祭必受福非虛言也五章又言豈弟之德
自與鬼神合其吉凶蓋不徒恃此淸酒騂牡之供矣末

章言求福不回則與首章干祿豈弟之語首尾相應所
以反覆深歎美之也天者理也鬼神者一陰一陽之道
卽此理此氣之屈伸往來於兩間者也合於神卽合於
天合於天則受福於神而合天之實則惟是敬存其心
以自盡其性而其所自盡無歉之性卽盡人所同得之
性故合於人卽所以合於天天也人也神也一而已矣
非無所據而虛言干祿也○旱山不知所在意必不遠
於岐豐也或以漢中南鄭之旱山言則太遠矣楛赤荊
材可爲箭笴此章與意明淺不必深求取義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干祿豈弟非以豈弟干祿也有豈弟之德而福祿自降
之蓋福祿非有所私而能受福祿者惟此豈弟則福祿
之所降要必於豈弟有不能舍此而他降者又何待於
干哉此言其理之必然也○圭瓚挹酒之勺也手執處
爲柄柄以圭爲之則曰璋挹酒者曰勺勺以金爲之勺
外以錫鎏之而勺中則朱之也據先儒說皆無龍首飾器圖則加龍首於前而謂以灌則酒自龍口而出此殆後世所加也又按顧命篇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則是盛酒以獻尸者自有同此圭瓚璋瓚乃自彝中挹酒以注於同者耳非爵也秬黍爲酒曰鬯以鬱金
和煮之則曰鬱鬯鬱金香名但今之鬱金似薑黃而不
甚香或別是一物耳百二十葉曰築築聚也○此章與

意深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豈弟之得天而受祿也觀豈弟之孚於人而可徵矣鳶
之飛則戾天矣魚之躍則于淵矣君子能盡其性以有
此豈弟之德則於天無不全而於人無不合由是而豈
以强教之弟以悅安之人是以無不感孚而皆愛之如
父母敬之如師保其則而象之蓋亦有不知其所以然
者而豈猶待於勉强哉所以感人者此德所以感神者
亦此德而已又甯有他道哉此章與意以鳶魚與君子
以戾天于淵興作人鳶魚之飛躍率其性也其飛而戾

天躍而于淵盡其性也鳶魚率其性則自有以極於高深君子盡其性則自有以振興人材言皆無所勉强也與體呼應甚明說者乃多憒憒則以天淵喻文王以鳶魚喻所作之人似深而反淺矣大約謝上蔡嚴華谷之說皆如此近人亦多如此說總之不識興體又不細玩朱傳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豈弟足以作人而神何弗福焉是以祭必受福幽明一致也神福之卽天福之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祭則受福甯待祭而受福哉君子有豈弟之德斯默契

於天矣而況鬼神乎蓋無往而不爲神之所予實有受福於未祭之先者故曰豈弟君子福祿攸降也此章言其事有固然也夫神之本卽天也神之體物不遺道也天道而外無所謂神聖人之心存卽天心聖人之行行卽天道則聖人之體用卽莫非神何待於神之勞第以幽明之異而妙合者在不見不聞之表則亦曰是有合於神而爲神所勞耳其實非有二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君子有豈弟之德而鬼神勞之福祿降之是其福祿之獲也皆豈弟之德致之何回之有故曰豈弟君子干祿豈弟也甚矣聖人之德之盛也夫後世有非道以僥福非分以干神者此固回邪之至福不可獲宜矣則或立小善以責報布私惠以求福自謂得求福之道矣然卽此求福之念卽回邪之私故求福而福終不可知抑知福何可必雖文王亦不免昆夷之慍羑里之囚而只此心之合天不愧不怍則卽此不愧不怍與天無閒之心卽爲百福之所集文王處困而亨烈假不瑕此文王之福之所爲大稍萌一念冀幸則是求福之回也此理不明而後異端福利果報之說乃得以肆其誣民惑世之私矣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斯不回之謂也夫

序曰受祖也受祖二字文義已不可曉衍其說者則曰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夫前後諸篇皆言文王而此詩又獨稱太王王季其意欲稍稍示異歟以玩是詩則非文王之德不及此且與上下篇文意互相足也唐士雅曰棫樸言人心之自趨此篇言天心之自福無非見其德之盛也斯言得之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此篇蓋總承上二篇而言其德之實也故首章言其有成德之助次章言其德之孚於神人三章本言其脩己之純四章推言其事行之粹末章贊言其德化之神通篇從外說嚮裏到至精至密處又從裏推嚮外到至神至化處言文王之德者此篇爲最詳盡矣文王之聖本於生安然聖母賢妃亦不爲無助文王無助亦自成其爲文王然舜於頑嚚傲弟終費周折推本言之若爲文王幸也其不推本王季而推本太任者蓋以王季之德猶人所共知而闇德之祥尤爲鮮及故特表其微又以類敘及太姒也章首四句一氣串下思齊是統舉太任

之德思媚二句又就中抽出言之善事舅姑又其德之大者也時解以思齊思媚母道婦道平對其說蓋本之王介甫然非語勢也至文王之母句只是點敘之辭尤不可與京室之婦句作對說太姒嗣徽音亦大概以德言非第嗣其思媚也則百斯男句正以顯太姒之德非言其福椮木樂只螽羽詵詵亦正其德之大者任姒各舉一端言耳○左傳曰管蔡成霍魯衞毛明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併伯邑考武王凡十八人見於經傳餘蓋有不可考者伯邑考武王管叔周公蔡叔霍叔成叔康叔曹叔聃季皆太姒出餘蓋皆庶子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旱麓文王之勞於神棫樸文王之孚於人此蓋合而言之也惠于宗公以德惠之也孝思純而不匱明德足以薦馨統緒賴以逾昌敬愛通於上下神何怨恫之有刑于寡妻以德刑之也言有物而行有恆聲爲律而身爲度用情無或少偏恩義有以交盡身脩而家齊矣夫文王德足刑家而又曰有資太姒何也曰有文王而無太姒文王固亦有以齊家然使德化先梗於家則亦終非家庭之幸有太姒而無文王則妻道無成益不足以自見矣惟有文王而又有姒氏以是兩相資益而遂使麟

角振振桃花灼灼二南之化沛乎莫禦是兩賢以相得而益彰所謂王假有家交相愛也至于兄弟自內而外也御于家邦以近而遠也御之訓迎猶言接也推刑家者以接於國人也孔氏曰御字毛讀爲迓訓爲迎鄭讀爲馭訓爲治按二義皆可通故朱子於此從毛於孟子註從鄭無怨恫於神而宗公聯爲一氣無幽明之隔矣以德化於國而家邦聯爲一體無遠近之殊矣此所爲豈弟干祿綱紀作人也歟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上章言接於神人各得其道此乃本其身而言之也雝和也喜怒哀樂發皆中節親愛賤惡無所於辟和之至

矣所謂雝雝也雝雝在宮而刑家者在是矣肅敬也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敬之至矣所謂肅肅也肅肅在廟而惠神者在是矣在宮非不敬而見其和爲多在廟非不和而見其敬爲多然此猶言用之著也文王之德之純有不待接於神人而無在不致其敬和者憑神明於不睹不聞之地嚴天帝於未言未動之先蓋不顯亦臨無時而不存一在廟之敬心體何健而不息乎民已安而視之若有傷道已至而望之如未見蓋無射亦保無時而不致其保合之和心體何純而無閒乎此所謂緝熙敬止篤恭而天下平也顧亦臨亦

保雖有自然而然在文王亦是工夫若說全無工夫則亦臨亦保固甚但不似學利人要規規當事耳全無工夫便是怠惰而非聖人矣不可不辨也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則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矣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則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矣是則天地自我而位萬物自我而育雖處境之有吉凶禍福只如寒暑晝夜相代於吾前而其中初何損乎此所謂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困而不失其所亨者也未嘗不汲汲於紹聞而卽心卽矩何待前

聞而後式未嘗不皇皇於納諫而其動以天何待諫諍而後入蓋大而化之之聖聖不可知之神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文德之盛如此而感孚何所不至哉故今茲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莫由文王之德之純與天同運是以過化存神之妙舉一世而甄陶之使斯士得以有譽而成其俊髦之美也前兼言惠神治人而此獨言其作人者惠神終無可據作人則有明徵也然而幽明一理德之感孚於人如是則合於鬼神者亦可無疑矣

慶源輔氏曰此詩毛傳以爲四章章六句故言以爲五章後三章章四句今從故言者以四章五章章首各有一肆字而四章又有四個不字其章義必如此而後宜故也蓋緣後二章不用韻故毛公誤分之耳愚又按此篇實總收棫樸旱麓二詩之意而著其所以然之實則被之於樂其亦必三篇連用如文王之三也但未知果何所用耳意其爲天子視學之樂歌歟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

顧此維與宅

此篇敘周家世德與其事功以著興王之漸而歸之於天大意見周何貪於天下奉天命也天何私於周室眷明德也天之所以眷明德者求民莫也德能莫民而天命集矣篇中凡十稱上帝謂周之世德皆莫非天此等處頗難讀隨文衍意既以不求失之而深言又多偏曲以失其旨說見於各章之下此不盡言也此章將言太王遷岐之事而先言天意以引起之上帝者天之主宰即理而已斯理無日不在人心一是一非一燭一背莫非天理之公則莫非帝監所及所謂皇而有赫也人心所歸即天命所予一家歸之則天與之一家矣一國歸之則天與之一國矣天下歸之則天與之天下矣人心未有不求能莫民之主而歸之者即天之監四方以求民莫也二國之政不獲不能莫民而民心棄之也夏桀已亡而太王之時商亦寖衰祖甲稍賢亦已支持不住觀狄人之侵豳而可識矣稟辛而後國勢日去二國既不獲則究度於四方之國苟有能莫民者斯爲上帝所眷而增大其規模若與以憑藉之勢而將立代商之本也二國毛傳指夏殷四國謂四方朱子從毛傳也鄭箋以二國指紂及崇侯四國謂密阮徂共此立異之無理者矣愔其式廓謂惡其爲惡浸大此維與宅則以爲指文王毛鄭說同惟程子謂愔當作增孟子士愔茲多口亦然可見古字通用朱傳從程子也周之遷岐者太王而下章方言天遷明德第二章方言太伯王季則此維與宅自是指太王章法文理皆爲順序且與緜之至于岐下爰及姜女相證舊說之非明矣凡天下有道民心皆繫屬於天子而無貳適雖有賢諸侯在下亦皆順承天子德意而布之民耳民心戴賢臣猶戴天子也是以天命不移天下無道民心已離則惟能莫民者是歸撫我則后矣所謂爰究爰度也民心所歸規模方境自日開大有人有土理勢之自然則是爲上帝所眷而增之矣太王遷岐本迫於狄人之難而其志則惟在莫民是以棄陶穴之俗廓周原之居而從遷如市其後遂生齒漸繁歸附日衆此皆天理人心之常即是爲天之所使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亦由商室不足以莫民故民心之歸附於文王有如是耳王季文王皆莫民之君也伐密伐崇皆愔其式廓之事也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明德之君能莫民者也太王自明其德推以及民久已爲民心所繫屬自其在豳而已然矣其不忍以養民者害民而遷岐也從遷如市人心所共與是帝遷明德也帝既遷明德於岐德之所感孚自然生齒漸繁歸附日

衆而木拔道通昆夷遠遁矣明德上帝所眷也木拔道通昆夷遠遁憎其式廓也此章本以帝遷明德句作主林木開闢昆夷遠遁皆遷明德以後事然先鋪敘開闢而後以帝遷明德串夷載路二句連敘故今人作八句分而以帝遷天立對看其實誤也此章前十句是一意但以帝遷明德句作中擔耳開闢自太王時已有其漸而串夷載路則尙在太王之後故串夷載路句帶敘於帝遷明德後也蓋要其成言之也（此參錯之第八章觀之）天立二句補敘開國初基內治關繫尤急治化始自家庭根本所在也故必天立厥配而後受命既固然立配又早在

遷岐前非既遷而後立也（此參錯之第二章觀之凡行文或竟及後事或追說前事皆須以意會之不可死在句下也）謂之天立者以德配德患難與俱天理人情之至則是亦天而已○檿河柳陸璣云枝葉似松今按檿木聳直似楊枝葉下垂似柳其葉細茸茸似檜柏而不似松秋末則彫生河邊天將雨則其樹有雲氣上蒸人望之以占雨故名雨師今謂之西河柳又名赤檿柳是也椐樻腫節陸璣曰今靈壽也檿山桑其葉卻不似桑而似櫟山蠶食葉作繭其絲最堅韌中琴瑟絃禹貢青州厥篚檿絲今用其絲以織繭紬是也（山蠶色黑大於家蠶沂莒膠萊間放其種於檿樹之上聽其自出食葉作繭繭成而收之但狼藉山蠶放蠶時須守之以驅狼）柘木大葉似桑似穀木色正黃可用以染檿色亦微黃葉亦可飼蠶檿柘二木皆宜爲弓榦考工記弓人取榦柘爲上檿桑次之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首三句卽上章作屏之意而曰帝省者以起作對之說見有是國則不可無君是國者亦理勢之當然也自太伯王季云者謂自生太伯王季之時天之屬心已在季而使之對是邦者也夫立王季者太王之意而曰帝之

作對何也曰太王有翦商之志而太伯不從於是太伯見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遂適吳不返是太伯之志非對是邦者也太伯之不從太伯自成其是此正如夷齊之於武王耳然廩辛庚丁以來人心日厭商德而岐周方爲人心所歸不十數年之閒木拔道通況世德發祥聖賢繼出則人心必不釋周而他適理勢固然卽天命矣太伯以冠履有常不欲當人心天命之歸則自是非人心所仰望於周之志是帝之作對自不在伯而在季也所謂太王有翦商之志者非太王遽欲伐商也亦有見夫商政日衰岐周日盛子孫世德足以發祥

則隱覺繼商而王者必在我周故其創制顯庸之意自有發見於氣象之閒而不可揜者是則其有翦商之志云矣盡其在己之道順乎理勢當然故遂傳國季歷以及文王太王亦何嘗有一毫私意行於其閒哉非出於私則天理之公矣天理之公卽天之所命矣故曰此帝之作對然也曰商室猶存而太王萌翦商之志此得不謂之不臣歟曰臣有不可概論者矣周自后稷唐虞舊封太王造邦介於戎狄其曰商臣也實服之而已有非可純臣律者也及在王季文王則又不然王季受商王之命有圭瓚之錫膺方伯之任文王入仕王朝爲商之

三公則固全乎商臣矣是以當終身服事幽囚而不悔也不然者以周德之盛爲人心所歸則當彼武乙射天之日已可弋而代之矣甯待之武王之日哉（史傳王季亦爲殷王所拘幽而卒云維此王季以下則言王季之能順承天命也孤竹君欲立叔齊伯夷逃而叔齊亦逃太王欲立王季太伯逃而王季遂立事有不同者孤竹中子存岐周仲雍去故叔齊不容不逃王季不容不立皆天理也因心則友卽以受讓言（說者以平日之友愛言自所不必）篤慶錫光正其因心則友之實蓋平日非不友而篤慶錫光尤見其友之因心不由勉强也使王季友非因心而勉於迹則必將不受周國以爲讓兄而周祀欲壞人且譏太伯爲過舉衞子南致衞輒之爭吳季札啟吳光之禍矣王季上承父志下體兄心順乎心之自然不爲緣飾之迹吾兄業已長往而不欲當人心天命之歸則國家之任自無可委惟是篤慶錫光使天下知可有而不居者爲吾兄之仁委託得其人者爲吾兄之智後嗣逾昌父既可以無歉於志忠勤商室兄亦可以無愴於心是爲愛兄之大惟聖人爲可與權執一成見多一周旋便是私心愛兄之眞吾知其不足矣（朱子曰太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閒利欲之私也是以太伯去之而不爲狷王季受之而不爲貪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爲至德也）

又曰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蓋其心卽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孔子歎息而深美之也紱按合朱子之說以證此章然後可以論世而此章之義愈明其餘諸儒之說則因心則友篤慶錫光順理而無私俱止見得半邊耳

卽承天而不悖不負作對之心者也德之所篤祿自無喪事理固然則是受天之祿矣篇中敘止文王而未及武王然二國不獲受命既固奄有四方施於孫子等句則皆直照到武王有天下之後言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後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此章言王季能承天作對之實也帝度其心貊其德音者猶言天牖其衷也虛靈之體曰心心之所具曰德德之所聞曰音天與人以性天何能必人之盡性王季有心有德亦王季之能自度而自貊耳而亦曰天使之然者蓋人性之本體心無不度則德音亦宜無不貊是天之所以與人不獨王季而於王季亦無不然乃他人自暴自棄則帝方度之貊之而彼有不受也而王季獨能順承之而不失則似帝未有以度貊他人而專度貊王季者得之性成則是受之自帝矣明類長君皆心之度而德音由是貊矣以是對大邦是以克順克比而篤慶

受祿於無喪也比文王而其德靡悔言文王又有以承王季之緒於是受帝祉而施于孫子既受云者對今而言言受帝祉者不自今始也此篇雖二章一截然逐章聯接而下時解以其德靡悔下仍歸重王季則其德靡悔句既費解而受帝祉二句又未免與上章受祿無喪二句重複下章突言文王亦接不上矣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承上章而言文王之德也畔援私意之自內出者意必固我之私是也歆羨私欲之動於外者耳目口體之欲是也無然者正其心以全至虛之體而不以後起滑之誠其意以審應物之用而不使外誘奪之也蓋直內以敬稍貳以二稍參以三則畔援矣方外以義偶動於外偶搖其中則歆羨矣無斯二者以底於純則中無所偏發皆中節誕先登于岸也朱傳云先知先覺補入知字以開登岸之端也道具於心率性之謂道人所同得而曰先登于岸者他人同此性道而畔援歆羨則陷溺於人欲之下而不能上惟文王氣質清明義理昭著則不爲人欲所溺而登岸矣其實文王并未溺水非既溺而先登也但人皆溺水中而文王獨在岸上則見爲先登

耳然文王質雖生安而造道亦自有漸次如孔子十五志學至七十而從心不踰亦非落地便成聖人也無然二句總是以理制欲之學近好爲過高之說者云不必畔理援欲即畔欲援理猶未免理與欲對不必見欲而動即見理而慕猶未能與理爲一彼以爲講得入細而不知其大謬也聖人以理制欲惟使道心爲主人心退聽而已若謂理欲兩忘乃爲道岸則何異佛說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乎學者愼無惑於其說也文王之聖亦是文王自做聖人而曰帝謂之者何曰天賦人以有生則不能無形氣之雜然天與人以形氣便與人以主宰形

氣之理是不啻人人而謂之曰無畔援歆羨也但天以此謂人人卻置之不聞聞而不察惟文王則聞而契之奉而從之則有如帝之獨謂文王者矣朱子曰天豈諄諄然命之只是文王要恁地便是理合恁地便是天命之也按此亦可見理卽是天之說矣文王先登于岸則文王無行而不與天合矣伐密之事文王之承天也朱子曰此詩稱文王德處是從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上說起後面卻又說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得文王先有這工夫此心無一毫之私故見於伐崇伐密皆是道理合著恁地初非聖人之私怒也密人侵阮而曰不恭距大者事大恤小皆天理也文王爲西伯而密人距大侵小則逆天矣且觀之下章密民之戴周而棄密如此則密君之虐必有不止於侵阮者密可怒而

文王怒之怒在密而文王無與矣伐密而曰篤周祜對天下者民心歸周周之祜也去殘暴以順民心篤周祜也文王非有心於篤祜順理以行而祜自篤耳天下之屬望於周者不止密阮正天心之求民莫也伐密安阮不必恩及天下而已可慰天下仰望之心矣民心所是卽天意所予也於王季曰篤其慶於文王曰篤周祜然則周之福命亦周自篤之要非天之私周矣○密須國在今之平涼府靜甯州阮國在今之平涼府涇州其地在涇州西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伐密之舉文王蓋未親行故曰依其在京陟我高岡以下言密人之棄密而歸周所謂仁者無敵也民之棄密歸周如此則文王欲不取密而不得矣於是作都以撫新附之衆而順天下歸嚮之心爲下民之所歸往也文王之時未撫萬邦亦未爲王然天下之人心則固已繫屬於文王而戴之爲天下君矣密人侵阮耳而文王遂取密不已過乎滅國大惡而何獨無惡於文王也曰文王之取密非文王取之也密自授之文王耳無矢我陵

無飲我泉密民仰文王爲父母密民皆文王之子弟密君自無所容矣人來歸而固卻之仁人不爲也棄子弟於他人仁人不忍也而豈等於奪人之所有者哉不然者人心歸附而故卻之以飾夫得國不取之廉則是畔援歆羨之私而棄民也則是自作聰明而違帝則也豈所以爲文王哉善乎孟子之言天也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精義之至也仲虺之誥曰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天之道也○文王作程邑蓋度地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歸附之民日

衆而舊都不可容則不得不徙都也程邑在今西安府咸陽縣去岐山不遠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德備於躬篤恭不顯則無事聲色而民自化矣私欲淨盡天理流行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矣上之接民不能離乎聲色然事聲色以化民則其中必有不足若夫盛德淵微則自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而安在其聲色之大也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順

帝之則非無識知而無所謂識知稍自用其識知則私智之鑿而與帝則違矣蓋知覺者氣而主知覺者理知覺主於理識知皆帝則也離理以用其識知則識知皆氣之流雜而已然此非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不能與也將言伐崇而復以帝謂起之者蓋正於伐崇見文王之明德爲天命人心所共許也崇侯嘗譖文王伐之疑於私怨然所當怨何必無怨而後爲聖人崇侯長君逢君爲天人所共怒故伐崇而非私也左傳云文王聞崇亂而伐之則崇之暴亂其罪又有不止於譖文王者伐崇以遏亂安民亦不徒以其譖矣○崇國在今西安府鄠縣鉤援以長繩屬鉤援之城上下以繩爲梯級所以攀援而上者也臨車之高者以便遠眺也衝輕車衝突者也墨子書公輸般作雲梯以攻宋又有備衝之篇六韜書有所謂武衝車者○夏革朱傳闕疑呂東萊以爲侈大變革也意亦强通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臯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此以見伐崇之舉罔非順帝之則也夫使文王以私怨興師而有利崇之志則加兵於崇宜其選鋒銳進期旦

夕得崇使虎而甘心矣然而緩攻徐戰告祀羣神欲以致之附之是可見文王非有宿怨於心雖其待仇讎亦未嘗不存一並生之志也閑閑連連安安等字寫出從容氣象然既曰執訊曰攸馘則可見亦曾攻戰但不急耳孔疏之說亦然時解必執不戰之說謂此但言我師有此將帥耳此拘見也○類是祭上帝文王雖爲西伯似未當用天子之禮其或者殷時禮制未備則諸侯有事亦得告於天歟及其終不服然後縱兵以滅之不誅崇君不足以安崇之民而懲惡於天下原亦非以不服而加忿也是以綏攻而四方無侮知文王之心而服文王之仁也滅崇而四方無拂知崇侯之罪而服文王之義也天命不可見而見於人心四方無侮無拂是四方之人皆以崇爲當滅而

非文王滅之矣四方皆以崇爲當滅是則天命文王滅之而文王亦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焉矣然則始之負固不服者亦崇君與其黨耳若崇之民則未必不後我后也不服者惟崇君與其黨是以不足以抗王師而終於絶忽也夫密人侵阮以爲不恭而距大矣時文王雖方伯亦諸侯也征伐自天子出所謂專征伐者宜亦止四夷入邊臣子篡弒之類不用待報者耳後世强臣拜表輒行東萊猶尚譏之今文王伐密伐崇而并取其地似非有天子之命也此與春秋之摟諸侯以伐諸侯者又何以別而獨無責於文王乎曰此未易言也天子有道

征伐自天子出雖有文王何敢干焉天子非有道而臣亦非文王縱爲方伯方伯亦何敢擅焉而紂時何時也紂爲無道魁則諸侯之無道者無望於紂之能討矣紂不能討而無道不可不討也文王不忘服事之心亦盡吾忠誠以冀紂之一悟耳至天下之民之困無道諸侯之橫則文王安能一日忍之天下之民心亦無一日而能釋文王也猶必曰征伐不敢專是無以拯斯民之困而慰天下之心也是縱惡人於不誅而使之肆其毒痛也是故君命天也民心亦天也君有時而不天則從民心之天君虛位也天實理也尊虛位而違實理孰若略其虛以盡其實此文王之所以權也至天子不天之甚則諸侯或可取而代之況征伐而必以其命哉故曰文王服事之心卽武王征誅之心事雖不同其心一也知文王伐密伐崇之事則可知武王伐商之道矣

緜之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誕膺天命九年未集此漢儒所以有稱王改元之說也夫稱王改元其誣實甚而九年大統未集之言武王必有所指竊謂文王初年蓋壹惟恪恭事紂入爲三公受囚羑

里榮辱皆惟君命雖其德化之盛遠被江漢汝墳而文王亦惟是率之以事紂征伐殆未敢專也及夫紂惡日甚人心愈離天下三分之二惟知暱就文王有雖欲强之使事紂而不能者是故虞芮質成而朝周者四十餘國文王亦知紂之終不可事而天命人心之必不可挽於是除暴安民之事文王有不待紂命而自行之者故西伯戡黎而祖伊奔告是殆爲文王征伐之始也自是而伐密伐崇武功大振文王皆不待紂命而自行之矣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其非指此等事歟是故朱子曰文王旣戡黎又伐密伐崇已

做得事勢如此只是尙不肯伐紂耳又曰文王出來做事如伐崇一節不是小小侵掠乃是大征伐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此見大段動衆岐山之下與崇相去自是多少里因甚如此（崇在岐周東南三百餘里）這般處要做文王無意出來做事都不得又如侵自阮疆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這都自據有其土地自是大段施張了或云紂命文王得專征伐紂不得已命之文王不得已受之橫渠云不以聲色爲政不以革命有中國馴順帝則而天下歸焉其爲文王乎若如此說恰似內無純臣之義外亦不屬於商這也未必如此只是事勢自是不可已當商之季七顚八倒上下崩頹忽於岐山之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當得文王之事惟孟子識之故七篇中所以告列國之君莫非勉之以王道又云假使文王再在位十二三年亦不得不有商之天下但文王須待他黃落下來武王則未免生擘下來耳紱按從來論文王事者不失之拘則失之誣是惟朱子之言乃爲得文王之心而合於時中之道也鍾伯敬云古公得季歷以及文王此詩最說明備婉至不露嫌疑形相開口便說上帝求莫作提綱所謂

莫民不獨指古公王季蓋天預知有紂之虐同欲尊文王以安之故不得不立王季也後四章則言文王事以終古公傳位季歷之意所以不及武王者爲古公諱翦商之迹也始終歸重文王上愚按太王王季之事正大光明何待後人擡上帝來包庇所以言土帝者推本原之論耳古公之時紂尙未生天何從而預知其虐天而既預知其虐天何難不使之生天能生文王於周獨不能不生紂於商而爲此委曲乎太王實始翦商此有見於理勢之將然原非大逆不道何庸於諱其傳位季歷以及文王太王自順理順勢而已而豈曹瞞作用耶大抵伯敬論古純是權謀術數氣習愚恐其說之足以惑人故備述而辨之○大雅言武功此篇爲詳竊以此篇蓋出師而受脤之樂○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此篇述民樂之辭蓋追述文王之得民亦以戒後王而作多士也此章首四句言成功之速末二句述民趨事之情惟其子來所以成於不日也所以得民之子來者則人君可深其思矣傳中國之有臺云云見作臺亦國所有事而非無故勞民也○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

服虔說天子曰雖諸侯曰泮宮見王制蓋其名始自文王而後王因尊之以爲天子之制如皐門應門之類亦如是耳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樂其中之所有也○麀鹿魚鳥之得所此不必說是王政之仁恩及物蓋囿中鳥獸沼中魚躍凡臺池囿苑皆然不獨文王也但此詩在民口中寫來見有欣欣然爲君怡情意致耳靈臺之作本以望氛祲察災祥而臺下有囿囿中有沼則因以時觀遊節勞逸此靈囿只是如今花園之類非田獵之所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首二句敘述末二句亦民樂之之辭聞之而歎美其作樂之有序又因而歎美其有辟廱之樂也○考工記梓人爲栒虡鐘之虡以贏屬之淺毛者謂虎豹也以其有力而能負重也磬之虡以羽鳥也以其無力宜負輕也栒以龍蓋懸鐘磬之架其兩柱曰虡虡下之跗足也飾以獸爲柱上橫木連屬兩虡者曰栒栒之兩端飾以龍首栒上加大版刻之業業然曰業業上懸鐘磬處飾以采色曰崇牙其狀樅樅然業上戴璧而樹羽爲翣列五色羽如扇也此栒虡之制也周人懸鼓則鼓亦在栒虡者考工記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曰鼓鼓面徑四尺則周一丈二尺中圍鼓腹也中圍加三之一則周一丈八尺也又鼓人以鼛鼓鼓軍事以晉鼓鼓金奏晉鼓長六尺六寸此作樂而曰賁鼓蓋先鼓以警戒則用鼛鼓及節樂乃用晉鼓也鏞大鐘亦特懸之鐘非編鐘也所以始樂者所謂金聲也者始條理也曰賁曰鏞皆舉其大者言也樂事詳見周頌有瞽篇下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作樂必先鼓以警戒故聞鼉鼓逢逢而知矇瞍之奏公蓋欣聞其盛也亦可見一時之小大從公圜橋觀聽矣

○按孔疏鄭氏引韓詩說辟廱在南方七里之內而說左氏者謂靈臺在太廟中壅之以沼謂之辟廱皆無明文孔又自斷以辟廱三靈同處在郊愚謂靈臺辟廱自應在郊然亦不必同處要之靈臺以望氛祲察災祥即周禮保章所掌以詔救政訪序事者也辟廱以大射養老以教國子造俊秀即周禮大司樂所掌以習禮樂者也人君登臺以書雲物視學而大合樂皆民事而非遊觀也乃此則以爲是君王之樂焉此亦如夏諺之以省耕省斂爲王實遊豫耳篇中曰不日曰子來曰攸伏曰鼛鼛曰於論於樂皆見當日之民踴躍懽忻贊歎無盡和平氣象直令人神遊盛世矣文王何脩而得

此人君可無深念歟○鼉似鼉而四足似蜥蜴今或謂之土龍能橫飛能作霧好睡日閒常睡善崩岸穴居岸下久則岸崩鳴聲如鼓夜鳴應更蓋大者皮可冒鼓亦非常得者也顧命篇以鼖鼓與大貝並陳皆爲寶器意者其鼉鼓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此章專美武王而所以美之者只在一孝字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正孝思之實所謂善繼善述也惟其孝思不忘則得天孚民式下土裕後人皆由於此此所以配京而無愧也首章美武王能配三后虛冒通篇首三句則述世德以引起配京句也下武二字舊說皆以下訓後

以武訓祖武語意自窒滯而難通故朱傳不從毛氏曰武繼也鄭氏曰下猶後也孔疏尊之彭山又以下武爲不尙武之義則更非詩意故朱傳只云下義未詳蓋闕之也

但傳中所載或說亦似於三后在天句有礙王氏呂氏俱以下字對上字言而武字則指武王說似優於毛鄭半山王氏曰太王王季文王以文德造始於上武王以武功續終於下故曰下武維周東萊呂氏曰下者繼上之辭下武之繼文卽所謂嗣武受之也然朱子不用其說則以文王非無武功而以武字屬之下字終覺未妥是宜以訛字闕之耳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言王之所以配京者以其能世德作求也周之世德何德哉三后之德無不脗合於天故求世德者亦惟其合於天理則合於三后矣天命之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不可須臾離者也心稍閒焉則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無以配命則非以求世德矣永言配命斯有以配三王斯足以孚天下誠以天命之性天下人所同得卽天下之心之所同然故德脩於身自有以成王者之孚於天下也永言配命武王之繼述於是爲善是以爲侯爲王不同而合天同服事征誅不同而莫民同性之反之不同而成功同故以下伐上而人不以爲逆以周代商而人不以爲貪不失顯名克光前烈人何以信之信其

德也信其配命而非有私也不然者周自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考誕膺天命天下已孚於周矣而武王不能永言配命以集大統以安天下則是於世德爲有愧雖終其身以服事殷亦只爲不善繼不善述耳何足云配于京哉曰武王之繼述以是爲善矣然則伯夷叔齊非歟曰夷齊也者有見於千古之分而未見於天下之權故孟子曰伯夷聖之淸者也非時中之詣也且叩馬之諫其事有之論語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則以諫不聽而去其事有之矣而所諫之語及西山之歌則後人所附會武王十三年而後伐紂安得有父死不葬之說其逃之首陽亦不合則去之義耳必不至爲以暴易暴之語也卽武王見

非於義士而義士之非終不敵天下之信於武王初何損哉孔子於泰伯文王皆稱至德矣然泰伯至德亦因其志有不同而處之盡善故夫子稱其至要其實亦猶聖之淸云爾文王之至德則尤有經權之盡善而非止如太伯者商紂猶可事則事之密崇有可伐則伐之故徐寓問曰使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爲武王牧野之舉歟朱子曰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卻似生擘破一般耳然則使文王而終有天下文王亦豈有減於至德哉且武王十三年以前武王亦何嘗

非服事脫武王卒於十三年之前人將曰武王亦終身服事矣是何足以知武王哉武王自有不及文王處要不在服事不服事上武王惟不以迹爲繼述而以世德作求爲繼述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文王之德一天也武王永言配命武王亦合天也武王合天武王亦文王也孟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愚亦曰虞夏受禪湯武征誅其義一也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堯舜之子而之舜禹此舜禹之所以有天下也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桀紂而之湯武此湯武之所以有天下也武之聖固有未能如文者然於迹之異何問焉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配命而成王之孚孚之則式之矣而所以爲下土之式者亦豈有他道乎永言配命而不忘卽其世德作求而不失也其世德作求而不失卽其永言孝思而不忘也永言孝思其孝思不已足孚於人心而爲法於天下哉此反覆上章之意所以深見其孝德之純若曰君一事一念之孝卽非一身一家之孝而已也夫武王之孝之迹固非人所可法而武王之孝思則有爲人人所同法者武王化國爲天下易侯而王此皆其迹而可法者其心也武王之孝思求世德配天命而已人人思脩德以合天卽人人法武王之孝也

且武王行王政於天下使人人皆有以興起而盡其孝則是以一人之孝爲天下之孝而孝思不已爲則於天下哉愚嘗曰人子之事親也有一念不可以對天地則不足以事父母知此者可與言孝矣亦可知先王之以孝治天下矣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孚之則媚之矣式之則應之矣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則是以一人之孝爲天下之孝合天下之孝爲一人之孝其善繼善述之實不已甚昭歟曰媚茲一人則武王之有天下非武王取之矣曰應侯順德則武王之伐商非

犯順矣曰昭哉嗣服則武王之征誅非有異於服事矣

昭哉嗣服此所以配于京而無愧三后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此及下章又欲後王之能繼述武王也人能合天則受天之祜矣○於萬斯年或訛作於斯萬年謬甚只倒順一字則句有死活之分不可不辨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武王之孝思也來許之繩祖亦求世德而已欲求世德亦永言配命而已合天則受天祜天祜不可知得人心即受天祜也德能合天則能孚人

能孚於人則媚茲順應四方來賀矣四方來賀是萬年有佐也得四方爲萬年之佐天祜孰大於此而要惟能繩祖武得之後王安可不永言孝思乎既曰受天之祜而又必曰四方來賀者天命在人心也以得天得人平對則非矣此篇主言武王而大意宜與文王篇參看蓋能儀文王則能繩武王矣永言配命即永言孝思事天事親一道也成王之孚即受天之祜天命人心一理也○文王有聲通駿有聲通求厥甯通觀厥成文王烝哉

此篇專言遷都之事蓋公劉遷豳以西戎不可與居也太王遷岐以狄人不可不避也此其遷國之故人所易知至文王遷豐武王遷鎬則皆在無事之日似乎可不必遷故此篇獨舉其事而詳言之以表文武之心其曰求甯則文武所同志也此章先言文王之心以起下遷豐之事蓋聖人之心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天下一日不得其所則此心一日不安天下一人不得其所則此心一念不慊然非徒存此心已也有是心則有是事文王在國而惠鮮懷保在外而化行南國於上則率叛以服事於下則一怒以安民莫非此求甯之心出之要欲觀其成功而後已也文王之有聲正文王之克君也然厥成之功文王終未及睹故書曰九年大統未

集于小子其成厥志也此曰通觀厥成蓋直喚起通篇又以見武王之善述矣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此乃言其作豐之事也武功所以戡亂戡亂所以甯民是以既伐崇而遂作邑正可見求甯汲汲之本心則皆其所以盡爲君之道也○作豐與作程稍異程不在密豐即在崇故曰既伐于崇作邑于豐蓋一以撫崇民一以賓諸侯也

築城伊減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通追來孝王后烝哉

築城伊減不欲勞民也減與洫同是已成之溝然亦不必正是十里但謂其因舊溝而

不更開作豐伊匹使地邑民居參相得也城邑大小在鑿耳文王當時未必有定制亦稱一時之宜耳其後豐又不能容故有遷鎬之舉嚴氏謂稱其爲上公之制非也使文王作豐所以棘己之欲則必將高城深池使都邑華盛以示壯麗而夸聲靈矣乃伊減伊匹而不爲侈大之制者蓋作程未幾而作豐原非棘欲而第以追孝故也此所以爲甯民之王后也匪棘其欲二句所以原作豐之心非原伊減伊匹之心也伊減伊匹正以見文王之不棘欲耳孔氏曰纔得伐崇便作此邑者非以急從己之欲而廣此都邑乃追述王季勤家之行思進其業故耳此解得之時解以制度狹小爲似於棘欲非也昔公劉遷豳太王遷岐雖常變不同而求甯之心則一以祖父之心爲心甯民卽所以追孝且今者歸附之衆亦祖父之緒貽之憑

藉也祖父勤而貽之而我不作邑以安之非孝也故特表之曰適追來孝也此章正言遷豐之事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建國以爲民極文王伐崇作豐所以廣民居亦所以朝西方諸侯而布方伯之政也既作豐邑則凡其所以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之事皆必有煥然一新者豐去岐周三百里今作新邑其制度必是煥然一新則甯民之功於是益著是以四方來歸而以文王爲楨翰蓋自是非獨岐周一國之君而天下有君之之漸矣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承上章豐邑而及於武王見武王能纘文王之緒也禹貢九州之貢皆入于河澧入渭而渭入河故四方皆由是而來周以君武王也四方攸同皇王維辟則豐邑又有所不能容而求甯以慰天下之望者又將有遷鎬之舉矣斯時武王亦只爲西伯曰維辟者就四方愛戴之心而言也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四方皆以武王爲君故武王又徙都鎬京以益大其制講學行禮以倡天下德之所孚已遠而化之所入益深則天下之人無不心悅誠服蓋不待牧野陳師商紂自

焚之後矣此以見武王之有天下非力取也此泛言遷鎬之始終也○周肇國西土而德化漸及於東其始化行二南而後漸及於北故其所言之序如此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鎬京周所世都矣故特重而指言之曰宅是鎬京此言遷鎬之始稽之於卜見遷鎬爲神人所協從而後人之所宜世守也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四方攸同先王詒垂成之緒講學行禮天下致悅服之誠武王似無所事者然宅是鎬京實有以繫屬天下之

人心而立萬世可守之基業是則所以詒孫謀而燕翼子也然所謂詒謀者非後世居重馭輕控制天下形勢足恃壯麗可觀自私其子孫以世世爲天子之私意也亦以繼三后求甯之心紹文考觀成之志建都以立民極治本以奠四方使天下之民無不甯已耳而周室之基亦以此固矣天下服則一人安一人安則天下安而非有私也此武王之所以盡君道也篇中曰文王王后皇王武王皆追稱之辭每章以烝哉結之歎美無盡而垂戒後王之意亦至深且遠矣

靈臺下武文王有聲三詩語意相承亦當聯用但未知果用於何所耳

詩經詮義卷之八終

詩經詮義卷之九

同邑程夢元陝圃
祁門倪望重愚山
婺源汪紱雙池輯　後學懷甯楊孫銘伯新同校字
同邑潘紀恩筱圃
同邑余家鼎彝伯

生民之什三之一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句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此蓋於郊祀而受釐頒胙之樂歌段氏曰祀天樂已見頌祀主於嚴肅故其辭簡此殆大臣因祀事之餘推原其所以尊者草廬吳氏曰頌有思文矣生民乃祭終受釐所歌施於人而非施於神者自當爲雅詩也故專言后稷之事以見配天之宜而今

日之祀天實猶賴后稷之福也首章推本其始生之祥見后稷之生天實生之以開萬世粒食之原者故異於常人如此通章皆敘事之辭而以問語引起一氣貫到末句言周之始生何自乎自姜嫄始也姜嫄之始之奈何則以出而禋祀郊禖偶履帝迹之拇遂歆然有感於大迹偶履之地而受孕焉由是懷娠於身由是肅居側室由是而生由是而育斯人何人乎是維后稷也按姜嫄爲高辛氏之世妃而說者多以爲帝嚳元妃若然則稷爲帝嚳嫡子宜傳帝位乃不立稷而立摯何邪且如世本史記所傳則堯與契皆稷之弟矣乃堯繼摯以立百二十年而後崩而稷契尚皆佐舜是可見稷契皆年少於堯而稷非帝嚳嫡子則姜嫄非帝嚳元妃矣孔氏曰鄭以姜嫄爲高辛之世妃謂其後世子孫之妃未知其爲幾世故直以世言之鄭氏謂高辛傳國十世不用世本之說安成劉氏曰姜嫄以高辛子孫之妃而得祀郊禖豈古禮簡質天子諸侯皆用其禮歟然諸侯郊禖義終未安使其爲帝嚳後世子孫不知幾世則又似不逮事堯舜意者高辛傳國十世而此固帝嚳之父之別子歟高辛氏代名帝嚳者高辛氏之一君也顧周人禘嚳而郊稷是嚳固稷父也稷所自出之帝也竊謂世妃云者只如言世婦姜嫄蓋帝嚳之羣

妾嬪御也是故周人祖后稷別子爲祖稷始封邰也不及帝嚳支子不祭也諸侯不敢祖天子也別祀姜嫄庶子得祭其所生之母也禘則追祭帝嚳於后稷之廟以既爲天子而上紹大宗之統也稷固亦嚳子而姜嫄非帝嚳元妃明矣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則凡有事於上帝皆曰禋祀克禋克祀詩家句法然耳克禋二句皆原敘之辭非謂姜嫄能竭其精誠故帝報之以后稷也下章上帝不寧二語亦只閒筆照應時解因而特重禋祀二字非也郊禖求子之祭行於仲春其亦祀天者以天爲生物之本而先禖別族類之始先禖蓋太皞伏羲氏始定夫婦之倫者也故以配焉此當於東郊

牲用太牢非於南郊之圜丘也南郊圜丘惟冬至祭之牲用犢顏氏以此爲祀於南郊亦非婦人無外事惟求子之祭則后率九嬪從焉故姜嫄亦與往也傳中乃禮天子所御云云謂已曾經御於天子之嬪妾也然此引月令成文耳上古未知同否也履帝武敏四字句歆攸介攸止五字句或以履帝武敏歆爲五字句者非顧麟士主此說今多從此故特正之焉履迹而孕原不必疑朱子所引張子及蘇氏之言悉矣朱子又嘗曰毛公說姜嫄出祀郊祓履帝嚳之迹而行將事齊敏鄭氏說姜嫄見大人迹而履其拇二家之說不同古今諸儒多是毛而非鄭然史記亦云姜嫄見大人迹心忻然欲踐之踐而身動如孕則非鄭之臆說矣又曰後世所謂祥瑞固多僞妄然豈可因後世之僞妄而并眞實者皆以爲無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之言不成亦以爲非古

今人傀殊不可以常理窮安可盡以爲怪誕而疑之惟其無人道而生子所以有隘巷平林寒冰之棄否則無坼副菑害正是美事安得反以爲不祥而棄之乎乃後儒如嚴華谷陳雲莊輩仍欲援毛以擊朱是何其識見之拘滯且不通文義不顧本章血脈也彼謂既爲高辛世妃安得謂無人道抑知天子嬪御非一進御有期受孕有徵若前此殊未受孕今此又未進御而履迹之感忽然成胚則不由人道可知何得云一有男子便自當有孕乎哉詩敘太任之生文王必本言王季敘太姒之生武王必本言文王此詩言后稷之始生乃但言姜嫄而不本言帝嚳詩意自以爲后稷爲天所特生故也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此章言其生時之靈又以起下章棄之之故也彌月即載震載夙後將生之候也仲春而孕至寒冰時正滿十月不坼副無菑害即所謂如達也先生如達正所以赫厥靈也然姜嫄則終以無人道之故未敢育也則曰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禋祀乎奈何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子也上帝不寧二句婉然婦人聲口此與不顯不時字面雖相似而語意不同豈不顯乎豈不時乎必之之辭文王陟降二句正接此豈不寧乎豈不康乎疑之之辭居然生子句反折意以爲不解其故也孔疏及蘇氏之說俱非語意强解作聖母之祭格天其說尤無意味后稷名棄始生之見棄可知之女以赤

毛而棄之則亦名棄而說者於此章尤爲牽强必將居然解作安然抑思既以人道生子則姜嫄何必棄何敢棄且既以人道生子則禋祀履武亦何足述以安然生子之故而反疑爲不祥是何疑得不情安然者爲不祥豈坼副菑害之反爲祥邪是何異瞽生之母田文之父而忍於棄其所生其何說以處聖母也○以赫厥靈赫后稷之靈非赫上帝之靈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此言其棄之之異而又見其所以收養之故也腓字之

不踐踏也（不必拘足胜之訓）會伐平林適值伐平林者而不果棄也（朱元善謂人唆而實之懷抱亦恐不然）覃訏上承呱字下接厥聲載路自當以聲之長大言非以形言也夫無以生之而居然以生有以棄之而卒不能棄其閒殆有所謂天者非邪天地之閒氣有以鍾之得氣之厚者寒暑自不得而害之異類亦若從而庇之一氣所通事理固然堯舜之時鴻荒未盡啓闢天挺神聖以前民用事與三代以後自異亦天地之秀靈至是而不得不泄有不可以强爲之說者矣然古今生人之異者不一而善惡賢否各殊（如稷契之聖褒姒之惡令尹子文之賢莊司徒女之斐漢高祖之英皆異者也）厚薄清濁之命

天能有以賦之而人之賢否終非天所能定也教訓異之習俗異之人心之敬肆異之天果能操其權哉稷之所以能稷也列女傳謂姜嫄實有以正教之然則稷之生而善稼天也稷之無負於天者稷也甯第恃所生之異云哉而第曰天也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此言其幼時之異而卽以起下章教穡之事也匍匐而克岐嶷可知其不凡矣就口食而遂蓺荏菽天性然也所蓺者無不美又其智有出於天錫者也夫幼而種殖固其天性有然然種殖亦必以漸而美蓋初時亦只亂種而其聰明睿智久久便會察得物理出來識得某物之性宜某某物之性又宜某如是而合天時如是而合地宜使物物各遂其性而無以害之又能勤敏於用力而不肯爲鹵莽滅裂之爲則又盡乎人力之助而物生於是乎益盛所以致旆旆穟穟幪幪唪唪之美也此從天性中流出卻是從心無私累靜細强力中察識擔當得來若果一種便好則是稷之所得乎天者只稷一人所獨宜不能以分之人人矣何以能教人何以能教人而使天下後世之人皆能如后稷之穡乎故曰天之生

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知覺有先後不同而能知覺同且質雖生安亦由學利愼無謂神聖自天遂無關學力也荏菽旆旆其枝葉揚起旆旆幹强而揚起之盛也禾則黍稷稻粱（凡叢生長葉者禾其蓺以行其布行欲疎生茂則密故曰穟穟穟者遂也生意之遂也錢文子曰穟與穗同禾多實也亦通）麻麥幪幪風然不密則易仆故尤以茂密爲美瓜瓞則惟其多實而已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邰家室

此章言其教稼之功而遂開有周之緒也后稷之穡后

稷之教穡也不曰稼而曰穡言后稷教天下以獲收成之利也蓋自神農教稼播殖百穀而天下咸知有粒食之利矣然知稼而未能盡稼之道則未免稼多而穡寡天能始物地能生物而輔相之以合天時順土宜盡人力以盡物性者則必有賴乎人非有以盡人力之助固無以大獲收成之利也有相之道則稷之所以教人穡者也弗厥豐草七句皆所謂相之道也方含氣於內苞句萌於外發則生意之畢達也（猶今言發叢也）穀在草閒非道之法百種有九土之宜漬種有土化之方布種有趣時也不漬而種非道也種不以時非道也故治土有耕耨

之則既種有耘耔之力水潦有溝洫之備乾暵有灌溉之用栽培有糞土之益時雨有燒薙之助凡人力之所可以裁成輔相者智力無所不至蓋本其所心得者以教人故自是由方而苞而種由種而褒而發而秀由秀而堅而好而穎各能順遂其生以條達而嚮於成相之道於是乎盡而穡皆栗栗然矣此蓋非復童時之嬉戲而盡天下之穡皆莫非后稷之所爲穡之也后稷之功於是爲大而有邰之業肇矣夫農爲民食所天乃開之者自神農而盡其道者惟后稷孟子嘗以禹稷並稱三過其門而不入又曰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也是稷既爲農師則其盡心民事者益以日夕不遑仁天下之至矣過河洛而思禹功豈粒食而忘后稷邪是其開物成務實與覆載同其生成其肇有邰之封以至於文武遂有天下復尊稷以配天不亦宜哉故稷之配天非周人之私也雖迄今以稷配可也而論古者或以稷爲農官不過一技之長及論是詩則曰稷自天生故還而配天是何異管窺之見歟（此章自主教稼言或謂此是稷自稼穡如此至封部方是舉爲農官夫稷未有功何得曠封其說未是也或又疑此章作教稼說則下章降種於民似說不去抑知下章只更舉以起肇祀耳此自天下言下章自部言自不相妨礙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此稷享有土而開祀事也降嘉種即上章教稼時事此乃撮舉四種歸注肇祀則即有邰言之蓋天下之穡自稷教之而嘉穀之成亦還而奉之稷則萬世之祀所由肇矣有國而獨言肇祀者此篇本爲郊祀而追述之見我周之祀有由來也我周之祀事自稷肇之今還而祀稷以配天在稷則功被天下而食天下之報福延後嗣而受後嗣之養德合上帝而配上帝之祀其所宜然而其在子孫也則修祀事以無隕先緒以爲天下報功以爲子孫反始禮至盛矣然子孫非敢自謂能也賴后稷

有以聲之耳歡然之至也○黍有黑赤白黃四種其性糯宜爲酒而黑黍尤美周人以爲酒所謂秬鬯也謂之秬者黑黍獨高大於衆黍其米亦大於衆黍苗葉全似蘆故南方人謂之蘆粟宜爲酒以祭故又名穭粟又名秫黍今或說爲蜀黍凡黍米皆黃惟秫黍皮赤肉白秠黑而不黃黍宜高燥不耐下溼惟秫黍耐溼故南方無黍而獨有秫黍也黑黍之一秠二米者則今世罕見先儒以爲和氣所生理或然歟或以一秠二米者惟大麥亦宜爲燒酒因欲以大麥當之非其類矣糜芑皆粱之別名粱有黃白赤青四色其赤者謂之糜白者謂之芑也今人或說糜爲糜而因指此謂之穅抑知糜之與糜字異而音亦異糜音門粱

之赤者也粱穗如狗尾而粒聚今人謂之粟者也糜音糜穅也穅穗如黍而散今燕齊秦晉間皆謂穅爲糜子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此詳言穅之祀事而又言其相繼不已以起末章之享帝也或舂或揄四句言爲酒食之事揄抒臼也謂米既精鑿則抒之以出臼也蹂蹂禾取穀以繼舂黍穅粱秫之屬皆連秸穗藏之及將舂則蹂之以脫其穗而後入臼也叟叟淘米聲也此承上穡事而先及之載謀載惟將祭時之敬戒也安成劉氏曰周禮太宰及儀禮少牢饋食皆前期十日宰戒事而卜祭日之吉凶又射義將祭必先習射以擇士射中者得與於祭周禮太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齊者散齊七日戒者致齊三日具謂所當供脩謂埽除糞溷也取蕭祭脂宗廟之祭舉一節以該其始終也取羝以軷舉祭行以該五祀以五祀該外神也烈即炙也燔炙以獻尸也宗廟外神皆有尸以興嗣歲宗廟社稷五祀皆歲徧不敢怠荒亟事神之典於無窮也此句意起末章末二句之意矣萬授一曰謀惟蕭脂羝軷燔烈皆以今日祭禮說后稷祀事稷時未必有此詩人不過極形容肇祀之盛耳愚按有人即有神三禮之典唐虞蓋幾備矣稷之德宏矣而此章獨詳其肇祀之事蓋以由后稷之明德薦馨其精神有與天默合者是以當開國之初而不懈於事神其仁孝誠敬之不匱如

此所謂庶無罪悔者蓋於是而概見矣不徒誇其祀事已也○禮支子不祭而得祭其所生之母諸侯不得祖天子稷以別子自爲祖故周人祖后稷而不及帝嚳稷之肇祀廟祭惟姜嫄耳前章朱傳云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是也周禮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序先妣於先祖之前是主祭姜嫄也其祭社稷五祀則有國之常自此以興嗣歲則子孫世守祀事雖後嗣之祭其祖考亦自稷肇之也五祀春祭戶夏祭竈夏季祭中霤秋祭門冬祭行鄭氏曰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東西南北爲廣輪四尺南北爲輪北面設主於軷而祭之

蔡邕月令注同毛傳云道祭也孔氏曰若於國外祖道載祭其壇隨所嚮而爲廣輪尺數同也按門外之載與祖道之載同是祭行道之神但此詩以常祀言則主在廟門之外者言耳按此亦地祇也取羝以載周禮所謂血祭也君以羊大夫以犬先踐牲於載以祭之然後更設饌迎尸以祭於奧所以亦有燔炙也祭先祖祭外神皆有尸但祖考之尸以同姓外神之尸以異姓宗廟考妣同几則有男尸無女尸惟喪事虞祭男用男尸女用女尸男尸必同姓女尸必異姓周祭姜嫄不及帝嚳則亦用女尸矣附考於此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后稷立我烝民之功既有以配乎上帝矣而后稷之肇祀又能盡其誠敬以與鬼神相流通則感孚之素非一日矣我今者率循后稷肇祀之誠敬以尊祖而享帝稷之神即帝之神而今日之祀又依然后稷之祀上帝之神其有不居歆者乎行見豆登之薦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而享之一理所合精神意氣之流通其不誣也然豈但今此之臭信得其時哉蓋自后稷之明德馨香其精神已與帝通既歿而其神遂與天合而世世以興嗣歲皆庶無罪悔以迄于今我今日亦率而循之而有以邀上帝之歆耳然則今此之受釐頒胙也受帝之福何莫非后稷之福也子孫其世世念之而不忘可也此章說者都無大謬但稷之教稼德合於天是平日事稷之肇祀誠通於神是祭時事稷固未嘗祭天然神莫非天通於神即通於天合於天即合於神無二理也此篇專因享祀而言故此章亦單頂肇祀言謂自稷肇祀仁孝誠敬已無罪悔於天至今日而稷之神已合於天則天之神即稷之神矣我稷之子孫也而循稷之肇祀者以祀天是猶乎以稷之祀祀稷其精神之合一必矣故居歆爲甚速也庶無罪悔句宜單就祀事言而曾氏世世用心之說亦未可抹卻若仍就教稼之德說則直是合

天不止庶無罪悔且詩文明言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而或者卻必云能教稼以無負於天故庶無罪悔徐敬弦之說

反拋荒肇祀失詩意矣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邇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生民爲郊祀終而受釐之樂此篇爲廟享畢而燕私之樂凡祭祀之詩則入頌燕饗之詩則入雅君臣燕飲則入小雅因祭而燕則入大雅楚茨亦言祭燕然人臣之事故入小雅此天子之祭畢而燕故入大雅若如序說所云養老乞言則小雅之事矣祭畢送尸尸賓皆出使人歸賓俎而留同姓以燕於寢歌此詩以致其親愛慇懃之意也此篇祭畢而燕既醉以答此詩鳧鷖明日賓尸嘉樂尸答鳧鷖

以類相從最為得有次序此章原所以設燕之由勿字莫字主人自戒之辭而亦以為風所以勸親親也生意行葦所自具惟恐牛羊踐履之則生意滅息而無以致泥泥之盛兄弟同氣分形天性之親亦人所固有第恐角弓胥遠則天性不見而無以敦燕好之歡故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庶乎方苞方體而維葉泥泥也戚戚兄弟誠莫遠具邇則親愛之意油然於假廟之餘而或肆之筵或授之几矣蓋燕飲之禮貴乎其誠苟無親愛之心則筵几之陳只如無有故詩人以行葦興也惟天性之親惻怛而無失而親愛發於自然則誠意已有篤於燕飲之先者

由是而燕飲為歡以敦九族則筵几之閒藹然怡然和樂且孺而慇懃之情有自致於不容已者斯可以見先王之厚矣序因行葦四句而以為仁及草木因戚戚兄弟之言而以為內睦九族且其言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是先愛物而後親親無理尤甚矣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親地曰筵重筵曰席周禮司几筵所云設莞筵加繅席設蒲筵加莞席皆重席也注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是也今或謂鋪陳品物曰筵在前下藉曰席在後上復加以席曰重席是其意以筵為盛藉俎豆之屬者此誤解周禮者也然孤陋甚矣古人俎豆只安放地前既肆筵而又設席所以安兄弟者至矣緝御猶更僕也御是旁立服事之人蓋如尸之有佐食所以給使令道飲食祝嘏者也更迭服事故曰緝或乃指謂量人宰夫之屬亦誤也君燕其臣則宰夫為主人此豈侍御者既授几而又有緝御所以安兄弟之老者又至矣惟老者有几有御主人獻賓賓酢主人矣尋常丞少者固不得有也主人獻賓賓酢主人矣與族燕則以異姓一人為賓而膳宰為主人同姓不相賓君不自獻醻也然此詩卒章云曾孫維主則是天子自為主人矣蓋此祭畢之燕又與平日之相燕不同且祭畢則賓皆從尸出是不復有異姓為賓而優養父兄耆老則不妨自為獻醻不必執儀禮之燕禮以相疑也若因序說而以此為養老乞言之燕則上章方言戚戚兄弟而此章又遂言養老於學之事血脈不貫前後判隔無此篇法矣而又自飲然後洗爵更酌以奠醻於賓敬養之至也賓即指父兄之尊者中庸曰燕毛所以序齒也獻酢則薦豆籩既醓醢以薦矣醓醢皆豆實設以酢饌便濡殽而食之者而又

或燔或炙此加於俎者且加以嘉殽脾臄此所謂加羞也殽饌之盛也既奠酬未舉則作樂以樂之乃或歌矣絃歌也而又或咢徒擊鼓曰咢徒衆也衆擊鼓以相樂此不必常樂也相樂之至也此皆見親愛慇懃有加無已之意凡燕飲皆然然此為歷數之所以道達其誠也若以為此莫非天性之親之所形焉者耳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此章鄭氏以為將養老而大射擇士夫上章已言燕飲之事而此章又言將養老而擇士之事是語無倫次且擇士不可言序賓也其非明矣王肅以為燕射燕躬行

於舉旅行酬之後則次序適與上章相接故東萊以王說爲是也或疑祭畢而燕射以爲樂於禮無明文則天子之祭禮禮經闕然矣又安知祭畢而燕之必不以射爲樂乎燕禮與燕射禮鄉飲酒之與鄉射禮原各分篇蓋有止行鄉飲酒而不行鄉射禮者亦有止行燕禮而不行燕射禮者但行鄉射禮則必行鄉飲酒禮行燕射禮則必行燕禮耳天子祭畢之燕其或射或否當惟曾孫所命而作詩者則敘言之以見其禮之盛耳不必問果射否也弓堅鏃鈞言弓矢之調也考工記矢人鏃矢三分殺矢三分鏃矢以射侯之矢也鈞則三分之一前二後而輕重平衡也弓矢不調昇不能以命中故先言弓矢之調而後言舍矢皆中皆中者上射下射皆能中也凡射禮皆二人爲耦一爲上射一爲下射上射履物於堂上之西下射履物於堂上之東更拾發四矢也○物者畫地作十字以爲射位賢多

中也衆耦皆射畢乃計上下射之算而使勝者飲不勝者所謂序賓以賢也射禮有獲者有釋獲者每射中則獲者舉旌呼獲而釋獲者爲釋一算於地上射之算釋於右下射之算釋於左衆耦皆射畢乃總上下射之算而計之遂執算以告曰某賓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均則曰左右均○投壺篇曰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曰奇遂以奇算○純音全兩算也奇音基一此皆父兄耆老無異姓賓然曾孫維主則父兄耆老亦皆賓也句志正體直持弓矢審固也引滿以左手加鏃曰設然非志正體直持弓矢審固則不能引滿也句而後可以言中故凡言既句而後言四鏃如樹四鏃如樹蓋自善射者言之也射禮三挾一搢三者插三矢於大帶間挾一者以左手挾矢於弓弣而以右手約苟於弦以待發也迭發四矢故曰既挾四鏃不侮比禮比樂也無憮無傲無偕立無踰言若是者浮是序賓以不侮也投壺篇曰奏驩虞鼓若一則燕射宜亦然矣是射節比於樂也憮傲偕立踰言皆失禮而侮慢戒以無之是容體比於禮也射皆能多中則又以能敬爲德故序賓以不侮古人重射男子無不習之因以射相鼓舞爲樂先王於燕而樂之以射固所以致慇懃之情原非必責之以賢以德然必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則飲也而教寓焉教思無窮正其親愛之無已也而下章所謂以引以翼者亦於此引其端矣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君與臣燕膳宰爲主此特言曾孫維主見此燕之不同於他燕也蓋敬宗收族以其享祖考之餘則雖天子亦自處於子孫以齒之列謂是爲布衣昆弟可迭爲賓主之常耳祭畢而燕故稱曾孫謂其爲主祭者也非祭事不稱曾孫若如序說以爲尊事黃耇養老乞言則不得有曾孫之稱且與首章之戚戚兄弟全不相顧矣此章蓋既射而脩無算爵則復使二人舉觶而因致其頌禱之辭言此主祭之曾孫自爲主人以燕兄弟其情好之慇懃無已者以爲凡我諸父兄弟一本而分福祿宜與同之故今日之燕也安其形體如筵几養其血氣如酒殽之類本祖宗之福以福之凡以祈其獲神庶而皆享黃耇

台背之壽也且壽而非吉非所祈也其咸體祖宗之遺
其敦九族之睦而彼我相引以道相翼以德庶乎壽以
考終無不安吉則祖宗之福其誠大矣祝願而有規辭
而莫遠具邇之心亦不啻情見乎辭矣相交引翼正所
爲莫遠具邇之實也先儒惑於庠說而不玩本篇脈絡
則以以祈黃耇爲養老乞言半山王氏說以以引以翼爲黃
耇之引翼成王庶其登壽考而介景福東萊呂氏說又或謂
成王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如此尊養老人故得壽考景
福孔氏嚴氏諸說此於本章皆似可解然首章戚戚兄弟莫遠
具邇之語竟無照應則所謂肆筵授几者其與族燕於

寢而肆父兄耆老之筵授父兄耆老之几乎以內睦
九族言抑
養老乞言於膠庠而肆國老庶老之筵授國老庶老之
几乎以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言凡正雅皆樂章此樂其用之與九
族燕乎抑用之養老乞言歟夫王與族燕及養老乞言
無與祭事則其樂章只當在小雅如鹿鳴常棣伐木皆備矣不當入
大雅而與生民相次也此篇序說最爲支離破碎而今
人猶有欲阿其說者非惑之甚歟○孔氏曰漢禮器制
度注大斗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此蓋從大器挹之以
入尊用此勺耳其在尊中不當用如此長勺也愚按尊
中之勺考工記梓人爲勺勺一升○台鮐也魚形似斗
魁背上文鬣而厚腹有太極圖物觸之則怒氣脹滿滿
不能沈久之乃消其味美而有毒觸其毒者殺人蘆笋可解其毒又不受塵則不毒飛塵犯之則毒發今謂之河豚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正雅樂歌大抵周公所定此詩以答行葦蓋於燕之時
歌此詩以答意如天保以答鹿鳴五篇是也德卽指前
篇莫遠具邇以慇懃篤厚之心言蓋飲食非足爲德而
敦敘九族親愛無已之心於此形焉則其德厚矣顧此
德也自父兄受之實王者體祖宗一體之志而施之惟
其追養繼孝於祖宗者深遠而無窮故能體祖宗之志

以下下而愛其所親下其告維何二章之意是也德爲
獲福之本萬年介爾景福在父兄若欲持此以報德而
在君子則景福已可於德必之臣之願致於君者無可
爲情則亦姑以是願之而已此章統冒全篇然福以德
介故次章願以介爾昭明三章願其昭明之益進無已
以善其終祝不忘規亦厚之至也又言令終已有俶是
以見予於公尸則意深而辭婉矣四章以下遂述公尸
之告以實其頌禱之辭而其意亦不外於以德獲福但
自父兄則以其燕飲之恩爲德自公尸則以其孝養之
誠爲德其實亦一也有是孝養之誠故神永錫以類祚

凡祚胙有僕皆景福也靜嘉威儀不匱皆昭明也次章在首章前一層序說所謂太平者固無當於詩旨然毛鄭諸家之說詩尙無大失其於介爾昭明句主於德言尤爲得之後儒乃多以受福之光大言則汶汶甚矣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昭明者盛德之光大昭著於四方猶所云宣昭義問也介爾昭明者願君以益大其德之光於無窮也孔氏曰求作明君也半山王氏曰昭明明德慶源輔氏曰欲君大其明德也德極於光大則福亦極於盛大矣此三說皆得之而輔氏尤爲明白朱克升乃以爲明昭爲受福之氣象朱元善之說亦然今人多主其說則失之矣今曰者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其拜君之德已深厚矣萬年景

福之願不容已也然君子之以德爲獲福之本者應不止此今日也則又願君子萬年有益大其盛德之光以爲受福無窮之基者昭明之介則景福益介矣昭明於萬年則景福亦萬年矣豈非吾人所深願哉上之頌下曰以引以翼下之頌上曰介爾昭明皆愛人以德而交相維持於永久此成周之所以盛歟自說者以昭明爲福之高明光大其於上章則重複於下章所謂有融高朗令終有俶等語俱無實象又公尸之告又接不下只得云徵之於公尸之告殊不知公尸之告不是扯來作證乃云今已善始故公尸告之云云而公尸之告則亦以其德而錫之福也玩朱傳中於是公尸以此告之於是二字可見詩人語氣矣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承上章介爾昭明而言仁孝誠敬於祖宗而慈仁徧覆於宗族德之昭明君子所固有矣然願其有孚之惠心久存而不替使昭明之積久而彌光則有融而盛矣又由是益廣其德心以及於天下使融者益盛以至於與天之高明同其覆焉不有以善其終而獲福於無已乎此二句卽上章所謂介爾者欲其德之漸進不已始終如一卽所謂令終也令終二字朱傳明以考終命釋之或乃以永錫祚胙爲令終謬也

德在君子之身終君子之身此昭明故謂之令終又言凡欲善其終者必善其始今固未終也而君子德之昭明固已假於祖宗光於九族則亦既有其始矣循是以日新又新令終良有可必者應不待吾人之祝願也惟其有始故公尸以善言告之其辭可述也夫有始而見子於公尸則景福所可必矣故吾人飽君子之德者亦願以萬年介爾景福也公尸嘉告於君子以其有始故吾人願君子之福者尤願其萬年介爾昭明也此二句就上文打轉規德之意無窮而頌禱之辭甚婉要之因德而願其福又因福而願其德之有終又必其終於始

而徵其福於德語意曲折耐人尋思而今人以昭明合終都混作福看遂使此章架空無一實語强贅上公尸嘉告一句無味殊甚殆未能讀朱傳也

其告如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以下皆述公尸之告也公尸之嘉告何如哉亦以君子孝養之誠爲有昭明之著耳故公尸若曰爾之籩豆靜嘉其孝祀於神者亦既誠敬之至矣斯其誠敬所感昭於神人奏格無言時靡有爭故朋友之助祭者亦檢束以威儀而克當於神意誠哉爲神之所與也夫籩豆靜嘉仁孝誠敬之昭於事先也朋友攸攝攝以威儀仁孝

誠敬之感於羣臣也孰非昭明之有俶而見與於公尸者哉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公尸之告不止此也謂朋友之威儀皆爾之威儀有以率之耳爾之威儀齊稷匪敕既合乎時中而無不善矣而孝祀之誠又有以施於後嗣有嗣子以舉奠而永孝思於無窮卽孝子之孝又何莫非君子之孝是宜永錫爾以善也夫朋友之威儀莫非君子之威儀嗣子之孝養莫非君子之孝養謂非德之昭明而感人若是哉昭明已有俶而見與於公尸故嘏之以永錫爾類則景福誠自己獲之也況此時之昭明已感孚於朋友施及於嗣子幽格於鬼神而兄弟猶分飽其德則積而有融至於高朗以善其終者不又已可決於此始乎而景福之介又甯有窮乎儀禮特牲篇祝酌酒奠於神席前祝祭告畢迎尸入室獻尸及終獻而旅酬時主人嗣子入尸執前所奠觶飲之嗣子卒飲洗酌酒酢尸尸啐酒仍奠其觶此舉奠之禮所以明傳世之義而致孝養於無窮之思也所謂不匱者雖不止此而於此正可見不匱之意蓋祭已將終而嗣子之誠敬如始此嗣子之不匱也有君子之孝而又有嗣子之孝以繼之則益見君子之

孝之不匱矣類善也卽福也福如其德所謂類也惟其不匱所以永錫亦類至之宜也然使孝思有匱則錫類亦不永矣故前第三章願以令終此中皆寓規戒非徒爲頌美而已也

其類如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天下本於一家萬年基於一日神之錫類於君子不必其在遠也亦卽於室家之壺而在焉蓋君子仁孝誠敬其德之在身者已卽家庭閒而立天下萬年之本矣由是而德之昭明著於在廟則百辟攝以威儀故永錫以萬年之祚亦使之安此室家而長爲百辟之主德之昭

明施於嗣子則孝子誠而不匱故永錫以萬年之胤亦使之承此室家而長有主器之祥福之以類應也如此此所謂永錫爾類者也祚胤本君子所既有而萬年永錫則其福大矣有是德即有是福德終身靡悔則福亦萬年不窮今固未終也而公尸以永錫祚胤嘏之公尸蓋亦於昭明之有俶而決其令終矣君子其無負公尸之意哉祚胤是景福不是昭明永錫祚胤是萬年介福亦不是令終既曰永錫則無期無疆之意終字自安放不下時解以永錫祚胤爲令終故辨其謬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其錫之胤如何將胤之則先祚之故使爾被天祿而萬年爲景命之所附屬若先予以子孫憑藉之基焉也天祿雖君子所本有然被天祿卻不作已然看蓋被字即僕字之意自天錫之加於其身動靜作息與之偕而不違則曰天被爾祿自人能受之以附屬於身纏綿膠固而不可解則曰景命有僕也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景命之僕又如何福以女士以生賢子孫祚之即以胤之所以承萬年之景命也釐爾女士所以立室家之壺而實爲祚胤之源孫子不專指嫡冢凡本支百世皆景命之僕即此日兄弟之莫遠具邇以引以翼亦何嘗不有以維繫景命然嫡冢爲尤重也此二章皆伸祚胤一句之義即首章所謂萬年介爾景福者然介爾景福自父兄願之而永錫祚胤自公尸嘏之父兄飽天子之德其願之以福情矣顧願之而非能有以錫之則亦願君子之以德自求之乃君子之德已昭於孝祀則公尸已以福嘏之此父兄所以畢述其辭也亦謂吾人所飽之德皆君子孝德之推則吾人所願於君子者亦惟以公尸之所嘏願君子耳非能有加也蓋此詩歌以答燕而君子之福實受於祭故願之以福必還本於其祭祀之

孝言之見非爲虛願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鳧鷖在潀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小序持盈守成之說全然不著詩旨毛鄭悟其爲繹而燕尸蓋詩中明有公尸來燕之語是亦既得之矣然毛

又必云成王之時天下太平萬物衆多莫不得所其鳧鷖之鳥在涇得其處云云則不解興體而逐句求義正如說行葦之詩以爲仁及草木同失之也鄭氏益好立異則以在涇喻燕宗廟之尸在沙喻燕四方百物之尸在渚喻燕祭天地之尸在滸喻燕祭社稷山川之尸在亹喻燕祭七祀之尸則又破碎支離甚矣祭之有繹尋孝思也古人禮多再舉故燕必再燕鄉飲酒禮亦有息司正祭以神事尸祭畢送尸而燕兄弟於寢尸不與焉徐儁弦曰楚茨曰鼓鐘送尸神保聿歸是祭畢之燕尸不與也明日繹祭於祊天子諸侯明日而繹卿大夫則祭日而繹乃以賓待尸亦以尸未與於燕之故也尸象神則尊在宗則嚴殆未

敢安也易神而賓易祭而繹則尸可安矣故曰來燕來寧徐聖期曰公尸於廟中必有踧踖不安者今釋宜安爲尸之勞而享爲賓之逸爲安其禮而來寧也適也處安處也賓位亦尊故曰來宗止安止也熏熏舒氣解顏之意也福祿來成蓋祝願之辭欲公尸飲此酒而得福祿以終其身也福祿來爲猶云得天之助也下降於其身也既燕于宗指祭時言也燕字只當飲字看能象神則亦爲神所福是福祿所降古者祭之有尸所以代神爲禮也而此又來燕來宗則又願福祿之益積於其身蓋儼如在之靈萃子孫之奠尸與有勞焉故祝願之無已如此也無有後艱長保其福祿也此詩皆道達主人優尸之意而言其愛好之誠蓋以子孫而象祖考似有疑於非順者故賓以安之而養之以旨酒嘉殽祝之以福祿且導之曰無有後艱所以燕安其心而釋其疑慮之情亦忠厚之至也篇中爾字毛鄭皆以爲指成王而朱傳則云歌工指主人蓋正雅皆成周時所定則此詩之作爾字自指成王然被之樂章則凡後王之繹而賓尸亦歌此詩矣故不得泥指成王而但云歌工指主人也福祿來成毛鄭及孔疏皆謂成王誠敬燕尸爲神所悅故覞之福祿夫燕尸則尸悅可矣尸而賓則非神矣燕尸而神悅有是理乎以成王之誠敬固當有福祿成於其身然福祿

之成汝孝子者已成於祭之日不待成於繹而賓尸也或疑凡詩言祭皆美主祭之誠敬而獲福無歸神覞於公尸者愚謂言祭者非一詩而賓尸惟此詩此詩以賓尸則宜以福祿願公尸矣且南山有臺之萬壽無期祝嘉賓也甫田之報以介福願農夫也行葦之壽考維祺祝父兄耆老也絲衣曰胡考之休祝助祭之多士也而於此詩之願公尸以福祿者又何疑焉然毛傳箋疏之說固非是矣而時解又謂福祿只就燕飲時受君恩言不作祝願看則區區燕飲閒耳而王者侈以爲福祿是居德也此又其不通之說也○鳧野鴨也青色卑腳短

喙鷺鷗也似鳧而小色白今人謂之刁鴨喜浮水如漚然見人則深沒又名水葫蘆陸農師曰鳧好沒鷺好浮興意管通章以鳧鷺之得所安興公尸之燕飲自安而又得福祿之安一興兩層法也傳中三矣字相呼應可見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公尸答鳧鷖雖無明文而朱子亦未敢質言然天保以答鹿鳴大田以答甫田裳裳者華以答瞻彼洛矣鴛鴦以答桑扈既醉以答行葦語意固然而篇章相次則當

日之作此以美成王雖不必出於公尸而被之樂章以爲公尸之答鳧鷖亦正無庸疑矣序以此爲嘉成王朱子以其破碎文義故駁之然此詩之作要當在成王時也以臣受君恩故美其德而祝其福首章爲下三章之綱而德又爲受福之本曰假樂君子者周旋中禮可欲而不可惡豈弟慈祥可親而不可狎則可嘉可樂之君子由其德之積於中者純粹至善故其發於外者亦樂易而有常也顯顯令德宣昭著見而不可揜之令德也首句指其人言次句指其實言假樂卽令德之所顯令德卽君子之所存也德本於天而爲人所同得惟德之所養有未純則無以合於人心而配乎天命苟直內之至而惻怛之意油然以生方外之至而裁制之宜秩然各正使飭諸躬者肅乂哲謀周旋中禮接於人者仁敬慈孝肫肫其仁則其德顯顯而不可揜可嘉可樂既有以合乎民人之心而紀綱度法之施自無不合乎天理之當然以範圍於天下所以宜民宜人而受祿於天者蓋不待外求而得矣天人一致民人之宜卽天祿之附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民人之心無不趣嚮歸附則天位自安固而不搖天祿其將安往非宜民宜人之外別有受祿於天之事而索之渺冥也時解有作三句分者非宜民人受天祿是君子已然事卽今撫有四

海媚茲一人其享天祿固有然也保右二句則祝其將然之辭而自天申之句則直注到子孫之百福要惟德之合天者純一而不息則天之福君子亦備至而不窮保右命之句橫說自此以往無往而不受天福自天申之句直說自今以後無時而不保右命之有加而無已也然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君子之身君子之德自保之也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君子之行君子之德自右之也令德以宜民人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君師之寵亦君子之德自致之也非有求於天顧無往而不與理合則亦無往而非天命也云爾德之在身者苟有少閒則福

之自天者亦因之而止息無所爲申之矣此頌禱之中有規諷之實也德無已而申之者亦無已是爲百福福之大者莫如賢子孫故次章言子孫之福子孫之所重尤在嫡嗣故三章四章專稱願其嫡嗣之賢此皆所謂自天申之所以福君子於無窮者也然次章所云穆穆皇皇三章所云抑抑秩秩末章所云不解于位皆此章之顯顯令德也三章所云率由羣匹四方之綱末章所云燕及朋友民之攸塈皆此章之宜民宜人也受福無疆卽此之受祿于天而率由舊章亦卽率今此之所垂已耳今日之令德卽子孫之舊章子孫能有君子之德

率君子之章則亦有以宜民人而受天福不能有君子之德則無以宜民人受天福矣然則子孫之福亦君子之德所自貽之子孫受天之福實受君子之福也是則謂天其申命用休於君子而君子以申錫無疆於子孫可也謂天其申命用休於君子之子孫皆所以申命用休於君子亦可也天人一也詩人之所以稱願君子者其於義也精矣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令德之在躬者純而不已則天申之福亦與爲無窮是干祿而得百福也德所涵濡萬物育焉而何有於子孫子孫千億若可預期矣穆穆敬也敬於不顯之地以繼續其光明則有深遠之意故曰穆穆皇皇美也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則有光明之象故曰皇皇宜稱也惟君子有顯顯令德以貽子孫儀型故子孫千億之多皆無不穆穆皇皇稱其爲君爲王之位穆穆皇皇則猶乎君子之可嘉可樂也舊章先王之所遺亦卽君子之所以宜民宜人者也穆穆然敬皇皇然美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何愆之有身脩思永無怠無荒何忘之有惟率由舊章而已夫子孫千億其福大矣而令德之

在君子者又在子孫則其福尤莫大焉何莫非天之所以申福於君子者則何莫非君子之德之得乎天者也此及下二章皆稱願其子孫之辭亦猶既醉篇永錫祚胤之意蓋因祭而燕因燕而答故祝願其子孫欲其長爲宗廟祭祀主也楚茨之末章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其亦斯之意歟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威儀者德之符也此身斯須不莊不敬而視聽言動之閒偶違其則則無可畏可象之實矣何威儀之有惟穆

穆之至以至於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威儀抑抑矣德音者德之輿也此心斯須不和不樂而君臣父子之倫稍戾於道則無令聞廣譽之施矣何德音之有惟皇皇之至以至於誠無不動德盛化神則德音秩秩矣威儀德音皆令德之顯而抑抑秩秩則亦君子之可嘉可樂也怨惡情之用也人不能無怨惡而不可以私怨惡不以私爲怨惡則怨惡皆天理而無怨無惡矣匹類也德爲人所同得有令德於身則天下之賢者皆吾匹矣故曰羣匹也脩身爲取人之表用人爲行政之基令德既具於身而有威儀聲譽之美則羣賢既不予棄而又能

益勵益精使私欲淨盡天理流行則其於用人行政之間廓然大公以通衆志而羣賢皆心膂股肱此其德之推以播之民人之用也上章曰率由舊章此章曰率由羣匹舊章之不可不由者紀綱法度之體大經大法之所垂也而發號施令之間因時制宜之用有非舊章所能盡者是又當率由羣賢而後可無失也此非徒聽之羣賢也合羣賢以盡參伍之詳而執兩用中操擇自有其本及其敷之庶政也則又莫非羣賢之所建白而已無與焉斯率由之至矣夫如是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用能克享天心而受福無疆一如君子之受祿于天焉作孚於天下而四方伾應一如君子之宜民宜人焉子孫之德何莫非君子所貽之德子孫之福何莫非君子所貽之福是則君子之福子孫亦卽天子所以福君子也無怨無惡或謂不爲人所怨惡其說似順然朱子置此說於後者無私怨惡已可自盡不爲人所怨惡怨惡之權在人非可强者雖聖人或不能不爲人所怨惡苟求免於人之怨惡則或將違道干譽矣故或說未是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壓

上章言其能脩德以出治此章言其德業之成而保安於無已也盡乎道之大而大經無不正則能有以綱四方而爲四方之綱盡乎道之細而經曲無不詳則能有以紀四方而爲四方之紀之綱之紀卽所以宜民宜人也此日之民日用飲食燕安無煩言而百辟卿士所爲君分勞任治者然亦得以從容効忠優游盡職而無掣肘次且之患是燕及朋友也羣臣而曰朋友猶上章所云羣匹蓋同類曰朋五倫之有朋友所賴以明道進德君子有臣何獨不然古先王朋友其臣此天下所以其治也百辟外諸侯也卿士畿內之臣也皆朋友也君能

燕其臣則臣媚於君矣股肱起而元首喜元首明而股肱良一心一德則媚之至也不解于位不解其脩德用賢之心以長此四方綱紀也不解于位則民所賴以久安長治矣蓋否常基於泰之中亂常生於治之日滿必招損盈則易虧故六月祈父同一宣王開元天寶同一明皇澶淵封禪同一眞宗一人之身而先後治亂殊焉解也易曰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持盈之道也此篇祝福而必本於德又願其子孫繼世之賢以爲君子之福而其所稱願子孫者又惟是惓惓於脩德用賢至於篇終而又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堅意若曰今日之所願

於君子者亦猶是矣思深哉爲人君而聞此自後以思可以裕燕翼之謀自前以思可以興法祖之志而所以自脩其德者亦不容於少解矣夫

大雅爲天子之詩而天子之禮不存故其用多無可考然大雅篇什爲少而大雅之篇次殆未嘗亂蓋其詩多以類從語氣閒猶可想見也生民以郊祀而受釐行葦以廟祭而燕私鳧鷖以繹祭而賓尸此即詩之所言有可考者而既醉次於行葦之後其曰醉酒飽德非拜肆筵授几之嘉乎其曰景福昭明非答引翼維祺之意乎假樂次於鳧鷖之後其曰令德受祿亦即昭明介福之意也其曰子孫千億亦即萬年祚胤之休也然則其爲公尸之答鳧鷖固於辭意有可見矣然朱子不敢質言者此朱子謙抑不敢自斷之心則然非必更有疑義也其引東萊之說於篇終者則其說本詩之正義但方嘉之三字東萊泥序說爲言耳朱子不以此三字掩其說之善也古人拜君恩未有不寓規戒之意者如天保既醉江漢常武皆然若第如序說以爲嘉成王而不詳考其所用則所謂正樂之歌者其語亦爲虛設矣噫以親受業如輔廣而尚未能有發明於朱子之意甚矣知言之難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此詩以民事爲主公劉之遷始終爲民述公劉之厚於民所以告王使王知民事之不可緩也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基下逮太王至於文武其所以興起而有天下者何莫非盡心民事之故然召公不近述文武而遠述公劉者以太王及文武之盛德烈光周公詠歌固已略備而不宿失官自竄於戎狄之閒邰殆乎其不國使公劉有苟安之志無勤民之心則稷之子孫其殆將終與諸戎齒後如驪戎亦周同姓蓋稷之支庶未遷而別爲君長者也惟公劉盡心民事振

作有爲然後幽得列於諸侯以成幽國則公劉之業匪可忘也東萊呂氏曰毛鄭以公劉居邰而遷夏人亂辟難遷於豳日以爲在邰有疆場積倉爲夏人迫逐乃棄而去考之是章意象整暇不見迫逐之事以國語史記參之蓋自不窋竄於西戎至公劉而復興疆場積倉內治既備然後襲戎治兵拓大境土而遷國於豳爲國都雖遷向之疆場積倉固在其封內也公劉既立國則太王厥後遷岐其人民久有輯和之志是太王之遷似比公劉稍易爲力太王有狄人之迫而公劉振作於宴安似尤爲人所難及也此皆主蘇氏呂氏爲說公劉之爲君匪居匪康而其民亦惟是盡力於農務國本所基莫大於此而忠厚樸誠之致上下一體之情尤萬爲後世所不能及故其元氣深厚愈遠愈光周室有天下立

八百年之祚雖歷聖積累致然而莫非此忠厚樸誠之風力農務本之所積爲致也苟謂田舍翁而輕鄙前人則國之亡無日矣豳人勤儉忠愛之風周公亦已述之矣但公劉當日其盡心民事之勤捍牧開闢之勞則偶有未及述者本末勞逸之機上行下效豳人之勤儉忠愛實公劉之勤勞篤厚爲有以先之勞之也故召公備述此篇以表揚先德以立後王法戒而補周公之所未及爲意至深遠矣將言公劉勤民之事而每章以篤字起之有贊歎不盡之神曰篤云者心思志慮之專摯而不分筋體百骸之竭作而不自愛也故其未遷之藏富欲遷之預備將遷之飭武及至豳而相土則邑居之營度落成之儉質君宗之紀綱疆理之盡土宜賦稅之有定法其綜理至密爲力至勤皆本乎篤之一念以將之後世撫有天下豐亨豫大何事遷徙之勞亦無煩疆理之晝然篤之一念則後王所當深體事雖或不同其不可不盡心一也又篇中述營度疆理之事最爲詳密意召公實有專長故能言之娓娓厥後召公世掌營立國邑之事亦意者其以此歟首章本其在戎之始言之匪居以身言匪康以心言也民雜於戎散而無統苦寒荒落稼穡維艱非身瘁心勞無以致斯民於庶富之域而

使之相爲繫著稍以居康爲心則苟安而斯民膜外矣然匪居匪康句雖於在戎言之而後此遷豳相原經營綜理亦皆此匪居匪康之志而已此公劉之所以爲篤也場小脞疆大界也董彥遠曰疆如封疆所包者廣迺場是小界如今之小田脞也迺疆謂親行隴畝勞農勸相省視勤怠以黜治其田疇未必及疆理井授之詳蓋與戎雜處得土則耕而已然亦必略爲之定個界限也積在野倉在家於穫時露積於野已畢穫乃運之入倉蓋耕三餘一耕九餘三以備不虞之用已豫遷國之謀矣餱雜食糧乾糒嚴氏曰餱乾食也糧米食也蓋凡棗栗脯脩之屬皆謂之餱而米食之乾者則曰糧也裹餱糧將以遷也于橐以便取攜于

囊以廣儲備（不必如何氏餱盛於橐糧盛於囊之說）思輯用光表其欲遷之心也方其在戎也雖有積倉之富然民雜戎閒終非族類君宗之統不明恐雖富而終無以相保故擇地而遷焉思所以輯和其民人也民者國之本民人輯和則國家用以光大矣然民食未足未敢勞民以遷斯民既足則又不敢苟安而不遷皆心乎民之至也弓矢干戈戚揚（戚短柄斧揚長柄斧）以壯聲靈以禦寇暴以啟山林自皆遷國之所不可缺者然此二句只寫啟行行色不重張國威意也爰方啟行愼重之辭見富足如是儲備如是於是而始啟行亦以見其厚也（孟子曰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蓋必有一二年餘糧而後可以營新居而月墾新土也）幽去邰百餘里（邰在今西安府武功縣幽即今邠州邠在武功東北百餘里）然須知此實自戎遷幽非自邰遷幽也朱傳云不出其封內見邰幽之閒皆后稷所封舊土云爾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建都立國凡以爲民故必擇水深土厚生物繁茂宜於稼穡之地而後可居又必視乎民心之所欲居居之而無不便者然後可以定宅今此既庶既繁既順迺宣則從居者衆矣而無永歎則皆以此爲可定都而不復思舊也衆心之協安如是則定宅可無他適矣或問此二章說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四章方言居邑之成不知未成邑之時何以得民居之繁庶也朱子曰公劉始於草創而人從之者已若是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成也敘按公劉初至豳蓋草舍以居而未成都邑未章所謂于豳斯館也初從來者尚少亡何而凡散處戎中者皆先後來附聚居於此則漸以庶繁矣公劉見來從之日衆乃遂決意定居於此於是始經營都邑之制焉陟巘降原將以營建而先相其詳也輔氏謂前五句爲相土而居以後事後五句爲相土以居初時事究竟倒亂無序矣蓋胥原乃總提通章語陟巘降原則於庶繁之後事非初至時事也大抵公劉遷豳事與太王遷岐事又略不相似公劉初萃其渙太王則率衆以遷而已然定都則相視尤不可不詳也故又登高而望之以觀其大勢復降原而巡視之以略其經緯觀其何在可營城邑何在可闢土田先定其大綱而後可詳爲經理以隨宜爲

布置焉凡此皆胥原事也（時解於此等處每入風鑒水聚旺氣所鍾之說最爲可惡）此章之胥原實開下章營邑居授民田之兆下逝百泉瞻溥原及第五章相陰陽觀流泉乃隨事而盡其經理布置之宜以完此胥原之事非兩項也（時解但云相地勢則是看風水已而何以舟之三句只作點綴語與上章弓矢斯張二句相稱詩人於此等閒筆寫出一篤厚之公劉彷彿在巘原閒上下傳中呂氏說最爲可玩（時解於佩服上生出如楊慈湖贊孔子佩象環大無意味文德武功等議論此）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迺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大勢既定然後盡經理之詳而先擇都會以營邑居蓋邑居又一國之基本邑居欲其近水以便用然處下則溼而善病欲其高爽而寬大然已高則寒而多風大谷之口大山之端皆非所宜處故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見其不至於高寒也高平曰原高而平則不太高矣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覯于京見其不底於下溼也高止曰京成止則非太下矣百泉亦豳邑水名居廣原而飲百泉之水泉在漢爲朝那縣屬安定郡在唐爲百泉縣屬平涼郡此去豳甚遠未必此百泉也南岡豳南之岡處高止而憑南岡之阻也自下觀則見其廣自上觀則見其高乃於此而營邑居焉以聯屬此庶繁之衆則民人之未輯者至是可輯而國家亦以光大矣時是也處處各處其處以民居言內而市廛外至鄉遂皆有定所相聯比也處處自鄭氏孔氏蘇氏皆以民居言蓋營造都邑要必閱久乃成公劉君民非能露處以將事故土章庶繁之衆亦已既順迺宣但始至之庶繁只各隨便草次築室而其勢渙散未有聯屬必待公劉相度都邑之制既定然後民居始大定有所歸往有所附著當徙者徙當仍者仍而比閭族黨廛肆之法亦以定焉此當日之情勢也顧麐士謂上章相土實已定盧旅寄都居民此章營邑居則專指爲宮室似是而非盧旅寄寓賓旅以道路言國之館舍野之市盧賓客行旅無失所也孔氏曰地官遺人治國野之道以待賓客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則是賓客寄舍其中也言其所言語其所語以朝廷言三門之制三朝之位皆有制度以出治也三門路門雉門庫門三朝燕朝治朝外朝也潁濱蘇氏曰言謂施教令語語謂議政事也按此四句舉邑居之大概言以見規制之具備而以民事爲急是以先言處處姜氏炎謂遷國定都前朝後市宗廟宮室爲先民居次之此輕重本末尊卑上下之常理不應先聽民居已定而後乃及宮室此大不然夫民居未定而先營朝市何處安頓君之宮室必役民爲之而何可役未有定居之民爲之乎且民自築室民居自易定宗廟朝市宮室爲制煩多非一時所能就又安可先宮室而後民居使斯民久露而不得所處也緜之詩述太王遷岐亦先慰止其民而後營宗窮宮室朝社無先已而後民之道總之此章言營度都邑則民居國制朝廟市廛皆於是定說者爲紛沓也蘇氏曰自遷豳至此而始有朝廷邑居之正焉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都邑定而公宮亦成至是而公劉安然于京矣於是燕飲以落之孔氏曰上章處處謂衆民處處此則公劉自依此京而築室也濟濟齊以一也蹌蹌敏以敬也謂羣臣之與燕者及百執事也蹌蹌濟濟六句寫一時羣臣燕會景色文物衣冠從容揖讓儉而有禮質而能文本是閒筆生波卻以見公劉甫自戎來而遂能興禮興讓氣象煥然一新是可見公劉之賢而輯和光大之思其蓄積而涵濡之者亦已非一日矣執豕用匏此其儉質之風然非公劉故爲昭儉實當日之樸誠本如是也不必孔氏國新殺禮之說陟巘降原雖公劉率作興事而經營宣力亦羣臣與有勞焉燕飲以落成亦所以及羣臣相勞苦也然君之宗之一語實篇中最大

關繫就本章看則君宗卽在燕飲時公劉自爲君宗此朱子正說也徐聖期曰自其長國人而言則公劉爲之君自其主族人而言則公劉爲之宗見同異姓戚在也此最說得圓活而得旨漢儒毛鄭二說不同毛傳公劉已身與之爲君與之爲大宗朱子依毛義鄭箋宗尊之也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郃也孔疏則是鄭而非毛謂饗禮無登席依几之義國君不統宗故有大宗小宗安得爲之君後爲之大宗乎愚按毛傳大宗二字稍泥而孔疏尤泥詩意只以統異姓言而爲之君以統同姓言而爲之宗不必泥言爲大宗也然嫡嗣承統自是九族所宗自不妨言宗而落成之燕原非饗禮況夏商禮制未備安得必以周制論公劉時事乎詩文言飲之食之君之宗之則明是公劉之飲食羣臣君宗羣臣而鄭說則謂羣臣君尊公劉此於語氣不協矣且尊莫如君既言君之而又言尊之是已複也以公劉爲羣臣九族君宗則可見思輯用光篤厚之意謂羣臣君尊公劉則雖見公劉之得人心而輯光之思隱矣故鄭說不可從也然君宗通乎上下公劉新國則經制自君身始

故朱傳復引東萊之說於後蓋雖非燕飲一時之事而詩意所包自廣所以見輯光之實也朱子曰君之宗之東萊以爲爲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劉自爲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恐未說及立宗事也緻案立宗自非燕飲時事然國之有君自公劉始而官府都邑之長禰之以定矣族之有宗自公劉始而大宗小宗之分視之以定矣故謂有君有宗自斯燕始可也何以見君宗所繫之重而爲輯光之實曰比有長閭有胥族有師黨有正州有大夫鄉有卿而卿大夫之有采者皆稱主君則君臣之義達於上下矣有繼禰之宗有繼祖之宗有繼曾祖之宗有繼高祖之宗有百世不遷之宗雖國君不統宗而必使嫡弟爲之宗則宗子之義達於上下矣異姓有君同姓有宗上下相維大小相屬是以一國之衆若綱在綱若臂使指斯輯和之至也後世只許天子一人爲君而封建道絕是以君民閼絕下情無以上達上德亦難以下宣欲以輯和億兆難矣宗子之義尤舉世昧不復知則天下之散無統紀而情義乖離也又何怪哉故東萊之說朱子不廢在本章則爲章外之義在全篇則固輯和光大之大節也○徐揚貢曰開創之初君臣同起艱難出入起居既親且狎故爭功殿上擊柱而呼者往往有之公劉當披荆斬棘之時遂能使羣臣懷德畏威君之宗之此解君之宗之已落鄭說所以古之聖人非高光以下諸君所可及也

不然今日方知天子尊當不在緜矣定禮之後而杯酒釋兵權者反令人嘖嘖稱歎邪愚謂揚貢之言似也然公劉世胄雖久於戎君臣素定與高光之崛起草野殊矣此所云君之宗之非徒使羣臣畏一人威德已也蓋實有以君宗之道自盡愛民親親之德積於其躬而一時現於燕飲閒有足以君羣臣而聯九族者故詩人頌之若謂其能於披荆斬棘之際有以懷畏羣臣不使爭功擊柱而已而遂以爲盛德則亦止於英明服衆而已何與輯民之事而叔孫緜矣遂定天子之尊亦可與周公制禮並稱元聖魯兩生其眞迂乎至於君宗之立則

亦凡以爲民慮民之無以相養也而君之以養之慮民之無以相親也而宗之以親之自大君而下凡爲一鄉一邑之君卽任夫養一鄉一邑之責庶民之無不有以相養而民亦因以尊所尊也自大宗而下凡爲繼祖繼禰之宗卽任夫承繼祖繼禰之重庶民之無不有以相睦而民亦因以親所親也各尊所尊而後不獨尊其尊各親所親而後不獨親其親則輯和之至也幽之遺俗貴家大族雜女子於微行朋酒羔羊躋公堂而稱壽何嘗有國君之尊遽與小民懸隔而第曰君宗以嚴體統歟爭功擊柱盛世之所自無而縣蕞尊天子杯酒釋兵

權則徒爲千古恨事毋猶爲嘖嘖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辨土授田在邑居既定之後者民必先有安居而後能以力作且辨土授田之事經緯尤密達於四境益非一時所能定故必在邑居既定之後亦先後之序宜然也既溥既長謂茂夷墾闢之以爲田者溥而且長蓋自從遷始至民已隨時開墾不待邑居既定之後但土宜未辨水利未周經界未定耳茲乃爲之辨其土宜通其溝洫正其經界以定其制度則測日景以正方面所以相其陰陽而使民知所樹藝也山之東朝陽山之西夕陽山南曰陽山北曰陰黍稷宜高寒稻秫宜暑溼菽麥宜平原故必相其陰陽而後知五種所宜樹也登岡以望地勢所以觀其流泉而爲之通其溝洫也水東流則南其畝水南流則東其畝皆順地勢所趨所以備旱潦所以正經界也方面之陰陽水土之高下在陟巘降原時已得其大概此則詳察而經緯布之土宜辨經界正而取民之制亦定國門之內田什一而自賦家一夫而成軍所謂其軍三單也鄉遂之地田不井授但以十夫同溝萬夫同川而用貢法其民居則比閭族黨州以積至一萬二千五百家而爲鄉其起衆則伍兩卒旅師以積至一萬二千五百人而成三單之義未可詳而要以鄭說爲近毛傳云三軍也王肅云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丁壯之強壯在外言有備也鄭箋云大國三軍以其餘卒爲義今公劉

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孔疏亦以鄭說爲長但公劉振興自諸戎中新造豳邑恐未必遽能成大國而作三軍若既立三軍則又未必恰好而無羨卒故三單二字終是疑義然此句以定軍賦言則又其無可疑者也隰原之野田計方而井授通九夫於公田所謂徹田爲糧也國門之外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中爲公田其外以授八家通公田言之則曰九夫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而分而公田所穫則歸之官故曰徹田爲糧其起衆則井邑丌甸甸車一乘之法貢法夏時所用而徹法行自公劉蓋公劉亦寓以輯民之意而周人遂以之爲定法焉也通力合作計畝均收自有輯和之意土宜辨水利興經界定賦稅均至是而民皆輯和國以光大矣而公劉之篤厚斯民者亦已至矣然前此所墾之田猶有未足則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居允

荒則國勢亦於以益實也先公之盡心民事其勤勞如此後王於民事其安可緩之而漠然不念歟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卽

于豳斯館啟行至豳時也草舍以居郃都邑成而去之猶客館焉也涉渭爲亂言爲橫渡之舟以涉渭而取材也此倒句法止基卽逝彼百泉章營邑定居之事也迺理卽既溥既長章辨土授田之事也爰衆止基者之衆爰有力田者之富言其終至庶富之效如此也至於止旅者益密而芮鞫之卽則不止輯光而且益强大矣凡此皆

厚民之所致也此章總敘始終顧公劉之遷豳其富實已如是而至太王之時又曰陶復陶穴未有家室者則以殷室之衰而戎狄侵橫故歟○涇芮水在豳西豳之西北近戎狄故以芮之東南爲內而芮之西北爲外也豳國之境及此則其國亦大矣或以鞫字亦指爲水名誤甚

此詩序以爲召公所作於詩本無明徵於其他經傳亦無可考但細尋味之則此篇及下二篇覺別有和婉風味與周公侃侃嚴正氣象又稍不同又叅之書召誥篇則語氣尤覺相似以爲是召公之作序或非無所傳授歟陳召南曰公劉之詩與七月之詩相類七月言先公之風化而公劉則言建國君民之事風雅之不同以此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壼豈樂也心性之地無少偏倚而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則和樂之至也弟易也心體之中無少私曲而四旁上下各得其平則坦易之至也和樂之至則脩於身者盡肅乂哲謀之則聲律身度而教思無窮矣坦易之至則接於人者安仁敬孝慈之止以己及人而容保民無疆矣

惟其心之有善而無惡故情之所發者好惡能大同於人惟其心之大公而無私故事之所施者飢寒皆若切於己故記曰豈以强教之弟以悅安之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斯豈弟君子之謂也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而好惡公於天下利必爲之興害必爲之去則養民之道盡矣善則同其好惡則同其惡而教民之道盡矣養民教民所以父母乎民是民之所瞻依而以爲歸往者也是民之所怙恃而以爲安息者也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尙有以資民之用況此豈弟之君子豈不爲民之父母乎此詩寥寥短章只作頌美之辭不露

規戒之意而從容涵泳神味自深興意中可以二字跌得響正意中民之二字喚得重正耐人深長思矣父母二字何等親熱便是何等責成人君果深味此詩足令好惡不敢少偏不言戒而爲戒無窮矣此其爲召公之詩歟序言皇天饗有道親有德其語雖是而於詩旨全無所著序意蓋因左氏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而爲是說耳不識比興之體宜其無往而可通也○曹氏曰行潦黃濁不可飲然蓄之大器澄停許久挹取其清者而注之於此尙可用也此於洞字酌字挹字注字看得逐字分明至於興意則甚淺不必多爲鑿說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此詩語意與前篇相類通篇皆似頌美之辭而寓規戒於言外深體味之則見其持盈保滿憂盛危明之志藹乎可掬大意以用賢自輔爲主首章敘事發端二章三章四章將進用賢之說而先以福祿壽考歆之五章六章乃言用賢之效所以長保福祿而致壽考之由七章八章言賢才之足供任用九章欲王能有以致賢末章言待賢有具不患其多而以遂歌結之意謂今日者幸際聖明景運而君臣以有斯遊也樂矣乎然願使長保盛明得萬歲常如今日也思何以長保盛明其或者惟用賢自輔乎王勿謂賢才之難得也我周作人之盛思效忠者蓋不乏人惟王能好賢而以身招之則待賢固不患其無具耳語意從容不迫耐人咀嚼無盡盛周之詩往往有此後世鮮能及矣此章以淡筆描寫一時景色著語不多而有和平廣大之致太平氣象宛如在目舊說認作比興乃穿鑿纖巧全煞風景無意味矣毛傳云興也鄭氏云大陵曲阿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方來入之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半山王氏云有卷者阿則虛中屈體之大陵飄風自南則化養萬物之迴風不虛中則風無自而入不屈體則風無自而留其爲陵也不大則化養不博王之求賢則亦如此而已此皆從卷阿飄風鑿取意義者也前四章全未露求賢意只是因王之遊而道其盛因寓以保泰持盈之

意至第五章方說到得賢自輔召公立言最爲從容有體說者但因序以求賢用吉士爲說故開口便說求賢而以卷阿比王則以豈弟君子指賢者因併來游來歌以矢其音亦屬之賢者又分豈弟君子與吉士吉人爲兩等賢人鄭氏以前五章豈弟君子爲賢人之效能致弗祿爲紀綱鳳皇二章言吉士可以供君子之使令則破碎支離已甚總之不知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故不能因其語意以通其血脈而得其神理徒爲逐句求個意義而失之如此也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來游即王之游此卷阿矢音即王歌之矢音正泮渙優游氣象如此篇末矢詩不多維以遂歌正與此

來游來歌以矢其音相應其血脈貫通前後照應何等明白而必以深求失之愚不知其何故也此一章領起全詩一游衍閒不忘規諫惟恐王之流於佚樂其效忠之忱切矣然只算一篇和歌其規戒之意則引王以自思得之此入人之所以深也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承上章游歌而言庶績咸熙萬幾不擾昇平有慶宵旰無憂此所謂伴奐優游也伴奐爾游優游爾休洵可謂太平盛事矣然豈獨今日有然哉此豈弟之君子能使

爾終其身如先公之善始而善終則固微臣之所深願也此及下二章俾字俱不宜十分著力只淡淡作稱願之辭而歆動之情自在言外至有馮有翼章一折轉語意便躍然矣毛鄭以豈弟君子指賢者以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爲賢者能俾王如此則有馮有翼章接得無力而篇意不串時解又入感通有道保泰有方等語先露出戒意以爲吸得下動卻使本章語意淺露索然寡味下折出主意處亦不見靈動俱以重看俾字失之也

又性者生也彌爾性只作終其壽命看乃與伴奐優游相應下二章亦然且終其壽命似先公酋以主百神而常此純嘏豈是易事此語淺而意自深也若以性作德性解則能充其德性意非不善然與伴奐優游語意不應而歆動之神亦不出矣王介甫董彥遠呂東萊皆作德性解善讀詩者其深體味之毋徒爲求深也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因游歌而推廣言之九州賓服四海清明所謂土宇昄章也朱元善曰昄無不包也章無不治也而帶礪長甯基圖鞏固則昄章又孔厚矣長此土宇昄章則常爲天地山川百神主爾主者惟爾主之也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合上二章而言之土宇之昄章孔厚受自先王受命之長也游歌之伴奐優游已善於始茀祿之康也言下有恐日中則昃之意終身百神爾主則終身此受命終身似先公酋則終身此茀祿此純而不雜之福也故曰純嘏爾常此三章歆動鼓舞最有精神但宜順文涵泳不當硬插注腳東萊呂氏曰自二章至此章皆歎美祝願之辭雖未及於求賢然成王所以彌爾性而似先公主百神而常純嘏者果何以致之乎其意蓋在其中矣按此最爲得旨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馮可爲依者忠貞篤實也翼可爲輔者正直剛方也孝者天性之純摯德者學問之凝成也馮翼孝德朱子分四項人呂氏鉌以孝德之人爲可馮翼然玩四有字自是平分四項又此專以輔成君德言未及於股肱任職馮翼孝德雖或各有專長要亦非判然四項總言其可以致君成德耳日與此四項人居則出入起居有所準則太過不及有所匡扶天性之眞有所濡涵動靜之間有所陶淑是以此四者之賢引之翼之而王可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也鄒嶧山曰以之引導則不昧於所適以之輔翼則不愈於所行此章主意雖實而語氣仍虛意謂王何爲而可以終身常此純嘏乎其惟有此馮翼孝德之賢以引翼我王則此豈弟之君子

庶可脩德於無閒而四方皆以之爲則乎四方爲則則心悅誠服而土宇昄章之孔厚者日以益固而不搖億兆黙穰而伴奐優游於游歌者可以善終而如始矣純嘏不其爾常哉四有字且憑空說鄒嶧山曰憑裏孝德已用之賢非無是人而作詩之意則主末用者言至在今有此四項人意則尚在七章八章王多吉士句內以引以翼一以字亦且輕說至於王能以之之意則尚在下維君子使維君子命句中時解坐實四有字重看兩以字則章意少停蓄而鳳凰一章亦少味矣大抵此詩最從容有步驟一唱三歎而說者不體語脈則寸寸皆失之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顒顒卬卬內念之齊莊中正而外以嚴威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如圭如璋內念之寬裕温柔而外以樂易易直子諒皆發乎天也有以示其視聽言動之發而陶淑者深則形可以踐而顒顒卬卬矣有以匡其太過不及之差而濡涵者久則性有所養而如圭如璋矣此二句兼內外該本末而言時解以顒顒卬卬句專屬內言亦失之矣令聞者德音秩外言如圭如璋句專屬秩也性情之德如圭如璋則與人者有以盡倫而令聞彰矣令望者威儀抑抑也身心之守顒顒卬卬則飭身者有以踐形而令望著矣承上章言苟得馮翼孝德之

賢以爲之引翼而德以日脩如此豈弟之君子豈不爲四方之綱乎夫四方以君子爲綱則天下聯屬而爲一體有固結而不可解者又不止於爲則云矣鄭氏謂賢人之效能爲四方紀綱今試就詩辭玩之其當謂王爲四方之綱乎抑謂賢者爲四方之綱乎

鳳凰于飛翙翙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吉士卽馮翼孝德之士也藹藹然衆多言其足供引翼之資也藹藹只是多貌或以爲仁厚和藹者非使謂使之以引以翼也媚于天子效其引翼之忠以成君德則媚愛其君之至也

天下不患無賢而患其君之不能用以成王之賢固非
敗度敗禮者然必日與正人居則德日進而不自知苟
日與不善人居則德將日隳而亦不自知矣故承上章
而言得賢自輔其效如此王豈患天下之無賢哉彼鳳
凰閒世之靈鳥也今且翽翽其羽亦集爰止矣以王撫
有天下則天下之賢士何莫非王之賢士況先王作人
之盛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吉士固藹藹然衆多也第王
不之用則吉士亦韜光斂翼欲效忠而無由耳維君子
誠有好賢之心旁招俊乂以使之處於王所以引以翼
則吉士誰不樂爲王使以效其引翼之忠而順受于天

子者爲則爲綱之效純嘏爾性之常固自王有以致之
而非待外求耳虞書曰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
邦黎獻共爲帝臣惟帝時舉語意正與此章相類篇意
至此漸實此章乃坐落成王身上維君子使句維字著
力有責成之意重王能用賢不重賢能效忠賢者之有
益於王上二章已言之此言維王能用之乃有以收其
益也時解以維字承多字作隨字解則此句無力而非規王用賢之意矣總以其將前以引以翼章先看實了故古郤此章地位也又此章以鳳凰興吉士則吉士是何等人
物皋陶謨曰彰厥有常曰吉哉立政篇曰其惟吉士用
勳相我國家而鄭氏既以豈弟君子爲賢人因以此吉

士爲足供賢者使令之人其果有當於詩意歟篇內君子皆指王言此章朱傳云既曰君子又曰天子猶所謂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爾正所以破鄭說也○古樂
府載成王時鳳凰翔舞於庭王援琴而歌作神鳳操曰
鳳凰翔兮于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
于胥樂兮民以甯周書君奭曰我則鳴鳥不聞蔡九峯
曰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也
然樂府七言歌乃後人騷體非成王所作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
媚于庶人
命命之也虞書所謂車服以庸也媚于庶人者公好惡

於天下而有以合乎民心合天下於一體而教養無所
不至也蓋天下之志從欲則私私則天下之心各自爲
心而彼此無以相通順理則公公則合乎性之本然天
下之心一而已矣順愛于君即順愛于民矣有以成君
德而使之四方爲則四方爲綱則媚于庶人之至矣臣
爲上爲德爲下爲民故既曰媚于天子又曰媚于庶人
見君民之一體也媚于庶人人心孚而天命永矣○曰
于天曰吉人皆因庶人二字而趁韻變文耳姚承菴謂
在朝曰士在外曰人非也王平仲謂亦集爰止爲由野
而升朝亦傅于天爲由庶僚而躋師保亦非也總之詩

本平易人奈何反著意以求之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賢士之自處甚高非能苟合也必人君取人以身待士有禮然後賢士爲所用焉故又承上二章之興以申維君子使維君子命之意曰彼鳳凰之鳴也則于彼高岡蓋擇梧桐而後集也此梧桐之生也則于彼朝陽蓋有以待鳳凰之至也梧桐有菶菶萋萋之盛則鳳凰有雝雝喈喈之和矣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藹藹然吉士之多王其無以使之命之歟此章欲王之自脩而

虛懷禮士無以爵祿自私也○說者多以高岡爲朝廷之喻愚意不然○梧桐椅也一名櫥今人又謂之青桐皮色青其葉之生應一歲十二月閏歲則十三葉葉落應立秋是亦靈木也故鳳凰棲之○凡比體則取類自有深意然亦必意義明顯且不復入正意方是比體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矣詩不多維以遂歌

承上章爲興意而曰君子之車則既庶且多矣君子之馬則既閑且馳矣此卽應上章梧桐足以棲鳳之意蓋天下不患無賢待賢不患無具維君子有虛懷禮士之誠則天下之賢皆吾助也然其辭引而不發所以深啟王心而納誨之恍益婉切矣又言其矢詩不多也惟以遂王之歌而已辭有盡而意無窮此所以自謂不多也歟

以上三詩序以爲皆召康公作以戒成王者考其辭氣則誠有然矣但凡在正雅則必其被之樂章而未詳其所用也公劉篇有陟巘降原之事卷阿又以從遊而作則泂酌亦或因所見起興意者以民事遊觀如省耕省斂之類則於其燕息而歌是詩以不忘戒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凡四方之擾而不靜以中國之先病也民之勞而不安以小人之寇虐也小人之心則無良小人之言則憯惙小人之惡則罔極小人之事則醜厲小人之情態則善爲詭隨以繾綣於君相要之則憯不畏明而已然小人之所以得肆其無良而安爲寇虐者則君相縱之然也凡小人之欲竊權而禍人國者必先自詭隨始伺君相啫欲之所存而窺其意指之所嚮以奉承而逢迎之以玩弄君相於股掌之上而後肆然以得其志爲君相者

且謂其能順己也而不知其心之無良也信以爲小心也而不知其心之不畏也是以漸漬而授之事而任之權而小人之惡於以大肆而民之受害爲無窮矣肆其貪以浚民之脂膏寇也肆其暴以殘民之肢體虐也民不康而四方具受其病矣且民之受害不必在委之事權之後也大抵君相之所爲不能無過而恃賢者有以匡之君相之心不能無欲而恃賢者有以止之若工爲詭隨者則專務長其過而逢其欲爲君相者不惟不能察小人之惡而且身陷於惡而不自知卽此遂過肆欲之端而害民已不知凡幾是於上爲詭隨卽於下爲寇

虐固不待委之事權而後其惡以肆也迨其後日浸月潤其勢漸張則始之隨君相者君相且或轉而隨之由是太阿倒持而國之喪亡無日矣此詩憂時感事而相戒以安民至所以安民之道則惟在於遏寇虐所以遏寇虐者則又在無縱詭隨其曰汔可小康云者爲不敢奢望之辭實以見民勞之甚而動其不忍之心也及此時而惠中國以綏四方中國猶可蘇四方猶可靖也思夫民之何以不康則無良不可長而詭隨不可縱矣誠能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則小人之無良不得肆而寇虐之不畏明者遏矣從來君子小人迭爲消長詭隨寇虐之風遏則直諒慈祥之士進由此以施惠於民柔遠能邇四方以是可綏而王國於是可定矣此端本澄源之論也○同列相戒之辭甚爲明白然亦有微以動王之意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憯惙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民勞之至則情義乖離不相維繫惠此中國所以萃斯民溪散之心也詭隨者工爲利口以簧鼓是非無縱詭隨所以肅其憯惙也憯惙之言皆寇虐之實如聚斂之謀督責之術之類皆是而俾民憂者在此矣遏寇虐所

以無俾民憂也世臣執政非甚不賢未有不勞王室者惟一縱詭隨而前勞盡棄矣無縱詭隨則庶幾勞可不棄亦所以爲王之休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愼威儀以近有德

爲詭隨之行者貌似恭謹而心之作慝無窮能無縱之則無窮之慝亦不得作矣詭隨之人人也因我之可入而入之也不敬不愼而貌言視聽之際稍有嗜欲安肆之萌彼遂有以窺吾之微而迎其端以導其欲大抵有德之人正直端嚴爲人之所難近是故世家大臣每與

詭隨者居而疎遠有德之士而卽此畏憚正人之志已卽爲嗜欲安肆之萌非故縱詭隨也而詭隨之縱亦已太甚而不自知矣然則如何而後能無縱哉亦惟反飭吾躬存此敬愼威儀之志以親近有德之人惟恐吾心之偶放而資有德者以養其心惟恐吾行之稍差而資有德者以規其過使貌言視聽心思之地常肅常明而無閒之可抵則詭隨者無所施其術而退聽於君子此無縱詭隨之方尤端本澄源之論也君子小人迭爲消長有德之士遠則詭隨之人至矣有德之士近則詭隨之人遠矣而彼此出入消長之幾則一心之敬肆爲之

本焉可不愼歟

民亦勞止汔可小惕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實宏大

其志陋劣其行卑汙其事可恥可羞其形態絕無面目此所謂醜厲也縱詭隨則在朝而紀綱壞在野而風俗壞在事而猷爲壞在心而仁義壞無縱而遏之無俾正敗也秉中國之鈞爲四方之幹下民之所託命王室之所維持天下治亂視其所爲宏大甚矣可不敬愼而縱詭隨哉此詩雖似平說實則一層緊似一層柔遠能邇自國天下言之也無棄爾勞以其前勞動之也敬愼威儀以近有德則探本言之此章則直指其身而責之也警戒之意愈深而愈切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國之有殘小人寇虐之也繾綣者詭隨之固結於人心者也正反則不止於正敗矣末二句自言其所以作詩之意以爲爲王之所珍故不得不大諫之也然則王之用非其人可知而諷王之意亦可見矣但序以此爲召穆公所作則無可考證詩意與小雅節南山相類然節南山多危亡已後之辭而此則猶是憂亂之志是其爲

厲王時詩與節南山辭近悲怨此則嚴厲峻肅而侃侃言之此大小雅之所以分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于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此詩以懷德爲安民之本以敬天爲懷德之實天者理而已矣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則天之監物無往而不在也時存敬天之心而不敢少肆則全其固有之德而必不敢立辟以先民無不然之話無不遠之猶矣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治亂之本言行無不謹民之所由安也首章冒通篇大意以發大諫之端下章天之方

難方蹶方虐方憯皆所謂上帝板板也民之不洽不莫
殿屎多辟皆所謂下民卒癉也憲憲泄泄夸毗立辟皆
其出話之不然爲猶之不遠也囂囂蹻蹻用憂謔則靡
聖管管而不實于亶矣話之不然猶之不遠或者偶然
失之靡聖管管不實于亶則無復然之話無復遠之猶
蓋其心之不敬實然矣豈其志慮之不廣哉是用大諫
亦庶以廣遠其志慮也天人無二致民之卒癉卽天之
反常爲無所歸咎之辭所以動末章敬天之意天安得
而反常亦人之不敬反之耳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

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民喪亂而無所定天爲之艱難民多辟而無所維天爲
之顚蹶也憲憲安危利災放肆而無所畏也泄泄怠緩
悅從懈惰而無所閑也放肆懈惰則非聖妄行而話不
然而猶不遠矣輯者辭之合乎天理而無所違也懌者
辭之浹於人情而無所拂也洽者相親相遜而無或頗
辟也莫者不飢不寒而無或殿屎也獨以辭言者以出
話言而猶在其中辭發於心非可强爲非實有敬天之
心者必不能有輯懌之辭而朝廷之聲欸則民生欣戚
攸關上有言之下將奉而行之故辭之輯懌則民之洽
莫所由也一出辭氣閒而不可不愼如此則無往而不
可不愼又可知矣若但以言語詭人則淺之乎辭者也
此章尙泛以理言之至第四章乃申言以致切責之實
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
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聽我囂囂憲憲泄泄而靡聖管管之故態也以爲笑所
以囂囂也此章責其不聽言而復動之以聽言責之亦
正所以動之也章內許多爾字我字懇款動人亦足見
其厚矣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
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方難方蹶皆方虐也民勞及此篇皆言小子蓋少年紈
袴漫不經事之人而王方寵任之富貴驕矜之習百事
皆不上心而所事所言只在衣食之閒燕遊之樂老成
深慮皆鄙以爲迂而談以爲耄髦及禍患已迫而後悔
之無及往往然也以多將熇熇不可救藥告之亦傷之
使聽言也而語益急切矣
天之方憯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
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爲大言以相夸憲憲而不懌也爲佞言以相毗泄泄而不輯也言之不實于亶如此則猶之不遠可知矣言之夸毗由心之放肆懈惰而無所防閑畏忌也心放肆懈惰而無所防閑畏忌則動作云爲皆敗度敗禮而威儀卒迷矣夸毗迷亂如此心已靡聖矣善人有言何由入耳而況得以有爲哉夸毗迷亂而善人載尸則民之困苦沈吟職此故矣然民方困苦呻吟而卒莫敢爲之撲度其所以至此之故則以夸毗之氣燄實謾人以莫敢言故也何以惠我師哉亦卒歸於喪亂滅亡而已喪亂蔑資所謂多將熇熇不可救藥也雙湖胡氏謂召穆公

凡伯以親賢之故宜直致其諫而姑責同僚以使之聞之者豈非亦以監謗之故不欲攖其鋒以陷於罪而甚吾君之惡邪然二公忠愛之懷於此益可見矣愚按序所稱召公凡伯者本無足徵而監謗之事召公未嘗不直諫於王但此所謂民方殿屎莫我敢葵則似以監謗之故而云然而此所責之同僚則又未可知爲誰氏矣讀者玩其辭毋徒必求其事以實之可也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民至於殿屎則放辟邪侈無不爲矣況爲上者夸毗迷亂立辟以先之乎上天生民而賦之理以成性人性之自然無有不合於天理之本然者而初無形聲之隔損益之勞是天之牖民其易如此爲上之化民夫豈難哉民多辟矣而又立辟以先之是以惡德化民民幾何而不胥於亂也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民何以殿屎曰立辟之故民何以多辟亦曰立辟之故欲洽莫我民而反立辟之道亦維曰懷德而已立辟之人憲憲泄泄謔謔夸毗价人其所鄙棄也大師其所草

荐也大邦大宗其所培壅也宗族其所胥遠也大宗謂世臣大家及凡舊族如魯之殷民七族晉之懷姓九宗皆是也宗子則同姓宗族古者君不統宗而爲羣公子立宗使凡兄弟之庶者宗其兄弟之嫡者如姬姓以魯爲宗國魯以季氏爲宗卿皆所謂宗子也嶽嶽蹻蹻之情形視天下何足爲慮者又安知其爲君國之所賴以安者固在此哉用告之曰价人大師大邦大宗斯我之藩垣屏翰也懷德者所以自甯而甯人之道也宗族至親尤國家所賴以爲城者也德之所敷由近及遠先得九族之心則价人效忠而不至於載尸庶民洽莫而不至於多辟推之邦國天下大邦大宗亦胥服矣皋陶謨曰愼厥身脩思永敦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正此之謂也苟不知懷德則宗族且叛之而況其遠者是城壞而藩垣屏翰無不壞藩垣屏翰等字不必深求別異能獨處而無畏乎此所謂多將熇熇不可救藥也告之以天之方虐方憯彼且以爲渺冥無徵而不畏也城壞而獨處當不能無畏矣所以深惕之使之無立辟而懷德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知城壞獨處之可畏則知天之可畏矣反立辟而懷德則亦惟敬天而已矣今此之民不洽不莫殿屎多辟如此是天之板板怒甚變甚矣而猶敢憲憲泄泄以戲豫

馳驅哉天體物而無不在一出王游衍而旦明無不及焉知天之不可不敬則一言一動之間一猶一爲之際當無不懍之於聖實之於亶以順乎天理而無拂於人心不敢有不遠之猶矣是敬天之心卽懷德之實德脩民定而又何天變之不可回也歟民勞之戒以絕詭隨近有德爲說此篇之戒以愼出話遠謀猶爲說而其意同歸於莫民其大旨同歸於敬德此詩主意只在敬天二字而此章始切言之其義精其志懇矣戒同列亦卽以諷曉王然謂之刺王者非也通篇一意結撰皆以戒同列耳謂自第五章以下漸及於王者亦非也

詩經詮義卷之九終

詩經詮義卷之十

婺源汪　紱雙池輯　後學
同邑程夢元陂園
祁門倪望重愚山
懷甯楊葆銘伯新同校字
同邑潘紀恩筱圃
同邑余家鼎彝伯

蕩之什三之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維后蓋有物有則人之德性本無不善而氣稟所賦鮮有不偏人率其氣稟之偏而不能盡其才以復其性則不能有終

而反若天性之有不善者然習之漸染又視乎人君之所以先之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否則君好仁而下興仁君立辟則民多辟若響應聲無或異矣故克綏厥猷惟后也厲王好利而任榮夷監謗而得衛巫沈湎作威王立辟矣然豈天賦王以辟哉亦厲王自暴自棄失其恆性而至於辟耳王立辟而王所用之人莫不辟矣是以在位在服之臣皆彊禦掊克而善類云亡也用人皆辟則怨謗興而叢怒廣上下交讒民亦無不辟矣上下皆胥於辟故曰多辟也多辟如此則有疑於上帝之疾威而降之辟命者故曰蕩蕩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此疾威上帝曷爲而其命多辟乎若爲怨天之語實則感憤時事不平於心而爲是不可解之辭非眞怨天也性命之正麗於氣質而變化氣質則存乎人是以愚柔非所憂而美質不可恃天生烝民其命固匪諶也有生之初靡有不善第上之無以綏猷下民不興於行人爲之雜鮮有能卒全其性者以至此多辟焉爾上帝豈眞疾威也哉時解謂民今多辟似性之本善有不可信者非也其命匪諶只言天不可恃耳靡不有初二句緊接其命匪諶句說下言不可以今人之多辟而謂天有辟命云爾辟者對降衷而言也此章感歎時事而概言天人之理以發端以下皆切指時事而刺之以不欲斥王故託言文王之歎殷紂也○此詩

乃當是刺厲王之說然序說附會蕩字又甚可笑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德女興是力

殷紂之惡至矣而數其實亦不過貪暴盡之厲王之事又將有然故詩人憂之而託於文王所以咨歎殷紂者即詩人之所以咨歎厲王也貪暴之人非可以在位在服者連用四個曾是怪歎之辭謂曾是此人而曾是可用乎慆德者不敬天顯不畏民嵒肆情陵物徇欲無厭之德也謂天生此等人以爲民害亦甚惡之之辭也然女不好暴彊禦安能肆其暴女不好貪掊克安能肆其

貪女實興起此羣以使之在位在服而力主其惡非天實使之也曰天降慆德與上章疾威上帝其命多辟意同然曰女興是力則終是人事之所爲致之而非天矣天下人無生而慆者所興在此而民興於此矣多辟又何怪焉自此以下皆承此章而迭推之下章言貪暴興而民受其害則作祝無窮矣四章言貪暴之興以不明爾德致之五章言德之不明由沈湎於酒而自喪其德也六章言遠近皆受禍無不怨怒蓋申作祝而言也七章言其棄舊章而不用末章指喪亡之禍以示之監通篇一氣流轉而每章各以咨歎起之蓋痛哭流涕長太

息以陳辭憂國愛君之至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慝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居靡究

義類善類也豈弟慈祥公平正大先義後利敬天勤民者皆所謂義類也秉執持也言當專一執持以主興此善類而造民福也多慝如康誥所謂罔弗憝者流言訛言也如進督責之術建加賦之謀之類凡不根義理者皆流言也輔氏謂暴虐之人自以人多恐己而恐禍之及己故詭謀譎計採取浮浪不根之言以應對其上以惑其聰明而自掩其惡按此亦似是而多一番轉折流言以對直是長君之惡逢君之惡不必云博辯濟姦蓋殷紂周厲實先爲彊禦主以對對字只作應字看君以是求臣以是應耳此重責其君不重責其臣也說者謂流言以對以邪說博辯而濟其奸如商鞅桑宏羊王安石者此亦不然蓋商鞅桑宏羊王安石所事秦孝漢武宋神本皆英主其用鞅等皆因其邪說博辯足以濟奸而誤用之若殷紂周厲則紂厲實力主貪暴之政其所用流言本其臭味非誤聽誤用者比不待其博辯以濟奸也此章獨言彊禦者暴以濟貪貪無不暴貪暴有二事不必出二人故舉言彊禦可以該倍克也輔氏云彊禦倍克二者相須非暴虐則無以爲聚斂之資非聚斂則無以極暴虐之惡此言得之矣何元子以倍克爲聚斂巧取以彊禦爲如賢疾能又以彊禦多慝句專應彊禦以寇攘式內句專應倍克則不合此章串下語氣失之矣不秉義類而反任此彊禦多慝之人使之得以肆其訛言以害民而罔上則是寇攘式內矣寇攘者暴以行其貪

也此正上章所云女興是力也作詛於神祝呪於口也民害溥而作祝靡居靡究矣此詛呪只作怨謗看書無否則厥口詛呪是也嚴氏謂人心相疑則詛呪相要無有居究忠信之衰也則全不切章義上章未言彊禦倍克之害此章究其害而言之正以完上章四曾是字語氣也多慝二字中已有作祝意但不至式內則作祝亦或不加於君惟女興是力以剝喪其民是以民亦侯作侯祝以怨毒其君此是已然事不必云君無誤用是人以使民歸怨於君作周旋之說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炰烋者負崇高之勢恣傲很之威以耽耽之視行逐逐之欲使道路以目莫敢誰何也斂怨以爲德德字只作自家能幹意看侮人而自以爲勇奪人而自以爲智如國語所云吾能弭謗之類是也時解謂所爲皆可怨之事而反以爲利民之德非也此等人君本不知有民若尚知有利民之心則非炰烋中國矣炰烋二句兼君臣言而君爲之主不明爾德則直指其君之好貪好暴且暗照下章沈湎而言也君以身爲貪暴之首故在位在服者無一善人是無背無側無陪無卿也逸齋范氏曰背側小臣也陪卿大臣也蓋德者生初本善之性也明之使不囿於氣不昏於欲則秉夷好惡之良不昧而萬民皆吾一體害不忍出利不忍私行皆明德之事用皆明德之臣不能明之而拘於氣稟昏於物欲則良心以失悖德是從滅德作威徇利忘義雖有善者皆棄之不用而必力求此彊禦掊克之臣而用之使在朝虛無人焉此正所謂鮮克有終亦正女興是力之所由也時解但以不知人爲德之不明淺矣不知人則尚是庸愚之主而已其罪輕矣輔氏云由左右卿貳之無人故無以明德則亦非詩旨上二章以用人言此章以君德言之探其本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德之不明以欲昏之也欲非一端而酒之喪德爲甚以其能昏神而亂智也然人之沈湎於酒而喪德也非酒之能沈湎人也由其心之先放肆怠惰無所敬畏然後敢沈湎於酒而酒乃益昏之耳天之生人不能無欲然有物有則則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何嘗不予以節制之道人乃放肆怠惰以沈湎焉而失之則卽此放肆怠惰之心之自喪其德明德既昏斯維不義從式矣天何嘗降辟命於人哉故曰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也不義從式句繳上用人之不善以下乃專歎其喪德愆止號呼皆德不明之實也其心放肆怠惰無所敬畏以湎於酒則言語動容無不乖亂廢時失事而貪暴益因之無

所不至用人之不善又其末矣蓋人身之用惟貌言視聽思五者私欲之累自視聽入私意之流自言動出而皆稟於思思之得失無可徵而見於言貌人於醉後亂言亂動人以爲酒實昏之抑知酒後之放肆呼號皆其平日之處心積慮無所敬畏之情之所著而爲暴爲貪皆不能外言動以別有所發故古人視威儀言語不以爲外邊細故非止爲人所觀瞻已也心一放何所不放欲一流何所不流止可愆於酒而貪暴之事何所不爲言可亂於酒而侮奪之施何所不至德之不明此其甚矣靡明靡晦俾晝作夜亦不止廢時失事實則無忌憚

之甚也人君不可一有所欲一欲之流皆喪厥德以天理者受生之中也物欲者形氣之辟也失中則辟辟則必流流則與天理絕夏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而數條之中酒色爲甚觀桀紂幽厲無不湎於酒者人欲之流飲食男女爲大端也不明爾德爲女與悖德之所以然而沈湎於酒又不明爾德之實此章推究本源矣故下章遂言遠近之怨怒蓋不明爾德之害不止用非其人以致斯作祝己也曰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則所謂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者非真有疑於天而所云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者其意亦明甚矣○韓非子云紂爲長夜之飲而忘其日詢之舉國之人舉國之人皆忘其日問之箕子而後得之意厲王當日亦有似此者故詩人以爲言也

文王曰咨咨女商殷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亂于中國而及鬼方

湎於酒而德不明矣不義從式而朝無人矣而惟是力與悖德烝烝斂怨以困於侮奪之君貪暴之臣是以作祝無窮洶洶思亂四海鼎沸天下解體小國大國皆近底喪亡矣小大近喪猶所云靡國不泯靡有孑遺耳蓋甚言其亂之辭朱克升謂小大指政事言未是人者外之之辭尚乎由行安危利災謂天變爲不足憂謂人情爲不足畏曾不以近喪而少懲也亂即蜩螗沸羹之情狀所謂莫敢言道路以目也孔氏曰亂者怒而作氣之貌中國鬼方舉近遠以該大小此二句申言近喪也君之貪暴不惟受害者怨之怒之即未被其害者亦無不怨之怒之然昏德之至則遠近亦無不被害之民也○蜩夏蟬螗秋蟬然方語亦或統名蜩螗鬼方施羅之地今湖廣施州以西南及貴州之域其俗信鬼病不服藥惟事祭鬼至今猶然殷時蓋往往爲亂故易有高宗伐鬼方之文此云覃及鬼方亦切殷紂時言也或謂鬼方爲即玁狁亦非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舊謂典刑也謝疊山曰典先王之訓典刑先王之法度不用舊者其心之放肆怠惰無所敬畏則沈湎於酒而棄之不用也無老成人者放肆怠惰無所敬畏則不義從式所用皆彊禦掊克而忠良師保皆其所焚炙放黜之不暇者是以無老成人也老成人非其所善然則先王典刑豈皆不善乎尚有典刑而莫聽即不用舊也莫聽只猶云一概不依或謂莫聽用舊之言非是舊典且莫聽自絕於先王大命之傾可立待矣篇內所言大約與商書微子篇相表裏詩人言之要亦影切

時事但厲王之惡似未至如紂之甚無老成人亦爲厲王言之耳此章言喪亂之來皆昏德所自致非上帝果有疾威時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顚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天下不患有瓦解之形而患有土崩之勢蓋敵國外患雖殷土地疆圉雖削然苟使國本猶固人心未離則猶可以祈天永命而未遽底於滅亡也若君德已昏而使在朝無人貪暴盈朝而使作祝徧野以至蜩螗沸羹中外咸怒則雖諸侯未叛四夷未起天下固猶其天下也

而國已非其國矣國猶其國也而民已非其民矣民亦猶其民也而民心之曫怒已日矚其喪亡而稱快矣是以大難一作禍不崇朝親戚即其讎仇蕭牆皆其敵國宗祀以覆社稷爲墟此所謂土崩之勢而處堂燕雀固不知大廈之焚也非由其本實先撥然哉蓋天命所命即德其命命何所屬屬於人心天生人而命之德命於庶人所以爲身命於大夫所以爲家命於諸侯所以守國命於天子所以君天下舍德而外無他命也知有命而敬明其德則其德之明即其命之集也天之明命人心所同明德之君心同天下是合天下之命集而爲一人之命本固而枝葉茂矣不知有命而放肆怠惰以昏其德則其德之昏即已絕命於天自戾於民自棄其天下名曰君而已失其爲君名曰人而已失其爲人天下又惡有無本之本而能久存者乎通篇託爲文王歎紂之語所以諷厲王之鑒於紂也卒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點出殷鑒二字其意益明且切矣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人心之用不外乎貌言視聽之間私欲之累自視聽入而私意之流自貌言出人之喪儀

易言實由其心之放肆怠惰無所敬畏則至虛之本體淆而天理不見至靈之用滯而天則不行也抑抑者縝密之意蓋抑者按也抑之又抑如禮卑法地是也敬以直內葆之於靜使至虛之體無所淆義以方外審之於幾使至靈之用無所滯則縝密之至矣敬立而內無不直義立而外無不方是心結儀一如宮室之有廉隅矣或以抑訓謙抑以爲與溫溫恭人相應非也此抑抑以成德言而兼有工夫後溫溫以基址言而未及學力不得牽合一篇中兼愼言語而首章獨舉威儀者言有時未發而威儀則貫動靜而無可弛故有其德則有其威儀無其德則無其威儀瞻視之際一望可知有不待聲欬聞

而已可窺其內念之純否者故首舉以爲戒也然此詩言愼儀非欲人致飾於威儀實欲其縝密於脩德舉威儀以徵德耳若專致飾於威儀則師也辟矣顧德存於心虛空何處把握人欲脩德終用力在威儀言語上只此心有嚮外嚮裏之別篇中言敬儀言愼話俱是脩德實在工夫程子云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辟之干制外安內之功固如此也用功雖在外實則此心之敬而已天下聰明之資不少而能敬以全心德者卒鮮其人德之不愼官骸徒具而物則不存則亦與下愚同歸已耳何哲之有故曰亦維斯戾深爲暴棄懍也

此章概言人之不可不脩德以發自警之端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訐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愼威儀維民之則

散著於事物之謂道如貌言視聽之則孝慈仁敬之倫是也道散著於事物而其理具備於心禽獸有其形而不能全其理如同此知覺運動而亦或有所通而不能不域於一（如虎狼之父子螽蟻之君臣只一端之明而已）惟人得天地之眞精秀靈而有以備萬物之理故謂之曰人所謂天地之性人爲貴也顧生而爲人而於形有未踐倫有未盡則所以爲人之道有所歉而未全矣其異於禽獸者安在乎苟隨事以察其理復愼獨以審其幾（察理在平時審幾在臨事）以各盡其當然之則則無競者復全於我而人道無所歉矣道本斯人所共由率性而已能盡人道則有以合乎斯人所同然之心而四方有不於我乎訓行者哉（無競維人皆解皆以爲所用得人而先生獨以爲能盡人道者蓋此詩本爲自警而作況首二章所重在威儀又以下二句觀之亦是盡人道之事不應說及所用得人也愚按以所用得人言者因序說以此詩爲刺王而言也然橫插此句於篇內全無根柢矣即歐陽公以以天下爲己任言亦是說嚮外邊卻不知此詩之旨本全然嚮裏也）自得於心之謂德如智足以燭理仁足以勝私勇足以配道義是也德稟於生初而寓於氣以戍性（德主理言繼之者善純粹至精然必麗於氣而性以成氣之清虛以有知覺知此理者智之德也氣之靈妙以能運動體此理

者仁之德也氣之流行至大至剛以強此理者勇之德也）氣有所拘（人之氣固秀靈稟又不能無厚薄清濁之殊）物欲乘之（物欲之累又每從氣稟所偏處起偏而不能止則流於惡矣）則其德孤矣而何以盡人道乎惟一於居敬以立其本復致知力行以盡其實（居敬立本是主靜以立人極致知是智崇效天之事力行是禮卑法地之事）使氣質變化以無失其本然之體則所得者自足於己而德行覺然直大矣（嶧山鄒氏曰覺訓直大如人之生也直然於物欲則曲矣如心體本自廣大蔽於私意則小矣）德本斯人所同得天命之性也有覺德行則盡其性而有以盡人物之性而四國有不於我乎順從者哉（訓行者道隆而人皆以之爲法在天順從者德盛而人皆觀感而化在物亦然）予人爲德人我皆然德所以立道所以行此二句

就已全其道德者言見其有自然之應也後章言繼德報投桃報李皆爲此四句徵實謨必在天下而不私一身知必其明處必其當又審定焉而後布之命令此如巽九五之先庚三日後庚三日猶必在萬世而不徇一時常可以經變可以權又協以時而後播之臣民此如蠱卦象之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皆本乎心之德而揆乎道之精謨之必訏猶之必遠心之德也命之必定告之必時道之精也大公焉而無私訏謨遠猶至慎之而不忽也定命辰告道無物不有故謨欲其訏然有毫釐之差則恐訏而無當故必審其至當以期定於不改道無時不然故猶欲其遠然執一而不通則恐遠而多滯故必合於時中以期播之合宜此大小兼盡要

非義精仁熟者不能與矣朱元善曰此戒其加於人者不可不審諸己也遠加乎民者邇出諸身則此豈徒求之謨猶命告哉聲律身度即一身即天下之謨言物行恆即一身即萬世之則敬愼威儀維民之則故以言德之隅必在此威儀之抑抑也曰敬曰愼即脩德凝道之全功而訏謨遠猶所從出者也朱元善曰此戒其脩於己者必可以示諸人也夫道德脩於身而遂爲四方之所訓順則人君之不可不脩德可知故其加於人者必有以審諸己脩於己者必可以示諸人使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庶乎人道競德行覺而足以爲斯民之所訓順歟此章又概言脩德之效以見人君之不可不脩德也。命告中已兼愼話意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道日在目前只一湛樂足以荒之德人所同得只一湛樂足以喪之此武公所爲兢兢也迷亂于政則與訏謨遠猶者反矣顛覆厥德則與敬愼威儀者反矣喪儀亂政惟酒爲甚故言荒湛于酒也念厥紹惕之以承先也先王即有覺德行之人先王之所行即無競維人之道而後世所當拱執以爲明法者也以下所戒之言要皆先王明法耳此章乃反其身而責之。問抑詩東萊硬要做刺厲王序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緣以爾女字礙朱子曰如幕中之辨人反以女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女爲傾等類亦是自謂古人此樣多

肆皇天弗尙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灑埽庭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

道原於天反道敗德則皇天弗尙矣是以必脩德凝道則合遠近大小常變皆無可忽忘而不敬不愼也庭除至近而爲家國之本起居灑埽至細而爲臨民治政之基是皆必敬必愼而後可以爲民之表庭內而如見大賓起居而如承大祭可也戎兵不可玩而亦不可忘蠻

方不可近而尤不可忽脩而戒之庶不至變生無備也合遠近而慮無不周所謂訏謨定命合常變而備無不飭所謂遠猶辰告也此章懍之以天而遂勉以脩德之實對迷亂于政言以申訏謨遠猶二句之義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成民敬於下也奉法敬於上也敬之至而至於夙興夜寐灑埽庭內皆可爲民之章則成民奉法之至也成民奉法慎其常用戒不虞防其變慎之至而車馬戎兵用戒戎作以蕩蠻方則用戒不虞之至也蘇氏輔氏皆串說謂治民守法

便是用戒不虞意是而恐於事未盡此三句承上章以起下也定命辰告言之出身加民者也然不待命令之大也出辭氣斯遠鄙悖凡出話無不當慎矣訏謨遠猶事之發邇見遠者也然不待謨猶之大也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凡威儀無不當敬矣政事之大固當慮無不周備無不豫而不可迷亂而斯道大小無間故出話威儀之閒尤期必慎必敬然後德全而道盡要當使之無不柔嘉焉上章從小說到大此章又從大說到細此對顯覆厥德言以申敬儀維則二句之義也前但言威儀而此乃兼言出話輔氏曰威儀言語皆德之符是也愚按出話當慎本前章定命辰告來但定命辰告慎其大而此之慎爾出話則更欲盡其細也段氏曰言行均不可以有失而言之失尤易此故先戒之白圭四句申慎話之義也自此及下章皆終慎爾出話之意自視爾友君子至投桃報李又以終敬爾威儀之意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此申言出話之當慎而遂及慎言之效也斯言之玷不可爲言誠非易而無容苟矣然將出話而後慎之恐未能謹於平日則或有欲慎之而不及持者以無人爲我

執持其吾故也必常若有所執持而不敢逝蓋不言而信乃庶幾言無或失歟且言無大小一出吾口即入人耳故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果其慎之於未言之前慎之於方言之際必使之合乎天理之所當言者而後敢言則無言不讎無德不報爲道言而人必訓之爲德言而人必順之此理所必然也惠于朋友庶民小子朋友羣臣也庶民小子國之百姓也言爲民則矣子孫有不守以爲法萬民有不承以從令者哉此言之本於德而盡人道也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申言威儀之當敬而不可不密其功也大廷之臨臣民萬民之觀瞻繫焉其輯柔爾顏固也然內省而曰不遐有愆則亦既愼其獨矣顧愼於友君子之時猶其顯也或安肆積於平時而精神有日偷之漸則怠惰之氣動於偶然乘於不覺雖友君子之際恐有欲愼而不能者敬儀之功不若是也必也存養於至靜之中戒愼於睹聞未接之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焉蓋不動而敬庶動靜交養工夫無閒以底於純而威儀可無或失歟

夫爾室屋漏之頃人所忽以爲不顯而莫予覯者也然無曰莫予覯也道無時不然神體物而無不在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苟安肆懈怠而不敬則私意之閒卽厭射於神矣莊敬自持猶恐有失況可厭射而不敬乎此又申言存養之不可不密而惕之以天也神卽天也夫不顯時何以云敬曰儼若思是也此不必式著意而常若有所防閑使神明之地私意不淆則爲無愧屋漏矣問嚴氏云不度不射乃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時其說何如曰以不度不射連說便已不是且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是據現成說若有心要他無思無爲寂然不動則已自有思有爲動了如何得靜

篇中多言敬儀而所以敬儀者則皆以敬德故其工夫之密如此然顯時之敬乃更要緊大學工夫尤重誠意安成劉氏曰不遐有愆是省察之功卽中庸之內省不疚愼獨之事也能愼獨則意無不誠矣不愧屋漏是存養之功卽中庸之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也能戒懼則心無不正矣

若顯時且不敬則不顯時更說甚敬勿謂靜時不可射動時反易爲功也以體用言則主靜爲本以下學言則愼獨爲要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此遂及敬儀之效也敬儀皆所以敬德故此直曰爾之爲德也爾之爲德誠能俾臧俾嘉以至容止威儀皆淑愼而不愆則是於道無所僭於德無所賊道盡而人訓

之德覺而人順之鮮不爲則猶投桃報李之必然也俾臧俾嘉二俾字以工夫言卽上章動靜交養之工夫也德成於內而儀不愆於外所謂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也或以德對儀言非是儀不愆處卽是盡人道而所以能不愆處卽有覺德行道無少差謬曰不僭德渾全無歉曰不賊朱元善云不僭於事無所差不賊於理無所害意是而語未瑩彼童而角二句掉轉以見其效有必然卽以起下章警其知聽言之意也此合上章儀本於德而盡人道也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此以下皆反覆警以聽言此章言維哲人能聽言所以終首章靡哲不愚之意也溫溫恭人質之和順謙冲能受善者也人不恃有聰明才辨之質而恃有謙冲善下之懷故溫溫恭人維德之基以其溫恭故告之話言則順德之行而可以進於德矣是溫恭其基而德由是立也慶源輔氏曰武公三以溫柔爲言無不柔嘉也輯柔爾顏也至此又言溫柔爲進德之基蓋人纔溫柔便消磨了那客氣消磨得客氣則其德方可進明道謂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爲君子小人之別消盡者爲大賢橫渠亦言學者先須去其客氣惟溫柔則可以進學愚按武公是個剛毅的人故自欲濟之以溫柔若便是柔弱之人更說要溫柔則豈不放倒了此又須要言剛毅矣張橫渠亦是剛毅的人故欲以溫柔進學然橫渠卻終似客氣未消得盡要之周子言有剛善柔善剛惡柔惡是剛柔各有好處亦各有不好處若論

美質則剛的爲好剛而能濟之以柔乃更好所謂變化以歸於中也剛而能柔如衛武公者乾之用九見羣龍无首也若柔者又須濟之以剛則坤之用六利永貞也究竟資質以剛的爲妙故孔子曰吾未見剛者非然者則其自詡未嘗不以爲哲然告之話言覆謂我僭得非所謂靡哲不愚者哉要其歸則誠愚人而已故曰哲人之愚亦維斯戾也世閒此等人甚衆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未知臧否愚也示事提耳如上章所戒之辭也既抱子則非未知靡盈即溫恭者夙知言既抱子也莫成者武公晚年而自視歉然如此能有成而深自惕厲也夙知而莫成亦維斯戾矣果其靡盈誰夙知而莫成哉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道德原於天是天之所以予人而爲命者也德合乎天養之以福自喪厥德敗以取禍此理甚昭我生當惕厲憂勤以保其固有之德以承天命而非可湛樂從也奈何夢夢於臧否而告之話言覆謂我僭歟耄年已至而覆謂我僭而猶曰未知不亦戾乎此亦上章之意而更進一層武公豈不受善者而其歉然之心則惟恐人之舍我而不交戒我則惟恐己之未能受戒而人將舍我

故其辭有然刻厲之至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言我之所以告爾者皆先王明刑蓋成民守法愼話敬儀皆莫非先王之道也天者孔昭之天國即厥紹之國昊天不忒湛樂從則皇天弗尙而淪胥以亡矣可回遹其德而俾民大棘乎篇內鮮言及於民然迷亂于政則必俾民大棘矣民心即天命民困窮則天祿終矣故篇終而惕之以俾民大棘也此章深言喪亡之禍以警之亦以結全篇之意也

舊說必以爲刺厲王者以後四章之語似於刺也然正惟後四章語乃必非刺王語氣參玩前後篇刺王之詩而可見矣武公未逮事厲王（史記衞武公即位於宣王之三十六年）則此詩當次常武之後而錯出於桑柔之前其因詩次之亂而誤以爲刺厲王歟抑因說者以爲刺厲王而毛公因之移易其次歟皆未可知也序說之非朱子已有明辨（見詩序辨說）然此及賓之初筵皆衞武公詩而皆列於雅者蓋武公入爲王朝卿士則此二詩皆作於王朝且其辭氣音響則皆確乎爲雅而非風也附之變雅又何疑哉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塡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塡字當從厚義）

此詩大意刺厲王用貪暴小人以病民而致亂意與蕩篇略同故第三章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微言之也第五章云告爾憂恤誨爾序爵正告之也第八章云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直刺君心之非也第十一章云維彼忍心是顧是復直言其用人之悖也末二章則明言階亂之由小人矣首章念昔傷今而自言其憂心之人當從厚義又訴之於天而冀其我矜我矜者爲民請命之意非爲身謀也孝夷雖衰周室猶盛至厲王之虐而民心始離叛故以桑柔捋采爲比然所以捋采其劉以瘼此下民者則必有故矣下三章遂言民之受病申瘼此下民之意也○此詩多用進退韻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厲王征伐罕見經傳然厲王之時可無事之時也兵凶戰危非有大不得已而弄兵黷武殘民逞欲是傷天地之和也此必厲王侮奪之志爲之而貪暴小人逢長其惡則由是征伐不息而民之受禍苦矣（四牡旟旐皆征伐之用不必如歐陽氏分臣吏奔走庶民召集爲說何元子曰無故征伐侯國不堪悉索征役煩興）

侯國有調遣之煩故財力頓盡非謂無國不伐而使之皆泯滅也）且人人自危而亂以日起（麗南曰天下兵亂多由無故用兵致之）亂起而征役愈煩居者匱於財行者苦於役戰者死亡於陣所戰之地所經之途其民無不受毒甚而言之則曰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也民燼而國烏能久哉然此章重見民之受病哀國步意且帶說哀之實亦恨之意謂桑奈何其劉而使爲民瘼如此也此下至第四章皆述征人怨辭說者不必夾入詩人口氣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困於亂而怨致亂之人民情也國步頻而蔑資使民皆受其病天不我將也行止皆病無不亂之所也因思之曰君子非有爭心也而生亂以至今爲梗者誰乎若知此生亂之由而不敢明言者怨毒深矣蓋當時必有反以致亂歸過君子者如東林誤國之論故託征役者之意而微言之何元子謂秉政者當爲國家之所維繫其秉心當以無所爭競爲主此大非語氣誰生厲階詩意已直指維彼不順及忍心貪人身上然只在征人口中作吞吐語故未明言也○止疑疑字及儀禮疑立之疑皆直當屹字用或謂人有疑則徘徊而始定仍從本音取義非是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靚瘖孔棘我圉

念故土有故鄉蕩析意不止懷歸也生不辰謂不生成康盛時而生此國步斯頻之時以適逢天僤怒也多我靚瘖孔棘我圉皆自言其病之時而未有所底非謂他人猶少猶緩而我獨多獨棘也因謂在邊從毛氏之訓爲是此不必以二我字對他人說亦不必繳轉念土字此三章總是下民之瘼耳辭旨甚哀而立言猶厚也以下則隱隱以將采其劉之故言之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爲謀爲毖而反亂況斯削蓋厲王非有恤民之謀反已之毖也以搏擊爲謀以疑忌爲毖以權術愚民爲所謀之毖如衛巫監謗其謀毖大抵然矣夫厲王用人之非非若庸主之不知而誤用也蓋明知其爲貪人而喜其倍克明知其爲忍心而喜其彊禦斯世縱有賢人王自用他不著耳此所謂自有肺腸也彼蓋直以勢位陵天下以威力脅天下而惟恐不順焉何暇知民瘼之當恤哉故教之以憂恤而遂誨以序爵第欲易其心而不患其不辨賢否也誰能執熱逝不以濯以今日之謀毖所用皆貪暴之人其何能已亂哉載胥及溺而已明亂之

不可以威力權術已也上二章言民之瘼此以下將推所以瘼民之由而此章先告以已亂之道意謂欲已亂則當思所以致亂之由知所以致亂而亂可已易其所以致亂者而亂已矣與上章若相接若不相接說者不必從上章過下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此及下章深言君子之憂以申載胥及溺之意蓋征役生亂其亂已然而謀毖失道今日猶然是以憂之而至於不能自是非無匡國濟民之心也小人之勢方盛君

子自度未能與爭君心已昏君子自知未易以回蓋君子不患已亂之無術而不能以不得於君之身徒手挽狂瀾之既倒者勢也王實有以使之曰非吾所能及矣是以雖有欲進之心亦躊躇不果終決於退身事外而已進而有益於天下君子亦何惜一身之勞進而無益於天下而只以自危其身則朝廟之憂誠不如食力之好也（此章一氣直說時解每七歩八續）又此章亦以形容謀慫之況亂蓋賢者之不敢進亂況可知矣而賢者不進則已亂無人其亂益況終於胥溺而已皆謀慫失道而用小人之故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王實致亂自滅而歸之天婉辭也暴亂如此蓋有必滅之道矣稼穡亦不足以代食以甚君子之窮也亦以見天變人怒之甚矣此合上章皆甚言謀慫況亂之禍下章乃直原禍本於君心也○滅我立王朱傳疑其在其和之後此亦疑辭未可的据然玩此詩所云則四方擾亂中國荒贅恰似無王景象且篇末云民之罔極民之未戾則是民亂不靖如此意者果諸侯釋位以閒王室之日故如此乎厲王爲國人所攻出居於彘然而周室未更立君厲王王號未替然則芮伯之作此詩所以追咎其既往欲王能自知悔悟率德改行則國人可靖王或猶可反國也（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畔而攻王王出奔彘周室無王召公周公共攝國政謂之共和及厲王卒不知改所以終卒於彘厲王居彘十四年而卒）是亦可以見芮伯之忠愛矣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治亂本於用人用人本於君心秉心宣猶則爲謀善矣考慎其相則爲慫善矣宣猶以考慎其相好惡同民此知所憂恤而能序爵者也是民之所仰賴以安者也宣

猶不止於用人而用人其先務矣自獨俾臧自有肺腸則惟知有己不知有民好惡徇一己之偏其謀慫亦自私之謀慫耳曷知憂恤而序爵乎此所以俾民卒狂也然則亂之況也維彼不順之捋采其劉也甯載胥及溺而猶不知變計歟此章乃正言致亂之本通篇所刺主意在此前云告爾憂恤悔爾序爵正欲對此發藥或謂至此而序爵之說不可誨矣則亦非也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維彼不順俾民卒狂君昏於上而俗惡於下矣上下皆

惡而正士窮矣或以末二句單承朋友之譖言者非是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維彼不順俾民卒狂聖人早爲憂之而不順之君臣方且安危利災樂其所以亡者使人不敢進一言蓋無如其不順何也錢公永謂瞻言之言在禍患未然之前先見之言也匪言之言在禍患已見之後救時之言也愚謂此不必如此分別此卽所謂民有肅心莽云不逮者然前言其亂如此此則言維彼不順故使之如此皆推本言之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

荼毒

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故良人非其所好也維彼忍心彼之所謂良臣矣君不順而顧復忍心以瘼民民受瘼而貪亂爲荼毒亂之所以日泥不夷而至今爲梗也上二章言君心之不順而生亂此及下二章言君心之不順而用貪暴之人以生亂也○荼毒應是辣蓼味苦辛而毒苦蕢則不毒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言小人心本貪忍而所行邪黯奸穢也此不順指忍心之臣言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前言忍心而此言貪人者貪則必忍忍以濟貪也貪忍不順而王顧覆之其敗類必矣敗類非只害善人凡害民生禍皆是末二章正其敗類之實也聽言則對而又誦言如醉詩人自言其忠愛之忱本不能已而又自知其無可如何卽如作此詩以刺王亦冀以感格君心於萬一而又終不能必其聽也是維匪用其良之故以使我如醉若此耳自惠君章至此窮究亂本於君心十三

章則又專責貪暴之臣以其長逢君惡而深罪之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朋友謂忍心貪人以同僚卽朋友也作謂作此詩也自二章至四章言民之受病自五章至八章言生亂病民之由於王自九章至十三章言王所用之非人以致病民而生亂窮本末而言之亦既詳且切矣篇中雖刺王然誰生厲階已隱隱有所歸罪及忍心貪人則明目其人而言之矣故曰予豈不知而作雖不敢謂聖人之瞻遠是亦時弋獲於飛蟲也使彼因此詩之言而改途易

轍則轉禍爲福轉亂爲治責之未嘗非陰之也觀子豈不知而作句則既之陰女卽以此詩言其曰反予來赫逆知其必然而預言之也黃方伯謂陰女是指前日而言不謂今日卽以此詩而逢其怒其說非也顧貪忍習成且小人憚於受過則未必能聽也反予來赫而已蓋亦知其必不能聽矣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以生亂責小人小人不任受也則來赫若曰民瘼民亂何與於我而女飾以爲我罪故質言以數其罪曰民何爲貪亂無已非女之爲諒而善背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使民不堪命致之乎民何爲而日趨邪僻非女之力

爲邪僻之行以倡之乎涼而善背蓋所謂豪恭者力爲不利卽其善背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彊禦掊克皆爲寇於民也諒曰不可而覆背詈善是穿窬之盜而已朱元善謂職競用力指暴虐之臣言職盜爲寇指聚斂之臣言愚謂不必如此分指以女盜臣爲寇於民民之所以至今未戾也雖曰匪予則既作爾歌矣言罪已著明無容文飾也朱傳中此非我言也一言字恐是衍文窮其情而決言之正與前誰生厲階句相應窮小人之罪亦所以窮君心之非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首二句提起旱意作案自王曰以下通篇皆述王憂旱之辭第述其意而託之言而宣王戰兢惕厲敬天勤民之美自見是則所以美之也歎息而言何辜今之人見我不能王災戾宜加我身斯民何辜而當此饑饉乎舉念遂在民生此所以能撥亂反治之本也爲旱而索羣祀述其辭卽以表其事亦見其荒政脩舉有勤恤民隱之實也不愛牲玉以爲民請命其意念殷矣甯莫我聽望之迫切如不及待之情也○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

有二聚萬民其十一曰索鬼神鄭氏曰索鬼神者求廢祀而脩之也嵗荒殺禮祭不用牲此云靡愛斯牲者蓋殺禮於其常祀此爲旱舉自當用牲也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琮似璧而有八角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半圭曰璋以白琥禮西方玉爲虎形以元璜禮北方半璧曰璜○此享神之玉已祭則埋之又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邸以盛四圭者云天子之贄鬱鬯是也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射植也植璋於邸也○總言之曰圭璧此贄玉不埋者也旱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祖宮上下莫瘞莫禋

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旱既太甚云者憫旱也旱則熱盛蘊隆蟲蟲形容其旱狀也致己之精意曰禋尊事神之禮曰宗舉郊廟以該羣祀也天神地示莫重於郊上天神司中司命飌伯雨師之類皆是享人鬼莫重於廟上下皆有奠有瘞奠酒祼之類奠於地以祭瘞牲玉之類祭畢則埋之此即上章之靡神不舉而特爲歷數之以見其尊禮之無所遺也言后稷又以該廟祀言上帝又以該外神也稷親故曰不克尊帝故曰不臨言此耗斁之害何爲而當我躬乎蓋曰是必我有以致之然矣此章承上章以歸注末二句見自反省愆之志也○寧丁我

躬句朱傳後說本佳但篇內胡寧忍予寧俾我遯句調都一例不應此句獨作寧使之解故置其說於後

旱既太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不可推本上章不克不臨而言也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以此日困厲王之烈而隱言之也昊天上帝則不我遺以此日之旱而切言之也民盡則身難獨存身亡則先祖于摧所以畏懼之甚兢業如雷霆也胡不相畏即以申兢業雷霆二句之意何元子謂以對大夫君子言非也兢兢業業如霆如雷二句只形容畏懼之甚耳韋玉鉉謂其爲恐懼脩省救災弭患之本亦過求也此可見其知所憂恤之本矣

旱既太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推者推之使去沮者沮之使止也赫赫四句即上章之不我遺而靡瞻靡顧句又以起望助之意上帝雖不臨而不能無望助於羣公先正后稷雖不克而猶冀惠於父母先祖蓋其情益切矣○羣公先正如句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之類皆是

旱既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滌滌山川已然之旱即上句既字也如惔如焚又旱而

未已所謂不可推不可沮也憚憂即前章之兢業畏懼不我聞又不止於不我助矣寧俾我遯不忍見聞而不能去也○旱魃山海經謂黃帝伐蚩尤蚩尤能作雲雨元女降之女魃遂勝蚩尤魃不能去居於民閒所在則旱神異經載南方有人長三尺袒身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一名旱母孔疏亦引此又或云遇者得之投溷厠中則旱災止又枹朴子云山精形如小兒獨足嚮後喜夜犯人其名曰魃呼其名則不能犯人又文字指歸云有男魃有女魃諸家之說多有異同太抵魑魅魍魎自古有之此但云旱鬼可耳毋深求也

旱既太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黽勉畏去承上章甯俾我遯言言欲勉去之而又無可去也蘇氏云始欲遯去以避賢者既又以爲棄位以避患非人主之義故黽勉不去以求濟斯難畏不敢也其說太滯泥憯不知其故言於我何哉亦自反之辭也祈年方社皆農事常祀孔夙不莫皆敬恭也以事神言則亦宜無悔怒矣意悔怒之別有在而不敢知也

旱既太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上四章皆反覆甯丁我躬一句之意又以己之薄德或

不能無悔怒於天而天莫我聽矣乃羣臣之盡心勞悴又如此則宜其有以格天而弭變者天卽莫聽於我亦奈何忍於羣臣之窮且病也散無友紀亦甚之之辭曰鞫曰疚則無復餘力以治事故也靡人不周謂荒政已無不舉無不能止謂救災之切而不遺餘力不敢自委也然而旱不少弭其何如聊賴也歟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有嘒其星旱未弭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卽上章中六句之意又以起下戒勉之辭也已無贏矣而相期於無棄爾成責有所不可辭情有所不容已也前曰不我遺不我助俾我遯似求爲我者然何求爲我哉敬天勤民之責庶正共之無棄爾成亦求所以戾庶正也通篇皆憂旱之辭而末敢有望惠於天之語至此終篇矣乃曰曷惠其寧若庶乎儆庶正之助以儆惠於天也然終不敢斥言雨則畏懼之甚而不敢必故也

此詩詩序甚佳字字可玩而側身脩行及百姓見憂二語尤爲窺見本源但以爲仍叔所作則未有可考序詩者或則有所傳矣沈無回曰或曰三年餘一年之食九年餘三年之食遺八掌邦之委積以待施舍

此周制也先時無備臨變而君臣同憂是棄本而脩末也蓋雲漢承厲王之後百物凋弊有不可得爲者耳玩此見小序承厲王之烈一句非爲泛設而沈氏之言尤足爲有邦監焉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申伯蓋諸侯舊國入爲宣王卿士職領方嶽諸侯能盡其職而有功王室者故宣王大其封而作新邑於謝以遷之仍使之爲諸侯之長所以崇德報功非私王舅也

閒郷伯申伯韓侯皆爲方伯之國而國甚弱小春秋之初遂皆滅亡何也曰三代盛時方伯皆惟天子所特命

而非若晉楚之世霸也天子命之爲伯則伯矣何必大國故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及天下無道則小役大弱役强而已是以謝功之營小雅美之申伯之封吉甫贈之於以見宣王之盛而亦見申伯之賢矣

美申伯而以爲維嶽降神者賢才之生固皆鍾天地秀靈之氣則卽此秀靈之氣則爲萃山川河嶽之神又以四岳在唐虞之世實總諸侯而主嶽祭與今申伯職同而甫申又皆四岳之裔則謂祖孫一氣而精神又素有以與山嶽相通今茲申伯之賢是有得於四嶽之神靈和氣也然此亦無庸深求矣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二語易爲後世論迴受生翻身轉劫之說所借口要之尹吉甫亦是無意中說的乃贊美之辭耳然所謂神者亦不過其氣之靈耳非眞有個

神來投胎也大抵北人多厚而强南人多弱而智山林之人多鍾川澤之人多鈍此亦是所得之地氣不同則賢亦本是常事非詭說也言申伯而先及甫侯者以申甫同出四岳之後而又皆有人爲周良佐故竝言之亦行文陪筆耳甫之爲周名臣者惟作呂刑之甫侯此蓋不妨借言若宣王時之甫則無可見而或者以甫爲仲山甫又或以仲山甫爲召公虎則轉訛益甚矣

蕃四國正所以翰周室而宣德四方又正所以蕃四國蓋王室以四國爲屏翰而懷遠以德申伯能宣天子之德於四方則四方賴申伯爲之蕃四國因以懷服於周則申伯又實爲周室之翰矣此正其功繼四岳而維嶽降神之實徵也翰蕃宣不當分三平看也此章先述申伯功德以見天子分封之故○四嶽

戴記尙書說者多作東岱南衡西華北恆此傳仍毛氏曰南霍霍山卽天柱山在今廬州霍山縣南然衡山亦有峯名天柱或云漢時就近祀霍山爲南嶽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亹亹謂勤勞王室也王纘之事命之總諸侯爲纘四岳之事也于邑于謝使卽新封而爲南國之伯也三山林氏曰前此申在王畿之內而宣王始分封之以干城王室將使申伯式南邦則先使召公定其都邑所以使申伯子孫世守其功而勿墜也功謂蕃宣之功也此章言天子封謝之意也○宣王封申

本中興盛事厥後不再傳而申侯召犬戎以覆宗周申亦卒滅於楚子孫不能世執其功則非宣王所期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欲使爲南國之式非壯其都邑不足以壯天子之聲靈故因謝人之衆盛而定其三軍之制以立國都此鄉遂用貢在國門之內故曰作爾庸也從毛氏庸城也之訓作軍以衛內故曰城然非使謝人築城也營謝之功自有既邑謝建國則鄉召伯所將之徒役小雅黍苗篇可考

遂都鄙之制不無更易故王使召伯以王制定之大封之禮必使大司空親往以此徹其土田都鄙以井正其經界也何元子曰徹其

土田則經界正賦稅壹矣此即黍苗篇平原隰清流泉之事也韓奕言實畝實藉江漢言徹我疆土此言徹申伯土田蓋自厲王貪暴而徹法壞矣宣王中興之美此亦可見其一也建國徹田王事也大司空臨之遷私人其家事也使其傅御自遷之詩於王命召伯雖專以徹土田言其實因謝作庸亦是召伯作之也傳太傅大國孤卿也御御事大國三卿也於申爲卿於王朝謂其私人也輔氏曰申伯爲卿大夫時必有家臣今出封於謝不敢自與之往也故王命其家臣之長使遷之此自是大封古制然章內三提王命則以見宣王報功之隆而申伯受寵之渥也此章畢述其封謝之事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申伯之功謂營謝之功也黍苗篇肅謝功城功大故先治廟功易故先成城廟皆成則申伯可就封矣於是王錫之車馬以就行也○周禮巾車鉤繁纓九就同姓以封此錫申伯亦鉤膺者申侯以九命作伯以上公之禮行也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介圭合瑞於天子之圭別有琮圭以聘鄰國者其制小於合瑞之圭故此言介圭也毛氏以爲桓圭未是蓋桓圭上公所執申伯雖以九命作伯用上公禮其本爵則只是侯當執信圭七寸故朱傳只云諸侯之封圭也首二句承上章而言以下則述王遣之之辭也近說文作廻鄭氏曰讀如彼記之子之記蓋語辭也近卽迎字之訛朱傳近辭也辭字上疑脫一語字南土是保猶云世執其功也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王既遣申伯則申伯信邁誠歸矣誠歸于謝曰謝于誠歸是古人倒句於是王親餞之亦見其恩意之渥也又言申伯之歸途無留滯蓋王命召伯營謝時實已先徹其租稅而備其委積矣又以見大封綜理之周也○王餞於郿者岐周周室根本故凡大封大命皆必於岐周如江漢篇之錫命召公亦於周受命是也自岐至鎬路經於郿故祖餞於此萬按一云至豐受命則豐已在郿東矣信邁誠歸見王之數留此言外

見意也○周禮地官遺人掌道路之委積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邦國都鄙道路各有委積古者計一歲之所入而四分之以三分供一歲之用以一分爲留餘其常用之餘則各存之以待艱難以給孤窮以周賓客以待賓旅也小曰委大曰積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既餞而申伯歸矣乃方其歸也周邦咸喜相謂以爲戎有良翰蓋以不顯申伯王之元舅其才德足以爲文武是憲故以爲良翰而深喜之也足以憲文武則足以式南邦矣此章有道路聚觀歡欣踊躍之致合之小雅黍

苗篇以觀當日民情如此則宣王封謝爲報功之公而非外戚之私亦可見矣戎有良翰一語正與維周之翰相應文武是憲即蕃宣之具也又以起下章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承上章而舉其德望言之柔者和順而無所乖戾惠則惻怛而慈祥也柔惠之人疑於媚世直則順理而行無所阿徇其柔惠非媚世矣（柔惠且直是柔中之直如牧馬之貞非剛柔相濟之說）是以能安擾萬邦而聞于四國小邦懷其德而賴之以安大邦服其公而無所怨惡此其宣德四方而蕃四國

翰周室之實功也其膺寵眷而享大封也宜矣茲之出而式南邦也世執其功亦猶是耳又自表其作詩以贈謂以申伯之賢而享報功之厚明良之慶吉甫有不能已於言者歌功德而揚盛美故其詩亦孔碩而肆好而遂以之爲贈也古人作詩而自表其名自吉甫及家父始後世作序文類表名於篇末蓋本此矣此詩逐章相承首尾相應章法纍如貫珠冠冕堂皇臺閣氣象又復安和靜細熨貼入情洵大手筆也然體制與正雅同而手筆亦自與周召異人謂唐詩三變愚謂周詩亦然二南周初之詩也正雅盛周之詩也宣王之世中周之詩也東遷以後則衰晚矣蓋氣運所趨不能不變然非浸沈於詩者亦未易別其風味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此詩爲仲山甫城齊而作而意實重美其德城齊只篇末帶及蓋吉甫深契樊侯之德而因事詠歌以表之也首章言樊侯之生本於天次章乃備言其德三章備述其職四章言其以德盡職五章六章反復詠歎其德之全七章敘其城齊之命八章表己作詩之意首章言天之生人性情本無不善而仲山甫爲天所特生以佐周

者則其資稟純粹尤有異於凡民蓋物者氣之所以成形而則者理之所以成性氣之所鍾或有不同而理之所賦則無或異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繼之者善純粹以精良由元亨利貞之理盡人所得以生則盡人所性而具彼我所同相合則好故人之情無不好此隨物而能盡則之美德者仲山甫之生實由於天非能於烝民物則之外別有所加但清濁厚薄氣質不同而仲山甫獨尤得其清且厚者是以自能有以先得乎人性之所同然而舉而盡之以宣王將大有爲之日而仲山甫挺生其閒則是仲山甫之生乃天

爲保天子而特生之故能有以拔萃於烝民也將言仲山甫挺生之異而必先言烝民物則之同者所以顯仲山甫之尤異也抑使直言天生仲山甫而俾之全德則似烝民之生皆無是德者於理有不足矣且亦曰秀氣之鍾樊侯所獨而諫孽之性烝民所同故已雖不能有仲山甫之賢而於仲山甫之德自有不容已於好者後章愛莫能助亦正此好德之同情也天監有周昭假于下雖以原仲山甫之所由生然將美其臣必先美其君覺仲山甫之德實由周德之昭假有以致之此其立言有體人臣之語宜然也保茲天子者有是君則有是臣

天監有周所以生仲山甫天生仲山甫所以保宣王也但此章首四句言烝民之無有不善下四句言天之特生仲山甫其尤異於烝民意卻未嘗說明章內兩截似不相蒙然不肯一直說出正其語意含蓄不盡處以下便獨言仲山甫之德且言凡人之未能舉德而仲山甫獨能全而舉之以及於人則仲山甫之尤異於烝民可知而首章語氣亦完足矣觀此詩則尹吉甫之學問文章深有得於聖人之道然則其稱樊侯殆非虛譽宜其皆王佐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柔者和順從容無所乖戾之意則則有物有則之則也柔而曰嘉己有維則意然但曰柔嘉恐疑於輭美故必曰柔嘉維則方顯得柔嘉好處也或問東萊說仲山甫嗽之嵓高稱申伯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又德之方其可知矣朱子曰如此則乾卦用不得了人之資稟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今仲山甫卻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嚮如此柔去若以仲山甫柔嘉維則必要以此爲入德之方則不可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息令儀令色言其動容周旋中禮也小心翼翼言其存心戒謹恐懼也外齊則內一內直則外方內外交脩此言其德之成也古訓是式博學於文也威儀是力約之以禮也曰是式則非務博洽之

知曰是力則非爲外觀之飾蓋問學以敬身脩之端自脩以履問學之實知行並進此言其工夫之懋也天子是若引君當道恥其君不爲堯舜也明命使賦敷天子德教於下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也此言其業之宏也儀色之令操心之小上若天子下媚庶人皆可見其柔嘉矣然儀色以則而令操心以則而小天子以則而若明命以則而賦必式於古必本於身則其柔嘉也莫非維則矣力威儀而無不令形之踐也若天子而賦明命倫之盡也則人所同也柔嘉維則樊侯所獨也是式是力仲山甫未嘗不由學問之功然維仲山甫爲能然則又

若天生使獨矣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內外諸侯統稱百辟冢宰統百官而周制二伯分陝統外諸侯仲山甫蓋以上公兼分伯之任也出納王命納言之官後世以中書主機要兼師保之職仲山甫蓋亦然也賦政于外若召伯布文王之政之例四方爰發發四方之志使之王國來極也德修於身則足以式人而無忝祖德以輔天子德若於君則足以司政本而經營四方皆仲山甫有是德而王命之以任是職也而保茲

天子之任維天實任之矣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凡仲山甫之職皆王命也奉而行之勝任愉快也外而百辟內而王躬喉舌之機四方之政統言之皆邦國之事而百辟賢否王躬脩弛王命是非賦政得失皆明以辨之知明處當也能將之者力威儀之功能明之者式古訓之益也明明於物理哲則研析於事幾也明哲保身順理踐則不陷其身於有過之地智之所以自明也義處又不如此論統按舍生取義尤非明哲者不能至於此生雖舍而吾所得於天以生之理則已能保之而不失矣則是亦保身也此語道理極深微工夫極難到中庸脩德凝道許多工夫只說得明哲保身四字令卻被趨利避害偷生全軀之人都藉口壞了夙夜匪解惟愼惟勤盡心厥職惟恐不及不致委君命於草莽仁之所以及物也子政兄曰保身即以事君非有二道具宏毅之力而行之以小心辨若否之機而本之於大智此以德盡職而無負於王命保茲天子以克副乎天心者也此章頗難看說者多有誤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

上三章已見仲山甫之德之全矣然言之不足也故此

二章又用反托法以形容而詠歎之見其德之無少遺議也茹柔吐剛人之常情茹柔不可謂剛吐剛只見其柔此柔輭之所爲利害之牽掣而違則而不自知也在己者維知有則與人者亦如其則而已安知孰剛而孰柔是以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在人則只見其和順慈祥無所乖戾而在若人則初未嘗枉己以徇外此正柔嘉維則之實徵也然只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乃可見此中有則焉稱物平施無過不及若矯一說焉而曰剛必茹之柔則吐之則又出於人欲形氣之私而非則矣或謂宣王中興志在哀此鰥寡而當時彊禦在位故天生仲山甫以佐之

不徒以超出常情之外作解其說何如曰此忒將天看作有心且亦鑿說也世間自有鰥寡亦自有彊禦此自常事不侮鰥寡不畏彊禦亦只是常理而已何論時候乎又問此是剛柔合德否曰此亦只是柔嘉維則而已不畏彊禦不必是剛也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德本人所同得而氣拘物蔽則鮮有能不失其則者是一德本輕而民鮮克舉也因人鮮舉之言而儀圖之則舉之者惟仲山甫如柔嘉維則章所言即其舉德之實也（愚輶如毛民鮮克舉之二句皆屬人言顧麟士說是或謂只德輶如毛句屬人言者非也）又言愛莫助之者德爲人所同好而仲山甫獨能舉故愛好之誠

不能自已則似思有以助之而不能者蓋德本非人所能助而亦本無待於助惟其人之自盡也（黃實夫云助生於有不足仲山甫之德無不足何助之有此將助字忒看認眞）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正已而物正故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前章式百辟保王躬是亦補袞之事然此猶其外焉也能正己以正君心則君心既正君身自脩而治官行政之閒舉而措之皆易爲力且鮮有失矣（問補袞非助君德乎曰君德亦須是君自修補之者補其闕失耳然使君不受補則亦誰補得他）此章言人鮮克舉德而惟仲山甫舉之仲山甫之尤異於烝民也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仲山甫之能保茲天子也蓋所以完首章之意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前已畢稱其德矣此乃敘其城齊之事以見此詩所由作也每懷靡及亦正其小心匪懈之一斑嚴以王命之重則惟恐其無以副王意也夫賦政于外本仲山甫之職是以奉命城齊如召康公亦冢宰兼太保分陝之任而又掌營國邑正與仲山甫之職同王者定諸侯之邑居特命重臣親視一則示親好諸侯至意一則監定以王制而使之無或不度此自先王重典而宣王行之或謂城邑諸侯當自營（段氏說）或謂城齊之役不足以煩仲

山甫其說皆非也（京山郝氏云仲山甫才德位望爲王保躬補袞之臣不可一日去王所城齊之役何足以煩之詩言袞職有闕式遏其闕蓋寓規諷之意云爾）宣王中興亦賢豪竝起之日大臣如召公吉甫方叔申伯諸人未必盡無足保補於王者謂仲山甫永懷以保王躬補王闕爲急以爲仲山甫愛君之心則可謂仲山甫城齊則王躬誰保王闕誰補是視宣王之朝自仲山甫而外別無一臣則不可也或乃摘此以短宣王則謬見矣宣王於營謝則命召公於城齊則命樊侯監侯國以王制此正中興盛舉詩人有褒無刺或謂以大臣而城齊則侯國之勢重而京師之勢漸輕時解有此益爲後世較計之私非所以

語三代也天子以道馭天下豈必曰居重馭輕弱枝强幹哉天子失道則匹夫得起而逐其鹿豈必侯封且以大臣臨城齊之事正以重天子之權無所云漸輕也○顏師古云黃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道死後世祭之以爲行神按此又非五祀之行曹氏曰出門而後祖祭故曰出祖○史記太公初封營丘其地五世而胡公徙都薄姑薄姑亦作蒲姑本夏商舊國成王時子獻公徙治臨菑今青州府臨淄縣與奄同滅其地蓋入於齊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齊本大國非無力以自城而王使重臣視之定以王制

耳然則城齊之役非如召公營謝其都邑疆理皆由創建也仲山甫徂齊自可以遄歸耳但仲山甫永懷一以經理規畫恐未足以副天子之心一又惓惓於王躬而心有不敢一日忘者是其內外懷思不可無以慰之也吉甫告之曰是當遄歸而已蓋儆於王事亦賦政之忠而保躬補闕之急在吉甫若已先爲急之亦可見同心有人在仲山甫反可稍慰也穆如清風語若自贊然永懷之時偶誦佳句自覺神怡而所言又有深契予心者則慰藉良深矣曾氏一段深得二賢之心讀朱傳者不庸忽之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諸侯繼世除喪而入朝受命此是常禮而此詩特表揚其事者蓋夷厲以還久廢斯禮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則此詩作焉所以紀宣王之光亦衰世之意也諸侯來受命者應不止一韓而詩獨作於韓侯則以宣王命韓侯長百貊爲事有特重也三山林氏曰宣王時北有玁狁南有荆楚東有徐夷故式是南邦以申伯城彼東方以仲山甫奄受北國以韓侯其爲謀甚悉也首章述王命之嚴見天子威重次章述錫予之厚見天子恩隆三章述餞送

之殷見恩寵之無已覺四章親迎之禮皆依日月末光五章韓姞之安皆賴聖朝洪福末章乃復申王命以歸首章之意此章前半三句一截後半兩句一截言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則有倬其道矣韓侯由此道而來受命則王親命之以纘戎祖考矣又曰朕命汝以繼祖考者使女修其職業以佐予一人故也汝其無廢朕命而夙夜匪解哉是宣虔其爾位朕之命固無所改易也汝能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則是能纘祖考而益光朕命於無窮矣鄒嶧山曰榦非專言征伐亦示以大分誨以彝倫之意蓋韓之立國爲遠人計耳正彼不庭之國以風遠人之歸則布德宣威以佐戎辟吉在是而職業以脩世業以繼矣按韓國在今同州

韓城則猶是雍州之域當屬西都畿內而韓長追貊比外諸侯者蓋以追貊百蠻北近獫狁故立韓爲重鎮使鎮撫之韓之受封舊爲百蠻長而此復申追貊之錫則榦不庭方正夙夜虔共而纘戎祖考之實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元袞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上章言受命爲侯之事故從山鎮說起此章言錫于車服之事故從四牡說起亦詩人類敘法也介圭入覲既合瑞而頒還之（此卽士服入見事非既受命而又以侯禮見也）龍旂羽綏侯之旂章也簟茀錯衡侯之金輅也元袞赤舄蓋特賜之袞衣也（龍旂金輅皆同姓侯國之常典至元袞則上公之服侯伯七命只應鷩冕但雜記有所謂冕衣蓋出一時之特賜者耳）鉤膺鏤鍚亦特賜之馬飾也（金路有鉤無鍚鞹鞃而加淺幭侯之軾飾也鞗革而加金厄侯之轡飾也蓋至是易士服以諸侯之儀矣條析而數之所以見恩禮之隆厚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

侯氏燕胥

此既覲辭歸則出宿而祖道王使顯父餞之也（將行則祖祭既祖則飲餞既餞而後就道以有止宿此先言出宿而後言餞者以其將宿于屠故餞之也）燕胥謂與顯父相燕也此亦以見恩禮之渥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既免喪而入覲覲禮畢而娶妻禮之宜也汾王之甥蹶父之子言其族類之貴也冕而親迎于蹶之里重大昏也迄春秋時而入覲親迎之禮皆廢於宣王時有此亦可見禮制之修明矣百兩彭彭八鸞鏘鏘迎以諸侯之禮也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嫁以諸侯之禮也蓋既受命

爲諸侯故娶妻遂得以諸侯之禮其光之顯其門之盈皆莫非天子寵光矣韓侯蓋有朝宿之邑於京畿者其娶妻遂成禮於京邸盈門者韓侯之門也（楊升菴引儀禮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卽所謂韓侯顧之此恐於祁祁盈門說不去）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攸韓姞嫁韓之始終若原韓侯所以得配之故亦實以見韓封域之美以起末章也蹶父蓋爲行人之官故得以聘國不到然亦侈言之耳韓爲天子所封國而宣王

命韓侯紹世撫有此土則韓姞之燕譽亦莫非天子蔑
譽之矣○韓倚梁山爲鎮俯維川爲池北控追貊百蠻
東扼大河龍門是其川澤廣大山林深邃而熊羆貓虎
又皆其北邊所土產也貓虎之別種也熊羆貓虎人所
畏惡而此詩以爲樂土令居者猶賦子虛上林之意見其爲大國耳欲寫韓國之廣饒卻從蹴爻
相出亦行文妙法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
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
皮赤豹黃羆
此章仍歸重王命以申首章之意言其歸而奉職當無

忘此也梁山以北百蠻雜處無所統屬此猶荊梁之間之有百濮也
成王命召康公營邑於梁山之下以封韓叔使臨長之
及夷厲中衰韓亦因以不振而蠻貊有不用命者宣王
因韓侯之入覲受命而命之以繼世守土復戒之以夙
夜虔其申之曰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實因韓之始封爲
百蠻長故復錫之追貊使爲之伯以脩其城池定其稅
法而因貢北國之貢於王此正夙夜虔共以榦不庭而
佐天子之職業也西周之時未有大國如晉楚齊秦者
故國無大小惟爲天子所寵命則可以長諸侯因以其
伯者如後世某州某軍皆受其節制云也追貊北近玁

玁厲王之亂玁狁內侵百蠻未必不從宣王北伐玁狁
至于太原則百蠻之醜固已震讋於王靈至是乃命韓
侯復統攝之蓋亦易爲力矣實墉實壑實畝實籍蓋不
惟韓之自治且以王命治百蠻使各守定居而疆理其
土地也宣王南封申則使召伯徹申伯土疆東伐淮夷
亦使召伯徹我疆土疆理至于南海此北命韓侯亦曰
實畝實籍是知其一天下以王制而諸侯無不效官矣
韓侯果能夙夜虔其王命以脩亡而撫外則前以續祖
考上以佐天子功莫顯焉此詩之所以欣榮而羨美者
非徒爲諛奉之辭亦欲韓侯能念此寵錫之隆恩數之

渥以前顧先人之纘而上無負於王命之重其意慮至
深遠也○北國即追貊追貊即百蠻蓋白狄渠搜等種
類也貔亦豹類爾雅以爲白狐按貔狐古人以爲狐獸與爾雅未是豹類
不一赤豹赤質而黑章者文如金錢此種最貴其尤美者西戎亦謂之元狐亦有文如艾葉者織皮之貢亦雍州邊裔之舊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
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此詩美召公平淮之績而始終實歸美宣王次章曰王
心載寧見宣王之心仁天下三章曰王國來極見宣王
之義正天下四章述王之命見宣王之念祖而能用人

五章策命穆公見宣王之報功而非私德末章則託召公之意以寓規勉之辭則美之而亦因以爲戒矣至召公經營之績忠愛之誠則亦於此詩而備見之君臣一心相與有成不可謂非中興盛事也此章言其始出師之事浮浮言水之東下滔滔言軍衆順流而行蓋淮南之夷在今淮安揚州之閒故王師循江漢而東下也出車設旟即此滔滔之衆或以爲水陸並進誤矣匪安匪遊匪安匪舒言其師律之嚴肅士衆之一心蓋由召公能以宣王之心爲心而撫循其衆衆士亦以召公之心爲心而無敢安徐正召公之經營盡瘁而能有成處也

淮夷來求淮夷來鋪奉辭伐罪有直而壯律而臧之意然也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洸洸威武奮揚之意不曰攻戰而曰經營者淮南之夷非一種若羣舒蕭介之類貳者執之服者舍之撫定有方處置盡善見召公之盡心非徒仗威力也平淮夷而曰四方者人臣有事於外則曰四方對王室而言王室爲中則外皆四方也許白雲謂四方指淮夷左右而言非天下之四方此滯見也即朱克升一隅有警天下不定之說亦未免已泥告成于王蓋捷書入奏也孔氏曰使傳遽告王也如非召公親告王者以下章方云于疆于理則是召公未還且王國庶定是未見王之辭故知使人入告也王者以天下爲國四方平而王國定王者以天下定爲心天下無爭而王心甯矣然此亦擬議之辭見宣王之心天下而召公能安天下以安王心也君臣一德也○此平淮南大概都不大段費力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闢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淮夷猖獗則近淮上之國必有受其侵軼者且或有不得已而屈服者以王朝而言則莫非四方侵地也是以王命召虎駐師江漢朱傳云王又命召公蓋召公既告成功疑可以歸矣而猶駐師江漢之滸則以王有後命之故也使範以王制還侵土於諸侯凡其土疆皆復舊制溝塗封植有紊亂者皆爲疆理而更定之亦以司空營國居民本召公世職而因平淮夷之便則大衆無煩再興故也夫久役未歸勞民動衆似有以疚棘斯民然四方不取正於王朝則爭奪相殺亂將何底井地不均穀祿不平非所以安百姓也不即此時而定以王章後將有不可定者勞一時之勞而使之王國來極勞之正所以安之而豈其疚棘斯民也哉此可見宣王之盡心於天下而不以苟且爲功慮遠思深而不以怠荒爲念矣於是疆之理之盡南海而止又可見召公繆

力王室而不以盡瘁爲勞疆理有成而有以副王之託也此亦其經營之實功也○此所云南海只是吳越之國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來旬來宣卽上章闢四方徹疆土之命徧治其事卽所以敷布王命也孔疏云來旬謂勤勞於經營四方來宣謂勤勞於徧理衆國此甚分得無謂且前章經營四方旣已告成於王則此所謂來旬來宣者乃專以上章闢四方徹疆土之事言耳下文云召公是似亦正以召公爲司空主營國邑徹土田之事故云不兼指征淮夷事也因述王命之辭若曰昔文武受命實維召公爲之楨翰其宣布文武之政

蓋亦在江漢之閒矣今此旬宣之任無曰爲子小子故也亦爾祖召公是似耳今汝能開大而敏汝之功如康公之輔文武焉則子亦用錫爾祉矣王者不以利祿誘人此章鼓舞穆公處在召公是似一語勸之以大義而動之以承先亦至公無我之心也臣之期於君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君之期於臣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皆不惟武功是尚而有志文武之治也用錫爾祉句只謂報功有不容已之典云非以此歆穆公也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上章追述王命所以起此章之意此章則召穆公之功有成而王遂錫之祉亦以見宣王報功之誠無留難也賜圭瓚秬鬯使之得以榮其先也錫山土田廣其封邑也畿內諸侯不得祭山川錫之山川則得祭矣亦特典也不曰文王而曰文人蓋趁韻耳岐周興周根本蓋有文王廟焉營洛亦復有文武之廟此蓋如漢人原廟之類于周受命于岐周告文王也錫命召公而必告于文王于周受命者誠以穆公能旬宣江漢以似康公之功故錫之圭瓚秬鬯山川土田亦使之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一如文王之錫康公者焉一以示已之不敢專一以表穆公之能

似祖也謝疊山云三代令主不責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此意甚好此六句作三疊敘實補敘互見以便文耳時解云策命受於岐周非岐周此以圭瓚等亦受於岐周此以辭害志也圭瓚土田策命必無分作兩三番受之理朱子傳中又使又字見其恩寵有加云爾末二句敘召穆公謝恩之辭因以結本章也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穆公受策命而歸作康公之廟器因拜稽首而勒王策命於其上以答揚天子休命而考其成此亦召公是似之孝思且體王使之于周受命之至意也成成功也考成猶終事也成廟器而告成於廟亦以成身者成其祖也明明天子四句只是誦美之辭

既祝天子之壽而復頌天子之德蓋皆勒於廟器之土者而詩人卽此語以爲通篇之結也令聞槪言不專指平淮南事宣王中興本有令聞然願其長保此令聞於不替也中興用武亦旣明作有功而四方之國尤冀王之文德以洽其心期於惇大成裕宣王平淮南而疆理旬宣亦非全無文德但尤願其矢而布之以深入民心而化成天下則令聞之彰益以不已其辭若爲宣王之所固有而必然者而其意則以勉之進之誠恐天子專意武功而或至隳其令聞也然語中卻不露規勉之迹其立意深而立言婉語氣與召康公泂酌篇相似穆公

若有得於康公家法云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旣敬旣戒惠此南國

此詩天子自將故多鋪張揚厲之辭淮北之夷今徐邳海泗間徐戎梗化自成王之日且然周室中衰徐且僭王其侵軼南邦蓋有特甚者故宣王自將伐之上篇穆公平淮南只云經營疆理此篇伐徐戎獨盛陳兵威二夷之强弱可見矣天子自將舉事益不可輕是以特命三公總治軍事又使內史策命司馬使屬六卿以聽命焉天子自將故六師從行六師六鄉之士六卿所統所謂軍將皆卿也此六鄉者六鄉之長周禮每鄉卿一人是也六軍天子畿兵凡有征伐皆天子命將而會諸侯之師討之六軍不輕出也惟天子自將則六軍從行其事最重也整者敕而正之整六師卽所以脩我戎也三公爵尊望重其治軍事只是總領大綱以與天子決策而已至於部分行列之法車馬器械之用則大司馬事非太師事也天子之命赫赫明明則治事之臣六軍之將無不旣敬旣戒矣雙湖胡氏曰敬則不敢輕肆戒則不敢妄殺此其所以爲王者之師豐城朱氏曰敬則無一念之或怠戒則無一事之敢忽愚按二說相兼其義始備旣敬旣戒則可以征徐戎而惠南國矣南國之近徐淮者若杞鄫鄫郯郯州宿之屬以惠南國爲心則非好大喜功之舉矣孔氏曰王肅述毛以爲王不親行王基述鄭以爲王

自親行王旣親行仍須命元帥以統領六軍也按只就詩玩之已見鄭說爲長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大將天子自命之而大司馬使內史命之亦輕重之等也陳其行列定其前後左右之局均其師旅卒兩之數也戒我師旅戒其坐作擊刺之法飭其步伐止齊之節也二句串下陳行而戒飭之旣命三公將軍事矣而又必命司馬者戎事之法司馬掌之不命司馬無以治軍吏也軍吏師旅卒兩之長也晉人伐齊有將中軍者而又韓厥爲司馬楚人戰鄢陵有爲令尹者又有子反爲司馬蓋大將無常命司馬有事言也或以司馬爲副將亦非命將治戎之事旣備

遂循淮浦以省徐土曰循曰省者天子循而省之若巡狩云也蓋徐土不皆爲亂而徐戎之亂者亦非一種循行而省視之誅其暴逆而拊馴其善良殲其渠魁而罔治其脅從不妄戮也按此詩言徐土又言徐方又言徐國陳少南云淮夷卽徐州之夷而服屬於徐曰徐方者兼徐淮而言之曰徐國者特言徐戎也孔疏於濯征徐國下言既克定淮浦之國又進而伐徐以大征徐國王介甫云徐方震驚見先聲也次言征淮次言征徐終言徐方之服其次序皆可考按數說似皆可據而淮夷與徐戎自是兩種書費誓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是也此淮夷淮北之夷也春秋隱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後僖又嘗伐戎追戎此卽所謂徐戎也徐戎與徐國又自有別戎無爵號徐國則嬴姓子爵自穆王時嘗僭稱王大抵淮夷徐戎之閒惟徐國爲强大而夷戎皆附之宜王親征以平淮夷徐戎而終於大征徐國勢固然也此皆徐州之南境故以徐土徐方概之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言王師

所至竝無攻守留難不煩頓兵挫銳雖曰師行數千里然不待閱久而歸且王師紀律森嚴於民秋毫無犯是以民安畎畝曾未嘗有妨於三農之事也周禮三農生九穀謂山農澤農平地之農也鄭氏以此三事爲三農之事然亦未可正據要是不妨民事之意云爾此四句蓋總伐淮北之始終言此詩作於成功之後張皇贊美辭固宜然或以此六句爲皆策命司馬之言殆未是也其說本輔氏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

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此言王師甫出而已足懾遠人之氣所以大天子自將之威也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師行有度整暇之意也在我整暇而已而徐方已聞風而繹騷良以天子之赫業有嚴足以震而驚之是以聞其風者遂如雷霆作於其上而徐方無不震驚也蓋未至淮浦而已有拉朽摧枯以碫投卵之概云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此師至徐方而征討不服也天威震動而士氣奮揚徐夷之倡亂者就而執之截彼淮浦王師之所如我陵我阿我泉我池之意莫敢抗王師也玩此章所云自是也

曾莫戰但不勞大兵力耳仍執醜虜一仍字描寫得妙如俗云手到擒拏也時解謂只論氣象如此非交兵也大非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首句總起末句總結如飛如翰張若曠弩動如發機勢險而節短也如江如漢六軍張皇諸侯大會師衆而心壹也如山之苞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各司其局紀律之嚴也如川之流轉圓石於千仞之岡決滿水於萬仞之谿急繕其怒形勢之偪也緜緜不絕混混沌沌形圓而勢不散也翼翼嚴整紛紛紜紜鬬亂而

法不亂也不測者奇正相生循環無端形人而我無形也不克者脩道保法勝而後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以此萬全之師濯征徐國所以服遠易而成功速蓋曰不徒恃天子之威而倖勝也其養而教之者已非一朝而民之忘勞忘死也亦有素矣徐國蓋卽嬴姓之徐率叛僭王之首也此蓋已曾距戰故盛陳兵威如此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上章言軍威已見有本於王道意此則直推本言之謂

此日之功人咸曰兵力然哉力足以屈其外安能以服其心乃今者天師甫至淮徐倒戈殲厥渠魁餘皆率服是豈徒兵力之所能及蓋王道甚大有孚惠心是以遠方懷之戡大亂而不勞也曰允曰塞只是實心行道實心愛民實心懷遠則施之政者無不皆實卽武備之脩軍實之盛亦皆由此而致首章言惠此南國一惠字已是王猶伏服故他處猶字多訓謀傳於此猶字獨訓道以允塞二字本綴謀字不上若孔疏便都牽强解去也劉原父曹純甫則皆以允塞對兵行詭詐言其言已近迂而爲義亦已狹矣惟王猶允塞是以徐方既來前此四方歸極不同者惟徐方耳今則徐方既同非王猶允塞之功乎王嘗北征玁狁南討荆蠻東略淮夷四方亂國蓋無不削平矣今此四方旣平而徐方亦已來庭王甯復有多求於天下哉是以徐方不回而王遂曰還歸也王曰還歸一語有自此相安無事意詩辭本只作頌美而規戒自寓其中與上篇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語正相類也但王猶允塞四字宣王實未能然而將順其美則詩人鼓舞深喜耳厥後宣王喜功不已卒致姜戎之敗則所謂允塞還歸者有愧詩人之稱而負詩人之意多矣

此詩名常武蓋於文止戈爲武欲宣王常保此武功而不失也若兵黷而頓則武不常矣序云有常德以立武事理雖可通然終似二字湊合又云因以爲戒則似亦有所見也○六月采芑江漢常武皆宣王中興之武功也而其詩或入小雅或入大雅非事有大小也此當於詩之氣體辨之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塡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此詩婦寺並刺玩三章四章則以嬖褒姒爲主然蟊賊罪罟則不專由褒姒而寺人實助之蓋婦寺常相倚爲姦褒姒嬖而奄人用事矣故爲亂多由蟊賊而階亂則專責婦人也首章言天之降亂以發端至第三章乃推其所以致亂之本此章言天何不我惠使我甚久而不

甯也天降大厲使邦靡有定士民其盡瘵矣此皆訴天之辭也又言蝥賊罪罟實病民而無所止則亂雖曰天降實人之所爲矣靡定卽不甯不甯卽天所降厲靡定者隱指君昏政亂言也蝥賊罪罟小人所爲而君實任之蝥賊罪罟卽大厲之瘵民靡屆靡瘳卽士民之盡瘵邦卽靡定矣而小人益以病之靡屆靡瘳不甯之所以孔塡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此申上末四句之意疑當時有寺人而受土田封邑者

然不可考耳小人之亂不外貪暴兩端貪則黷貨無厭暴則是非顚倒黷貨無厭所謂蝥賊蝥疾靡有夷屆排陷無罪所謂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也暴以濟貪吸民脂膏而豚其肢體士民無不瘵矣有罪之得脫比周而順其欲故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惟婦寺

此推本亂所由生也以奄寺之賤而能奪人土田人民出入人罪者是必有爲之主而固寵於君以迷亂其心志者哲婦階之厲也哲婦階厲則大厲之降豈眞自天也哉然則婦不可哲乎曰婦以明於婦順爲哲任姒之聖豈必愚婦若乃搖脣鼓舌以惑君心以干外謁以亂是非以排善類如下章所云則是梟鴟階厲而匪教匪誨者也以其利捷辨給確有柔惡才幹故假之哲名實則不哲之至耳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詩人疾首於褒姒之言也（婦言亦有教誨者明宦濠就擒而歎曰築紂以聽婦言亡孤以不聽婦言亡是又衷於理而已然卽如婦言有益於國家而國家收益於婦人亦終非國家所可願宋高后是也陽作而施陰靜而承天地之道也）末句帶寺人言寺人在宮掖中與婦人類也婦寺陰類故常相倚爲姦然刑餘之人埽除之隸實尤非可聽用顧當日寺人之厲婦實先爲之繫援矣是以詩人并

惡之○懿字蓋以美色言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給足以禦人心熟於行險術工爲變詐言善於飾非自以爲能無所忌憚此哲婦之所以爲哲而婦寺之匪教匪誨也以忮忒之心行鞫人之辨至於譖始竟背而猶曰伊胡爲慝長蝥賊而張罪罟階厲大矣然旣譖始竟背矣而猶敢曰伊胡爲慝者則以恃君之寵而無忌故也（後世洗胡兒於宮中而且賜之錢殺吾賢傅而只於免冠謝罪皆此類也）然女寵盛而後寺人親婦寺之相倚爲姦婦人之長舌以與公事而興

寺人故也婦人奈何休蠶織而爲梟鴟以病民哉此又申上章之意也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上章既深言婦人之害此乃推本王身言之以漸而切也天何以刺乎何神不富乎詰問之辭欲王之自反其故也幽王卒以斃褒姒而死於犬戎當日介狄之憂必有其兆矣故詩人及之（蓋犬戎日强也不必用女戎之說）安危利災而正人是忌心志之晏安爲之溺也正人嚴憚而難近婦寺狎褻而易安正人常有以防君欲而不得肆婦寺常

有以導君欲而快其私故昏暴之君每安婦寺而忌正人正人日遠婦寺日親人欲日熾天理日消卒至於錮蔽而莫可誰何婦寺近乘君昏而因以竊操其柄中國日亂介狄乘之有由來矣然則婦寺何足以階厲實君心之自爲階厲所謂宴安鴆毒也程子曰人主親宦官宮妾之時少親賢士大夫之時多則足以涵養德性此端本澄源之論婦寺無由階禍矣心忌正人聰明日塞天刺之而不憂神棄之而不鄙出入起居無一善狀而婦寺又伺君心之所忌以肆爲排擊而網羅之邦國欲無殄瘁其可得哉是故國不亡於天而亡於婦寺不亡於婦寺而亡於君心也論婦寺之禍昔人有盡其狀者矣而君心尤爲之本爲人君者急於正心爲人臣者急於格君心而可哉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此又申上章之意也獨歎人之云亡者善人國之寶也存一二善人維持補救雖未能拔去病源猶或足以稍延國脈然君子小人勢不兩立當維予胥忌之日必將賢才斥逐誅夷以與國俱亡而後已斷不肯留一人以守國矣其在婦寺方以人之云亡爲快心以爲今而後

莫我何也其在昏主未必盡不知正人之爲正然亦以人之云亡爲肆志以爲今而後莫予詩也而一二忠臣義士乃獨從而憂之悲之非憂己之不見容而遭禍害也憂士民之瘵而國祚以危也然如昏主之不憂何降罔即刺也不富也大厲也重言喪亂多而危亡近意猶欲肓以警惕之忠國惓惓之至意也

藏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心之悲憂至今日而甚然不自今日始也蓋自襄姒入宮而憂已胚胎矣（如女戎前入而史蘇興歎禍水入宮而韓嬀吐唾皆憂之朕兆也）憂

之已久而禍亂日興人已盡亡憂已無濟獨是治亂轉移於君心果其悔禍於心祈天永命則亦無不克鞏甯曰禍亂必不可挽哉念皇祖之敬天者若何而敢不弔不祥念皇祖之勤民者若何而忍士民其瘵念皇祖之正心脩身若何而敢威儀不類念皇祖之求賢輔治若何而忍人之云亡取法不遠敷求先王心不流於欲婦人長舌安得與公事奄寺蟊賊安能瘵士民無忝皇祖式救爾後矣太甲桐宮之艾漢武輪臺之悔皆毅然而改於桑榆者穆王聞祈招而獲沒祇宮式救爾後良不誣也幽王昏回至矣而詩猶有望焉忠愛之深也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此詩刺幽王用小人而此章先言喪亂之象以起刺王之端亦猶瞻卬首章意也首句略住下四句一氣說正言其疾威也民盡流亡則居圉盡荒矣○此篇語尤悲促蓋喪亡益迫云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天何爲而疾威降喪哉天降罪罟以蟊賊昏椓之人居內爲潰亂而不知恭畏然也然則罪罟豈眞自天降哉夫此蟊賊昏椓之人潰亂邪僻豈可以居位者而王乃使之靖夷我邦饑饉侵削安得而不至也按此詩所刺小人蓋指皇父虢石父之屬非刺奄宦也末章舉召公爲言則可知是刺秉政大臣矣鄭孔皆以椓爲宮刑後人因欲以昏爲閽寺意因前篇婦寺之云耳然詩人各有主見何必盡同序以此二篇爲皆凡伯作愚亦不謂然蓋昏以亂德言椓以殘暴言昏椓正其爲蟊賊之實耳但輔氏解內訌爲內潰心腹靡共爲不供職業則亦未然愚謂內字只如寇攘式內之內其字朱傳原訓恭謂供其職者只別是一說耳潰潰正言其內訌回遹正言其靡共不必分別深求也此章言亂生於小人也

皋皋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孔貶

皋皋則靡共矣訛訛則內訌矣此其玷易知而王曾不知其玷蓋有以惑其心故也兢兢業業孔塡不寧而其位反孔貶歎王用舍之顚倒也用小人未有不棄君子者亦小人有以排擊之矣此申上章之意而深歎之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人之云亡則邦國殄瘁是以國勢民生之憔悴皆如歲旱之草不遂其茂若彼棲木之苴焉而全無生意也蓋必無不潰亂散亡之道矣此章卽首章民卒流亡居圉卒荒景色而申寫慨歎之以起下意說者多專就上形容似太泥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粹胡不自替
職兄斯引

如歲旱如棲苴其疚甚矣昔之富不似今之疚也卽今之疚亦不似茲之甚也致此者何人哉一疏一粹小人甯不自知而猶固寵自安也則胡不自替乎自替以避君子非惟民之利君之利國之利而君子倘能轉禍爲福是亦小人之利也自以爲粹而不自替徒使人愴怳日引而長矣此承上章而指言之以示小人欲小人知自退也夫小人豈肯自退者而詩人憂國之深則不暇爲小人計矣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

今之疚茲之甚自小人致之而今不云然在人君不知其玷在小人不知自替也小人之爲斯害亦已溥矣是以憂之愈大而自念曰豈不裁我躬乎此章又微諷王欲其知小人之害也池泉之竭卽歲旱棲苴此其禍害之已然者而不云自頻不云自中則禍害又將日甚而無已時故憂其及我然詩人之憂要非徒爲己也○此章是比體慶源輔氏曰或問此章集傳作賦體竊疑是比體先生曰作比體爲是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
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尙有舊

昔之富能用賢也今之疚豈無自哉此乃正言其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然第曰昔有召公而今之所以蹙國者其人在不言之表是皆有所歸而用人者能無變計乎又哀痛而言曰維今之人不尙有舊乎言王不用賢非無賢也第言有賢而及今尙可用賢以挽回之意亦泠然在不言之表忠愛之深畏懼之至若不敢正言者含蓄深矣此詩語意與前篇相類然前篇有格心微意蓋猶爲得其本而語氣頗嚴直此篇意獨惓惓於用人是亦爲國之要而語氣則更爲委婉二篇皆不勝望治

之意此所以終變雅猶國風之終匪風下泉也辟國只以化行言先生辟國非必一定并而有之幽王時去中興未遠所云侵削亦豈必王畿侵削但戎狄日張諸侯日叛是則侵削之實也獨舉召公者以召公實主布政於諸侯則於辟國言爲尤切也○觀二詩所刺幽王則幽王雖無道未至於殷紂之甚故詩人猶祈之以救後諷之以用舊是以西周雖亡而人心猶在周室平王東遷不替位號此亦考古者所當知也

詩經詮義卷之十終

詩經詮義卷之十一

婺源汪　紱雙池輯　後學　懷甯楊葆銘伯新　同校字
同邑潘紀恩後圃
同邑余家鼎彝伯

頌四

形容功德三頌所同然魯頌形容功德而非宗廟之樂歌商頌雖用之宗廟然亦非以成功告神明序所云美盛德之形容而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獨周頌然耳顧周頌亦不盡是宗廟之樂朱傳序說俱第言其大概也頌之爲體端凝深穆讀之皆令人起畏起

敬而季札論樂於三頌曰盛德所同則亦未然魯頌多夸辭僖公非神聖其詩亦安可比美周商魏仲雪曰周頌嚴正魯頌誇張商頌簡古斯言亦得之愚謂魯頌直亦可云變頌其音節近頌其體制近頌其事其用則異於頌而以類附焉亦如六月以後之附小雅民勞以後之附大雅云爾非樂章之正則以爲變詩可也若周頌則語言莊飭而意味深長凡讀詩至雅頌須與國風不同讀雅頌時宜整頓一副精神正襟危坐默慮沈思以逐句諷詠繹思儼如身居朝廟乃覺有一道淵穆之光從行句中現出大雅如五緯經天鉅寒色正周頌如紫宸北極元遠幽深此中神味無窮當不覺神志之自何而化然不先讀國風則志氣粗疏不和亦一時未讀得雅頌惟先得國風之趣使心志稍稍沖淡和樂由是漸入靜細以讀雅頌則移人自深令人遏抑不住放手不下與成周對面手舞足蹈此謂之讀詩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每什皆冠以周頌者所以別異於魯頌商頌也周頌三十一篇正序之所稱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然文字亦不一例勿以概說抹

之大抵清廟之三清廟維天之命維清皆爲祭文王之樂其詩整飭齊莊亦與文王敬德相稱二南二雅之首頌之爲用蓋亦宜然況三詩皆言文王之德也序云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維清奏象舞也其皆失之辨各天作爲祭太王之詩序云祀先王先公見本篇下則何爲獨言太王始其非固易見耳　昊天有成命爲祭成王之詩祀天地之詩其非本亦易見而今人猶有執競爲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序以爲祀武王○執序說者但以爲周之廟樂皆定於成周耳然廟樂雖定於成周而成王以後豈遂不許作頌以祭後王如商頌元鳥殷武以祀高宗未聞商頌必皆定於湯尹也以成康之治而後王特爲廟樂宜矣　齊肅中兼典偉之致此皆正祭宗廟而美盛德者也烈文載見獻助祭諸侯

序云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載見諸侯始見武王廟也二序皆近之而成王即政及始見字則皆衍語二詩語意相似其用亦宜同但文王武王之廟不同耳振鷺獻二王之後絲衣獻助祭之士祭自有獻士之禮序說繹賓尸最無理雖用之徹雖本武王祭文王之詩詩辭明白可見其用之羣祭之徹則論語及周禮禮記有可參考然已是移用序以爲禘太祖而漢儒附會之又爲說不一要皆妄也說詳本篇及末卷此皆用於宗廟而非正爲告美神明其爲詩亦多餘韻有瞽爲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潛爲薦魚寢廟之詩有客爲微子來見祖廟之詩疑後凡宋公初立來朝受命於廟則皆歌此詩以優之也此又皆因事告廟而非正祭於廟之樂也載見一詩疑亦凡諸侯初立來朝受命於廟則歌之閔予小子之三閔子小子訪落

敬之成王免喪朝廟所作疑凡後嗣王免喪朝廟皆爲歌此詩小毖亦成王之詩疑凡後王定難告廟則歌此詩此又因事見廟而非祭享亦非美盛德告成功詩有悽愴愼戒之意頌中之又一格者也武爲大武之首章賚爲大武之三章桓爲大武之六章說見左氏大武六成而三詩無考或疑酌般亦大武篇中之一章嚴氏說竊疑酌爲大武次章般爲大武四章按樂記云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故武篇統言武功爲大武首章無疑而此詩又謂之象蓋成童習舞獨用此詩禮記云下管象舞大武是可知以管吹此詩而舞大武象武卽此詩也以其象武王之功而又謂之象耳乃或以爲文王樂者蓋因其推本文王而云然也序以維清爲奏象武而說者又以象箾南籥附會之則歌與舞絕不相蒙必無此理酌言遵養時晦純熙大介則於再成滅商相協蓋承八立於綴以盛四伐也內則十三舞勺其不用武舞者蓋摭此以教童子取遵時之義故用籥耳合之大武則亦干戚也序言告成大武意亦近之其言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則衍說無義可笑賚以大封樂記云武王克商反商未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既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此蓋謂武

庚武成曰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則封賚正當三成而南時以賚爲大武之三章又胳合矣其用之大封者蓋亦摭此以分用之封國也般似巡狩而朝會祭告之詩則於四成而南國是疆義亦相協獨五成分陝而治於詩闕焉蓋周頌亦散失多矣桓有偃武脩文久安長治之意所謂復綴以崇天子是矣用以講武類禡亦摭用也蓋大武六詩合之則舞大武分之則各取用之一事耳然此五篇武酌桓賚般本皆象武之詩正所謂美盛德告成功者也考歌舞之義相協如此則維清之必非奏象武明矣武詩

大概皆發揚與清廟維清諸詩又稍異矣我將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思文尊后稷於南郊以配天此二詩本皆明白序無異說此雖亦享及其祖而非宗廟之詩時邁爲巡狩而朝會祭告之詩以功告神明而非祭宗廟也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蓋皆可云幽頌以皆言農事周禮祭蜡則歐幽頌以息老物蓋天子大蜡乃用之故於詩爲頌秋冬報賽田事亦天子報賽也蓋通而用之不獨祭蜡猶大武之可摠而分用也亦告農功之成於神明故豐年載芟良耜雖非宗廟之樂歌而告成功則亦頌也序以噫嘻爲春夏祈穀于上帝豐年爲秋冬報是以豐年對噫嘻而言故朱子以爲誤也序又

云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按二篇皆秋報耳無春祈之意且所報自廣不止社稷其獨言藉田則尤非也臣工噫嘻以戒農官似於頌無當意祈年之祭農官與焉則亦有獻助祭之禮抑或受命於神而即歌此詩以戒之歟序以臣工爲諸侯助祭遣於廟則其詩全不似遣諸侯之辭亦不似宗廟中語以噫嘻爲祈穀似之然詩雖或歌於祈穀而實非祈神之詩也然則臣工噫嘻二詩亦猶烈文載見之例而同其爲頌耳臣工噫嘻之詩要是作於康王之世其爲頌詩則自當附幽頌後而後世篇序失次則錯出於前耳謂周頌皆周公所定亦大概則然其安可執一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

頌詩多美盛德形容而此詩形容文王之德處俱使人神會於言外其言與祭者之誠敬俱以見文王之德之深入人心固結而不可解且浹洽而不可名言也神與俱融故言之而若無可言者無可言而又不能不言故詠歎之淫液之而反遺神於言外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焉音之遺也蓋與此詩之神若相爲稱耳一唱三歎朱子曰一人唱而三人和之也肅敬雝和敬發於自然即和而節即敬禮之報樂之反一也文王之德不

外於敬和秉文之德則亦肅雝而已相謂諸侯顯猶皇皇也多士王朝卿大夫百執事也秉肅雝之德於中而皇皇濟濟之容見於外矣對配也合也文王神昭於天百辟多士涵濡於文德者深則其精神意氣之間自有以默契於文王是其肅雝秉德也心中固有一文王而對於其在天之神矣心中有一文王則見廟中之主又儼然如親見文王焉而駿奔而服事之駿大而疾也大以禮容之盛多言疾敏於其事也而肅雝之實愈以發見昭假以與文王之神相爲流貫夫對越駿奔雖見於在廟之頃而苟非文王之德平日有以浸漬浹洽於人心至深且久則何以得

是由是觀之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文王之德與天同德是以文王雖沒而其神於昭于天天理之昭彰莫非文德之顯著故不顯者於對越在天見之也承使人畏敬奉承也辟公多士之德皆文之德心與之孚尊奉自不能已有不知其爲既沒者是以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也故不承者於駿奔走在廟見之也然惟其顯所以承耳非對舉也夫文王既沒而文德之在人心者猶使人對越在天其使人愛敬奉承也又駿奔走在廟如此存沒一致歷久彌新是信乎文王之無射于人矣舉在廟之萃渙足以見天下之人心卽人心之敬承而

益信文德之無射歎美之深形容之至也然言文之顯而不言其所以顯言文之承而不言其所以承則聖人之德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只在人心交孚處可思而得之要之文王之心天下有同心也文王之德天下所同得也德之本原一天而已文王有以全之而合乎天下之人心則亦天下之人心而已故言文而若無可言也○於穆清廟以清靜所以深穆故歎以發之不可以穆清對言其於字一歎直貫通章不止是歎美清廟

成王六年周公營洛七年王在新邑烝祭歲蓋東都立文武之廟成王至東都而諸侯畢朝因祭烝於文武百辟咸在周公作此詩以爲升歌之樂其後遂定以爲祭文王之樂歌也安成劉氏曰書言烝祭文武而此樂歌止頌文王之德者父子合祭統於尊也然升歌不止此一詩下二篇蓋與此連用其文意相貫可考也記曰升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蓋堂上以琴瑟歌此三詩而後堂下以笙管吹武六詩以舞大武亦猶鄉飲酒之工歌三終而後笙入也說者不察則謂升歌只此一詩又謂維清爲奏象武又或謂工歌在堂下升歌在堂上則皆誤也工歌鹿鳴亦在堂上升歌清廟亦是工歌然則周禮凡大饗祭祫皆用此詩蓋不獨以祭文王之廟矣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

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上篇言文德之顯承而未言其所以顯承此篇乃指實言之然其言文德之實處亦只得一純字此外未能多贅一語蓋一純字已包并無限而周公言之不足故先言天道不已而以唱歎出之以見文王之卽天所以深致其形容也天命者元亨利貞之理也不已者此理之通復也天無所爲天理而已矣天何所謂理生生而已矣陰陽動靜循環無端萬物所由以生生而其所以然者只此自然之理爲之樞紐所謂一陰一陽之道兩在不測之神也夫天之爲天化育流行上下昭著日日在

人目前而天之所以爲天則無聲無臭非見聞所能及然要此生生不已者實有以默運於無聲無臭之中故曰於穆不已也人得此陰陽之氣以成形則得此無極之眞以成性其氣秀而最靈其理全而無歉然理之所賦不異而氣之所值究不能無殊以繼善之理而麗於成性之氣之中理無爲而氣有覺氣拘則理有蔽氣流則欲以乘相乘而不相得則純者不能不雜雜則昏黯卑汚而天理不可見矣文王之德之純則自赤子以至終身無絲毫觸損所得之理根心發用日新月盛至於成熟仍自渾渾全全一個天地故曰純純則顯矣於天

曰於穆於文曰顯者天以無心生物故不可窺聖人有心成能則德顯也然聖人有心而無爲至其篤恭之密則亦無可窺大雅文王篇所以稱穆穆也不顯云者承上篇不顯而言也不曰文王如天而以天與文王對舉蓋文王卽天非特如之云也文王卽天純卽不已天之牖民卽文王之恤我何以恤我本嗣王自嚮身心上體驗檢點而若爲望助於文王之神者意以欲進未能冀文王默啟予衷云爾非因祭而望助亦非擬議其何所助云也（假以恤我左傳作何以恤我是有明徵）收者承當之志也駿者奮發於爲也文王之德之純其心體不可窺而上下陟降不顯文謨莫非心德之所著見猶天之時行物生莫非至教其恤後大矣凡文王之所以恤我者我其當竭力承當無敢自委奮發有爲以順我文王之道卽永言配命儀刑文王之意也文王德純於己而裕後無窮故今日大順文王亦欲以垂裕於後是以又致望於後王而曰曾孫篤之天命不已卽文王之德之不已設後王棄文王之道而不加篤則是自絕於天以絕於文王而可不加厚於不忘也哉此篇後四句似戒勉主祭者然與大雅文王篇意不同此篇言後王當駿惠篤厚正以著文王之德之純與天同其覆載爲後王之所莫能外云

也

此篇與上篇語意相承相足序所云太平告文王者全無意謂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上篇言何以恤我而未言其所恤言收言駿惠而未言其何所收何所惠此篇乃實指出文王之典來文王之典文王之所以恤我也聖人純德之所顯因心達用則一言一動莫非後世典章此不徒在紀綱法度之迹而在脩己治人之心大學之所謂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者其大綱也（周朝制度定於成周文王時猶侯國規模卽武王定天下之初亦且政由商舊

是可知此所謂文王之典者只是文王脩己治人之道耳解者以紀綱法度言且入因革損益等語皆未是也

清緝熙文王之典收之以駿惠文王也維清云者即其言行之法求其心之所存因其事之當然明其理之所以然精以察之一以守之不使辯言得以亂舊不使一念貢於非幾所以清明文王之道而使之無少昏蔽也緝熙云者存之於心無一念之少懈勅之於幾無一念之少欺順以行之敬以直之必其以身實踐而不至有須臾之間焉所以繼續而光明之以無失其光明之本然也按成周制作非必盡由文舊然皆以體文王之心而成文王之德此中庸所稱善繼善述也故其迹或非文迹而其典實皆文典所謂維清緝熙者所可識矣文王之德之純文王即天

惟天於穆則不可虞文王之典近在家庭可法可守故後王所當清明而緝熙者惟文王之典而已肇禋以下蓋言能緝熙文典之效也肇禋者蓋謂武王有天下始以王禮享文王也迄用有成謂神享人和庶無罪悔也用以也維清緝熙文王之典以是上無怨恫於文王之神則下有以成王者之孚於天下是即此文王之典實爲周之禎祥也此篇文王之典句下當有闕文維周之禎句上亦疑有闕文惟不肯闕疑則愈多強解竊謂此三篇皆當是一章八句

此詩文雖有闕而義則甚明序以爲奏象舞於詩義全無着落鄭箋謂文王造此征伐之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夫文王固有征伐之功而征伐之法則非文王所制也況文王之典美矣大矣治岐之政二南之化何莫非文典今乃獨以征伐之法言之可乎且聞之佳兵不祥兵者聖人之所不得已而用之耳而反以此爲周之禎祥是豈可以垂誨後世者乎自孔疏而下皆沿毛鄭之說而附會之孔氏謂文王之樂象箾南籥各是一舞謂舞籥則歌二南象箾則歌維清夫季札觀樂但云見舞象箾南籥者而已是可見一時所舞非有二舞也二南之詩用之房中用之燕飲用之箾射從未聞用以節舞何氏之杜撰果何所據哉曹粹中謂以竿

擊人曰箾然則執箾以舞猶干舞也愚按六舞所用從未聞有以竿當干者舞典簫韶九成古文作箾左傳亦作韶箾可見箾與籥通蓋如今洞簫亦籥類耳何事乎以竿擊人之訓也孔氏又云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二者俱是爲象此亦但覺得以象武爲文王之樂之未安但附會於鄭而爲之遁其說又愚謂象舞只是大武若文王之象箾南籥則必無象舞之名記云下管象舞大武可見象舞者即大武之樂章而堂下以管吹之乃孔氏謂堂上歌其舞曲亦既與下管象之文戾矣且所舞者擊刺之法而所歌者維清之詩詩與舞兩不相涉其何以使舞者有得心應手之樂乎今考大武三篇所可考者其詩之義無不與樂記所云相協則文王之樂何獨不然或謂頌辭簡嚴無事鋪敘如清廟之詩亦不鋪敘洛邑是亦強辭以求伸序說也清廟之詩只以稱頌文王原不必管營洛事也又按象箾南籥文王之樂亦必有歌但今已逸之而不可考矣大武六成今其詩且已殘缺則文王之象箾南籥今失其詩又何必勉強爲附會乎

其說惑人甚深不可不辨朱子以前自無足怪而既

有朱傳以後詩義彰明已如日月乃後此如嚴粲陳
櫟何楷鄒敬之徒猶每因何小序堅附鄭孔則不知
其何心愚不能不深為惜也然愚謂序所云奏象武者蓋亦有因
而誤焉蓋周人於大饗祀皆升歌清廟下管象舞大
武升歌則三詩連用而維清居升歌之終故既歌維
清則堂下之管象繼作序因以奏象武之文綴之維
清之下而又不能明此詩之本義是奏既已失之乃
箋疏益為之鑿其說焉而詩之本義乃晦塞盡矣非
有朱子其孰能正之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
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

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記曰尸飲三君以玉爵獻卿天子獻助祭諸侯蓋亦於
此時尸飲三則五獻之後也朱氏謂賓三獻尸之後而
士人酌獻賓卿知此大夫士禮非天子之禮也序謂成王即政諸侯助祭愚按成王七年
而後即政之說本出漢儒之誤成王既終諒闇便自親政何待七年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掌邦治
統百官本是冢宰之職何嘗是為成王幼而攝天子但
營洛而大會諸侯則成王七年事耳無七年而後復辟
之說也序謂成王即政諸侯助祭蓋蒙清廟之序而云
然耳諸侯來朝則因而助祭於廟此是常禮何必於成
王即政之年詩中亦全不見有新王即政之意但此詩
之作要當在營洛之年而其後遂定之以為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耳首四句歸功諸侯中
四句欲報之德末四句又戒飭而勸勉之終歎前王之
不忘蓋於祭而獻賓故因示以先王之德其所以動人

者深而立意甚遠也君子祭必受福而亦必賴有助祭
之人今辟公助祭而獲福則是祉福之錫由於辟公而
惠我無疆也受福亦大概言之獻諸侯不於祭畢而飲福受胙之後輔氏說滯矣蓋福者
備也備百順之名也天子以諸侯賓服天下歸心為福
今茲天子有事於宗廟而辟公皆為之駿奔走執豆籩
則是合萬國之歡心以事我先王天子可久安長治而
垂裕於後昆矣助祭之錫福不已無疆歟能保我子孫正是惠我無
疆處非謂欲子孫保此無疆之福也大凡錫福之云隨所見而無容指實
此以獻助祭諸侯則自以錫福歸美諸侯天子之福自
是前王所貽而天子歸美其臣則謂非辟公之忠誠無

此福耳凡讀詩之法貴乎涵泳其辭而得其意詩明言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則是言福自辟公錫之而錫福之
實即於助祭見之不玩其辭而牽掣於成見以為事有
可徵焉則或謂福自文王錫之或謂福自天錫之或謂
助祭諸侯實身佐文武以定天下則有天下之福乃辟
公錫之理未嘗不可通而於詩之辭旨終無當也福自文王
錫之王氏之說自天錫之者鄭氏之說夫自天自文王
則與諸公無與矣首二句不成兩嫌不貫串乎助祭諸
侯實佐文武以定天下此嚴華谷之說然以言錫福則
只是指助祭為言何必推原乎日功德且當日諸侯自
多般侯舊國亦非盡文武功臣也總之諸侯助祭自是
常事自武成丁未已然何必因成王即政而後侯國來
助祭小序成王即政一語最是無謂而說者因之紛紛
生論至失木文之旨而不顧也試只就本詩玩之則錫

福者謂辟公歟謂天謂文王乎錫福之實指助祭歟指開國功德乎可自得之矣　辟公之錫福也其忠誠蓋積於平日而錫福乃見於助祭之時蓋秉文德而敷繹思則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是以於助祭之頃有不能自已於奉承者故又言爾之在邦也由舊章謹侯度固已爲王心之所尙矣又念茲助祭錫福之大功則期爾以保世滋大亦有如惠我之無疆而保其于孫者焉庶有以答茲戎功以俾我有周無斁歟以助祭錫福爲諸侯之功此意甚易明卽如今人家有事祭祀得親朋來助亦必推重親朋再三以爲酒禮詩三百篇皆人情耳且本文孫字緯指助祭爲言紛序其皇又與上子孫保之句相稱而說者每置本文不玩別求深論愚不知其何心也自物則之自然者言曰道自率其性之自

然而合乎物則之當然者言則曰德道原於天無物不有而天地之性人爲貴故萬物之道人獨備之無競維人也盡倫踐形以凝道於一身則競者無不競矣表立於己四方之所訓也舊說皆以得人言然得人與四方其訓句殊照應不來此如皇極建而四方是訓是行耳以得人言則猶是其用之末也德本於性人所同得惟不累之以形氣之欲則率性而行發皆中節不顯維德也直內方外以脩德於一心則顯者以益顯矣爲政以德百辟之所刑也辟公在邦則無封靡入朝則錫祉福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甯曰予小子故哉蓋亦不忘前王而用是惠綏予一人耳抑又思前王之所以使人不能忘者果何故哉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今辟公之無封靡而錫祉福何莫非訓刑前王之道德以有然哉以辟公而能訓刑前王則繼序之皇在辟公自有以致之又若可無煩予言矣歎前王之不忘不加一語戛然而止神餘言外欲諸侯之自思而得其旨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岨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周家王業肇自太王始於岐山故祭太王而獨言作荒之功見根本所由起且示後人以不忘也高山之作荒

於太王而作荒之功著於文王之後故并言及之其實文王之康只承太王之緒而成之彼岨矣岐有夷之行不有荒者孰開其先履夷行而撫富庶者能忘作荒之有自歟子孫保之非僅謂保有岐山惟保此王業於不替則所以保此作荒之功苟無德足以承先則庶民不康岐山片壤且不能保矣深惕之辭也此詩序說以爲祀先王先公說者謂祫祭四親廟之主於后稷之廟此其樂歌孔氏說夫以成王之時祭四親廟則有先王無先公矣若以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爲先王而謂后稷爲先公且置先公於先王之後此其必不可也天子七廟商

制已然太甲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成王時祫當及亞圉蘇氏李氏亦以爲及先公然所守謂天子只四親廟同於諸侯是既必不然猶序說耳矣乃所祭者及后稷亞圉公叔而所稱頌者只自太王遷岐始於義安乎亞圉卽無可稱而后稷尤周室肇邦之本又奈何可無一言及之邪清廟及雝亦用之於羣廟然始受命者文王獨稱之又自不害此祀先公而但言自遷岐始則自又不可疑朱傳者以詩中並及文王耳郝京山說顧詩雖言及文王而始終以岐山言則歸重太王之作荒耳與他詩之美文王者自不相似讀者可玩本詩而得之也又詩旣定爲樂章則必世世有用此詩專言太王遷岐之功則必其專祀太王祭有犆祫此

犆祭詩也犆祭王季武王亦必有詩而今失之也太王之廟在穆王之世當祧然肇基之君所當不忘則後王或有事岐周或請命祧主如國君有境外之事則必載祧廟之主以行之類則專言太王可也偏稱四王亦可也而有及有不及則於義爲有害矣而論者每稱序說爲近古則汲冢之書竹書所紀夫獨非近古者其亦將盡信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此詩頌美成王不外單厥心一語不敢康以盡心概言之也夙夜基命宥密以盡心詳實言之也於緝熙單厥心總上文而歎美之末句推言其效也天無所謂命人心卽天命王者何以基命惟自盡其心以合乎天下之人心卽所以承藉天命顧吾之有心萬理具焉裕於性原於天本宏深之至也而稍有蔽於中焉則無以盡其宏深之量矣此心之體萬變出焉寂然不動無少偏倚本靜密之至也而稍有累於外焉則無以敦其靜密之本矣天命於穆不已人心之自疆不息當亦如之有閒則餒餒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故君子之欲自盡其心以承藉天命者必當夙夜乾惕以戒懼於不睹不聞敬信

於未言未動省察於隱微獨知持循於應事接物而不敢稍有幾微之閒焉是則基命之實功也是則不敢康之實事也已之心有以自盡其天則有以合乎天下人心之天天下之人心無不歸焉而天命集矣斯命也商紂以拂乎人心而失之文武以合乎人心而得之是昊天既有成命而二后受之於前矣成王繼體守成其所以能承藉天命而不失者又豈有他道乎亦惟是不敢康以夙夜基命宥密則成王脩德能不異於文武之德以能繼續文武之緒於不墜而光明文武之緒於如新也其盡心爲何如哉惟自盡其心故能有以合乎天下

之人心好惡同民天下民心無不靖矣而成命不以是基歟此詩作於康王以後然作此詩者要非尋常手筆而序以爲郊祀天地自漢唐迄宋諸儒皆從其說歐陽公已駁之朱子又從而明辨之矣許具末卷乃後儒猶有欲强伸序說者則謂下武篇成王之孚同一成王字面何故不作成王誦解曰下武詩曰三后在天王配于京以王對王后言則王爲武王矣繼言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此皆一氣承接成王之孚句自是言武王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若作成王誦解則與上文不接而本句亦不成句法矣此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以成王對二后言則成王卽成王誦矣且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此二句語氣一截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二句語意相連以言成王不敢康甯語豈不順而易以言二后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此歐陽子所謂迂曲難通朱子所云費盡氣力也此其文氣之閒固可玩本文而自得之矣執蘇氏之說者謂成王繼體守成終未可言基命抑知自周而言固文王爲始基太王爲肇基斯幷武王不得言基矣若只就成王言則在成王自有成王之基命何必造始之謂基且洛誥曰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胥保大相東土

其基作民明辟然則周公固且以基命屬之成王矣何必如蘇氏之曲爲辨乎執序說者謂頌皆周公所定無康昭以後詩者謂韋昭注國語云肆夏一名樊昭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卽周禮九夏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夫九夏皆周禮所定而執競爲九夏之一天子以饗元侯則執競不得爲昭王以後詩矣愚謂朱子收韋昭叔玉之說於時邁篇後此亦偶備一說未暇詳察耳杜子春云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今按肆邁言巡狩於尸出入何取執競言治功於牲出入何取思文目是郊祀

之詩亦不當卑用之於賓客也鹿鳴之三通用之於飲酒文王之三通用之於兩君相見此皆意有可通者若時邁執競思文則殊未見有可通之饗元侯之義然則昭夏非執競納夏非思文幷肆夏亦非時邁也竊謂九夏皆金奏有聲無辭今其譜已亡幷篇題不見於經不得因一二字之近而附會之至如執競爲昭王以後之詩則朱子自有定說未嘗因此而疑彼矣又或疑康昭以後之詩則不當次於我將時邁及思文大武之前則大武聲淫及商在孔子時已有如此況秦火之後諸儒記誦之餘卽如大武六篇今可的考者惟三篇而三篇

又皆錯亂隔絕況其他篇次可執以爲孔子所正之舊哉又或疑禋祀昊天上帝至大之禮周頌何得無詩則愚謂昊天之事原非可以言語形容卽以考之周禮亦惟見有祀天祭地之樂而未聞別有祀天祭地之詩祀天祭地之樂如雲門咸池皆古樂而非周所作也而鄭氏之言郊禘則雜據緯書尤爲不可據信也況大祭祀之當有詩者多矣而周頌之缺失不存者其亦不少矣今安得盡舉一篇以實之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大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卽此詩之旨也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配者有合之義篇內或獨言天或獨言文王正以見文王之卽天也首二句統敘祀事獨先言天者尊卑之序也祀天於郊則用特貴誠而已享帝於明堂則太牢享以人道配以近祖文王於周公爲父親之也太牢牛羊豕也不言豕便句耳時下講章有所謂少牢之羊太牢之牛者可笑殊甚其先言羊後言牛者卽以趁下句右字韻耳彭山季氏引周禮羊人積共羊牲謂積柴祭天則用實柴先柴而後獻故維羊文在維牛之上此亦非也積柴者祀天於郊之禮享帝於明堂無燎柴也

其庶幾也不敢必之辭也天之來饗未可必則轉之文王然非敢以羊牛之享必之文王亦非敢以祖孫之同氣可通者必之文王而第以取法文王者必文王之饗蓋黍稷非馨明德維馨祖孫雖曰一氣而不率之子孫未必不怨恫於祖考或者祔其吐之惟是於文王之典兢兢乎儀式刑之而不敢有少失庶事同道合則精神志氣默以感孚文王之神其必當右饗之而不我欺歟既者必之辭也儀式刑只是一法字古人疊字成文猶商頌之言自古在昔先民耳不必如輔氏逐字求分義亦不必如嚴氏法之不已之說文王之典凡文王之所以脩己治人者皆典也不必以紀綱法度言法文典卽所以日靖四方脩己治人無二道也非以法典安民對言曰伊嘏文王者今日之所遵行

而無過者皆文王舊章是文王之嘏我子孫也法文王而四方以靜是文王之嘏及四方也錫福之大孰如文王故曰伊嘏文王也朱允升云此不特以右饗期之而且先以錫福望之此未得解也此句語意與商頌烈祖篇首節同文王既右饗則天其亦右饗矣天與文王既皆右饗則是默鑒予忱陰隲相居以惠綏子小子幸孰甚焉然苟不惕厲齊夔益脩厥德則將負上帝降鑒之意而反獲戾於無窮子小子敢不夙夜祇承天命明威以大順上帝之則而副上帝降鑒之衷以保茲祥於不墜乎天威卽以此降鑒於右饗言之然右饗降鑒於一時而畏之者則時時懍一天威降鑒於懷而不敢

一念之少肆蓋念念如此承祭焉所以副降鑒之意而保於不失也夫昊天旦明無往不在夙夜祇畏即此心之天威然此以享上帝言則右饗爲尤警切耳存畏天之心則法文王者益不敢不盡法文王正畏天之實鄭氏曰早夜敬天於是得安文王之道此語愚竟不知何解讀此詩可以知惟仁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之意非只如尊尊親親之說而已此詩蓋亦周公所作也○明堂南郊明堂考工記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漢儒言其制上圓象天下方象地九室象九州朱子亦言明堂蓋取法井田之制考工記言五室而諸儒言九室蓋考工舉太室

及四正言諸儒則統四隅言之也然其制之詳則今難悉考矣四時以祀方明鄭謂四時迎氣於四郊祭帝還於明堂亦如之但此亦未有的考月朔則告朔於明堂鄭謂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愚按此當是有此理但未必以文王武王並配也當以告文王爲是耳其帝如春帝太皞夏帝炎帝中央黃帝秋帝少皞冬帝顓頊也其神如木正句芒火正祝融土正后土金正蓐收水正元冥是也遂視朔於其門而聽終月之政以布行之焉若大會諸侯則亦於此明尊卑而布政令焉四嶽之上各有柴望祭告其方之諸侯畢朝而發政令之所也若六年之期五服畢朝於京師則天子受朝於南郊之明堂也周公制禮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圜丘配以后稷於壇則事之以神不敢褻也季秋享上帝於明堂配以文王事之以人致備物也朱子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帝祭於屋下故謂之宗祀上帝只是一上帝鄭氏祭五天帝於明堂配以文王此惑於緯書最爲邪僻不經而今人猶有遠搜其說者鄭氏五天帝之說謂青帝威靈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而謂威靈仰爲周之本生帝云又附於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之語謂祀五天帝而配以文王謂之祖祀五人帝此即太皞之五帝而配以武王則謂之宗則附會愈遠而愈離矣宗祀不過尊事之義何與於祖功宗德之宗字乎又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此主周公制禮云耳非謂後王祀帝明堂皆以父配也蓋有文王之合天而後可以配天若無其德而推以配天則誣天誣父而已周家宗

祀則是世世配以文王朱子亦嘗有明說也朱子曰看來只得以文王配○程子因季秋宗祀而有季秋祭禰之說此與冬至祭始祖俱非士庶所當行朱子初嘗行之後亦不敢祭吳草廬謂明堂謂文王之廟大非○神道尚右故神主東嚮在饌右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天子承天出治故布政以正天下求德以安天下此巡狩之典所由來也然天意無可徵而徵之人情之服與

鬼神之享人神其與則天意可知顧天而既寵之四方則其爲任重矣又豈敢肆然臣民之上以隕越君師之職而負昊天子我之心故既體上帝簡在之心以式序在位又當戢武脩文以洽四國則庶乎保天命於無疆而長爲神人主也此詩章法與上篇略同是亦周公所作然此乃武王有天下最初一巡狩事故其辭氣如此此詩所云則足以垂戒後王震疊列辟是以遂定爲巡狩而朝會祭告之樂歌所云時邁者蓋約指十二年之期而言也唐虞五載周制十有二年制雖不同而有常期同此雖是最初一巡然年期已自此而定廖高峯以春東夏南秋西冬北爲言雖是而未足以盡時字之義也諸侯震疊百神懷柔

慶讓黜陟皆巡狩中事然首句只虛言將舉其事故昊天其子之句亦猶作不敢自必之辭然此所以呼起下文耳非眞有疑也巡方至方嶽則燔柴以告天昊天其子之對燔柴而言也右序者尊序之於諸侯之上猶所云天子一位也黃氏云右者尊於諸侯之上序者次於帝王之統此右序二字分看非也蓋此句卽允王惟后句同一意耳曰實曰允則信而有徵之辭蓋此段以實右序有周句喚起作頭以允王維后句斷之作結中間四方服百神享爲右序之實徵右序之卽天之子之也震之二句以肆覲言懷柔二句以望秩言周禮歲徧存問也三歲徧巡視其治效五歲徧省察其風俗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象胥通四方言語之官發之於口爲言語聿之於簡爲辭命皆各使其象胥諭而協之

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音聲書六書之體象形會意指事諧聲轉注借用本朝各有頒定字體名四聲之呼反切之韻每字各有定音也音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樂器必於合律聲五聲宮商角徵羽必守一鈞也書名史論之音聲瞽聽之也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瀆則瑞所贄之瑞如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也節所執之節如龍節虎節八節及旌節符節皆是也度尺丈尋引量升斗斛石牢禮祭祀賓客所用凡太牢少牢特豚特犬之禮數品級之等器禮法之器法則則如周禮之八法八則此卽虞書五玉三帛以下至如五器之事周制則先使小行人正之而後天子親巡視之也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武王雖未在位十二年然巡狩之先亦必先有文告之辭使諸侯知戒而後親巡則所謂薄言震之也莫不震疊者懷王章謹侯度肅奉新朝之命有心志帖服意非獨畏威而已此於來覲時見之也懷服柔順也周禮以血祭祭五祀以貍沈祭山川以疈辜祭百物而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各有等秩皆所以懷柔之河嶽又百神之尊者若其崩竭無患雲雨以時則百神之享可知武王綏萬邦而屢豐年是有明徵也此一段皆以實昊天其子一句末段乃說向後去求所以永保天命者明昭有周句呼起允王保之句作結中間五句正明昭保命之事惟明昭故允保也式序在位慶讓之而咸宜黜陟之而無不服蓋惇典庸禮命德討罪皆所以欽崇天道故曰明昭也慶讓

駟陟皆於肆覲行之然不可以此爲震疊之實蓋震疊在式序之先非待序之而後震疊也又式字只是發語辭袁氏謂考其典章之合否曰式次其功罪之等差曰序亦不必既序在位矣又更期假哉武功以壹於文教求懿德以肆於時夏蓋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悖信明義崇德報功皆求懿德之實若謂自茲以往安愈求安不敢少萌逸志偶即荒德以負昊天子我之心則四方之震疊百神之懷柔當不獨今日爲然則信乎周王之永保天命也此允字與上允字稍異允王惟后於已然者而信之允王保之於未然者而必之也欽崇天道則有以永保天命矣○此詩氣象最好

此詩確是作於武王之世而鄭孔謂周頌皆作於成王周公之時尊其說者謂成王以前未可謂太平不得有頌何見之滯乎又此詩固有成功告神明之意然非宗廟之樂歌是讀詩者皆何可執一例以求也篇中雖有肆于時夏一語然以天子巡狩之樂歌而用之於享元侯及尸出入亦於義未協朱子偶備或人之說於篇後耳此非可據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首二句言武王無競之功實本於執競之心蓋自勝者強大烈之本也武王德業之盛天既命之爲天下君矣而成康繼之嗣守大訓無敢昏逾是不顯成康亦上帝之所君也不顯成康二句只作自武王說到成康過文自彼成康三句乃正頌成康之治曰奄有四方者猶周官言惟周王撫萬邦蓋撫定大業罔有失墜正不妨曰奄有不必創業而後謂之奄有也朱子曰蘇氏以周之奄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時因從小序之說此亦以辭害意之失皇矣之詩於王季章中蓋已有此句矣又豈可以其太蚤而別爲之說邪詩人之言或先或後要不失爲周有天下之意耳紘按周有四方雖自武王然武王崩而殷監淮徐奄邦皆叛成王實削平之王親伐奄至再故周書亦言成王四征弗庭然則謂成王奄有四方自不可爲過康王帶

言可矣若如序說及鄭氏之說謂武王伐紂是成大功安祖考則當是奄有四方後乃可謂成大功安祖考今乃言自彼成大功安祖考乃斤斤者明之察言其德之奄有四方文意豈不倒乎斤斤者明之察言其德之明無幽不燭如記云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蓋德教流行風同道一萬家烟火囿圄空虛此固成康之德亦由自文武以來重熙累洽致之然非至成康之世則未可以言斤斤矣錢公永曰武王克商會朝清明至於成康制禮作樂紀綱明備纖悉必到故曰斤斤此以上言三王之德以下則言今日之祭而受福以見夫三王之慶流子孫也鐘鼓二句言正祭時禮樂之盛威威反反言祭將終而敬不倦穰穰簡簡以受嘏言既醉既飽蓋告利成也此二節俗解以樂禮分對自所不必○此詩序以爲

祀武王故毛鄭於成康二字皆不作成王康王解而以武王能成大功安祖考爲說自歐陽氏辨之而朱子之定說從之蓋玩辭審意而擇之也精矣至於合祭三王則必在懿王之世武廟未祧世室未立則三昭三穆自武王始而周爲天子自武王始守成令主無如成康故作此詩以頌之自不可少若成康而下則頌自無庸及也且玩此詩氣格自是稍下於前後諸篇其後半直是雅體他頌亦言降福卻此氣格不同此可見作手不同爲懿孝之世更無可疑凡前王功德可稱爲後王者正宜稱之爲作頌以薦於廟以彰先德而垂子孫故商宋有高宗之頌

焉況太平之盛如成康者乎宣王中興非無可頌乃幽王傾覆平王東遷遂無復有作宣王之頌者設非幽平之衰後人有起而作頌以祭宣王者周公其將起而禁之曰樂必自我定子孫毋許更作邪彼依阿毛鄭者何所見之滯也又凡韋昭叔玉之注國語以此篇爲遏爲昭夏皆不必然無庸爲據後學尤不當執彼以疑此詳更見末卷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此蓋南郊獻稷之樂歌於獻稷時奏之抑或孟春祈穀亦祀天於郊而以稷配之大蜡先農此即祭稷爲先農亦可通也后稷以農事肇封人第見其豐功而不知其文德然耕耘收斂觀乎天時黍稻菽粱因乎地利經天緯地之文此莫大焉故頌以思文也鄒嶧山曰載成輔相開物成務正經天緯地之文也首二句虛冒通篇以下乃言其文德配天之實天地之大德曰生后稷粒我烝民使天下後世無不有以各遂其生是有天不能無稷其德之至爲何如乎立字只作粒字解極字只作至字解多少直捷毛氏孔氏委曲作存立我民使衆民無不於爾后稷得其中正爲說何等艱難且使末句陳常于時夏亦成複語矣且極之不可竟訓作中朱子屢有明辨矣且其貽我來牟乃帝命之以率育者率育自帝命之而來牟自稷貽之此以見后稷之所以教

莫非上天生物之仁心尤可見稷德之可以配天而無閒也來牟非至稷而始有但種植之法得后稷之教而後所收益厚則以爲是后稷承天意以貽之耳其偶舉來牟而言亦猶生民詩之獨舉秬秠糜芑說者每多就來牟生論亦衍語也惟后稷能承帝命以率育斯民於是烝民乃粒而萬邦可以作又是以無此疆爾界皆得以陳常于時夏焉菽粟至足而民焉有不仁富而後教可徒所敷不過因其所固有而導之斯民固易爲力耳尊稷配天夫豈一家之私志歟我將尊文王以配上帝此詩尊后稷以配天而我將曰惟天其右之此篇曰帝命率育天帝可互稱本非有二也我將言文王右饗而末言文德配天文德近而易知故

無煩言而必其右饗者親之之志也此篇言稷之德而不言稷之右饗尊稷如天不敢斥言來饗也頌稷配天而無頌天之辭天無可頌不敢贅一辭也此蓋亦周公作也○來小麥今所爲麰食者味甘辛麰熱而粹涼也牟大麥粒大而芒長色微赤味甘鹹宜爲飯亦可作麰今人所謂大麥則色青而長芒者皮厚而最難脫實青穬麥也宜爲糜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

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月令孟春天子祈穀於上帝此即孟春祈穀之郊亦配以后稷春秋所書魯郊皆此郊也乃擇元辰耕藉田歸告於太寢此詩戒農官蓋祀爲祈年而設則農官與有事焉故因祭而亦獻農官因歌此詩而戒之於上帝之前抑或歸告太寢而戒之於燕勞時也前說爲長萬授一說亦同臣工統指與祭之羣臣百官也農官之事多隸於司徒司空而農爲民本凡在位者皆與其職焉且耕藉之典三公九卿以下咸與故併戒臣工使知所重農而無敢忽事也成法所該甚廣凡彙魏之懸皆是也法爲萬事之經不敬無以守法敬而不知所守則又無所持循故必本之以敬而循王所釐之法然後能盡職而無負於在公也來咨者講求於法之經來茹者揆度於法之權蓋求有以得精意而無爲徒循故事此以敬守法之道也錢公永曰成法具矣而其間土宜不同風氣不一有詩多調停纖悉處務要講求之審度之而後可行不可視爲具文也徐聖期曰戒農官而統飭臣工者國之重務在農臣下皆有兼責也脩稼政簡稼器因地利順天時皆成法也成法雖定而土宜歲時不齊當咨茹而後行此所謂敬也二說雖專就戒農官言然都說得好來者欲其心之來嚮乎此非必自郊遂都稍而來咨茹於王朝也此四句泛言次節乃指農事而戒之天子祈穀而遂耕藉參耒耜於保介之御間是以特呼保介而命之蓋上文臣工則農正已與

其內而此乃專呼其副也古者孟春而預農器仲春早耕暮春耕事大作耕藉時猶孟春而言維莫之春者戒以預也曰何求曰如何皆動其敬而來咨茹也暮春麰猶未熟故曰將受稱上帝者因祈穀上帝而言也庤錢鎛正孟春于耜事也及今而庤錢鎛則仲春而耕暮春而新畬必治獨言新畬蓋以其用力爲多也孟夏而來牟受奄忽又觀銍艾不虛所祈於上帝康年之賜矣此又動之以敏也按此詩蓋專爲耕藉而言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閒鄭氏注月令以爲天子之車右夫車右則何與農事而月令以耒耜參之而此詩以治新畬庤

錢鎛命之且周禮戎右道右之官備矣未聞別有保介之名而其於月令之文云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閒其於訓解不且大勉强而費力歟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保介副也夫耕藉農事則副爲農官之副矣然則甸師主天子之藉田甸師亦農官也保介卽甸師之副也此詩之命我衆人卽命其甸徒也助天子祈穀者祈穀而耕藉甸師之與於助祭必矣因祭而戒之呼保介宜矣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閒謂所載之耒耜置之參於保介之御閒蓋保介自有所乘之車乘車則自有爲之御者也安得如鄭氏車右之訓云

哉戒農官何與於頌此郝京山所疑因祈穀上帝而戒農官且耕藉田安得不列於頌且此詩頌體也若如序所云諸侯助祭而遣於廟則諸侯有國固以民功爲重如勿予禍適稼穡匪懈之類然王章侯度所當懍者亦不一矣何至獨以新畬錢鎛爲言考之於周書之命諸侯固皆不若此況遣諸侯而無一語戒及諸侯獨戒其臣工與其車右命遣諸侯之體尤不若是也○曾子云五耕用錢五耨用鎛又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鉏鉏有二種一曰鎌鎌形曲而刃如鋸齒有柄一曰鉏鉏形方有絓而帶一鎛鎛卽鎛也耘器也高誘云六寸以入於手四指開銛閒則如今所謂鉏者然鋤亦所以去草一銚銚卽錢也鍬也今所謂鏵鍬其形如鏟者也然後成農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此詩亦於祈穀之祭而戒農官蓋與上篇連用然上篇所主藉田其官甸師此詩所主鄉遂之田其官鄉遂大夫司稼之屬也都稍縣鄙之農廣矣而戒董不之及者藉田鄉遂之農官近近則得與於祈穀之郊而獻酒及之戒命因之都稍縣鄙之農官遠遠則不得與於祈穀之郊斯獻戒自有所不能及也然樹之風聲焉而重農之教則已遠矣成王始置農官於事固無可考然周禮固周公未備之書而成王董治周官則已有增益於周

禮者今就本文讀之言成王既明徠爾而示以成法矣此於義爲易通而於上篇之王釐爾成語意亦正相類若如毛孔及蘇氏之說則文意何等艱難而且於文則不貫於意則不足矣毛氏謂成是王事之王政教已光明如此而猶能敬重農事且爲之祈神是詩本無祈神意而牽扯維湊說也蘇氏謂歎天之所以成我王業者既昭至矣我今率農夫以命之服耕人事盡矣所不足雨耳是於篇首既蠻扯說天篇末又蠻搭大雩皆本文所無之意且於本文語意反成歇後也此詩主於鄉遂者鄉遂用貢萬夫向川周禮遂人可考孟子於滕亦請國中什一自賦鄭箋於此詩亦以遂人之職爲說詩又明言曰私曰三十里曰十千是皆胥合無閒周禮遂人職夫閒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以一夫百畝積方百步九夫

方三百步三百步爲一里積萬夫之田則方三十三里又三分里之一也然此是大概算法而一川之內不必正三十三里亦不必正萬夫大略一鄉之田則同一川每鄉萬二千五百家是鄉遂之長以萬夫爲界亦以大數言耳一鄉同川當得三十六里有奇也惟鄉遂無公田故設司稼之官以巡視之使無取盈之病也周禮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種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遽而縣於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凡此司稼所掌是亦成王昭格之成法正以鄉遂稅夫而無公田之故若毛氏以駿發爾私爲欲富其民而讓於下則解私字爲已曲王肅謂三十里天地合數之而三十則天下徧則其說尤爲穿鑿矣噫嘻成王既昭假爾欲其敬以循法也率時農夫以下則更欲其率作興事而屢省乃成也以戒農官說語意何等直截明白而何庸更求異說以就險僻之徑歟或曰因祈穀上帝

而戒農官則序云春夏祈穀於上帝者亦近是矣而朱子言其誤何也曰詩無祈穀上帝之言而安得爲祈穀上帝之樂因祈穀而勸農不可以勸農爲祈穀猶烈文之詩因祭於廟而獻助祭諸侯要不可以獻諸侯爲祭文武也李迂仲既知其殊無祈穀之意而又言若夫百穀順成非人之所能爲天也故於此而祈穀焉是於言外添設蛇足以附序說則惡之甚也且詩言播穀服耕則春祈時爾而序兼夏言之則尤不可通也因序言春夏故鄭孔皆并言大雩其說益誤○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方戾止而美其容又推言之而幸其譽之永忠厚之情藹然溢於言外非實有喜悅愛敬之情而無一毫疑忌之私者不能有此三代有天下之公而用情之厚於此概可見矣在彼無惡以臣民親戴言在此無斁則即此戾止時見之能使人無惡無斁如此庶幾夙夜無所失道以令名終矣深爲幸之之辭爾我一體之至也此詩淡淺看自有餘味若入勉之以夙夜脩德意則意思反淺矣又陳注非此詩本意但議論甚好故朱子收之備一說耳此蓋亦於助祭而獻之之樂然辭氣與烈文不同者客之故也○此似興體而曰賦者首節亦字斯字便連振鷺作議論故是賦也此顧膂士記說甚明白記云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振羽蓋即振鷺但當云徹以雍客出以振羽記

文顛倒誤也然則大饗禮終送賓亦通歌此詩矣○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秋冬報賽田事告一歲農功之成於神明也篇內言收入之多利用之備而末嘗有歸功於神意然歡欣鼓舞以道之則沐浴膏澤之情要自在言外告之以志慶云爾無庸言報也舉黍稌言以該百穀言高廩則不止於黍稌也萬億及秭不可勝數之意統民穫言也收入多故利用備有以奉祀則養生可知若凶荒則殺禮矣烝畀祖妣以內祀也以洽百禮兼外祀也曹居貞曰以洽百禮非特言祭

祀而已而養者老享賓客皆在其中矣此說甚善○鄭孔於序說秋冬報也謂秋嘗冬烝也此因篇中烝畀祖妣句而云然也顧嘗烝廟祀而以言報終似未安況序文於噫嘻言春夏祈穀於上帝也於此言秋冬報也是序意明以此篇對噫嘻看其言秋冬報者正以言秋冬報於上帝也鄭孔所言非詩意并非序意矣王介甫言烝畀祖妣以洽百禮者此天地之功此正用序意也顧考之禮經從未見有以農功之成而報賽於上帝者序之爲說亦正以杜撰而未敢直言耳呂東萊蓋因其說而因謂祈年爲郊則秋季大饗明堂安知不併歌豐年以爲報蜮紱按季秋宗祀固似於報而此詩辭亦不似對上帝語也降福孔皆民和而神降之福也非豐年無以祭祀而獲福非田祖先農方社之庶則無此豐年然則凡神降之福皆莫非田祖先農方社之福矣此詩所報賽則專主田祖司農方社言也胡氏濮氏謂此年穀始登而薦宗廟之樂歌此亦以

烝畀祖妣句而云然也然烝畀祖妣句乃敘事之辭非以對祖妣之辭也又或謂凡秋冬報祭則同歌此詩亦未是然序云豐年秋冬報也而朱子以爲誤者序意對噫嘻而言則是謂報於上帝矣非誤而何○稻之爲稌音之轉也郭璞云沛國呼稻爲稌周禮酒正有五齊三酒按今浙閩之交亦然三酒事酒造之已久者清酒也酒之益陳久而澄清者也五齊泛齊初熟而糟泡泛然也醴齊糟汁得色沈齊也成而糟沈也盎齊成而蔥白色緹齊成而微赤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此爲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謂周以功成作樂既成而大合於祖廟以告成功且以考樂之成而作此詩也鄭孔說其後凡大合樂而薦於祖蓋亦歌此詩焉王平仲曰同此告成事非祭祀之時所奏蓋凡樂初成必薦之祖考也薛方山以爲作樂以格祖則失之矣首二句總冒發端蓋有瞽則正音有人而器數有司重言之者見其人之備也在周之庭見非復夏殷之庭而爲有周一代之盛也業所以懸鐘磬虡所以承業崇牙所以飾業樹羽又加於栒業之上以盡飾也按樹羽則是植羽栒上以爲翼也胡氏謂垂五采之羽於下蓋非詳已見靈臺篇業虡備而金石在懸矣應小鞞與晉鼓搏拊相應者大射禮云應鞞在建鼓東可見應即鞞也晉鼓堂下以鼓金奏者搏拊縫韋爲

之中實以糠兩頭用手拍之堂上以節歌者也田大鼓蓋路鼓晉鼓類路鼓即鼖鼓大鼓懸之鐘磬之在懸自古已然獨懸鼓則惟周制故特言懸鼓見鼓之亦在栒虡也鄭以爲鞉則引鼓者也亦小鼓而鞉所以導鼓用於句閒者前句之終後句之始中閒以鞉節之與鞞異制後句既發則鼓鳴矣磬有特磬收一成之終有笙磬歌磬收逐字之終此蓋主笙磬歌磬言也金石革木聲皆單出而爲樂之紀綱節奏故必數者具備而後奏之簫管爲器小故不言既備而言備舉已也而言簫管以該土絲匏竹以數者皆音聲連屬所以流貫於金石革木之閒者也歌鐘歌磬搏拊鞉鼓皆堂上樂笙鐘笙磬晉鼓應鞞皆堂下樂琴瑟堂上樂柷圉簫管皆堂下樂俗解謂柷圉

以上六者皆在堂上非也此一節言器數之備以見合樂之盛皆周庭有瞽之所司者也肅雝如而不相奪倫也鈞律明整無以商陵商以角陵宮之失雝純如而依永和聲也喤喤樂之大概之美肅雝又喤喤中之脈絡分明和靜細密處也先祖是聽幽感於神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明感於人也此詩與商頌那篇不同那主於祭嘉客只帶言以感人爲感神之微也此詩合樂告成於宗廟主於言樂只以感神感人對言見作樂之盡善耳此一節言聲音之美以見作樂之善皆周庭有瞽之所調而奏之者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鰷有鮪鱒鱨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此蓋季冬薦魚寢廟之詩故取之以槮而歷數多魚若季春則惟有鮪耳且不以槮取也然既是薦魚之詩則薦鮪亦可通用耳漆沮即雒川爲雍州之浸潛今謂之魚屋也多魚不止六者舉六者以見多耳因時物而薦於寢其禮簡矣然既有事於祖則亦可言享祀介福此詩亦見追養繼孝之每食不忘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此詩大意頌美文王謂今日之有天下皆文王之德之所貽是以天下諸侯駿奔周廟而使予得以遂其尊養之志也首二節自祭時說起有來至止俱就入廟言雝雝肅肅猶清廟言肅雝顯相耳分來自侯國至止廟中言者非也孔氏曰從彼國而來其顏色雝雝然而柔和既至止於此則容貌肅肅然而恭敬此泥於辭也穆穆者深遠而尊嚴之意相維辟公非昔之大夫來助天子穆穆非昔之祭以諸侯也薦廣牡相肆祀承相維辟公言廣牡非侯國所供然贊幣奉匏以從而助之以迎牲射牲則辟公與於相而薦之也亦猶商頌言龍旂十乘大糦是承也云爾孔氏云天子薦進大牲之牡辟公助祭陳其祭祀之饌此將二句分作兩事了抑知相于肆祀即相薦廣牡云也讀者不察而反疑朱傳諸侯薦大牲助祭事二句爲非眞未可與讀朱傳者此以見合萬國之歡心以尊養皇考蓋於志不敢不繼於事不敢不述庶此假哉之皇考其來享而有以綏我之心也此假哉二句承天子穆穆句言也以對辟公言則曰天子以對皇考言則曰孝子文以類從也顧今日之有天下敢自謂能哉良由皇考盡人道備君德以得人心而集天命所以能昌厥後也宣通也靜與理融無一毫私意以蔽之則於萬物之理無不明矣哲智也動與理會無一毫私欲以累之則於萬事之幾無不析矣人之所以爲人而異於物者以此心之虛靈有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耳故宣哲如此則無競維人矣

涇陽呂氏謂宣以行無不當言失之也文者經緯之周大之而一民一物無不包細之而一動一靜無不入則天下之大胥其所覆載矣武者剛毅之守自一身而暨於四海沛乎有以達之自一息而及於終身確乎有以持之則民物之衆胥其所生成矣蓋篤恭者在不見不聞之地而至誠無息則盛德自著於四方人君之德也皇天無心人心其心宣哲維人則有以盡己之心而合於人心文武維后則有以合天下之心而交孚於一人之心所以安人以及於天燕及皇天安人之至也天命人心固結交孚而不可解則克昌厥後矣周之天命集於文王武則纘其

緒而成之故推本言之而歸美皇考以見今日所以得辟公助祭之由也武王受命年已八十餘矣所謂眉壽也四海永清天下大定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其祉繁矣此文王昌後之澤是則文王之所以綏我介我者故我今能合萬國之歡心以尊右烈考非能有加於烈考也亦聊以盡其尊養之忱而烈考之緒無憂失墜庶烈考之神亦可以無怨恫云爾尊其名則曰皇考推其功則曰烈考非有二也毛氏以烈考爲武王鄭氏以皇考爲文王然末句亦言右文母夫豈可以文母配武王而言乎王介甫則謂皇考爲武王烈考爲文王則全篇皆只重稱武王而其於文王只篇末輕帶一語其輕重亦不倫矣總由惑於序說禘太祖之一言故也又言亦右文母者同凡依神本無容閒而關雎之化萬福之原故特表言之何元子曰烈考與文母相配而言則烈考爲文王可知烈考爲文王則詩中言孝子者乃武王自稱而皇考烈考俱爲一人亦可知矣此詩爲武王之祭文王語意甚爲明白曰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能盡其驩心以事其先祖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是此詩爲武王祭先之詩劉向固已言之蓋劉向魯詩之學是以與毛不同也而序以爲雝禘太祖也夫禘祭則祭帝嚳后稷而詩無一言及之故鄭孔以成王禘祭於文王爲言夫以禘爲夏祭則天子祫禘成王之禘不當止及文武以禘爲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之禘則成王喪甫畢而諦視昭穆當有餘痛之言不宜侈稱壽祉之盛也且以成王言則於文王稱祖而

不當稱考且更不可稱文母矣呂東萊知箋疏之不可通而變其說則云禮不王不禘周所以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太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太祖云云是呂意仍以太祖指后稷而謂成王述文武之功以告之也此其附於序說可謂巧矣然篇末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二言豈亦所以告后稷歟夫禘於太廟乃所尊右者不在帝嚳后稷而獨在烈考文母則既不可若云武王之有天下爲文王太姒之所右助則文考實誕膺天命豈可但以右助爲言且既右亦右之云字句不順文義尤不可通也曰

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說者謂卽此詩夫徹則通用於他廟矣其通之他廟何也曰王業所基也使後王撫今日之祭而不忘文王之德與復入之愔思識與周之有本其意深矣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諸侯來朝本以稟受法度而天子有事於廟則來朝者與助祭焉此皆侯度之常然諸侯賓服各盡其常則實爲王者之光此詩述其事而歸之功蓋亦歌之於助祭

而獻之之時也通篇歸美諸侯首節敘其來朝而美其車服之光次節率之以祭末節敘其助祭錫福之大意與烈文略同而章法異烈文寓戒勉於篇末此詩嚴王章於篇首曰求厥章句凜然示載見非虛文而禮樂制度之班尤其所致謹也然曰求厥章則諸侯自爲此而來非有强也意嚴而辭婉矣載見求章諸侯之忠於所事率之以祭則天子自盡之孝思蓋來朝本非爲助祭而適有事於祭則率之以祭矣論來朝則重求章論此詩則重助祭然必述首節事者不昧其來朝求章之本意也朱元善曰諸侯來朝稟受法度而率之以祀武王何也蓋先王者法度之所從出而宗廟者又禮法之所由施也愚按不然朝必受享於廟此何待助祭助祭自另是一事與求章無與助祭亦不定何廟而適有事於武王之廟則助祭於武王廟矣如助祭文王廟則雝可歌助祭他廟烈文亦可通用必謂諸侯始見成王故成王率之以祭武王則滯見也序云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毛傳以載訓始孔氏因以爲周公居攝七年而歸政成王成王卽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之以祭武王之廟愚按周公居攝七年此漢儒之謬說也武王崩成王尻憂諒闇周公以冢宰攝政此皆古禮之常乃周公方攝政而羣叔已流言於是周公東避二公蓋攝事焉及乎鴟鴞既貽雷風示變則成王實率羣臣以卜於廟而金縢適啟成王固已岐嶷書以泣親迎周公以歸此時喪制未終成王固已岐嶷有所作爲矣周公既歸王遂命以東征三年斯時周公在外則王朝之政豈非成王所自總乎而安得待七年而後歸政乎且康王初立諸侯遂皆奉幣以見新王成王之初立諸侯來朝其必亦見於成王而非見於周公孺子已王僅崇虛號而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儼然負扆南面此必無之理必無之事也是則成王初立則便已見諸侯則何待七年而後諸侯始見成王哉又

成王七年卽營洛之年也營洛之年成王治洛四方諸侯固已畢會且成助祭於文武之廟矣安得復有成王卽政諸侯來朝而成王率之以祭武王之廟之事豈一歲而有再朝之理乎故載之訓始朱子云恐未必然紱則謂始見之說考之事理其必不然也介眉壽保多祜以壽而保此盛大之福猶言壽考維祺也多祜卽多福多福卽純嘏純嘏者無往不與福偕更無不福雜之也緝熙云者繼續先王之祀事以光祀典也率諸侯以孝享於昭考由是以助眉壽而保多祜是此烈文之辟公實綏我以多福使我得繼續光明於祀事以底於獲福之純也夫天子纘大位以奉先王而諸侯無至者則不光矣昔有諸侯之助而今者不至則非繼續光明矣尊爲天子富有四海

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此王者所謂多福純嘏也設王庭無諸侯之迹列辟棄天子之章是豈天子之福是則諸侯之來朝助祭正諸侯之綏福於天子而使之緝熙於純嘏也須如此看方見助祭獲福何等實在後世只知人君能錫臣以福不知人臣實能錫君於福且於鬼神之降福則都說向虛空無可憑據處不知古人之所謂降福卻正有實在可憑也孔疏以綏以多福句爲神之安辟公以俾緝熙于純嘏句爲天子之受福其文義支離語氣破碎殊甚而後儒猶或疑舊說爲得解乃眞無心目也夫此福實詒自先王而保之者天子也乃天子則以爲得諸侯之助而謂諸侯實綏之俾之所以鼓舞諸侯抑亦王朝忠厚謙光之至也○雖及此詩卻是犆祭或當時特有事焉其後則或於文世室武世室亦用

之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微子之始出也蓋遯於荒野（謂微子面縛衘璧見於軍門者固非卽謂微子抱祭器以歸周者亦非也）武王克商封武庚於殷殷祀未墜微子蓋不出也（謂武王克商遂已封微子於宋者亦非也）及武庚叛誅殷祀遂斬成王乃更求微子而封之宋而微子於此時亦不容不出以承先祀矣此詩之作蓋微子自荒野至周初見周廟而受上公之命與尚書微子之命篇同一時事也（序云微子來見祖廟說自不錯孔氏謂微子既受命乃來朝而助祭則非夫諸侯受封必於祖廟微子未見周廟則何從受封乎此蓋誤看樂記投殷之後於宋一語也夫微子之命見於尚書以微子來見周廟而成王命之廟中且頌美其爲先代之後則此詩之爲頌宜矣受封於廟則亦有享獻之爵蓋歌此詩以獻之優異之也何必既受命乃來朝助祭而作此頌哉）尊其爲先代之後而不敢臣故通篇語氣皆極和平委婉首節追言其始至而喜之若初不敢必其肯來而今之來喜出望外也次節言其將去而謀所以留之不欲其遂去也末節言無方以留之若又不敢必其肯安也蓋微子之進退裕如而周王之愛敬無已故其情事如此又微子有不欲苟就者故款留之委曲有然不然則父師固已掉頭海外矣重言有客驚喜之

辭也有客之馬其色則白蓋非我周臣庶而殷王元子也萋且之旅有如追琢於以見有客之賢故羣賢趣附也萋且是其旅之敬愼先言有萋有且而後言追琢其旅乃倒裝句耳孔氏以有萋有且句屬之微子言微子之威儀敬愼如此而以敦琢其旅句另說章法既已不貫且謂微子朝周尊其所往故擇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則此意尤非所以語於微子微子賢故其旅亦賢有如選擇耳其來周也其臣不臣正未可知也以殷王元子率此萋且之衆而一旦惠然肯來是足爲我周生色乃求之而至矣而卒有不肯久留者故欲縶其馬以留之悅愛之深也然亦終未可以挽其去志也於是旣去而復追之且無方以慰安之蓋微獨尊其爲先代之後且愛其有仁賢之德惟恐微子之終不肯俯就

而無以伸吾崇德象賢之心也於是告於祖廟建於上公使之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王家蓋降之以甚大之福無復有後艱之貽所以遂微子罔爲臣僕之志而伸吾愛敬先代之忱其安置微子者眞可謂無方也已

淫威之威曹氏曰等威也蓋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則等威之尊顯莫有大於此者矣自其得而有之則曰淫威自王以命錫之則曰孔夷之福夷易也大也蓋尊大而自如之意也淫威卽孔夷之福非淫威之外又別有所降之福孔氏謂神明降與之福甚易言有德故易福王介甫謂有淫威則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夷此皆牽强離遁於文義且難通貫然則所云左右綏之者非安置其信宿之踪已也留其荒遯之迹安其尹茲東土之心使得以長往來於周庭俾我有周無斁此忠厚之至情也旣有淫

威者淫威微子所宜固有藉非太史之爭微子殷王矣今旣失而復有之未嘗有加於微子也孔夷之福周王敢以是市私惠哉若侈言寵錫自多所子則尤非所以安置微子也時解謂末二句欲其思寵錫之厚而少留則亦非矣此爲微子始封之詩無疑而或疑前此未封則何以有敦琢之旅抑知殷王元子雖遯荒野自有從亡之士如晉公子重耳出亡狐趙諸人且相從不舍況微子哉微國名子爵也微子本畿內諸侯其從行者自是其卿大夫也○後凡宋公繼世入覲受命周廟蓋亦爲歌此詩以優之云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此大武之首章故總武功之始終言之蓋實爲六成之總冒也首二句呼起又爲此篇之冒允文二句原武功之所由開勝殷二句要武功之迄於成也言武王之功而必追本文王之文謂武王之功不自武始始受命者文王也武王之武非有異於文正繼述之盡善也惟其能繼述文王而武之烈以無競矣武王之志非利天下體文王不忍天下之心以定天下之亂其勝殷也以遏劉耳蓋殷紂不誅其殺不止誅紂而民遂其生矣此不待偃武脩文而後見遏劉之志也及其旣勝殷而遂放

牛歸馬倒載干戈以示天下勿用則遏劉之志尤昭然於天下所以能上嗣允文之文而終耆定其無競之功止戈爲武樂之所以以大武名也此蓋武始而北出時所歌也○此篇獨以武名蓋卽所謂象舞內則成童舞象當是歌此詩爲節謂維清爲象舞者非也或以象爲文王樂者亦以此篇有允文文王克開厥後之語云耳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此及下二篇蓋成王一時所作其意亦相連貫故其後遂定此三篇爲嗣王免喪朝廟之樂此詩自言其免喪朝廟而思慕之意不能忘蓋意在繼先之孝也乃先序未易繼則不能無望助於羣臣故訪落繼作焉然世德作求自脩之實不外一敬則羣臣之戒亦不外一敬耳故敬之繼作焉此殆成王之夙夜基命宥密以卒能承文武之業爲守成令主者歟武王有天下七年而崩當是時教化未洽殷頑猶梗已乃三監啟釁商奄煽叛此皆成王在諒闇未免喪時之事所謂遭家不造時也成王又自以年方幼沖以未造之家而已復嬛嬛然在哀痛思慕之日此

所以重自閔也初免喪則皇考之音容未遠而朝於廟則益以動其悽愴念祖之思故嬛嬛之傷愈以加切然則所思慕而至於疚病者亦皇考故耳喪服有終思慕無可忘也皇考之上下陟降猶能記憶往來於懷於呼皇考蓋終身能孝者也此數語若斷若續蓋涕泣中語可想見成王至性矣又言皇考之永世克孝者何蓋念茲皇祖常若其陟降於庭也常若其陟降於庭者念皇祖之脩身若何而皇考之脩身一如皇祖也念皇祖之刑家若何而皇考之刑家一如皇祖也念皇祖之輯甯脩和者若何而皇考之輯甯脩和者一如皇祖也凡皇祖之一陟一降皇考念之則求有以似之此所謂世德作求永言配命孝思維則成王之孚者也然則予小子而思慕皇考徒思亦何濟哉亦期於夙夜敬止一如皇考之思念皇祖者焉庶不造之家可造以無隕先業歟夫思皇考而遂思皇考之孝思皇考之孝而得皇考之所以孝且自期以勉敬而欲其亦如皇考之孝此成王之善用其哀思以體親心而克承先德也於是又歎息於皇祖皇考而言曰我亦思繼先王之德而不敢忘也蓋孝思維則不敢自謂曰能而世德作求亦不敢以自諉故其立言如此人君惟忘此孝思斯逸豫怠荒而不

知所檢先緒之墜恆卽由之一念孝親則百行之脩何敢不用其極故法祖敬民者一孝思之純摯而保家守業者一孝德之純脩而已周公之戒成王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周家世德相承念祖而外無餘脩也成王免喪朝廟而能用其思慕之切如此此固天性有然而所得於周召之涵養者亦已深矣此詩時解皆說成成王憂天下國家之任大責重夫所憂者只在任大責重則哀慕皇考之意反輕矣豈非抹煞成王至性歟末句云繼序思不忘亦是欲思繼先德而以守身爲孝非謂王業相傳之世序也若僅曰世序在我而不敢不敬不念然則苟非繼世之子無天下國家之責者其遂可不敬不念歟此內外輕重之間學者不可不辨也又此詩鄭以爲除喪而見廟王肅謂周公七年致政成王而成王見廟此則鄭是而王非也或謂成王踐阼方在襁褓

閔予小子諸篇意皆輔導者之辭未必其出於成王也（孔氏亦謂是詩人追述其事）愚按傳記每稱武王崩成王尙在襁褓此必不然夫武王九十三而終太子安得在襁褓且成王猶有弟在邢晉應韓豈武王前此俱未生子及年將九十而反連生數子歟且成王猶在喪而能辨金縢之書識周公之德則其非甚幼可知此詩自是成王所自作漢儒好事附會凡謂成王幼不能踐阼及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及七年致政成王之說皆其所必不可信昔人謂王莽之篡實漢儒說經之訛致之蓋信然矣東京諸儒猶奉其說而不知察至今人猶或爲阿附之不知

所擇也悲夫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卽前篇念皇考思繼序之志而訪之於羣臣蓋皇考念祖克孝其事猶能彷彿於心而將實踐而力行之則慊然不足之懷又覺無所憑而難於用力以道非一定之迹而事有難合之時也故延訪於羣臣蓋欲求示以實踐力行之方而因自言其意曰維茲薾政之始以此身爲繼昭考之身繼先求德正在此時矣予用是訪於羣臣將何脩而率循昭考之道以無失歟然其道誠高遠哉恐非予所能及也將予勉强以就之以爲如是庶可繼先德矣乃又判然未合渙然無緒而未能有得也蓋昭考之未易率如此維予小子愚弱之質何堪以承先業而當此國家之多難乎然道雖高遠而成法不敢不循質雖愚柔而世德自無可諉敢曰未堪而遂已哉舍昭考而外無可率也舍率昭考而外無他道也則亦惟勉勉循循紹昭考之所以上下於庭陟降於家者（輔氏以紹庭上下指外事言陟降厥家指內事言亦似不必）隨其事而察其理循其迹而考其心惟我二三臣鄰其亦維昭考之典型是詔則皇

考之道亦當不越乎日用事物之間未必其終無可就況皇考之啟佑後人者本自咸正罔缺是庶幾賴皇考之休能有以保其身而不貢於非幾明其身而不陷於昏德歟按紹庭上下二句本卽率時昭考將予就之之意但欲從而覺未能欲舍而無容他適故作此層折商量語氣非率道不能轉而率法也（俗解分道法兩層）上下陟降卽上篇陟降庭止同意此卽皇考之休有以保明其身者本一篇語意無朝廷家身三層意也（輔慶源分外內兩項已非訂白雲又分紹庭上下爲正朝廷陟降厥家爲齊家保明其身爲脩身益非）未堪家多難句朱傳略過蓋大要只自謙未諳事耳當時王室實是多難

而此篇意在求道脩身非爲憂難而訪讀詩者須看通大意爲主故遺家不造未堪多難但不必重看若小註篇則又不然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天之命也有物有則則日用事物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與物爲體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此卽天之顯道所謂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者也人之有心萬物皆備一提攝則天理昭然通乎帝載纔放下則

私欲紛擾百度盡廢故敬之一言所以懍帝監而凝天命者也命者天下人心之所同能有以凝一已之天命則有以率天下之人心而天位以固故歷數之命與天命之性非有二命也一理而已矣故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惟天之顯故命不易惟命不易故不可以斯須不敬言天言命皆所以惕其敬而使之勿怠也又曰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陟降厥士言無事之不體也日監在茲言無時之不然也說者每云不必分事與時對以在茲卽指厥士故耳顧天下無無事之時則無非時之事只一橫一豎耳原非兩判也皆所以申言天之顯也以爲高高在上則不敬矣無事不體無時不然而豈高高在上已乎此所以深言其不可不敬也天命之理人心所同自强不息亦心體之本然然氣稟不能無殊則物欲因之以蔽故此心之卽於昏怠而能全其所受之天命者鮮矣要之氣稟雖殊而性命不異所以君子必求其所以變化氣質者而學問之功起焉宏此心之虛以爲受所以使理有可居也擴此心之靈以爲施所以使事有可守也此居敬以立之本也以此心之虛者窮理證之事物之理所以實吾心之知也以此心之靈者應事實此理於當躬所以因物而付物也此所云窮理以致其

知反躬以踐其實也始從事於此固不無勉强之勞然以是勉勉循循久之而不息焉則氣之昏者可以日明氣之弱者可以日强而此心萬物皆備之本然可以復全於我要以學問在已而啟沃亦不能不資於人故雖聖帝明王亦未嘗不力求師友之助焉自天子至於庶人爲學無二道也故成王旣受羣臣之戒而又自爲答之之言曰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此以質之愚柔言以不聰故未能敬自爲謙抑之辭所以深望助之意也然不敢以不聰自諉而懈於用力也亦惟是勉强學問日就月將以繼續夫此心本體之明而益光明之以底於全

體至光至明之域庶乎天之命我者可以全而無失此勉之在已者也就成也將大也日就月將即所謂緝熙時解云以其所就將者緝而熙之分作兩層說也而或終無如不聰何則望羣臣以佛時仔肩示我以顯德行焉仔肩謂責之不容委者即仁以爲己任之意不獨以天下爲任大責重也顯德行即日用事物之所當行者而事理精微之辨恐非不聰者所能及故望羣臣指而示之隨事隨物開導其是非而析其精微之所在則顯明之德行矣示以顯德行正所以佛時仔肩也此望之於人者也勉於己則德不失資於人則學不孤由是而尊所聞則高明矣行所知則光大矣又何不

聰之足憂而虞天命之或失歟此成王之所以能爲成王也上章主言率昭考而此篇主言敬天蓋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文王之所以爲文王也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武王之所以爲武王也然則文武之道皆天而已知敬天而儀型文王率時昭考者皆不外是矣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蟲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此詩意在慮患本與訪落稍不同然朱傳以爲亦訪落之意者其訪問之辭氣同其愼始之心同也成王免喪之日大難未除鄒嶧山謂此詩乃管蔡既誅周公已歸之後而作未知果否成王欲以已往之覆轍爲將來之戒心又恐事機之未易知而求羣臣之指示故自言其意曰凡人有懲而後知愼予其何所懲而毖後患乎蓋有懲而知戒福也懲而不知戒則大患隨之不可救矣莫者有所不可而恐其復然之辭言莫或使非所使荓蟲而得辛螫信非所信肇桃蟲而不知能爲大鳥也何元子曰蟲以比二叔桃蟲以比武庚也鄒嶧山曰荓蟲是輕任之過允桃蟲是輕信之過此詩見成王虛心求助之意至親隱諱之情思按使二叔封武庚本皆非成王事而成王若引之自咎者與先王一體故立言當如是也蘇氏范氏皆以成王始信二叔流言以疑周公後乃悔悟其非欲有懲而知戒爲言大非詩意且按之所喻亦不切矣然我方幼沖未堪家多難前者之失固有然矣而萬事之未就理者何限事變

之乘又未可預知則又集於辛苦之地蓋兢兢業業不敢自安而思患預防未知所出是以辛苦於心而不能無望助於人也何者可使何者不可使乎何者可信何者不可信乎亂本何如而可弭災患何由而可消乎謹小愼微圖之於始使無復蹈前之失我羣臣其必有以詔我勿予棄也然予又集於蓼句詘然而止則望助之神全在言外意以含而愈切矣多難概指王室未安言不只指管蔡集蓼則以管蔡徐徽弦數之甚是又荓蟲允桃蟲皆已往事而莫予二字卻是指將來之戒心時解○桃蟲鷦鷯一名巧婦鄒璞一名鷦雀陸農師一名工匠本草有綠色青黑色二種

小僅如指著一小枝便爲巢生子巢如小盞取茅茫之皮爲之其工細密如鍼綫帶帙而成鵰鷹之大而黑者翅如車輪鷂鶵生鵰古有其語未知果有是事否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噴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綿綿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芟柞墾土也舉新墾者言見無不耕之土也嚴氏謂用力尤難也

藕謂詩意不以難言遂熟耕之如此非謂惟其除草木故土氣解散也此二句言耕也重下句不重上句提此二句爲侯主侯伯節之綱五百家爲州此詩言芟柞又言千耦蓋兼都鄙之田言與噫嘻主言鄉遂者異蓋大爲民報也千耦其耘言耘見無不力之人也徂隰徂畛者之徧不懈怠也此二句言耘也重上句提此二句爲播厥百穀以下六句之綱也鄭氏以耘爲除草木之根株者以耘苗言下文方言耕事故耳朱傳云去苗間草則直以耘苗劉公瑾疑之殊不知此四句乃提綱之句也若如鄭說則千耦之衆都是開墾荒土何故竟無熟田豈不可笑主伯亞旅一家之衆侯彊侯以旁助之人婦人來饁則盡人無不力於耕矣首二句於耕言澤澤而未言其人之媚婦依士又以見室家和平衆故此段補言力耕之衆有噴其饁句結上耕者之衆生下思媚有依此皆冷眼閒筆寫出餘情之妙在頌中又另有略其耜二句繳到耕上此一段皆申首二句也曰假載南畝可見是熟田不專開墾也由播種而函而活而達而厭既乃無不厭而力於耘此自耕後至耘中閒節次然由其耕之澤澤故苗之厭厭如此至於耘則又綿綿然繼續詳密不滅裂也耘不專在夏時自苗葉稍長以上便除隴草而墾土以壅禾根至苗盛而耘事大作所以言綿綿此一段皆申千耦其耘二句也前於耘言千耦而未言其功之密故此段補言耘事之密自耕而耘而鬱於成則至秋而穫矣濟濟穫者之衆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所穫之多也由是爲酒爲醴以供祭祀賓客耆老而公私之用無不周

矣獨言祖妣舉內祀以該外神也此皆言力田之慶豐年之福也末三句總結言振古如茲有日用飲食不識不知之意此詩告農功之成於神明然但敘耕耘之力收穫之多而不言及報神之功者蓋神功匪可言報而索饗亦不主一神意主於息老物而已洽百禮光邦家甯胡考皆功成而休息之意也序曰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夫篇中備述一歲農功之成其非春祈明甚而首言芟柞次言千耦終及享賓養老則皆與耕藉無與且耕藉與祭社不同月耕藉以孟春祭社以仲春王社與泰社不同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鄭謂泰社在庫門之右王社在藉田中然則此爲耕藉

而祈則當於王社而不於泰社矣若爲百姓而祈則當於泰社而又無與耕藉矣○甬上萬氏曰泰社北郊之泰坻主天下之地祇與南郊對者也王社王畿內之社在庫門右者主畿內之地祇與稷對者也愚謂萬說爲是謂王社在藉田中者亦非　孔疏爲之勉强附會支離已甚蓋亦覺序說之難通而第是弗敢叛耳大抵此及下篇皆大蜡息民之樂正所謂土鼓葦籥歕豳頌以息老物者故其在頌中別成一調正與七月大田諸詩相類而其體制則頌告成功且天子大蜡用之記本云天子大蜡八所以爲頌而不同於風雅也朱子謂此詩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謂皆秋冬報也祛竊謂豐年辭簡蓋以祭方載芟良耜之辭詳則冬月大報成功爲大蜡息民之樂蓋

無可疑矣或謂豐年言報祀而神降福此詩未嘗言獲福不可言報抑思光邦家甯胡考福孰大焉且良耜亦未嘗言獲福序又何以言秋報社稷歟

○嗟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此篇言收入豐而祀事舉有爲民報功意有常典不可闕意有繼續無窮意亦以告農功之成也良耜俶載春始耕也播種含生苗漸遂也餉田而曰瞻女見相勵以勤也躬伸而首舉則笠糾然矣手刺而躬俯則鎛趙然矣言其耘之力而疾也此從旁眼中描寫出來須中另自一副筆墨　草朽而穀茂鄉於成也挃挃以聲言栗栗以形言如墉積之高如櫛積之密秋成而積之在野也以開百室納之於家也於納穀言百室則前此之春耕夏耘皆族人輩作併力齊心可知又以見先王勞農勸相之善法而比閭族黨之親睦矣百室盈婦子甯言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民足而君國之無不足又可知矣報祭之典凡以爲民年豐而祭祀有賚民和而神功宜報故奉犧牲而舉

常祀以續古人亦云不獨今日爲然而振古如斯且自今以始歲其有也太牢則天子之禮而犉牡非宗廟社稷之牲宗廟社稷牲皆用騂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山川用騂則社稷可知矣黃牛黑脣非所用也　然則序言秋報社稷者非矣此所報賽臘五祀臘五祀與常享及禴祠烝嘗五祀不同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助祭於王大夫以上皆冕服自元冕以上也天子之上士上士三命則有元冕服士則爵弁服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則皆緇弁服緇弁者弁色赤黑如爵頭也其服元衣纁裳纁帶赤舄弁皮弁服用布爵弁服用絲載弁俅俅猶所謂被之僮僮謂其八

之恭順著於戴弁也天子祭禮不可詳以儀禮特牲參之祭之先夕陳事主人入廟省具立於阼階之下西嚮其臣於門之東西北嚮俎豆鉶籩簋陳於堂上之西簷豆陳於東房牲俎粢盛男子主之鼎豆數奇故陳於堂籩豆葅醢婦人主之籩豆數耦故陳於房皆有罋以罋盛水鼎鑊陳於門外西塾之南罋牲繫於以罋器也鼎鑊所以爨牲體既獻燭而後烹於鼎鼎初陳鼎鑊之南鑊所以爨牲體既獻燭而後烹於鼎鼎初陳於門外至將烹則舉入而陳於阼階之下宗人入升自西階徧視俎豆籩簋罋入東房視籩豆出降自西階立於基安成劉氏曰門之內外夾其東西皆有塾一門凡四塾外兩塾南嚮內兩塾北嚮謂之門堂則宜有基矣詩所指則內塾之基矣愚按此所謂基謂兩塾之間當門之基址處也東北面告主人曰濯具主人出立於門中其臣從出立

於門外宗人視牲反北面告充又視鼎鑊舉冪觀潔否反北面告潔太牢三牲不言豕省文耳省牲先小後大視鼎先大後小順逆為序也天子九鼎陪鼎三牲有大小實有多寡故鼎之大小因之九鼎牛羊豕魚腊膚鮮魚鮮腊也陪鼎三腳臏臐也○腳牛臏也臐豕臏也鼏鼎之圓而弇上者也主人之奉祭也惟恐具之未脩故雖器用濯具牲充鼎潔而其心有慄然靡甯者士皆為一一省之所以以主人之為心而敬主人之敬也此皆祭之前一夕事於此述之見誠敬有只於祭之先者也序云絲衣繹賓尸也孔疏謂正祭則小宗伯視滌濯祭之日逆齊省鑊告時告備於王此繹祭輕故使士愚按正祭小宗伯視滌濯云此周禮可據然繹祭使士則周禮無其文也正祭雖小宗伯主視其事而弁走助之省者要亦宗伯之屬士為之小宗伯官尊濯滌等事卑也至於繹祭禮簡且連日行之則視濯等禮或亦有不必備矣且天子祭禮不可詳而特牲所云告充告潔於禮為詳於此詩為合則尤未可以小宗伯之逆齊省鑊當之也記曰尸飲三君以玉爵獻卿尸飲五君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七君以散爵獻士此言君以上公亦九獻言也諸侯助祭於天子則亦比卿大夫耳是天子獻助祭諸侯及畿內大夫亦於尸飲三飲五之後也至尸飲七則九獻終矣天子於是乎獻士時解只云受胙之後主人與賓飲而士亦與焉是不知有獻兕觥即所謂散爵也唐賈氏曰兕觥其觶士之禮也故設罰爵其時無犯非禮用爵觶然陳設而已祭末飲酒恐有過失愚按桑扈篇亦言兕觥其觶是豈亦設罰爵邪獻士之後則舉旅矣旅酬則獻酬交錯矣於旅也語語則易吳獻酬交錯則易傲不吳不傲所謂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也於飲酒而能敬如此則宜得胡考之休矣此稱助祭之士而祝願之辭也周頌中如烈文振鷺載見皆祭於廟而獻助祭之士之詩朱傳或第言助祭或第言戒或第言祭而飲酒以因文考義可類推也或疑士祭而飲酒何與天子而列於頌抑知爵弁絲衣視濯具省牲鼎其為天子祭事固無煩言也士卑不得比諸侯故獻士特歌此詩稱其能敬祝以胡考不若烈文之歸功焉尊卑之殺立言之體也若以為繹而賓尸則詩宜歌誦賓尸之意與事尸之禮而詩中不一言及之乃獨言士

禮及飲酒之事是何當於繹賓尸歟況序所謂靈星之尸者其說更不可解其亦將依阿而附會之邪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此詩疑大武之次章再成而滅商事也大武之樂備戒已久而又久立於綴此詩所謂遵養時晦即大武之遲之遲而又久也周自文王三分天下已有其二武王纘文王之緒伐商而有天下應有不勞餘力者可無待十有三年之後矣然在武王之志則未嘗不欲以臣節終而猶冀商王之一悟故泰誓曰肆予以爾友邦君觀政

于商惟紂罔有悛心而肆虐日甚然後不得已而伐之維時不期而會於孟津者八百國焉是天命所予不容復辭人心所歸不容復諉罪人不可不得而天誅不可復留故泰誓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用大介武王之心固依然養晦之心而未嘗有所變也始終異轍時爲之耳時之所爲武王自不得而有私於其間方其猶晦十三年之遵不爲不武方其已熙甲子日之誅不爲不臣此武王之所以爲順天應人而其功蹻蹻也後王寵受此蹻蹻之造則用以嗣武王者亦當惟武王之事是師而已盡奉天欽若隨時處中爲所當爲而不閒以一己之私即所以師武王之事也文王服事而武王征誅此武王之善師文王武王開創而後王守成是則後人之師武王與武王之師文王一而已矣朱克升云後王事則將如之何亦曰必以其時如武王耳愚謂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何必用武而後爲師武王哉詩以酌名篇朱子謂疑取樂節之名紱謂備戒已久久立於綴而忽繼之以夾進駟發是即其樂之節也然則所謂酌者亦酌乎時而已顧所謂酌時用武者謂本無用武之心以酌乎時而不得不用武耳非謂本有用武之心但酌乎時之至而後用之云也若如六韜所云鷙鳥將擊卑飛斂翼則是周久蓄不臣之心而有利天下之志

第以時未純熙而姑爲養晦耳此後世操莽之爲而豈武王之事哉○燕禮云若舞則勺內則十三舞勺孔疏引熊氏云勺籥也言十三時學此舞籥之文舞也愚按十三舞此者亦取遵養時晦之義蓋時未成童欲其循童子之道也大武六詩本皆武舞但合之則爲大武分之各有取用如桓以講武類禡賚以大封於廟是也此詩分用則使童子習舞以在童子故不用干戚而用羽籥則詩亦因以勺名是亦可無容疑矣或謂使舞籥而歌他詩豈他詩亦可以勺名抑思他詩或用文舞不必名勺惟此本武舞之詩而此篇獨分用籥舞因獨以勺

名又何疑於他詩也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此詩爲大武之六章今玩其詩亦有總結全樂歎美成功之意綏萬邦而屢豐年言伐商安民合乎天心結再成夾振鷺伐之事也保有厥士于以四方言用賢致治結分陝左右武坐至右憲左之事皇以閒之正所謂復綏以崇天子也皇君也言君天下也或以爲歎美之辭者非是綏萬邦屢豐年亦可見武王之合天而天命在周矣然天之命周久而匪解也故此桓桓之武王用保受天下之賢士而用之

四方以安靖天下是以腥穢盡消民風丕變而德輝所著上昭于天以克副天所以命周之意是宜其世爲天下君而代商之後也此詩大意重後五句夫天命不可知乃於象功之成而云天命匪解者祈天永命揚先德歆後王立言自當如此非謂天命武王用賢圖治以爲天之命周匪解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天既命周自然匪解但貴有以承天命耳象武功而終以文德周公之志也用之以講武類禡故取桓字名篇然講武而用此詩亦不欲黷武之意欲後王知以武王之武爲武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左傳以此爲大武之三章樂記曰三成而南參之武成樂記所云則分封大賚正在克商之後賚以錫予善人於詩樂爲相協矣此詩頌文王之功然代武王立言而推本文王之德以言大封之意則詩頌文王作詩者實頌武王耳若以分封頌武而以大封之本於文德頌文則語意兩失之矣朱傳此頌文王之功朱克升曰諸本王字作武字誤蓋首句是頌文王之功其下五句則言今日大功封臣之意也篇中我字皆象武王之自我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猶武成云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也天命集

於文王而天下非我周私有也文王之志以公天下爲心是以功德之在天下使人繹思而不忘我受文王之天下則亦體文王之心而大廣文王之德意以公天下而於是大封之典行焉求懿德而肆於時夏以往求天下之安定以永文王之德於不衰其所以答天下之繹思而新一朝之令典者不在斯歟夫此大封之典固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也於是又歎美之而曰爾諸臣受封賞者顧受此新命則益當繹思文王之德於不忘則是予今日大封之意也夫蓋文王之德本在人心而可繹思者敷時繹思即敷文王之德非以土地人民皆文

王功德之所在而分之予人之說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惇信明義崇德報功賚予善人大封正所以敷文王之德耳事則錫予善人意則徂維求定皆所以繼文王之志也末句復動羣臣以繹思非欲其念土地人民所自來也思文王之德則效文王之勤正所以求定而慰大封之志矣大武諸詩俱以神勝而此篇辭意尤簡奧時解固不及頌會也此詩序以爲大封於廟然據大武之三章則興滅繼絕其大封賚予固未嘗在周廟也詩稱文王亦武王不敢自專意耳然其後凡有封賚則摭用此詩則分封諸侯必使之受命於文王之廟與此詩辭義脗合序及孔疏之說固可通也孔疏謂文王之廟爲明堂則附會矣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隋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樂記四成而南國是疆蓋武王克商既大封賚遂大巡方嶽以疆理天下定制度改正朔易服色以新天下耳目而此詩則所以象之蓋大武之四章也事即時邁篇之事然以爲與時邁同用則亦失考矣於皇時周見有周鼎革方新天下改觀之日也陟其高山至方嶽而升中柴望也隋山喬嶽所望秩之山川也舉山可包川耳不必以允猶翕河句爲祭四瀆也允猶翕河由河

叫周四嶽也按周由豐渭達河自河入沛東至岱宗當遂由泗入淮自淮逾漢入江過九江溯湘而至南嶽自南嶽還道江入漢溯漢逾洛入南河上至華陰復循河下流至大陸入漳逾滹沱上恆衛以達北嶽其歸則道汾入河達渭至西京是由河者蓋三嶽耳然總之以河爲道也登山望秩百神受職於周而羣后亦受命於方嶽矣蓋其所以大巡於方嶽者誠以天下久厭商德而矚望我周已非一日今者牧野陳師天下大定四海之內益拭目仰觀以待新朝教命矣苟在我無禮樂制度之頒以改商辛穢德則是辜天下之望而何以典神天也故聚而朝之方嶽之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如五器因革損益協乎時中以與天下更始使天下羣辟各有所可遵守

而道德一而風俗同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正所以答天下仰望之心耳非一人之私志也○賚般二篇皆言時周之命皆以對諸侯而言蓋薄言震之之意提命之辭也范逸齋謂周之受命明則賴善人之般之助幽則賴百神之助此大非詩旨名義只當闕疑鄭訓爲樂蘇訓必欲求解則曹純老訓爲遊義皆不通曹氏曰巡狩而徧乎四嶽所謂般旋也旋略爲可通宜姑從之

詩經詮義卷之十一終